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陸輯・貳拾貳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陸輯・貳拾貳册目錄

清白堂稿十七卷 〔明〕蔡獻臣撰 …… 一

鄭中丞公益樓集四卷 〔明〕鄭二陽撰 …… 五三七

問石先生語語二卷 〔明〕詹軫光撰 …… 七四一

清白堂稿十七卷

〔明〕蔡獻臣撰

明崇禎刻本

虛臺蔡先生文集序

萬曆以來同安葢有兩蔡先生其一清憲公敬夫其一則體國先生二先生皆蚤歲以文學魁於鄉於天下明習古今吐辭下筆若於文苑及至剔歷中外更以吏幹功名著敬夫定湖北兵變不叱咤而縛其大首後以司馬中丞督黔馘級八千營星雖隕餘畧猶足以威彥酋體國始

叙一

官儀部值御史與選郎爭朝班時久不視朝莫曉故事公引稷廟朝儀一言定之郭宗伯之議假王公昌言楚王不可不勘宗伯宜引避不與議二事皆盈庭所莫敢下語即有其識者無其膽有其膽者無其平心於是天下皆曰二公非文章士也余不謂然必如二公然後可以為文章士爾益稷之事在謨旦說

叙二

之業在命誥三代以来德行政事名卿碩輔之業皆藏於文章中孔氏有叙事之文馬左氏是也有議論之文馬孟荀是也至於言性與天道可聞不可聞總

謂之夫子之文章而胡輕言文章哉余讀虛臺先生清白堂藁乃知先生平生為人皆在乎是先生抗厲守高慕汲長孺令其文直心必達如其人先生風格

慕李元禮令其文簡切趨峻如其人先生沈毅慕范忠宣令其文情至懇惻如其人先生兼綜朱陸如呂伯恭令其文微粹性命而顯證事物如其人公之魁

於鄉也出楊太史貞復之門其於理學探索極蚤終身不倦故其議論雖宗考亭而子靜之船亦可同舟有明以来文苑自金華青田諸公至濟上婁江而彬

彬矣然而理學一路終未能合
理學至新建二溪諸君子而極
深矣然文苑猶有晉江毘陵之
論豈惟我
明程蘇兩賢道同而不相爲謀

近者袁公安之優孟江也誠
過而其鼓吹姚江也則是陶會
稽稍稍以西京之筆發濂洛之
微後有作者雖有至有不至庶
幾合理學文苑而一之不亦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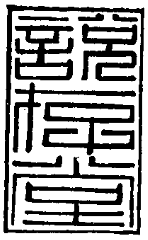
乎公今集中深有取爾於此矣
同安於吾邑接郊關也吾仲兄
而近與公同己丑進士與敬夫
三人皆以文字聲氣相㕛不佞
道獲肩隨馬司馬與吾太常既

往吾兩人交益厚敬夫疏草不
佞序之其全集與先太常集皆
先生序之今先生集不佞道序
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篤而論
之敬夫之文以才情勝體國之

文以識力勝並稱兩蔡先生信矣若以先生之文章見先生之理學貞復之門墻考亭之堂室尼山之大誼孔壁之微言莫不比義連類博證約說是編之外

更有合講一書吾鄉自蔡文莊而後未有若斯之篤也即與虛齋敬夫俱稱溫陵三蔡先生可也

崇禎壬午二之日年家友弟王志道誤



門人陳鑾拜書

清白堂稿目錄

卷一
奏疏二十一 附石田說
卷二
奏疏十九
卷三
時務九 職掌三十八 主客 儀制 常鎮 浙海 提學
卷四
序題四十五

卷五
序文五十四
卷六
序文三十九
卷七
雜紀十一 記碑十七
贊十 箴一
偈二 書題十二
卷八
論六 引五
募疏十六
卷九
尺牘七十八
卷十
尺牘六十五
卷十一
四六啟一百十四 表一
卷十二上

四言古詩五首 五言古詩五十四首
七言古詩四十六首 五言律詩一百十二首
五言排律一首
卷十二下
七言律詩二百三十五首
七言排律一首 五言絕句二十九首
六言絕句一首 七言絕句一百十二首
卷十三
紀一 傳十一

神道碑二　墓表一
卷十四
墓誌銘十一
卷十五
墓誌銘三十
卷十六
禱祭文七十七
卷十七
同安志十七

學光敬卿　　大壯允輿
男蔡　甘雨卿　孫
龢諍虎　　大有
曦光信卿　　會貞允會
姪蔡　國光士觀　姪孫　斥允方
壻陳元錞季和
丁　榛幼宰　　仝校閱
外孫陳　冰

清白堂稿目錄

清白堂稿卷一

明同安直心居士虛臺蔡獻臣著

奏疏

懇乞勵精圖治以光　聖德以釋群疑事

新選南京刑部主事蔡獻臣

夫今天下之久企而未定者莫大於儲貳而久曠而宜舉者莫急於視朝建儲之事多官上請伏蒙　睿旨立儲自有長幼天下翹首而望盛典有日矣乃視朝一節三時缺焉夫盛夏溽暑偶輟猶可今秋氣涼爽矣　皇上春秋鼎盛即有微痾宜可勿藥今曠日移時矣向者

或疑　皇上勵精漸不如初既內閣再傳　聖諭知宸躬尚須靜攝亦遂委心將順閣部不以請臺省不以言然而　皇上一日未出疑未歇也竊聞外人之言以爲　皇上率夜深方寢日旰乃起故不能及朝期此內事臣不能知如果有之不審　皇上之所以夜寢而晏起者何爲乎夫美麗窈窕令人性蕩便嬖柔媚令人意傾甘脆醇醲令人體憊如是則迹雖靜而實不得靜名雖攝而實悖其所以攝之方臣愚以爲不如日御臣工

日攬幾務使其神有所滓勵而不弛其形有所運用而
不佚則德自清明身自强固古昔哲王所以養壽命登
基隆者莫不由此　陛下何憚而不為耶夫人主一身
天地祖宗之所付託中外臣民之所觀望今之習尚見
人拱揖觸地隨聲唯諾則目為老成稍自發一識則必
咲之遇事首鼠兩端摸稜規避則目為鎮靜稍激昂擔
當則譏其任氣上之大臣以此品格其下下之新進以
此程量其上鮮有實心任　國家事者也重以淮徐苦
水浙直苦旱萬姓嗷嗷莫必其命　陛下不躬自勉以

為之倡天下聞之又必怠矣即　聖諭諄切亦屬虛聲
必且玩矣大臣者庶僚之表今或會推有本而　命閣
旬日不下此非所以重具瞻示天下也若朝期不虛則
輔臣得以面請必不至是又覯輔臣錫爵求去之疏亦
謂　皇上徒優以體貌而不必用其言夫使十七年之
早朝晏罷堕於今日使直節讜言之臣忍離左右臣竊
惜之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夫布衣韋帶之士猶心
艶朝廷今諸臣升輿渫需次都城久未嘗得見　上也
日且服官遠涌辭闕下去矣非三年考績不得至京師

竊恐遠方之父老封疆之外吏想像　聖顏聚而相問
將安置對乎臣愚不勝欵欵又以事關　皇上輒不避出
位之罪伏乞開張　聖聽慎寢興省藥餌遠聲色薄滋
味　明詔視朝之期則累年之勤勵益光而臣民之疑
盡釋精神流貫四體康強矣必優游大內乃稱靜攝哉
夫　皇上誠一視朝親近耆碩屏去內謗而後建儲日
講之大典可次第舉行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擬南京九卿恭候　聖躬萬福因軫時艱輸忠悃
疏

近該吏部尚書臣魏等一本為感時事念　聖躬懇乞
視朝御講以保太平事奉　聖旨覽奏知道了但朕疾
未愈寢食俱廢非敢安逸卿等為國大臣當為君任職
為民任事豈以聞言沽譽為是這問慰該衙門知道臣
等伏而思之夫為君任職而職孰大於補袞為民任事
而事莫要於恤災蓋周公之告其君歷叙三宗文王廸
哲享國或五七十年而其大要不過度天命惠庶民自
朝至晏不遑暇食三代下主乃有沉湎夜分聞聲咈諫
猜嫌刻薄者治日以替祚亦不長竊見　皇上經年靜

攝邇　萬壽聖節俯從輿論纔一升殿一御門旋復免
朝講如故是群下將假此以固大内之駕而　皇上徒
一出以拄天下之口竊聞中外藉藉以爲　皇上有意
法　世宗乎夫　世宗最號英明雖設醮脩齋而朝奏
事夕得報内批手詔一日再三下太阿在己威福莫測
故天下僅維持以不亂然而晚年權奸用事盜賊生發
其累嘉靖之治非淺鮮也今　皇上方升之年庭燎不
問經筵不講而寢興無節麴蘖過度此豈可優游之時
而亦豈郤疾之方乎臺省臣言之不聽閣部臣言之不

聽不特此耳一切章奏稍涉逆耳即便留中諸臣竭忠
盡慮　皇上若罔聞知猶意曾經睿覽矣而中外惶惶
莫知所出設有憸人壅蔽其間事卒出不測須取上裁
者再請（則無及再請而又不得則）奈何方今地震水涸天鼓鳴颶風
作近河之民魚鱉爲隣旱熯之地饔飧不繼此皆百年
未有之災又其甚者民窮則且生心而兵餉匱竭邊釁
猶有可虞　皇上雖發帑賑貸所及幾何又不知民得
沾實惠否比者權璫復進雖未有滔天燎原之勢而已
有涓涓星星之萌且聞宮闈侍御之際少不中旨輒加

箠楚夫御下之道惟在節制束縛不假以事權若苛譴
細故褻尊傷重或生他故雖神明擁護萬萬無事然本
非　天子之所宜親也若此者以事天地恐干和氣以
御臣民恐成隔閡以聞外夷恐損威靈以書史册恐累
盛德　皇上何不鷄鳴而起辨色而視朝退御講幄或
臨便殿召儒臣與辨論經旨召輔臣與裁決章疏夫未
明求衣端拱南面見爲不如燕寢之娛廣厦細旃牙籤
玉軸見爲不如歌舞之適然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必能
有所涵養開發而人主之精神用之于政事經史則必

不分之于聲色貨利喜怒自平意氣自通何恙弗已何
治弗臻　皇上若果行此則有　世宗勵精之實而無
世宗倦勤之迹萬年之曆三宗文王何足云哉臣等非
敢掐過沽譽念受國恩厚不忍負　皇上且以任職任
事無出此者伏惟　聖明裁詧宗社生靈幸甚

奉　詔陳情懇乞　天恩復父職以廣　皇仁疏

禮部主客司郎中蔡獻臣

臣行能淺薄叨塵郎署茲者蒙　恩實授揣分已踰何
敢過有希覬惟是烏烏私情際此曠典不得不哀陳於

君父之前伏讀　恩詔兩京文官一品至九品各給與
應得誥勑欽此一時大小臣工誰無父母誰不霑被而
臣故父原任浙江按察司按察使蔡貴易以聽降之官
不得與於進階之列臣心竊痛之竊照臣父由隆慶二
年進士浙江崇德縣知縣歷南曹郡守副使叅政以至
前官生平宦跡多在淅黔兩地之人頗皆相信緣淅臬
勘問執法以致仇口中傷萬曆二十三年大計拾遺覆
奉　欽依降用臣父感激　恩造正思畢力以收桑榆
而不虞身先朝露矣查得吏部職掌凡閑住官職高於

子者准其子陳乞復職又查得原任廣東按察使唐九
德考察降調近以伊子南京戶部員外郎唐斯盛考滿
奏　准復職臣父視唐九德官同聽降同比之閑住者
又爲有間而　覃恩浩蕩亦非尋常考滿之比用是披
瀝上　請伏乞　勑下吏部查例題覆將臣父　准復
按察使致仕則汪濊　湛恩不致遺於泉壤而啣結報
私當共矢於存歿矣

議處貢夷利瑪竇疏　萬曆辛丑

禮部題爲盤獲遠夷隨身行李一併題知事主客清吏
司案呈云云看得利馬竇一寓夷耳異物進獻既非貢
例到京潛住尤涉詭秘相應酌議題請等因到部看得
外夷之進貢也必齎國王表文必由布政司起送而其
入都也必扃之會同館必餼之光祿寺必下臣部譯審
明白而後疏進內府必經鴻臚寺報名見朝而後宴賞
禮遣焉此　祖宗之定制而禮官之職掌也查得會典
止有西洋國及西洋瑣里國並無大西洋名色其遠近
真僞俱不可知寄住二十年方行進貢土物則與遠方
特來慕義貢獻者不同其有無希冀營圖亦不可知且

其所貢天主圖天主母圖既屬不經而隨身行李如神
仙骨等物夫既稱神仙自能飛昇安得有骨則唐韓愈
所謂凶穢之餘不宜令入宮禁者也臣等以爲此等方
物若先到部譯驗臣等必以例上請卻回又若隨身行
李未經該監徑進則仰揆　明旨止是觧進所貢方物
而未嘗槩及其餘今馬堂混進之非與臣等溺職之罪
俱有不容辭者利瑪竇既奉　旨送部乃不赴部譯而
私寓僧舍臣等不知其何意也但查各夷進貢必有回
賜使臣到京必有宴賞利瑪竇以久住之夷自行進貢

雖從無此例而其跋涉之勞芹曝之思似不可不量加賞賚以酬遠人合候　命下將利瑪竇比照暹羅國存留廣東有進貢者事例頭目人等賞紵絲衣一套紵絲羅各二疋龐廸我比照從人紵絲衣一套紵絲羅一疋其隨身行李容令內府各衙門開具上請量給回　賜價值臣等一面移文兵部討取勘合候事畢遣回廣東江西等處官司收管或入籍居住或附船歸國俱各聽從其便第不許潛住兩京與內監交往以致別生事端再照夷人自有夷方服飾中國自有中國儀章而利瑪

竇之到臣衙門也方巾野服尤屬可駭臣等以為本夷及龐廸我見朝謝恩俱當青衣小帽以妥為　聖人之民惟復念其進貢微誠見朝之後照暹羅等國通事事例將利瑪竇量給冠帶回還則遠人向化之心既慰而明王慎德之治益光矣

放歸病夷以彰柔遠德意疏

禮部題為放歸病夷以彰柔遠德意事主客清吏司案呈云云到部看得利瑪竇涉遠貢珍乃其一念芹曝臣等議擬賞賜之外量給所進行李價值并給冠帶回還蓋亦參酌事理上聽裁奪迄今候　命不下者五閱月矣無怪乎本夷之鬱而成病病而思歸也察其情詞懇切蓋真有不願尚方賜予惟欲山棲野逸之意譬之禽鹿久羈愈思長林而志豐草人情固然委宜體念臣等再三斟酌合無止照前例給與衣服紵絲羅疋利瑪竇量給冠帶行移兵部填給勘合仍差通事送回江西等處聽其深山邃谷寄跡怡老下遂本夷物外之蹤上彰聖朝柔遠之仁儻　明旨猶或遲留臣恐本夷因病轉鬱因鬱轉病且其人冉冉老矣萬一霜露不虞無論臣

部職掌有辜即　皇上弘慈不遺一介將必追咎臣等不力請而無及也四裔亦必相率以利瑪竇為戒尚復有重譯而趨闕廷者哉恭候　命下容臣等遵奉行移關給應付施行臣等幸甚遠夷幸甚

代馮琢庵宗伯告病第三疏

頃該臣以抱病侵尋職業久曠再疏奉　旨該部侍郎員缺着將原推寫來看鄉有疾宜慎加調理稍可即出供職吏部知道欽此旬日以來除左侍郎恭候欽點外顧　君恩愈重臣病愈深臣之飲食起居無以大異於

常人而肌肉日就瘦弱精神日覺銷亡顏色痿黃咳嗽不止知交咸訝其一旦至是諸醫盡謂非時月可療兼之部務煩多欲置而靜攝則瘝曠爲惧欲出而視事則病憊不支兩者交戰臣心益苦病益進矣夫以臣之年則事 陛下之日宜長以臣之病則事 陛下之日虞短 陛下幸愛憐臣何不早令解釋部務就醫故里庶幾狗馬病軀漸有起色與村童野叟長祝萬年之壽臣心竊快之孰與羈臣簪紱而責之以其所必不堪僨臣體面而望之以其所未易復臣恐溘先朝露長負 恩

私爲此哀鳴於 君父之前伏惟 陛下憐察放歸臣無任伏枕懇切祈籲之至

代馮琢庵宗伯告病第六疏

頃該臣奏爲病勢沉重痊可無期懇乞 聖恩早放生還事候命二旬未奉 俞旨仰見 皇上眷念微臣不即棄捐自非十分危苦詎忍再瀆 宸嚴臣身素殭無恙不虞一疾遂至狼狽其瘦削咳啞之狀已具屢疏計在 聖明憐憫今淹延愈久形神俱非二陽爲祟諸醫皆走矜臣猶慮部務廢格勉強支撑今則靡有膂力以念職事 陛下典禮還諸 陛下耳夫臣所受恩深而莫能報情摯而不忍離者惟 皇上與臣母日者 萬壽節届嵩呼盈廷臣伏枕展轉竊自憐也臣母衰年惟臣一子臣病以来母氏晝夜流涕欲得俱歸已不忍見臣之病則欲先歸以需臣歸臣亦不忍傷母之心於十三日先聽其歸而後自圖爲歸顧自臣母行後臣思轉深病轉劇母之涕泣而念臣者更當何如即今不歸臣母子不及見也臣以旦夕餘生忍不自決曠 邦禮之典司孤 一人之眷倚貽母氏之離憂是臣乃不忠不

孝之人耳雖溘先朝露目亦不瞑 皇上作養臣擢拔臣忍令臣危苦至此而不怛然垂慈哉是用瀝血陳誠于 至尊之前伏乞 皇上俯施哀憐容臣回籍調理缾罍相依或有起色則從今之年皆 皇上再生之賜即不幸膏肓難療長負恩私歿無所憾臣綿惙勒辭無任迫切待 命之至

擬九卿請信 勅諭疏 壬寅

謹奏爲 成命風行懽聲雷動懇乞 聖明決大機彰大信以保萬年治安事十六日伏聞 聖躬違和詣闕

問安維時欣傳　皇上特　召輔臣將罷礦稅釋千連
補臺省復言官臣等不勝顒顒待　命已而　勑諭果
下京師懽騰自夜達旦以爲　皇上眞仁明雄畧之主
追堯舜於一時轉治安於片紙次早部科隨即抄行坊
市隨即傳布該謝　恩者謝　恩該辭　朝者辭　朝
不知四方聞之其懽欣踴躍又當何如午後忽聞内使
取回原　勑又聞　皇上於礦稅尚在必行一時傳誦
變而爲惶惑萬姓懽呼轉而爲觖望不知四方聞之其
觖望惶惑又當何如夫礦稅之害臣等連歲疏罷及聞

册立諸禮次第舉行相戒靜俟以爲　天啓　聖衷必
有悔悟停止之時今　嘉禮甫完　勑諭隨頒不惟繫
億萬蒼赤之命而實徵　宗廟　社稷之靈不惟體
聖母子惠之心而實示皇儲佑啓之範　綸綍一敷豈
容更易若　聖意尚復猶豫竊恐遠邇愚民傳聞疑惑
以爲過此機括何日得停必將妄意左右之人有言利
以熒　聖聽者必將歸罪閣部諸臣不能將順以成
德美者必謂　勑既止之而誰復徵之必不復俛首甘
心而就參隨遊棍之朘削倡禍釀亂實從茲始其關安

危治亂之機不細且書之信史聞之四夷謂　天子神
聖而二三其　命咸爲今日惜此舉動其所關於　聖
德亦不細臣等當日即欲叩閽弟　聖體未平慮致煩
聒茲謹合疏以請伏乞　皇上察雲霓之情執金石之
令除釋千連補臺省復言官等事容該衙門遵奉施行
其礦稅織造申命如原　勑停止則祝頌之聲蒸爲太
和而萬曆之治永保無虞不然竊恐四方紛紛多事
皇上必且追咎臣等今日不言也無任激切俟命之至

擬禮部論黄河水竭疏　壬寅

奏爲災變異常懇乞　聖明亟圖消弭以維治安事竊
惟人主精神上與　天地流通而下與群生繫命故得
道則天應之祥失道則天應之異漢臣有言祥多者其
國安異多者其國危災異之來在審所由致而求以實
事挽回之是以天休滋至而福祚無疆也比聞陝西河
州城北黄河水竭深僅三尺期逾半月臣等不勝駭愕
以爲　皇上神聖蒼穹孚佑何所過差而災變若是考
之今歲異星入垣日光如赭無之風霾塞天黄霧晝晦
占候所言有識寒心然未有如此河之爲變且異者也

夫河出崐崙水来天上是以榮光表瑞流清兆聖善既先知咎豈無徵昔夏周之季伊洛三川嘗竭矣伯陽甫曰國依山川山崩川竭不過其紀劉向謂陽失在陰者火氣煎水故川竭占曰君德消政易則然京房易傳曰君臣相背厥異水絕此皆爛然往牒可考鏡也臣等愚蒙不知其觧竊謂河瀆之行地猶元氣之周身而貨財流布於天下也自礦稅使出而四方民力竭矣黎隨爪牙椎吮膏血饑鷹餓虎縱橫道路所輸内帑能幾而所朘生靈無筭故今之時閭閻貧矣府庫亦貧獨貂璫投

充之家富耳則滚滚神河源涸流徙而中僅藉莽剌諸水以不至斷絶斯亦氣索而財壅之徵象也人身縱強無恙而元氣乾枯豈長生延歷之道夫財亦民之元氣也饒則安樂匱則愁苦民愁苦矣亂直須時耳說者謂秦監梁永人妖之極故水異先應秦分理固應爾然譎雖見於一方變實關於宇内間者滇以張安民故火廠房矣粵以李鳳釀禍欲剸刃其腹矣陜以委官迫死縣令矣兩淮以激變地方打搶官舍錢糧矣遼左以余東翥故碎屍抄家矣土崩瓦解在所見告試觀此等民情譬之壅水有久而不潰者乎萬一一夫倡亂有不群起而響應者乎　皇上其無方收也夫　皇上第見地方小譟旋就寧帖以為何施不可而不知國體已損亂形已成矣自古禍敗必民窮於下而後譴見於天必天變於上而後巨盜大奸乘之而起何也以積怨深怒之人而重以饑饉窮迫之天何忌而不為何戀而不動勢之必然其無足怪臣等典禮無狀致茲殃咎言念及此不覺晝夜屏營顧惟犬馬微誠何能動天　皇上為宗子未有父怒而子可晏然者未有子實恐懼修省而父不霽

威者出言行政便可旋乾轉坤伏望　皇上事天以心應天以實亟將礦稅先行停罷而又釋干連之繫錄廢棄之臣通遏轉之路慓然深思曠然更始則人心悅而天意得將見四海安瀾九河順軌特在一念轉移間耳臣等無任懇切祈籲之至

題催田夷玉價疏　壬寅

禮部題為遠夷貢畢乞賜開市以便回還事主客清吏司案呈查得前項玉石該御用監於萬曆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差官匠號進去後今夷使沙黒等七十名

本年正月二十五日領賞三月十九日給與求討物件其貢事已完惟玉石選進者未奉明示則留館者未敢遽賣各夷出外日久有抱病者有病故者想望回家以日爲年相應題請將中用者發館估計其餘准令開市等因案呈到部看得四夷朝貢賞賚遣回原有期限歷查節年四夷進京不踰半年即號玉估價會典未有開載亦不過數日而決耳今次沙黑等自去年九月陸續到館迄今已十閱月未得完事夫以貢畢之夷而久淹鞮譯象胥之館則費大官以有用之銀而多市玉石無用之物則又費內帑臣等竊謂非計矧疾病死亡久客思歸揆之夷情與人豈遠伏乞　皇上將前項選進玉石如果無用則勅令該監盡數發還以彰天朝抵璧投珠之美其或御服所需不得不用亦乞就中量爲選取欽定等第發館秤計查例給與價值免致夷使久覊廪餼多費遠人幸甚臣等幸甚

省直歷滿應試通例疏　壬寅

禮部題爲大比届期乞賜申明省直歷滿應試通例以便遵守事照得歲貢恩貢例貢官生恩生入監者俱謂之監生京府鄉試另置中額制也而聽選監生許就本處鄉試亦制也從其便也盖歷滿歸家而復之京師科舉往返數千餘里誠不便於孤寒之士然南方監生多利於京闈而北方監生多安於省試則中式難易之大較耳查萬曆元年有監生上選未及行取者起送兩吏部應試之例萬曆九年有監生歷滿回籍者悉聽提學官取送本布政司鄉試之例而二十五年有選貢歷滿歸本省者提學官考選應試試卷不分皿字之例俱各遵行已久第如北直入北監者應北京試南直入南監

者應南京試原無在監在歷在籍之別京闈監生編號中額自有舊規亦無提學起送與諸曹六館起送之別而兩科未及申明於是有以監生占生員之額如丁酉而生員稱不便者有以監生分監生之增額如庚子而監生稱不便者乃知本處鄉試之法爲各省監生設非爲兩直隸設而監生編生員之號在各省則可在兩京則不可何也各省監生可京可省而兩直則總之京闈無有兩也各省監生中式無另額而兩京監生中式有另額也無另額則合之有另額則分之此理之確然而

不易者今科場在邇宜再明白申飭一應歷滿聽選監生各省除起送兩京應試外其願就本處鄉試者不分貢粟官恩通與生員一體編號取中不得另分四字以妨收錄兩直仍赴提學御史及吏部各考送京府應試不分貢粟官恩通與監歷諸生一體編號取中亦不分有無增額通不許混入生員及另加識別再有參差提調各官俱不得辭責如此則十三省既聽其便又不妨其進取之途兩直隸各仍其舊永不復有紛更之擾科場事宜較若畫一矣伏候 聖明裁爲定制通行順應各

省直及各提學官知會施行奉 聖旨是

擬覆習儀班次疏 呈大宗伯馮 壬寅

禮部謹題爲百載班行一旦隕越請乞 聖裁申明舊制以肅官常以存國體事儀制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吏部文選等司署郎中事員外郎等官倪斯蕙等奏云云又該浙江等道御史何淳之等奏爲朝班原有定規部屬妄生異議懇乞 聖明特賜申飭以肅官聯以重朝廷事云云俱奉 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又該南京湖廣道御史胡鷺奏爲正班次肅官聯以尊朝廷以冀和衷事云云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隆慶元年二月內該本部會同禮科都給事中辛自修等看議得翰林官不拘品級叙於京堂之內科道官自爲一等列於部屬之先今後常朝列班悉照此例其御殿大賀原有歷年習儀舊禮各宜遵行等因奉 穆宗皇帝聖旨是欽此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 國初朝班專準品級永樂以後兼優侍從自隆慶奉 旨迄今遵行已久不謂復有銓臺諸臣所爭執者臣等再四講求則銓臣所執品級之說今既

不足盡憑臺臣所執侍立宴坐之班亦不可以槩謁拜之班而南京慶賀禮儀誠以科道銓屬等官爲次而並列然亦留都沿襲之規非 高皇帝品山之舊也其奉旨近而可據者莫如丁卯之一疏其習行而習見者莫如朝天宮之習儀謹按大賀習儀之拜六科原列四班之首而吏部等司官接之十三道原列五班之首而兵部等司官接之耳目之司切近御路華要之署聯綴班行臣等以爲斯禮也侍從優矣品級聯矣豈非所謂舊禮者哉夫言官誠重言官之禮誠當隆但邇因常朝罕

御而大賀沿行止據科道同班之文惟恐改正之不速
而不知　皇上一日御門則其自爲一班而先於部屬
者固自在耳　天威咫尺之地無論臺臣不宜輕爲進
退即臣等禮官豈敢徇一時之爭執改歷年之彝章以
自取溺職之誚今冬至習儀近在旬日所當請旨仍舊
者也再照朝儀班列有已經奉旨而中間不無參錯者
如戶禮兵工之屬容臣部查照原題徑行申飭亦有未
經奉旨如中書科亦係侍從官員宜列六班之首而以
通大太常屬官及行人等官接之其謝恩見辭上御路

清白堂稿　卷一　十九

者宜稍斟酌常朝以編檢科道部屬爲次人衆則班與
人少則班聯但不得攙越是亦品級侍從之遺意也方
今時事多艱弟頤諸臣以禮讓相序以和衷共濟毋得
以區區體面悻悻意氣致傷國體恭候命下通行各衙
門遵守惟復以御史言官另賜裁奪

又擬覆習儀班次疏　壬寅

看得班次一節　國初之制專準品級永樂以後無隆
侍從此隆慶初覆疏可鏡也然當時止詳常朝而略大
賀是有以今日之爭執禮法之地諸臣豈敢求勝無非
重班聯以重朝廷之意臣等連日講求先稽祖制次考
舊規品級之說既不足盡憑而侍立之班宴坐之班又
不可以槩例謁拜之班其容默默持兩端已乎臣等謹
參與論質之見聞則習儀之禮銓省同班所從來矣今
日之事在銓屬可謂之舊規在御史可謂之爭執論語
曰爲國以禮又曰禮讓爲國乎何有即使臺臣當先銓
臣當後猶必讓請定奪若因其爭執而遂成之臣等禮
官竊所不敢合無今後常朝科道仍爲一班列於部屬之
先而大班謝恩見辭宜亦如之至於殿前大賀四班仍先

清白堂稿　卷一　二十

六科而吏戶禮郎中等官接之五班仍先十三道而兵
刑工郎中等官接之六班則先中書科而通大太常等
屬行人等官接之侍從耳目之司切近御路曹寺清華
之屬聯屬班行庶幾國初品級遺意猶有存者如有紊
越聽糾儀官指名彈奏再照臣等此議必有謂大賀不
宜與常朝者夫常朝有侍班奏事等項而大賀無此矣
歷年相安未見有破例非特銓屬然也即戶禮亦接之
矣必有謂此不宜與南者南京習儀四班誠以科道吏
部爲次然是留都相沿之規非　高皇帝品山之舊也

又必有謂曲狗銓屬者夫臣等因不可奪御史之班以
與銓屬亦豈可奪銓屬之班以與御史且獨不見三班
之卿寺有陞四班之僉都者乎僉都非御史大夫㧞文
班原以西爲前以次而東武班原以東爲前以次而西
安在五班之首遜於四班之聯也方今時事多艱正須
同心共濟臣等顧諸臣以禮讓相守無以氣力相先以
建堅重班行無以班行重體面恭俟命下通行各衙門
一體遵守惟復 聖明別賜裁奪朝覲幸甚
循職掌條舊例懇乞 聖明特賜詳奪以重明旨

以存祖制號 壬寅

頃該臣部題爲百載班行一旦隕越等事不敢定擬而
取裁于 皇上奉 聖旨凡議禮當以會議題准者爲
準這班次你部裡既說隆慶初年曾經禮部與禮科議
定奉有明旨自後雖常攺行却未題准照隆慶初年例
行欽此欽遵已經通行去訖第隆慶事例原自不同若
非再請明示未免奉行有違盖隆慶初年朝儀號內有
曰科道自爲一等列於部屬之先以後常朝悉照此例
又有曰御殿大賀自有習儀舊禮各宜遵行兩者並列
皆屬題准之例乃昔也臺臣并常朝而亦讓令也臺臣
并習儀而亦爭姑無論矣請以習儀之禮言之 高皇
帝分文武官爲十八等拜則樹之品山立則列之品牌
當時班次一準品級永樂御門始以翰林院尚寶司給
事中爲侍從官嗣是以後體貌漸隆然常朝有糾察侍
立等事必須近上以便觀聽若大賀不過班中拜舞而
已故六科七品官也而列四班曹郎之首十三道七品
官也而列五班曹郎之首諸曹郎五品官也而承五六
品京堂之後則其侍從則既優矣則其品級則猶聯矣

此非習儀之舊禮而題准遵行者乎隆慶迄今未有攺也
不聞其爭自何人讓自何時也臣欽誦明旨而申究之
則常朝之科道同班題准者也而後之科部同班攺行
者也大賀之科先道後題准者也而今之科道同班攺
行者也常朝照隆慶例則當還御史大賀照隆慶例則
當還曹郎令冬至御史依然上矣倘御史終上而不下
諸曹郎終下而不上則是以常朝之禮而陰移於大賀
是 皇上欲循行隆慶之故事而諸臣猶創執今年萬壽
之新儀名是實非謂明旨何有如 皇上詰問臣臣職

掌所關安得逃罪不然承訛久假以爲固然使　祖宗
品級之遺意從茲蕩然而不可返書之史冊曰時儀郎
臣某也臣不愧負多哉用是別白上請乞將習儀舊例
特賜申明或確然必照隆慶例行則御史當退就原班
以循舊禮或照常朝科道自爲一等則請斷自今日爲
始非隆慶之舊也蓋侍從之官起於　成祖大賀之禮
傳自　國初則儀節不同固亦有因矧永樂末年侍從
官仍復原班矣　列聖相承曷嘗盡置品級不論夫臣
職司典禮即臣部班行稍越戶部猶必請於堂官改正

區區之心誠不忍奉行不確以致違背明旨而　祖制
之漸盡也故不憚白簡而有是請焉干冒　宸嚴無任
隕越

禮官守禮蒙詬乞　賜罷斥以謝言路疏　壬寅

頃該臣奏爲循職掌條舊例懇乞　聖明特賜詳奪以
重明旨以存　祖制事候命未下忽傳十三道御史安
文璧等論臣妄奏媚人反覆千言皆爲班次一事夫臣
惟不能媚人以及於白簡若臣能媚吏部獨不媚御史
乎臣不能媚御史而獨媚吏部乎臣生無媚骨素頗砥
礪自好即格御史而畏吏部善媚人者顧如是乎臣衙
門之班不獲守而代爲人爭乎臣之前疏實辨職掌媚
人與否下有公論上有　聖鑒然御史怒臣深矣若復
避諱不盡是蘊罪也隱忍不去益召辱也夫班次相延
舊矣起於關中之爭名刺成於廷試之爭揖立初出意
氣既而漸及朝班臣偶聞其事以爲宜疏請不宜徑改
同門之會者未嘗不是臣言不意臺臣遂貽書吏部往
復爭論比　萬壽習儀之旦遂進而並班科臣一時臣
工莫不相顧失色詫此舉動此爭班之始末也二疏下

部之後臣調儀署則無不爲臣頻顣此事者臣以常朝
科道同班而大賀原有舊禮隆慶部題已別遵行仍復
無異故力持其說具疏呈堂有曰謹按習儀之拜六科
原列四班之首而吏部等司官接之十三道原列五班
之首而兵部等司官接之侍從之司切近螭陛清華之
署聯綴班行斯禮也豈非舊禮者夫冬至在近所宜請
旨仍舊又有曰即使銓臣當後臺臣當先猶必議請定
奪若因其爭執而遂成之臣等禮官竊所不敢臣堂官
則謂爭端方熾徒益之爭不如開具事理取自上裁遂

屬草而臣獲藉手焉此覆班之始末也及部頒得旨次日習儀則御史安然上矣然明旨照隆慶例行而隆慶習儀舊禮何如也所謂五班之首而兵部等司官接之者也老成在朝耳目未改一旦科道並列名為照例實則新儀不幾於陽奉綸音而陰悖之乎臣禮司也而講求不審職掌之謂何於是不顧異同不恤多口而別白申請實祈明示奉行以究覆疏之所未悉其御史曹郎孰先孰後豈臣所敢取必此臣疏請之本心也昔漢興綿蕞之儀而魯兩生不肯行鄙儒不知時變然未聞拔

劍擊柱之徒以兩生為非者臣私心竊慕效之夫常朝則科道同班非臣創議也原題固如此也大賀則科首四班而道首五班亦非臣創議也題行舊禮固如此也謂諸曹郎承五六品京堂之後非諱銓郎也禮戶二曹聯班銓省題行舊禮又如此也一升一降共惜品山之陵夷詎謂帖服一先一後揔屬准行之彝典何名說謊且銓屬爭執未平則謂之光明正大禮屬申請確遵則謂之趨權慢旨省銓聯班則謂銓屬之獨前禮戶聯班則謂五部之盡後豈簪筆者止見銓屬不見五部耶不知誰為媚人耶原疏舊禮全指班次並不為導駕致詞等項何故郢書燕說耶三十餘年沿行不駮而駮今日耶此臣之所未解也夫班其小者也自姚尚書董侍郎被眾之後朝紳以為大諱今臣以職掌復膺其鋒語曰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臣雖不肖奉教於君子矣臣十四年郎署稍稍擔荷鞅蒙詬辱不虞任事之難一至於此臣力不足以存典禮而臣留適足以辱職司伏乞
皇上將臣罷斥以謝御史但使國家舊禮與臣之彈疏並存則臣雖屏處林泉猶拜文壁之旌臣無任戰悚伏

俟斧鉞

石田說

為壬寅朝班也全銓也計戶也容禮也澹臺臺也陸省也儀郎蔡子以持朝班為御史詆其可駭者三不可解者三

燕黃金臺下多豪家喜爭有家於市之東者曰全氏其南則計氏容氏有家於市之西者曰澹臺氏皆大姓也而全澹臺氏尤豪有力繆相重亦時相軋計容二氏則越二百年閥閱如故云開闢礽賜三家者燕中之石田二

高可麥低可稻令各自立已而澹臺氏及著姓陸者有田縮其要而三家稍縮而與陸接壤三十餘年來賜稻田於澹臺氏券在故府澹臺氏忘其券又嫌道遠恣三家者藝粳糯焉比復蕪穢者久之其麥田亦附券中第稱如舊執業不署誰氏而三家者種來牟如一日也蓋一歲三刈焉後以小忿澹臺氏曰燕中田吾田也更藝麥其中全氏曰吾田也若波奪者何相與質之官家事下府府曰其徵諸守藏者既報可下之邑邑申請曰是稻者澹臺氏券明宜歸之是麥者如舊執業而故執業者

三家也欲持是安歸乎不報澹臺氏盛怒聚族而鬪曰全臺巨也何以易我而畏全氏我力能得之官家我則螫汝無遺類矣邑曰吾職在有疑焉敢辭吾非畏全氏畏公議耳且彼兩家者共之獨全氏也乎哉吾將謁於柱後冠惠文者迂哉子聞其事逌然曰可駛乎持石田者也其孰能解之夫澹臺氏惠文而冠者奚啻數十人我雖然田石也可播而不可食也徵券奚爲嘗試與之遊無競之囿饜君子之境而已矣書之俟信史

覆議公主子孫輪廕疏 壬寅

禮部題爲奉明詔循職掌查酌舊規懇乞 聖裁特示畫一之法以便遵守以息紛爭事儀制清吏司案呈云云到部看得南京禮部署部事尚書張孟男等題稱累朝及見在公主子孫有志向學者廕一子入監讀書查會典論長論房都無明載嘉隆二次恩廕以長以房參差不一乞要議覆酌爲定法以補會典之缺南京錦衣衛都指揮同知致仕梅應魁奏稱公主子孫入監讀書歷查嘉隆承廕事例非從長房則取向學例該伊次男世裕承廕又南京禮部署部事尚書張孟男等題參梅

應魁豪弁爭廕顛倒是非凌鑠部司欺罔 天聽難逃罔上之誅所當盡法究治以爲豪弁披猖之戒各一節爲照公主之子孫有志向學者得與廕序自嘉靖十八年恩詔始也我 朝定制凡用廕者以嫡長子孫而廕叙公主之子孫必曰有志向學者則固取其材堪作養而不專重倫叙可知也徧查嘉靖隆慶年間二次恩廕或以長房或以次房或以三房或先次後長或先長後次俱相安無爭蓋公主嫡長子孫旣有襲替奉祀指揮千百戶各房不得而與而遇有特恩國學之廕則長房

次房皆得廕敘有常而世及者獨歸于長房非常而間
值者均沾于諸子於情於理俱屬便妥然未經欽定人
情何極于是有爭廕謀奪瀆奏誣揭如梅應魁者合無
今後公主子孫遇有入監恩例宜於向學之中兼寓倫
敘之意先長房而次房而又次房通計嘉靖隆慶及今
二十九年恩例各房輪徧補足週而復始其應輪之房
或絶嗣老疾頑愚不堪廕敘等項明白開具方及以次
應廕房分如有攙越爭占者照律問罪永為定例其以
前廕敘已定者不許奏告以啓爭端則公主之世澤首

及於嫡派次及於旁枝而不材者不得冒濫恩典以辜
朝廷作養之意至於寧國公主之廕亦當以是為定照
例聽從南京禮部起送應廕之人到部轉咨吏部題廕
梅應魁淩鑠部司狂逞瀆奏據法本當究處然爭執在
未奉明旨之先又念其年老致仕姑准免究容候命下
臣部通行吏部南京禮部一體遵行

覆孝女張壽姑割股旌奬疏　壬寅

禮部題為舉揚地方孝行以勵風化事儀制清吏司案
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巡視中兵馬司地方廣西道試
監察御史温如璋題奉　聖旨禮部知道隨該禮科參
看得云云到部看得已故右給事中張鳳翔女張壽姑
年方十五侍父之病誦禱祈代見父之瞑割股煎湯其
父之既瞑復視少延二日之生者人謂其孝心之感蓋
不誣也此其事在丈夫子固已難之而在冲齡未笄之
女尤為希覯臣等以為若壽姑者非至性天植何以有
此既經巡視御史具題及該科看詳前來旌表門閭亦
屬相應但查　大明會典洪武年間申明孝道詔凡割
股或致傷生卧氷或致凍死通行禁約不許旌表蓋恐

人子倣效激詭或過於中道爾雖原張女之心實無所
為而為而揆　國初之制尚未協諸例而協所據旌表
一節臣等不敢輙議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江西
巡按御史量行破格旌獎庶世之人子知女子有不難
危身以救其父如壽姑者而壽姑一念之精誠亦因以
不泯泯於世未必非勸孝之一助也

覆南京禮部考選局儒疏　壬寅

禮部題為表箋繕寫缺人考補舊典難廢呈乞題復以
備器使以重典禮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到部看得兩京

鑄印局儒士例俱考選自嘉靖十九年開納而考選之法幾廢今事例盛開兩京皆例進矣然開例以濟用則可以開例而廢考選之典則不可北局納銀者多而本局止於鑄造印文則寓考選於開納而自足南局納銀者少而一應表箋之役并責之儒士則宜援例赴考者之寥寥也且納銀者各欲加納及完班完選爲速化地耳安能使之株守歲年而供胥吏之役哉據南京禮部具題及移咨催覆前來蓋慮缺人廢事誠爲不便合無查照萬曆四年事例行令該部行文附近省直起送會

同南京吏部從公考選五名各以衣巾辦事三年仍聽該部覆考題補食粮其覆考首名量給冠帶署本局副使事滿三年題與實授又滿三年起送吏部陞補内外相應員缺其餘依次頂補但不准加納完免使有考選之名而不得儒士之用其納銀子弟照例肄業加完起送兩不相妨以後有願援例赴考者聽容候命下臣部移咨吏部及南京吏禮二部欽遵施行奉 聖旨是

覆晉府懇恩恤寡以全孀節疏　壬寅

禮部題爲懇恩恤寡代奏俯賜封號以勵風化以全孀節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内府抄出晉王敏淳奏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已故寧河王之娶郭氏私婚也宗藩要例開稱不經奏選不請封號私自成婚者比之擅婚違礙尤甚所生子女比照濫妾例行則私婚之禁不可謂不嚴而所以嚴私婚之禁者防其有子女冒濫名封故也若郡爵夭逝絶嗣而爲之請妝妾額則又從來未有之例矣但郭氏成婚半年旋即孀居夭王未葬病姑尚存而郭氏矢志守節婦姑爲命其節操亦若有可取者若不

假之一妾名色則何以統率宮人令無渙散既經晉王敏淳具奏前來臣等以爲寧河王若在則私婚之禁當嚴寧河王既逝則衰病之姑當卹況妾媵額數原不列於封典而本王夭絶本氏無出他日亦無遺下子女可以爲冒濫名封地者且極不幸之事極苦之人又誰得而援之合無准從所奏將郭氏准作寧河王一妾使之送王終葬事姑終年是亦 皇上所以憫卹郡宗之餘恩而非臣部所敢擅擬也伏候 聖明裁奪容臣等遵奉施行奉 聖旨是

執奏崇世子頂補額妾疏　癸卯

禮部題爲孤藩情勢危急乞恩填補額妾以延國脉事該臣部題覆崇王翊鏻奏前事奉　聖旨既係王所特請不必行查黃氏等准與頂補額妾不爲例欽此臣等仰見　皇上體恤崇王危急之情世子逝而遺孤㓜特允其請甚盛心也第宗藩自有情朝廷自有例徇百不得已之情而廢萬不可廢之例臣等職掌所關反覆思維不容無言夫世子常漋額外妾黃氏既生有子子又應繼王爵之人撫按各官耳目難掩　皇上特恩免其

行查可也然　國家所以約束宗藩者惟妾媵限制爲最嚴要例一款世子額妾四人今崇世子額妾尚存其二一旦復補三人則五也藉令世子尚在額不過四嚴於生前而濫於身後恩數不但少踰亦大異矣要例不經奏選皆爲濫妾其在額外者所生子不給贍米女不給嫁資今黃氏既與收補則其遺腹子女除應繼王爵而外餘將何以處之既紊限制將礙封典其不便明甚朝廷所以示信於宗藩者遠則例近則旨今收補濫妾唐藩以不爲例得之而崇府復援之親王以不爲例得之而世子復援之則不爲例亦例也從茲郡鎮而下將無不得援者臣部何所據以題覆而杜其非望之覬臣等竊謂崇藩今日之事急在國脉不在妾媵世子雖逝而孤見遺但使臨期可以請封則　皇上之所以體念宗藩者不啻足矣收補黃氏等無益於崇而祇啓諸宗濫妾之端不收黃氏等無損於崇而足明累朝畫一之法且黃氏猶爲舉有首子而李氏未聞有出馬氏僅生一女此亦何與國脉而必欲收之又必溢額收之使諸宗藉口也伏乞　皇上勅下臣部將黃氏所生第一子

俟到名封之期請旨定奪其世子已故一妾三妾額數不與黃氏并李氏馬氏頂補而又過之則崇藩幸延綫緒而諸宗不致效尤臣部職掌幸甚奉
聖旨卿等說的是既于條例未協黃氏李氏准補前額馬氏罷

覆朝鮮請封世子疏四　癸卯

禮部題爲懇乞　聖恩曲諒微悰亟封世子以定國本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內府抄出朝鮮國王李昖奏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隨該禮科叅看得云云

又准本部主客淸吏司付稱該本部題爲懇乞　聖恩
曲諒微悰等事奉　聖旨方物着進收請封事還行與
該國王詳議的確來奏欽此通查案呈到部看得朝鮮
國王李昖奏稱次子琿賢而有功欲乞　聖慈早賜冊
封以慰擧國臣民之望一節十年之間請已再四爲照
國之大事莫過立嗣自古兄弟得序者謂之順以小加
大者謂之逆去順取逆所以敗也朝鮮國王無嫡出僅
有已故妾金氏二子長珒次琿曩倭訌之際　皇上特
賜琿勅書責其成功許其優處而再三難其立嗣之請

蓋以一時光復之功望琿亦以萬世繼嗣之義爲該國
計長久耳今東國粗定珒之失德未有的據而琿之奇
功亦無灼然可紀不意國王復申前請請又益勤臣等
竊謂該國臣民有忠愛之心則當翼戴冢嗣以固國祚
光海君有興復之能則當光輔毋兄以重天倫國王有
長久之圖亦當善處二子使之得宜况倭奴窺伺未已
該國積溺未振一旦亂常拂經恐東國之憂不在日本
而在蕭墻矣伏奉明旨復令國王詳議的確臣等仰見
皇上愼重建儲之典體恤外藩之情復何容喙合無恭
候命下臣部移咨該國使之宣諭臣民俾知倫序不可
紊國本不可輕父子兄弟之間不可使少有猜嫌無輕
廢置以啓禍本如或長珒委果病悖憒亂不堪托國國
王果非溺於愛憎之私通國臣民果皆出於推戴之公
萬不得已方許據實具奏以聞臣等一面咨行遼東督
撫査訪明白候國王另有奏請之時一併具奏到部方
行會官定議請旨定奪則以長以賢各得其當藩維幸
甚奉　聖旨是請封事大難以輕率還移咨該國王詳
加擬議務至當來奏

清白堂稿卷二

明同安直心居士虛臺蔡獻臣著

奏䟽

覆魯監請給關防䟽　癸卯

禮部題為請頒專勅關防以重織務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到部看得經理兩淮鹽法御馬監太監魯保請頒專勅關防以重織務一節除勅諭係翰林院掌行外為照織造事務非臣部職掌所職掌者惟印信耳查得本部見行事例凡內外衙門應給關防俱該各部院斟酌可

否題奉欽依而後移咨臣部鑄給臣部乃敢覆請欽定字樣今魯保所請關防未經工部題覆即使事體果妥而臣部徑行鑄給尚未免有越俎之嫌萬一事體未妥則　皇上今日命臣刻印而他日或至命臣銷印臣等職掌所關其何說之辭且聞該科及蘇松巡按御史俱有疏言其不便尚在候旨又浙直地方各有內臣各有職掌今魯保既理鹽法而又欲兼織造既在淮上而又欲督浙直假如浙直內臣查出淮上別項事情亦請勅諭亦請關防臣恐地方往來絡繹不勝擾嚷而彼此爭競亦無了時　皇上之勅諭不勝改而臣部之關防亦不勝鑄也織造一事舊屬撫按　皇上以撫按遂不可盡信乎即撫按不足信而信內臣今浙直及福建內臣遂不可盡信而獨信一保于二三千里之外乎伏乞
皇上再加裁奪勅下工部詳議可否上請仍行臣部遵奉施行

會覆生員凌辱郡守等官疏　癸卯

禮部等衙門題為生員抗違鼓譟凌辱郡守等官骫法殊甚懇乞　聖明嚴勅重懲以端士習以挽頹風以維

世道人心事禮科抄出禮科都給事中張問達等題前事云云通抄到部該臣會同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溫純參看得　國家之治亂係士風而上下之陵替緣積漸三吳士風驕悍已極揭官造謗結黨橫行所由來矣然未有辱守令毆教官毀公座壞公門搶物搶卷如蘇州今日之變者當孫汝炬之抗拒點名也出不遜語於府縣也周知府責而朴之原不為過何意一唱群和拋甎擲拳以臣等所聞尚有各州縣官所隱忍不欲言者士習至此真與亂民亂兵何異不及今一大創之非所以

振紀維風而令衆庶見也查常熟原申止有孫汝炬朱
曾唯錢朝位等六名而狠毆陳教官者則皆認非常熟
人夫當日之事豈六人所能烏合實藉衆力以爲莫可
誰何耳若法行于六人而不稍懲大衆恐元惡大憝或
在罰外而将來不逞之徒益藉衆力以犯上矣合候命
下臣等移文撫按會同提學御史将孫汝炬等一干真
犯不論生員童生或本學或別學確訪嚴究一體分別
首從查照律例從重問擬具奏定奪白晝大都之中萬
耳萬目豈容漏網即有勢豪子弟及屢試前列諸生亦

不得曲爲庇護其常熟通學生員并童生停勒一科不
許考試亦不許改名援例倒提年月另圖僥倖使其父
兄師友之間互相尤怨庶悔厥心以警兇頑蘇州知府
周一梧素有執持令非已甚容臣等移咨吏部行令本
官即出供職再照當今士風各處盡壞其原起於學校
之官太輕提學之考不時進學之數太濫生童平日皆
奔走府縣正佐之庭執贄投拜扛幇請囑而不知學校
爲何地師長爲何官廉耻爲何物稍拂其意則群起而
譟呼不惟無師長且無郡縣無監司而爲提學者既養

成之又終庇之廣植桃李偏護荊棘多簡拔不多黜退
賞行優不罰行劣甚且旋革旋復僅同兒戲名借惜才
實則釀禍姑息之極至於不可收拾如蘇州其特甚者
耳科臣通行申飭之請深爲有見合行各省直提學官
務照本部原題每三年之中歲考兩遍文章行誼嚴爲
進退仍行所屬府州縣不許濫收門生及縱容生員出
入公門禀囑公事填報三等簿有司與教官公心開報
要見某人以某事凌虐鄉里某人以某事挾制有司一
經革退永不許辨復如遇有糾衆生事等項不分人數

多寡輕則革錮終身重則照律問遣不得止將一二孤
寒之徒苟且抵塞其大衆罰科一如前法如提調各官
縱容姑息者聽令撫按該科叅奏處治則禮義風俗紀
綱名分庶幾猶有所維而士風之驕悍或可挽回一二
矣伏乞
天語嚴勑臣等遵奉施行奉
聖旨吳中生童驕悍異常至于群毆官長狂逞公門所
讀何書作養安用着撫按提學嚴行訪拿分別正法不
得仍前狥情容縱常熟一縣今科不許應試入學仍着
嚴加汏黜貽示儆戒周一梧即出供職師道貴嚴以後

提學官務遵卧碑及勅書事理而行督率有司填報三
等簿行止有虧的不時懲革餘俱如議通行天下遵守
舊時蘇州原爲巡撫駐劄之所何爲移駐僻遠無資彈
壓還着照舊回駐

催三省考官疏六　癸卯

禮部等部題爲六懇　聖明亟賜點用考官以無悞盛
典事竊見　皇上比年以來留神機務如大計大選冊
封科場之類皆極慎重亦極果決雖時遲回未嘗停格
然大選以月計冊封以歲計惟科場則三年一舉其八

月初九進一場十二進二場十五進三場此　聖祖欽
定日期二百年來不敢那移京考之差幾二十年矣未有
一省考官不以時遣者乃今浙江江西湖廣三省考官
臣等凡五疏矣幾經　御覽矣而迄今未蒙點用夫三
省之地遠在三千里之外而省試之期近在旬月之内
諸臣朝受命而夕就道猶懼後時若復遲一二日其勢
非晝夜無行不能至乃衡文一役與別項事務不同塲
中時日有限較閲爲難馳驟入境追受事之時而精神
耗瘁極矣安能保其翻閲多卷無掛漏哉又不然而倘
有風雨之阻疾病之患程限太逼馳驅不前其勢必至
于改易日期傳播各省驚駭視聽目爲異事　皇上一
日慮周萬幾何獨此等大典何獨今年而屢推屢格乎
用是不避煩瀆開列上請伏乞即賜點用仍嚴勅諸臣
刻期起行毋得遲悞此係臣部職掌實爲　皇上興賢
能爲　皇上舉大典也臣等不勝悚息待命

擬部院請勘楚藩交訐疏呈右堂郭　癸卯

禮部等衙門題爲宗藩交訐事干　天潢不敢朦朧議
處乞賜行勘以昭　國法以服人心事内府抄出楚王

華奎奏爲極惡悍宗悖違　祖訓欺辱親王挾制官員
殺傷差校等事奉　聖旨覽王奏惡宗罪狀多端該部
院叅看来説欽此會覆閲續據儀制司案呈准通政司
經歷司手本楚府鎮輔奉國將軍中尉華越蘊鈐等奏
楚藩大變異姓假王冒濫圭璋汚辱潢派蔑法欺　君
竊禄盜國等事奉本到司等因隨照例將華越蘊鈐送
館經今俟命月餘未奉明旨夫據楚王所奏事情臣等
職在叅看據華越等越關具奏臣部法宜叅處而未敢
遽冒昧以請者何也以其事情之所關者大也我　高

皇帝家法待宗室與臣庶不同宗室小罪不遽加刑大罪必下撫按會勘或差法司往勘未有止據一偏之詞輕自處分者亦未有不經勘問能得真情者今楚王所奏華越與華越等所奏楚王宣化王事情關係重大臣等遠從三千里外何由知其虛實若中間稍容黨護
高皇帝固有靈楚士民固有口臣等又安敢以未委虛實之事而嘗試於 皇上之前萬一今日處分少有偏重參看朦朧之罪安所避之竊謂使楚王所奏得實使華越所奏涉虛則華越罪在不赦而越關特其小者若

使華越所奏得實則王位豈可暗干天網豈容終漏
皇上英明當必別有處分而華越等之情罪似又當別論矣相應請 旨行勘以求真確伏乞 皇上勅下湖廣撫按將二疏事情秉公持正會官勘問定限本年九月內回奏乃乞明諭楚王毋得疑畏宗室毋得猖狂總待勘明之日一聽乾斷施行但事干宗藩臣等未敢擅擬伏祈 聖明特賜裁奪 國法人心幸甚臣等幸甚

擬部院科會覆楚藩交訐疏呈右堂郭 癸卯

該臣會同左都御史臣溫純禮科都給事中臣張問達參看得楚宗室華越等三十人所奏楚王華奎係王如言同妍允金梅所生宣化王華壁係王如綍王如綸家人子俱假作楚恭王子冒濫王爵乞命法司往勘及先行撫按嚴擒逆黨以免逃遁楚王華奎奏華越因被戒飭遂出揑呈要結宗儀暗行謠謗明肆穢言乞重加究遣各一節爲照楚始封自 高皇帝歷代相傳至楚者皆 高皇帝子孫也親王統轄將軍中尉大小相維原有定分從來未有諸宗訐奏親王如今日華越等之爲者亦未有親郡王之貴重而以假王冒姓見訐於屬宗

數十人者此楚藩之訐奏真宗社古今之變異詎細故哉臣等竊謂事必有真理無兩立國體固當重而別嫌明微尤所以重國體親藩固當崇而正名嚴分尤所以崇親藩今二王之生三十餘年襲封亦已久矣一旦濫冒之疑自諸宗發之使其無據則急宜爲楚王昭雪而華越等之罪必誅無赦使其有據則急宜爲天潢改正而華越等之罪又當別論但事體重大歲月久遠一干人證或在或亡豈容少加黨護豈容懸斷虛實伏乞勅下湖廣撫按官秉公持正將楚王所奏華越罪惡及華

越所奏二王事情會集多官逐一勘問務求真確定限本年九月内回奏前來請旨處分天地 祖宗昭鑒不爽天下後世清議可畏臣等今日之衆看及所望於地方諸臣者如此而已但事干宗藩臣等未敢擅擬伏惟
聖明裁斷施行

擬部院會覆楚府遣官疏呈左堂李右堂郭　癸卯

該臣等會同左都御史臣温純看得楚王華奎與中尉華越交訐事情已經遵奉明旨轉行彼中撫按會勘去後今該撫按官趙可懷等隨即會官勘問開具情詞奏

聞而未敢定為歸一之説臣等查得舊例凡親郡王重大事情俱差法司堂上官及司禮監駙馬錦衣衛等官各一員與該撫按官會勘蓋事關宗藩我 祖宗特慎重之如此楚藩事出異常詞未歸一撫按二臣特請遣官再問誠慎之也伏乞 皇上俯允其請欽遣法司等官二三員前往湖廣會同各官再加勘問務求真確毋聽一偏之詞毋持兩可之見亦毋得連及多人而使無辜含寃勘明之後速行會奏請旨定奪臣等未敢擅便
伏候 聖裁

執奏襄府為弟請封疏　癸卯

禮部題為乞恩遵例請封事儀制清吏司案呈云云查得翊鎬生年月日與奏相同案查嘉靖四十四年本部題准宗藩條例一款以郡王而進親王已為踰等苟以進封之親王而又推恩於本支不亦太濫乎以後世子世襲親王次嫡庶子每世止照原封世次本等官職奏世宗皇帝聖旨是欽此萬曆十年本部題准宗藩要例一款親王薨而絶嗣許親弟親姪進封為親王如無親弟親姪以次推及倫序相應者進封日後子孫除承襲

親王外其餘俱照原封世次授以本等爵級不准加封若嘉靖四十四年例前加封者姑准照常傳襲例後加封者查照世次改正奉 聖旨這宗藩事例既將前後議奏删訂畫一依擬刊刻頒布永為遵守欽此又查得萬曆二年秦靖王敬鎔為庶弟敬鎚請封本部查得王父秦宣王懷埢嘉靖二十七年以再從姪鎮國中尉進封敬鎚應照宣王原封中尉世次授封難以濫希郡爵題奉 聖旨是敬鎚續封輔國中尉訖萬曆九年秦敬王誼漶為弟誼滲誼滮請封該本部查照秦宣王原封

世次將誼涉誼滮題封奉國中尉訖萬曆七年瀋宣王
惱鮻爲第五子珵塏請封本部查得王父瀋憲王胤栘
以姪孫靈川王進封應照憲王原封靈川王世次珵塏
題封鎮國將軍訖萬曆十一年秦敬王誼漶奏乞敬鎡
誼涉誼滮各賜郡王封號祿量給等因本部據例執奏
奉 聖旨是以後各王府再不許越例陳乞欽此今談
前因看得藩例甚嚴封典甚重襄莊王厚熲嘉靖三十
一年以從姪陽山王進封一傳靖王載堯再傳今王翊
銘其靖王庶二子翊鎬止宜查照莊王原封陽山王世

次授以鎮國將軍必如所請是條例要例不足憑而秦
藩之封中尉封將軍爲無據也我 世祖我 皇上歷
年明旨炳如日星臣下惟有遵守王爵何可輕畀等因
案呈到部臣等看得襄王翊銘爲弟翊鎬奏乞遣官册
封一節爲照襄莊王之進封雖在例前而今日翊鎬之
乞加封則在例後要例一頒永遠遵守即使各藩加封
有在嘉靖四十四年以後者猶當遵照改正而況可復
濫加爲乎襄王此請非制也既經該司查例明白合候
命下將翊鎬照例封爲鎮國將軍行移吏部戶部題給
誥命祿粮以後如有違例陳乞而長史司官不能諫止
者容臣等請旨究治則 皇上親親之仁與裁制之義
兩得之矣

覆代府廣靈王改封長孫疏　癸卯

禮部題爲乞恩改封辭祿事儀制清吏司案呈云云到
部看得代王鼒匀奏稱廣靈王長子鼒鈖故絕乞將已
故三子鼒鑽嫡第一子輔國將軍咼濡辭祿改封長孫
一節爲照廣靈王廷壻次子鼒鑽先故長子鼒鈖繼故
而次子之子咼濡尚在則長子雖絕而本王猶幸有一

綫之脈也郡王無長子長孫則次子應改封長子無次
子（則次子之嫡長）子又應改封長孫固理之必然而例之無碍
者既經該司查明又查有南川王舊例臣等覆查相同
相應題請合照例將咼濡改封爲廣靈王長孫妻夫人
周氏改封爲長孫夫人除誥命冠服等項例不該給外
其輔國將軍祿米從人行各該衙門停止恭候命下本
部行移山西布政司轉行該府長史司啓王知會施行
如長子長孫已襲王爵而故絕者即親弟親姪不得妄
援以紊明例

覆淮府俯賜毋封疏 癸卯

禮部題爲仰遵恩詔俯賜毋封以全孝道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内府抄出淮王翊鉅奏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隨該禮科叅看得云云通查案呈到部看得淮王翊鉅奏稱生毋王氏請封次妃臣父内助趙氏雖未授封係父元配乞照生毋事例併封次妃一節爲照王氏者淮順王之選妾而今淮王之生毋也授以次妃而給之誥命於恩例允合惟是内助趙氏未封而婚先經奉有欽依今又未有明出誠有如科臣所謂未可

與王氏同例而并請者但趙氏之奏選而入府也淮順王以爲配淮王以爲毋而王氏亦以爲嫡矣先年部覆固已慮及後來之積薪今淮王爲毋請封而併及趙氏蓋揆之嫡庶子毋之間萬有不容恝然者若 皇上念趙氏之題選原係正配今王之併請情非得已或將趙氏併賜次妃封號仍照要例止請勑知會不給誥命冠服是則 朝廷之特恩所以曲體淮王人子之至情而非臣部所敢擅擬也通候 聖明裁定勑下臣等遵奉施行奉 聖旨是

遵旨查擬宗正疏 甲辰

禮部題爲遵旨查擬宗正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刑部咨云云看得 國家宗室蕃衍前代罕儷其中樂善循理者固多而越禮犯分者亦復不少是以累年題覆建宗學設立宗正副所以教化作新之術甚備然建學之工力未易措辦正副之推舉未易得人權輕則約束難行情暱則教誨難施廩給從人之不備則人情亦不樂爲不惟各宗視宗正爲贅疣即宗正亦何苦爲宗人殫聒哉是以申令雖頻舉行竟少惟周府有宗

正勤羨見在此外則杳然無聞矣查得楚府宗正向未設立絃誦之教既微禮讓之風何由而起臣等切見鎮國將軍翊鏖所稱人心玩常而貴新忽近而重遠欲以此藩之宗室爲彼藩之宗正切中肯綮而裨藩教其説可行而翊鏖父兄郡爵所生女皆辭封祿適儒門一家之中歲省朝廷祿米五千餘石其清風雅尚尤卓然諸宗所希有者合候命下臣等行湖廣撫按官於附近府分推舉一位如翊鏖其人者爲楚府宗正再舉二位爲宗副即查本府廢閒第宅諮布政司量處工資改建宗

學設　先聖先師神位群宗生於其中講習勸懲一依
增定事例要以禮法德行爲主其宗正副來自別府准
携妻室及幼小子女自隨其已封長大者仍住本府不
得隨任以犯出城之禁宗正副除本等祿粮照舊關支
外該布政司仍量處廪給夫皂果能開導化誨著有績
效聽撫按官會奏或降勑旌奬或優加祿秩如有不稱
疏黜另推畧如流官之法庶乎師道立而漸染薰陶之
益多禮教興而嚚凌嚚訟之風息矣至於他藩但於本
府推舉如或乏人乃於別府推舉其宗人不多府分不

願設立者聽從照舊通侯　聖明裁定臣等行湖廣撫
按官推舉計議定限本年三月終奏請定奪并通行有
王府地方各撫按官一體擬議奏聞奉
聖旨王府宗學載在會典大於宗範有裨令楚府尚未
設立着照周府例舉行翊鏖既有德行就與做宗正着
用心教習以興禮讓之風其餘都依擬

執奏秦藩違例請封疏　甲辰

禮部署部事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李　謹奏
爲秦藩違例請封諸藩將來難處懇乞　聖明嚴爲裁
抑以重國典以紓國計事頃該秦王誼漶奏爲三懇天
恩俯完封典以廣　聖澤事奉　聖旨覽王奏情詞甚
懇禮部便看了來說欽此伏惟　聖主展親德意甚盛
然猶未知其間事體有萬萬不可從者　皇上試垂聽
臣言則必卻秦王之奏而抑其求當不待臣詞之畢矣
蓋秦王本以中尉進親王其時爲萬曆十五年在條例
謂之例後進封不得與親王世及者比也其庶長子之
例須俟毋妃年滿五十而無所出則庶長子應封世子
如有所出則庶長子應封中尉今毋妃年限未滿有出

尚未可知臣揣秦王蓋慮其子或爲他日之中尉而欲
先得目前分外之郡王此其意但爲子謀不暇爲　皇
上謀耳夫例後進封與秦一體者九府王家庶出常多
即今九府見有三庶如封則俱封是一輩而三郡矣自
此而一輩復一輩王爵之濫可勝計乎雖其祿米止照
原爵關支而封一郡王即有一郡王之銀冊銀印又有
郡王妃之銀冊又有教授典膳民校民廚俸給供應等
項銀兩此皆一一仰給於朝廷今當內外公私萬分匱
竭之秋　聖主憂勞百吏拮据日徵求而猶苦其不足

日節省而猶病其未盡即臣部每爲王府題覆極力磨勘細至名粮不敢輕與亦以朝廷名器朝廷錢粮爲臣子者何敢不爲朝廷愼重愛惜也今此一事不獨秦藩更有諸藩不惟國典尤關國計在臣可不固執在　皇上可不三思乎伏望　皇上毅然獨斷勿徇親愛而廢典章勿忽藩封而忘國計明諭秦王以進封之恩報禮宜重首藩之體作法宜端推愛子之心以愛國使其子存樞或就本等中尉之封或俟毋妃年限之滿恪遵典永杜倖門上之彰　聖主裁制之明下之成親藩廉靖之義即臣禮官亦得以不溺其職矣臣不勝悚息懇祈之至

擬駙馬習禮已滿疏呈左堂李　甲辰

禮部謹題爲欽奉　聖諭事本年三月三十日内閣傳奉　聖諭朕覽東廠所奏事件駙馬楊春元不知緣故於二十八日小帽青衣朝府門行禮畢坐用二人小轎回原籍固安縣去訖且駙馬何官不奉明旨擅自離任好生狂肆可惡着便着錦衣衛官題伴回來奏請定奪欽此乃伊父素欠教子之方教習部官鮑應鰲訓示之禮安在姑着革了職爲民當差卿等可傳示遵行欽此本年四月初四日又該錦衣衛千戶李如林題前事奉

聖旨駙馬楊春元今既自行來京還府顯有畏懼省悟之意姑着禮部官伴送國子監交付堂上官教習禮儀百日具奏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即將駙馬楊春元伴送到監扣至七月十五日百日已滿臣等奉旨伴送理宜回覆竊惟駙馬楊春元擅回原籍不爲無過然性本樸直心亦謹畏訓誨既久悔悟必深伏乞　皇上寬宥准令回府照常委官教習臣等又查得主事鮑應鰲去年

四月内先以兵部武選司主事差往江西等處催徵馬價至本年二月報調教習本官尚在江西未及到任其有無入京見朝可查也今人家延師必師已受事而子弟不聽約束乃可歸責于師應鰲調補未任而以駙馬擅回之罪罪之竊謂應鰲猶可原也今聞本官差完復命屏息都門之外而不敢自白如蒙　勅下吏部查明准復原職俾其到任教習本官素稱謹飭其於訓示必有可觀臣與應鰲素未識面然教習臣屬不敢不據實上請伏祈　聖明裁察

祖妾孫貞難泯微臣遵例直陳乞賜旌表以裨風
化䟽　甲辰
頃臣待罪儀署竊見臣部所覆上省直旌表節孝諸䟽
無不朝上夕報我　國家加意世風盖其重矣而臣祖
妾楊氏獨身執節至苦至難臣以司存未敢陳瀆茲蒙
恩擢臣令官違遠闕廷謹昧死以楊氏之苦節爲我
皇上陳之楊氏係福建泉州府同安縣故民楊禮室女
嘉靖二十二年氏年十八聘歸臣故祖台州府通判蔡
宗德爲妾善事臣曾祖曾祖母以孝謹稱臣祖訃聞京

邸氏年二十三歲無子哭泣悲哀屏水漿紉周身衣裳
誓必死殉兩次闔門自縊賴祖母洪氏奔救幾絕獲甦
氏猶暗地求死臣祖母泣諭以共守大義仍苦浼妯娌
骨顧氏不得已泣涕勉從既除喪歲時忌臘悲慟不勝
聞者泣下臣家世故貧嘉靖之末復遭兵火氏間關萬
苦以紡績佐嫡而以臣祖屬望之意勸督嫡子臣父先
臣蔡貴易是以克有成立矜氏幼孤毋致適張氏心常
耻之及母死張氏已營母穴氏乃典簪珥治塋別葬終
不令出毋祔張也氏歿于萬曆十二年年五十九歲屢

經該學里老柯鳳翔陳榮瑯等舉呈旌表院道府縣等
官勘結明白然以妾故難爲題請伏念楊氏單寒女流
青茂寡守外無朞功之親內無子女之遺自非天植其
性何所恃賴而矢靡他何所顧望而執不移就令闔戶
自縊之時非祖母洪氏苦救苦勸則亦足以烈烈一時
矣然死易守死立家難耳據其別塋葬母尤見始終微
志雖讀書知理之人有未及者夫婦之節猶臣之忠也
忠無間于崇卑節何分于嫡庶查得萬曆十七等年四
川梓橦縣原任永平府同知趙沛然妾周氏江西吉水

縣原任商河縣縣丞李朴妾楊氏俱以生存獲蒙表門
然二妾尚有親生兒男忍死存孫于情猶易竊謂必如
楊氏而後節爲苦節難爲極難伏乞勅下禮部轉行巡
按御史勘明具奏照例旌表則不惟楊氏已歿之幽貞
不至泯泯溝瀆而以此風勵天下其爲世教人紀之助
不淺少矣臣無任逼切待命之至

聞言惕衷敬陳楚事始末以剖白心跡以挽回世
道䟽　己酉　常鎮兵備按察使蔡獻臣

臣爲郎兩都備兵五載半生行業人頗見諒近聞江臣

汪懷德以楚事會疏論臣臣當靜俟處分但楚事今之大事臣之名節敢不剖心直陳以希天聽夫臣在儀署與李郭二侍郎間或異同顧所異同者在宗藩之名封襲府之郡爵而楚事則未嘗異也楚府之事臣堂官欲催則具催疏欲勘則具勘疏欲請遣官則具請遣官疏臣未嘗異也惟是事體重大苦心苦口有云恐勘未及明而逼出范應期之事誰人擔當有云同城居住律得廻避有云且緩代理府事姑待遣官奏到有云議單舊倒當全入疏此亦堂屬間商摧行事之常臣未嘗異也

會單到部日已逼暮臣偕同官入請全抄而堂官以具草辭焉第令部役傳稟而已其後以單多不能全錄爲臺省疏駁科臣楊應文逢臣而問故臣直告以逼暮不及相見而傳稟全抄之意遂揮手別去不謂數日後楊疏參郭而中入議單一條謬云閉門不容入議又云儀郎見在可問夫全抄一語傳稟足矣有何可議而臣堂官亦何嘗閉門不納乎近楊臨終乃語行人高攀龍曰此疏實出武林同官手彼代草者素不利臣而藏機以交搆耳攀龍雅負時望其言必信此臣今日之釁端而實未嘗異也夫楚事臣嘗有概于中矣蓋主勘楚者爲耳聞目擊之真心而主存楚者亦老成持重之穩計然存之易而勘之難耳總計在事諸臣以楚爲必宜勘者郭正域也以楚爲必宜存者趙世卿也心欲存楚而力不敢任必仗朝議而後擬旨行之者沈一貫也始而協心議勘既而絕口不言第力爲同官護持者李廷機也始如議行勘及俟旨處分而猶持勘結之說者張問達與臣也張有疏臣有揭可覆按也承勘而爲活法以推艱者趙可懷也舊相在而默默舊相去而侃侃者史學遷也趙可懷模稜兩可天宜殛之郭正域激昂任難天

宜佑之第恨擁戴諸臣希光附景先登後勁以山中之宰相奉爲驅除之主盟他日出山未免稍減福力恐亦非正域意也昔楚江陵柄政如王國光王篆朱璉輩皆效力于大阿在手之時未有預爲摧陷如今日者也先臣王用汲謂逢君之惡罪小逢相之惡罪大臣謂逢相之惡罪小逢將相之惡罪大竊欲持此以效諸臣忠告庶世道人心其少有救乎至于沈一貫雖係年家然臣父宦浙已不免鐫秩去何有于臣楊學院地方相臨非

甚厚善也臣之辭覆考者亦以一歲之中定科非遥棨
櫝之夷讔議未遑耳豈有他意何足深怒且臣業已代
校矣所得士可數也李知州爲江夏同年而鄉紳剌之
各廳開之鹽臣叅之林無錫之清介自有公評林司理
耿常熟之才品另有道府臣何能爲力任怨任德俱所
不敢其他臣不及聞然江南人有心有口亦無俟臣辨
也伏乞勅下部院将臣先賜罷斥仍將臣疏宣示中外
使知楚事之論以臣爲正異日　國家善類亦不至一
網打盡臣無任隕越俟命之至奉

聖旨吏部都察院知道

　赴任就道夙疾陡發懇乞天恩允放以安愚分疏
臣年五十四歲福建泉州府同安縣人萬曆十七年進
士授南京刑部山東司主事歷陞南京兵部職方司署
員外郎事車駕司署郎中事調南京吏部文選司署郎
中事病痊赴部復補前職丁憂復除禮部主客司署郎
中事調儀制司署郎中事恩詔實授陞湖廣布政司右
叅政整飭常鎮兵備加陞湖廣按察司按察使大計降
調該撫按官奏薦四十三年起臣浙江按察司巡視海
道右叅議陞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四十六年十月内
吏部題奉欽依叅獻臣陸光禄寺少卿欽此臣罪戾孤
踪蒙恩拔擢分宜捧檄之官緣母氏隨任扶侍南還臣
私念母老身病已絶意出山而臣母以　君恩隆重時
事多艱勉令赴任供職不期禀氣素弱舊疾陡發本年
二月間行至福州府閩縣地方眩暈症忡寸步難前延
醫調治踰月加甚僉云積勞積思所致非假以歲年難
冀痊復臣于是嘆賦命之多乖而報主之無從也盖海
道防汛之時嘗駕一葉輕舟視師于驚風駭浪之中及司

文柄已逼科期臣素性憐才每郡搜遺生童試卷無論
取與不取一一批評發府給領自謂心力頗殫而臣之
精神亦已耗盡矣鬚髯乍白目光睆忽不待今日之驟
發而後倉扁始却步也且臣自儀曹持議常鎮中讒以
來側目未已煩言實多卿寺清秩尤非臣之垢府病軀
所宜竊忝自分甚明伏乞　皇上憐臣真疾察臣至情
勅下吏部查例題覆准令回籍調理倘醫藥可效視息
未泯臣讀書味道奉母餘年雖難圖補報于今生猶将
效銜結于来世臣無任祈籲隕越之至　庚申

代李都諫子遵詔陳言疏　辛酉

臣惟人臣念切元良而尤以黜削爲致身人君褒先忠直而尤以繼述爲大孝故幽有必闡而典有必隆此仁孝之主所以勸臣忠而成先德也臣故父獻可福建同安縣人由萬曆十一年進士授武昌府推官行取考選給事戸科時當潞藩之國切直陳規荷　神宗皇帝置疏袖中偶隆顧謂左右曰此李給事疏勿致遺失亦可謂魚水一時矣諸所建白如折衷祀典請帑賑饑稽奏日之留中覈邊防之廢弛　皇祖多見採納臣父益自

發紓比擢掌禮垣纔三日耳適辛卯獻歲遂率同官以光宗皇帝出閣講學爲請蒙　皇祖御批切責首罪臣父降一級調外任餘各罰俸六個月旋以太學士王家屛特揭封還科道官鍾羽正孟養浩張棟等交章申救重干震怒再降極邊雜職爲民永不許朦朧推用先臣回籍以来地方交薦病歿之日隔宿無儲經今沉淪地下二十餘年伏覩　光宗皇帝登極詔書内一款建言廢棄併礦稅詿誤諸臣已奉遺詔酌量起用其有事關國本抗言得罪降黜謫戍永錮沒身者吏部作速開查職名分别奏請召用䘏録欽此臣父奏請諭教固關國本而得罪永錮遂至歿身籍令今日而在必且與鍾羽正孟養浩鄒德泳等同蹯華膴今諸臣已蒙召用而臣父危言一官賫志九泉獨遺臣等藐孤學而未成貧而未立此忠臣義士之所憫惻而恩詔之所䘏録者也夫䘏者䘏其朽骨録者録其後嗣　先帝德意甚厚我　皇上繼述大孝同符虞周涖祚之初即明詔所司遵承條款按實舉行如臣父之抗言國本首膺䘏録實與　先帝詔書脗合臣謹冐昧陳情伏乞勑下該部開查覆請

將臣父特賜贈廕不惟尺壤生輝結幽魂於既往抑且普天爭勸瀝清血於將來矣

微臣叨竊踰涯乞賜休致以安愚分疏　癸亥

臣縣萬曆十七年進士授南京刑部山東司主事陞南京職方司員外郎車駕司郎中調南京吏部文選司郎中告病回籍丁憂除禮部主客司郎中調儀制司郎中陞湖廣右參政整飭常鎮兵備三十五年加陞按察使三十八年考察降調四十三年起補浙江海道右參議陞浙江提學副使四十六年陞光禄寺少卿具奏養病

吏部覆准病痊起用天啓二年起光祿寺添註少卿伏念臣性質迂踈才能庸謭惟生平兢兢自矢不敢爲黨同之行亦不能作違心之言臺班楚事衆攻多矣臣自庚戌被察後屏居六載無復用世之志不意　皇祖過聽按臣徐鑒陸夢祖等言起臣於謫籍之中畀以文柄而擢以今官臣自庚申再告後益復無出山之志不意　皇上復過聽部臣鄒元標臺臣鄭宗周林一柱等言起臣於痼疾之中而予以原官夫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冉冉老矣豈顧不審於止足之義感激恩私尺寸未酬

又臣毋勉令就道今受事五閱月矣凌雜米鹽臣之分也惟是髭白髮短旁觀者見以爲恠物言質論迂風傳者訝以爲齟齬剡臣筮仕比部妄有譏彈秉禮衡文復多觸忤自分救過之不贍微分之已盈尚能圖効於犬馬哉當此印纍綬若之際汰一匪人即進一正士竊以爲澄汰冒濫宜自臣始伏乞　聖明俯鑒愚衷特准休致臣力田將母讀書味道以歌詠　皇上太平之烈御結亦且不朽而分別嚴仕路清未必無少補於　聖治矣奉　聖旨蔡獻臣着照舊供職不准請告該部知道

微臣因言買罪再懇　天恩特賜罷斥以謝言路以明素節疏　癸亥

頃該臣具奏乞休奉　聖旨蔡獻臣着照舊供職不准請告該部知道欽此偶因抱痾未能報名謝恩隨該科臣章允儒有疏摘臣奉　聖旨下部分別議覆臣當靜聽處分緣臣病甚急圖首丘不敢遽默默而去夫臣之積釁多矣今日臣何罪哉今日之罪蓋自言生也科臣謂臣擊節范得志之疏夫臣與范得志無涉也訐疏不知其曲折也即不隨聲吠之何遽擊節賞之而誤信人

言者謂臣稱其不可磨滅臣褊心不任受也安得無言又謂臣疑疏語暗刺逢人巧卸夫臣以十七載廉憲之資一經誣陷沉淪迄今而臺疏兩察語傳聞暗以指臣臣又褊心不任受也安得無言此皆臣快口直腸之過其終諒之可終尤之亦可所謂得失在彼臣何與焉惟是謂臣儀郎害正學憲媚邪則關臣名節不得不剖心明者夫臣自儀郎後受許多無端風波然同時諸君子知而信者衆矣鄭繼之周嘉謨知之故或起家而內推或請告而覆起鄒元標知之故出山而疏薦李廷機張

閩達知之故始終共事而不疑不然臣何得有今日若
近科臺省之未甚悉亦無怪也臣郎儀曹也臺班難矣
楚事又雖棟壓榱傾岌岌有將壓之慮臣所害何人豈
以郭宗伯之去爲儀郎罪乎則江夏既參四明四明自
仇江夏　皇祖且聽其告歸矣夫宗伯與閣臣爲難則
宗伯去猶之司寇與閣臣爲難則司寇去不聞司寇咎
刑屬而顧爲宗伯尤儀郎乎事理甚明在朝多老成可
問也臣督浙學也勉竭心目頗稱得士即生童落卷亦
盡數批閱給領臣所媚何人豈以一二縉紳子時弋獲

乎則卷號既發府矣席號盡揭去矣臣無從引嫌而偏
置亦無從狥情而濫收去取一憑文字何與知其他而
爲媚乎士紳有口在朝多浙人可問也總之臣稟性既
迂賦命復蹇忝竊非據止足宜甘告疏偶未遂耳旬日
以來風邪驟襲痰火交攻豈惟陰陽之患且有性命之
憂伏乞　聖明特賜罷斥以謝言路以臣因言起釁負
病實深亦乞勅部議覆准臣休致奉
聖旨恭獻臣着遵旨供職不必陳辨該部知道

海氛未戢親闈繫思懇恩予假以便歸省疏癸亥

頃該臣具疏請告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欽此
仰惟　皇上使過之仁自宜遵旨供職然臣子至情不
得不控陳於　君父之前臣毋黃氏春秋高矣客春臣
起補今職毋氏命臣行臣趦趄不欲行既而臣縣中左
所有紅夷之警賴撫道焦勞添兵飭防知縣李燦然新
銃械繕城堡而總兵徐一鳴躬擐甲冑援枹督戰夷是
以不克逞志於我而求見撫臺臣毋語臣曰此奴豈宜
令經城市覩紛華且彼將無爲索俘計乎猶幸夷到三
山求市不得遂矢必歸閘彭湖閘墮城者二之一還棹

者三之一衆謂夷氛少靖矣於是毋氏復命臣行臣不
獲已黽勉服官然念未嘗不在庭闈也詎夷心未革夷
舟漸集近接鄉信言夷仍入浯與求互市大將旗鼓相
望莫可如何臣不覺神思飛越恨不得插翅而依膝下
諒毋之諄諄令臣出者今且盼盼望臣歸矣夫毋也倚
門倚閭臣也爲人爲子用敢披瀝上陳伏乞　皇上憐
臣孺慕至情准臣給假回籍若臣歷官罪狀指摘在科
疏進退在部議即臣行後其罪而斥之惟　皇上命其
原而放之亦惟　皇上命臣毋子相依不敢復聞長安

道頂戴高厚寧有窮極哉奉
聖旨准給假吏部知道

清白堂稿卷二

清白堂稿卷三

明同安直心居士虛臺蔡獻臣著

時務

庚子答銓問八條

一正人不可不亟録

夫盡忠極慮者皆宇宙正氣所激発患素不乾凈而借爲勁羽者耳癸巳以前尚或推用一二是忠義之氣猶在世間也至乙未之後槩不談及曰如是則柄銓者先不能安矣此權説也夫　皇上之所惡者主爵亦惡之

可予宜将坦中勁氣係蒼生之望如鄒爾瞻者亟加峻録且向轉正郎已得旨非有意終錮之也他正人削籍者雖未能遽望薦起其見在遷謫者亦當斟酌才品量陞清銜以待機括之轉移人才世風維持不少不然如隆慶初起用大禮諸臣皆已老死聞今海內名流有一二化爲異物者此可爲痛心者也且　皇上縱不允行亦必留中不至甚怒留中則尤爲不痛不癢之症在銓曾及政府加之意而已矣

一方面不可不内轉

官至兩司閱歷最深而人亦最多寧無高賢大良出於其間乎除方伯廉憲需次開府京卿矣若大參少參憲副憲僉非邊道則節鉞之路尚遥宜慱訪精擇才品超卓者歲陞卿寺二人以示異等雖卿寺不如藩臬得着實爲地方幹事然而超格之擢亦風勵之一機也

一部屬不可不精抜

三衙門需次京堂以爲固然矣人才豈甚相遠执諸曹人最多賢者當亦不少今部屬雖有憲副叅議知府僉憲之推然挨俸耳尚寶光禄丞非所以待部屬之優異

者乎且其官止六品舊非甚重也有主事未考滿而改者有出爲少叅僉憲者特以其稱小九列故重耳近又以諫謫官居之驟陟華要則益重夫諫謫官宜優處者卽卿寺可耳何必丞也今或缺至兩三年不補寧無秦無人之嘆合儘前缺改而未下則催催而再不下則再催又不下則别推慱選才品資望之最著者以充是任則於三衙門之外多得一番異等人物若轉後而才品無奇者不妨照職掌外轉

一推知不可不部轉

方今朝廷不喜科道行取久而不下行取矣請考選不下考選矣又久不下目前郡理邑令俸四五年之上者再遲兩三年不七八年乎恐行取考選之留難猶故也將柰何宜及朝覲未赴任時多處部寺之缺酌量内遷若遲至復任之後則又多一番送迎之費徒擾地方耒必有益且隆慶己巳庚午間多有部屬改科道者其人率成功名致大位盖由郡邑而部寺則閱歷盖熟品格益定矣他日兩衙門缺便將部寺俸三年以内者照例改用何患無人哉

一林泉不可不起用

夫廢閑者如膂力方剛而一時病告如地方事體齟齬而去如無心詿誤而公論已明如病痊服闋而久不赴補此在科道部屬方面知府等官往往有之或著高節或擅長才屢經撫按奏薦頊科道之人搜羅殆遍餘未及也誠宜慱訪精擇相兼起補則白駒無空谷之嘆而國家亦得用人之利且廢閑官與見任不同見任者較量資俸猶有遷轉之期廢閑者非遇十分得力知已則沒世不振也夫壯強而棄之將老憊而馳驟之乎為計

左矣此當事所宜亟爲甄録者也

一擬部不可不填補

方今考選中格計不能驟得之朝廷然朝廷所留難者科道耳非部屬也科道候久不失美官乃擬部屬者既不得爲科道矣而猶令需次索長安米不益苦乎宜照原擬衙門遇缺題補亦通變之一策也

一兼衘不可不痛革

兼衘之官如副使按察而守則兼少叅政叅議而巡則兼僉事槩時或加衘久任或爲地方擇人間出兼衘非

得已也數年来則幾遍滿省直矣無論以藩衘而管臬道之事以臬衘而管藩道之事彼此衙門莫適爲主甚至藩司乏人之時有以兼衘而争署印務者即如一巡道缺而内外官無一人不可轉無一人不可轉則無不可講不幾於吏道雜而多端乎夫官制未改也前何以不兼今何以多兼兼之不加治而徒使人懐捷徑之心分明爲人不爲官也則兼官何爲可爲痛革者此也

一地方不可不體恤

官無崇卑而其便風土樂室家人情一也貴州瘠地也

四川雲南饒瘠半地也其去福建廣東均萬里而遠遠於去京師而道路崎嶇險隘則不啻倍之自銓曹以滇黔閩廣俱属南方而不知其東西之遠也於是滇黔之藩臬府縣以至倉巡小官閩廣之人幾居其半矣然閩人之藩臬滇黔往往单車就道曰歳有兩齎捧差可圖耳齎捧兩畨即擢矣舉無以官爲家者何也地遠而携家不便也故滇黔雖有司道而常若缺官司道雖名俸三年而走路在家者二年如此則人與官俱不便矣方面大吏猶尚如此况其下者乎夫銓曹所以相延而莫

爲意者豈以滇黔之官非閩廣人不可而閩廣人舎滇黔別無相應近地哉夫滇最近者黔也黔最近者滇也而滇黔最近者湖廣四川也其次則廣西江西南直浙江也未有若閩粤東之遠者也四川最近者湖廣陜西雲貴也其次則江西南直河南山西也未有若閩粤東之遠者也福建最近者江西浙江廣東也其次則南直河南山東湖廣廣西也未有若黔滇蜀之遠者也廣東最近者福建江西廣西也其次則浙江南直湖廣河南山東也亦未若黔滇蜀之遠者也竊以爲掣籤者閩廣

人直可不掣滇黔蜀之鈌即方面知府雖彼此輪轉不拘省分亦須先其近者次者不得已而後一二及於極遠者夫官不必尊地不必好而室家易攜音問易達則人安於官人安於官則所以謀其官者必悉使人不安於官則所以謀其官者必疎此非獨爲官人計也亦所以爲地方計也其所省於驛遞往來又不少矣此在銓曹一斟酌調停間可以體悉人情而久爲此纏牽不便也所亟宜變通者也

壬寅河工錢粮議

方今河徙歸德欲築遥堤復故道塞决口成泇河其勢非百餘萬不可然今府庫閭閻竭矣歲額出入無論司農竭於鮮播又竭於珠寶司空竭於兩宫閭閻竭於礦税鮮播雖稍釋肩而東事恐未得息肩珠寶兩宫可以釋肩而不肯釋肩也三殿分封行且繼之區區開例所濟幾何二部之力竭而冏寺亦并竭矣一旦河决壅運道衝 祖陵此如隔咽如然頭豈細故也犹然無米之炊巧婦何益空手談河神禹何益爲今上策則惟 皇上沛然大發內帑百萬可以濟時艱而楊令名九卿謁誠疏請其半宜可得也非所敢冀也次則戶工二部宜辦五十萬工三之戶二之然當那移措處需以歲年未可卒辦也今欲取辦目前惟借之南部乎再借之冏寺乎南工之節慎南戶之老庫南兵之總庫各可得十萬冏寺頗有贏餘再借三十萬可也此皆還至立效者也河南山東江北諸州郡稍摎抉或各可得五萬乎不則三方田畝稍稍加編一歲而罷衆輕易舉當不甚害然礦稅未弭加編恐難言也浙閩滇粵或可借十萬乎浙滇三之閩粵東二之江南諸州郡或可稍摎抉乎當亦

不下五萬此八地責成撫臣宜拮据以報其餘不敷則戶工何辭焉夫借南部借冏寺借閩浙滇粵江南當事者必爭又冏寺百萬之痛未復也然財非一家私財事非一家私事與其設法而倍徵孰若那見在以舒見在乎何言未然加派又必爭然禍中剥膚百姓雖費安可以已乎哉此總在十五萬之內若三方別可處辦則無出下策可也至於珠寶兩宫玄殿花園南北臺之役不可以告成事告停罷乎已就之緒無名之費時需歲進日省月試何爲者也此皆工戶職掌宜在發內帑之先

以去就爭之而九卿臺省合疏佐之可也舍此無可爲計已

癸亥山海兵餉議

今榆關重地也然兵食難言之矣餉不足則兵必譁甚者必逃兵不清則有虛數無實用而費餉必多費愈多則餉愈不足此兩敝之道也於戰守何賴焉矧自兵興以來加田畝加商稅加典稅加贖鍰開加納開空免入孔亦既竭矣豈宜輕議增減哉愚見止有稅契一法行之似擾然令甲也每銀一兩原以三分爲率倘量稅一

分五厘其買賣三兩以下者勿問乘今大造之年稽查尤易必令各道印簿發府下縣照冊徵收鈐印而無令奸頑民得隱漏貪墨吏得侵漁一歲之入可以不貲又職去吳地久矣憶吳地如魚課河泊等項雜稅或二三百兩或五六百兩歲逋十之八九查盤問罪終同故紙蓋田地錢糧追完則解留已充無所事此故頑戶猾胥得通同欺蔽若嚴催完以佐軍興則各縣可歲得二三千金此索逋也非加賦也何憚而不爲此然此等款項有無多寡不可一例論也至於山海兵餉收放宜歸於部司而兵數餉籍綜覈宜總於該道兵之收補在各道而武弁領之兵之訓練在將領而各道監之兵虛而餉冒道臣之責也餉足而兵不練及催替充數將領之責也執此議罪咎將誰諉倘專任武弁則兵與餉未有能清者也令後道臣造支總冊一送餉司一送戶部庶有稽乎又如津海運糧到關急宜築倉建城倉不築則糧米之浥爛可惜城不建而以兵守之則夷虜之襲據可虞又如榆關之地幾大而聚兵十四萬其間自古多多益善者惟淮陰侯獨耳自非然者一團虛冒何從清楚

何從提運即使天津米豆盡可用亦供給不敷即使榆關盡蓋爲營房亦蹲踮不下風雨霜露誰能堪此兵之病且逃無怪也故必聚數萬精兵于榆關特拜一大將爲之提督而其餘散布諸處如各州縣各隘口使副參遊統領而又汰其老弱汰其虛冒并汰其浮遊無用求爲乞割之徒每日輪番教習技藝一教十十教百而後兵可精也非僅操場較閱齊聲放炮之謂也夫兵精則數不必多而餉自減又必隨處多建營房若小堡然而後可爲各兵安身立命之地雖多費寧可以緩乎哉此

其實做在經撫又非獨戶兵二部之責也如此則兵不必十四萬月餉不必二十七萬而以之制奴酋威西虜有餘矣

鎮下關添将分兵議　丁巳

夫鎮下關浙閩之咽喉而近於南麂尤溫之外户故添将之議必然之畫也按鎮下飛雲江口黃花四關計兵千人溫道亦欲割此以隸之矣第欲分南遊兵千四百人之半而台道欲多留二百以益台故溫有加餉二百人之議此亦各爲地方深計愚敢不謂然哉第就中折

衷之有三策焉其一溫分南遊兵六百人盖以四關而統之有能之遊戎可以聯絡浙閩可以專防南麂可以犒鏑商推而杜其窺伺此不必加兵加餉而鎮下一關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其爲溫之金湯不淺至於廪粮雜流諸費有南遊例在取之鈌兵足矣溫台晏然俱利上策也其一溫分五百人而另處二百人之餉益之此則台多留得二百人之用而藩司增二千五六百金之措置雖計大事者不惜小費然加派亦未易言此中策也其一則南遊之兵溫台各分其半而台另割汛兵之近新河者約可八百人以益南遊俾之成軍而責之燕防此不論分兵幾何第彼既分則此必益而此一遊戎者始可以藉台而少展布於台矣然台兵終未大振此下策也猶愈於已者也今汛題設已無及矣第得撫臺揀一應勇有能之将直提遊兵五百往住鎮下而使之兼督四關兵軍且使之料理建署防汛諸務俟其灼得肯綮稍見成效而後坐名題請此又上之上也策止矣倘不然而愚請得言其不便溫區兵多而将少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若鎮下不添一将即加名色總数員何裨

殿最不便於溫者一台區兵少勢頗單弱正藉新河移鎮而兩區共之僅僅一總二哨七百之兵所裨幾何不便於台者二以南遊一枝分汛二區區區七百人兵既晨星地餘千里聲息不相聞奔馳不相及在溫區則以主而待客在遊将則以客而歧主責均於丘山而權渺於一粟不惟本遊自以爲綴旒即溫區亦綴旒之矣惟罪是惧何功能圖不便於南遊者三夫以前之三策如彼而後之三不便若此添将之議斷斷乎不容已矣亦昭昭乎無難事矣若建署之費不過六七百金而足以溫

區辦此當亦易易不然南遊歷年缺兵尚有貯在寧處耆即那此錄鎗以成勝事亦何分於彼此哉夫添將則溫台俱有將分兵則溫台俱有兵不添將猶無將也不分兵猶無兵也南麂三盤客夏之倭船今正之賊舟其明鑒矣而總之議兵必先議將故曰添將便

添將分兵問答

問溫分五六百人虞弱何曰四關之兵軍原以備倭且溫兵九千五百餘人矣加之五百則萬萬盈數也六百不又多乎哉

問南遊溫台遊也分兵之議何厚台而薄溫曰溫兵幾於萬矣台僅半之裒益之道不宜爾耶

問二遊戎既分宜請勑乎曰宜問南遊既有勑書宜請改乎曰宜一台一溫一鎮下一新河可也問溫勑宜及金盤總台勑宜及松門總乎曰宜兩洋勑書原云該區自把總而下營衛等官遇警悉聽調度約束無分彼此今何獨不然不然則不相指臂使矣其補兵補哨之事不預聞可也

論彭湖戍兵不可撤 癸酉

彭湖者我東南海之盡境也舊傳爲晋江尾都後乃徙而墟之今爲漳泉海民耕漁之區而與東番臺灣爲隣其內則浯洲則烈嶼則嘉禾皆同安都圖地彭湖戍兵未詳創自何年然陳懷雲撫臺時即有撤兵之議愚私心以爲不可曰多兵不足禦夷而撤兵適足資賊既而南撫臺時紅夷外訌築銃城於彭之風櫃而耕漁之業荒矣內地且岌岌焉南撫臺與俞總戎費盡心力誘而處之臺灣事已請設一遊戎而增漳泉兵至千二三百人更番戍守今未十年而兵僅存其半矣毋亦爲餉少

乎然主帥既不能數履而裨帥亦多偷安內地則僅以二三兵哨往其有無三分之一誠不可問故議者欲撤而去之曰與其守外何若守內與其置之茫茫不可稽之域何若布之目前而時偵探及之之爲愈不知夷與賊豈懼偵探而我兵亦豈肯茫茫海洋中時出偵探者哉且夷賊相依者也賊聚必借夷以爲聲夷入則我民之爲賊者必附之今紅夷敗衄之餘聞有二三船停泊于彭而耕漁之民巳驚擾而竄矣倘一旦盡撤令夷賊得盤據其中而不時入而騷我內地豈惟向之城風櫃

而已吾懼濱海之不得寧居也夫浯洲之去彭湖也七更船其去臺灣也十更船今深計者尚以處夷於臺灣為隱憂柰何欲棄彭而揖之入也故裁遊戎題欽總設二名色總四哨官而二郡各以兵四百人隸之使更番哨守便

適有兵中人至乃故嘗戍彭者詢之則云向未題設遊戎之前彭湖兩汛兵不居陸而居舟其發收之期亦如海上之例間有異舟過則操舟而逐之其餘攙泊者有譏比來設官戍守而兵士乃安居島中即有異舟之過

且泊者亦不及知即知亦付之不問耳此則有兵與無兵同所謂法立而弊生者也故不必撤兵而當勵將又戍彭之要着也

浯洲建料羅城及二銃城議 丙寅

同安海與地大而山高者惟浯洲嘉禾為最嘉禾之南中左之所城也而洪濟為之鎮浯洲東北四巡檢之所碁置而南則金門之所城也而太武為之鎮嘉禾去邑五十里一海可亂而浯洲之西則緣溪入海行六十里出澳頭而淼乎不見水端矣其之邑則有金門渡後浦渡埔下渡平林渡金山港塩渡之董水則有平林渡之蓮河則有西黃渡之安平則有官澳渡此皆內海也其東則外海為彭湖為東番琉球諸國凡夷賊之由泉而南由漳而北者必取水而維舟焉其澳最平深於北風尤穩而登岸尤便者曰料羅故設汛以來歲勤郡營戍守汛畢乃歸承平久而戍撤僅僅浯銅遊春秋汛及之然亦寄空名耳癸亥冬紅夷登岸把總丁贊死之於是撫鎮出二標以戍而一民居寓兵八九人大為民苦未幾復撤去而分金門營兵守焉本澳有官廳有媽宮媽

宮之前營房對列汛兵居之近左起一小阜其下二盤石並入海大各四五丈又左則一石山如虹亘海中甲子夏予至澳相其地形時方議建銃臺於盤石上予謂小阜據高而銃臺反居其下非宜第宜於媽宮前建一城高二丈縱二十丈橫殺其四之一度可居汛兵二三百人有警則群樹民暫收保其中而城上列數巨銃賊舟近岸可一擊碎也然海岸多沙城基鼓亦未易若稍移入堅土而外夾一線灰垣高尋丈厚尺餘而穴之以發銃亦一籞也或曰石將焉取曰有廢巡司城二曰

田浦曰陳坑有空巡司城一曰官澳可移也官澳司城在浯洲北
孤懸無水去人家二里許嘉靖庚申陷賊遂墟焉今司兵已裁巡檢住邑中留之無益近鄉有二
廢堡焉可貿也田央西埔又不足則旁近之山可鑿也或曰
費將焉出曰夷訌以來增兵製器費至二十餘萬苟垂
永利何惜此千餘金哉又有二銃城宜建其一即左之
石山直亘海中者建一臺其上左右衝擊當令賊不敢
近其一爲入陳坑之要道舊司城之石可先就近移建
而其餘乃用之料羅約一臺居平可分汛兵十名急則
倍之亦制賊一策也盖浯洲外海可登陸者惟料羅陳

坑故不可惜小費云初予相度時閱銃城何不議建於
媽宮前而議盤石上曰民居在左欋其昂頭夫民居依
山處高何右昂之足慮而田浦司住人數家頗不願拆
城度城石不拆亦將漸盡即拆又未免搬移工力倘有
帑金可備石費雖仍之可也
蔡子曰三山横亘海外彭湖閩南之界石浯洲嘉禾泉
南之捍門也曩時諸夷風帆猶在旬月之外自倭奴潛
販東山而紅夷城大灣寇賊奸宄淵藪往来其指同安
海澄間信宿耳嘉禾彭湖設將宿兵賊或未敢遽窺獨
浯易而無備實啓戎心急而圖之不已晚乎則料羅之
城詎非百年石畫哉
令乙丙冬春間賊艘停泊料羅陳坑間者月無虛日或
入村焚舍或登岸取水或燒沉兵民船隻雖未大肆剽
掠然居民走匿山間而漁舟廢業矣若使二地有城有
銃有銃城賊安敢爾乎金門新營建於西宮去賊衝遠
甚則半移所外半移料羅而領之二哨豈不兩得矧令
拊撫之後而内外海之賊舟又復紛紛見告耶

下四場增課議代何二守

天下事利多而害少則人情不令而自趨利少而害多
則雖拊之而不從潯美洒洲浯洲惠安四場之鹽戶其
以竈丁米石晒鹽上倉而召商開中者自洪武間始也
後因倉鹽低黑海道險遠商賈棄去畦丁逃亡其潯洒
浯三場每一引折米一斗而攤派丁米科納不等月給
衛所官軍者自正統八年始也其惠安場比照浯場改
折每引徵銀七分解部濟邊者自弘治十六年始也其
潯美場每米一斗折銀五分三厘解府給軍者自嘉靖
九年南道粘御史疏請始也其浯洒二場折米亦如潯

羨每斗折銀五分三厘解府者自嘉靖十九年始也其潯洒浯三場每米一斗加銀二分如惠場七分之例名曰加復共加銀一千一百五十七兩六錢七分零者自萬曆二年始也其議移運同分司於漳泉召商開中給票納稅計塩三千斤稅銀一錢五分兩府歲派一千八百兩者亦自萬曆二年始也然自晒自賣相沿已久驟見召商民已心駭兇埠頭盤掣之嚴哨兵巡索之擾益苦不堪告訴紛紜于是乎稅塩坵四場坵盤丈分三則上則方丈七厘中則六厘下則四厘民猶苦訴不前于

是乎稅塩船百石之船稅銀一錢五分遞而加之以足本府九百兩之數而分司官商議罷矣逮萬曆十二年吏科楊給事疏下撫按司道議而免加復又免坵船稅三分之一蓋塩民始獲稍甦而部疏所謂反出依山折價之下者也不知上里牛田海口三場雖每引納銀二錢五分然丁米之額甚輕每丁尚不滿一引之塩每畝或止十斤二十斤者下四場引折雖僅七分或五分三厘然潯美一丁受塩七引三百十九斤民米一石派塩五引二百斤洒洲一丁受塩四引二百五十斤民米一石派塩五引八十斤浯洲一丁受塩三引二百三十八斤民米一石派塩二引二百斤惠安一丁受塩二引二百八十五斤民米一石派塩一引一百二十斤丁米之重視上場不啻数倍矧上三場通舟行塩之地廣下自福興上至延建汀邵故商賈輻輳而塩利多下四場通舟行塩之地狹僅僅行於本府而漳又自有南塩故商賈不至而塩利薄甚且積久而耗餂矣且此塩民非盡竈丁也乃民丁也其真晒賣者不能十之二三也所納非第塩課也乃民糧也十七供差稅十二三供課也產

米一石派糧料銀若干與民同今加遼餉與民同舊例槩免雜辦而今酌量派差與民同十年里甲大造與民同而十年總催秤子團首大造其費更倍則民戶所無而塩戶所獨苦浯洲彈九大海中飛沙走石田屋坵盤半被沙壓尢爲獨苦即四場所派引額不過防館謹藏之若故紙然第俟完課之日銷繳而已今遼餉緊急倘獲加課萬餘豈不甚善然　國朝垂三百年有減無增非不折秋毫也萬曆初年之設官招商稅坵稅船心計非不工法非不密也且當閩省倭患軍興之後江陵爲

政操切之時不過加復之一千一百五十餘兩而已不過稅坵船之九百兩而已合四塲尚不足二千之數不穀設分司之用故未幾停罷盖真有不便者而今可易言哉即使盡復萬曆初年之舊亦何能有裨遠餉之萬一乎若以塩折隷海防軍餉屬撫院塩司不欲問塩法道不敢問按院不便問則自塩折正額之外不聞分毫有入於官亦不聞分毫有入於豪富牙販之家此可見法窮於無可加矣職考之前事揆之人情竊以為仍舊便

下四塲裁塩塲官議　丙寅

潯美洒洲浯洲惠安四塲塩戶其丁米折課有定額而與民異其田産之差稅無定額而與民同特差稍輕耳乃里甲十年一編塩既與民同而總催十年一編又民戶之所無是民籍役一而塩籍役兩也即以浯洲一塲而論歲課不過七百四十八兩耳萬曆初復盖以坵船稅二百有奇耳而贅之以塲官重之以總催其爲分例雜費已鞭緊不可堪後又督以海防真不啻九羊而十牧之矣使當年併歸縣官第謹別其戶籍而時徵其課入不充徑省乎哉何必另編役爲項該鄉紳建議塩民苦訴已蒙院道允行而郡太守復議四塲各加課銀若干兩綱銀若干兩即浯洲一塲共加銀二百四十六兩四錢已不啻四分之一計三塲亦猶此矣至坵船二稅則責令邑幕追解而要在裁塲官省總催以少舒塩民增編之苦甚盛心也今縣已徵課而塲官仍復下塲以圖朘削法無畫一民誰適從此輩鑚營究不仍歸塩司不止則裁革塲官之䟽不可不亟題即捧檄至者或留司別委或送部改銓可也

職掌

查華通事孫光範等公移　辛丑

禮部主客清吏司爲懇恩比例継習世業以圖補報事案照先於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一日出示查照各館官生有回回館原告補缺通事孫自化世業習學授例冠帶子弟孫光範畏兀兒館原告序班孫寶世業習學暫給冠帶子弟孫光第等六名不到隨行鴻臚寺主簿廳呈堂查得孫光範孫光第俱於二十四年八月内給假回覆到司查得會典開載通事給假違限至六箇

月者官聽本部參革冠帶通事以下聽本部徑自查革
等因遵行在卷查孫光範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呈
稱隨伯父吏部孫　回家至真定府不料陡病給假調
理等因行查未報徑自回籍孫光第二十四年八月告
假限次年正月回銷計今違限四年以上爲照通事官
生之設原爲引領朝儀傳譯夷情非爲膏粱子弟夤緣
進身冒濫世業之地故爲通事者月有册歲有考托病
避考即行查革此定制也孫光範孫光第兄弟入館之
故以賄以力姑不必深求但孫光第以習學而題給冠

帶孫光範未經行查而徑劄習學皆從來未有之例據
其意豈僅欲得一通事以爲榮無亦有所覬於世業憑
藉而爲之乎夫使孫寶之世業爲孫光第有而其子不
得有則擾也使孫光第既替孫寶而孫自愛又替則濫
也異日孫自化之世業又將誰屬耶此亦姑不必論但
孫光第違限四年以上其奸法而弁髦法也甚矣孫光
第孫光範俱當查照會典革役除名惟復以當時冠帶
俱係題奉欽依聽其冠帶榮身第日後不許朦朧進館
希圖子孫告替亦不得冒免原籍差徭仍應通行提督
主事鴻臚寺及陝西布政司知會其孫自愛果否係孫
寶親男亦應併行原籍查明取具里隣官吏結狀回報
定奪則朝廷之名器不輕而世業之承替不濫矣

查革通事張可揚公移　辛丑

禮部主客清吏司爲稽查怠緩通事事據小甲徐舉拘
喚候缺通事并習學子弟張可揚等十一名到司當堂
考得西番館候缺通事張可揚夷語尚半生隨審本生
供稱年十六歲卷查張可揚係二十六年正月山西行
都司保舉到部文結不稱年歲若干據今見年十六歲

則保舉之時正十二三歲豎子也本生係鴻臚寺卿張
其次男一向在任口尚乳臭其原籍非大同前衛右所
三百户下舍餘明甚安所得韃靼西番夷語而習之即
使能習而大同巡撫安從物色之而保舉之又其時訪
保事例已經本部停止此其夤緣冒濫無疑豈以伊父
見在該寺而通事俱隸司賓署希圖世世不可動之業
而爲稚子營此窟乎哉夫使鴻臚而可爲此則以前鴻
臚皆可爲其子孫地矣而本部主事提督二館者本司
提調通事者亦又可爲子孫地矣何從來無一人敢出

此者而獨張可揚可出此也以白丁而冒衣冠以方十二歲乳臭之子而冒稱幼習夷語夷情在邉日久以平地而冒希世業於理於法妥乎不妥乎此非所謂富貴之中有私壟斷者乎張可揚據法宜當叅革但念年尚幼小事不由已且父兄之愛其子弟者宜使讀書進身何必營充此役以圖倖成覬世業而奸 國家之典張可揚相應停其考補或仍准其自行告退以重名器而全體面爲此除票堂外合用手本前去鴻臚寺主簿廳呈寺自行斟酌備由過司以憑呈堂定奪施行

又移鴻臚寺主簿廳論張可揚公移 壬寅

禮部主客清吏司爲比例訪保以圖報効事看得張可揚起送原文並未嘗言及比照張繼隆事例及今查革乃創言比例夫例出於欽定題准者方得明白比照豈可以夤緣鑽刺之弊竇而私行比照之执不言比照則暗地壞法尚懼指摘言比照則是公然壞法以爲固然恐自今以後不惟以張可揚冒濫爲無傷而且使凡爲鴻臚者有所藉口盖斷斷乎其不容姑息矣昔漢世孝廉年不及格尚有聞一知幾之詰罷歸況以十二歲豢養宦邸之子而捏稱久居邉地習熟夷情夷語將誰欺乎據李用賔自稱十四訪保然彼單門之士其所從来或無可疑使用賔之父亦爲堂卿用賔年十二三如可揚用賔足不出國門如可揚則必不得訪保即訪保亦當發還安得有今日哉且其時訪保之例正開若可揚之訪保則例停久矣陳以元任文翰之後猶有張可揚而何張可揚之後遂無一人也則張可揚之夤緣鑽刺而干國家法彰彰也乃自去歲行文聽行告退之後迄今數月東閣猶故而僅欲以比例二字抹殺此塲公案

名器可惜弊竇當嚴張可揚仍候囬文呈堂定奪

議覆鄧范二通事案呈 壬寅

奉本部送據安南館通事署丞鄧汝舟呈本館候缺通事范光裕夤緣改館等情又奉本部送據范光裕呈辯改館係題請等情各到部俱批司查奉此看得安南館通事舊有黎范陳鄧四家然徵之會典文卷亦無可考自三家故絕革職之後僅一鄧汝舟在館而本官二十四年營戶部差回家適遇安南入貢領伴缺人故前任朱郎中呈堂題改范光裕伴送回還據呈派出范可久

不無牽合然鄧署丞無事之時則營別差有事之時則
借他館事完之時則欲其拱手而讓已援之情理亦屬
欠妥且本館鈌二而鄧氏能專之耶鄧序班見以勘合
差行則館務將虛以待耶安南人至又將誰借耶范光
裕已經題改相應在安南館考補無容別議以後子孫
世業之時仍歸琉球館不得紛爭伏候堂裁

行戶部催賞貢夷鈔錠咨　壬寅

禮部爲番人進貢事主客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戶
部咨內開折鈔一節所議極便但據內庫回文乃以折

銀議支太倉是欲太倉爲內庫代償也當此匱乏又難
輕議事關內府更求詳妥再咨計議等因到部送司看
得折鈔一節事關內庫此不待移會而已知其掣肘矣
但　朝廷恩澤雖纖微亦必下究而番夷賞賚閱時月
豈能久待故備鈔速發者成規也而折價直者權宜也
窮變通久之術也今折給既難輕議而過運又未可卒
辦歷查三五年之前未有遲捱若此者始何以裕今何
以缺始何以易今何以難此其責安在即如崔工千官
等鈔本部專爲此項題奉欽依而本番竟不能得一鈔

賤賞以去則該庫爲壅　皇上之賜乎爲彰　皇上之
賜乎將來朓闇益何底極據稱鈔有盈餘視爲故紙則
又非銀兩之鈌乏者比何難過運而令遠人不得蒙實
惠也是在主計者計令流通無致鈌乏則本部無事越
俎而議本折爲矣爲此合咨貴部煩爲查照行內庫將
鈔錠立限過運以便關領施行

回覆內承運庫貢物不堪公移

禮部爲驗收貢物事准承運庫印信手本內開准禮部
手本開送朝鮮國王李松差陪臣柳根等進到冬至令

節年貢綿紬苧布共一百四十疋當該本庫驗出內有
水濕漬污濫惡不堪等因爲照外國之事天朝不論其
儀物之豐與不豐但觀其誠敬之至與不至據朝鮮所
進方物該司看驗頗覺不堪且璞布微物亦致缺供殊
乏誠敬之道但念小國初脫兵火物力未完又跋涉山
海而來即有不堪無從補換不得已姑與題進今據承
運庫印揭開具到部隨即喚陪臣柳根等責令該司當
堂嚴諭小國貢琛理當萬分敬慎況朝鮮素稱禮義與
諸夷不同蒙　天朝再造之恩又與往日不同今進貢

之物骨觧員役不行用心管理路途漬汚敬謹何在我皇上聖度如天不與小邦計較但屬國事　天朝豈合忽畧如此梛根等輸服謝罪随即嚴諭該司以後方物倶如法用心驗看如再有水漬等弊即便題請移文該國将差来人員從重究治既經申飭理合回覆爲此合用手本前赴内承運庫查照施行

准補恩貢通行　壬寅

禮部爲恩貢事儀制清吏司案呈案照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内欽奉恩詔欵開天下儒學生員于額貢外在外

各貢一名倶于年深廩膳挨次考選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據各省直陸續起送前来到部查得補貢舊例過一年以上者不准又查得萬曆二年題准事例貢生遇有事故例應補貢者提學道查果人文未久批准補貢等因倶經通行在卷今該前因看得恩貢一途原與歳貢不同此係慶典　皇恩覃被遐壤均霑況在黌序不應遺漏今各省直州縣尚有數處鈌人或係未經起文剟有事故或係人文已到偶爾病没今除已經廷試事故如浙江張有孚者例不應補外其未經起文與已經起文到部而未經廷試偶有事故者倶應補貢以廣明揚之典以霑浩蕩之恩爲此合就照會本布政司轉行提學道查照先令事理如有前項事故恩貢名鈌即将年深廩膳挨次考補一名起送赴部以憑三十二年題請廷試施行倶無違錯未便

廣靈王請封長孫議呈右堂郭　壬寅

廣靈王廷埼長子鼐鈖故絶次子鼐鑽先故王無子請以鼐鑽之子鼎濡爲長孫看得册庫郡王不繼統之説詳矣然疑猜不當避而防冒濫則尚有説要例郡王各

欵有云故絶者倶不得襲封又云進封親王或薨故絶嗣或犯罪革爵者子孫弟姪及旁支疎族倶不許承襲王爵弟姪旁支無論矣子孫必專指進封革爵者言若無子而有孫亦不得言絶又云長子有故郡王次嫡子改封長子或妃五十無出及已故庶長子改封長子若未封者徑得請封郡王嫡長孫封爲長孫長孫有故次嫡庶孫應繼王爵者亦許改封爲長孫使鼐鈖已襲而絶則例不繼統雖百鼐鑽之子何言哉今鼐鈖雖絶而王尚在鼎濡尚在則長子絶而王尚未絶也鼐鑽不幸

先死耳使遅鼐紛一歳死則必照例改封長子而鼐灞稱長孫無疑也鼐灞稱長孫襲郡則必追封鼐鑽爲王亦無疑也例固未嘗明禁曰長子絶次子死而次子之孫不許改封盖此乃不必然之事但云次嫡庶孫許改封長孫則括之矣又有問者曰本王老且死鼐灞将承重乎不承重乎曰承重夫承重矣而不承其爵例乎查得萬曆二十三年江川王次子之子譽栿事體極類然有兄譽柗瘋疾無子故譽栿管理之跡有曰請封候奏到之日酌議夫譽柗雖病無子猶然兄也譽柗貞疾不

死則譽栿自不得王使以譽柗王則絶可必也以譽栿管理則譽柗故而襲郡猶有人也此題覆忠厚之至也今論故絶則本王見存有孫論改封則鼐灞爲次嫡孫比譽栿則有請封酌議之部覆鼐灞之不礙改封亦明白矣若曰應封輔車之孫非應繼王爵之孫夫長子長孫在次嫡庶子孫亦豈應繼王爵者扎與必有廢次而又次固其所耳若曰鼐鑽先死不及改封則上文云未封者徑得請封何也長子故而次嫡庶子未封鎮軍者徑得封長子應封長子者未封而故而次嫡庶長亦得徑封長子至孫不重言者互見耳本王無子又無長孫則鼐灞即長孫也雖徑得請封可也孫與子一也次子在則改封次子故則其子改封一也語云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若有孫而謂之絶又若遅之而本王真故雖未絶更難圖矣神明之胄國脉坐斬理恐未妥心亦不安雖然猜疑之説即素號擔當者猶然況以本司之菲薄者乎謹指成心具事理伏候堂裁

襄府請加封説堂帖　癸卯

儀制司爲乞恩遵例請封事看得襄莊王以從姪進封

雖在嘉靖三十一年然要例所謂四十四年例前加封予孫姑准照常傳襲例後加封查照世次改正者非進封之謂也加封専指進封者之次嫡庶子而言如應中尉而加將軍應輔而加鎮應鎮而加郡云耳非進封之謂也就以襄論襄靖王之弟載堄嘉靖四十四年封隆慶王隆慶初改鄖城此加封也例前也誰得而斬之若嘉靖四十五年以後加封則爲例後宜照世次改正矧今翊鎬而可郡乎固不論其進封之前後與毋妄之九十也襄王爲弟請封原不及郡令止宜遵守要例照依

世次授以鎮軍耳又查得萬曆十一年科叅秦王府全
子女封號疏有曰以例前繼統爲詞又其說之難通者
夫例前例後者盖以餘子加封者爲言非以本王繼統
爲言也又云如鄭瀋肅襄等府俱由從親旁支而進封
者日後援此爲例何以杜之本部覆云封爵至重條例
甚嚴是以鄭瀋肅襄諸府其進封與秦府同而不敢爲
兄弟子女違例請封者限於制也萬曆十三年本部覆
秦王改封郡爵疏云所謂四十四年例前加封者正指
次嫡庶子爲言非例前繼統之云也夫二十年前之叅

覆於襄府何與然事外無心之言尤足爲今日翊鎬之
斷案矣大抵進封諸府如吉如秦如瀋其次嫡庶子皆
先封將軍中尉等爵而後乃稍改封然皆出自特恩又
皆不爲例本部亦皆執奏再三若誤解例前例後誤以
進封爲加封而遽與之郡爵則本司不敢執其咎伏候
堂裁

名封循環簿移內閣　癸卯

禮部爲乞恩請名事儀制清吏司案呈案查萬曆十八
年六月內該本部題覆宗藩事宜內一款今後各宗請
名本部具題之後即行翰林院撰擬雙名在春季題者
定於夏季終抄出送部即便填給勘合通行各王府知
會等因題奉欽依通行欽遵外今查節次子名手本俱
係白頭抄出送部原無印信可憑有經年方行抄出者
有一本類題而或先將一二府抄出者又或先將二三
名抄出者皆因白頭手本漫難查核委非事體相應開
寫循環文簿春秋一扇夏冬一扇凡春題夏抄夏題秋
抄秋題冬抄冬題春抄出入互換週而復始俱不得過
三月之期永爲定規庶幾得杜留難免累貧宗案呈到

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具春秋男名女封抄文簿一扇差
吏齎赴翰林院將在盆等嫡第一子等名定擬註簿施
行

管理奏乞代行禮儀咨都察院　癸卯

禮部爲比例懇乞　天恩俯准代行禮儀以便朝賀事
儀制司案呈奉本部送內府抄出管理府事景寧王府
鎮國將軍載壤奏奏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
到部送司云云看得管理府事與親郡王不同王爵世
襲故子可以代父孫可以代祖若管理府事有疾不能

行禮則當再舉倫序賢能者代之據奏安知非爲其子
翊飾他日管理地耶且去年具奏已為立案今復奏到
必係真疾相應行撫按查擧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
合咨貴院煩爲轉行河南巡按御史會同巡撫衙門将
景寧王府管理載壤查係真疾與否如果真疾不堪行
禮管理便於将軍中尉中倫序相應賢能素著堪管府
事者推舉一位會題前來以憑覆請施行

燒燬四書書經刪正等書劄各提學　癸卯

禮部爲小人肆無忌憚蔑　祖制毀　先師懇乞　聖

旨嚴禁以挽士習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刑
部四川清吏司員外郎陳幼學疏揭爲前事案查先該
本部題爲坊間大傳意見理解等書十餘種總之皆明
背傳註創爲異說以惑亂人心等因云云即如陳員外
疏叅四書刪正書經刪正二部如宋朱熹章句明袁黄
刪正此十字已足以駭矣及取其書細加繙閱則将朱
註妄行刪削甚至并其註而僭改之中間異說詖辭又
多有與紫陽牴牾者我　二祖表章六經四子四書一
遵朱註尚書一主蔡傳頒在學官列在人衆諸儒生幼
學壯行迄今無改而此書公然鏤板而與之並行其真
出於袁黄之手或迂怪之士雜就之而托於黄俱不可
知即今坊間業已盛傳若不嚴加禁絶勢必淆亂　王
制決裂聖真其爲人心世道之憂不淺等因案呈到部
看得我　明頒布四書集註尚書集傳於學宮著爲功
令家傳户誦迄今二百餘年無異學即袁黄起家進士
非以誦習傳註得之者乎乃公然敢爲室中之戈任意
刪改不惟欲與抗衡且将凌駕之而據其上何恣肆也
此書誠行初學小生喜其新奇而樂其簡便相煽相尚

他日且不知朱註蔡傳爲何物矣相應嚴行禁絶爲此
合就通行各該提學官将袁黄四書書經刪正同大傳
意見理解等書原板盡行燒燬其刋刻鬻賣書賈一併
治罪仍嚴諭生童不得爲其所惑藏留傳誦以干明禁
再照袁黄浙江嘉善人也其書果否出于本官之筆其
刋刻果否曾經該道查閱亦應一併查明呈部以憑酌
議施行

申飭宗室奏請期限劄付　癸卯

禮部爲申飭奏請期限以體䘏貧宗事照得宗藩要例

凡宗室請名請封過期五年以下查題十年以下行勘十五年以下勘明另題止給名糧五十石十五年以上立案男選婚女請封過期十年以下查題十五年以下行勘十五年以上立案又萬曆十八年題准請名請封過期十五年以上者查其父母有無封爵并稽遲来歷體勘明白歲給本色米十二石以示優恤二十年以上方爲立案夫至於立案則無復有生理矣彼何苦躭延而自悞若是哉則經由多而需索者衆也始則本府郡爵之需索本府教授之需索繼則長史司之需索布政

司掾史之需索終則本部王府科之需索在有力之家應期而報生應期而請名應期而請封應期而請婚周旋所到文移勘結盛水不漏即有弊端無從究詰無力之家勢必後時典鬻簪珥而猶不足則預寫祿糧以稱貸貧宗之皮骨已盡掾史之溪壑難厭因而舞文每於年月先後毋子名封之際巧蒧機穽故設瘡瘢貧宗渾朴何由知覺而奏請又但憑奏事官彼奏事官包攬以來倉忙而去于是本部吏書吹毛求疵無所不至矣於是有力之家人人得請而貧宗大半立案大半行查矣一經行查則從前諸費盡付烏有矣一經立案則名封都絕朝夕難保矣遂使本部條例不能禁富厚之夤緣而止以厄孤窮之無告誰之咎也皆緣各經由衙門不肯體恤以至於此今除本部嚴飭王府科凡遇請名請封請婚奏辯等項照例即題不得苛求外其各衙門亦務要及時奏報如各役有抑勒刁難者許各宗赴撫按衙門申訴其王奏巡奏須明出告示張掛通衢使各宗通曉毋姑息胥史而漠視天潢共秉奉公守法之心以體朝廷敦睦展親之意爲此合行各省布政司轉行各

長史司教授所啓王知會併申明巡按衙門照前申飭事理施行其有需索留難以致愆期者將長史教授官指名參奏如王奏到部而長史教授等結未到本部定照要例查參提問該司即將本部来文榜諭仍將發去刻本印張分散各宗

選娶内助妾媵議呈左宗伯李　甲辰

要例宗室子年十五請封選婚選有之日雖有王奏及管理奏必須巡按覈勘無礙方與題封繼配亦如之重正室也慎封典也内助雖亞於妻亦第一妾耳選妾禁

例悉如選婚則內助宜亦如之夫禁例云者不許濫選
派移過犯及本府軍校廚役之家是也要例明著之矣
非巡奏之謂也然妾用巡奏而內助不用巡奏何也內
助必娶於妻故之後與選繼同既有王奏管理奏有病
故日月自當准選妾多選於妻在之時必巡按覈實方
與准選者恐有要例所稱未及而預陳已子而復娶者
是也防其濫而限制之也非如選婚覈勘之謂也此內
助妾媵之別也至選有之日但將姓氏來歷并入府年
月造冊報部又用藩司文結而不用巡奏覈勘者何也

內助妾媵賤也不封也且有藩司文結則違礙不足慮
也此內助妾媵之所同也而妻妾之別也夫題封則用
巡奏不題封則止用文結冒濫當防則用巡奏不必防
則止用王及管理奏要例如此其立法用意亦詳密矣
今內助欲用巡按奏選乎是反重於妻與繼也妾媵欲
用巡奏於選有之日乎則既奏選矣又多此一奏是兩
也必欲省其奏選者而移于此乎則非限制之初意也
且內助妾媵必待巡奏到而後婚乎是復添一擅婚也
苛也既選且婚矣即巡按勘奏到亦例不得題不過附
卷而已夫附卷於藩司結狀何加也其束閣一也竊謂
不如仍舊便

萬壽賀禮議上首相沈 甲辰

左堂傳示相公欲義起 皇太子入殿賀禮職初見亦
謂宣德時親王弟也潞王於 皇上亦弟也 太子福
王子也擬父子於兄弟有間矣且均是子耳禮豈容二
具題之時曾與左堂商搉及此然冊立冊封三年矣經
冬至正旦者三 萬壽者二矣今獨議福王禮者何福
王向未出府則與 太子三王俱於宮中三鼓行禮無

容議也今出府矣入朝必在五鼓倘 皇上御殿則宮
中行禮已畢其勢不得不於文華後殿矧又有宣德及
潞王出府之禮可據故按例題請非特 皇太子不曾
議及雖三王亦未議及非以本支隆殺以在內與出府
不同也夫禮別嫌明微者也前日潞王出府之禮即今
日福王出府之禮今日福王出府之禮亦他日三王出
府之禮也（若以 皇太子亦應入殿行禮不獨福王則今日三王便應出殿行禮不獨） 皇太
子矣舊無所據未可創設且 太子宮中賀禮三載相
沿今日乃因福王出府而更之乎職之所不敢也職又

謂　皇上御殿則禮然耳大抵傳免居多傳免則福王賀禮又當在宮中與　太子三王一樣矣夫宮中禮宮中行之非外廷一一所與知也謹議

清理宗室設官議　甲寅

夫今之宗室麗幾億冊幾充棟法令幾如茶脂弊蠹幾如谿谷蓋至雜而易厭棼而不可理矣請名也請封也請婚也外則司府主之內則儀郎及冊庫主之夫藩伯儀郎皆重劇之司也以重劇之司而益以棼雜之務事例難淹胥吏難防比稍得頭緒而官已可他徙矣雖精

明強幹無所用之此交困之道也其勢非設官立局不可予嘗有二議焉其一添設儀制協司之官夫儀司額員非乏也副郎司玉牒主事一人司奏報而總其成于儀郎一官有大禮焉有學校焉有科塲焉有冊封焉有印局焉有節孝焉有王府雜行焉一人拮据猶苦不給加以名封糜其日力之半而其他職掌率不過草草了故事而已竊謂部中春曹一所宜改爲冊庫設協司郎中一員而以奏報事隸之又將奏報主事註選冊庫非滿三年不遷凡奏辯抄到則冊庫查冊協司覆核說堂應題應駁應立案者當日出示每季終十日前總付儀司儀郎弟受成具題不必另問當否即間有未妥亦協司冊庫者任之則事有專責不惟宗室之弊蠹一清而儀郎諸大職掌可以次第舉矣其便一其一添設布政司提調宗學之官夫宗室之貴倨有司不可問也其貧而不能請以至于過期私擅濫而另題立案者比比也及過期既久雖欲辯復孰從信之竊謂山東河南湖江山陝藩府多者宜特設宗學叅議一員擇其精力才望者以專勅提調每歲再出巡凡宗人之生卒與應名應封

應婚應繼應妾者一一聚而質之年少向學者拔之青衿送之省試將軍中尉作奸犯科者得以師道扑責之部中如有駁查則藩司移之提調提調每季將應請及辯復者冊送藩司藩司第據轉部或轉撫按具題亦不必另問當否每歲以季入以季覆內外不得叅差長史司有弊則提調得問之部胥有弊則提調得請之四川廣西不必另設止以省城少叅兼勅可也此則於查核之中寓鈐束之意且可省歲月之淹撤釜鬵之隔其便二嗟乎此二便者予獨見之而創言之斷　乎不可易也

駁人命首抵從徒議　乙巳

按律凡本條自有罪名依本條律科斷若本條雖有罪名其有所規避罪重者自從重論今同謀共毆律必下手致命乃絞必原謀乃流至其餘人則杖耳例尤以爲未足于是有兇器致命之戍焉分別四條亦已詳盡事干人命必用正律非如別項事情可以糢糊而引用也今查兩京刑部原無如此文法惟江南相沿已久牢不可破又如謀殺律首從三等與名例最合共毆律條亦

分三等隨從者有致命傷亦從抵償元謀者近類造意亦從徒擬則此條之首從又不可以名例之造意隨從論矣又不可以謀殺人之造意加功論矣今取下手傷重者而問之曰汝造意者乎必不盡然也則又取其共毆者而問之曰彼造意汝隨從者乎又必不盡然也故本道以爲未妥也曰如此則一抵而一杖得無事同而處懸乎曰律例備矣致命傷重者絞重人命也元謀者不傷亦流重始禍也餘人杖輕之也已有抵之者也兇器傷重者戍重之也所以補律之所不及也若律例所不載者吾何求焉然則問官當何如曰凡毆殺必定其傷凡傷必定其孰下手凡元謀者必究其首事之狀凡抵外擬戍者必審其的用何器無是三者不抵不流不戍如是而已矣

風化事行武進冊徒八縣　丁未

照得男子削髮爲僧已屬邪道婦人出家無所拘檢念益易邪事尤可已近日武進妖僧張應期假扮尼姑出入閨闥雖經斃獄言猶痛心汚齒皆由大家婦女信佛尚尼而丈夫不能制義所致已經備行常鎮二府禁逐

去後合再通行爲此仰縣官吏即便示諭地方總保人等速將本圖在城在鄉其處有尼庵幾所其庵有尼姑幾種無論老幼師徒限半月內盡行開報到縣即令地方與各尼姑父兄宗親到縣當堂認領通令蓄髮願改嫁者改嫁願守節者在家守節其一應尼庵可毀者毀可爲社學義倉者改作社學義倉如有所供佛像送入空大寺院供奉該縣仍留心查訪如有地方隱漏不報開報不盡及勢豪阻撓者即具文報道以憑拏究一體問罪但不必差人反滋騙詐無裨實事文到限廿日內

取具尼庵吏改緣由并尼姑種類數目及伊父兄親戚
領狀一併繳查如各縣漫無查訪及畏勢曲狥驅逐不
盡者本道另有見聞定提吏究革决不輕貸

清屯審甲以甦運苦事呈文　丁未

照得軍政莫重于轉運轉運尤重于選旗然欲清審旗
甲須要查理屯田蓋屯以資運輓卒負數百石之粮歷
數千里之程交納京邊干係非小不有恒產而使之領
船駕運有不償事者幾希故清屯田者贍軍之本也鎮
江衛額運淺船二百三十八隻該旗甲二百三十八名

先年於六所百戶六十員下每員僉旗四名領運後因
逃亡事故參差不齊遂于六千戶所通融僉補有一百
戶下僉數名者有一百戶下全無僉者貴富差貧而弊
生于上營脫規免而弊滋于下其屯田本以贍軍者乃
有一軍而佃三四分有佃六七分有強軍豪舍佃至數
分有墨弁隱占數十分通不領運屯之利專有所屬而
運之苦遂不可支矣今欲救弊補偏合先澄源正本候
詳允示行令該衛掌印官先將槩衛屯田原額項畝及
伍所百戶下屯軍某某原佃若干于某年承佃至今佃

種某某于某年爲何事故改佃某某見今佃種或某軍
併田若干或某舍占佃若干或某官隱佃若干通開在
冊印送本道轉發該府海防官逐伍逐戶清查使田之
項畝以衛合所以所合伍以總合撒以撒合總仍要查
明坵段界址無問原佃改佃占佃隱佃先要田有着落
然後應清者清應追者追查理明白原有田而今無者
給與佃種原無田而今願佃者准其告佃強軍兼併不
願分者責其兼領運船舍人占種不願吐者責其照軍
領運不則照依太鎮二衛舍人佃田例每年納銀助運

指揮鎮撫千百戶隱占者務要責令退出給軍占恡不
退按法參究屯田清楚軍戶各有恒業而後再責掌印
官轉着各所百戶盡將員下應審軍戶從公一一開出
某某佃田若干果殷實某某雖佃田若干未殷實某某
不佃田家既饒某某或有田某某或無田某某或充吏
承書識某某或投其官門下逐戶備開總填二冊報道
仍發海防官清審審時先查其家貲次論其田畝如有
司編審差解事例不專苛耒耜力穡之軍而脫漏商賈
素封之輩其納充吏承等項止許免其本身仍審戶丁

在冊備差審編既定以後鈌旗照冊僉點僉時先儘本伍本伍不足方僉及別伍如冊内不報不許審時續報審冊無名日後不許生情混提若今預報之時敢有奸弁藏匿冨軍不開在冊海防官或本道查訪得出及別軍首告該伍官究賍問罪本軍併問仍罰連運三年示創是役也量限一月清屯一月審旗次第報完本道據冊轉呈另請憲批遵守庶蠹蘖而差役可均疲苦甦而運澤永垂矣

答蘇州申相公及諸紳論限田　丁未

承老先生及諸老先生見示以限田之說纖悉詳盡不肖昭然若發矇矣祁令究心民瘼念編民當役之苦創爲此議其意甚善誠如尊諭但縉紳齊民亦各有體向不當差驟而當差則不便既有貼役貼而又貼則不便且役田之少起於花分攙寄之多又起於客宦寄庄之免未杜其弊源而遽欲裁節於縉紳則又不便亦誠如尊諭然揔之撫臺所謂嚴客宦而寬本宦嚴詭寄而寬本身者此兩言盡之矣使能嚴客宦而寬本宦即本宦嚴詭寄而寬本身又何虞編役之田之少哉雖然未易言也夫本身之寬而詭寄之嚴林無錫嘗行之矣曹撫臺亦嘗通行矣然他郡縉紳未有應也寄庄槩役之法宜興嘗行之矣他郡縣令宜以爲例夫縉紳立朝居家各愛吾鼎豈有寄庄若是之多此縣若干頃彼郡又若干頃不過族戚富豪之所假借也是亦詭寄之類也叨朝廷之恩不任受役而又冒齊民之田使不任受役即世法以爲固然此心亦良愧矣故寄庄冒免者相沿之陋規而寄庄貼役或當差者救敝之要術亦誠如尊諭然其真其詭縣官何從知之而縉紳知之縉紳或不知

之而知數之家人知之使縣官以爲詭而縉紳以爲真則雖精明彊幹之吏亦有所不行矣故嚴客宦者必客宦自爲嚴也嚴詭寄者必本宦自爲嚴也其他弊竇則以責之縣令可也此在賢縉紳與有司交相成者也不肖偶有愚見輙因尊諭而請質焉伏祈裁原幸甚

詳吳復菴崇祀鄉賢　戊申

秉性清剛執節高亮蚤冠瀛洲之選文章價重於詞林素抱汝南之憂廟堂念切於黼扆通籍餘二十載立朝僅五六年一疏植綱常批龍鱗而幾斃杖下再疏明權

義迋鳳閣而終返田間入講經筵議論常含規諫出師
國學教誨多就甄陶五奏乞休唐介身輕一葉十年恬
尚謝安望重蒼生歲凶設糜以賑饑全活多命家居聚
學而課藝振起斯文彌峻李膺之門不至言偃之室蓋
人知公之錚錚於奪情而不知其特立之操雖同鄉前
輩亦有所不比人知公之矯矯於當官而不知其孤高
之氣即流俗汚世亦無敢曲諧謇諤立身嗣四諫於翰
苑義方訓子繼五桂於燕山公輔未登輿情共惜誠躋
俎豆足風懦頑

常州各營戰船改造楠木呈文 戊申

看得常州各營戰船向来俱用雜木打造鎮江圌山營
戰船向來用楠木打造若計一時造價楠木沙船大者
二百五十金中者一百四十八兩有奇小者一百三十
金雜木沙船大者六十餘金小者五十餘金則雜木者
價廉而工省若計永久拆造則楠木十二年一造舊船
易銀尚值四五十兩堪抵十二年間修理之費而雜木
五年一造舊船止值價六兩或十兩迨至十二年當拆
兩番有餘兼之修理工料總計費用反浮於楠木海防
官所謂較之楠木少用二年多費銀三十餘兩者誠然
也雜木屢造屢修而不可以乘風破浪楠木一勞永逸
而且可以破敵衝鋒其應改造楠木無疑據詳永生洲
應拆造沙船九隻欲照圌山大船樑頭一丈三尺者則
價多恐不能辦欲照圌山中船樑頭一丈一尺者則船
小恐不堪用今斟酌於大小之間定為樑頭一丈二尺
身長陸丈六尺五寸每隻該工價銀一百九十兩亦倣
圌山之價損益於大小之中委為適均至於歲修之法
亦改為十二年三修總計銀不過六十三兩既查府庫

有積存練兵之銀堪支該營又有原領秋季脩理之銀
并舊船易價堪貼改造楠木自是易事其管造之遵照
前院批詳不用有司盖造船責成有司不但取用板木
釘灰未免騷擾木客舖行且多一官則多一費惟圖完
工塞責縱船不經久何所歸咎若責成營官物料俱其
自買倘船不堅牢即令賠償縱欲侵漁亦當却顧況今
永全陳參將沉深有謀尤堪倚重該廳諸議纖悉詳明
既可通行亦可永久造冊具在相應呈請合候詳示行
海防官准關該府動支三十五年積存練兵銀一千五

百九十六兩六錢四分并將見存脩理銀五十九兩三錢六分共銀一千六百五十六兩給發該管陳叅將督同中軍哨官辦料興工督匠打造其舊船該作銀五十四兩令且令巡守信地俟新船造完方許易價置買在船什物其周能一船責令哨官蔣守禦將原發修理銀十四兩八錢四分照舊脩理俟及期另行改造各船造完仍觧該廳驗明再詳本道親驗堅固如式方許發營駕哨若釘稀板薄即令賠償詳示之日仍通行遵照以後常州各營沙船拆造之期俱陸續改爲楠木爲此具

呈乞照詳施行

示勸懲以隆孝治事行縣　巳酉

照得人備五倫孝行爲先柰何此中風俗薄惡人多悖逆甚至弒父毆母往往而是載在訟牒如無錫李忠徐璋周阿招等令人不忍見聞皆由平日教化不先即臨時寸磔亦竟何益合行賞罰以挽澆風爲此仰縣官吏照牌事理即便留心體訪該縣中孝子某某以何事知孝不孝子某某以何事見其逆揭開姓名詳具事實俟出巡到縣之日孝子逆子一齊觧道孝者面獎鼓樂導送不孝者面戒責治枷號不貴多而貴精須合輿論方彰公道毋得潦草塞責

浙海職掌

申嚴保甲以清盜源行寧波府

照得弭盜安民無踰保甲而保甲之法院道申飭不啻再三矣然刼盜間有而竊財偷牛之輩踵相接也甚且有如慈谿五馬橋楊家橋張繼葉汝觀等結黨横行雖經族里舉首該縣擒治而五屬鄉村僻市之間此輩未必盡無合行置簿稽查爲此仰寧波府即便轉行總捕

廳遵照轉行各縣嚴着該圖里甲無論城市鄉村將各人戶逐名點查登簿以十家爲一甲甲有長十甲爲一保保有長家家接聯如村僻去處十四家以上分爲兩甲十三家以下聯爲一甲如小村寥寥五六家者自爲一甲若止兩家者湊接附近人家共爲一甲每家每人姓名生理照式登填毋得遺漏定限半月完日送縣用印縣官間或照冊查點窮鄉數甲以防見役隱漏之弊本道仍不時吊查再照法不欲踈踈則民玩亦不欲密密則民厭究竟同歸廢弛此冊既立不許責令朔望具

結不許責令勾攝不許責令送迎但本甲有真盜真窩販倭賭博不孝不弟之人而不預首官者查究連罪此爲立簿本意清盜要法簡而可行行而可乂府縣官各宜加意以成美政

定甲官委署例以示體悉杜營鑽事行府

照得寧波各屬倉巡小官頗多而候缺亦多每有致呈求署求差者雖情有可原而法未畫一除已往外以後如有缺出例當委署驛官缺則取之倉巡巡司缺則先儘巡檢之候缺者而後及於巡檢之見任者各倉缺則

先儘倉官之候缺者而後及於倉官之見任者候缺以先後爲序見任以俸深爲序又倉先儘倉巡先儘巡而後倉巡互委者先儘本府本縣而後及外縣者先儘未經委署而後及已經委署者候缺先儘實候年深而後及假銷候淺者又一官止許署一印非甚乏員不得無署多印以上如應委之員年力操守果大不堪方行另議此議一定務要依序靜聽不得攙越營求其餘如驗商船驗倉糧查篋廠查釣船俱係借名營利非係本等職掌各不得妄呈求委違者以鑽刺註劣考爲此仰府官吏即便通行各廳縣知悉遵照施行

置簿紀過以嘉與維新事行寧波府

照得 國家設立衛所官待之不薄乃武職兢兢自愛者固多而嗜酒冒糧斁倫剥軍終訟作奸者亦或不少是以三院有戒飭之典然有一事戒而他長不贖者有少年戒而白首不宥者有一年戒而今年明年又戒者夫盜賊人命至無行也至重辟也亦弟是痛打一番今罪不至死而終身僇辱獨非人也歟抑盖由該府及刑廳簿籍不立考語事實徒抄舊本即僅存其戒次而其

所戒爲何事漫無稽查衛所掌印官亦弟以二三人常戒者塞責而已則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夫戒必新愆或以隱慝則人有所憚而不爲若以累年戒過舊事則蒙戒者亦且習爲固然忍痛一時含詬終身又何飭爲厭壯士之心阻更始之路本道心竊憫之爲此仰寧波府官吏即立武職嘉新簿一扇送道用印自萬曆四十三年起凡經三院出巡責戒及出境行戒者開其戒語責戒者開其板數如已經責戒者一二年中不得重開或事實中量與開除穢狀明開其年其院戒過如經

戒而能改者即嘉與更始註之義考必其屢懲不悛肆惡愈甚者方直書不悛之狀明白開戒其有懼戒而託故不到及院道提戒而恃頑不出者即據此一事直書且未論其平日可矣如是則庶省重開疊戒之弊而武職來復惕悟自奮以稱上司愛惜成就之意者非夫也

覆照制幇差以甦煩役申文

看得軍民分業而其事必不可以相兼前議以民直撫按而以軍直鹽院出巡蓋亦泥有田有役之說而急爲解紛釋爭之意然本道再三圖維展轉不安軍里之役

實有大不便者即微曺養才等擾呈本道固將請之況復奉有虛公酌議之委乎　國家二百餘年來軍例無役而有之自今始又自定始非制也且軍非無役也軍之役原多于民又苦于民今欲併責以承直之役則民之役軍無不有使軍亦責民以貼駕協駕哨船烽堠守城看舖軍牢之差其甘之乎必不屑矣而又兼責民以承直之役其能之乎必不能矣何獨軍而兼任之也非平也如以田乎則四里之中軍田二萬一千民田三萬六千三百猶爲民三而軍二矣而謂軍多於民可乎且以軍民初分里時計之軍田二萬五千三百民田二萬八千五百今軍日縮民日贏矣向民田少而民安于役今田多而反攤之軍乎非約也如以費乎則向時供應家伙俱責之民破家蕩産亦或有之今官銀製辦官銀修理官銀僱募其費可省前之六七以向之煩苦而民任之以今之輕省而又欲攤之軍乎是不知寒燠也非情也且按院例不巡歷定海四十年来到者二耳以田而論民三軍二以役而論則軍幾與民等矣況重以海陸諸苦差又民之所無者乎揆制度理坊役之斷不可

派軍也明甚乃軍已願出貼役銀一十二兩而坊民鄭施楊厲樂等猶堅不願領者何哉則以承直無名之費之苦有未易悉数者非此数金可辦且徒增衙役之飽飽耳然以此盡責之軍則於理之必無者合無容令軍里每年貼坊役銀二十兩責成衛經歷總收送縣貯庫分給民里四圖見役以爲幇貼之需以後扯軍分役者必加究罪則軍民各得以定制相安而爭亦自息矣至於坊役之煩苦惟有官辦可以甦之今該縣有王萬經入官田地似可就中取給然尚費經畫處置非一時可

以遽定伏乞本都院另行該府縣查議詳奪其坊役中如閱操攢盒雖有官給然坊民猶以為苦此極無益而且有損乞即明示裁去之亦官民兩便之一端也

外洋攻擊倭船申文　丙辰

寧區海洋汛船棊布頗號詳密近該本都院親臨督飭将士無不人人用命而比年海波亦稱靖謐矣不意本年四月二十八九五日洋間乃有大倭船二隻快馬小倭船二隻突自外洋而入此係把總高鳴謙哨官吳隆信地本總聞報即親督哨官吳隆陳其璧等哨總郝邦

仰等捕盜林繼動等虎船魏民春張元會福漁等船更進迭攻銃砲具發倭奴扶傷披靡幾於成擒會日暮霧重風狂浪湧而倭船乘夜隨風遠遁矣本總猶恐倭船潛踪外洋仍於三十日帶領官兵窮追韭山外洋至初二日不見一倭而歸是役也倭夷褫魄內地不驚雖未奏執獲之虜功確有堵截之明效論倭之所從入則自本汛而來自本汛而竄無他借徑也論戰士則輕重傷共計三人而止此兵家之常無他損折也論船則林繼勳船頭撞損尺許尚堪撐駕其餘盡皆無恙非謂鬪傷也論地方則廿九一擊之後無復片帆一倭闌入我海洋況畔岸乎非謂內犯也雖傳報協擊稍遲一日在兵法似不應爾然聞警時急慮不及此而信地遼濶即鞭長未必相及竊以為該總高鳴謙及諸擊倭官兵一往直前一擊走敵明明乎可以為功而不可以為罪此皆本都院威靈之所震懾帷幄之所指示而李總鎮及該叅張可大督飭振飭之力亦不可誣也所有應賞恤員役容本道分別另詳外

申禁擅受民詞以肅吏治行寧波府

寧紹民俗刁頑不能無訟然在院司道府縣正印官衙得批發准理以伸究抑其餘府縣佐貳首領原無受詞問贖之例近訪得佐領等官一切呈狀擅自准理差役四出閭閻騷動且徑自罰贖支用政出多門甚非事體且府廳既然何以責彼下屬今三廳更新之會合行禁約為此仰府官吏即便轉行海防總捕海倉管粮各廳除該廳合管事務准受呈行拘小則徑自料理大則申呈道府但不得擅問紙贖至於民間詞訟合就上司衙門府縣正官告理者一槩不許擅受准理其府衛首領

及縣佐領以下惟真正盜情許巡捕巡司一面究盜起贓一面申報此外如有擅受呈狀徑自拘攝擾害良民者准被害之人赴道府告究該府仍不時查訪報道以憑拿問斥逐仍通行各屬曉諭施行

浙學職掌

浙學道欽條演義行十一府

本道起自謫籍濫司文柄自惟壬寅之際以主客郎謬推浙銜者半載竟中格而去爲大儀今十六載老矣尚堪爲多士師乎顧浙才藪也才盛則虞其斲跪亦文藪

也文盛則虞其浮張聞命以來益用兢兢思所以約束之者而無從也則手卧碑　勑諭及欽定教條而嘆曰洋洋乎　聖訓備矣司衙者苐能與賢守令及多師多士尺寸而守之何患乎習之不還醇而文之不澤於雅也即不敏欲竭駑鈍以效萬分一能有加扎於是申飭功令既以自範復以範士務令無越乃畔違者必引繩而隨之偶有一得之愚亦綴於後以申告汝多士所謂皇極之敷言云爾訓行近光竊凛凛有厚望焉爲此仰府官吏即將發去欽條演義一冊刊刻刷印分給提調師生各一冊以便遵守俱毋違錯

一吾與諸生未論做官先論做人論語首章言學言時習次章便言爲人言孝弟言犯上次言巧言令色次言忠信傳習次又言弟子孝弟謹信云云則孝弟忠信豈非爲人之大根本哉　人能孝弟忠信則千善萬行皆從此出不能孝弟忠信則千罪萬業皆從此出試觀諸生之傲慢長上豪暴鄉里把持官府一切縱恣不檢者皆犯上之屬也諸生之媚情孅趨貪財好色蠅營狗苟

一切詭逐鮮耻者皆巧令之屬也嗟乎何古者弟子之所有餘而今盛年華顛者之所不足也　高皇帝卧碑首戒生員含情忍性毋輕至公門次言父母家教子當受而無違父母非爲子當再三懇告次言一切利病並不許生員建言次言尊敬先生誠心聽受　聖謨洋洋同符　孔訓多士誠能細心體貼顒精尋向何患他日不爲苐一等人不然本實先撥已不可以爲人矣縱得科第祇添世間一蠹耳

一令士大夫講學之風閩浙寥寥甚且姍咲之夫天下

之美孰有過於講學者乎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使講學者而第爲芥升斗聚徒黨徼聲譽慕通顯言是而行違耳入而口出此所謂以身謗者則誠可姍咲矣若使咨之人反之已明於心體於身得之載籍驗之當下講者盡如是也天下之美孰加焉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講之眞工夫也且世之咲講學者曰吾激亢以爲節義焉耳矣揮霍以爲事功焉耳矣敲戛以爲文章焉耳矣清淨機鋒以爲道爲釋焉耳矣吾視力吾師心安事群聚參參窮年不休爲

哉愚則謂天下事未有不藉師友以成者講學者不過親師取友而已仲尼焉不學無常師非此謂耶是故朝聞夕死則辭爵祿蹈白刃皆中庸也何言節義考古驗今則人才吏治禮樂兵刑米鹽河渠四夷八蠻皆緒餘也何言事功窮經淹史本深末茂則著述咳唾一吐胷中之奇皆不朽也何言文章修身盡性樂天知命則根深寧極世出世間皆在我也何言二氏此講之大效驗也向使師心自用渺見寡聞則雖欲臻此其道奚由故愚獨患眞講者之不多得耳而姍咲之者何也爾諸生中有能矢志正學潛心大道以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爲工課以親師取友求大善知識爲指南實參實証如饑渴之於飲食則不特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且以千萬載之聖賢豪傑爲己任矣區區榮名曾不足當其一瞬而何暇計庸俗之非議乎愚也固陋固將踖踧而避席豈曰友之云

一守令師帥也教官保傅也皆與提學共此多士者也其於士習尤近而速肖故三等優劣簿必報公門出入簿必報甚至有躍冶之金敗群之羊尤必不時揭報以

憑降黜斯所稗於風俗教化非淺鮮矣然守令之於學校秦越相親者固有而慈母敗子者尤多是故時加課督猶須杜其奔競視同子弟猶宜裁其虛憍强暴凌辱必懲而無令糾黨扛幇自家究抑必伸而勿容挺身揷訟以是範士庶其有濟濟恂恂之風乎署教者務期潛心大業毋徒翫時愒日空眷再試以促明經之途歲薦者務期淡泊自高毋徒嘆老嗟貧攘臂徼利以貽白首之誚乃若提撥率憑學覇科派一任門斗斯又廣文通弊所宜猛省提調方不妨查訪報單焉

一鄉賢名宦二者崇德報功甚隆典也然鄉賢而輕及
於縉紳君子以為濫矣又因而推及於縉紳之父兄舉
粟監青衿齊民刀筆吏盡俎豆焉此惟兩浙有之他處
不盡爾也君子亦有知而矯之者矣夫果賢也即匹夫
可祀然正惟無官及有官而瑣瑣者尤當慎重辟之一
命而予謚者必其賢於大官者也若庸庸郡車而載耳
此皆孝子順孫一念顯揚而玷學宮之盛典攢有識之
譏誚與受皆非將安用之又廉恥士之美節而貪黷官
之大戒彼田連阡陌典布郡邑即生平或有小才可稱

然所取於造物者已不薄矣此而得舉乃漢人所謂居
官而致富者為雄傑耳將使後生輩皆曰吾欲云云豈
不為波靡之濫觴乎乃若郡邑之長貳藩臬之大夫中
丞直指之命使或世遠而思愈新或功乗而名不朽不
必借力於子孫貸口而悠揚者即百年之內有能綜其
行事而請俎豆之乎固主者所樂聞耳今而後舉得其
人則錫我之光舉不得其人則貽我之辱惟無忽提調
官仍行該學遵照欽條將列在二祀者核何行實政跡
奉何明文文到一月內造冊詳報聽裁奪焉此本道專

敕掌行亦不許妄赴別衙門陳請為首者定行究黜
一孝子義夫烈女節婦豈非綱常所與立者哉然孝之
道大矣不可輕與人人亦卒不能當如割股廬墓則令
甲之所不旌也世人率以為奇行而舉之然給扁示奬
足矣又如節婦三十以下至五十以上例皆旌表然節
高行也亦庸行也無論郡邑即一鄉之中亦必有真節
數人焉而旌典至狹故節必年七八十以上始得請旌
不則苦節六十以上而身故者又必執節在二十四五
之下而人始不疑其為三十以上人也今或略於窮鄉

下邑而詳於富厚有氣力之家夫富厚有氣力者節非
不難然多那移歲月以希表門又或年未及而舉富者
借為美觀貧者希沾粟帛本道甚不取也爾師生慎之
慎之
一夫讀書者將以開性靈裕經濟也今制人占一經故
必先讀四子本經以植其本次讀四經周禮儀禮左傳
國語以窮其奧次讀性理小學近思錄以正其途次讀
通鑑綱目以盡其變次讀諸子先秦兩漢唐宋大家之
書以暢其支若挾冊求試之時雖未能遍觀盡識亦當

涉獵大都方免固陋蓋五經性理綱鑑人能從此入門
則途徑不差胸中自有把柄況諸書尤與制舉經書論
策之文氣類相近雖由此爲大儒亦無不可何但區區
一第乎今學子多有喜讀佛經者夫莊列奇字終費解
說入之舉業猶爲非宜況佛書自翻譯來與古文時文
另是一字樣另是一格局雖奇無所用之且其書充棟
汗牛安得許多精力及此至機鋒之說唱而禪乘又流
入於猖狂矣即不寓目無妨博雅朱子曰勿觀雜書恐
分精力此切論也

一五經四子宗尚宋傳我　祖宗所頒布以爲士鵠者
即有一二異同之見自陽明以來無不人人心知其意
矣惟坊刻異說日新月盛最易誤人而人皆樂趨之如
一題到便立一主意夫看書必須自家有本領本領好
方能酌用新說而不爲新說所用融而通之可以補宋
人所不及若後生小子胸中未樹而隨人脚跟下走鮮
不敗矣謂聖賢之旨歸何今試卷中有從新說背傳註
者文字即有可觀定置劣等加扑責
一文有古今然　國家取士者制義耳吾且與諸生談

制義夫制義在我　明神物也即大賢智人能舍此致
通顯哉然工制義者則未有不熟讀經史古文而能之
也況今之制義新新不已故向所稱熟爛題而今一到
手便稱極難極新之題何者旨意體格俱另搆成一局
與舊時家數逈别若拈一理致題便有許多理障時套
出來令人無着眼與手處矣吾論文必以氣爲主以理
爲骨而氣以徤達冲和爲最理以明白曉見爲最若氣
昌而理徹則其人必光明正大人也必終身有受用人
也若氣滞而積理艱而晦雖或苦心千狀麗詞萬疊則

其人必奇僻肺腸人也其年位必不甚大得志者也何
也理與氣皆精神之發也從真精神發出者雖平亦奇
雖百載而如新從俗套堆朶者即神奇即臭腐矣此雖
未暇卜其生平而文章大較固不越此若曰主者好平
好奇好獨見好某樣文字而多方以投之吾無是矣夫
制舉之文上者必透發聖賢精蘊次則須利於鄉會二
闈烏用投小試爲而況其無所可投也
一夫舉業之文月異歲殊能者固自可人拙者祇覺可
憎槩其弊則曰生曰晦曰堆曰艱曰突曰太凌駕生則

強拗晦則暗塞堆則癡重艱則辛苦突則無承接太淩
駕則無頭緒皆高才生之病也乃庸弱抄襲之徒又不
足論矣余謂文字無論平奇但平日多讀多作臨時修
意修詞期於題旨有所發明而各逞其才情之所至未
有不出人一頭地者而其要則在味好程文好墨卷好
前輩大方家制義程文精鍊簡要愈淡愈濃墨卷神情
煥發體格莊整而大方家如王唐諸公之篇題神脉理
鑒策生動士能布侯于此舉業不求奇而自奇矣夫今
之人固多不讀書然科第之中固未有不涉獵經史而

居無一物者今之文亦多不規前輩然高魁前矛之人
亦未有不沉酣古義而氣格默合者不敏於此道頗有
癖嗜有管窺故不厭為諸生熟復之
一明經取士制也今士或粗通四子即公然就試而課
以本經輒茫然者論以觀博洽表以備對揚策以驗通
達亦制也今士不讀經史不諳平仄即七篇斐然可觀
而課以後二場輒空疎無遺味者此其人殆所謂膚立
者耳叩其胸中讀得何書他日幹得何事所以文章經
濟往往不如前輩弊正在此令與諸士約童儒非通經

不得進學青衿無後場不與幇補若經義失旨者重則
降輕則責決不誑汝
一甲申以前廩膳四等停廩作缺嗣是不作缺矣特限
六箇月送考考復之後亦槩不作曠矣迨奉欽條有停
降考復緣事辨復者以文到為始准作實歷之文則未
復未到之前作曠可知也今惟補廩以文到日為始而
扣貢則總除六箇月即停廩丁憂而後考復者亦止除
曠六箇月其緣事辨復四等再停與五等作缺而考復
者原無送考之限不在此數至於幇補之法近稍優新

雖皆憐才之意然案案相仍其弊必至廩多而無挨貢
之日此如恩貢之例可偶而不可常今惟一等前者聯
補二新其餘悉照欽條新舊相間之例非不憐才也勢
不行也
一考校之際無論生童本道一秉公心公道毫無私記
私查譔案後仍將落卷發示如有不盡天實鑒之即本
道三四隨役亦照常倍加關防槩不得有所干預倘妄
一男子或稱同鄉或稱舊役或稱門生親識或稱年家
通家在外誑題誑情圖撞太歳者即局詐偽許令被騙

生童自首免罪如被人首裝騙人者與被騙者重加責枷戍遣歇家容留者巡捕員役不覺緝者各治以通同容匿之罪又如替考冒籍責在保結廩生傳遞懷挾責在搜檢巡綽違者法各不輕無得以身試也府學廩止結本縣儒童不許攬保別縣致生事端

一本道專督學校不管民事如生員不自檢飭生事害民者許諸人赴道陳告以憑裝問如生員戶婚田土切已之事與齊民有競者准赴別衙門告理不許赴道纏擾但各院司道批詳生員犯該杖罰以上罪者不必本

道有行原問官抄招報驗情重者另行黜革又按各屬招詳生員多擬罰穀者此不過諱罪而言罰耳非律也施之齊民且不妥況青衿乎夫罪名原分公私不分官吏士民今以後生員有犯情重則罪情輕則免不得混擬罰穀且令避罪何以示懲惟據律生員贖罪原該納穀貧士何能堪此則量從工折可也

一本道自歷仕以來一切文移未有不經目者一切批詳未有不親裁者隨到隨裝道內各役僅供登記印封之用毫不得有所干預遲速其間間有本道一時慎重本即批發者府縣教官不妨催請諸生不妨面稟以便查示萬一有釜鬵之患亦可因而盡撤矣

示浙東六郡士 丁巳

今天下文風日盛歲乙卯　聖天子爲之廣制額春秋兩榜若不勝收也然通計畿省則有盛有寡通計郡州邑則有盛有寡曷故封山川非不奇也壤地非不接也人物非不美也弟子員非不多也且其初亦嘗背項相望者也即今非不有致身尊顯赫赫者也何科第之相懸也盖吾觀其盛者其三場文字如錦繡相錯雲霞互

燦又如金玉雜陳芝蘭並馥大抵皆旁搜博採劌肝嘔心而爲之其寡寡者非庸則淺非襲則率盖亦有聰明特達之士或能爲四書文字而經則弱亦有能爲頭場文字而論策則膚如是　何怪乎盛者之愈盛而寡者之未易以遽振也甚至僻邑窮鄉數十年無一得雋者於是以遊泮爲大鄉縉以幇廩守貢爲第一功名把持官府欺凌鄉里趾高氣揚傲焉而自足此其趣向識見之比於大方也不似埳井之鼃東海之鱉歟夫天之牖人相若也古今聖賢之書元魁之制義自在也顧人勵

志何如耳豪傑之士猶將特地爲聖爲賢况區區科名之業制舉之文乎今宇內最遠者莫若滇黔若粵西且有袞然二十房之首者矣何至以兩浙數千里之中而使檇李吳興武林越明諸郡獨專其盛哉語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言貴奮也先之也

正名維風行寧紹二府

照得浙中近來人情不古風習最澆就試儒童多有妄希倖進變易姓名冒填三代以他姓爲姓以他人爲父迨乎進學多年紛紛告改甚至衣冠之流以不族以踈

族爲親弟侄以弟姪爲子以兄弟之孫爲孫以無干之人爲壻爲甥夫父壻之名豈容輕許人者徒希進取罔顧非咲此等雖一字之玷終身恥辱所關係人心倫常詎爲細故而恬不知怪將何底止合行申飭爲此仰寧波府紹興府即便轉行屬縣各將送考儒童年藉三代逐一查確方許填冊送考如或仍前假借詐冒者即便斥去不准送考若朦朧倖進查出仍行除名保結廩生一併停罰仍示諭遵照施行

總送額外遺才以廣搜羅行十一府

照得正科之外例有遺才之試然名数既限府闕實難而素頗考起者其心不能澹其勢不免於競進則尤難之難矣本道特設一法以廣之其一曰兩科給賞其二曰前道五名前又前道三名前其三曰按盐二院當年觀風三名前此三項皆考頗起而勢不得不嘵嘵者也將使之一例就遺才試則遺者必多遺者多則彼之求進之心益切而本道憐才之心亦戚戚然不能以自已也爲此仰府即查屬學三項生員行令各學開送府考但有先後而無去取俱與遺才生員同送本道另試另

取給賞前道止限二科觀風止限當年五名三名止照原案如有那充詐冒定行黜革併提該吏究罪盖詐冒那充人數益多其勢不能盡收而且有礙於正遺才之額必至此法盡罷而後已斷斷乎其不可也此考既定收者安心於進場遺者安心於下科其志尚不已者安心於大績本道無復有未盡之心無復有另加刮目之意以分我大公乘李而諸生亦不必嘵嘵而號曰吾五名前三名前滋人嘔噦則幾無恥矣本道且厭薄之

武林書院懇恩增額行杭州府

奉軍門劉　批呈云云看得書院之設所以羽翼聖真樂育人才而爲　國家建學立師之助不淺鮮也然兩浙書院之風舊頗寥寥獨會城虎林之講近稱濟濟廼蒙撫院劉　道剖先天學傳正印本躬脩以垂範闡真得以明宗講席弘開不輟寒暑者五載多士從邁無間衿縉者千人家家非復阿蒙人人得未曾有蓋非徒提倡於一時實將興起於百代者茲當賔興之時特題廣百之疏此書院諸生欲援白鹿白鷺科舉之例爲加額之請也然諸生聽講肄業于書院者不以書院另加固

非所以爲勸特以書院另加則非所以爲制又使不以真聽講肄業者充之而徒使掛名借徑者託足爲又非所以爲實則今日創行之初其法當合而不分其額當嚴而無泛其實當核而無冒庶足以激目前而風來者爲此仰杭州府即將虎林書院肄講三學生員未經考選者另行考選于本道原限之外總加二十五名一體送考以憑量取科舉十名以示鼓舞寧嚴無泛寧核無冒以待倡明講習之風彌盛彌加則白鹿洞之遺規不獨沿行于江右而於　國家建學造士之制撫臺倡道育才之意未必無裨而自此引之無窮矣

行餘姚孫月峰尚書鄉賢牌　諱鑛　戊午

爲崇祀行業大臣以隆表章事餘姚故宦参賛機務南京兵部尚書月峰孫公諱鑛者才足名世志希古人承家惟孝惟忠行已曰清曰任司銓選則盡祛附權之黨而善類爲之彙征督薊遼則力排封倭之非而　天朝賴以不辱馬班著述千秋之業真無愧若韋若陳若董之高科韓范經綸一門之勳允克紹乃祖乃父乃兄於奕世憂先根本之地肅重典以杜亂萌時值風波之洶

允闞身以消黨禍公堅不可奪之志人惜未竟施之猷居然前華典刑卓矣大臣風節宜躋俎豆以示楷模仰府即便轉行該縣置主卜日送入鄉賢祠崇祀再照本宦名高一代身沉五載而嗣子未定恩卹久稽夫鉅公細民之家雖殊豈天序天秩之倫有異今有司聽細民之爭片言可以立決豈通國議大臣之嗣兩端莫適所從使不二心之臣爲若敖氏之鬼使舉筆可成之案爲經年不決之疑本道心竊痛之傷之亦爲承勘者不取也併仰府縣官速將本宦應繼姪男按彼倫序質我神

明有何艱之難任亦無嫌之足避速詳院司以憑裁奪
題覆施行

送薛屠二學道名宦行杭州府　戊午

爲追祀名賢以崇師道事照得先任浙江提學副使方山薛公諱應旂文章魁壘氣節嶙峋士林共仰風規越秉堪懸日月砰石屠公諱羲英準繩禔躬規矩肅物師道獨尊吳越教法猶傳辟雍皆後學之山斗師席之典刑宜祀瞽宗以示尊崇爲此仰杭州府即置主擇日送入本府名宦祠崇祀

送譚葉二海道名宦行寧波府　戊午

爲追祀名勳以表宦蹟事故兵部尚書前浙江海道副使譚公二華運籌事事當機簡鍊人人用命蕩平夷寇東南倚若長城綏戢瘡痍閭井安如衽席奪情載起勳猷懋著于樊樞遺愛常流棠蔭永垂於海國故總督兵部尚書前浙江海道副使葉公龍潭氣畧沉雄機神偉朗運籌靖海標銅柱於東南賜劍殲胡恢金城於西北裒中共瞻忠勇甬上首荷覆幬宜祀黌宮以永世澤仰寧波府即置主擇日送入本府名宦祠崇祀

節儉訓諭浙江戊午新科

一士人立身莫高於無求而當官尤先於砥節關說之自累而累人也久矣況試事進退所關甚大者乎不佞揭案未畢多士誰無兄弟子姪親戚知交然愼勿啓齒干試事即啓齒亦必不聽此愛惜名義杜弊端他日敗歷華階表著丰裁頓多士莫忘此意是不佞所以訓節也

一世俗莫弊於煩費而煩費必至於多取夫多取而品乃卑害乃大矣矧夫虛費無益者乎語云惟儉可以助

廉又云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今與諸士約凡不佞一切請席花幣錦障之類皆不必辦初見止自止解元總送一紅連名手本其餘俱不必另具以後謁見止用単帖手本縣不得用紅天下事可省者大約類此今日則便彼巳刻浮華他日則便下屬使百姓遑家役所以訓儉也

清白堂稿卷四

明同安直心居士虛臺蔡獻臣著

序題

合刻范文正公忠宣公全集序 戊申

此宋資政范公父子之文也松司理毛君合而刻之以叙屬不佞獻臣獻臣卒業而嘆曰文正公殊絕人物也是父是子其宗臣宋室舄奕來禩有以也哉昔子瞻叙公集而以掛名為疇昔之顔況予乎盖世有正人之文有文人之文文人之文思必抉微詞必極麗然其關世教者盖末矣正人之文如布帛菽粟其於仁義忠孝如水之必寒而火之必熱彼豈蘄以文名者耶今觀集中文正典雅而激昂忠宣懇惻而敦厚文正光明而峻偉忠宣正直而剛毅文正以正人之文而兼文人之致忠宣則粹然一出於正而尤長為奏狀論事之文可謂父賈誼而子劉向矣予與氏云有伊尹之志則可希文先憂後樂敦風節崇名教出入將相毫無委靡婀阿之態而尭夫生平所學惟忠恕二字忠直世濟庶幾一節則其發為文章固孔子所謂有德有言者乎獻臣又嘗考覽宋史自文正忤呂丞相落職而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然公為一時物論所宗而再起復用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士以此多二公及忠宣作相王覿以言事坐朋黨罷公極言前世黨禍且錄朋黨論以進至富歐乃四傑中人議論稍不合而抗疏責備之者不少讓盖古大臣之用心矜不爭群不黨者固如此也今天下搢紳弁遲黨端見矣其禍未知所終噫使世有文正則必不樹黨使世有忠宣則必不言黨故凡黨人而自附於黨者皆妄自菲薄者也非正人也不顧士大夫立此門戶司理君志在斯乎志在斯乎異日立朝之槪可觀矣

讀要語密箴序 辛卯

予舞象之年得敬軒先生要語窺一班而心好之時方從師課蓺未及卒業己丑入金陵受虛齋密箴於先生之曾孫獲卒業矣予自度於世味淺惟時繫心鉛槧案牘暇輒漁獵子史騷賦至性迂疎對客娓娓時事不自禁既反而思之即奪目滿耳奚益且因之叢謗辛卯至日大司寇王公不與齋居予造而論學王公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薛夫子也其要語言言藥石也吾抱痾持

此以當醫予有之乎予對無有因示一帙挾而歸則編幾敝矣蓋公案頭披玩者也予命家僮謹錄之合於客箴朝夕覽觀焉竊惟要語乃文清心得之書其文辭温粹而圭角渾融令讀之者粗心豪氣渙然盡釋客箴文莊少年作而警省砥樹之意多然寧漸無頓寧尺寸毋圓通考其生平操修不愧屋漏若合符節則二書之所同也二先生沒而世有一種學問高其議論廣其法門群天下而趨之甚至寘西士柱下於吾道反張之而据其上究厥流弊不離畔岈滅町畦不止幸賴二君子之

書遡紫陽而達洙泗是以俟真儒千載之後也一日客過予而笑曰何吾子之拘拘也孔傳一唯佛標無住即要語不繁客箴五十不贅乎且予之所從入也何居夫不妄語三字劉器之力行七年而後成令二書中三致意焉故曰謹言乃脩德之切要又曰未有多言而不妄者嗟乎予小子嘗多言矣尚三復之以臻䏻誠斯王公所為授要語旨哉

題年友林志唯兄警語 辛丑

我明理學以薛敬軒為宗其辭受進退有鳳凰千仞氣象嗣是作者非不高邁超脫繩尺固殊焉惟吾泉蔡虛齋先生其學由文清而遡紫陽故自從祀四先生外而推俎豆者必首温陵今觀虛齋客箴與文清讀書錄旨豈異也予友林志唯未為秀才時則已有必為古人之志成進士十年矣自處鄉處家以至處官大抵據其真誠以與父老子弟及縉紳朋遊相感動而惕身心厚族戚推轂天下賢俊無日不惓惓焉故其自視常若不及其檢身常不敢錯寸趾而望之使人意消京師每過予必談學曰一部性理及讀書錄足矣已又出其所自警

與與人交警者視予夫今世士最下者無論進之不過詞章功名見一班耳又進則談玄談禪以為超乘未有談吾儒真學問者即有之亦未有孜孜不怠實中其聲如志唯者也蓋志唯之學得之尊君錦山公為多而生平誦法則莫如文清故家訓官約自警私視諸編視之客箴形神都肖予以是愧志唯夫居今之世而譽人以文清文莊孰以為不波然而若志唯者斷斷乎二先生之徒也

蘇紫溪易經生生篇序 丙午

晋江蘇君禹先生以義經冠鄉書魁海內既行其兒說
為經生葛矢矣吾邑許子遜太史自言既弁不復為經
義則得力兒說多也然兒說猶帖括家言耳先生藩臬
粵西時寘思韋編時發其所獨得至再三削牘名寘寘
更名生生即先生亦自謂扶義文周孔之秘而補程朱
蔡陳之遺在茲篇矣獻臣初受是經已去而受詩然自
角丱即承下風不意其終莁然也今讀茲篇始覺了了
如象非潛龍見龍之謂變非損來既濟來之謂係則勿
用亦詞占則潛龍亦占斯言也使考亭復生亦必首肯

先生為人豪爽超逸有鳳凰千仞氣象其視學兩浙衡
鑑神師道尊頗不得諸搢紳之意既去十載殁又数載
而浙人推督學之敏且公者先後無能及先生廼知人
品公論竟自有真而一時未易定也先生擢長黔憲即
上疏乞休乘化前數日有白雲起辟屋間呼朋共賞儵
然若戲於乎先生天人也其玅契遺經有由然哉嘉定
令吳君講於白鹿有年矣讀先生書而好之因版以公
多士予為弁其端

林次崖先生集序 壬子

邑侯李公晦美既捐貲唱刻次崖先生集成而屬獻臣
序之按正德丁丑榜吾泉最號得人學憲陳公琛襄惠
張公岳而大理丞次崖林公希元也三先生皆邃於經
學以文章氣節名一時而作用不同際遇亦異其為學
士所宗而稱我　明人物第一流則一云先生力學刻
苦自草茅中即毅然有當世之志其學專主程朱而折
衷於王順渠歐陽南野之間不盡名巳見尤不喜陽明
良知新說今四書易經存疑海內家傳戶誦與蔡文莊
蒙引并矣惟是生平蒿目憂世抗論勇為當　世廟初

筮仕南寺即上新政八要其後復有荒政叢言王政附
言諸疏亦皆聳動中外見諸施行而大同遼東兵變及
守欽力主征交之議大為當事所側目故其官躓而起
起而復躓竟不獲大用以老既罷而欽人生祠祀之歿
又二十年而學使者祀之黌宮以配朱夫子今讀其疏
纖悉剴切盡關天下大計即鼂賈歐蘇未能過也其他
詩若文雄勁典質俱發其中之所欲言而大指不背於
紫陽即年踰大耋室如懸磬而桑梓利病不憚再三為
地方諸公往復其志氣磊磊落落雖犀可剸虹可貫奔

育可奪矣故為紫峰易為先生難幸而成則為褒忠不
幸而不成則為先生所能者人不能者天也然先生學
而大儒入而名卿出而良吏歿而言立即安南四硐之
復都統之授人謂林知州六疏賢於數十萬師夫是之
謂不朽論者無以其際遇之齟齬而妄置軒輊哉是集
校選初屬蔡敬夫叅政會赴楚藩不果故予不揣謬為
代斲而詩則劉國夏憲副共之封事全收餘汰一二庶
幾無復未見全書之恨李令公嫩政非一而表章茲集
及脩文公書院乃其右文之大者集原本為先生子有

梧手錄而訂訛敦匠則公之孫某某曾孫某某玄孫某
其外曾孫廩生吳大光及諸生林燧卿陳世漢俱與有
力而大光尤任勞并志之

黃逸所公海眼存集序 丁丑

獻臣為童子時即聞黃逸所先生者吾浯正人君子也
長讀郡邑志企慕之爲按先生總角即治習為郡小史
旋投筆曰非吾事也去而讀書於太武巖日誦數千言
夜起觀日海中欣欣若有悟者已負笈遊陳紫峰先生
之門正德庚午遂偕紫峰舉閩書年二十三耳仍折節
問業不赴公車越甲戌成進士授南比部廣西司主事
歷廣東司郎中凡六年所乃擢知南雄甫三月而告休
未幾銓曹復起知松江然先生不肯屈詔政府疏歸而
教於家德於鄉會歲大侵臺察李元陽公請尸賑貸竟
勞瘁而卒盖嘉靖戊戌之春去今丁丑百年矣曾孫夢
魁以先生奏疏遺文示予索序予卒業嘆曰夫正人君
子歟直己行道而得志於時也豈不難哉逸所先生郎
比部則上申明舊制疏又疏應詔陳言九事又疏定大
禮按九事則敬德納諫節用端本其大者而其詳則請

罷生員納銀入監請罷各處鎮守太監請飭巡按及按
察司禁止送迎而相見禮一依憲綱又禁止南京守備
不得受理戶婚田土鬪毆人命詞訟鮮船內官不得需
索見面幇錢銀兩又鮮物非供祀織造得已者量行停
止至其論正嘉大禮則以永嘉張羅峰之說為希寵嗜
進妄誕不經而申明舊制則改正京畿御史不得仰部
司抄捧按驗也此皆切中治機人所難言者一郎官侃
侃無諱三月南雄人稱介節雲閒殫地也而先生竟以
永嘉相大禮之嫌託療馬傷足而致其仕此非直己行

道而毫不枉已狥人者哉及讀先生所為知行辨主一說則知生平所得力於道南四先生書者深矣惜也著述久不盡傳而施為未及大展其尸賑則欵無一遺無刻滞無升斗濫故鄉人感痛彼蒼之不假年也盖臺察公行部謂諸生曰諸生莫道誦法孔子第能景行黃逸所可矣嗚呼若先生者可謂真儒也已先生名偉字孟偉同浯洲汶水頭人

李東明公白鶴山存稿序 乙亥

盖予讀李東明先生鶴山存稿而深有感於天人之際

云永樂間吾同有舉進士郎户曹諱賢祐者先生曾祖也先生八歲能文十二首泮士十六舉鄉書有奇童之稱嘉靖庚戌以甲第謁選得比部而省刑江右擢守潮陽尋奔二毋諱歸其享年僅四十有二茲崇禎乙亥熊令君始採通庠言請祀先生賢祠既得之學使者予乃獲從先生孫偕龍卒業茲編也先生十載公車即閉户讀六經探百氏故其文章雅有大方之致及為郎亦好借奇書内典抄錄把玩入江右與諸名公談道講學者遊即執贄亦所不靳此其才其志豈卑卑較近冨貴利達中人哉盖吾泉陳我渡傅錦泉二先輩皆戊榜相知其言先生筮仕比曹問斷即如老吏江右之恤錄奏報人咸稱平先是有袖金謁者先生正色開諭其人竟逡巡謝去及守潮陽海寇為警列邑告急則峙粮糗繕器械又募敢死士訓練之賊知有備而潮獲安堵先生力也陳公按五羊而潮人誦前守仁廉與郤賊全城之烈如新乃撫章責者風聞媢口而錮賢守於五載之餘竟使抑欝不平以夭天年嗚呼人扼之而天復奪之耶先生性孝友即尺牘往来多為林毋乞贍表詩文里居則

創家廟復祠田讓宅諸季而自構隙地以居捐館時子璋甫三齡故其遺烈幾湮然先生謝世七十春秋矣今日祟祀之典其輿論之不容終晦也歟亦天之既克有定也

顧涇陽小心齋劄記序 戊申

涇陽顧先生貳南銓時筆力議論與藕長公相上下天下人士爭慕效之文體為之一變獻臣總角業舉即知嚮往今三十年餘矣先生以銓郎坐諫謫再起秉銓後坐置相事謫且廢也人望先生如景星慶雲非塵寰所

有而先生頹恬然怡然退而修明正學于梁溪閭邑故有東林書院為宋楊龜山講學之所弗廢久矣先生倡同志興復之每會遠近縉衿至者甚衆無不以先生為大師于茲之時人望先生更如泰山北斗矣獻臣治兵江陰每見先生風度冲遠不覺鄙吝之心都盡久之乃得請所為小心齋劄記自乙巳溯甲午蓋是年先生始讀廢也獻臣讀其書大抵發性命心知之奥旨闡孔孟周程之微言至於老佛諸子之異同朱王諸儒之得失亦往往嚴焉間旁及政治人才則古今進退之衡也蓋

先生之學直窺本原先生之志力擔世道先生之風千仭高翔先生之言百世可俟信乎一代之宗儒也醇乎醇者也不敏既獲卒業因屬無錫令林君德衡梓而傳焉雖然蒼生未嘗忘先生先生亦未嘗忘蒼生主爵者虛席先生屢矣　上一日惓然求舊則大儒之效先生亦何幸於吾身親見之哉

刻方本庵心學宗序 戊申

侍御方公遵養皖桐以　特旨起巡鹺行部陽羨獻臣獲以監司從公視學與諸生談說經義津津令人解頤即固陋闇所未聞矣已知公淵源所自得之廼翁本庵先生為多因請先生所為心學宗既卒業而嘆曰嘻此救世之書也夫今之時正學晦禪學昌矣曹溪以來直指本心立地成佛五宗而降機鋒百出棒喝交加駭而聽之非不恍在目前而摶之不得從之末由所謂狂慧耳烏足言心學哉先生之書自經傳諸子以至宋　明名儒凡言關心性者必裒而集之而發所獨得以為之開扃啓鑰語不煩而意獨至令善悟者緣是而直詣聖真不難其次亦可循循而至以不背乎事心之方蓋唐

虞首言心孔子亦言從心而堯之中舜之一孔之矩萬世宗焉自後真儒輩出言中庸言性善言靜言敬皆是物也惟姚江揭良知而其高足遂以無善無惡為心體雖天機自謂洩盡而識者已預憂其終矣今禪學之昌其由此也歟先生壯而志學老而不倦既貢而不仕而生平大旨則在尊紫陽以達於鄒嶧至無善之說尤惓惓立防焉故心學宗一編世儒之鍼砭而正學之津梁也獻臣持以質於涇陽顧子顧子曰是書行其有裨於學脉甚大因屬喻令無知翻而布之夫學莫先於明宗

山宗岱水宗海或學而至或不至焉則今之譚學者其
可以知所宗矣是亦百川之學海也已矣

陳文定公年譜綱目序 丙辰

慈谿澹然先生集重刻潘侍御楊太史序之詳矣其裔孫益孝欲行先生年譜而商贊乞言於予予卒業而嘆曰斯非獨陳氏家乘也蓋亦闕國史為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豈徒經術云爾哉人師則難耳我 明開基二百餘年來人文蔚起道化洋洽有由然也先生當成祖纘緒之初成進士選讀中秘書出司比曹入為侍

講凡五叅編纂而司成南雍者幾九載考權宰不得屈横璫不能致竟老一官以請其生平屢家立朝一本忠孝而詩文條教出處進退居然宋儒先家法故其時師嚴道尊語成就人才者必以南陳北李並稱蓋先生歸十三年而後考終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先生有焉 世皇中興追贈禮部侍郎謚文定泰山北斗歷世師宗之其樹後學之標範豈淺鮮哉每怪世人多行年譜然皆子孫及門人附會雜就之而先生此譜出其手書法取朱子綱目譬之畫家白描鑑尤足傳也李益忠文公時勉云

許鍾斗太史遺集序 辛亥

於虛空中有同於同中有浯浯之為洲大海一漚耳洲中有山曰太武石骨峻嶒蟠亘可十許里而其氣脉之所蜿蜒勃蔟而為人文故百年來起家甲第者幾二十人而其魁南宮授編脩者則自許子遜始予知子遜角丱時奇士也既弁補邑諸生徒步持所為制義就予冀洋山中予讀其千駟首陽篇至貧賤非能重人人亦重貧賤富貴非能累人人亦累富貴等語而大賞識之因

涉筆曰此題前有濟之後有仲文得此稱鼎足矣子遜大得意去其後公車之業必授予彈射歲辛丑子遜果擢南宮第一選讀中秘書其制舉義天下士爭慕效之以為唐應德復生而子遜頗謬推予為知己子遜授館職未幾而遘危疾歸歸未幾而歿年纔三十七耳故遺文若詩僅僅若干首而館課居強半焉大抵陶鑄左國吐吞韓蘇而快寫其胷中之所欲言奇而達辨而裁今世操觚家所蹈弇山大函之障與所謂館閣體者舉不掛子遜筆端而覽者躍如知其為風行水上之文也子

遜嘗為予言其生平讀書不盡一卷不復他涉故能醞釀致精如是惜乎見其進未見其止以問於山靈其亦有不可知者乎然是足以傳矣子遜性耿卞少濡忍頗獨喜讀書及官翰林則折節為恭謹而其中若介然有以自得者杯酒諧謔往往絕倒蓋其天機過人殆數苓彼蒼假年其所就詎特古文詞而已集成而予為序以復其尊人封編修公者如此子遜有知當復以余言為知已否

李邑侯正俗編序 庚戌

漢賈誼通達治體而其疏曰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知言哉知言哉夫漢去古未遠一經秦餘而俗流失世敗壞遂至可為長太息使誼生今世覩今俗不知作何痛哭流涕也夫今之俗亦極敝矣總其凡則曰淫靡曰浮薄曰橫恣曰奇險曰嗜利無耻猶未易更僕悉也吾同為紫陽過化之邑號稱海濱鄒魯獻臣猶記為兒時父兄所稱說風俗淳厚絕無吳越澆詭之態即通籍逮茲僅二紀耳而耳目覩記月異而歲不侔蓋地窄民稠繁費日滋浮競日熾而凌嚚詬誶慮不顧行下戶窶夫非寄人籬下幾不能自存活予歆挽之而力不能建武李侯之涖同也既匝歲矣惠洽民和乃出所為正俗編示予予讀而嘆曰是救時鍼砭也雖公之寓內猶可況同乎且也侯非第言教而已蓋寔身有之卻交際省讌會示之以儉禁圖賴嚴匿名示之以法懲投獻聽和息示之以睦抑奔競表節烈示之以禮是編一行吾見同民之飲醇復朴者非復今之民而紫陽之遺民也夫章好示惡道德齊禮者良師帥之事也

處乎吏與民之間而蹈道廸德以陰維頹靡者賢士大夫之責也侯所為屬望于縉紳鄉先生者意惓〻甚盛即不敏敢不嘉與士大夫矜式砥柱以無忝賢侯之教

題王冏伯詩後 丙辰

予與冏伯同通籍而以南比曹郎受知鳳洲先生辛丑余守客部而冏伯來謁補相視甚懽未幾冏伯以武選調入銓屬至長司勳冏伯束髮負奇落筆紙貴其文章要自天才得之而不斬以篆刻之功勝且其志雅以經濟氣節自負不僅欲名其家學已也既佐銓益自發舒

務推轂一時名流而延攬臺省諸貴人當其時政地朝紳之閒不能無少枘鑿而冏伯委蛇幹調意歙合異為同然異同卒不可化而不能無生得失及卯秋晉録成復以論武侯中語失旨挨歡妖書事起而冏伯竟以金沙株累去矣予備兵常鎮與冏伯遡者五載間與語憂深而指遠蓋予規規不能從焉庚辛間冏伯推衍卿者屢矣竟不得俞玆予起家越海而冏伯已先一載化去惜哉惜哉乃予慶長君以詩選及銓要來予讀之流涕曰冏伯之詩諸公論之詳矣予獨謂其致似子瞻而語似青蓮矢口戲筆皆成妙解結搆不及弇山而超逸過之矣斯亦世之軼才奇士也歟雖然以冏伯之志談吏談兵卓然欲有樹於世使克竟其用君家三世之名位何足道哉然是詩可以傳矣鳳毛也夫鳳毛也夫

同安縣新志序 壬子

廣昌李侯晦美治同之又明年政和風清民洽士奮儼然為閩南治行之最已徵志於故牘近事莫考而鋟板無存喟然嘆曰是隆慶初元之書也吾江右二十年一脩此不啻倍之矣則謀所以昭前示後者適直指陸公

議修八閩通志而徵郡邑志以為之質於是李侯集邑文學林爕卿陳懋時蘇庸謹蔡大騰葦籙之公所俾搜遺具草而陳子辭不赴三人者即舊志而續輯之既就侯親授簡於獻臣且致幣焉曰願以累子獻臣再三左辟不獲命乃却掃東山為立義例討故實竭三月而後脫稿凡為卷十為目十有七曰輿地曰規制曰水利曰官守曰防圉曰典禮曰賦役曰物產曰風俗曰官師曰人物曰廣善曰祥異曰叢祠釋道曰宅墓曰盜賊曰徵文愧不敏無能為役然上下數百年間吾同掌故大略具此矣而貽代典制人物又加詳焉予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邑志者其小史之遺乎同於今非蕞爾邑也地大人衆事繁俗澆士風日下海氛時聞非可結繩而理端冕而議也昔文公簿同無理學事賦稅出入之簿逐日點對僉押茍利於民雖勞不憚又以聖賢性命之學開誘子弟而抗法其敗群者故人文丕變于今為烈及邑聞警則分備西北而肄民于射圃之役著在大同集班班可考豈非銅城不朽之志而大儒流風遺範昭揭千古者哉繼自今吏同者必以紫陽之政之教為政

教而後成其為善治生同者必以紫陽之學為學而後成其為真儒斯士民之幸而山川之光也李侯之汲汲是舉也其有意於斯乎夫處季世而鵠紫陽人以為不浮則腐然志同言同計無出此矣初授簡時敘夫絫政過予曰志之難在人物古之良史不虛美不隱惡隱惡無庸言矣第無過溢美耳予旨焉而未能也今籍具在隱耶虛耶志成併次其語以復李侯侯曰物備矣趣付剞劂氏以永告夫同之人及來吏於此土者是為序

四書破愚錄序 癸丑

夫宣尼逝而微言絕七十子徃而大義乖故六經四子之書歷漢而唐忞忞耳至宋朱紫陽合諸家註疏而折衷之如易義詩傳學庸之章句論孟之集註 明興立在學官布諸辟壅孔孟之學烺烺日星蓋二百年有餘矣正嘉之際新學鋒起以迄于今背傳註而非徃古詭異之談日新月盛即禮官所申飭鵠士者不過蔡虛齋之蒙引林次崖之存疑而經生家率多庋閣未暇其書肆所行初問意見理解火傳正新錄名公荅問諸種至煩 明詔命所司雜燒之僅而獲止即表儀卿之經書刪正予備員禮曹亦嘗贊宗伯移浙學使者燬其板無非為聖經 王制立闢耳然邪說淫詞中人膏肓譬之錮疾然非得秦越人洗滌腸胃而傳之良藥未易猝瘳也上虞唐龍岡先生起明經判郡莆陽頃以推擇來署同篆因得請所為破愚錄而卒業焉則敷揚大義剔抉肯綮即世儒之緒論亦精擇而廣輯之以備考訂寧詳無畧寧醇無雜而大指取足闡明紫陽鄒魯之奧窔而止先生之為心甚苦而力亦良勤矣予謂此書不惟可啓誘愚蒙即高明特達之倫能由是而遡蒙存遡紫陽

以達於四子無所不可命曰破愚者自道耳昔漢人專門名家者或引經斷獄或據傳議禮終其身不悖所聞乃知古人之尊經非後世學子所及唐先生之治同也興學右文公暇則手一編而哦與多士評隲文藝不厭至其操下庀事不以操切博手稜不以武健為愉快而至誠惻怛之意藹然見於言面學道愛人以經飾吏先生有焉非僅僅口耳訓詁之儒而已者邑士謀梓是書以傳於是學博楊君立東君任重吳君秉浩率諸生張廷商蔡紹英輩而問敘于予予淺陋僭引其端俾讀先

生之書者無賤鷄而貴鶩也

浙江丁巳歲薦齒錄序

督學使者歲貢士于天府故事部試者二廷試者一自夏徂秋無定期長安桂玉諸士多苦之歲癸卯蔡子為儀郎則請於右宗伯郭公羅部試又疏請試期以初夏之望著為令而冢宰李公亦因以罷銓曹之試于是諸貢士之至者歸者可計日數也今十五年矣丁巳之秋浙復當貢明歲士適蔡子臨校檇李則檄諸士就試檇李命之題首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

不亦樂乎論曰公孫弘擢對第一判曰貢舉非其人或問何也夫諸生束髮受書頭顱如許而始得謁 帝承明其恒格則膺倅理領州邑主教事委蛇而致華膴其上者則歌鹿鳴對 臨軒得無自負如平津之一當漢皇而待詔金馬丞相封侯者乎夫君子之於學也終身焉窮不損行不加為不厭誨不倦何悅且樂如之曲以阿世千古遺譏吾願諸生為此不為彼於是蔡子窮日夜之力差次其前後即其副者亦列等而優劣之得錢子靖忠等八十有七人慎舉選也籍既具諸生以年錄進而乞言焉蔡子曰予既命若矣復何言諸生再拜固請予曰予不以積善餘慶命易乎不以樹德命書乎不以伯仲壎篪命詩乎不以會黄池命春秋乎不以憲老乞言命禮乎夫脩之身其德乃滋脩之家其慶乃餘今日齒讓則聯伯仲之誼他年冷局則敦塤篪之好體途則捐爭長之心及其倦遊而歸也猶將使後生輩書其言以為惇史物不亦備乎雖然非學何由臻此諸生志之其無忘學也歟哉

戊午浙江歲薦齒錄序

明年己未當貢天下州郡士今夏蔡子定科寧台以東諸郡則試諸郡當貢者秋七月還武林乃檄嘉湖紹吉之士就試焉共得士十有二人例當剡齒錄又例乞文具幛以謝司衡者蔡子辭焉於是錄成諸士請不已予復力辭之而申告之曰子亦知所以光斯舉者乎夫猒舉子者予也而祇光予舉者子也齒不論壯暮期於致遠官不論崇卑期於守道盖予客歲所貢郡邑士而捷京闈者三焉予驩然開顏使諸士蹈廸建樹更有進于是其為斯舉之寵嘉寧有量哉焉用文之諸士唯唯而

退予題其錄首以示久要亦例也

浙江戊午同年齒錄後序

戊午浙比士之後太史林公吏垣張公来主文而鹺臺胡公實監臨之提學蔡子則竭一歲日夜之力遴簡與試士四千八百餘人蓋屆期鹺臺公特增號舍百而不敷益得廣為羅甚曠舉也當榜之初放也蔡子預為約以待曰無關說無自累累人以示之節無妄費無多取以示之儉於是多士之齒錄成蔡子宜申言簡末因進而告之曰爾多士之挾冊而哦也今之歌鹿而遺也豈

非濟濟欲對　臨軒登華貫以備中外緩急倚為第一等人物哉夫行世之難與窮居相百也矜不爭群不黨此　先聖徹上徹下語而於行世尤所急東漢頗廚俊及諸君子名行非不高矣而凌厲以取世錮八關十六子比周為市卑卑汚人齒頰乃唐宋名流亦多分門聚黨彼此交譏卒令身與國交受其敝不亦吾黨之過與故夫媕阿噂沓蒐瑣脊宇毫不自豎者固輕身名於一擲而過自標榜互相排擊入主出奴籬編棘揷昭昭乎以身為的者則因争而黨因黨益争而害始延之天下然後知矜群之訓為行世之善物也今世士大夫亦舊目門户之岐矣而未知所終祝轅者毋亦乘日之車而遊廣莫之野挺然而獨立擴然而大通庶幾不為流俗中人乎虞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争能渙之四曰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夫不矜以為矜何争之有合丘以為群何黨之有多士志之愛身愛天下道不越此矣雖然吾為浙士言且徵爾鄉先哲夫今所詫三人人好作事者非浙闈希談哉此三人者如孫如胡炳朗表樹皆人傑也乃陽明致良知一脉直接孟氏之傳而遡大學

之緒其抗疏居夷節孰尚焉雄文妙義傳孰遠焉靖逆藩平思田開爵奕世功孰大焉諸生誠知所嚮往將聖賢在我神化生心又何節儉争黨之為諄諄哉

丁戊浙英錄序

古今惟知人最難其次乃知文舉業之於文又其精者也知之則尤難矣予性頗嗜此道然操觚自運覺平平耳而其談文則不厭奇丁巳夏謬領浙衡憶郎客部時屢推屢格去之十六年而予鬓亦種種矣於是竭十五閱月日夜之力始得周十一郡士蓋其盡且慎哉竊謂

浙士奇天下而入吾彀者率皆說理微而搆詞工非有九天九地之上下令人不可方物測識者也予乃嘆浙文之盛又竊嘆文奇之難然以是遇合必能確遵聖矩而黼黻皇家無疑矣録既成會予遷秩行乃屬杭司理毛君遴而刻之予題之曰浙英志樂育也且以為多士異日遇合之券

致良知四書摘序 丁巳

自陽明子揭致良知之說迄今學士多宗之乃墨守紫陽者不無異同曰是專知而遺行祇啓高明耿修者實

耳愚以此三言者天下之至妙至妙者也非陽明子之言而孔孟之言也知之不致而使人致疑於良知亦不致者之咎也非陽明子之咎也嘗試言之夫天下有不真知而能行者乎則何知水火之不可蹈者之必不蹈乎天下有不力行而得為知者乎則何談京師者必問途必贏粮必百舍重繭而後帝都之美可見乎夫致良知之學是知行合一之學也即以事親敬長論非鄒孟所謂良知者乎然中庸論事親而推極於天道人道乃其功則學問思辨居四焉而行居一焉夫其所以博之審之慎之明之者何物而所以篤之者又何物非此知也歟式廣一焉不致矣譬之重陰沍寒之下一陽来復暫見天地之心浸而為臨為泰為壯為夬為乾胥從此起繫辭言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夫坤承天而行者也則行安得與知畸也此良知之妙也故知則為聖哲不知則為庸愚知而致則為聖哲不致則為庸愚知而致則為明明德不致則為美精魂可俟百世不惑者耳紫陽陽明奚岐焉丁巳至後獻臣校士吳興困頓之餘不寢以思忽悟四子之書與致良知之旨若合符節因摘而

録之以自警省且踬一二膚見以印之知學君子非牽合也非敢決裂也雖然物不格則知不致令物何物格何格尚為千古不決之疑安得真能致者而與之言良知又安得真能格者而與之言致知也哉

致良知四書摘後 巳未

予校湖時雖箋註數語於四子摘條之下而科試急遽東西奔走巳未秋里居之暇乃續成之嘗謂道無定體談者不必專執一名譬水中鹽味入口自知欲覓形相了不可得孔聖說仁孟氏說仁義程朱說居敬窮理雖

其大意固然亦未嘗事事而標幟之也即陽明子曰除卻良知無學可講然昭昭乎持此為的猶未免有㕎且忽者故道在心悟不滯言詮學在實證不立名目今予所提掇致良知三字幾乎在處着盐矣要亦實見天地間橫衝直撞無非此知非強附會人唾餘者夫致豈虛想而已程子亦云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非致知之謂耶特所入微有頓漸耳志學者第求端於知而求致於心則四子之書皆我註脚而況末學之膚言乎

四書膚詮序

予公暇於四子之書偶有所窺輙識之丁巳試吳興粗有悟於致良知之說復節摘而點綴之得百餘條然偶識者時出傳註之外而於舉業猶近良知摘雖於明德之旨時有觸發然用之舉業中人且詫為贅疣此為談學者言則可耳不揣欲兩存之間持就正於敬夫先生敬夫亦時出卓識以起予蒙也既而思之扣盤捫籥不如識日千蹊萬轍終祈適道聖賢之書同歸一理固非判然懸殊可容人另闢一途在者乃總加訂証彙為一帙不知其於四子之精神有少窺見與否至其為紫陽也非紫陽也為陽明也非陽明也其可用之舉業與不可用之舉業也則觀者自擇無庸家為之置喙矣

理學宗旨序 辛酉

予友鄒道憲既纂理學宗旨而序之曰南北部可言牛李不可言牛李可言洛蜀朔不可言洛蜀朔可言朱陸不可言此道憲獨見之論雖然道憲其有憂乎憂世也憂道也何也道所以維世者也夫道之宗何昉乎虞廷危微繼之精一孔門戒懼先以性道本體工夫合併無二此非萬世論學之大宗歟歷宋而明理學中天若濂

溪河南新安象山河津江門姚江諸大儒或主靜或居敬或問學或德性或錄讀書或大總腦或致良知雖開關啟鑰若人人殊然言脩總不廢悟言知總不廢行言本體總不廢工夫其餘諸君子苦心密證畢力分疏無非所以發揮大儒之宗傳而求不謬乎精一戒慎之本旨辟之山宗岱原其所起水宗海滙其所止夫道有二乎學有二乎藉具在以心會焉以身體焉則千聖宗子不在儒先而在我矣不然而繭絲牛毛頓悟直指不俗則禪毫厘千里試思朱陸異同紛紛爭辨而迄今並行

宇宙間若車兩輪廢一不可則道固自有大同在奚分門別户為哉明此則晚年定論姚江固紫陽氏之忠臣而談本体不說工夫使陽明復生亦當攢眉故嘗謂諱學之家止辨真偽不論異同學茍為己雖異同也學茍為人雖同異也道囷講於南皐先生之門稱上足是書之行其有功於斯道斯世甚大予故樂為引其端而質之

題匾羅陽四書翼 丁丑

高明匾羅陽侍郎與其兄海目太史皆予己丑同榜予

癸亥以光祿入都則羅陽已佐奉常旋晉棘寺矣相從數月竊有意其為人也所刻四書翼其于天人心性之奧旨多所發明而詞亦爽雅近世縉紳之喜談學如公者亦鮮矣惟是痛闢釋氏而歸過余楊貞復師且自許為拔亂本杜禍原之論則各是其是姑質夫後之主張道脉者耳

常鎮小約題言 乙巳

予友歐陽宜諸有言吾守昭州人言撫治之難吾將以不治治之及移毘陵人言調停之難吾將以不調調之予有味乎其言已而歐君為毘陵有聲撫臺曹公疏請以常鎮畀君而君楚人主爵者難其銜竟用漕臺李公言擢治兵中都去於是予獲拜茲 命先達有教予者曰子往矣三吳之治調停人情居半焉予唯唯否否則以拂人之情不可行天下奚獨難吳哉夫吳好奇易動之國也士譁於庠民訌於市仰機利而踈骨肉重藻繢而輕談評所從來非一朝矣故振紀綱厚風俗此根本至論而在吳尤為對治之劑余所領二郡頗質而性復迂踈不善調惟是素喜簡易欲令上下吏民之間撤蔽

刻浮可望而知可披而詔輙條列所欲行數事而題曰小約明其大尚有進於此者予承乏新未能及遠諸君子更相與圖之幸甚

鄭氏家訓引 己未

玉融鄭先生以學行起家来同訓事清真恬淡同人士敬而愛之予有意其為人也一日先生以所為家訓介蘇子士沐徵言于予予受而卒業曰詩云君子有穀詒孫子其鄭先生之謂乎蓋漢萬石君不言躬行子孫遵教亦如之然奮無文學故少子慶為丞相僅僅醇謹取

充位不數傳而孝謹之風衰矣惟北齊顏黃門侍郎所為家訓甚具故其子若孫累世顯融忠義著稱則所得于前人之攸訓者居多不然即九世同居若張公藝之一忍字君子無取焉今先生所為訓幾四十條則周禮之所謂孝友睦婣任卹與我明　高皇帝聖諭六言者固已纖悉委曲推明其意而惓惓謹惕好脩求知乎天必天于心則黃門所傳雜藝音辭書證養生諸篇視此猶為枝葉矣先生其有講於躬行慎獨之學者乎夫世之父兄子弟相戒勉者皁之擇利便圖富厚上之工文

詞取青紫為祖宗光寵止矣如先生之教誨式穀者未見其人也予聞先生之子其美秀而文有石氏孝謹風其曾刲股以療毋疾今聯翩遊芹泮矣先生善詒二子善遵從茲彌引彌昌以鳩鄭宗何讓顏氏哉雖然先生之為是訓非徒訓其家也所以訓天下之為家者也則是書也雖梓而公之可也

題侍御林道卿生壙記後 丙辰

向子平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生何如死耳吾謂忘生死易而忘富貴貧賤難忘身後之富貴貧賤尤難何者生死者必然者也富貴貧賤者或然若也人情惟有得有不必得則欣猒趨避生焉王孫之達君子以為放惟司空表聖豫為壙引故人賦詩對酧其中庶幾超然矣雖然猶未也自宋以後堪輿之術倡故有生而百方圖壽藏者為身後利也亦有化去數十年而不得歸土者子若孫為其身利也斯說之錮人久矣林道卿之壙長林莊也不事形家言不事華侈第以體魄得依父祖為安噫嘻道卿未周甲而不諱百年忘生死也歷玉堂驄馬再起督學方入啓事而掛冠以歸忘

富貴也為生壙而自記以見其志一破世之貪癡併忘身後之富貴也道卿真達者也賢於司空表聖者也吾欲與之為子平五岳遊何如何如

曹子貞玉芝樓序 辛酉

南通州有隱君子曰曹先生大同字子貞者王元美司冦傳之屠長卿儀曹誌之而其玉芝樓稿則陳敬甫司空及林登卿太守蔡敬夫方伯林廷永侍御亦既先後序之矣乃子少尹君昌順復過蔡子徵言焉余惟讀序誌及二林公之作可以知其人讀陳蔡二公之評可以

知其集予何贅哉或曰先生八見屈而八就試至晚謁明經選而始博一大官丞以歸非有意乎隱者也予曰此乃先生之所以為真隱也夫古之隱者豈徒泯泯没没匿聲滅迹云爾哉彼皆烱然抱奇而遭時不偶卒能抽身霞表而表文采於後世故稱賢耳予讀先生之詩斤斤範古不屑落晚唐後近体出入初盛而樂府古選依然晉魏六朝間物則深於詩者乎其文本情質義莊嚴明核而其要不悖於韓歐閩洛視世之以才力驅駕而鶩華絕根者遠矣故予謂先生之詩若文非詩人文士之言而儒者之言也有儒者之養而又有詩人之矩矱文士之追琢此先生之所以自名其家者也今先生殁四十年矣而苦心力詣能自託不朽之傳詎不謂賢哉少尹起明經佐同甫下車即捐俸梓先生集其守民涖事薰然慈藨又常有冥鴻之志曰吾先君子不能為大官丞小子乃能丞百里奔走頫首猥云民上哉其不失家風如此

儀曹二難存稿自序 甲寅

予為郎八載備兵五載而為擁載者所簸弄以歸自惟生平信心於事無趨避於人無德怨惟兩載儀曹乃覺步世之難罪廢以来讀書談藝侍母餘年自謂拜言者之賜矣間有知己過而問曰子去儀曹六春秋矣而人猶用是抗子儀曹誠難哉何難也予曰有二焉在朝班在楚許柱史既上其勢不可得下則難銓臺均也誰能偏護而直道又不可必行則難假王事大而發於婦人女子之口則難議勘自部而旁觀者不能無異同則難勘未畢也而廟堂又另有主張則難兼是二者欲晏然而無患害得乎問者曰駭矣子之言難也宜其及也子

之所難者乃在左右兩宗伯兩公皆負當世望而果於行其意前是曹屬嘗爭而勝方作意欲一發舒而子以宗室名封之故拘文守例不能奉行寬政以至移怒胥史而畧不遜謝猶得累資而出子則幸矣二者何難哉予曰唯唯否否自予為儀曹堂官曰夫夫也剛如鍊是數持例以與我争者同官曰夫夫也柔如繞一惟堂翁之所為而莫可奈也即予亦自謂兼有之盍嘗發憤嘆曰水去山在僧去寺在官去法在侍郎正郎總能幾時要以見行自有例耳安得略法而任意為鬧予言者即

同舍田億伯亦為縮頸雖然予過矣予過矣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予求去屢矣而隱忍不一決何也屏居之暇聊次儀曹諸稿而題之曰二難并附以所談儀曹事者凡五卷志實也且志予過知我罪我所不隱爾

潘鵬江中奉集序 壬戌

士禺子之冠闈書也年二十七耳越己丑聯成進士其文已膾炙海內而公温良退讓口吶吶若不能道詞乃上書請就廣文未幾而擢水曹榷南關清風后畫藉甚冠紳間於是主爵者拔置銓屬而公益明習典章講究

人才孤立一意欲有所大展於清時會以親病告求外補其後歷司功稱望郎以至藩臬江浙總領兩粵駸駸乎大界矣而公竟以勞卒官年僅五十有九悲夫公之子某某以予辱公臭味俾詮次其遺集既卒業嘆曰士禺子真負經世之才之志漢賈誼之流也夫經世之業難矣有其志者未必有其才有其才者未必有其志而有其志與才者又未必有其實用斯懸諸所遇耳公在都水則通商惠工在銓曹則辨官釐獘在藩臬則江右之置郵浙西之賦役兩粵之刑名錢穀吏治民生蓋繼日而思待旦而行其所見之條議施設者纖悉委曲鑿鑿懇懇靡不可以一逮世道長利蒼生非精神所全注能有此乎昔公去槜李而槜李之人立庇民祠祀公今五羊溫陵之間登俎豆矣公又有兩封事洋洋治安疏也而竟為相知者所尼不果上即公與予不無少怏怏焉其他如族譜序記尺牘之文皆鎔鑄程朱歐蘇而出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哉詩僅數十首而陶杜風味已窺具體是足以傳矣嗚呼士禺真經世人也其志其才不減賈長沙其遇亦相上下而實用身親則不啻

過之使天假年位所就寧止此哉茲予所為平治慨者非僅年好之私也

王玄亭方伯集序

給諫王君東里還朝而過予曰吾仲氏而玄已矣予臭味也遺文宜弁一言獻臣敬諾嗚呼吾闈舉己丑若干人負文章經濟之才志而卓然欲有樹於世者得二焉曰王而玄曰潘士禺士禺之清真而玄之挺勁皆予所遜謝而二公矢志擔荷念不及私則相若其為望郎則相若其致位藩伯而先後終于左廣則又相若豈非天

哉豈非天哉當　神廟時　徽號再上　冠婚並舉公以戶部郎司粵而中使時趣進金珠無筭勢横甚司農趙公計無所出則倚王郎如左右手公對中使草疏為明主忠言　上意為緩而中使之氣亦折同朝皆壯公而公竟用此乞南以去及敗歷楚蜀會蜀有建南之役公持議侃侃不阿及猝鐵喪師越嶲鼓譟嚴詞查核大與當事者意左既晉長江藩矣又竟用此得調以去此二事足以覲公矣公生平雅好讀書為文每對知己未嘗不商搉人才與當世要務卓識確見不苟為同語

合時目光炯射意神豪邈予心折而玄以為真奇男子使得進秉鈞軸盡究其施則天下之大節何足立而大事何足辦哉彼其耿然浩然之氣誠信於士大夫者素矣年位不竟惜也惜也公文工而裁詩史而逸涉筆梗而辨長篇短章率抒胸中之奇而妙合古法讀之想見其為人予既序士鼎之文而復綴此於公集千古人琴寄茲一慨

同安任明李侯吏牘序　甲子

語云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夫已成事無奇耳不過刑名之律例出納之籍數即有奇安施乃民情叵測事變無常自非精心長才遊刃中而超格外者烏能勝任而愉快乎縉雲李侯起家進士來令吾同同故岩邑而會紅夷内窺歲時恒賜一切民事兵事倍蓰故牒者不知幾何而侯以英明之識粹白之操指顧立辦之才局左晝方而右畫圓凡讞鞫之隱微風教之大關錢穀之解徵壇廟之脩建侯無不殫精蘉慮犁然備舉至若水陸調募軍需支給銃臺創置火械整搠囷廪賑救此皆出自不意圖於俄頃豈有成事可循而侯倉猝籌之咄嗟辦

之夷舟竟以遠遁而濱海災民亦且恃金湯乳哺以無虞于阽危苦心成勞同實芘焉諸文移規條具在矣今去同為京朝官即舉而措之天下震世勳猷茲非其左券哉然從今涖同者以是刻為已成事則餘黎有大幸矣

黃鱗伯侍御延露編序　庚午

黃鱗伯侍御予榜中錚錚者也當其為諸生時已名能古文詞壬午前矛卿書則制舉論策之文爾麗博雅學子豔而慕之予惟恐不得當也及已丑同籍而後喜可

知巳鱗伯起家大行即命儔求侶顧心力為不朽之圖名益藉甚公卿間巳簪筆柱下視鹺河東又奉　命按粵而中道無禄君子惜之納言王東里公序其遺文巳足行遠而厥子恭甫復以屬予盖尼父云辭達而巳此千古文章一字符也然達豈徒文哉授政不達雖多奚為則所謂達者盖兼文與事而有之矣予讀鱗伯延露編大抵取才先秦模法司馬而鑄氣於眉山氏疏暢洞朗令人一覽躍如楮毫立臺未幾輒慷慨論天下事若倭奴備省效忠救時諸疏皆殫忠赤切事情鑿鑿可裨

實用有賈生蘇軾之遺風庶幾哉孔門所謂達者歟孜鱗伯生平知巳為盧壁山觀察而鱗伯所論作文三長太上殖學以拓識其次程古以綴詞其次贍才以鬯意今觀鱗伯之文所為識與詞與意者有一之不備乎否也列之文苑名不虛立矣雖然以鱗伯之文可以追踪古人陵厲時輩而未竟其所詣以鱗伯之才可以大展底蘊賛襄明盛而未竟其所施則年為之域也盖予覽漳文苑傳而浛浛慨焉夫林公悦劉國徵高朝憲三君其才品皆隆萬間表表標奇者而文章爛焉建竪未究寧獨鱗伯然乎哉人不可以無年盖自古嘆之矣

十三經通考序 庚申

前輩學者占一經外他經亦皆淹貫其次乃旁及諸史古文故其言行不悖於聖人而其為舉業亦有根據非空疎飣餖者比邇来舉子文日幻而古意日微大抵涉獵浮華而叩以經學則茫然不省為何語去前輩之風遠矣吾同陳君尚賓發憤下帷焚膏繼晷其於經史百家之學貫串蘊釀而出之為舉業有前輩矩矱盖非今之務華絶根者也一日持其所纂十三經通考示予分

門別類既富且精犂然有當於予則謂此學者碎金也昌公諸夫涉江者必溯岷登山者必宗岱學不通經雖多而何為大烹之調珍羞具備而嘗其一臠者亦可以飽此君類纂諸經意也為業舉者方便法門也然得其意雖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義例亦不越此有力者能由此而舉其全則經學其有興矣

同安曹侯德政頌言序 丙寅

夫談吏治者于何執左券哉下車之初則徵之冠紳衿佩行政之後則徵之里巷童叟何者冠紳衿佩與師帥

遁可得之眉睫之表論議之間而里巷童叟其處遨遊自非風行澤洽斟酌飽滿安在其鼓舞而謳頌乎故先莫若士而公莫若民方城曹侯初治同也冠紳衿佩之徒進而瞻其容色藹然聆其緒論卓然退而私相慶曰賢哉侯也此必辨治同矣異日將以循良尤異著矣未及期月而頌聲四溢山陬海澨窮閭蔀屋之歌吟而編紀者幾滿道途斯誰為之哉予故曰公也予最其大凡則其持身也廉而貞其愛民也真而摯其折獄也核而恕其徵逋也寬而辦其御下也嚴而悉其訓士也禮而

裁其鋤豪強爪幹也果而必蓋侯之存心一以仁義為主而意所不可則不得以勢撓不得以情干古所云保赤照盆拔薤懸魚者侯種種兼之鄙語曰何知仁義饗利則德此頌聲之所以作也誰為之也頃者招撫議起海上幾幾無事矣而獷悍不逞閒猶閧焉與良民為難侯杖其尤者而縶之獄於是乎劇落角距而走諸轅門撫事因而大定所稱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其曹侯之謂與斯循良而尤異者非耶予從諸冠紳衿佩後固喜其預占侯於新政而弁此編者不為諛也

題林混中兵書 丁卯

夫兵陰道也運用之妙在於一心奇正之用出於臨敵法烏可泥哉然今之將兵者勿論臨敵一着即平時兵不素拊且多冒兵餉不時給且多朘餉器械之不精舟車之不整行伍分合之不講大率以兵為市耳夫兵冒則寡餉朘則餒器不精具不飭教不先何以能軍此居圉之通患也雖使韓白復生其不見敵而靡者鮮矣漳浦林混中所著陣杓陣鏡九環地綱諸書蓋詳哉乎其言之雖然使混中投筆而取封侯之業其能盡祛今時

積虛積弱之弊而動之九天之上潛之九地之下乎吾意其難也然備不素豫不可以應猝今天下東防奴西憂播而閩粵苦夷寇士大夫家多諱譚兵即談之亦紙上韜鈐耳何裨實用混中父子皆以文學取高等而混中喜談兵鑿鑿燭照如數一二此書多採武經史傳而參以名將之經畫雖謂混中胸中有數萬甲兵可也異日用之而效將使讀父書者鉗口其斯為救世之編也歟

清憲蔡公遯菴全集序 己巳

天啓甲子蔡敬夫以司馬中丞督黔越明年公甍監軍
侍御昆明傅公為具忠勤清苦疏請䘏于　朝宗伯覆
予祭葬如例主爵者為請贈廕又特請易名于是贈公
大司馬謚清憲稱異數云初公弟仁夫梓公奏議而屬
序於予予心許之已而愛埒林觀曾行公全集復屬予
言曰習吾翁者莫先生詳也嗚呼敬夫真世所謂豪傑
者哉敬夫與予俱家浯海乃尊樂至公世載明德篤生
公齊髫而頴甚於書一閱輙能成誦又性善記久而不
忘也初試郡道輙第一弱齡聯魁南宮成進士而後疏

請歸娶當是時人莫不以異才目之而公出黄昭素太
史之門師弟間講求論議相得懽甚公又精敏嶄截鋭
有吏幹著聲比曹既而請終二親六年憂其文詞日益
進於是謁補得武庫旋擢叅藩分道荆岳及湖北兵變
乃移公觀察而首惡就縛彊事大定公才畧益錚錚縉
紳間矣奴酋陷遼陽時公慨然過我矢以首貿及水西
逆彦之變　當宁移公鄖節督黔賜劍尚方而節制五
省盖其重也公入黔未幾上首虜八千餘級酋畏公不
敢渡河而擣巢之役施兵先逃不克成功公亦拮据盡
瘁騎箕去矣使稍延須臾逆彦寧至今日哉公學博才
高下筆千言弱冠尤工四六其諸著作皆崇論宏議涵
古茹今至書牘奏議之文慷慨談天下事切劘豪貴披
吐肝膽無所避忌而詩則出入漢魏盛晚唐之間盖居
然一代名家千秋盛事矣嗚呼吾泉蔡文莊之文以道
德勝王道思之文以才思勝皆稱不朽而二公亦不假
事功顯惟襄惠張公有文人之才致有宋儒之學脉而
又有經世之勲猷九原可作未知與公孰先孰後而公
與襄惠又以總督之任畢命越沅　朝廷憫䘏等無有

異何其符也惜公年僅五十而復斬其嗣悲夫悲夫予
猥附知己故不辭弁言而烏足以盡公

陳止止東山法語序己巳

獻臣戊子之後幸出楊復所先師之門復師純儒也其
啓口落筆無非禪者世謂再来人不虛矣惜小子年壯
氣浮雖兩都從遊而未能領略師誨溫陵止止先生師
總角友也迨晚而互訂所學無一不同者盖亦從儒入
而叅悟禪理非逃禪也以故李伯東同卿叔玄奉常締
金蘭之石交而内弟池直夫孝廉廁莿桐之法席此誠

有契於中豈苟焉而已哉已巳夏直夫買園東山而迎
致先生時先生年八十三矣視聽不衰講論如少壯予
心異之數與尚宰大理過從問几杖因得聆先生性命
之談蓋津津有省焉先生之言不為新奇秘性要在二
六時中靜坐內觀不有意不無意不離不即而已曰此
性命真脩也今世儒者皆謂明心見性之功與正心誠
意不同脩齊治平之用與不治不言不化不同夫明德
天賦儒佛有二乎學問自脩恂慄威儀以明明德儒佛
有二乎若大雄氏大慈悲救苦難豈徒拱手而視焚溺

漫無所事事於天下哉其根宗則自心性始耳先生初
有借孔申經二集行世茲直夫將梓其東山法語以公
同好謂予宜有言夫先生精於禪學者其發明儒脉必
悉不知讀法語者以為與吾復師之旨將無同乎否也

劉國成遺集序 己巳

劉國成諱夢騶侍御沂東公子也當萬曆初楚胡二溪
督學以古文詞變閩士習而國成暨弟國夏試居甲乙
其後君坐累罷諸生而國夏偕其幼弟國壯先後成進
士著名迹故同人謂東橋之劉多才子而惜君數奇君
年僅五十一而今已巳冬季子坤乃裒其詩文乞序予
攡卷嘆焉君少年負奇於書無所不窺而尤工馬班家
言凡達官貴人序述贈送之文必藉君手為重既已雄
偉鉅麗矣而其窮愁磊砢之氣則時時寄之於詩其得
罷則以邑司寇洪公對簿事夫司寇之寃以勘遼藩失
江陵相意而仇人撫之撫閩者石之與君不相涉也君
一青衿褫而完完而復褫者何也豈非以才高嫉忌故
耶雖然濬之盧次楩上舍生嫺詞賦越之徐文長邑文
學饒翰藻善書繪此其人皆文采流傳而終老布衣數

奇與君等藉令帝召賦玉樓君將誰讓焉憶予弱冠時
從君角藝黌宫而心下之君丰偉重厚人也而國夏則
脩瘦骨立耳人言君用是得罷而國夏用是得完則忌
君者又不獨以才矣然國夏竟以得志于青雲人貌榮
名豈有既乎蔡子曰予讀盧徐傳及國成遺稿而嘆士
之負奇抑鬱不偶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國壯方負魁
名司文柄而坤能讀父書錚錚諸生間足以揚君不朽
予聊述耳目所覩記者以志慨耳

廿不林止嵓存稿序 庚午

督學耿叔臺公名知人吾同止嵓林君試居第一尋占明經選獻臣始識君相視莫逆也而君遂聯成進士令東甌矣宦轍參商晤不數數自予鎸秩澄江而君拂衣五羊林間過從臭味投合蓋蔡清憲敬夫亦歸自楚二三兄弟無旬日不會無會不醉無世事心事不談無談不盡而君獨喜行氣凝神之術日二時為度津津然自謂有得也清憲出山後主爵者亟以三衢起君越癸亥予應召過之則君已抱末疾然猶以巵酒醉予署中予不及叩其行氣凝神者何如未幾而君膺楚臬之命亦

竟不及赴矣今年春君子孝廉鱗伯梓君遺文而委弁於予既卒業不勝西州之感大抵四六序記諸文類道其中所欲言而一傅古法非駢靡麗以炫觀記者比至在官在里所條議利病便宜則侃侃石畫可見施行雖旁持者不能奪也惟是念不一傳則傳神之語獨造之格其所謂不古不今不穢不清不縮不贏不巧不癡不兇不撇不雅不俗云者自非胷懷洒洒盡脫名障斷世緣誰能自描寫及此殆南華老所謂畸於人而侔於天者乎和靖先生千載一揆矣嗟嗟止嵓經世之才出世之志可謂超逸絕塵矣而天不假年未竟其用斯固世道之不幸而吾黨之所深悼也雖然君和靖後身也暗香疎影猶足流傳不朽矧君之建竪風節卓犖如斯如斯者哉

池直夫澹遠詩序 庚午

內弟池直夫束髮稱詩則何稺孝蔡敬夫二先生序其玉屏集矣已行南叅集今茲澹遠集成而張紹和弁之且謂予宜有言也予知直夫禪又知其舉子業直夫長身玉立秀致雲流其於禪乘篤好而深會之蓋天性然

矣而制舉文字則入之深出之淺當意得時光芒萬丈吾劵其必前矛南宮然在直夫則禪心詩腸湧溢之餘耳今第論其所為詩直夫初入門輙沉酣漢魏棠桑家言故寒山之率長吉之奇白蘇之疎散時錯落毫楮間而或疑其出入於袁鍾諸才人蹊徑蓋任其材之所至道其中所欲言非有意慕效之也比脩業東山益有味於陶之冲澹閒遠一切塵坋不留肺腑故題其庵曰澹遠而詩亦以名其得於抱膝長吟之外者深矣予非知詩者將何以進直夫夫冲澹閒遠固禪性得之然乃枯

槁遺世者之所為即靖節諸什亦以無懷葛天自賛在夫妙齡壯志方當對大廷而履亨衢以虞賡周卷黼藻明盛予固有取乎敬夫溫柔敦厚之旨此非敬夫之言也盖尼父論詩之準也

曹方城令同政錄序 庚午

吾同此年以來海波不靖雨暘恒若警時聞殺掠貫民何憑以託命哉則恃有方城曹侯在也侯嫩政載諸口碑未易更僕茲獨論其大者侯資本仁廉才兼文武禔躬則纖微浄盡子民則痌瘝乃身右善良則單寒吐氣

抑豪暴則衆強歛迹備先團練則閭里不驚教嚴黌序則多士傾化以停緩為愛養而捐賑則實恵必沾借抬撫為緤鍞而治盜則重典不靳侯身坐堂皇而心周四境之内外凡民情之淳澆大憝之向背胥吏徒隷之奸良無不洞燭其幽隱而妙用其愛威故此贏者同也用能果枵腹而安保聚蓋洛陽之置水朝歌之稱神中牟之馴雉勃海之治繩侯皆兼而有之非所謂循良而尤異者哉抑于是而有概於同之難也夫同負山襟海海嶼之大者曰浯洲曰嘉禾而其小者曰浯嶼曰烈嶼浯嶼一卷海中舊設水寨今移之石湖矣浯洲嘉禾則金門中左二所麗焉而烈嶼綰轂其間尤盜賊出沒要地往往泊為巢穴其人亦幾習而安之而中左為商販往來之衝兵民錯居之所諸就撫擇便利者爭欲得焉甚且尋干戈矣故同于閩為望為緊恐異日不復得安枕吾烏知烈嶼之不為大灣而浯洲之不為彭湖耶矧彼在浩蕩渺茫之外而此在肘腋耳目之前緩急可憑計也向非我曹侯之振勵噢咻民雖欲相生相養於盜賊水旱之時其可得耶侯上計行矣且選備法從矣今繼

侯者其才具如侯其文武並用上下相信亦如侯則同民厚幸當事者惟在慎擇其繼哉是用書以為政錄序併諗夫後之涖同者

熊令公同政錄序 丙子

夫天下之文有載事者有談理者理非事不核事非理不斷此固著述家所以行遠而居官臨民之際尤缺一不可彼其勸懲之所關利害之所憑所以涖下而條上者一日二日百端而未止也雨旅熊令公之涖同也六載矣其所興除者幾何其所訓誡者幾何其所聞斷而

平反者幾何其所條畓而諍奪者幾何而佚皆堂皇立就淋漓潸紙或付書役抄謄或張通衢懸示觀者驚詫咸謂何其事之挾而理之妥乎何其詞之贍而得之捷乎世有如此異才而不令讀中秘書而屈就百里乎信同民之多幸也盖其念存民瘼而觸處洞朗資饒天授而隨機湧溢豈人力也哉佚泣同嫩政非一而冠薦剡者亦且一而再矣今將以覲行而同人請彙梓政録以為輪山一鑑夫庖丁之解牛也依天理批大郤導大窾技經肯綮之未嘗而刀刃若新發於硎令公得無似之

乎令公仁心為質不輕寘人於死即情狀已無可疑而微有疑端者曰吾且留待後之包君則又至於族而為怵為戒視止行遲之時也夫古今稱仙才者無如東坡然亦不過無事理而捷出之令人讀之快然耳令公妙有其意矣而又施於有政是豈易材也夫

田氏族譜後序 乙丑

乙丑秋中閒人言有客削髮披衲而踵門者予呀然異之問之則曰吾田楧如一也南山先生吾祖也予弱冠鼓篋溫陵其衢有坊曰善俗則先達頤新山李竹坡田南山黃逸所四先生之名列焉予高山仰之矣今得見其後人甚幸起披衣而肅客客頎然偉男子也年七十而眇右視手一編授予曰是吾祖所為田氏譜也特問序於予予睨其首有林貞肅公言逡巡久之坐定而詢其落髮之故曰楧少業儒遊於庠矣已而棄去有丈夫子五會有力者欲奪吾祖淄山塋地激而落髮廬墓以示必守千辛百苦竟得還故物於丁司理王南安二公吾志畢矣予益異之因徧閱譜所為凡例而嘆曰善哉譜其法詳而嚴其教隱而顯親親賢賢彰往鏡来敦睦

之義備矣非古盛德君子孰能當此乎予獨於如一之事有感也譜云家世有孝子慈孫雖未及奏聞者必詳著于傳又曰從釋老者不叙其世如一於兩者何居焉嘗謂儒佛之理不甚相遠第其作用別耳吾儒少壯時所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總不能越吾周孔之教至其晚歲出門一路不妨刳心金剛圓覺法華楞嚴家言然非剛果男子不能為也夫為父祖者之拮据其產業書籍以遺後人也亦望賢子孫能守之而能讀之乃世有不肖子不惟其產業書籍之不能守且讀也甚竝

舉祖父歸骨之所而鬻以與人不甚吝惜如一老矣吾不知其所得於西来意者何如第其發念止為祖父一片地究不遂其本圖不已則以剛果不退轉之志而行其孝子順孫之心君子謂之死孝夫孝何必死充如一之志雖以死殉之可也從今即杖錫唄梵以歸見先人視之潦倒衿裾而弁髦丘壠者相去蓰楹矣嗣南山而修譜者其將詳著之以為世風耶抑將不敘之耶以是知田氏之後其必有興也已

豪山康氏重脩族譜序 壬申

去同二十里有嶺大小焉曰豪一水東南注兩山夾之逶迤平田中而康氏之居倚山而臨流予每過之心賞焉曰安得若斯地者而聚廬乎未幾而我待君成進士至兗州守康氏之族盖大兗州有叔舉吾翁則予初遊庠時所祭酒莊事者翁今年逾耋矣以行誼重邑里間歲壬申示予所為族譜盖翁與兗州君商畧而成而歿才湯則任剞劂之役以畢乃父志者也予讀而嘆曰美哉是維風教之書也夫同故家多矣而不能盡具譜牒即譜牒具矣而未必足垂統緒亦世之通患也茲譜也宗之大小必辨貧養者必護家範必嚴祀典必先功德昭焉紀傳詳焉婦順彰焉祠宇祀業器數儀節備焉甚至二百年之族屬其生卒婚葬亦復一覽無遺抑何纖悉而莊梜也非舉吾其誰能脩之夫宗不辨則紊不聯則踈教不飭則晦不嚴則不尊是獨後人之過哉俗流失世敗壞以至於陵遲而不可止皆宗法之不立釀之耳繼自今吾知康氏之子孫其禮教文風必有濟濟而興繩繩而未艾者寧盡山川勝也嗟乎自有宋以来二十八承事世代邈矣十處士之遠韻而開慈雲景晹公

之蒙難而振瓜瓞明叟公之創業而貽後昆此三宗者以德與功固宜世祀南微公實肇譜範吾以為君子念始之者再百年有嗣舉吾而譜者乎則族屬當益繁生卒婚葬不能備梓者稍畧之可也

清白堂稿卷四

清白堂稿卷五

明同安直心居士虛臺蔡獻臣著

序文

楊文懿先生家藏宦稿序　戊寅

吾師楊文懿公以隆慶丁卯首解于粵而以萬曆丁丑薦于陳肅庵宗伯房與馮司成相伯仲獻臣成童時即已誦其上下察及行已有恥二墨又十載而讀其宦稿約可廿首戊子闢闈先生物色獻臣于落卷中逮丙申丁酉間先生以少宗伯倡道南都獻臣幸得從旁竊聽

而先生証道書義與講學諸書盛行于世不謂戊戌先生以南少宰改北未及上而奉内諱以歸廬墓逾年遂不祿也今去先生四十年矣令子明經君見暐茂才見畯見暐及冢孫開春以經書宦稿百餘首見示又出証道書義之外者竊意其爲公車中秘之作乎何韞匵而久藏也余嘆文章之關世道而舉業之敝極而莫振也蓋場屋以四子命題故文必主理而比年以來不惟於理無當即體格字句有不勝汗漫而膚駁者不知貞復先生當日亹亹談文不倦亦孜孜談學不置今士之知學者渺矣故文體一壞莫能挽回而行誼心術亦無復先進之風斯其所關世道何如者故知文之規矩準繩者可以端行誼識文之精義妙理者可以正心術吾師乎吾師乎讀証道書義及茲篇者其起衰還淳之一機也哉

王文恪公詩經文粹序　丙午

蔡子角丱業舉則喜讀王文恪唐荆川諸先生制義年十九改授詩則從荆川先生入也拮据久之乃得坊刻文恪詩義而心好之顧僅僅十二三耳己丑南宮之役

與公曾孫遵考遊過從甚歡因盡請公文粹謬加評訂恨得見晚也今十八年矣遵考梓行之得百二焉而委序於小子余惟我　明經義莫盛成弘而公爲宗匠其四子文高如恆華古如彝鼎雄如九軍渾如天成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少一字詩義亦然尤善委曲肖風人唇吻譬之應制詩如唐燕許沈宋之作賦事詠物各極其致而有冠冕珮玉氣象固宜爲一代之鉅麗也余備兵暇以事至姑蘇每憩公之怡老園輒徘徊仰止不能去蓋正德末公在政府忤瑾暨歸而自適於洞庭閒厥

子尚實君因搆是園以居公則遵考大父也渭涯宗伯序公集以爲兼才格學力人品三者而傳余甞賞其知言詩誼特公一班耳然以此冠兩試而式當代豈偶然哉遵考以詩魁海内而出守郢中復忤大璫以歸可謂不忝祖風獻臣亾歷末學幸獲挂名以弁公文亦予瞻生平之願也

題顧涇陽選義序

余甞謂萬曆間制舉義當以顧涇陽爲第一手公丙子魁南畿論孟二墨雄偉豪邁與蘇長公馳騁上下令人

不可逼視是科北畿有魏崑溟閩有劉紉華浙有朱南鳳一時號稱極盛而公尤以長江大河奇變瑰壯之文爲海内學子所宗文體爲之一變迄今且四十年而操觚家莫之或先者要在於胷中徹透而大筆力足以發之而已然公諸稿惟百二最勝及近稿行而效顰多理障詞障之弊或不免焉豈非子夏子方之後流爲莊周者乎則學公者過耳夫臨書者學歐而得其寒學米而得其佻學趙而得其扁皆不善學者也非率更博士承旨之罪也物各有至文亦宜然或曰予素服膺唐中丞而今亟稱涇陽也若是班乎曰荆川之文精深引躍涇陽之文淩駕雄偉唐善用實以爲虛顧善用虛以爲實均之大家也今坊刻日詭後生小子非惟不知有唐亦將不知有顧即二公之鄉猶然他何論我茲選得三十八首而近稿僅居其五六就公之至者存之也雖百年如新可也

蔡吾兄百一齋制義序

歲己卯獻臣從遊金陵新離外傅家太久則臧僕召吾兄體言使脩之時兄已數爲邑諸生高等觀余切磋不

啻塤篪而余則逡巡不敢當雁行也兄歸六載而成進士謁選得南儀曹予丑之役余無似以兄之靈僥倖一第後先入金陵時復並轡於秦淮間徘徊興嘆斯非向脩業地耶余所職刑名司空城旦之書令人煩懣而儀曹典禮文物之事雍容甚都兄得以其間攻詩若文聲藉藉縉紳之耳辛卯秋客有梓其制義者兄曰是詹詹者壯夫所羞何已陳芻狗之爲無已則使臣也弁之余受而卒業曰吾兄之文乎何其似吾兄也兄祖父業儒厚植薄收而自其非從諸父授經則手抄六經子史遡秦

漢古文以至於宋儒性理諸書擷其華而食其實矣爲舉子業翛焉可就然當其搆思時雖紛挐淆亂而意氣自若以故諸刻明白簡重而沛然其氣蒼然其色不可磨滅之精神亦往往見焉讀者知其爲沉厚直諒君子也雖然當兄弱冠爲諸生舉首雄詞艷采人人擊節驚顧十年淘洗十年鑪錘乃臻斯境作者心苦矣客曰子之玄白草玄無尚白乎是不然體言貿奇厚醖歛而遵平正之軌者也余平平者乍奇耳余且兄吾兄而逡巡弟之哉

題張尚寧就正草 己亥

丁酉秋張君尚寧魁鄉書也余得君眉睫間已得其牘大奇之已持示蘇君禹王當世二公亦靡不奇張君者曰夫夫也一第猶掇耳既而張君不偶於成闈歸遊余及當世歡甚間得從當世兄盡蕟其制舉義相與評隲嘆賞大都張君爲人光明洞達爽朗疏暢文亦如之而思出青天調遏行雲至其所匠心處居然前輩矩矱也於是刻成而洪令公弁之張君又欲予有言也則竊有味於令公之論奇云夫今之文極敝矣則奇之以彼其吐棄紫陽弁髦訓詁甚且師心自用出老入佛令人不可究詰則意奇而詭予書乞靈竺國餖飣字句艱澁刺眼自非介葛盧不解則詞奇離者合之方者圓之長短失衷跡寄解度渾淪凌雜按之不曉何題則格奇然大雅君子無取焉吾不知朽腐之爲神奇歟神奇之爲朽腐歟何也其中未必有而外是炫故也澹泊寧靜之人趣端而養沉其於文無不奇也無不正也則前輩諸名流是已彼務華絕根之子烏知奇夫澹泊寧靜非知道不能夫且不以經世事屑越其精神而況文特其寄焉者乎故余之論奇也不以文其論道也以學余不能爲

奇而於學猶醯雞歟張君卓然道器也請得以澹泊寧靜之說共之

古鐘八面鋒稿序 乙未

余戊子識王華明於省試是時君已樹幟藝林數爲督學郡邑使者所奬拔弱冠駿材不可羈靮余心異焉去七載爲令乙未之秋休沐還朝而君猶衣青衿抱所刻制義謁予延水上予慰藉爲久之既卒業則問之不可羈靮者若珠之在盤而不出於盤若王良造父駕輕車

就孰路而絕塵之氣金玉之度隱隱躍躍毫楮閒可掬也余曰嘻善哉技一當知已脫穎豈足道哉因復告之曰君亦知夫兵與劒乎夫兵以正合以奇勝吊詭之師不當節制然韓淮陰之用多謝車騎之用少亦顧方畧何如耳處女脫兎非虛言也鑄劒者清水淬之越砥礪之然後斷蛟螭剸犀兕而光怪之氣干霄直上得水則龍變不可測識焉故兵奇無敵劒精疑神文亦宜然君將種也而延津龍劒之淵也其有當於予言否

楊侍御得英錄後序　丁未

侍御楊公按吳之明年春吏用飭歲民用恬愉而省方之役亦幾報竣矣會學使者缺廟堂既從僉望議屬公又慮大比期逼且妨公報命乃請以三直指分校畿輔於是公試常鎮士又試蘇松士之遺者又大搜四郡草茅士及南闈放榜而公所奬拔無慮皆取前矛矣公錄其文若干首取予與三樂章語而題之曰得英又自爲序歎教育之義甚備獻臣與寓目焉竊惟才過千人謂之英而高陽高辛氏之才子世稱元愷則惟明允誠篤共肅惠和無他寃瑣裔宇不可方物肖似者也今之吳固才藪也僾闠闠之城者萬貨雜陳令人意飽而華巽不適于用則真僞易眩也操尺幅之牘而盡三吳之英此伯樂之空冀野也神識遠矣夫公何術能得士若此韓愈有云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詞之於人又其精者也文至舉業雖若詹詹而吳之先君震澤毘陵海虞諸大家嘗以此稱雄于寓內矣肆今亦稍稍不侔焉借才于莊管申詭于禪玄駉心駭目聱牙棘齒於聖賢之真精神無當四方之弊吳士不幸而亦蹈之嗟乎以是爲文而其才可知已今錄中曾居一於此乎否也公輶軒所

至巡行學宮與諸生談經論道無不人人厭志爭願得公爲師既啣命而爲院試士衡甚公鑑甚敏而品藻甚精諸生又無不人人厭志牘具在大都奇而不頗腴而不靡秀而不浮粹而不膚大雅之章也無論已遇合者行爲世英即其餘芃芃待舉者寧無明允誠篤共肅惠和其人與古之十六才子相頡頏者乎錄曰得英不虛耳公父母兄弟間交際其幸而學探淵微動依名教則所謂俱存無故不愧不怍者實兼而有之其命名有以也　上方俞禮官言親奬德音以文體風厲多士而公

又適奉璽書全視南畿學則其教育當益廣而其所得當益夥天下将宗爲教父奚啻南畿獻臣爲公賀得士又賀南士之得公也遂承委而書之本篇

仕學全稿自序　壬子

余無所能入於世寡嗜第總角爲制舉義則心開初喜方衆甫及唐應德家言東髮後於　國朝大家名家無所不窺時方窘於主司之尺幅僅取及格而止比來二十餘年宦遊家食參半每課謙定二兒及示帷中問業諸生間拈一題庶幾所謂若或啓之若或相之矣今之

學子日奇月軌非再閱不能便曉操蕢桴土鼓而遊於溪哇之會戛戛乎難哉然聖賢經傳之旨時或有所發明亦不敢偭規矩而逐波茅也夫制義荃蹄耳得魚兎則忘之顧荊川鹿門傳皆宦作嗣若王太原之雄偉鄧文絜之沉粹黃宮詹之工鍊馮司成之清真楊復師之深淳蘇觀察之超逸彼俱獨得其解者故能載之末年今海内趙夢白陳孟常王爾祝潘士禺蔡敬夫岳爾律諸家並建旗鼓馳騁中原余詹詹何敢望諸君子然嘗謂認題運勢乃業舉家金針世恒言時藝時藝夫時何常皆精神之爲耳認題真神力到雖簡而文淡而有味百年而逾新認不真神不到即斧鑿藻繢腐朽矣至其得之於心書之於手意象湊泊機領流迅覽者躍如作者不可得而言也於是帷中士欲合梓余宦稿夫漢人親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余非子雲敢謂今有侯芭桓譚哉嚮余有志於學故庚寅以後行仕學稿丁酉以後爲續稿今髮種種矣而學殖益落焉用文之楊子所謂繡其鞶帨者姑書以志余愧

又題

余己丑秋入金陵爲白雲司吏庚寅始有操觚壬辰量移樞署其秋告歸讀書東山草堂乙未謁補春明丙申郎南銓次年讀禮山中庚子秋備員客部嗣調大儀乙巳備兵常鎮庚戌歸來凡二十餘載矣故有金陵稿燕臺稿吳中稿東山稿共得百一十一篇而詩稿不與焉憶辛亥春潘士禺大參過余城南丙夜出近稿相示士禺秉之曰太正又曰文字須用逆勢不逆不奇又曰吾儕宦稿宜以題就文不宜以文就題余笑謂士禺子以風行水上之文冠閣書今相看半百矣乃欲我搏而躍

之激而行之乎夫文以正合以奇勝然人各有能有不能余平平者烏能奇余偶拈一題輒爾落筆又多從夜鼾聞得之晨起疾書趣付侍史其不能工無足怪也譬之詩家有漫興便覺超逸余正坐不能漫耳嗟嗟學務遠者大者經生非吾事矣矢將不復為此即好談藝如士禹者幸無撿吾庠也癸丑春正月題

詩經制義自叙　庚寅

余初受義經而其業舉子則最服膺唐應德家言方北從家大人遊南都家大人命節窺諸經資傳雅詩書則

舉其全每誦三百篇見其委宛温厚輒沾沾若解也時余於義經已能探索數演結社課文顧心苦難若弗省者一日從書肆得蠹餘乃唐翰林詩義也急購之歸讀而心好之蓋益有從業之志矣而未敢自言家大人辛巳婚京師乃參諸家說為制義遂置義經不講歸而家僅秉閒白之家大人弗懌謂兒治義經幸見六班矣何詩為且父祖不以義經薦哉然兒既卒業姑聽之弗強也自是余雖名毛氏經乎然無師授疑義秘旨未能盡曉癸未從遊四明四明故多詩家家大人則益為購諸

大家訓詁制義延王君朝英與切劘及還閩而與陳君晟俱二君名能詩朝夕議論裨益良多然余所質於二君者往往出訓詁之外二君時與余合輒相視而笑即不合要亦有一得之愚二君莫能難也蓋七八年間所為拮据是經者功不啻強半因稍稍有窺大抵詩雖韻語多比興咏嘆之詞然立言之旨脉絡次第與今人面談無異故為詩者意非必強探也以吾意會之而已言非必強解也以吾言達之而已至於因言得意因意得言使讀之者渙然釋怡然順忽不覺其躍然以喜而周

禮左氏傳尤足為是經黼藻余未逮也自余既業詩之後耿義經味之殊無難明者曰詫其去彼取此何歟庚寅案牘之暇檢篋中草得六十八首不忍棄因梓之不知其有當於作者之旨與毘陵諸大家矩矱與否雖然余父祖俱以義經起家小子愧箕裘矣

詩經仕學稿自叙　癸丑

庚子金陵坊間行余解順草六十八首皆諸生作也余弁之曰為詩者意非必強探也以吾意會之而已言非必強解也以吾言達之而已至於因意得言因言得意

使讀之者渙然釋怡然順忽不覺其躍然以喜葩經家頗有味乎其言之比先後入南僅得詩義四首辛壬杲山復得二十首而附以諸生稿八首及鄉會卷合梓之予曰温柔敦厚詩教也故詩非文也文非詩也以制藝爲文以文爲詩而不得作者之意雖雕刻藻繢奚當哉茲編也倘有合于匡鼎之說詩乎能使讀者不作鈎吻攢眉狀否乎語云享其敝帚自謂千金人苦不自知聊就知者正之

曹方城邑侯近稿叙　丙寅

往予承乏浙衢則聞方城曹先生以文雄於公車未之面也乙丑冬先生以名進士來涖同閒過予談文莫逆也因得請所爲制義先生故有制義行吳越間而茲數十首則癸甲來近藝也予獲卒業作而嘆曰甚矣文章之道與政通也先生下車庀事甫三月耳而閭閻頌之紳衿頌之其大指在噢咻細民而遏抑豪暴其質讞若秦越人之視垣一方而見五臟癥結其徵收則預爲期而數爲徙冀民自輸將無煩敲扑而倪寬之課反最其操褆即飲水茹冰不啻也於是邑人盡以爲得神君晚

今觀先生所爲文根極理趣脫落浮華至其鍾鍊鑱鏤處則先輩之典刑究在目前而聖賢之旨趣特窮象先無論尋常拾嚅者左避三舍即牛鬼蛇神以炫奇而驚衆者猶爽然自失也夫天下真經濟惟真文章者能之故曰與政通也今世舉子家言必推檇李而葵陽如岡二學士尤以雅練奇傑稱雄寓內先生金粟産也雅練如黃奇傑如陳居然大方家矣以是造天下士可也奚啻同士得師云爾哉會多士欲行先生文予爲引其端

雨殷熊進士新義序　辛未

雨殷熊公涖同未幾而英敏仁慈輿頌四騰且同兵荒之餘不無事矣而公冒風波歷島嶼問民疾苦而噢咻振飭之即老吏不啻焉同民之得公也如天之福哉公文聲噪宇內多士欣欣得師予讀其制義而嘆場屋之文何屢變也葢嘉靖之季文多而靡矣王文肅沈文靖二公以大筆力起而振之隆萬以來文質彬彬而黃懋忠顧叔時蘇君禹陳孟常尤其傑然者自庚辰限字法行逮予守儀郎而宗伯所條上猶嚴五百字之禁過五十者不錄以故士遵功令少踰尺幅比年復以亢厲相

高公車之牘或七八百言或千言雖然昔之多也易今之多也難昔以詞令以意詞勝者第騈驪疊斐取炫目而止意勝者必探微抉奥字句推敲刻篇帙多畧剗限焉能纍纍立辦而愉快乎故曰難也憶予以後爽賞識兩殷年方弱冠已居然先輩法門公車之後益下棲屏紛博學宜會故其發爲文詞體大而思精即才思横逸時大抵原本經術徹底精神蓋卓稱今之名家矣故必才如兩殷工力如兩殷而後能爲多亦必如兩殷而後多多益善夫今之士習蓋有淡詞而味淺者有刻詞而

貴晦者有求工於題目外者又有意苦而筆不足發之者皆鄉會闈之障也讀兩殷之文其有振乎若兩殷之冠循卓竪宏鉅則固可以新猷卜之也

題士觀姪恢奇齋新藝

往余銜常鎮之命過家詢宗門子弟之秀僉曰姪某者童而神蓋士觀也余試其文大自不凡曰十歲兒有此哉越數年而士觀之學成兒甘舘之别業共切劘焉自是每試輒冠先後令公暨文宗直指咸刮目之矣丁卯秋果魁吾閩今甲戌成進士而太史朱公暗中物色甚賞重之令觀其所爲新藝絶不蹈襲時蹊而種種發其中所獨得蓋其語本經術而動乎天機當其神情所至沛如河决迅如機張蓬蓬然如風起北海入南海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異哉技至此乎是非徒尋行數墨趨方之内者矣余觀士觀之爲人循循然澄湛者也烱烱然不爽尺寸者也亦朗朗然人情物理洞若觀火者也乃其文章特用奇勝蓋禀受之資頴而陶鑄之力深乎異日政事氣槩表竪明時其必不作風塵中人物也吾固于兹文卜之矣覽者勿謂阿所好哉

池致夫邁征堂詩義 辛亥

曩余舘於婦翁池奉常所則辱與内弟致夫游致夫齠年白晳懷負奇氣自謂一日千里也乃余以疋岳先鳴而致夫久困諸生已酉與史世聲挾策成均遘余金焦間致夫一别遂空冀北偕史君登名于京兆士之遇不遇固有時耶然其韞釀基厚矣庚戌罷公車益憤其所爲業坊賈有行其詩義者致夫持以示余憶余談詩欲如畫家白描山水不着一色相而致夫以醲艶勝中無遺思外無遺境韓子所謂正而葩者蓋庶幾焉抑余

聞王摩詰詩中畫畫中詩致夫慱學多能工草隸善繪事則其詩義得無肖之然乎致夫有弟直夫壯志雋材一試輙冠近蓺十餘首附焉二難競爽誰爲横敵者夫弓冶之子必爲箕裘奉常翁日操觚以課積制義至累帙而猶矻矻不自休則二子之賢所從來矣堂名邁征有以也

刻張伯彂近蓺序　壬子

予聞伯彂張君名未之面也歲庚戌李邑侯出所試諸生高等卷示予予獨心異伯彂亟稱於人曰是必第伯

彂聞因持所爲燈窓蓺就予既卒業益信予所賞識不謬因以信伯彂而勖之勇壬子秋伯彂果薦鄉書予讀其試墨益大異之復亟稱於人曰是必魁公車者也且諗於伯彂曰士所當爲未止此君長身玉立志高識明其所爲舉業外肆而中宏圭璧潤而雲霞蔚必當出作國楨處標士範非僅掇巍躋膴以爲閭里榮也夫予前所稱伯彂者則既有徵矣今所稱者其弗信矣乎伯彂懋乎哉會坊賈梓行其近蓺若干首予爲題数語于篇端以當左券

仰紫堂問業序　癸丑

夫文之於道末矣舉業則又其末焉者矣然談制義於今日則神物也　二祖八宗之所須布父兄師友之所礲錯士不由此不得登廟廊則既驅海内豪傑之精神而從之矣易若拾芥難若登天故曰神也雖然其解者則神奇其不解者則臭腐而已余於此道非有解也顧獨心嗜之則若有夙習焉者通籍後簿書酬應之暇輙津津喜談經生家言五載常鎮多所識拔而取前矛於場屋者盖比比然兹歸來山中而踵門問業者屨恒滿

余亦爲之引繩墨評當否以自附於切磋直諒之誼無不人人得意去亦或爽然失也夫斷木爲棊梡革爲鞠莫不有法而况於制義乎往時士崇實學文皆大雅今則月異歲殊新新不已後生輩第謂以靈變之心騁軋運之手慚足見奇取捷而止法之不知道于何有其弊使人讀之不能以句而先進大家之風邈矣憶在弱冠蓺不厭奇而必以近制五百言爲尺幅何者尺幅嚴則雖有馳騖之技堆朶之習亦將有所抑而不得騁然後

抽秘思鑄妍詞融會六經四子史之神情以極其才之
所至而真奇始出閒以語帷中高才生亦多聞而有解
者於是坊賈欲行諸士之文余稍為選輯付梓而并以
中吳所識拔者附焉夫今之毘陵潤州吾泉之輪山皆
天下奇文處也或已發而有徵或預持爲左券殺青具
在神奇歟臭腐歟必有能識之者矣

黄邑侯南岳社稿序　甲寅

潛山黄侯起家進士來涖同一日而懽聲載途未浹月
也而神君慈父之稱洋溢封内外矣侯固以文樹幟江

南北者於是都人士得請所為制誼不佞與寓目而嘆
曰妙哉技至此乎繩繩耶洒洒耶川雲嶺月耶御風挹
露耶斯輪扁之斵郢人之斤也其聯翩天衢有以哉然
予所觀於侯者不第文耳南岳之盟文社也而侯惓惓
道德勲庸云者此其志有所不羣而識有所獨朗在選
士時已安排第一等向上事矣他日所就必將魁壘淵
懿不待讀其文被其政而後龜也有味乎盟之言曰做
向上人決要士君子鼓舞夫今亦同人士鼓舞之時也
侯能以牛耳之役振同盟而開昌運翊儼然師帥多士
而身為之標有不瞿然傾化者乎同士欲知向上為何
事則請自盟語始矣

兩浙觀風校士錄後序　戊午

今天下艷稱舉業家則無先吳越矣然畿省異建官司
殊列未有能兼收其勝者惟兩浙艫臺奉　璽書觀風
吳越閒於例得試郡邑士故藝苑一大觀也侍御銅梁
胡公崒峨之秀摛由謄之文其按兩浙來也首行學
則與諸生敷揚與旨辨析疑義無論多士聞所未聞即
諸大夫從公邁者亦灑然其有省也已按部試士先之

以郡邑申之以監司而公覆閱而加甲乙焉閒從平等
拔置前矛則人人伏公衡鑑之精且詫憲務糾紛閒何
從捷得之而公喜談文逾甚每進諸前矛士開關啓鑰
蓋人人得亦復人人自失也兹觀風錄成獻臣卒業而
嘆曰美哉洋洋乎才情極矣攬挈廣矣衡量精矣斯為
國樹人上臣事　君之槩也然風之爲籟其入最深而
其化最神故曰動萬物者莫疾乎風古者巡狩陳詩而
勸懲黜陟之典行焉則治臻大雅翊經義之於人尤其
精者哉公雄詞鬰什動之以藻正學微言動之以歸陳

綱肅紀動之以幅員水菑槃動之以廉除墨別蠹動之以肅汪度薦誼動之以敦則其所以觀而化之者豈徒文詞之披摛比偶之程量而已哉是錄也公之風一方以風天下者將於是乎在獻臣嘗備兵中吳矣竊有覩於吳風今公旌節按吳知吳士之薪標猶浙也公真渢渢乎大風也哉

輪山課士錄序　辛酉

縉雲任明李侯既治同之明年政脩人和會歲當大比則群我髦士郊試之群我黌士三試之以上於郡大夫學使者而又月為會而課督之者再侯約於己嚴於吏

寬嚴之間士以文贄者則和顏色而進之已為評騭當否無不人人意滿以去其非以文贄者不見也於是士退而脩其業罔敢惰飭其行罔敢軼曰侯吾慈父也嚴師也茲秋都試有日矣侯乃遴其課藝而梓之以示獻臣獻臣曰茂矣美矣輪山之文盛一至此乎蓋嘗歷攷南宮貢額惟吾泉與吳郡為抗行而吾同於晉江為雁行頃今經生家言月異歲殊或多堆鑿或多鈔襲作者心苦而讀者不能無生厭惟輪山之文類抒寫其胸中所自得者雖言人人殊而新新不已無堆鑿鈔襲之弊項學使者校泉亟稱清潁靈變同文為最則侯之教也沖主龍飛之初方廣制額以示風勵同士乘風雲之會又得賢師帥以獎掖而羽毛之寧非幸歟雖然侯之意不在乎文而多士所自期奮者亦不徒以文字嶄一日之知也嘗試與登輪山之巔有紫陽書院在焉此非同之東山歟乎將取而進之以為教學鵠

二吳唾草序　甲子

吳敦貞方成童時以制舉義贄予予大奇之又因以知其昆茂才而上未幾而敦貞遊泮每督學試士削二君

必褎然占高等蓋其年兄弟也文兄弟也即其名次之後先亦迭兄弟也人謂延陵之後代有俊人矣甲子夏二君以其唾草行予再三讀之而嘆向之語敦貞者淺也深乎深乎技蓋至此乎蓋予向與敦貞語者尺尺寸寸先進之軌耳邇來風尚日變玄奇相高而二君又以超逸之資師心匠意旨不必宋人有語不必今人道而冥搜獨搆洋洋纚纚往往有詣其至者嘻其蘊釀富矣其工力苦矣使具眼者閱之倘當一唱三嘆即中庸者

流若解若不解亦且低回三思而為之心折如是者吾不知其於先進繩尺何如然窮天極淵吞珠吐燄絕不肯拾人唾餘者也士有如此結撰而不秋實春華者乎吾聊以茲草卜之也雖然文有正宗學須尚友敦貞昆仲成名而過我尚欲與深語先進名流之大業不第詹詹制舉義已也

題冏卿李端和近稿　癸酉

李端和先生甫弱冠也一再試而再舉首則楚李夢池耿叔臺二文宗皆號知人遂以庚午聯第文聲大重既

郎儀曹而起督山東學政三十年來齊魯士登甲榜者彬彬稱最則先生之教澤弘也先生制舉之文業已盡脫俗障獨運風骨通籍後時復操觚士論宗之茲覩其近藝數首其氣勁其骨堅而根本經籍精光逼射即大方家猶罕其儷矧令之詭詞蔓語淪斯以鋪者敢望丁風哉余不揣欲與端和共追雅道然晚年結撰五不當端和之一是真實不誑語非故謬相重也

許敦夫制義序　壬申

余識子遜太史于角丱而賞識子遜之文于做秀才時即今所傳誦如首陽千駟鄉人儺彌子瑕諸篇皆諸生草也子遜既魁南宮而文聲大重海內操觚家迄今宗仰之以為舉業正印蓋融文節百鍊宗謙承鵬而出之非二李先生之文而子遜之文也令公仲子敦夫時復操制義過予予讀之其神駿其思深其韻遠而脫去徑蹊超超玄著更有出於訓詁傳註之外者筠西李侯署同大加獎重語云弓冶箕裘豈虛也哉雖然予將以輪扁之說進夫制舉之文時也豪雋之士能為時又能不為時令之時去子遜三紀矣風尚又大變矣敦夫之文

其色相韻致儼然太史家風而猶微有氷寒青藍之意無亦天之所授而時之所使乎夫詞不必太奇要於達旨趣不必太渺期於肖題得之題而應於心得之心而應於筆所謂臣不能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而輪扁得之以老斵輪太史公斵輪手也敦夫誠有味乎是說其以踵絕躅而奪前矛何有哉

題林鱗伯靜觀齋制義

吾同林質菴公用循良著聲甌郢汝南閒既移劇廣州甫數月即乞身歸君感年宏抱主爵者難其去乃覈令

奏薦録用盖歸而杜門操觚課諸子業也於是諸子每試輒冠今年秋長君鱗伯裒然舉閩書距君歸十年所矣予過公抵掌賀因得窺長君所為制義則清神秀骨不落俗障而說理鑄詞處更扶微入妙如列子之風行而藐姑之氷雪也予覽之不覺躍然因嘆世言魁名者必先孤寒士夫士崛起孤寒者豈少抎然縉紳子惟務志青雲已耳茍肯勵志青雲則其取效尤易何者其禀授必奇其途轍必正其先世必有餘慶其山川必有欝勃故其取效捷也鱗伯既兼四者而有之矣然非顓精

畢力不問戸外事亦安能致精若是挾是藝也以上公車其有不聯翩上第者乎宋人云吾不做兒郎必做頁蒼公抱文武才畧當國家多故時豈能須臾淹弓旌抎固知同朝濟美者必是父是子也左契以俟

題文元盧海韻制義　丙子

吾同浯海中故不乏奇材而蔡元履許鍾斗其表表者也二公之後角丱稱奇者曰盧海韻予觀其一二制舉義爽快秀拔已大奇之決其必爲塲屋利器而君逑壯錚錚庠序間所知交皆名士每篇章流傳人曰是真蔡許流匹也歲丙子侍御應公觀風特首拔君而兩殷態令君又從闈中暗摸舉海韻焉予閱其經書義則詞縝理邃不復作角丱伎倆而二三塲諸作則談事談理靡不自出胸臆而斐然成一家言非今之抄策套襲舊說僅取飾觀者比也海韻將赴公車行矣而書坊請所爲文閱言於予予謂與海韻怒飛垂天時也乃余之知海韻又不徒以文者余與海韻論天下事洞若觀火而嚴取予忘恩怨徒步鄉市依然諸生時則異日之所樹立又可不龜决矣

蔣仲旭伐檀艸序　戊寅

制義之變至今日極矣自弘正以至于嘉靖之季一變其變也多肉而少骨自隆萬以至今又一大變其變也多題外而少題内而每篇往往七八百字使讀者幾不能以句四五載來舉業家面目遂爾大異誰爲之也夫書旨且勿論然短易而長難正易而奇難當嘉隆之際能以雄偉之才變而歸正者則王荆石沈蛟門二公其選也居今之時欲變而復古者何人哉龍溪蔣子昇者恬庵宗伯子也年方弱冠而文章奇天下其筆意之飛

動超邁種種出人意表蓋其體裁雖有迴來風尚而另有一段超逸之致經生家謂是必建旗鼓而唾手大物者予曰唯唯雖然不佞與宗伯公同舉相知余膺未不足道而宗伯之文沉潛粹雅壬午王麟洲文宗一試而首拔戊子楊復所太史覆閱而深賞其遺稿固在也夫文以切理為主而氣以達之使蔣子根原其家學而馳騁於時局則才子文人誰當先者斯為場屋之絕技也已

四稽齋稿題詞　癸酉

允雅之祖陳遵江公與先觀察同舉甲子而尊人亦余通家好也允雅既登賢書而以自訂四稽齋稿屬余一言余惟鶡冠子之言稽也曰天曰地曰人曰命天地物之大同而命則人所自造夫制舉之文宜以理勝為主而今何其詭且蔓也蓋操觚之子不讀經書傳註不讀通鑑性理而一以坊刻時義為本領間有遲遊泮而登㢁科者叩以鄧定宇顧涇陽之元墨猶茫然未及經目則何五經四子之能研發而文安得不敝文敝則世道隨之無怪也允雅故世家子然屏紛華簡交遊退然若不勝衣而專氣致柔下帷發憤固宜其出為制舉義者非時輩詭蔓之所為文而切理闡繹綽約之文也　聖天子方力挽頹風又屢敕衡文者加意德行竊謂允雅蓋兼之矣捷春官而對大廷特允雅所自造而已仙翁之名齋有以哉有以哉善乎李端和先生之序言曰認題真發題透此六言者視余理勝之說尤明切無遺旨請以此為救時還古之正鵠可乎

黃非驪孝廉復草序　丙子

夫舉子之文所以利省試標南宮者豈盡人力之效哉

蓋得於天機者多也隆萬之際文質彬彬稱盛矣啟禎以來限字之禁少弛而程錄或濫觴五六百字故多士效尤而文體漸靡吾閩亦然說曰是風聲氣習從其方來耶夫其方之舉南宮者向曾多多許而今不能以半何足效也且令談義之家與俳詞之子互相嗤咲談義之家指摘疵纇甚至為不解作何語俳詞者曰是世趨固然不爾人將敝帚棄之矣今　廟堂之上雖嚴為約束然欲起衰而反之正恐未易易何者浮華勝而本實撥也夫文貴理勝耳扶蘇蔓衍何為者哉晉安有名孝

靡曰黃非驪君天授既高匠心復至其為文蓋本原經
傳而裁酌今昔之中者丙秋余入晉安君以所為復草
示余余老矣何敢相天下士然如君之文其筆秀而鋒
穎其旨遠而詞文種種具義其必為南宮之挺出無疑
矣書此以券草名復者亦反正之志也

題郭德周松風軒草　丙子

郭德周君予姪孫厈之受業師也德周為人溫溫然不
露穎不哆談而孜孜好學不少輟其文思汩汩千百言
而未止也蓋學校之試首拔者三矣而猶未得志于鄉

闈丙子冬德周將有江楚之行欲持所為制義以就正
於先達而迓自余始余觀其文不規規局局而命意敷
藻其鋒秀利其氣百折其理入微殆所謂善用長者也
德周有如此才具而愁埸屋乎乃令將圖南而扶搖九
萬矣余第與言長短難易之較夫制舉文至嘉靖之季
靡極矣隆萬初元而一振又至萬曆庚辰而嚴五百字
之限癸卯甲辰余承乏儀曹疏請過五十字者不錄遠
茲而禁弛故其長短不一而多者乃七百餘字然嘉靖
末年文以詞勝弟取餖飣推疊炫目飾觀而止今之文
以意勝乃有求新異於題外者有襲字句以鋪演者意
緩語漫使觀者猝難索解而文乃滋獘故昔之為長也
易而今之為長也難夫蘇子瞻之文亦曰行所不得不
行止所不得不止舉業之文亦猶此矣德周有當余言
幸諗夫今之操觚者

南都己丑會例序　庚寅

同年兄弟謁選南都者蓋六人矣前是舉丙戌者合四
載而僅得八己丑不踰年而幾與之埒六人中以是年
至者則余及傅長孺何公露啟執夫也至者且踵接而

來茇庚寅春余乃諗諸兄弟作會例會例為同年之官
南都與不官南都而入南都者設也月有會會有期期
而不至有罰入有饋出有贐又有餞且也議年家之例
為兄弟之奕世講通家也議座主之例為兄弟之舉同
出師門也會故輪主以履任先後為序於是乎姓號日
月先之凡皆載在簿中秩如矣而總之寧真無華寧簡
無繁其未備則待後之來者余惟南都夙稱吏隱吾兄
弟居此甚適且筮仕閒局未涉羶途得以暇日相過從
促膝而談開口而笑或數日不見輒惘然若有失也茲

薄之設不贅庬乎頎數年則顯晦異矣又數年則尊卑懸矣余觀世之爲同年者可異焉同進而不勝躁則設機以争利内隙而不勝忮則下石以甘心閒或操拳刺之權一登薦剡則舉主門生隅坐引馬宴會自匿而不出勢位稍不相及則濶步高視屢儛車上日造請貴遊無虚時而兄弟則過門不入臨小利害不一啓齒也嗟乎彼其初蓋亦促膝而談開口而咲惆然而若有失者也若此何哉余甚懼焉故會例爲數十年設也夫交不必傾蓋期於白首文不必繁縟期於斷金二三兄弟曰

噫有是乎其書諸首以爲久要

送王省軒勲丞序 庚寅 代

當今之時言路官守蓋交相譏云諫官之言曰言吾責也若安用越俎而代我又其言不能盡雅馴彼且爲要名彼且爲匿垢訟言而顯擠而部寺之屬有官守者頎若緩於職事而扼腕於諫官之不盡言私憂過計不勝技癢甚者引繩批根矣 主上神聖深惟分職之意不無低昂伸抑於其間然兩家之説迭進遞攻而卒未有以相勝則又有從旁進者曰職事之不恤而言是急者過也囁嚅觀望自謂識大體而惟言者之過亦過也夫言責者之言亦官守者之官也今年秋勲寺丞鈌 詔改南北部郎南海王君王君故以御史直諫謫而遷爲比部者也君爲人兠然豁達有大節初令楚以治行懋異徵入南臺試事都城禁奸戢暴片言立決南中稱神明至鬼薪輸作以上趣付比曹曰令甲如是吾柰何奪法司權乎既奉璽書按蘇松諸郡會 上聞中州有麟産牛腹傳旨取視君以麟所出遠上何從知之此必左右群小有以奇怪鼓惑者又恐開中旨端上書力諫保

數千言不休竟坐謫倅興國州今君丞勲寺余請言勲寺事勲寺筦錢穀米塩爲 天子大官而號中貴人陸海所乾沒不可問比來内庫歲取其羨以供他費亦不下數十萬主者盡蒿目而未有出也君始爲御史嘗言慈寕之役爵賞太濫且齮齕大司空中貴人氣爲沮則胥側目而欲甘心君君不顧也乃復争麟求謫偃蹇外僚而志意不少挫先聲所奪夫何難勲寺乎寺丞於京朝官不過六品然夷於九列班行据臺省上拾級而進公卿可立致 上虚受大度韙君之言既從部署超

晉令秩則自令以往眷益隆位益高其發舒慷慨任天下事時矣君可賀也盍余屈指仕籍由南曹而丞勳寺丞尚璽者魏之魏閣之郭粤西之何楚之周阿之孟至君而六耳不數數見也而君與郭君孟君皆以南臺著直聲頃且起而後得之天下快焉嗟乎使諫官敢言盡如君而又盡得如君者而重用之則部寺之屬方緘口結舌之不暇而為省臺者亦安所忌諱而使人有不盡言之嘆也哉

送錢繼忠守毘陵序 庚寅 代

曹郎出典郡者大率五載以為常或過之然又不必皆及錢君守南曹踰六載矣有次在君後而擢先之者則其故余不能詰一日毘陵之命下鄉之人咸造而賀曰吾乃今知銓曹之知君深也夫其選君守者正以需其若毘陵者也則又相謂曰吾乃今知錢君之於毘陵優也夫錢君起家進士守曹署未嘗習州郡吏事自 高皇帝定鼎南畿毘陵為股肱郡財賦文物甲於東南其俗良獄舟車之雜遝冠冕之過從蓋日無虛晷也錢君甫得命而言優之何也則以君所居曹知之君筮仕繕部推無關楩楠豫章之材蔽江漢而來者君親操尋尺程量之不假手人商無得漏稅而又微示寬假先聲所鼓千里咸集居數月而稅入三萬餘浮額則割千金以待代者歸而橐無絲毫益也又嘗督蘆課前是主吏者故能吏會從官不能盡覆畝多取辦州縣而豪有力者欲乘其去減課爭言所增課非實君一一核之其最難者在於使民不告困而不至形前人短既遷刑曹實署廣東廣東署所轄盡留都內外案牘獨當諸署君剖決無留獄舞文之猾初猶叢至以嘗君後乃戒不入君署

署為清君督稅則稅溢治獄則獄平而至於持法如轂率持身如冰蘗一切居間無所用之則六載一日也夫郡治雖夥有大於錢轂決獄二者乎余常謂世有偏才有通才有真才有似才夫毘陵總五邑之重當孔道之衝手不停披席不暇煖守又最親民匪通曷理匪真曷孚如錢君者通才者也真才者也又何難毘陵也故曰銓曹之知錢君深也君嘗言初服官時有鄉先達教之曰欲學做官先學做人守成奉以周旋罔敢失墜以故數年來用能無戾于厥官今將終身守之其自刻勵若

此而言不忘先達又足明學云君行有日過予而問所以治毘陵余則爲世之治郡者多誇詡漢人增秩賜金治行第一以為美談此皆君自有之不復道無已則毘陵之地有數君子焉其人皆磊砢慨慷言天下事彼其於世未嘗肩之而猶不能已已況其邦之休戚利病乎其謀必悉其言必中君第過而問焉將有以告君矣

送孫司獄之靈山所幕序　庚寅

孫司獄司南都官獄滿三載考矣餘數月而陞靈山所幕初少司馬王麟泉公過余而問曰獄官中有不受一

錢者子知之乎是吾閩孫姓者也不可不知其人吾以其人被繫知之也時余新復任愕無以應則竊嘆司馬公搜獎廉吏不計流品又嘆司獄一都官祿何以令王公知之深也無何余視獄事乃稍稍知狀則司獄不惟廉也而才獄繫多重辟國家恩澤厚日予飯一升歲予衣而獄卒多盜其米飯減少又給散時強者飽欲死弱者飢欲死諸被逮待訊者繫輕獄獄卒度其家有微貲率不與乾燥地稍格其飲食索錢官吏因緣以為市司獄至則用心計立一稱計米若干為飯幾何每日卯巳持衡按籍爲之分食甚均此經久可行之規而自司獄始其繫久衣穿者爲請余署中夏有衫冬有絮親視其浣滌而時收給之囚若挾纊而費大省諸輕繫擇其尤貧者予囚飯之半無有以一錢溷司獄吏卒畏司獄不敢恣苦繫者而同官亦有所勉而為廉其踐更講卒規旋斡轉無獨勞亦無漏網以故獄卒雖貧而不怨蓋余嘗閱囚問其有苦欲言乎咸頓首曰幸甚孫君實衣食我其爲司獄事謹辦米鹽周密進與語法律從旁對甚悉聞前數司獄莫能及也余以此益嘆司馬公獎許人

不虛哉余既器司獄才而會靈山除目下司獄則謁余言曰一謙奉職無狀第寧令家朝夕不給終不忍使繫者失所故事司獄未滿考多得邑簿及州幕以去靈山遠在大海外所幕不治民益無所事事一謙不能復貸子錢之官矣余再三慰藉之而同舍郎崑石蔡君矩所何君後先余視獄事皆才司獄而惜其遷稍未稱於是司獄將捧檄去余乃諗諸二君曰司獄起刀筆能不受一錢以物色於司馬公而大司寇檇李陸公令瑯琊王公少司寇吾閩朱公察司獄無害率註美考可不謂賢

哉且以彼其才何往不可自樹而猶不能無怏怏於雲山之行彼其謹身率職固莫主爵者尺寸酬耳嗟乎以一獄官能慱司馬及三司寇公之知而不能望一美遷少償其勞然四公天下鉅公其知司獄司獄不可謂不遇況自玆以往第能能其官主爵雖不知必有知者矣又何計遲速美惡而怏怏爲也

送王德閑郎中守順德序 辛卯代

今北平諸股肱郡地大民淳守尊重亞於方岳謁監司使者長揖不拜故事多出臺諫居之郎署非著賢聲者

不能得也順德綰西道要衝爲冠蓋冊車之湊富饒不能半諸郡而尊重與之埒故亦稱善地辛卯夏守缺以王君德閑往諸郎皆相過理前說爲王君賀且曰是去長安千里而近朝發夕報不虞中隔也君意若不懌曰吾不能置驛馬持空牘存諸故人矣且空牘往無見而嗤乎惟是君子之至於斯者繼不宜媚客獨柰燎灌饕餮何其以爲守者詬訕也已乃詢其經費業有定畫色稍解於是王君戒日將行造予而請焉予謂君故名司理夫理與守殊然其大致豈遠也理主於剔蠹擿伏故其道利用嚴而察淵視垣失則刻守主於噢咻煦嫗故其道利用寬而破觚斲雕失則弛夫刻之於嚴也弛之於寬也逕庭矣何理與守之爲君初理婺治號能精覈後補建州其治倣婺而因俗稍用寬和御史錄囚至王君即生守入覲即以君攝守八邑民愛戴如太府然君竟以平恕失御史旨故不能得顯陟既晉刑曹曹事簡不能當守五之一理三之一君爲之如輕車熟路凡諸詔獄率移決焉冬夏讞重辟諸郎各列狀而君署實衷之數載所全活甚衆具一一中窾不爽君爲人警斂精

密雖片言細務無幾微苟且之意讀書讀律剖折毫毛群聚設難即人人自失也彼其寬嚴劑量天性得之如是則何難順德蓋昔者尹鐸爲趙後繭絲先保障卒賴其力以收肘足之功漢尹翁歸以東海高第徵入右扶風尹鐸以寬翁歸用嚴均爲良吏施於後世令君所守適趙地於隸爲畿則扶風之職也天子由郎署而簡用君勝漢宣遠甚奉承德意以臨長王國而節宣布之其爲保障顧不重耶君行矣錯壤而守者爲大名塗君明輔故同舍郎也君過而問所以守狀交脩治行期於第

一使世艷之曰一日而鶼鳩之為循良者兩也其重我刑署不九凷𢦏王君曰善敬受教遂書之

送吳給諫之閩臬序 代余少司徒　辛卯

國家臺省耳目之臣兩都並建所以防壅蔽糾官邪任盖均焉而南省貴倨至夷於六卿之長坐不讓席行不讓路其重如此然北省歷級而進不數年多得京堂官而南省次之守郡高不過藩臬大夫其間得内陟者不數數見也夫寧設官之初意軒輊至是毋亦去者日跡来者日親其勢然邪盖吾嘗讀采葛之詩而咨咨慨焉

然世之為臺省者一列是班則曰京堂官吾固然耳或循資外補雖藩臬之重而不能無趦趄不樂就之意夫諸曹郎豈伊異人數日以幾一麾且不必得乃今日言路即詰朝藩臬耳然至於積資既崇丰采章徹而猶不失外吏此其故何也雖然我　朝名臣固有辭卿貳而求藩臬者矣大抵天下事惟諫官得言之惟藩臬得行之言虛而行實有志斯世者安在其以此易彼乎冀雲吳君以理郡高第而入為南省者也君之尊人崑麓先生以經學名毘陵君經綸蘊藉淵源為多而於亢直其天性也君居省有年矣適閩臬缺以節往分道得福州及福寧夫福省會之地而福寧据山海輿區島夷峒賊之所出沒比歲幸稍寧息頃倭復見告矣當事者惕於猝至則不能不過為張皇備設而未有影響則以為妄然而欲加罪於偵報者不見東裔之再報再受賞乎夫倭狃我也一聲而不至再聲而不至將必肆其蠭蠆焉主爵舉以畀君宜不無意然君既以掖垣而出為今官必有爲君不滿者夫君茲行其有關於内乎吾不敢知其無關於内乎吾不敢知而君之意其樂就乎其不能

無幾微不自得乎吾亦不敢知然而騁騏驥於康莊而試斤斧於盤錯在茲日也於是先後同鎖闥者謂余宜有言夫天下事之不可漫然而言與不可漫然而行等耳是以豪傑舉事務當窾會君慷慨論列幾何矣屬有所指摘主爵之所不能格而縉紳之所目攝而不敢出口者也窾會之中若飲羽洞札焉今其舉而措之之時也夫君安所不自渴𢦏吾將觀君名臣之業矣

送王省庵郎中守鎮江序 代王尚書　辛卯

有守於四達之地者治簿書飭厨傳腆送迎則世必以

為能吏矣甘苦飲水省事約交自繩檢而已則世必以爲廉吏矣二人者盖更相咲也夫其奉己也薄其取物也偸豈非士大夫之高標𢧵然簿書不治則壅不習則棼壅與棼民何賴焉役財養交君子不道而燎濯餐餘左氏載之安在其以一節之重卧而理乎兩者皆稱於世而鮮有能合其衷者則豈非地有靜嚣人有長短而宂劇之與兼材相須而不相值耶我 國家定鼎金陵鎮爲股肱首郡後雖徙都北平然豊鎬在焉且其地爲吳粵江淮門戶車航過續日無停晷所領皆名邑而尚

方歲需玄黄朱紫之供費亦不貲夫地大則虞叢孽逐衝則窘應酬媚客則滑澤而垢身約己則道茀而招怨盖其難如此辛卯冬鎮守范君用治高等擢去而王子用晦以比曹郎代之余問王子何以治鎮王子曰主爵不以繼明無似使守劇郡惟是四方之至者吾不能腆無失禮而已吏民之謁於庭者無留牘而已其他則三尺在署中所習也余稱善者久之初用晦起家名進士令姑孰著循良聲會以郡失盗時江陵方尚苛政陸沉外吏者幾十載用晦口無擇味身無擇衣舉律令若數一二洞民情世故若燭毫髪而闇然之脩確然之見則二十年一日也主爵者以鎮界用晦盖習用晦深𢧵余覩國家功令郡國大計必揀其廉能卓異者錫宴紀録而頃考功所條上乃顓在舉清吏此其意甚善名甚韙而厲世磨鈍之術似不能無偏重也夫前守范所稱廉吏者非乎范賢守也簿書吏事送往迎来吾不知其何如然考潤志范希文之治迹猶有存者自漢以下范希文稱人品第一廉與能其餘事也用晦有意爲其後哉用晦講聖賢之學舊矣其持身峻潔大畧與范類而絶

不爲圓融兩可與夫刻核介絶之行違不害正廉不傷物其用晦謂耶夫處囊而頴立見盤錯而刄呈利鎮固用晦脫頴迎刄之地也

送陳蘭臺郎中僉閩臬序 代王司冦 壬辰

國家諸曹郎惟銓地最貴倨其次則莫若祠曹銓郎佐冢宰進退榮辱天下士又旁進用事者盡其僚也一譽之群和之一忮之群齕之故人寧忤銓宰而不敢忤銓郎銓郎惟至功署乃益貴倨即其人僅僅與選郎相矜重無論諸曹雖同舍中亦唯諾磬折惟謹不敢妄開一

喙以為固然祠曹所掌在於核名公卿身後之風烈與其生前之品格以予奪其祭塟贈謚之典而宗伯屬羲和黄岐二氏缺當孰何序補者考課有遷秩幾何者有秩不益而益餼者皆祠曹勘定而後具牘達功署功署為覆核上請而已然孝子孫順欲褒顯其先則必謁其門人親交之居要路者以為張主而門人親交居要路者亦謂非是無以報知已則其勢不得不私於祠曹而羲和黄岐二氏又多方營求以求必得於銓地夫其私於祠曹者祠曹之所能持也而其必得於銓地者祠曹

有所不能持矣故祠曹之難與銓郎等故事銓郎魚貫陟京堂九列立致而祠郎間得内陟即不然積資累俸往往副名臬操學政蓋其重如此庚寅春陳君為祠郎歷再考當遷者數矣而會以一二職事與考功郎張君左君慷慨言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職掌也縱且夕得脫其若來者何請於尚書移牘爭之不能得則上書爭之而張君亦上書自辨先是當事者有所屬君令與邮謚而君据公論不從已心啣君爭值議紛紜欲假以箝衆而釋憾於是與張君俱外謫然君雖坐謫乎而所爭職事竟是君著為令辛卯晉南刑曹而張君亦入郎司農居頃之銓曹念張君老銓郎久居外將進為光祿勲而旁覩衆論不欲先君乃出君僉閩臬於制得乘傳往君戒行有日而諫垣有謂君外轉非宜者君聞之曰翦翦者是何言夫官何出乎從銓曹出耳夫夫固銓郎也在事久且男子不能叱馭取功名而屑屑較量於内外之間壯夫所羞也吾聞倭奴窺伺之耗自閩始尚未帖帖也閩中冠蓋甲於中原山谿舟輿將不支又冒破不訾一切裁削則窒礙難行斯吾今日事哉會右張君者

不無過為伸抑以君之爭為若有伺而嫉也君意不能平將遣人詣闕自直且乞歸諸同舍造余問曰陳子之上書自直也可乎曰可哉然無激也陳子將乞歸也可乎曰惡惡可臣事君猶子事父不擇事而安之夫使陳君當職事相左時湏臾濡忍即且夕藩臬陟矣又使君不以他事失當路旨即爭亦必不至外謫而君磊磊落落有為此不爲彼者豈不毅然鬚髯男子哉安問内外掌故具在兩都荐紳之口吾所聞也又安所事辨乞歸之疏果上廟堂必不聽君行矣吾桑梓有厚幸哉詩曰

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送張崑岡備兵左江序　壬辰

令甲進士起家諸曹郎需次淺者得外補不為二千石即以僉臬備兵二千石尊重矣然監司使者行部拜跪迎送無以大異於令丞官途頗厭苦之僉臬南面臨郡邑而長揖御史臺專制一方之重故銓地任人寧易二千石而難僉臬而進士新起家者以未嘗居外習民事非才猷卓鍊藉甚聲稱者莫之與也然而僉臬亦難矣無論一方之郡若縣受約束於我即藩臬之長皆老成

宿望次第取公卿者而我以豸繡皂盖尾其後與之講敵禮無讓而所南面而臨十數郡二千石者其年率雁行其積資累勞率深以倍故為僉臬者太遜則近靡太抗則近倨風稜太著則束溼藏納太宏則少裁故其視二千石難也萬載張君起進士為郎五載矣無何以左江備兵使者行余初從縉紳中識君氣度魁然而端凝朗暢無矜容亦無苛節無率語亦無陰重既以職事相接於樞屬則君之部署注厝咸犂然中尺寸不爽而取予尤嚴於一介用是知君必不靡者也不倨者也無風稜藏納而出之何難臬哉銓曹可謂能知人矣客曰當世之善官者即在邊郡必移而之中土而踈屬揮霍之士則托於籌邊以自見其奇何也中土厚實而邊徼躔名也張君者以彼其才何往不可而粵為余曰否否夫今西苦虜東苦倭周齊吳越達於閩廣連歲議軍興莫或寧息獨粵西稱完地耳然百粵之間猺獞窟宅而晉輿控扼安南為通道門戶故京師元首譬粵西於天下猶手足也而周齊吳越腹心也山陝諸塞肩背也今肩背寒矣腹心捏扼手足幸無恙耳節宣不謹則風邪侵

之其為腹心元首之害豈淺鮮乎今之粵西宜布朝廷威德以輯寧讋服責在使者矣夫張君為　天子拊循一方使手足便利內以崇護其腹心而外因得以并力於肩背則社稷之伐也將異日所建竪誰能媲之而區區談厚實躔名者君且目攝之矣

周海門司封擢憲副行序　丁酉

丁酉春仲司封周繼元君擢也盖使者當之粵時銓事中格　上特從留閣中簡用君一二人盖其重也南都縉紳家計君資望不當復僉臬竊為君置不滿而君顧

名岡聞也者憶壬歲獲交君於駕曹兩人悵相知晚余告歸而君進以有無之旨余尚未能了了及再同舍君闡陽明先生無善無惡語以為教衡聞者或駭而疑之而予獨相視莫逆云君且行余惡得無言因諗諸子實吳君繼周黃君君綸林君景穎李君曰身心與口耳虛實辨出世與經世難易辨諸君所知也請有以明之古之人若魏公溫公之流不由講學不通太虛而魏公勳業蔽三朝婦人孺子中國四夷皆知其司馬相公也余觀世之翦翦者口吐烟霞胸羅釋部比見小利則攘臂

遇小拂意則焦火此不謂出口入耳可哉陽明白沙其主靜致知宜亦不異然白沙婆娑江門詠詩談道迄今猶想見其千仞氣象陽明擒濠殪苗功業烜赫可謂振世豪傑矣而議者卒不能無異同二先生所處難易何居也夫粵東之海不無事矣番舶夷貨錯落於省會輕舠利刃出沒於風濤頃倭酋雖陽就羈縻然包藏叵測朝鮮復見告矣斯非陳臬者責乎君筮仕以榷蕪關不中江陵可額謫退而講心性之學究今曩之故絕口不道榮利事其操趣卓矣既起駕曹而剔蠹釐敝所條畫皆百年計晉司封而吏無遺奸其功能著矣起家二十年而超然之識毅然之志皭然不緇之行如一日其力量究固矣然位不越乎郎署僅見一班爾今奉璽書制全粵所施當益弘且遠蓋世功名惟無意於功名者得之君學宗王陳不第欲為魏公輩人茲行也出其超然毅然皭然者以規恢不朽之圖使人謂真豪傑真作用不與沾沾口耳者埒非君其疇望哉諸寅長曰善宜書之以為左券君謝不敏且曰得微有進乎余亦謝不敏則以為無善無惡之言至矣不可以容聲矣是之謂不

道之道不言之辯余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君以為何如

程蘿陽郡伯歸養卷序 丁酉

令甲中外臣僚凡父母年七十以上無以次侍養者得予歸需異日用蓋以孝治天下意云然世之人子或幾升斗之祿以養雖其親年及而隱忍不自引決者有之即為父母者亦靡不欲其子畢命崇膴所謂雖有離憂其志樂也又有開府建牙以尊人篤老不任扳輿為請而議屢中格者則割人子所不得已之情以為市恩觀

美之資是歸養之躬決之已難矣而得之於親則難得之於人則又難程大夫治泉之再明年念其母閔太夫人春秋高請歸養臺使者重違吏民意慰留數四而大夫閉閤請益懇曰毋氏有成言矣兩臺乃曲聽爲露章聞大夫沾沾色喜若倦翼之赴林而巨鱗之縱壑也則世所不能得之已與所不能得之親不能得之人者而大夫兼有之豈不為人子毋所艷慕者哉獻臣交于大夫自南曹矣則備詳其內行太夫人之事贈公也茹苦服勤以有大夫大夫明決而忠信嚴于操脩鍊于剸裁

爲曹郎時無以異於令鄱陽時守郡時無以異於南曹時當剖符過里意戀戀不欲行太夫人勉之曰泉名郡也人文甲天下吾尚強無恙兒第往往竟若堅乃歸耳大夫拜受命獻臣謂補交臂建溪道中杯酒道故語及太夫人未嘗不流涕也今惠洽政成戴郡公之賜者千萬人莫不祝毋氏萬年持此歸爲壽足矣初泉人士聞大夫圖終養也則裹糧繭足詣兩臺乞留及果歸又相率謳吟歌頌以美太夫人德而嘉大夫之孝若洪令君之所裒者纚纚具矣大夫謂能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親者非歟或踵而閒曰大夫今歸乎吾儕且多冀其出以重惠閩也余曰方今需材孔亟多從子舍中強起而重用之此在大夫今日或異日事然非大夫意也夫大夫之意即終身訢然樂而忘鍾呂可也彼以其親篤老請而格不聽者何哉

賀侯汴源總鎮入蜀序 乙巳

國家承平久士大夫急文具而緩武備介胄之士稍稍出爲及至東倭西播北虜南夷羽書交馳之際輒拊髀嘆無人然後知武事之重也 高皇帝神謨英畧以武

功定天下故其時張官置吏府先於部衛先於郡閫司先於藩臬至所在鎮守則以勳爵往比於詩之方叔南仲焉蓋其重如此奕葉以來即衛所世胄往往起將種著勳伐於世如戚南塘俞虛江其尤著者閒三歲一開科收羅亦所以濟武弁之所不及蓋世官之重又如此侯公汴原世襲泉州衛指揮至公則以文武將畧擢把摠守備遊擊參將以至副神樞營而出鎮大江之南北會蜀鎮缺人廷推首公於是公以大都督往鎮蜀余公之里人然向未知公而知公自江南始相得懽甚恨相

知晚也公束髮從戎所居最久而功名最著者在兩粵至大江南北不過兩載間耳然所規恢建竪皆百年石畫大抵其心誠而守潔其御所部將吏以廉而拊士以恩其忠勇慷慨之氣可蹈水火冒矢石而敦詩悅禮習兵法有古大將風非世之侈談飾貌以欺人者也初公蜀命下撫臺周公急採士民之論特疏請留直指馬公朱公蕭公又同時疏薦公賢會代者已有人乃中寢余惟今之為大將者往往田連陌阡甲第連都邑以雄於里中里中人亦嘖嘖艷說之公與俞虛江公先後起溫

陵為時名將而余近公之居百里而遥乃不盡知有公則公之無以家為也此可以觀公矣夫蜀多事之國也北有松潘威茂之邉與羌虜錯壤南有播水西諸酋順逆靡常故邇來蜀鎮多苦播今播已更置郡縣 聖天子無西南顧憂北門鎖鑰行且屬公旂常茅土之烈未可量也公行有日而蘇松兵使者崑源楊公授簡余為賀楊公與公共事大江之南北其知公尤深於余而公亦以楊公為知己余謂楊公宜有言而楊公固使使者趨之遂不獲辭第余文不足以重公而公之重亦不以余文也

賀都督李鳳屏鎮守粵西序 己酉

國家並建兩都薊門譬則肩背吳心腹而粵手足也薊多論夫吳財賦文物之所蘊崇也江湖盜賊之所出沒也東南島夷之所窺伺也談海防於吳淞最為要重地矣粵以西外與交南接壤而內與夷苗錯居我國家耀威德而郡縣之然官多世其土漢法令不盡行也故叢林密箐時或跳梁為梗甚者必芟夷擒薙之而後服祖宗朝命重臣鎮守方隅而掛大將軍印者八粵西處一

焉蔡子曰余在儀曹當三大節每殿中宣表稱賀自上公元相外必及掛印武臣蓋其重哉余以乙巳治兵常鎮其年冬彰德李公鳳屏用薊門功晉都督來總江南兵事公起家衛冑狀貌魁奇一見知為異人弱冠即以薦守備唐山累遷至中協無日不在戎馬間其所歷往往有偉績而公年纔三十餘耳余從蘇松兵使者李公後與公共事久公語不妄發發必當機畫不輕設設必程效與士大夫交不為緣儀飾節而意必真款遇下不為苛細權術而將卒畏威用命惟恐或後其大者尤在廉以

禔躬肅以戢下盖數年來海上幸無島夷之警然萑苻草竊不蠢動則已動則無出公彀中矣故公今之頗牧良將也余聞江南將吏民士無不欲久得公以大鎮吳而會粵西缺鎮守廷推首公公遂晉大總兵以往維余及蘇松公亦皇皇如有失也則以將吏民士之請聯牘而謀借公於撫臺周公與撫臺丁公按臺鄧公鹺臺韓公江臺汪公五公者既報可將拜疏矣適代公者為所部金山鄭公公乃詣臺力辭曰光先荷諸臺知即不忍委海上顧欲使代者退而復就節制乎則光先有去耳

諸臺察公意懇乃不忍復議留於是益重公善處功名之際云夫公河北產也粵西風土非素習也公無幾微趦趄意戒行有日詩不云乎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吾知猺獞夷獠之屬無煩公龍韜豹畧之秘第折箠使之足矣廟堂方急西北若遼若薊皆稱燃眉公久用薊而薊吏士亦日夜思得公肩背有人則腹心手足賴之公行矣將有後命豈特吳民不得長有公已哉余又聞公之祖若父皆起萬戶侯而閫大寧閫中州世其勳閥以至於公少孤而能自樹致位大帥功名未有量

盖公與余同癸亥而公母太夫人六十有七尚少余母二齒公將扳輿奉之粵夫公之盛年而成名位於當世其來盖有自矣李公鄭公遂援簡余使序之以贈公行

王弘臺少方伯視海序　丁巳

嘉靖間海若不靖鯨鯢為梗其時巡海使者實經紀浙東西九郡鞭棊長任綦重矣承平來更璽書分道而理則巡海者僅得明越二郡越又自有守巡徒兵事隸耳然明為東南門戶去倭夷不三日程而較關聚重兵處也其將自鎮守而下則叅戎遊擊坐營備倭若干人總

哨又若干人其衛所則寧波定海昌國以至紹興臨山觀海武弁之屬若干人其兵軍之屬以萬數千計其餉若銀若粟稱是其戰船大小若福若鳥若沙若漁若鐵若唬若划之屬以六百餘艘計而稽核制御之者惟巡海一人豈輕也哉故巡海者自吏治民隱外其機莫先於御將而其權莫急於治兵清餉御將以廉治兵以威清餉以實此天下光明峻偉者之所為而非拘牽委鎖之所能辦也昔譚公二華葉公龍潭先後用是起家至大司馬為時名卿則才畧治辦于今稱焉獻臣不敏文

武蠻府底起山中視海者一載又半方自慙不效而用衡文遷去于是杭嚴道王公弘臺以才望徃閩命之日二郡之士民吏卒顒顒然曰是故涖武林軍民感恵有聞者奚難明又曰是將脩譚葉兩公之勳烈者奚難海會藩臬長及閩使諸君以贈言屬余余惟明之為郡其君子好文而安禮其小人守朴而任勞一時守若令治行烝烝無是煩公擘畫惟是萑苻之藪淼渺之波間有跳梁而號呼者總無出於御將治兵清餉三言矣三者得則可不動聲色而袪也此譚葉二公餘事公固饒為

之余又惟先正之文武為憲者無過王文成公文成之擒濠破桶平淛開田者無時不談兵無時不講學則所稱古之神武而不殺者夫弘臺公於六韜三畧三教九流之書靡不窺其於奇人靡不咨其於世態物情靡不究公固倜儻有才畧人也亦深心好學人也余故以文成之業為公他日之券名曰用舊告新而已乎則余可以不容聲矣

林栩庵司理奏最贈言　壬戌

漳泉錯壤郡而紫陽過化之鄉也其詩書文物大畧相埒而其山川風氣習尚柔剛侈嗇固殊焉故漳之人好勝而逐利杯酒責望白刄相讐一有不平則詰之郡縣詰之司道又詰之兩臺使者即臺使者有成案矣尚再三嚚爭干請必得勝而後已而閭里惡少走東西二洋如騖擁萬斛之舟蹈不測之險携中國絲枲貨物以與外夷市勢既不可禁縣官乃從而征之以佐軍需則違禁漏稅之罰於是乎興而庀其事者或因以為利故吏於閩者泉易而漳難也四明林栩庵公起家漳理宅心恕而執法嚴褆躬潔而操鑒精慎歴官評樂育士類其

讞決之所輕者法弗得重也其所重者法弗得輕也即臺使者疑難事一一委辦公然不以其故低昂曰吾何知吾持三尺之平而已初下車以次當及攉公再三讓不能得則一切以清便法行之凡舶到無越宿之驗無額外之科数十年弊規一洗盡矣以故小大之獄得公片言立決無復終訟凌嚚之習而諸商德公尤深相與肖像而祠之蓋予居平持論謂司法宜嚴不嚴則網漏於吞舟司権宜寛不寛則澤竭而無魚乃嚴不刻寛不踈則兩妙其用而公兼得之一時頌為平明廉靖者莫

公若也夫豈惟潼將八閩其孰能蟯之令滿三載考矣特徵非逕法從可需所以振　皇綱而沛王仁者舉此措之不綽綽乎哉曩公尊人槐亭公以名御史出為汀理汀之頌戴猶公也閩南之人惠徽世澤又奇矣予泉產也習公素波潼餘故因公之知己士為詩為圖以贈公奏最者而樂為引其端來索予言則孝廉林君廷輝也

送趙梅源邑侯移劇句容序代

蓋趙侯之莅吾同距奏最僅兩月所耳政成惠浥士民

欣戴無不願長有侯者會句容令缺主爵之臣計以為此巖邑也非著治理效者不可於是以趙侯名上得請邑之士若民狂奔相告曰微侯孰師帥我微侯孰噢休我且廟堂縱軫念輦轂下奈何奪我侯去吾曹獨非縣官民哉則謀所以借侯於臺使若千百人而未已然而非侯意也每坐堂皇拊循諸邑子曰吾為邑無狀即吾今日行吾能一日忘若曹詩不云乎畏此簡書今者亦吾畏簡書之日也告舍人趣治行而以琴鶴隨於是許生日升郭生一夔承宗輩乞不佞言為贈則以為吾曹何戚於侯之行哉夫侯之治其剔弊章教蠲賦擿奸諸蠍政更僕未易悉乃吾所覩於侯者識敏而氣沉機圓而神王且也坦中不設城府其待士若民一本於忠厚至誠　即以事廷謁者所言公則公從之無幾微矜重色即不可雖旁郡邑赫赫者居閒終不屈三尺其憫人之抑至中夜趨徬徨必白之於上官得釋而後已蓋侯之言曰自吾為若邑而靡以未蔽法死者靡以箠楚厲者靡以勢不獲直者蓋居然清獻公家法也夫同自兵火以來不無事矣然非舟車錢穀之湊以侯治之若烹

小鮮焉句容為金陵門戶其冠蓋之相屬機務之旁午尤易以見才而趨譽侯之往吾固知其無難然吾聞之句容之視同也倍蓰給事御史之視句容也什伯今廟堂之急侯於句容也甚於同則異日之急侯於給事御史也當甚於句侯行矣豈特同人不得長有侯哉夫侯去而為京朝官則所張設而注意者必不以同後句也吾曹奚而不釋然侯在邑時案牘之暇輒進髦士談說經藝許生郭生其人而許生子父沐德侯尤深所謂憫其抑而必得伸於上官者也

賀邑侯徐雲林移劇莆田序　己未

三衢徐公觀我以名令望郎典天官選而茲復以奉常召赴家吾同侯雲林其仲子也客冬獻臣量移過衢謁公于後樂園中杯酒道故甚懽予因進曰天下望公三事久矣吾侯天下奇材也不為臺省則為銓屬然令甲父兄躋內三品者子弟臺省例當廻避我公三事吾侯銓材其可乎此公家世業也公咲曰正恐兩失耳余否否而會侯有移劇之議予歸謁兩臺監司諸公則為道同民不能舍侯狀而同父老皇皇然跋涉千餘里乞留

侯諸公意不能無動而中丞王公部移已行不及追未幾而侯移莆之命下矣諸父老子弟又皇皇謁予董謀所以留侯者曰小人何知已饜其利為有德同莆匹也廟堂何奪此以與彼予慰之曰夫移劇而出於廟堂可留也移劇而出於地方不可留也且以予觀於侯天下之奇材也寧同得而終有之乎微獨同即莆得而終有之乎侯以弱冠成進士其治同也目所一經口能別之耳所嘗聞心能識之其持已廉御下寬愛民切課士勤小夫之獄必以情縉紳之造請必以禮然而苞苴絕於廷干謁絕於室欺㪉絕於左右魚肉絕於閭部不動聲色不煩借聽而幽隱重難之事無不了了於胸中而曉然於筆底者故侯果天下之奇材也乃肩重任鉅之寶臣非特一方一邑之任也若侯者同與莆寧能終有之乎神君慈父同先之而莆後之同則已幸矣且也同莆相近也兩臺監司相若也侯雖去同有一利焉侯得而言之而興之有一害焉侯得而言之而革之則侯不待致位京朝之日而依然覆露同矣詩云父毋孔邇父老子弟何患焉故事大計畢諸郡邑吏多所更調今歲首

垣請勿更故僅移侯等三良令而止使此疏奏下數日則侯竟為同有矣此予輩所以致私憾於廟堂也予既理此以解父老子弟之皇皇侯且換綬行矣侯治同將及報政居莆無何旋當徵入為諫官觀我公大用方升是父是子他日復見政事堂隔屏風盛事矣即侯為諫官不妨特避而為銓屬雖事起創見然以待天下之奇材奚不可

送黃鮮生邑侯入覲序　乙卯

昔尼父惠人國僑而輿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

及鄉校之議子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漢文翁在
在蜀號循良吏傳稱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
弟以為學官弟子蜀學比于齊魯而講堂迄今不絕夫
士者民之秀也學校者賢士之關也世之吏治有不能
加意學校而猥鶩治辦毛鷙慱踔厲聲者則俗吏之為
于循良何當乎潛山黃侯之治同蓋可謂真循良先教
化而後刑罰者也侯約己嚴待民恕諸所厝措利興而
害革者亦既碑銘道路細民之口毫楮不能悉書而其
大者乃在作人初下車即進諸生而誨之曰同紫陽過

化地吾不敢以齊民待諸生諸生亦無庸以齊民自待
貧不能備朝夕者學租之發必以時寬抑不能自明者
必為直於郡大夫及學使者得伸乃已先正宜表章以
為後學標者必為之經費創祠而議助其所不及行誼
孤高之士而偶疾不克竟試者不難委曲以保全其末
路而侯所最嚴者尤在錄士蓋甲寅乙卯之試學校及
草茅士者再矣片牘無不經目次第無不經心即侯所
首舉士四五人及列前矛者無不占學使者高等亦遂
因而得雋於鄉諸生益信服侯衡鑒之公也蓋侯所加

意學校者如此信乎其有得於治鄭化蜀之遺意也故
事郡邑吏三載肆覲而同以地大歲荒中丞御史臺欲
例疏留侯以為　天子牧養小民侯孝思篤至曰吾將
以其閒伸吾情事則力請行于藩司藩司重違侯意既
定議侯行矣士民聞之皇皇然曰侯吾父師也吾儕能
須臾離乳哺訓誨乎相率乞留于郡若監司不可得而
學博萬君暨吳羅二君乃肅幣介林生一焌葦授簡于
予曰侯行有日願得一言以光祖道以旌諸生不能一
日離嚴師之意余謂侯治同僅二載耳而治效灼灼若

此矣近例臺諫之徵必歷俸四載有奇侯治行高徵書
固旦暮遇之然獻歲之春猶有侯也諸生第勿忘侯之
明教益自淬濿且為告竹馬諸童子計日以待侯之來

贈邑侯李青岱入覲奏最序　壬子

歲萬曆癸丑天下郡邑復當朝正之期同安地大人衆
据山海衝二十年來縣官率疏留惟尉將事則海氛之
以青岱李侯涖同三年矣適當報最侯才高百事理四
封晏乃循令甲修入覲故事併齎最牘以行夫朝會之
典玉徒王帛萬國云爾哉盖將大計群吏而黜陟之者

也曩歲名廉能異等不次超遷者第錄藩臬運府而不
及縣蒙竊慼焉計侯入京師司徒氏必且問一歲之中
錢穀幾何宗伯氏必且問賓興幾何司馬氏必且問盜
賊幾何司寇氏必且問決獄幾何司空氏必且問營造
幾何侯將安置對哉則覩最二牘具在夫侯之治同也
案無留牘縣無隳務則其錢穀則積逋盡輸矣則其賓
興則十人而未止矣則其盜賊則萑苻奔晉矣則其決
獄則囹圄幾虛矣則其營造則厚垣墻高閈閎矣且也
侯征輸而莫敢以羨嘗侯敬由而莫敢以來嘗侯治盜

而莫敢以軀嘗至其作人則為之誘掖賞識而士奮為
之清復銅魚而地靈其興舉廢墮則鳩工庀材皆出捐
俸而費不及民夫由前則才諝揮霍者能之二牘之所
詳也由後則非才循兩合者不能也二牘之所不能詳
也故八閩賢令宜未有先侯者茲行也以上司功當上
上考王春異等之褒他日清華之選將於是乎在雖然
令猶有難焉何難也百里之地令與丞若簿若尉蓋共
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為令者能必人心如己心乎故
矜莊則見以為峻絕近人則見以為易與摠攬則見以

為束濕旁寄則見以為少防夫惟以身率之以心體之
用能鼓舞其興事勤民之意而消融其苟且恣睢之習
則民見德而不見病令亦任德而不任怨此豈易易也
哉夫能以身率之而又能以心體之者莫侯若也侯推
誠御物即舊僚有陰負卵翼恩者曰寧負我毋負我民
故諸佐領皆樂為侯盡而百姓蒙其利詩曰樂只君子
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 聖天子其必有以大
膍侯矣邑丞歐陽君祐簿吳君廷訓暨幕王君應元皆
比侯而樂為盡者故因其請而為之叙以贈侯行

贈邑侯曾敬元臺獎序
嘉靖中侯之先侍御元山公實奉 璽書來按閩承平
久而瑕釁生一切用惠文彈治之而其大指乃在激揚
守令弭盜安民不少假借既得代而尸祝之聲不絕後
公以刷卷南畿竣獨用例上其副 東宮蓋陰借以為
儲諷云 上怒且不測杖戍粵 穆皇帝初搜錄謫籍
諸臣復公官而以年至不竟其用天下惜之侯之來距
公按閩可四甲子始至父老有泣下者曰夫非侍御公
子耶天乎其世以曾氏生吾同乎抑天所以卹我公而

光聡其令德者將是焉在而侯之視同士民亦若故所
嗅咻撫摩者尤深相得也乃侯之治同則與侍御異下
車問民疾苦及興革所宜甚悉同繇繁而俗奢喜鬬而
囂訟自侯與更始而浮蕩樗蒲之子亹指戒無犯者兩
造紛拏片言可剖猶惻然如傷而聽使解仇不專倚辦
三尺歲旱則步亦日拜泥淖中為百姓請命猶率僚捐
俸以預為賑貸計緩催科弛鞭朴而常稅之輸恐後繕
城垣嚴干掫而興作之役惟謹蓋未踰時而氷蘗之操
明察之理慈惠之衷洋溢乎封內外夫明罰勑法牿暴

殄奸直指之職也忠恕平易生息訓廸良牧之規也此
侯子父之大較也然侍御公雖用嚴而左墨右循弟莠
仁毅有吏稱民安之效侯雖用寬而干謁不靡而遠吏
抱案不見民一錢有拔殖置水之風則御史令等耳初
侍御公在閩尤加意興學親製文謁楊羅朱李四先生
祠壬子錄士明年而有首　大廷舉者我侯公車牘武
闈策洞微中窾業膾炙人士口暇則循行學宮以次修
舉講學課藝諸節文故諸生喁喁然曰侯吾師也蓋公
家法式故事臺使者報命廉守令高第者俸及格則露

章聞淺則移金帛旌之侯發硎纔三月所耳而會巡撫
許公遷秩去心異侯而為其治薪乃用美詞旌焉檄到
邑之士民咸喜而相告也時予屏處東山學博張君王
君則介茂才王三聘周動輦而問贈言於予曰諸生志
也夫侯之理行犖犖不以一獎檄重而中丞臺一獎檄
亦何足以重侯然以一獎檄而奔走同之民若士驩然
樂而欲張之則侯之所以祓濯浸灌其心而不替其先
烈者大都可覩矣異日者侯之政成以臺省徵纘侍御
公之業而益大之則吾閩及天下將世嘉曾氏之賜奚

特同而同實首被之謂天之所私非乎厚幸厚幸哉既
不獲辭乃理其語以為左券如此

邑侯李青岱屯課獎勵序　庚子

國初衛所碁置而擇膏腴田以給軍且耕且守蓋寓兵
於農之意當屯政修明時其所耕之田足以食荷戈之
士而有餘末流漸弛軍仰給于民而屯田之課責成於
有司有司既秦越若屬而所領腴田又幾貿易於豪富
有力之家綠水魚鱗圖冊湯漶不可考課日以逋而軍
與民交受其病邑侯李公以建武世家來蒞吾同未浹

歲也而屯糧報完如額於是監司上之臺使者而中丞陳公直指陸公交移檄旌侯盖侯之僚歐君李君及幕王君樂侯之被旌也相率致幣東山之草堂乞不佞一言為賀獻臣辭不文侯聞之亦辭曰夫旌而以完課又僅以區區之屯課其細已甚焉用文之且也予獨不得為倪寬乎哉獻臣於是緩頰而前曰是乃侯之所以為倪寬者也夫同之民稱夥而賦入頗薄屯課又特其十二三者耳吾聞侯之催科矣敲扑無所施羨耗無所取而山陬海澨樂輸恐後即兵餉上供為諸邑最奚論是

錙銖者此與倪寬之民何異然不佞所欲頌賢侯者寧一端而已侯貌偉而氣冲才雄而識敏初下車遵兩臺行部輪蹄結轍書仍侯東西馳而應之無虞弗給者及坐堂皇左右顧而城社之猾慴伏無敢舞文者市井無賴之徒一一熟知主名無敢弄其角距者遇士大夫不作矜莊之色而無敢干以私即干亦不聽者小大之獄洞若觀火而兩造悔禍則嘉與解仇者持三尺如衡如石而要於其當或不難虛衷以裁酌者衿紳之徒畫卻歲時之獻而評隲藝文則不啻哲匠引繩墨明師訓弟子者至邑有大利病如罷額外之增擢免里役之糴穀却旁邑之代輸裁奇江之浮賦皆確議挺持必得之於監司臺使而後已而其大指尤在顯維風化加意表章以故民俗烝烝孝節貞烈之奇行在所有聞盖能吏廉吏循良吏兼而有之即展錯月計而治辦已若此矣區區也課一旌書何足為侯重哉昔衛文公約己裕民靈雨命駕而騋牝三千革車乃六百乘詩人美之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此言緣細徵鉅緣兵知民也其我侯之謂乎令甲風勵吏治凡臺使者報命必廉郡邑之長治

行尤異者露章以聞而臺省需人則徵名令以補其缺斯又侯今日及他日事敬拭目而俟之耳於是授簡以復三君俾登之軸侯故以文魁江右士得無以予不文而弁髦之

姚敬庵學博院獎序　庚子

姚先生用安東訓擢司教同也余過之其氣冲然其詞確然其禮度彬彬然退而私諸文學曰子先生類有道者賀得師矣既旬日而先生之條規秩如也諸文學之肄業課文升散迎送井如也余心異之竊嘆先生操何

術得此文之習先生所爲司教狀則益信余之所窺於先生者豈偶也哉廣文官故冷又與諸生相䀨也貫弁斗質子錢所從來矣先生至即不一錯指曰官箴師道從此始也諸生與市人搆訟先生一切不問曰吾柰何從芹藻奪郡縣諸公權乎且吾其以爲贓乎月具餼群諸生堂試之其第文也不以奇而格在其獎士也不以耳而眼在其約束士也不以顯晦蹤数而數率在日者觀風之後先生進所物色若干人餘無敢以私進者即蘄之而無敢慍也蓋諸生初有不如約者先生召跪切

責之莫不人人憚先生嚴已坐春風中色咲誘掖又人人樂先生寬已而補弟子員者不責贄如故事貧者第令持空刺謁則又人人服先生廉矣先生雖日談說經義至其切劘諸生尤以行誼為先蓋庶幾身教者哉余謂國家風厲學官畀之模範其初蓋甚重也顧為其官者類多嘆老嗟卑委瑣齷齪與諸生為市如此師道安得尊而人材安得成乎使司教者盡如先生則士皆矍然頋化矣誰敢弁髦之洪令公嘗言即吾試草茅士先生未嘗一言居間也間有極口稱先生安東時事者而先生故未識其人鼓鐘聲聞其是謂耶余又嘗讀先生所為海防議皆鑿鑿中窾則異日用世之略大概可覩矣已亥冬直指新會何公移美詞金幣旌先生賢而先生之僚王君李君率諸文學乞余言為贈余謂直指報命所露章薦諸博士宜不乏人矣以姚先生之賢而僅僅一旌書乎直指其不為知先生然以先生之賢絕不為世俗迎合脂韋之態而直指乃能旌異之若此良足重也而二司訓君臭味先生樂其見知而汲汲欲張而大之其條誼亦良足重也於是乎書

送楊邑博擢授思明序 甲寅

國家新櫝樂育之化洋溢方內外雖西南遠在萬里而士以明經薦者歲不乏人至 國初因俗立長不盡以中土之治治者亦且漸取而郡縣之庠序之為擇明師以教導之蓋其用且養之者若是乎不輕矣宜賓楊中吾先生以辛丑冊立恩貢于河池此非所謂遠在西南萬里外者乎先生謁選而訓常山一擢而掌教吾同予因習先生先生之尊人槐堂公故以明經起家先生少孤母李茹荼鞠之竟以成立先生為人坦秉質行幾不

知有人世機智龍餙之術其訓諸生亹亹傾所聞見一切贄脯厚薄無所問諸生進而坐春風中退而人人得也未幾而擢授思明此非所謂漸耶而郡縣之庠序之而擇明師以教導之者乎聞思明庠新設子弟寥寥不能以百計於是先生携二僮束裝挈孥行有日矣或有私於予者曰以廣文之冷於官也而復寘之新造之區則益其冷以貢途之局於展也而遽加之郡庠之秩則趣其局先生意轉油然何也予曰夫任百鈞之重者自顧其力量謂何馳千里之遥者舊國舊都望而暢然常

於浙同於閩皆才藪也而先生優之以其所以造閩浙士者而施之土府棫樸且芃芃然矣不亦速肖矣哉閩浙之去五嶺也遠在數千里之外今之擢而思明也近在千里之內衣繡晝游在此行也不亦榮快矣哉此予所以為先生賀也若夫商生徒之多寡計束脩之豐約較官轍之淹速則䠶世味者之恒情不足為先生道也且也道之隆污隨所遇耳以先生之自樹拾級而進予安能遂以常格拘哉諸生其其華将乞一言為贈而先生以諉不佞不佞知先生之深者於是乎言

賀車司訓擢諭弋陽序 甲寅

延平龍劍之淵也宋大儒楊中立羅仲素李愿中居焉而朱紫陽之所從受學也故閩學盛於一時實從南劍始今閩人之談學者葢寡獨江右在所聚族而談何也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則學其可以諱談乎哉予竊謂學不在口頭而在身履講學不在冠紳粉餙之彌文而在庠序儲養之有素則學校之官其於談學尤所重同安為紫陽過化地士風葢嘗茂矣比亦稍以陵遅焉而起明經來司訓事者為延弘宇車君君之為人也

不激不隨冲然夷然居庠五載了不見喜愠之容即僚長有峭厲怒張之態君以和易劑之即諸生有陵囂誶詬之習君以正直鎮之葢平心率物甘貧履素居然有道氣象其於學也可謂不言而躬行矣今年秋主爵者擢君弋陽諭以去夫弋陽故江右名邑而談學之鄉也有陸子靜謝叠山之遺風焉君以其所得於四先生者振鐸示範多士瞿然傾化不易易乎哉君有毋春秋高矣弋去延不千里茲歸奉觴上壽板輿而御之官洋洋泄泄其樂只且顧同士若不釋然於君之行而君亦若

不忍舍同士而去也余謂君才具不第一芹藻之任也使君膺薦剡而司民社將必如陽城之在道州庚桑之居畏壘薰而良尸而祝者亦不第在縫掖之士也特以屈於分教未獲有所大展今者儼然鑪錘在握矣必有知君而振之者予聊以為行卜之

送劉起田學博諭藍山序　庚戌

盖虞書之言曰敬敷五教在寬而宋儒云師道立則善人多又云成人材與尊師道不同夫教敷於寬而道立於尊者寬嚴之稱重然者將奚術之衷乎今天下士風

悍靡所在而是非督學使者及二三師儒曠然一大振之勢將不可復挽然學官之職凌夷久矣喜不足勸怒不足懲雖有蘇湖教士之法無所施而居其官者又多嘆老嗟貧故其所謂嚴者大都在於纖悉瑣屑修脯贄敷之間而其所謂寬者或至於決裂撿押而不憚以身為垢府吾見是官之難為也故嚴必用以視身而寬必用以待士則師道立士豫附而其教亦且不肅而成西粵劉先生訓同未幾而擢藍山教諭以去諸文學顧若戀戀不能舍而群乞言於余何也以余所聞先生故不以嚴聲厲色求多於多士而亦不為煦嘔和柔以厚自要結而起譽盖酌寬嚴之中而善用之者其守已廉不謹羔雉其宅衷坦不設城府其衡藝當不爽妍媸其可否事不先橫意見其處僚案閒委曲調劑不自見長即余僅一再奉教而有意乎其為人也況為先生弟子者哉以故諸生有訟久不決者得先生片語立平令司諭藍山其職專而其教尤易行吾知楚士之愛慕而興起者必有加於同無庸贅也然師儒雖重而職事頗閑自學官行取之典格即有才者亦無以自見日余觀察吳

中每行學見博士年茂而標飭識敏而行脩者中丞直指必亟取尉薦之而主爵者亦遂優以美遷內可得南北雍外不失郡理邑令以先生之年之貌之識之行其以列薦剡而司民社何所不可顧會臺吏未得報命而先生遽序陟以去未及與於不次之擢猶為有待於藍也先生往矣余翹首望之矣於是因諸文學之請而書以華其行先生名章別號起田廣右之陸川人

清白堂稿卷五

清白堂稿卷六

明同安直心居士盧若騰著

序文

少傅許潁陽老師七十壽序

初少傅許公以爭　皇儲乞歸也疏凡三四上　皇上內不懌公言而外迫輿論持之不下公夷然念此天下本固當以死爭而恤去就為也當是時首輔以私揭為言者所攻內自危以休沐請有後言公求去益力始予告給傳不能有所俉于廪隷道路費公夷然念忤　上

意固當以罪歸而冀恩賜為也乃天下薦紳武弁之士以及庠序韋布之流翕然韙公歸而艷慕之甚於居位時歸之二年　上命皇上出閣講學即位號未正其名義昭矣則公之去猶之乎四皓之來也又四年為歲丙申公登七十門下士官留都者數十輩相率效卮酒之頌而屬小子無功使致辭明與　高皇帝以亘古功德啓運垂統嗣是而盛者無踰於　世廟迄今七十餘載而我　皇上法　祖數治視嘉靖為烈焉當　上在青宮時公旦夕授經黼藻睿質及登大寶而公以甘盤舊學蒙尊禮時時呼先生而不名爰晉台階以襄大政雍容委蛇脩太平之業而潤色之賜爵一品滿三考恩寵無與比公懸車踰六載矣口不掛國事身不設貴容道衣徒步優游林壑間以其身係天下輕重夷裔觀望今行年及耆而遡所自生則　世廟踐祚始也此誠昱運應期豈偶而已耶公以辛酉解南畿乙丑成進士官詞林文章深厚爾雅學士師宗之貢舉郡國天下士未易更僕數先後號得人所推轂賢士大夫遍海內矣天下品賢相者雖以業歸公而推本于公之德為廊廟重論

出處者雖以出冀公而嘉樂于公之退為江湖重考人倫者雖旦有頌月有評而祝頌于公之眉壽黃髮為縣寓重若公者固未易言也無功故習事公無涯無町畦若辱若不足與天為徒而遊物之初蓋襄其真以治身而出其緒餘土苴以為國家天下者默成而饒豢之矣期頤猶未也七十不旦暮乎哉又聞　皇上沖齡正位壽星見南紀保章氏謂萬壽徵嘉與公卿士庶共者于時華亭餘姚常熟興化內江濟南安陽西蜀新鄭林下九相稱為振古盛事歲星一周五星聚于奎壁而公入

櫚歲星再周狐南光耀而公告老於時吳郡婁江先後
謝政千里之內三壽作朋夫斗牛之間東南文明之域
帝所嚮方宜有畢應說者謂海宇清寧縣官靡所事
事台鼎論思之臣林壑優游靡好爵之念而人瑞乎邦
家又以人徵治者天文人事之紀此其彰彰較著者也
雖然有如一旦 天子建元良定國本寤寐舊德舉祖
劉訪政之典蒲璧徵賢之儀公能遂晏然已哉此公力
爭 皇儲之初願也乃祖劉蒲璧之事則不足為至人
道矣

大學士史蓮岳公壽序 辛酉

夫壽則年之謂也夫相天下者之壽則非徒年之謂也
有大年焉與山澤之癯異又與抱功脩職之吏不侔何
也山澤之癯以身壽可修練而得也抱功脩職者之吏
以名壽可治辦恵愛而得也人主天也相承天者也上
理陰陽下總倫類故必斟酌元氣旋轉化樞使宇宙之
間清和咸理以能保我子孫黎民而永奠丕丕基然後
身名俱泰而福祚無疆也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
只君子萬壽無期則相天下者之大年矣今大學士史
公以文章道德結知 神宗皇帝壯歲即擢上第如韓
魏公唱名故事嗣教成均柄銓衡朝野引領爰立蓋古
大臣所謂負公輔之望者然在 皇祖朝已覆名金甌
矣至 光宗而宣蘇又至 新天子而遣官趣行海內
皆快其大拜而訝其遲公則逡巡不遽駕也夫公斟酌
元氣而旋轉化樞之人也其總留計也絀奇衺而風尚
為正其衡南宮也敦雅淳而浮說為起其署銓地也登
明選公而流品為清儒效固章章著已公正色廟堂毅
然冷然而藹如春溫廓如有容之意未嘗不流注乎其

中獻臣竊窺近代相術或厲申韓或深黃老或清銳而
激于狹隘或濶達而寬于把握各標一局而均蹈其獘
公於前數者固有所不居至其挺然中立而簡在 三
明主則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且今天下東苦酋北苦
虜西南苦苗仲苦倭寇民苦遼苦陸輸苦海漕慮無不
騷動矣然此何足患所患者無人耳冠紳之倫各設一
藩籬各相一矛戟莫肯為縣官盡力而秉鈞軸者悠悠
泛泛誰執其咎譬一人之身耳目手足心膂率不相為
用而互為攫奪如此則天步國脉何以異于漢唐宋之

亭乎故大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躋世有道之長者無他繆巧以把持之調停之也開誠布公而已在公茲行也蓋乾天道也君道也主徤主動故於穆不已坤地道也臣道也柔而剛靜而方故得主有常夫惟剛方乃誠誠乃公公乃大則公固饒為之矣　新天子以英明握符待公為政而公以一德趨　召命而效密勿則公之大年將與我邦家相為無窮即詩所稱萬壽何加哉惟茲建元春仲為公週甲之一初同安李侯燦然公所舉士也以獻臣嘗受公知而授簡焉故不敢

以名位之輕微辭夫兆一身一職之為祝規而已

奉常池明洲婦翁六袠壽序 戊戌

夫賢喆之生所以撐持宇宙幹辦縣官事用蓋重焉然身與世孰親發光與耀采孰得故用而竟則利在蒼生而終身役役瘐薾無遺味矣不必竟則人有不盡用之嘆而吾之所以韜精葆和者不參同素問而固不熊經鳥伸而長而天下之望卒歸焉知道者豈以彼易此哉嘻是未易為俗人言也　國家置天官銓序流品而司其事于選郎以彼其重儼然夷九列矣然選事繁瑣如牛毛獘孔如鼠穴而所易滐者苞苴所不能槩絕者請囑蓋其難如此翁起家名進士歷銓兩都以至為郎清嚴謹敏猾胥老吏無得上下其手者而人亦莫敢從他竇干也會江陵相方操權繩天下士喜成飾怒成痏視尚書郎吏耳而翁獨嶽嶽其間不少狥同舍月峯孫公心吾呂公皆名下士謀斷規隨以故所推轂盡賢豪長者而尚書閒有承望十九不能得之於翁則為危詞以動之翁不頷也江陵目攝者數矣時翁母太夫人春秋高則力請侍母以避鉗不能得而倒擢為奉常於是以

冊封藩府行遂得告矣踰年江陵敗而言者猶不盡諒翁而翁亦若無意於世者居海上垂二十年矣不履城市不謁公府閉門攤書蒔花養魚課子孫讀而已客語及功名則曰命也夫然至人物之衡鑑邊海之情狀以至當世得失之林區處之畧叩之而鍾呂應乎試之而著蔡符哉天下無大緩急也有則翁可屬戊戌冬仲翁六十初度而神加王色加童人以是卜其南山算而東山出也翁曰自吾在事勞憊鞅掌權相觥觥不免是虞甯疆而髮巳種種矣兆屛居久安得今日吾方食於不

耕之場宿於不貸之圃吾又安知出從前則翁之用天下之幸從後則翁之未竟其用乃其所為用大矣方今東苦倭北苦虜西南苦播猿 主上拊髀而需人翁高卧庸穩乎獻臣曰翁掌選時館予貳室蓋悉翁苦心云不動聲色而縉紳陰受其庇辛壬以來選君率務為皎皎與政府鷸蚌持而中官收其利朝署始脊脊多故矣士誠欲裨縣官用何必矯激為名高哉故以翁之不竟其用為翁壽而以其緒餘土苴為蒼生致屬望於翁以佐一觴翁知道者或忻然當予言矣

少司寇丁哲初公六十一初度序 己巳

國家張官置貳分率以六卿糾察以中丞臺蓋吏部之權可以進退人刑部之權可以生殺人而御史大夫則所以綱紀乎百職者此三大柄非其人安能勝任而愉快乎頃者逆璫竊政自揆席而外幾岌岌不能有其官矣雖謂無陪無卿可也 新天子即位精瑩理道簡用正人哲初丁公由奉常晉貳秋官而會大司寇未至則以公署大中丞未至則又以公署蓋選擇而使豈偶然哉公署司寇也晨入暮歸大小之訟必以情時詔獄繫多 上意偶有所出而公一據法以請毫無枉縱即上或召問公條對甚悉即代其長對亦無不片語洞中窾會者御史大夫體統至尊重矣然故事率受成于掌道公雖代乎每遇大疑難不厭容地商推盡定而後出坐堂上行之諸侍御莫不凜凜奉約束以公為真御史大夫也即朝紳亦莫不曰是未幾且真拜矣蓋公歷官幾四十年用名司理以入司銓選其明慎之衷冰蘖之操衡鑒之識久已信服于朝紳故一登卿貳而上下咸乎每獨坐需人無不首屈指公而公意有所不可輙再

三疏請 上溫留亦且再三而最後乃以情詞懇切特予歸攝以俟他日 召人謂公年方耆望方峻 上又知公深何流急而退勇哉即歸卧容穩乎而公曰昔人在廟廊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今 主上神聖太平有日此吾後樂時也吾且尋香山洛社之勝事而已矣予與公同舉于鄉而學兒幸館貳室公教誨之如子已巳長夏為公開七袠初度學兒頗有祝也夫周書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傳曰達賢者有後夫敬獄如公達賢如公王國將終賴之公之文子文

孫猶將世食其報而況於公之身有不永錫難老者乎盍溫陵同舉而都卿亞者一為省菴林公一為玄中張公與公而三焉三公皆負當世望而公年最少 上又最屬意公其在耆英之會當為司馬公乎前所謂銓憲三大柄者公固自有之第須時耳詩云三壽作朋如岡如陵斯邦家之基也夫抑亦吾黨之榮也夫

林道卿侍御暨袁孺人偕壽序 壬戌

獻臣之稱通家於林道卿先生彼此凡三世五十年矣先觀察之知先生自丙子浙闈始也予舞象獲交先生亦自丙子語溪始也而予幸識先生之冢子栩菴公於

垂髫則自己丑公車始也時先生業讀書中秘簪筆柱下侃侃言天下事風裁重朝端矣予至則止予邸中弟畜之而嫂夫人袁時具酒肴佐談必腆而潔其年予幸得第是以感先生之高誼而誦夫人之能賢也自玆予兩人或南或北或出或處所歲時不絕者毛額耳幸而先君守寧之後晉長浙臬小子視海之役濫叨文寄四明六橋之墟接踵把臂叙平生懽往先生起家汀理當過予輪山問毋太淑人起居而栩菴公比復祥刑於漳漳隣宇也予旋以時至書問以月至俯仰五十年間三世交誼如吾兩家者宇內寧幾哉先生目光炯炯而勁氣卓識洞若觀火其意所不可終不能隱忍以就時局然行必應言必物表裏如見初終一節人或以是忌先生而久之益信且服方其銜粤時駸駸內徙矣而先生復拂衣歸今 新政登賢啟事再列清卿且旦夕真拜而東恬然若無意也者蓋先生通籍垂四十載矣而屏居者三之二譬之長松千尺貞心蒼幹傲岩頭之雪押澗底之雲宜若無所需於世然工師求材即欲不枉清

廟棟明堂得乎先生居官廉而夫人佐以儉居家約而夫人佐以勤故山林日多而無北門室讁之嘆栩菴公仁明廉惠華要之選而叔者季者俱翩翩千里足也先生頃之復側出二雛書來託予曰置懷抱即此而夫人之賢可知已戊之臘亥之秋為夫人與先生七袠偕壽之辰孝廉張君琰輩謀致一觴栩菴公曰是必使蔡子也文予謝不敏則徵南焉羔羊以祝先生節儉正直宜標位著樛木以祝夫人樂只福履天成之矣進之則麟趾乎司理仁厚之所自也以此介壽二尊人當為犧然

遂命管城子以進張君等七人皆温陵奇士而相奄分校之舉也

表兄王瞻明應憲壽序 癸丑

蓋今方面大吏分道而理者其兵將之盛財賦之緐人情物態之糾紛莫過於吳會故吳會治兵使者非精明治辦彊有力其人不足以當之銓地亦往往重其選歲壬子王公當世以浙江叅知晉按察使備兵蘓松公故所謂精明治辦彊有力者也而會有風露之疾稍問醫於檇李閩比至則計吏期逼矣公採隲四郡官評上之

臺使者而自為乞身甚力兩臺初難公去已察其意真為上於 朝請聽歸以需異日用疏既發公遂朝夕馳入里門余秉燭慰藉且賀曰今而後喜可知也公頷之予因進曰功成名遂身退天道非耶公又頷之公既歸屏紛却埽諸子不遠吳越延名醫二三輩為公求延年却病之術即素莫逆者罕覯其面而病亦良起越明夏六月十三日為公初度之辰蓋年六十四矣於是陳子志華及諸親朋授簡予圖所以觴君者予辭弗獲則惟進退人之權也而天實為之壽天之權也而人亦自為之公以名侍御歷藩臬垂三十年所至著名迹人莫不期其大用吳會之役主爵者不為不知公矣而偶以一疾遽乞歸休豈非天乎豈非天乎 國家令甲方面年六十乞致仕者聽然耆耋之年遲回三事者比比且疾病人所時有也而公又素魁壘如鷄羣之鶴者何恙不已昔莊仲昭為理學名臣而南計以病去官識者惑之夷攷其時告休歸者已越一歲矣考功法亦何可盡憑也今者得無類是乎然予見公屢矣絕口不及出處事即有為公惜者公第曰吾已告而去去而且先矣吾

方緣督以為經吾方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脩短忘始終者為友彼區區者吾何知吾何知夫是道也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盡年此非公之所自為壽者歟予理是語以私於志華子志華子曰當世兄蓋有道之士乎且嫂黄夫人同年媲德茹蔬禪誦大似古所謂龎居士者由此觀之雖彭鏗喬松殆未可同日而論也於是登之軸而張公之堂届期爾衣冠偕親朋致詞為公輾然舉觴霍然病已

壽憲副陳賓門靚翁七十序 甲戌

語云傾蓋如故白頭如新蓋交新則甘久則淡交至白頭難矣白頭而能新則又難憶予與賓門翁初傾蓋也翁甫十八予長二齡其意氣聯其壎篪合其試皆學也共後先其上公車也共朝夕其拔科第也共予丑今五十年餘矣頭白矣賦歸來矣其在宦途也無數月不通書問其家居也無數日不相晤語且予之女結褵於翁予翁之孫女許聘於予孫兩人交親若此情誼若此不謂如新可乎翁七袠誕辰為今甲戌仲冬廿五而東床張子于荊偕諸親知問祝言焉予惟己丑之役聞同升

者三十一人今獨兩人在耳卽三百五十人中亦不乏大拜三獨而今在 朝者僅一程司空肖莪也予兩人又如蒼生何顧予揣所不及翁者多矣予中外浮沉僅十六七載而翁令浙理粵歷南曹副臬憲守廉守順守彰者且三十載在所著聲頌德不及者一也翁精神旺筋力彊望之若少壯人而予衰老之狀具見記性作性寖成頑鈍不及者二也令子克鸞季和俱負青雲器而內外兒女諸孫濟濟已二十人予膝下繞男孫三女孫一餘尚有待不及者三也時藉風靡而予洮筆彈射又時復操觚不能使後生輩無揶揄翁游神典籍如黃鐘待扣不及者四也惟是半生涉世利鈍不問出毋妄涂指處毋作氣勢庶幾遠罪悔乎是予兩人之所同也苟有用我執此以往矣至於棋力向謬謂先予而今乃互為勝負酒量原亦伯仲今予謬見豪而翁更見養往往席未半而命駕去是又兩人晚暮之風光而少壯之本色者乎客曰唯唯此兩翁家人言耳且得有進乎夫神仙之事若有若無功名之事在天在人若子孫之貴盛則翁所自有頎所不知者期頎耳予每發念矢斷慾矢

長齋乃慾已自斷而尚未能啬口翁試體認於斯二者何若夫翁足力目力到老彌徤無幾日不從堪輿家登陟予戲謂仁者樂山夫仁者壽則尼父已豫為翁券矣雖期頎不啻也予言奚加焉

右方伯来㦲庵公壽序庚午

宇宙間奇偉頴達之鍾蓋不數數然也夫奇偉頴達之人以之為學則直窺奧窔以之為文則盡翻窠臼以之當轇轕盤錯之衝則建大事立大功無所施而不可斯非萃天地之靈異其生有自而出有為者乎於越陽明

先生豪傑才聖賢學蓋其選哉槎庵来公越人也予從
戚友陳志國遊則知公舊矣頎自公通籍以来第欽其
名於朝野而神其交於書尺未之面也庚午秋公以大
方伯涖閩乃得請所為詩若文卒業之則公之詩蓋取
材六代嗣響三唐洒然自名一家馬公之四書問荅小
叅及讔語麈談居士傳宗讚蓋禀洙泗之正印會瞿曇
之秘旨超然獨覩於昭曠之原焉及讀公行間諸牘則
東土妖賊之役擒于弘綱於景併徐鴻儒於鄒而水西
之役則馘阿秧於長田皆殲巨魁除禍本而公父子神

武勇決從容咄嗟而得之人以是歸首功推雄畧雖超
遷延世未足酬也然公胷藏甲兵而志抗煙霞乞身之
疏幾上而時之急公愈甚以故東山起謝而西粵借冦
閩蓋幾幾得公乃今幸芘宇下是天之終畀之也蓋公
之功名才畧由文章學問而出公之文章學問又從天
授性生而成信乎其有似於陽明先生而奇偉顮達之
君子也抑越故多奇人司空海門公著書講學脩明三
王之緒為世儒宗司馬恒岳公再督五藩而坐收水藺
之叛為世功宗公講於周而上下於朱且將鼎立而三

焉今天下西苦賊東苦夷西南苦苗東南亦復苦海
聖主宵旰而圖安攘之烈節鉞樞筦公將安避之庚午
秋仲為公攬揆之辰而志國之子元鑣元錞暨壻張喬
楠徵壽言於予夫公之年壽　國壽世之大年也烏在
其以龜鶴祝聊復受觴以佐一觴

壽陳同凢七十初度 乙亥

予涉世多阻既請而歸矣同凢君始登進士第其品識
才局則予愧不如遠甚君令吳幾載著循卓聲推銓司
者再矣會以讒搆例當移綬君遂拂衣歸而避冦卜築

邑西予過之家徒四壁立君意氣悠悠甚自得也不復
為謂補討于甚高之然亦惜之今乙亥冬仲為君丙寅
壽旦兒謙光告予將觴君幸慫慂而賀之曰天生我才
必將有用矧　明主在上賢相在列起廢之典行可趣
裝而俟矣

壽大理林行卿公六十序 壬戌

盖太宰陸莊簡公嘗誡其秋官屬云諸君無妄自菲薄
吏部之權止於榮人辱人而比部之權乃可以生人殺
人所以張法曹者至矣自予稱白雲司吏每聞廷中之

戲論曰吾大理乃爾比曹上官也吾生則生吾殺則殺苟不得吾一允字雖鬼薪城旦以下大司寇不得獨行予禁無以應也盖大理之重若此豈謂其權能殺人而已哉固謂其能生人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帝舜之德曰好生理官者固天與君之所以寄其生生者也而天地之生物莫盛於春其色青其位東其德仁其星南極是為壽星吾同林行卿公起家名進士為廷評公讞決精明而用意一以忠愛為主居廷中數年平停疑法凡小大之獄不以勢撓不以意造必以情囚經公允駁者皆

頓首不恨曰微公誰生我辛酉秋公再奉使過里其明年莫春之四日為公周甲之始諸親友謀所以觴公者而徵言於予予嘗考漢于公為郡决曹治獄有陰德至子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寃竟用丞相壽考封侯傳世公尊人路南公以恵愛司理珠州何讓溪曾令公其當廷尉乎天隲之矣夫刑秋象也而生生之意則天地之春流貫於秋冬之間而未始有窮者也公之初度春也以理官而布春令施仁德大毗 新天子出震之治是道也可以壽世可以昌後可以盡年雖然予所以觴公

者更有進焉語云知者樂仁者壽夫樂壽豈二指哉跖南公以清白遺公弱冠而食貧績學有芻豢之色不隕穫也既通籍為京朝官退而與窮交故人杯酒歡洽有布衣之色不貴倨也年及艾矣與縉紳賢豪游易直恭讓有嬰兒之色不矜重也盖其意識豁達不求多於造物不纓縛於世網生平未嘗作皺眉狀此之謂懸解夫能自解者物固莫能結之而疇能亘之他日樹鴻流駿期頤奕葉猶将曰此駢枝也旦暮也委順委蛻也則有仁者之壽而又有知者之樂莫公若矣昔蘧伯玉六十

而化公殆似之于西平未足頌也於是命管城授詞以侑酌者是日也公舉觴樂甚曰蔡子知予哉

署邑何蘭池二守壽序 乙丑

夫善攝生者或用粱肉或用鍼砭期於調適其天和善理民者或假噢咻或假督責期於保固其元命故曰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寛此文武張弛之道也春秋之大夫莫如子産子産之政不專於寛而夫子謂之恵人然則寛豈呴喻之愛而猛豈操切之威無二者以成恵政是以和太史公曰在彼不

在此子之知少府何公也自蕭山振鐸始而公之二吾泉也又自江右名令始令公署同幾一年矣始予見公之政令且見公之心矣公不多鞭朴而課額自最不煩聽斷而訟諜自清不厲聲色而苞苴自遠不事要結而士民自得蓋公以光明廉介之道律身惟恐或浼而以至誠惻怛之道待民恒若有傷故小大之獄民或悔禍解紛輒置不問一質公庭則情形如覩曲直立分迫其意有所不可雖情干勢格不易也故前令李公以精明果銳為理而事治辦公以恬厚安練為理而事亦治辦

乃其興學作人德意尤殷殷然倘所謂惠人者非耶雖然公職海也兵無虛伍餉無虛數器械無虛造辦樓船無虛脩艅紅夷之訌也焚舟墮城終還我內地公之功為多且渡彭之役波濤山立變怪百出長年猶且難之而公往來若履平地即令所為置將設防扼險措餉諸善後籌畫皆自公發之而兩臺上公功狀為諸防海冠令趾下大司馬必將有　賜金增秩秉憲剖符之酬即溫陵且不能長有公何幸吾同獨得歲者乙丑陽月為公初度而邑博黃君某郭君某率選士蘇庸謹諸生劉篆張伯輅輩問所以壽公予謂子產之治鄭非觭用嚴也以嚴成其寬公之治同非觭用寬也以寬成其嚴然鄭作丘賦鑄刑書人且以為蠆尾且以為多制公初下車則子弟田疇誨而殖之輿人固有口矣故惠一也東里難而我公易子產意在救世而公意在寧一指同而地殊也夫洪範五福一曰壽而子曰仁者壽又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則惠固所以為仁也公有孚惠心亦有孚惠德而氣度偉然溫然真仁人也福人也然則公之名位與公之年正如日之升而未有艾也遂書以

祝

署漳郡曹秋水節推公壽序 甲戌

夫今八閩諸郡其隸邑二而人文甲於天下者莆也其隸邑盈十而山川之阻險人物之英挺商販財貨之繁華而爭鬭訐訟紛未易理者漳也署郡曹君秋水以名進士理莆下車未幾而分較闈闈所物色多知名士會漳守理俱缺而兩臺俞監司請乃以曹君攝焉君視篆數月而案無留牘獄無冤民吏無作奸蓋其神情閑朗而作用縝密故不鉤距而明不煦嘔而仁不嚴聲厲色

而人不敢干以私十邑士民於是乎有神君之稱有慈母之戴且洋溢乎泉及莆矣即漳薦紳先生咸鶩而相告曰曹君方業舉而首解額又苦吟而稱詩翁何其敷政臨民漢廷老吏不如也初君既解兩浙文聲大重及涖漳而諸生以文字求正者無虛日君於是裒十一庠士而試之親為定其甲乙蓋以攝符之役不欲瑣屑治民事而暫遊之乎較閱且興學造士孰與片言折獄要人謂君識大體矣迨試額一出而多士人人自得也亦復人人自奮咸以為出君門下晚適茲季夏為君誕辰

諸門士高等者以予知君於諸生時乃介蔣生昇問祝言焉昇為予同年宗伯公子而以才蒙特賞者也愧予向雖知君而未盡乃今始知君耳夫會稽為大越地即禹會諸侯計功之所山川奇秀蒸蒸為文明至我 朝而名人輩出遠良知學起而海內知有越學久矣曹君會稽產也文章詩歌既如彼而政事一試又如此其於良知的傳必確乎有聞蓋彼蒼所鍾異才以為 國家楨幹之選者非第一郡一理之任也諸生今日以文字稱知已異日所領會當必有進於是者方不愧為公門桃李如以酌者之詞而已則君上有壽母下有多男出守庀事決疑入而承懽問業丹霞署中油油如也矧日升川至之強年奚俟祝哉遂書以授蔣生而張之屛倘有當乎予言否

壽邑侯李青岱五袠序 壬子

壬子冬十一月我同建武李侯三載報最而適有入覲之行大夫庶士既為贈言誦侯媺政非一而獻歲王正之十八日為侯五袠誕辰諸縉紳先生聚族而謀曰詩不云乎蹻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令侯行有日來

當以夏吾儕非計吏上公車即欲届期稱觴猝未能也則使獻臣脩一言以代酌者獻臣敬謝不敏竊以世之祝賢守令者類侈談萬戶之頌禱以為壽徵然亦知壽之道乎夫道之真以為身緒餘以為人土苴以為天下國家真者何則精神是已壽者何則精神之綿亘是已精神在身非微也上薄太清下及太寧中涵元氣細入品彙先天地生長上古老皆是物也予所覩於侯其精全矣其神王矣長身玉立鸞翔鳳翥其治同也先教化薄刑罰滌煩苛導太和明徹于覆盆蔀屋之下而慮周

于山陬海澨之遥百里之内三年之間天應之瑞時若歲稔人應之和華胥春臺銅魚出芝草生此皆侯精神之所攝入即駐世數百歲猶可五十政未半耳請以是為侯祝諸縉紳先生曰善壽侯所自有安事若祝雖然必有所以祝侯者則請徵之南華氏馬庖丁之解牛也數千解而刃不挫彼其留有餘地而目無全牛然至於族則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故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於技矣夫侯之治同是其發硎時也行年五十是其提刃四顧時也今夫寶于莫之劍者柙而藏

之弗敢用也精神之于人也何啻一劍哉侯善詩善酒善琴善奕善談論善濟勝其精神足蔭映數人有餘即吾儕料擻潦倒而莫能佐下風然得無講於庖子養生之術乎斯道也可以壽身可以壽國可以壽天下請以是為侯祝故事太計畢必簡廉能卓異者　賜璽書賜宴侯懸弧之旦首膺是典豈非所謂攬揆初度者哉又何有于草野之一觥也諸縉紳先生皆曰善以聞於侯侯曰善哉觴蓋至此乎敢不敬從祝規僕夫在門竹馬在郭問使君何日當還既計期告之於是歌釆菽頌南山而後行

壽邑侯黄鮮生序 甲寅

大人之精神上與帝座相通而下與萬靈不隔故壽也者天人之徵應也匹夫為德一手一足一身一家其所及幾何惟以宰官身弘利濟行朝施而暮暨過化而存神則以身勸民以民格天而壽恒必歸之故澤含生動帝眷莫近乎令然德非上善治或任術則可以徼下民之譽而不可以徹穹蒼之鑒此又真偽之大較也微乎微乎非質有其仁烏能幾之哉同于令為望邑地大民

稠情偽萌生智詐愚勇苦怯衆暴寡而梟黠之徒凌嚚詬誶瞋目語難時跳梁于鋒刄山海之間已大非紫陽之舊矣茲秋上天降禍風雨為災民居蕩析禾稼不粒蓋百年未有也賴我潛山黄侯拊循噢咻不至于歎黄鳥轉溝中耳侯儲精南嶽擢第　明廷癸丑之冬來令茲邑甫至則詢民疾苦及所宜興革狀甚具而寛仁洞達重厚周詳不下堂而閭閻自親不察淵而狐鼠自屏不鉤距摘發而小大之獄必以情不催科敲扑而常賦之入惟其時不折節造請為交而喜與士大夫披衷見

愫不伉厲簡倨為嚴而間餽無所受囑託無所聽自被災來尤一切與民休息飭保甲舉鄉約下令曰無競私鬬無輕公涸即至官府頑息者聽躬履村落按視災民升米斗粟無令虛蒙即有大役勢不容已者亦且暫輟以需民祝曰侯吾天也獻臣則有窺於侯矣仁心為質直道而行不欲戮枉一民亦不欲曲狥一事其天性也而不蘄以傲詭踔鷙之名聞此其一念天鑒之矣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敷政優優百禄是遒今歲嘉平之十二日為侯攬揆之辰會直指報　命薦侯治行

異等以首薦牘而侯所加意振作者尤在學校蓬茅士儒童之役躬閱萬卷幾無留良諸生以文字謁者喣喻受之以寬誣謁者委曲白之故多士尤父師侯而吳友其張友其葦操幣乞予言為祝予謂下邑士民之懽未足為侯道也侯日升川至之年浸假而臺省浸假而棘槐其仁心之所涵覆者無窮則其庇民而得天者亦益未有量予以同龜之也是乃侯之所以為大年也遂授詞於酧者

曹方城令公壽序 丙寅

有過予而問者曰天下可即邇以知遠即初以知既即壯彊以知壽考乎蔡子曰可夫其可也寧俛以推測得術數窮哉彼其遠也既也壽考也固皆自然必至之符而吾以理卜之故莫能違耳乙丑冬方城曹侯以名進士來涖吾同越明年春仲為侯初度之辰而邑佐領邵君某朱君某徐君某謁予言為壽予則以侯於同父毋也父毋之壽數天也予非季主君平焉能知天而所以壽侯者則以侯知侯也侯之持身也若冰雪若處女未嘗疾片言錯寸趾也其遇冠紳也若春風之被物而無

厲無廉也其接衿佩也若明師之訓廸而匪怒匪狥也其臨齊民也若慈毋之鞠子悉聰明拊疾苦而調節其飽饑也其御下役也如神明之燭幽昧曰小懲大誡小人福也其體悉佐領也若腹心手足之不隔而其身先之又若陶冶之型範而不過也蓋予所覩於侯者大都若此矣故下車以來山加潤川加媚草木加榮而閭部蒼赤亦靡不懽騰而口頌者夫同非無事之國也同固紫陽遺化而強凌衆暴之風今倍昔也彝文教訟之奸今倍昔也陵嚚詬誶之爭今倍昔也加遠增課之科今

倍昔也地多高原而雨暘不時若則農傷粟仰粤東而販舶不時至則糴貴武備雖設而海刼屢聞甚且偽號矣夷穴雖徙而一水可杭頃且闌入矣此皆前令李侯所苦心經營者而侯已了了於胷中以侯之慈仁而嚴明出之以侯之周練而冲誠運之於同乎何有哉蓋侯之言曰吾即欵此心謂上天何而民亦曰侯吾天也然則同雖四封乎而施之海邦措之廟堂即寰㝢可曁也侯下車雖旬月乎而浸而朞月浸而三年即世澤可延也侯之年方如日之升乎而民所謳頌天必陰隲即百

千齡可不啻也所謂邇可遠初可既壯强可壽考者在茲乎故天之壽侯也以人而必之於天人之壽侯也以天而必之於侯子之合天與人以壽侯也而必於侯政之新因次為祝語以授三君

壽熊兩殷令公序 壬申

夫同五百年來為朱紫陽過化之邦其山陬海澨之民多讀書識字曉義理今習尚大變矣挾智相御倚勢相凌洸嚚詬誶之風何日蔑有比年夷賊出沒民不聊生甚者通夷從賊以為是固然耳故同於今為難治而殷令公之涖同也矣明而質以仁心嚴潔而出以和易民隱洞照而敲朴不煩協氣旁流而雨暘時若蓋下車七月而民懽若更生矣公敏達天授凡姓名一入其耳年貌一經其目無不燭照數計雖閱日時雜儔衆中若覩也會當編審賦籍公綱目不跦而里甲稱平兩造盈廷咸令吐實而讞案立成手中情既孅盡民自不寃即輸羨贖鍰毫無所濡涤焉海氛初淨而不逞之徒間有乘夜罙入者公不避風濤遍歷烈嶼嘉禾諸島嚴保甲講鄉約而閱兵給餉聲威一播賊舟遠遁是行也撤所弁

之私牢而權無僭濫核寨遊之分給而餉無耗蠹復浯島之陸營而海有金湯皆百年后畫云又每當政理之暇輒與諸生課行談蓺且出所為制舉義作程莫不喁喁然自幸得師矣公以文武才著循卓聲東南治行誰當先之者今 聖天子瑩精太平則法從之徵其可計日竢乎壬申孟夏為公覽揆之辰諸薦紳孝廉及明經太學輩欲有祝言而授簡於不佞予惟天之生公為我明也非第為同也乃同幸先得公矣公之年日升川至之年也奚庸祝也乃祝公者實滿輿人之口矣𠁊詩不

云乎躋公堂稱萬壽㓗吾儕沐公教澤尤深其祝頌之
情視𢿄民豈異也雖然尤有進焉詩云為此春酒以介
眉壽咏孝養也又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詠詒燕也公
迎二尊人官邸朝夕娛侍含飴弄孫亦天性之至樂乎
吾顧以吾民之父母孔邇者而推以祝公之二尊人又
願以公之子庶民者而推以祝公之抱子則椿萱之慶
孔釋之送尤天之所以錫公純嘏者也吾儕尚藉是而
侑一觴於公之意固遒然有當矣諸君子曰善哉蔡子
之頌禱乎遂書而張之屏

封中丞舒翁暨配淑人七袠序 庚寅 代

以予觀於翁淑人而嘆天人之際豈不至章灼不爽者
哉夫世恒稱鹿門之偕壽梁鴻之娩德然彼徒岩穴士
耳乃予若孫為世達官聞人躬岩處之行有封君之貴
而白髮相望垂垂至老則人世之極榮而天下之盛福
也夫天之道猶酌乎挹彼注茲無令獨羸故壽之道二
子必有以壽其親亦必親有以自壽而後食報享遐于
弗替此天人之際也今年春南大司空鈇有詔晉御史
大夫桂林舒公大夫年甫艾擢之於古正始服官政之
時而父封中丞翁暨母淑人並七十日者家言翁與淑
人非獨年同也日同時同而福澤亦同蓋若天作合而
厚畀之焉予唯唯否否夫為親壽者不必備物要在愉
志自為壽者不必厚享要在忘累大夫弱冠首粵書成
進士壯而歷藩臬長所至著精覈聲往武林兵譟而赤
子秉之諱大夫以閫轄從浙卒就帖然丙戌策士令子
編脩君甫弁也　天子親覽其對大異之擢上第文章
德器沉深爾雅識者卜其遠到大夫既移中丞節督漕
縣官需漕粟甚急而大夫雷厲風行之烈萬艘無踰期

者猶嗅咻小民時按貪墨吏露章斥去之往歲東南饑
則奏留粟若干曰東南力竭矣不恤且亂安從徵稅哉
得請賴不瘠溝壑者數十萬人是數十萬人靡不仰天
祝大夫萬年而及其父母由此觀之有子如大夫而引
年猶餱丹砂鰭桃種種不可致之方乎乃吾所聞於翁
淑人則恬淡恬愉其天性矣既以子貴有馳典袍服冠
帔一再御則笥之曰吾自布素耳家人朝夕供甘脆則
為一箸而麾之勑無數見醇醲溷逦公為及晉封今秩
愈益重矣而御不加益氣加冲禮加下出入里門莫知

其為貴人也翁雖七十乎而齒決步履番番如壯夫淑人與公儷德而徒與之埒蓋其自為壽如此夫天成人亦且因人吾觀大夫以開府之貴為民請命祈雪祈雨應如影響編脩君以古雅忠讜之對直指城社而獨當上意天猶之矣翁夫婦雖欲無偕老優盛得乎吾故因是而有感於天人之際也或曰大夫去重鎮而為司空簡書有期不得過里第稱觴能無介然乎哉彼不聞魯遽之調瑟乎賡一於堂賡一於室而鼓宮宮動鼓角角動惟予之於親亦然夫翁淑人七十高矣其於百歲猶

未耳翁淑人安於家而大夫益安於官大夫安於官而父母益安於家夫相安者固相壽之道也矧編脩君得予告以視翁膳初度之辰㠐韝鞠跽奉觴上壽以次入其內外屬羅拜為賀衣冠在堂筐篚在戶芝蘭玉樹在庭堦翁淑人頤而樂之大夫雖不勝南垓白雲之感而二尊人固忻然舉一觴矣予與大夫分粵之東西稱同里束髮習大夫於朝故不辭淮安守倪君之請而文之以佐翁觴

沈巽洲封君八十壽序　辛卯代余少司寇

淮南氏有云物有以不用為用者又有以不用為大用者夫以不用為用則禹鼎是已以不用為大用則江海是已夏后之鼎出商入周為世重器然可以函牛而不可以烹鷄江海善下衆流注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故能興雲雨胎寶藏以為方隅利物誠有之人亦宜然蓋予持是說以求山林藪澤之士庶幾遇之而嘆巽洲沈翁其人哉沈翁者奉常君父也少年負氣一日千里而自其為邑諸生則數屈其曹偶無能難之矣數奇齟齬一第而奉常君業褒然成進士歷華省翁於是棄去凡

三拜　恩封而後乃稱尚寳如奉常君官云奉常君居恒念翁不休請告家食者數矣癸未予賜環南省會當捜舉遺逸名德之臣亟以奉常名上奉常君竟用廷論起為令官而其季亦已給諫南省而告歸侍翁矣語曰不知其父視其子以予交奉常君於南都相知最深因得詳翁質行儼然萬石家法也翁周折矩度不爽尺寸課諸子嚴以故奉常給諫未弁而嶄然頭角其餘子孫為鄉進士諸生有聲者芃芃庭階矣翁於鄉不以煦嘔悅人不以門第驕人不殖贏利不譴是非貧不能舉火

者取諸翁者寄也匹夫有不善得翁一言若三尺也即環若雲數百里間莫不識沈翁長者誦義無窮焉子孫奉教馴馴雅飭絶不知有戲遊徵逐之習蓋今年翁春秋大耋矣七月十二日其初度也奉常君偏謁南都縉紳之能詩歌者洋洋纚纚將馳而觴翁而其鄉諸君子謂不佞宜一言以佐之予何言抑於是而信淮南之言徵也夫翁雖名家子然諸生祭酒而篤行潛脩之夫也乃其身與其子孫若此矣藉令翁早近世味則亦將屑越其天和而掊擊於世俗柤棃橘柚之屬無壽類矣又

使翁赫赫炎炎得意於一時則其醖釀欝積以渟發於後人者必不能若斯之大且遠也其不用也乃所以用也其不用也乃所以大用也故奉常給諫者翁之雲雨寶藏也故曰淮南氏之言徵也雖然且有進焉夫奉常君之名位顯重矣然未配其德譬陽烏之次桑野而未及中也闢之翁八十而精神步履矍然壯矣去今日諸子若孫之建豎日引月長而翁樂觀厥成即百歲何啻哉然則翁之所為用與其所為大用者其未有艾也夫其未有艾也夫

陳敬齋封君偕壽馳恩序

浙以西稱劇邑無踰禦兒合兩浙稱良令則無踰禦兒陳侯予幼從先觀察禦兒久故知禦兒難其版籍輿圖不能當浙一大邑而衝疲特甚冠蓋之往來者無停晷民貧而賦繁且嚚訟故曰難也予長與禦兒士民習故聞侯治行詳侯之為崇也用諸暨有聲移若輕車熟路而良父後先若和風甘雨中之者愷懌明若鑑平若衡清若置水捷若遊刃監司臺使者課吏則必首禦兒故曰良也今年春侯三載績聞 天子賜璽書褒異父敬

齋翁母范孺人俱得貤如制侯於是扳輿郎舍上章服揚 主恩以為二尊人壽適予謁補道武林而侯之部士太學胡君其叙輩相率造予徵言焉予素未嘗介紹侯而侯過聽士民言汲汲欲俎豆先觀察于黌宮則予於侯有奕世通家之誼翁吾翁媪吾媪也即不敏敢辭夫休哉兹舉也三美具矣翁之先以篤孝匃吳閶子孫簪珥蟬聯自貤中丞而下有貤職方者有貤比曹者代不乏名寵為世閥閱而孺人文正氏出也今翁媪儷德騈齒榮膺錫命公侯之後必復其始信然哉其有光於

祖德甚偉御兒去勾吳一衣帶水侯涖崇翁時過而問
所為治狀及還輒戒侯勿內顧若父母差強無恙若為
令即貧無以供甘脆然吾家食固安之吾撫若孝廉子
弱冠負奇心甚樂之若第一意清白勤公家侯拜受命
惟謹今茲之役不以物養而以志養二尊人來有所藉
手矣其有彰於教忠甚大自崇稱劇而令崇者數十年
無得顯陟以去侯下車而振刷喚咻之均賦賦平獄訟
訟清課士士奮歌頌之聲徹四封賢能之剡徹黼座久
任之政行吏治兆四年有奇即懋異不得召侯既報政

予上考矣稍需歲月當首被徵書為後來蒿矢其有開
於崇治甚盛且向也予特耳侯之政而今見侯之衷矣
侯孟與予燕言焉其於世務覯火也其於崇神明也而
其中則敦厚惻怛長者也即諸生有自底弗類者不能
不當之三尺而色猶若不得已者然推是心也以備法
從驥三事將社稷生靈實甚之則所以光顯褒大其尊
人者詎徒一命之為沾沾已乎諸太學曰善遂書之以
為賀言

叅藩存蓼胡公奏最貤恩序

我 國家仰給東南所需者稅與漕耳而董其務于藩
大夫浙東南首藩也其錢穀之入輓輸之煩視天下為
最暴者 朝廷歲遣司農之屬出監兌務而遍且併其
任于藩大夫故儲計至重而浙之司儲為尤重歲戊午
春存蓼胡公之叅浙藩而司稅漕蓋三年滿矣臺使者
以狀聞 天子嘉公功於是 誥授公中大夫而祖天
橋公父華山公皆得贈如公官而祖母某母羅皆稱淑
人云公拜璽書而喜且泣然曰臣不幸生十齡而父王
父繼背二十而違臣母臣煢煢然又五載而舉鄉薦成

進士恨不及以鍾釜養也今 聖天子錄微勞俾得邀
榮其身而被其再世是臣之得遂其烏烏私者皆如天
之賜也臣安知報所式於是藩臬長九生蕭公又揖薛
公及都閫呂兩階君授簡獻臣使脩辭以賀夫公父祖
世載令德而 貤恩貢及九泉人定勝天是感應之符
也公勤其官而 命殊其錫顯親揚名是忠孝之兼也
聖主圖公功而公益思圖其稱禮隆報重是荃宰之義
也休哉舉也三美備矣予從諸大夫後得交于公見公
氣冲而識卓養粹而神凝周旋舉止不失尺寸而坦然

夷然不設城府蓋退而自懟其貉安也公司榷領郡以至陳臬多著功名荊岳漢黃間自涖浙來飭傳傳清治賦賦最今　天子且以公代薛公長浙臬矣大用特須時耳予竊有私焉夫司儲者之於錢穀無所不得問第其存起之數得一應幹之吏公忠之長而吾為之程督辦此非難也乃漕粟之兌有司護民則病軍武弁護軍則病民吾從中為之調停平此亦非難也惟夫軍旗私相授受入既不能如數而其在途也一切公私食用之費取給其中耗矣而官不可問也及輸度支而虧額多

也則責令領幇者稱貸以償流離瑣尾岌岌乎往而不返而軍若無與也卒之派償於軍而軍且逃派領運於官而官亦逃蓋衛所幾虛無人焉數年之後不知所為計公嘗與扼腕籌之此漕務極弊而非司儲者之所能為也時事之難類此者不乏公將進而任天下之重矣其為予一借前箸哉

壽封廷評陳仰台翁開八袠序　乙卯

坡仙云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竊味其言得養生焉其於人也詩與舉子業之文為甚夫是二者亦各一代所以取士之法其對偶虛實之体同其鏗鏘典麗之調同其枯淡之目與律同其數十百言之目與歌行同為之者非劌心嘔肝猝不能得其至然及其得之而足以陶汰物累泳涵性靈者則其道莫近於詩獻臣束髮從年友陳志華遊莫逆也則獲忘年於封公仰台翁時翁甫殭已用舉子業為諸生白眉居嘗刻畫教授所謂劌心嘔肝以求其至者已而志華以翁之教弱齡成進士而翁乃謝羅諸生以老猶未五十也志華理郡南雄廷評留都得用其官　貤翁尋以望郎出

守珠浦翁章服倒亦如之華髮金紫出入里門尊重矣而翁頤下楗掃軌時與二三知己結唱和之社凡覽物懷人悲喜應酬胷中所欲言者往往託之於詩長篇短什鏗鏘典麗與唐人相上下昔高達夫五十學詩即工輪扁行年七十而老斵輪翁實似之因竊嘆向為舉業之苦而今為詩之易則翁又直寄耳非劌心嘔肝而為之者也乙卯春季翁年七十有一俗所謂開八袠之辰也於是翁快壻暨諸親朋圖所以佐志華之觴者而徵言於不佞夫世之稱封君者作氣勢豊田宅盛輿從多

質金錢居闤郡邑若是則已矣嚋如翁之耆而昌詩者乎又嚋如翁之寓意而捷得者乎由前則熱焦火而寒凝氷由翁則澄物累而怡性靈夫壽固自為之矣小子淺陋安所授詞則稱詩為翁為德於鄉譬之耳鳴是為上善請歌行葦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志華名位方隆顯揚未艾翁孫克鸞季和千里神駒萬石家兒請歌駜君子有穀貽孫子進此則有抑之篇以俟翁衛武之年而獻為翁深於詩者當為囅然舉一觴也

卜怡泉封君壽序 己亥

詩云大隱城市以予觀於卜翁豈虛哉金陵故六朝佳麗之餘而國家豐芑之都也百司庶府之所治也舟車百物之所湊也狹邪接於闤闠文墨侈於闌闠子嘗三入其地竊見都人士率游大人以作氣勢圖便利不則逐什一之貨如賈三倍不則躭溺於酒漉肉坻妖童舞女之間取快當年最上則馳騖於騷人墨士之場嘔心鏤肝務華而絕根矣卜翁故居金陵而熟視之若無睹也含淳而處虛已而游抱膝而吟據梧而瞑暇則挈壺盒從朋儕盤桓雨花棲霞牛首燕磯諸名勝一切紛華無濡染焉翁子司理公蒻冠舉孝廉人以封君嚴重翁既成進士而尹京兆者高翁行誼旌之以棹楔榮之以冠服而翁若無睹也彼其人貌而天行耶彼其栩栩而游物之初者耶彼其處風波之世而脩混沌之術者耶故翁貴也有所以自貴者矣翁壽也有所以自壽者矣雖然能貴翁者司理公也能壽翁者亦司理公也夫理一郡之平也非特一郡之平也將八閩之刑名錢穀吏治民隱無不屬耳目焉世之為理者往往以武健毛鷙勝任愉快夫武健毛鷙雖可以博稜名于一時冥冥之

中其吐之乎司理之為泉謙冲而明鍊忠信而惻怛微聰洞於觀火而不以察淵見奇讞決凜若持衡而不以得情自喜理官如公刑乃稱祥故下車未期而吏嚴之師保也民戴之父母也以予所聞封內外靡不歌舞司理之德而祝翁期頤者夫遝萬心之懽欣暢于導引合萬口之祝頌聽于神明翁之卜年寧有艾乎故今以前翁之壽翁之所自為也今以後則司理之所以壽翁矣若夫馳恩象服則司理行且自致之而翁之所以貴且壽與司理之所以貴且壽其親者舉不在此奚容聲於

有道之前我吾同洪侯庇公宇下感公知遇曰翁我大父行也今年十月為翁翁開八袠初度洪侯授簡徵詩以佐翁觴而屬予不佞引其端若此予亦千萬人中而祝翁期頤者之一也

賀李邑侯父母榮封序 壬戌

國家令甲三載奏績乃得貤榮所生比　冲聖御極恩詔凡邑令二載有薦書合例者予貤典盖異數也於是吾邑縉雲李侯尊人思涯公母呂夫人得封如制　勑命至同邑人欣欣色喜頌太公太母之教忠而謂侯為能孝侯僚屬丞曹君簿鄒君幕魯君相率以幣贄予賀

言蔡子曰以予觀于李侯則誠天下之賢侯也所聞於侯之父母則誠賢父母哉侯長身玉立天才研發凡耳所一接目所嘗經即越歲踰時無不人悉其姓名形貌事詳其顛末者兩造盈庭片言立决即情罪爰辭無不手揮口授人人盡叩頭厭意去者持三尺若程衡石不少假借而指在解紛息爭即贖鍰若可盡捐者延接冠紳樂育衿佩即不難折節披誠而欲干以私則嗫嚅不能出口者椽史輿臺僮供奔走而稍有詿誤作奸即不吝小懲而大誠者東師加徵雖不免萬目以應公家之急而緩為之期即耗羨盡置不問者海有紅夷犇有伏寇諭未還巢禁未革心而脩城治械千掫偵廵先事有以褫其魄者以故循聲英譽卓冠八閩甫朞而中丞臺以防海薦再朞而直指以報　命薦今之貤榮用防號也侯盖曰此非其能也乃吾尊人之教也獻臣又有以徵之夫未有不約己而能裕民者也侯尊人迎養三年矣闔邸食指幾何矣而日用淡苦即米塩薪蔬之外無豐取爲衙禁扃鐍惟嚴內言不使闌出外言不使闌入

矣仕宦而自刻厲猶或難之乃侯得此於尊人非甘澹泊知大體能乎哉故侯之於兩尊人也一以為嚴父一以為慈母一以為明師而同士民之於侯也一以為怙恃一以為神明而其於侯之兩尊人也一以為教父一以為衆母固宜其覩　恩綸而欣欣色喜也雖然非獨同民之宜侯也侯比以上計行矣主爵省將以監軍節借之平奴秉鈞者將以福塘令俾之移劇而侯俱遜詞以謝曰吾不忍捨我赤子以去官民相得若此異日以卓異特徵所以竪非常而榮二親者即君家司寇及御

史大夫之業豈足道哉三君受事宇下而侯推心置之
回材篤之三君亦俱兢兢奉德意勤職守民罔敢軼越
則今茲賀言固太公太母之所喜茹而不鄙也

賀熊雨殷邑侯奏最　貤恩序　丙子

或有問於蔡子曰閩南之邑孰為壯曰同為壯孰為巖
曰同為巖夫同負山襟海陸亘二郵以里計者百二十
餘其海中之洲聳山而聚人者有七其為千戶所者三
其為司巡簡者七其挾策就童試者且萬其遊泮宮而
奮鵬翮者且千城市村墟肩摩踵接萬里波濤若履平

地其壯與巖孰加焉姚江雨殷熊侯之治同也五年所
矣兩臺使剡薦凡幾而首薦書者亦一而再矣侯心事
天青日白而操持餐風浥露其愛民也若慈母之保赤
子其問斷也如明鏡之燭毫毛其衡士也字句之必盡
而銖錙之不爽其作人也成人小子咸德造而譽髦之
同民好鬬喜爭而深山濱海侯不憚輕車窮勘以為壁
畫紅夷深入香賊憑陵侯扁舟涉烈嶼涉金門又為之
走坂渼走鷺門以固圉視師卒令夷舟遁而賊魁殲人
謂我侯海上金湯稱名令第一不虛耳令甲有司三載
奏績得貤封父母歷俸四載之上則徵選臺諫或優擢
銓屬比　聖主風厲吏治破格登賢特授翰林編簡者
十人以為大拜地蓋異數也侯最聞且幾二載而戶曹
方急徵輸稍遲銓覆今且及格矣侯二尊人暨元配俱
應拜　貤恩而侯旦夕亦應以臺省編簡徵也侯吏事
精敏案無留牘而仁心為質不忍置入死地其實見得
是處即有執如山弗動而文章華贍條議審斷亹亹數
百言一揮立就即同壯且巖恢恢乎遊刃餘地矣世寧
有饒文武才具如我侯者乎夫廟堂經濟雖至宏鉅亦

一邑之推也侯今日繇名令而入翰苑異日繇翰苑而
登政地固分內事二尊人年方及耆其推貤之恩亦當
與侯俱崇而未艾而弟慮同民之不得長借侯也於是
邑縉紳孝廉國學諸君沐侯之澤既深且久咸欵一言
以為侯賀而授簡於不佞不佞廿載知己之誼不能辭
也弟愧筆非少壯而詞不文

賀張南陽榮壽序　己亥

同安之東南皆海也其中島與浮空地大而人稠者莫
如浯洲嘉禾次則大嶝予故家浯而嘉所嘗遊也獨大

巒無緣而至焉閒往來香巖之巔望一山隱隱烟水中若隔衣帶非汐盡不可揭而涉也聞其地種種多奇四方葬蒼閒各有怪石鎮之似虎者似蛇者似豕者似蝦蟆者似明珠者而太武橫亘于其外似屏意必有高人秀士出于其閒而予未之見也邇得交孝廉尚宰張君而心異之已得讀其制舉義則峻偉奇拔似鍾山川之秀而與方家相上下復大異之已又得其尊人南陽公行誼甚具嘻若公父子倘其人乎其人乎公家世且耕且儒至公益發憤受書幾以儒顯既數奇無所遇則埋

光劇耒督孝廉昆仲讀而以其身耕事繼母如母而撫其所出弟若同胞者尤善為德於鄉無問人知不知也乃更以隱德重海上矣歲已亥公年六十又五諸博士弟子以公行誼聞邑侯洪公例授冠服且將以大賓賓之公曰吾何以是褒博者為吾不得志于書則蓑笠耒耜吾分耳吾何以是褒博者詫父老子弟為是羈紲我也將無落吾耕吾姑一再御以塞邑父母與學博先生意可乎於是諸君知公蓋有道而逃於耕者也則屬一言以佐觴予謂公敦龐淳固不以一冠服重且孝廉發硎之及一第唾手　貤恩象服固自有之亦不必急以今日之冠服足以榮其親也無論予不文即文安用之然謂冠服之落公耕則不然諸君不聞江上之鷗乎與丈人相狎也機心萌於胷中則鳥舞而不下夫丈人之冠服豈變其初哉而異類已窺見之矣公第無忘樹悖意衣冠以肅客而胼胝以課耕其誰曰不然若猶作町畦見則異日貤恩象服儼然稱封君貴重時公以為有加於今乎不也有道者直須於此覷破吾聞海中三神山去大壑不遠其上有真人若浮丘赤松者可麾手招

也公倘見之乎幸以之言也為質

賀王師齋封君舉曾孫序 甲午

同安推門第貴盛而肺附姻戚之貊珥蟬聯者必曰吾姑夫王師齋翁而夫婦嬈德膺綸恩享壽祺精神步履埒於少壯者亦必曰王師齋翁今年春仲翁年七十有四而吾姑蔡孺人亦七十矣外仲兄恒甫之子鳴中氏舉男翁於是稱曾王父日者言兒支干甚吉又聞之姑曰是兒也聲實覃訏狀克岐嶷亢宗羆也諸親知以為翁幸且卜日致賀焉翁固辭曰自吾喪吾娣婦二老人

日夜痛心未嘗忘吾仲兒亦日夜痛心未嘗忘彼其湏更之不能待吾二老人者喜則有矣慨亦寓焉何厚賀乎諸親知不獲命聚而謀之獻臣獻臣曰固也雖然安可以已乎哉夫含飴而念其婦者情之感也以黃髮相望之年而首舉孫曾慶之大也事固有無可柰何禮不可以卑妨尊且使逝者無知則已如其有知猶將為翁姑稱忭也諸君其行之於是月之二十五日曾孫生彌月矣諸親知肅衣冠入獻臣從其後恒甫兄偏觴客客以恒甫之觴觴翁獻臣執盞言曰諸君知翁之所以有今

日者乎夫翁故以諸生高等未及艾而棄之以奉葉太安人養煞行於途途人無敢倨見者及冢子起家進士為名侍御有封君之重恒甫兄甫彊發憤下帷數用學使者薦應省試一第可拾取而翁則益剷去廉隅日逃於二三酒人間寸殽斗醪悉與共之出無軒蓋從無厮臺人莫知其為貴人也猶善振人之急解人之紛即里中悍子得翁片言立自責若無所容既已曲聽懽洽矣爾有持糈造門者翁不頤曰魯連先生何人哉而溷乃公為縣大夫數以大賓賓翁翁為一再赴後遂謝不就

乃吾姑則婦人而具丈夫之識矣持家秉整整然而一出於慈仁故水不積則不能放海椒不積則不能遠條家不積則不能昌後翁夫婦如此則其拖紫垂白而撫有三傳之寧馨不亦宜乎翁醉客亦醉乃復呼觴觴客客曰猶未也屬者侍御君之子鳴玉盖迎新婦焉百兩爛四德并王父母意歡甚請得歲歲賡麟定之歌而醉翁之酒翁曰善謂獻臣也文使謀次之

賀吳觀國舉子直方序 乙丑

觀國吳君子畏友也予長觀國一歲而觀國夙慧自角

丱已青其衿弱齡屢試前矛餼于學宮自負謂一第可立取即有司亦無不刮目吳生者觀國為人暢事情饒義槩多士每有公舉必首推君號為祭酒於是觀國次當歲薦矣乃意猶夷然若不屑者間嘗慷慨言曰大光屈首受書自負謂何今行年冉冉矣上之未能拾青紫發舒其志氣下之嗣息未立安用老明經為甲子秋新納蔣姬越明年以乙丑壬午乙卯丙戌舉一子日者云幹枝甚吉即諸親知咸色喜相告曰觀國有子矣倘令觀國蚤歲遂歌鹿鳴對臨軒其愉快曷踰此哉夫子嗣

之重也不惟仰承父祖俯紹箕裘即昆弟輯睦於是乎興一舉而諸美兼焉翔明經上第又觀國素所噓手許者乎大材晚成行可券也君壻孝廉陳君茂升偕諸親知謁予言為賀而君且問名於予予喜為摩頂而命之曰直方本坤六二之辭也稍需其成立尚圖以敬義之說進

壽石母林太淑人序 庚寅代朱淡庵

庚寅春中丞石公滿三載考銓曹上其事詔廕公一子入胄監母太宜人林於是晉太淑人先是辛未與公同

舉者四百人越今廿載矣而以九列奏績有封廕自公始今年公甫五十俯顏鬒髮望之如神仙中人而太淑人春秋六十又六於是中丞公之福履一日藉甚縉紳無兩也三月既望為太淑人設帨之辰適與綸恩會里中官南都者將肅酒幣為賀且致祝焉而徵詞於予予故習中丞公而習太淑人內行者則莫知侍御王君王君與公周親善乎其言之也曰太淑人名家子性婉孌慈和而一動一言恒自矜重歸逮事嫡姑贈太淑人委曲將順有人所極難者封中丞公以武弁起海上而太淑人則躬操女紅米鹽事練裙蔬飯不作富貴容其課諸子業中丞公少警敏無事譙讓而太淑人不廢嚴以故諸子彬彬質有其文武焉初太淑人嘗從官兩都既還里中丞公每食必祝數戒僮長跪以請太淑人曰吾齒髮猶故吾也若第安其官吾將安於家蓋其天性固然予唯唯嘆曰誰哉而有母若此其有中丞宜矣予觀中丞起家中秘無論聲章灼藝苑間即為給諫時常諤諤持正論而慎名器一疏尤足杜請乞之門雖中貴人目攝不為動故事中丞佐內臺者不得領郡國在外者

曹郎輒與抗禮而南操臺則并摠之至尊重矣公為中丞不竣城府日接引賢士大夫無倨色而庶僚兢兢奉職惟謹南都清議重天下咸引公口為標甚哉中丞公之似太淑人也嘗考覽漢世人臣尊寵無過萬石君家以質行掩鄒魯有母而史不列其行事予甚恨焉然石君無文學而子慶以御史大夫為丞相封侯僅僅醇謹無能有所匡言中丞公自祖父來國恩蓋世世靈承之而身顧用儒術顯明德偉望如泰山喬岳隱隱巖巖異日班公孤之列必能竭忠畢慮為我明建無窮之基公

有丈夫子六都閻君亢奕雄豪纚其祖武餘皆美秀而文將脩中丞之業而益大之由斯以觀太淑人之祉寧有艾我予故著為壽序使知中丞公之尊寵不在漢石君後而德業勳名則漢石君且遜下風矣本太淑人之教也

壽李母林太安人序 庚寅代石少司馬

南曹類皆閒穽自適惟司農屬有錢穀米鹽之寄司農屬之最煩瑣而常奉外無餘入者則莫甚於餉署以至煩瑣之任而朝夕虞不給宜為遷客羈人之所不安李

君子行在事星而出酉而入塵垢粃糠之是狎燥濕盈縮之是問雖焦火凝冰無或改度予聞而疑之曰夫夫非天曹貴人耶而胡其非貴人也賢乎賢乎向予居京師習李君久詳其家世則君之賢蓋林太安人有力焉安人者李君母也產儒門而自其幼則已受小學列女傳通大義矣笄而歸玆所公玆所公為諸生貧不給讀安人則時鮮箸珥佐之有鷄鳴詩人之風既舉庚子令長樂一衣一屨皆出安人手夜杼聲軋軋也以故長樂為吏久而益廉歸之日至不能具芻車代者出餘贖士民各出金錢贈卻不受於是長樂人聚而亭卻金於河滸且志去思焉而長樂亦遂棄李君蓋李君甫丱也安人課李君讀則更以嚴曰若忘而父乎甲戌用禮經魁天下得告歸省越三載授計曹次當榷滸墅也安人則又曰若忘而父之卻金乎李君跪奉命惟謹秩滿贈長樂如其官而封母氏太安人尋以高第徙天官屬至綰綬貴顯矣然竟以敏識精幹為忌者所中中躓及為今官一日造予言曰夫主留餉固難我國家養介士若奉驕子一不如意則群譟而起比者歲侵儲減粟僅支一

稔耳計將安出予唉謂主餉者盡如李君何難君榷關則言商在銓則言材督儲則言篩晒出納之事舊章新條利弊纖悉立談間亹亹不休而遷客羈人之意無幾微見於辭色出而業其官斤斤如也入承母懽怡怡如也家人滕侍訢訢如也即母安人亦忘李君為今官也大抵安人無論佐長樂公稱賢內助而子能讀則訓以嚴子能官則安以適而李君自通籍無往不與安人俱問寢視膳以日計稱觴展綵以歲計母子之間豈不交際其幸者哉先是李之友職方氏謂予安人年七十八

矣誕期且及其在菊月之幾望乎桑梓將謀所以壽之
敬徵一言予惟李君起家計曹幾再考歷銓叅省而爲
今官銓事新矣　上方圖君之勞重用君副珈甘脆之
奉與安人之年日引月長奚俟予言然予有毋淑人少
李毋可一紀而性牽家園不能割茲春設帨之辰諸君
張之弟走一介而致之里中予意殊不自得今所稱李
氏子毋蓋心艷之矣

池岳毋傳宜人七十偕壽序　壬子

傳宜人者吾妻池淑人之毋也若以匹敵則亦吾之毋

也歲壬子宜人年登七袠而岳翁奉常公七十有四六
月十九爲宜人設帨之辰獻臣將偕諸友壻率諸孫爲
壽傳曰和氣致祥又曰福之興始于閨門吾觀吾岳毋
而知昔人之言徵也蓋奉常公登第五十年矣子姓繁
衍科第蟬聯池于今爲邑喬木則賢內助有力焉獻臣
三十年館甥也知宜人內行最詳竊嘆天下之賢婦人
淳懿備美未有如宜人者也請得而悉數之宜人蓋逮
事舅姑焉下氣怡聲即貴爲命婦未甞少弛婉娩之節
是內則之孝也蓋處冢姒間二焉言甞處後利爭取犒
是國風之任也蓋處妾媵間焉矜裯廣惠三五承恩而
人亦莫予侮是樛木之仁也蓋撫男女子各三內外曾
孫二十餘人焉愛而教之不以側出異視是鳲鳩之慈
也蓋白首而勞家務焉朝夕黽勉口無擇味身無擇衣
然且米鹽升合必關白而後行是如賓之敬也今人見
宜人翁媼偕老致夫得儁諸孫濟濟而直夫亦且矯矯
奇負指日千里則以爲天之報施宜人然哉然哉以是
而觴宜人其艱然舉一觴乎或有進而言者曰宜人行
年漸高而拮据不得息則勞甚也內外諸子姓卒無大
藉濡沫然里嫗隣媼分甘振乏意有餘而力未周則似

窘甚也計爲宜人者亦苦矣予曰唯唯否否是乃宜人
之所以偕壽者也蓋獻臣讀羲經至乾坤之卦而有動
也何動也夫奉常公負經濟才具未盡施之朝而半施
之家即纖悉委曲綜覈必周而宜人特受成焉總之成
其爲健宜人總理之寄宜靡所不優即斂而奉約束惟
謹尺寸罔敢自擅總之成其爲順夫健天道也乾道也
夫順妻道也坤道也乾坤婉德福祉永綏太和固在池
氏一門矣從茲子姓蕃衍科第蟬聯其疇能旦之哉其

疇能亘之哉故曰徵也或曰善遂書以佐觴

池岳毋傅宜人八袠壽序 壬戌

先是萬曆壬子傅宜人年七十與奉常池明洲翁偕壽也獻臣以舘甥奉一觴而申其乾坤健順之說且以宜人之賢如孝舅姑任冢奴仁樛木慈鳲鳩與其所謂白首如賓者亦既纚纚具矣越十年為今壬戌而宜人稱八袠季夏十九是其設帨之辰予婦淑人預謀於予曰吾毋即大耋乎然步履如故而神明不衰當百歲不啻也吾欲謁西王毋之桃釀麻姑之泉攬日月之華挹沆

瀣之漿以進之毋氏介萬壽然俱裴幾不可必得又安用兒女子為君其為吾文之予曰徵汝請固將有言也夫人生七十曰老而傅況婦人乎宜人於今則從子之時也即使予能言有加於嚮之所稱孝任仁慈與如賓之敬者乎無已則請再竟其坤道之說夫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妻亦如之又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夫宜人蓋得坤道之純者也宜人端莊和厚自天性矣其於世間哲婦艷女所為悍嚚妬忮之事非惟耳所不忍聞口所不忍言即心亦所不知者當奉常翁時宜人操家惟謹

一若無敢專任然非所謂含章无成者歟及奉常翁身後宜人時思耳而家法蘄蘄子姓婢僕遵命承教一如奉常時故聲光不替而喬木長存非所謂代有終者歟予知宜人稔而推言其賢則總之曰柔順曰安貞從茲以往應地無疆可矣百歲猶近言之也宜人子致夫方以孝廉謁選天官將益光奉常之緒倘得善地宜人尚能御板輿就養而直夫奇才宏抱由邑庠入國雍諸孫濟濟凌霄翮也宜人頤而樂之神益王年益引汝女子也無論蟠桃沆瀣之神奇不可必得即有之亦安所藉

此汝第奉衣履卮酒肴旋車而往屆期百拜稱觴予也請從而後也於是予毋黃太淑人操幣具脩屬予婦曰為我寄聲宜人幸強飯安眠以膺遐祉蓋予毋亦年八十二矣二親姥交相愛若此

壽蘇大毋柯淑人八袠序 甲子

蘇紫溪先生者先君子畏友也王當世觀察吾蔡之自出因得師先生締姻好其子鳴治先生亞婿也獻臣舞象時一再侍先生必以所學所疑質先生許之曰孺子善問可教也及先生郎兩都聞持所為制舉藝就正先

生一目數行下而評隲當否若越人視垣一方洞見五臟癥瘕獻臣每投一篇輒棄而走逮通籍後先生負劍而詔之時語人曰吾與體國言言必學問必經濟竟日無一塵俗語聒吾耳也先生督浙學試士者三迄今稱精敏得人無能及者浙人尊為大師先生官擢黔憲而自參政粵東即致其仕歸然迄今讀先生詩若文及經書說生生篇者亦無不尊先生為大師與蔡虛齋陳紫峯兩先生並特祀學宮蓋距今甲子二十五年矣而先生之配曰柯淑人行年八十云淑人故富貴家女初贅先

生時即有孟光舉案之風鷄窻螢囊內助為多故先生得大肆力於文章既已冠兩榜名海內矣淑人從官郎署不關外事而中饋謹辦人亦無能名淑人者先生官浙官陜官粵皆單車就道而淑人為政於家有子時欽弱冠計偕有女擇對莊氏部於總角亦淑人意也最後乃撫時欽之孫子三咸能讀父遺書英英庠校而莊氏女亦依淑人以稱未亡人泉俗諸貴人毋率遊山佞佛以為勝會有欲致淑人者淑人固謝不往惟扃門食淡課孫督織而已先生品格超邁不屑屑求田問舍雖歷

宦僅以清白遺淑人白首拮据銖積寸累而諸孫析箸乃稍勝先生在時寧易易哉當淑人七十有五善乎李宗謙之壽之也曰貴而能儉老而能勤履炎隆境易當霜雪地難未五十以前事易五十以後事難予讀而悲之焉夫先生以文章道德師世傳後而淑人之身教家法咸可勒之彤管垂為壺範豈不賢乎哉地道无成而代有終淑人有焉百年猶近言之也況八十乎仲冬十日為淑人設帨辰鳴治與某君圖所以佐觴而徵言於予獻臣通家子也奚敢以不文辭然度不能有加於宗

謙矣

林母劉氏七袠壽序 乙丑

今夫閥閱之胄所以光前啓後者寧獨外德茂哉蓋藉有令妻壽母以為之內助玉成焉彼蒼所以陰祐之亦不偶已曩予承乏南銓獲與參藩林先壁翁同舍相視而笑切劘談諧莫逆也翁尊人壁東先生以鼎甲國師驕大宗伯為隆萬間名臣而翁起家名進士同朝濟美梁山丹霞閥閱無與比予不揣固陋幸徼惠於宗伯公以翁女辱貺予伯子謙光俾委禽焉於是備聞劉安人

之賢也光壁翁德器才局雅負公望乃治水兩浙備兵
西輔駸駸大用矣而誤中考功法以謫主爵者起翁大
行方圖以公論伸翁而年不竟施位未配德君子惜焉
安人故名家女其嬪于林也事宗伯及繼姑鄭夫人以
克孝聞佐夫君之讀以鷄鳴聞佐夫君之宦以布素䟽
糲聞逮諸姬以螽斯聞撫巳子及諸姬之子以鳲鳩聞
冣藐諸孤以無忝先志也以公父敬姜聞故不刻覈而
業隆不嗃嗃而政肅不嘻嘻而惠洽不怒笞而喆嗣競
奮蓋世所稱內助者母儀者孰與安人賢令歲乙丑安

人年七十矣而秋仲三日為設帨之辰讌兒言吾杕母
耳聰目明步履安徤而禮度周詳猶之二十年前此百
歲徵也予故習得之燮之諸昆季循循英英辟雍泮水
間聯翩奮翮特須時耳僉謂絲藩有子將復大宗伯之
緒憶長安杯酒時翁嘗津津安人壺範陳景山憲伯亦
翁姻也戲謂光壁自癖譽內耳安人即賢何至如夫君
所云言在予耳猶堪噴飯語云我不卿卿誰當卿卿使
光壁不譽安人誰當知而譽之乃予深信安人之賢則
以二十年來所以代翁操家者種種備美不第能逮下
而已由此觀之林氏之興蓋未艾也而天之以福履成
安人者亦未有涯也讌兒將脩一觴以介安人壽而問
言於予予故樂道其賢以先於酌者云爾

張中丞達宜人七袠壽序己卯

中丞張輔吾公予㝁交也亦予龢兒之丈人行也歲己
卯季冬為中丞達宜人七袠華誕龢兒暨陳君克鷟及
諸親友謀所以壽宜人者而屬於予予老矣無能為役
第念兒曹猶子之愛何敢以不文辭蓋予嘗讀坤彖而
有取於安貞之吉應地無疆又讀文言曰地道无成而

代有終也竊欲以是壽宜人云蓋中丞公故豋嶼中人
從未有邁跡甲科者而邁跡甲科自中丞始致位尊顯
亦自中丞始彼其寒燈墨帷方弱冠而遽躍泮水登賢
書也豈非宜人佐翁姑助晨昏力哉及筮仕而三為令
尹也中丞公故饒文武才畧而宜人攜諸子女以從錢
穀則佐以廉詞訟則佐以慈至中外之際日用之需宜
人第嚴靜而鎮之僕從下役無敢私交一語私接一文
者以故中丞公三涖邑而三稱循卓會　神宗末年臺
省停選僅授祠曹以丞勳寺而遂晉丞廷尉也是為特

達之知遇矣嗣　今上擢撫雲中　召見而順撫逆剿之對大當　上旨　上謂撈地曰張某福人也中丞公用是懋展雄猷虜酋一窺輙遭大創而次公獻俘亦奏宜人之官矣使彼著為邊疆留賢即奏膚功膺世蔭而旦夕樞衡可立異耳今中丞已贈副都御史而宜人春秋七袠長公方復及姪嵗復偕赴公車次公𧶘英國學而諸孫曾泮宮濟濟皆青雲器宜人又以生平清白嗇所入而豐所施里中人以是頌其賢然中丞居尊官而能應宜人屢從宦而不貯非予忝姻戚孰從知之懿哉

內外媲德而惜中丞公之未竟重用也故予將以明春之兩對　廷策諸子若孫之繩繩駿發為宜人開八袠九袠壽此地道也妻道也毋道也所謂安貞之吉承天而代有終者乎

賀謝淦川邑簿臺奬序　己亥

在宋考亭先生以進士簿吾同取漢孫寶語更其所居軒曰高士去今四百餘年而流風餘澤炳如也大賢作用固未易窺測而況於今其難易視昔不侔乎無論古今澆樸異致繁簡殊宜即倭訌以後四十年間生齒日繁奸偽萌起風教寖以陵遲焉故同於今號難治泗洲謝君以經明膺貢謁選得同簿宜其心有所不樂者而君顧靡幾微不自得下車以來持身若處子而獻決若老吏凡上官所移獄小大必以情即山陬海澨之畫界畒田尺地之紛拏不憚險遠必躬履而質之一切請囑無所聽即不聽而怒且詈而君卒不為動者亦有之矣一日奉檄給軍需君出不意核其虛冒者若干人以報尺籍一清倉庚出納主者以例請君叱曰有例耶此言何為至於我我捕務最劇亦最叢嬿謗然前此僚佐中

固有詭得之以為利者而君則避之而若浼曰吾不任送迎役也蓋君之尊人築野公以進士為名臺察君得於淵源為多且其家不貧其子能讀父書君分毫無所藉於官故其特操若此直指新會何公察君廉遂移美詞金幣旌焉邑士民咸樂君之賢而直指之知君也而坊里當輸稅者德君尤深謂予於君年家昻弟乞一言以為贈夫旌猶未也我朝家用人貢科與進士稱三途往往破格並用至顯達而縣貳之得超擢者非兩臺薦剡則不可以幾茲旌也其君之初政乎以君之賢異日

有露章而薦者必君矣然予所望於君則一薦不啻也矧旌予夫金車銅魚之山川未改而高士之軒猶在也朱考亭之筮仕猶然一簿耳而稱同安者必曰紫陽舊治夫非以人重耶予甞讀其軒記謂士豈有待於外而後高令之人縱未敢遽望考亭然以予所覩於君者業髙人數等矣茀保此以往即居然考亭家法也即由此而薦且超擢重用焉可也不然雖薦且超擢焉猶外也君聞之輾然曰以某之不敏幸與玆役令長之舉也上官之聽也賢士大夫之不鄙夷我也某何能之有焉若所稱考亭家法以求自為高則教我多矣敢不重拜

送曾邑簿還泰和序 甲午

令而下有丞若簿丞若簿於令僚也而勢之所靡磬折傴僂喁嚅唯諾至不敢講敵禮則喜怒臧否操其權哉故令與簿不賢則虞比令與簿賢則虞睽賢矣而睽而覔齟齬牽連以去則其故難言之也泰和曾君簿同安四年矣君用符句起家然故業儒溫溫然儒者也讞决盡下而催科中程一切例錢無所問令缺即以君攝令旱禱立應士民歌之代之日捐鍰百緡以葺學舍載李給諫所為記中前後臺使以美詞旌君者無慮數公云初君以小嫌與令相左令稍侵君君幾欲擲進賢冠去予謂令賢令也而簿賢簿也毋見交勸以釋憾二君不予疑也二君亦若剖破藩籬無復纖芥者予亦不二君疑也然君則日嘯卧於考亭所署軒曰高士者稱病不可否事司府雅重君強留之且與旦夕陟也君不得已強出而不事事如故適年令劾去君移病且益力直指下檄廉君治狀狀謹辦乃不奪君志蔡子曰予於玆有三惜焉君冲度强年正砥礪功名之時而不克竟其用

一可惜以君之賢飄然高蹈而同民不克終被其澤二可惜以一簿之去留而左右袒者悉掛吏議風紀之地至以此乂牙三可惜若君之歸何不得哉脫乎風波之險而行乎坦夷之途出乎流金之燄而即乎清冷之淵田可耕書可讀子可課身不羈樊籠口不挂是非夫君何不得矣噫嘻達官貴人勢力烜赫駕簿上遠甚而甘蔗境戀鷄肋屢擿不自退者豈少哉視曾君何如也或曰君吉名家也其先以高第尊官有聞者相望則君之治行雍容去就堅决庶幾儒者之風有以也夫遂書為

贈

邑簿鄒起唐擢桂陽衛幕序

世之評吏治者予惑焉鹵莽於大吏而纖悉於州縣之佐領夫自郡邑長吏而上以至藩臬臺使者孰不有刑名錢穀之寄則取給贖鍰羨金以為固然雖潔白自持者固自矢不以入槖然式廬之儀節過賓之程廉朝紳之餽遺舍是安所取辦即嗇所入而豐所出人亦以為固然而莫之問也乃佐領之卑散則所謂贖鍰羨金者無一有而其饔飧之計仰事俯育之資歲時餽獻之節

勢不能盡屏則欲其吸風飲露而守揞石井泉之俸不亦戛戛乎難哉故為佐領者委轍受理勢不能無所染甚且不問曲直而惟賄是聞乃所謂嗇入而豐出者既陽操其短長而無藉刀徒又陰肆其誇讟吾見佐領之難為也興寧鄒君來簿吾同四載矣君所居高士軒即朱紫陽簿同時之所建也君雖起家刀筆而持已當官雅有儒風不專倚三尺繩民民以事至公庭者若慈父母之教訓子弟為之解紛釋争不得已而施笞箠非其好也蓋其胷中坦直無他腸而行事依忠厚持大體暇則手一卮嘯傲於高士軒中家故素封用能無所利於官而足君職糧務會紅夷內侵臺憲弭節師旅煩興一切弃走轉輸建營繕壘之役咄嗟立辦又足以見君之才矣憶曩署郡者發里甲賑穀直若干而短其額君不啓封而揎其輕重以聞郡為杖庫胥以謝而卒無能有所加於君此豈俗吏所能為所敢為者哉於是君遷秩桂林衛幕行有日矣同民遑遑然恐失君也予謂君處佐領卑官之所難而不以難自局主爵者又能廉君於局套之外而優以參軍之任吏治官評可謂兩得之矣

參軍無民社寄而桂林又大吏之都會君以簿同者優之固優優乎有餘地也他日主爵復當有優君者不可左券俟哉於其行將操一卮為別而贈以此詞

南都椽史同試錄後序 辛卯

國家用人自科目外有歲貢例貢而又有椽史一途其數視二貢不啻倍蓰然搜羅雖廣而所以用之者則不可言重也歲貢故起明經然其人多日暮途窮耄矣倒貢大半膏粱子不曉吏事上之人類多不喜故其涉世亦恒齟齬而不能有所深病于民惟椽史則習文法便

應對善中當事者之喜怒其以才附律而行者非不快意于一劄而舞文骫法因緣為市者亦間有之故掾史為世利害輕重其視二膏亦不啻倍蓰故事隸事南都者九載滿合試于銓曹大都就其工刀筆者拔三得一焉辛卯春試事竣蔺二十有七人餘近選待選各有差夫是如干人者非異日所以需丞簿幕庾之選者乎庾氏無論以予觀記世之為丞若幕者何也奉縣令殆于奉人主一得其權而郡國守相而監司無不目屬之矣下户中人幸而無事也一有事則視為奇貨不入𣪍中

不止故世謂吏道弊在附勢予唯唯否否曰在錢通勢之所申見於貴顯乃所謂丞也簿也幕也彼其視炙手勢猶萬鈞之鍾千石之弩吾何知吾惟利是視而已而監司憑郡國守相郡國守相憑令方且善其奔走之捷給狃於期會之謹辦於是百姓號呼於下賢士夫扼腕於旁一切付之罔聞而彼益以恣睢而莫誰何勢窮情見有棄而去耳若是則用之者安得而不輕也諸君新赴家予不敢設不必然之慮亦有覩於律乎夫律必先自律而後能律人故受財等耳而有祿之與無祿人相懸也祿及而賄雖椽不可况官乎漢世循良多以經術飾吏今雖未能猝復三尺具在能無凛凛乎哉故官無崇卑期于能廉不廉則吾為法縛廉則吾用法大猾帖耳豪右戢翼主爵者方越拘攣而重用之此自重之道也其所以佐科目之不及而裨世用者豈曰小小兹役也邑人陳子應韃為舉首録成問序於儀部兄而屬予申之予刑官也故與之言律

贈豐城游肖川堪輿序 乙丑

景純葬經曰勢來形止是為全氣全氣之地當葬其止

然其論勢也曰千尺其論形也曰百尺而已今之為形家者言則進乎是曰千里且勿論即百里數十里之間尋其來脉摶換無窮此不亦一登陟而歷歷可了者哉雖然望勢難矣扞穴尤難故目窮宇內足躡千山而下手一着則有差之毫釐謬以尋丈差之尋丈謬以無筭者夫至毫釐不差則所謂操寸鐵與弄武庫兵者詎可同日語哉故証之儒門望勢則致廣大之説也扞穴則盡精微之説也兩者難易必有分矣豐城之游故以堪輿聞海内而肖川君尤名能精其術君挾術以行於漳

久比過輪山為陳賓門康我待劉海名諸家營吉往往
有獨造其精微者焉盖工於點穴而妙合乎淺深高下
前後左右之宜間得真土真石以為奇徵不第望勢觀
象栩然為大而已者予與君上下其議論而有當於予
心欲有請焉而未能也君與人交不謹厚薄乃予見山
年甫壯亦世君之業而遊於閩是父是子豈徒以術世
其家哉其必有會乎萁止之深者也遂援筆以為君贈

清白堂稿卷七

明同安直心居士虛臺蔡獻臣著

雜紀

南都紀遊 丙申

己丑之秋余以比部入金陵而太常傅長孺繼至自後同年六七輩至而長孺於余獨深長孺倜儻多大節遇人無識不識輒慷慨然諾洞見底裏人人傾心願交焉而余僅促促自守然淺直無他腸有一語則吐之與仲孺率有合者故余兩人遊如兄弟然居常以意氣功業相切劘間旁及當世剖衷折肝娓娓不自禁即余仲孺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居久之長孺過余索陽明集則入蔣德夫廷評超悟之說矣猶秘不使知也余聞戲謂德夫曰長孺余好友而子壞之乎德夫與余夾巷居長孺每過之或竟日予時徑造則德夫曰吾兩人學作賊耳時俞時澤之純篤鄒爾瞻之坦直皆稱真君子德夫繆相重而意欲以悟駕其上長孺不能無動每與德夫詫余及品題同會諸君半悟半不悟其大旨在相視而咲相樂也而余終不謂然盖是時予胸中惟有長孺而長

孺胸中增一德夫矣余報滿告歸長孺則時時貽書山
中稱饒抑之沈叔敷瞿冠立之為人也余亦一再報之
所以相期不替其初甲午德夫與長孺同日晋天官屬
聲華燁然傾南都長孺家故壁立則逡巡歸海上徒步
蔬食一切腆餽無所受而獨從人借貸如故雖窶人交
許之不恤也蓋其天性然耶既受事同舍郎唐仁卿穆
純甫相得甚驩長孺頗從仁卿問學與德夫旨不能無
異同一日造德夫論選事不合極口規之其事隱獨唐
君稍聞乙未秋德夫中御史言長孺大為不平復以病

寒醫投之暑不數日卒婦少子弱餘纔六金耳喪費一
倚辦賻贈先後所借貸家輒為折券多者至百餘金亦
長孺交誼能得之不第以貧故也余謁補至杭聞之大
駭悼然已無可奈何入都則唐穆二君曰長孺於越間
氣人也九原其可作耶余謂浙多賢即長孺敢自謂空
群乃其志節犖犖若此矣黄昭素太史曰吾祭長孺文
惜其有志性命而未就嗚呼人情山谿交態雲雨何知
仁義惟利是視余別去或有慨於交游間急欲與長孺
深言之豈意其長畢也耶憶余兩人每戒勿向人呶呶
也長孺曰已淺之矣吾始殊噤不欲出彼先之而我遂
不覺倒囊矣嗚呼長孺死矣余無以為質矣無與捫余
舌者矣丙申再入金陵秋長孺子紹尭來哽咽書此以
繫其卷志管鮑云

庚子冬廷杖紀事

萬曆庚子　皇長子春秋十九淑女選數月矣　上猶
禁諸司無請冊立冠婚時　上所幸鄭貴妃有子長安
中籍籍言　上數怒　中宮王皇后　后病甚倘萬一
有他虞則妃且后后則子以母貴　皇儲危矣縉紳私

相語以為此不可口舌爭也賴　宗社之靈幸無此事
耳十月某日蜀人工科都給事中王德完上疏請篤厚
中宮語極明切　上怒發鎮撫司嚴訊主使者迫鎮撫
司訊上都給有　中宮安則　長子安而天下安　中
宮危則　長子危而天下危之語時公卿庶僚皆深念
之而無敢先發闡王君疏入無不心韙且服於是九卿
臺省各合疏救之　上怒甚目為腫一切章疏不報者
累日衆謂怒稍解矣至十一月十七日　上發鎮撫司
疏而賜都給午門前杖百翌日乃批疏切責九卿而臺

省官各奪俸有差㓜王君以庶吉士為給諫數上書言
事大臣畏其筆鋒辛卯王正臺省以請儲教逐者十餘
人而孟君養浩予杖獨王無單疏余在南部王恭質公
語予曰王給事眉此番何如乃竟以默得全矣吾觀其
人貌瘦削殆非大富貴人也後王君漸至都給病免家
居而已亥以工垣召入喜言事如故中官鑛稅亦多所
匡救余入都尚寶劉明自君謂余不可不識其人余猶
以恭質言猶豫未往今從諸公後訊都給於春明門外
而恨不識面晚矣唐陽城為諫議七年韓愈作諍臣論

刺之會相裴延齡陽子乃以裂麻顯恭質公以一曹郎
論陳掌院逢相之惡冎貴至大司寇貌故挺然而望之
傖父也語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今觀王君諤諤若爾
一疏中窾遂成直名二十年臺省以諫顯者稱君與馬
君經綸焉士安可皮相而一時亦何足盡天下士哉

壬寅朝班紀事

京師中省直公刺先翰林次科次吏部次道其揖立行
坐亦如之至三 大賀習儀則科首四班而銓曹接之
禮曹又接之臺中則首五班俱近 御路壬寅秦人劉
裕吾直會自列於趙乾所之前趙詰劉右曰邦清名該
在此於是劉君直執數條以為宜先銓曹之證且曰朝
班係亦該諫會鄧趙之搆四銓郎同時去國廷試貢士
倪朱二銓與錢劉二臺俱入供事而臺中先據其右劉
君且道其條我應占汝某條我應占汝頃之倪朱先辭
去劉云年兄忍不住麼歸而公移往還爭論不決比萬
壽習儀之旦諸侍御直上與科聯班衆為駭於是銓臺
相繼有疏俱下禮部予謹按隆慶元年部科所覆常朝
儀科道自為一等列於部屬之先至御殿大賀則云原

有歷年習儀舊禮各宜遵行奉 穆宗皇帝聖旨是夫
今之爭大賀習儀也照舊禮足矣若常朝則科道自為
一等者固自在耳時臺吏既上其勢不可得下於是予
具疏而大宗伯馮公意難之曰如此則盍爭矣即吾部
亦當與爭矣予再三持前說而冬至伊邇復當習儀馮
公乃自為疏覆既得旨照隆慶㓜年例行予私念臺臣
侍從之官即明覆 國家典禮不宜異同亦無不可惜
其以常朝蒙大賀也始既以盛氣奪之今復以混覆安
之謂隆慶題准之例何謂職掌何不得已具疏申請臺

中亦復公疏叅予疏各留中而大賀之禮遂從茲焉變矣然聞諸大宗伯云常朝雖覆科道同班而其後臺復讓銓何也盖常朝科道先入兩兩並行而取選歲舉之時科率三十餘人道率七八十人往往以兩道而儷一科常朝禮止上　御路一叩頭便各分班侍立而臺臣自有侍班糾儀等事若百人聯班則遠者已在二十餘丈之外矣奔走趨蹌殊覺未便故科道雖得自為一等而老道長仍另為班列於科後予疏所謂昔并常朝而亦讓今并大賀而亦爭者也予又謂朝班實首　御路

以次而東西堂堂豸繡儼然押班顧不重耶　世宗末年玄脩久不御門故有隆慶改元之爭今　皇上靜攝者且三十年矣臺臣亦徒聞常朝同班之文而不知其原不同於大賀又不知常朝亦嘗改行有如一旦復脩常朝之儀果便與否予安能知之哉

壬寅差琉球紀事　庚戌

歲壬寅差　勅封琉球者為武林洪給諫洪以秋仲聞艱適改儀郎亦艱去禮垣知會到儀司正當王副郎署事及予調大儀復任則幾在晦朔間矣越九月之三四疏請改遣初六七得旨時輪差宜在兵垣之夏次乃刑垣之曹夏予同年也而介兩同年求緩行科予荅云緩一二日不妨但恐有調科消息終難奉教兩同年無以難也及入署則聞有調科之疏矣遂殺手本取職名時重陽後二日也遲六七日禮垣會左掖門議差夏以調科求緩張誠宇都給曰所以必欲定差者正為調科耳倘旦夕命下曹掌科當安然浮海祗恐老掌科心不安也夏語塞遂坐名送部而復求緩題予移書以大義激之夏覽書意不能無怒而謬為他出緘還去役及具題

而怒益甚每醉餘輒言吾遇蔡生必毆之故事使外國者例有公餞予走薊客於中府諸同年亟止予去以效薦藺引車之誼予無以鮮於夏則語人曰浮海差誠苦然公義也無可柰何第願蚤往蚤歸蚤陟京卿期令終德我耳不意曹更用此為睚眦也當日曹上何疏得過四明何事朝紳間未有稱焉何云欲擠之海外乎已酉冬曹掌吏垣叅予辯疏甚毒第意為史巢城香火為郭江夏擁戴耳乃聞此事尚有芥蔕夫為人臣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憶題差後曹先枉顧予盖若有私德

馬儀郎為朝廷擔事不任受德豈任受怨况此一節原無分毫委曲而竟兩執其咎則蹐天踏地真不可曉嗟嗟士君子苟名位生死之根太重欲靦顏而稱人品也難哉

癸卯北場紀事　甲寅

今上辛丑以冊立恩令天下儒學多貢一士癸卯至京師臨場諸恩貢號乞廣額已下部矣予謂諸士皆挨年來者何得援選貢例惟是人才無盡不可援十一於千百乎說堂為請數名之額而左宗伯李公堅執不覆諸

生到部哀求李公曰方今所不足者豈科名哉竟為立案又監生送監有省直勘結者謂之實皆無勘結者謂之暫皆庚子暫皆取結應試得雋者五人是科李郭二宗伯意難之諸生至懇歸德相為言而李公堅執猶故諸曹郎相率詣予曰近年禮部不會題有京官出身科甲者刻有登科錄序齒錄其子弟昭然可稽一面送監一面行查之例乎予曰然曰禮部行查刻板又不有某科隨任子弟先准送監仍行原籍查冊備照之例乎予曰然諸曹郎曰既有題准例又有刻板行查例柰何弁此亦為堂翁所持縉紳誰無親子弟乎予無以難也又生平不勝憐才一念乃送沈朝煌葉秉政王繼冕江禹疏孫應曆諸希夔六人於簿廳煩為呈監查照原題施行時四明相姪孫沈泰始者赴司屢稟予明以相門宜讓人一步且姪孫例無刻錄當堂諭止之不為送次蚤李公劄監槩停仍敗行查刻板云無論父兄出身資格皆暫送必俟查田方准實歷方准應試今原送六生稿案及二十五年申明行查舊規之疏在部在監可攷也

癸卯妖書紀事　甲寅

今上癸卯之冬有偽為國本攸關書投於長安中者大略為東宮危也東廠得之以聞貴妃日夜泣訴　上前恐他日為鄭氏禍　上震怒其時歸德相以楚事被言註籍江夏郭宗伯以予告守涷楊村而書中獨及四明山陰二相與掌廠司禮陳矩戎政王世揚保定巡撫孫瑋光祿少卿張養志科道項應祥喬應甲及錦衣王之禎都督陳汝忠等於是有旨令廠衛大索偽書者衛校崔德旋獲皦生光以聞又以三錦衣之疏併逮北鎮撫司周嘉慶　上令東廠同九卿府衛科道官會鞫累日

不決次年正月復當審期予出部偶過長安街刑科都給事楊應文邸適同科錢夢臯先在予問中府會審事何如錢曰吾今日有疏不得往獨楊年兄往耳予問何疏錢云楚人胡化以妖書扯我與張景銘年兄而扳鄉戚阮明卿令祝教官被緹騎捉去故我去上疏楊云疏揭見在急取拆觀之則語多鑿空突扯歸德江夏及江夏兄正位又江夏之門下醫沈令譽者予大駭謂錢曰此疏可及追乎錢云已入文書房矣無及矣予曰閣中可追乎何不便說閣追之錢沉吟良久予曰景明兄何

不消上疏而兄獨上乎予便欲辭去錢知予不然其疏乃曰胡化不惟欲害我做官且欲害我性命我不得不上予折之曰年兄今雖不在利害中却在是非中矣於是錢意大阻遂先行予謂楊曰此兄老實人止是無好朋友意蓋謂張然此疏畢竟追出為妥楊曰吾亦云然而察其色殊不自得則以同科之故疑予或指之也明日予進署謂黃庭翠潘完樸諸君曰天下從此脊脊多事矣疏上果得旨妖書已嚴飭廠衛城捕等衙門訪拿諒可得真賊以雪國冤這本說楚事朕心惕然不已昨御史康丕揚亦言之郭正域着在籍聽勘法司還立限與他其後刑部覆疏而嚴勘江夏閒住郭正位會鞫沈令譽皆起於此而胡化所扯錢張之事亦竟烏有嗚呼是必有小人駕此說以聳錢者而錢急墜其術中不暇詳耳為言官者何可無分毫識力哉趙歷城署銓推錢少參錢尚不悔曰胡化將害我性命予備兵時錢弟夢夔同知鎮江常言兄歸悔不用蔡生之言嘻晚矣一疏之謬流毒迄今古人所以嘆噬臍也

蔡子曰武岡王獄詞乃錢給事之父令麻城時所會勘

者及以假王之訐而持異同於閣部所謂黎氏懼焉者非乎妖書事有何干涉何指証而扯江夏扯歸德謬矣即使胡漢中果有誣揑言官論事應爾耶錢無識甘為禍始彼駕說以聳錢者何人哉何人哉

勘楚紀事引　甲寅

夫楚訐之事癸卯之際是一翻議論戊申以後又是一翻案議論至於今則無人不言勘矣然當日臺省僅一張禮垣疏請勘結何寥寥也予嘗為之說曰趙撫之撲殺其兇勘之票釀成之乎楚勘之中止其四明之攻激

成之乎余不敢以閣部之異同諱當日再勘之說亦不敢以今日之言勘掩始事慎勘之心特實紀焉雖然楚宗慓乇金梅死免勘難勘亦難他日或當見之非今所能逆睹也

癸卯勘楚紀事

癸卯之正余在儀曹楚儀賓袁煥以宗室疏來奏楚假王而通政歸安沈公以白頭本不為上及三月大宗伯馮公卒于位而右堂江夏郭公來署部事則華越蘊錄二宗以八郡王印本至矣右堂遣長班送至予邸予令

當詰安插會同館例也詰朝謁部謁司右堂乃遣長班伴送通政司沈公即日為上疏疏留中而楚王奏極惡悍宗者下部參看矣會護日四明歸德山陰三相公來部右堂發憤為四明道楚事去而語予曰予今日覺蹊妄矣沈老先生意尚難之予問歸德公云何右堂曰歸德亦云久了些時右堂與予議定並勘矣同部或語予曰今庶民家有三十年不明子亦難猝革況官家乎予為儀郎豈亦真知灼見而易言之何也予乃謀諸同舍謂右堂曰茲事體大未易言勘即一勘明白而　皇上大有處分不惟郎中之心不安恐老先生心亦不安右堂曰既勘明矣有何不安予又曰勘明猶可言也萬一勘未及明而逼出范司成之事誰人擔當右堂曰此自有撫按在何與部事時楚宗疏尚留中右堂欲會疏催予曰稍俟之何如右堂以為然明日復曰必催也予具催疏右堂手改而上之越三日而楚宗疏果下部院會同該科參看予復謀諸同舍曰楚事之勘必也然在他人則可右堂同處一城又故護衛籍也律不有聽訟廻避之例乎右堂似宜疏避入告右堂右堂曰廻避何為

於是予具勘稿右堂稱善教習田東明曰未也右堂復改以上而得旨行撫按從公悉心勘問矣此六月十三日也

勘疏行而撫按趙寧宇應蘭臯即於七月初八日會楚三司薛賓諸公會勘具奏而總曰夫以為真也而王氏持説甚堅駱鎮王英壽媽媽張維新王如曾黃甲李自榮之言似足交搆互證郭倫所刊録與啓本及劉華面訐崔氏口吐其年分與恭王彼時住居又相矛盾蕭氏稱隆慶五年二月十六日天明時方行喚取何宮人産

後始尋乳毋而郡主縣主又稱咸不知真假以為假也
必有真知的據方可杜口服心乃各款干犯七十餘人
嚴行拷訊寧死不肯招承而仍請遣官再問於是長安
中多言宜再責成撫按者時左宗伯晉江李公署事矣
諸郎入右堂色喜曰吾初謂趙寧宇勘事尚遲不謂其
速如是取趙疏略讀一過曰詞雖兩疑而意已言假矣
司中即具遣官稿來予述外論云云右堂曰此事豈可
復煩寧宇又曰先楚弒王之事淩遲二十多人今此等
密謀不過四五人而已左堂曰此事我每不好說得右

堂又曰令大臣被彈便宜杜門楚王既在聽勘應令另
擇代理府事左堂曰然予退而具草第云毋聽一偏之
詞毋持兩可之見亦毋得連及多人而使無辜含冤勘
明之後速行奏請定奪比詰朝入署則右堂已具疏發
寫矣所引先朝遣官則典楧伊王遼王漢陰王之例末
云楚王既在聽勘國事難以管理合行撫按推選郡王
一位暫攝予語田東明曰此疏已重田曰何也予曰其
所引皆誅滅例也田曰此不過一獄吏事耳予細思代
理事終未妥乃具一說帖云代理一節恐楚王一時不

堪或生他故此段事情終難明白遣官既出不過三月
了此非難姑待其奏到何如兩宗伯覽畢而置之謂都
吏曰有事我毋擔去罷蓋是時右堂目中已無全牛而
左堂一惟其所為予辯疏謂李始而同心議勘者此也
八月初八日會覆遣官疏既上而留中者久之京師有
異議矣而楚人亦頗言右堂宿嫌於王者會楚王奏辯
疏到復得旨九卿科道從公看議於是刻分諸疏期以
九月五日收單届期會東閣下大司馬泰安蕭公云諸
議多主撫按再勘右堂色不能無動臺省目攝之矣單

齊日已過午而多至三十七紙予謂舊例當全錄入疏
兩宗伯及諸同舍具曰否否予曰按宗藩科場諸議盡
然也及入署則見大司農趙公印單累累千餘言言不
當勘末云臣世卿謹議諸同舍盡以為當全錄矣兩宗
伯到予及同舍入兩公以逼暮草疏辭焉第屬堂役傳
稟而已嗣右堂遶榻而吟左堂執筆僅掇各單大意次
早五鼓上之而疏又留中數日於是楊都給有全單疏
康侍御有勘議未盡疏予聞以告左堂曰主職要臣職
詳議單許多　皇上豈能遍覽待兩衙門疏來吾自有

說右堂曰吾固疑趙南渚之自疏也今康果有言矣歸索全抄明日遂參四明及通政并以楚王壽已禮單進御余語田東明曰此衙門公事右堂何必自疏以部疏明之可也田曰為康疏散陰謀語耳已而楊都給又有謀害親王疏楊疏筆索鈍而此疏不類乎日王澹生已疑之後果聞假手於武林姚者也時以撥單之故口語籍籍右堂幾無以自容即覆巢之下儀郎岌岌不免矣同舍或告予曰司農之議京師引以為重第無柰與衙門相左何渠舊儀郎也予何不一面之於是予往謁趙

趙曰吾閉門焚香為此議寫幾句便燒幾句且今時尚有真假二說若楚王宣化王殺後止有真無假矣滅王事大非一個有一個對證亦做不得予歸以語人人云此老之言是也予意尚不自釋已旨批康疏着封進原議全單來看左堂乃連夜錄上之至十月朔而看議疏得旨云楚藩訐奏事情年遠無據辯口難憑非假甚明不必再勘便行與彼處撫按啓王安心整理國事華越等着撫按官分別議處奏來定奪未幾右堂亦得請去矣覆勘旨下京師雖快朝廷無事之福然當楚訐初起時 皇上據理折之則已既勘矣便須直窮到底使撫按確據非假而後嘉與楚王更始豈不光明正大可昭示百世哉今以勘始而以免勘收之終未明白亦非政體先是禮科張誠宇疏請勘結不報予亦上揭左堂謂宜仍請再勘而明郭老先生之無他者語具在揭中及得旨後予復移書張云他人身在事外見 皇上處分已定則以為宜括吾輩身在事中雖 皇上處分已定尚以為宜勘左堂報予手書則謂楚事乃 皇上家事必須 皇上自處終非臣子所宜言第會覆楚王所參

江夏四悵疏有曰元輔曲為之包荒 皇上俯容其引去即正域亦已媿悔不暇林壑自甘可無再議為也得旨這事已處置了楚王安心理國郭正域姑免再議其後朝紳寂然無及楚事者矣越甲辰秋予備兵常鎮次光黃間而聞楚宗有毆殺趙部院之事

語云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詎不信哉予讀史漢若淮南江都梁楚燕齊之事禍漢廷者多矣假王之事未易言也惟郭宗伯真知之亦惟宗伯能力任之其名義甚正其魄力甚大然朝議不無異同

者豈非以武岡時會有成案而宗伯隸護衛籍乎此所謂非常之原者耶夫當時不勘則已未明而罷竟滋紛拏十餘年來談者扼腕令孫宗伯業會請再勘矣不亦晏如哉多宗猶錮疑事猶懸而舉朝莫能得之於　至尊何也甲寅夏詔赦錮宗得釋

勘楚紀餘　甲寅

自楚事起予縣未嘗說閣說皆郭宗伯即予廻避之說亦因四明相辨難而後知郭曾以告也蓋宗伯之言曰初命三晉為諸侯猶諸侯耳而綱目遂起于此況堂堂

王國為人盜去而聞者不怒是何世道又傳聞四明公曰張江陵止為遼府一節到死人猶不放他郭明龍復惹此事何也嗚呼宗伯之自為謀也則踈而其為國謀也則忠四明之為宗伯謀也則得而其為國謀也則姑息雖然使宗伯而請避也使既勘而勿中止也則雖汙其宮瀦其國于二公何嫌耶不然當楚許初起時一折諸理而以嚴旨切責之亦是杜紛省事一着雖後來翻案何害予是以嘆任大事者識力之難也

折柬名抄紀事　甲寅

京師貴紙而全柬之費為多無論守內矣甲辰五臺史有用折柬議少宗伯李公乃刻說約諸衙門行之時吏部朝房已收折柬亦有如約按之者予惟折柬之用必自政府始若政府不用則遞而卿亞又遞而座師前輩相去幾何獨柰何輕之予又惟庶僚謁政府部院者折柬外宜貼紅簽寸許京外有司例用手本者仍宜青殼二幅手本必使六幅柬盡廢而後折柬可通行行可久也一日說閣次以告首相沈沈公曰善矣然必以小箋一幅代之乃可夫愛毛邊而得箋庸愈乎竟不果行

宗藩要例凡四季題請賜名者率用手本送內閣撰擬雙名下季抄出勘合知會而兩房中書因以為市率非侑不名或同題而先抄一二府或同府而先抄四五人或二三人又白頭手本漫雜稽查予與郭宗伯議為名抄二簿春秋簿一夏冬簿一凡春簿夏註夏簿秋註遞出遞入秋冬亦如之初猶行一季其後遂仍前零星抄出予移文制勅房往復辨論中書馬者以予為奪其賄賣之路格不發也予數遣吏趣之亦復踰時乃發出一日說閣因及名抄事四明相曰渠輩正怪你部裏以印

簿抄名夫幾予陞去不知此簿尚行否　大儀氏曰是
二事之必可行無疑也不費閣中纖毫力而一歲所省
衿紳宗室家不訾當事者難之何哉一拘於體面一牵
於近習夫至細而易者猶然况其鉅乎天下事何可易言也

癸亥小草紀事

蔡子以丁巳夏督浙學以戊午冬遷勳少以庚申冬予
告以壬戌春起原官以癸亥仲夏入都門礿起時毋太
淑人命予行予念毋春秋高矣趦趄久之既而紅毛夷
侵泊彭湖自秋徂冬時出入陸鰲鎮海浯嶼之間甚至

登中左鼓浪與官兵角已夷入見撫臺矢歸國已戒嚴
稍解踰年太淑人復命予曰汝父齟齬於浙臬汝復躓
蹬於中吳今雖内徙然不稱吾意　召命再辱吾尚健
無恙盍行乎小子不敢拂乃白毋曰兒第行倘倒晋一
秩叨一馳即圖歸侍毋毋頷之於是以春仲就道二十
年去國孤臣入都見謝再面　新主不覺悲喜交集矣
入寺則司散糧稱糧堂凡三月乃代前是起廢至者旬
月即遷去迨予獨積薪則其故難言或訝閻程芸閣
阻汝以擊節范比部得志踈然乎予曰未也范王予無

涉也曲折無闗也譬之訟然人有心而心有口　孱闗何
事而云不可磨滅乎予弟述陳五臺南刑時陳劉一踈
首垣誤聽耳又或問胡念權兩察踈語謬謂人指汝然
乎予曰否否曰人謂胡君錯耶胡曰吾不錯予笑曰侍
御豈爲乃叔之嫌乎憶歳辛卯予與麻城周中岳踈論
吳門私謁而及胡汝寧胡故叅鐃三銘而號蝦蟇給事
者侍御修郤耳予既與要人左是以有乞休之疏　上
批蔡獻臣着照舊供職不准請告而吏垣章某者侍御
姻也疏論趙中丞崔吏部談比部何太宰而未遂及予

盖謂予擊節范踈又謂近疑踈語暗刺逆人巧卸其貸
口明矣　上批何熊祥已有旨了餘着分别議覆予是
以有因言貫罪之踈并辨儀郎學憲二誣　上批蔡獻
臣着遵旨供職不必陳辨而章復叅予抗　旨瀆辨語
益毒予是以有乞歸調攝之踈然儀曹事則拾汪鄧唾
餘予已酉楚事始末一辨舉朝所稱確論者學憲事則
隨筆揑成兩浙士紳咸爲駭之　上於章踈批已有屢
旨了而予踈則批已有旨了會誕　皇嗣禁封予欲去
不得欲告不敢而閩紅夷復入求市乃請假歸省而极

銀臺封進雖一秩一貤無以恍毋心然公論未泯本來尚在從此不復問長安道矣嗟乎孔言命孟言天苟在我者不妄語不暮夜不燭人即不愧皇天不愧吾毋可也彼世途中任其風聞可修怨可拾唾可即為鹿為馬為鷹為犬何與吾事吾行也歟哉於是以閏十二日准給假十四辭　朝而南

記碑

邑侯熊雨殷生祠記　崇禎戊寅

雨殷熊侯之涖同也餘五載其上計去同也且三載矣

而生祠之營竣以戊寅秋諸父老謂蔡子宜有言余惟茲役也我同人之心德侯者深也余筆禿矣烏能寫之夫泉山之邑故稱晉南惠同而吾同比來生齒之殷繁冠蓋之濟盛山海之雜遝市肆之豊靡即南惠視之蔑矣然而情偽日滋爭訟日煩大非紫陽氏之舊故泉南稱壯縣莫同若夫熊侯操何道而擅治最哉蓋侯才高而識明心慈而風清而文章之華贍記性之精敏種種超人一頭地凡事一入耳人一經目者雖逾歲越月而往名曲折留中語次無不了了徵比有定限矣而閒寬其期故鄉貧民積欠樂輸而鞭朴不事訐訟解佐者聽矣而事情重大必須問斷者則鐵案舉筆立示而兩造咸服愛士憐才諸生有一善則畢力成之有一抑則多方白之至童試卷且盈萬侯三較一一評閱故入彀皆佳士而遺取者帖然無譁侯執法嚴而用法恕性不欲置人死地即罪狀應辟者再三求其生路曰且留待後之包君又侯非弟饒文事而已同海中故有浯洲嘉禾烈嶼諸島而濵海離邑之地高浦㟙美皆數千里而遥時則有紅夷劉寇之警而侯淩風波冒矢石率鄉勇而

突擊之以故金門中左㟙美烈嶼之間夷舟遠遁而賊艅屏跡此豈攻鉛槧者之所能辦也侯文武才具大都若是宜其冠薦剡繫去思官評推為第一而士民有不永懷者哉當今　聖天子勵精太平起家名令而致位掞席者非一日者翰苑臺省之選實　御皇極而親試之而侯以讀禮未及與稍需辰計畢而盛典舉文章治行如侯翰苑之英誰當先者輪山士民且企踵而觀綸扉之業矣侯祠在東郊五里王侯迴溪開府祠右而董茲役者孝廉盧君若騰侯閩闈所舉士也熊侯諱汝霖

字夢澤別號雨殷浙餘姚人崇禎辛未進士

同安邑侯李青岱生祠記　甲寅

夫談吏治者曷秉哉則徵諸士民之心矣士民心德之雖不亨于官也吾必謂之良焉士民不德之雖其亨于官也吾必謂之駁焉何也斯民也三代之直道而行也吾獨怪夫下之所是上之所奪也下之所非上之所奬也是非奬奪四相反也將循良之吏解體而一切彌縫閉護之術得志矣盖吾于青岱李侯之去而咨咨慨焉夫同負山阻海地瘠人稠閩南之劇也吾侯下車薄于

贖鍰蔗于交際利病悉調寬嚴互劑舖行無所取讞鞫無所狥民苦盜也為之殲其巨魁民苦商稅也為之蠲溪南之半額民苦粮累也為之減梵天奇江之加增民苦代旁邑輸也為之停嘉禾之倉穀崇綱常也而一歲之中節烈數見請銅魚也而秋榜得隽者十人脩廢墜也而鄭梁祠廟煥爲一新開三面之網也凡争訟者聽其解仇而官無所利焉盖侯嘗勒正俗之編表康烈婦之墓葺朱紫陽之書院行林茂貞之遺集皆不惜捐俸成之尤百年風徽之罕古循良之所注意而俗吏之所不能為也癸丑入計以浮言鐫二秩邑民驚相告曰侯不來矣寃哉誰奪我天者乎侯為人坦中快性即上官前伸眉論列無所避讓間有率見而行者既或自悔改不少護惜此乃侯之所以為高而涉世之所微窒者歟嗟嗟小民何知已饗其利為有德聞侯畢覲後即投牒而歸有終焉之志侯年甚盛而施未究主爵者其舍諸異日所竟何可量也曩者歲比不登侯至而三年大穰辛亥之秋廿澍應祈民曰侯得天矣相率建亭于邑東顏曰喜雨比侯去晚禾復枯民乃益思侯德即前亭為

祠設侯位而尸祝之以獻臣嘗與脩志之役而核侯徽政之詳者諸父老介上舍林炳葉濂陳士鸞來問記予不得辭也雖然何能文哉亦曰斯民也直道而行者爾侯名春開字晦美江西廣昌人丁酉以文魁其鄉青岱其別號云

林萬峰先生訓同記　戊戌

予觀往牒記載所居人宜所去見思者何寥寥也有之大都郡邑之長爾彼其權至專且重而其致此者詎歲月之積乃師儒之官不假威力靈爽而能以道得人於

黌序閒自陽道州胡安定之外乞不數數見焉我　國
家郡邑各置學官䓁趨教弛寖不得言重矣司訓於邑
庠分爾林先生訓同安又纔二載所而諸文學何以戀
戀不忍去先生也會里中諸文學授簡為先生記余進
而問之曰先生若何曰吾先生月課士與葉上虞王勿
齋二先生評隲高下之不爽月群諸生于紫陽書院歌
詩談道不倦士貧者贊之不納即不贄不問也余曰此
矜飭模範者饒為之烏盡而先生哉或曰吾先生蓋有
道者先生為人至誠忠厚不事奇行高談至其所自信

雖奔育不能奪之矣諸生無智愚材不肖入其室者如
坐光霽中不以禮意之勤怠踪跡之踈数為軒輕也有
一生與族訟産而鱍以不肖行者先生曰此誑耳曖昧
事何可指以罪人且何不謁於未搆訟之先力白之幸
得釋左右曰某生居門下未嘗数見面何惓惓為先生
曰師弟大義應然豈可以世情厚薄視耶歳饑縣移先
生分賑嘉禾里至則托宿神祠不煩里保一供或倉卒
不能具釜鬵為饔餐者再每里必覈應賑者主名集里
保矢之曰若有虛冒神明共殛之言未畢而覬冒進者
数十輩相顧散去以故所賑咸得當令長而下赴御史
臺受計留先生司管鑰人有與所私婦殺其夫者先生
不受狀第訊之立得令保出覔屍且諭之曰汝實戎首
天網恢恢安可漏也其人與所私者竟自縊人謂先生
片語凜于斧鉞云先生所居廨頹圮至不任風雨每飄
驟輙起蒙氊衣坐諸生醵僱直欲葺之先生辭不應歳
餘度不可支斥餘俸鳩工諸生以灰瓦木石助者相踵
先生不能止也不數日而若新令先生一奉太夫人訃
而鶏骨支床行橐蕭然不能備道途費諸生為之祈恤

于上官方得歸歸而吾儕皇皇若有失也頋累子以不
朽夫先生之於教事非專也又非有浸灌之久也能令
諸文學戀戀若此是可無紀哉余聞先生之尊人以明
經訓松陽鄞有聲先生昆弟四人醇謹世其家而猶子
可立亦新領鄉薦先生好稱引其鄉林尚書聰之忠藎
大參燧之廉直及吾同林次崖諸先正之遺事以勗諸
生且曰士斵弛鮮脩即摛藻如春華去聖賢萬里矣聽
者胥洒然有動先生甞署云殿角天開金鏡曉六合内
正大光明門前霧捲翠屏秋一腔中融和潔凈則其淵

源涵養有大過人者所竪未可量也余方宅先觀察公
憂煢煢在疚志先生之去能無同病相憐也耶先生諱
業字廷桂別號萬峰閩之福寧州人

允受軒記　戊戌

四明余君房奉常有道君子也為語溪胡上舍懋和扁
其所居之軒曰允受丙申金陵懋和謁余言為記余諾
之未就也顧余淺陋不足知奉常所名軒之意且得有
言乎而以先觀察公悉懋和生平且得無言乎懋和故
鄉進士龍岩令胡君新之之弟余遊兩君間知其友于

之情篤也龍岩卒于官一孫未亂子毋煢煢然當病篤
時戒僮召懋和懋和倍道赴之則大喜為商摧後事曰
吾婦吾孫盡在汝矣以俸之餘屬孤而汝為經紀之以
二百四十金屬汝為什一之息俟其長而歸毋錢焉汝
念哉懋和泣受教惟謹迄今且十載而懋和所以立孤
甚力既已擇明師與君之子同教之矣無論龍岩所以
屬其孤者君為關其出入而毫不濡指即龍岩所以佐
君什一計者必斥其入之半共之間有外侮及大徑則
傾身為理無溢費而事竟濟余觀世之為兄弟者計較

銖錙不餘力而讓即不幸有孤兒嫠婦之遺則狼吞蠶
食不盡不止不則坐視其母子魚肉爾惡有生死不相
倍負如懋和者乎懋和為人明練而忠信性耐勞苦而
輕財好施尤精治生家言故雖貧而給暇則喜攤書觀
古人成敗得失之較今需次當得官異日必能效一割
以為國家用非僅齷齪自潤者比也君房所為名軒意
在斯耶先觀察知懋和於諸生二十年來其遊如家人
父子不厭去春余奔訃過浙君既逆之雋李而哭之哀
踰年又走数千里而會葬於温陵由此觀之君之誼至

高夫且不以死生遠近負知己者而況新之乎乃彙次
為記使歸而識之於軒之壁君房誠有道人其所稱許
不虛矣

表賢祠配享記　代陳五岳

余辱與唐仲子東圖遊仲子歷落寥廓奇士也其為文
刻畫先秦兩漢家言所著述幾充棟而未止精六書工
繪事得晉唐董米諸家法其為行不斬悅於衆而栩栩
自適其名位方蔚起余與之處而有意乎其為人也已
又得詳其父處士公傑之賢一日仲子謁余拜而請曰

先君子沒有年矣居之先文學祖道者故有祠堵陽之
陽先君子沒而鄉人像之以配文學公之享祠曰表賢
願乞先生一言記之余謝不敏則以為文學公起　高
皇之世作寨蓋鍾山部署百里內而保全之闕門之役
受爵一級英風義槩死而崇祀其所從來久遠而處士
公賈術而儒俠行耳何以得此聲於鄉井間挾祭法所
稱禦災捍患則祀之勤事定國則祀之二公之祀吾不
知其何居然此乃國家秩祀領在祠官者之義也非鄉
閭所自為祀之義也夫祀生於思者也匪賢胡思老子

之役有庚桑楚者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三年而畏
壘之民至欲俎豆之於賢人之間彼其所以會之必有
不拘拘如記所稱者余觀處士公白父殺人冤事毋嘗
糞聞雷震則守墓而人稱孝殯外父母恤其孤又立兩
壻而人稱厚贖從子助於傭而卵翼之卜先塋必兄弟
兩利而人稱友歲侵粟踴則豐出無巧入而人稱卹可
不謂賢乎是以生則為鄉祭酒死則思思則像之祠之
蓋古所謂歿而可祭於社者公其庶幾歟抑聞二公之
事種種多異處士之父里士公長不滿五尺至公而魁

然與文學公埒生之日而文學公墓有氣如虹五色亘
天當文學公時隣有病疫者見諸惡鬼守之公入叱者
三而鬼驚避去病者立起處士家伏枕者二十七人矣
手偏藥之疫竟不染其事符合率此類也則祔而祀之
固宜於是賦迎神送神之辭授仲子歸以事其祖若父
而為之記使勒之辭曰
神總總兮來何遲乘玉虬兮載雲旗鏜鼉鼓兮薦酴醾
春秋代兮秩祀垂邦之人兮實爾思　右迎神
宗爾祖兮配爾孫酒既陳兮肴既芬羌來臨兮尸熏熏

倏已逝兮心愍愍福邦族兮庇後昆　右送神

濬九里青暘山塘河記　丙午

江陰運道由九里月城青暘而達無錫之高橋其之郡
城則由三河口入山塘河與武進共之余以乙巳首春
至則九里之役興其冬議青暘議山塘會直指行部以
今年春舉事費省於前而功倍之率作省成皆江陰令
余君有力焉余惟山塘河在茲邑者形狹而淺以非運
道不得輙疏然公私之所往來也民雖勞可已乎哉九
里青暘之役間數歲一舉然江湖鼓泥歲淤可尺許而

九里之淤特甚兩傍疏河之土成山一衣帶盤曲其中既疏無所置土雨至則復于河稍深之復善崩不任畚鍤　國初設南北閘而建之官潮汐互為啓閉故水之行也獨去也獨而泥不大積今官既久廢而閘亦就壞啓閉之棲化為烏有河之易淤亦固其所余詢諸父老欲猝復之未能也因書此以圖之為江陰者余令仍行河而核其丈數刻石志于河壖使他日水利之胥趨事之民不得陰陽伸縮其間是舉也一勞永逸之計其將有與乎余令名士奇戊戌進士粵之東莞人

重建大輪驛記　壬子

昔尼父論政柰遠居一爲而周語單襄公所稱敵國賓至司里授館以至積薪監濯致餐獻餼之典罔不備具矧今皇輿一統同安為閩粵通道衢　王命持關繻而過者責相望于封内哉蔡子曰曩予道潤州走京師數千里間蓋有驛舍如新溝逵若砥入其疆似別一境界而其令亦蹴能名儁美官去然細詢之則傳舍道途之費率取辦民間彼其吏民不相得無怪也故駹於自為者視官若郵何况傳舍而巧於為人者餙厨傳以媚過賓總之亦為已地耳兩者吾無取焉大輪驛故元同安驛地在縣治西洪武初令吳錄新之正德初令李彰新之嘉靖辛卯令許仁又新之八十年來傾圮殆盡賓之至者率僑寓他公署以去今李侯下車愛養元元百務咸舉乃擇委典幕王君應元估議修費計用工料共乙百九十餘緡而侯捐俸以佐之者不啻三之一議定上之郡道兩臺既覆咸覈報可於是以歲壬子首春興事季夏竣凡重門周垣堂寢庖湢之制井井秩秩而一切搬運之費皆屬權宜設處工聚而成亟官省而民不勞則侯之經

畫審而幕之督率勤也然侯之為是役也取芭茂經久而已不極觀爲君子之至於斯也雖不廢造請然不乏事而已無加禮焉視諸傳舍其傳舍與餙厨傳媚過賓者相去何如也侯嘗新書院以崇紫陽清銅魚以復形勝皆關邑大計修廢振墜費不及民併茲役而三矣是賢者之舉也不書何以示後李侯名春開別號青岱江右廣昌人王典幕浙江江山人其時驛丞為富陽王學呂亦咸厥功併記之

呼鶴鳴把總脩船記　壬子

庚戌冬予走鷺門謁池奉常明洲先生則鎮撫呼君以武舉推擇來部署浯銅遊兵事君年甚少而貌偉然而胷中了然叩以海上事如探囊出物悉中機宜予心異之則退而私於奉常公曰此将材也已得其家世之詳則君為大都督掛征蠻将軍印益齋公之子僉閫蘇亭公之弟三署六韜自其青箱世業又竊嘆曰此将種也居三年閱五汛遊中陋規一清越販外夷如凌秀黄敬竹華殺商于貨如船戶林養真華君督捕捐貲盡獲其人贓以上于當事者當事嘉其能亟移美詞旌君名曰

是且露章薦矣會本營及浯與彭湖諸軍四十餘艘例當修葺巡海道石公署巡道吕公以君名聞于兩臺咸報可則檄諸艘鱗集鷺門以聽君指揮時冬汛届期而鷺門故無官商君劑量省視百需悉給如時直工匠哨捕憚君威廉亦不敢有所濡染冒破於是諸艘立更新耐風濤而諸商賴萬鄭景謝良許旭華徳君深乃介文學賴君鳳璐謁予記之夫兵家之技陸用車水用舟所從來矣倭夷之侵人咸謂殲之于海便刹令輕舠利揖不靖于海波者實繁有徒戰艦之所需最急予嘗備兵常鎮竊有慨于兵政之弊也一船之脩造總哨捕者以至督修之佐領道府之胥吏無不窟穴其中故造則餙舊以為新修則少費而多報一旦有緩急則船半敝漏不堪駕往往必併兵併船以出甫揚帆而盜已出沒于烟波淼茫之外矣予痛與之更始得請易雜木以楠杉雖稍費後必經久又欲請于朝置廠姑蘇設官督造令四郡之大小戰船咸責成焉惜其說未及舉行使得如呼君者而總領之何憂江海我當事者行且圖君之功矣異日推轂而出東西南北所不可知然必能使瀚海

安瀾而光大乃父兄之烈無疑也君其益桓桓廸果毅廣徳心幹國承家庶幾於古所稱名将者則浯銅其太阿出匣之地乎書以俟之君名鶴鳴字玄齡別號凌虛授官鎮東衛云

重遊端平岩記

端平岩三面皆山獨背有村落田地而邑西山峭立其後前擁小西山望之甚秀拔戊戌歳為先君卜葬與老堪輿徐公乾者從大嶺登其前峯峯頂有方池瀦水大旱可决溉田南面碧海若帯尋寄午炊於僧舍今二十

載矣乙卯三月從後店先伯塋祭掃歸欣然有重遊之想遂肩輿獨往而彭姪學兒不能從焉度石橋扶掖而行汔至覺憊甚稍憇則同康茂才時珝及年家兩劉生符者窮岩際石室已坐於石塔下一茶時日已晻𡺇矣遂相將至岩前山腰石徑而別盖望向池若絶境矣聖水半甃在刹後西階下又半山盤石上有穴深尺餘舊傳穴水通潮汐今惟一勺瀵汙耳茲山徑路崎嶇不减西山而盤迂巉岩岑蔚之趣勝之其西南峰疊石及塔下諸石尤奇倘獲考盤於茲老焉亦幽人之隹致也

文崎澳嚴革海稅記　庚申

山海之利古推與民後莞於官然官所不能盡莞者豪右或籠之以為利下戶窶夫一摇手投足即觸厲禁其稅反倍蓰於官此其敝不與為民為官之意大相剌謬也宜為持憲振窮者之所隱也吾同文崎之民甚貧而取蛤於海其餬口之計甚薄乃借海界豪名而索稅者是不一家其情甚苦澳民魏君阜魏承鄒等於是援石潯之例控於巡憲詹公事下署篆貳守舒公因得請於憲臺嚴禁勒石以示永久澳民慶若更生又恐其既去而渝也相與磨石鐫憲約而乞言於予予喜二公之能恤民宜垂後觀且告之曰今詹使君將晉秩久任毋予我民也且邑有賢令若儕何患豪哉僉曰幸甚遂書之

同李邑侯建銃臺脩壇廟記　甲子

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兩者於今豈輕也哉第時平事緩加意者鮮矣勢急費詘措手者難矣盖曰茍内外無廢防朔望春秋無廢禮乎吾計日而待遷何知其他任明李侯以名進士涖同五載治行尤異神人恊和諸徽懿勒在德政碑中不具論論其興建之大者歲壬戌

邑有紅夷之警一切訓戎登陴除器修堡慮無不犂然具舉乃曰夷善銃吾城無銃臺如蟻附何告於紳衿父老圖襄厥役乃即城為臺者十空其中石其外三方上下各留空置銃以待而中設板焉棟之庇之以避風雨盖望之言言仡仡矣計直可千餘緡云又諸秩祀壇宇歲久就圮侯捐俸鍰一新之爰自城隍以暨山川社稷厲祀之壇或歧翼像設觀者神竦或植頹扶傾周界有垣待祀有亭仍斥修臺之羨置地若干畝以為守廟資矜臺議起時侯先任共一以為紳衿唱乃俾分任而侯

程督之故規制如法工牢而費不靡於是侯覲行有日矣士民聚而謀曰惟茲臺功神功侯之為同計者規模甚遠功德甚鉅胡可無紀予惟世之司牧者當修民和食神休之時類多苟安目前曰毋動為大耳及外侮薦窺羽書旁午不束手無策則拮据靡遑且動必請帑以備防禦而帑不可猝得則諉之無可柰何今觀李侯自夷警以來措置多方臺司之運籌決勝者急侯如左右手而侯亦方負晝雖道遠日多堂皇日少而神常周於鎮海彭湖浯嶼料羅之外即興大役創永圖不費公家

纖毫而指麾立辦又能以其餘力修舉廢墜無貽神羞世有如此才具者乎今蠢夷遠遁海波不揚攻心伐謀當事者業上侯功狀第一矣侯長才介操貞心遠猷之數者特其細耳然巳宏遠若此茲行將留備耳目之選異日 國家有大緩急侯可屬侯名爔然字伯漎浙之縉雲人任明其別號克咸厥勞者邑幕魯必麟邑人工部營繕所副蔣應參弃書

浯與把總翁曉暘去思碑記 癸丑

予逆歲奉 璽書觀察中吳得提衡四郡文武將吏屬以乏人視兵蘇松蘇松之組練如雲兜鍪如雨方常鎮不啻倍之其鵲起世將而取功名掛印開府者不可勝數維是金山萬戶翁君者尤絕塵而屈其曹伍予心器之君外壯熊虎中飽韜鈐事母孝與士信守嚴飲泉惠温挾纊自弱冠從戎以來遞綰衛符歷握兵柄凡栢林川沙諸要地命帥缺則必以君攝事而君老成持重營務謹辦以故諸臺使者檄獎君者百疏薦君者四其素所樹立固然矣巳而予屏居里中聞遇海氛少惡私維安得若翁君者而保障茲土而君浯嶼之命果下予聞

之沾沾喜至而以舊遊謳謁予予又沾沾喜且期以登壇之業而君益慷慨振刷登舟有誓清日出之志受事未朞撫臺丁公復用汛事慰薦君矣嗣是乘風破浪同苦揚威革衛所貼駕擇便之例金而戍卒慷擒小埕横發難制之劇盜而威名震緝通番不可測之販船而隱禍絕其萌惕勤勞如是衆謂異擢將可立致而任怨滋蜚語忽起居無何君告行矣所轄哨若士攀轅卧轍不能得則謂予故知君而相率乞一言以志去思夫予昔日偕二三共事君子畢力推轂君以幾其有今日即今

之波恬浪靜而獲安枕于海邦者誰力哉離而聚聚而
離不待將士之請而予已不能為情矣雖然君年壯而
志遠建豎未艾古今能將蹭蹬而起大功名者往往不
乏之士顧能為　國家緩急倚耳君出而用閩歸而用吳
安知不復有推轂君如昔日者則標銅柱勒燕然之勳
烈于尚有望於君矣由斯以譚則君可無憾於去予可
無憾於君之去而麾下士亦尚綴甲厲刃以拭目君之
登壇此石乃異日不朽券哉君諱元輔字孝揆別號曉
暘由松江金山衛指揮使欽擢浯嶼把總云

同山廟塑陳我泉像記　辛未

夫事之必濟豈不以人哉朝廷之公卿閭巷之豪舉其
所任肩雖巨細不同然要其必有裨于今而可傳于後
則一而已巨細奚擇焉予所知同有陳以廉者別號我
泉嘉靖間自漳來徙以織絹為業而惇誠慷慨則非市
之人也邑東之同山朱文公大書深刻在焉山故祀五
顯大帝之神屹為東鎮廟圯而神棲溪滸所謂第二橋
者萬曆壬午邑南人醵金新之先是溪漲浮大木長丈
許上書大帝二字廉不惜價購之而至是乃募匠而鏤
帝像焉一切甎瓦木石工匠之需廉皆身自程督即錢
穀不靳胼胝不辭閱乙酉告成而前殿後寢神堂僧室
巍煥軒爽又捐貲賣耕地若干以給常住歲己亥延名
僧結夏而予及李都諫王廉憲今中丞張公得時過臨
者廉力也邑西三十里溪曰黃樵為安南二水之滙山
夾峙石參差夫浸則沒牛馬諸道人募緣為梁踰年復
決廉捐貲終事且廟其左以憩行者迄今來往稱坦途
焉又廉力也邑侯洪含礽公以邑故文物地而學宮之
前文峯不卓謀塔鳳山之巔既捐唱矣問誰率作予舉

廉則立召至廷而花紅鼓吹導從中甬以出廉奉命程
督一如同祠而加毖焉其秋塔成越明年辛丑許太史
遂魁南宮肆今人文蔚起者亦廉與有力也初廉五十
未嗣己卯五月朔夢神人雲中呼曰而刻我像于昌爾
子配王夢亦如之及歲戊子而妾舉諸生應震焉居恒
謂財施不如身施行施不如心施故累纖積微而好行
其德計廟橋諸費且二百金而心力俱殫此三者功神
也功人也功士類也微廉誰能任之予以是嘆世之肩
宏託鉅者所為力少耳使人盡如廉則事可成功立奏

縣官復何憂天下哉庶殘土十餘年而事未備廟之役
羣議塑像以存檀施此邑南人之公聊為記之庶有孫
亂綸

重建和尚橋記　癸酉

同安閩南冠蓋之衝也邑西二十里許有石梁三間不
知創自何年盖古禪師撤舊院而成之者俗稱和尚橋
云萬曆間大令洪含初公曾一修之庚午之秋溪漲橋
盡圮往来者跋涉沙水中明年漳僧如應者請於邑募
建焉已復懐背逃去壬申秋熊令公雨殷乃置募簿屬

梵天寺僧正教曰是嘗造伽藍祠羅漢像及重新鍾樓
藏殿者而令公亦復捐助以為僚屬士民先於是正教
不愛力不濫費伐石鳩工越三月而告成其長七十尺
盖視昔加壯而和尚橋之名將復流傳數百載大都橋
之圮也石之長者易以折近人者易以偷臥沙者易以
沉故修造之費惟石最巨然在如應則化為烏有在正
教則聿觀厥成事之興廢豈不以人哉抑吾同東西諸
梁小於此而訖圮者多矣安得如正教者迨茲徧葺之
庶幾費少而賴永也正教告余曰是役也我民實嘉令
公之賜茲將建一剎橋西而立石紀之余為書其事

熊邑侯重修西安橋記　甲戌

同邑之南東西溪流滙焉而達于海而西溪之流尤為
深濶西安橋之造且修也自宋元祐嘉定間其長餘千
尺其通水洞二十二記所謂洛陽之亞也越我　明嘉
靖葉令允昌亦嘗修之矣今癸酉十一月橋西火而石
洞燬折者七民舍之延者数十雨殷熊侯夜馳至則向
火拜顲火為息已謂此橋為漳泉通道難工大費鉅焉
可以已乎哉乃捐俸百金而倡募邑紳士民伐石鳩工

邑丞吳綸程工甚勤未幾而告成事夾橋而壘者整整
一新而車馬負携之過者咸頌侯德曰微賢侯吾儕能
無病涉乎夫侯幟政多矣山藪林蕪之訟躬臨覆而剖
分之其披蒙茸陰仄也如平地車兵之月餉夷賊之内
訌躬出納而鼓勵之其狎波濤舟檝也如枕席且也贖
鍰歲入而清俸廣施其成茲杠梁砥矢以為民利永永
也何有哉邑西之人德侯而謁予紀其事予惟是橋也
創於宋許公宜而二子揖權孫升皆第進士有名而升
後繼公而脩茲橋載在邑乘家譜甚具盖有功德於民

者必食報於天我侯年方壯而未子予亦以許公之子若孫爲同民視侯而已僉口啓遂書之侯名汝霖別號雨脧辛未進士浙之餘姚人

同安溪南蠲稅功德碑　壬子

自礦稅使出閭里闤市所在騷然有司計無奈何則議包稅於是八閩郡邑各額派若干吾泉得稅千緡而同安得八十當事者心良苦抑無何奸民蔡德邵等投監充牙因緣爲市於是七邑加稅之半而吾同復得四十緡盖公稅一私稅十舊稅剜肉新稅推髓商民亦極病

矣比者晉江安溪額外之稅已蠲獨同稅如故青岱李侯下車問民疾苦則惻然於衷曰是負戴販鬻者獨爲匪民會按臺瑞亭陸公行部下鋪民柳世璘等訴詞於侯侯遂俶請罷之按臺立報可撤至除通革新一時懽聲與舟車共走而前撫臺循以額故難之且移藩司議當是時事幾格而邑民劉某吳某葉某者復以官牙奏藩劄得輸稅充餉矣諸商民業皇皇靡控而陸公適採鄉縉紳言撤行縣而詞加峻李侯乃獲以地稅香資議抵及正諸官牙罪而加稅始得盡蠲盖新撫臺丁公亦報允云蔡子曰予讀周官司市司虣廛人之職[illegible]矣夫稅使之敝也夫加四十緡錢耳何遽爲病乃逐利者藉口需索豪敓箕斂物價滋踊而商民重困茲舉也有四善焉開網布利仁也無所傾忌而毅然報罷斷也捐邑入以寬横征廉也上下相成無異同齟齬之跡而民受其利妥也自非直指雷厲風行于上賢侯委曲調停於下安望有瘳乎吏吾土者盡然天下事何不可爲而稅璫奸棍亦何能爲害又使一日而　明主撤回中使盡罷所謂千緡八十緡者不尤愉快抑山中人引領冀

之矣諸鋪民德陸公及李侯之恩永永不忘謀壽諸石而贄文於予予卻其幣而爲紀其事若此系之以銘陸公諱夢祖別號瑞亭山陰人戊戌進士李侯諱春開別號青岱廣昌人丁酉江西鄉進士銘曰

涓涓溪流接潮津商艑鱗集百貨陳有無貿遷饒乏均
貂璫四出誅求頻奸徒乘之毒我民額外加稅四十緡
繡斧陸公代天巡視垣一方察重淵李侯作牧惠愛真
憫同不咸一視仁十年積蠹一朝新敲朴無煩吏怒嗔
龍斷賤夫走且悛錐刀果布水陸臻我曹頌德勒貞珉

邑丞歐陽君政碑　甲寅

蓋畏壘之尸祝庚桑子也曰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而漢史氏因得之以為論治之法曰循良之吏悃愊無華居民樂去見思夷考元封神爵間吏治蒸蒸豈獨守若令則賢哉彼其備丞簿佐使之任者亦莫非循良之徒也同故劇邑而丞職專捕務其事尤劇其於民尤親疑非武健嚴酷不能勝任而愉快者若今丞泰和歐陽君所謂庶幾德讓君子非耶一日林生一烇陳生嘉謨鄭生燦詣余而道士民之言曰捕君故有聲諸生

間既數奇乃用上舍生得丞吾邑又泰和之歐故世家也而君用儒術起故其言談舉止居然儒者君坦衷質行涖民以恕律己以慎即下戶寠夫有不直薄笞而已不苛責也即捕君來民若枕上過不聞有鳴吠之擾也其過庠校草茅士禮意尤為歡洽居五年迎送奔走之事謹辦市井小偷每發輒得上官薦獎者數矣而民懷君德曰丞吾父母也語曰平易近民民必親之捕君有焉頃乞先生一言碑之予曰微子言吾固習知之而樂道之第稍需君之遷也已而君果擢擢僅得藩秩去士民皇皇然曰主爵者即奪我孔邇乎柰何靳一美遷雖君故饒哦松之致吾恐丞之負君也予曰固也夫堂下遠於百里四封遠於千里京師遠於萬里以萬里之銓衡而課百里之陪貳烏能一一程量之無毫髮爽哉雖然世非無武健嚴酷勝任而愉快者要其得民孰與君多然後知庚桑之術果有合於吏治而儒之用於天下非一切覇術比也蓋余考覽邑志天順間有永豐劉恂器者吾同名丞也其才諝不知視君何如而得民則劉疑無以過之江右多良吏不虛矣君諱祐別號武潭

贊箴偈

還金封股贊　庚寅

余於真叟還賈人金謝之半不受封侍御公封股以療兄疾徵潘氏世德焉乃拜手而為之贊

維潘之先卜居筍江厥有真叟市拾遺金全以畀之酬而弗受維公仲子則友其兄因心則友訟而代對疾而籲天股於何有相彼齊人正晝攫金刲為人守弗究弗圖閱墻實多孔懷則否伊公子父羲皇之人世載其厚再傳而豐豸繡舞斑蘭玉映牖辟彼曾臺罔陵等崇趣

于峿嶁誰其繩之培之引之式穀爾後

讀耿敬亭侍御遺事贊

昔在龍飛誰据軸地倒阿授楚竊珠遺賸横罔虎虓深林蟜恚邪佞在朝正直失位實繁有徒下石揚沸孫鞅子非其禍孔熾卓哉柱史強直自遂觧彼客網完此義類我躬不閱外僚是試松風何勁本性豈異天之既定乃篤喆嗣檢鏡人倫拾級三事仰止高山懦夫增氣

潘鵬江年兄五十畫像贊 辛亥

錦心繡口而文有布帛菽粟之醇坦中直腸而鑒徹臧

不得失之林純和不失赤子而介潔嶄截其範型跳脫若無町畦而淵猷石畫其綸経且也長不滿六尺而一往可使無前言吶吶不出而四筵可使咸傾飲不能五斗而側弁可使參横嘻之人也其出世者耶入世者耶持世者耶用世者耶規規者何足以命之吾命之曰真人冊青者知非之年也自嘲者子雲之玄也未若斯語足以傳其人之天也

題姚主簿畫像贊 己未

仕矮屋乎術則儒貌澤癯乎神則腴四封吾赤子乎而赤子亦慈毋乎吾口不輟誦手不停書遷不厭閑居不求餘嘻先生其紫陽之徒歟是宜五載嘯傲乎高士之廬

池直夫内弟像贊 庚申

秀其外慧其中趺其坐衲其躬矻矻乎禪書不離手津津乎禪悅不去胷咦好個禪秀才試問爾世間種種色色何者能空興詩逸雲下筆轡龍吾欲爾鳴人驚飛天翀而後尋一出路乎瞿曇氏之宗今猶未也吾駭爾太蚤計爾乃咲吾拘儒而不足語於大通

邑博鄭見可遺像贊

其言若訥其步若遲其行若獨其貌若思其鑄人也若坐程伯子之春風其胸懷洒落也若挾童冠而遊於曾氏之沂其著訓式穀也不讓瑯琊之之推其既耄而自警也猶不忘乎賔筵懿戒之詩司銓者方倚以為教父而有道之儀刑遽不可即而可追噫是之謂三人行必有我師者歟

唐宗洙畫像贊 壬申

嗚呼唐君其貌骨瘦其度質雅其文冲而理勝其詩韻

而風好其行已趨繩而步尺其締交披衷而見悰退然
君子人也君王父與予別駕公同辛卯舉甘兒容莆而
交君君更客同而友予通家奕世杯酒贈言別去幾何
倐爾長逝嗚呼君不可作矣有志未竟是在後之讀父
書者𢦏

呂潛中像賛　丙寅

乾父曰潛坤象在中其積既厚其發必豐伊誰孫子乃
祖秩宗氷雪肌膚綽約儀容鋒筆隨手車書破胸心潛
于淵神明乃通時見于田徳施正中令吾見子必嘆猶

龍公侯復始乘雲駕風

劉負嶠畫像賛　癸酉

冠紳之胄俊頴之倫貌昂昂而挺立眸烱烱而藏神蚤
誦孔孟之書而抗志青雲晚晤空玄之旨而托迹隱淪
獵数術於百家釣結髦之河滑負郭之田可飽一室之
內如賔市聲不入耳俗客不闖門獨醉獨醒不襪不巾
嘻此何人𢦏其超物外而脫世塵者耶

蠅虎賛

青蠅營營點白為黒有虎在後攫之而食矯𢦏微質孔
武有力躍躍詎夫敢告司直毋遲螳臂露蟬是賊

江得雲道人琴瑟箴　丙寅

昔也世出今也世間是耶非耶不作二觀舉若羅什二
兒登肩一交而生孰效吞針老夫女妻琴瑟無盤孟曰
居室孔曰造端

戲贈峰頂上人偈　丙寅

問祖師西來意若何曰畫亦描不像字亦寫不出詩亦
說不盡峰頂和尚頭顱類古佛然而以能詩能書能畫
名也是必有異請居士下一轉語解衣盤礴摩頂苦吟

中多前身永師千文古佛出世法門不二片月孤峰萬
緣一偈

燒臂偈有序

癸丑冬梵天寺僧徒禮請勤事上人受戒寺僧詣予
乞臨主之厥明余至坐寢堂中上人出法堂陞座說
戒畢僧徒謁予予問曰燒臂痛乎曰痛予曰痛定而
忘之乎僧徒或笑或默予為說偈語

昔大醫王因病製方按方治病乃滋猖狂拂菩提樹潰
無明種毀棄戒律交加喝棒無義味語何裨無常痛定

思痛忘乃不忘

書題

書城南別業示謙光兒

爾之居是別業也池雖小可以畜魚徑雖曲可以蒔花堂雖隘可以會文室雖暗可以安枕去家雖隔一雉堞可以晨昏定省爾宜多讀書爾宜厚養氣爾宜溫溫恭謹爾宜辨析經義爾宜足不入公門爾宜耳不聞閑事爾宜無比於頑童爾宜無暱於損友爾宜無以酒食遊戲相徵逐或問損友如何曰吾家貧餘貲不足望人腹

凡導爾以多事拉爾入公門日飲爾以酒日索爾飲招邀狹邪非類者損爾志妨爾功益爾過客有此一節者願無入吾別業也夫君子之學如工治玉刮磨光令器乃成君子之交如農擇穀茀厥豐草種之黃茂三復斯言方為吾子二三友生幸相為勗之并告夫客之來辱於此者時辛亥二月之八日

書儀制司題名後

萬曆庚子冬王君惟憲長儀署而題名之碑適滿辛丑十月册立册封 徽號禮成十一月 皇太子冠禮成明年二月婚禮成諸大夫乃舉酌相慶也命工礱石將新之會惟憲擢勳卿去夏段君徽之代之秋獻臣復代之既受事乃重訂其姓字履歷無令掛漏是署額員四自嘉靖丁亥而教習尚主者主事一人隸焉嗣是時建無定員迄今 上三十年而添註者二人則田君億伯暨王君道林潘君去聞是已王以需次至潘以行取至蓋一時之盛然亦漢廷所謂積薪矣

題文質甫山人詩草

余郎白雲時與同舍松陵沈孝通稱詩既臭味其為人

而孝通詩妙得唐人法薦紳間聲藉藉也因識文生質甫質甫亦松陵人年稍長於孝通而以詩稱孝通門下士丙申余復入金陵質甫持所為詩數十首謁余讀之清聲雅韻惧其卷之易窮也余聞唐王摩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夫畫與詩規製璋判玅理珪合惟解者得之此梓僅窺質甫一班已足令人愛悅若此質甫退然多技能工丹青所做趙承旨唐解元文待詔諸家無不優孟弟令鼓其餘勁畢力於詩載之末年余與孝通惡能定其所至耶

書丙申小像自警

此丙申予郎南銓而部椽鄧文光所傳者也時予年三十有四而謙光兒從宦年十二矣越二十三年為今已未冬而予題之以自警曰

維予爾時其年尚壯其神尚旺其顏面尚澤其鬚鬢尚鬒出有良朋入有千秋單日而入署終已而散衙爾何不自力奄至於今年運而往矣形頽神瘁顏皺髯頒即攬鏡自照不知畫中之為故吾也謙兒之年亦既逾壯尚未抱子嘻向也後生小子今也殭年老翁望四望六

而無聞焉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乎可畏也已

書戊午天台試士圖

萬曆戊午獻臣以礽夏定科天台盍距吾祖無峰公佐郡時六十載矣其城中有巾山二焉而塔其顛適供事典幕鄧文光者南銓舊椽也雅善丹青輙令圖之越今丙寅乃張諸堂而題以紀

嗣汝圖予於四明越兩朞耳而黝髭遽皤問予閱浙士幾何矣而三春已過繼自今尚有六郡之待試也何期遄而途賒曰夙興夜寐既竭目力焉以庶幾乎彌天之羅而所以緩急拮据其間者則寧精而不務多曰台之科名嘗盛矣而後稍寥寥者何曰我明有方希直焉有陳克庵焉有金一所黃久山焉亦各峥嶸千載而今之台豈其異乎赤城之霞郡齋不有台學源流乎別駕公嘗序而傳之以與都人士切磨矣吾目謝九方志崇先覺都人士亦會得此意麽允若茲則何事規規于詞章之末甲乙之科吾題此圖非第為台士告也蓋將永垂訓于孫子而勉為正學之不阿

書金臺紀聞後二條

雲間陸公深常以事謁章德懋先生先生慰諭之曰凡為禮貴敬而和不必太促縮令人氣索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凡見一有爵位者湏自量我胸中所有若不在其人之下何為畏之哉陸舉似座主劉司直忠劉微哂曰此老失言矣孟子所謂藐者是藐其勢位若如所云是藐其人矣陸公曰章公接引之至劉公析理之精前輩風度如此余謂劉公之言似之而非者也孟子曰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泰山巖巖氣象分明將勢位撇在一邊直是藐其人耳

夫勢位以人重非能重人也人重則勢位重矣人輕則勢位輕矣君子畏大人孟子藐襄王豈非以其人乎夫君國者猶然況以高官熱柄驕天下士者扒真井底蛙耳

李少卿昊與陸公深論綱目以莽大夫楊雄死晉徵士陶潛卒為贅筆曰春秋之法大夫致仕卒而不書若曰借二人以為漢晉起例則孔子何以不得卒於春秋余謂此論祖蘇明允而失之者也君子之作史也其人足以寄褒貶者則書之而已矣雄之死書于天鳳五年潛

之卒書於元嘉四年當時豈無據尊朧以發而不書者乎朱子以雄之仕成哀平而大夫於莽也以潛之先世為晉輔而恥屈身於宋也其人皆足以寄吾褒貶也故曰莽大夫曰晉徵士曰死曰卒書法嚴矣奚其贅又安在其致仕而不書乎

書李卓吾黨籍碑後

李禿翁曰貪官之害小清官之害大貪官之害但及于百姓清官之害并及于兒孫其說幾樹黷貨之幟雖然禿翁閱人多矣非虛論也蓋清者多褊褊則必有獨行已志不恤物情者清者多刻刻則必有疾人已甚持法太苛者又清者入徼入徼則施嗇嗇則必有三族相怨窮乏觖望者夫此數者皆犯造物之忌故或通暮夜廣田宅而富厚累世不絕或守井泉之俸一錢不妄取與而兒孫墮落不自振者比比使人致疑造物豈不戾哉而不知其褊其刻其嗇固有以取之非清之罪也噫孫叔敖廉於楚而負薪者以封楊關西四知而四世三公仁義何嘗不利哉予惧為善者之怠以阻故續是說以廣之使知廉吏之可為而不至蹈其害也

題清查蔡戶授受産米簿

吾蔡戶族民米至一百十一石餘多矣夫有田地則有米石而苦累當年者何蓋米業收割入戶者其拖累人易見惟本族自相授受者其拖累人難考何也米在本族者不假收割之迹在賣者曰米與業俱去矣在買者曰吾未嘗收米也相延拖欠而不納然浯洲之業米止升合至若東界之田地業瘠米多而授受莫可查究當年賠累與啞子喫苦瓜何異今明立一簿凡吾族買賣田地除年遠難稽外其四五十年來其人其處田幾斗

幾升帶米若干賣其人其人其處地幾斗幾升帶米若干賣其人一一登簿無或遺漏然後照田地配米某人得田地若干應納米若干逐年一一催完納官無得如某某父子年年取貼而不納如故則省當年代賠之苦而得業者不至負官錢累宗人他日子孫永永享用昌大無窮此自利利他陰隲之大者也其隱匿以為固然者雖偷取一時微利子孫安能消受及今改悔猶可獲福如或終迷譴必及身父老子弟知理者其謂斯舉為有當否

書王廉憲瞻明暨配黃恭人祀業簿

表兄王瞻明廉憲之子鳴衡以其二尊人之輪祀產業彙冊乞予數言弁其首曰使我兄弟子姪輩有所遵守予締視之曰美哉詳且核矣此三昆仲析箸之餘兩兄敏直敏冲祀業之外而輪奉尊人春秋及未分者之總籍也約畧其凡則為田租者季二百二十石八斗四升計為禾好穀新流穀者歲七十八石二斗二升計為吉貝租者歲二百斤計為地租者歲銀三十四兩九分零計為店租者歲銀三十五兩九錢計為魚塘租者歲銀三十二兩計石磚海蕩歲租銀三十兩計其荔龍梨柿宅之稅不與焉其餘未分之土堡座屋及海蕩宅窒之稅以至地屯借貸之數皆附列焉而署曰公業余詢其何年輪始鳴衡曰有兄鳴玉為政或明年或又明年未可知也予告之曰既輪矣既公矣豈爭一二年所哉使汝兄弟子姓守此為據雖百千年勿替可也然世之人多惑於堪輿家言其庸衆者流則寧急營私而父母一穴葬地若罝為不相關切者固無容論即衣冠詩禮之家知尋地矣而計較房分爭揀方向以至窮年皓首而

不決此雖高明之子且不免焉無他人各有心而不以父母之心為心故也鳴玉鳴衡皆高明而孝友聊復以是語之嫂氏服明夏且除吾將觀王氏之馬踣牛眠矣

書林次崖公祀業

次崖先生為吾同先正存疑二書佑啓後學新政諸疏翊賛中興蓋卓然正嘉間名臣從享紫陽者矣乃烈無百代而裔立四壁天之報施名賢其何如哉先生祀業僅僅一園一海而園樹海稅大率多質於富室之家而果稹佃之腹甚至歲時蘋藻之薦有代辦於他姓者竣

事則微以去嗟乎馬醫夏畦之鬼不饗非類矧先生乎適少府臨海何公來署吾同獻臣以告而曾孫諸生寯因得請於何公嚴立約束以示永永而寯復授之梓使其後人無忘何公之德而勿替先生之祀其有功於儒脉甚大繼今以往錢虜晚進輩其敢染指一菓一錯以獲罪於名教而先生之後人不勉自撑竪輸俯祀典使君子之澤斬為若敖氏之餒則先生陰譴之而賢師帥明罰之可不懼哉

書蘇氏嗣嫡公議

蘇紫溪先生先大夫之知友而獻臣之導師也精學卓品海內人士宗仰之矣先生一子孝廉時欽君時欽之子三長煥中字彥有次燮中三煌中而仲叔俱蚤世未子癸酉中秋彥有雙舉寧馨人為蘇先生慶有天曰仁者必後信哉於是內宗外戚僉議曰燮中嫡也嫡宜有嗣乃以十月朔告於先生之祠而以彥有次子伯墀後之夫是舉也天之道也先生之靈也倫則宜序則宜誰當先者且處分嫡派之遺業無不委妥即赵九京而詒謀茂以加之矣善乎蘇紅如侍御之言先生也曰其業在天壤不在田園其詒在罔悟不在溫飽又曰歲薦憲壯蝨斯未艾嗣煌中者指日有人善乎侍御之言天也余將持是以為彥有左券且勉之力讀祖父書以保世而滋益大之斯亦李文節及柯夫人之聞囑意乎

清白堂稿卷七

清白堂稿卷八

明同安直心居士虛臺蔡獻臣著

論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夫學果有意乎無意乎意有所取大乎無所取大乎昔者曾點之言志也疑於曠而夫子與之漆雕開之不仕也疑於拘而夫子悅之程子以為已見大意意其果有可見乎夫意者何也當日二子未嘗言及之也即程子吟風弄月動定靜定亦庶乎有見者而卒未嘗言及大

意者何物也噫其果有見乎否乎曰以顏子之學知之顏子之在聖門未嘗求仕也未嘗以諸子言語政事文學之長見也唯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而已唯欲從末由而已唯三月不違仁而已然而夫子稱賢者顏子行藏獨與者顏子則大意其不可見乎蓋天下之道足乎已無待于外舉種種無窮之事業皆具於此中亦舉種種無窮之浮華無加於此中故仲尼蔬水曲肱而浮雲富貴唐虞格天泰山絕頂之外又曰揖讓三杯征誅一局皆此意也此所謂大意也世人見不及此往往馳逐外物而冥然忘其真我故希心天壤之間而局步庭除之際猷為雖揭宇宙而方寸尚多隔閡此其視點開二氏何啻霄壤懸殊哉彼舍瑟之時使仕之頃鏗然而自得悠然而自異退然而自揣悶然而若辭胸次洒洒落落俯視塵世一切艷慕驚詫之事漠無足為者噫其識見加人一等矣是果見大意耶否耶或曰夫子之賢顏子思中行也二子何居焉而與之而悅之曰思中行而不得必也狂狷乎曾點之志孔子之所謂狂也漆雕氏取必於信而不取必於仕蓋不屑不潔之真脈也世唯真

狂狷而後可為真中行彼二子者竟其所志雖為顏子無難此其所以為見大意也歟然君子之學識趣貴高而踐履欲實曾點終於狂豈非以夷考其行而不掩乎而夫子之後有漆雕氏之儒則其所得於求信者當不淺矣此虛實之辨也嗟後之人欲尋孔顏樂事不先明諸心而力行以求至焉而徒玩弄光景以為有得此如薄日月凌倒景而足不離乎地咫者也吾不知其於二子所見為何如

充無受爾汝之實

人情有所不樂受者君子亦擴而充焉以求得乎此心之真夫人一心耳乃有所受有所不受而其所不受者不在死生利害之大而在尋常稱謂之末又不在張皇形迹之著而在心曲隱微之間此何心也所謂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是心也充之則義不能充之則終於貪昧隱忍而失其本心精義君子則必辨此矣昔孟子論義至充無穿窬之心嚴矣而繼之曰充無受爾汝之實夫夫受爾汝何心也而至與穿窬同稱人有不駴然而疑者乎且古之人若尹者千駟弗顧萬鍾弗視一介不取

若夷者諸侯善其詞命而不受即孟子亦不受齊王之兼金此皆充類至義之盡胡不舉以立標而必於爾汝乎充之為也夫數者義雖皭然然心與迹併者也其為義易知也而爾汝之無受心與迹違者也其為義難知也今夫人與人勢相臨也道相先也年相後也則稱之曰王侯曰君公曰先生而世俗藺賤之稱則曰爾汝試以是加之人有外不受者乎無有也試以是而叩其中有不慚憤而甘受之者乎無有也又試以是而質之人人有不外若受而中實不受者乎無有也噫此實也此心之真也外若受而中實不受中不受而外又不能不受於是吾之心無以昭昭焉揭日月於中天而終亦無以自愜其本心嘗試反而思之曰加者何心受者何心不受者又何心我必先處其輕故人得而輕之我必先處其侮故人得而侮之若我不自輕彼焉得而輕之若我不自侮彼焉得而侮之凡夫日用間種種酬酢種種可輕可賤貪昧隱忍之事大都類此矣充義之謂何而乃如此也由是利根可捐名韁可斷嗟來之食可去通侯相印可麾視大若小視暗若明舉一切無足以係戀

我束縛我委靡我者然後人莫得以輕我侮我而胷中一點磊磊落落之氣繄始浩然充塞乎宇宙之間夫是之謂能充夫是之謂無往非義豈特不受一爾汝而已抑然此未易言也孟子論養氣曰集義所生而此則指點下手秘密藏也故必徹表徹裏勿忘勿助如紀消子之養鷄無虛驕無盛氣望之如木鷄然而後可以語此不然嘑蹴之食身死不受而不無動色於萬鍾仲子之義齊國不受而予與至等之於簞豆北宮黝不受挫於萬乘之君而紫陽以為刺客者流此夫不受人之爾汝

而與之凌罵誶詬者也外不受而中實不能不受者也告子之外義者也非真能充者也於精義之學何當焉

國士報論

豫讓奇士也非國士也深於報主之讎而未得所以報主之術何也士貴為知己者用而不必盡為知己者死也吾以漢事明之蕭何薦韓淮陰於漢王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漢王拔之行伍之中而加於壇坫之上至令一軍皆驚迨夫漢楚爭權之際左投左重右投右重竟能感項與劉使隆準公提三尺劍而成帝

業古之以國士知而以國士報者固如此也智伯何如人乎豈能知國士者而乃獲此報於豫子也亦大異矣讓與瑤處幾年矣亦知瑤之為人乎夫瑤也重欲無厭既請地於韓復請地於魏卒以蔡皐狼之故合二君而攻襄子張孟談之謀用輔過之姓更郄疵之言洩智氏之命不長矣讓國士也獨無一言以諫耶即不聽獨不當強諫以少酬知遇耶胡默默也吾意君愎而情不容恝則當如茅焦之危論不諫而義不可留則當如百里奚之入秦此二子其君皆非有國士之遇故焦之就烹人謂愈出愈奇而奚之去秦孟子以為智讓於兩者奚居焉胡嘿嘿也桓康肘足捷於車上而智氏分矣當此之時乃始漆身吞炭塗廁伏橋欲殺襄子而報故主何益哉彼其言曰吾所為極難將媿人臣懷二心者千載而下猶令人凜凜生氣然其所挾以報主之術亦已疎矣吾姑毋以淮陰之際遇概之第据其三躍擊衣無救於智氏之萬一奇則奇矣謂國士之用何嗟乎豫子剛心烈腸豈畏死而嘿嘿已哉必將強諫而不聽也史或佚而不載以故缺焉吾獨怪漢之世有李陵者與士信

臨財廉司馬遷以為有國士之風及兵敗降虜胡服椎結猶曰吾將得一當以報漢此真所謂懷二心者視豫子之烈烈何啻霄壤懸哉則讓雖謂之國士也亦宜

不黨論

近來朝紳類知以黨為諱矣夫馴黨之成可以空國其名不可聞於人主然存黨之意易於搆爭其端不可開於臣下漢唐宋之季皆坐此患矣若今之當事者雖謂無黨人不信也蓋涉世未深而成心難化或起於意見之偏或由於方隅之隔或情牽先達之招引或心艷聲

氣之鼓動皆中無定見而隨人脚跟下走如入深泥陷大澤或終迷不悟或欲自振拔焉而不能也夫男兒挺生寰宇硬堅脊梁何所不得有好學問好風節好事功皆可特立一世不朽千古何事依傍人以圖富貴自嘉隆以來所聞如嚴黨徐黨高黨張黨之類倏炎倏燼此皆倚冰山不足論惟東林之稱起自顧涇陽先生聚徒講學其初同志者則有高景逸錢起莘史玉池于景素葉玄室薛玄臺諸君子其後則有安我素劉本如錢𪫧陽劉念臺諸君子又後則聞風就講者衆矣已酉庚戌

間附以郭明龍葉臺山李修吾于如庵而東林始盛既三四年而攻者四起東林始不理於口又三四年葉臺山再相鄒南皋出山而東林又盛至高趙師弟同時都銓憲極矣魏忠賢用事非獨空東林也且借其名以空不附己者或殺或斥而海內賢士大夫幾盡今崇禎之初東林復起或借東林以攻人又或借黨以攻東林騷騷乎膏肓不可解矣而未知其所終君子曰甚哉講之為門戶蔦矣也夫以鄒南皋之正氣仁體顧涇陽之挺立深詣豈樹黨者哉然而評于比部者曰所談何學所護何法也夫比部亦名東林中人也寧特一比部也試觀二十年間談學人日少東林人日多迹其盛衰浮沉有識者可以懼矣而何侈言東林哉又何假借東林而諱言黨哉語云東海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有志之士第求之此心此理雖獨立獨行也可雖渙小羣以成大羣也可周文公之爻曰渙有丘匪夷所思孔子曰矜不爭群不黨士大夫患學不明耳道不立耳朝廷患不得真識力君子而用之耳何問東林不東林乎此為己為人為世道之大關鍵也

非公論

士大夫家食澹臺滅明吾師也居間公門以博餘潤豈有道之行哉蓋有設財納交以圖益富者衆不齒之矣其或家貧胃俠而不免為人緩頰者非其情也不得已也夫既不得已而言則必其事極直其情極冤又於爭訟人無礙而其家故饒官府又故相信則可何也理勝則易為詞情冤則易為解人無妨則無所歸怨家饒則易為酬此則人與己俱得而言與聽兩無失也吾豈惡

此而逃之哉不然不直不究則言未出而色已赧有妨於人則利欲歸己怨將誰歸而主者素非相信則足趦趄口囁嚅甚者厲聲冷面以待客又或徵詞以誚客自非頑鈍無耻之徒未免踧踖然坐不安亦遂起揖謝去矣且或以重其人之罪雖悔何及哉故極直極究之事觸目激衷質仁者雖不諱言而無敢受酬或不使知之其見信則彼之幸也何辱謝焉不見信則彼之命也吾心力盡矣或曰世有顯重之人能令人嘗先為逢未言而唯唯片語而千斤又有善為說詞之人或聲東而西

救或先遠而後近或始諛而終盡使聽者有味乎其中而不覺其怡然以悅欣然以從如此則可謂善排難解紛矣雖傾囷稍券田宅奚嫌焉然人各有能有不能夫宜僚弄丸之技汝能之乎亦效栁下之愛吾咢而已故曰持身以澹臺為法則無苟賤之羞或曰子之言丘里閭巷之言也夫居閒不有什百於此者乎今面向銓樞而市鈌書抵礮庫而請支千數百金一言立致是何人是何人何無厲聲而冷面者哉噫語云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今舉朝皆爭利矣則前所謂顯重之人是也

舍車論

齊顏觸有言安步以當車夫步非士之常哉乃今邑中肩輿何相錯也憶予弱齡游庠時表兄王當世觀察方為孝廉過從皆步即租客於嶽尋僧於寺訪友於東山去城三四里許亦步也第從一二奚奴張蓋耳今肩輿何相錯也豈大夫之後不可徒行歟夫同邑之輿泉郡廣狹有間矣廣則或輿狹則步亦厲揭之宜且冠蓋之區卒遇親朋非憑軾設幔寧能安坐車中自如乎或曰由城南而之邑治肩相摩踵相接也即步安所着足又

夫士也名為讀聖賢書或樗蒲或沉湎或走公府或負私疚或督學試失利掊搖市過恐人將指設幔以蔽不亦可乎語云終身讓路不枉半步市雖軟猶有曠閒不爭之途在也若內負愧而外自封策斯下矣試為我語之曰舍其舊而新是圖即騰踏萬里可也何愛街衢咫尺之地不以展其驥足而以書生侈作富貴容哉賁初之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不占而已矣

引

司馬總督蔡元履公正氣祠引 丙寅

語曰絳灌無文隨陸無武無是二者古人難之矣矧傳
傳獨上種種備美所謂殊絕人物者非耶吾同故右司
馬中丞總督四省元頟蔡公天植忠孝神授英略思啓
行翌志銳氣剛目所經涉口輒成誦意所欲言筆如有
神方當弱冠之年聯占魁名之選起家比曹旋長庫部
輕重明允淑問獻播停之囚出納周慎清風洗閑富之
誚作屏荆南移憲湖北刑名錢穀蠹必剔而弊必釐咄
嗟顧盼餉無逋而伍無譁既以計吏之異等賦政中州
旋因直道之忤時堅還祄服薦剡交騰徵輔載起乃正

左轄於汾晉超拜中丞於鄖襄首陳久任之規茂著撫
治之績時惟奢安煽亂　帝睠西南半壁督府弘開賜
雄劍以專征四藩節制虔秉鉞而臨戎忠勇奮發賞罰
嚴明滇雲之道既通行李無虞陸廣之河若塹苗玀潛
遁首功已奏萬餘乞降亦復疊至何期功垂成而將星
中殞豈真亂未厭使斯人無年惟　帝念功申䘏命於
宗伯百身何贖齎壯志於鬼方可謂　社稷之勞臣文
武之無資矣最厥生平允稱完懿遡覽則胸羅百氏鴻
裁則文擅一家雙親繼殞泣踊終六年之喪同生二人

篋藏無私錢之入創宗祠而俸分贍族歷膴仕而家徒
四壁與公府言何嘗及私而持石畫必有裨於桑梓抵
政府書不為修問而效忠言特無嫌其苦勁盍遠陽失
守時公過我曰奴為不道如可斬也吾以首貿嗚呼誰
能為此言者我翊所建豎所操履復卓犖純備若此如
公者誠宇宙間大奇男子非滄浯毓秀太武炳靈不可
得有也故候代之日土司乞留聞訃之辰朝野同悲而
年僅知命兒同伯道猶為私憾矣泉先正如襄惠張凈
峰大理林次崖皆特祠於鄉公之文章事業忠孝廉節

真不相上下祠曰正氣斯稱情我嗚呼哭公為天下也
非以私祠公彰令德也所以教是紳衿閭巷之公舉也
夫

重新樂圃公祠堂簿引　庚午

樂圃公祠堂者吾蔡新倉房之祖也十數傳而子孫用
經書起家科第者不乏矣乃三十餘年來何寥寥也祠
久而圯非及今更新不可茲三房叔兄弟姪議以翌歲
肇未庀具鳩工計非百餘金不可顧諸子孫當茲兵荒
之際時詘舉嬴為力豈易第為祖宗堅永永之基各宜

殫恊共成盛舉今夫捨佛施寺者雖在貧人無所吝惜紉我祖宗棲神之所乎謹㮣陽長之俟聚族題簿以便興事富者計產貧者赴工方不愧為樂圃之裔從茲而嚮學勵行不忍妄自菲薄將祖宗在天之靈實陰隲之必有繩繩趾美而起者矣

興學廣義簿引　甲寅

茲秋上天降災波臣為虐壞民居官廨城垣祠廟者不可勝數我大令黃公萬目閭閻殫精脩葺方孜孜謀所以蠲賑於　朝謀所以畚鍤於官而學舍之工力尤浩

度即請公帑不能供其費之半公甚焦焉諸生有進議者曰此易耳夫同衿紳之盛頗甲閩南斯皆誦法孔子朱子者而忍使宮墻其圯耶先賢神主其漂耶文公實像其灰耶賢師帥誠一捐倡慮無不響應者公為遲廻久之已而曰斯義舉也諸君子度無所恡惜乃置興學廣義一簿將遍告於邑之士夫子弟而使獻臣通其指蓋李本寧太史有云庸人賤子奔走香火於二氏之宮而過孔氏之門則掉臂不顧也余紉誦斯語輒為汗下然彼猶曰不知書者耳今夫父子祖孫一體也為人子孫漫視其父祖棲神之所蕩為巨浸鞠為茂草而曰吾塗茨樸斲之未備而力或不暇也又曰吾財不給也又曰是別有主之者也若者必不謂之賢子孫今吾儕紳衿之徒有不祖尼父而禰紫陽者乎其一體關切之情何異是昔蘇范文正公捨宅為學迄今手植猶存人以比于孔林之檜我泉蔡文莊先生送地券入晉庠刻在集中可考今相國李公謝政歸來以郡庠為邁跡之所倡修督率不遺餘力賢者之不忘其大父祖固宜如此也簿到諸君子各宜大廣德心惟力是視明書于冊或

如數封焉或先付大半以便鳩工興事以妥大父祖之神靈以稱令公興學捐倡之盛心斯諸君子之自為義云耳何藉獻臣贅一詞哉

邑城隍脩理簿引　己卯

夫民間之善惡其禍福在天其賞罰在君而陰操而顯行之者則明神與官司之為也故我　明自京畿以達郡邑莫不建有城隍祠凡藩臬守令之初涖必齋宿於其祠宇中而朔望拜謁春秋祭享與學宮等其典詎不甚重哉吾同城隍廟貌無恙也一日守者持募簿請余

曰玆秋苦雨壞神座後垣吳父臺委陶典捕件勘而典捕令授簡於官家為脩理募也余開計用直當幾何守者曰約二三十金足矣翌日余過而細閱則廟前後與齋宿之所圮壞非止一處似非七八十金不可夫同之城隍自北鎮而徙於邑東居按臺臬司二署之間與士民相依為命若父兄子弟然者不知幾何載矣物久而敝固其所也今父兄之居一有敝漏則銖積寸累而謀所以補葺之者非子弟之責而誰責歟是役也及今脩舉猶未甚難倘惜小費而延歲月則異時工覔之資雖

再倍豈易言哉天下事大率類此矣乃為題其端而徧告邑之士民併以復於父母云

公建方城曹邑侯功德碑亭簿引

庚午長夏同坊里者耋聚族而謀曰當今上有 英主下有賢侯而何兵荒之薦臻也雖然微我曹侯誰實生我侯潔已愛民抑強扶弱省罰緩徵剔蠹燭隱團鄉兵殲盜賊翩鶚懷音雖饑不害今覲行有期矣且入踐法從之班矣小人何知饗利則德非擇地鳩工圖所以祠侯永永者何以繫吾思則既有成緒矣於是孝廉上舍文學諸君子以告蔡子蔡子曰斯民也斯舉也三代之遺也然是者 英主所申嚴也議出編列則可出紳衿則不可無已則紀述賢侯之德政風烈侯行後而豐碑傑搆以垂之無窮倘亦緇衣之愛而甘棠之思乎蓋侯之奉身甚約視躬甚嚴於行戶無所取於徵收無所羨寔夫良民保如子蒔黠胥惡幹掃如鷹逐其接引多士也豈樂而能訓其禮遇諸薦紳先生也披衷見愫而不可干以私小大之獄必以情而常存右弱鋤強之意幽微之事無不炤而不假鈎鉅鍤箭之術天旱則蔬食步

禱歲饑則發粟緩征至暴子弟從賊為姦利者侯詢的主名事發立縛而寘之不原之典以故若輩人人惴恐卒多革面而易行者侯又倡率鄉郭之民家為守人為戰迄令賊戒無敢入境搶撫議起臺使者倚侯為重強酋亦信侯一言而陰用其權於羈縻之中卒之慓者革心悍者授首皆侯力也侯綰綬五載心力殫矣功德吾民者深偉矣侯非獨循良最也今奴氛未靖畿輔戒嚴侯旦夕且入 聖天子超簡文武長才以肩鉅任樹宏烈誰當先侯者哉則耆耋之欲尸祝侯者公情也非侯

意也吾輩欲紀述而昭揭之者公舉也雖垂示永永可也僉曰善遂書以諗諸紳佩共襄之

募疏

刻林次崖全集義助疏

林次崖先生我　朝名臣吾同先正其經書存疑亦既板行天下家傳而戶誦之矣先生生平銳志功名奏疏數十篇皆賈誼蘇軾之流亞而學術祖六經宗紫陽詩若文著述甚富然清白吏子孫艱於梨棗吾同後學不見先生全書者已五十年無論四方且一二抄本漸飽

蠹魚他日將有散逸之恨邑侯青岱李公慨然欲公之天下先捐俸金十兩賻梨鳩工以為邑大夫士倡閩幽右文德意甚盛校讐初屬蔡元復而會有楚役未遑卒業獻臣不揣固陋僭與劉隣蒼共加刪正業可繕寫付剞劂矣然篇帙盈千計刻印非百金不可所望於縉紳孝廉上舍青衿之樂助者不啻焦釜而沃以膏澤也夫省一席之費一衣之後一部爛坊刻之值甚者忍一擲之快而可以表章前哲之美而佐邑父母公善之雅化不甚高誼哉諸君子必不斬也助金約自五兩以下三錢以上青衿淡苦少者不得下二錢以便書成刷奉其日付訖明註其下是集之刻斷斷乎必傳之書諸君子功德亦且俱為永永幸拓豪襟共襄盛舉

重脩梵天寺寶藏殿鐘樓募疏　己未

梵天寺為同安第一禪門又為習儀祝聖之所其峯巒之奇聳林壑之幽深自朱紫陽來簿是邦固嘗遊且憩於斯者獻臣為秀才讀書時寺僧猶自饒足三十年來僧貧而住寮多屬之他人矣何論紺宮琳宇哉然猶時頹時葺而鐘樓藏殿又其甚者蓋甲寅之八月飄風驟

雨半日夜而平陸江河矣樓殿雖處地高而飄飄亦所不免其勢然也老僧廣心率其徒正教華將募衆脩葺而苦於莫之應也復謁予而為之疏夫經者佛之秘密藏也藏輪常轉則佛日長輝鐘者虛靈之物佛之喚人而使之醒也晨昏不爽則聞性常覺蓋余觀儒家者流視語孟為家人言耳而讀瞿曇氏語則津津珍若拱璧夜飲者厭厭相樂也而晨鐘一動則放杯納屨而去是二者之于象教尤其重且要焉者則今茲之修葺其曷可已乎哉幸拓豪襟共襄盛舉事必待人福其畀汝乃

若不鐘而醒不輪而轉又在當身未生前各各自認取耳

重募龍歸岩竣工䟽

龍歸岩者即邑東出米岩也其傳自宋其事甚奇而其廟宇則弟廢久矣司寇丁哲初公會以黄毓源居士之言倡募新之其前後土木之工亦將就緒而募僧心鉢不及竟其事以去比鄉保之良咸發善願復屬戒僧筏喻來終之而塗墍淨室之役猶有待也筏喻以告司寇公公曰吾不可再也雖然是役也烏可以已乎哉其以

累蔡子蔡子向亦效有微助者茲誼弗獲辭夫僧家之募緣修建者豈第揶徒餬口計哉要為佛祖莊嚴弘法而已吾儕之助緣修建者豈第福田利益計哉亦以表名勝垂後觀而已彼歛衆人之金錢以為利者固當墜阿鼻獄乃若愛揚子之一毛靳及泉之九仞侈前施之見德忽千尺之合尖亦豈仁人君子所䏻恝然者是用再勒募䟽遍告我縉紳衿佩巨室俊人共襄竣役之舉若附巖衆家者流庀石工作惟力是視即為豪矣萬勿強也夫今日之筏喻固非昔日之心鉢而蔡子茲䟽則猶司寇居士之意也乎

重興同安安福岩募䟽 壬申

金柄黄孝䝉氏將興復安福巖而屬募䟽於侍御元眉公侍御復轉以屬蔡子蓋予嘗登安溪之清水巖矣按清水大師姓陳諱普足永春人而結廬於清水其蜕在焉牧牛徵異而祈澍輒應彼其山門之幽邃樹木之陰鬱峰巒之高聳樓閣之層叠亦叢祠所罕儷云安福岩者本黄氏舊檀樾予闕然未得一至焉乃與中表黄美中同往遥望之則山節然石巖然及披蒙茸將至岩所

僅一樵僮擔束薪而下呼之不答至則破屋壞垣闃其無人予禮佛畢亦泠泠乎其不欲留矣然俯矚近山列若一字晴望遠海横入几筵而巖左石壁挺拔嶒峷幾數十尋又一石方聳正當屋後其勝槩亦與清水相上下何興頹之懸殊也因思山有奇石峭壁則其下必有禪宮琳宇必有佛必有僧問無禪宮琳宇可乎曰誰為棲息問無古德靈神可乎曰誰為依歸問無禿髮披緇者可乎曰佛在誰為晨夕客至誰為主人三者又誰為之則善信男子為之也矧大師尤數著靈異則募緣脩

建之役詎可緩乎哉夫六波羅容惟檀波羅蜜功德最勝侍御公之疏詳矣予無容喙矣而黄美中言茲岩也負癸向丁石壁崚嶒盖火蓮云堂室三楹而僧居宜另搆其右以少避碰峰美中習堪輿家言其説良是是用并識之以授密因上人且遍告諸宰官居士長者無令靳檀施焉

重脩馬巷通利廟募疏　癸酉

邑東有馬家巷焉昔為孤寂耕種之鄉而今為東方市易之湊通利廟者此鄉之神刹也所由来遠矣故老言

正德癸酉曽一大脩自是之後頹圮非一豈不以人哉茲歲癸酉東壁毀於風雨而棟宇復多蠹敝岌岌乎將不支矣夫昔之寥寂撐持猶藉有人矧今之肩摩車擊繁華喧閙視之安永城邑間不啻過之則所芘神休者當益夥且衆矣而坐觀其頹可不可也鄉老朱文基潘以本来謁余以募簿爲屬余数過是刹而少休焉又寄市肆数楹於此即徼来謁固将趣之且計其工費尚在百金之内以衆擎之宜無甚難竊謂是舉也當先近而後遠請聚族列肆於此者先量其力之所能捐兩捐錢即四方数來市易者亦請無吝分文而後及邑之士夫君子弟取苟合苟完数十年有支無壞而可矣毋徒事虛飾觀美為也

香山巖新佛像建僧舍募疏　甲戌

邑東之山最高且大者莫鴻漸若是泉之望也委折數里而起雀髻又起香山其盤大而峯多者莫香山若也分支擘脉其為民居村落者夥矣而歲時而祈禱必登茲山盖其中有岩焉岩中尊奉世尊觀世音而其左為清水祖師又其外為媽宫凡有祈必應故東方之人咸

宗之惟僧房舊在佛殿之傍而來往之衆火食之需即在殿廊之下岩僧圓壁以為不便欲新佛像而建僧舍於岩右又欲併修巖殿之敝陋處謂非募於有衆不可余頗難其工力然香山既擅東方數十里之勝而茲巖又擅香山之勝即稍鳩衆力以為莊嚴計未為不可乃書簿授巖僧使諗諸有力者勿靳檀施且使村落向義之民小小捐助庶幾歲時者祈禱者更增一壯觀焉

重新雪山巖募緣疏　甲戌

三秀山者同安之坐山也其左橅雪山岩邑龍脉之聳

峙處也山故屬金柄之黃萬曆乙巳禪師休歇自潼来
結茅庵山阿夜入定時毫光爛現有安平吳德善者適
在山見而驚異之遂捐貲構一小庵是冬大雪故名雪
岩而金柄大叅肖源公及弟毓源公遍告族人以全山
捨佛一為棲禪之所一以奉縣北之山靈庵乃稍掂而
大而休師習靜庵中註釋楞嚴闡明佛教憶余癸丑丙
寅間嘗與張輔吾中丞再過之因識休師及其高徒眉
間癸丑詩曰牛田庵淨僧初結馬嶺坪高我獨登丙寅
詩曰登山悔却忘扶杖迷徑行来幾舍輿蓋實録也而

陳同凡先生自為秀才時即為經營募化置買山中田
以為住山之資嗣是中丞于孝廉為三君及余兒袁卿
皆與眉間師弟結為知交悉力檀護盖其菩提心有相
契會者眉間與其徒密因失志岩阿求明心地以續休
師之燄適告余峯高霧重椽棟稍久不無傾圮即捨衣
鉢不足更新是必遍乞之宰官豪室及善良秀士之有
意禪悅者而後可予曰諾遂書之倘得合衆力以成巨
剎而余將復扶杖舍輿而陟之以步馬坪而企中峯也
不大快事哉

重修萬安五顯廟併第二橋募疏　庚午

同山五顯及日月二大使之神祠邑東一大香火也厥
後祠圮而棲神于東溪第二橋之西萬安亭同祠載輿
而神像仍留每夏初城南人迎入崇奉以為常盖神實
庇民由来遠矣亭久敝漏微雨則移神座避之而橋之
西址圮復為衝流所嚙去行者病焉尚愚王君志心敬
神之士也已歲九牧道中見有廟貌莊嚴祈禱響應者
輙回首而嘆曰夫非吾萬安亭之神耶何盛替懸殊若
此盖神亦藉人而靈耳庚午仲冬君以新亭修橋之役

謀於蔡子蔡子曰善哉茲舉其神與人咸嘉賴之然非
藉衆力不克予雖無能為役而謂人能已乎乃與君置
簿募緣將備甓木灰石而趂時先後鳩工焉竊祈諸紳
衿長者大發豪襟弘施緡錢即往来茲橋者或財或工
隨所願助庶人力之克協將神蹤之有歸倘以其餘併
修第一橋之就圮者不亦可乎

葺新同山五顯靈宮募緣疏　庚午

邑有四鎮同山五顯神祠居一焉所由来遠矣故同山
邑東之望也五顯祠又諸祠之祖也山望而祠古其神

必靈顧自萬曆壬午重建迄今五十載矣辛酉之歲謠見嘗唱修之募疏具在約已題者可得數十金適會年荒未及釀金而止十年以來廟宇頹漏又倍曩時矣比者盜賊水旱頻歲為虐而吉祥善事邑内外亦復寥寥豈明神之不赫靈乎夫人芘於神而神亦籍人感應之理必也故事是祠之役皆城南人任之諸父老是用裝心將復鳩工具料撤正殿旁宇而葺新之惟是年久圮甚費且滋多計非百餘金不可伏望紳衿先生居士長者大發弘願益廣財施不特如辛酉所題而已也夫今

日者修葺之舉固維隆緒敬明神豈曰徼福是為異日者普錫之休將人生色家榮懷亦豈坊隅得私與事有日簿至幸即明填

辛未太武巖門堂僧舍募疏

太武者浯洲之宗也海印巖所以莊嚴神居而浯人時攀躋而遊憩焉巍巍乎奕奕乎宏規也我夫巖宇之廢興亦吾浯文事所關隆替也萬曆初金令公及先肖兼公倡脩之天啓丙寅陳賔門蔡仁夫與予復倡脩之時董其役者蔡鴻門陳奕溪黄及一三人前門廡後堂與亦既秩秩具舉矣乃未竣事而海氛乘之門廡木植既搖於風雨尋復為人竊去且巖左故有觀音僧舍工未舉而更寢處煙火於神堂亦非所宜今住僧戒鳳諗於衆曰前門宜建僧舍宜築余與賔門曰是可以已乎哉乃各隨力捐助而復書此於簿以募夫此巖者浯也神工當興而力不給舉浯之恥也工力具矣而督率不力竣事不時無以補前事之踈則亦董役者之咎也盍各勉旃岩僧戒鳳老矣頃復以盜扳被訐辭去直心居士諗於有衆得蓮坂散僧通綿者戒行素嚴乃延住此山

則門堂僧舍之興建雖仗諸君終任之而焚潔募化亦於是僧有賴焉但得無籍之徒屏迹不擾而住山者亦不揖之使入則茲岩其有與矣夫

丁丑重修太武巖募疏

太武山吾浯之望山也太武岩之神又吾浯之最靈顯者也五十年來岩之廢而脩脩而廢者屢矣今則前堂僧室化為烏有而神殿亦且蟻蛀霤穿幾幾將壓此其勢豈得不修然今之修則創也其去家遠則任事之人不能以旬日留省視照管寧無遺漏則任人難其處勢

高則一應瓦木灰料之類不能以一蹴至視平地費何
啻數倍則僱直難又吾浯之人習知賞勝歲月一登然
家無長物畜多性成即有施捨所裨幾何則持鉢難有
此三難然及今不一大舉則并神殿亦不可保非浯人
之責而誰責與故與賔門會商立為一簿凡吾浯之縉
紳孝廉上舍庠士邁迹進身温良自樹者隨念隨力各
題助鏹若干畧計足用便可興役使將頽之舊宇煥然
壯觀而神休亦因以赫奕其為吾浯之利賴豈不偉且
永哉至明神之陰佑又在畢力弘施者與任事任勞者

幸各勉旃而任事任勞者又當矢諸明神之前務期成
始成終以無負我衆之惓惓也

同山寺中元普度募疏　丁丑

夫釋氏之論昔儒闢之而令人張之余謂釋氏事心性
之學與吾儒原無差別第其捨身出家一段作用非天
地生人之達道耳至釋家所謂玄都大獻盂蘭盆會與
收瘞髑髏云者則固　國朝之制所謂祭厲壇而王政
所謂掩骼埋胔者也夫目連以供養十方而報母恩梁
武以水陸大會而救燄口故其禮名普度而其事為做
好事然名刹高僧力不能自舉而不得不求助於宰官
長者善男信女亦其勢然也夫普度云者自度度人之
謂也達觀縱不為自度謀但使幽囚得解脫而白骨無
暴露其為功德也不淺渺矣彼銖銖者又何靳焉同山
銀同之名刹也住僧徳琳每届中元輙募建斯役而黃
元眉侍御丙子為之題疏滿三歲矣兹丁丑秋以疏授
予予為題其端俾遍告夫發善念者惟念惟力無吝無
强雖然施者念施者也而舉者力施者也令銀同諸刹
無論大小皆創以普度為名惟恃僧輩畢力兹舉而無

虛諸施主之善念則功徳又有歸矣

小盈嶺觀音庵亭募緣疏　己卯

小盈山肇於金鳥之欑其巔為南同分界鷲嶺豊隆山
嵐盤欝宛延不數里許而高峙東鎮曰鴻漸此山上通
北極南徹毗粵重關叠障吾邑之封疆繫焉舊有觀音
亭搆嶺之巔以憩往來而休車徒斯不亦大要衝而小
歇脚乎頃與廢摧剝不知其幾何年矣今其故址猶有
存者戊己間道人振陽及僧源洪往返兹土弘願興復
而索募疏於直心居士夫釋教以清靜無妄念為主願

平居無事之時善念於是焉興而雜念亦於是焉萌即善信市井寧有異乎惟道路之奔走筋力之勞勩人世所至不堪而一引而置之佛閣僧舍之間譬腹燥而濯以甘露膚炎而洒以冷風斯時也善端粹白而妄念銷融雖搢夫窮民居然菩提體段矧以大悲上善挽五濁惡世而為樂國不易乎哉則是庵是亭之建萬萬不容已也夫菩薩氏之誘世也不靳以現在身續慈悲願矧茲庵亭之費議助幾何而種德無極則仁人長者其可吝纖毫而忽永逸廣善之圖乎故因二氏之請而為之

疏庶共成是舉也有同心焉

脩造芋溪石橋募疏　己巳

蓋聞濟世莫急於津梁鳩工必資於涓壤地當衝要寧容緩圖時際沍寒尤堪軫念吾同芋溪橋者漳泉之通道冠蓋之必經駕造多年往來如織維茲季夏洪水為災巨石突圮貳間堅柱僅存半址駕木之計暫支目前伐石之貲誰能慮始邑大夫政先病涉并念兵荒之游臻都人士頓切落成祇愁工料之浩費不鳩衆力曷建永功用是遍告達官貴人秀士長者各發弘願共襄盛舉施金則祈多俾板石鑿山浮海而至捐錢則無少裕工匠一人十日之需庶趂冬餘爰興茲役濟人利物是百年莫大陰功徒杠輿梁乃王政勤民首務是舉也仰成賢侯惠濟之德意佇聽行旅出途之歌聲同即小腴寧可以已乎哉借陳蕪疏無靳檀施

題募櫃詞

渡蟻為功濟人尤亟分文錢數各隨心力勝事共成福田自食旬日開櫃毫忽無匱

修補董水通濟橋公募疏　丁丑

董水通濟石梁東西之通道也創於宋之慶元淳熙間迄大定而敬齋樂禮公新之其高丈八尺其修百八十九丈壯哉蓋同邊海之第一橋也萬曆癸卯秋仲颶風大作潮湧數丈石梁飄折者三十餘邑藩相蔡傳吾公募衆鳩工而補葺之然缺折者猶未盡完也迄崇禎癸酉甲戌間風波不常梁或僅存其二或併柱板俱去而植松鋪木以利涉者且亘數丈矣迹今不修後將彌甚竊嘆今人之不遠古人遠也夫經營之工惟石最鉅隆地則折駕梁維艱予竊計之非二百金不足濟事又非

募衆力不可是役也爰有金園黃德榮鼓鑼僧靈源等毅然欲以身有故乘茲初秋之候有事安峯廟者多輒書此以遍告於往來者或薦紳介冑之英青雲之彥或溫良之家幸各發善願無靳擅施隨力厚薄亦無相強庶一方之永利是藉俾履斯橋者如履平地其功德且與敬齋樂禮公並書邑乘豈特藩相之補葺藉以有成勞也哉毋曰吾第取措足無復他顧也

清白堂稿卷九

明同安直心居士虛臺蔡獻臣著

尺牘

與王瞻明司理表兄　甲申

日者弟在海上朝夕引領皇仙都雲氣亭亭若車蓋而東者蓋累旬月竟不相及及弟陪尊大人杖屨而南則足下稅駕甬東者踵相接也弟東則足下南弟南而足下東天乎何妒吾兩人一覯哉然吾兩人若延津龍劍合而離離而合藉令一者伏在皁櫪暗冥中其光怪之氣能無踴躍直干牛斗而上耶夫丈夫釋蓄而司郡理

亦榮矣御史所按部中事司理無不得問司理奉御史約行部在所凜凜至令郡失其守邑失其令以弟俯伏司理公之庭不敢出聲知足下之貴也日且代直指使者廉武林諸邑治狀名赫赫趨浙之東西使者報命第良司理無當先吾兄者然不佞尚欲有請於兄也一歲中所論決幾何所平反幾何按長吏察其喜逢迎而獻於法者幾人旌其不善逢迎而斤斤三尺者幾人吾兄爽朗明若觀火又天資仁恕人也計不徒武健強幹以

慱稜名者寧獨司理異日所以肩鉅持重者將必由此故弟急願聞之也次兄推足下之愛操牛耳而盟弟及志國頗有所撰述聞以呈視邑陳公陳公尊嚴若神未嘗從儔衆中開口然每向人口蔡生文行嗟嗟蔡生何以得此聲於黌序間哉則足下揚之也趙邑侯甫下車未及以文見然趙公自謂與足下相知無雙當必知邑中有蔡生矣足下一言使弟重於九鼎大呂豈輕也哉弟駑質也來秋之計未有所出如持漏舟以淩陽侯心搖搖如懸旌吾兄得無振其苦海而登之彼岸乎家君

幸與兄比隣而守四明啓吻之地家君餘於持重而拙於九轉所以左右之者惟兄是藉拙作八首與次兄對壘者奉呈教削便中幸有以規我

又

省中役去附牘奉候計徹已久矣弟落魄南旋取道九鯉崇山疊嶂巍乎高哉陟其顛而望莆陽已別一乾坤矣行又之乃底湖山則仙子之所宮也兩山岸立氣象不甚弘濶而諸壑飛瀑從左來者薄走石上勢若盤珠觕下則聲若轟雷噴湧幾丈許遂滙為一湖湖只可數畝居兩山中而仙人之居臨焉然聞之居人湖蓋有九云探奇者僅得其二三餘莫能到也又有水晶簾玉柱皆稱勝槩是時滛雨霏霏尋望天門色稍開則從吾兄所知潼浦王生者緣湖之左山徑徑僅可容足足崎嶇甚也雖有登山之屐無所用之弟與王生則脫屐扼樹而下望所謂水晶簾者草木蔽翳從刻中望見白霧飛騰泉聲洶湧已駭然異之再下百步許則覩湖之水從石上澎湃而下石危峭壁立百餘丈水噴珠飛絮直下至峽中如北風雨雪其氣即磅礴如烟起數十丈乃知

閣中望之為雲霧氣者皆是物也于時細雨侵人兩生乃攝衣取故道去蓋水從峽中委迤而出復滙為湖而兩生不能至焉鄙人目無大觀輙為足下誦所睹記如此弟恐足下詫我天台雁蕩寥廓之遊弟且見上林而笑雲夢也不佞生平不喜隱語悶異日於列真兩日夜竟無所得此大類唐舉之不相剛成君矣既抵舍越一日則病瘧蔓延幾一月今稍稍起然尚羸然也日來閑門下捷酬應俱廢即愛我如家姑未獲一造謁念弟少時才具不為後人今馬齒加長矣而學書學劔迄無一

成慰我者弟曰三歲易耳不知戊子之歲將安所決策哉吾兄蓋人定以勝天者肯以其術振我否向揭榜後謬擬來科大物蓋憤焉自放之詞也或以語次兄次兄亦謬相讓弟長郎出匣之劍無論鉛刀誠篤慮之奈何奈何

與袁文海行人　甲申

足下振世奇才絕倫英姿臣在甬東從家君縱觀諸賢豪之文得足下牘讀而大奇之稱神交焉暨家君獲覩芝宇再讀足下所為文則益喜而入語不佞以為袁君

者國士無雙矣足以家君於足下遂稱知己而不佞因得以交足下之驩郡邸中握手數日為布衣之遊聯床論心操觚談蓺輙津津自愉快也既南旋則足下文聲益奕奕大起一舉而冠賢序再舉而魁兩浙三舉而對大廷為京朝顯官足下之意得矣而臣猶項㪣儒冠屈首授愽士家言諧之言鵬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鷽鳩決起而飛搶榆枋臣自謂與足下猶此矣足下業自致青雲之上公暇益大肆力於古文詞昨得睹所為叙文及詩歌未嘗不心折異日者以功業經緯以文章黼黻為天下第一等人不佞與有榮施哉聞建節旋里爭羨棄繻不知相如之使蜀買臣之過會稽當時有此寵耀否昔眉山父子至京師一朝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足下其當坡公乎尊翁以文中奇禍然聲價隱隱重岩廊而令兄文譽日蔚起三蘇之事何足為尊門道不佞駑駘下乘違就試督學未知當作何狀倘有新得便當轉附聰明兄請正其仰足下之嘆吾覆也不啻調饑焉亦憐而念之乎送役東歸敬修八行奉訊令兄未及另啓幸為致聲謝先施之辱

金臺答陸憲峯令尹　己丑

日者翰貺遠將則既佩通家好矣茲不佞弟伏庭通籍方以落落後人為知己羞是懼而使者復從數百里外持華緘珍幣而況之津津乎其有厚望也弟且感且愧自惟菲劣南宮之役時從風塵勞頓中尚且後事遂濫竽敦末廷對拙卷誤為張震峯翁所首拔進呈而竟爾爾豈固命哉亦人事之未工也弟於大對原無過覬獨舉業一節平生頗有一得乃不令少需碎礪以及其成而強收就此在旁觀者方以為天幸然非老丈所以望

弟之意與弟所以自負之心矣今且觀政秩宗每辰衫則策羸馬望門投刺向巳則入部中群聚兩廊小廨中同諸兄弟為哄樂少頃則登堂班立柱下候宗伯公出則隨曹郎後兩揖又東西相向揖其纂局二使歷事上舍及四司椽皆堂下一揖各星散曹郎下堂至左右露臺乃旁揖諸進士若師禮獨此與吏兵御史臺為然他不爾也尚書坐堂上不開一口自晝公座外旦投牒者皆藍縷老生或丱而衣冠稍整者又多代者其拜跪升降率吏為之指授輒白堂事畢敲板退矣諸觀政君則

肩摩出躍馬而去盖日猶未中云又或望門投刺了人事用以為常館選在仲夏終旬且聽之命獨六月間可得一閑曹庶幾治一廨為讀書計則分內耳此中出則厭塵撲面入則寂寥誰語殊無佳況又苦長安米價謁選後欲請休沐歸卧山房視此中十倍也咫尺台光時惠德音以鐫督之庶消鄙吝然此惟可與門下道其他則噤口久矣

與馮琢庵侍講　己丑

臣椎無識衫挂仕版猥荷門下以世誼之末傾身而下交之奬借盻睞種種踰涯感恩知己盖無之矣門下秉德淳固執節高亮而眼界空濶絕不為世俗町畦之見竊意方今之時上樂安靜而下喜新奇進言之途不壅而用言之風無聞如前小疏聊盡愚忠非有引繩批根之事而下者目為套語上者病其生事按劍相盻莫能見原門下曰不必為賢不必不賢嗟乎今獨不得門下旦夕咢鉉耳誠得門下旦夕咢鉉則賢不肖舉得畢其愚何憂言路塞而待司直始名之曰通也恃在知愛輒發狂言幸為亮而秘之漸遠光霽彌深翹企勒簡申謝

不盡顒言

與馮琢庵少詹　丙申

[illegible]撻二握奉乞妙翰然不肖尚不勝隴蜀之望粗冊欲[illegible]大筆一帙以冠其端方續索焦董二太史書耳業承尊命非敢過求老先生不日晋贊機務則片楮隻韻盡成麟角鳳毛幸及今不靳一刻之閒以為蔡生連城之德惶恐冒干惟所進退

上王鳳洲司寇　己丑

獻臣么麼無似自齠年即知世間有先生鴻裁鉅筆為

學士斗山總角稍得讀所為文心艷而好之惟恐不得當也去歲不自意附長公驥尾稱昆弟又得備員屬吏事先生署中先生奬借開誘溢於分涯十餘年所企慕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已自先生抗疏歸即日就道清風高節與攝山並峙鷄肋羈人恨不即棄而追隨於弇山之園也不揣謂先生文似史遷詩似杜甫秀徹恬惔如謝安石致位通顯而乞身強健如白樂天先生歸而所以為先生者全矣雖然獻臣為蒼生計能一日忘先生出乎方今賑蠲累年而飢如故士風似厲而靡如故

銓事欲飭而比如故西事已潰而主撫如故債帥敝卒復如故知先生之不能一日忘蒼生也然六經刪述賢於唐虞而左馬莊騷亦僅以數卷之書金石共敝今用世之說不足溷先生聽先生著述列在人懷家習戶誦其未布者不啻倍之總之必傳無疑矣竊謂後世博雅之士思覩其全者不得不合合則簡帙盈五車矣而苦於徧覯而急一臠以自愉快者不得不分分則不能無生去取生去取則不能盡得宗工之旨誠及今泉石之暇總加遴次成一家言其旁采雜述而不可割者另為一書使千載之下賢者則舉其全而初學之士無白首茫然之苦不亦古今一快事哉邇從陳廷尉所讀先生所贈言其奬拔後輩意何惓惓有如先生不忘蒼生起東山而樹赤幟操觚之子得所攀附矣即海內文章家又安能忘先生出也獻臣賦性故顓愚遇事輙發視朝一疏按劍者種種矣比案牘稍暇下榻開卷冀有所窺見而奉違以來孰從就正所以望門墻而戀戀者正為此耳先生倘憐而終教之耶役去勤此申候近製呈覽敢俟指南

答霍南溟衛輝　庚寅

途次得晤光霽因竊窺峻偉之度必能有宏鉅為朝廷宣力既得拜郡之命則嘆主爵者之精於為官擇人也語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殆翁今日謂哉夫衛本康叔故墟保乂遺黎陵遲至桑間濮上之音風斯靡矣方今德化洋洽無事作新乃邇者不為無故竊意府縣互揭譬如婦姑反唇亦人家恒事且錢粮之收支其工匠可廷質而物料冊藉豈盡漫漶能以意為之增減乎持以公道而行以厚道曲直一聽之此門下餘事耳

惟是親藩新建其占籍邸中虎而冠者習習為梗縱之
則後將難收急之則疑於東漏無已則寧急無縱觴乃
不濫竊聞王天下之賢王也二傅又科目中人要在良
二千石加意調停使藩邸不與有司爭權諸下人不與
百姓爭利則百世之策也僕居署中公務幸不鞅掌而
逐逐車馬過從無休時不足為門下道使者來遠辱翰
貺仰感高誼銘在五衷矣勳楮附謝神與俱馳

上楊復所老師　辛卯

往歲蒙老師尺牘還教謂學以聖人為標的聖人未嘗

不建功立節而無其意此千聖之心印後學之指南至
其惓惓厚望欲弟子舍意識廣聞見而為其上者敢不
勉旃茲有私臆敢因下風而質之南中志學之士不為
少矣聞其言若謂一悟而天下無餘事又人人自謂有
悟者也臣且信且疑夫悟豈易言哉孔子好古敏求子
臣弟友自謂未能終身循循不知老之將至未有簡徑
直捷之方也竊謂聖人難矣悟在心而難執行有迹而
可循誠有人焉立身有度居官有法與人有情內外始
終視之一也雖聖則不足賢有餘矣借令說悟者果能

盡然乎突如紛如之際能不亂乎抑所謂悟者非其真
乎故意南中之學禪也非道學也弟子之所以趦趄而
不敢進者也老師為斯道主盟幸指其迷途而開之覺
路近聞榮轉經局啓心沃心大拜有日弟子之翹企加
於蒼生數等而問候久疎懸注殊切便翔勳楮為請以
當晤侍伏祈為國為道倍萬自玉不宣

又上楊復所老師　壬辰

曩歲猥承還教云悟後無事者非無所事事之謂也乃
一其所無事耳簡徑直捷如煩醒而沃之以甘露臣雖

不肖亦洒然其有省也竊謂洙泗之旨我師妙契默成
顏之卓曾之唯直可接武於千載之上而來教又云因
佛然後知學孔子毋亦孔門竊比之意歟不然則後人
之疑吾師也而因以疑吾孔子也柰何然吾師以信孔
子者信佛而又以自信者信天下後世必有獨覩其會
通者在耳食者之所未解而神悟者之所相視而笑也
臣逐逐世途遂及四載反之身心茫然未有着落又見
南北多故閒濟無策心甚憂之古人博極群書文足行
遠心甚慕之矜秋報滿擬欲中道告歸冀以靜中理會

性情講求世故暇則遊六藝之粵區採百家之芳潤修之於身施之於天下最下則垂空文以自見此志已決未知何日復侍左右面聆謦欬之音也蔣蘭居倡道南都興起甚衆臣比隣而居受益非淺茲行敬勒尺一附上趨居聞我師有新刻講學及舉業書乞分其副見示敬當書紳

上楊復所少宗伯座師　丁酉

不肖獻臣荷老師造就厚恩入南以來頗知向學方以日侍德教稍有悟入處為此生大幸不意積罪深重禍

延先大夫而老師親枉臨恤無惠誄奠逝者有知猶當結草況不肖孤則復何如矣茲以初八日舟艤吳閶授簡送後申謝漸遠春風維太師母永介壽康我師早膺爰立是所祝願耳遣舟中有貽觀音問者忍死閱之云始初以怕死為跟脚則必以得脫生死離苦海免恐怕為究竟無有不證涅槃到彼岸者又云聖人惟萬分怕死故窮究生死之因直證無生而後已李飛安於佛乘不淺審爾則世儒所詬誚佛家本怕死故云脫離生死不為不深中其病而此等跟脚恐未可謂之真跟脚亦未可便當上乘何也臣竊妄意真佛起念直是見得本來潔潔淨淨一絲不掛萬緣盡空自然入水不濡入大不熱死生倏短視之一耳豈徒以怕死為根基也者若止以怕死為根基則吾儒夭壽不貳脩身以俟者豈不直捷真純高出其上歟抑姚安權以化誘愚俗見世間貪生畏死者多故以此嶷其真情踈動而引之佛歟抑所與問答者澹然自信輩皆婦人非死不足以堅之經所謂見女子身而為說法者歟是未可知也敬請我師以為何如

與周中岳年兄　壬辰

當兄激烈草疏時書來以妻子托我而弟亦耻不與黨人概然願附吾兩人意氣何如也居常數日不相見輒忙若有失自謂天下之極懽矣不意數月以來漸成睽隔弟或時造廳事則兄多以病辭意其有細人從中搆之者乎而安所置其搆乱無名可爭無利可競無隙可擠若此者何也求其故而不得求其人而不得則曰先正有云朋友不欲數會以全敬也豈謂是歟又不敢以過疑兄也今弟抱狗馬病請告南矣臨行之時抑於倒

不能走辭又會兄病瘧不能同諸兄過我舟次則今以往仕隱殊途萍蓬難値念欲一把臂其何時耶夫君子之交要於白首小人之交不免隙末肝膽荀同萬里比隣如其不然雖對面猶不相知弟非必欲濡沫群聚以兒女子之愛望兄也人生世間萬形同體盡吾之心行吾之事非必盡疑天下而謂天下之人盡疑我我疑人是以身爲的也謂人盡疑我是以天下爲敵也疑心存於胷中則讒言入之讒言入之則一切無形無影萬不必然之事皆着機心觸目四顧都成鋒刄高擁皐比如

坐針氈究將一人無可與一步不可行矣豈以兄之亢爽豪雄而不念此弟南矣無能及也兄弟剖破藩籬出而與諸兄弟交懽如故一毫芥蔕盡從刻去以庶幾白首之誼則弟與日願望見下風無致隙末爲人所笑況今交礽而隙乎且非獨二三兄弟也凡捿上官臨弟子皆若此矣送後言旋敬布區區更望以此書質之南皐玄室諸夫歸去空谷遥望足音

與李秉一觧元　辛卯

僕嘗誦足下之言曰百川學海丘陵學山君子學其大者而壯之因竊以自勗而不虞行潦丘垤之爲量僅如是焉止也入南以來署中事無甚劇而過從尺牘之累勢不可割每欲裝憤大業而同志者希一暴十寒歷俸一載又半矣而面目猶故吾也雖然齷齪俗吏抑又非故吾也足下文章大名傾動縉紳一出盡壓時輩直登詞林矣俟僕贅僕竊有質焉隆萬以来黄李二家旗鼓中原黄葵陽精思力索範古鑄今鍛鍊之極合轍大雅然葢苦矣李九我如行雲流水又如渾金美玉輕車熟路閒涉太易然非多讀多作得手應心未易言也揔之

兩公者分之各擅合之良難足下天授既雄意匠復到如鉅鹿救趙之戰浣花驚人之篇其得意處孕黄包李酉戌以後速肖師門彌加沉着僕强作解事竊欲以李太史之文進也邇來結撰恨不得一讀爲快公車在即金陵佳麗足助醖醸足下倘有意乎僕敬掃除以俟矣拙刻三册附覽此俱愽士家言淺率不足觀近於此道稍覺有進倘文旆過白門尚當爲我彈射僕與足下肝膽相炤故於向時教我知我之感都畧而不談

答李秉一觧元　庚戌

久不奉芝宇聆玄誨矣吳門波臣足跡半在潤州梁溪間乃兩度公車竟令主人歌杕杜何也彭山人將至雲翰甚憾契潤弟坦中數奇儀司兩載極會其難班次楚評皆人所不敢措手之事無之確守藩例與李郭二堂翁左甚至朴責胥史而弟終不遜謝同朝諸君子皆以弟所執為是故僅得循資以出今時局紛紜擁戴江夏者多即李為同年同心猶且不免其以楚事異同而移之不佞者則于如庵下石之也渠郭死友而號為創子手使此人得志善類寧有種乎弟抵舍以來侍覲課子

差慚本圖暇則考覽宋儒諸書而時錯之舉業及問舉業者了不關出山事即世間竟有知己與否亦付之而已老夫雄文卓行自是江門箪人海內推尊不在一第弟嘗謂吾輩讀書應世以來即為耳目心思所纏縛頭出頭沒無時少休弟得盡屏諸緣獨存靈根胸中洒洒一塵不掛則品格文字直當於堯夫公甫間求之非復人間世為不朽者所可較論長短而已敬請教以為何如

與祝石林休寧年兄 辛卯

今世講學者不曰明心則曰透悟此與先明諸心而後知所往之說亦不相悖然其標門之意謂一悟便了愚見不然吾人修行之功終身無了時且口談身體難易千里今有人焉涖官可紀行不詭隨財不苟取名不苟成猶然少之曰此其人未透悟終落第二義也乃其人自謂透悟而人亦群然交贊之矣及考其居廷汶汶無奇人也不然患得患失人也甚者深機長械人也弟以為此兩人者必有分矣且或謂其玄通之說亦有以啟之弟非謂不講學者無如後所稱而如前所稱者不少

亦非謂講學者無如前所稱而如後所稱者不少然則所講者非學也禪也非禪也此夫酒肉和尚者也則安知其孰為悟孰為迷乎則安知未透悟者之第二義而透悟者之便了乎今南都此說大倡弟嘗聆凡緒論矣雖極痛切而不為非常可喜之說其議論操行如彼而其居官卓犖如此則信乎譚空說玄之非也弟又不敢抄襲有激之談如世所謂戒講學者但平居相與講究世務相與砥礪名行相與辨析文義隨處是學隨處是講不然徒滋一番議論聚一班徒眾高其法門籠世盜

名無益殿最甚為耻之程上舍去附此請正倘不以為不足教幸一言以復我

又與祝石林年兄

程上舍人來承兄手教不惟談學之融徹如峽決而河注至其書翰之工雲行霞蔚與蔣蘭居廷中捧誦嘆服兄可謂通方大儒無道蘇而一之矣來示云有一息可了者有終身不可了者有有當年所咲而今蹈之者有當年所倚而今咲之者此見道之言也雖然兄之言引而不蔽者也夫終身不可了者難了而易知也一息可了

者難知亦難了也所了何物也今昔異時而咲蹈相反昔也不悟而今也悟然曾以三省悟一貫顏以四勿悟卓爾一貫卓爾之後三省四勿果盡非乎果盡吐而棄之乎不知兄當年之所咲所倚與今之所咲所蹈者何物也初學之士其將勉勉循循學兄當年之所倚歟抑將躐徑直捷直求今之所蹈歟竊謂一貫卓爾者一時可了者也三省四勿者終身不可了者也兄當年之所修者其為三省四勿之學歟果爾則諒兄今不以為非而咲之也然則兄當年之所倚而今咲之者固自有一種籓籬而為未悟者之所必趍也願兄明示以可了不可了者昔咲而今蹈昔倚而今咲者果為何物使弟渙然其有悟也則大幸矣

答汪登源副使　辛卯

自臺下蒞溫陵愚父子所當翰牘匪一乃台臺齋捧之行臣抵令猶坐不聞轄軒渡江不及一介馬首忽枉使札殊爽然自失也承教勗以千古之計自惟駑下不堪鑪錘然私心未忍輒自菲薄敢用書紳竊謂不朽之事言不如功功不如德然今之言道德者有二夫真倚實

踐難而寔是譚空說悟易而實非故宋儒學問出文章家上世儒多出文章家下矣鄙人何知聞謂立身有度居官有法與人有情而要必自淡功名富貴始只此是學而未之逮也然講學之儒猶或非之臺下節義道德高視一世倘一言相印可幸甚方今西陲多警需人甚殷銓宰素欽下風茲行恐當換節以往甚為桑梓篤慮之家君遠厪感念便翔即當馳去遐陬得此跫然而喜可知也虔勒寸楮附使鳴謝台旌南指尚圖嗣申

答倪的山老師　壬辰

向者備薄奠於師祖靈几方愧不腆乃荷盛儀寵答寸私竟無從申抱歉如何恭惟老師所敃舡政洗二百年之宿弊救四十衛之倒懸所規畫纖悉詳盡足為久遠法程載在新書者犂然矣繼之者起而稍加裁削亦稱苦心然不過繪事後素小小補塞者耳其大體不能易也中間抑人揚已多至過當出於口筆於書自是此公病痛處至於老師之石畫遠猷非有趨世之識見絕世之力量者不能則每與鄒南皐諸丈及二堂翁稱說嘆服以為當今第一經綸手也然南中業已相信不搖浮

談豈待小子贅一詞抑老師即不掛齒頰可也船政事衷洪老殊有意調停而臣居署中不滿三月今滿考矣且決意告歸竊謂閒年恤夫易而使舡有着落難何者小甲領出差工食多致浪費僱募夫役中途星散往往棄船而逃又以衛無廠權重而情熟益難振刷竊謂分廠衛易而責夫着船難老師必有妙畧何以命之門生身將隱矣非遂能張設施行也日接大教眙然發矇重以豊儀殊非其任敬因使旋勒楮申謝并布愚衷伏祈亮詧不宣

請急上孫立峰太宰 壬辰

伏以衡鑑之地脂韋畫諾者無論矣[illegible]挾才負氣之君子其機智識力足以取快一時而用猶矜於形迹術未離乎囹圄名豈虛立士豈虛附惟老先生正直之節批鱗折檻羔素之操毀弟減驕智愚賢不肖之辨燭照數計而其凝定茹納之氣象望之如山測之如淵是以統均之命甫下而踈逖未識面之士咸欣欣復覩休休之效也受事未幾而老先生之所舉錯果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休矣烈矣職么麽書生襪線庸品南樞叨屬

實荷包容茲者三載考滿寧不欲操尺寸之勞以對明廷以聽考功之進退緣稟受素弱秋來偶侵風濕兼以父衰黔滯毋滯故園獨子積思遂成劇疾幸大司馬衷公憐察真病查例題請放歸調攝 明旨到部萬望老先生蚤賜題覆移咨過部倘定省之暇醫藥之餘稍可講究經籍討論世故異時淬濿以當任使亦尚有日職狗馬下私無以為祝伏願敷求善類弘濟時艱清華之選師帥之任必採名實而毋徒炫其名于城之托勵勤之寄必覈品才而毋徒用其品此皆老先生餘事而職

猶喋喋若此誠以有技彥聖固休休一个臣之所以易海内光史册也職不任瞻戀惶悚之至

上朱淡菴中丞　壬辰

丹陽役旋草率具謝計已徹覽茲舟發錢塘回首光霽去滋遠思滋深矣某無似北關晤羅計部遥知量移非籍老先生平日噓植不至是寧不知感向病踪恐寄人不鮮事或以叨轉不果上伏乞鼎力主持必得請而後已此亦杞人過計然萬一出此則䟦覔甚也計事在邇借重大賢誠善類之慶小子何知以為不必搜求細過

第無漏吞舟足矣至於風聞之地採訪尤多失實所當深察幸老先生留意前抵檇李偶陸五老自湖州還得一伏謁其色澤精爽猶昔也而言差簡耳殆見其杜德機也老先生相念輙以奉聞册子還都肅此申候并布區區不盡

與戴令梁侍御　壬辰

弟譾劣無所樹於世足下品格文章卓然名流乃忘其貴倨折節而與之交瀕行損惠兗囊携尊過邸誼厚矣然憶與足下周旋時種種狂言不覺沾背也弟茲歸有軸頭大篇可以觴有卷中妙翰可以玩何所不適抵京口登焦山之頂顧盼鍾阜曰知已在其下輙欲方舟金鰲而薄暮咫尺不得上因嘆勝槩寓目亦自有數況世間一切功名富貴可以多取反而登岸雖不無隴蜀之恨亦洒然共有省也舟次雲陽授書送役言謝雌伏空谷注望中臺手采倘有便羽惠之足音

與蔣蘭居南廷評　壬辰

與丈同里復結比隣然道誼意氣之雅又不可以世情交與論也册頭格訓佩之而南當比韋弦矣瀕行尊酒

相勞又枉駕江干為歡竟日此段光景何可復得茲舟次丹陽南矣不敢作套子語為謝有私姤者傳奉常吾至交也而為丈所移奪居常促膝深論不令弟聞今將益投膠漆談天說地相視而咲獨置蔡生何地耶又有疑者丈真脩實踐何必以講學立門戶且訓誘朋儕何不曰為賢為聖而曰作佛即得躋兩廡恐千載後不無叉詐一擲公案也何如何如弟筮仕徒抱硜硜或多得罪鮑子知我竊望芘覆茲復盡言相質丈必以為此門外人而鳴鼓攻之矣然非丈無所發我之狂言奉常來

可發此書一噱

與蔣蘭居奉常　己酉

南都為台臺倡道揚芬之地而弟促膝承教之時也自銓司解綬之後彼都人士無日不想望丰采如景星慶雲為世希覩今遊屐遠臨固知舊朋新知一時飈集當為一再皐比于雨花木末之間恨弟不得傾耳如曩時事耳敝治金沙毘陵陽羨講筵咼興而東林法席尤盛台臺有意委蛇過之而與之相發明耶固吏其土者之所引領也憶見蘿過同時為言台臺於渠執弟子禮甚

恭渠甚推重以為台臺講學已成門風乃能舍己從人若此弟以為若台臺者所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者也乃復折節見蘿賢者固不可測弟不知台臺今日見解議論猶曩南都時蘭居否抑非曩南都時蘭居也顧一聞其涯畧南北異同臺省聚訟所望當平公一出甚重此老固正人不知作用何如果能忘恩怨任才賢如陸平湖之於渠則雅量益光此時比平湖時更難也鬱鬱一節名既不雅而流亦多弊可及今入銓一敗之否封疆俗吏不覺復縱談天下事台臺知我狂奴故態也種種罪狀入南必有聞千萬教之幸甚

與鄒南皐南比部書一　甲午

不佞束髮即耳南皐先生名轟轟若雷為之執鞭所欣慕焉不自意白雲之役公遜碩膺而辱與之遊也漢世朱游曰得從龍逢比干於地下足矣不佞何人乃得生從逢干地上耶伏惟門下真脩實踐卓然正學不特以批鱗請劍之氣赤幟善類已者署中追陪攜示良多頻行德教諄諄直欲引而進之古人之域不佞奉以周旋罔敢失墜顧離索以來日就荒落即文藝小道猶未窺

見一班况巨而經濟精而性命之旨乎每課耕下帷之暇中夜沾背幾虛此生恨不即奮飛而自致於大賢之側也閱邸報知近有高尚疏蒼生方企大用朝紳想望丰采門下亦豈忍於忘世者而中間機括尚有窒礙不知　九重畢竟何意然天佑社稷旦夕樞衡矣方今國本雖稍定而東事舛迕未有勝筭不佞出山當在明夏孱弱之質不能共秉障南防倭惟盡吾一念守彼三尺自籌已熟終或不負耳萱堂福履何似門下嘉績未報計封典尚且有侍此何殊於尹氏毋也春初晤蔣蘭居

頗悉道况日來熊羆曾入夢乎武夷十里之地別一洞
天倘台駕未即還朝着屐先登不佞操瓢笠而後隨亦
一勝緣也因曾邑簿歸泰和托為書郵縷縷不盡

與鄒南皐書二　乙未

向因曾簿附上起居嗣汪郡伯傳示手札及所惠紀善
新編中間齒及家大人甚懸乃知門下交誼趍世俗萬
萬也捧讀周環不忍釋手門下身任蒼生望重岩廓而
久棲豹隱未覩龍躍聖意畢竟何居不肖瓜期將及矣
適聞家君降處之息知必倦遊而歸故暫緩數月以侍

昏晨行計俟初秋圖之家大人拘方執板不善取名然
視利若浼其天性也不肖自少至壯不見人有以不義
干家大人而家大人亦未嘗分毫苟受於人真可不愧
天日不愧妻子婢僕者即妻子婢僕信之而人未必知
即人不知而可以叫呼天日而不畏也甘紫亭老成安
靜方以渠曾大計為善類幸不意忽入何人之讒而加
家大人垢污之行種種烏有剖衷可明就中有富商韓
定疆千金潔指一節尤可怪駭則其讒似有自來韓定
疆之父雖謨為貢轉運訪問追引定疆以數百金浼轉
運妹倩王中宇為解後被牛塩臺參論塗二守初勘有
狀家君以舊公祖故一再駁而他郡守郡推之承問者
猶故也於是照提王監生而坐定疆徒銀追入官法如
是極矣又何賄焉不虞貢罷官而百計釋憾於家大人
也家大人身將隱矣焉用文之然海內有一正人君子
能知家大人之生平者不肖可以不恨故喋喋為門下
一吐其不平若此不肖直不足以隱而愚或足以証神
明耳目昭布森列惟幸加憐察

與鄒南皐書三　辛丑

不肖客夏出山逐逐風塵無緣奉訊乃私心曷嘗一日
不左右執聞王正已誕佳郎大為愉快伏惟即吉以來
天下想望丰采不啻大旱之霖頃銓曹屢推而命猶中
格大抵當事尚是以門面相推轂而未能於客物中擬
闗捩也元子冊立　上意尚不可知稍遲之冠婚似可
望然杞人之憂故在耳近事勿論常侍四出海宇嗷嗷
即輦轂之下官常嬾散士氣頹潡言路消阻此可為隱
憂者撐持斡旋非東山安石疇望乎不肖部資已十三
載而俸則五載耳倘郎署藩臬之路稍通外吏當亦不

遠然年及彊而精神意興都復索然初擬毋氏七十方
圖侍養今家毋六十一而此念已勃兩三年間稍見一
班即當為退休計不復能戀戀雞肋矣江右比科第稍
減而人物終甲天下敝閩邇亦頗有人門下以為何如

答鄒南皐寅長書四　甲辰

李懋明橋梓來獲接手書又得詢老丈東山之致真如
面矣弟二載儀署苦心處惟丈知之可謂肝膽相照不
言而諭者至向他人說則真如啞子吃苦瓜狀也五載
隻身白雲在念弟白首為郎家毋不欲其請告以去今

春謬推南昌私喜承教有日及直指疏薦地方官乃更
而之常鎮其中格猶故也少宰楊公屢向人道弟當內
徙然弟則更以外為安耳前輩且有辭內而乞外者以
外好做事也弟雖不能做事亦豈敢厭薄之耶懋明特
達斂妙遂得聯輟乃尊已與乞恩得無太蚤計乎會試
金榜各一冊奉覽曩托王儆所轉致為先君圖不朽者
能不浮沉否

與鄒南皐書五　辛酉

兩承惠書深荷注存倍道入都具見台臺乃心王室之
意承明方謁大疏繼上忠愛真懇迴邁時流信老成之
識力真儒之作用也不肖謭劣無狀流俗所非過辱奬
拂感愧何如夷氛猖獗京師震驚即主爵所起添卿寺
纍纍若若所託重司馬中丞三三五五亦不知誰是萬
里長城總之無兵無將無器械無紀律雖身在事中者
亦茫若事在身外此最可嘆也易州道蔡元履不肖畏
友也剛果雄奇時推邊略蓋合文章氣節政事而並擅
者臺抨殊非本色此時要緊道撫誠宜大加推敲然玉
石不分甚至倒置則用人之謂何矣近用人亦不次乃

海門之邃學葉玄室之清脩鍾龍原之英挺似不見加
意當是兩衙門人少力耳熊思誠公祖任勞任怨以之
治兵必有一段精采又舊尚寶彭旦陽舊吏部趙乾所
祠部張輔吾亦軍旅有用之才可暫借兵備者也太常
董見龍丁哲初皆開府長才憲長林平華李贊宇方伯
洪舍初品皆清貞以老先生好推轂人才故略舉所知
以進汙不至阿所好耳老毋日來精神頗王即偕隱中
敢忘高深之造舍親林璞所侍御行草勒附候并布私
衷伏惟尊慈炤詧不宣

與鄒南皐總憲書六　壬戌

辛秋附林侍御書畸老先生載邦禁也比書到則已晋少宰矣又晋御史大夫矣天祚明德忠賢秉鈞寧惟一人之私慶哉　冲主之簡在輿情之屬望必嗣有重畀焉今蜀酋東魔騷騷就平惟山海之奴虜尚費區防黠圜之援兵復從潰折此甚可慮也竊謂海宇之故多矣而患無着實做事之人即有其人矣又未免為門戸方隅之所町畦意見議論之所牽掣枝節紛起戈矛橫生而竟亦無濟于天下之事此　國家所以坐無人之患

也眼前用人似當以才志為先真才人便做實事若有才而弄虛頭者必非真才也今内計伊邇論才品不論門戸論功罪不論意見論昭昭不論冥冥則國是人才終必賴之是救時之急着也願老先生留意焉獻臣猥辱薦草擭起舊官朝命再臨不敢過自偃蹇稍俟開春即當北首日承大教似有勇退之意也者老先生身係安危曷為遽萌此念昔成王踐祚而召公告老周公所以反覆而挽留之者不一而足老先生自處何如不肖竊欲以君奭之篇進也舍親林計部行便草勒奉候伏祈台慈裁炤

與鄒南皐公子　乙丑

不佞與尊翁老先生交三十餘年而南北曹聚首者無幾耳然尊翁愛而教之者三十年一日也辛酉洪都貽書招隱而入朝首疏即推轂及之憶壬戌間猶從五雲閒再書趣行嗟乎宇内知己惟尊翁一人耳天未平治尊翁既得請而歸而不佞又為章胡所詬逐聞章亦從尊翁得吏垣者此與楊畏首叛呂大防何異哉言念不佞德薄望輕以累大賢知人之明深自慚恧傳聞尊翁

客冬已騎箕而去痛哉　三朝聖主非不知尊翁也而不竟其用乃耶學無識之徒復爭言毁書院又欲槩毁天下書院此不有江陵覆轍在乎嗟乎宋禁偽學而真道學者百代何損第卹疏宜上而久不上何故豈遵奉尊翁遺言耶不佞朝夕子舍不獲走西江一哭乃為文具隻絮託敝門人楊雩都代致布為叱名薦之尊翁有靈必不吐耳惟世丈力學抑情以慰九原臨楮哽塞

與何匪莪　乙未

謂足下遂摶扶摇而上也不謂復以小詿竟從外遷弟

知之矣足下抗疏排東封之議又藩府格外之請多所力持失當事者及中貴人之歡耳雖然縉紳家孰不耳何儀曹之名而惜其去乎足下鍾郢自在獨於世事有感也正直多禍容容多福長此将安所屆哉弟又謂吾火之情江右最厚其私庇者至令人張目乃閩人異甚其下無論即稍負佳望者亦僅齪齪自保不敢啓一喙甚則欲借以示公道賈風力焉即壬辰外計方面十一人已為可駭今復溢其三矣中豈盡不肖無可議留者乎曩歲京考吾閩自翰苑外三四君彬彬乎文哉則足

下實司之此段力量大自卓越非閩人可有也足下以何時入粤倘取道輪山使弟得一把臂何快如之弟出山之期尚在秋初果然之腹無可挟持以往故遲遲耳宗藩科場及邮謚事例貴署或有新刻乞分其副見示外有小詩書扇頭請正與足下書多作裏言千萬勿以示人至荷

與余漢城大叅 乙未

入闈望台旌之入以日為歲伏覩明公報家君書則若堅不肯為蒼生一出者又遣人詣闕乞身季真監湖千載一揆矣今疏下而久不覆是廟堂不聽明公隱也君子得時則駕明公寧無意乎且閩雖固陋有武夷之奇鯉湖之幽溪流之迅激崖石之叅差足供品題昔子長徧遊名山而此地未聞躡足明公肯一仗鉞而過山川與人必有相發者是明公之遊勝子長而其文章亦将鞭笞子長而與閩山川不朽矣咄咄明公寧無意乎又前書若以好友推轂為嫌者此亦有辨友而匪人也推轂而人以為私也自匿可也友而正人也推轂而人以為公也則何嫌之有今廟堂不以私而推轂公明矣若

必引嫌自高則古豈都夢而相卜而師者而結綬彈冠史反載之以為美談何也不肖稺不觧事竊持此勸駕惟明公實利圖之家君筋力既疲機鋒成駭自度世無知已者則已矣必不能策欵段復向長安道乞一官明公行部得一把握倘亦生平縞紵之幸乎不肖在告三載矣其人則向時阿蒙也碌碌無樹門下何以鐫督之北首次武林因風附此不盡

寄湯若士遂昌 乙未

鄉歲別後兩辱手翰而無從一字以報也弟殆非人哉

然神氣嚮往則五載一日也家君還舍聞足下循良之
政褎然為兩浙冠弟獨喜以為世類詘文士無用今得
足下一振之矣頃朝廷用舍在有意無意之間自執政
猶不能測而銓地戒不用諫諍官以為自安之道足下
與南臯入長安未卜何日長此奄數安窮然天祐社稷
會看目下一搏九萬耳弟杜門三載毫無寸裨而踈狂
則故吾也需次都下五十日矣聞可不失故物而主爵
者猶若忍不能予然念足下近作日新富有竊謂今操
觚家當以足下為第一何也臺閣之文愈工愈遠即其

他不過落王汪二家蹊徑耳獨足下宏蓄勁力自我作
古惜弟向未多見仲春入南倘肯遥借餘光豈勝大願
茲因蔡司理之便草勒代面餘緒縷縷不宣

與周海門 乙未

郭簿至同捧讀大教真如面矣日聞借重封署甚喜署
中有人又自喜得重追隨也然丈經濟之才透鍊之學
卓越時輩萬萬學使卿寺在轉盼間弟固旦夕冀丈之
出也又恐弟入而丈出也弟杜門三歲矣瓜期已過不
得不策蹇向長安而人則阿蒙耳倘得奉教新署在今

冬明春俱不可知越鳥南枝不禁朔氣辟吳牛見月而
喘然遲速一任之主者弟無能為也已蔣德夫潔守任
事朝紳多亮之者大不為交遊辱然兩疏意氣露盡功
名色相平生涵養得力何處傳長儒奄成長往良可痛
也嗟乎二君相與至驩也已而頡頏阜途同躋華選亦
一時之盛矣纔踰年而一列編氓一登鬼錄存者有時
而振死者不可復生莊周曳尾之喻張豹攻內之嘆豈
虛語哉弟與足下於二君非淺故致私慨為此可為達
者道勿與俗人言也行次雲陽專僕遣此顒俟教旨

答郭希宇開府

翁之入佐內臺也不肖蓋有三喜焉翁以宏猷峻節結
知人主而棘寺操院之推若幾於不相得者新命下而
京師大老亦以為望不及此從此而遇順風縱大舩總
憲柄銓旦暮遇之此所以為翁喜也今之縉紳論訛成
風邪正同途而當事者於人才國是若罔聞知彼此為
鬪雌雄莫辨翁擅林宗之藻鑒師君實之不黨茲入司
風紀而正人倚之若泰山北斗然此所以為善類喜也
閩人素號寡援比三事盍寡寡外計之役掌道欲齮齕

以為快即考功轉批引以為公而閩之以方面及甲科動者二十餘人而未止真從來未有之事翁入而鄉人之善者始有所恃而不懼此所以為桑梓喜也至愚父子父荷知愛埒庇二天知已大用不覺神飛色動此則其世之私忭不足為長者道也需次長安跂跂牛馬走中忽接翰教仰感不遺輒因來使草勒布聞一致踴躍之悰不盡下情副在別楮

與唐曙臺選君　丙申

不肖么麽未有樹也需次匪久即得一官敢忘明德然

此世俗語不足溷有道之耳瀕行以素未相識之人而門下携尊酒而存之旅邸丙夜深談肝膽盡披此則破格盛情傾蓋高誼令不肖更爽然自失矣意必有人以不肖欺門下者乎而退自循省無當也門下肩茲繁鉅氣定神閒綽有欛柄大儒之作用信非薄植淺衷手忙腳亂者所敢望今選事將畢旦夕息重負而就清卿矣然宮府異同閣部參商即仁愛示警而機括未轉日甚一日知者以為時事之難門下止好如此做不知者似不能無少觖望以為平日聞曙臺先生名若雷今掌銓不過平水箭耳不肖處於知不知之間則謂欲有以大慰輿望非於方面及郎署中精拔一二以風天下不可雖然知之未必有鈇推之未必肯用再三疏請動逾歲月徒令他日有不得盡舉所知之恨良工之心苦哉苦哉不肖曹事蕭寂頗與拙性相宜惟聰明日減道德日負以是中夜汗沾背也安得大君子咳唾之音時時提喚之季報後去附致數語所願請者百不宣一伏惟垂炤甚幸

與王弘陽少司空　己酉

自台駕入都職不敢一介通候惟是想望玄朝丰裁遙祝指日銓憲耳茲職不肖且辱白簡而再矣生平侍教頗愛名行傾今以楚事坐之且旁捏不干已事以成之夫職于李郭二堂翁不能無異同然所異同者在宗藩小名封非楚事也楚事疏催疏勘疏遣官皆出江夏意而職奉行惟謹寧有異哉自司農公議單出而側目者四起自江夏公攻四明自請告以去職時岌岌不自保而幸得無恙者以平日苦心苦口人頗見原故也今以揚疏引職為職罪案頗議單事職原據實以答而憸人

為楊代筆者乃駕為閑門不容入議之說以交搆耳職
未見叅疏不及細辨又聞二三屬官羅入其中皆司理
華自相傾陷而借職粧頭於職毫無涉也職毋春秋高
得假此以還初服實愜鄙心然身名一敗不可復收竊
自憐也念二十年知己實惟老先生一人謹籲力呈上
疏揭語雖草野亦頗有關世道蓋年來朝端聚訟皆起
楚事故直究極其曲折而嘔心張膽言之冀於黨禍少
有救藥職即長為農夫不恨矣臨楮激切不知所云

上蔡見麓太宰　丁酉

不肖獻臣稱不更事慵無自立備員屬吏罪謍叢滋伏
蒙老先生包之以曠宇程之以元龜方自慶此生知巳
之遭不謂緣淺福薄禍與幸會而老先生復親枉臨恤
厚施真贈不肖不敢一日忘親恩其敢一日忘明德乎
日聞　聖明特簡首正銓席縉紳之徒欣欣色喜而不
肖不祥之人不得與諸僚寀旅賀臺端瀕行又不敢面
謁口道謝狀良自悲傷祇有銜結竊謂銓曹自庚寅以
前與政府合而庚寅以後與政府分合之極至於壞一
巳之人品而分之極使國事受其獘今而後分之獘見

矣不肖以為政府與銓曹交有責焉為政府者銓曹所
用當則擬票允之不當則擬票駁之天下是政府者必
多即銓曹亦何辭之與有為銓曹者政府所言可則斟
酌從之不可則斟酌而明告之天下是銓曹者必多即
政府亦何辭之與有總之各持一公共成一是而已自政
府不敢以公心主持銓曹之舉措而或私有所阻於內
有所授於外不則秦越人視之銓曹不肯以公心斟酌
政府之是非又不能盡融其意氣之私而上之不能得
於　朝廷下之以其身及選郎為言者的即不肖見政

府與銓曹之不能安也故曰將相調和則天下雖有變
權不分況政本執今日之弊大約坐此重以天聽彌高
屢謁不報朝紳異嚮人各有心而積輕之勢岌岌乎不
可挽矣老先生此行正閣部分合之機宮府轉移之會
伏望一以前輩王三原劉華容諸君子公心勁力處之
不必合不必不合不必分不必不分使政府銓曹精神
粹然一出於正然後積誠以感動之盡力以移持之九
閽可叩朋黨可消軒冕可薄形迹可袪天下事其猶大
有可為者乎昔人同不害正異不傷物之說竊欲持是

為芹曝效然老先生權之熟矣操之確矣無俟不肖輩喋喋一得也伏在苫次不敢多談聊一陳其梗概倘荷留神省覽世道幸甚晤侍尚遥臨遣惘惘

答蔡元履比部　丁酉

神駒汗血一日而馳千里則足下之謂也離角丱曾幾何而兩榜連魁文蕣奕奕動天下視不孝輩直駑駘耳雄快孰謂選秋署無錢穀猥瑣之務而得勢力千載之圖此天之所以奉足下也顧古之言不朽者三事功本諸才志懸乎遭遘有幸不幸焉文章家無大裨殿最然

非天授既奇師匠復古徒足取快目前未易標幟萬代太上則道德矣夫今之聚徒講論者名道德而其實詣非也甚且流而禪即禪亦非也故宋之周程明之薛陳卓矣足下何居乎黄胎素太史足下座師也文章古勁而更留神心性之學幸秉此時布僕太上之事即發爲文章亦舜質古是務而無傍王汪二家蹊徑可也吾輩最患聰明有限宇宙難窮足下過目不忘之資縱横瑰瑋之材真純恬淡之性三立基本已豫故敢以此言進惟足下勉旃自愛不孝積釁深重禍奪所怙萬里奔訃何足復齒於人而足下遠貢慰劄重以賻奠即延陵之誼何加焉自頃年逾壯矣而孤陋不學所爲光顯者安在足下其無以我耄而舍之尊君官聲休暢入覲聚首亦一嘉事南風有便惠之教言

答汪雲陽郡伯論上廣平倉　戊戌

日者遣价代叩馬首計尚未徹也而老公祖明既雲箋儼然臨之當戒行倥偬中猶眷眷灌園之夫若此感佩之私與踈曠自外之愧駢集矣不佞穉不解事竊欲有言於明府明府在郡造福求瘼痌瘝乃身士民無不浸

灌而謳頌者惟近發銀令同民買穀以實廣平倉意至美矣非良法也不佞不知他邑發若干又有續發與否第耳諸同民言竊謂於晉人利而於外邑病蓋價雖平糴然斗斛有官私之異到倉有輸納之費輸頭有往來之費凡領價者俱當倍出頭會箕斂無一得免計平糴之時外邑民能走一二百里外而須升斗以活乎是官損千三百金而同民益以千三百金爲晉人德也又其勢不能移外邑之粟而之廣平倉也必持金而糴諸郡城如此則遂責晉人平糴入倉使自爲計何不可執若

為外縣計惟有發銀令自糴自備而已然鄉落民亦不能持槖走数十里而與邑居之民争升斗也况外縣之於郡城哉故每縣擇大鄉落置倉積穀令山谷附近之民辰金而往午穀而還誠備荒之上策也買穀上府殊覺未便明府幸與院道再熟計而行之何如

與洪含矜令君論許家離婚書

明公所處許張二家婚事闔邑懽騰維持風化非淺鮮也不肖舊為西曹喜讀律令遺忘久矣承示斷案因取婚姻律詳之稍有疑焉請先言許之非可乎別駕過聽

浮言輕寒舊好其謬妄姑勿論且以許之冨而棄張之貧雖百喙誰信之此敝邑所以不理於別駕而痛快明公此舉者也然律云許嫁女已報婚書而輙悔者笞五十若再許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女歸前夫前夫不願者倍追財禮給還其女仍從後夫男家悔者罪亦如之不追財禮又云若有妻更娶妻者杖九十離異所云罪如之者謂男家悔而再聘他人未婚則杖七十已婚則杖八十是也不謂其已婚而仍娶前女也不追財禮者謂男既先悔則不追女家原收聘財對前倍給還言也不謂其以女而強歸之也有妻者謂有已娶之妻非先定後悔未及御輪而遂謂之妻也今許家無故而悔罪宜如女再許他人已成婚者之條張雖聘而旋悔不得以有妻更娶者論也竊謂許家主婚及諸附會者宜罪洪女已婚宜留而張女不必復合昨讀明公審詞謂洪當離異張當為正用前律乎用後律乎抑有出於所稱二律之外者乎但今張女既歸於許雖未合巹實已過門似無再可轉移之理語云成事不說事成矣不肖不當喋喋第以荷明公道誼之雅鄙衷

微有未安不敢不一私於下執事倘明公謂寒舍於許有婣為渠作說闔邑士民欣頌盛舉者以不肖強作解事然不敢避也別駕亦未嘗干不肖為理故不敢告之他人而直佈之明公倘別駕與聞則神明實臨之媿媿饒舌弋獲與否惟高明裁亮

又答洪含矜令君

承諭悔婚及烈女死未婚之節一段直從道理中發大議論加法吏識見一等矣然大凡律云罪亦如之者止照前科其罪耳中間追賠離異等項須得律文明載未

可一槩比擬即如男家悔者有不追財禮一語則其不復合為婚可知矣若律必斷合何用更着此語乎蓋製律者或有嚴於女而寬於男之意女本從一故雖已婚而斷歸前夫男子似或稍可通融故律止科其罪而不責其合此不肖一得私見然亦不敢以是律張女今日之張女則儼然許家婦矣何復論離合哉若謂許家斷後私娶不肖雖不的知其何日老父母必自有明裁承教敬謝

與洪家勸出許廷基書

許別駕之孫廷基締姻高門本求嘉耦反成禍胎不肖初謂令姪女業已成婚據律則張女似可不送然洪令君之斷合者不惟急為風化計亦有見於解律諸家之說非盡漫焉而已也夫廷基豎儒至枉父母師傅之鄭重親臨庭著一邑傳誼以為盛事光施已難堪矣揆理度勢豈容中止令廷基稱不解事夫妻亡匿而令君以道詞急之別駕若稱門下堅不令出無如之何也已夫有孫不能令而欲委責於他人人誰亮之進言者云別駕有下石之謀致令君欲棄官去事聞兩臺而訟者蝟毛而起家人盡鳥獸散七十一老翁日惟求死不知兩臺批到之後景象又當何如為令之計惟有廷基一出可以少寬夫別駕事勢至此亦亟矣而廷基燕雀處堂若罔聞知必且干神人之怒隕越是虞乃潭府坐視別駕之危不為憫而苦留廷基以重之毒宜非仁人之用心也且洪令君申文雖峻而意猶主合始終不改兩存之說至不難易其氏為正嫡詞此其機括猶可挽回則廷基之出有何不可亦何大不利於令姪女而門下執之固乎門下度能終庇廷基則可耳不然事不了則兩

臺府道必於南安索罪人焉令兄能任之乎不出而事不連於令兄乎即出而不益廷基罪乎夫震于躬而後出明不如震隣而出之愈也出而益以重其罪明不如令出而末減之愈也不然別駕之家事齏粉不足惜萬一變出不測而國欽國光之前程俱已間革覆巢之下寧有完卵廷基安得晏然而已乎而令姪女亦何面目稱許家婦乎又不然當事者激而申其律當離異及張氏為正之說則柰何蓋傳聞令君云張氏去其夫則吾必去其官夫使令去其官此為許氏之禍而使隣邑去

其令尊門反當以為福耶不肖與諸縉紳長老熟計莫如速出廷基輭成婚事最便惟門下秉利度義焉如以廷基原未來奔而天地神明以蒞之盟則非不肖所敢知恐後雖悔之亦無及已

答葉臺山少宗伯書　辛丑

里中兩荷翰教銘刻銘刻老先生玄德爲望朝野傾心爰立之舉行有命矣不肖出山以來望光霽不勝依戀而逐逐風塵未及上記即心口猶自相詬誶也劉膳部兄將至手書捧讀周旋仰見汪度虛懷真足茹納天下

士竊復私自喜不遽麾斥於有道君子之門矣冊立冠婚　聖意殊不可窺政府以為　皇三子十七矣　皇長子不患不冠婚所慮者冊立耳去冬九卿議伏闕虞不報正春議單疏虞要脅止然此自宜禮曹任之新歲寥寥然不獨任而列九卿不首宗伯而首定國殊未愜人意諸司初不能無責望自禮垣獲譴之後仍各泄泄如故真將順之說深入膏肓耶近諸司具翹首　聖節然早秋不預請臨時倘復寂寂將無以逼近　聖節為解乎失此則明歲耳竊謂九卿不可不合疏而禮曹不可不極任即父子間不宜太激稍稍苦口亦自不妨天性承下詢即欲抒此愚慮復聞台駕齋捧在途趑趄者久之膳部行草勒布復意遂次可得及也翁入都幸曰而留相乾坤其猶可斡旋乎晤侍有期快不得奮飛奉迓肝膈之談伏祈涵秘

答葉臺山少宰書　癸卯

春明一別忽忽三載矣老先生德孚寀勿望重巖廊不日宣麻大拜以為蒼生霖雨周南不得久淹也讀蒼霞集縱横變化無不如意真子長授簡子瞻操觚無論壓

倒一世即郭宗伯公最號沉勁有古學然終覺有板意在讀者以為當讓一籌矣不肖何敢言弍春曹事得宗伯公力肩而其大者乃在楚藩昨祠司又上鹽議疏矣楚事結局甚難是非利害甚大迄今議論不能一然宗伯公此段真見勁力卓不可及而其所難者不在於後之勁而在於前之請宗室疏既下部矣勘復何疑焉兩號俱宗伯公筆老先生以為何如江浙湖廣考官部疏十閣揭五而不能得會部科初十日看工諸公以危言動大璫大璫入白之乃六省同日發票亦奇事也誰謂

濟大事不以權劾宗伯公每道與老先生相知無兩又
道鄭筒中齒及不肖也大匠無收不遺樸樕感在五內
難為言矣然宗伯公磊落奇偉之大儒而不肖拘方循
常之曲士何足以佐末議當任使耶不肖十五載郎署
而實僅亦且半之班次一議幾不免虎口秋冬之際得
一紙潘巳踰分涯何復他覬然　聖明三年来不放出
一曹屬恐終當告去耳承念謝謝令親實咨即付来人
小號錄呈請教伏祈台炤不宣

上葉臺山閣老書　庚申

獻臣兩過潭府老先生必假之殊禮寵以華筵故春初
之行里龍門而趑趄非敢自踈外也乃明教厚贐儼然
見辱更令踽踽甚矣伏聞　新主求舊特隆召命司馬
再涓海宇同懽憶侍函丈時竊窺老先生堅臥之意頗
先皇於老先生何如相知當今何如時勢國哀相仍夷
氛未靖在內者未必有不測之變在外者或孟生憑陵
之心主少權分不知寄物之間誰堪託孤寄命如楊新
都張江陵手段也者杞憂嫠恤豈為過計則老先生安
得恝然而不關念也鄙見老先生宜一面疏陳巳志一
面東裝就道倘付託有人則俟山陵既畢之後而後勇
退急流以明遂初倘軍國可虞則遂協力拮据以終圖
萬年之安大臣出處為宗社計為蒼生計不為一身計
固宜如此也若曰功成名遂身退而付安危於罔聞則
非　泰昌皇帝特召之意亦非老先生所以報　先帝
之知遇也此不肖與蔡敬夫方伯促膝熟籌者輙敢奉
聞以備採擇不肖告疏久巳下部計必得請讀書將毋
殊快本圖且自揣鉛刀弱質不足備緩急之用老先生
無庸置之夾袋中矣日承賜翰深感照拂茲走一介特

為勸駕不敢將賀盖此行自關安危與癸丑會闈之事
不同故小子竊欲效其款款之愚伏祈尊慈裁炤

又

泰昌之賓天也是國家理亂一大機關也孑然孤主何
怙何恃冲質之保護既難中官之竊借堪憂閣下處此
當不易易要以竭力致身之義不職為私圖耳近聞萬
曆　先皇議謚為　神宗顯皇帝甚覺未恊顯字既虛
爲宋室神宗乃為基禍之主何必襲之此徒知　先皇
恭默之攝而不知其初年英明之烈與五十年太平之

賜也可謂掩君而不能章君者也台旨以為何如

上葉臺山閣老書　壬戌

客秋台馭度分水時蒙賜報章深荷注念嗣聞入贊大政精采一新不勝為海宇加額顧當此廣寧失守蜀黔多事之際老先生焦神勞思救焚拯溺見於章疏者屢屢矣夫奴酋之所以猖獗至此者由吾封疆之無人也所以無人者無實心任事之人也以餉則但知加編請帑而不知清查以兵則但知閩浙楚蜀而不知訓練撫遠者言戰而不求所以戰經略者言守而不求所以守

且戰則不足守或有餘何至捧頭鼠竄而盡棄河西以與奴哉如此尚謂封疆有人乎其大患尤在人無固志莫肯共命此非可以術籠威懾而得也非積久收拾之不可而一墻之外與虎為隣眈眈然常恐有不測之虞聖門有勇知方四字在今日為第一義矣不知誰人可以領此愚見山海既設經略必添巡撫元履方伯倘亦其選乎至於廟堂之上做成一大情緣世界如京卿之起推纍纍若若多於户工之郎署臺省之考選車載斗量夷於侯缺之倉巡自前宰一決隄防迄今遂不可止稽之史冊從來未有冗濫若今日者是明犯　祖宗專擅選用之制矣相公以為十百之中有一二足當奴酋者無有哉且大計名欲懲貪而入計之吏交際愈煩費用愈多一介不取者僅聞相公二三大老及一二卿寺耳欲令廣所出嗇所入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故多加兵不如求將遠徵調不如近募責實效莫如明罰程真才莫如省官此救時之急劑雖鐵心冷面勿恤也雖部院臺省莫徇也雖維桑如蘭勿焰也雖恩賞勿遽施雖刀鋸莫輕免也　朝廷之紀法脩明然後人心震肅賢不

肖爭自磨濯以畢力于疆埸土崩瓦解之禍庶其可救乎不然渡江河亡維檝無之風波須洞必無幸矣　國家事可不為寒心哉獻臣跧伏林泉獲還舊秩非老先生吐握之勤不及此已而思之纔線微才何裨緩急是亦開局中冗濫之一也無之夙疾未痊欲俟癸春再圖出處不知可否鴻便草布併候台禧伏祈慈炤

上葉首揆論王良德等書　癸亥

昨聞王良德馮二趙進忠等以小事聲冤奉　旨用大枷東西長安門外枷示一月此死刑也心竊憫之偶晤

大司寇公不肖以為廵視宜有疏司寇公以為若得相
公揭救尤為得力不肖因思此三人者多則數錢少則
一文而諠譁禁地自干重典與孺子入井何異然律無
死理不待皐陶張釋之而後知也六月恩例免枷中外
盡然若大枷枷一月則未有不立斃者恐　皇上冲年
或未之知耳此無賴僕固不直得綸扉一揭然三生命
也所關不小且使　明主以一小事而死三人其所關
聖德亦不小元老若肯揭救　皇上必當立付法司
或且釋放盖枷則枷矣五日亦可十日亦可若此等小

事即不枷亦可從茲二長安門外可無觳觫而就死者
其所關相道陰德亦復不小老先生寧無意乎昔程伊
川有以方春折柳諫其君者矧活三人已死之命闢
聖主好生之德其為折柳也大矣獻臣庖人也曠越是
慚伏祈台慈亮察

上葉閣老書　癸亥

不肖自入輦轂下猥辱殊禮曲賜嘘培雖才疏命薄非
君相所能造然相公所以造之者可謂不遺餘力矣今
行抵滁陽親舍在望從茲得以偕隱相依者孰非閣下
之弘庇哉日承大教及郭宗伯事以為終非口舌所能
明夫妖書對頭有錢給事疏在有四明相在有　神祖
明旨在此於儀司何與楚事則疏催疏覆疏遣官者宗
伯參四明者宗伯會議會覆者李郭二宗伯其免勘其
予告則有趙司農議單在有四明相在有　神祖明旨
在此於儀郎亦何與若以名封寬嚴之間議論不同此
亦堂屬常事何足掛胷臆而扯入二事又誣賄爲何不
聞於當日也曩者酉冬小疏曾蒙台翰以為諸老皆謂
確論乃今猶若未釋然者夫江夏參四明尚不敢言賄

而以已壽帖况何獨賄司官乎何疏中絕無一言及乎
以三十年謬知如老先生又當老先生在朝之時不為
不肖一剖明之他日又將誰望抑若不肖一官何足道
何足道又茫得志一事向實不知其曲折故不敢隨聲
而唾亦不敢擊節而賛此鄙情也近接南來數客乃知
侍御穢惡之狀嘘沸金陵即老先生所咨詢者亦俱不
敢情告而臺省壓以察典既非情實且豺狼未問而主
察二老排擊不休何論波及此事公論不平必將有反
老先生近亦有聞否鴻便草勒鳴謝并以二事辨揭呈

覽幸賜裁答

答駱台晉主客　己亥

曩歲夏杪奔先君之訃過錦田翁丈以殊禮臨恤而慰藉之誼至高也未幾台駕還留都鈌焉不獲聞問惟是榮還榮滿之期則得於邸報上爲愉快而已然猶怪夫主爵者之以常調待天下寥廓奇士也宏傑如丈不爲銓衡必爲文衡銓地太鬧非吾輩所宜處則柄文其可也計丈指日間事矣承示制義傳吾靈扃即所以符乎往聖自是學問文章家至論弟竊謂明之經生言猶唐

之詩也律詩之必用沈韻與唐以前事也猶時藝之必用宋也一也而六經其祖龍矣今海内皆禁老莊夫老莊何足禁哉乃用老莊於時藝者則誠可禁矣丈謂所惡於老莊者惡其意也非惡其文也弟則謂所惡於老莊者非惡其文也惡其字也何也經生家無頭學問僅取子書奇僻字以入之此則從古費許多少辭說而後能解或竟不能解者舉業本欲使人一見便了而此三四讀可了乎柰何不令人厭也誠本六經之旨趣而發以老莊之文法語用其明而字不襲其晦則何害哉然要之學有本領則老莊爲吾用無本領而徒掇拾怪字以爲奇又安在其老莊與不老莊也方今時事中常外戚爲政其禍之所中卒不可救解如張新建戴給諫山東二令其晧然者然貴座師負縉紳望至次相而一旦失之何也大根本之地竟何如賴宗社之靈或無理外奇擧耳不然庸庸輩可恃耶沉光易邁弟奄忽將及禫除倘大計無恙異日者尚不忘圖南之志又恐高材捷足不吾待也九台真好友晤間爲道意南中續到諸公誰是大可人便中見示使弟得托神交更幸

答沈泰垣提學　己亥

四載濶別馳戀實深天幸借老公祖之文章道德爲閩士師表而屬以行部之便得一望見真脫畧尊嚴格數之外而坐不肖於春風中者但野人鷄黍之敬未敢便申爲愧歉耳適承手教無之盛奠輓章賁我先靈逝者有知猶當武林傾蓋之雅是銘況不肖孤乎別諭諸年家物色之難良工苦心誠然誠然吾輩做秀才時所責望文宗者惟公與明論体則公爲要論害則不明爲大以老公祖之方嚴精鑒卓卓乎超軼前後矣若稍示

厚道臨時明加裁酌一二似亦法中之情情中之理而不害其為公與明也草鄙之見如此猶幸奉晤時不敢以無益唐突庶幾言之無罪何如何如

上沈相公論楚璫及逮問何馮書

蓋聞醫之用藥也寬則治本急則治標夫相天下何以異此今之本何冊立冠婚是已今之標何楚民激變是已兩者中外喁喁屬望相公相公以文章行誼蒙 皇上特倚可無以大報 主恩而慰縣寓之望哉 皇上前日取回陳奉今復諭內閣作何安撫禁戢詳議具奏

宸衷焦思正輔臣納約之機也職愚無識則以楚璫播惡極矣今日之變固也獨怪其不早耳當此之時相公有大力能如張文忠之罷鎮守乎則幸甚萬代瞻仰其次則急宜為楚官民請命夫事勢至此地方誠不為無罪然其倡亂首惡之民則可誅其藩臬郡縣之官則可原即如明旨以不能調停撫戢責文武官夫奉虎狼也虎狼搏噬人亦格鬬誰肯甘心餧虎者責各官以調停難矣民猶水也風激水湧飄忽震動勢甚疾雷豈人力所能沮遏甚且有不忍惡璫而思放火剸刃于撫臣者責各官以撫戢又難矣竊謂陳璫之稔惡與楚民之激變皆撫臣養成之始而縱惡不禁既而隱匿不言所以有今日也支撫蓋微有清望焉比來兩都縉紳無不咲罵而無肯露章極言之者何也以為劾其和同橫璫乎則 皇上必加慰留是不啻露章薦之矣乃當事漠不為意而支撫猶靦顏在事何耶今 皇上欲查處地方經管官員職以為不必深求第罷撫臣而逮請才望素著者代之以正法首惡之事付之夫楚民不忍奉酷虐則變朝廷株連窮究賊殺差校之罪則又變若擇賢

撫而殲巨魁則安堵如故矣此外不必大費擘畫陳璫罪惡貫盈雖經取回然再得 皇上赫然震怒明正其罪差官扭解則可以大快神人之憤而寒各處礦稅之心此在相公度能得之則可不則姑聽之蓋此璫既撤罪狀益彰異日棄之若孤豚耳至於為陳璫被逮如何棟如馮應京等此皆為國家出死力不畏強禦之臣也皇上蒿目楚事遷怒各官則禍出不測誠及今悔悟之萌相公委曲為諸臣申解或復其原官或免其解京令撫按勘明具奏則 皇上轉圜之美明並日月而相

公囬天之力光垂史册旬日之内楚事既妥乃躬率百官大小衙門各具一疏伏闕叩請册立人人以去就爭之倘　皇上一旦旨從中出則相公羽翼之勳當與留侯鄴侯千載尚足矣標本既殊難易亦別老成苦心極慮正在於此此非職私言乃天下公言伏乞釆擇施行仍乞削去此書勿令流傳其以越爼罪也職無任懇切惶悚之至

荅鄭楊明叔茂才　辛丑

浙錄至不見足下名何數奇也足下素負奇僻而今歳

浙塲所錄文極平以故左昜怪焉獻歳拜翰貺之辱娓娓數千言讀之舌本為燥中閒敘先君守郡接引之雅浙憲闗情之殷令不佞感慨唏嘘不忍竟先君於諸君子不薄然非足下高誼能鐫之而雄筆能發之孰使巳往情緒耿耿目前者㧞惟不佞夙藉切劘幸獲先登而尺寸靡竪世路蹉跎上之不能竟先人未竟之志次之不能悠揚當路以為交遊光寵捫衷內慙赤何知巳者不以規而以頌足下家雖既寧幸付兩忘一切怨親俱從無始劫来惟知道者平等視之涉世末流不得不爾語曰不困阨惡能激乎此足下今日第一義也制舉業郭青老嘗謂欲特拔於故紙堆中安得不奇顧經生家說平說奇俱非實際此物須極苦心而不費力覽之躍然以喜則平亦奇覽之悶然不暢則奇亦平甚且不得與平順無奇者等盖科試與小試不同小試雖不當意必詳委以差其名次故奇而未純者必收卒或㧞置高等科試一語又牙徑置之耳近武林刻坡公集此公萬斛泉源又多悟後直寫胷臆語謂之極平可謂之極奇可足下胸中子史不乏第以此書歳月沉酣得其法得

其氣下筆之際自然滔滔汩汩正正奇奇舉業小技豈足道㧞次則唐荊川集亦可玩細說理而工達情於舉業最近參透二書刮目何疑使旋草復弃侑不腆萬里裁書語不宣心幸亮

與相知諸侍御啓　壬寅

小疏唐突恵文彈治然人各有意見各有職掌意見縱乏通方職掌豈容糊塗大抵　祖宗創禮自有深意而其後不能無損益受禮君子於變更之際每惓惓焉即明詔臺史前而曹郎後禮官猶得執品級固爭而况申

請以便奉行乎非悖旨也非創說也非敢謂臺吏之必
下也又此班者吏户禮共之非一曹也昔趙張既相而
陸五臺鍾龍原尚申明會推之例二相啣之刺骨然
祖制所在兩公斷斷焉不少假借豈不知其無及於事
哉前輩風猷僕何敢附抑所謂心所不安必以吐也今
使僕下氣而談而門下平心而聽大賀舊禮院曹未明
署也然詳味全疏自與常朝不同門下以常朝例之猶
屬懸解僕以沿行實之較為明徵聞小疏票旨有云
國家典禮豈容兩様必如此分疏而後可以釋衆喙之

疑然出自廟堂則可令遽張此之懸解加彼之明徵忘
歷年之已事笑一士之諤諤栢臺為風紀之司而禮官
以職守蒙詬非所敢望也雖然僕罪戾多矣幸反覆班
次一節使得以微罪行實拜大惠諸公未同者不敢強
聒若同年同門通家意氣之雅又不敢以衙門小嫌而
不一披露焉漢人云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旨而文過惟
亮詧

與黃鍾梅開府書 壬寅

班次小節遂無善處之方鄙見臣子進退當取上裁言
官雖貴不可以氣力爭也三疏呈堂俱擬仍舊惟謝恩
見辭欲稍倣常朝科道同班以御路窄狹若閒部屬於
兩衙門之間其爭必不止也宗伯公初欲以大賀與臺
以常朝與部此翻案議論不肖頗謂疑於朝四暮三後
宗伯乃自屬草上之然兩請之中微寓低昂如以隆慶
壓萬曆以題准壓沿行以常朝混大賀皆此意爾綜其
實科部同班不第大賀而常朝亦然不第萬曆而嘉隆
亦然盖隆慶時常朝即以科道同班不便趨蹌格不行
也倘 新旨徑與侍御不肖亦可無言既云照隆慶例

而隆慶習儀若彼今也若此別白申請寧可以已乎哉
極知綿力不能挽回又知必辱白簡及得過堂翁無可
柰何省得後日謂誰為儀郎而百年之班次從黑漆漆
地為人混去無一言也臺疏不票小疏俱票而後留今
臺中雖怒而朝論尚明更辱大君子許可則不肖雖以
此坎壈於世亦自無憾行且圖為傍濟去矣河工事得
翁砥柱不知總河者竟作何結局近廟堂之上不肯主
張即慷慨任事亦極難耳小疏併呈東省奏議倘授剞
劂敢希賜教

與黃鍾梅宮傅書　壬戌

臣竊見隆萬來八座大老其立朝之勳烈宏猷讜議炳炳烺烺未有如老先生者而其去國之際身輕名重眷篤禮隆朝士扳留而莫挽　聖主虛席而待畀亦未有如老先生者出處如此真可增光貽代垂芳萬禩豈特桑梓之榮而已抑然君志未定時事多艱東西猖獗兵民罷敝而內無任事任怨之彊相下有分門分户之朋黨老先生能遂挈然不置懷乎行見　聖皇之特使而徵平陽之趣裵而相也向讀大疏有　光宗不得正始

先后不得正終二語偉哉言乎又近九卿會議借大揭以為重想亦此意然家居不得全窺以為恨倘有近刻願得一寓目焉鄒孫二老皆海宇正人而孫公出山一疏鄒公開講建壇頗不滿朝紳之口孫疏近風聞鄒壇近迂闊老成舉事信不可不審也然孫雖去尚有大拜之望鄒公且當散局結果時不無稍惜此舉耳獻臣溝中斷賃獲起舊官非藉嘘造不及此然此時官方之濫極矣三三四四充塞卿寺尚無裨於軍國之緩急矧以凫雁微秩而支離其間哉無之毋年益衰臾氛未靖故寧偃蹇朝命而不敢遽為捧檄之圖咫尺台光未能自致謹遣一价代候萬福伏祈長者炤之

與黃鍾梅宮傅書　乙丑

獻臣亥春出山之時荷老先生枉顧惠貺真欲加諸膝也仰惟長者折節高誼銘在五內顧自惟迂疎見擯以為知己羞坐是匿不敢以姓名通心雖嚮往而迹疑自絕即擢髮何足數哉老先生五百名世一代醇儒當顧命訪落之日獨立獨持危言危行使傾危之徒口噤而忠義之夫心服古所謂社稷臣何加焉　聖明求舊

特借宮傅而宅司空蓋紀綱銓衡之重行有畀也當今宸斷獨運而柄疑於中竊朝局一新而禍類於黨錮往在　神祖之末固悶悶而傷厚在今日又察察而近刻使　沖聖有所主張誤席有所匡救則引而之清明固易使內一憑於中璫而外莫適為維楫則濁亂特須時耳竊謂當此之際必陰有分別而明有擔當又開誘上心使之當道使之志仁使之明習國家事此第一義也年來臺察官之在勘爲而復計黜官之無上事焉而復年例之庸庸者與有議者而槩優顧命大臣之無大

過老而奪詰講學患不真耳而請盡毀書院大僚宜罷
推耳而內旨似先有所屬此皆失政之大者至於兵多
而不練且無兵餉竭而不清且無餉則邊腹之通弊人
人能言無一人能任又天下之通患也此其轉移在政
府在冢宰在總憲在督撫與當事得力之科道故為政
府與銓憲者必先有以振發天下真實任事之氣有真
實任事之氣則何暇分南分北分門別户而盡以其才
致之於國家當軸者第提衡其是非功罪而為之進退
足矣不然雖別用一番人而攻擊愈繁尅核太至今日

多一番攻擊則異日必多一番報復而又甚焉其究將
人才與國俱盡則漢唐宋之季世是已有識者可不鑒
哉老先生此行海宇舉手加額曰是必為宰故不肖敢
以此言進若不肖之見擯則吏垣程註以不肖與區羅
陽擊節范得志系王允成之疏而欲逐之章允儒胡良
機遂從而下石馬今范已起王程胡已逐章已謫區已
南侍此段公案亦已大明然不肖得假以來毋子相依
不作長安之夢久矣素辱知愛聊一及之非有覬也聞
安車且北不獲走送謹遣一价代布下私伏祈尊慈鑒
炤不宣

答馬誠所侍御同年　壬寅

李卓吾弟之同里雖我生也晚未及識其為人而讀其
所著書聞其風嚮往之久矣每嘆敝郡有一卓吾不能
有而使僑寓於四方是敝郡之恥也不意老來蒙此嚴
旨然禮垣之疏謂不知卓吾之真則可謂聞出風聞則
可而其詞其誼則未能有以難之弟不得已號於當事
者曰因此得遂首丘卓吾之幸吾鄉之幸但其年七十
六高矣老幼不拷訊載在律令又病中氣息掇掇不堪

箠楚萬一事出不測則奈何庶幾有憐而為之地者蓋
救鬪者不搏戟也至於橐饘義舉弟嘗徧告諸桑梓多
以為然然閩人孤立無援欲望其出死力以為之轉移
則必不能即弟亦徒有其心而已承教愧死敢不勉旃
丈貞心誼槩真可上薄古人雖然丈諫臣也朝夕之與
處似覺未便恐小人有伺而聞　上者未免多一翻事
鄙見弟暫寓春明門外以時看視以便通聲息則為大
善不可過露形迹若以丈一片肝膽即百神亦當護訶
萬萬無他慮也

與陳𠑽台石都　壬寅

伏惟明公運籌決勝拓地開疆勞在社稷賞延苗裔此
環宇之所艷慕而溫陵之所僅見者盛𢦏斯之為烈也
賞功事幸得執役然向皆出自內府而今則借之僕寺
歲底承命即將原冊咨本兵以便轉發不謂其耽閣乃
爾頃礦稅逮繫起廢數事幾得而失之甚錯此機會豈
彼蒼壓縣官令各予蔡尋甸於滇為屬於晉為鄉大跡
竟不可已遲速諷直自有尊裁耳曩從王暗明所得聞
策緬狀壯猷淵畫他日當與擒縱並傳邇臺疏有何罪

于我之語即客歲宣捷時聞之大老云國家邊功重西
北而斬獲不多滇南拓地多矣而非國家所甚急者蓋
旁觀人與當事人意見往往相左然公曷嘗求有功𢦏
正不得已而功成耳今　朝廷論功行賞之後正台臺
守威定功之時不知猛奉二酋之外尚有遺孽不請當
芟薙者乎抑遂可以畫界而守分疆而理而少寬膏斧
之誅乎不肖稚子何知耳諸道路之言不敢不告伏祈
長者哂而置之使者還便草勒附布恃在愍原

與鄭崑岩開府　癸卯

重鎮特簡僉望大快礽聞發票別有所屬已更而借重
尤見　聖明用人之精且慎也曩老年伯在赤城專主
必戰今操縱在握令套虜不敢南牧者在茲舉矣不肖
班次一議遂為闔臺詬辱然職守所在寸衷未安雖知
其必及白簡而不敢避也頋朝紳公論尚明而獨不甚
明於廟堂之上隻身萬里擔此劇署宗藩之事往往旨
從中出雖執奏無可柰何行且再圖休沐以安丘壑不
第為豸繡之耽耽也不肖日坐廳事凡以南雍咨文謁
者當日發手本次日發咨胥吏即欲遲之而不可得惟

近堂翁在告或三五日方得押行南中諸生之所以艱
於得咨者不知何故當是所托之人不的當或工戶咨
之有阻礙也即如宋陽山乃子納貢南咨發已逾年而
去冬遍除乃冤一同寮送至煩太宰曾公為言此其咎
安在承教謝謝敬當再加喫緊矣草復并致踴躍不宣

答畢松坡大司徒　癸卯

伏惟老先生四朝耆舊一代名碩出則國棟處為世儀
蓋世所稱三達則孰踰老先生者𢦏存問之典猥以職
司幸獲執役不知地方原題之不用四六也何故不肖

初視事即照視纂者原稿具題不及潤色以忝名德迄今若負芒刺然名德如老先生豈假詹詹者為輕重哉若海豐公撫按疏請遣官語復繁縟前官以例裁其差官不肖又以老先生之例裁其原題而人猶覺其多則品格公論之大較居然可覩矣今榮壽九十在即令甲存問例當遣官地方官自當備極揄揚而朝廷於此時想當有特恩曠敘如陸宗伯乃孫也先君在南計備員屬吏多荷陶鑄而小子又獲先辱惠書仰惟抑抑溫溫之盛德即衛武公何過焉令孫還便草勒申謝并布緦

往伏祈長者慈炤不任瞻馳

答吳徹如比部 癸卯

同榜兄弟惟毘陵稱最盛文章氣節彪炳海內者不啻五六人而丈尤其犖犖焉者弟萍踪偶觭而嚮往一念則無日不之乎左右也方今 聖明在宥而仕者以郎署為錮譴謫與曾經譴謫者以山林為錮雖出處稍殊其致一耳曩同舍需人則首屈指丈年来濟濟布列終歲不能出一缺獨不有葉玄室故事可圖乎此亦主爵者之責也士風之壞良由提學官歲考不周功令不嚴

然考察提學一節極難是官之推不甚計望而其陞斥亦以無大異於人無怪乎汶汶者多而才品兼優者少矣李郭二宗伯皆實心做事當有斐然改觀處愧謭劣不足以佐之耳承教敬謝弟十五載郎署而實俸亦且半之動而得謗久且崇戾柰何獨令丈為薛蘿主乎令叔南浴當日即欲人旋草勒奉報不盡願言

上李左宗伯揭帖 癸卯

職以迂拘之性淺薄之能備員劇署罪戾多矣職猶自知之伏蒙老先生喻以無心閒以違覆此古大臣集思

廣益之風也宋王文公人品豈不高任事豈不勇而新法之行雖韓琦富弼不得言溫國文正公人品豈不高任事豈不勇而新法之罷雖蘇軾不得言令老先生開喻及此過二公遠矣職豈不欲勉策駑駘以稱任使然而職之自處不可不去無論職隻身四載夫妻子母人孰無情無論職久有去志第以會議未完右堂上疏未敢言去儀司禮官也亦四司之長也令使共事者盡以為宜去盡以為不去則壞衙門體面雖同年在言路者猶不能為職諱而職顧充耳靦顏可乎名封事即從嚴

職不做有做之者即從實職不做有做之者此不必介老先生意職亦不以一官為意雙鳬乘雁可勿論也惟是事有關職職掌又非職所得言者不敢不畢其愚夫楚之真假未可問也　朝議見為可疑而未嘗定以為真也部覆見為當勘而未嘗定以為假也摠之再勘而真則可以雪不根之誣不再勘而遽信其真終未免為不白之疑今日既已忞忞青史其將謂何職愚無識尚以朝廷行撫按覆勘為當如會典再一體勘此事雖係
聖斷亦本部一大職掌且勘問之說出於同城之人

則為嫌耳出於四海九州當事之人則何嫌之有夫今之所以致茲多口者以覆疏引例太實也代理太急也又右堂行勘始末一疏自招之也然謂之不避嫌則可謂之太看得容易則可若謂之謀害親王此何等事而易言之於職數月奉教有以窺其必不然矣竊謂會議諸疏老先生實首署名今議疏未下疑事未結老先生肩茲重擔必有以持事理之至當而明右堂之無他者恐不容無說而處於此也職生平議論不能徇人而一片肝膽亦不敢負人況在堂屬之間乎此非特為郭老先生也實為老先生為衙門職掌也事體重大本當面陳而病不可風謹披瀝固陋伏祈裁答利圖之天下後世瞻仰此舉職臨稟惶悚

答朱恒嶽提學副牘　癸卯

粵東人文故勝比來頗不得志於春闈今得宗工為型範南宮入彀當復見霍甘諸公故事矣頃直指報　命所上郡國節孝或闔郡無一人焉何靳靳也孝姑勿論以一邑計之孤節幽貞當不數數正坐賄舉成風而上之人不盡信耳若旁搜確訪雖稍廣其額亦自不妨恵

州有鄉先生曰葉龍潭楊復所者葉倜儻奇偉而一段任勞任怨之忠可貫天日楊深潛純粹而一体不厭不倦之思直追周程乃二公俱坐浮言而易名之典迄今缺焉楊遺文有能表章之者他日當與白沙子並傳甘霍集不足擬也不佞有概于中久矣輒因門下而吐其娓娓之愚若此門下以世教為己任者倘不以為謬悠幸甚幸甚

答陳玉海盧陵　甲辰

曩因使命之辱尺一附復乃茲人来復蒙恵書兼損清

槩且惓惓諭不佞之振門下以言也夫門下卓卓犖
則何求振於不佞哉文章魁四海而落筆娓娓數千言
也治大邑如烹小鮮而循良之聲不脛而走也門下則
何求振於不佞抑矧闔人素號迂直無伎倆而不佞又
迂直無伎倆之尤者衆人曰可不佞曰不可宗伯曰可
不佞曰不可憂憂乎不知衆口之為衆　天子之宰相
之為尊不知坐吾上者之為賢有力也曰吾弟求其是
而已不肖之迂若此辟之盲者之首途也首觸枯株足
蹈坑塹而不知也不佞又何言以振門下公車事逼未

得言去稍俟春仲即圖歸耳天下事惟門下努力為之
草勒附謝并布衷言伏祈原炤不宣

答李斗野應憲　甲辰

以堯大夫之莫逆於下執事者而不肖自總角即蒙教
澤也蠏之為誼世寧有幾哉客春京邸重荷厚愛奉違
以來缺焉申候伏惟老年伯卓品偉才朝紳推重　聖
主起東山而旋畀之楚臬不日開府建牙大展鴻抱可
必也李景顏敝同年最相知者道德之士非特功名而
已蹇回敢聞於長者一物色之郭明老抵家久矣與楚
淄相安否渠於楚事極認真當一件大不朽事業借其
不用不肖迴避之說也在署時頗相左則以名封之故
然畢竟是不凡坎壈中幸老年伯護持之晤間并望為
道區區至懇

答方岱陽按臺　甲辰

不肖筮仕南都則與老公祖門下士傳太行為莫逆交
景慕下風迄今餘十五載矣入閩天幸獲借福星竊聞
下車按部民雨露而吏霜霰也即山陬海若亦應遁藏
何況父老蒼赤有不歌舞者哉使來伏承翰示不肖備

員禮屬竊見省直報命所請旌節孝胡歷歷也今以窮
鄉下邑而論其真節者必不下數人而直指所條上者
通省僅六七人而止耳如此則窮鄉下邑之婦女一生
荼苦而不及聞者多矣夫上之人豈故靳之哉無亦以
其典重而下之所舉者未可盡信也老公祖按部而精
別之他日報命即多旌數人部中固無不按疏而覆者
此亦世教之藉也先祖妾楊氏守死善道曩荷劉按臺
公祖賜扁矣然未及旌也不肖辛丑秋曾有小疏偶因
留中嗣調儀署則以職事所在未敢再上大抵歷年以

側室而難之然姪妾事亦極多耳即小疏所比例者可見也老公祖為綱常主伏祈留意外疏揭敬呈台覽

答王損庵　乙巳

量移過里欲迎養家毋而適長豚客秋喪婦母氏暫留為之續承惠謝謝義府一書聖經羽翼後學指南傷寒準繩可當救急良方矣昔陸宣公罷相惟閉門抄醫方夫之醫理過之而研窮經傳則宣公不及也他日起東山而登鼎軸以經術黼黻而以方書為起死肉骨之助相業豈必遜敬輿哉丈立朝居鄉弟所素信別論俱已

寘意中地方之事凡百茫然倘不吝開示是所引領縷縷尚容顓布

上周懷魯中丞揭　乙巳

鎮海防按臺初謂本官操守一毫不染職不得已以輿言進按臺方深嘆知人之難然以撫院春初方薦近使者又復持書至甚難為異同令職姑署本官稱職而擬其赴京給由則目前不必保留兩院不致異同而本官亦得暫離職守以熟驗京口之民情而徐需既定之公論但各聽相沿留任者多矣而職獨擬本官赴京必且大恨必且騰謗然身既為朝廷執法之吏亦自照管許多不得職此段苦心惟可對台臺披瀝雖按臺與總河恐未能盡亮也

又

石埭畢松坡大司徒今年八十九矣明春九十例當存問人生朝露如陸平泉宗伯遂不能至百歲伏乞台臺預示此意於府縣使得早為申請會題則老成名德得早沾　朝廷一日之恩亦即受台臺一日之賜也

上周懷魯撫院論撤奔牛稅　乙巳

昨暮連接大教及減稅疏草仰見台臺為三吳請命之心甚惓惓盛至也先是莊通判有禁段商毋陽登陸之議職謂此似添一關也甚難之不得已又謂此真漏稅也即稍容不嫌方在議詳委官查驗間常州府則謂粮食之稅既免則奔牛之關宜撤如該監汲汲議補將來流禍不可勝言又謂既經兩院題減止宜以各關之數為額以見在之額上進鎮江府則謂以上年之冬通融本年春夏京口稅銀尚餘百兩有奇以待秋冬不足議抵倘有虧損另行設處大抵據兩府之議俱無賠補之

方職再三籌度計無所出及得　聖明減税之報而後喜可知也除兩府原議已經抄會蘇松道議詳外竊意税額既減二萬則其他様銀孝順使用雜費亦可量減數千不惟不必求加於本額外之額且可略倫於今額内之額不惟丹陽之登陸段箱不必過核即奔牛之千金閘税似可盡撤如今茲未能則姑撤之以待京口閘閘之時而後量開奔牛以補其缺彼開則此閉是亦一策也為此顓人具禀以慰台臺惓惓盛心伏候裁奪

上周撫臺揭論靖江盜船　乙巳

日來探有盜船五隻或云八隻往來停泊西洪口王家港李家等處打刼商船緣西洪口在靖江西小沙之上大江之中其水面極寛而中有沙洲易為出没在商船為北岸必經之路在各汛為公共遼邈之地是以鼠輩潛泊各沙嘴上以伺重載而兵船合則彼引而去兵船退則彼潛而來是以如風影之難捕捉也據探賊船甚大俱容六七百料或千料而我船反小又據探大船似從江北來而喬一琦率船追趕聞多太倉崇明聲口職已經督令圌山孟河靖江楊舍各營兵船合䑸勦捕而移文張叅將樊同知節制調度之期必滅此而後朝食不苐容乍來乍去以苟一日之安滋難圖之蔓也再詢樊同知道每年秋成時輒多竊發我兵防備誠嚴彼亦無能為害然業已蠢動矣敢復泄泄為我職竊聞有言薛扑餘黨反側未安而挈家之江中為盜者又有言私塩之禁太嚴則肩擔背負之徒迫於生計而之江中為盜者大抵江中刼人者皆塩徒也伏乞台臺明示薛賊之黨曠然與之更始無或窮治至貧難軍民將私塩肩挑背負易米度日者貽例明示不必禁捕使緝捕員役

不敢因而生事彼其報官者有限而入己者無窮是亦驅民為盜之一端也此兩者均乞裁奪施行至各營兵船必有所統方能協力而張叅將奉勅得節制各營者與其遣一將不如責成本叅職雖經移會然須得台臺一牌責成則彼之權方重而氣方壯剪滅此小醜何難我仰體台臺惓惓為地方盛心輒此顓人具禀伏候指授方畧

上周撫臺揭辭留任　丁未

職才識迂踈行能淺薄承乏之中吳靡所短長過蒙老先

生深知惓惓然欲振之炎徼而留之畿輔甚盛至心也銘感銘感承大教即擬躬謝緣閩方瑴臺以十一之日由大江泝京口坐是暫駐丹陽稍需之職私衷尚欲懇祈俯亮常鎮道務雖簡而人情難調從来未有久居而得無譽無咎者矧以職之匪材而堪久居此乎職毋年未七十尚可迎養烏鳥之私惟欲他徙以過家板輿蓄之久矣粤東之推雖不為優然主爵者一似曲體就養之思一似程量材品止如此夫欽啄有定分量有限職素頗覷破故歷官以来聽其自至安之若命萬一得俞

官秩既加私心獲遂又何求焉且蘇松二道皆為庭闈之戀一辭而去若職可去而復留將無為梁楊二君所咲乎用敢披瀝再陳伏乞俯體下情收回威舉職感恩與知已等蘇松李副使部劄在六月十四而履任之期聞在七月廿一似屬太遲雖一到家便有許多牽絆然簡書可畏重地難虛併乞台諭嚴趣之倘職以老先生之寵靈旦夕得轉亦差易脫手也

答馮文所廉使 乙巳

省別諭門下可謂愛人以德矣即不佞於孝廉亦有通家之誼俟過蘇當勸止之爭非美事也而以爭山故使諸長者居士多所左右其袒非歸一之論也則不如其已也且佛盡佛耳彼此何擇焉承示大刻并謝不盡

答陳明卿孝廉 丙午

語云流行坎止不特根本節目之大者為然即一飲一啄一舉止無不皆然如足下贖祠一事議論既難歸一已之可也待公論之定可也即終不定終贖不得付之無可奈何可也總之贖可也不贖亦可也雖絕口不言可也來諭尚多過慮此萬萬不必新令雖嚴烏有以贖

先祠未定之案而遽加督過哉若年遠事是非曲直更置之絕口不言可也古人云無辯自修此名言也尤足爲令日對證之言也冲天驚人何所不到而區區乎丘壟之蠻觸為哉惟澄慮專精圖其遠者大者通家愛助如斯而已過蘇時當一言為足下明此心迹不盡

答顧體庵大叅論假子 乙巳

承示令弟假子事即為商之王鍾嵩矣此事歐陽兄滴血判斷似無可疑謂老年伯受田偏護此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大君子為之乎亦不必疑但不肖耳妄聞則

謂令弟初時業已子之矣其延師於史上舍家亦以子教之矣當以其言為信聞上舍在日亦以子証矣竊謂令弟之子之也必自有見史上舍知之家之人有不知者乎其後之不子之也或謂嫡妻有子或逼於畏嫡之故未可知也又聞劉氏固非貞女然生首子之前從未嫁人其生次子之時或嫁與否未可知也薛玄臺又謂惠奇之貌酷類令弟此在老年伯宜有真見聞即令姪之生也晚其不知似無足怪夫使二人者非真令弟子則逐之可也其真令弟子而逐之則忍也誠如錢啓老

所教猶涉調停不肖謂處此有三焉明知其真則收之明知其假則逐之一真一假則一收之一逐之然欲逐之則必明著其毋嫁留生子之年以政賢士大夫之惑又必明著其為誰子使生於未嫁張吉之先縱與張吉有私未可歸之張吉使生於既嫁之後縱與令弟有私未可歸之令弟此一刀兩斷之說也不然半真半假若明若昧則少分之財產而處之別籍似古之所謂不成子者則一時調停之計爭未歇也雖然為二人計者能自立則不必爭自古如孫太初之流者多矣不能自立亦不必爭何也疑也此在臧府熟計之外人那得知那得知

與徐州倉胡贍明戶部 丙午

日在錫山荷翰貺之辱草勒寓謝百未悉也以老丈之沉粹藻雅而借重于冠盖舟車之湊令望嘉譽可一日而走四裔但恐倒囊不足以奉過客而奔馳簽折勞頓不支耳計丈受事幾何時矣必且有喜客之樂必且有厭客之苦而稍久之必且交口揚揄得客之益又必且召致清華以客之功也由此觀之客為使君累乎客為

使君益乎要之客何能重使君使君自重耳弟承乏澄江日走京口錫山姑蘇間客之至者亦間與徐等主人性頗好客而分苦不遠不譽之甚又何怪焉茲因差役之便草勒附布薄致一芹伏祈炤納

清白堂稿卷十

明同安直心居士虛臺蔡獻臣著

尺牘

與楊按院　丁未

于役玉峰未獲候侍即日復當有雲間之行矣人才節孝冊謹開具以備採擇常鎮多賢素在洞鑒中有未盡尚望裁教節孝俱據郡縣所開聊以意為之次第苦節維均軒輊實難惟得台臺多廣其額則幽潛之光也世間視旌典太重不知此特庸德庸行耳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豈以通都大邑而乏其人剝直指所題禮曹無不盡覆一生辛苦止費朝廷三十金似不必太靳也特薦布衣一節幸台臺決策陳君縱未得白沙方駕然文學行誼自是表表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近來辟舉寥寥是以士習不勵若台臺作倡自關轉移此曠舉非尋常比也五事及職事蹟并上刑名官評等項容即續送為此瀆人具禀伏祈裁察

與周廣裕　丁未

客冬承華緘腆惠之辱草勒附謝計徹覽久矣茲聞畢觀南旋暫憩金沙適不佞匏繫澄江未及面承企仰何如門下烏傷之政廉明踔絕爲循良冠乃大計之役聞亦有一二浮言何故不佞竊欲效欵欵尊門昆季盛天下長公之金玉門下之雄豪皆時論所嘖嘖令令弟又占春榜矣而翹翹者尚有待也第道路之言若謂門下與長公有小不恊天性至親何嫌何疑恐以此聲聞之天下稍未宜也凡骨肉不宜有嫌即有嫌人必衡量於長幼之間長公温夷明粹涉世既久處地復高海內人信之矣門下於倫爲幼於道宜恭涉世淺處地危而負

不恊之聲於天下萬一有以此求多者天性謂何世法謂何於長公固未宜於門下尤未宜也涂金壇相見道京師中杯酒懽洽舊憾頓釋不佞不勝為二兄私賀惟門下渙然氷釋怡然理順從令昭友恭之聲於天下則尊門科第之盛與功名之盛俱當於世無兩不佞叨在二兄知已亦與有榮施矣承道誼意氣之雅故不作寒暄語而直以衷言相規切如此門下光明磊磊必不罪也薄具少旌區區伏祈炤存

與王維山編脩　丁未

中外企仰爰立不啻望歲一日而命四相而尊翁相公又出 聖明特簡此希有盛事也人情夢卜此日再見快甚快甚然相公老先生海宇之人日望其出又有虞其不出何者其弗顧弗視之清風足信於天下故也然人主之於相臣必親而後其言盡必敬而後其言入竊謂三十年来如王山陰沈歸德二公則 皇上踈而不親其餘或親或不親而敬之一字蓋鮮矣諫不行言不聽其無足怪若 皇上之於相公則親之敬之遠出諸公之右者也今日之召其有念亂更始之睿思乎相公

一出而罷稅使起遺賢特易易耳千載一機不可失也此二大事度非相公力量不能得之於 皇上亦度相公非畢此二事不足以報 皇上之知而答海宇之望故顧門下趍庭間一言之相公或當首肯惝然趣装乎前台駕到京口金沙間坐不先聞殊多簡鈌今尊體想平復如常矣所以決相公還朝者在門下一珍攝間耳炎暑侵人倍萬自愛不宣

答鄒愚谷 丁未

日者不揣以粗箑奉乞妙染荷老公祖不鄙之而賜之揮洒且方册長條不謁而得玩之神怡對之目眩殊自怪窮子驟富也洞庭之游樂乎大草據案披讀一過恍若携我而坐於縹渺林屋龍渚之巔不覺發狂大叫他日范蠡四皓何足以重茲山當以老公祖之文重矣近來吳會書畫之權乃操重於賢縉紳如明公與董玄宰稱宗匠不識尚有諸生與山人輩可以窺祝枝山沈石田王雅宜文衡山陸包山錢罄室諸公之一脉者否作家所許可必無虛士便中尚欲一聞其姓名而物色之毋使人謂俗吏椎魯僅能治辦案牘而已草勒附謝尚

容申悃不宣

答李明鰲憲副 丁未

弟獻臣迂踈之器淺薄之能黔驢再試懼其技窮鉛刀復割虞其鈌折伏蒙老年丈奬飾踰溢恵貺鄭重草附使謝計在炤詧茲齋心欲有請焉蓋聞臨舊鎮者其功名多損於昔則情熟而法有所不必行也丈之涖蘇松也監司郡守之體局既殊而使君之操縱自妙發硎就熟可謂兩得若弟以新秩守舊官吏民習矣兵將狃矣情勝則法且至於錯貸法勝則情必至於終睽茲欲張

之弛之操之縱之使內不害政外不傷物其道曷由焉
君泰之師也何以命之顓遣一役奉謝盛雅幷乞韋弦
之佩伏祈鑒存而惠許之甚幸甚幸

與陳心抑漕院 戊申

客冬顓迓前旌蒙台臺綺劄賜答貶尊折節迥出世法
之外紀綱僕吏何以當此惟有頂戴高厚而已承諭鎮
江南關橋不宜加板職隨轉諭郡邑議止第緣此橋嘉
隆以前原係洞橋萬曆間方改為板近因城中科第寂
寥縉紳不利歸咎西南二橋風氣不接而以船渡人亦

時有得失故闔郡士民群然請復各院俱蒙批允前院
尚復遲疑後臨鎮江諸生仍復面控故竟俞其請是以
有此役也一聞議止士民頗致惶惑且橋工垂成勢難
中止今已報完開埧矣若謂其有害運道似未必然蓋
粮船每年多屯冊徒鎮名豎桅其實置辦私貨耳且自
南門以至江口長十里許無有屯船二塢共可容粮艘
千隻而一日之出關出江者計可二三百隻止耳以之
豎桅綽有餘裕近又廣屯船塢以兼容濬內城河以容
民船皆為漕船也容民船者亦所以利漕船也語云成

工不毀伏乞台臺下矚士民之情俯俞府縣之議姑容
報完倘萬一少滯職當率先拆橋之役彼時士民亦無
辭矣為此尚役具稟伏候裁奪

答施麟陽 戊申

伏聞尊公老年伯之守毘陵也興學如文蜀都治辨若
張京兆清操若劉會稽蓋公庭嘗若無事而評文之敏
而當知人之中而奇即帷下所識拔士第知蒸蒸淬濿
而未嘗以一私干也公亦未嘗以一私狥也迄今士民
感誦如出一口不第所識拔諸名流而已可不謂磊落

奇偉真循良弘弟承之以来景仰風流亦嘗有志於作
人矣顧簿書奔走恒覺鞅掌閒有物色亦大類射覆然
半驗半不驗然後嘆人品相越之遠而前輩之未易及
也比来鄉賢頗多而名宦寥寥弟於今擧江陰趙可懷
於守擧尊公頗自謂愜輿情補缺典闓送祀之辰常城
及外邑縉紳相率拜謁者若干人迄今拜公祠下者不
絕也可以觀公論矣遠辱翰貺儼然歸德此公擧也詎
勞齒及然自是年丈孝思敢不心領草勒附謝伏祈鑒
炤

上王荊石相公 戊申

伏惟閣下以憂盛危明之貞心蔚為遇卷納牖之苦詞惓惓欲 皇上罷稅使脩廢官下考選疏雖中格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第以一二意圓語滯橫為言者所攻一時風聲氣習自非鼻吸三斗醋者誰能堪此然 皇上雖默鑒元老之忠而無容言官之過閣下第一切包荒置之不聞此甚盛德事也總之大君子心事有一人不知而千萬人知之者有千萬人不知而賢人君子知之者亦有一時不能盡知而後世乃知之者第求無愧

皇天無愧夷齊又何事乎分疏曲直昭昭揭鼓而後人信之哉不肖生平慕老先生之為文遷史坡仙千古頡頏至於奏疏之妙真足使人主覽之動容久已謀之太史丈收拾詮次之幸及今鋟成一帙亦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也太史所若比復何如歲籥更新台履元吉伏祈加珍以膺天眷薄具少將頌椒之敬并祈鑒存不勝瞻注

答秦耻壘 己酉

相望非遥音驛久疎則自一春以来簿書奔走未獲寧息之故俗吏面目固然良可憎矣聞老丈頗為目恙所苦豈白雲仙郎幾不食人間烟火者猶患内熱歟大計伊邇弟種種罪狀南都必备有聞使翰来何屢重褒言也典息事兩利二分錢利二分五厘是弟初斷亦以舊例相沿相安不欲驟為刻削耳不謂兩競不已甚至春元有呈秀才有呈令且聞之直指矣上聽院下聽令即弟無所庸其主持且聞兩浙減息既勒諸石而丹陽令先已縣減二分矣弟忝為監司典瘦民肥又將何求語曰廉賈歸富又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知賈之貪不如廉

則知典之重不如輕仁義未嘗不利幸以此意譬曉若輩徽民吾民弟非異視又非敢違尊命度事理事勢已不得不然然亦無如之何也顧刻四册及二青魚膽侑緘希原亮不宣

與姜養冲 己酉

辱在通家之末角丱識荆迄今遂成三十年交好矣白簡之辱遠勤賜頓重辱慰藉此誼何可忘也不肖生平徑情直行即儀司職掌如班次科場楚事猶不一關白政府况妖書大獄刑部覆楚疏何與儀司事而乎空坐

之乎即楚府之事𨗴議行堂屬危矣弟以平日苦心若口未及禍耳豈有負心于江夏哉諸君弟見署中名封與江夏意見相左不知其左晉江更甚當時以一司官而特立于二堂翁之下必自有是處而令人不知也今一疏而吳泰軒徐風谷李雲卿楊玄蔭而不肖皆以楚事失江夏意者其為驅除雎眦明矣江夏未出山不應有此鋒鋩諸君自樹立不應有此趨附未卜高明以為何如若地方事按臺雖極深求然不肖可無辨也長次兩公幸勉旃大業不肖當從養親訓子中拭目暨書且

觀我翁德業之成舟次武林因送從還附謝駐啟尹三公卿賢名宦事蹟行已呈催學院矣并聞

答薛青霄　辛亥

王瞻兄歸自京師得台臺所貽芳訊開緘捧讀恍疑霄墜而慰藉諄溫惠貺鄭重令人感激莫知所報伏惟台臺峻品宏猷卓然名世甲冬楚甸僉望攸屬迄今上谷乃得之雖北門鎖鑰非偉人不可而揆之輿情已逢數載矣惟當物態紛紜之秋而台臺儼然起家重鎮尤見真品真望比于九鼎大呂有定價也繼自今分茅胙土然後入宅台司非社稷之烈也哉不肖臣通藉承教即不敢妄自菲薄癸卯楚訐一惟江夏公所為原無同異其後之免勘者則司農之議廟堂之裁於儀司何與焉至於妖書之獄亂宗之變則事在法司與不肖承之出都後事盖緣藩府名封二堂翁意欲極寬而不佞意在守例時有爭執終不遂謝而金壇鄉紳號劊子手者藉江夏之知己以號召傾危之徒又緣其家有人命之事遂從而媒孽其間耳抵舍以來侍親課子致足自適不復能為出山計然知己之前又不敢不一吐也令弟文

何時還朝幸為趣裝在京師頗聞御虜之計全恃金繒為媾即虜王貢馬皆邊將之所分豢者私心頗不謂然知台臺制御必有上策矣瞻兄入浙章勒附謝伏祈慈照不任主臣

寄徐海石僕少　壬子

中州一接道範迄今遂成九載隔矣憶在江南荷大教之辱旋藉栽復併附羽將未卜能不浮沉否歸來山中跧伏三載想望丰采如在天上惟是大疏流傳氣勁論讜以一人力戰於狂瀾之衝令懦夫增氣凶人噤口方

今邪正爭勝之際一綫清議倚以為重真可謂獨立不惧雄偉不群者矣清卿得命固　聖明知人之明亦穿楊善息之秋殊為老公祖快之不謂賀民部一䟽復致紛紜然仰讀台臺䟽揭更為破的金沙比部陰狠鷙悍籍歸德江夏之深交用能奔走一時之言路本以鑚起官削籍也而謂之諫謫本不知學為何物也而列之道學其雄心辣手不盡殺天下善類不止竊謂朝野二三名公其用人愛人若此即相業可覘矣先君作守寧波比部屢借以相脅而不肖毫不為動故竟遣其毒手前

台臺叅汪䟽片語貽雪深感知己然不敢以一字陳謝者知台臺為國擊邪非為私也老母春秋七十二矣不肖罪廢之餘菽水承歡已不復為謁補計第念國士厚恩此生竟未知報所耳草勒附布弁致小辨台臺一覽當知不肖立身頗有本末非敢茍為異同者也敝師鍾贅老尚未入閩公論既明可得便伸否

與鍾贅宇老師　壬子

獻臣巳冬歸來侍母課子不復為出山計即生平知己如老師亦以魚雁不逢缺焉披吐者三載此中一日九廻知我師之重念之也每自惟受知以來兢兢自砥不敢妄自菲薄一旦橫遭誣詆以為門墻羞幾不可比於人數矣然不肖立身本末或亦老師所洞鑒者當在儀署宗室名封郭李二宗伯極意從寬不肖時據要例爭執雖逢其怒終不遜謝因是有相左之跡然同署詳其曲折者未嘗不相是也至楚計事大則一惟江夏公之所為之當議勘時雖政府不能得之宗伯及奉旨免勘時雖宗伯不能得之廟堂一司官何能為力而擁戴者流乃借以為兵端不亦誣乎原其禍始京師中籍籍金

壇劊子手良有以也此人得志不盡殺天下善類不止而禍唐江夏皆深相引重甚至欲起考功司內計近冨平有䟽至列之鄒南臯顧涇陽趙儕鶴之次賴徐海老稍折邪萌可與辨奸論同功然尚未熟數其陰鷙之狀恐其流毒尚未巳也徐書䟽中為不肖昭雪頗力便中幸為齒謝日覩邸報暫借閩藩喜先生從此陞矣又喜得一卮晤侍今前旌尚杳抑或以舊僚有夙嫌耶小兒謙光定光巳濫遊泮頃次豚新舉一孫而老毋年七十二尚能視孫燥濕差為慰意因林負蒼送役還附布久

潤并致候私便中勿靳德音

與張二無解元　壬子

得賢書襃然為都人士冠不勝抵掌快之又從坊刻讀書卷精英宏偉必聯掇前矛無疑矣丙午大績得足下與許定于殊足生氣弟令科亦止得二人焉何也梁溪澄江素號多才兩榜俱止得一人焉又何也語曰官先事士先志古之士居仁由義而大人事備今之人當其為士時讀舉業取青紫足吾事矣非有明師良友之教詔也無論道德二字盡錯認富貴當作功名遂悞了一

生人品故立志必自入官始請問足下今日何志足下志所宜辨者何在今人稱人曰君子路上人又曰聖賢路上人夫君子路上人則不為小人矣然猶寬言之也至聖賢路上人則加一等矣然猶未是位上人也孟子所謂舜跖之徒意蓋如此夫欲做聖賢位上人當何志哉則道德之謂也非今之文章講說事功氣節之謂也然舍今之文章講說事功氣節而為聖賢雖周孔思孟不能則亦求其所志而已則亦求真文章講說事功氣節而為之而已矣前輩若薛文清羅一峰陳白沙蔡虛齋羅念庵唐荊川近時若鄧定宇鄒南皐顧涇陽諸公其真可謂賢位上人乎若陽明則廣大變化又不可以規規繩尺論也足下辨志倘必以數君子為指南而求其真者為之則今日謂之聖賢路上人可他日謂之賢位上人亦可此道德之儒也不然雖文章講說事功氣節赫奕一時君子無一二有疑於心乎然不佞亦信吾之心而已足下試深思而尚論之有以教我若不佞侍母課子暇則讀書談稽個中得少靜趣不足為足下道也佳卷及經書稿刻幸寄惠以作兒輩楷模晤定于為

致意不一一

答陳蠡源　癸丑

自翁臺建節齊魯不獲一通候問而弟中擁戴者之讒以歸且五載矣翁臺卓品雅望輿論首推　帝心簡在開府建牙旦暮間事弟竊聞而私喜焉已而復自憐也當南樞共事辱諸君收之意氣之末弟雖跛癈豈遽忘千里哉今周海門為理學之宗而翁臺為方岳之雋譽處彌隆槐棘在望而弟獨踽踽稱畸人焉吾道非耶何涉世之拓落也祇緣儀署一二名封郭李二宗伯意在

從寬而弟意在執例往往有不合者至楚訐事大一惟江夏公之所為之耳擁戴者流反籍楚訐為兵端此何說也老母春秋七十三矣定省之暇讀書談道殊有靜趣又何言哉鮑子知我聊復一吐之陳巍石傳示翰覘深感注存草勒附謝并侑一芹惟鑒納為荷

答陳蠡源操江　戊午

春仲伏承報章恍如面奉嗣得特簡新命何勝為正人柄用慶今六尚書御史臺大都內外不能相無惟南操臺實兼之故操臺真　國家之重臣憶丁丑戊寅間為

操臺者隆寒盛暑出必乘馬其時南曹俱有所畏而不敢肩輿辛丑以後則北之僉院有四輿而吾簾者故北曹臺省皆漸漸無所顧忌而乘馬者少矣今人情已便於肩輿其勢不可變亦不必變然舉此一端則兩都之紀綱淪胥陵夷者不知其幾也茲欲毅然振舉以清議而肅百僚非大君子都高位而行之其有濟乎又永生州參將所統江南兵僅僅千人幾於贅旒而奔馳兩屬應援不暇永生去圌山不遠此官乃裁常鎮參將而設之者今有便計惟裁圌山把總而移參戎於圌山仍復其銜曰常鎮參將以兼統二府營衛仍屬操撫節制且以江南之兵五百人合圌山額兵八百庶幾能軍不必添設至於永生一洲舊雖賊藪第江南江北各以一哨之兵約百五十人而守之萬萬無慮矣江北屬之周橋江南屬之圌山總不過前所謂千人者用其三之一而有餘也不肖曩在常鎮籌此至熟念南北分撫合䟽落落若台臺從中有意主持之則易如反掌故一借箸於知己之前或可備他日之採擇耳台駕入南計當在秋爾時不肖在武林可以奉晤今則拮据浙東試事無頃刻

暇即欲覓一便修賀未能也遠辱華緘重以腆儀不敢不拜虔勒短牘申謝而并披陳其一得之愚伏祈炤詧甚幸

與李碧海屯道論林次崖配祠書　癸丑

日從縣筒附復計已徹覽閩學道借重兼署夫以老公祖山斗峻望即區區閩士尚恐不中鑪錘而況攝之云乎想主爵者鄭重為大方文衡計新命且臨然時雨之化則閩士實先沾被不可謂非幸也敝邑故大理丞林次崖先生諱希元者正嘉間名臣也直節壯猷載在郡

邑志中即其所著四書易經存疑與蔡虛齋蒙引並行學宮矣今虛齋與陳紫峰蘇紫溪郡庠俱有特祠獨林公缺焉敝庠諸生屢欲比例陳請理固應爾第思朱文公筮仕同安故同庠特祠文公而配以邑人許順之王力行呂大圭丘葵四先生許王親及朱門而呂丘則聞風而興者祠皆塑像從來久矣林公闡明羽翼其有功朱子甚大而立朝風節則四先生所無也若像設四先生之次以配文公極為便妥不揣輙持是說私於馮文宗公祖幸荷採擇而附批於林官奉祠公移敝庠正在

踴躍遵行間復細思之此盛舉也倘非特移終屬草草文宗行逼未及致詳耳敢乞老公祖一篇大文字特賜行縣塑像配朱則羽翼俎豆於吾道有光而老公祖表章先哲之功亦千百年不朽矣膚見僣瀆伏祈留神斯文幸甚

寄東林高景逸年兄書 癸丑

曩因便附謝計已徹覽矣年來雁足希逢音驛遂杳乃此中則何日不之乎年丈清心正氣涇陽公後力肩道統主爵者盖逼欲得之以登公輔乃啓事屢上而俞音猶格何耶比來東林之名幾與紫陽爭高諸賢倡明之力可謂盛矣然名雖甚赫而道未大行豈自春秋趙宋以降名與位不可兼收雖聖賢亦無如之何乎抑其遇合另有待乎君子當此憂世耶樂天耶雖然弟竊欲有私焉東林諸賢比肩林立弟其中雜一金沙便足鼓動殺機而啓天下之疑畏弟知渠之所以能奔走無識之要津者以一二有名有力之人為之深交而噓其術中實非以東林之故也金沙自金沙東林自東林若莛之與楹厲之與施所講者何學也所護者何法也乃言者

高東林而併高于疑于而併疑東林胥失之矣夫君子之所以維世道者以道而所以昌吾道者以人道之行也有昭蘇之象故其機主生道之廢也有剥落之象故其機主殺苟辨之不蚤而雜殺機於東林之中未見其不為東林之累也夫以東林而借彼人焉可惜也以一人而累諸賢尤可惜也不知為東林領袖者亦曾商量及此否弟靜觀中近頗覷破然言路巳公言於朝而吾輩或未有微言於左右者故不揣而私佈之此非慫其人也為道也為東林也年丈出為國棟處為道宗其有

味於鄙言矣乎薛玄兄聞已化去此兄清脩真切吾黨伯夷而竟止此惜哉乃子家業學業何如鴻便草勒隱居放言幸諒而秘之

與徐匡嶽應憲　癸丑

京師一別忽復十載餘老公祖道德淵醇經綸鴻巨溦閩士民盖引領曰庶其來撫我乎乃高卧東山若無意於世而主爵之地亦未聞特起而大用之何也試觀天將木鐸則何患於喪天欲平治則舍我其誰說者謂儀封人之木鐸非以得位設教言也兩者老公祖將奚居焉

不肖臣性之通方才無寸長兩載儀曹孤立一意宗室名封時據要例以與堂翁爭執至楚評事大則一惟江夏公之所為之乃橫為擁戴者所污衊以重舊署之羞邇來朝紳公論亦似不盡泯滅然讀書談道侍毋課子自有一段素位樂地即從茲老焉可矣出山之事何與知乎陳友雲臺行便草勒潦悰併候台履偶有拙刻輒附請教陳友篤學粹行師門高足不肖將因其歸聞所未聞惟老公祖垂念舊誼振以緒餘則何啻逃虛空者聞人足音而喜哉

與邵上葵工部　丁巳

走謁未面知翁臺復有伉儷之感正須以南華學問遣之耳弟茲行鈌馬晤言意當待清卿赴召之時乎學田分為七則租粮已輕而諸生猶代民控籲何也人情豈有厭哉坊役之事雖近已詳允民直撫按而軍直鹽臺無論按院按臨日少即鄙意尚以為不妥軍本無役而役自今定誰為禍始一也軍之差本多且苦而四里之田亦尚民三而軍二而役幾半之二也向當役者累至傾家今官府自辦家伙且與僱役錢倘有傲儻之夫應

募而膺承之尚亦有利哉向苦而尚任之民今不苦而必攤之軍三也不佞為此躊躇達旦不寐畢竟以軍量貼而民承直為當郡伯則以姑俟行之不便而後再告再議夫此法一行此贏者尚能議復哉且三院之批辭都諫之碑尚在也豈故誘之分里而陰為攤役地乎是困之矣無已則姑待坊田將等之時而後議可乎不佞非厚軍而薄民也竊謂吾輩宜以大公之心處天下之事方能垂之久遠質之鬼神一毫私心勝心皆看不得門下以天下為已任者敢請教以為何如

答丁司空啟亭　丁巳

不肖校槜李時頗聞查冊之事意謂鼓譟一節稍成案便可結局至於田糧之事雖啓爭端尚仍舊貫括之亦可查之亦可道府出堂視事亦可相安於無言矣不謂邇來仍復告去而承問劉總捕亦見告矣其詞俱激不知何故承教具審台臺為地方留賢甚真甚懇即將尊劄轉達周右老仍將達示道府二公使知老先生盛意然武塘在家諸紳所以處此者亦未善也爭田則連刺而前意甚堅決鼓譟則閉戶而視情同秦越近且并以

鼓譟為烏有矣此事萬耳萬目豈云誣也至於冊之始而剗既而增跡難掩諱言駭聽聞雖使田額果少人猶將疑而不信也况嘉善之田日來有增無減倘按籍以丈田額既敷尚可求多於冊之外乎嘉秀諸紳豈肯讓人者扒敖龍華南昌之爭可鑒也老先生經綸大手必有玅用庶可解此糾紛不然非惟無益於武塘而且有損於老先生旁觀者籌此頗熟矣恃在知遇輙附披瀝亦昕以裨高深而報特達之萬一也狂僭悚息伏祈裁宥不宣

答郭青螺大司馬　丁巳

獻臣曩在山中獲接郭章比入浙承玄誨大刻者於今而再矣四明承乏先棠猶芾則奉老公祖寧厚無薄之訓罔敢失墜庶幾無忝于厥官不意向衰之年復有銜文之役即嘉湖二郡遂費半載拮据然後知此官之難任勞任怨未易為也矧浙尤難之難乎立春之日即擬渡西陵校越明以次而周浙東諸郡亦未卜竟能免厥否就宗儒而請指南固日夜企之矣伏惟老公祖胷羅宇宙文成經綸處則鳳翥出則龍翔　聖明求舊一日

而新綸特召為樞為衡為虞為周蒼生善類蓋幾幾望焉比聞有尊夫人之戚道抱為損然天下無合非假無聚不離莊生鼓盆非忘情也正其情之鍾而付之無可奈何者也達人大觀倘亦稍減伉儷之重乎慈谿丞治行雅飭不忝門風馮孫敬聞命矣因歸安劉丞人便肅問新禧并寓薄候伏祈炤納不宣

與楊衫陽寧波守　丁巳

犬馬之齒增一年則減一年日月如流而功業不見古人昕以嘆髀肉也賀壽蓋是俗禮非賢達所尚况客歲

愚毋子已叨華屏華軸之賜矣今歲台州既已移郤越州亦已啓辭俱荷心亮即郡縣以文投者鄉縉以刺投者槩戒閽人勿納獻臣矣不敢忘此言也老丈同事同心敢併以告併乞轉止四縣兩庠不必前來謁見省費省勞省俗亦吾輩相信相成之一端草牘幸體亮爲懇

與董見龍吏部　乙卯

巳冬中吳一辱翰惠嗣是翁臺翶翔天曹而不肖跧伏林藪不敢通尺一以溷清嚴年来側聞臺下所以拔拭而青黃之者不啻欲加諸膝特達相知昔人所貴臣何

人斯能得此於大君子哉伏惟臺下清真絶俗之標洞朗鑒物之哲吐握求賢之誠此古大臣之風非時輩庸常委瑣之徒所能識也方伯矯矯才品即以地方縉紳爲地方優覆亦何不可而言者借爲口實謬矣謬矣又聞臺下抗疏乞歸不以恚爲辭尤見直道峻節超出格套萬萬也稍俟之掌選清卿景星慶雲今暫遵養東山以其餘發揮名山之業不亦快乎不肖罪廢踈踪謬領浙藩寧忘所自顧私念以驅除主盟一疏大觸時忌甚且借癸卯送試一節以點綴於妖書中然不肖實未嘗

送四明之甥與孫也他又何足辨哉書出江夏謝世之後其毀譽半多失實大抵擁戴之人添揑雜就以釋憾而快其私朝紳有能明其所以然者否今欲使不肖緘口靦顔義雖就列出處之事惟知己教之因便草布感悰小詩書扇頭并儀曹存稿請正

答李懋明按臺　乙卯

職自燕臺句曲獲陪英遊承隆誼者星紀一周於此矣壬歲復辱報章置在懷袖伏惟台臺正色立朝讜論匡主比者兩浙澄清風猷振肅真從来衣繡持斧之使所

僅見者職從林壑間聞之不勝為明時增色為正人生氣不謂罪廢之餘濫廁牽叙之列而又得受事紀綱之下甚隆遇也念海内知己獨有台臺一人非藉鼎力主持公論稍明何以得此敝邑去京師遠迄今尚不知分道何在倘未能終遂遠志寒毋隨牒當在冬底矣比来朝政尋常遷轉亦頗不隔而起廢一節尚如轉石即鄒南老廷尉之推未知何日得俞張差發難　聖衷憬然國本大安而劉侍御處分異常駭人耳目想遅之震怒漸平則自觧矣台諭及之輙敢娓娓使命遠臨重以大

睨撝謙隆施職也何德可堪惟有銘鏤莫知所報為此
具禀申謝伏祈尊慈鑒炤

寄蔣頌平吏部　乙卯

慢亭邂逅深慰仰私星紀一周鈇馬重奉伏惟台臺正
氣峻節朗識定力借重衡鑒善類彈冠矧不肖臣幸忝
一日之知者抑惟是罪廢孤踪自分永棄不謂　聖明
使過遂及塵人詢厥所由則台臺力薦之於太宰力肩
之於秉銓一二親知道之甚悉因嘆古有傾盖而管鮑
者不肖之推轂於大君子亦猶此竊念臣戮餘也不宜

靦顏復出第朝命難虛知己難負輙擬以仲冬之末受
事武林所望台臺圖安桑梓授之指南而鞭其後者更
惓切耳丁年丈行便草布銘悰伏祈台炤尚容嗣申不
盡

與李景顥同年　乙卯

久不得老丈還朝之息令人深念比覩邸報乃知已榮
入冏寺矣開府新命其在旦夕間乎弟罪廢之踪無復
畏途之夢而貴鄉太宰過辱特知殊出意料之外非老
丈平晋吹噓豈能及此且弟得過楚人而謬知者亦楚
人又係當日會議楚事之人可見天下異同事苟非為
己公論終不容泯泯也自惟誣辱已極不宜靦顏復出
然老母日趣之行不得已擬以仲冬扳輿就道入武林
當在除前也老丈倘晤太宰促膝間可為弟稱謝否

答毛孺初侍御　己未

辱與臺下交者十五載矣深知摯誼於當世無兩富春
一晤殊慰契濶乃武林失候則罪歉迄今猶恍若有失
也使者遠來禺眖鄭重瑤翰委至仰惟臺下肝膈道誼
之愛自愧淺鮮何以當此矧臺下資深望崇而在朝日

少且當今桀夷跳梁不惟蘊火且然眉矣而　聖主高
拱于上二三當事尸位于中無兵無將無餉無人杞人
甚懷意外之虞漕事報命國是邊計正賴英猷石畫昌
言力贊奈何有休沐之諭萬萬勿萌此念也不佞局閒
毋老無要路下石之人猶有在事者似宜竟置丘壑然
世故孔亟又非臣子安處之時意欲冬底入都而後圖
一差遣為倚養計耳知我愛我者無哂為褰裳而就溺
耶所云無人者文武中無真邊材之人也真邊才必以
忠肝義膽為主而平日才畧威稜足以濟之意謂臺省

中宜各舉一二人以備採用不務多但務精乃去冬迄
今而吏兵當事莫以為意渴而穿井寧有救乎臺下以
為何如

與蘇石水開府　巳未

价從京師回獲接手翰深感道誼骨肉之愛莫知所報
惟有寸衷耳翁臺峻品鴻猷開府東南大為善類之慶
桑梓之光今天衢廓然飛騰甚迅匪久協臺佐銓又可
不龜決也弟八載外僚頗知吳越之難在察吏在安民
在弭盜然察吏一節三臺共之惟行間之寄則開府所

自操而按鹽不與聞也浙中哨從道申揔由院委然轅
門聽用大都紈袴無賴子勿論椎魯軟熟即稍習騎射
通文墨亦竟何與韜鈐寧慣風濤此輩皆用尺牘進身
而剝兵是務甚且未見賊而披靡竄鼠矣弟謂名色總宜
擇哨官能擒賊有膽力者與武進士良武弁間用若白
丁聽用不妨先試一哨以觀其能弟恐於衙門體面不
便則少收而嚴試之可耳至於造兵船製器械宜有專
責而尤難其人船不堅則不可與出海艍不精則不可
與應敵邉腹通獘寀獨浙式頗翁臺留意焉弟之允放

實快鄙衷從茲毋予相依書史自娛皆彭君之賜也撐
持宇宙敬拭目以觀大賢德業之盛鴻便草布踴躍不
具宣

與茅吉雲比部　辛酉

澄江一顧遂成契濶覩仕籍知門下謁選得南比曹不
佞曩亦起家山東之署今世志在溫飽者俱以比曹為
冷局若有志者正不爾也讀書讀律終身受用有不能
盡者所得孰與戶工多知門下之不厭薄之也異日無
窮品業皆從此出耳蓋南都之妙在淡又在風景好人

物多故宦南曹者不可不遊遊則不可不擇同心之友
或講學問或談經濟又次則習詩文必如此方得淡之
妙方得遊之趣若徒遊目騁懷以為適擊鮮傾釀以為
豪此於大雅奚當乎不佞總角從宦通籍噬仕蓋十載
南中今去之二十五年矣意未嘗不在鍾阜玄湖間也
此生冉冉尚復有緣否舍姪曦光遊雍之便託為書鄙
惟以通家進而教之幸甚貴寅白簡可夫先君相知士
也想喬擢不遠矣晤間為吔名

與張誠宇冢宰一　壬戌

伏惟老先生關西夫子斗南一人剛風正色辨忠邪於舉措之間開誠布公轉安危於指顧之頃題才如山公而鉅細皆得其任不黨如君實而榮枯一無所私爰自總憲特晉統均命下之日善類胥慶曰渙小群以成大辨官材以定傾在茲舉也獻臣素辱特知猥荷一盼其爲欣忭實百恒情顧當此多壘之秋自揣無鉛刀之效丘壑是甘老大無成惟有慚負知己而已方今天下之患莫甚於無人而其足以釀禍而無裨於用者莫甚於徵兵徵兵之煩費且滋亂而竟無裨於用者尤莫甚於

無實如廣寧之事撫言戰而不求所以戰經言守而不求所以守則徒多徵兵而不拊循不訓練之過也夫兵不拊循不訓練與無兵同則不責實之過也使真豪傑任事則必以實心求實用而不敢以烏合不教之衆僥言戰且守矣此非得文武真邊才不可尤非多得真邊材不可願老先生首加意焉偶王掌科東里行便草勒短牘敬佈腹心伏祈裁答

與張誠宇太宰二 癸亥

不肖侍老先生二十餘年稍知己乃一入都門便爲要路人所持心甚愧之然不肖與范比部王侍御無相識無德怨且訐訟之語有何關係而以不肖贊范疏爲不可磨滅則誣甚矣又不肖雖曾掛庚戌外計而胡侍御曾經兩察語流傳謬云指臣則又誣甚矣此等風聞本不足辨第聞老先生去志堅決不可挽回而不肖今日亦拜疏乞休倘幸得請則不肖之去尚在老先生之先大鵬摩霄鶯鳩搶地各適其適恐從此長與老先生辭矣白首相知寧無慨然疏揭呈覽若小疏下部更望登賜乞覆無令久索長安米也

與陳荊碧河南道 壬戌

特簡中臺借重司察此拔茅脫距之隆際而正人得路之秋也不佞臣為世道慶為吾黨慶寧有涯哉台旌指康店而弟適有中左外家之行坐失良遺悵快可知方今東西交訌齊梁不靖豈不謂至危至急然此猶未足慮也所慮者縉紳間分門別戶或以地方離合或以意見參商筆攻舌戰譊譊訛訛此何時哉外有蠻髦而內自戈戟其勢必人才盡而國運隨之幸翁臺與總憲在事忠厚正直社稷之維南老雖卓然挺持而滿腔惻隱

能受盡言此不妨再三往復耳又郎署添注爲庶僚也而今且見於纍纍若若之堂鄉倉巡候缺爲卑官也而今且慣於責瑣烏臺之要秩試觀唐宋之季有冗濫若此而不亂者乎咎在政府冢卿莫適任怨一切祖制任人破壞而毫無裨於實用此不以舊額隄防之不止也至於兵徵而不鍊餉加而不核官多而不任賞輕而不勸罰留而不懲此目前受病大根源亦救病一大急着非大力君子疇能着實挽回之翁臺茲行也敬拭目以望丰裁矣弟謬還舊官皆藉帡培然自度迂踈終無裨

緩急用出山之計尚俟明春圖之价行草布不盡

與徐心霍都督 壬戌

紅夷猖獗幸藉大將軍威靈中左恃以無虞且師律嚴明將領知畏而士卒不擾中左之人誦功德不去口惟恐大將軍一日而離中左不佞亦數以大將軍廉勤向當道頌言之且爲敝同喜得萬里長城也然中左者同安之外戶而古浪嶼者中左之輔車安危共之若夷據古浪而以堅銃巨舟泊其下則中左之較場一帶遂無敢往來者是斷一臂也又夷舟之泊必浯嶼大擔而其入必普賑曾家澳及鼓浪之左右故此三處必分兵守之而以大小銃付之又必各以小舟數隻佐之方得水陸具宜縱無奈彼巨舟何獨不可殲其小艇乎至攻夷法惟火與銃火攻必須上風乘潮然茫茫大海吾能燒彼亦能避豈可必其遂入彀中我不佞謂夷所畏者銃耳若黑夜用小舟幾隻載巨銃數挠之則夷舟必且損壞即未損壞必大驚擾出必以夜防其見也舟必以小避其銃也夷夜泊則不安晝掠則有備其勢必饑而逃是制夷之上策也或又疑銃大舟小恐致沉溺似可用

商船漁船價直十金者先試之於內港小舟有損則更求其稍大者小舟無損則依此法乘黑夜擊之又何憚焉若曰待其登陸而拒之則彼無所不攻我無所不守而任彼晏然游夷於風波之中即不必勾倭通賊而沿海居民必被其荼毒此所謂養虎遺患者也一得之見未知有當否惟大將軍裁擇而用之何如

與商撫院論紅夷求市 癸亥

青陽肇泰和門介祉伏惟老公祖台履萬福而特簡三錫指日且下五雲間也紅夷桀鰲近且弭耳求市老公

徂之鍾鼓實式靈之然窺其意大半為十四俘設耳此則萬無遽還之理或姑許以不死而嚴為之約曰爾速毀彭湖銃城速迈棹無再遲留我内島乎爾速還爾土吾發二引船來市爾務平價無勒措乎吾民商吕宋者爾無據其港口刼奪乎如此三年奉約束惟謹或可赦汝俘而歸之然此夷無信即暫雖唯諾亦何足憑今乘其入笠操縱在我老公祖開大信運雄畧必有非鄙淺所能測者總之市宜徃而不宜來備宜脩而不宜弛市來則釀禍於後備弛則决裂於今市不如絕備不如剿然此未易言也在今日則備中左備海澄為最急恐春汛有合舡而至者耳許市猶第二義也日承椒栢厚貺感不去心茲遣小力代候新禧不腆之將伏祈尊慈鑒納不宣

與趙儕鶴冢宰　癸亥

不肖束髮通籍即兢兢名行自砥辛卯南刑曾疏論私揭并救黄中書正賔叅胡都諫汝寧都諫即念蘗祖叔而章給諫則侍御姻也今日之事緣首垣謂不肖稱范得志疏不可磨滅不肖原無此語不任受侍御疏有曾

經兩察語傳聞謬指不肖不肖原未兩察不任受首垣或誤信人言侍御則疑出有心又淅衡試士時有囑書不行者陰陽其間不肖不敢盡言也初謂一去可以避咎故有乞休小疏而章摘復及總是為人所使耳不肖自郎儀曹來臺班楚事受幾許風波非鄒鄭諸君子深知深信不及此迨茲垂老復遭多口自分譴斥然所關名節不得不一辨明今舉朝大老所望以破門户之蹊而植砥柱之標者惟老先生一人其必有獨見獨持以主張國是提衡人物者也故敢披露其腹心并疏揭呈覽伏祈尊慈炤督更望勿露為懇

答南二泰撫院　癸亥

夷氣尚熾秋穀欲焦此海邦之憂也年賴老公祖如天之覆修政修救即須臾間已纖毫畢照振舉靡遺八郡從茲脫湯火而就枕席非仁人之明賜哉近聞紅夷復入浯嶼求互市不佞臣因思祖宗設官良有深意浯嶼一片地在中左所海中中左門户也先朝設把揔於此官因名焉嗣且縮於中左之城外嗣且移於晋江之石湖而浯嶼遂成甌脫往尚有人居數家汛時汛兵朝往

暮歸今紅夷來必泊之則此地之要明甚浯嶼總徙後
設浯彭遊則此官之不可廢也明甚倘就本嶼建一大
銃城而撥一水哨守之多置銃械其中則有險可憑有
銃可攻夷必不敢泊舟其下亦必不敢越此而入中左
也又左岸為普照寺亦可就近寺處建一小銃城而撥
兵二三十名守之彼此對峙銃砲互發夷益不敢越此
而入中左也石匠惟中左最多而海石亦最多此不過
費一二千金而足且深得　祖宗設官之意客歲議設
遊戎裁把總鄙見謂石湖可裁而浯彭不可裁蓋遊戎

宜居中調度南北照管而中左所必不可不常住一遊
石湖則第以一名色總領數舟守之無策應永寧崇武
一帶足矣然此為無事時言耳今夷舟猖獗尚議添敢
議裁惟浯嶼之銃城似必不可已也幸老公祖詳議而
創是役真百世利耳不肖涉世無狀橫被人言雖公論
未泯行圖假歸可以養親可以避咎餘容面叩不盡

與李任明侍御　乙丑

不佞五載常鎮凡事平心信理而行東林雖無甚獲戾
而于玉立與厚玉立者終不快也故己酉大計汪懷德
鄧澄吏學遷一齊下石則于玉立借江夏大起風波遂
及察典緣鄭冢宰在大理時預議楚事知之極詳故當
覆地翻天之後乙卯年特從謫籍而起之浙海推之通
參擢之浙循乃鄭冢宰特達之知選擇而使非庚申間
槩行起廢者比也癸亥之事實胡良機修乃叔胡都給
事汝寧之怨而以曾經兩察疏語謬語人為暗指不佞
不佞不受也韋允儒為胡姻家遂下石焉而其主意則
在擊鄭范得志參王允成疏故於參何玄谷太宰疏末
云何怪蔡某甌其擊鄭范某之疏也蓋不佞為南北部

時曾與麻城周應嵩論申相私揭并參胡蝦蟆給事而
范疏上科道程註閣等俱公疏糾之不佞閒語人曰閑
曹參省臺亦恒有顧其人何如耳故程以不佞意圖翻
案欲逐之矣不佞聞知遂疏乞休而中有言質論迂風
聽者訝為翻案之語不知此二字為時大諱也又適何
允成逐范得志起區蘿陽南侍案盡翻矣此段公論似
已揭日而浮者自浮沉者自沉不佞毋子相依業無意
出山然以察察受汶汶重為知己之嗇故一陳其曲折

若儀司之事則汪鄧疏後公論久明而汪鄧史旋被察
處童不過拾其唾餘文衡罪狀俱在兩浙即自謦西施
何益嫫毋抆故不必亦不敢也咲咲

與馬君常春元　乙丑

已酉別來不獲通聞問者久矣連二榜得聞令昆仲捷
音不勝喜躍何春闈尚遲聯芳也世間名人道德文章
皆是從未第時涵養出來不待求之既第之後足下則
自未科未貢時便已饒有厚抱又不待求之未第之時
也幸及今益加淹貫益加陶鎔一出而名世事業舉積

此矣時局更新國是紛錯衣冠之禍日新未已此大類
漢唐宋之季世明道先生云新法之行吾黨之過甚哉
門戶之為害烈也不佞才性迂踈固宜溝斷毋子相依
自謂三公不與易矣近稲唐公云豈以宅心平而持論
公兩無附麗遂兩不見收耶公平二字則吾豈敢第兩
不見收則果矣當此之時范李荆温俱所不官苐莊生
之曳尾伯玉之卷懷是吾師也足下寄邇講壇亦商及
此否林平老行草勒附布令昆仲卷稿佳刻便中寄示
為望

與陳果庵都諫　乙丑

伏惟臺下光岳正氣名世奇才無文章政事氣節三者
而為寰宇第一人茲者天垣首諫特簡名賢此任至重
且難而在今為尤重尤難盖邪正消長之一機括而安
危轉移之大竅係也勿論其他即鄒頤之追奪楊魏之
刑斃書院之拆毀青瑣烏臺之間亦多推波而助之淵
此與漢之黨錮南宋之偽學何異而大小臣工一味將
順莫敢正言且五城兵畨盡華閹兵內操未已把舵無
人隱憂叵測今旋轉勳猷全係臺下還朝伊邇海宇拭

目臺下策將安出𢦏獻臣得假歸省毋子相依雖名掛
俸單而志矢家食頗念常鎮五載以特立獨行為于王
立所憎而汪懷德鄧澄史學遷下之后立朝五月以擊
節范得志疏為程註所怒而胡良機章允儒下之石向
也鄭鳴峴徐海石諸老深知不佞儀曹時事故特起謫
籍俾與臺下共事今范巳復章胡程王巳敗即區蘺老
亦云擊節范疏者今巳部侍而不佞猶作此寂寂知之
者曰夫夫也中立人也齟齬固宜不知者且以為戮餘
也臺下辱在知巳竟以不肖何如人乎价便草候并吐

肝膈之悰令郎太史文章妙天下若以癸丑例例之則
大拜應不遠矣不腆侑緘伏祈炤納

與楊脩齡滇撫　丙寅

獻臣企仰斗山之日舊矣亥歲京師獲侍光範而台臺以敬夫司馬之故過相引重盼睞教誨惓惓有加焉不佞掛冠神武而台臺開府虔南深為正人得路慶不謂其奉諱歸也又不謂其以經略株連而承嚴譴也當今中璫為政恩威叵測甲乙二冬已驅除三百餘人而宵人未厭尚欲刻書布告此與漢黨錮宋元祐碑偽學禁

何異而危亡猶未立見者則　高皇之德澤厚福力大非三季所及也杞人憂天竊惧崩墜向程都垣謂擊鄧范比部號為妄意搠局而掊擊之使去今不佞覩此景象又不揣從林藪中而異天心之悔禍世道之清明也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自謂似之得假以來毋子相依已夢絕長安道矣雖然　上英主也轉移匪難風雷示警衮繡立還台臺幸甚自玉以需之令郎老先生琳瑯異品文章名家是父是子彼蒼能無意哉不佞謬附神交日注還朝手裁然度今且覽輝千仞時也敬夫功垂成而身先隕人之云亡朝野共悼辱令橋梓高誼不佞當為下拜矣黙使之便草候台履并布鄙悰伏祈崇炤令親丁思老後裔今何如是先大夫舊寅長也

與朱如容撫臺　丙寅

敝同有利當興則料羅建城是也有害當除則浯洲場官是也同安鹽民田地差稅與里甲同就中復苦以場官編以總催則視里甲倍之老公祖一旦罷場官而徵鹽課於本縣此百世利也則不肖既受台臺之賜矣惟是料羅為浯洲外海而賊所維舟登岸之所自隆萬來

以府營浙兵汛之比年則撫鎮各撥一哨守之今且撤矣誠得於海岸築方六七十丈小城以居汛兵有急則本鄉居民可暫收保其中又於灣曲處建一銃城以便攻賊舟賊不敢近岸寄泊此亦百世利也或難其費夫自夷賊交訌費帑金且數十萬何惜此一二千金哉不肖鹽籍而祖居浯洲真見其利害輒敢為老公祖頌言之至不肖束髮通籍白首無成念貴鄉鄒南臯朱容所周懷魯劉石閭徐正宇陳敬凢諸君子何以露章而推轂鄒來沙章魯齋胡念蘇諸公何以接踵而譏彈背莫

知其所以然也得假來惟有下棲思過息足畏途而已京師奉教過蒙盻睞其以不肖猶人也是故敢披露若此

與馮揭陽令鄴仙　丙寅

漳泉之民仰粟東粤無論凶歲即豐歲猶然而今制臺商公所議糴閩者潮獨揭陽耳且不惟閩仰食於揭即揭陽之民亦不憚涉險操舟而糴於閩此所謂相濟而非以相病也頃者海上賊舟縱橫往来俱絕彼此俱困而粤之院道又過為厲禁蓋地頭奸棍操其奇贏或擡

價而抽或閉港而搶非禁則無所用之故譸張其詞以欺官府而上人亦莫之深察也今制臺雅有調停之意又當海盜稍戢秋成開禁之時敝同之民始有具舟楫貸子母而往販者其操縱之權特在門下夫王政急在通商而覇禁猶防遏糴語云三代而下聽民自生此門下布德施仁之一大機也惟察其文到船到之先後而嘉與平糴以遄其行辟之河潤隣光彼此兩得其便令君亦何費焉而閩南一帶之揚仁風者曰賢使君實生我其為陰功政譽不尤大乎且為揭民計與其冒險移粟以求什一於不測之風波孰若客來而開囷廩以應之而坐收其利也門下明而熟於事惟裁圖焉

與熊撫臺請援師公書　己巳

敝同籍老公祖寵靈奠枕者歲餘矣不謂李芝奇鍾六周三三賊叛撫餘孽反戈入冦粤舟大而閩舟小雖以鄭芝龍芝虎兄弟不免失利者衆寡大小之勢不敵也非戰罪也今中左被圍已四十餘日矣以張永產及芝龍守之亦尚能固第賊舟縱橫而我兵民之舟槩被焚燬粮食幾盡餽運不通此中左之急也夫中左者漳泉

之要衝則亦二郡之急也矧近且焚泉新橋之兵船掠同村里之民居則以援師不至故賊輩敢爾生等處切燃眉私謂得老公祖節鉞俯臨則聲威所播可一鼓而殲如以居重馭輕未便移鎮則三山之造舟吉了之漁艇其大且堅不下於粤誠多發百十隻而特遣能將將之南來又如芝虎年雖弱冠而為賊所畏特令得備前鋒或乘風縱火或運籌决勝則賊將聞聲遠遁即戰亦可盡殲此救中左靖海氛之第一策勝陸兵十倍也先是聞老公祖借粤烏尾極為要着第非得能將及豫備

精兵厚餉即大舟無所用之又恐曠日持久而秋風且
比賊舟反占其上此宜速而不宜遲又漳郡唇齒之邦
倘有舟師能將可遣援而夾攻漳郡頗熟幸勿秦晉閑
羅使中左通融而食其餘此在老公祖一為轉移而示
之意耳生等非徒為中左計誠恐數日之內援絕而食
盡則中左必不保賊且駸駸乎窺溫陵莆陽三山而上
憂乃大矣蔓難圖也伏祈祖臺留神決策以蚤救此一
方人夫奇在果果在速此安危所關無任懇切祈顒之
至

與林孟謙掌科 己巳

獻臣辱在梓里企仰鴻名不啻斗山弟生平未獲御李
私心良用養養比翁臺徵入法從所慊慨論列皆天下
大事入以為諫議人物第一流也乃推轂林園而賤姓
名亦掛其中以平生未識面之人一朝為知己自訝孤
蹤何緣得此於大君子意必有人以不肖欺翁臺者乎
非所得當也獻臣坦中行世與物無競雖頗為鄒南皐
周海門諸公所謬許而亦多為門户中于如庵章魯齋
華所不悅故半生坎壈于世而客秋復遭先慈之戚嫘

嫘在疚自分才拙科老無復世途之想第日手青編以
老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夫士君子之所以酬知遇者大
則著功名于時次則垂著述以傳于後世兩者無一有
則惟矢幽貞獨行以不辱古靈薦草而已知己者其許
我否聞翁臺奉諱而歸同病相憐何能已已然俱在制
中不敢以隻絮為禮价便草勒奉候一佈感知之私并
乞韋弦之佩伏祈台亮不宣

與陳麟定侍御 庚午

語云士有不相面而相知者如獻臣之于老父母是也

夫以老父母製錦梁山治行卓絕獻臣辱在隣封寧不
企仰然林間澤畔之夫未敢一通姓名而老父母簪筆
柱下獨取而入之古靈薦草以炳蔚之文蒙之欵段之
革將令觀者幾為長價意必有人以獻臣欺臺下者乎
此其神乎意契真不識面而稱知己視之同堂而居接
塵而遊者相去幾倍矣感深五內寧知所報至臺下卓
品勁節矯矯臺端既摧折於崔魏矣何復強附之罪案
此舉古來未有也微聞鬼而脫雉而罹者亦自不少不
知臺下之離此咎也何故豈亦有近而不相得者乎胡

越起轂戈茅接軫蓋自古嘆之矣即以獻臣而論西江諸老謬知者不少矣如鄒南皐猶曾同署如徐見桐如鄧六沙諸大君子皆特達相推轂又如鄧来沙章曾齋則無端下石惟恐其得比於人數竟不知其何從也總之夙世因緣一切怨仇俱置之不足道矣所恃台臺直已守道天定終能勝人風雷自當悟主會須有見睨拔茅之日若獻臣才拙科老即無論疢病相仍自分終無有力者推挽惟日偶青編以送白日而已深負特知良自愧恨茲因鴻便附致空緘稍舒砢磈以當面談伏祈

炤諒不宣

與劉念臺大京兆 庚午

向者待罪兩浙未及識荆亥歲京師屢獲面承蓋峻品卓識深慰景仰之私矣乃台臺以抗疏行而不肖亦以特毋歸屈指計之遂及九載茲正人得路而侃侃大疏深切時敝如宋神之功利漢宣之刑名唐德之猜忌又如近日申副院一疏滿朝有如此識力者乎有其氣而無其識有其識而無其膽 明旨雖未甚响諭受之而
聖衷似深知之矣然比来卿亞之擢類多淺資不次而台臺以大京兆當建酋之衝勞苦功高何遲遲也豈眞以東林故異同耶然門户乃正人君子所不道曾謂峻品卓識如台臺而可以東林局也主爵者亦良可慨矣不肖材拙科深已自甘溝中之斷且無知已得力者推挽度終老焉已矣惟道誼意氣之雅則不敢以踈遜聞也舍親蘇日門行草勅布衷周海門劉乾陽趨居何如乾陽亦有出山消息否

與道府公書 庚午

伏惟老公祖愛民隆士體悉優養無所不至惟下邑有

一流弊之極從前所無而十年来以為固然他郡邑所無而輪山之所獨有者此士類所為切膚而祖臺意外所駭聞也夫此羸者同也然從来上臺按臨家火則坊長借辦中火則該驛額辦下馬飯食則本縣給銀召廚辦之未聞派及國學也十年以來則屛畫帷幔氊褥之類有坊長自借者有請縣官名刺而借者有借之店頭苧谿二中火舖有借之深菁驛者有撥夫扛移至彼者而近則嵓委之監生矣凡一切供帳上舖褻器胥責之矣又下馬中火酒席攢碟之需亦并責之矣雖每席不

無量給而賠費則不啻數倍矣最苦者弭節難定暑日炎蒸治具一而且再又慮僕衆不足任也本生惴惴星馳數十里外矣此弊之興殆將十載盖坊長賂吏書以卸擔吏書機快華樂監生之任勞任費以逃責且就中取利焉而官府亦安於有人以代吾勞而不乏吾事也而不知諸生之當坊長矣不知諸生之為庖丁矣即科甲縉紳不能保其子弟矣此其事甚苦而衣冠亦甚掃地然敝邑十年前未有也他邑迄今未有也諸生言及咸為短氣故敢合詞上聞而生等復申之以此請伏祈

老公祖明示下縣嚴行永革仍查復往年所以迎送之規原不必取辦上舍生而下邑亦未聞得過諒仁臺隆士盛心當不待生等詞之畢也諸國子幸甚幸甚

與黃毅庵大宗伯 壬申

獻臣十載家居過蒙愛雅乃老先生東山起臥南宮典禮天下翹望以為相而獻臣獨缺一字之賀非敢自外門墻也亦璫催以來自分林泉宜爾耳伏闕入朝累疏皆闢 君德民艱大計用人維風急務 聖天子虛已嘉納淵擬爰立以大展旋轉之猷斯寰宇之慶非特閭里之榮也乃猶遲者何也竊謂今舉子之文敝極矣其意不遵於經傳而其詞讀之不能以句大非盛世景象間進敝邑新生而叩以鄧定宇顧涇陽元墨俱茫然無覩也憶歸德在部曾頒行舉業正式文體為之一變今已後矣然舉業正式微涉太質誠精選二十年前程墨文質彬彬者奏行四五十篇庶後生小子猶知先正法門不然以近科進取之文為來科衡鑒之官且將沉而魑魅魍魎不可止也雖日校閱而降罰之黜革之能有救乎斯正文體維世道之大關鍵老先生以為何如漳

泉海寇頃頗披猖大小將領閉門縮手適二鄭兄弟會征武平方歸為整船夾攻計或可無慮耳乃知將材之難邊海尤要也盧得一行便肅勒奉候率布愚衷伏祈裁原

與葉慕同學臺 壬申

吾同柱史不乏矣而文衡之選則翁臺實破天荒且留都新安宣桐間人文之藪也莫稱大宗師哉今省學必畢兩試而後擢台翁必待畢兩試乎昔蘇紫溪在浙極稱法眼然紫溪兩科一歲矣翁臺下車便當科劇題止

一書一經一論此蘇所授柯立臺要訣童生未冠者不妨二書以盡其才若已冠而不知經者無嚴師終是難成且大場四經亦甚未易也遺續之試舊例多用附近知推若論世情則縉紳親予似難全執其諸弟姪外戚則勢必不能總不如槩絕之省葛藤也又或嚴於大試而稍通於遺續亦是一說想翁臺自有妙裁耳兩族訟事業已繳院盖撫公先為和頭故署府者因而承之亦一快也海賊比復不靖石井坂尾中左俱被其害賴二鄭兄弟會征新歸或可少張聲勢若大小將領蓄縮甚

矣弟才拙科老多負翁臺推轂之雅倘如來諭得一散秩以客通光霽誠甚幸過望然銓憲二大老之子一高等得第一大收遊泮彼此固俱忘情也人亦安用情為哉一咲一咲向承厚惠茲復厚翰聊附一芹匪報也伏祈鑒存不宣

與陳藥亭 癸酉

浙東一別遂成十六載隔矣嗣後聞問鈌爲惟是臺下登第則大喜聞妙簡天曹則益大喜夫令祖歷官廉惠而未究厥施尊翁積學而竟殞非命臺下孝思既已叩關直罪矣今以卓品雅望大用清時不佞辱在通家不第為臺下喜而尤為令祖令尊之食報喜也幸未之秋即附一緘於盧雲際而雲際告歸遂不果達竊惟銓曹之難難在知人前華陸五臺鄭鳴岘皆平時留心咨訪非臨時而索人也顧司柄者多喜炎而惡冷喜寀而厭踈人何由知頃冢宰選君似欲革邇年苞苴之習宏昔賢夾袋之貯而臺下适同堂共事亦千載一時也幸甚留意焉不佞自浙學以来登朝者僅僅半載乃丙寅南常謬推復被璫摧辰春彙題有照原推起用之 明旨

而復遭鄖阻自惟才拙科老棄置固宜但均璫摧也起家九列者皆是而不佞僅僅幸秋故物一陪金陵散秩倘可一假以信 明旨乎若尚有修郤下石之人亦幸一明示之非知己不敢及也謙兒北闈之行草勒附候并布衷言惟裁炤不宣

與林栩庵侍御 癸酉

客冬得尊翁一牘而答且寄尊翁者二不知陳孝廉書曾得徹否念尊翁今年及耄欲圖一詩以祝及晤徐松溪君乃知尊翁於仲春即世而老公祖亦奔訃歸嗟乎

尊翁興詩作字依然少年光景方謂百年未艾也而遽止此痛哉痛哉不佞與尊翁交五十餘年誼本通家情同骨肉即彼此家居而尺牘之往來未嘗數月隔也平生相勸相規直吐胷臆而今不可得矣然尊翁有大賢為子又有諸子若孫志物無盡顯揚未艾即大用未究亦復何憾所憾者惟未百年耳老公祖及諸令弟幸抑情順變以慰逝者無過號天拍地為也久缺吊奠朝夕懸切玆因張典幕北上薄致一些伏祈叱名為上几筵尊翁有靈或當諒其遲也臨楮涕零尊翁遺集幸選付剞劂諸令弟同此致意

與林省庵公子　甲戌

前月初旬因上先壠而途次偶聞尊翁年兄之訃不覺淚下沾襟曰天何遽奪吾省翁耶泰頹梁萎末學同痛況我意氣兄弟十五載不晤面而春夏以來尚遲一札者耶然以尊翁可無憾也尊翁之壽考名位姑勿論吾粵二百餘年來大臣以八十存問者惟尊翁一人祭文莊來以理學名臣楔棹者又惟尊翁一人著書立言天壤共敝直是造到真儒地位即古今儒先享債不及尊翁者多矣何憾哉何憾哉惟是尊翁晚乃舉子令昆仲令舉有幾孫第勉讀遺書勉蹈先型以顯親揚名則尊翁在天之靈慰矣不佞雖素蒙尊翁知誨然聰明日減道德日負即他日相從地下能無愧乎向嘗問尊翁文集曾有全刻否又自誌補明欲讓庵吏部刪削入石想今已有定裁亦知已所頋聞者薄奠短些專力代致伏望叱名為薦之并恕小恙弗躬之罪臨楮哽塞

與沈蒼嶼比部　乙亥

不佞於尊翁老公祖至厚善也而於門下又忝一日之

知側聞未榜大魁之音而喜可知也借重白雲之署幾年矣粹品宏猷又得於令祖令尊翁之家傳者自當以文章功業黼黻我　明稱名臣不第曰總憲尚書是吾家物已也不佞初為南刑時常聞陸五雲先生言吏部權可以進人退人而刑部之權可以生人可以殺人甚不宜自輕乃今比曹則其難更甚　主上精核之極一再求多於律例之外而未已也然為法官者惟守法而可矣縱不能如陶唐時所謂殺之三宥之三者倘能如堯曰辟臯陶曰勿辟亦稱張釋之以上人物乎又惟

明主可謂忠言今各部當事者往往一味認罪比此風
似稍革然吾輩所執既是自不妨慷慨直陳　主上神
聖未必不烱然省悟而天下事猶可為也此不特法署
為然即銓曹亦當然矣不佞自南推瑞推以來對殘編
送白日雖矜元有焰原推起用之旨亦自分巖穴焉終
老矣廬得一侍御尊翁門士也藩府事絕不相干政府
曾為救解否想法署自有持衡也鴻便草布外拙稿一
册奉覽咲

答劉乾所提學　丁丑

伏惟台臺天付忠貞人推英挺敭歷兩都丰骨稜稜衙
席㽞借浙人士稱得師矣比聞下車風裁相士氷鑑不
佞嘗謂文衡惟一情不作一德不任者為無上法門臺
下業已得之蓋觀學政必行諸刺殊令人心折計銓曹
且虛卿寺以需然近例必竣兩試竊謂法紀畫一人知
遵守又諸士多所識拔者此亦敬敷雍寬時矣寬非刓
方為員之謂也所謂居敬行簡不大聲色云耳此在台
臺自有妙用然讀聖學人心士習文體四則台臺所敷
示者已加人模範一等矣比吾鄉文體弊甚大抵風起
江右吳浙或不至此不佞去浙廿載乃經試之士癸酉
中四十人而丙科輒不能以半亦舉場文字大變之明
驗矣所恃為世道力挽者非大君子疇望孰竊謂戊子
己丑之前禮部曾須舉業正式故文體還淳而今何莫
為意即同試諸君亦多不曉古法何怪所取之愈下也
遂辱特使儼存豊儀仰感隆誼愧枯腸懸罄無以為報
惟是尊刺稱晚則萬萬非所敢當耳薄侑伏祈鑒存

與章格庵戶科　丁丑

日聞賜環之息甚為喜之比得仕籍乃知借重戶垣喜

可知也門下讜論貞心結知　聖明從此而盡展懷負
需次台衙亦豪傑分內事耳當今海宇多故夷賊交訌
其故安在亦舉朝臣工將順之意多而匡救之力微歟
鄙見　明主可為忠言言非必請斂折檻取怒邀名
之謂也但將是非利害委曲詳陳　主上天縱英資必
了然省悟而悅繹從政可冀也若論時事則任內堅厚
宗藩起廢父湮刑名太刻編徵加額朝野頗覺不堪而
兵食無一足恃也當事者將何以救之比來舉業文體
大弊竊謂必如沈歸德長禮曹時請旨須行正式而後

可新甲科不知選館否若簡知推臺省入亦是仕優則學之意然須妙年興才乃堪其選二浙參英若門下與熊兩駁父母終是個中人也門下倘有意乎偶因鴻便草勒附布若不佞才拙科老記性作性不如前遠甚自分為山中人父弟強談時事耳一咲一咲

與馮留仙　丁丑

周亮如選士歸獲接翰教亹亹如對弟何分俸之侈也感而愧可知矣老公祖道望文風閩士仰為山斗衡文得命大為欣躍乃撫公何多題留而銓司何遽依覆也

豈鄴仙令弟京師中曾不一與聞耶及倪學臺疏入而嚴旨切責駭出意外僉云以復社之故又聞復社皆公車青衿草莽士將復東林之舊也故預解散之不佞戲謂稍俟登第而復錮之未晚何遽過之深也林中人尚未知顛末望一詳示之令學臺已入都　聖明亦有督過意否比見鄴仙一疏深訝邊才將才之難其人而毅然身任此真世奇男子矣不佞比聞有謬相推轂者而當事以科分難之然當此之時勿論四十九年甲科無復他覬即二十二年冢宰十六年少宰亦將作何展布

固不如百歲大叅之為盛事也倘晤劉念老幸為致欣仰馬曩較越時令弟濟濟高才而年來尚遲駿發何也弓閭令兄公祖竟不得借恂第一晤為快耳於其行草勒附謝并侑不腆伏冀麾存不宣

與吴旭海新令君　戊寅

日因奉迓門役草致一緘為敝邑慶得神君也令閩旌節已指三山而南矣下車有日何勝欣慰然尚有愚見欲預陳者敝同年來風尚大異小民好賭好盜相爭相殺甚且抗提不出而毆打公差甚且有一種無為教而

輕田宅混男女又甚毆辱衙官者然此猶一嚴治一嚴諭而可止也又有鼓衆群聚而恐釀成大亂者盖敝邑田地原有東界西界之不同所謂地有肥磽畝有廣狹入有多寡價有高低所從来矣然田種一斗出租一石者舊止價五六金漸增至七八金而今且增至十一二金矣小民自買耕者價且十四五金矣若以斗租論則斗有八升九升十升之不同以石租論則有八升斗九升斗十升斗之不同又有大租一石而十五八升斗者然盖少矣此皆業主佃户百十年相沿舊規非今縣為

增減也乃近有無賴游民倡為平斛之說而騙率深山窮谷之夫千百為群叩縣求平斛者賴關父母且留以待明臺之至盖有鑒於德化晋南之紛紛多事也近又聞学溪十八保亦相率為平斛之說其言曰今夏田熟不許挑送業主苐留穀在家俟業主自來駝載吾一石大租苐以十二八升斗與之且一人不出爭攘一人納租業主則相率罰之毆之如此則業主反為佃戶而佃戶反為業主若業主計較則毆打反亂無所不至尚可謂安靜世界乎計老父毋榮涖之後當且有惡佃千百

相率叩臺是必先有鎮定默消之術又必訪治其為首之人乃可預弭盖天下事止是照常二字百世無弊不然何其祖父百十年而相安何向時田價之賤而相安今乃一旦作鬧作反也哉寒舍田產不及中人弟凜凜為地方憂亂輒預奉聞伏祈裁照地方幸甚

與周芮公吏部 戊寅

客歲承燕中華牘甚感不遐遺之盛念臺下清操練猷朝紳推重屢疏請假而温旨勉留當是簡在深知乃復以何事稍有齟齬山中人頗一聞之然稍需自有明旨特召功名事正須漸進即如貴堂翁田公二十二年冢宰祇稱太驟亦何益哉此 聖明用人大是不次是出特達抑有從旁推轂之者即閣部大老亦多昔進今亡之意又如考選一事遂至去一首揆一冢宰此則當事舒徐不決之過以至紛紜而叱復以枚卜致生異同則吾閩未食其利而先受其災此等大物所關安危不少原造物為政不由人也比見 聖諭甚嚴異同之說不知異者何在且此時朝端亦有門戶否而門戶之有大力者是何方人氏諒八閩無一焉不佞無聞無見且作

性記性大不如前惟臺下勿靳齒牙餘論而教之亦一快也臺下敭歷中外建豎大業當巳裕如茲晨昏定省之暇多沉酣古聖賢遺書以為三立不朽計是則通家之所願效區區者尊翁不敢專柬并希叱名

與黃東崕翰林 己卯

池王屏歸獲接乩翰奬許過隆甚非所敢當然巳稱未識面之知巳則此生無兩矣愧感愧感捧讀大刻殊慰素懐三詩迫逼盛唐二程儼稱大家至講章奏疏則正論讜言直可匡主而救時此真臺閣之規模非特藝苑

之宗工也夫方今之時非無事之時也方今所乏者文武有用之人也而為閣為銓以是致意中者鮮矣故必廣搜訪細評論而後可備國家緩急之用竊謂老先生結知　明主特召非遥望首加意焉若當政地者掩耳緘口而諉之銓宰以自為潔自為固則二三十年来未聞有冢宰能留意人才者向惟平湖之陸襄陽之鄭上饒之少宰楊或庶幾焉近則鄭司寇似亦有意而惜未及秉銓以去至賊夷内訌之秋則文武途分而賢將尤難物色此當今第一着也若課吏首當奬廉衡文亟宜

限字有識者計自有權衡耳因便草布愚衷台翁以為何如

書致長安諸正人君子　甲子

彼何人斯論職通王賄入相幕害堂官鬻私交者毒哉誣哉以厖馬之臺察而濟以鷹犬之姻親厖馬猶云修怨鷹犬將不擇音況當遲暮之齒敢戰少年之場然一官可褫寸心難昧夫職内外歴官十有六載不惟無受人賄亦絶無賄職者天日可鑒也楚王事一具催疏再具勘疏三具遣官疏司稿猶在職掌止此矣至堂司商畧之語如廻避代理之類為宗伯非為楚也脱有賄宗伯無不知者庸叅政府而怨儀郎乎胡言通賄四明相雖係年家然先觀察官浙已鐫秩去矣何有於職職補客部以復除調儀曹以首俸遷常鎮以八載入幕何為惟救馮慕岡等則有揭止　皇太子殿賀之議則有揭其餘即楚事皆堂翁説閣職經年未一至焉胡云入幕郭宗伯以楚事為己任又以楚事叅四明及奉　旨免勘則請告以去此奇偉男子之所為且大臣未有叅政府而得留者孫富平王司寇皆不云屬官害之而獨宗

伯公乎若妖書之獄則錢給諫康侍御叅之政府從中主之大小究對明明白白而謬扯旁觀駭嘆之儀郎可乎何云害堂官至云提學而鬻私交則職之衡浙自謂心力竭矣得士侈矣乃迄今猶多督過之者有無鬻交君其問諸浙人噫彼何人斯誣哉毒哉然其為令雲間恣暴貪險狀令人吐舌怒街巷語笑而逼死良婦閙公論識評而下石鄉紳賂籍同年以示風力阿承違官以博清華彼何人斯得其惡言何足以為辱哉或曰子未嘗擊鄭范得志之疏而彼人誣子有以也乃區蘼陽講

學純脩古君子也誰聞其擊節范疏者亦復波及何歟曰彼自有使之者語云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今乃欲防九列之口以成就一片門戶世界是則所謂鷹犬已矣

與周梠齋少宗伯 己巳

憶丙午承乏澄江暗中摸索幸獲奇珍而愧未能盡識也則所謂瞑賈者也既而台臺冠南宮擢上第海內人士莫不宗為泰山仰為北斗不肖不勝踴躍而跧伏日多無緣會晤亦無緣一通尺牘茲台臺起東山佐邦禮簡在 帝心爰立在即而言者猶未盡亮然台臺之抒

忠赤而結 主知者固自有在而 聖主之傾肺腑而鑒孫忠者亦自在也此可謂千載一時也雖然主臣相遇自古為難而特達相知始終相信如 世廟之於張永嘉而永嘉亦竟稱我明賢相則又難矣竊謂君子際此不必有意不必無意用舍聽之朝廷進退決之禮義是非付之天下而在我則一切順之於命尼父論行藏而與顏有是說者曰是者所以行所以藏之具也願台臺留意於其具而已具誠在我何施不宜若 君相之遇合自關氣運荀有造物豈人力也哉竊拭目以觀大名世之勳猷也已不肖客夏病疽客秋奉先慈之諱頗自逆璫摧折以來覷破世局萬念俱灰而念相知如台臺者又不可以踈遠自阻而不一聞問也含親張輔吾北行草勒附候一抒積悰大作付梓者不論今文古文俱望一一示教即如面矣臨楮瞻遡不宣

答祁世培侍御 甲戌

客歲趙令君傳到翰既鈌焉未報茲沈雲老下車而吳中之命復辱之老公祖按部之際而注意中山人若此誼豈世俗中可有哉吳為尊翁遺愛之邦今老公祖復

持節而涖之是父是子吳儂何幸側聞按吳之政開誠布公盡脫舊套吳人懽頌以為從前無兩計得代非遙

聖明且虛鑑輔文衡以待矣當今武備廢弛文體浮冗南北盡然 聖主加意釐剔竊謂武當以實勝文當以理勝門下不日肩此二擔起衰救敝之妙用其必籌之熟矣陽羨之事視前崑山又甚然懲豪奴易剔刁民難三吳之風易動難安往往如此要在御之以法而斟酌其權宜耳承示諸疏具服經濟彼此各天後晤未期輙因中丞使便草勒附謝瀞脯雜遝報瓊惟炤存甚幸

與閩耐菴海道公書　己卯

伏惟老公祖宇宙間氣文武奇材暫借秉旄旄當仗鉞閩海之士民得所天矣生等林泉踈蹤未獲通寸楮覲清光第有地方安危利害之機不得不一披陳冀垂察焉閩南山海多阡陌少自洋禁嚴民無生路曾道公乃與兩臺商確權開廣販之路出則給票掛號歸則報單輸餉數載相緣大非私自越販者比也故冬不脩船則不能行出不掛號則不敢行不求食于隣封則坐而待斃此仁人君子之苦心而有無資本者所自為計也近

聞鄭林二弁有浮言聞兩臺以越販行查者夫二弁從鄭副戎驅馳指臂於海上著勞者久矣戰將也亦良將也廣販既有成例二弁即欲禁烏得而禁越販既有明禁二弁即欲私烏得而私且受事大海中者非止鄭林二弁也使二弁發廣販船則道縣有給票徵餉之姓名在使二弁發越販船則各遊寨有捉獲首發之官兵在兩者無一窌可以不根坐罪矧二弁素著防禦功於海上而鄭總戎部署素嚴亦不容網漏於吞舟也課殿在即伏乞祖臺灼民隱察官評使得開一綫効用之路地方疆圉幸甚非特弁輩戴二天也

同紳販洋議答署府姜節推公　庚辰

夫閩南福興泉漳四郡其地濵海其山海多而田地少故餬口必資於糴粤而生計必藉於販洋然販洋之事舊嘗以利源開之而今不免以勾夷禁之防患非不周也竊欲詳其利害之大較焉盖夷之資我民者東則布帛飲食之需西則繒紵精細之物而我民之所資於夷者東洋則日用銀錢西洋則珍異貴重之品故我之所挾以往者資本不必如一而彼之所酬夫我者價利不

啻數倍其去則告官而給之引汛兵止許驗放而需索者有禁其歸則防護而報之官貨財照例徵輸而隱漏者有罰如是則究其所裨於公私者雖東西不可例論多寡不可律齊而要之輸官給餉之外其主客子錢之所入者亦必不薄矣故嘗謂為良民富民計則洋禁可以不開為貧民頑民計則販洋可以不禁若曰是恐出而為盜則其起念皆營本以募利風水且不恤曷嘗為不義謀也又曰是且揖夷而入則數十年來紅毛曾入求市矣誘之果何人也今且聽指揮城大灣我民自往

市耳夷固無事入也餉舘舊在漳澄今漳販仍宜海澄泉販宜開同安各以府舘輪視之而聚貨附舟之客宜各從其便然漳餉舊止貳萬今禁新開客或未集稍俟船滿百稅四萬則半餉閩兵半觧京師其為軍國之利甚大而撫按道府惟嚴飭官兵以驗防其往來而已故金海澄李惠安二疏俱可覆行

清白堂稿卷十一

明同安直心居士蔡獻臣著

四六啓

上許頴陽相公 巳丑代家君

相公閤下崧嶽降神熙朝元老文章道德聳一代之斗山聞望勳猷偉兩間之柱石某某謬領一麾深慙無狀猥荷大造幸逭黜幽豚兒獻臣學䟽家傳詎云父書之可讀材非國士濫與公門之甄收名特厠於㲄中榮實逾於望外仰惟高厚之恩敢忘啣結之報度勳寸楮代叩台堦

答蔣九覲江山啓 癸巳

門下源山毓秀閩海鍾英奮跡賢關一出群空於北地登名天府三策價重於南金臨軒先試理人剖符特當名邑豈曰百里之寄足展逸材顧惟八面之勳多起劇任行看栖鸞之翔來佇占孤鳳之希鳴獻臣頋阻識荆志欣御李適門下衣錦之日正病客掩關之辰澤畔行吟未遑通尺一之微欵天上有隕倏然驚腆睍之來臨綵筆輝煌珍帶鄭重蓋家君執憲將藉蓬直於維桑而

童子何緣獲綈蘭交於片楮永以爲好愧未能先諗當戒途之蒼黄不敢一介以溷瀆輒因使者附陳謝悰臣不勝嚮往

壽汪雲陽郡伯啓　癸巳

千里謳歌惟騰華封之祝一陽來復光摇南極之祥徵天心於民心知黄堂之有慶願多壽而多子乃黎庶之同情謹貢蕪詞特將芹獻老公祖愷悌宅衷端嚴敷治下車而春生蔀屋祈年則秋有多稌籍甚口碑肇開壽域茲者仲冬協候占日晷之方長礿度届期覽嶽神之

誕降金章紫綬玄鬢朱顔千家引瀛海以當觴萬户指源山而爲俎即人情之豫順卜天眷之優旋夢兆維熊恩濃分虎臣列在編民遇以國士仰體羔絲之德敢躬繁縟於堦墀薄效蒐藻之誠輒通塵露於楮墨

代蔡見麓謝陸中丞賀七十啓　丙申

伏以稀歲辭榮微尚未通於册陛專伻遣訊華褒更接於烏臺撫新綸以若驚奉瑶函而增惕某性本蓬蒿姿同蒲柳早司文柄椎魯無裨於作人晚忝官評虛庸僅因而成事逮茲七衮謬歷南銓揣分已踰抗章乞謝惟聖明不忘乎求舊致褒封未遂其抽身駕末路以疲駑難酬主德服赤芾於維鵜恐滋人言方巽再疏以返初衣何期知己反借殊寵伏惟老公祖天下奇材人中大器作鎮外服中朝屬望以鈞衡開府一方四裔想聞其丰采忘其英妙眷此頹侵將隱矣焉用文之見譽者非其質矣拜盛雅之遠辱念出處之有宜小草戀山終不負白雲之志大賢柄世願早作黑頭之公敬因來人肅勒寓謝伏祈垂炤不任瞻馳

答王在吾漳浦啓

名標天府人誇閬苑之群仙綬綰河陽吏推漢廷之循理矧以通家奕世之好更叨河潤隣光之榮睇覩弁臨悲喜兼集老父母明山毓秀禹穴鍾奇射策明廷早識無雙國士分符漳水爭看有腳陽春何當新政之初睠惟先人之舊江離楚些既軫長逝于九原賻惠騑緘復存棘人于封外顧念家君作牧未若吳公之薦賈生賤子居廬尚遲鄭莊之置驛馬恩均生死誼薄雲天惟當焚香以告幽冥祇有銜環而藏肺腑伏冀彌敦世雅懋樹令圖賜之韋弦毋令隕越乎先德共爲推挽同期頡

頒于亭衢款因來人肅勒陜謝

答南銓舊寅啓

某官器重九禹節聳千峰鑫擅班馬之文章士習可澤於淳雅高懸裴王之藻鑒官評一依乎廉隅蓋樹標周南固已盡天下之情偽妍媸而歸於水鏡即秉鈞朝宁直將遺人間之驪黄牝牡而觀其天機臣前後敢辭于糠糲周旋久屬乎橐鞬茲當朱明之辰忽荷素書之辱眷惟僚雅重以珍技橘渡江而化橙懼貽羞於省署遂生麻而自直深有望於墳篪方今大典久虛口舌難諍

如其一麾未出籩豆是司詎能言父子之閒安從出羽翼之計願闢咳唾以當韋弦

答朱海曙杭守

伏惟某官名世偉人專城循吏頡川渤海治行妙駕乎龔黄浙水吳山風流遠接乎蘇白三年奏乃丕績九重嘉其有成蓋將徵司農徵少府補公卿於漢廷寧獨賜黄金賜璽書示風勵於郡國凡在同籍實切分光弟驥尾並馳皀櫪故短五雲輯瑞猶慙地主之慇懃千里技瓊彌壓故人之眷念敢不祗拜來雅用副隆情析柬附陳莫知所報

答王霽宇督撫啓

伏惟台臺名世偉人匡時雄畧北門作鎮則雲中上谷解辮而呼關南劍專征則番族蠻部分疆而定宇甚定之烈前無古人帶礪之盟行推功首臣技無片長職在三進動揺紈素悦車中挺羽之指揮珍重精鏐皆羌前酧金之施及敢不登拜大貺奉揚仁風庋勒蕪詞祗申謝悃伏冀台慈鑒原不宣

答朱午臺建寧啓

漢世公卿功名多起於治郡隣封編列謡頌尤藹於餘光矧在同升屢叨異數恭惟某官清剛正氣宰割雄才惟建州為八閩上游惟明公為列郡稱首咄嗟顧眄而令反側子自安教化喚咻堪作二千石之範三載之嘉績既奏九重之特簡宜隆秉憲衛文兼為心擬司農少府帝曰汝諧獻臣為人下中何緣攀附隨牒共首尊酒幸托於仙舟輯瑞南來片芹莫申於旅邸敢望黄堂之容茹尚壓曠度之眷存書將惠臨感與愧集尺牘言謝寸心曷旌

戊子同年上座師劉如野祠部

臺省題才朗鑒高懸於北斗冰橅典禮輿情遙屬於三台矧在公門尤深神注恭惟某官儲精紫水毓秀高嵩德宇淳凝望之若澄渾秋月靈襟瀟灑鑄人如化兩春風辨論官材先士器而後藝典司文柄闡洛學以造閩遂使駑駘之下乘俄增良樂之上價惟正直迄世是以有衮於白門致賢喆惻心同睠賜環于冊陛垂紳正笏行揖讓人主之前運籌握樞宜黼藻雲臺之上豈曰舊都之俎豆足淹名世之鈞衡臣等濫荷甄收夙依教育

十年光霽徒想像於天中一介起居久缺踈於汝上敢祈納藏乎藪澤業分塵斥之門墻肅肅征鴻戔戔尺素有慚隕越仰冀涵容

答馮大咸襄陽啓

奕世投分誼切塤篪千里懷人音貽金玉荷奬飾之已侈愧虚庸以奚勝恭惟某官於越間氣環海奇材擢第彤墀層霄鴛鷺絢彩明刑西署九陌狐兎潛蹤維茲荆蜀之要衝暫借龔黄而出鎮樹陰蔽芾遠追召茇之思日夕風流幾醉習池之曲獻臣他年郡閣早識希珍兩度都門重締永好惟是蒹葭弱質倚玉樹以自慙駑駘下乘希霜蹄而猶遠屢占山公之牘稱前漢廷之薪何當寵以瑶華存之芳訊文衡盛德所辭讓浙士懸寓之推先寧是匪材可當僉望況留中曠日分見擯於清時豈有隕自天猶過期於知己用裁尺牘聊布寸衷感佩實深數陳靡既

答彭秀南開府啓　壬寅

建禮承乏方愧寅清通家注存祗辱惠問荷長者之隆誼揣微分以奚勝恭惟某官醇德雄才經文緯武珮摇

冊陛封駁為朝陽之鳴喈節建皇畿畏愛備趙日之冬夏既簡開府益樹懋勳雲中上谷之間可使無百年南牧尊俎帷幄之內真堪作萬里長城蓋社稷之勞臣宜錫茅封於帶礪而國家之碩輔行宣麻制于闕廷者也獻臣才無寸長器有尺短草莽一介蚤蒙門墻之陶甄萍梗兩都適值旌麾之密邇廿載特達此生奇逢乃不調已餘十年徒嘆薪積而量移復典劇署益苦絲棼何當寵以多儀臨之儼翰避而弗獲受焉若驚惟當倘淬鉛刀少期一割之效庶幾仰酬瓊玖不負三薰之知草

陳謝悰伏干慈炤

答王繼津大司馬啓　癸卯

望重禹司仰一老勛猷之盛恩深臨問荷九重錫命之榮國推達尊人需特召豈自意夫下士獲見齒於上公恭惟其官在日為龍上殿如虎出膺鎖鑰塞外開大蒞之名入柄樞機虜中敕温公之拜身老而猷則壯退勇而道彌尊公逍遙於綠野之堂寧忘魏闕帬翹望於黃扉之禁佇起東山會元良出震之辰協尚父遇渭之日綸恩賜問州司臨門旌倪聳觀咸嘖嘖充庭之爛縉紳

相告舉欣欣加璧之迎三一為邦家之光始終見主臣之合臣名在後華志慕前俯愧補牘以何功偶因人而成事何當荷鉅公之折節屢上介之辱臨模揩企龍門欣依歸之有自出處卜安石頤恩寵之洊加謹裁尺書稱謝左右

答戴鳳岐總督啓　癸卯

論功行賞晉錫方隆於師中忘分先施禹既遠貽於閫外賦彤弓而踴躍披華牘以屏營伏惟老年伯虞室夔龍周廷方虎以文武經國以正奇用兵嘽雨巒烱滌日月而重朗蠢獠逆獲膏斧鉞以靡遺五嶺之捷書屢聞九天之恩命遂渙精鏐文綺煥煌出上方之珍樞府中丞班列据百僚之右偉扎社稷之名碩侈奚桑梓之光華某職羈馬走望切龍門快覩閣上之殊勛未緣見戴延佇禁中之特召庶幸識韓詎意師貞之丈人垂情吾黨之小子匪爲世誼竭來恩施謹勒蕪詞少陳謝悃

答臧九岩提學啓　癸卯

典禮南宮儀刑在望傳經右陝樂育有成荷瑤華之寵臨愧毛礫之居後恭惟其官海岱靈秀鄒魯淵源運籌

策於莞樞早稱禁中頗牧司寅清於蘭省人仰　聖世夔夷妙簡文衡弘敷教鐸比及三載足徵道久化成樂育英才無不還醇歸正關西夫子從茲兆叶乎三鱣啓事山公行看詔銜於冊鳳某樸樕材凡斗筲器小在昔謁補之歲曾挹英標迨今承乏之年祗師前事誼托如貫禮缺先施忽緘書之遠存拜錫命而增恧度俯尺素薦陳謝悰

答張震峰宮保　癸卯

伏惟老師三朝耆德一代偉人奏六載之弘勳膺九重

之特簡寵加三少明保儲宮此在北闕已為上卿之殊恩而在留都尤為九列之盛事暫看衣繡於晝日佇下徵書于五雲某此生知己十載違顏祗荷鴻私莫申燕賀捧惠書其如覿拜珍貺以若驚虔勒荒函伏干台鑒

荅吳霞城陸津陽二方伯 癸卯

論秀於鄉江表夙號材藪疇咨四岳名公蔚為國華盛典有光巳事而竣恭惟某官負名世才司文章命早正席於銓署人推啓事山公繼歷試於大藩 帝須宅揆伯禹惟茲洪都之選士悉屬提衡可卜歷塊之良材盡

歸品藻賢書進御共頌 聖主之得賢明廷臨軒佇看真儒之瑞世某猥以職事獲覩厥成驚翰惠之寵臨愧分涯之已溢敬因來使薄抒謝悰伏祈鑒原不任瞻遡

答趙行吾方伯 癸卯

伏惟其官衆宇正氣斗山名賢射策臨軒洋洋兆賈公孫之對分符理郡蒸蒸覇逐文翁之循游歷諸藩總司貴竹真儒作用文章無政事以俱高名世經綸勲猷出品格而益懋肆祠祥之人文蔚起徵藩宣之風教飈馳幸藉提衡獲告成事其才本碌碌質抱硜硜束髮即讀

歐陽子之書立朝未識韓荊州之面猥以職事謬辱獎施奉教懃拳喜深一諾承筐鄭重感切五衷敬削牘以布悰愧名言之莫罄

公答南銓 甲辰

門下望重斗南品高月旦銓曹正席號為簡要清通善類持衡相出驪黃牝牡盡白下為清議之所自出而明公尤輿論之所依歸澄之若秋月寒潭有朗徹淵暎之致展之則運斤遊刃妙經權張弛之需共許盛世之夔龍會聯北闕之鵷鷺其等倚玉慙穢揚粃在前忽枉華

緘無頒腆惠團扇搖動快薰兮之自南細縠輕盈堪看來以當暑猥附吹塤之誼永結如蘭之懽託使敷陳馳懷莫罄

答南都常鎮縉紳賀啓 乙巳

地控帝畿民當力竭非才誠之一致詎濟時艱必品望之兩高乃堪重寄豈伊庸陋辱此簡書睠惟常鎮之區實綰東南之要吳頭楚尾襟江帶湖盜賊時嘯聚於萑符戈矛或橫發於肺腑蕪之關市無藝水旱為災杼軸幾空閭閻其瘵詎謂監司之專任謬及庸謭之匪人紛

委薄書已之剸裁之暇振飭綱紀仍多鈌折之虞伏惟
台臺勁節凌霄大器函禹勳名彪炳於夷夏道德標表
於鄉邦某素切仰斗之思未遑式閭之問遠辱臺使特
貺瑶華捧鄭重以若驚撫菲薄而增愧欲塞厚望須竭
愚衷為韋為絃尚冏棄於知己父事兄事庶少裨於此
方謹勒報章薄陳謝悃

答侯汴源總鎮壽啓

浮生四十方愧無聞從宦多年復虞見惡惠徼梓里遠
辱材官得榮命以若驚緘素書而布悃伏惟麾下鍾英

閩海降神高嵩早讀父書胷中數十萬兵甲妙符道術
世上八千歲春秋廓清兩粵則功勒銅柱之巔保障三
吳而人躋壽域之上其論交雖晚投分最深豈意孤矢
之辰特來瑶華之問不以規而作頌豈所望於斷金惕
行年而知非竊欲效於伯玉謹因來使薄陳謝悰伏祈
台慈原炤

答宜興縉紳賀啓　乙巳

畿輔門户之區最稱重鎮紀綱兵戎之寄尤須擇人詎
意庸流謬膺劇任尚虚式閭之請遽辱惠問之書睠惟
嘗鎮二封實稱東南半壁吳頭楚尾襟江帶湖重以水
旱不時墟里凋敝稅織加額惡少憑陵盜賊竊發於萑
苻戈茅横生於骨肉非通才何以典劇必明德乃克綏
猷如其者物望輕渺入品下中郎署備員猶日虞其覆
餗介藩拜命已朝聞而飲氷然任厥維艱而地多君子
或懷負道德或表著風猷濟濟大賢皆為朝家之柱石
侃侃至論真作吏治之箴銘其嚮往有年受事浹月乃
薄書填委車冊奔馳未及修浚邑之干旄乞姝子之塵
誨心雖先往跡涉自疎豈意金玉之音遠遺玄纁之貺

先辱撫躬自恧聞命而驚皆由我明公計安桑梓誼篤
金蘭謂其材雖堅瓠猶堪繩墨量其衷非贗禹尚許馳
驅莊誦瑶華之詞深圖國士之報未能操而使割慮有
玷於群公不作頌而以規寔所期於知己謹因來使薄
陳下私

答陸平泉大宗伯　乙巳

恭惟老年伯五百名世兩間異人魁多士於南宮學者
仰同山斗掌邦禮於北闕人倫奉為楷摹迨茲謝事以
來益篤維皇之眷天恩賜問以八千為春秋人世遵尊

以公孤秉齒德於今罕有自昔希聞其才乏寸長學無自樹猥荷令子之驤願登我公之龍未遂生平遽辱折節荷書命之鄭重得之若驚窺抑戒之謙冲爽然自失度勤蕪啓祇申謝私伏祈慈涵無任神遡

迎黄學院　乙巳

伏以文衡司造化之權帝心特簡藻鑑懸日星之照輿望攸歸惟茲南畿之人文實藉名世之宗匠先聲所播士氣聿新恭惟臺下望重泰山祥鍾少室題名解首一日紙貴洛陽抽書詞林落筆言妙天下手裁素孚于海宇識鑑更精于天機論協廷推寄專文柄盖文華係一時氣運而教化為立國精神雖南方之學者豈盡得其精華必間值之大賢乃能起乎衰弊將風雲月露盡入準繩規矩之中若汗血霜蹄自得牝牡驪黄之外職幸瞻道範快覩新綸遥想法旌西指共稱夫子于關西蚤奠教鐸南來行瞻化成于南國嵩遷下走祇迓台騶

餞馬按院金山啓　乙巳

驄轡南巡畿輔仰激揚之烈星軺北指巖廊資承弼之忠聽載道之驪歌瞻還朝之衮繡山靈知喜士庶並懽恭惟台臺貞元間氣海嶽標奇德備太和陰陽慘舒並用才兼數器文武經緯惟時頁憂盛危明之封章時稱鳴鳳操彰善癉惡之憲度道豈問狸惟茲全吳之繁器實藉三秋之彈壓民隱畢達吏治一新九載績奏於九重復逾其一三事名高於啓事將在此行人情夢卜而彈冠吳儂扶攜以攀轅職等濫司疆場幸屬綱紀無容如百川之歸渤澥長短靡遺博採若和羹之調盐梅酸鹹共濟敢自後于磨濯皆曲荷於陶甄遇匪尋常恩深眷戀爰移浮玉特迓行旌天籟海濤壯雄觀于二水鍾聲樹影回淑景于三山伏祈俯鑒芹誠暫駐鷁首弘敷臨岐之誨少慰知己之私

答黄冲宇工部　乙巳

猥蒙惠書稱賀舉子在人家極為常事荷年誼特垂隆施伏念其終鮮孤踪疎慵習氣慙前人貽穀之似缺後嗣訓義之方茲當仲秋幸添季子方切多事之慮敢蒙異數之恩蕘其頭角之崢嶸錫之冠服望其橋梓之翹聳申以祝詞豈弱弟百無如人而所可如人者抱子豈足見誼均猶子而所期猶子者亢宗賜金庶藉充羸拜

書可謂善禱多男而授之職願竊效於華封清白以遺
之安庶無隕乎先緒輙因來使潙陳謝私伏冀台慈鑒
炤

答劉元定　丙午

荏苒流光方深無聞之懼輝煌寵命彌切眷存之慜感
與愧并情將文至其少不如人生未聞道行年四十以
加四循省全無寸裨涉世知非而蹈非浮生半成虛度
緣少壯之努力不力將老大之傷悲徒悲惠徼仙郎之
注存猥辱信使之鄭重儀可充棟頌有踰涯自非收之

見惡之餘曷由寵以如天之貺惟俯勵於表竪庶仰副
乎祝規謹勒荒緘祇旌謝悃伏祈垂炤尚圖覼申

賀左鹽院　丙午

伏以攬轡登車烏府隆八道之寄弭節問俗驄威生夏
月之寒弊竇一洗於鹹鹺懽聲無騰于吳越臺下名齊
北斗品儷南金詞源倒彭蠡之波瀾氣節壓匡廬之奇
峭臺端持三尺輦轂風清柱下廻重瞳鹽梅望峻特膺
簡書于鳳闕暫弭驂騑于虎林玉節凌空掃千里陰霾
俄驚赤電朱衣按部煥一天霞爛直貫紫微萬竈雲屯
頊慰雲霓之想百寮風動咸快風紀之瞻職備兵江上
慚非鎖鑰長城督餉吳中愧乏轉輸良策庇素托於萬
廈慶獨倍於二天祇奉明禁之森嚴未敢越疆而肅謁
敬陳蕪牘仰于慈原

答龔毅所方伯

承之名邦未展歲時之問欣逢令節重覩日月之新遠
辱腆頒祗慙深眷老年伯濟世長才絕塵高品分符檇
李循良聲冠乎一時宣猷大藩節鉞望隆于八表賦就
彭澤尤高月旦之評壽登稀年正締耆英之社鴻鈞氣

轉長見星耀南天青郊春回行佇恩來北闕某猥在角
丱蚤辱裁成間道式闊缺焉修虔於小子珍羞白粲儼
然先施于夫人敢勒蕪函附陳謝悃即容顓布伏祈台
原

答當道賀壽啓　丁未

其弱不自樹長而無聞迨茲逾強之年方切虛生之懼
風塵僕僕徒尘廩於部華簿領紛紛竟何裨于殿最遂
茲初度過辱注存玄纁充於庭階騈儷燁于毫楮皆緣
愛忘其醜引培塿於岡陵何當情溢而文授江河於鐘

企拜而增愧御涉不恭敬因求人敷陳謝悃

與葉臺山閣老　丁未

三星朗曜肇啓爰立之祥九重思治聿隆阿衡之任主臣相得千載一時地天將交三陽彙進寧枌榆之喜躍假尺素以敷宣恭惟其官先天民覺為帝者師擬高第於妙年雲輝絳殿歷二卿於玄鬢風積金陵蔚為人物之宗久歸相望超然異同之外獨簡宸衷晉揆席而秉國均自此功成伊傳抒素心而酬主眷行將業鄙蕭曹張唐宋以來千載文章之經綸生文敏而後八閩山川

之氣色情賢夢卜懽動寰區其品謝下中久收文積之之袋才非喙董濫玷藥師之寵仰　帝座於中天一人有慶望台垣於半夜四海具瞻謹布鴻箋祇申燕賀伏願早趣齊相之裝慰三聘于延佇大展希文之志躋萬國于昇平

答勞金粟　丁未

金風應律玉帝規時懷人在彼一方良宵正當三五門下心源澄徹清映壺冰治化醇醲煦同湛露兩宰名邑鳴琴彈四氣之和幾最薦書御屏迴九重之照當茲清風朗月之候切我停雲倚玉之思何期琳瑯遠投懷抱尊開北海疑分河朔之懽月滿南樓猶見元規之色念千里之悠悠尚遲尺鯉抒寸衷之耿耿敬托來鴻

答李總戎中秋啓　丁未

玄鳥司分三秋欣逢佳節素娥曜魄千里共覩清暉遙快賞心惓言懷德麾下運神機而隆赫赫盡掃海外氛祲慨雄畧以將多多大建軍中旗鼓叅佐畢集南樓之興復深軍令分明北海之杯頻舉適茲三五之夜正是讌喜之辰不佞羈迹江汜阻陪清風懷人師中惟共明

月遠辱特使寵頒多儀敬縷心以登嘉輙藉手而將悃伏冀莞納不勝神馳

請温用庭巡按　丁未

繡斧東巡海岱表激揚之丰采旌節南邁吳越依信宿之光華飛書以報九重攬轡而入三輔士民呼擁僚吏懽迎其曩附名於曲江猥云臭味頃受事於醝政濫玷剡章一別三秋旅夢常懸乎知己重逢此地霜威幸霽於故人敢陳錫惠兩嶠之尊企領金玉片時之誨

答丁衙岳吏部　丁未

臺下簡要清通聰明平淡猥材屬其總達而用不遺于梢棟眾宇入其擔荷而計允先于桑梓即不該不徧之技亦在求長求舊之中俾茲迂庸再肩重鉅乃駢詞既極其宏獎而珍幣復充於前陳情文備優頂踵難任如其效無殊於故我豈不明有累於知人佩韋佩絃期齋心而有請是行是訓庶奉令以無愆

答雲間陸自齋諸鄉紳公啓　戊申

某叨承備兵三載乏當官之效晉司領憲一命誤　聖主之恩方慙職守之多瘝詎荷贈言之榮被恭惟某官

南嶽儀鳳雲津躍龍一動一言為大夫國人之矜式或出或處盡江湖廟廊之先憂睠茲進秩之謬恩特頒稱賀之殊渥授簡推少微之彥充棟皆華袞之珍得之若驚卻則不敢惟當齋心以請乞作圖新之韋弦庶幾奉訓而旋無辱大賢之桑梓敬拜華幢附將微儀

答史企愚巡按　戊申

某才質迂庸行能淺薄久塵兩都清華禮樂之署虛忝大方兵刑錢穀之司竊祿再及三年課功慙無一割詎當事之過採致九重之誤恩特畀新銜俾領舊鎮宜叟絃以調瑟方聞命而飲冰愁懷老父母台臺三山靈異一代賢豪製錦閩南循名與夷峰並聳持斧江右風裁共廬阜齊高先聲遙揖于楚天氣吞雲夢錦衣晝遊於晝日色借絲綸益碩德英猷共推中臺之領袖將崇班茂烈立陟明朝之鼎台某素辱吹噓特蒙恩眷駢翰既過為弘獎珍幣復充於前陳情文備優頂踵難任尚冀齋心以請乞作當官之韋絃庶幾奉訓而旋不忝仁人之桑梓肅陳謝悃伏冀崇炤

答莊星銘　戊申

江左動使星特司軍國之大計潯陽衛　帝命聿沛閩市之弘仁題柱遙憶漢宮折柬特屋鄭驛臺下源濬閩山祥鍾天府文章共許勝楊馬蚕射策於金門功業佇看並夔龍先蕺勅於王署襄承徵租督逋之令猶藏餘富於民間今當征商筭緡之衡遙播途歌於道聽清同四知之夫子望隆啓事之山公某承乏封疆幸從負弩之列同原桑梓永締傾蓋之懽三山別來徒勤夢寐九派到後尚阻音書驚雁足之忽傳荷裹蹄之駢錫蓋君泰師非泰友覺步趨之猶懸而公楚人傑楚人將風期

之倍結敢不祗拜來雅附陳感悰尚冀圖報於青琅玕
錢少伸於白意

答林考吾右伯　戊申

某才有尺短品在下中兩都備員久踈一割之用中吳執憲益深虛縻之羞風俗未能還淳吏民或不相得迨茲報政分宜授荒詎畀新銜仍臨舊鎮盖緣令子之共事彌其缺匡其不能故致當事之謬知忘其過責其後效宜更絃以調瑟方聞命而飲氷伏惟台臺三朝名碩盖代耆英德劭才高衆儀其蚤登公輔顏紅髮白人望

之儼若神仙强起于難進易退之中佇畀于入長出治之任父子兄弟濟美不数萬石君家文武忠孝相承復見三槐堂上何期吾黨之小子亦蒙折節之隆施枉車騎於江干深慙無地飛素書於客路有隕自天即茲誤恩復辱稱賀有加無已豈所當於丈人不頌而規實所望於知已敬因來使附陳報章仰干尊慈俯垂弘鑒

中秋通張九岳戶部　戊申

伏以露團仙掌快覩素魄之圓輝月淨踈林欣逢同庭之佳會舉杯搔首撫景懷人恭惟臺下襟懷風光月霽器識海潤天高文思縱橫賦悲秋於筆底惠政澄湛輯哀鴻於澤中時惟仲商夕值三五流光正滿理觴咏於南樓逸興遄飛美遊娛於清夜某封疆下吏江國勞人雖濔地之民瘼堪憐而今宵之月色自好遡仙槎於牛渚似隔塵寰挹紫氣於函關時懷天際敬抒芹獻少佐桂尊伏冀鑒存可勝馳仰

答錢傅菴　戊申

某賦材故短受事罔功幸逢國慶之普沾濫與馳恩之世賁絲綸三錫卷軸有輝傳諸雲仍共榮吾君之賜告

於祖考敢云小子之能伏惟門下品高雲海學深性天蚤解綬於花封翛然入世之味狎主盟於皐席卓爾見道之談且漢家章平業象賢於秘署而南州冠冕行特召於安車真人世之達尊而天民之高蹈也日者江干飛盖德星符太史之占丙夜開尊道氣慰生平之願別來猶縈於尊念使至特須乎隆儀明廷寵綏誠臣子之殊遇普天同慶豈謭劣所獨私綺翰揄揚殊深汗浹感情鄭重祇切心銘

答張九岳冬至啓　戊申

緹室浮灰運際一陽之復土圭測景瑞占萬福之同紫氣浮關廣風溥物臺下清瑩氷壺和鍾玉琯冬日之日易消陰谷之寒時行則行盡放孤根之煖仁覃商旅以至日而閉關筆妙化工行書雲而紀瑞某欣瞻七日之來久苟二天之庇方馳短牘遽辱長箋覆䙡遥頌平分陽和之慶珠璧焜耀鷟聞太始之音愧與感并意非言盡

荅王槐亭僉憲　戊申

伏以閩山秉憲百年餘繡斧之光苕水養高清時係巖

廊之望龍門彌埈雁足忽傳老公祖才擅八埏學包二酉含雞香於粉署名重水衡戢豸冠於憲臺風清澤國居而赫赫兼留何武之思止此行行共避桓驄之步豈三人竟爾成虎再讒口遂至撓椎遵養東山韻致輿松筠同遠夷猶三徑述作揩經傳並垂詒子一經暫屈蘇湖之芹藻裴翁未竟行覩平章之勳猷天休大来召命将至某雌伏海澨夂欽綦公子之威名宦遊吳中密邇大丘長之邑里未修竿牘之敬揭來禹翰之須祇沐新慈敢忘舊德附陳蕪狀仰干荒函

賀李脩吾總漕啓　戊申

元正首祚王曆廻造化之春景運新熙陽和布寰區之慶瑞藹龍門懽呈花頌台臺道合陽宗身扶八統安攘略偉曾羅數萬甲兵經緯材奇坐擁三千禮樂壯猷敷而憲昭文武地控陪京神機運而聲振華夷天挚半璧吹枯噓朽播一氣於洪鈞轉坤旋乾資百福於皇室茲者辰元協節三朔履端繁祉隨日月更新吾道與地天並泰某職司吳臬依冬日之可親身滯江皐感歲華之幾換敬陳栢葉用佐辛盤伏願朱紱方來函膺三獨坐

之簡在茹彙征吉大慰衆君子之傾心

荅喬詡齋　戊申

伏以上林賜第丕增奕葉之光百里鳴琴茂著循良之譽道隨時泰交緣誼隆老世丈璠璵興器干莫奇材獻策公車蚤勵仲淹之風節登名天府更忘文正之飽温帝眷名邑特簡神君人思甘霖欣戴慈毋治號棲鳳四封若登於春臺政輯鳴鴻百堵皆興於安宅佇膺臺諫之遴選共羡橋梓之崢嶸其猥以通家幸托契誼快覩雄飛而生色未遑削牘以将忱適當歲序之新遠辱注

存之雅自天有隕何德堪承敬勒蕪詞附陳感狀伏祈
弘慈鑒宥

答余葆素　戊申

老大才擅區中品超物外通籍念載不以功名富貴入其靈襟剖竹專城獨用正大寬和蒸為治象蓋求之漢吏直方駕文翁黃霸之流而揚于明廷宜需次三公九卿之選弟猥辱附驥久鈌登龍幸邂逅於雲陽少紓契濶之悰遽分携於岐路未遂縶維之願緬懷道範徒懸心旌詎荷綺翰之遠頒兼蒙芳貽之下逮隆情溢於毫

褚摯誼銘之肺肝謹勒蕪辭附陳謝悃伏祈尊慈鑒炤

賀楊學院擢憲副　己酉

鷺輦持衡爭傳斯文之泰纏帷啓瑞快覩先生之升文昌龍牛女之墟武夷麗奎婁之照恭惟台臺胸工文織神協道耕祥鵷雙飛萬玉班中聽鳳神羊一角三吳道上驚驄惟茲南織人文稱多士之冀北特為木鐸師表借夫子於閩西水鏡澄花辨塵埃中連城白璧地爐活火出沙礫裒躍台黃金洵二百餘年理學名臣擅一十四郡文明哲匠帝眷海濱之鄒魯人推南國之範模用簡明師暫屈陳臬得士出科名之上長民即俎豆之餘禮樂詩書六丁傳勅手雷電紀綱法度九鯉保釐於甌陳桃李在門行慰望雲狄相甘棠滿地佇徵分陝召公職親炙觀風之部沈吟近水之臺借一壓而為貺優承覆露分萬閭以成蔭疊藉帡幪舞手揚綸輸情化治耑熏心以汗竹卜日晃趨恪九頓以傾葵先庚燕賀

餞方鹽院　己酉

驄馬行春憺風稜於吳越銅龍報命晃日麗於簪裾敬陳祖道之筵暫駐中流之楫台臺明時柱幹皖國人豪

閫閾譽高冢府聲徽接軫忠貞性篤烏臺望峻持衡鹺政騰萬竈之懽吏治考百僚之肅攬轡南國江左立見其澄清返旆皇都朝端特為之倚重職等備員藩臬朝走疆埸望錦帆如登仙躋金鰲而進酌澄江添綠泳周澤之汪洋孤岫搖晴景芳標之屹峙名與山不朽賽勝峴碑言共水俱清聆音塵拂敬披燕悃仰注龍光

與張九岳　己酉

筭及舟車政非得已蹠其弊蠹事貴便宜自星使遙臨而風猷聿煥通商惠旅傳清譽於兩江足國庇民載息

肎於一路其識荆久戀鳳閣御李獲登龍門幸隣斗極
之光遂竊天河之潤顧玉節方瞻於茂苑詎紫氣遂浮
乎關門携手河梁徒咏蘇李之什結綬漢闕行彈王貢
之冠側耳離歌帳停雲之漸遠奉輿嘉慶羨愛日之未
央敢貢微儀少将薄贐伏冀麾納佇俟晤言

答韓菼嶺給諫　己酉

彤庭獻納秩崇竹梧之司青鎖緘題誼重金蘭之契香
生錦字寵錫百朋臺下泌産文龍岐鳴彩鳳毘陵司李
平十九屬不白之寃棘院拔茅收五百年閒出之傑春

風藹襟字何人不頋識韓冬日煦江皐南國猶聞思召
惟公望隆于三事肆簡命錫自九重承家學之淵源作
朝端之砥柱危言侃論直不忌夫要津國計邊形憂特
中其窾會名世大業幹國偉人某餘無寸長弱不自樹
幸麻蓬之有賴致樗櫟之未晤望禁近之清光迥如天
上通長安之尺素杳隔歲時茲者瑶翰遠頒瓊儀下逮
封疆外吏豈所宜蒙省闥貴人猶蹷折節愧流汗以對
使肅勒楮而陳誠伏祈炤原可勝感戢

答霍翰垣鎮江　庚戌

涉世無術蒙垢歸來方結歲寒於故山已怯危機於宦
海詎期高誼垂唁陳人某品居下中才乏長短廿年仕
路絶無脂韋逢世之心兩載儀曹適當紛紜多難之會
先之班次繼以楚藩閶臺飛章祗雜周秦之綿蕞一堂
異意有如韓范之虎爭守道守官竟罹戴同驅異之寃
網一丘一壑遂愜豐草長林之本圖裁水奉親惟知念
年愛日楓宸抗疏不恤怒臂當車貢公之彈誰彈翟尉
之羅堪設頋念高賢之共事有如萍踪忽驚書惠之遠
臨恍瞻芝宇爲灑瑶什駕駘長價於道周俸分精鏐室

家果腹于餅罄輝生蓬蓽感篆肺肝載思良晤以何年
聊抒中懷於片牘從茲枕流漱石想見名世德業之成
猥云附翼攀鱗勿替當年道誼之好某臨啓無任馳誠

賀張程川憲副　辛亥

帝睠海邦控御特資名世人瞻嶽鎮敷施久協輿情望
𣏌戟以神揚偕旄倪而色喜恭惟臺下清剛正氣文武
兼資挺吳楚交蔚之奇高樹文壇赤幟萃匡彭未分之
秀允推人物白眉鐸振中州㒒河南兩夫子之秘經横
太學爲天下得英才之師三尺持平炯炯法星有耀一

麾出守阜卓治行無雙海不揚波　聖主睠懷於南顧
氓将安堵名公坐鎮於上游簡命方新寨帷甫涖素琴
玄鶴愧千古之貪泉朱芾葱珩作三軍之勇氣節鉞猷
壯槐棘望隆其避世墻東已怯危機於九坂行吟澤畔
幸庇廣厦於萬間使旌入白門蚤慰識荆之願福曜明
枌里未遂踵門之私敬馳魚緘祇申燕賀伏祈陽和不
遺寒谷而汪度俯鑑微衷

與袁希我左方伯

伏以總領之司允資名世屏翰之寄特簡上臣因重地

以轉移喜自天之眷倚恭惟老公祖君阜炳靈長江鍾
秀素禔則金相玉質茂不言躬行之風運用則文經武
緯有時措咸宜之妙人推節鉞　帝倚禺台四國藩四
方宣七閩已蒙泱歲之澤召公右周公左成周獨隆分
陝之權肅吏懷民大布湛瀸於薇省建牙開府行覆姓
名於金甌某幸托特知重芘廣厦踴躍實萬乎群品起
居久曠於台堦謹肅一緘薄将寸縷伏祈鑒照無任翹
馳

答周長庵吳縣　壬子

幸忝駿掌之末誼快挹清芬遠軫丘壑之塵人特頒芳
訊垂情殊渥執節過恭門下品高一時才無数器允為
朝家之楨幹豈繄鄉國之琳球綬綰名區甫奏刀而優
優餘地琴鳴吳苑不下堂而赫赫著聲登之華階固將
慷慨矢謨伸入閣言官之氣列在揆路行見經綸任運
豎百代名世之勛某立身雅知自好涉世慙乏寸長掃
軌杜門猶懷蹈踏讀書談道足了生平猥蒙華緘之奬
飾重以珍貺之綢繆南國棠陰諒已久尋于剪伐仙令
銜刺豈宜枉被於漁樵汗顏拜嘉捫心懷愳敬因來使
附陳謝悰

答袁景源　癸丑

某澤畔孤踪溝中斷質立身乏鄉曲之譽帷局局以杜
門通籍無根柢之容徒兢兢而營職兩都題柱浮沉踰
十五年三吳備兵展錯無一善狀幸還初服以謝人言
定省晨昏差慰一日之養吟弄風月不替三餘之功自
分為世之畸人不敢求通於函丈何期芳訊特貢柴扉
伏惟臺下蓋代奇材匡時正氣周官職方之署偉望獨
隆於留都漢家治郡之良渥澤重沾於漳水取士出牝

牡驪黃之外雖衆棄而見收治人在規矩準繩之先故
風行而必偃遂令隣封之末品亦被黃堂之餘光清俸
周貧亶伻將命鷟瑶華之霄墜滋腐質以露濃莫知所
從將何為報謹登嘉於對使爰肅謝以布悰伏祈台涵
無任神結

賀袁晞我開府 癸丑

比闕傳綸節鉞特簡夫名碩南邦作鎮聲威光播於寰
區榮增簪笏之光喜動山川之色恭惟臺下天授奇才
人推名世養定如淵渟嶽峙淆不濁而撼不搖用沛於

斧𡵴雲流左之宜而右之有入長寅清之署文章禮樂
蔚為國華出鎮齊楚之邦正直惠和卓然民譽逮總薇
省益懋弘猷惟 帝眷全閫非重臣誰與授鉞故廷採
輿議必我公乃堪建牙爰從屏翰之寄特畀紀綱之任
英聲所動鯨波鮫室罔不歸心俞命一宣海瀣山陬咸
為生色蓋文經武緯非特一方倚之以無虞而總憲秉
均行將三獨藉之以坐鎮者也某叨登龍門大芘廣厦
情彌深於雀躍迹尚阻於鳧趨謹勒荒函薄申鄙悃

與黃鮮生請啓 甲寅

禰袴聲中家慰慕來之想絃歌化裏人酣孔邇之恩況
籍乗雲彌歷就日老父毋靈襟澄澈道味淵渟射策彤
墀詞壇同推獨步分符魏闕江城久副來蘇播百里之
慈祥人歌人舞拯一方之昏墊已溺已饑紫陽化日重
開德教聿單於多士黃霸循風再見勳名可卜於三公
某三徑歸來已醉心於醇酒一廛負放尤大庇於萬間
幾賦緇衣遼館還宜授粲載賡流火滌場好遂稱觥拭
目膏車齋心擁彗

與蔡五岳太守 乙卯

千里專城 聖明隆分虎之寄一簾皎月郡國占集鳳
之祥瑞藹莿桐權騰竹馬老公祖慧德金剛清心玉映
歷試雄邑英英似波底青蓮洊陟留曹昂昂如雞群野
鶴惟茲泉郡實甲海邦在昔西山梅溪之時治號近古
于今聲華文物之盛俗乃漸澆 帝睠東南之思公膺
岳牧之任令布而清風肅車下而甘雨隨佩犢帯牛渤
海沐龔少卿之政昔襦今袴蜀都興廉叔度之歌蓋將
徵入補漢廷之公卿行見治平為天下之第一某簌糠
粉署誼托同官識荆蒲陽榮逾萬户山中陳人幸得安

於田里郡齋半榻猶自遠於丘樊虔勤荒緘薄伸鄙悃仰干高明之照未遂嚮往之私臨啓不勝欣注

答丁哲初吏部　乙卯

弟溝中朽質澤畔孱踪自分投賦以吊原敢冀飛章而薦禰詎蒙使過幸際清朝先君之崇陰猶存老母之板輿爲便始願不及衆論謂奇皆我親翁鑑衡無私葑菲罔棄平日說項善類過採其虛聲一旦拔茅知己或爲之動色傾傷弓之鳥聞弦而高飛吞鉤之魚驚餌而深逝竊欲終守昔賢鑿坏之志未敢遽效中散絕源之書

特辱好辭兼拜腆惠望其退而爲進教之孝以移忠結綬彈冠高誼可方於在昔遠志小草鄙懷尚戀夫故山完璧附陳衘環罔旣

答陸仰峯太守　乙卯

聖朝弘使過之仁終無棄物君子有得朋之慶實切同心誼重彈冠情深濡素恭惟臺下性合道輿動率天真紹止脩之正傳源過游夏窺性命之秘客學本程朱剖銅符於潮陽昌黎遠驅鮫鱷賜璽書於漢世潁川下集鳳凰行見徵入補公卿共仰道學真作用其襪線才微涉世乏長半寸管窺識晤觀書未覩大全已絕意於畏途將尋真於樂處詎意溝中之斷忽逢爨餘之知起之中林畀以浙海方駭爰居之鼓彌飲諸梁之氷蓋公論主張皆由正人之口角乃殊渥鄭重更屢知己之心期惠分裹蹄獎溢魚腹欲報乎未之能也何德焉可以堪之草陳感悰仰干慈炤

答戴蔡二遊戎　乙卯

伏惟麾下龍韜偉略虎幄壯猷吳越要衝指顧而旌旗變色東南半壁折衝而江海安瀾共驚運籌決勝之夫

人可卜登壇拜將之妙選某麋鹿野性巳狎山林鳧雁孤飛何裨天壤不虞清時之使過濫及逃世之畸人遠辱惠書督令捧檄願越海之多事欲澄清而何能念朝命之難虛當黽勉以就道所設方略佇俟指揮

答王止敬僉憲賀履任　丙辰

製錦三吳蚤倚崑丘之片玉揚旌於越欣占斗氣之雄鋒兩地邀榮三生多幸臺下溫潤而栗直大以方初綰綬於蘇臺錯節盤根似庖硎之新發嗣簪筆於柱下鞶奸剔蠹如瑞鳳之孤鳴報謂國有正人帝眷邦之司直

蠶赤城剡曲控御必須異材而丹陛台階召還即歸禁
近恭澤畔孤蹤久絶出山之夢爕餘杇質謬叨使過之
恩非藉主持胡能及此乃入彊既蒙遠注而受事復荷
隆施仰繹厚情感已深於知己佇聆玄箸遇實俟於當
年虔陳下私伏干弘炤

答邵芝南賀履任　丙辰

清時使過濫及塵人逐客賜環謬膺越海念良朋合簪
之誼復假良緣而先君畏壘之鄉思紹前烈靦顏而出
類叱馭之王尊奉毋之官同捧檄之毛義第多兵多事

將轄割以何能而積弛積虛懼振飭之無術所望知己
不以頌而以規重壓故人未言砭而言賀遙頒來雅惟
有心承附陳感悰不禁神遡

答祁夷度

門下濟世長才擎天巨手綰綬長洲之苑利罷別於錯
節盤根含香留鑰之曹英猷振於三山二水惟茲西江
之名郡暫借東越之偉人行見吳公治平應書第一預
瞻黃霸相業不損潁川某吳門共事過辱心期閩海屏
居屢邀存注不意明時之使過濫及晦迹之逐臣優扰

游扰已掃陶潛之徑或推或輓遂躋貢禹之冠遙望德
星近在禹穴開緘拜貺恍接故人之顏發覆指迷佇聆
知己之誨肅陳銘佩伏干炤原

賀黃撫院公祖啓

天挺偉人六幕重斗山之仰　帝簡名世入閩瞻節鉞
之光就日傾冊遡風加額恭惟台臺啟圖良弼周邵碩
膚鷟彩鸞濤詞源紹鳳池之派龍韜豹畧錦胄羅武庫
之奇遂以王謝之家聲蚤擅伊周之地望影纓郎署績
纘九河結綬臬藩風清百郡玉符炳燿既捧北辰而擁

護神臬絳節輝煌爰指南天而整頓閩海華軒啓道佇
覿衮繡於節樓紫氣盈關共跂經綸於鈴閣做來即是
旂常之業召歸行坐政事之堂某猥以庸流叨塵世誼
家君為邑審邇桑梓之忝晞人出山過蒙葑菲之採萬
閒永芘獨坐遥臨分列受廛阻與兒童而騎竹情殷賀
廈肅將芹藻以祝轅伏冀台慈俯垂涵炤

答林樗朋賀到任啓　丙辰

清時使過謬被行吟之夫行省列官猥附如貫之雅三
生有幸一札為榮翁臺斗南一人寰中正氣祥刑廣右

仁風披百粵之煙啓事留曹氷壺湛三秋之色帝重夔
夷之選公膺禮樂之司寅清望隆合瞻使星於三浙藩
寧績最特遴憲府於南畿玉節金符行來長安之日龍
章鳳誥茂闡奕世之華某生同維桑幸識荆於畫舫誼
叨舊寀恵枉駕於敝廬草無心而出山葭終慚於倚玉
遠辱龎翰兼貺豐儀結綬彈冠情已深於王貢息黥補
劓吹尚藉於埴箎薄陳謝悰仰祈台鑒

答周右華賀壽啓

年運而往方深惧乎弗規言贈為榮又重頒夫嘉貺祗

切浮生之落落益慙耆念之懇懇竊惟某幼不自樹長
而轉慵通籍清時虛濫清華兩都之選掛冠神武永矢
優游卒歲之盟徒悠悠而費日恒矻矻以窮年不虞蒲
柳望秋之姿獲邀蒹葭倚玉之幸學希秉燭欲分照餘
於隣光書來稱觥頓覺輝生於衰白豈年齊則相關之
情倍切然上方則無聞之惧尤深靦顏登嘉銘心載德
敬附使以鳴謝容嶺遣而布悰

答周王二同臬賀壽啓

弟某幼不自力長無如人恒矻矻以窮年徒悠悠而費
日遂逾半百之歲益深老大之悲過辱注存遠須翰恵
仙掌舐露將塵凡亦可淩虛隣壁分光雖晚暮猶如秉
燭仰繹弟畜之誼敬舉伯氏之觴附陳鏤私佇申報悃

與胡存蓼賀壽啓

伏以維嶽降神篤生萃岷峨之秀价藩作屏來旬控吳
越之雄青春俊人金章紫綬交映兩湖樂事緋桃綠柳
方新景物雙妍神情茂對帝需日邊公輔人羨地上神
仙南北高峰擬獻臺萊之頌東西浙水挹注瓜棗之觴
某忻逢弧矢遥憶玳筵薄陳北海之尊少致華封之祝

匹大年於莊樹冥靈五百歲春躋行省於內臺中書二
十四考

答陳侍御 丙辰

伏以簪筆立朝白簡增言路之重衣繡分道驄驂瞻使
節之光千里懷人一緘道故台臺兩閒正氣名世偉人
始以補衮弘材試花封而製錦繼以鳴琴循理徵粉署
而含香乃簡帝衷遂登法從朝拜官夕拜奏獨抒忠猷
出為君慮為親終隆孝養惟茲匡廬之重地特借臺閣
之名流赫奕風猷知豺狼之遁跡嶒嶸諫草羨鳳凰之

稀鳴方能回天道堪濟世其控地鶯鳩棲枝燕雀向從
冊穴傍祥鸞於九苞濫司文評得神駒於寸楮詎使過
於視海遂靦顏而出山錦字輝煌恍重奉於當日精鏐
鄭重疑有隕於層霄謹附亶伻薄陳謝悃統祈台慈鑒
炤不宣

賀南關宋工部

宣猷天上久分漢殿之雞香御命江南乍動霧關之紫
氣光騰二浙慶洽百城台臺月鑑涵精天球蘊瑞雷封
揚釆甘棠垂兩地之陰水部騫華惠露灑三天之渥帝

念用繁宮府寔資江左財源尤思力竭東南難朘民間
利孔惟茲征榷特簡名賢操凛冰霜明月照辭魚之署
威澄蠡䗍清風揚載石之舟襜帷暫莅虎林樞衡行歸
鷺序某素懷仰斗雅願御車占籍晉陵矯首閩南之郎
宿視師甬海依光浙上之使星況荷先施奚辭後至仰
惟炤在囦既欣榮

請劉撫臺出汛啓

懸鵲印以登壇久靖東南之天地掣龍旂而籌海永奠
吳越之金湯三軍跂望高牙百辟遥瞻左鉞恭惟台臺

閫氣真儒昌期名世筆下五千道德星辰應天上文昌
胷中百萬甲兵韜畧儲人間武庫風生絳節名高徼外
之龍圖霧擁金麾勛奏師中之方虎夫餘久已落膽奔
服行來獻琛翡碧漢月明五夜雞閑刁斗而滄瀛浪熄
三春當計衣袽仰仗星軺載臨日域綸巾羽扇笑譚布
八陣風雲緩帶輕裘指顧壯十連氣色廟堂永舒東顧
蒼赤共倚長城職受事海堧依光宇下仰威名之耀日
雅切雲從禀節度之如山尤思李御虔祈袞舄蚤賁蒼
陬此日身當虎豹之關疊菁重崖到處遥聞鳳吹應時

功繪麒麟之閣高文大冊中朝獨樹鴻儀

答王茂槐 丙辰

龍節舒雲久聯法星於江表鯉函貫玉遠馳信使於甬
東過辱勤渠重增踧踖台臺慧思月脇清氣霜稜夢裏
彩毫璀燦雲霞之錦胷中武庫縱橫龍虎之韜筮含雞
舌於起曹載握芳蘭於春部繪帷開河朔流玉壺水鏡
之聲繡麾莅陪京增虎踞龍蟠之勝棠陰久垂南國雲
章佇煥北宸鵲印登壇犀轝秉軸其承之吳會曾登學
使之槎歸去山中復竊仙鄉之餼第仔肩乎海事寔藉

目乎㝔氛儻念東國之徹桑惠紓籌策敢冀知己之獎
藥勝拜瓊瑤荷芳訊之遠臨驚珍貺之鄭重遥聽紫氣
倍矢丹心

與李按臺懋明　丙辰

伏以繡豸東巡四履欣霑嘉澍花驄西指百城亟咏甘
棠遥想龍光倍深依戀恭惟台臺雄才蓋代勁節籠霄
孔庭鯉趁最喜榜題橋梓豐城龍躍争看氣燭斗牛蚤
從花邑以鳴琴旋侍楓庭而補衮清同鶴鷺嶰九重耳
目之馮氣壯鷹鸇任一道澄清之使蟄二百年之頹隳

山岳動搖祛十一郡之社城風霜震肅功已收於浴日
志更切於瞻雲錦砌斑衣暫對高堂而起舞犀聲衮繡
佇膺中詔以躋榮職自哂凡資竊懸多幸憶在看花之
歲叨覯紫芝既當製錦之年時聆玉麈及出山而備紀
綱之役更垂盼而軫綈袍之思一語遂至忘形頻移晷
影臨岐尤欲加膝更荷恩私欵欵具陳詹詹望焰

答薛青雷　丙辰

三輔地嚴藉重北門之鎖鑰四郊羽息遠須獨坐之瑶
瓊下逮若驚先施增媿詳披錦字深勒册衷恭惟台臺

猷古方召學今薛王光燭斗而氣垂虹鑄靈紫海伯祥
麟而仲威鳳標瑞黄輿天祿演綸青藜照夜瑣垣補衮
白簡飛霜肆騫華荆楚之墟久揚釆臬藩之任兩定宗
變勇退急流以澹泊褆躬孤月照潭而自許以整暇應
卒震雷破柱而不驚龍卧作醒於滄江豹畧遯勤於紫
塞高牙樓敞千門月彴肅雁門細柳旂張八陣雲旋移
薊鎮自衮繡登壇之後皆腥氈斂跡之時昔乗大虜有
叩關之形則修戰以維欵今策建酋有跳梁之氣則伸
威而銷萌遂使上谷靖内夏外夷之防遼陽截北虜南

倭之合膚功業加六幕峻秩佇陟三公其兩世通家十
年判袂閩南藏拙閒速畀於堅繇海上視師媿彌深於
小草浹朞鞅掌而無樹轉瞬窺關之可虞方想上台俯
勤集誨何當垂訊過辱衮褒肅拜隆施謹登百朋而什
襲附將鄙悃未酬雙玉於美人不盡銘鏤統祈炤在

與徐雲林新令尹

伏以春榜揚輝看名花於燕市天曹掄雋綰墨綬於海
邦喜溢受廛懽騰賀廈恭惟臺下赤房龍種紫海鵬圖
瑞羽翂振於三衢人擬雲霄萬里高名嗣登於甲第世

羨橋梓爭榮何幸金鞍寶蓋之墟穫借書轂朱輪之寵
雖調羹巨手不煩小試於烹鮮頤補衮雄才何妨先呈
於製錦佇俟郎星之入境即看甘澍之隨車綺陌霞連
春廻百里滄溟天遠波靖三年政事堂中設屛風是父
是子循良傳棗紀清白為質為威拭目以觀茲行可卜
某覲日無期戴天有幸分居編戶未能隨父老以扶節
餘竊甬江猶得歌襦褲而脂轄惟雲旌之蚤發憖霓望
之大啟不盡瞻馳伏祈炤在

答李碧海賀壽　丁巳

裒白無樹老大徒悲操箠執鞭咲非封侯之骨授書學
劍總屬綴旒之餘方希秉燭之規過歷稱觴之雅祖臺
金章俊人玉堂仙吏運籌萬略足靖海上之鯨鯢舐咢
一冊能飛雲中之雞犬嘉命銜來於青鳥明賜貺我以
蟠桃敢不其承何以報德

答姚羅浮　丁巳

伏以暮年踈踪謬膺文命大邦經席濫畀塵人過蒙華
衮之褒彌切氷淵之愧竊惟督學一秩在外臺為清華
而表正攸司實盛德所辭讓至於兩浙尢號大方必學
窺聖域賢關方足昭示模範必識如明鏡止水乃可鑑
別妍媸曾是虛庸克充任使况臣之壯也已不如人柰
今且老何豈堪式士伏惟台臺中朝柱石一代斗山簪
筆殿中籍甚朝陽鳴鳳扁舟湖畔共稱東海卧龍懸蒼
生之雅望應明時之特簡暫借京尹之重佇晉獨坐之
司某昔點朝班久識紫芝眉宇今叨文寄未遑赤牘起
居祗拜折節之先施具仞吐握之雅度其為銘結曷既
敷宣附陳下私伏祈崇鑒

答王岵雲　丁巳

赲自田間謬膺文衡之寄來從天上過辱玉案之頒拜
嘉為慚沭德難報恭惟台臺直方以大純粹而精擁比
談經三楚衿紳宗山斗專臺總憲兩越吏民凜冰霜載
長江藩更隆風節人謂十三方岳之選豫章寔居其先
帝虛三九公卿之班槐棘可券而俟非眷念舊封之赤
子孰動色瀰蔺之陳人某老無秉燭之光素有負俗之
累頋茲多才多口之地自咲不模不範之身方聞命以
飲氷忽拜賜而踊谷願乞紗帷之緒論用作竹箭之指
南附陳下悰仰干汪度

答賀浙學　丁巳

白首談經方深遲暮之愧瑤華遣訊更荷眷存之慇遇隆負山感增臨谷伏念某之壯也猶不如人今既邁矣豈堪造士況乎浙地尤稱大方物態如風雲山川之難窮文章若驪黃牝牡之靡定必如衡如鑑方稱在堂之身若不範不模奚堪擁比之責至若某者豈其人哉居平謂是官宜道法之並用一旦畀茲任揣文質以何當盖　聖明徒見啓事屢陳遂致緣名以責實即廟堂亦謂林居既久或能溫故而知新皆由大君子之主持故

使多士師之竊忝遠辱瑤華更須廷實誼深管鮑謬荷薰浴之知交淺貢王猥聯結彈之慶祗拜嵩呪附陳燕函伏冀弘原容申鄙悃

答湖廣文宗葛水鑑

伏惟臺下明時斗山吾道龍象孤標千尺功名富貴不以入其胸中正氣萬尋道德文章共推卓然物表即漢東三郡夙稱多才多口之區惟斗南一人咸服至公至明之當俄頃已一變楚材而澤於雅浸假將三適獻士而見其奇功作周楨璧隆揆席匠木斷溝中人非堂上

剏茲吳越之地尤難模範之身皆由有道之主持致冐名邦之竊忝居無一物方慙談文之多乖能自得師尚圖乞靈於大雅詎辱清問遠壓驪函即其情文之稠隆尤欽鑑衡之整暇藉甚高誼何酬隆施肅狀布悰名言難罄

答湖州守邵徵石請臨校啓　丁巳

吳興勝郡雄峰挺天目之奇震澤巨區盛事鍾人文之秀剏藉良守之師帥重新湖學之規條桃李滿門藻芹在泮久欲縱觀其盛慚非在堂之身特煩廣文遠將來

命快獲徧覿都人士之華實亦將側聆賢邦君之風謠佇卜弭節之期願聞開遂之誨

答周右華守道

坐閱三秋欣逢九日陶徵君柴桑之菊欲吐杜工部藍水之萸誰看鶩來送酒之白衣籬邊取醉阻伴登高之勝會帽落堪嘲睠懷先施醺然下拜

答戴學憲

環海為家特隆萬里之寄敷文服遠式弘兩階之猷討闢安攘資兼文武臺下胸羅青編家傳黃石平停疑法

輦轂下民自不宛拊綏鳳城漢廷上治號第一惟文事武備而擅其長故内順外嚴聿隆斯任聲靈一布而海若潜藏文教誕敷而山魈丕變蕪以揚威之暇妙蔺照乘之珍入吾彀者盡物外之瑰奇貢天府者悉區中之璠璵盖進賢宜受上賞而論功莫先變夷斯朝家之勞臣而台衡之峻望也某猥以梓末幸託蘭心定交芶菌之間結想蒹葭之際遠辱芳問深佩隆施敬削牘而陳誠希盱衡而垂炤

答孫鳳林户部

擁比談文謬叨楓宸之優渥彈冠結綬聿承梓誼之懃惓情溢通家感深奕世恭惟臺下三山聳秀一節彌堅文章得之家傳清白自其性生躭寂　避喧雲松孤植於雪嶺處腈　能潔青蓮挺出於緑波盖非直能微管鑰錢穀之司行將羅致銓衡禮樂之署至如臣者溝中斷質澤畔踈踪昔憲三吳猥以獨立而取忌今師兩越不能曲意以狥人自分黜幽何當顯録過辱知己之雅注特勞亶伻之遠將寵以麗函錫之腆幣皆由愛而忘其醜故用頌而不以規倘從茲少效鉛刀之能將此生敢忘瓊玖之報敬因来使附陳謝悰

答蔡景蓮淮安　己未

濫叨内移方慙措躬於無地遠厪來命忽驚有隕之自天誼重彈冠感深折節臺下于莫雄猷璠璵粹品明廷擢秀蚤識慶曆君謨重地剖符特借淮陽汲直循良卓異茂著人共擬公輔之英文學政事無僾帝方虛清蘷以俟行膽偉樹佇踐台堦斯海宇之人龍而鄉邦之瑞鳳也不佞臣涉世多迂衡文鮮效謬塵鵷鷺之末秖覺心慙恐貽枌榆之羞詎辱色喜使命鄭重寵錫輝煌敬

覗顔而拜嘉輙銘心而陳悃欲共周旋於鞭弭尚圖佩服乎韋絃薄恍附将崇原是冀

請徐雲林啓

朱夏日永人遊胥庭之中南陌風薫農狎甘澍之下情方殷于借寇感尤深於醉醇穆卜芳辰奉迓仙舄老父毋才奇人龍領粹士鷚文章蚤魁於金榜咸羡家學淵源治行初試於銀同共占漢廷台舄帝命移劇以孔邇民情祈佛而未諧甘雨隨車快覩桑麻之遍野飛鴻遵渚佇看衮繡之歸朝其程品下中蒙潤獨渥愧芹曝之

未致涓壺觴以奉迎伏望神皂涖止茂對澄瀫水之清
玉壓霏来逍遥增衙門之貢齋心以請俞命為祈

賀蔡景運提學　己未

漢世名公卿多起吏最清時推流品尤重人師必治教之無優斯遴簡之特異鄉邦生色甫披知歸恭惟翁臺寰宇偉人清源間氣學術淵粹似西山演派於紫陽治行殊尤如端明篤舡于澤國文翁之符再剖皆首稱五馬之良夫子之鐸弘敷特簡界三鱣之重多士喁喁待鑄百蠻靡靡向風為國樹人佇成化於文囿遭時遇主

行需次於台堦某幸託華胄之遥過辱先施之雅皐廡虛擁愧造士之無功龍門在望擬御君而非遠喜聞新命度通蕪詞薄抒雀私仰干鴻鑒

與張澹若晉江令啓　己未

海國政清祥鸞暫棲於百里御屏名署仙皂行歸於五雲望切葵傾欣附樾蔭老父母天表名流雲間偉彥文章價重不數陸家之龍標格聲高獨跨荀氏之鶴聯翩皇路擢上第於彤廷宰劇閩邦扇仁風於蔀屋单父之琴一奏絃歌夜聞河陽之花正開棠陰日暖允稱漢世

循良之選宜陟明時禁近之班内召匪遥人情可卜不佞某觀風三吳曾叨菁華之競秀蒙潤九里更欣冰操之標奇方緣肆覲之還車欲抒瞻戀先荷百朋之寵貺彌慙鈇踈聊緘尺幅以上陳爰蕆台光之下燭儼存鄙悃無任馳誠

答彭讓木會稽　庚申

門下幹世奇才干霄峻品仁風溥扇幽谷真棲百里之鳳鸞清視矢質神明直擅一時之氷玉兩漢循良之理再見于若耶溪中八閩臺省之風有待而丕振宇内誠

明廷之瑰異豈鄉里之光榮某猥以匪材幸叨共事南車一指深有裨于迷途三徑就荒終自慚其小草遠辱信使重荷珍貽自天有隕何德以堪之空谷聞音覺然而喜矣肅八行以鳴謝附寸縷以將忱伏祈慈涵不知報所

• 答閩人二守別駕　庚申

循政弘敷七邑躋仁壽之域至愛不匱通家被施及之恩瑞靄北堂輝增寶婺老公祖世載令德業傳青箱早登名於賢書人誇三遷孟母暫振鐸於泮水士坐一月

春風別駕桐城茂展驥足攝符花縣益沛維膏闔郡有神君之稱蔀屋切孔邇之戴念賤子提衡之雅緊有毋遺當上堂拜慶之時遠臨使命既玄纁之鄭重復珍錯以繽紛愧春暉之難酬以旨養以祿養未能也荀仁人之隆施將盡志將盡物有藉焉介子推之隱與毋偕從茲始矣潁封人之類因孝錫其是謂乎敬拜多儀以識明德薄侑一羽用將微誠仰祈宏慈俯鑒下悃

賀史聯岳閣老啓　庚申

伏惟老先生閣下純德格天宏猷命世金甌名覆簡在

於先皇玉鉉詔徵眷隆於嗣聖朝紳欣忭慶上相之登人龍夷酋震驚知中國之相司馬蓋大儒經濟之效佇看盡展其生平而黃閣燮理之勳行將昭垂於史冊錦衣過里命使及門顧國步多艱之秋豈東山穩卧之日願言夙駕蚤慰同朝某陶鈞下士猥被龍光桑梓凡流倍深雀躍快覩風采敢自後於邦人趨謁門屏尚有俟於少日謹介下走祇候上台伏祈炤涵無任翹注

答聞人別駕　辛酉

老公祖德窺元始氣備四時扇七邑以祥風治成化國吹寒谷以煖律人登春臺福與日新道隨運泰某卧雪袁門逃虛蔣徑野人念切負日邦君寵分餽年歲晚而情不踈深慙厚意施隆而德莫報祇祝純熙聊陳謝緘仰祈含炤

答宋江陰　辛酉

名賢聳秀方分桑梓之榮折節先施忽拜瑤華之贈感深高誼喜溢新知門下海嶽精英璠璵尤異淵源學海一舉聯步於青雲卓犖才華筮仕蜚聲於茂宰澄江為毘陵劇邑賢侯是吳會神君治理流聞萬姓之口碑載

道循良高等九重之徵詔方來固將稱貽代之寶臣豈特為八閩之巨擘某治兵江左未洗積愆銜文越藩無裨使過幸獲歸依於子舍敢望攀援於英游何期緘書遙臨重以腆貺下逮從此竊欲自附於知己不知何日獲慰乎識荆虔勒蕪詞薄申鄙悃

答駱學院

主聖臣直中朝仰蹇諤之風師嚴道尊南國被陶甄之化帝心之簡在方切蒼生之屬望尤殷何期翰音遠遺空谷台臺清剛間氣淵懿醇儒鳴琴建州瀸澤灑八閩

之上簪筆柱下朱衣在三殿之間爰以道宗特司文柄
千人諾何如一士諤獻可否而爭是非伯樂過遂空冀
北群外驪黃而遺牝牡行行且止人避桓驄威名濟濟
英才士識湖學弟子東山賭墅而高卧豈容久淹北闕
招弓而煥綸行驂三事固善類斗山之共仰亦皇家柱
石之急需者也某衡文無狀涉世多迂但知信目信心
寧計招尤招忌遠勞瑤訊驚有隕之自天過辱珍投念
欲酬以何日惟深銘佩伏異涵原

賀丁哲初起南太常

水鏡題才蒼生倚安攘之計鋒車拍隱舊都隆禮樂之
司朝家有人吾道稱慶親翁臺下天挺奇才代推瑓寶
清通簡要晉世裴王之銓衡膽識風猷此日韓范之經
濟袋夾無數人物胸蟠數萬甲兵允為八面之鋒卓稱
救時之品言路推轂聖代招弓惟奉常為典禮之宗惟
留都為清議攸出起自通德列於周行夫寧三百六十
日之清齋必須偉抱直為延袤萬餘里之保障將藉此
行結綬彈冠敢自附於王貢拔茅連茹喜大禪于安危
願言趣裝以需后命虔勒短章薄抒賀臆

賀商等軒撫院

名賢瑞世法曜高映於中臺懸寓須人和門遥開於海
甸山川生色紳佩傾心老公祖直方以大清任而和蚤
占魁名于南宮文傳紙貴初試理人于昭武政成第高
徵備掖垣再晋卿月碧梧青鎖祥鸞響振高岡吉日攻
車駉牡群成雲錦不流不倚不變有守有猷有為惟茲
七閩之奥區實係九重之南顧謂火耕水耨之不給居
恒數慮萑苻刿儆兵輸餉之頻仍今日尤露衿肘誰司
斧鉞藺畀我公初弭節旄大慰此土盖山 陬海 澨

膂見威惠之旁敷而麟 閣雲 臺行將勳名之茂紀
凡在樾蔭胥切葵傾某仰斗有年承沫非一屛跡林臯
之下引領雲日之輝其為忭欣夫豈淺鮮虔勒尺疏薄
將寸忱

答商等軒撫

一札叩閽方慚芹曝千里遣訊遽錫瓊瑤咳唾疑落於
九霄銘鏤已深於五裡恭惟祖臺之臨照有如二天之
帡幪仁風奉揚不問深林窮谷德威震疊遠遁海怪山
魈至如臣者無行能以見長宜賤貧於有道徒以兩浙

于役猶為大賢所收廣廈萬間幸託受廛之列三山在
望未遂登門之私纔一价以通誠忽百朋之逮下捧讀
皆綢繆之至計拜嘉豈庸謭所能堪既遂郤圖復辱明
既欲酬恩以何自惟刻骨以中藏虔勒荒函附陳謝悃

與陳鏡滄郡伯

伏以名世樹大勳猷先試理郡海邦簡良師帥特借望
郎仁庇萬閭懽騰千里老公祖卓犖宏猷清剛正氣文
章今之歐陽子策射臨軒政事漢之黃次公材優典劇
惟溫陵為東南咼鎮惟明公為盤錯屈斤㓃當島夷之

犇竄重以莽戎之叵測人推公才公望帝曰汝往汝諧
甘澍隨車佇看春壠麥穗神籌運幄已息秋夜枹聲昔
賢留墨遺芳皆稱殊尤於往牒我公新政趾美行標循
卓於清時宜徵補漢廷公卿幸復還海濱鄒魯其溝底
散材亭邊枯竹望顏色而消鄙吝猶憶當年安田里而
沐恩膏何幸此日肅將蕪牘薄致懽悰伏祈尊慈俯鑒
微忱

答許華芝大參

帝睠八閩簡名賢以陳臬邦有良翰沛澂澤於上游瞻
玉節而喜動山川捧琅函而光生蓬蓽老公祖命世宏
猷擎天巨手盤根錯節發芒刃於新硎風靡波頽屹中
流之砥柱澄江作宰治行高漢吏之循華署望郎威名
壯中樞之色惟茲閩嶠獲借法星方旌旄之初涖肅風
紀以旼觀蓋建牙開府固指日之盛事而樹鴻流駿尤
名世之英猷者也其三吳執憲直藉蓬蔴兩浙談經識
踈衡鑑幸緣舊雅復芘萬閭千里懷人若吹煖律於燕
谷百朋分惠直抉踈網於翟門誼切銘心感深知己敢
爇赤牘以鳴謝伏希汪度之照微佇叩台堦用申積悃

答朱恒岳總督

翁臺文武憲邦安危繫命當生靈軍旅之寄兩洗甲兵
妙闔闢卷舒之宜風生指顧握機而掃炎瘴揮羽以奏
膚功乃於幄籌之餘閑特頒齊紈之明貺敢不珍賞團
月奉揚仁風時出入懷袖之中脫京洛緇塵之外附將
謝狀仰冀台原

答來馬湖

臺下鬱龍虎之文吐虹蜺之氣先憂後樂任天下在做
秀才武緯文經講良知自生妙用比曹抗疏鳴鳳何嬿

於忤時漁陽視師全牛已恢於餘地即頃讞輔妖賊大
著潰決之形維公獎率諸軍弘收斬馘之績是父是子
克咸厥功爲安爲攘豈伊異任是用特晉憲節俾之作
鎮津門蓋歷試諸艱將隆牙纛之寄而英鋒新發佇勒
旂常之勳可謂翰濟之勞臣經綸之國手矣某久企登
門未遂執鞭幸藉仙郎文字之知過邀長者折節之遇
從行間而飛儷牘整暇足徵損清衷而享多儀傴僂自
愧敬因來使附陳謝私薄致侑緘更祈不鄙

答南二泰撫院餽別　乙丑

海邦有幸獲借名世以經綸夷醜匪茹遥聞德威而駭
喙凡叨賜履之下咸囿甄枕之中惟行河疇咨於帝克
故命官特先於使禹鴻飛遵渚誰挽我公之歸龍見在
田欣逢利見之會某迂踈無用沾被獨深不戀法醞於
大官久甘輪山之小隱阻趨瘵戟重辱瓊瑤甘肯攸資
蓬蓽有耀謹登嘉而九頓肅陳謝於一緘臨當遠違曷
勝馳戀

答蔣恂菴安溪令　乙丑

庇託隣封已醉飲醇之理惠分嘉茗更挹酌泉之風老
父母治希上善心聞妙香溪上乘蹤雙清既芬人齒頰
毓中色味具美復沁我腎腸讀陸羽之茶經烹固未易
結同心之蘭臭咀自難忘敬役橘奴少將李報

請曹方城令公

德飽既醉久沐君子之恩私棨授緇衣未申野人之愛
戴敬庇觴以請命幸俞晉而賁臨老父母清剛正氣循
卓英猷靜水止動水流澄涵照於泰宇冬日季夏日益
普威懷於四封蒙汪濊者如行潤露而不知被容接者
若飲醇醪而自醉御屏已書姓字徵命行來闕廷其燮

下桐餘林中樗散荷陽和之廣被愧枯朽之獨先政務
爲勞久闕近光於尊俎春風駘蕩敢乞霏屑於燕閒穩
卜良辰奉迓台從惠徼一刻寵逾百朋

與王帶如提學請洪司寇鄉賢公啓

老公祖光岳正氣寀宇真儒興正學於海濱人文丕變
發潛光於幽隱風教聿新謹合師言仰干公聽𢿱同先
達刑部侍郎洪芳洲先生諱朝選者登甲科而衡蜀士
撫齊魯而晉秋卿　天賦清剛人推正直理學窺程
朱之奥躬遠是先文章登歐曾之堂言立不朽筮仕嶋

署留都標四君子之聲司權虎林歸裝惟餘圖書數卷經術紛綸傳西土士慶人師節鉞前後秉三臺家徒壁立邦禁克允為世廟之重臣遺獻持平觸江陵之私憾勞撫公承風下石竟抱奇寃賢任子瀝血叩閽猶蒙子杖既而雪消見晛殺人媚人者終老戍于蛟闕尋復宸鑒卹幽賜祭賜葬者久沐恩於鳳闕士類宗為山斗國史表其徽風卓稱名臣宜隆秩祀前學臺已經覆核沈郡伯復為勘詳適值內遷尚遲批發伏乞俯採輿情特披積牘叅崇黌宮之爼豆永示後學之範型葢直節莫

容非莫容不足見君子而真品終定惟終定然後明至公拜手僉言傾心採納

答劉別駕爟己巳

學古入官清時重譽髦之選生才有用海邦展佐理之猷盤錯何難硎刃新發老公祖資擅世英才為國器三冬自饒文史一腔無限經綸擢俊明廷共識無雙國士簡佐名郡咸稱有用文章駿發下車之初驥展別駕之任惟茲七邑快覩福星比及三年當膺顯擢乃惓念一日之長遥分弍聞之光先施增榮高誼誰似某昔叨衡文令居聖室識非和氏未能辨璧於荊山茈託萬間尚阻賀厦於堂戺過辱隆渥俯懃鈌竦附陳謝悰伏祈尊炤

答陳庶萍方伯 辛未

帝聽軍國暫借法從以藩宣公念素交特遣亶伻而問訊既欣二天之芘復增三徑之光寵逾百朋感深五內恭惟老公祖台臺中吳間氣名世偉人花封剖符三方播循良之績螭頭簪筆累疏標謇諤之聲爰叱馭於岷峨翩按節於畿輔貪墨望風而解綬豪横斂迹以避驄

僉謂鐵面烏臺宜虛中丞以待帝簡魚頭參政特御朕命而來九重計足食而足兵俄頃即利民而利國佇進三獨坐豈淹行中書其識荊錦里分潤建州遥望台階快臨照之不遠循省溝斷愧尺一之未通忽承華緘無拜嘉貺雲天之誼侈矣綳列之禮謂何虔勤謝緘薄申微悃

與吳節推公

敝邑故官柯鳳翔號桐岡者縣己丑進士而郎刑部守平樂守慶遠守贑歷兩浙轉運以歸竊見本官性資清

和操履純素攻苦久下董帷烈名聯拾夏芥比曾簉仕肺石自以不宽劇郡三膺腈膏毫無濡染醇醲仁心為質在在去後見思遠司吳越之鹺更造商民之福貨行流水靈塞漏卮寧華例以輸公耻析羨以肥已冠掛神武入里而必趍迹屏市廛非公則不至睦鄰敦族讓畔分金盖當官則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而處世則於人無爭於己無忠壽躋大耋德能嬰兒真有古君子之風絶無涉末流之態後生仰止賢祀宜崇

答戈臣在晉江　甲戌

受廛咫尺久沾九里之潤河避世密深未遂平生之仰斗何期踈遜之一老過蒙析節之隆施恭惟臺下昂霄品峻濟世才奇唱甲第於明廷衆瞻九苞儀鳳試理人於紫極　帝遴百里祥鸞下車即著循聲久道彌深渥澤盤根錯節剸裁優優於刃遊鄗屋窮閭謡頌洋洋於封外盖卓異之選入閩列郡首稱而華要之司五雲虛席特倚者也其涉世乏一劄之能行年有吾老之嘆陳蒲送日一甃自甘詎壓神君之眷存忽驚使命之鄭重决西江以活涸轍吹燕谷而回陽春感刻五衷附陳一牘即圖專布仰冀台原

壽林平華七袠　乙亥

恭惟台臺生為明時望隆北斗勳猷彪炳于中外不以一日養而易三公忠孝崢嶸于邦家咸以王者興而必名世屬茲初秋之序欣逢華誕之期維嶽降神方卜大齡之伊始錫公純嘏知引希年以彌昌矧值中原多事之秋恰當　聖主求舊之日生仲山以保　天子簡在帝心起安石而芘蒼生幸從人望春酒介眉壽懽聲洽於紳衿安車迎上台喜色動於堂陛是父是子有君有

臣其叅托素交幸逢盛際一卮未效於知己八千遥祝於德門敬具微虔聊將一介伏祈慈炤無任心旌

答林平華　丙子

台臺盛世棟樑中朝柱礎天相吉人五福已備其五帝式黃髮三台行履其三得位得壽得名是為明時之備福爵一齒一德一號稱天下之達尊矧俾熾俾昌遐齡永錫而作霖作礪新命佇頒其材無裨乎寸長朽有同乎尺短老去惟攤書以永日春入恒撫景而懷人何期望外之緘書遠出天上之知己多儀特遣靨啓無函

仰感高隆何勝隕越

答鄭飛黃總戎饋年　己卯

老夫年耄感歲月之如流將軍義高鶩翰䩄之洊至竊念山中之穩卧皆仗麾下之壯猷詎年復一年疊辱厚雅乃日以繼日重承惠施荆扉藉以增榮歲序差不落莫愧野芹無能為報冀壇命與日俱新謝謝容面

答蕭撫臺寧齋　庚辰

台臺寰宇正氣柱石宏猷彼蒼為明時而篤生人情屬太平而引領閫方何幸福曜先臨方當榮涖下車之初

快覩名賢應世之用惠施威凛吏畏民懷時雨隨而人遊胥庭海氛淨而化洽樂國盖文經武緯非特圉一方於太和而當軸秉均行將舉明主於三代者也其跧迹林間行吟澤畔生平瞻斗祇切龍門之企私命使叩康忽驚寵光之下逮腆貺鄭重槩啓輝煌揣微分以奚當銘寸衷而罔極肅陳謝楮伏冀慈原

表

為外戚李侯謝　恩表

伏以　聖孝無方　九重溥　慈闈之慶　王仁必世五爵䟐侯服之榮鼴飲潤以何多鼇冠山而已重仰承殊渥曷罄對揚恭惟　皇帝陛下　懋昭明德　時庸展親　總攬乾綱禮樂征伐自出　布昭神武東西南北咸賓　御寶曆者三十年得位得名得其祿祝華封以億萬口使壽使富使多男肇建　元良於青宮爰遡長祥於華渚瑶觴玉膳　尊崇備芻養之隆寶冊琅函焜燿極　坤儀之號三朝問寢若姬文之事太任四屨分榮比周成之封呂伋進臣戚屬特畀通侯豈徒榮及其先乃亦祿延于世冊垺右戺冠諸伯於崇階　紫極

中台接上公而布武七章命服猶仍鷩冕之華六瑞分符竊荷信圭之重愧桑榆之暮景擁槐棘之崇班錫晉康侯已侈榮於蕃庶擬謙君子常持戒乎滿盈臣敢不矢竭申伯之忠靳報外家之澤伏願　一人有慶　萬壽無疆遠邇親疎委細流而宗大海侯甸采衛環衆星而拱北辰

清白堂稿卷十一

清白堂稿卷十二上

明同安貞心居士盧[illegible]著

四言古詩

季冬朔日寫懷時年六十　壬戌

遘化之年秉燭已晚金紫非達銀青非蹇鬢白日長髮
白日短人生幾何但愁飽煖神仙難期富貴瞥眼筆鋒
瀚秃韋編希斷象棋數局淡酒一盌後月六一優哉游
衍

南山賡祝有序　戊辰

崇禎戊元之春仲爲我方城曹侯攬揆之旦時侯涖
同四易載矣神明豈弟頌聲大作而會歲久不雨民
苦薦饑海氛作惡粤穀不至四封蒼赤皇皇焉莫必
其命而我侯恩威並用即弄兵者亦爲畏懷賊既就
撫民是以寧而侯且爲之嚴保甲且爲之練鄉兵且
爲之停催科且爲之息刑獄且爲之請賑且爲之通
糴倡厲喚咻甘澍亦以時至直指監司行部咸褒嘉
侯曰同邑別一境界耶神若之稱不虛矣民曰侯實
生我我何以報於是蔡子採摭風謠爲賡南山之什
用介眉壽

歲之不易瘨我赫曦無禾無麥民靡孑遺誰實活我甘
雨應祈樂只我侯萬壽無期

潢池弄兵海波孔揚疇敷威惠令彼投降飛鴞集泮枹
鼓不鳴顯允我侯萬壽無疆

惟良作牧字民猶子吏胥霜庭心置水閒閫有天以
怙以恃穰穰我侯德音不已

循良之澤積久而究廉卓之聲不脛而走首冠旌書佇
登朝右秩秩我侯德音是茂

饗利則德視其所受綏徵匪拙課乃不後拔薤匪威苗
乃不莠明明我侯保艾爾後

賡南山五章章八句

五言古詩

里婦詞　丁亥

妾髮初覆額皓質婉清揚窈窕陪金屋衣袖靄餘香十
五骨肉匀顧盼生輝光當日乘驕寵意氣掩毛嬙深閨
姬蛾眉形勢多蒼黃根不早嫁夫輾轉冬夜長得爲比
翼鳥何須羨侯王十八嫁夫壻嬌羞出洞房紅顏命多

舛夫也故不良日惟秉犂鋤牽牛怨服箱家居立四壁
長乃事糟糠鉛華減疇昔脩質揶若揚採桑臨岐路觀
者如堵墻三五惡年少千場侮我傍人非金石固誰能
百錬剛交態多反覆素絲亦已蒼王孫遂棄置那復貽
芬芳徒懃秦氏女莫當作賦郎自憐曜日姿倏爲糞上
英中宵不能寐振衣情內傷傳語隣家子高誼難可忘
無爲戀金夫千載嘆蚩氓

贈吳江沈太和　己丑

千金詎爲富四壁原非貧達人齊物論浮生任蒼旻啞

彼桎梏子終日纏其身居士自寥廓不減羲皇人小少
盛繁華棄擲若輕塵去住若雲閒扁舟訪隱淪但言生
有酒那計突無煙老去遊白下車馬雲雷屯掉頭不肯
顧抱膝玄湖濱吾亦欽高誼願言結比隣何時共携手
爲我拂素琴爲我吹洞簫新聲逸入雲聞君男兒好頭
角露嶙峋父書已能讀孰與餘京囷季鷹猶未達秋風
自鱸蓴

送蔡涓泉司務奏最入都　庚寅

吾欽介夫子倡道接關閩著書開混沌踐履翼聖真斯
人久不作後生竟誰因先生有關孫意氣邁等倫豸繡
司南臺頗稱要路津愧我白雲吏退食結比隣促膝話
里言尊酒經過頻亦復並轡出蹴踏長安塵翰墨時共
討歡樂詎能陳君今滿三載奏績向紫宸相送未忍別
佇立河之湄汎汎難可留歸途起暮煙極目陽烏至重
叙平生親

秋夜嘆

涼秋夜何長促織鳴何急展轉不能寐啾啾枕邊入人
生貴適志百年詎能執今我徒爾爲醒來一長唈憶從

戊歲冬獻賦朝京邑升斗幸得沾三年嗟垂及遂逐南
北閒無幾開書多面目殊自憎手足已成縶家君黎黔
省天漏雁飛濕毋氏安里門祿薄故所習細君携二雛
何日天涯集雖則集天涯能無將毋泣尚憐一雛小長
途翻傷側乳哺付隣媼含飴藉噓吸浮名何足戀徬徨
遐獨立

送錢繼忠守毘陵

毘陵五六月雨雹大如拳直指飛白簡重瞳爲之旋此
地盛文儒俗亦愛嬋娟遍來多矜莭振翼千仞騫太史

扶顛綱吏部諫書傳我友有吳薛抗疏任屯邅崢嶸言
路中更鬩叓與錢此人皆磊落不取一世憐鴟梟嚇鵷
鶵衆喙妬其賢世憐何足羡衆妬誠可悁我亦同臭味
願為叩九天九天杳難叩虎豹守重關使君分符去好
結方外緣慷慨壯士肝那得計目前斗酒遠相將私心
良黯然何時共携手一醉醒惠泉

詠史贈塗揆宇守大名　辛卯

西門一守鄴鑿渠溉民田投巫事雖譎廷掾争乞憐所
以河内治至今垂汗編夫君滇池産好儒衆所妍昔為

皇華使浴諏敢自便令為雲署郎三尺金石堅咳唾盡
名理脱粟供朝餐聲華動朝宁剖符潼水邊斗酒三山
暮春風五馬前勉矣樹鴻烈應共古人傳

辛卯上巳集陳五嶽廷尉衙

俛仰乾坤内大小各有牽苔被冠紳縛情志安從伸況
逢佳麗地為樂當及辰春光已上巳物色正鮮新廷尉
文章伯開堂集衆賓繽紛渭城曲羅列中厨珍庭前蔭
踈柳席上倒芳尊揚扢多名理咳唾每絶倫坐深見燭
跋分畧知情真興酣高歌發一是郢中人洛鷁久不飛

蘭亭跡亦陳茲遊良汗漫千載重摟塵

送湯若士祠部諌謫

崢嶸何李後誰為出群才夫君軀幹小意氣何崔嵬予
亦淡宕士一見竊胥懷閒奇數相過浩蕩江漢廻但使
龍劍合安知世眼猜令君攖逆鱗奄忽互相乖邊疆承
嘉惠一去曷能來丈夫扶社稷在遠猶庭階九閽雖難
叩庶見言路開念彼高飛鵠風雨翅毛摧寸心豈具論
相送且銜杯

金陵誡子　壬辰

壬辰家大人以黔藩入賀船泊石城不肖及謙光兒
得侍臨行賜謙兒俸金三兩題曰謹佩師訓漸去童
心因衍爲韻語命兒跪受

呼兒前跪聽德教慎莫忘阿兒蠢惰甚齒髮亦漸長延
師授經史風颷過耳傍問十不記一譬彼穀亡羊豈為
愛夏楚轉使我心傷所貴丈夫志致身早自強我家積
餘慶汝祖官業揚萬里趨冊陛抱孫上鳳凰賜金雖不
多清白名亦香臨岐撫汝背且復申琳琅汝祖八齡時
作書寄他鄉見者盡驚詫王父喜欲狂我茲慚凉德少

小駞文章賢愚豈殊性習貫乃成常勗哉小子聽努力
在就將

秋江夜泊

昨日發江關今夜泊江涘望望鍾陵樹行行三十里東
風横船吹簸葵委秋水蕩漾無好懷駞卧只慵起不見
北来帆瞬息齊騄駬遅疾各有時縱心象外理

贈冄徒裴仁泉國醫 丙申

浩浩長江水三山日夜浮中有隱君子抱膝在岩丘讀
書析名理挟術包九流一遇長桑老望見走桓侯憶昔

巳余病俞嫫涕泪收多慚肉骨恩宦薄不能酬蒼黄就
短章淋漓畵障頭言念中情結膠漆分日挍昨者君驅
車橐歳棹孫舟訪我石城下酒傾進庶羞分手欲有贈
橐擲不挂眸看君多道氣豈為餬口謀願從雙飛鶴永
托方外遊聊因令子去賦此寄綢繆

題竹梧交翠圖贈胡鳳賓上舍

神物自丹穴五彩一何奇啄惟琅玕實棲相朝陽枝鳴
聲喈鐘律即都與歸嬉淳風悠以邈高舉凌雲霓靈質
豈自珍羞與雁鶩齊龍飛正九五懿此大明時德將軒
虞上恩並祥飈馳巇巇千仞羽覽輝亦來儀

轆玉鳴環表姪詩有序 戊戌

乙未秋余北上外兄王當世之子鳴環操巵酒而餞
之越歳從宦滇因扶鑾而仙翁呂先生亟稱許生妝
之門籍有祈輒應積成卷帙且授以天清地濁八句
真訣生亦數勤懇禀所為工夫服而行之人莫能盡
詳也自是頗能言三生事然受先生戒不敢洩今年
莫春朔先生謂而翁生夙蹏還虛真人謫七世矣當
還太清第毋令生知也夏以姑太恭人訃歸宿便水

夢與二三羽衣道前世因果事醒以詩識之皆沖舉
語越旬日微疴化去左臉現黑子若星斗者七世恒
言無仙人豈其然乎若生者雖未能拔宅飛身又顯
化說法處少然大覺正不必爾倏然來往一絲不挂
夙植善因良不偶矣初當世兄為生約婚余女生負
才駿一日千里余器之甚而生所以事先大人及余
有壻禮既遘上真則淡然若無意人世者生為人高
明豪爽居常言男子不早得志于功名則仙耳閒闢
長者譴訶即跪自責無一毫護惜意六祖偈云一念

知非靈光顯見其謂是耶余不欲效世俗之悲以恒
化烏得而勿悲弔以詩曰
鵰鶚營一枝鯤鵬負蒼蒼衆生亦有適小大各難量之
子青雲姿少小足文章珪璋洵特達拾芥功名場一從
遘仙真垂手示慈航俯視塵世間腐鼠嚇鳳凰閶闔萬
里道飄颻乘風翔百年松蘿意使我心内傷
傷心亦何爲天命信可疑昔別尚總角今歸生死辭伯
氏既玉折之子復蘭萎吞聲檢遺草去住應自知夙植
天人因松子豈吾欺余亦獨往士志在駕雲螭借問金

仙訣無與西方岐靈明猶不滅願言啓余愚

詠荷

芙蕖生泥中永夏自萋萋綠葉摇風直紅英照水低本
性清淨故在溼不能緇所以妙法經取之標受持喩彼
無始衆翻令火宅迷

輓盧貞甫爲李見羅先生上足

道世日交喪東流不復移賢哲多患害衆口姤娥眉風
塵悠悠者誰能不磷緇之子産南服鼓篋得所師孔曾
久云歿微言諒在茲三載網羅中饘橐共艱危誓將精
誠血瀝向　聖明墀一自徂東山日月逾以馳高誼同
陳蔡何問子與妻斯人今不作感激令心悲生附青雲
上歿垂壯士規

阻雨晚抵水口驛　庚子

有路莫行舟舟行澁如棘一水何盈盈經過不再日我
來雨其濛慘淡衆山黒兩崖浩微茫牛馬望不極掛帆
林木巔形勢更逼仄岸圻危石蹲纜牽懸流疾呼神救
紙錢攀緣窮氣力尊中帳復空漁師疑自匿天風假良
便薄暮憩山驛村酒勞役夫慙非濟川質世途良坎軻

何如掃一室

送張尚寧進士令懐寧懐寧隋名同安

君是同安人去綰同安綬山川雖悠隔斯民三代後何
問鷹與鸞要使眞誠透相識從公車意氣非邂逅歲寒
燕市酒一曲沾衣袖驊騮聘逸足千里豈馳驟願言慎
厥初積久香名茂君看循良宰半居漢廷右

壽趙吏部乾所母七十趙爲滕令有聲　辛丑

憶昨走京國税駕滕之彊楊栁猗通津棗栗垂道傍居
民無敗群集雁是棲梁問誰綰其綬青史駕趙張璽書

徵茂宰入為華省郎氷壺可比清百鍊有餘剛三上明光奏吏道掃粃糠伊余素磊落一見托琳琅丈夫意氣親何必叅𦐂翔使君有高堂賢與陶母方勗子崇羔素淡泊吾所嘗行年及指使彖服耀焜煌仁義天下悅正直神所將明德保不爽持以介壽康

詠晉郭贈君

明月夜投人道途爭錯愕不見牛斗墟直上雙干鏌徵君大雅士汎覽窮流略崢嶸津水閒學隱終北郭有美冊穴雛矯翼遊鳳閣三載績用成龍章燭冥漠積餘慶

澤長貤被新恩慱何嫌在世時心跡雙寂寞

過家贈内　甲辰

使車東方來光耀動里閭里閭咸嘖嘖言我夫君殊夫君信自殊素性甘獨居謁補辭親闈惟携長子俱曹事憑職掌達官任非警五年無餘祿半年無尺書縫衣準疇昔長短故不如幸得移一官奉勑領中吳共羨腰下金不知篋中儲篋中何所有圖書及衣裾積書貽子讀不好一若無周親與貧交何以應所需遣女迎新婦何以逐風逋家計轉逼側高堂猶拮据夫君喈然醉不復問其餘浩歌陶令詩屢空恒宴如

溪行詠磵中松　己酉

昔為林中植今向磵底蹲土膏逐流去白石何粼粼驟雨衝波至浮梗棲蒼鱗惜哉棟樑資託根一沉淪所貴有貞心魚龍不敢吞會看滄桑變紫盖拂層雲

輓林玉吾大叅　辛亥

淳化一以淪斯人久不作用意臻羲黃兢能恥干鏌秩宗惟寅清計部嚴管鑰領郡號廉平觀風見揮霍浙水及冀方共頌陽春脚三秀掐歸來善刀無留鍔娓娓家

人言斤斤先進鶚即今大耋年清神凌海鶴負劍猶在耳還冊遽藏壑悵望席帽山凉風日蕭索

送戴亨甌憲副謁補　壬子

奄忽歲云暮懐我同心人憶昨當盛年兩都接慇懃予隸縉雲署君將白筆簪行行避驄馬侃侃吐赤心廿載金陵別岐路悲風塵一丘舁初服空遡遺遐音男兒四海志驅車入紫宸抉我蓬蘿徑杯酒叙舊親興酣高歌羨世途難具論巨魚思大壑驚鳥戀故林出處各有宜予已甘隱淪送君從此去功名圖麒麟

輓蘭溪趙工部梅源老師翁媪 甲寅

騏驥逢孫陽仰天鳴知已當其未遇時誰能許千里伊予方弱齡悠悠青衿子趙侯心獨賞拔之冠多士剪拂使長鳴道旁價以蓰從茲通朝籍馳驅長安市立雪侍金陵隨牒過潡水拜公通德門食我清河旨憶昨中讒歸慰我河之涘大耋神逾王百年詎足擬山川悠以邈居諸一何駛旅冬承訃音時已越三載驚聞伯氏來爲言喪怙恃緬昔齊大夫三薰惟鮑子亦有淮陰侯千金酬漂母愧我獨何人隻絮尚有待何日白衣冠一酹西州涕

輓徐鳴卿職方

握別餘三載相看百里遥如何經霜質遽作先秋條憶昨金臺下與子締久要意氣子不減才具子更饒文堪壓時華用可棟清朝中樞借前籌兵氛九望銷蛾眉詬衆姤鳳羽落群梟神武掛賢冠名山托彩毫蒼生方遅出玉樓遂見招鄭林既溘露昌穀亦蚤凋哭子悲垂白遺經付兒曹惜才半海内人琴泣素交短歌代楚些歸魂慰畔牢

令德篇爲江陰袁贈公賦 乙卯

伊余憲中吳弭節江之陰問誰莫逆者中丞託交深杖屨侍封公瀟然洒我襟時聆碎咡詔如聞太古音因之求世德共羡能還金領賦羡百緡歸彼鼓鑄人賈客誤寘篋三年償遺簪寧惟慎取予矢不負寸心太保爲名宰亟舉風等倫是爲中丞祖一經貽後昆再傳德乃豐開府庇八閩天道詎云遠發念貴其真我咏令德篇澆俗庶可淳

別帷中諸友

歸來成底事居諸去何速聰明日減少學殖慚秉燭良朋罔予棄時來藉攻玉挾藻如霞綺猶規先進鵠予也寡陋資樂此相撲斲捧檄爲老親慇懃効忠告文章止致身未足稱大覺所貴讀書人亭亭韻不俗六經是本原世味終齷齪根深華自茂賢聖豈絶躅

望武夷

憶昔掛冠歸茲山恣遊討今者捧檄去王程何潦倒嶺梅乜着花來往及歲杪行藏總由人儌纆不自了矧茲洞天地夢寐縈懷抱一朝被驅策咫尺如霞表遥望武

夷君岩壑秘深窈髭鬚亦已頒聞道苦不蚤逝将斷名
轠山中尋瑶草

江陰張樹伯千卿二子枉顧四明　丙辰

從來文字交非關藉介紹二妙澄江秀季者年尤少伊
予治兵日糊名識驪裏一顧許千里致身俱及蚤惜别
将十春魚雁未沉杳及茲秋色中謁我四明道手持制
舉文相看憐潦倒官寺燒銀釭話深感懐抱潮觀雪山
高穴探玉書窈人生激知已酒酣問蒼旻壯爾子長遊

贈君寸陰寶

浙還車盤道中作　戊午

此地頻經過興詩雲山助茲來将及關委頓不得句三
年作越遊強半坐文署拮据故紙堆宵旦不遑住既竣
省試役復討賢達故令德闡潛光百年標餘慕桃李欣
在門德悠隨所付用神亦已疲抽思少佳趣逝将歸去
來屏紛怡情素

輓李叔玄奉常

俛仰宇宙間盡爲名利客況乎蚤達者無之素封室躧
屐黒頭公持籌竟日昃大雅不其然君子在所作叔玄
好修士矢志慕古式弱冠對明廷温温瓊樹質榷關播
清風談經標士則遺榮貴丘園扃戸事著述逮其惜然
改晨出夕復入累命不能致一疾乃長畢金陵佳麗地
奉常華貴秩清議誰與持九列慘無色大用惜未究令
儀終不忒憶昨登我堂倏忽遂乖異君躭古風詩賦此
聊當泣

贈舒慎吾少府

三楚雄才豪八閩課吏最清風激介胄羽扇揮旌旆鈴
閣無留牘冬日有餘藹相士遺驪黄攝符漸汪濊使君

多道氣相對塵囂外

丁亨文奉常邀飲巢雲彌陀二岩有感時事　庚申

伊我出門去豐膳靡中厨怪我竭歸來招邀陟彼砠高
士峯崚嶒彌陀徑盤紆源山多乾湍愛此懸瀑俱樹古
成幽谷石巉須人扶坐久快心賞夕陽啼鷓鴣中席發
長嘆一嘆征東卒徵調十萬餘軍需從何出奴酋懐逆
久養虎未伏鑕再嘆廟堂上莫適任主持權豪紛争勝
苞苴倍曩時大厦汔将顛一木豈能支君具濟世才行
當起東山予毋日薄西偕隱固所安黄昏且分手衝飈

送歸鞍明朝各異縣相思訪考盤

輓潘士昂方伯

閩海萃精靈源山產人傑吾友天下士清真沁心骨文
章蚤成名魁首猶芥掇雅負經綸志矢勵羔素節榷木
口碑揚官人水鑑澈一麾叅大藩豫剔窮纖屑兩粵長
百僚拮据心力竭民肥官更瘦形勞身遽折舍集鵩烏
悲竹掛紙錢活伊予附驥馳意氣深相結與文苦彈射
論行共磋切客夏勸離尊今夏貽書尺隹夢未及踐長
作古今隔人生百歲閒淹忽如朝夕賢者所自樹千秋

名不滅無為惜君短所嗟未九列九列亦僭爾能得幾
時熱斗酒淚俱傾猶疑敘平昔

蔣師岩寧澤書來有彭澤之志賦贈　辛酉

山城大如斗不足供奏力令君況熟路優優文惠庖三
載政化成童叟醉醇醪畬田無虎虓訟廷有鶴嘹民歌
虞桑薆君慕彭澤陶行將揖上官言歸萬里遙吾欲留
君住且復欽其高弟薄二千石棄官遊紫霄兄為五斗
米安能事折腰一朝同車去軒冕謝見招

壬戌上元前一夕

人生詎能百倏及蘧化年種種顛毛改番番膂力愆念
昔先大夫周甲遽長捐遠遊阻奉觴明發常潸焉詰朝
父初度何由追逝川今夜簫鼓沸正是元夕前歲月自
俯仰不復逐少年蠢茲東西訌寂寂卧林泉男兒墜地
來秉志矢孤騫遭時事明主功名圖凌烟不則垂空文
足令後世傳君看燈時月半愁雲雨天伯玉是吾師卷
懷聖所賢

送林止岩應召守三衢　君自號二十不先生

君才堪濟世仍餘出世情彈琴令楚越含香稱望郎一

麾守天中移劇領五羊素心煙霞外揮手謝簪纓咲謂
扳轅者人生各有營吾足二十不何事戀浮榮求倦腹
已實教子亦成名歸來蠶一紀與我相頡頏苦評酒況
減沾唇不得醒嵜師降魔劍詎閑戒麯生今君趍召去
岩廊蜚英聲時艱須匡濟安得老泌衡祇恐名位尊廿
不尚不成相期封留後導引訪穀城

何稈孝以少司徒予告奉訊　甲子

鳳飛何冥冥一為覽輝翅羽族宗苞彩鴟梟徒自哆慨
彼德險微翩翩集爰止名位雖九官猶未宅百揆虞廷

佇來儀鋒車行可企不知靜者心何如空谷薰

贈楊茂才遠訪

寂寂草玄廬誰人問奇字有客來啄剥云是凌雲羆羔鴈既前陳珠玉紛以委藻釆光陸離令我心神醉臯相天下馬觀之形似外丈人掇承蜩纍九五不墜庖子解千牛刀動止其視郢人運風斤堊盡不傷鼻文吐萬丈燄腹飽五經笥先正有遺則披衷出相示刮別三日後萬里隨所致

移搆倉房　乙丑

卜築城南隅數楹居之右鈲儲陶令粟巾漉朮田酒庭中步武地可以晾升斗兒曹勉堂搆小樓營其後移竪傍井渫相看不盈畝甩木尚依然規局存八九所喜歲入微釜庾有餘受復愁遼餉增乃倉不餬口咫尺轉移間工力露衿肘丈夫豈謀身聊學衛荆苟

王鳴玉太學貽予黄菊

愛此凌霜質冬花色倍奇移君中庭植置我畫堂㡧出入幽馨發黄英泛酒巵寒風吹歲暮百卉紛離披誰抱貞松姿偏與隱逸宜蚤梅已蓓蕾春先相與期

貞松篇贈大司農林省庵　丙寅

浩浩乾坤大是名萬類冶春風一以嘘敷榮遍原野倏忽玄霜至誰爲後凋者惟彼崑崙松青青閱冬夏上秀千丈柯下蔭萬間厦人生那得似有道緝純嘏我友大司農停停貞松姿言動纫即莊孔曾是吾師焚香慕清獻一錢畏關西三膺劇郡理載陟握銓司甕盎無遺照藻鏡澄素絲出納虞龍允寅清典夷夔計部貳留都蠹弊靡不釐既報三載考輒賦遂初衣　帝眷重臣去念公意難違進位正大卿四世被　恩貤歸來青紫間閭

里餘光輝謝傅東山日太公渭水湄行年彌大耋精神能嬰兒九重懷舊德鈞衡需秉持伊予慙菲薄名場共驅馳德業父子也肝膈弟兄披七年不會面命駕何遲遲聊咏貞松篇用以佐一巵頌保金石固佇慰蒼生思

丁卯秋對菊

温陵故吾土秋來更苦熱倏爾重陽過已是菊花節僮輩供我玩中堂兩盆列紫者深粉紅鵞毛白勝雪試問直幾許貧子十日喫靚兹大歉年叩門多捐瘠我餐觧可飽安事花怡悦所貴固窮者志不在哺啜落英如可

餐歲寒保明哲

林婦李五娘守節十八年既瘞翁夫立叔子遂經以殉　丁卯

慷慨殺身者多在刹那間未聞夫死殉去之十八年立孫誠不易死義亦良難李豈愛視息隱忍從翁言家單叔未子門戶誰與育翁夫既得歸穿穴望所天似續欣有託持此報重泉在昔奇男子嬰臼千古傳濡忍嬰非緩决絕臼非遄況復閨閣流孤立身終捐彼美林家婦貞心炳丹鉛

贈陳止止先生止止為楊復所先師總角交時年八十三矣　己巳

昔我楊夫子名為冉來身東魯師一儒西方宗聖人青出羅老藍學忘顏子嗔行年五十強奄忽返其真止公師畏友髫年對討論閩粵千餘里結交豈無因夫子施未究先生窮益堅儒術與禪那總歸不二門晚歲訂道果捷說開愚芚坐久得心齋脫落意言塵直夫師事之迎致東山樊予亦希秉燭獨往數問津

輓蘇文所八十六翁

遥憶壽翁詩古稀纔加一荏苒十六春幾入芝蘭室今翁忽焉歿隣人盡飲泣所嗟文子夭諸孫已成立況復英年者振奮應可必人生寄一世如日中則昃壽居五福先考終爲廸吉誰能兼有之何必鍾鼎食念我連墻居未堪久離隔一冥無見期懷舊三嘆息

送客部劉國壯還朝　庚午

憶予典屬國四夷方來王奴赤雖倔強歲賜錦衣裳遼疆十載淪戎馬闖上京至尊御平臺拊髀思大良赫然震神武百執多蒼黃夫君文章伯奉使到吳閶雅懷羈纓志蕪餘韜畧長客郎久虛席報命亦有程轉瞬公車

士次當藉鑑衡況復主憂時國事正勵勤願言策高足蚤晚入明光

贈崧岩筏喻上人

茫茫苦海中非筏安得畔古之大覺人誕登于彼岸岸到筏未舍終屬合離半譬之懸崖巔誰能撒手勘所以大法王一法不復絆有無未雙遣將就亦判涣為語筏喻子了心希止觀

池致失僑寓建州寄此招之　辛未

官休誰先後行年與我齊長才惜未展彭澤已云遲但
愁官橐薄入外室謫時況復異鄉縣一杯難共持不如
遂故廬荒徑藉撑支一經詒孫子同氣足怡怡畫詩老
益工樂此勿為疲

張紹和自號逸民貽詩賦答　壬申

民有名逸者昔賢所慕羨可否雖不無行事亦概見緬
彼獨行儔懿此公車彥文聲日輝赫道味時游衍世態
嗟流泉素心寄結譔直指欽高風亟用弓旌薦丈夫負
宏畧宜上延英殿胡為自命逸豈效鑿坏遯伊余老倦

遊蹇復絕推援惠好贈瑶華勿作携手頎

乙亥仲夏田居寫懐

伊予少稱詩亦漫矢口成此業久謝罷閒作苦吟聲時
萩與予史吏復窒靈明中宵睡醒後憶非曩神情閒十
不記一欲筆思不迎古來錢鏗老焉用著詩名杜陵因
之瘦伊川無大齡瑣瑣贈答閧嗍咲自營營何如不識
字蚤覺念頭清

送士觀姪赴部謁選　乙亥

為令廉卓者徵入補諫銓公卿立可致是謂繫藉賢
聖主重政地欲從武事先良令與祥刑高舉登木天仍
教讀秘書代言掌絲綸觀姪吾宗秀少小童而僊省試
占高魁賜第正彊年於格當民社歸省乃謁銓臨别問
理人保赤是真詮一錢莫輕入一字莫苟安涖民須用
寬馭吏須用嚴征輸慎勿亟聽訟慎勿淹心求誠既徹
百姪自愛官晨昏侍壽毋四履佐祝歡資俸取次到薦
章後聯翩平步諫銓陟高之得蒯緱寧人羨揚鶴無令
羨腰纏腰纏羨亦笑内顧且忸然讀書吾家事亢宗爾
勗旃

題張紹和萬石山房

卷石亦名山深山野入居夫君名下士何不赴公車卜
築萬石中旦夕親詩書名根盡謝却世味淡無濡文思
江河決行誼金錫如徵賢書幾上僉佇鳴鳳梧夫君達
可志出處更躊躇世風而已叔難復見黃虞存沛山中
人幾希勘同殊

七言古詩

秋夜歌

白鶴山前入早秋寒蛩四壁聲啾啾凉風連日動地起

積雨寂寞空齋頭窮年兀兀惟書帙千家古塚傍長楸新鬼舊鬼頻夜哭悲來不禁萬古愁或言蒼梧崩坂下圯屋平沉汨羅賈生傷帝子殤子壽兮彭祖夭顏淵盜跖誰無死即今所讀但糟粕其人與骨皆朽矣于嗟乎人間世何茫茫不如十千買酒嘗一呼須傾一百杯肯使吾生醒而狂

長干行

歿生歿生青雲姿十年不見勞我思我思我思可奈何對月爲爾歎浩歌卿本北地名家子我生乃在閩越裡

相去迢迢天各方一旦萍逢長干里長干古來帝王州三山鼎峙二水流當日兩人纔總角意氣凌厲薄高秋兩華臺上萬户小長安道中飛騕褭時向陳編覓糟粕彼此相長復不少卿家嚴君多我心孔開我亦多卿何了了自謂相視中莫逆自謂交情白日皦人生離合若駭電惜別城頭淚如霰歸來故園困儒冠聞卿家難頻相煎昨日匣中雙龍劍今日天外分鄉縣憶昔六月楊子江緘書雁足意難窮南飛幾度無消息夢到關塞月照櫳男兒各須早致身東西南北猶比隣相思何極復何益絡緯爲我啼秋夕

送袁君學大行册封周藩便道歸越　己丑燕都

憶昔從君東海上暗裏明珠心獨賞吾翁衆中覩玉顏函許國士定無兩鏡湖秋月夜追隨尊酒論文共解頤別去飛花歸故園綵筆縱橫誰與齊大鵬摶風凌烟霧駪駪四牡皇華路我隨明月寄寸心君逐南鴻飛尺素堪羨青雲早致身仍欽意氣高嶙峋我亦蜩鳩學大翼榆枋決起躡後塵即今獻賦來燕市市頭擊筑哄相視設燕狂歌日未斜幢幢燭影曉鐘起漢家大封諸侯王

君捧丹書出明光迢迢使節宛洛道野鶴雞群何昂藏嵩嶽橫天周甸古干旄直拂扶桑樹金臺夜夜鄉思多送君且欲留君住留君不得君去兮一曲驪歌惜別離寄語君家令兄弟勞勞千里長相思

題椿萱並茂册贈闞比部父母

揚州之山峙蓬瀛揚州之水浩滄溟中有真人跨白鶴往來洲渚雙和鳴若翁若翁五柳侶盛年挂冠榮利輕到處扳留不得住去後見思常勒銘歸來著書隱城市海上狎鷗鷗不驚即今行年纔六十夫鴻婦光　主恩

并公府不到門如水丹砂已就心無營伯氏魁名岡拾
芥荄聲藉甚太縱横出膺百里入三尺仲叔一經亦成
名人間父子有如此何物黄金須滿籝

寄酬何稚孝　庚寅

憶余捧檄下金臺手疏曾拂閶闔来肅肅帝閽叩未得
紛紛多口聚成雷何君何君襟期合駐馬我過日數匝
紈扇裁成月共團短歌歌罷風蕭颯豈有浮名辱見收
朴忠相許堪相求君今題柱五雲裡會面何日復何由
誦君詩句感君誼契濶十年意豈二丈夫傾盖但白頭

世俗悠悠安足擬

送郭希宇符丞之南銀臺

使君昔乘白門驄瘦骨稜稜行步工白簡風霜任百折
丹心骯髒回重瞳曩歲周南大計吏臺長銓卿待折衷
天子呼來尚璽郎三載委蛇玉殿中長安冠盖紛相錯
無不折節欽英風君今出納鳳臺上聲價飈然九列雄
相送都門但相惜何不遂留登孤公慚余禨線埀顧盻
祇緣丈人交誼隆也知大才當大用飛騰變化看猶龍
況復南都清議重力挽頽波誰使東頗乞散吏向鍾阜

一醉高譚倚青楓

送陳次岩蜀臬

下馬飲君酒請君聽我歌爲問使節向何處聞道觀察
赴成都君昔令於越惠聲鬱嵯峨鸞鳳薄鷹鸇徵入守
西曹才精冶城金恩徹玄湖月金陵佳麗地歷覧窮玄
窟司冦傳刑書必問策安出奏牘手削成老吏盡驚咄
宦途自積薪郎署空十春遍来銓宰換公論稍從伸擢
君副蜀臬勑書拜楓宸余也晚附驥意氣賸相親書生
事刀筆凢百藉咨詢君不見西署門前雀可羅玄湖滿

望足風波需次領郡郡仍惡世俗眼白誰能那又不見
使君霜節金横腰太守郊迎不敢驕丈夫生才會有用
九折卬頭聽鳴鑣

送王省軒之勲寺

夫君曾看王喬履蔽芾棠陰滿江汜夫君曾乘桓氏驄
長干相戒行且止昔聞牛腹産麒麟此物靈異故不倫
至尊咨嗟爲色動中使傳宣獻紫宸夫君伉慷飛章疏
侃侃危言氣欲翥周室曾傳旅獒篇虞官亦作滌器慮
批鱗百折百不憂謫去湘潭歷幾秋徵入爲郎守雲署

壯心常托方外遊君今賜環勲寺裡三槐九棘遍相從
共言 天子真 聖明猶憶南都鐵御史黃花晚色明
征途惜別江干酒一壺丈夫昂藏須如此誰能局趣效
轅駒

題畫爲王省庵壽其父母　辛卯

使君示我雙栢圖大軸遠勢何猶崒老幹排霜虬龍盤
狐根屈鉄芝蘭茁間誰寫者東圖子使我一覩為驚咄
使君有父南極星使君有母瑶臺月爾子幾見組在腰
爾親方看漆如髪城中共營谷神丹江上時着凌波襪

吾聞梁孟古稱賢未見榮華今昭揭君家盛事誰與方
此圖天機應恍惚為寄騷東挂高堂歲歲年年佳氣浮

壽張大司成毋八袠

單閼之歲仲呂月千蹊桃李盡成實畫堂筵敞高筵
濟濟冠裳平旦集共賀安人大耋年繽紛致詞難具述
令子早讀秘閣書藝壇左辟如椽筆即今傳經坐絳紗
退舞庭闈着五色安人故是西池人延年不假餌芝術
已見滿頭白似霜何緣雙眸黑如漆令德由來協天休
難老從茲長襲吉扳輿還向五雲邊運斗為駐朱明日

贈新都汪仲徽

有客仲徽晨相過手携贈言一何多南中王趙二宗伯
下生短榻爲生歌我亦慷慨好奇士忽辱叩門忙倒屣
紛紛遊客滿長安結交大半為財使憐生意氣無與儔
半刺懶懷向五侯有酒壚頭且盡醉無錢囊裡任誰愁
爾來新句頗奇特點染烟霞成五色幾遭白眼慠黒貂
恒饑僮僕留不得昨日訴我行路難好語慰藉咲相看
何時為生沽美酒世事勿復挂在口明窓静掃拂吳綃
請生盤礴放好手

送馮清宇觀察豫章

憶昔追隨京師道朔風凛冽吹斷草鷄鳴短紛衝寒星
日落荒村悶悵抱是時新離翼下雛爺娘念我心如擣
付君寧獨慰遠遊步趨無喜如師保此地一別十年餘
君入青鎖侍玉除孫忠批鱗任百折壯氣奪帥立躊躇
前年小子謬通籍為郎復幸陪華裾幾廻過我閑玄著
超然坐覺心神舒即今觀察向江右節旄未動氛先掃
衆論急宜補公卿数載南都爲翹首看君意氣何縦横
行行言荷 主恩厚多才到處赴功勲繾綣離亭一杯

酒

提牢廳床頭舊刀

怪爾頑鈍望似鉛相傳此地是何年塵埃長蒙誰拂拭孤館寒窓共醉眠床頭風雨時鳴吼魑魅魍魎却復前君不見古來豐城獄中叙石函四丈無人見神物一朝逢知巳精光閃爍驚照電丈夫且自學龍存雌伏雄飛安足論

送王省庵寅長守潤州

莽莽長江日夜流三山縹緲似瀛洲襟荆帶越拱　王

室使君出鎮居上頭使君英英永嘉秀作宰為郎香名茂澗来朝事頗更新吏治一破積新舊瞀見童子竹馬迎曲盖朱軒指江城去時雪飛早梅白到日春暮百花明地近更宜高堂養塩豉江魚持作餉使君意氣凌古人即看治行令無兩伊余晚向鳳凰臺三年省署共徘徊片片玄言霏玉屑盈盈美酒倒金罍相送江干重携手爲期相見顏無厚巳辦雙屐還閩山急取江波釀幾斗

題一壑松圖爲陳熈所孝廉壽父　甲午

長松直上何亭亭苔皮鐵骨陵青冥千山盡是孫枝繞百丈都作虬龍形若有人焉遊其下碧瞳玄髮是誰者冷然御風山澤姿磊落寧受塵囂惹年少曾挾五彩毫詞場三舍鞭時髦回頭轉悟長生訣還丹鍊就名欲逃庭際更憐抽蘭玉搏風萬里振高足丈人自是天仙人謫来青山聊躑躅按圖寄贈長松篇温陵遥望瑞氣妍何年載酒棲隱處爲强著書續五千

張遇齋中翰招飲聚寶山晚望報恩寺塔燈　丙申

木末古亭臺之右正學公祠當其後鬱葱遥拱鍾陵雲

逶迤平見清谿走往事回首不堪悲況復揺落三秋時主人邀客此高阜暮色松風入酒巵須臾火樹中天起縹緲浮圖長千里夜夜寒光炯不磨先生正氣亦如此男兒對酒且當歌放飲未惜朱顏酡纍纍誰辨英雄骨百年托體同山阿

送持心上人募緣還金山寺

吳頭楚尾大江流三山縹緲日夜浮就中金鼇最奇特片石砥柱　帝王州憶昔維舟曾幾遍銀宮金闕參差見近傳絕巘浮屠顛丙夜神光放匹練問誰發心建弘

圖持公師弟愚公徒芒鞋踏破閩山草手中募疏與尼
珠吾聞大地多變滅碧海桑田不須臾況復佛身今在
否敲石閃電亦何有願公且持半偈歸盋鼓冷泉餇其
口何時重過江天居鮮裘為汝立躊躇

琉球之役大行王葵陽慷慨請行縉紳咸壯之臨當別筵短歌奉贈

朔客騎馬不操箠聞道乘槎半掩耳長安冠蓋日繽紛
生憎行色出都門夫君自許如干鏌眼中幾識風波惡
一朝銜命指中山意氣請行何磊落不見少年長纓羈

南越不見投筆封侯入玉關男兒生當圖麟閣看取星
槎海上還

鉛山道中望分水關有作　甲辰

昔我朱夏出關去吏部明日稱南京今我秋深入關来
江南使者衣繡行辭家為期隔年別一客長安四度正
夫妻毋子數行書猿鶴松菊清夢縈大儀冉徙徒碌碌
株拘幾迴遭殆辱即今五雲拜勑歸又恐王程相逼促
關水東下若有情何復半作西流聲故鄉雲物劇媚客
故園橘柚紅堪摘西瞻紫氣關尹子且勿及關邀李耳

醉歌寄徐耀王職方　蔡敬夫評抑揚縱送極跌宕之致而豪氣干霄知為磊落人

君不見孤峰千尋拔地起亭亭直上絕扳倚有時浮雲
天際來跛羊平視如峛崺又不見大海澄波如展鏡一
碧萬頃空水映須臾駭浪北風生千奇百怪紛難竟丈
夫心事揭青天衆喙昏椓如糾纆太行孟門豈嶄絕雌
伏雄飛時固然彼美徐君東南彦朱絲玉壺白晳面疾
惡如風理維揚空群一過衡齊甸本兵署中才俊多磊
落如君許誰過漢皇拊髀思頗牧懦將僨師爭刮磨大
用小用盡任展東虜西虜皆偃戈寇準北門行堪寄樂

羊中山忽傳詆暫向方外稱司馬六年計典乃名下問
誰為衆最所憐爾與宣城嘉賓也嗚呼富平既耄褒如
充少保於今稱鉅公抗疏留賢良知己力持猶忝大臣
風余亦骯髒澹宕人與君同病心相親鬚眉涉世多如
此且學蟄龍存其身天生爾才豈終泯

輓貞烈葉啓翼妻陳氏　辛亥

吾聞侯瀛刎頸送公子又聞田橫五百皆義士偉哉昂
藏諸丈夫泰山一擲殉知己女子事君未浹年況復臥
病床第間彼蒼不仁喪所天雙棲形影一朝偏自憐偃

蹇矢黃泉姑嫜懟藉意適堅屏人揮刀君柩前欲斷未
斷腔血濺須臾弱質隨刄顛嗚呼何為乎一時女士烈
烈爭秋霜前趙後陳大峑張葉婦之烈烈更苦安得旌
書聞　帝旁

壬子二月十一日初度放歌

我今五十初度至毋氏行年七十二三吳觀察中讒歸
高堂供養百不備老妻拮据走朝昏臧獲空復飽饔飧
四男兩女無金詒婚嫁未畢朱陳村謙定二兒初遊泮
躍冶之金未受鍛學兒十六資太慵童孚頗慧尤躭翫

憶昨四九知非年雙擁女甥坐膝前即令抱孫亦不蚤
忍使賢婦遽長捐親意暫娛轉悲切禍福相倚何糾纏
對花欲飲盃復停人生安得常壯齡道德無聞聰明減
蠻爭觸戰誰虧成願借魯陽麾頹日為挽逝波翻滄溟
阿兒致身期努力歲歲隨我拜北堂稱壽觥而翁不妨
老泌衕

秋深宿西山觀音閣　壬子

去歲九日卧精廬醇醪醉倒倩人扶今年主歸僧先去
永夜中庭月恫孤披衣登樓悄四顧寒風淅瀝鳴高樹
憶予讀書此山中春山杳靄籠烟霧倏忽朱顏成白頭
羊腸鳳閣兩悠悠祗應卜築此岩畔心遠地偏自丹丘

聞李玄室總河予卹　甲寅

我生在癸君加一羨爾蚤達榜中先昨日行河拜命重
令朝皇恩予卹全臨風玉樹祇空華令我聞之為咨嗟
人生得意能有幾便到黃扉豈無涯不如塗中曳尾龜
游蓮伏著千萬期

甲寅秋松嘆　乙卯

八月六日天降威飄風晨捲簷溜飛須臾城市變成海

古榕蒼松倒十圍千山萬樹入望盡半作十字相撐支
主人賣山不着繙守者尋斧偷作薪吁嗟松栢本性安
在弍兩師風伯何不仁吾家封樹丈餘梢未逐轉蓬亦
蕭騷安得反風吹起立盤根接葉拔地直上干雲霄

長歌送萬九雲學博赴公車

陽羨洞天稱福地兩水泱泱夾城隅風物清嘉江南最
人文渟發宇內無萬君萬君美標格少年早奮圖南翮
清如明月映氷壺浩如百川滙震澤暫敷教鐸來銀同
多士人人坐春風幾回訪君經史閣開我咲口盪心胷

君今壯遊過故鄉手持清俸獻高堂明年公車奉大對
漢皇擢第出建章

哀鳳操傷南奉常李子叔玄也　己未

吁嗟鳳兮來南岳其羽可儀兮胡揺翮以邈蕭韶嚮絶
兮鳴無復岐鳴無復岐兮使我心悲

讀李杜詩放歌　庚申

天仙吐出自超超呼吸沆瀣淩紫霄眼前光景口頭話
盡是詩家白描畫君不見青蓮一斗百篇俱杜陵光鋩
萬丈餘借問後來作者誰伊川擊壤長公蘇此皆工力

敵造化咳唾錯落摩尼珠可咲書生初學語終日苦吟
向槁梧安得純灰三百斛洗却坋埃胷中一點無

靈溪道中杜鵑　癸亥

春水碧春山青春花黄或白春鳥鳴嚶嚶客子穿山臨
水行看花聽鳥動鄉情更有杜鵑紅滿岫安得折寄一
枝植中庭

題馬遂畫爲周允儀尊人養黄壽　辛未

客道虎岩勝嵯峨而崔嵬尋幽洞壑杳憑檻海天開我
一聞之興惘然問誰架空闢荒苔云是養黄仙客佀力
倡興復寧論財君家故是素封家浮華那復掛胷懷卽
今行年五十五巖頭上下日幾廻書觀大意聊永日席
爭野老莫相猜予未交君交伯子稱詩獻賦不群才況
復濟濟六七華彷彿荀氏八龍哉今年臘半春歸蚤介
壽春醪新潑醅此圖五百年前物對寫仙人坐瑶臺掛
君高堂爲君壽快飲屠蘇三百杯

和邵堯夫首尾吟二首

先生非是愛吟詩詩是先生任運時對客快飲太和酒
隱几時着不爭棋勳業世間隨行樂情懷胷中恁坦夷

風花雪月吾管領先生非是愛吟詩

先生非是愛吟詩詩是先生滿志時安樂一窩供穩臥
洛陽三天任所之描畫襟情憑詩句調燮元和有酒巵
物理窺開逍遥樂先生非是愛吟詩

壽何稚孝光祿歌

美君風流今大蘇更有一段蘇不如蘇能醉客不任醉
君醉共客無賢愚騷人子墨至如歸温陵水部葉福廬
大官法醞不足戀月錢半付黄公壚酒後詩篇如泉湧
銀榜金箋快筆書卽今行年六十六朱顔華髪侍玉除

當日秉禮麾廣右老去賜環未台斗濟濟九列盡推先
道德經綸無不有冬至　新皇事圜丘君當執爵似鄴
侯歸坐總章虛八座爲扶昇平壽九州

壽陳賓門憲副六十　甲子

擢憲歸來是何年我居城南君西偏我慚出山嬰世網
君篤孝思閟牛眠束髮競名場棋酒亦相將力雖四六
敵氣則未肯降行年今指使意態爭秋霜我生纔長二
鬢白鬢已蒼天鍾爾才孰與儔丈夫安能老一丘漢廷
不薄二千石勸君隨牒上皇州三据専城寧巧宦在所

隨車解澤流積薪世事一朝翻即看搴帷領諸侯爲君
壽飲君酒端居相逢十年後兒孫滿眼迎阿翁再較尊
前局勝負

送李吏部還朝　丙寅

天地生才必有以用人之人復能幾先朝進賢若拔山
令之退人如脫屣鉤黨刻碑漢宋事門戶之言從茲起
冲主英明絕代資欲爲濁世掃糠粃人生貞邪豈有常
偏詖好惡非王義杞人妄意憂天高誰剖藩籬扶國紀
夫君挺勁骨力奇鑑別人倫如秋水主爵推擇郎天官
盡剔吏蠹付之理憶昔祥刑燭禍胎手抉奸狀上直指
假令當日法便申衣冠流毒不至此　天子特詔起銓
司新宰虛衷望躧屨顧舒大力維社稷千載勳名垂青
史

壽張尚宰廷尉六十

憶昔如故傾蓋日公偕計吏我爲郎交臂劇談必見懷
把酒論文許穿揚從茲以來三十載皇路翺翔共頡頏
丈夫矢志扶社稷牛李蜀朔嗤宋唐我思親闈乞故里
公陟廷尉稱大卿平停高議漢廷右咫尺薇垣踐台斗

白衣蒼狗古已然翻雲覆雨何不有途中我甘曳尾龜
使出公亦中讒口歸來相視心莫逆探奇三山訪休老
世事羊腸何足云但戒括囊保無咎令子弱冠上公車
伯仲聯翩向天衢穉兒未樹托丈峯多藉提攜廸其愚
令公獻歲登六十齒髮精神壯不如我嗟遲暮成老醜
止有棋酒未全疎生憎宦海風波惡惟誕先登拍手呼
況復滄桑須臾改勸公滿酌春屠蘇　聖主神明自天
啓佇看闕下來鷁車

丙寅除夕作

我生明日六十五毋氏大耋又加七人生富貴摠浮雲
但願奉侍常在膝秋深奉常啓事時　聖明一筆抹去
之舉朝驚閧門戸字鄒公赴闕首相推夫夫挺立宇宙
閒焉用依門傍戸為或師司馬不立黨或耻不預皇甫
規吾從吉水郎白雲道誼切摩老不移噫嘻公也百世
士猥附青雲吾已侈

曹大來明府春仲初度採民言為歌　丁卯

天馬崔巍聳當面復有三山從後殿泱泱巨海繞東南
蓮花鴻漸左右奠聲華文物甲七閩地大人稠稱壯縣

使君分符正得此主爵為官擇人遍使君西浙文章伯
弱冠即赴公車薦賜第臨軒試理人出宰花封剛百鍊
此地過化經紫陽迄今風尚又一變豪暴單寒遞凌奪
澆嚚詬誶時相煽　皇天不仁瘨以旱初秋一雨歷春
半重以水陸多不靖肅羽于飛聞鴻雁使君下車閔疾
苦清比寒潭光閃電催科翻以撫字最芒刃恰與斧斤
旋吾民深荷乳哺恩不第化雨收俊彥頊為我儕一請
命甘澍立應洒郊甸從此霡霂如有意春農佇慰優霑
願況逢使君攬揆辰惠徽餘慶通天眷蠡茲橫行縶人
徒聲威一震還清晏賢哉使君漢循卓扶弱抑强萬口
美擬將殊績報九閽自分章衣愚且賤天公俾爾壽而
臧蚤捧徵書立金殿

送蔣元實任子應舉南畿

而翁振鐸司南雍國士盡歸陶鑄中載晉天卿貳冢宰
澄凝水鏡人物宗而令鼓篋金陵去金陵故是舊遊處
典刑疑見先生面況復文章夙傾注青雲為期蚤致身
槐黃髙舉邁等倫江南若闇老兵使海山浪迹漁樵人

輓少傅尚書蘇石水　庚午

識公遥憶為郎時英英映我瓊樹枝幾廻過從談衷曲
經綸滚滚意氣披漢家治行誰第一一麾鄞都吳公匹
即家超拜憲江藩豫章多士歸評隲籍甚公望與公才
兩都卿寺暫徘徊中丞開府鎮吳越士無譁伍盜無魁
帝睠東南重漕儲畀公淮海與江都聲威雷動千軍肅
德澤露濡萬戸蘇徵入八座理度支尋掌邦禁長法司
是時崔魏正濁亂公也嶽嶽百不隨　新皇登極隆舊
恩累疏乞身歸清源者英社裡誰得似文章功業士論
尊憶昔出山公淅歸關路相逢兩依依揖予齒坐坐東

向招提片刻成長違亦復夢寐再見公比来書尺幾相
通休戚慰藉走急足奄忽去住如飄風　明主求舊何
嗟及蒼生引領徒於悒嗚呼如公所寶在令名艾稀耄
期總噓吸

贈莆陽寫真黄章甫　癸酉

解衣盤礴是真畫莆陽先生善畫真不襪不巾卯金子
建旗建鼓恢奇人我今古稀又加一為寫皺面鬚如銀
却令觀者半驚詫云是渭濱老隱淪圖罷仍贈詩律細
移談　聖世迎莆輪且將此圖東髙閣更遲一紀問旺

神與君閒酌酒一杯頗言康濟暮年身

論詩賦經義　甲戌

郁郁詩賦與經義皇家取士必須工義闡聖賢之名理
詩寫情事之襟胸本根枝葉雖有間八股八律将無同
更有命題長與枯亦與歌行澁韻通唐以岑王為好手
我　明王唐稱鉅工李杜大家空萬丈鄧顧兩元亦正
宗誰能會得此中意嘔肝聱舌總無庸

贈熊夢澤明府報滿

漢廷吏最徵諫銓此日令甲登木天　聖主瑩精重致
地欲習理入掌絲綸熊侯令同政第一直指首剡薦金
鑾開侯四載治同狀聰明特達清且廉聞名瞥眼如舊
識小大之獄恩威全海氛不靖煙波惡輕舟如履平地
焉評文造士湛明鏡論事決策文湧泉炎凉踈密總不
論孫立獨行意鋭堅侯令政最奏九閽　聖明嘉獎名
令賢嚴慈恩貽并内子為朕再撫此窮閻稍需時日璽
書下清秩華階孰當先給諫侍御同故事士民為同報
且斬頗侯特地登木天

送陳伯武給諫還朝　乙亥

申秋送君入南去共羡手裁表留都離亭尊酒今四秋
欲續　聖主得賢書兩都鎖闈雖並建北馹朝上夕報
俞況復比來頻呼召一腔忠赤可面輸夫君三載讀禮
中世務靜觀了無餘一入　帝京朝金闕自當日直承
明盧我聞　明主可忠言将順止多寡匡扶頗言委婉
敷陳遍致　主一日上唐虞

瑞樹篇為德化姚若藨令公賦　丙子

使君來綰龍濤綬共傳枯樹長新枝使君今訪輪山隱
共羡髙誼耀柴扉憶昔提衡携李彥暗中摸索出群才

一戰浙閩奪前矛高擧解額奏赤墀　聖世用人重名
令鸞鳳暫借枳棘栖下車首問民疾苦力爲屯户醒殿
屎政簡訟清拊鳴琴閑來共客酒一巵縣邸古楓千年
樹朽枯幹萎不知時陽和薰蒸冬復春一朝枝葉紛離
披邑人共頌使君徳桑枝麥穗何足奇使君一腔慈且廉
回生起朽化工知稍需政成徵茂異丹楓堪續召棠詩

題洪爾蕃雪樓

輪山何年見霏雪主人乃借雪名樓爲邑歸來營裘菟
卜築却在郭西頭城裏新居棄如屣何如此地堪優游

仄徑委蛇阡陌中高峰插峙快迎眸主人對客樓上坐
稱詩作畫百不憂畫掛高堂雲霧起詩寫靈襟況味遒
矧當春秋耕穫時麥穗禾把環平疇我欲携壺就君醉
相將屏迹方外遊乃知主人歲寒意永託此樓盟千秋

五言律

建溪夜泊有懷　甲申

溪頭雨瀟瀟春溪獨去橈夜深灘入夢溜合水平橋漁
火乍明滅人家正寂寥故鄉應不遠親思客中饒

賦得謁帝承明廬　巳丑

閶闔九天開風雲萬里來香烟晴自度春色曙相催陛
集夔龍侶臚傳揚馬才　聖明欣利見三策愧難裁

同衛簡吾嚴一醇安我素飲卓月波第醉餘步月
長安市

冰輪澄似鏡斗酒冽如泉偶挾同心侶言遊碧玉天新
秋炎氣減高閣滿聲懸散步襟期洽翩翩凍欲仙

謝李本寧大參翰貺之及

燕臺傾盖日夙昔登門心忽枉薇垣使遥聞天外音彌
高鶩白雪一諾重黄金佇看鷄群鶴還飛入禁林

送王鳳洲司寇予告二首　庚寅

爲愛五湖遊今欣遂始謀聲名高北斗冠冕入南州未
老漢疏傳求仙李鄴侯九重懷耆舊能幾卧滄洲
當代數才傑如公誰等倫非關司馬渴早乞茂陵身軒
冕悟來薄文章老更神弇山玄草就應有桓譚人

庚寅五日同諸同年泛舟

客舍愁新暑扁舟此共論他鄉同五日古樹擁千門隔
岸羅紅頰中流足綠尊臨風任汎汎何事櫂歌喧

偶集何公露家園賦謝

昨日原無約今朝偶共過主人愁亦喜客子意如何永
夏消蓬跣孤燈坐薜蘿歸來懸一榻晨起聽鳴珂

秋日得黔閩二書志喜

況復逢搖落思親正倍深憑誰傳動定一水寄浮沉遣
興惟將酒放衙且自吟忽聞雙雁過贏得萬南金

早秋入直書懷

原不薄閑署獨如旅況何酒錢供客少詩債負人多一
任稱僊吏還從縛世羅惟餘秋夜月殘馥送池荷

九月游牛首

心賞何年事名山始命儔登高憑鳥道選勝到牛頭古
木連危岫孤村間遠洲坐深鍾磬靜蕭颯晚風秋
同遊因載酒獨往且逃禪繞逕惟松竹清陰隔洞天日
懸看塔影山迴度江船更望鍾陵下樓臺落照邊

五日送王中溪守順德 辛卯

郎舍誰同調深心每共論居成千里別相對兩愁魂驛
路通冠蓋郡城控薊門到來秋正好高卧數開尊
新雨渡龍舟送君下石頭論交雙劍合為客一萍流意
氣吾何有功名爾自優莫驕五馬貴頻覓致書郵

早秋見月

秋來不見月清夜坐開襟却訝鳴蟬去翻聞促織吟三
年官拓落萬里信浮沉休沐何時得鄉思幾自深

送張孺愿太學還四明

之子文章伯而翁德業尊詎言光夜璧猶作暗投論入
楚目從咲還家舌尚存新知仍世誼秋色共銷魂

送高比部入賀冬至

昨日登高處今晨別思催一陽天上近萬里雨中開祖
席浮殘菊歸鞍夾早梅前星猶未定憑爾尺題來

送陳蘭臺命閩臬 壬辰

滿眼多諧俗而君獨守官陸沉時論惜新徙 主恩寬
衣繡行春日揚舲渡曉寒星軺應夙駕父老七閩看

送王瞻明少參表兄入滇 甲午

早識桓生馬風霜挾惠文談兵能悟 主倚劒帳離群
楚水瀟湘潤南天氣候分椿萱春正茂勉爾樹功勳
一咲相逢日何緣遽別離王程催去住膂力足驅馳蟻
綠浮春色鶯花擁使麾轉憐空谷裡芳草自棲遲

洪芳洲侍郎予祭葬 洪以寃死子怡磨君為之請

夙昔懷茲事不堪髮指冠天心久始見倭骨今應寒高
冢滋春草恩書出縣官還憐骯髒意濡忍獨為難
冠紳遺恨切此日渥恩頻不爲緹縈孝能悉漢主仁松
楸含雨露感歎動鄉鄰靈爽知猶在千秋戴紫宸

積雨園居

一雨連三月泉聲處處飛入池通曲澗帶樹濕芳菲疆
埸滋春露樓臺靜翠微朝來禽鳥哢僮僕插秧歸

秋夜山樓

寒蛩呼客夢倚徙傍危樓露白團今夜月光淨素秋蕭

蕭庭樹下隱隱遠山浮坐久清神思飄然物外遊

重過汶上路太守 丙申

合并如昨日茲復醉名園棋局無先後詩篇共討論雪
消花出窖春入鳥窺軒良愧夫人意臨岐未忍言

秋夕同蘇弘家戶部王仲紹茂才集何稚孝儀部
宅 戊戌

四海誰知己羨君意氣真三秋鴻影度清夜柝聲頻擊
燭看新句開尊洽故人況欣逢二仲片語托交親

送徐奕開進士轉餉雲中便道省覲 辛丑

燕市花看徧如君擅一枝陳蕃新下榻何遜舊傳詩萬
里斑斕意清秋庚癸時故人三事望策足莫令遲

送賀道星文選扶侍還浙

海宇文章伯風期夙昔論山公稱啓事洛少矢危言隨
予大家賦酬親 明主恩蒼生需辟命歸闕奉魚軒

送曹能始大理還金陵

鄉嶧新傾蓋薊門喜再逢居然看洗馬卓爾擅雕龍詩
興牽堤柳吏情對蔣峰君行無不得宣室坐從容

送夏鶴田給諫使琉球 癸卯

冊詔臨天外金門出從臣風烟今已淨區域搃無垠春
色宮衣映仙槎海若馴丈夫萬里志岐路不沾巾

又

羨君饒意氣青瑣諫書傳爲斅螭頭直遥臨馬齒前故
鄉持節過孤島候風便 聖主虛鈞席歸期早計年

晨發滋州 甲辰

驅馬到中州雁聲喚客愁 帝京千里道親舍白雲悠
魏武臺空在漳河水自流嚴霜溥昨夜蕭瑟曉風秋

夜飲黃貞父令君賦謝

此地喜逢君高名蚤出群五絃鳴單父千項挹徵君榻下緑傾盖杯深正論文踈鍾催驛騎客路曉氤氳

月夜度萬安橋

傳道仗神功長天駕遠虹中流驅馬過一柱鎖川東堂古殘碑在代新遺愛同往來成五載片月送濤風

過三衢懷鄭心葵憲副　庚戌

思君陽羨別此日更悠㦲白蔺莫須有丹山歸去來及彊聞道路頌德滿輿臺相對能無怍人情付酒杯

遊武夷二律

爲愛名山勝經過幾度留峰峰懸峭壁曲曲漾清流悄世心都盡入林意轉幽最奇應接筍何日到高頭

六六最佳處文公舊講堂隱屏高百丈古木秀千章好辨師鄒孟大行藉　聖王（朱子之學至我明太祖大行）輪山遺化在歸去好承當

壽李青岱邑侯　辛亥

彼美神明宰仙鳬引王顏仁風揚四履湛露浥三山韶節花初放金車醇可還華封更有贈看取紫宸班（同安有三秀山金車石）

潘士㽞大參首春枉駕

相思無素書乗興枉高車古寺尋芳草狂歌慰索居經綸堪付汝拓落好憑余細雨花枝動春園欲荷鋤

托契期千載相看共百年斵輪而自老談藪我猶賢握手悲頭白誰人問草玄壯心降不盡風雨夜杯傳

奉毋望洋庵居

卜兆在東偏結廬近海邊濤觀八月望風急重陽前將毋無兼味歸舟送小鮮漸於塵趣遠白日欲高眠

送蔡敬夫大參入楚

束髮通朝籍才名冠一時胷中吞武庫筆底倒湘纍新節平分楚離亭對舉巵爲張文士氣相望在台司

家世共滄洲交親孰與儔從兹尊酒別能憶故人不客路催詩興雄藩待又遊雙携神女去無事賦荒丘

貞節庶祖毋楊氏諱日

十五承巾櫛艱辛半百年孤貞明皦日完節報重泉旌表絲綸重坊題里巷傳吾生恩育意臨諱獨潸然

壬子正月廿九日定兒舉孫

五十悲頭白無聞嬾對人未應關出處誰復問沉淪善

養何須祿道非莫厭貧掌珠娛毋意佳氣上楣新

悼次兒婦陳氏　壬午

麟孫方囡地賢婦去何之闡德更生傳家人之子宜掌珠誰爲撫匣鏡自今翳鮮珮成夫意寥寥好繹思

七夕陪李明府讌喜雨亭

好雨憶重陽新亭敞嶽旁子來民志喜傑搆士抛梁牛女天中夕鵲橋月下觴豫愁飛烏去此地是甘棠

哭薛玄臺國子二律　癸丑

論人三代後誰是伯夷流苦勁孫符祖清孤子寡儔有

聞寧待旦無責亦同憂詩史并書尺三年斷寄郵

金門同射策蚤歲得交君痛哭立談買尚方借劍雲孫忠堪百折一往可三軍耿耿澄清志身沉道自芬

訓學兒加冠二首

莫言方少小冬至已勝冠從厭詩書趣雅馳驅夢寬光陰抛卻易門閥荷應難好及成人始青雲勵羽翰

命汝學光名字之以敬鄉誦詩知訪落束髮並諸兄陽復月初永心專累自輕卷開當有益何必問金籯

哭王華岡戶部

經歲無消息忽傳有是非乾坤知己少扶抑寸心違揭日文猶在凌雲氣欲飛路遥難掛劍惟有淚沾衣

銅魚亭成邀林貞蒼陳賓門張輔吾三君夜坐

神魚迎水躍天馬護亭斜奇蹟何年隱勝遊此日誇午夙催急雨夜月坐平沙隔堞堪呼取如澠不用賖

示定兒

如何甘自棄少小慕豪奢不惜興文誤還愁責志差聖賢惟克念損益慎從邪勗矣明師訓男兒莫怨嗟

悚鄭可竹　甲寅

違面忽年餘逢人問起居谷神當不死詩興復何如老去妻偕隱地偏物漸疎思君時度嶺咫尺是玄廬

立春日蔡仲吾少仲二茂才携酒過訪望洋庵䑸

薄暮春方入晨来一鳥啼茶花看漸折梅蕊放初齊風景新年好肴尊二仲携橋頭相送罷歸路欲如泥

蔡少仲之黃廿尋小史啓兒戲贈

丹霞絲管沸知屬那家春晴寄看花淚何嫌命駕頻渭城聞舊唱潭水憶汪倫誰念白頭怨即爲賣賦人

乙卯上元夕有作

今夕是何夕家家銀燭明彩雲籠淡月大樹映疎星天入華胥界人疑不夜城樓頭簫鼓噪拚飲莫辭酲

喜吳玄櫳表叔

鄉閭雖不遠消息苦難真喜枉相思駕驚看白髮新無官吾較健有子叔非貧蔬酒芳春日慇懃叙舊親

送體謨弟肆業成均

髫年同鼓篋此日尚經生四海求知己三春動去旌雁隨雲影度花向日邊明舉子須奇勝槐黄聴好聲

送呂藎軒海憲還松陵時方推晋臬

方傳謁帝去忽訝掛冠行談笑驅嵎虎指揮靖海鯨鄉思縣甕澤人傑卧蒼生借鑰雁門北佇看麟閣名

乙卯立秋日聞鄉試加額

恒風猶未息一雨巳成秋月隱鳴簷滴溪光漲瀑流鎖闈舉子近傷稼農夫愁解額聞加五作人欲頌周

六星海工部過訪即席賦

燕臺相識久吳會託交親骯髒君言事崎嶇我避人何期黄蓋候得望素車塵離合一尊酒杯行莫厭頻

嵢峽道中詠松

古石盤山徑蒼松寒客衣樛看千尺上巨可兩人圍拂曙暉先得經霜色轉肥平生懷獨往歲晏不相違

蛟關視師聞警　丁巳

列戍若星河烽烟徹普陀敢萌貪漢物豈為信風過群醜垂膏斧天心未止戈願言嚴日戒無使海揚波

錢塘江上作

中宵裝寶婺薄暮巳陽江雨過漩窩急風輕瀑沛淙月餘疲驛供文寄濫名邪不繫孤舟去潮聲上短釭

送姚主簿之衛參軍　己未

衙散供閑帙荔丹與橘甜惟吾憐共僻知爾意無嫌衆毋村墟戴簿書吏隱無那堪高士躅去作參軍髯

莆陽道中　庚申

歸途月幾望春雨濕行裝時事棋爭局朝端雀處堂不禁憂國泪何地托家强毋子行偕隱網羅任爾張

酌茶懷蔡敬夫

古有陸鴻漸敬夫應是耶甌無陶令粟椀足聖泉茶味淡堪予共香浮滿座嗟東山行起即獨往摘秋芽

送王景瞻表侄遊南雍　辛酉

相送及殘春鷹花正可人白門風物好大學覲闈新鼓
篋交名下倚閭懐老親經過遺芨地懐舊幾沾巾

哭方伯嶚吾兄二首

行省官通貴人生竟有涯詩工入蜀後酒減含香時去
任無纖掛卿憐盡淚垂風波遅一哭行斷我心悲
喜聞方勿藥何遽反其真鷗舞鷲誰侶鵬來問主人爲
郎大小蔡此日去留身架上遺書在諸郎克荷薪

除城南小池中滓子感時

小池依近郭積雨暗孤亭自愛林園静忽驚烽火熒紛

紛傳啓事寂寂嘆空廷濠上知魚樂無端一夜萍

送舊令徐雲林甫陽入覲

一自仙鳬遠常懸去後思新絃鳴大邑舊德食餘黎四
野桑麻遍千秋廟貌垂雲霄看咫尺何處逐征塵

叅春同客遊梵天寺限韻 壬戌

人遊誼古寺客到及春前寒樹晴光煖孤亭暮景懸躋
攀應爾健高卧任吾堅夜静梵鐘動不驚老衲禪

壽内弟池致夫和州守六十

兩翁同擢桂吾復託松蘿總角文爲友涇名縣其翻產
疑因宦減慶喜積餘多六十猶強健飛騰意若何、

丁卯中秋夜月

中秋月正團千里亦同懽點綴微雲盡清光永夜寒舉
闈妝鳳藻才子欲鵬摶安得司文者明明如月看

讀書樓

藏書成小閣咫尺傍萱庭侵曉迎初旭叠峰送遠青閑
來親卷帙啥爾付沉冥兒輩慵成俗誰堪詒一經
尺地難容搆危樓起屋西疎窓城柝入隔幔漢星低膏
續書堪把衾寒夢不迷紅夷消息好傾耳罷霜鼙

建溪道中 癸亥

雨驟逃何處堤邊一草亭晚風催霧急微溜盎泉泠酒
憶南溪美狂禁此夜醒須臾開落照客路帶春星

宿武夷萬年宮

愛此神仙窟驅車復問舟鳥聲清静夜蟾影湛丹丘曾
孫亭幔杳玉女鏡光浮明朝欵乃入會須到上頭

登天遊峰一覽臺

姥山奇絶處一覽逼層空曲水縈如帶隱屏羅下風神
工仙掌峻儒脉考亭崇何事尋三島吾將卜此中

池直夫述𡿨柯山石梁之奇

脩虹架作臺突兀亦奇哉拔地千尋合浮空一線開奕童今去杳樵子暮歸來肯躡人間世仙家日更催

謁孟廟二首 時妖賊初平廟貌新葺 朝廷遣太常祭告

祠下低徊舊茲來鬢漸皤丹青王命重俎豆使星過千載瞻遺像七篇挽逝波若何妖賊輩入室敢操戈

舉世爭趨利亂原不可收東西馳羽檄齊魯競戈矛雖築邪魔觀誰懷仁義謀嶧山高巍業吾道炳千秋

長安送鍾升中選士歸粤

一自鍾期往高山悄獨悲出群聞令子對語見吾師臺下黃金重鄉關匹馬遲秋風尊酒意搏翼在天池

小疏兩奉 留命仍欲借差歸省述懷

一官何拓落頭白尚銀青兩疏乖皇眷浮言忌獨醒漁樵吾自足門戶彼人寘蚤晚征夫信衰親倚徙聽

出都阻風蘆溝橋道院何匪莪使人餽食

狂風顛千後咫尺不相看行見天心復誰嗟客路難良朋尊酒供孤館夜鐘寒鳳詔醒殘夢猶同拜舞歡

任丘縣鄭城作

茲邑名三輔我朝多重臣鄭城壘跡舊涑浦浪花新鬱柳搖風岸單車暗馬塵何論旅况惡回首戀楓宸

輓李宗謙解元 甲子

李宗謙于四十年知交也蘇紫溪先生識君於未遇時既發解文字奇海内學子宗之晚年高尚不詣公車何司徒稚孝疏薦于朝未及召而君不待矣哲人云亡宜祀學宮懷舊景賢詩以輓焉

老蘇看隻眼談藝蚤推公果占閩書首遂為海内雄命窮時不偶身隱道彌充自古留名士獨清在冥鴻

把臂論交日正當束髮時文章稱獨步蘊藉是吾師遺筆藏名嶽高科盡小兒漢廷聞薦買前席未應遲

送蔡仁夫就試南闈先之楚

海外雙神物斗間紫氣橫楚原鵷度急臺上鳳遊鳴聖主恩光重難兄勳業成佇君文捷奏無聽凱歌聲

送張于賡之南

尊公吾畏友之子出群才欲奮搏鵬翼言遊集鳳臺臨江憑北固回首誦南陝兩世冠紳後佳音進爾來

送劉海若謁補 乙丑

聞君為劇邑治行別旌書文識龍光氣萌銷牛斗墟青
蠅雖暫點白璧竟誰如行矣謁　明主連城價有餘

贈莆陽唐宗洙茂才

君家通奕世兒輩結新知恰值黃花節同操濁酒巵霜
風寒容夢灯火証心期令子文章秀青雲應不遲

壽王春和七十　丙寅

文場曾苦戰垂老總躭玄相視憐頭白頻過喜屋聯一
官予碌碌九轉爾僊僊何日靈丹就逍遙不盡年

送陳克鸞入南雍

至後日初寒莫言行路難觀光南國盛引興旅杯寬才
俊聯鑣合皇圖卜凫安槐黃消息近着意為君看

海上賊嘆　丁卯

群盜縱橫甚艟艫四百強銅山恣出入南澳更猖狂廵
憲揚兵駐將軍料敵長願言圖制勝招撫勿為常

哀蔡敬夫大葬　戊辰

衰病侵尋裏憐君此日歸重泉無夜旦大葬有光輝當
代才誰並滿襟淚未晞出師盡瘁表千載嗣音徽
皇𨛦誰無備輪山始得公夷氣賜劒重論定易名同勲
業垂圖史春秋付學宮懸知埋玉處夜夜氣成虹

張紹和貽予凱甫集　己巳

我讀聖童詩如遊四傑時豈緣心嘔得要自賦來奇青
紫何難拾喬松未可期玉楼徵李賀千載有同悲
宇宙才名久可兒更出群通家未識面總角已凌雲仙
室存靈氣遺編見古文冉來應有意却喜慰嚴君時塋幼子

送邑丞汪觀我擢紹興參軍　庚午

一官原貳令公事苦紛拏三載乘囊去千家戴德餘越
州遙捧檄處路轉傳車莫厭經旬雨扳轅意未賒

別駕唐宜之署同賦送

別駕方堪展何言領一同明心依佛乘飾治見儒風貴
劍兇殘化鞭蒲俄頃功欣聞將有命引領意無窮

送王臨江國醫還　辛未

相過百里外積雨滯還輈人是羲黃上術疑盧扁儔談
深堪發藥步老不須鳩何日源山去期君汗漫遊

登南庵石亭

倚城孤絕處危石互撐枝將軍嘗嘯卧何老舊題詩湖
海收襟帶峰巒淨晚曦微茫天水外拳島幻更奇

贈陳雲紀

夙昔託良緣合離疇使然朱陳聲氣重桑梓德門先文價應誰並乂書仍子傳漢廷擢第一猶憶平津年

答唐宗洙茂才贈詩　壬申

有客來烏石投詩開我襟爲鮑環堵卧敢意翅車尋結友浮華勝多君氣誼深論文須切劘何事侈璆琳

壬申夏海警

海上何多盜游移一月餘官軍皆縮手村塢半空廬稻復無遺種人寧敢定居掃清憑二鄭消息未應徐

送陳旭之歸清源

有客款柴扉呼童爲倒衣談深如舊識歲晏欲言歸灑壁雲山合貽詩玉屑霏桐城來去便春色倍依依

廉憲府君諱日乙未秋仲違膝丁酉春仲聞訃今癸酉春

辭親四十年逢諱倍淒然遥憶教忠去不禁別淚漣慎終遺毋氏奔訃出留銓衰白成何事一坏尚問天

贈陳應萃七十　乙亥

吳門循令最銓署兩登名共惜遂初去其如宦况輕村居徒四壁輿論重蒼生春酒迎長日新綸佇玉京

送邑丞徐賽庵擢去　丁丑

君是明經彦試廷迥出群佐同治行最署邑惠聲聞衙散書躭玩轅扳慕孺慈遷喬他日事悵望楚江雲

五言排律

輓馮夫人　庚寅

淑質原名族徽音自姆儀閒關思令德伉儷及良時借劍夫君壯鼓琴家室宜紫綸金殿下鬒髮玉笄垂魚貫媵承寵木樛福所綏胡云金石固遽爾死生離明月沉秋浦婺星隱旭熹傷神長倩尉悼逝子荊詩七戒傳閨

壼長些薦楚詞森森庭際秀望望幄中遲偕老當年恨同歸曒日期漆園稱達命嗷嗷向阿誰

明同安直心居士盧若騰著

七言律詩

送郭希宇之南銀臺　己丑

漢庭尚璽雲霄近舊國銀臺雨露新蒼筆威稜猶自壯
題才藻鑑更誰倫三山宮闕浮佳氣九列聲華動紫宸
此去清源斑舞日願言趣駕莫嬾頻

送周中嶽年兄請告還楚

郢客高歌早擅壇五雲傾蓋笑相看片言意氣吾能許

四海交遊君自難歸思豈緣兒女係離絃忍向友生彈
故園伏枕休留滯悵望瓜期獨倚欄

擬與李本寧大叅

鴻名仰止自齠年此日龍門御李還雪調高歌郢客後
綵毫孤傍嶽峰懸幾經天上稱才子猶向人間問謫仙
聖代即今須補衮佇看綸綍五雲邊

壽石中丞母六十六時晉封太恭人　庚寅

中丞烏府擁高牙急管清絲飛紫霞疊疊綸恩來極北
遲遲春色到天涯三公毋貴頭猶黑五綵衣斑錦作花
將相應知原有種漢朝誰似石君家

爲蕭昆暘題寶綸樓先是丁卯有白衣道人之夢庚辰樓成而封典適至

使君爲政自風流奏最當年寵命優夢裏白衣開勝蹟
築來紫誥映高樓簾跡遠接千山拱地厰時看五色浮
藉甚賢孫堂搆事須知嶺北有貽謀

題京山孫侍御永思圖

藉甚楚材橫上國君家兄弟更稱雄名標早歲河東鳳
轡攬留都御史驄柱後觸邪冠是鐵封章悟主氣成虹
獨憐三載馳恩重松檟蕭疎雨露中

別潘士昂時以校蒞入南

一從世路各東西馬首風塵望欲迷乍喜德星占太史
且看文苑動青藜秋高月入官街冷夜靜樽開天漢低
茲夕他鄉須潦倒萍踪明日又分携

胡幼泉冬至入賀便道還楚

同舍仍欣結比鄰通家意氣倍相親那堪落木悲秋色
忽漫書雲向紫宸地入瀟湘多王氣天回燕谷轉陽春
高才五馬飛騰近肯許周南再接塵

送艾熙亭之冏卿任

石城踈雨趂寒雲津柳蕭踈獨送君名為孤忠驚海内
譚緣百折出塵氛周南乆注蒼生望尊俎今看紫塞勲
共羨孫陽過冀北懸知千里盡空群

送師淡泉先生田臨川

白下相從意氣豪十年回首夢魂勞文章敢擬邯鄲步
詩序應傳衛氏毛寂寞官衙連雨雪殷懃客路愧綈袍
此地重分君莫惜摶風鵬翮九秋高

送許學真叅閫之南海

喧喧笙鼓石頭城聞道将軍出　帝京萬里衝寒憑短

劍百蠻䨺闕有長纓樓臺雪色明歌席嶺路梅花點去
旌海上鯨鯢今已掃應教胡虜亦知名

送董仲恭博士守欽州　辛卯

幾年携手鳳凰城聞道分符獨遠行鮫室到來州域盡
蜃樓結處海潮平傳經國子誰高第為政風流好著聲
萬里波濤須自愛青蘋綠柳倍離情

送屠冲陽郎中守廣州

論交原自丈人行出守新看同舍郎惜別况當絲作縷
臨岐且共酒盈觴番禺果布開都會庾嶺風烟隔混茫

啓事山公聲價好高才豈乆滯邊疆

送王弘陽少卿之滁寺

兩都携手艳芬芳此日干旄下鳳凰憂國共傳漢賈誼
渡江争識晉諸王三山嶽嶽懐中見一水盈盈望袖長
自是題才多妙術故教千里試孫陽

壽江津劉封君

作賦當年似馬卿詞源三峽倒縱横連城入夜無人識
短劍干霄也自明老去黃金籯裏少閒來册訣𢃄邊成
詒經况復饒韜畧萬里沙場怕姓名

送薛道譽提學入楚

白門霽雪早春催尊酒送君上鳳臺運幄妙傳黃石秘
談經新見絳帷開過湘懐賈當投賦入郢狂歌好自裁
饒使楚材成棫樸不妨擲筆下龍堆

喜何穉孝調儀曹郄寄　壬辰

除書遥下建章宫忽報鶯遷上苑東詩興盛傳何水部
蕞儀新就漢孫通幾回尺素風塵隔無限寸心爾我同
為道故人甘寂寞草玄久許學楊雄

送王麟泉司寇予告還閩

飄然綠鬢戀青松予告恩光下九重物色東山供再臥
朝紳南國嘆孤蹤封章舊許鳴如鳳出處今看道若龍
時艱開濟須公等曳履還聽入曙鍾

李養白明府被言解任　甲午

百里來年覆地黃千家烟火樂難量共言治行高神爵
無那謗書到樂羊細雨霏霏霑去綬新花片片點行裝
陌頭相送空搔首遺愛他年看白棠

九日東山邀林計部李都諫蘇茂才得寒字

木落天高秋向闌綸巾皂盖出林巒傍籬踈菊花光嫩

入夜孤尊月影寒世外浮雲誰莫逆年忘流水自須彈
嘉期再奉應何日乘興還同就玉蘭

送汪雲陽郡伯入覲

朱旛畫軾漢吳公七邑甘棠愛不窮貌瘦總緣憂歲旱
政平翻令樂年豐九天宮闕金門迥萬國冠裳玉節同
爲報使君須計日堪憐竹馬有兒童

汶上路鳳岡太守招飲見其家孫賦謝　乙未

尚書里第傍城開太守邀懽客騎迴酒瀉金尊齊地苦
花看玉樹謝庭才夕陽細雨霑行色汶水寒雲擁戍臺
最是榆年筋力好知君自能隴西來

送周繼元驗封觀察粵海　丁酉

周南十載社同題門外僕夫忽唱驪節到蠻天開瘴癘
風清炎海掃鯨鯢憑將春色供離酒剩有圖書過剡溪
聞道寶林衣尚在為拈半偈點吾迷

贈程太守賜緋堂

何事　皇恩暫許歸祇緣遊子戀庭闈小兒騎竹還相
問白髮倚閭望不違全勝緋衣應紫綬可將愛日駐斜
暉世人盡說天親樂誰向三公早息機

題程太守郡閣遐思圖

使君為政自清真郡有鳳凰甑有塵戲綵已輕千石養
懷思猶切一經人松楸漠漠雲邊遠像設依依畫裡新
最是鳴琴仙宰日　貤恩於赫下楓宸

徵兵得塵字

遼左經年動塞塵捷書猶遲報楓宸千帆出海風波淨
萬里徵兵羽檄頻謀國已踈前箸畫同袍誰似古秦人
端居祇切憂時志欲解吳鈎贈所親

送郭邑簿士瀛之德藩

能名籍籍舊誰如百里閭山自控驢矮屋不妨容短簿
王門何處可長裾風塵已覺宦情薄拓落非關世法疎
歲晚梅花牽別緒懸知遺愛滿樵漁

崇德胡鳳賓上舍赴吊先觀察公賦謝　戊戌

迢迢千里赴心期正是支床欲絕時鷄酒共傳徐孺子
餅鑿應罷蓼莪詩春山路轉啼猿樹夏室魂歸楚客詞
憑寄衡兒諸父老空堂猶自薦江籬

壽邑侯新安洪含初仲冬初度

畏壘庵傳自大鏞使君嘉政績遺踪共看瑞靄浮三秀

況有懽聲動四封縣是河陽花正滿日從長至燠偏濃
冗憐吏牘清如水衙退斑斕喜氣重

喜蔡敬夫比部入都兼讀新詩　庚子

藝壇才子早知名書劍翩翩入　帝城古寺三春傳別
酒今宵萬里共寒更家音讀罷銷鄉思世事談深減官
情莫訝長安騰紙價羨君新句太縱橫

送樂仲律客部冊封淮藩君五日生近有還妾事

仙郎題柱擅風流江右分封使命優好客孟嘗同五日
清言樂令暎千秋肝腸鐵石憐傾國旌節光輝過秀州
三立期君須自愛傳杯漫作別離愁

送龍斗冲上計還郡龍由比部守東萊　辛丑

忽漫逢君忽散萍繽紛冠冕餞都亭兒童竹馬迎高盖
郡國鳳凰集漢庭公暇舉杯邀海市政成輿頌入宸聽
徵書佇看日邊下萊子歲星是法星

送何公露觀察浙江并期長君延陵　恩赦

黯黯寒雲擁僕夫河梁且復立斯須閣梅詩興還何遜
堤柳風流接大蘇冠帶神羊澄浙水門臨白鷺足吳歈
鳳毛爭羨搏風翮解網天心定不無

壽賀吏部母太安人吏部爲行人得請贈父兹
覃恩并得封母予假侍還檇李　壬寅

挾策當年負壯圖題才清識映氷壺已開殊典稱純孝
更奉新恩報母劬遲日正堪翻綵袖長風遥送入三吳
趣裝早慰鈞衡望還祝含飴弄掌珠

別王憲葵光祿王爲儀郎號請　冊立禮成晉卿
勳寺告歸

羨君此去有光輝卿月前星映紫微氣吐青雲還自壯
翼成黃鵠任高飛東山懸注蒼生卜驟日長翻萊子衣

歸到太行親舍近金臺栁色未堪違

唐華濵年伯觀察青州贈行

籍籍才名二十年春風相送倍依然更看新節東方去始信由来白饍傳盤錯堪銷齊郡酒清真獨對范公泉中原豺虎縱横甚引領高牙下日邊

過黄有懐嘉魚李景頴　甲辰

君叱使車蜀道回我随新節楚天來秋江白露懐人遠驛路黄花對酒開朝事風雷已作觧楚宗消息更堪哀談心促膝知何日聊把嘉魚尺素裁時馮僉事應京革出詔獄而楚撫兵尚趙公為宗室撲殺

過温陵晤何稚孝儀部

知君不枉貴游書却把素交亦杳如對月幾懐玄度想問奇重過子雲居故鄉名勝題應遍四海蒼生望尚虛腰下黄金慙先汝肯許相從學釣魚

帥淡泉先生二子遠顧澄江奉寄　乙巳

一別門墻十載餘京華曾幾接瓊琚春秋七袠神逾王上下千年手自書楊子天清雙雁度延陵路轉数行跡歸来倘問治吴狀憑語公門水不如

過草埠和孫忠烈公韻　己酉

滔滔世道許誰當萬頃波濤一葦航蒿目匡時長太息傷心拯溺幾迴忙憑將楚事迯孫叔剩有丹衷對老蒼他日汗青應不泯大開誇筏待朝堂

又和王陽明先生韻

時事蜩螗已大奇楚氛猖甚更堪危南人争傍北人立帝力和將民力疲一疏玉階還揖讓頻年碧海卧旌旗歸來戲綵高堂上閑向空門禮導師

車盤驛讀謝繹梅尚書壁間韻

歸客樓頭望故園幾盤車馬入關門溪聲帶雪中宵急樹色籠烟白晝昏且喜倚閭紓毋諗不禁回首戀　君恩風流却憶尚書履黄犢重賡句尚存

余乙酉秋遊九鯉兩日夜不得夢今二十六年矣

庚戌元日暫憇楓亭因和林楚石黄門韻

郵亭駐馬拂征埃十載風塵上日迴親舍猶瞻雲白處仙山遥憶嶺頭来淼淼秋水浮烟起花入春光野樹開縁薄當年原不夢息機三逕亦蓬莱

庚戌九日同體謨弟學孚二兒展謁董水先塋適

世卿姪偕李與東浮海至
不憶他鄉逢九日十年何處獨登臺一從載鬼修宮去
却得封羊展墓來風入海頭秋更急月臨峰頂地無埃
夜深衣冷僮移席潦倒中庭共客杯
正携難弟登高處還喜親朋佳興同地僻堪悲秋慘淡
天清並坐石巃嵸青烏袖裡談偏勝黃菊尊前酒不空
太武遥瞻衣帶外誰人帽墮孟嘉風
送蕭叶宮遊燕兼簡吳亮恭中翰
多君文似漢相如才藻翩翩凌子虛襟抱平吞雲夢澤

劍光時傍斗牛墟暫遊冀北應空野漫向燕臺說曳裾
知己佇登青鎖闥河東賦就待吹嘘
送李斗初憲副入楚
千秋金鑑奏明光萬里驊騮出　帝鄉日煖板輿人衣
錦風高旌節地浮湘登壇詞賦追原玉開府勲名接杜
羊此日同年誰得意看君三事登飛揚
題呂純陽先生像
骨相翩翩豎不同仙來常下蕋珠宮千詩自信機欒動
萬累盡隨魔劍空廟貌君山還舊跡款言子夜鑿深衷
憐予未會雲房秘羽翼何由共御風
聞王華岡出守思南却寄　辛亥
多君意氣自昂藏卅載才名世莫當共訝一官何指落
誰言五馬轉黔陽立談侃侃為知己抗疏稜稜借尚方
魏尚雲中雖已矣令人回首憶馮唐
聞王華岡不赴思南却寄
褰帷猶未稱魁名投檄豈緣憚遠行氣吐虹蜺驚薄俗
風高簪組見交情鳳凰臺下供幽討蘭玉階前正自英
江左夷吾慙鮑叔東山安石繫蒼生

輓朱淡庵司空宮保
為郎雲署依名德出餞江干枉上公總領中臺三獨坐
用平邦土汝司空蚤辭黃閣身猶健晚就丹砂面若童
一別于今成永訣百年知己思無窮
九九梁峰誕降靈異人挺出翼明廷捐金燕市收忠節
曳履周南識典刑老伴圖書無長物閒栽封樹已抽青
東山謝傅今何在終始恩私照夜扃
九日同李令君遊西山巖喜雨有作
好雨深秋霑四野使君精意格重玄商霖適愜窮閻望

海國行歌大有年澤入花光潛潤蒲甚添陽節對開筵
西山攜屐陪遊處酩酊僧扶舊榻眠

讀林次崖先生集有感　壬子

先生崛起表輪山意氣稜稜九棘班最是廷中能執法
何妨海角欲吞鑾洛陽痛哭堪同調浪泪要荒亦半還
老去家貧何足恨高風一往杳難攀
丈夫生世為何事先達如公乃大奇到老丹心懸日月
立朝壯志拂雲蜺漫言抗法談兵誤吾愛欽江泗水詩
位高金多皆寂寞眼前徒嚇里中兒

別謝山子比部

曾於謝朓識詩名此日相逢意自傾但使孤忠扶社稷
何妨浪跡到江城觸蠻世態雙棋局磊塊襟期一酒觥
寂寞春山垂釣者明朝分手思盈盈

丁亨文吏部詩贈五十初度依韻賦謝

生來不解羨圖麟還憶當年侍紫宸衰白萱堂憑定省
雎黃月旦任紛綸知非欲寡慚猶未得意狂歌慣耐貧
珍重山公尸祝意稽康疎散也嶙峋

喜丁亨文吏部召起考功

三春瑞色靄温陵傳道天書再下徵八載南山供隱豹
今朝北闕羨遷鷹官當水鏡明秋日人是玉壺映井氷
聖代進賢如轉石看君啓事幾同升

送張程川憲副入賀

當年留署把清芬廿載逢人說使君一為閩南開福曜
還從薊北捧祥雲千秋金鏡明光奏萬國山呼紫禁聞
天子壽看符舜孝遥瞻雨露曉氤氲

壽丁亨文吏部兼趣還朝

高卧泉山歷幾春青緗綠鬢彩衣新况當啓事承恩日

正是攬揆降嶽辰吾道拔茅三晝泰人情引領一朝伸
願言趣駕還鵷列　帝眷仙郎待秉均

送內弟池致夫孝廉計偕

公車詔下集群英書劍秋風萬里行勿為望雲懷遠道
正看射策謁承明興文健筆人皆辟入畫青山神更精
此去冲天須努力椿萱垂白佇成名

送胡璞完少叅擢憲副

文光西越尚留輝左廣星軺出紫薇莫詠興情懸借寇
何人清節可如威折衝聲揭鯨波静籌海功成鮫嶼歸

界上使君争此日鑑湖未許遂初衣

合邀李青岱令君梵天寺既陟輪峰復醉夜月時
將有入覲之行

神君飛舄欲朝天晴日輪山敞別筵三秀峰尖明夕靄
雙溪水淺冪寒烟微微清夜聞梵唄處處懽歌韻管絃
遥憶紫陽遊集地雨餘步月共流傳

寄懷何稚孝并賀次郎得舉

如椽之筆太縱横人物八閩手自程鵷列猶疑虛啓事
鳳毛今喜見成名觸蠻世態真蕉夢磊塊胷懷付酒觥

一別十年難會面何時重與論生平

至日寄吉水鄒爾瞻

金陵蚤得托龍門廿載睽違意氣敦不朽華篇光世德
幾廻芳札問江村法星啓事中猶格安石蒼生望自尊
天欲治平當有在千秋木鐸未應論
自哭風塵成底事歸來閑得讀殘書浮名不用垂鐘鼎
行業何當愧里閭世態一憑吾老去天心喜見日長初
百年知己遥相望郤寄緘題到歲除

送閔昭余憲副還吳興 癸丑

丹霞太守號廉明晉陟雄藩領舊氓共喜海邦瞻使節
那知時局妬高名千家棠樹歌遺茇夾道桃花逗去旌
相送願言留信宿　聖朝輿論有持衡

送吳復初國醫還檇李

秋風初動碧梧枝客子高吟歸去詞兵法胸中饒正變
內經指下見黃岐遊閩乘興三千里陟屺望鄉薄暮時
殯欲留君君不住樓頭煙雨正嘉期

蔣鯨台民部告滿還朝

仙郎挺起海之濱一日魁名動紫宸怪底文章吞浩蕩

却於錢穀脫風塵少年識面稱知己垂老交心若飲醇
聞道山公虛啓事紅花芳草點征茵

寄謝蔣尊陽中翰

澄江相識在公車漢主同時賞子虛惜別方舟寒夜月
懷人萬里幾行書君依鳳沼青霄上我狎鷗群白日除
五色詔裁歌古調陽春偏和好誰如

送胡拱柱惠州還朝

交誼于今三十春晚來意氣倍相親坦衷涉世憐同病
把臂看山為避人我奉衰親甘菽水君懷　明主向楓

宸警聲樹色征途好側耳日邊寵命新

壽王贍明憲長六十四

三吳憲節承新寵一壑綸竿乞故鄉莪薦馳驅推獨步
冥鴻寥廓羨高翔荔丹灼灼明朱㒷壽極輝輝映晝堂
真訣王喬君自得引年何必藉岐黃

哭顧涇陽少卿

年少讀公制舉文於今之世長蘇君再登銓地匡時切
特起鄉班繫望啟道脉來從無極老東林藉甚九重聞
況當吳會繁華勝餘韻教人利善分

登龍五載負如蘭徧灑春風滿講壇相送閶門浮紫氣
遥瞻卿月向金鑾忽傳良弼騎箕去祇益幽人賦澗槃
更愧治吳無善狀空邀椽筆照江干

壽世卿姪五十

汝今五十我加一猶憶齠齡共頡頏書帙蚤貽兒輩讀
酒尊時傍少年塲千家同誦多為德五世應看再發祥
鬚鬢半蒼襟袍好孫枝隨膝拜高堂

送沈恒川國醫還吳門

三吳倉扁舊知名此日相逢倍有情已諾不辭千里遠
視垣真見一方明南來龍荔可中哭秋起鱸蓴引去穩
老我東山尋樂處慙君國手許蒼生

壬子新秋宿三秀山牛皮田僧居

天外三山秀作朋閑來秋色興堪乘牛田庵淨僧初結
馬嶺峰高我獨登一線清泠懸百折數聲格磔暮相應
松風明月禪心靜欲陟中尖猶未能

癸丑季秋禱雨豪神廟遂陟天馬山請水廟在馬
山之麓而名豪神乃知天馬即豪山之宗也

馬鞍山是邑朝山千丈崚嶒不可扳嵌下小池秋底涸

望中碧海幾層環倦來峰頂披雲卧暮到嶺頭帶月還
却喜天容忽慘淡明神疑已訴民艱

上元日家方伯兄赴邑賓之招賦贈 甲寅

酌酒聽歌蜀道難西南萬里暗林巒驅車到處狼烟靜
解組歸來龍劍寒　帝睠滇雲崇屏翰鄉推名德表衣
冠滿城火樹銀花合弟勸兄酬月正團

冊徒潘修業文學遠訪賦別

却喜暗中摸索得還從疇昔結交親黃金久擬收燕市
白璧猶疑泣玉人春水江山圖畫似海天風雨往來頻

南徐父老能相憶惟道鬅鬆半作銀

初夏園居雨餘讀擊壤集

積雨山齋一事無誦詩偏愛邵堯夫三春忽過成初夏小道偏參不礙儒老去宦情如嚼蠟閒看兒輩亦操觚門生時扣柴扉坐猶把試文來問吾

花酒尋常行樂事堯夫翻出幾多詩祇緣壘塊胷中盡不禁風雲筆底奇乍雨乍晴看世態半醺半醒上庖羲喧喧鳥雀簷前語更卧高樓聽黃鸝

喜林志唯吏部奉常得命

物外幽襟迥絕倫山公水鏡淨無塵欲將步武繩閩洛肯把聲華動搢紳舊國源峰供隱霧新班卿月是為春故人三事相期在結綬清秋向紫宸

郭復庵遠顧敝廬旋當還朝賦贈并謝

寂寞行吟嘆獨醒忽聞仙客扣柴荆黃金臺下人如玉句曲山前政數硎情語不辭良夜醉離歌那忍歲寒聽贈君此去班清切劄却藩籬自亭亭

五日同洪春寰陳賓門邀蘭谿趙玄樞世兄于梵天寺晚登羅漢峯

羅漢峰頭共濁醪翻疑五日是登高四圍樹杪雲山合一望江門雪浪號老衲猶傳當日事通家何惜片時豪招魂愧我留心在知己難揮宋玉毫

訪小蓋山丘吉甫先生舊宅

一卷窗几水中間遥想先生氷雪顏人擬柴桑真伯仲詩追擊壤異難閒生當頹運身終隱志在遺經手自刪為問百年歸骨處後昆指點淚痕斑

快坐丘吉甫釣磯山海環靜是此山最勝處下有石棋盤題字先生筆也今僅存其三

烟波四望撼愁人此地偏宜老隱淪棋局尚堪紆勝算釣磯無復坐垂綸謾誇維漢一絲重且仰配朱千載新愧我掛冠頭欲白行藏猶自滯風塵

壽陳仰台封翁七袠

謝却青衫老故園少年才藻藝場掄緋金拜寵時稀御蘭玉繞階道自尊社結詩翁敲秀句閒開書卷洗塵諠况逢令子躋初壽七袠稱觴酒百罇

贈懷寧任公子圜水

輪山月滿大西流詞客翩翩汗漫遊意氣懷人輕片諾

文章知已托千秋通家識面恨予晚世事論心快爾披
欲贈連鰲任公子期年東海坐垂鈎

丁亭中賢坦深秋遠顧情見乎詞

相思命駕向銅城如玉仙郎秋水清寶瑟重更豹在御
瑶琴欲鼓未成聲文章識子垂髫日丘壑宜予避世情
萬里青雲看直上籬花泛酒淚同傾

甲寅冬望壽蘇文所七十一

三世遲墻意自歡君今華髮我休官星輝南極陽將復
瑞藹高門月正團玉樹階心聯葉契黃花秋色引杯寬

去年七十投佳句欲贈新詩愧和難

甲寅冬壽奉常池岳翁七十六

五週花甲宰官身半在岩廊半海濱帳裡貽經聯玉樹
鏡中得士答楓宸六蔭陽復天心見三世膝前瑞氣新
借問稀年高卧者非熊渭水是何人

池直夫内弟邀登洪濟山絶頂夜宿留雲洞阻雨
未遂觀日

幾望雲岩思欲飛仲冬載酒雨微微龍門逕轉石疑墜
鰲頂峰窮海作圍不寢猶懷登日觀憑虛誰問刺天誹
主人更會談玄理深洞竦松玉屑霏

臘月壽黃鮮生邑侯

名嶽挺生不世人聲華煇赫動楓宸出當 聖主千年
日來作閩天百里春煖入梅花明壽域澤廻黍谷潤餘
民佇聞漢詔徵尤異高議雲臺旋化鈞

輓黃儀庭大宗伯二律

當年謁 帝冠群英晚去思親薄世榮邦禮久疑虛啓
事歲星今已厭承明遺文共許歐曾輩懋德堪齊韋邵
名致位秩宗非不達時人猶惜未阿衡

忽傳商說騎箕去奕世交情涕淚頻生為 聖王懸夢
卜人推名德表冠紳三公不易斑衣養稀歲完歸白髮
身田亭山前秉化處龍章千載映星辰

歲首春前咏餅梅作 乙卯

開歲春遲已覺春梅花特地逞精神白如白雪鋪瓊樹
紅似紅妝帶玉人對揷餅中嬌欲語何勞剪出鬪催頻
東郊爛熳更無數細雨携儔醉五辛

送呂葢軒海憲入賀

姑蘇才子擁旌麾腰佩吳鈎雙陸離湛露已沾為邑日

雄風更著伏闍時千秋丹赤陳金鏡三殿恩光接玉墀
海內知心看漸遠驪駒欲贈幾低垂
和袁希我中丞韻
高牙大纛盛才名忽遣驪歌到寂荆八郡清風沾洒徧
三山緩帶指揮輕笑當裹甲驅閹豎豎乞抽身泣孺䟽
暫去澄江非穩卧為言　聖世佇衡鈞
喜陳蠡源左轄入閩
同舍追隨意氣親瑶華千里問崎人已聞尨異書虞考
更喜藩宣啓岳臣百萬蒼生懸節鉞三千多士入陶甄
清白堂稿　卷十二下　二十三
軒車遅爾平臺上戴笠何妨揖後塵
寄懷李鳳屏大將軍無閒毋太夫人起居
吳門旗鼓舊相當惜別澄江幾度霜肘後征鑾金作印
尊前橫海月明檣扳輿喜動三軍色鎖鑰風生一劔裝
咲我齊年惟寂寞欲投不律事戎行
贈丁亨文選郎初度時新膺銓命
聖主新恩下玉墀恰當嵩嶽降神時題才總屬山公鑑
賭墅慣敲謝傅棊十載靜觀應了了今辰趁召莫遅遅
世情南北君休問賢路蕩平任主持

董見龍考功予告奉訊
仙郎起草在南宮無限人才入鏡中學比仲舒源自遠
清同叔則識無通亦知漢主虛鈞席未許王孫戀桂叢
中散不堪真有七湯將書尺抵山公
秋晦遊宿石空岩時有海豐築岸之役
驅石誰填碧海衝揭來岩際卧雲松天圍翠壁諸峰聳
水帶秋聲薄暮舂深夜女冠千拜佛凌晨道侶五更鐘
坐觀星象真堪摘便隔塵寰似幾重
賀韓少參鏻哉新擢海憲
清白堂稿　卷十二下　二十四
蘋苑仙郎叅檀壇歐陽共說是今韓傳經貴竹風流遠
擁節莿桐惠澤寬　帝眷東南新雨露人占江海靖波
瀾耄倪何事扳轅切天在榕城咫尺看
歲暮奉母出分水關依巳酉冬入關韻
七載歸來卧故園無端隨牒度關門千山疊疊寒烟歛
萬木蒼蒼暮色昏幸有丹衷廻主鑒羞將薄祿荅親恩
人生出處渾無繫投老須教面目存
車盤驛和葉少師韻
分水關頭咽渺茫寒宵始覺在他鄉敢言於越聊棲鳳

還笑上林坐牧羊堂老猶榮辭祿詔野人何事賜環章
畏途真悔葛藤在闌吏揶揄有底忙

過鵞湖書院和朱陸三先生韻

幾經塔院不忘欽駐馬登堂慰夙心肅拜恍從當日聚
儀刑儼在碧山岑欲求易簡先原本細下工夫詎陸沉
同異紛紛終一致孔庭並祀廓如今

起赴浙臬過草萍再和孫忠烈公韻

忠烈綱常慷慨當陽明學脉更慈航姚江間出人雙擅
越憲新膺我底忙漫擬風猷追絕躅且將出處信穹蒼

江湖魏闕心長繫此日憑何荅廟堂

再和王陽明先生韻

自咲生來少怪奇行藏何計繫安危十年世局觀應破
千里車塵力已疲嶺樹蒼蒼分楚越春雲藹藹擁旌旗
此行直過陽明洞一點良知是我師

會江道中作燕簡楊侍御

江繞旌旗驛騎飛千峰遥帶雪霏微荒村已見梅花爛
傲歲何妨竹色肥官便潘輿聯舊舍人懷召茇愧前徽
德門雙白斑斕舞最羨衡文柱史衣

過曹娥江謁孝女廟 丙辰

遠峰帶雪繫行舟煙淡潮平穩不流怪底江非曹作姓
朅來娥與水俱悠祠邊孤塚梅花落宋代三褒錦字留
多少美人黃土裏香蘋祇薦自千秋

秋日邀周南陽憲副林槐亭提學遊阿育王寺觀
金塔舍利寺有娑羅樹二株是先大夫守四明時
移種金陵蘇東坡碑是先大夫重勒感懷有作

育王精舍四明東秋興扁舟二妙同寶樹移來原佛種
殘碑重勒見坡公珠光閃閃懸金塔貝梵沉沉逗晚風

回首趨庭何日事止今相對已成翁

丙辰四明除夕作是日立春

春風一夜判年華膝下團欒更憶家豈有浮名驚物論
何從啓事到天涯樓船出海龍深蟄組練排空劍閃花
羈闕長纓原有志波臣敢作滯留嗟

丁巳元日四明試筆時年五十有五

去年藩署肅朝冠此日明州五夜闌 聖壽遥先郡吏
祝親祠舊傍泮宮安賜環可有分毫補緘篆從教案牘
寬來鶴庭趍懷往事自憐垂老得盤桓

登盤陀石　丁巳

巑岏片石亦奇哉高傍大悲說法臺夜月朦朧斜落影海風簸蕩淨無埃白華梅井仙蹤在紫竹檀林 帝命開細雨緣梯凌絕頂懸知當日點頭來

禮潮音洞

大士遙從西極來瑞光常現落迦隈朱瓔碧椀清宵月深洞狂波白日雷石作善財參佛立花緣悍將徧洋開視師到此探幽勝彼岸微茫衹自猜

喜陸伯生枉顧四明

十載山中信未沉一官更喜便招尋清齋下榻何年事奕世通家此日深縱目樓頭碑尚在散衙樹色晝常陰風塵杯酒同舟去別後論詩憶賞音

冷然仙客御風輕不負剡溪訪戴盟薄祿奉親慚善養高明話舊有餘清衡文白首非吾事羈闕長纓浪得名總為出山成小草曉猿夜鶴倍含情

聞浙學誤簡有作

文衡此地忝三推笑我行年非壯時已分晴人為棄物何當 明主憶清司玄珠赤水求猶易一葦衝流捍者誰未論蘇王堪並駕且將鄒魯範驅馳

浙江驛舟中共丁亨文舘卿夜話

塔邊雨色夜霏微江上逢君似令威共話青燈驚曲折何知驄馬巧依違時傳啓事聲名重門有樹人桃李菲暫到故園非穩卧五雲行見簡書飛

春日遊玉屏山絕頂　己未

簇簇巉巖入望危一拳奇勝巨靈排山中廡虎藏深洞天上星辰迥可階檻拂薰風眠白日逕迴危石破青鞵已詩幽討成三咲為許重尋共千齋

送徐雲林邑侯移劇莆田

美名嘉政映青春大邑移符寵命新三秀已馴桑下雉九華今見甑中塵君家自有循良譜界上其如攀卧人為道重沾河潤日漢廷傾耳下徵綸

送林璞所應召赴闕

雄文壯歲許誰如明詔徵才下玉除萬里驊騮開逸步九秋鵰鶚快凌虛廟堂未解憂東顧軍國尚祈渙內儲肉食疇堪撑社稷看君叠上達賢書

奉訊林省庵納言時方推太常

知君戰勝未應癡却說閒來問藥鑪物外蕭然觀世態
醫方抄就豈身圖蚤晩著述功吾道即展經綸效是儒
聖代只今需仗鉞漢儀誰數叔孫徒

仲春宿石竹山　庚申

重凌絕壁扣仙關步入榕門路轉艱窺牖老猴深避客
參天古木半空山欣逢勝友宵聯榻不盡群峰曉作環
白玉橫腰寧我事倦飛猶悔未知還（葉相祈夢云腰繫白玉帶）

到三山聞彭侍御就及先一夜宿石竹夢云相送

榕門月色新乾坤萬里一歸人

捧檄武林歲已三憂時未忍遽抽簪中州柱史知何意
兩浙衡文亦不憚菽水高堂從此是風波滿眼慣曾諳
仙人昨夜傳歸夢底事征車令始南

池致夫直夫邀遊清源洞

猶憶望山磴道危同遊不覺歲華遲平臨郊國諸峰拱
遠接滄溟春水滋咲叩仙源名利客遍探幽勝雨風時
黃昏半嶺沾衣路餘興未酣酒共持

送詹見五巡憲入賀萬壽

使君持憲自清真澤沁南邦似醉醇鈴閣晝閒孤鶴唳
樓船波靜萬家春玉書初下褒殊績金鏡欲携獻紫宸
載道旄倪攀未得重看旌節拜恩新

送王玄亭方伯冊入中州

携手看花三十年鬢毛如許總相憐文成大雅堪誰並
義激當機羨爾偏此去天中崇屏翰尚聞遼左報烽煙
同心海內幾人在決勝還期日月邊

庚申秋　聖節日　后服未除忽聞賓天之報復
聞　泰昌新政情見乎詞

素衣脫却換朱衣曉月清秋望紫微何意萬年稽虎日

忽傳軒后御龍歸太平五紀真稱盛蠢爾遼夷恨未威
再世恩波遥浹欣逢新政續前徽

喜黔中蔣美若年兄已到雞兄寧洋縣署無訂杜
駕

一別金陵三十春牂牁萬里隔風塵何期尚子名山徧
為訪雞兄潭水濱爾快鳳毛成茂宰我慚鶴髮解朝紳
相逢咫尺年華改貰酒青陽待故人

張紹和孝廉即席有作步韻

忽復逢君貞素堂主人邀我無功卿經年訂約今方得

怪說分携有底忙細雨昨宵滋嫩菊花風此夜度微霜
幾人知己開懷抱莫使吾醒也自狂

步韻送蔡敬夫方伯赴召之易州　天啓辛酉

草色花香競發春長亭尊酒倍情親才名蓋世堪誰並
獨立静邊憑此身控扼重關三輔地狂歌易水昔時人
此行開府君餘事莫遅音書報舊隣
去年將我共依依今日送君詎忍違二蔡齊名吾竊忝
三春寸草計寧非行邊象緯占雙佩林下詩書穩半扉
才子文章真有用碧浯山色借餘輝

盛年椽筆擅雄文濟世才奇　聖主聞堪咲劍鋒無遠
略誰當尊爼表殊勲楚氛久息呼庚諾燕市今看請塞
雲百萬貔貅需指顧壯遊何必悵離羣

邀蔡對石工部夜飲有贈　辛酉

白下追隨三十春忘年世好倍情親多君未厭花邊酒
老我今看鬢底銀細雨坐深緣道故殘燈棋罷覺交伸
相望舍許愁離索歲晚猶期結比隣

蔣象岩太守從寧洋縣齋以二詩言别云復將入
齋視令子華令克家期而不到有懷和韻

衡門寂歷長蓬蒿正遅佳人酒共陶傷手南來愁着屐
壯心東望欲同袍新朝雨露仍熊軾萬里雲霄有鳳毛
歸去未應開蔣逕弓旌佇看下林臯（蔣書云南方多雨周學着木屐傷指）
遠遊端的爲難兄無許輪山訪友生風雨一春愁未了
鶯花瞥眼過朱明先秋蚤已催歸思臨老何緣話舊情
茂宰琴中歌陟岵蓬萊烽火客心驚

步韻壽太僕李伯東

岳命出山罔命歸恩波三世世應稀共言　明主鈞衡
意未許老臣薜荔衣牧圉聊供車國賦瑯琊暫假客觴

飛畫師草聖前身是烱烱雙眸大筆揮

壬戌人日望洋庵作

歲暮方從海上廻春新復挾堪輿來院中茶蕋紅將拆
墻外梅花白爛開六十年光空甲子終天孺慕泣南陔
無端夜半天風起捲送濤聲欲作雷

即席戲贈歌妓　壬戌

苧羅溪畔浣春紗一入吳宮更憶家妙舞低垂心已到
清歌宛轉意偏賒渾疑行雨陽臺夢誰泛支機八月槎
自笑狂夫頭欲白不關鐵石怯簪花

送周台石大叅入潮陽

與君同是考盤人先後徵書下紫宸我愧疎材徒若若君餘芳略自嶙嶙東西鞞鼓聲猶壯鄒魯干戈息底頻閩粤接連乾浄地為驅蛟鰐卧潛鱗

送林璞所侍御按南畿

勸君蚤上達賢書不謂題才漫及予豈有浮名堪剪拂祇慚知己借吹噓萬年根本垂皇眷八道循行出使車蒼鬱蔣山瞻旺氣澄清風裁壯王居

癸亥展獅山先壠時將北行

每逢初歳到江濱屈指于今十二春違遠半緣羈吏跡無端更欲動征輪懸弧蚤擬紓開濟投牒從教老隱淪朝命再臨須勉出衮庸何以荅君親

劍浦道中 癸亥

此地幾經飛蓋入公車橋外憶淹留千層漠漠丹崖樹片葉潺潺碧瀨舟一自斗間明劍氣于今浦底説龍湫夜來風雨驚潛蟄湧起甘霖潤九州

車盤驛又和葉臺翁韻

一官拓落幾棲閒更為君恩別故山自分疎材無寸禆况逢時事役多艱十臣濟濟扶新運九列纍纍半壯顔衮謝畏途堪叱馭白雲飛處是鄉關

過釣臺和葉臺山相公韻

桐江吊古表雙亭萬壑千岩相與青共詫雲臺圖列將誰知狂態動占星百年炎祚空成夢一線清風猶自醒擊楫中流聞祖逖非關名利獨揚舲

和陽別内弟池直夫

羡爾多奇復愛奇春風疋馬湧相隨離家愁見他鄉月攬勝悠然獨往時禪理自從前世悟詩篇肯許衆人知

塤箎唱後重斟酌賦就揚雄奏漢墀

和陽訪内弟池致夫州守

當日龍飛第一州使君出牧古諸侯山公吏譜傳氷櫱上國文光射斗牛盟取寸心懸白日壘成四履壯金甌高堂拜別慇懃道為報平安觧爾愁

送莊羡若循撰冊封趙藩

問君何事出銅龍言指魏都啓大封五色雲光明上第三長史筆纂 神宗長卿使節蜀人羨七子才名鄴下逢 冲聖虛懐延道術莫遲歸報未央鐘

陳白意訂曹裕欽楡王亭同何匪莪王虞石陳四

游陳季琳分韻得蕭字

通惠河流出玉橋秋風纔動轉輸遥方舟徐戾移珍兕
岩壑偏探借大貂觀奕無言吾自遠敲詩對酒致誰饒
興酣欲上新鈎月愁聽銀壺隔麗譙

和師相葉臺翁自壽韻

契參新政復三年南極秋光映壽筵　冲聖虛傾馮翼
切入情久屬景卿懸任將髮白憂軍國饒有心平是福
田無俸加官酬載筆漫愁多貫酒家錢

題井研侍御陳岷欐公冊

當年通籍挹容輝再世交心欲濕衣龍里秉驄干羽格
螭頭簪筆諫書飛功收屬國雲霓望魂傍故鄉夜月歸
俎豆三韓應忽替易名誰不羨風徽

宿柳泉公館逢至日

年年至日拜君親旅館今嗟萬里身吉月欣逢進履日
南郊遥憶奉璋人村邉楊柳新含潤水底魚龍欲振鱗
世事謾言終剥盡天心來復見茲辰

輓林貟蒼憲副

廿不先生叠掛冠爲徵良守勉之官諸生盡化文翁教
漢吏獨稱黄霸賢取次公卿須後命裁成郡史永垂觀
祗緣學得金仙術一過柯山便羽翰

林園十載共婆娑棋局酒鐺良夜過一受長生鍊息訣
却嫌少飲朱顔酡世間鍾吕皆成夢鄉里口碑自不磨
此日先生宜祭社三湘旌節任蹉跎

癸亥冬草萍又和孫忠烈公韻

少年謬許赤心當老我慚非濟世航眼厭紛紛成底事
中懷冷冷為誰忙東西鼙鼓憂長白門户葛藤付彼蒼

銓筦何人能逆折負暄還欲效朝堂

草萍又和王陽明先生韻

漢世公卿誰自奇言當不諱始堪危生來癖咲金人戒
老去徒嗟馬力疲相士東南收美箭觀兵吳越閃朱旗
侍臣息許寧親日喜靖夷氛海上師

過分水關和黄大司馬韻

世路崎嶇欲問天吾生自許直如絃鶯聲囀送之官去
梅蕊開迎拜疏還雲白親闈看漸近絲棼國事任誰肩
漢皇何日思宣室重過關頭聽瀑泉

大横驛和黄大司馬韻
古驛寒雲樹影依叢山仄徑客魂迷人疑直道難容世
帝鑒孤忠許舊栖延水舟輕飛下瀨建溪酒美判如泥
入門莫訝歸蹊薄春草長林色已萋
送洪爾蕃上舍偕兄赴京　甲子
芳春物色入朱明尊酒送君萬里行風景迎眸供綵筆
閩山回首惹詩情二難客路堪為伴三鳳皇都佇共鳴
意氣凌雲原自許男兒何事逐浮榮
初秋送張方復孝廉計偕

露湛風秋天宇清長亭斗酒送君行　聖朝席側思賢
俊才子計偕上漢京珍重進身寧冥着莫將所學負生
平而翁正笏鷁頭陛喜聽臚傳第一聲
為李令公壽封翁思涯暨孺人呂詩
為祝君侯祝所親天恩雙拜鬢如銀自傳金母木公訣
何論三旌五鼎春幾載輪山供大隱一肩行李不嫌貧
君家揔憲今元老信是仙都多異人
行年指使羨如賓逐子之官到大輪兩兩皇恩頒紫禁
煇煇壽極晃陽春風清衙冷善為養晝永荔丹味入唇
萬户謳吟何以報只今法從拜貤綸
送邑侯李任明冉覲
當年上計入明光梟舃歸来復幾霜總爲莞堦須屈軼
故教南國頌甘棠半肩行橐琴書冷擁道扳轅父老忙
海上鯨烟今已掃憑将深策達朝堂
除前一日立春書懷
甲子除前迎蚤春戴花敲鼓走鄉隣歲逢春日愁增歲
春入歲寒喜覺春卧毋數錢須里媪病妻炊黍供尊神
老來憎説看除目家室和平莫厭貧

送林栩庵司理徵選　乙丑
少小通家挹玉顏何緣旌節映閩山多公廉靖持三尺
老我虛庸託萬間　明主注邁青鎖闥嚴君遥倚越江
關此行忠孝人皆羨為寄中興諫艸還
奉寄林槐亭提學
惜別甬東歲幾周封書幸不滯輕郵堪憐身老知誰健
暫見句翻添却愁獻納舊傳柱史簡勳名今喜兒郎收
聖朝側席懷耆德行遣鋒車出　帝州
陸伯生以詩箑見寄奉答

武林分手是何年郄喜音書到遠天奕世通家吾已老
驚人佳句爾誰傳滄田世局看如許門戶官情總不牽
三泖七閩相望迥論心還欲卜良緣

贈蔣恂庵安溪令

共傳仙令出雲間為試理人領閩山峰秀千層當面起
溪流一曲抱村環風清月朗聞啼鳥訟理政平習閑闗
聖主勵精綜吏最雙鳧佇入紫宸班

南思受中丞平夷奏凱紀贈

海國波恬六十秋紅夷深入棹輕舟壘堅彭島分天塹

市乞三山踵粵州作出大攻為上策還憑廟算伐狂謀
功成飛疏報　明主紫誥彤弓取次酬
中丞開府得民和時雨之師撓上過間諜先將夷魄褫
樓船一出戰勲多九重動色紆南顧萬戶懽聲入凱歌
纘禹疏河新命重論功行屬禁中頗
日本遠浮天一方明朝原不與來王紅夷蠢爾更云麼
徼市胡然敢跳梁帷幄中籌虎豹湖山海外截金湯
從茲萬姓安耕鑿方召于周頌外攘
鎮海彭湖一鏡通屯兵向逼是心攻不緣開府紆雄略
安得墮城靡望風經歲漁人仍集網歸洋賈舶坐乘空
更聞善後綢繆密萬里和蘭永不訌

送宮傅黃鍾梅公應召

未老飄然戀桂叢　聖明求舊起司空豈緣堂構工師
重為剖藩籬人物袁三尺持平張釋當蒼生注望謝安
東兩朝慈孝光千古青史長垂翊贊功
一自計偕欣御李儼如群阜拜崧丘抗言師友伸知己
獨任政刑抒壯猷共是兩朝承顧命誰臨大事砥中流
天王袞職須公補此出勲名徹底收

贈桂允虞大參齋賀　萬壽兼拜家慶

聖主萬年開閶闔使君來賀入明光恰過汝水逢家慶
登拜親闈介壽觴南國干蕃勲業遠而翁大耋鬢毛蒼
此行應占山公啓重捧恩書出　帝鄉

又南中丞平夷奏凱

怪底夷舟何處歸海天萬里淨煙霏閒非表餌深於間
威以甲兵不用威開府勲猷繩大祖將軍籌略振前徽
共傳常武中興烈此日清朝露布飛

壽蔣翰林祖母吳太安人九十一

刪詩首繫栢舟篇立節立孤更可憐節皦三膺綸綍貴
孤成叠見子孫賢年開百袠神彌旺名豈泰臺世共傳
堪羡趨朝太史日板輿扶侍五雲邊

簡劬思祥刑三載報最賦贈

何處風清霽盡消共傳作士有虞陶心涵水月停三尺
法炳丹青鼎九霄得士獨觀神色外攝衍更起鄗闖凋
政成奏徹明光陛為佇徵書下 聖朝

送蔡仁夫往迎令兄司馬歸櫬

西風消息是耶非原上鶺鴒何處飛我撫才絃誰為鼓

君傷棣鄂絮沾衣槐槍電掃憑三尺湘渚雲迷泣二妃
一綫千鈞須自愛關頭雪沒馬鞍鞿

輓蔡敬夫總督三首 丙寅

才名蚤歲擅文壇帷幄籌無絕代看為許酬恩三尺劍
誰知盡瘁五溪蠻捷音幾見飛楓陛逆首猶遲正藁竿
淚灑英雄長不滅九泉耿耿寸心丹

一入營門便改觀三軍勇倍萬民歡伸威雄劍光衝斗
掃穴義旗癉洗蠻蚤矢此身殉裔土寧甘隱跡狎漁竿
皇恩軫卹勞臣重名並縱擒永不刊

與君同姓結同生三十年來意氣併君出為君如意舞
我歸為我不平鳴力任半壁聲威震志決一身去住輕
天道無知何足問千秋蘋藻峴山情

送按察孫東暘卿冏寺

法星高映將星文羽扇樓船淨海氛更許幕南能逐虜
一過冀北定空群漢皇前席思才子閫叟板車送使君
猶憶野亭留小隊即看旌節表殊勳

丙寅秋老母誕辰王春和兄有歌為壽云多得呂仙之助

月到中秋幾望時恰逢老母誕生期慚無庖膳供甘旨
喜有歌章介壽祺自是天仙多暗點不緣人巧費搜奇
從今歲歲稱觴日願乞新篇照綵衣

丙寅八日同張尚寧過牛皮山僧舍

咫尺靈山意未躋秋深重扣老休居登高悔卻忘扶杖
迷徑行來幾合輿小閣池清坐日暮夜松濤湧醒鐘初
諸天共話驚河漢閒讀雪溪一卷書

曹方城令公贈言

閒來獨對青編坐散步時聞謠誦音邑有神君心若水

野無膏雨政爲霖催科緩及桑蔴長樂育俄看兔李陰
更說丰稜銷反側自公無事晝鳴琴

送簡勖思祥刑入郎儀部　丁卯

泉南爲理絶纖塵藉甚循良冠八閩照比寒潭澄水鏡
澤如燕谷轉陽春虞廷禮樂典司重仙署聲華寵命新
君去雲霄從此迥清時啓事正需人

雨中訪友朱文公祠祠爲蘇紫溪許鍾斗讀書處
上房僧舍于舊棲也

輪山梵宇晦翁遊廟貌百年在上頭溪老經傳多後士

史公業就冠瀛洲春雲漠漠海天遠古樹蒼蒼洞壑幽
歸到上房尋舊隱門庭非昔一僧留

送漳守汪鶴嶼歸新安

丹霞千里借專城風洒四隣別樣清邸絶餽魚公相後
橋餘渡虎漢循弁湯將中立嗟吾道共喜挍閒戴　聖
明此去黄山供卧穩相期莫負歲寒盟

送沈漢陽郡守擢憲粵西

明山舊識擅雄文兩榜魁名海内聞一自望郎分劇郡
七閩載道頌神君　聖朝乃睠西南顧使節遥披粵嶺
氛此日征軺扳不住棠陰父老轉望雲

送周愛日選郎入都

千仞高翔歷幾春賢輝此日下蒼旻滿朝懸注山公啓
明主睠懷水鏡臣故國干戈回望迥廟謨尊俎折衝新
野夫相送慚知巳莫問如今老隱淪

送池直夫孝廉上公車

少年藉甚擅才名雲路高騫舊　帝城禪理冥窺文字
外詞源迸落鬼神驚新秋霽景開行色上國壯遊迺命友
生　聖主得賢誰作頌子淵摛藻動西京

戊辰元日立春試筆

英主乘龍正御天寰區懽頌太平年大奸脫距舜功二
崔呈秀魏忠賢君子得輿人望懸遥卜我　明皇祚泰况逢元
朔蚤春還潢池赤子弄兵者爲語投戈轉力田

輓戴亨驅廉憲　戊辰

憶昔金陵傾蓋日君爲侍御我爲郎嘉辰選勝誰先後
尊酒論心對激昂半世風塵分去住幾廻問訊貽琳瑯
忍聞憲節驅笻坂暼爾乘雲游　帝鄉
嗟爾少年意氣豪冐詩結客領吾曹經傳貴仰人文彌

續著古松　帝命褒賞拜橫犀猶薄貺剋仍栽豸豈藏
刀懸知故域歸䰟處定有文光燭夜高

海道周際五擢憲江右賦送

少年才子表東甌唱第彤廷五色浮北闕夷夔司禮樂
南天方虎領貔貅清氷壺裡一輪月大海風前萬斛舟
專憲江藩攀不住何年旄鉞入閩州

陳季和赴鄴省覲有贈　己巳

樓頭積雨報新晴聞道仙郎欲遠行繫雁嚴君頻寄信
攀龍才子自含情鄴都覽古多文藻芳草生春送客程

趨過對餘須靜討歸來劍氣倍崢嶸

送張尚寧起大理寺丞還朝

故國猶聞桴鼓鳴深秋送客入承明九重新廣合宮聽
廷尉舊稱天下平風起雲飛思漢士彤弓菰矢羨周楨
祝君大展經綸手遠我青山避世情

送黃元眉侍御巡方川陜

黃華飛疏入承明共羨中臺一鳳鳴銜命寧辭萬里遠
望雲暫向故鄉行漫將馬政當邊計還仗龍韜佐盛平
四牡騑騑須自愛翩雛應見古人情

送憲伯蔡五岳告歸　庚午

使君威德遍閩州三十年來四度遊共說泉南真佛國
誰令漲海坐安流政當盤錯心如水功活萬人病不憂
暫向吳興舒嘯傲佇看旄鉞慰歌謳

佛可上人到鄴取藏經還山有贈

北山是爾幽栖地何事雲遊上雀臺不向衛城乞食去
却將白馬馱經回從知象教非文也任墜天花亦幻扐
自此抛離言句障歸來嗅取嶺頭梅

送方城曹令公入覲

六年為邑勵清聲慈毋神君相與名水旱雖仍饑不害
海波時湧勝為兵漢廷受計虛青鎖群后四朝上玉京
顧我人非單父客音徽猶自憶絃鳴

送士觀姪赴公車

澄明秋色北風寒才子乘風勵羽翰親舍無勞廻望遠
帝京今喜卜年安談經三策共推董唱第五雲誰似韓
寂寂宗門須大振期君萬里一鵬摶

寄題張凱甫幼清祠

童烏不與子雲玄凱甫蘭摧欲問天詩占千言供卽席

記成九曲便登仙而翁今許文亭伯孺子蚤遺麟鳳篇
香火青熒長不滅時聞笙鶴過山前

送王而弘少廷尉還朝

共君兄弟結心期龍蠖屈伸各有宜抗疏精忠光揭日
納言遠引傲明時虞皐作士徵書重謝傅出山輿論推
聖主英風早七制廷中議法藉平持

送陳白南太倉赴京謁補　辛未

每嘆世情學絕裾誰能偕隱不躊躇多君輕撇利名韁
特毋忍教定省疎海上捐金酬壯士朝中招隱動征車

九重席側思方虎好把英猷大展舒

送海道徐魯人擢憲山東

文章蚤已擅時名籌畧更推萬里城海上鯨鯢今掃淨
山中狐鼠敢橫行七閩舊赤扳車轍一路春花擁客旌
康濟自身過晝錦旋看伏鉞簡承明

偶憩開年寺歸從磚內出石佛

一片清溪迎寺來千年香火傍山開堂升拾級階當面
雨過嚠空浪若雷指畫驚傳神力援莊嚴詫說施家財
旋車磚口更奇絕亂石流穿百道廻

讀威寧伯王襄敏公集

風飄對策上雲逵綵筆縱橫不可羈文寫胸中之氣槩
詩成興到自淋漓胡塵百戰勞誰並閹宦共功數固奇
幸際　孝皇求舊德勳封何必子孫貽

贈郡守王壯其擢興泉憲

使星一識十年來出守共稱濟世才戰勝堂皇收大憝
澤覃蒼赤上春臺英聲北闕幾封疏憲府南天此日開
菁海源山氛祲淨高牙大纛衆望推

哭少司空何穉孝先生四首　壬申

憶我壯年新射策逢君謁選上金臺長歌為贈南都去
赤牘時從北闕來意氣相期誰介紹文章堪許豎頋頗
回頭倏忽成今古嘆息人間不易才
羨爾大儀能守官聲名藉甚重長安孫忠自許甘投轍
啓事幾廻滯轉丸却藉餘閑供著作終歸公望表朝端
塹予先後續貂迹惟有一丘傲歲寒
勳寺追隨尋舊歡此曹猥冗濫清班我遭讒口還初服
公累乞身晉一官論定屈伸仍自迥情投出處亦齊觀
却憐大壑藏舟蚤剩有遺編照藝壇

到老百篇詩思豪終朝揮翰不辭勞古來才子似公少
作者之壇任爾操院乞玉皇皆可佀乘車戴笠是吾曹
昨冬荒徑聯杯酒忽漫騎箕列宿高

七十書懷

漫言七十古來稀過去光陰如箭飛還叩胷中無一字
虛遊物外總忘機蓼莪情事終天在白首行藏與世違
為語少年三五士日車莫假魯陽揮

安溪往還

老來一室耐安居忽走清溪百里餘鳥道扳援愁欲絕

羊腸詰曲步應徐山城晝靜疑村塢仙苑岩幽出紫虛
更有玉河灘水澗扁舟直下金雞渠

送陳伯武之南京刑垣

浯島于今開鎖闥碧梧一鳳矢音鳴六朝名跡供清賞
貽代讜論重舊京座列貫城平讞獄偶逢三獨揖分行
當陽　聖主多英斷尚德飛章贊太平

贈張紹和六十

聖主公車不乏賢丹霞之子更超然遺文搜遍六朝上
深義冥窺象　帝先萬石洞中程霧隱名山藏裡字雲
玄知君自有弓旌至何俟平津擢對年

送安溪許箕潁令君應召　甲戌

使君雙舄五雲飛製錦佳聲達禁闈幾載鳴琴和夜月
四郊雞犬狎春暉轅扳藍水棠初發詔下閩山麥正肥
此去明時需補衮遙瞻行色倍依依

賀周愛日選郎舉子

當年柄選王裴徒　聖主有心求舊無令子一經高占
選而翁六袠復生珠共誇謝傳芝蘭秀恰與周家仲叔
符自是生平多種德頻將湯餅為君娛

壽陳賓門憲副七十

一從弱冠託交心五十年餘氣誼深跲躓畏途同拙宦
歸來三徑快披襟世情靜裡看應破詩思醉醒時一吟
希歲欣逢介壽日羨君繞膝盡璆琳

送顏吏垣入都　乙亥

羨君英望滿朝推召起東山總諫司況復中原多事日
恰當下詔求言時知人安民皐謨矢尚德緩刑漢疏垂
頓抒丹衷酬主眷林間欣覩太平期

送少宗伯林鶴台應召

彤廷第唱五雲浮講席談經沃紫旒自是孔門肩一脉
故教廟貌䇿千秋　聖朝特簡寧校卜名世應期分必
投匡救久宜將順併蒼生翹望濟川舟

曾二雲少叅兩推楚蜀未俞更喜題留賦贈

毘陵作守清貞最憲府闔天咫日開靖掃海氛騰茂績
閑登講座育英材我慚投老逢真契公為留賢注　聖
裁萬姓叩閽祈借寇新綸佇下建章來

壽王東里中丞六十三　丙子

涉世多公十載餘文章勳業百無如鎖闈大諫舒忠赤

憲府敢言動殿臚歸到山中安石望閑来方外子雲居
年週花甲神情旺求舊佇迎駟馬車

送熊夢澤明府入覲

使君為邑號神君六載輪山廉且勤碧海干戈今枕席
四封禾黍足晨曛登堂民服揮毫折司舉士收大雅文
肆覲循良應第一擁車扳卧去思慇
扳轅無計留循良復際葭秋露已霜寤寐朝堂虛左待
艱危海國試先嘗暗中摸索當年事林下瞻依五載長
萬里王程須自愛老夫藉手靖邊疆

送匯長澤祥刑署同還郡　丁丑

五羊才子占魁名六載刺桐祥理聲吏蠹靜觀如鏡照
民冤片折頌衡平澤覃郡邑同尤渥重鎮澆囂政更清
聖代即今須補袞祝君特召出承明

送陸天隨巡道入賀　萬壽

知己相逢詎偶然識君况在泮宮先中吳士許文章伯
上計官評才品全德禮盛恭敦古道恩威無濟靖窮邊
此行　萬壽嵩呼日海國重欣見二天

送葉國文學御入都　戊寅

羨君柱下著清聲造士南畿水鑑明讀禮已酬　天罔極
登車矢作漢家楨翊茲疆宇逢多事端藉仁賢佐太平
愧我暮年塵諫草臨岐却阻一稱觥

題熊夢澤邑侯生祠

使君上計是何年五里崇祠已儼然總為廉明思去後
故教香火亟爭先榕陰堪比召公樹郊外猶聞宓子絃
聖主用人親試吏暫虛揆席待名賢

題陳季和古庄書室

問郎修業在何許卜築城西一草廬晨鳥噪林催醒夢

夜魚弄月躍清渠談經總要深心會制舉眞輕信筆書
主靜儒先傳妙訣而翁傾耳唱句臚

七言排律

送史聯岳傅相告歸　癸亥

都門七月秋風動濟濟冠紳祖餞殷東山特召扶　新
主黃閣歸休乞　聖君椽筆繪天綜訓烈恩貤奕世濟
清芬共誇[illegible]亮光昭代不愧魁名現五雲清白樓臺無
地起端嚴型範任人薰杯街不問朝來客籌運坐銷海
上氛側席九重求舊德蒲輪佇借憖殊勳

五言絕句

溪行　癸巳

危石參差見狂瀾日夜翻扁舟一葉遠何處泊孤村

題書

石壁千尋峻溪流九曲環洞天應第一曾憶舊蹤攀

城西驛　庚子

雨過夜風秋雷殷石溜急晨鐘驚客夢愁思萬端入

獅山先塋封石告成有作

山踞金獅卧橋蟠玉閘虹左沙關鎖好佳氣鬱葱葱

遺言猶在耳嵩對碧浯關試上新阡望戴洋松色來

過麻城吊李卓吾　甲辰

生前不曾面死去憑誰語魂魄應歸來此鄉不可處
最愛讀書樂石湖自歌哭誰言世界窄不能容老禿
老聃姓亦李聃老却無死膏火自熬煎吾徒非耶是
本是出世人而談世間事世出與世間兩者將無異
聖主遲留意未必欲死君剛心降不盡垂白甘喪元
君著五死篇欲死不知已臨當刎頸時畢竟逍遥是
藏書故可焚焚書故可藏流泝自莊周知非盡荒唐

生不逼人惡沒亦誰人憐此老千年後奇文當必傳

蘭畹　庚申

尋芳九畹側如與幽人即堪笑畫圖中盆邊更插棘

榕蔭

夏榕結密陰行者憩其下雨過老髯低風來清韻瀌

籬菊

陶潛裒露採籬下一尊開為看重陽日誰人送酒來

數篁

野竹拂青霄亭亭傲雪條春明裁不得偏向林中饒

荷池

干霄踈竹影拂水茂林風有客凉亭上荷香送碧筒

霜栢

本是淩霜骨歲寒自不移何如桃與李紅白掇春枝

夜語

永夜片螢流虛堂孤月冷照人懷抱中一葉踈桐影

松濤

松栢託根高御風亦作濤貞心終不改滚浪咲夭桃

望洋庵春夜古體　乙卯

海頭風怒號松聲夜作濤耿耿不成夢明發念劬勞

長平道中作

大阜仍青松孤峰帶白雪盤根大地中氣候居然別

題畫四絶

山色青於黛波心澹不流我知濠上樂何事坐垂釣

桃花紅勝錦一鳥花間鳴春色還人好閒來得此生

六根青淨後白日卧羲黄一入學思路終宵亦自忙

榴花紅映日永夏垂朱實結子纍如珠誰知蜜與石

題松鼠畫圖二絶　辛酉

嘗怪穴中鬪誰能辨曲直翻身高樹上騰踏紛如織

秦相觀倉中嘆人在所處三台頻夜望不戒晉父鼠

六言絶句

建州山行即事　甲辰

夾岸青松拂盖一溪緑水行舟驚心簇簇危石聒耳轟轟激流

七言絶句　戊子

題西山巖

古寺龍蹤石磴餘門開萬戶入庭除春深烟霧暗山起

百尺高枝看亦無

送葉涵臺秀才還里二絶　庚寅

霏霏雪色映金巵携手都亭欲別時為客不知曾灑淚

却因相送惹鄉思

綈袍應戀故人寒長鋏歸來咲自彈日暮孤帆春色裏

獨憐遊子倚門看

周中岳年兄讀書習射詩以問之

楚詞一變續風雅後有杜陵前屈賈之子閉門誦九丘

歌成應和郢中者

長安春入長楊柳夾路青青垂向牖折取一枝憑寄君
如今誰是穿楊手

楊花歌

三月長安楊柳萋千門飛絮入望迷天風一夜雨中起
散落深溝踏作泥

夏直白雲署

吏況全銷五斗醪析聲半濕斵盆雨曉來啼鵲復鳴鳩
鼓吹湖邊起兩部

早起恤囚　辛卯

黃菊晴開一夜霜白雲高卧近重陽朝來泣灑覆盆下
爲問綿衣幾個裘

送何雪漁遊楚二絶

紅梅落盡柳條青楚客扁舟下洞庭爲問相思何處所
濁醪江上醉初醒

憐君書法勒名山令子兼看玉作顏風色白門春正好
可堪相送碧兆斑

燕磯觀漁　壬辰

竟夕投罾江水湄得魚不濟老漁飢世人何事臨淵羨
長嘯乾坤上石磯

檇李別薛茂才

總角追隨意氣親監湖回首幾經春相逢鏡底悲容色
明日復爲去住人

早蔟嵢峽　癸巳

夜眠不住灘聲轉曉發常隨霧靄多嵢峽溪山圖畫似
榜人莫漫放舟過

蔡童子暢過予山園論文口占爲贈　甲午

寂寂問奇一字無玄亭載酒腊投珠韶華少小應須惜

萬里長風看過都

雁

稻粱謀足陣聲哀一夜東風避繳回可咲單于驚漢使
上林那得帛書來

荔枝

紅顆氷肌樸鼻香故園千樹逗斜陽怪來屢作歸田賦
此物三年夢裡嘗

度分水關　甲辰

長安一道好風煙臨到關頭夜雨懸總爲故鄉親舍近

還添瀑水送歸船

度分水關

兩壁青山欲刺天一重山轉幾飛泉山色泉聲相映帶
直隨歸客下峽川

聞鄧直指推陞楚臬　己酉

相將吳會和塤篪忽訝誇書向玉墀我去君來何足問
寸心容易遣人知

懷玉道中蚤梅

踏雪經過五度春歸來暫見嶺梅新故園幾樹衝寒放

爲逗風光待主人

望西山

翠微山色對西郊採落雲根拂露梢一去皇州成逋客
禪門空鎖鶴松巢

馳逐風塵廿載餘而今重得問玄廬山靈咲我成何事
叢桂岩幽跡莫疎

壬子生朝憶雋御姪

去年茲日醉香岩浮海推尊有阿咸風雨庵頭森寂寂
電光石火淚沾衫

送方思萱學博歸安吉二絕　壬子

細雨涼風八月天輪山相送倍依然多君絳帳談經罷
剩有龜圖貯秘玄

三載逢君笑口開葛巾芒屩共徘徊柴扉指點從坤向
無那河梁别思催

又遊西山岩

崎嶇寂歷御風遊紅葉枯枝嘯不休薄暮梵鐘聞下界
更看輪月隱梢頭

起看明月掛樓西鐘鼓佛堂聲漸低高樹號風猶未歇

朦朧曙色報天鷄

上樓山色下樓昏高樹鳴風晝沉冥欲到岩頭窮遠目
却疑昏黑待明朝

岩頂猶餘古戍臺登臨曾憶廿年來神山碧海乘風近
翠壁青霄插漢開

讀詩漫興

思獻論文喜淺粗堯夫飲酒貴輕淳解人一往成千載
妙理詩篇說却真

輕淳入口總相宜妙得淺粗更有誰作者固難知不易

東坡文字謫仙詩

對菊

籬邊疎菊放花遲對酒看花十月時爲報冬來猶有閏
好留黃蘂映寒枝

送謝司訓還建州　癸丑

詞場蚤已擅操觚倚馬千言手自書但使襟期同鄭老
何妨坐客一氊無

戲贈楊心空道人　甲寅

靜裡攤書總自煎大還何處問金仙揭來貽顆刀圭在

老我青山不記年

夜雨

春來苦雨連初夏滴瀝中宵到枕邊蛙鼓蟲吟喧不住
斷愁早覺在秋前

送車弘宇掌教弋陽

五載輪山坐絳紗九峯歸去御潘車懸知多士雲霓望
分水關頭度歲華
延津雙劍化爲龍吾道南來是正宗君去弋陽傳教鐸
疊山忠節問遺蹤

歲暮望洋庵作

歲行云暮風凄凄老傍御封意轉迷梅蘂銜寒將折甲
松梢落日半斜西時逼除墓梅猶未開松樹爲秋炎多偃

春吟

東風蒸出一枝新無處春光不可人偏怪暗催添白髮
臨觴惆悵對花神

夜過嚴灘有懷

永夜瀧中風雨來釣臺咫尺若蓬萊祇緣旌節催程急
無那舟航撥浪開

一經祠下輒低徊夜擁寒衾去鷁催疑是山靈回俗駕
故教昏黑祕仙臺

踏雪訪虞長孺銓部不遇遂入越州　丙辰

金臺通籍憶容輝廿載西湖臥少微今日雪中真訪戴
空令剡曲片帆飛

渡西興憶三十年前

西陵樓下繫舟時春水浮空拍岸遲帶雪漲溢橫十里
牛車沉踔遠江湄

遊蘭亭　丁巳

永和修禊九年春千載風流事若新我問征夫尋往跡
亭餘華表見樵人
崇山峻嶺周遭合曲水激湍自在流惟是墨池平種秋
老僧空說黑光浮

度分水關大安道中作　戊午

翠竹青松面面山驚湍峭壁下閩關不為崎嶇客路
却疑幽絕隔人寰

太平驛道上溪行

兩岸山青一水通參差溪面石巃嵸小舟盪漿溯游去

憑軾相看總畫中
溪寒水綠不聞喧微雨扁舟帶遠村行入峰回逕轉處
梅花疑作桃花源

人日望洋庵作　庚申

春入梅花爛熳開天風日夜捲濤來望洋庵裡醒殘夢
畏道陽尊幾細裁

哀遼陽十絕

聞道遼民半已髡奴酋間入小西門招降失算何嗟及
十萬義軍幾個存

賜劍斷（斷疑作杜）郵空傳徐土撫民流監軍何意艱關出
欲把河西與虎酋　經畧袁應泰監軍道高出袁死高遠
沁水臺烏迥出群古今罵賊兩張聞世功戰死賢降死
閫外何人是冠軍　巡按張銓罵賊死總兵尤世功戰死副總兵賀世賢降賊死
何也闔門泥井底崔乎捐命閫司堂雖然不補危城破
千載丹青亦自香　遼陽道何廷魁開原道崔儒秀
頻年加賦為三韓陸輓海輸民力殘川浙徒兵一戰盡
紛紛夷馬繞河干
年年朝貢館王畿賜宴大官御府衣狼子野心終吻血

賊臣降虜助張威　遊擊李永芳撫順降夷用
傷心雄鎮款關路化作奴兒住牧場銓莞繽紛煩啓事
誰人堪許奏于襄
潰兵爭入海山關虜騎夜過三汊灣經月出車煩廟筭
行邊司馬尚畿寰　兵侍張經世
瀋陽軍破破遼陽旅順可將一葦航謹備樓船教水戰
奴兒原不慣風檣
五夜旗星掛東隅建夷氛應慘於胡懸知厭亂天終定
先殪闌酋今殪奴　戊午秋蚩尤旗見東方

聞毛文龍領兵二百六十人夜入鎮江縛獻僞將
佟養真父子　辛酉
孫軍夜入鎮江城縛獻逆臣動　帝京祇慮着髙無後
勁空辜義士望雲情

渡浯海送龔吾左伯兄葬志感
破浪乘風檣欲傾檣邊發櫂片時程不堪雙雁行中斷
忍令素車讓巨卿
安穩功名三十年何當稀歲遽重泉劍南猶拜盆州像
樂府空傳蜀後篇

經畧熊芝岡　予嘗以蘇紫溪顧涇陽熊芝岡三觧元可作三傑　壬戌
賢書首舉三人傑　帝命專征一劍雄萬丈文章供筆
戰亦隨逃撫棄遼東

遼撫王肖乾
通籍何年遂撫遼謾言一戰定邊徼焚香叛將迎奴入
匹馬關門去已遙

望洋庵憶梅　癸亥
踈梅横駕短墻來每到春先爛熳開此日尋花花不見
前村折得兩枝回

汎海歸望洋庵
一葉乘風破浪回茶花爛熳桂花開依依游子望雲意
歲宴還期展謁來

葛陽道中
低低山子卷為石茂樹平疇中有廬遥望靈峰拔地起
雲屏削出青芙蕖

富陽江上絶句
春山浮靄岸風輕柔櫓飛鷗江色平細雨霏微波起點
常潮蕩漾浪無聲

過項王烏江廟
興劉感項子房功少伯越吳事頗同當日烏江如不死
杯羹猶憶是誰翁
捲土重來亦何為民情蚤已决雄雌只今帶礪長如許
借問逐秦竟屬誰
平生喑啞廢千人一曲若何自愴神誰謂沛公多豁達
戚姬歌舞不禁辛
漢主三章新約法楚兵一炬燼咸陽霸王成敗從茲判
不論天亡與戰下

一抔荒土舊江濱為惜英雄骨已塵歌罷娥眉何處所
至今廟貌說夫人

汾水驛庭和壁間咏葵

已過端陽未吐姿芳心結句幾曾移更沾雨露傾中赤
為間行人始得知

過獻縣有懷耿藍陽故兵曹

製錦虞山不易才千年文學講堂開同舟誰共風波惡
猶惜籌邊屈指來

感滕民為故令趙乾所起祠

東土花明古道邊西陲績奏未央前務勞志決身先隕
截柳為祠憶種年

江浦道中作

朔雪寒風老客顏驅車獨月走空山隔江遙見鍾陵色
松竹蒼蒼浦子灣

癸亥冬再過釣臺

一年兩度過嚴津來為君恩去為親捧檄何如偕隱好
銅魚溪畔穩垂綸

再咏澗松

憶昨咏松澗底篇準看紫蓋拂層煙而今老作溝中斷
惟有貞心似昔年

大安驛遇雪是日立春

我來不見昔時人黃犢青山句有神一夜陽春吹雪白
半空湧出玉嶙峋

茶洋舟中

每從飛蓋羡溪行怪石巉巖片葉輕此日鳴榔下瀨去
櫓搖乙軋不停聲

芋源溪行

橄欖洲邊山疊環半青半赭入雲間春山欲雨蒸雲出
極目寒雲不見山

常山道中逢梅

蒼蒼松色羃寒雲靄靄嵐煙帶夕曛爛熳梅花新照眼
故園春事倍殷殷

贈陳生繼及世功父 甲子

文字要於源上求胷中寫出筆機流莫言爾父為書誤
少小還應飽索丘

留欵郭鍾陵王春和二玄丈

為學神仙煉禺砂黃金未就半無家杯中有酒莫辭醉
更向空山咽月華

重陽前一日董水橋頭泛小艇出海

一室觀天天亦窮扁舟橫海海天空風雲萬疊青冥上
烟水雙帆杳靄中

丙寅重陽日望洋庵作

登山有客還吹帽對酒無花却憶家更向海門高處望
風濤滿眼日西斜

推南奉常得門戶閑住旨有作　丙寅

不知門戶向誰氏　聖主恩深肇錫名漫把衣冠誇野
老已拚簑笠事春耕
十載求閑未得閑却緣啓事謝鴛班人生宦達關何事
饒得庭闈戲彩斕
涉世不圖取世憐故山久許穩高眠從今跳出風塵外
猶恨終朝手一編
泪落漢人黨錮書千秋孟博意何如生平謾道不為惡
總值清朝網結踈

又門戶嘆

四十年來老縉紳踈踈散散傍何人而今題入甘陵部
吉水梁溪結比隣
鄒子羅倫一輩人烈如秋日藹如春却緣談學婆心切
下士聞之大咲嗔
顧子東南開講席一時走集盡紳衿山林何與朝家事
釀得黨名禍底今
是黨非耶唯與阿仁賢堪惜盡消磨緣来此說空人國
幸不漢唐起內戈

原黨四絕

倜儻權奇淮上公揮金結客走豪雄八行香茗飛燕邸
十載玄黃戰未終　李脩吾
比部平生一片心葉唐李郭託交深東林何事借名姓
簸弄乾坤幾陸沉　于如庵
楚熊自合死關東再起專征　主眷隆頂禮纖民今庬
叵誰飛章疏侈言功　熊芝岡
趙宰文章亦自奇稜稜丰骨司功時老來啓事憑胸臆
不道錢通入幕兒　趙儕鶴

開歲自董水歸　庚午

三杯酒醒路行斜刺眼新桃爛熳花欲摘一枝歸去插
却疑春屬野人家

北望

閩海黔山露布飛東西二虜逼京畿　聖朝揔有犂庭
烈豈令單輪隻馬歸
消息真傳阻兩旬懸知王旅戰功新何言小醜敢深入
皮島失無牽掣人

口占贈大嶝寨行脚仙　辛未

不知行脚來何處曾向鼇頭決勝籌此日烽銷春色爛

騎驢好上酒家樓

仲冬海豐庄居

住家習靜尚躭書此日田廬快索居薄暮場登人散後
歸巢語燕鬧庭除

壬申壽呂翠盤九十以元日初度

憶昔侍翁弱冠時翁今黄髮我如絲從茲百二昇平日
幾遍相過共酒巵

辛未歲暮又贈曾我魯

循君筆札集遺編曝竹聲喧巳歲前矻矻搜羅成底事
東書且用樂餘年

歲暮自吟

生平性癖雅躭書還叩胷中一字無七十明朝猶未老
莫將泛涉汩真如

贈相士楊念溪　壬申

富貴莫言吾自有韋衣淡飯亦男兒從今願乞天公日
萬卷詩書酒一巵
通籍年來四十餘拂衣強半在岩居春風漫許爭桃李
書尺長安久巳疎

秋夜宿龜窑田舍

邑裡遥瞻半嶺峰青天之下白雲封到來几席閑相對
薄暮秋清溪水淙

甲戌春日飛雪

頭白何曾見雪飛輪山春入雪霏微恰逢人日寒如許
閨女牽裾拾小璣
曾望遠山輕積雪溪城穀日雪飄飄　帝將報我歲其
有故散春花走耄髫

明同安直心居士虛臺蔡獻臣著

紀

關聖帝君紀

關聖帝君名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良人也君生東漢之季雄偉魁麗鳳眼蠶眉長軀美髯故稱髯公好左氏春秋諷誦略能上口君膂力絕人持大刀披甲上馬出入戰陣望之若天神然嘗亡命奔涿郡逢昭烈及張翼德於桃園劇談時事拍掌裂案昭烈遂與定盟弟

畜之昭烈領平原相以君與翼德爲別部司馬寢同床坐同席而稠人廣坐兩人侍立終日周旋昭烈不辟艱險北海孔融爲賊管亥所圍昭烈使將千餘人救之君麾軍爲一字既接戰突入賊陣斬管亥圍遂解陶謙死昭烈領徐州爲呂布所襲曹操益兵助擊布下邳布擒操諸將爭取財物而君獨取其所乘馬有喜色馬亦長嘶不止所謂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兎者也君與昭烈從歸許君勸昭烈從會獵中殺操昭烈不從而會董承衣帶詔事發乃使君襲殺徐州刺史車冑昭烈還小沛而以君守下邳行太守事建安五年操引兵來昭烈奔袁紹操獲甘糜二夫人幷君以歸拜君偏將軍厚禮之操欲污君而閙其兄弟君秉燭達旦操察君無留意乃屬張遼探之君曰知曹公待我厚然劉將軍誼不可背吾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及紹將顏良圍白馬操以遼與君爲先鋒君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中遂解白馬之圍初不知昭烈在袁軍中也操表封君爲漢壽亭侯君盡封其所賜拜書辭操而奔昭烈操義之不追也是時君千里獨行得周倉及義子關平皆人豪云會昭烈辭

袁紹就劉表於是操南征表卒子琮以荊州降昭烈將南渡江乃遣君將水軍下江陵操追至當陽長坂昭烈斜趨漢津適與君舟值共至夏口君謂昭烈曰使蚤從獵中語則無今日矣昭烈遣諸葛孔明入吳激孫權合兵禦操大破操軍于赤壁昭烈以周瑜所分南岸地狹乃從權借荊州遂降武陵長沙桂陽零陵諸郡君以元勳拜盪寇將軍昭烈西入益取劉璋而留君董督荊州事聞馬超來降書與孔明問超人才答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逸倫絕

群也君大悅於是吳使魯肅來索荊州而數昭烈負約
君曰烏林之役劉將軍戮力破敵豈得徒勞而足下欲
來收地耶會操使曹仁定漢中昭烈乃與權連和遂以
湘水爲界分荊州二十四年昭烈立爲漢中王使費詩
拜君前將軍假節鉞聞黃忠位與已並怒曰大丈夫終
不能與老兵同列費詩開諭遂大感悟乃受命君使麋
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而自率衆攻曹仁於樊操遣
于禁龐德將七軍助仁秋雨浹旬漢水溢君移高乘船
攻之遂降于禁斬龐德別遣將攻拔襄陽當是時君威

震華夏梁郟陸渾諸起義者多遙受印號爲聲援操議
徙許都以避其鋒竟用司馬懿蔣濟之謀許割江南地
封權而勸權躡君以解樊圍於是呂蒙代魯肅鎮陸口
外修好君而内陰圖之蒙又稱疾篤以陸遜未有遠名
使代蒙遜通書厚自託使君不忌稍撤備以赴樊先是
權遣使爲子求婚君罵辱其使又麋芳士仁素嫌君輕
已及出軍供給資用不敷君言還欲治之而操使徐晃
救曹仁君不能克權遂發兵襲君蒙至尋陽盡伏其精
兵艫艦中使白衣搖櫓晝夜兼行盡收縛君所置江邊

屯候以故君不及聞蒙入南郡芳仁皆降盡得君及將
士家屬會權至君勢窮乃西保麥城權使將逆擊君暨
子平俱遇害於章鄉荊州遂屬吳矣權封蒙孱陵侯會
蒙疾發百方爲之募醫請命竟不起蓋天刑之也君用
兵崇信厭詐秋毫無犯善用少擊衆轉弱爲強雖市人
隸麾下便成勁卒君攻龐德嘗爲流矢所中每至陰雨
臂常作痛醫曰夫鏃有毒當破臂刮骨此患乃除便伸
臂令醫劈之臂血淋漓時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而君割
炙引酒言笑自若初圍樊時夢豬嚙其足語子平曰吾

年衰矣然不得還江表夫君即雄略蓋世乎然奕者一
梟不勝五散昭烈孔明重倚君而不爲之後勁亦過矣
使君不死與孔明左提右挈炎祚其有興乎天不佑漢
惜哉未幾張翼德亦爲其下所殺章武元年昭烈伐吳
以報君讐明年敗績猇亭又明年崩於永安君既賫志
以歿廟貌遍天下英靈代顯入我　明尤盛　太祖逐
胡元掃群兇嘗夢君提大刀騎赤兎馬居前矛則獲全
勝嘉靖庚戌虜薄都城夢君將天兵大戰盡殲之次日
虜遯護國功多故立廟正陽門之右萬曆七年河隄輒

潰總河潘季馴夢君語之曰視吾刀所指明日地裂數里得二毒龍首進京師某年間解州鹽池忽如玄酒州人乞靈於君是夜夢君奮擊蚩尤逐之海外而池鹹如故其赫濯多此類今 皇帝尤敬信君大疑必質四十年 勅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聞比年科闈之事亦君司命嗚呼所謂天地之正氣古今之明神非耶吳江孫愼恒署教烏傷時嘗刻君彙事亘心居士蔡獻臣因旁採而爲之紀贊曰

光岳正氣挺生異人於維髯公逸群絶倫生爲人英歿

爲明神聲威夷夏指顧風雲使天祚炎權馘操擒阿蒙不道旋即天刑赫赫義烈萬古如新大佑皇家藉我天兵曰君曰聖位號彌尊建奴構禍管艾生民維君助順陰翼大征皇輿鞏固拜手乞靈

傳

唐李白傳

李白字太白九世祖凉武昭王暠中葉以罪徙條支神龍初遁歸巴西驚姜之夕長庚入夢白天才超逸志氣宏放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長史蘇頲奇之曰是子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白喜縱橫擊劍爲任俠父尉任城因家焉與山東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日沉飲徂徠間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遊會稽西入長安賀知章見其文而歎曰天上謫仙人也聞於玄宗皇帝召見金鑾殿草和番書并奏頌一篇帝親調羹而賜之食有詔供奉翰林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鞾興慶池沉香亭前牡丹花繁開楊太真從上遊焉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遽命李龜年持金花牋宣賜供奉立進清平調詞時白餘醒尚在援筆奏詞三

章有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語遂命黎園弟子略約歌之上因調玉笛以倚曲太真妃咲領歌詞意甚厚上自是顧李供奉異於諸學士而高力士終以脫鞾爲耻異日太真重吟前詞力士因摘詞中飛燕語太真驚曰何李供奉能辱人如斯上欲官白卒爲宮中所捍而止白自是益放於酒懇求還山又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焦遂爲飲中八仙杜甫歌云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蓋實錄也白既歸益浪跡天下遍歷

趙魏燕晉岐邠商於至洛陽再入吳轉徙金陵秋浦尋
陽間安祿山反永王璘起兵強辟爲府寮璘兵敗白坐
累繫尋陽獄矜白容弁州識郭子儀於行伍脫其刑責
而奬重之至是子儀請以官爵贖白罪而宣撫崔渙中
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爲罪薄宜貰若思仍上書肅宗薦
白才可用不報乾元元年終以汙璘事長流夜郎遂泝
泱江至巫山會赦得釋其族人李陽冰爲當塗令白度
牛渚磯過之悅謝公青山將終焉代宗立以左拾遺召
而白已病卒年六十二葬東麓白晚好黃老嘗請北海

高天師授道籙於齊州紫極宮有蓬萊丹丘之志偶乘
爲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於書無所不窺詩
歌奇逸若出天然與杜甫並稱太家詩文凡三十卷文
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從弟令
問嘗謂白曰兄心肝五臟皆錦繡耶何開口成文揮翰
霧散乃爾陽冰序白詩云凡所著述言多諷興自風騷
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宋蘇軾
書其碑陰云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白使
脫鞾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其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
然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
必不然者也白有子伯禽元和末觀察使范傳正爲改
葬青山立二碑焉

明戶部主事周蹟山公傳

往余爲諸生每過晉江後市里輒低徊蹟山周公墓下
不能去悲其以諫死也已讀王道思誌銘論公之志特
詳然竊怪其於公所就爲何事與其所以死諫狀反闕
焉不欲盡豈故諱之耶逮予郎客部獲從其孫任子一
騏遊乃得富平楊忠烈公爵所爲周主事傳及惠安李

公愷蹟山罪錄不覺咨嗟涕洟稍爲銓次而弗忍竟也
越今十五年矣屏居之暇偶檢舊稿遂續成之公諱天
佐字字弼父封主事公琅公風神清秀少貧苦讀嘉靖
乙未聯成進士得請歸娶居家孝與兄弟友與人交信
而能敬其主事戶部也監收草場又督儲德州一無所
染日惟挾冊吟誦思廣所業其趣操卓然如是自太僕
卿楊最之死中外以言爲諱歲辛丑二月御史楊爵上
封事直諫　肅皇怒下　詔獄杖訊押鎖之風暴作二
日京師呼爲楊爵風四月辛酉　九廟災燬　文祖

仁宗三亥　至尊躬告南北郊有　詔陳奏闕失五月戊子公上疏爲應　詔陳言乞宥諫臣以光　聖德以回　天意事其略曰求言之道示人以言未若示人以政　明旨云時政闕失着該各衙門條奏而楊爵之獄未釋是未示人以政也承平之久　天子之尊所少者不在於唯諾稱頌之蒲庭正在於憂治世危　明主之一士在廷之臣不負此義獨一楊爵而逮獄已經數月且　聖怒之下一則曰小人一則曰囚犯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　陛下試一思焉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

果合天心否耶臣願　勑下鎮撫司早賜寬釋仍乞嘉納采行旌爵忠讜天下幸甚公上疏時妻吳氏聞之不以告出始語其友鄭一鸞次日李公過談移時亦不以及也庚寅晡內臣傳　旨廣東司主事周天佐你鎖綁你衛裡切實打六十棍與楊爵一例牢固押因是早公收整書卷從容待罪語不及家事軍校綁之索深刺骨壬辰東廠內臣監杖杖至二十餘呼皇天呼祖宗天佐何罪旁觀者泣下如雨公軀幹細弱不勝杖又守者持之嚴楊公呼一人即膝上作困卦二字以潛慰公公首之微哄越癸巳未時日獄卒口不能出聲號而呼父母妻子曰吾昇天去矣遂死杻押閒楊公聞之私泣曰傷哉天佐爲我死吾竟不識其面亦不獲臨其屍庶幾來世結再生緣乎丁酉鄉人就衛後街爲席蓬殮焉故事死獄中者御史主事各一人驗其屍而後出之公臂瘡甚腹上皆青黑色驗者至吏大聲報曰遍身上下並無他故止因急病身死遂據題請有　旨着地方領埋是日日黃白無光震雷微雨屍出乃已公死時年三十一耳其妻遺腹復舉女兄子日暹後之隆慶初詔贈光祿

少卿廕一子萬曆戊申禮部議補謚若干人公與焉

蔡子曰予讀蹟山遺稿蓋重傷事　英主之難云繼公杖斃者爲御史浦鋐亦以救楊忠烈之故總之三公皆天植者哉公將歸娶時送林茂貞謫欽序曰是歸也即欲效公多讀古書他日即欲效公敢爲直言不壞本心嗚呼有以也夫

明南京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澹菴朱公傳

萬曆庚戌正月之三日申時大司空漳浦澹菴朱先生考終正寢撫按二臺以卹請　上爲震悼下所司議上

於是贈先生太子少保予三代　誥祭葬如例蓋備數
云先生諱天球字君玉號肖若更號澹菴先生生而穎
異沉凝七歲就塾師偶忘其鑰群兒皆從旁竇入先生
獨鵠立門外須鑰至乃入師大奇之稍長閉門攻苦文
必先進爲督學熊公所賞拔己酉年二十二舉于鄉明
年遂成進士而先生則已知學澹薄寧靜風節自持時
同袍寓旅邸者偵先生鼾睡自如蓋其雅度沖遠矣辛
亥秋授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明九歸法胥史無所售
奸考滿入都適楊忠愍公繼盛以請䘏分宜相論死西

市中外重足莫敢收視而先生獨約南曹薛公天華楊
公豫孫董公傳策往哭甚哀且捐金具衣冠爲殮人莫
不爲先生壯之亦莫不危之而先生名用此益重擢南
駕部員外郎未幾遂郎精膳剔蠹釐敝整如也已出僉
憲湖南丁母陳淑人憂歸讀禮邑之溪南時流賊哨聚
發其篋盡圖籍也一無所犯而去壬戌服闋補廣東屯
鹽僉事一切徵課清引皆奉　祖制從事商懼因提舉
欲以數千金爲暮夜嘗先生峻詞卻之詰朝鐫例于石
挼輿者以是義先生其年冬徙視學粵西正身率先士
瞿然頓化已擢參議分守浙東尋晉山東視學副使東
人士雖素嫻文學而古風漸遠先生喟然曰生平誦法
孔孟固將以行之也令履其地而尸厥官謂臯比何於
是立四隅社學須日記故事俾所在童而習焉又取朱
子家禮删纂之名曰易簡編布在學官令冠婚喪制一
準朱氏禮自是東土彬彬有昔日鄒魯之風矣所取士
一以文義爲殿最貴門白屋無所別識人亦不歸怨德
焉于時先生望重岩廊晉南京太僕寺少卿會入賀
莊皇帝登極而給諫石公星以言事杖　闕下先生上

疏乞賡容納宥狂直以隆　聖政激切千餘言京師爲
之語曰是故不畏分宜收視楊忠愍者其抗直固天性
哉時新鄭江陵二相挾潛邸舊勢張甚先生頗有譏切
語稍稍聞乙巳內計乃得外調先生遂拂衣還溪南扁
其廬曰明農草舍蓋已有終焉之志而邑令房公寰最
敬禮先生數往候之一見語合則以邑誌屬先生雖邑
之士大夫咸造請以爲此大典非先生莫能爲也先生
乃就古泉禪寺集諸掌故手裁定之房公每試士必上
先生次其甲乙先生不得已爲疆校閱每月旦出諸生

無不人人悅服繼房公者爲朱公廷益其率諸生北面先生如房公于是邑諸名士皆出先生門下而先後登第者十數葦湋浦人文蒸蒸甲寓內矣撫按臺省核先生行誼則交章薦先生會舊知陸五臺吳悟齋二公咸起當路亦力推轂丁亥即家起廣東憲副旋晉南太常少卿明年晉南冏寺江南北馬政大脩己丑擢卿南大理時陸公爲大司寇耿楚侗公爲御史大夫先生鼎足雁行相得懽甚而論讞亦無所阿尋晉南京刑部右侍郎已改工部右侍郎尋改左奉　勑修理皇城九門先

生精天文熟掌故注曆鑿鑿中窾而董視工程稽核虛冐不辭勞怨已於事而竣于是先生祖樂山公魯父若齋公琯皆誥贈如先生官而祖母林母陳皆贈淑人云時先生登第四十餘年矣人望之若隔世而先生年六十餘鬒髮紅顏舉止安詳言詞簡當則莫不喜且愕以爲先生殆異人也會南院缺右都御史乃以先生往南院故紀綱重地而諸御史自以與院長無屬各得言所欲言陰持不肯下先生則躬節約振風紀諸御史進而聞先生忠厚正直之旨退而人人自得也留臺一時肅

然改觀居歲餘晉南工部尚書先生方率屬程工如佐司空時而加毖焉會大計評品屬員與銓曹少異同而南省語侵先生先生遂四䟽乞骸　溫旨慰留亦再三最後有　旨以朱某素有清望暫聽告俟病痊起用先生行李數肩星馳棹發追送者皆望涯而返咸嘖嘖歎慕曰使先生稍濡忍數月即滿二品考邀恩前後矣不俟終日先生有焉歸來溪南布衣蔬食歲時與諸家食士大夫爲真率會有司造廬咨詢利病不惜縷縷條畫然竟不一語及私晚乃卜樂丘于溪南之三里許砌祠

堂蒔花木其閒題聯句曰飲酒賦詩聊自廣携壺荷插便隨埋盖有司空表聖之達焉優游十八載臨化焚香危坐顧謂諸孫曰吾生平出處去就俱不敢苟今得正而斃足矣距所生嘉靖戊子十月十七日午時享年八十三先生貌莊而氣和禮恭而言寡居恒未嘗見一惰容出一褻語宅陳淑人憂哀毀骨立事若齋公善養志立祖廟創義田捐貲葬友庭除肅穆即誕日猶不容演戲稱慶曰吾先公家法固然蓋先生起家禮經故其周旋惟謹如此然當機立決見義勇爲居官侃侃引大體

雖死生利害不顧宗族友朋毋有過動輒相戒不使先
生聞知即先生聞知必徵色發聲須其人愧悔改圖然
後出見假之詞色同年王新泉公賢而無子先生即其
所居立祠令世世祀勿絶他如培西北山脉以固地靈
引九曲水以資灌溉清官山以還樵牧皆爲德於鄉之
大者其教諸孤必以脩身立名爲本又曰肖子不須貽
之産業不肖子不須貽之產業故居官六十年家猶儒
素惟酷嗜圖籍曰吾傳家萬軸勝於籯金遠矣由此觀
之先生出處進退非特有古大臣風節盖居然醇儒之

作用者哉先生元配徐氏繼配李氏俱封孺人加贈淑
人繼黄氏又繼呂氏丈夫子六曰篤敬曰達援曰達揚
曰篤孝曰篤叙曰篤烈皆好脩而文以世其家女子三
孫男十三女孫八曾孫女二所著淡園存稿行于世有
韓歐家法

蔡子曰余郎南比部盖獲事朱先生云壬辰告歸先生
以御史大夫親徙餞之后城舟次令讀盧司徒戴侍御
所爲狀若傳其文核而彰猶若見先生焉而知已不可
作矣先生筮仕即講於徐文貞唐中丞二公之門深爲
所器及文貞秉政而先生所奏記無不以推轂海内正
人君子爲第一義夫文貞相業大者乃在收拾人才盖
朱先生有助焉先生雖晚達而立朝僅六年未及大究
厥施然其羽可用爲儀矣漳浦人又言先生之生甘露
降梁山鳴及逝之日晝晦其夕梁山有火光旋滅嗚呼
嶽降騎箕之説豈虚哉

旌表庶祖妾貞節楊氏傳

家大人識王父無峯公誌銘之陰又明年萬曆巳丑獻
臣成進士授主事南比部三徙得南選郎而家大人亦

由四明憲副貴竹尋叅其藩癸巳滿三載聞於是王母
及曾王母安所公誥贈中大夫貴州左叅政而王母蔡
人洪曾王母呂俱稱淑人吾門寖寖大矣實我王父毋
之遺哉甲午冬家大人長漸臬將入覲會獻臣在告乃
命鳩工礲石以表封樹且奉庶祖母楊氏柩祔焉楊性
淑慧幼即下捷習紡績不妄隨隣舍女嘻笑既侍王父
頗通小學勸世諸文事呂洪二淑人並曲得其懽嘗舉
女不育也年二十四王父訃自京師號痛欲殉者數矣
王毋所以慰藉百端乃强起佐拮据相依兵火間如毋

子煞王母歿而楊操家甚肅終身茹荼衣枲不厭凡吾家所以毋替前烈而獻臣父子獲有今日者楊有力焉生嘉靖丁亥卒萬曆甲申時獻臣從四明歸池安人實視含歛祔楊孫母歿適張楊心弗是也後張營毋穴矣乃爲別厝不令從以見志云今世俗第以一時感慨效節爲奇考楊始終守死善道難實百之矧獨身煢煢又故妾也督學吳江顧公移縣扁其貞節而未及上於朝獻臣父子幸列仕版忍負幽冥而不使楊之孫貞顯焉此天理人心之公非兒女煦嫗之私甲辰獻臣以儀郎

擢備兵常鎮將出都特上祖妾孫貞難泯一疏事下按臺覆勘具奏乃得照例旌表貞節云

旌表貞烈顧門薛氏傳

檇李歲薦士薛子祈元者予筆研友也予總角交祈元即知其曾王母沈王母張母屠皆以節顯矣及官浙又知其長女顧烈婦事大奇之烈婦生萬曆庚寅至辛亥年十九也以六月結縭顧之球越月而會球兄之瑛者爲其收息人顧恩所及併及其弟之璉及其僕又計盡滅顧氏以絕反兵則突入球家姑仲驚起詰之恩遂以刃向姑時之球急徒手搏恩恩刃中球球廢遂刺仲烈婦方歸寧聞變倉黃步歸其母石孺人偕之至則姑已瞑矣球僅目之亦遂瞑烈婦枕尸號絕久始甦已復登樓自縊家人排戶救解又其父母持之泣也烈婦乃遽然起曰我固未可死於是盡廢其嫁時裝爲二死者治斂事蓋屏粒五日毋石日夜守不怠至是始一啜粥飲水而已郡邑聞之爲捕治顧恩論如律烈婦乃爲具薦告獄成也復伏地哭極哀母石終意其必死使少二子三奎諷之曰夫節第至死不變豈在必死哉烈婦曰吾

所以未即死者爲夫與姑未歸仇未報也如汝言則夷齊不餓死矣比歲莫語其母曰伯兄燕遊而父獨處室祖先伏臘之謂何毋歸矣獻歲且復來於是母石歸而烈婦遂沐浴更衣以其夜潛雉經死蓋十二月二十九日也父母驚往視之則衣皆密縫五日就殮面如生當其時宗族隣里聚觀者莫不駭嘆泣下而聞其狀於郡邑監司云烈婦幼即寡言咲不喜葷腥不事羅綺八歲時比隣失火家人俱怖走烈婦獨操盤攀几取神主捧出父母益奇愛之總角工女紅從父作字受書往往能

商畧古今節義常變事其死可留於夫姑被禍之日而不可留於得罪人具葬地之後矢志而不移就義而不逼夫寧一決之爲烈哉盖得於天植與閨訓者素矣烈婦之生也祈元夢一神人捧金書從天而下臨死之夕復夢女歸指其胸前鏡曰我胷中一鏡光明殊甚今士大夫多讀書識義理然一臨利害輒展轉趍避忍不能決視烈婦何如哉倘所謂胷中鏡者明耶昧耶烈婦以壬子八月與之球合窆岳秀之阡伯兄茂材三象爲請於大學士沈公鯉誌而銘之歲丁巳旌表貞烈給坊如

例則巡按李公邦華及宗伯何公宗彥上之也嗚呼是可以風矣賛曰

婦從一是其常誰爲禍如燬揚呌有昊穹蒼蒼就義和矢志剛一月嬪千秋藏胸中鏡皦日光于嗟乎誰無死烈不亡

旌表貞節黄氏傳

歲甲午吾泉王氏之門以四世節孝旌節婦三李氏氷介暨滕洪氏又李之曾孫婦黄氏也孝子二李之子瀧水司訓王公熺及熺李子文昇也王氏雙孝雙節各有傳紀侈譚縉紳閒獨黄以後死缺爲按黄氏父麒南安人笄而適諸生輔輔之父曰文祥瀧水公長子也輔弱冠爲郡諸生已有名黄氏知孝經列女傳諸書能佐其讀輔早世黄年二十二比終喪哭不絕聲幾死者數矣念舅姑在堂四孤在側曰吾爲死者死則死爲生者生則無死且不有曾祖姑足師乎瀧水公既老病痢親爲浣滌中裙廁牏無難色瀧水公憐婦孝食貧遺囑加贍之田十五畝黄以壽終孤竟立今孫曾中有翩翩好學者蔡子曰余在儀曹所論次天下義夫孝子烈女節婦

衆矣然未有四世節孝如王氏一門者也節而旌詎泯泯乎吾同年庚鑄猶屬予爲黄氏傳豈以予言足重耶黄之節又豈待予言而重耶王自氷介砦節開先而子若孫以孝聞黄氏復守其家法垂六十年不變固天植哉其所由來者素也庚鑄爲孝子文昇公子於黄爲從嫂自諸生以行誼聞其視功名紛華之事口逡巡不欲道至表章其世德不啻飢渴之於飲食此真孝子孫至性加人遠矣

蘇毋純節張氏傳

夭女子有行則夭在夫長子老身則夭在子不幸夫與子交際其窮而以未亡人爲猶亻之夭形影吊而藐諸立卒之綫祀有托而允宗有人斯誰爲之哉則不夭而夭乃在我試與紅顏一決白首孤貞者較節論烈其難易不同日而語矣蔡子曰余讀礿仲所爲張母純節錄而嘆蘇氏孤之有夭也張母故起齋公女而字愧烏公愧烏弱冠以高才補邑弟子無祿夭絶母年纔廿幾殉者數矣其翁對峰公再三慰止之曰不有伯氏二孤在乎長者九齡次者七爾與丘嫂黄善撫之猶爾子也母

乃勉從翁言無死未幾對峰即世嫂黄繼殞而海上倭賊之難大作二孤間關遂相失也母涕泣曰天乎竟忍絶吾蘇乎誰爲致者吾不愛吾簪珥頃之長者得生還即礿仲父香山公也次者落溫麻山中爲他人子則急遣香山公覓仲歸此時離合悲懽光景堪令人涕洄集矣香山公配張孺人晩舉礿仲稍識句讀即促就外傅乃礿仲復髫而孤則日夜與孺人煦育課督之曰先世詩書之業在孺子矣勉之哉礿仲既弁而鼓篋溫陵一切修脡薪水之資皆母之自出及業成而喜可知也母

故勤操家機杼滌綈浣竟老不自休猶斥其供讀之餘寘祭田若干畝礿仲既成進士母教之廉令崑三載歸徒四壁立而至是乃以倫序後次公之子惠賓蓋母年八十有三無疾而瞑曰吾可以下報夫與吾翁矣夫死易立孤難自古記之然屬毛離裏天之合也蘇氏二孤寄於冢婦之腹荼蓼兵火一髮千鈞無張母則夫與伯而俱餒有張母則伯與夫而俱續翊其撫礿仲以允厥宗則母之天於蘇也大矣夫夫婦君臣之義一也爲臣者其於楨國不第以畢命爲忠爲婦者其於昌家不第

以一殉明烈愧烏之亡而不亡也蘇之再傳而克昌也微張母誰力哉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斯張母之節也是宜旌

烈婦何三娘傳

何三娘者浯洲太武之麓何家女也年十八歸于陳次君以恕氏性婉慎能得姑懽越明年秋而次君病憊就外舍氏心憂之色爲悴然第時從姑侯視不燕見也已而次君竟弗起氏絶粒飲水者二旬既自分必死矣且謂姑幸未老有伯叔四人在可承朝夕而姑強之粥乃

啜少粥及卒哭其母往省之見其顏色焦槁則泣諷之曰女豈欲效古死烈者乎氏曰薄命之人得從爲幸雖然脩短命也吾弱弗能裁惟矢同穴耳盖恐傷母心云然聞詢里婦戴者所爲死節狀甚具會避紅夷於母家妹方織則代之織曰吾弗再也将歸則索弟襪代之刺曰吾病恐弗及也其姑故令長婢侍寢氏勞苦之曰子休矣可令幼者代家人以夷氛故圖厝逝者於是拊柩大慟曰同穴之謂何其夜遂經死婢幼不知也初次君殓其遺衣一無所留惟留褁足帛以自約結至是乃用

之經而斂履亦先籌燈製具矣此其志曷嘗一日忘死者哉盖歸以辛酉之冬孀以癸春之仲而死以甲子之正夫風之靡也栢舟矢死已奇矣慷慨一決則又奇若三娘之孝而静必死而從容不濡忍不矜激視死如尋常事所謂天植者非耶貞哉烈哉而加一等矣

同安趙陳二烈女傳

盖余讀詩至衛栢舟而嘆女貞之重也夫彼已成婦矣一與之醮及爾同死故有從容俟者有慷慨殉者死不同其不得不死一也聖人删詩有取焉而筆之於經以爲後世勸至以許嫁之女畢命於未授綏之夫如吾邑趙三娘者余睹其狀嘉其烈可異焉按三娘父應冬母陳氏父夢人授璧而生三娘幼字何公保庚戌三月公保死三娘年十六耳請奔訃于其母不得命則約何氏姑來馳與俱往哭甚哀變服執喪一如婦禮居月餘骨立父母訪而憐之即舅姑弗敢留也而三娘遽扃戶自分必死矣其母若姑倉黃排門擁去不得已謂舅姑曰生不婦何死當来歸既至家雉經者再復以解救不得死諸兄弟不忍其決也又冀其久而志稍懈也勸其母

仍歸之何出門則曰吾不反矣遂自製殮具卒哭之辰沐浴更衣拜訣其翁姑父母時鄉隣異其事者咸集而其母猶持之絮泣則紿母曰吾将登臺死母出遂經於戶內絶矣天忽震電陰雨海號諸来觀者莫不洒涕下拜焉夫高而未始不中者德也趙女於何雖有成言然非有衿帨之行嬿婉之暱也即從其父母更卜歸亦非有先王禮制之禁也而斷斷必死雖至親勸諭不爲沮可不謂烈哉非性天植甘死如飴者乎此其事極難節極奇未敢槩之中庸然律以栢舟之義更加一等矣其

為聖人所與無疑也於我　朝令甲應旌余故傳其事俟觀風者採焉

趙三娘之死烈未幾而邑中有陳大娘之事陳大娘者諸生陳開春女也幼頗通女誡列女傳諸書許聘呂用和之子重熙庚戌年十九矣期以明年夏于歸而重熙以今十月即世大娘素服白烏絶粒號哭矢以身殉隣嫗刺刺勸解之則引刀欲斷其耳以明無二心遣呂家婢來歸奠餘因跪請其母曰呂郎死及旬矣朝夕之奠誰為奉者毋尼之曰婦有三從汝父在外且安之大娘

曰從一而終父之教也棄小從以成大從可乎即遣婢約其姑夕與俱往入門拜舅姑畢服衰麻旦暮哭奠夜寢柩旁其父歸弗能強也乃責簪珥舉奠至臈月朔令人竪臺於中庭梳沐結束曰吾今得死矣顧謂父母兄弟幸無過悲怛遂出拜天地遍拜舅姑父母及親戚取約婚帖納諸袖中手白練同二婢登臺二婢泣大娘顧咲遂投繯死嗚呼百里之中一歲之内而烈烈者二為亦大奇矣豈與趙女同聲相應者乎大娘之死邑丞若薄親往解其繯大令李公親臨拜焉詰朝余往遠而望之面猶如生而里巷嘖嘖聚觀者奔走而未止也且有嘆息泣下者此不可驗人心之同耶余承乏儀曹無半載得與覽御史所上節孝疏私謂節獨行也亦庸行也今一鄉中所覩記真節者必有若而人而直指按部一方兩三年纔一報命而所請僅五六人而止因嘆婦人女子空自苦一生而欲博　朝廷三十金楔棹之榮又何難也則窮鄉下邑抱孤芳而不耀者衆矣余甚悼焉故每告人以郡國表節之額宜廣不可過設不必信之心然至烈女烈婦則其所為自足驚詫耳目而其得請

也猶易今令公雅重風化此二烈者業為上狀于當道吾知其必且獲旌而不恨於孤芳之難達也

鄭氏葉氏貞義合傳

辛亥冬余方校讐林次崖先生文集見有貞義記二焉其一鄭氏其一葉氏事甚卓卓而二記皆先生耋年筆余業汰之矣顧二氏之誼有不容泯泯者故摭記鄭氏星女約婚曾未行也曾為不善義當絶氏終身不攺字居家能為其兄弟宗和宗睦宗貴等主內政不令析箸其兄宗貴壯年喪耦不再娶感氏之化也氏年不知幾何

然記稱八十二矣葉氏潭浦人幼許諸生吳公學陷子維幹公學鵠
非幸乃父民部君恐悔焉改許錫及女稍長有知鬱鬱
不樂曰吾有死耳迨楊卜婚期女約吳氏姑駕舟來與
偕行家人欲奪以歸女矢投于河已復念曰無益也祇
以覆吳慟哭至家不食累日姑聞其守義不渝也來訊
女起櫛沐更衣以婦禮拜姑堂下家人驚馳告民部乃
具粧歸之于吳焉余嘗合二氏而論次之公學非辜維
翰無罪民部遽爾改聘爲過葉之必歸吳也求仁得仁
雖聖賢無以易之矣曾義既當絶而鄭又未婚守死以

殉則先生所謂非禮義中正而方之申徒狄之入河者
故爲葉易而爲鄭難嗟乎二女子豈嘗讀書知道理然
至寶見得是乃能遺死生堅金石真足愧世之具鬚眉
稱男子者是可使湮滅不傳乎雖然以先生之文而不
能傳之於梨棗剞余小子效顰之作安知異日不覆醬瓿
哉然余能洨先生之文而不能沒二氏之誼亦喬木錯
薪風人之遺也鄭吾同所軍家女都閫戴公扁之曰貞
義而記不著何所姑俟再考

書歙洪氏節烈傳後

余備員儀曹蓋一歲之奏覆節烈者二焉因竊嘆 國
家風勵之權人生挺立之真不遺于婦人女子又竊嘆
所覯闕節烈之行在所聞見而直指報命請旌不過五
六人而止何僅僅也間嘗持其說以爲夫人空自苦一
生而祇博三十金楔棹之榮採風行部者何得過設不
必然之慮以格之有問焉必以告也而僅僅猶故也嗚
呼真節真烈之出于窮鄉下邑者苟非掛賢人君子之
筆以垂不朽欲十一彰表于王綸亦難矣屏居中偶讀
令大儀洪公所貽節烈傳則其家之女而烈者三婦而

節者十九崖略具焉既卒業爲之氣壯或酸鼻以悲曰
是何歙洪士女之多也彰往風來在茲舉矣蜀寡婦清
用財自衛使秦皇帝爲築懷清臺太史氏艷而稱之歙
故不乏如清葦而是編一無所耿至著其凡云有子而
家溫者不與豈不亦幽閨之董狐哉即採風者據以上
聞可也洪公躬羔素而隆風化令吾同首正富室悔婚
之禮及長儀曹請出藩請王婚請釋楚錮請易代孽皆
侃侃挺持之大者其爲此例嚴事核不特足光家乘而
已彼具鬚髯誦法孔氏者讀是編也亦可以凜凜豎脊

梁矣此又傳外之旨也

神道碑

明通政使致仕贈右都御史考吾林公神道碑

大總憲考吾林公之歿也令子左侍郎寀以卹請 聖
天子下于部於是 予公祭一壇遣藩司官行禮仍
予全葬葬公石鼓山之陽又由通政使贈都察院右都
御史閩督學使者祀公賢祠而邑父老子弟又捐金募
役特建崇德祠于北關外信州雷陽二郡皆祀公于名
宦蓋公居官居鄉榮哀之典備矣而侍郎公曁其兄憲

副公寀以小子獻臣素辱公教能知公乃以隧道之碑
見委獻臣自揣名位文章皆不稱公役然以通家誼不
敢辭按浦林之先出唐九牧入 國初數傳而得叔祺
公爲公五世祖叔祺生素庵公民則年高德邵人稱壽
官公云公生質庵公鳴琚廩廩德讓居常自歉寧負我
無負人戚屬令歸者寄宦槖焉公爲坐守三晝夜無取
也公生積庵公長壽配陳氏實生公積庵公至性孝友
而素履端方弟姪微有過端立誚讓不少假即鄉人有
不善亦不敢與公知也自公貴祖父俱贈通議大夫通
政使毋陳亦封宜人贈夫人云公諱梓字達材别號若
吾公生而聰慧端莊異常兒十齡即工舉子業文宗朱
鎮山試士公蒼頭入試既完搆而筆偶落拾之邏者以
犯規唱朱公賞其文第曰既犯規須量責乃取公徐應
曰士不可辱豈急進取哉公益器之次年再較遂首遊
泮嗣邑令慎公山泉亦大奬重公每較必冠戊午遂舉
於鄉以乙丑成進士時年二十八矣公以二甲除南京
刑部主事仁心爲質每於死中求生至其執法不撓處
雖貴近不顧也司寇有諭以做官十分執不去者公曰

一秩可輕三尺難移耳同寅某嬰疾卒官而邸閒無人
公殫心力經紀之不數夜夢其人盛服焚香爲公祈昌
後於天嗟嗟公子孫振振繩繩有以也哉庚午擢守梧
州時有弄兵潢池者公宣布 朝廷恩威亂繩頓解羅
旁之役制臺殷公奏 命剿賊公調餉給兵未嘗乏絶
殷公每嘖嘖林守年少有籌畧不特召杜輩人而已會
奉積庵公訃歸丁丑再補廣信脩學宮造浮橋均賦役
諸如救荒郵傳兊運事靡不軫其勞苦而供其困乏商
人營造京紙者倒輸百金公嚴革之費以大省郡有兄

第十年之訟公以情理開諭兩造厎脈相好如初在郡
三載而四經水旱禱雨雨祈晴晴巳卯秋入棘戒行矣
而回祿爲災逼近公廨公念囹圄中人亟入獄縱之而
趨禱城隍火亦旋息時暮夜倉猝竟無一囚逃者明晨
羅拜堂下曰太爺活我太爺活我其德感若此直指邵
梈墩公薦公爲十三郡冠郡人亦以反風滅火立石紀
異焉庚辰擢憲饒州鄱湖多盜公一下車盜爲屛跡初
任時潘藩例有禮餽公婉辭無所取會江陵相裁革天
下司道三十餘員而饒憲亦在裁中然裁者輒補他所

而公十載林壑不通長安貴人書庚寅始起備兵楚沅
時苗頑兵譁公嚴保障以御苗而誅首亂以御兵地方
卒用安堵明年叅藩辰州以失當道意論調公念毋陳
春秋高依依膝下不復爲謁補計矣至辛丑補粵西之
桂平思明士民內叛擒獲多徒公審無辜釋放者百餘
人尋晉總憲閩省澄清繼擢粵東右轄分道海北蠲贖
賑窮砌石平渡歲丁未交夷內訌攻陷欽州而公先一
月以入賀行事竣驛馳歸招攜戢叛制臺戴公伏公如
左右手時公督餉渡海而颶風陡作絕桅折檝竟日乃

得泊岸者天也巳而大兵征勦斬俘千級 神祖賞公
功白金三十晉俸一級矣庚戌遷四川左布政使蜀稱
羶地而公錙銖不染會征倮夷用詘則議籍郡邑積穀
輸餉而自捐俸鍰千五百金助之師爲宿飽癸丑入卿
太僕乙卯晉通政使時邊餉市賞諸費多借冏帑帑金
幾虛矣公外脩明馬政而抗疏言馬折以備軍國之需
若他費可那將來一旦緩急何議雖格識者韙之其在
納言出納惟允每覽四方條奏水旱盜賊諸事輒爲憂
形于色丙辰 大廷策士公讀卷祈得人以報 國讐

校閱弗虔也嗣奏三載考予復職蔭一孫朝紳方望公
八座以竟大用而公遽乞身歸矣公性至孝父積庵公
儆有不豫齋慄愉婉必得請而後即安雖貴爲太守猶
然毋陳年八十六矣患乳疾公偕沈夫人坐臥榻前躬
調湯藥者七閱月其居喪未嘗見齒後喪毀病踰年乃
有起色撫二庶弟婚娶成立悉推先業予之仍贍以月
餼勿絕姊若妹三人及封翁姊若妹四人公悉爲周濟
而長姊寡無子則爲之贍生立後焉歷官六十餘年衣
惟布澣宅無樓臺而貧宗婚葬舉火之需輒不吝傾囊

厭之生平無疾言遽色而子孫則義方提命無令稍有軼越即憲副侍郎一入仕途公每面命書貽必曰以忠蓋報國以清白立家蜀樊賦之役侍郎以藩使守錦城督渝餉拮据辛苦公惟勉以捐軀保境無一語及私也居恒無事恬澹自適橫逆之來了不介懷其接人雖田夫野老無不和顏悅色其處鄉則吉凶慶吊災祲祈禳及出入守望悉與衆共未甞以齒爵自崖異也邑發脉從西來而爲鄉民劚鬬幾斷公請於邑與諸紳捐貲培之文風賴焉歲饑蔣令君爲糜以待流民公助之賑全

活者甚衆至請託之牘不入官府生事之懲尤嚴臧獲蓋公所爲義舉福利之事不可勝數而私已害人之事不惟不出于口亦且不萌于心可不謂大人君子哉最公通籍見後乙丑進士者又四年而家居餘二十年懸車又十二年而次公以左司農陳情歸養尤人世父子所希乃龍蛇之歲間病腹痛屬纊前一日正襟危坐呼兒孫侍立第曰若輩勉爲好人語不及家事云公生嘉靖戊戌二月十六日卒崇禎戊辰四月初一日享年九十有一元配沈夫人孝慈莊惠與公媲德子六長憲副宷今補廣西按察司副使次侍郎宰總督糧儲南京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左侍郎終養三寵庠生四寧五宸六宗俱太學生女三人孫十七人曾孫十九人孫朝錦官生鳳陽府同知朝鎬蜀府左長史朝銘敘州府同知朝欽候選通判餘孫曾皆濟濟雍庠俊茂士也沈夫人爲沈欽齋公女壽五十五初封安人宜人繼贈淑人又贈夫人𢿱贈淑人者二恩卹與公並祭合葬云銘曰

納言之命起中天出内惟允王喉舌貽代 二帝有道

長篤生名碩號人傑 肅皇違世貽虞龍 神廟之季謝朝列中外歷懋勳猷進退始終惟一節二子同朝羨濟美三事陳情侍耄耋孫曾濟濟邁汾陽千里之駒盡汗血福公寧第享大年奕世載德綿瓜瓞石鼓之陽式豐碑天壽 龍章永昭揭

明中大夫太僕寺卿純吾鄧公神道碑

萬曆己亥十二月初七日太僕寺卿純吾鄧公以疾終于家明年公子應國子生允淳走京師以祭葬請上下禮部得予卹如例允淳又以公行述謁文少宰馮公少宗

伯教公爲不朽計已又以隧道之石屬公之門人蔡獻
臣曰先公知子其文之獻臣自惟名位不足以頌公再
三辭不獲又明年允淳遣信來徵言曰孤兄弟將以某
年某月某日葬公于某山之麓子有成言矣其可食諸
按述公諱鍊字文純別號純吾鄧之先世居撫之雲林
其徙建武落霄則自伯佐公始也嗣是有溶者仕爲金
紫將軍溶生永康永康生仁仁生玄玄生梘梘生西澗
公祿以慕義聞里中是爲公祖西澗公生方石公維垣
慱學雋才用高等餼于學官稟業者襪相錯也然數奇

省闈入彀矣輒不偶晚乃貢入太學不及仕以沒公爲
方石公仲子自公溯太僕考而贈祖父父如公官祖母
母皆稱淑人而母甯則先封太孺人云公生而慧頴舞
象時授書日數千言方石公大奇之未幾失怙哀毀支
床鄧自西澗公好行其德鬻田宅爲人代券償子錢至
方石公沒而家食貧矣然公不以貧故輟伊吾聲壬申
補諸生先後守郡者大賞識公首拔之然終不以知已
故有所居閒即婦翁章其坐讐誣繫亦終不爲造守公
白狀也其趣潔如此丙子鄉薦明年成進士當之長沙

郡理則馳歸迎母氏俱時方弱冠而登堂讞決老吏不
如江陵相用事法尚束濕公惟取一切舞文積蠹置諸
理至兩造相對反覆推究務求得情不專取毛鷙慘刻
希上官旨也寧鄉令黷而賦逋兩臺移公署之下車首
革火耗民乃大悅而輸吏最壬午徵拜河南道御史尚
書梁某者故江陵私人因馮璫得吏部中外口噤公抗
疏論罷之已銜 命按粵粵距京師萬里禁網踈濶公
至勅監司去拘攣聚功令無以虛文遁我銅墨吏黷而
殘者劾其尤人始惴惴知三尺矣行部所至問民利病

與吏始獄久繫數十人負巨艦直以數萬公廉狀可原
會疏出之海忠介屛處瓊海公爲竪坊而額之曰三代
遺直又疏請得 召用人謂公於是乎能舉善師陳璘
以分餉失士心總督欲彈治褫其任公察其才氣驍徤
可以過使竟寬之事竣還 朝因旱言燒造之役大擾
江省且奇脆無益宜速罷 上報俞焉尋按吳按閩其
治大指如粵吳財賦甲天下豪家習爲規避而貧民日
苦敲扑積逋累年直引領望蠲耳公首定規畫以三七
後先耿辨貧民藉是甦矣俗閔僧扛幇健訟公立出其

究繫者而幇訟無賴子悉論如律孝廉吳其恣行子毋
色哮無敢誰何其子甲以賄舉南畿一以法遣黜之雖
有力者道地無所聽乙酉遴武士四十人以獻閩地山
海強半漳泉諸郡仰給粵公命所在積穀不足則以贖
鍰益之又謂閩歲額無幾鄙政苦不支矣乃裁其冗而
立之程因以稍蘇復所楊公如野劉公奉　命典戊子
試事而公實監臨之將放榜二公以所取牘與公商定
高下略無異同一時稱得人焉其武試所拔士亦如吳
初公按閩過里也念寧淑人年高將圖侍養淑人以大

義切責之公不敢違其意又見淑人操作善飯乃勉登
車而會淑人哭伯鍔嬰疾公聞則馳疏倍道歸及邵武
而訃至矣服闋補福建道有詔舉將才公會疏以李寧
遠父子及劉綎吳廣華聞後多登大將與公按粵時陳
璘俱著功名於倭播云差刷卷京畿晉大理丞左右少
卿署寺事焉公曰自吾爲理官躋臺史皆法吏也吾無
敢骫三尺從事剝天下之平哉所平停疑法必以情故
公佐棘寺京師自以不冤乙未晉僕正寺馬爲京邊騎
操之需自易種馬爲俵解弊滋甚公日夜搜剔以前楊

公所編馬政書沿革得失具在稍倂板馬而身率僚屬
精行之承平久馬大半徵折鏹彊場之役興　天子借
以犒士又借以賚功至　命啓舊藏佐之公謂天下能
却馬以糞乎一旦緩急將柰何乃疏陳大計願賜停格
詔下司馬議稍裁節焉時　皇長子三禮久稽公率僚
疏請發明孝慈得止之義甚剴切留中不報公以病羸
數乞歸太宰孫公覆留之後乃　特旨留既滿考請愈
力而陰懇銓曹爲題放始獲予告公歸而偕親朋把酒
奕棋洋洋然曰吾身今吾有矣踰年復病竟不起距生

嘉靖壬子正月二十八日年四十八耳公爲人白皙修
髯而冲夷溫粹即御僕隸無厲言遽色按部同安獻臣
從諸生望見已而戊子得雋乙未謁補公進而教之其
心事光霽慈祥望而知其爲正人君子性孝友初謁選
歸則盡推先人貲與季曰伯兄足自饒季貧可念也既
貴顯矣捐穀數百石贍族指仍創學田間有一二暴子
弟以　聖諭四語委曲訓誨咸歛戢焉里居不謁公門
即守相達官有所私質亦竟無所言居官以緩爲急而
沈毅精敏黠胥莫能窺其際直指贖鍰及冏寺羨價數

萬悉登籍儀解徵收多不中程然公終不以苛細盍吾
鍰也司理分校楚闈及持斧試郡邑士必躬爲校閱所
物色多知名者自京秩主試見爲奪直指權率多鑿枘
甚至秦越其所舉士而公於楊劉二公無幾微於獻臣
輩九十人者視之皆尨李故九十人師事公不替長沙
咫尺江陵方時相氣燄而公顧不通介紹以自遠在閩
寺聲望大重閩中州撫臣及南操院鈌　廷推率首公
顧中格人或諷公是齮齕銓曹者釜鬵乎哉當便翩無
再失公曰夫官之淹速命也吾病恐不及首丘圖且拂

衣耳居恒與近溪先生譚學互暢玄旨而絕不爲崖異
放曠之行其禔身教淳葷斤斤不踰尺寸易簀翛然無
有慣戀嗟乎此其所養豈易言哉最公始終可謂完名
純德之臣　天子之知公而卹公者亦可謂無憾然嗇
於年而不大究其用可悼也公配章氏封孺人贈淑人
繼配涂氏封淑人皆先公卒章淑人以簪珥佐公諸生
時貴爲命婦莊事甯淑人不少懈終身布衣疏食而已
涂淑人德媲之章生嘉靖丙辰正月二十九日卒萬曆
庚寅七月二十九日涂生萬曆丁丑九月二十日卒戊
戌五月十二日葬皆合焉公三子允濬國子生娶典儀
黃思女當膺推與其弟即允淳娶旌德知縣張時顯女
允淑早夭章淑人出女一幼許孝廉羅繼先男翊世涂
淑人出孫男善周濬出善偕淳出孫女各一銘曰
世儒談學競趨狂慧俗吏之治爭尚踔厲狂也而蕩厲
也則劇允矣我公展也其純柔嘉維則平易近民簪筆
于朝攬轡于閩于閩于吳于吳于粵無微不滲有蠹必
核定國不宄伯冏無昵　帝曰大正維予是毘返爾初
服遲爾嵞司嶽降遽收梁木竟萎煌煌優卹以全終始

樂石銘詩名德是紀用詔來人其式于此

墓表

福建右叅議十峰殷公暨配張宜人墓表

嗚呼此雲間賢大夫十峰殷公及其賢配張宜人之墓
公諱廷樞字執夫己丑舉南宮與余同出慕渠蕭先生
之門已同官南曹壬寅公以中州賀　萬壽聚首輦轂
下已余備兵常鎮公來過余於梁溪故交最厚而知公
最深者莫余若也公父爲鉅野令舜石公舜石公父守
溪公而嗣從吾公後公母唐太宜人而嗣王毋爲倪太

孺人公事父毋孝通籍後丁齊石公及唐倪二母憂易
戚備至待二弟能友而誨有妹適祁而寡爲撫其女而
擇名士嫁之其天性篤至如此公生而蚤慧弱冠補諸
生每試輙冠已受廩于學官矣歲戊子北遊太學遂聯
舉進士就選得南駕部主事已以鉅野公服闋補營繕
復以唐宜人服闋補武選尋副職方郎車駕已擢僉河
南憲巡河北已晉參議巡大梁復以倪太孺人重服闋
補闕藩分守建南居無何入　賀遂以病乞休此公涉
世之槩也公在南駕部所職草場租賦設法清核武弁

猾胥不得乾沒在繕部董役北上門勾稽精詳省水衡
金錢若干緡在車駕最苦郵傳冐濫一切以挈令裁之
分巡河北時有劇盜王好問者戕殺捕官聲言欲掠汲
鄴汲故潞藩所居國也公不動聲色選將督兵殲厥渠
魁而地方安堵在大梁部使者欲庇一令公奏記言其
劣狀竟劾罷之輿論快爲此公宦蹟之可紀者也公敭
歷所至最詳慎者刑獄而生平兢兢檢押不少假在南
有一鴻臚持暮夜金爲姻婭居間公立叱去之大梁入
賀與衆知陳子有約一時郡縣筐篚爲之屏絕號雙清

云家居門無雜賓敎子弟無與外事臨歿尤以勉旃爲
善屬其子焉邑有訟故宦裔欲攘其産者持百金乞公
片言公投袂起曰吾即貧柰何利爾屠沽兒魚肉衣冠
後乎宦裔竟以得完所善屠文學無子既經紀其喪又
爲置後而贍其未亡人此公在朝在家之卓卓然者也
憶余嘗與公覽觀仕籍凡起家正途者公一一能道其
履歷不爽故余每服公精敏之識卓練之才必當大用
於世未秋入　賀之役既抵家則嵐病甚不能行公遂
堅意乞身適余署道蘇松乃上狀撫臺爲疏　請致仕

而冀其奏薦起用也後得嘉禾滕醫病良已踰年復嬰
竟以即世嗚呼自風尚日澆而縉紳先生爭激詭爲名
高故言廉介言氣節言經濟大類優孟之學孫叔敖衣
冠抵掌皆非真叔敖也甚則借以爲勁羽矣乃公不徼
冠垢衣而廉不危言抗疏而節不蠭悍踔厲而治辦表
裏洞徹內外淳備出處身名俱全葢粹然中行之軌焉
可不謂賢乎位不究施年未配德惜哉惜哉公生乙卯
十月卒戊申三月年五十四宜人生丙辰八月歿庚戌
閏三月年五十五子二之儀諸生蚤卒之儼國子生余

又聞張宜人之賢凡公之孝友施于有政能以清白一節著聲者宜人仁孝勤儉有力焉嗚呼是可爲媲美也已矣故因之徵之請爲表其大者於墓若此倘亦有道之碑可無愧色也歟

清白堂稿卷十三

清白堂稿卷十四

明同安直心居士虛臺蔡獻臣著

墓誌銘

南京兵部武選司郎中小峰趙公墓誌銘

趙公諱與治字道隆別號小峰萬曆乙巳余備兵江陰則公以鄉先生見問其年八十六矣丙午秋觀兵楊舍謁公於石橋里其冬公以後事來余就謁旅次於是公始以仲兄之次子樹綱爲子而屬其產於兄弟之子若嗣子及夏氏女各有差而公以丁未卒蓋十二月十六

日也嗚呼若公者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也公清白吏嗣子產薄不能具喪葬余稍經其費而會邑孝廉夏君樹芳者公通家子誼甚高曰及公葬事而余許爲之載筆於是夏君以公狀偕公族子繹熙甥張明德華來請銘趙之先出宋宗室恭獻王有士鵬者守江陰軍因家焉六傳至良發狀元及第又五傳而孝子鉉我
高皇帝旌之俱祀於鄉孝子生淮淮生樞樞生煜煜生至愚公堪則公大父也父通判撫州數峰公鐘贈奉政大夫襄陽府同知母徐封太宜人皆以公官　貤恩如

制云趙故望族至愚公用貢起家而數峰公與弟欽俱領鄉薦門以浸浸大矣公生異常兒稍長治舉子業師事太史日門胡公日惟手王文恪制義一編不旁涉徑蹊既補邑諸生會撫州公坎壈末抵官以卒家貧甚公矯矯自拮据口不言貧而儼然以左氏春秋教授里中矣督學楊公扳寘高等餼焉舉嘉靖己酉越癸丑成進士謁選得曹州守則迎太宜人就養公入承毋懽出修民之和常俸外毫無所取而相分宜政以賄成入覲者筐篚填溢公獨循例投刺而已以是吏部擬公調時相知

有力者欲爲請近地曰脫五百金則近地可圖也子有老毋獨不念哉公曰吾貧措大安得五百金東西南北惟命之從可也于是調蜀廣安板輿就道無幾微見顏面公風骨戍削事上官抗直不阿而御豪猾則凛凛禀三尺從事巨室俞者故多爲不法公至立發其奸俞陰募善水者斷公舟維于瞿塘之上舟幾覆公揭於當道竟置之理一時趙公有廣漢風御史行部窩訪羅織道路以目公廉得其主名立召榜掠階下其人抱血衣訴御史前御史叱去之曰汝自取戾趙知州芒寒色正可

犯耶人以此賢公亦併賢御史居廣安六年不調至癸亥始晉襄陽郡丞中丞御史先後尉薦而蔣公其署其考上上時蒲坂太宰秉銓擢公南京户部員外郎不數月尋郎武選蓋庶幾知公而欲大用之者而公先以奔太宜人訃歸矣既釋服遂不復謁補曰吾五十爲郎徵蘭未卜安問腰下組哉初公師事胡先生先生爲人師不專專呫嗶登山臨流悠然獨會故公學特脫落文義蓋得之師傳爲多其舉進士時胡以會元居翰林欲汲引公而里人亦欲假先生千金爲館選地公悉謝不就

守廣安有采木之役左右多難之而公叱馭逾峨眉捫參歷井初從行者二十二人至竣事歸僅得五而公亦病瘧甚其不激榮不避難若此公宦遊僅十餘載而林下者四十年總憲悟齋吳公政府鳳磐張公皆同年相知備意推轂公公不顧也居恒讀書不問户外探囊抒網之豪俠重貲求片言爲居間者公峻却之無所動至人有覆盆不能白邑有利病不堪熏灼者則斷斷爲郡邑大夫陰脫明諍不少避諱而事已則絕口不道或竟不使其人聞之邑人謂公古遺直吏德公頌公矣公里

居家徒四壁薄田三頃以供伏臈完租課終身布衣蔬
食歲往来城廓間細雨斜風野水孤航一平頭奴張盖
生其上見者不知爲官人也郡太守懐白周公宜諸歐
陽公皆景慕高風鄉飲郡志必得公爲重公晚年妾丁舉一女
適茂才夏祖綬早寡公愛憐女毎談及未嘗不流涕也
故析産與嗣子均既耄猶不忘懸弧曰禺元孝子之血
緒斬於余乎斬於余乎嗚呼中郎有女伯道無兒盖自
古嘆之矣廣安有五賢祠公處一焉江陰人士復謀祀
公於學宫公生正德庚辰五月十九日距卒得年八十

八配華氏封宜人無錫太學生信女齊年婉德先公十
年卒葬于砂山祖壠之後蔡子曰始余聞趙公清耿君
子也余年友薛玄臺葉玄室高景逸諸公皆重之初見
公猶自烱烱及後謁公於石橋則稍稍病憒矣不揣爲
商及嗣事而泫然公歿而遺産之衰益不能盡如公指
以夏氏女饒給而嗣子窶也樹綱卜以巳酉二月二十
日奉公柩與宜人同葬背丁面癸銘曰
仕宦何必車生耳田舍何必跨閭里似續何必非猶子
吁嗟趙公天只人只千秋萬歲式于此

四川按察使省庵王公墓誌銘

自世風斯下大雅不作學以超脱爲高仕以揮霍爲能
而語以恬淡之脩廉勤悃愊之政則未有不咲其爲迂
且拙也者乃若學不爲名仕不爲利望之闇然叩之卓
然試而輒效久而愈孚斯稱真儒循吏矣則吾友王公
省庵其人乎歲丁未公再辭四川按察使之　命及戊
申秋余方貽書訊之而公已先數月逝矣惜哉哲人之
不竟其用也明年某月某日將卜葬于青山先塋之側
公之子弘度以遺命来請銘謹按膳部雨金公所爲狀

纚纚萬言不啻詳矣余焉用文之王之先出瑯琊唐大
理少卿從德者徙居黄巖至宋末復徙永嘉則自萬十
一翁始是公與膳部六世祖也公大父一松翁儼父碧
山翁允文皆以覃恩贈四川參政如公官大母薛母張
皆贈淑人公生而警敏志向異凡兒年十五從碧山翁
受詩族人大令肖華公大參暘谷公皆奇之而與郡丞
玉洞公侍御業仰山公相切劘甚力公試輒第一丁卯
遂領鄉薦及罷公車歸時方弱冠已能自砥礪不屑屑
曳裾公門矣甲戌成進士則日講究律例疑義而以其

聞乞歸省及謁選得當塗令當塗孔道而直指駐節處也公受事后老吏文移讞決俄頃立辨胥吏華無得上下手擢民一錢追徵立按櫃法火耗贖鍰分毫無染民爲立石紀之公旦起謁臺司省過客郵舍供帳甚設然所餽不過筭食器即張江陵毋以馳傳還楚所過郵亭皆繡彩華飾獨公無加禮治行流聞爲六郡冠而適市屢不戒于盜郡丞龍某者江陵私人也止公毋發而自行揭報後事聞龍得免而公坐降級公治裝一日即行百姓夾道擁至釆石車爲枳既抵家而橐蕭然也公故

與同年曙臺唐公觀瀛沈公友善及巳卯謁補朝夕京師遂毅然有志於學既赴贛幕或勸公借差以行會曙臺至曰君薄幕官耶公悟遂止巳捧檄署瑞金署寧都署安遠其民皆椎獷難治而公一以至誠行之不作遷客態瑞金則爲均其里甲寧都則爲丈清太太平懷德三鄉之田而清匿鍰以佐脩城費安遠則從中門躋公堂而破其數十年之惑監司皆賢公曰使公爲真令吾無憂虔矣居久之擢樂安令以師禮謁胡廬山先生於求仁書院未幾先生起閩臬便道訪公公爲設皐比大

會諸生其大指以覺爲性而以復性爲學常靜常覺而常不擾則性體復而應酬自無不當盖原本陽明而發揮尤徹樂安人士始知有正學矣樂安地僻弊竇如鼠穴公故以剛毅著稱奸猾皆惴不敢動暇則舉行鄉約從胡先生教也時縣治圮矣爲鼎而新之河流閼矣爲疏而濬之文風否矣爲度學之右方而塔之三者皆大役而公惟力是視民德公不朽矣乙酉將入計撫臺督宗祿舊逋甚急公曰民竭矣與其最也寧殿吾輟入計可也樂安民爭稱貸以完課而公遂得以單騎北行是

時隣邑司寇舒公大理何公皆稱公卓異而竟副南行人以去則其故難言之矣公於是始得奏三載滿封其父若毋如制云公故深於紫陽廬山宗旨而大行又散秩乃時與諸君子聚會倡明尋擢南刑部廣東司貟外郎遂郎山東司决獄一稟絜法而主以寬恕大爲司寇陸五臺公所器即旁署有疑難衆所遜避者必借公片言折之一時南都如嶽南譚公鳳梧張公太行傅公比曹則南皐鄒公定庵沈公立吾闞公蘿陽程公皆與公相引爲知巳而予獻臣則並仕同舍得公觀刑爲多公

亦辱收之意氣之末故知公最深已陸公入爲冢宰而擢公守鎮江時倭夷蠢動當事者虞兵敝不任戰乃簡鄉民以次詰郡授部伍法境內驟然以訴于公公曰未見寇而先疲吾民非策也立遣罷之鎮之機戶歲造上供以萬計往往預支直而緩納幣甚且與居閒承行者共塡谿壑公給發以時弊蠹一清即抒軸孔揚爲海內所豔而公一無所市當是之時鎮民大德公節愛而公奉碧山翁諱歸矣乙未補襄陽有天罡地煞者剽奪爲害公殲其巨魁民用以和襄地故四達榷額歲四萬餘而稅無定則其所入至不可詰公財十之七以還商而存其三以供額仍榜刊以垂永永商人咸鼓舞加額未幾而復弃毋諱歸矣公既畢葬則廬墓不復圖出而選郎宣城梅君特用太平守起公猶以公當塗治行故也太平民田江滸會雨堤蕩且盡公身督僚吏不匝月繕完之公爲令所鑑拔士其後利鈍皆不爽至是復延昆陵周君百里爲之師百里亦門下高足也公兩涖姑孰先後直指皆以耳目臧否寄公公有聞則吐有誤則爭不苟爲阿狥直指已徵剌如公言愈益重公然公終不

肯借直指權以自矜重其委曲周旋扶持善類公不言而人亦莫知也公既以三郡最誥贈其父母而直指疏乞留公徽寧道業下部矣會入　覲力辭竟擢副蜀臬分巡下川東道乙未滿考復加叅藩所轄夔則其鄉王梅溪公舊治而溫名守淇竹衛公達人也公行部爲建梅溪祠而與衛公相得甚懽衛公亦樂爲公盡已盡攝川以北時播酋雖平而凋瘵殊甚公旦暮勞來安集之不辭勞瘁所全活甚衆石砫土司馬千乘者酷而貪其酋羅朝國等圍困之馬氏奔訴公公亟糴兵萬縣而手自爲示令壯士持往諭之且謂若不見楊應龍乎若強孰與楊小忿之不懲而膏斧之不恤乎諸酋皆感泣乃縛爲首者四人以獻時總督方議征剿得報大喜謂公眞文武才矣蜀道嶮巇而舖舍橋梁尤弗不治公嚴檄修葺濟以贖鍰務爲可久之圖安州望溪橋易木而石費頗鉅得公力而後告竣壬寅丙午俱以賀　萬壽行故事入賀各屬有餽賮而蒙垢者或覬保全公槩不接亦不問姓名以去時安彊臣侵界當事者惓惓取衷於公公條答擘畫無所避忌諸公如目得之皆嘆服公以

爲昭晰邊事負雄畧可大用而公既乘便歸里遂引疾乞休丁未秋晋按察使時衛公已撫江右矣及大理鄭公牛公皆書来勸駕謂　廟堂方急公宜勉自效公曰吾以綮藩疾以臬使起乎竟再䟽固請銓曹重公爲覔郵程而公竟不禄矣公性孝友處家庭未甞疾言遽色與人交冲夷坦直表裏洞然不可得而親踈久而令人不忘也無賴子知公長者故侮公而公恬然不校人有負不韙者茍比公公内凛斧鉞而外不示爲崖異則又在夷恵間矣居恒無温飽志布衣蔬食澹如也所居官

不爲操切苛細亦不爲迎合取聲譽實心實政鰓鰓然興利除害求是去非而已丧楊淑人於金陵丧碧山翁於鎮大事皆貸助而得完則僚程公令張公有力焉其守姑孰時大璫邢隆暨禄者相繼督稅張甚邢欲守手板庭謁而公竟以賔禮見暨於酒餘出閔工部彈章相示公危言尼之其事遂寢著川北復條上稅官殺人狀兩臺爲之䟽置于理而稅璫丘某者心折公竟撤委官無令縱横道路間矣公所去民咸立碑建祠以識遺愛獨瑞金祠規於視篆而樂安祠越二十餘年而拓新之

此何必臧羊叔子哉所著有省庵稿偶然稿知非稿蔵于家大都直陳時事根極理趣無文人佻薄氣属纊之辰起坐屬二弟繼旦繼昭以後事語不及私而神氣不亂公名繼明字用晦初號東野改號省庵子生嘉靖乙巳正月初六日卒萬曆戊申四月初三日年六十四元配楊氏封孺人累贈淑人繼配劉氏杜氏陳氏俱受封贈側室西廊劉氏子二長弘慶楊氏出蚤世娶林氏次即弘度嫡劉氏出聘屯部侯道華公次女女六一適太學生林邦儒一適庠生戴曙雲一適庠生林承諫一許

庠生徐守愚次子某一許大參項颺東公曾孫某一未字蔡子曰以余貌於王公穆穆落落人耳至讀其筆之紙者而始異之與之談道理商絜令議政事得失人物高下則不激不隨有倫有脊往往探囊而出不爽尺寸始人人自失也兩令三守田廬猶如寒素其所至有恵愛有手秉横璫亂酋片言而定使蚤得柄用雖古大臣風烈何以加哉余甞謂筮仕者得當賢寮長可稱明師盖私幸得公云故公真醇儒真良吏儒醇也而有用吏良也而有聲世不能蚤知公而不能不知公世知公而

不能竟公施噫是可謂合才誠備體用君子矣宜銘銘曰

晦其外閟其中玉于璞鐘于宮學匪飾貌仕匪爲通闇然而日章君子之終

南戶部主事林三庭公暨配黃孺人墓誌銘

三庭林公諱叢槐字應昌獻臣爲兒童則已耳公夙彗蚤達名艷慕之焉比通籍從先君子得侍公辟咡之詔又選部唐仁卿君爲余言公饒平之政甚詳於是又嘆公不竟其用何天畀之良而人抗之亟也今歲天啓乙

丑公子元卿世卿將安厝公而偕公姪燧卿以狀来請銘夫君家侍御有筆如椽余安能爲役按林世居晉江馬坪卿其徙同之東市則自梅溪公始也梅溪生性以貢令安遠性生元善元善生魯溫即所稱翠崖公而長子解元啓次子軒軒公祖也公父竹石公袍母葉氏公幼聰敏美丰容授書一涉目即成誦年十一遊庠籍甚著奇童稱督學周石崖首拔奇愛之公以此耿忌於曹偶然亦用此益折節爲恭謹己酉舉鄉越丙辰成進士謁選得左廣之饒平時公年未及壯而涖事則精敏若老吏揃循之餘首重興學每試必拔其尤者餼諸公署而訓誨焉即唐選部爲世名人每感公陶鑄津津不忘者也時粵賊蜩起而張璉爲之魁聚夥至萬餘人招撫議行公不難以單車往諭賊或戕其役人以恐動之公神色自如賊亦嘖嘖畏服竟羅拜擁衛而歸已而倭来攻城城援絶公浚壕開窖日夜登陴募壯士共守城卒完士民爲金城保障圖以紀公功公拮据四載再受賞四登薦竟爲上官不恱者所中擢僅得南戶部主事邑人又爲之碑去思祀生祠壬戌復以拾遺罷歸盖所效

於官者僅僅若此矣初公之官竹石公授以清白二字公奉命惟謹故歸休之日家仍四壁惟二親朝夕甘旨之奉湯藥身棺之具必竭懽必盡誠喪母時年逾耆矣擗踊盡哀伯氏庠生叢梧艱於拜跪公每翼而起之盖孝友其天性也晚搆別業城西顏其堂曰崇真時與詩客高人如伯兄州刺東衢妹倩傅仰山杯酒賡和又時狎田夫野老俳優童豎閒談咲歌舞以洩其聊蕭不平之氣陳鰲海郡丞嘗過公山齋慨然欲捐腴田以闢其門徑公竟固讓不肯當人兩賢之盖公宦貧故能儉守

恬故無求性冲故不爭與人交無少長必引與鈞禮郎下戶窶夫亦絕不作氣勢侵淩之按臺陳海山公邑令倪雨田公高公雅操嘗捐金以助屋資誼不得辭其他毫無所居間晚年雅慕說金陵吳越之勝嘗一贏粮而過之亦竟栩栩空囊歸也曰吾遊足適矣臨化前一夕步履歌詠自如顧謂二卿曰縉紳家温多爲身後子孫累吾貧無以遺汝死亦不至累汝汝兄弟各努力無玷家聲吾瞑也所著有明農集而止修養氣二說尤其晚年筆云嗟嗟以公之英妙才俊奮自致青雲之上疇不

謂三事可拾級登又使公廢錮之後有相知氣力者推挽亦可隅失而榆收乃掛仕籍者曾幾何童而脫穎壯而鎩羽天耶人耶夫仕宦猶之酌也知味者少嘗可矣三爵不識沉湎濡首乎哉翊君子所自樹者尤不在此公配黃爲黃崇禹翁女佐公學宦備有賢德公入賊巢時上官逼取邑篆將別委孺人堅持不與故公得有諭賊功其撫妾子如已子二事尤婦人所難孺人先公卒謚淑懿公生嘉靖庚寅卒萬曆已亥年七十孺人生嘉靖甲午卒萬曆甲午年六十一子二元卿世卿皆側室谷氏出元卿子一開一幼世卿子七閱邑增廣生[illegible][illegible]闓已官龍官盡官幼曾孫男日官閱出初公葬孺人於林窐蚱蜢山已穿二穴具誌狀今元卿世卿卜地石磚山之欌背庚面申將啓林窐之窆以十二月十二日奉二尊人合窆焉銘曰

有美一人婉清揚蚤通朝籍綰令章心勞撫字力勵勸含香留署讒口張解組歸來意偲偲爲儉爲廉不敢先發爲詩歌清且妍婆娑林閒四十年睢鳩分飛今並棲玉樹雙茂孫枝蕃石磚之封閟白日百千萬秋安且吉

進士治庭張公暨配貞順孺人蔡氏墓誌銘

余爲童子時則聞同有治庭張公諱鳳徵者名進士也而不永歲萬曆戊子與公之子廷高舉于鄉相得甚懽已廷高亦舉進士歷知華亭松陽二縣而復不永廷高初釋褐即告歸以丁酉之二月葬公及母貞順孺人于斗拱山之欌而自爲誌納壙中未幾而廷高不祿子伯仲季相繼夭折舉家惶惶然曰咎由斗拱於是叔子喬楠卜遷吉乃啓二柩移他所而以今天啓甲子三月六日相地林嶺穿穴改葬焉喬楠謁予獻臣爲之誌若銘

曰父志也按張之先五代時自固始入同安居于浯洲之青嶼數傳至乾育公始遷東園育生大淵大淵生世弘世弘生鵲峰公埙以明經起家教諭平陰埙生仰峰公希濂為邑諸生有聲仰峰公娶戶部郎王公佐女實首舉公妊身時王父感鳳集之祥故以名公而字舜夫公生而穎敏强襁中輒能識壁上字無錯指九歲通五經大義稍長出就傳則時師遜席矣年十八補弟子員明年督學萬安鎮山朱公拔置高等辛酉臨海存庵金公擢第三遂以是秋領鄉薦年二十七矣公素善病壬

戌公車不果上至乙丑乃成進士觀政御史臺屬已疾猶兢兢辰入申歸無少怠凡同里同榜之過從者必策蹇報謁體遂委頓得請至張家灣而歿公性孝友惇篤事父母無色忤處內外族姻無隱情平生嗜善若渴見不善第謹避之而已以故與公遊者若飲醇焉歲已未里中倭公與仲弟鳳表皆將縲去乃出所携金祈免其一公謂仲曰吾弟幸有子其負若子出營金贖我即不能辦幸毋以吾為念仲曰兄善事父母且未子必不可留相推久之賊怒目大叱幾剚刃公已而獲免當是時

急難相讓知其事者以為有爭死之風兩難之為其後仲實撫廷高以有成立天也孺人為邑著姓蔡崇文公女與公媲德訃至廷高方三歲孺人抱之而慟曰吾即欲殉夫君于地下如藐諸何古人云死易立孤難耳且舅姑在堂吾安得死無何而二尊白繼隕孺人益哀毀骨立疾且亟泣謂廷高曰吾所以忍數年無死者為而在耳吾死其無忘而父之業遂瞑盖廷高嘗為予言而泣云公生嘉靖己未八月卒乙丑七月年三十一孺人生嘉靖己亥九月卒隆慶庚午四月年三十二子一繼

桂即廷高萬曆乙未進士歷華亭松陽令卒官祀名宦娶郭大紹女孫男四長喬棟仲喬柱殤叔喬楠季喬梧喬楠由龍溪諸生入太學娶憲副陳公基虞女子二熺焻俱幼喬梧邑諸生蚤卒林嶺山在邑西十餘里其穴負艮抱坤其地憲副公予之而其役則喬楠任之也蔡子曰人不可以無年張氏自平陰以來世績學亦世積善至治庭公壯歲通籍庶幾哉食其報矣且以公之至性令德彼蒼假年所就詎可量乎乃一第長舉即廷高著聲循良亦復不竟其用辟之覽飛而下忽已搖翮而

去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喬楠好學而文獨承其家光昭前人之緒而益衍之其將於是乎在乃爲誌而銘之曰

此爲何祥來自丹穴鳴高岡亦既成名乃徵我夢曷不長謂天茫茫仁不必壽豈其常林嶺鬱蒼卜云其吉奕世昌

南京戶部郎中李質所暨配楊宜人墓誌銘

吾同質所李先生故以篤行碩學為諸生祭酒嘉靖戊午舉于鄉隆慶戊辰與先觀察同登進士第庚辰小子

獻臣從宦南都得侍公逡逡誠確退讓君子也公歿學使者採輿論祀公鄉賢而二子承琪承瑯蚤夭不克葬越今崇禎庚午三月初四日長孫樹芳等乃卜葬公及楊宜人於林後穴乙面申而以狀來乞銘獻臣曰斯先子之德友也銘其敢辭蓋李之先有仲禮公者由儒店南山後徙山邊居焉數傳至光俊山邊李始大光俊生仕英仕英生贈郎中公鐸配鄭宜人其中子爲質所公兄文敏而弟文同者也公諱文簡字志可贈公課諸兒嚴而公幼即警敏躭書舉動若成人贈公尤奇之蓋嘗手植三榕曰此吾家三槐蓋有待也年十五受易于次浦許先生而標格遒上文章爾麗楊長者雅慕公以女女焉則勤淑封宜人者是也粧送豐腆公藉爲鼓篋資益得以肆力于學而與鳳鳴洪公中峯郴公括羽鏃礪屢試輒冠遂補諸生餼諸生亦咸相推挹然躓于場屋者屢矣則益下帷發憤既舉賢書而公不沾沾自喜設帳攻課無異青衿時也又十年而成進士謁選得無爲無爲故江北壯州公甫離書生而老練若素吏其大指則在撫綏安利之若搏擊武健以取赫赫名而自爲脂

膏計公不屑爲也然公雖惻怛慈仁而法所不可自謂萬夫不能奪矣以故囊無長物民有口碑僉謂必得內徵而僅移肇州丞以去去之日而州人擁道扳留志去思焉肇爲制臺開府地重劇之事多以屬丞而公批郤導窾優優乎遊刃有餘地矣又總督石汀殷公故所謂大刀闊斧者而公以謹飭濟之不求盡如其旨而殷亦敬重公郡縣缺必委署焉而公之爲丞爲署亦即其剌無爲者也秩滿擢南戶部山西司郎中時先觀察以同舍數相過從懽甚獻臣因得再侍乃無何公病甚先觀

察數往視而公竟不起矣南都賢士大夫多痛惜之楊宜人婉娩有賢德淡素操家公未第時拮据佐讀無閙内顧既貴從宦布縞疏糲無綺羅鮮美之態可謂德配矣公為人孝友謙讓平生無疾言遽色念祖宗無棲神地則捐貲倡建迄今堂搆如新礿楊長者以事窘于漳海防且將波公一試公文遂大嘆賞事乃解登第後念長者知愛為置祀田報焉其不忘德如此遇里閈族戚無少長貴賤一惟温恭退讓不作貴容亦不譴較是非蓋公弱冠而修儒業逾壯而偕吏計望艾而後入官未

者而遽即世而公之退然確然澹然皭然者則數十年一日也使天假年其建豎寧止此哉蔡獻臣曰予觀輓近薦紳先生其上者騁才力以取世資要非法從尊非鄉亞不稱得志次者以官為市通關節程賕罰以圖充槖囊美田宅已耳下者居鄉而漁獵小民子弟作氣勢盛爪牙而李先生有之乎雖官不必高家不必厚年不必耄而淡泊謙讓始終一節自是六十甲子以前人物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古之人歟古之人歟子孫食報蓋未可量也銘曰

世風而季高者為名卑者為利伊公則否樸學循吏君子之脩年不竟豎一往五庚乃反于土林後之岳德人偕隱奕世其休

山西叅政祀鄉賢林玉吾暨配封宜人九十六壽慈安葉氏墓誌銘

吾同大叅林玉吾先生者先達盛德君子也先生年三十九而登第六十二而致政七十九而仙逝諸子炳煒煒炌已奉厝於蓮溪龍鬚崙矣既而元配葉宜人壽九十六終乃以形家言起合葬于安民里後安之欌子煒

孫泰基等以狀來請銘先生與先觀察同學宦獻臣通家子也義不可辭先生諱一材字以成玉吾其別號也世居同之亨泥大父坦庵公父封主事灤川公灤川公寛宏曠遠為鄉里所信愛母封宜人陳首舉先生先生幼聰敏從師受羲經稍長乃改治春秋年二十一就試名督學朱鎮山公拔第二補弟子員厥後姜鳳阿蔡見欌二督學亦皆物色先生先達洪靜庵司寇延致西席且謂先生决非諸生中人締姻好焉嘉靖庚申島賊内訌崎嶇艱難中有憫其貧而饋之金者又有欲鬻膄田

以助朝夕者先生皆揮手謝之未幾而隆慶丁卯辛未
則舉閩闈捷南宮而出王文肅公之門矣唱第二甲謁
選得主事南祠祭司於　國家典禮多所咨詢勒成編
帙尋擢郎而以灤川公訃歸三載立骨支床矣服闋起
郎户曹河南司則裁宗藩額外之陳乞又題糧額必準
弘治十三年例不許浮增以邀功時江陵相方行丈量
法則議無浮粮州縣不得槩丈以滋擾此其大者也辛
巳擢守太平单塩號以恵商分税契于属邑郡俗多誣
命之辟先生為之細辯折嚴遣價而澆俗頓革甚至文

昌宮火而天雨反風鳩工砌圩而怪魚歛鬐人以神君
爲頌先生曰偶然耳守敢自多乎尋擢備兵金衢則重
繩永康之婪吏諍留預備之倉穀即當道不無側目而
先生任真不顧也戊子晉雲南叅知裁軍伴分鑛鋭臨
元一道遂爲吟局矣滇撫蕭公以邊才疏薦乃移叅山
西壬辰復以媒蘖調憲冀南訓練綢繆引馬泡泉以入
學宫設立名藉以束藩宗布帛舖行毫無濡染民歌来
暮乃以親老乞近地尋擢叅粤西而毋宜人之訃至矣
歸田後五載汾人建生祠祀焉先生朴直以宅心禮讓

以率俗勤儉讀書以訓子孫家居一十八載凡地方利
病如曩奸商以涪塩為官塩謀設運同知總之又如浦
頭河泊安民巡簡皆害多于利者則力陳其弊于當道
而疏汰之迄今便焉先生出處大都具此矣宜人葉爲
吾同里族父[redacted]公生有闇德二十于歸先生出就外
傅宜人操作井臼以事翁姑甚至襁負而舂晨昏不自
苦先生既登第貴矣宜人疏衣淡食如故所難者尤在
善撫妾媵以廣胤嗣子側室子女如已出旁觀者嫡庶
莫辯也先生敭歷吳越晉滇間宜人賛爲寬和故官轍

所至人稱林佛子焉其爲姑慈教故諸婦諸孫曾婦皆
孝而敬之雖至耄期不衰先生生嘉靖癸巳二月卒萬
曆辛亥四月宜人生嘉靖己亥十二月卒崇禎甲戌七
月子男五人女三孫十七人孫女十曾孫二十三人曾
孫女八玄孫十四人后安之封負酉朝卯卜以戊寅十
二月初九日丑時諸子孫共奉厝於茲土蔡子曰福極
一曰壽同紳壽七十而九者惟玉吾先生暨池奉常柯
運長而三耳至　貤封内子齡九十六者自葉宜人外
未聞也林氏子孫曾玄振振未艾而子炌舉於鄉先生

歿二十四年署學道徐雲林公俞士民請祀之鄉賢祠徐公衢人而令吾同故知先生深也嗚呼天人之際此可以觀矣銘曰

位未究施三藩叅知年未配德聿髦者一佛子著稱譽宮典刑賢哉内助百年布素子孫振振永大爾門

雲南左布政使發吾蔡公墓誌銘

歲天啓辛酉維夏雲南左布政使發吾蔡公卒于家獻臣走海上而哭之曰噫吾兄乎吾兄乎是國之勞臣鄉之碩德而吾宗之鎮也是獻臣之所避席而請益者也

位止方伯用曷究乎年僅古稀享曷慳乎既已無可柰何而公子調璣等卜以十二月十八日葬公于浯洲湖南山之陽且以狀來請銘曰先君子歸有期矣知先子者莫叔氏若也其可無一言以納諸幽嗟嗟余何忍銘公又何忍不銘公公諱守愚字體言別號發吾五季時吾蔡自光州固始遷同安之浯洲有十七郎者贅於平林之陳五傳至靜山公平林蔡始大又六傳至孔璋公孔璋生允楨公允楨生朋山公倡朋山公仲子中溪公希旦公父也朋山公以經學教授爲里中大師中溪公矩行義概會倭亂率鄉兵拒敵竟死之皆以公貴誥贈四川右叅政按察使而母許氏封太安人與祖母吳皆累贈淑人人謂蔡氏之天定矣公生而奇頴稍長則中溪公教之禮節及口授書義而間爲譬説古今成敗公雖幼已能了了未幾而中溪公及于難母淑人授以遺書公益用感憤年十二從叔父濱江公就學遠方日夕下帷不自休所爲文輒矯矯露奇氣及紫溪蘇先生設帳梵刹或勸令稟業公諾之然竟不往曰吾家三世自相師何知鼓篋且士貴自力耳則假舘傍舍每奏一

篇先生未嘗不稱善也丙子督學胡二溪公首拔應試而先觀察肖兼府君亦從角丱奇公則延致之金陵使切劘獻臣大司馬郭青螺公覽其制義亦大奇之乙酉督學王麟洲公置前矛遂薦鄉書明年成進士而謁選得南儀制司主事公奉毋與俱入承懽而出庀事暇則與同舍汪登源蔡調吾顧悦庵湯若士諸公杯酒唱酬證嚮今故所得益深而詩若文日益進予亦以南比部從馬公丰儀脩偉性度朗豁然當其挺持凜不可奪以故宗伯王忠銘公李長軒公趙定宇公皆器重之而公

一官五載竟奉太安人諱以歸歸而身任定変之役與
伯兄西梁公謀襄二尊人大事閉門採摭彙爲明倫寶
鑑一書皆前言往行有裨風教者并手抄酈善長水經
註成帙外事不問也乙未復除工部屯田督理易州龍
灣二廠故事炭直不以時給而惜薪司復從中索例不
得以時納甚且以不如式駁還蓋商亦極病矣公至則
移內外主者與訂約時其出納而給直則令商自兌不
經他手凡日用薪油醯醢蔬茹之例供槩從減省曰毋
令有餘以爲市則又興二廠社學肆商子弟其中而時

臨視之商大懽洽戴公如家人父子然戊戌擢虞衡員
外郎又擢郎中屯田去之日諸商環擁車爲梶則請留
靴爲記公固拒之曰奚事此有二社學在第令子弟勿
廢業則吾棠不翦矣乃相與持去是時起部方急殿工
物力告詘則贊大司空疏借內帑而以郡國續輸例銀
補償之經費於是乎稍紓其秋擢副蜀臬分巡上川南
也辛丑叅藩政整飭威茂壬寅晉按察使丙午晉右布
政皆仍分道川南會六詔不靖而中丞喬公念非公莫
可鎮定乃薦公以原官移節建昌云蓋建地延袤三千

餘里五衛八所棊置于狢猓番棘之間所通往来者一
綫耳鉢聚鳥散行李爲梗又自衛弁諸生以至屯卒荷
戈之徒往往交通紿貧致令番夷益肆剽掠及事決裂
則請大兵征勦以掩蓋其罪狀而抹殺其債逋蓋道弗
巳十餘年而兵使者又遠駐雅州鞭長馬腹是以任其
披猖而無可奈何也公先後巡川南最久時土婦瞿繼
良與其叔馬應龍爭印相仇殺公下車則授計遊擊吳
文傑直入其卧內持印而出於是嫂叔投戈聽命又藺
州土婦奢氏爭權留印而惡目籔弄其間臺使者檄公

與周敬松公會勘公議獻首惡及追印爲先如印不可
得則疏請更鑄至於首惡惟縛獻目把而已其餘不足
問議乃定是時楊酋陷綦江 天子命總督李霖寰公
徂征公以畫策督餉功聞賚白鏹焉採木役興公在川
南則條無木之難無錢糧之難又曰以有司分召商則易
以司道總召之則難召商而聽其分採則易羅廠而驅
商以採則難先事而預集工本則易後事而計木議給
則難指畫甚辨在建則條募夫之難採木之難出水之
難又請司帑先給三分之一而以建昌之杉易重慶之

楠曰是其所産固然兩地交便焉咸茂餉米三萬有奇皆藩司給直灌縣而買運不時積欠不可問公爲條包攬搪塞乾銷私兌那新補舊諸弊竇又爲立三限掛銷奬戒法又分派於新繁崇寧郫彭産米之邑召店户買米不齊則驗粮官督之脚户運米不到則監收官督之其久逋者量追米脚價給軍自是威茂無憂餉矣其徙建昌則寄孥於雅州而單車涖爲日與諸衛所及番夷宣布恩威申明約束番夷戢服不敢動然公猶鰓鰓焉爲之議設府爲之議改衛授爲訓道爲之議善後曰嚴

勾募以實行伍簡馬軍以充營陣核屯粮以實軍儲重監撫以資贊理復土官以便控馭議輸積以備緩急嚴哨道以防竊發聯村屯以資守望則又爲之議改將增兵屯局僉書加遊擊銜增兵七百而以鎮城兵一百及漫水鎮東等營兵隷之操捕司增兵三百而以鎮城兵一百及靖邊登相等營兵隷之寧越會鹽二守備各增邏兵一百五十而以原住各營堡隷之使往來防守其議有用有不用而公所以計安建南者亦既備殫心力矣故數年閒小犯小勝大犯大勝先後擒斬惡夷七百

餘追還被擄男婦五百餘皆確然可紀者然久居瘴鄉夙夜焦勞遂成痞積報滿及期三移疾乞休而兩臺苦留之辛亥亦擢雲南左布政使候代矣會大師侯其移鎮越巂而誤聽細人之言欲計擒黠酋擢烏撒以爲功公馳而止之曰是未可輕也彼其巢據官道而力能號召執之必且啓釁公別去而大帥竟決計誅之自是酋孽奮呼諸夷響應道路梗塞者踰旬公聞報失聲曰不聽吾言噬臍何及爲撫諭熟夷檄將召兵然後利濟鎮西之間亭無事焉盖其威惠素孚故也未幾得代遂繳

劄致仕歸而直指彭其竟用流言中公考功法惜哉盖建南被禍以來士民日請大征而當事者日議鵰勦然兩者詎易易哉三尺孤懸兵餉難處公行部每諭諸生曰古云一將功成萬骨枯此萬骨者果盡夷乎柰何易言之也諸生第毋包軍毋占屯毋結夷毋逋負亦可省本邊十五之禍咸語塞無以應至於鵰勦非不稱快然諸夷近者則陰逆而陽順誅之無名其桀驁跳梁者又遠在數百里外崇林密箐之中求一寬敞地可以屯數百之兵而不得進無腰營退有後躡疾走則虞蹶緩入

則虞洩且我之屯堡何如哉十軍哨守則爲堡三家住種則爲屯我倘得志彼必取償我未及殲其窟穴而彼所殘破已鞠爲茂草矣故自有建南以來未聞以鵰勦取勝者惟繕儲胥討軍實以防與撫爲持久之計然後征勦惟所用之公疇此至熟也噫此公之所以安建亦所以得咎者歟初土官安世隆爲那固所弑孽婦祿氏糾夷報復藉口夫亡妻繼之說求管事而陰欲嗣姪祿祈奸弁奸生有居爲奇貨者公責諭以大義俾逐祈而立安世業然後許之烏思藏之貢者不無生事內地臺

踪題參部覆議革而各番求復不已公謂貢額自 國初已定原無加增彼賣 勅之利孰與貢賞之所獲厚且川省三萬茶引亦惟是貢番往來貿易通行藉令闗門一閉無論茶法爲阻即軍需亦當歲增數萬矣竟如公言復之於是諸番願世世奉欵勿絕而肖公像於弘化寺爲檀越主云公嘗署藩一月而留羨金千餘無所取吏以例白且曰如後來者何公咲曰我自有羨後人自無何相妨耶其廉不近名如此嘗言吾居蜀十四年矣惟是不敢受各屬一果一菜不敢取地方一粟一絲不敢任喜怒而出入一罪不敢聽囑託而臧否一人不敢傳舍官府不敢秦越軍民蓋實錄也公學術行誼一遵程朱家法曾捐金葺復古堂以祀孔子而退二氏又刻蓺林標準明倫寶鑑以嘉惠蜀士尤留意作人每進諸生與評騭文蓺談說經旨如侍御孫之益孝廉張心鏡皆其首選者生平樂易質直不作媕婀態以故特立寡援然官亦登二品自謂有命矣歸至家掃軌讀書絕跡城市扁其所居軒曰寧澹容至尊酒盤餐不爲厚具曰惟澹爲可久有司以大賓賓之勉爲一再赴至以居

閒請者輒謝不敏戒諸子則曰得不得命也非分之有不必過求撫兒子如己子而時舉行鄉約以繩子弟之弗率者鄉黨間斷斷如也可謂才誠合始終一君子人也已庚申冬舊恙復作涉春漸痊而脹不消竟以四月六日厭世距所生嘉靖壬午得年七十公好爲詩詩有魏唐風文出入經史自足名家具載百一齋稿中獻臣曰余讀公諸議揭見經濟才焉當其叱馭入建何讓王尊九折坂哉然公雖以力持大征不竟其用而所全生命物力弘多矣所謂仁者之功非歟公配許封淑人整

整操家子若孫彬彬克世銘曰
溟渤之大沮澤之長篤生偉人孔碩且良胸羅經史行表直方兩都題柱蔚矣望郎星使盈部三邊蹴敗嘉眉邛雅憲旌再揚惠洽威震夷憬羌王詩工蜀後檄傳馬卿晉長滇轄節鉞在望投牒歸來爲德于鄉黷武何烈多命實戕烱烱寸心可質穹蒼湖南之阡德人所藏疇勒銘者嗚呼我爲兄

明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桐岡柯公暨配累封

恭人陳氏墓誌銘

蓋老氏之徽言曰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然君子猶或譏之則以其張噏强弱興廢與奪之論不無疑於術云耳世風薄而機心熾於是有張氣設械乘人而鬪其捷即求猶龍之似不可得乃若仁心爲質與物無競處得志而平等歷白首而靡踰者則真君子其人斯非大雅之所貴而自然之符耶故兩浙運使桐岡柯公諱鳳翔字志德余同年友也年十八補邑弟子爲督學王白岳麟洲二公所賞援賢縉紳授經子弟者爭迎致之歲戊子以易魁于鄉爲第四人己丑遂成進士授刑部四川司主事尋擢員外郎郎中出知平樂府丁毋恭人高氏憂服闋補知贛州府調慶遠府竟擢兩浙都轉運以歸公坦衷質貌不矜名不藏機而行己居官尤兢兢不爽尺寸其爲比曹多所平反然法所不可者即權貴人居間不爲動三綰郡符持大体不苛細至爲轉運則釐蠹剔抉殆盡而守贛時亦辭權務不染指以故虔人愛之粤夷慄之浙商人頌之弟以不能屈意狥上官故壬子計吏竟以年罷公公不慍也既歸則居於墩柄之里第足不入城市不乘輿不張盖時脫巾曳屐高卧北窓下

過者不知爲貴人也邑令三以大賓賓公勉爲一赴而已公至性孝友嘗斥五百金置始祖祠及祭田族中饑寒者不吝餘瀝濡沫之其惇倫若此意氣篤交始終綢繆即有相背負不問也而藉以殯葬者六七家其篤故如此少年凌侮者不求報窮人負課者不責逋童僕有過怒而譴之不加撻態自歧亦納之其容物如此一錢尺土未嘗有利於人即操券求售者必令得所欲而去其廉財如此余觀桐岡公瘦骨稜稜言若不出口即世所爲張噏強弱興廢與奪之術無一有而居厚居實望

之意消生平無求多於人人亦無求多之者子若孫率
教惟謹無媮衣無美食無侵侮於人公歿後亦無侵侮
之者即挾老氏之精者不能有所謂若辱若不足大雅
君子非耶令不得而見之矣公配封恭人陳氏世嗣公
女慈孝勤儉公之學與宦皆恭人佐之撫庶子鞠孤孫
皆底成立先公卒公憫陳翁孤爲具窀穸立祠堂又囑
其子孫歲時祭掃不絕蓋念恭人賢而報之厚也按狀
柯始祖襄庵公五傳至輅公輅生贈贛州公梓公父也
世有隱德至璐公始延師教子孫讀公遊庠而贈公殞

家益落母高和丸課之後公貴並先後拜貤典云公生
嘉靖辛丑二月卒萬曆己未六月年七十九陳恭人生
嘉靖乙巳八月卒萬曆甲辰年三月年六十子三長肇
霄庠生早夭陳恭人出振霄庠生側室蕭氏出翀霄側
室林氏出孫男三長太學生兆京肇霄出次兆武次兆
冰振霄出曾孫一長工興兆京出振霄等以狀謁予曰
不孝將以泰昌元年十二月之廿七奉府君暨恭人合
窆於人得里板橋磁窯山之原背寅面申此府君設帳
舊遊地願先生賜之銘予忍銘公銘曰

蓄之碩發之遲官三命去見思則大耋壽維祺含德厚
能嬰兒猶龍乎類而非予嗟桐岡及其真猗

刑部山西司主事恂所蔡公暨配陳氏墓誌銘

嗚呼余年友比部恂所君謝世四十一年矣歲甲寅余
爲之狀而孤煜貧不克葬越庚午而配陳孺人卒煜乃
以余所爲狀及孺人之狀來也拜且泣曰卜吉塘北之
原葬有期矣願終畀一言以納諸幽余辭不獲比部之
蔡其先景美自漳沈溪徙居於同三傳至逵公逵生驥
庭公鑑娶於倪君父母也君諱懋賢字德甫別號恂所

幼負奇穎雙眸炯然志槩不類凡兒族有敬齋中丞者
驥庭公携往謁之中丞大奇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年
二十補邑弟子員益發憤其所爲業驥廷公家貧君故
用舌耕以資菽水而陳孺人佐之女紅曰吾俯仰足給
矣其刻勵如此署邑陳別駕亦沙試士首君乙酉舉于
鄉出司理陳靜臺之門二公俱稱知己然君終不以知
己故有所請囑己丑魁南宮則御史大夫旭山李公以
職方郎同校實首君牘廷對而大司寇李漸庵公又首
君牘賜第得二甲第五人隸事户曹六月開選授刑部

山西司主事而予得南山刑東司以去君筮仕西曹其讀
書讀律刻苦自砥不異諸生時慮囚一以平恕得情焉
主然間有所成獄主者雖再三持之竟無以易君議也
居曹纔兩朞漸庵公暨吾泉王少宰詹司寇皆奬重君
曰此山公輩人稍需時耳會遘疾不數日卒年僅四十
有二惜哉君性孝友一錢之入必與二三兄弟共之初
第即私念兩尊人春秋高欲圖歸養以 神廟方冊立
東宮冀得一命貤親故留陳孺人及三子以代晨昏即
烏紗鷺繡家人俱未獲一面及倉卒無一骨肉在者竟

莫能詳君居曹狀尤可痛也孺人為源靜公女年十八
于歸即善事翁姑曲得其懽心而家故貧二三伯叔亦
貧兩尊人一切存歿之需皆孺人肩之所遺丈夫子三
女四一切束脩婚嫁之費亦孺人拮据了之而爊燧二
子復夭絕惟中子煜相倚為命四十年間艱辛備嘗已
春一疾淹延二載臨化謂煜曰汝父遺我二老人及藐
諸苦狀惟汝知之吾今可下報汝父矣汝無忘汝父之
訴以督諸孫成立也遂端坐而逝年七十九云夫恂所
君起家窮巷能自力致身青雲豈偶然哉其志節氣誼

亦自卓卓挺拔于流俗乃未竟其用以死彼蒼者胡厚
畀之而亟收之耶若孺人之代夫君而子而父糟糠憔
悴可謂賢孝勞勩矣蔡子曰余於此部夫婦而嘆天之
未定然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毋氏命之矣煜其識哉
君生嘉靖庚戌二月卒萬曆辛卯五月孺人生嘉靖壬
子七月卒崇禎庚午九月子爊娶戶部員外郎李光綬
女煜娶經歷周仕寅女燧娶按察司副使周良賓女女
一適廩生嚴而寬一適林顯卿一適庠生劉尚禺一適
舉人池顯方孫男三時喬時泰時春俱煜出孫女四一

爊出二煜出一燧出曾孫二繼昌繼祖時喬出曾孫女
二時泰出墓在塘北山負巳揖亥煜擇以崇禎辛未仲
冬二十七日奉二柩合窆焉其地則年友陳賓門所捐
其費則劉池二東床所恊故煜得襄斯役也余誌之而
銘曰
蓋高茫茫杳難測畀君孔厚奪胡亟一命方膺遽長畢
龍光夜夜斗牛色堂垂雙白藐諸孤一嫠拮据甘於荼
半世別離今歸居仁者必後徵大蘇

安寧州知州郭旭東暨配李孺人墓誌銘

憶歲丙子先觀察令崇德也郭旭東君與黃公肖源公
車過之先君欵入衙齋而獻臣獲以童子侍坐逮已丑
賜對而君與余名第相後先也時登榜者同得七人越
辛卯而恂將卒於比曹越壬辰而君卒於龍津嗚呼天
乎何畀之厚遇合之難而奪之亟哉君諱日烜字宗實
別號旭東大父厚齋公父次衢公邑增廣生也母孺人
葉氏君年十三而失怙母子煢煢相依為命然君負質
穎伯氏璦州守肖野公大奇之而君志氣亦益遒上就
師親友一意嚮學母氏不憚茹荼拮据以督給之及婚

李孺人補邑諸生母氏始一觧顏而君及孺人朝夕奉
侍一切薪水蔬蔌無不悉力為營癸酉舉鄉而後喜可
知也嗣六上公車始成進士而配李復訃聞矣君開選
得州嘉定則芒芒歸而獨身奉母入蜀嘉轄縣六故稱
善地然君雖起家儒素乎而刻志勵操一毫不茍如坊
里之供酋長之金又如諸稅之貯州帑者歲可得三千
緡而君槩謝却之若贖鍰之輕省無論矣會兎羌不靖
君率督馬指討收捕擒獲而六邑藉以安堵焉尤勤造
士而精藻鑑試州邑庠而首王公毓宗後為宮坊著聲

卯秋分校得士九人而四標甲第其餘亦濟濟然有樹
者也是時君涖任年餘而循聲著於川南惟是執法不
阿屬員鄉紳間不能無少齟齬壬辰計後臺史有拾君
短者主爵意難之而重違言者乃量移君安寧守方君
覲行而留兒奎奉母嘉邸至是母念歸急乃溯江入楚
而君及長子基逆之荊州則跪請於母前曰蜀道遠所
以板輿迎母者為朝夕侍膝且以薄祿養也今移滇無
俱往理請解綬長侍可乎母氏止之曰兒蚤喪父幸叨
一第庶幾秩滿可邀　貤恩吾且從二孫歸耳汝勉旃

且拭目汝之遷擢也君竟不忍別母而奉與偕行既抵
龍津而疾作遂以不起兒女枕尸而慟老母憑棺而泣
痛哉當倉卒時僅遺圖書數卷而周身幾不能備君之
治嘉亦曁可覩矣夫君總角而孤方壯而舉逾彊而仕
母子夫妻寒苦以有成名乃一官逾年而施不及竟歿
不及家彼蒼詎可問乎時姜給諫應麟謫知餘干而先
見夢曰某日某太守將来履任汝宜善護視嗚呼神者
先告之矣孺人為李君任公女佐君以勤事姑以孝撫
二子六女以慈而不能稍緩旬月以及南宮之報亦可

衰也已君男朝奎等以崇禎甲戌十二月望合葬君孺人于九曜山之南斗坐丙向壬去家僅里許而屬余以墓中之石余乃按狀為誌而銘焉旭東君生嘉靖乙巳十月卒萬曆壬辰六月李孺人生嘉靖庚戌十月卒萬曆己丑正月子二長府庠生朝基次邑庠朝奎女六孫男五長琦廪生次璜三玠朝基出嶽申嶽甫朝奎出曾孫一徵灌玠出今嗣冢孫琦云銘曰

王陽畏道君叱之毋也板輿子御之施未竟兮榮未馳中道夭折毋心悲歌斯哭斯聚族斯奕世之昌天可期

明昭勇將軍惠潮參將榕齋邵公暨配淑人吳氏

墓誌銘

先觀察肖燕府君故得交於參戎邵榕齋公公以風雅行誼重縉紳間而自罷兵柄歸則卜築豪山下家焉先觀察命獻臣曰小子學詩乎榕齋翁深於此道者也於是余一再過公談詩甚懽乃先觀察厭世未幾而公亦訃聞矣公以萬曆庚戌年正月十七日與配吳淑人合葬於慈雲寺右五腳壠之麓而墓中石尚虛而有待公之孫宗周以屬余余心諾之未就也茲乃獲按邵君時瑯所為狀而論次焉公諱應魁字偉長別號榕齋 明初沿海衛所碁置始祖伍觀者由定海所調戍金門傳至公高祖得得生安安生正正生元元二子公為仲公生而穎弱冠操舉子業就邑試一日盡傾同士而遭元公艱弗果會名將俞虛江公以武第來視所篆公從之遊遂徙業焉丙午領鄉薦丁未成進士同安之中武第自公始已授所鎮撫而晝贊南贛軍門贛故多峒賊倚山哨聚官府不可問公奉檄往諭賊峒中賊以兵恐之不動以妖冶挑之復不動竟俯首受約束聽撫公歸報

命而中丞龔公煇盧公勛咸疏薦公可大用矣歲乙卯倭犯浙直有 詔徵天下材官總制張公則取公隸俞公幕下公提樓船絕海直抵俞公所俞公喜曰邵撫軍來倭不足平矣時倭勢猖獗將寇吳江議者謂倭張宜稍避公叱曰倭深入我地我亡能一矢相加遺乃我張倭何言倭張哉則調兵據平望橋以待比倭來公以偏師遶其後倭衆辟易追斬溺死千餘人中丞張公景賢奇公令統巨艦駐洋山洋山孤縣海外而島夷出沒衝也諜以衢山之急報公疾趨之倭以二艘誘我海暮追

至蒲溆諸艘蝟起公率我舟師乘風衝犂平明至馬蹟
創甚然猶裹血奮呼殊死戰賊乃潰去俞公聞公被困
時如失左右手仰天嘆曰天乎誰與我剪長鯨之鬣也
俄而公至俞公大喜手為傅藥身為解衣仍令公移師
吳淞當是時嘉定急則轉嘉定上海急則轉上海江陰
急又轉江陰敵無不攻公無不應而川沙窪之首虜尤
多侍御周公如斗語紀功何公全曰吾不識邵撫軍狀
乃能殺賊若是明年俞公晉都督鎮浙乞公與偕懸賞
得選鋒三百人犒之令撓賊賊不為動公曰是狃我也

會天大雪公提所犒三百人人披一簑持火藥夜半潛
抵賊柵懸簑而爇之風發火熾壁上下如赭大兵鼓譟
乘馬賊多焚死是役也公用奇勝能以少擊衆號為冠
軍於是總制胡公檄公督兵黃窰港時倭大至天色方
晚聯舟為營公語諸將曰敵衆我寡難與爭鋒乘其未
定一鼓可擒也遂令我兵各標雙燈直衝賊艘炮弩齊
發呼聲震天賊焚溺死者不可勝數餘寇遁走茶山北
洋窮力追之再戰再捷未幾諜報倭將入七丫港公設
伏賊後而自以大兵迎敵戰酣伏起夾擊大破之未幾

乍浦外洋衝突沉倭艘二於是尚御史維持上公功是
秋陞南直隸遊兵把總兵部復敘功陞永寧衛指揮使
未幾復把總劉家河明年復把總圌山公巡歷江海不
避風濤時有倭至公擊之三片沙沉其二舟斬首虜多
已未陞福建行都司署都指揮僉事壬戌誥授昭勇將
軍於是祖正父元皆贈如公官而祖母陳母楊及配吳
皆稱淑人云公將赴閩閩時監軍唐荊川公移書撫按
曰邵某東南才將也多事之秋正藉干城奈何令優游
散地遂交章請以閩銜領浙直事專守江南而倭躪入

江北江北總兵盧鏜被劾詔獄因波及公公不深辨而
解職居吳數年乃得交歡戢斗墟都王小竹翹而介紹
從鳳麟二王先生遊間出詩章相賡和也其在吳則學
士張水南公左司馬汪南溟公大宗伯徐太室公在浙
則考功豐南禺公在里則太守趙特峰公左司寇洪芳
洲公及山人黃孔昭葉深甫皆與遊而賞重公蓋詩學
所淵源遠矣既而劇賊曾一本橫行粵海中總督吳公
桂芳特請以公參將廣惠潮三州公提哨船不滿三十
偶值賊艘百餘乘夜截擊我師公獨以中軍當其衝自

寅及辰督戰甚力手射殺賊酋圍乃解後合諸軍大戰破之上功吳公祈公入廣時汪司馬方撫閩所以迎勞款洽公者備至而按閩陳公粵人也意不能無所覬因以未履閩任中公公力求去吳公嘆曰吾終不能用邵某耶公歸杜門却掃日取左史售校之以授子若孫明窓朗誦聲瑯瑯然也倦則據案臨池筆墨淋漓迨夫情境所會或壘塊胸中則一發之於詩歌盖公自遊二王後詩日益豪且更豪於酒興至百盃不亂親知談心即觴詠流連有十日不返其轄者選勝大輪夕陽慈雲天

馬閒所至皆有標題其貽康茂才詩曰上客當筵無罵坐看花盡日不言金其韻致類此公與人交不侵為然諾意氣投合即沒齒不衰乃孝友尤天性然矣伯兄應祿餽心計公宦遊俸入恣所出入不問治宅金門頗有園林之趣兄心欲之公乃移家豪而推宅與兄盖亦有托而逃焉者此為人所難矣公居豪巡憲喬公懋敬少府丁公一中陸公一鳳行部往返輙枉車騎得公詩乃厭心去乃公終不以折節故有所關說麟洲公督學至泉詢公起居狀時諸生已無知公者然公竟不一面也

遷秩後寄以一詩而已淑人吳瑛公女孝恵勤儉貧而佐讀官而佐養公有所督過吏卒減獲度情可矜宥者輙從旁解之淑人産一子即為公置妾析産妾子涗巳子妾無出者千里挾之歸召其父母備禮遣之臨終所以訓飭其子孫者有文伯母之風可謂賢矣公享年七十有六淑人年八十有八語云絳灌無文隨陸無武若榕齋公者兼之乎予觀大司馬所書公浙直功擒斬真倭凡四百八十餘名顆親斬首凡一十九顆而三片沙之捷不與焉此於賞格宜世萬戶有餘公逡逡退讓不

自言業章章若爾矣今其子孫貧不能赴部請襲予嘗緘公誥軸中功狀核之司馬署所為叙題未得也然此意終嘗不負闕白之禍費東需數百萬比建奴復憑陵遼左矣借令九原可作何憂鼠輩奈何不獲食一級之酬也公胸懷灑落而其中耿耿不可奪聞公意有所不懌以一夕忿懣卒此豈有分毫濡忍者不毅然偉丈夫哉所著射法行世詩稿藏于家特公剩技耳銘曰

顯允將軍乃文乃武馘倭殲賊賈勇如虎波靖東南勲書盟府考盤在豪碩人栩栩以昌其詩蒸出奇語慈雲

之巃千秋之下有氣如虹有封若斧

清白堂稿卷十四

清白堂稿卷十五

明同安直心居士虛臺蔡獻臣著

墓誌銘

誥封左叅政致仕儒學訓導栢坡洪公暨配封淑人王氏墓誌銘 庚申

今世之人率貴科名而崇勢利夫科名果足貴乎則有工帖括而溥蘊藉者矣勢利果足崇乎則有都烜赫而踈行誼者矣乃若積學累行高年劭德為多士師為鄉邦儀如栢坡洪先生其人者則固不假名位而尊不籍

賢子孫而重斯君子之素位而有道之卓軌也先生諱居正字季中其先光州固始人宋建炎中有十九郎者尹南安遂占籍同安之栢坡世有官人十一傳而為贈貴州左叅政西川公真源西川之子四人其三為邑文學長即先生栢坡其別號云先生体貌修偉鬚髯長尺餘而惇重醇謹其天性也幼即負奇力學文譽噪諸生間是時洪有文學青渠公及司寇芳洲公與先生頡頏號為二傑督學使者田豫陽熊愚山皆首拔公所試論人爭傳誦之而周石峯擢第二朱鎮山擢第三姜鳳阿

蔡見麓則更以文行並列高等旁邑負笈從者屨滿戶
外亦多翔貴去而先生獨數奇省試輒落初郡守程習
齋公賞識先生期以魁首及入棘得先生牘則又擊節
甚評點至有踰格者以進之直指趙公直指亦大加擊
節業將首解額矣會上官有脩程邵者執格以爭而趙
弗能奪也燕鹿鳴時惟有嘆惋而已先生聞之顧弗為
慍曰命也夫且獨不可圖後舉乎而先生子廉憲公亦
且以先生家學舉戊辰進士刺州貳郡矣先生以萬曆
癸酉膺明經薦謁選得訓導武進時廉憲公報政當得

貤恩先生辭不就曰兒司政吾司教各營其官不與易
也其在武進捐俸以新黌宮卻贄以恤寒士士被其物
色多脫穎者及予備兵常鎮時常人士猶時言同安洪
先生也廉憲公以雲南守滿而先生始謝去就中憲封
尋進封貴州左叅政有司屢以大賓賓先生間為一赴
不數數然也先生以封翁家居若干年閉門守恬不作
氣勢不廣生殖約率僮指取供掃除而已而性尤友愛
撫諸姪有恩無祿廉憲即世先生年八十餘而歸然靈
光鄉人之敬且愛者不異於廉憲之存也先生母郭氏

贈淑人配王氏封淑人王淑人邑南亭著姓甘蔬茹淡
佐先生學宦白首相莊無片語忤可謂德配矣蔡子曰
獻臣童稚時見先生過我先君宦邸也及游泮通籍後
屢得侍先生杖屨先生亦以年家子辱收而辟咡之先
生蓋有道之儒也望之巋然即之溫然叩之淵然其訓
家云孝弟禮義文章節槩當吾家茶飯諸兒曹喫得飽
時即是便宜田地故其為諸生為博士為封翁自壯至
老言無過詞動無踰則準準繩繩皆可為後生典刑斯
其人豈以名位尊以賢子孫重者哉古鄉先生歿而可

祭於社者先生之謂矣先生生正德乙亥十一月歿萬
曆戊戌五月年八十四王淑人生正德丁丑正月歿萬
曆乙巳八月年八十九男一邦光隆慶戊辰進士四川
按察使孫男一士愷邑庠生曾孫男一宗熙邑庠生玄
孫男一輔宗熙將以今萬曆庚申五月十九日辰時奉
先生王淑人合葬于林工寮之原坐申向寅其地則先
生所自卜而經營者曰吾百歲後魂魄將歸此無易吾
成廉憲先背孫愷蚤世至是乃克襄事知先生之志樂
也宗熙以予嘗奉教於先生而以狀來請銘銘曰

我省其山佳氣鬱於五鳳峙爲先生荒之隱隱隆隆其下有岡穴居其中先生康之於千百年如斧如堂過者必式曰是惟有道君子之藏

明樂安王府教授方北葉公墓誌銘 丁未

歲戊戌獻臣宅先通議公憂有儒生航海款廬而吊者問之則曰吾浙太平樂安王府教授方北公之子葉思澤也蓋予祖無峯公通判台州時曾延方北公授先通議經云予既心銜公父子高義及備兵江陰而公沒五載矣葬有期思澤以狀來請銘獻臣誼不得辭按狀方

北公姓葉諱恒蔭字春乾曾祖胚以歲薦司訓建寧府胚生良佐良佐配蔡繼配王公側室朱氏出也公生穎異年十一就試爲邑令林公所賞識犳冠補弟子員直指傅公督學古和雷公試士咸首公而雷公懸公試義於武林學宮以風示多士名籍籍浙東西矣及入棘而腹痛神迷文甚不自得出語人曰吾負知己吾負知己放榜竟不偶歸而無峯公迎致西席　公遂以羲經教授稱大師是時易說尚少每攄所獨得授諸生今坊刻盛行其說往往與公合蓋所醞釀者深矣然至省試輒失利豈固有命耶　今上之元年以貢赴京師授訓縉雲尋諭餘杭已而遷樂安以歸時年七十八矣公爲人坦中好施意豁如也性嗜酒客至必留飲盡歡類陶彭澤鄉族之搆得公一言立解甚或望門而返不欲使公知也類王彥方建寧公曾建鄉約堂圯於兵大公鳩衆新之每獻歲必群聚擧獻酬示勸戒類呂藍田其喜爲詩歌至老不倦先通議令崇德公過之爲叙會詩數千百言及年將九十猶遺予長歌其遺吊先通議也主僕間關數千里而來予謂公之命長君與長君之致公之

命皆人所難昔徐孺徒步隻絮千古美談然孺子施於辟擧之三公而公行於執經之門弟誼不高於古人哉先通議長浙憲嘗欲贈公師儒德壽四字而未果獻臣始克顏其堂蓋實錄也配吳氏與公媲德今年八十有九男四長即思澤邑庠生次思汗思渾思汴女二長適黃岩周某次適臨海何某孫男十三曾孫男三人女二人公生正德癸酉三月卒萬曆癸卯二月墓在十五都茅畬先塋之左葬以某年某月某日銘曰

去以萬曆來正德佳人間世九十一談經直窺四聖域

陳義堪與古人匹詩卷酒鎗不虛月曠達清真樸弗飾
我勒貞珉無愧色茅丞新阡過者式

徐州學正陳溪南先生暨配孺人吳氏墓誌銘

萬曆戊寅獻臣年十六從先君子官留都居中館驛而
延海寧陳禮泉先生授之經時同業者有韓城忽子春
子秋及蘭州段欽段鍠兄弟先生頗刮目獻臣而閱文
必摘其短故越十年獲叨一第而二段亦以明經鄉舉
起家云先生諱愈嘉字曰猷號禮泉改號溪南先世宋
室高脩撰世英扈蹕南渡居杭十一世而東園公贅海

寧東里之陳生月軒公因仍外姓月軒曾孫柳庄公先
生大父也父知霍山冽泉公子四人先生其仲先生生
有異質七歲就塾一日能熟誦千字文總角畢覽經史
下筆立就弱冠游庠試輒高等東粵林公督浙學首拔
先生許以甄選當是時文聲籍籍與隅陽盧冊兩公並
馳乃兩公聯翩得雋而先生數奇屢躓塲屋先生天性
孝友更直心負義慨意所可者毅然獨往所不可者雖
百口不能奪也人有不善雖貴顯富厚必加面折尤善
為人排難解紛即觸貴勢人無忌也家貧好施予周人
之急即瓶粟貸鏹亦所不靳蓋自為秀才時然矣以故
四方賢士爭延致為師友如馬省庵葉潤宇徐門巖朱
惺復蔡少懷諸公皆相與操觚結社而各登賢書以去
其及門之士則同郡茅吳諸孝廉是也歲辛丑陪明經
試而督學洪公首錄先生且令勿就選先生出而嘆曰
吾老矣豈復規規與後生輩較利鈍哉廷試後謁選司
嘉善訓已酉教諭山陰辛亥遷徐州學正先生居常病
士風下而師道夷至是輒奮然曰豈可以我辱學官嚴
取與明是非日與諸生評論文字斷斷不少狥然至諸

生有拂欝不平事輒據理為之申解即上官有司事關
教化者亦侃侃直言不阿嘉善則潘黙庵魏廓園許明
葵山陰則祝萬齡諸公皆一見决其所就魏以諸生受
誣先生為力請於有司得白故諸公蒙知戴德者即受
業不殊而先生卒不預分毫私也初冽泉公謝霍山歸
橐無長物析産甚微又不戒於祝融先生歲所得脩脯
盡分贍諸兄弟乙亥已卯間丁父毋憂哀毀如禮喪葬
諸費皆獨身任之又性豁達喜飲酒居常與知交及諸
生酣飲醉餘潛歎自得也家居十八年亦一以文酒自

娱生平所為古文詞隨手散去曰吾適耳安事此晚節
雅慕淵明和其詩藝所有作買醉錢一切世俗不如意
事揔不着其胸中曰即此不累爾子孫足矣嗟嗟吾師
乎吾師乎殆超然物外人也故行年八十而聰明不衰
然亦以積飲成疾竟至於困元配孺人吴氏千兵吴衆
峰公女秉性醇淑終身不見喜怒之色先生性剛果而
孺人佐以柔和又茹荼操作以佐家計故先生雖貧而
志適也先生生嘉靖乙巳十二月卒崇禎庚午七月享
年八十八孺人生嘉靖甲辰正月卒萬曆壬子九月享

年六十九子三人治安邑庠生治宏禮部儒士治綦郡
庠生女二孫男八之遠之缸安出之迓之祁之韶之瞻
宏出之恪之恂綦出先生臨化無留連語先數日囑治
安曰誌我者必同安蔡子故丙子夏治綦以兄安所為
狀來曰先生孺人已合窆將以藏諸廟獻臣老矣不敢
以不文辭銘曰
書云孝乎因心則友明經起家在泮飲酒澆盡壘塊永
錫難老積厚薄酬以詒孫子

外曾祖梧圃黃公暨配蔡孺人墓誌銘

嘉靖癸亥歲外曾祖梧圃黃公謝教諭事還里獻臣生
彌月也毋淑人則携以歸寧時公病憊矣顧小子曰嘻
斯蔡家兒耶至八月七日公竟卒卒三十一年為萬曆
癸巳公之孫曾日輝葦卜地得黃龍山祖塋之東將以
仲冬九日奉公柩合配蔡孺人藏焉以狀來徵誌獻臣
黃所自出烏敢辭公諱江字源深性喜治蔬種樹故別
號梧圃祖筠會父秋崖公毋顏氏世居同安浯洲文水
福山秋崖公三子長即公也幼而穎慧秋崖公曰是當
亢吾宗課之讀嚴弱冠補邑諸生一試即高等餼焉自

是試屢高等為諸生祭酒公名善易受經者屨恒滿年
十九在外也同祖弟源意氣相劘視一第如芥頃之源
舉鄉書而公文多佶屈聱牙竟躓不獲售年踰艾矣志
愈壯業愈精辛亥督學使者萬安朱公拔而貢之謁選
得司訓粵之增城至則進諸生質經解疑貧者輒卻其
贄金曰以此佐燈窗膏晷令盛者雅重公握手懽甚試
士鑰其文授公公代令評隲一一不爽歲督學行部弟
諸博士無不首增城訓者嘗署從化庠與其邑篆公托
宿黌舍旦夕詣邑視帑獄而已篆率不數數啓函亦不

持一錢歸也從化人戴公謂公胡不遂師帥我去而鑴
碑誌愛焉居增城六年擢諭樂會又踰年病告會邑人
大司冦陳公按粵再三留不能得則給之傳符以歸亡
何而公竟不起矣公為人平易侃直居常不頃刻自暇
綜理纖悉着一衣十年未敝也事父母孝友二弟尤嚴
飭祀事孺人吾蔡產也齊眉和睦佐公儉而更濟以施
家有糯米常罄餼以應鄰媪之求御臧獲有恩盖婉德
云獻臣曰當公徙樂會時春秋高矣又二子早世而配
孺人亦旅歿增城以喪歸公意忽忽不樂猶鷄肋一官

者何也豈非念辛苦起家不易諸孫藉升斗哉然予所
聞世之為學官者鄙細何可勝道也間一綰邑符即躭
躭不啻若奇貨令觀公司訓與其署邑狀寧苟非義自
潤者及孺人之仁愛好施其天性矣語曰位不配德者
有後又曰福之興始于閨門是在諸孫曾勉之哉公生
弘治己酉七月卒得年七十有五孺人生戊申閏正
月先公五年卒男三人國樞吾外祖也娶蔡氏國柱娶
陳氏國榮殤女一人適陳世鎮國樞生日望娶教諭陳
倫孫女孫女三長適蔡汝繼次即吾母以家大人浙江
按察使封淑人次適蔡首鰲國柱生日糧娶成千戶女
日益娶陳氏孫女一適庠生洪宗操曾孫五裳娶許氏
裘娶陳氏衮相邑庠生娶宋氏袱褾俱未冠曾孫女四
玄孫男一女二諸孫曾翩翩好儒無替其家塋負未面
丑國榮祔焉銘曰
學則勤用未伸作之配孟光倫天網疏與善人庇後生
視貞珉

誥封中憲大夫知府仰台陳公暨配封恭人許氏墓誌銘 天啓癸亥

獻臣與陳志華憲副束髮為文字交已同舉戊己又獲
締姻好盖相視莫逆也因以年家子事其尊人仰台翁
者四十年先是翁配許恭人安厝于溪尾山八載矣而
形家言宜遷至是翁卒志華問地于忝藩洪公纖若徵
狀于明經陳公懋時行營魯營埔之原將合窆焉乃併
以手述屬予曰子其誌之夫若翁吾翁媪吾媪也寧可
以不文辭翁諱廷佐字時守別號仰台盖以志華貴封
南雄府推官晉封南廷評以至今封稱中憲云高祖大
廷曾祖朴庵公新鑊祖惕齋公渭父毅庵公櫛毅庵娶

知縣許公贄女實生翁翁幼不好弄每談及詠諧褻媟語面為赤而於嗜學其天性也弱冠遊庠屢占學使者高等邑侯陳公文徐公待試士咸首翁以為一第可芥取頗數奇不得志于省闈然其下帷攻苦愈益甚每篝燈丙夜雖盛暑隆寒不輟翁於文好史遷賈傅於詩好杜而尤精經術如蔡虛齋陳紫峯林次崖諸先生講義舉叅伍融洽窺厥奥變間以意發所未發經生家多就而稟業焉如蔣衡州芳鏞陳太倉如松李孝廉雍皆稱而足志華甫離塾師翁即躬自課督之志華未就食翁

亦未食夜分未寢翁亦未寢盖翁年逾強而志華已成進士舉矣然翁猶矻矻不自休旦暮伊吾庶幾得當知己者乃竟六試不一偶於是喟然曰力田不如逢年予髮種種矣安能復挾策俛首從初學小生校先後乎乃謝羅諸生而就封君冠服也然翁亦不數御即縣官以大賓賓之亦遜謝不往間為一再赴耳其感時觸事與夫贈貽慶弔磊塊不平之氣一一發之于詩而時與二三友人結社探韻積成卷帙其詩高者固已直逼中盛而為呂公所稱賞今梓行者可諷也公質直坦夷其行己若揭日月而與人絕無畦畛處父母仲季間篤有至性嘗就外舘忽心動遂渡海歸省因侍教庵公食食竟而公捐舘獲視含斂人以為純孝之報其宅許孺人憂也年及耆矣猶苫塊哀毁不殊前喪仲季不禄翁為經紀後事又推食以食其猶子無令乏絕族子弟之秀者不惜奬掖進之其弱為猾噬者振助而直之故沒之日族人老幼皆流涕翁心存濟物眉間常若有憂者歲掩骼施櫘以數十計疾疫盛行時嘗為糜以待餓者志華通籍多為刑官翁每以殺忌為戒即得第增秩不栩栩

即偶坎軻不戚戚曰命有制矣居平無聲色紛華之好衣取布素器用利敝無雜賓無幹僕青緗相對一榻蕭然真古篤學恬脩君子也恭人為許惟恪公女婉婉端恪舅姑稱孝焉妯娌稱任焉姻族稱禮焉翁學于外助之費翁好施予贊之決翁與詩人結社賡和庀酒肴佐之懽崇尚節約即冠帔外練裙澣衣自若也可謂媲德矣吁嗟世之為封君者予聞其上者作氣勢自矜重睥睨縉紳官長間孰有如翁之温恭退讓屏迹公門者乎其下者圖便利廣田園驅駕桀黠奴以漁鄉里孰有如

翁之下棲卻掃績學稱詩者乎即不然亦其晩以子貴
智盡能索者耳孰有如翁之青鬢貽經白首而不改操
者乎且以翁媪之積德累行善自攝生皆為大壽者相
而恭人疽發于背翁痢失于劑豈彼蒼亦有不可問者
耶按陳之先自光州固始五季時遷于同安之浯洲陽
翟至大珪公始蕃毅菴公甞就童子試居首而朴菴公
以星家言戹不與再試乃退而為德于鄉斗斛平概嗇
入而溢出之倭陷官澚城公與伯季俱得脫圍城中而
朴菴公蹟居蓮山頭毋過林嶺必禮神祠歲除焚香祝

天必洗足百拜焉時大小嶝與民以通夷内徙旁邑有
踈請其地輸稅者公以經歷司書記佩偬為陳嶝民仳
離狀經歷如公指抗言之以故二嶼竟得復由此觀之
陳氏世德遠矣宜有封翁父子翁生嘉靖乙巳三月卒
天啓辛酉七月年七十有七恭人生嘉靖乙巳二月卒
萬曆壬子十月年六十有八子一即志華諱基虞廣東
按察司副使娶封右叅議王三錫女封恭人女二長適
庠生許文燿次適國子生李本植孫男三長元鏕庠生
次元鐸殤次元錞庠生娶子女孫女一適知縣張繼桂
子庠生喬楠曾孫女三元鏕出墓負乾向巽葬以天啓
三年二月廿四日銘曰

曾營之峰如卓筆棘人欒欒来相宅誰為定者參知洪
誰其藏之太丘寔蚤歲窮經老昌詩被褐懷玉人争席
儼德齊眉寧爾居積厚慶餘過者式

贈主事中溪公暨配許安人墓誌銘 代家大人 癸巳

蓋予歲壬辰還里儀曹姪偕其兄守畏為言贈君葬事
而泣也曰二先人不朽之圖将累叔父予心許之矣予
髫甞從贈君學庚申之事實用痛心疾首又悉嫂太安

人内行甚具即不文固頋有述也越癸巳予徙浙儀曹
以狀来請曰守愚不幸儼然在衰絰之中又不幸而天
禍我家督也二先人安厝愚實肩之是在仲冬之二十
二日乎微叔父言無以納諸幽予曰狀備矣遂按而誌
之贈君諱希旦字可久別號中溪配太安人許公女也
毋吳媪蔡之先自中州固始遷于閩已遷同之浯洲其
贅于平林之陳則自十七郎始也五傳為静山公平林
蔡始著又五傳至廷輔公廷輔生圭生圭生生祥祥生
疊疊生倡是為君父朋山公朋山公發憤儒業與予父

別駕公相友愛砥礪並以儒籍甚著三用督學使者薦
高等應省試弗利竟弗肯補弟子員以去曰丈夫得時
則駕耳安能跼蹐守諸生為著書教授從者恒數十人
邑大夫高公行誼以大賓賓之亦竟謝弗就公娶於吳
早卒繼娶陳生三子仲即贈君也君少有至性朋山公
授之書不百遍不休為學敦篤務實踐朋山公家故貧
暨太安人歸稍稍以簪珥資君讀已復盡亡於胠篋者
愈益困朋山公念諸子俱壯室湫隘不可居謀更搆之
乃令各就館四方君既為人師則益矜飭模範而自刻

苦愈甚見異書必借而手抄之夙夜讀聲徹戶外膏盡
則蒙被誦為弟子先而朋山公間視之次第課所績業
弗稱輒加訶撻諸弟子益人人惴恐奮於學君學愈苦
為文益根極理則有名然數奇無所遇而伯季俱先後
補弟子員矣居恒鬱鬱不自得歎曰世言儒冠誤身豈
虛哉豈虛哉乃稍自力農以供二親甘旨然亦時時教
授不休久之朋山公病君衣不解帶百方醫藥禱祠願
以身代竟弗效於是公年逾彊矣哀慕若孺子然水漿
不入口者三日一切含殮殯祭悉遵晦庵家禮既終喪

乃益絶意四方之事退而課二子時長者年十餘少未
齔也君教之禮日口授書義倦且卧則令誦宋文丞相
顏魯公廟詩正氣雙忠祠等歌而以其間為譬說古今
善敗曰吾家累行而儒者三世矣無顯者小子勉之哉
會倭夷內訌將至涪君念朋山公未葬日夜營窆地則
足重繭矣一日聲息急衆皇皇欲奔君泣曰父喪在堂
萬一有他虞雖死奚贖去者何也乃盡出家中藏羅諸
庭而身自守之曰即寇至吾盡獻以柩請庶幾免乎已
而倭不果至於是約伯季趣嚴具自漆杵揷成墳至指

盡血夜獨身巡行隴間既襄事而賊愈迫群不逞因緣
其間掠財物里中閭謀禦之則相與推君為首君固謝
不獲乃悉括族里丁壯得二百餘人為椎牛釃酒聚而
加約束焉晝設偵伺夜嚴刀斗君親勸督之亡何賊至
知有備不敢犯則引而東數日至益夥衆益懼伯季乃
謀曰賊迫矣盍自為計且如老母何君曰不可衆推擇
我為首我動衆必搖乃遣兩兒奉母僑寓金門所而身
與衆分守又數日賊乃大至衆相視無人色君叱曰事
至此柰何亟前老弱幸得脫與其胥為魚肉也遂挺身

出衆稍稍繼之未既陳有紅襏禿髮賊騾馬揮刀引數騎突衝其胷群倭奴哄然從之十砲齊發衆遂犇君立不動一人曰衆潰矣乃引卻既而賊用諜者諜出三道繞其後君聚衆衆莫應者遂跳身遁賊及之剚刃君君死矣時嘉靖庚申四月十三日也君隆顙脩幹動止自矩生平無陽行無裏言朋山公以禮法傳諸子而君尤甚恭謹無與比母病躬湯藥凡再踰月弗離側嘗從伯兄可大君燕坐偶踞君遽進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兄豈以燕處忘禮乎伯為之斂容讀書野寺一婦夜款門君

曰若不知魯男子乎可速去恐僧見辱婦固求宿乃大恚曰若乃非良家子遂閉不內寺有小僧暴卒其師素潔不敢近業就木矣君探其懷微温乃為灸而起之旁舍嫗無子時向君乞食一日嫗忽不至君曰必病也遣守畏往視之則嫗卧簀憊矣叩頭曰即君来甚幸君復時命以粥粥之嫗病尋愈其不欺暗室而施於不報類若此君雖凜凜篤行君子乎尤善開引大義為人解紛即親有力者必面折即下户跡弱必婉曲直之以故人人說服無不聽君立解族有悍子忤繼母至齧其臂父

怒縛將沉之兄弟居間莫能得則以屬君君至謂其父曰子誠亡狀當死然獨不念其母乎天下無母在而子棄死不救者且人其以若為惑後妻而殺前人子也因泣下子亦泣其父因泣不自禁乃為引至祠堂扶而釋之蓋自君在而里中無鬭鬩族子無公行非義者庚申之難知與不知皆為流涕云當君之遭難也親屬無在者獨太安人與守畏崎嶇兵刃間徒跣往還收其屍時皇急計不能具木適他里有豫為其母地者則解遺裝買而殮之旁小舍蓋居室已燼於賊手矣賊退太安人

甚不欲生私念姑陳老且病不宜重以哭泣傷其心而二孤子未成立也於是時抆淚以寬姑而自拮据以持門户頃之陳夫人邑邑竟卒太安人黽勉辦喪事屬兵火新靖歲侵朝夕虞不給守畏既受室則請得事刀筆以餬口太安人為聽其意而手贈君所遺書授儀曹儀曹九歲而孤太安人愛憐之甚然有過必加譴甚或恚不食曰兒忘而父乎吾何以報死者年十二則遣從其季父可任君學他所故儀曹弱冠而業成錚錚諸生中然省試猶再三詘焉至乙丙之際聯舉進士而後太

安人喜可知也既奉檄當之留都留曹俸入薄太安人安之攻勤茹淡一如家食時庚寅滿三載考則贈君得贈如其子官而太安人有令封矣然翟冠繡帔一冊着即解去綮泣曰死者何及也先是太安人以積勞故得痰疾一夕方就寢忽大嘔數升遂不省越宿而蘇又明日為壬辰四月初三大漸問所欲言不應張目視儀曹曰若貧不任歸骨耳再呼飲之遂瞑嗚呼太安人其可下報贈君哉留都知儀曹貧者微有所賻得如禮而狀又言太安人以布裳執勤當尊章以辟纑紡績佐讀

以身先作指佐耕以任撫甄氏嫠姑以煦嫗逮諸婦以誕曰不舉觴念毋諱種種閫範皆人所難而太安人特其細者耳故弗著貴易曰贈君死賊時君凡可大亦以賊驅入深塹傷足天毒君家酷矣夫以君之高誼矩步較然不欺其志而竟罹非命天乎天乎太安人間關萬苦忍死存孤毅然偉男子也卒以享壽考膺封號庶幾栽播而食之矣儀曹之第父兄子弟相勸勉以為書不負三世信矣予獨謂不必盡然則自君夫婦操行與其所遭卜之也殆天定哉儀曹深沉溫厚可任大事名位方隆隆起而諸孫秀特不群以嚮于學由此觀之君之所以昌厥後者未可量也贈君生正德辛未八月十八日享年五十太安人生正德乙亥五月初六日享年七十有八男子二長即守畏娶許充綱女宅太安人憂不勝瘠未朞而卒次即守愚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娶許大倫女封安人孫男七調禹邑庠生娶許從國女調冕調最俱幼守畏出調璣娶知州許大來姪孫女調珩聘主事許廷用曾孫女調瓚調琯俱幼守愚出孫女五一適陳徵業蚤寡一適陳基榮守畏出一許聘呂鯤子一

履一許聘同年李璣子際榮一尚幼守愚出墓在十九都覆釜山之陽銘曰

有赫世廟明治中興泰極釁兆島夷憑陵壯哉人傑義激氣騰彼蒼殲良志士拊膺乃有哲儷女誡可繩卒立其子蘭省用登天之克定亦既有徵釜山之藏幽魄永憑愍介如堂如庇爾雲仍

贈武昌府推官東濂李公暨配贈孺人林氏封太孺人林氏墓誌銘 崇禎戊辰

當 神宗朝方諱言冊儲事而都諫松汀李公獻可率

六垣以出閣講學請竟忤　上旨削籍以歸天下韙之
而無敢為公言者及公捐舘而　貞皇登極閩撫按乃
為公請䘏於是贈光祿寺卿予祭一壇而廕尚有待也
初公既上公車傷父贈公東瀛之不逮祿也又傷母孺
人林之蚤逝也則卜地而先後安厝焉稷念繼母林太
孺人在堂誌其壙而虛其右茲公子秉正等及弟茂才
從可將奉太孺人合窆而具狀來請銘獻臣以苫塊辭
曰是先都諫之未竟志也按東瀛公諱霖慰字于用大
父菊逸公瑄父侃庵公回李故聚族浦園至菊逸公始

移邑東家焉菊逸公幺觽于庠偶試失利則慼憤戒其
子不令竟學侃庵公每自恨中道徙業及公生而穎則
取髫年所誦菊逸公書史以授公曰兒能讀此則續爾
祖矣公旦夕淬濿自總角則已有聲然五試督學始補
邑諸生兩試闈闈又復不偶乃感嘆曰命也夫於是設
帳而授弟子業公規行矩步不失尺寸其讀書一守紫
陽傳註其所為文辭與指引後生惟以發揮理趣為工
故及門率多貴顯其貧不能具脡脯者不責也至季終
則上束金於侃庵公聽其分與無銖錙私焉與人交吐
露肝膈口不談人過人亦不忍欺之至性恬淡不言勢
利邑令王公高公行誼嘗以兩造就質公固讓而徐以
理諭遣之終不令費一錢也故人宦遊者從千里外移
書招之竟不赴公事父孝待弟友處宗黨能周給生平
無嫚容無遽色謙下濡忍人人稱公長者而齡不及傳
以觀都諫登第寧不憾哉公初娶西山楊氏再娶恭勤
林孺人又娶慈懿林太孺人楊蚤卒以三毋例未及贈
又先已別葬茲不具述恭勤系出龍谿東山其父僑居
王頭村聞公賢故歸女焉入門踰月而姑陳卒再踰月

而女姑嫁食貧服粗又出其嫁來裝以佐遣姑凡烹芼
織絍紃紝醯醢之事皆手任之其所坐治縷處非有事
不移故其布縷獨密緻他女流莫能若也及都諫稍長
受書或不熟立召譴訶篝燈紡織必令成誦乃已又覩
鄰舍兒青其衿輒謂爾何不效耶以故都諫年十四即
遊庠本毋孺人之教也乃以産病積羸一日遂暈不可
起年三十三耳慈懿系邑古庄十八歸贈公則兒女稱
毋者三矣孺人拊之不殊已出贈公舌耕十九在外侃
庵公春秋高而性峻急孺人持家計佐以十指每供奉

未嘗不當翁意四十而舉茂才非不愛也而課督不吝箠楚既貴為太孺人矣而被服飲食一如糟糠時且教戒茂才不可以兄故作貴介容也都諫事母如母一切家政皆聽太孺人主持即內子受成而已室無勃谿人兩賢之茂才則謂吾母終身無一受用之日嗚呼此所以為慈懿歟蔡子曰當都諫舉鄉時人謂李氏有天矣乃恭勤不及見也文林公不及祿也即今之稱贈公稱孺人皆以子官追貤者也僅一慈懿氏翟冠霞帔以拜

朝命而安都諫之養又謂彼蒼久而後定夫以贈公之

朴學篤行二德配之先後嗣嶶固宜多生賢子孫而益昌大其緒矧都諫竭忠而大用未竟茂才積學而遇合有待天之報李寧可量乎其必繩繩有興者矣銘曰

世可必者惟德與書于嗟濂公規步矩趨行勵曾史學遵程朱篤生令子奮翼天衢譽起祥刑忠翼 皇儲女士作儷脩短則殊龍章永賁牛眠歸居嘻是乃所以光先緒而裕後昆也歟

封承德郎郭頴台公暨配葉吳二安人墓誌銘

曩予屏居里門而郭生明逵來問業溫雅而文瓊州守肖野公家孫也因得詳其世德今年冬郭生以其曾王父封承德郎南京戶部主事頴台公葬期來告且拜乞文曰兆穴負坎揖離在馬壠山公所卜也緣形家言不一故終祖父之世未及襄大事今遍謁名師竟無如之者下窆有日矣將奉曾大母葉吳二安人祔焉頎以片石累先生按狀公諱榜字廷聘父顒娶解元林啓女生公公幼而聰慧不類常兒髫年補博士弟子員同輩雅推服之胷中淹貫六藉而嫺于禮容周折曲中尤善談說經義仲子瓊州公自授書以至成進士未嘗一就外

傅習公案頭業而已嘉定守旭東君公姪也每就質疑娓娓為道說不休旭東君亦遂成進士然公雖為諸生祭酒乎竟數奇不得志于場屋性真愷不問家人產產盎落一疏一褐澹如也瓊州公每之官必跪受指而後行既即南戶曹以其官封公公乃謝諸生就封而年亦及耆矣瓊州公所以侍奉公甚備然每出猶着布素從一奚奴無少長折節下之居常見里中蒼頭兒則喜而摩其頂人皆習其為封翁而不知封翁貴人也邑令酆公廌其行義以大賓賓之公不得已而後應配葉繼配

吴皆以瓊州貴贈封安人云葉安人有婦德而叅世吴
相公力學而濟以勤仲子既材則課之讀夜分猶績卒
所以成立者非獨承德公能也郭之先安同公自莆蒙
江来徙三世贅翁遂家邑擢賢坊之石安同公豐財好
施貧無告者棲之瘞之孟秋飯僧度之又嘗輸粟三百
餘斛于官以賑傳四世而至守素公道多行善觀風使
者旌善人焉是為公大父夫德不世不昌慶不積不餘
承德公之所以允宗昌後翁媼偕老以躬膺 天子之
貤命者豈一日之故哉其所由来者遠矣葬以今萬曆

已未十二月二十四日明逵殫力獨肩其事亦父祖志
也予銘可辭銘曰
業也儒積不施子能仕父教之彼蒼者挹注茲二妃從
德則媲過者式視豐碑

贈浦江知縣蘇新郭暨張黄二孺人墓誌銘

先大夫有相知文學之友曰贈公蘇新郭先大夫長浙
臬曾延致署中朝夕論議裨益良多即獻臣亦素所發
覆也贈公辭世三十五年矣冢子吉安丞致其仕歸卜
以癸酉仲冬之八日迎窆于溪東之新寮崙而奉二母
贈孺人合焉以通家誼委墓中石於獻臣獻臣辭不獲
則吉安君之狀備矣按同藍田之蘇系出宋魏公頌公
祖毅齋公一清父肖泉公商霖邑庠生也毋李氏予嘗
誌少泉公詳其世次贈公諱震亨字君仁以字行一字
君毘肖泉子四公其長也生有穎質幼不好弄師授之
書輒成誦九歲能通制舉義及舞象時竟日兀坐於文
學其天性也弱冠就督學試以儒科第二人應省闈自
是聯占高等名大噪於諸生間矣胡敬屏王石池兩侍
御郡守朱白野試士皆首公上高王咸虛少年高才来

令同亦首物色公次乃林省元奇石庚午秋試林卷竟
屬令君較領第一臨發榜令君偵公名落徑請於總裁
僉憲白公曰是八閩奇士寧獨泉哉總裁命亟搜公牘
竟不得也令君為不懌者累日然公是時年方壯而志
不少挫每罷試輒閉户下帷與友人蔡大中莊充典朝
夕切劘通有無規過失自謂無忝三益矣以故其蓄愈
邃其業亦愈玉而竟艱一第豈非天乎贈公性豁達不
問家人生產遇物坦夷生平無疾言遽色事二親孝與
三弟友肖泉公沒後析箸二弟以公食指大分居長與

量從多非公意也仲弟夭絕肖泉公命附輪祀矣公慮其久而湮也以次子國揚後之而以己之分業授之二弟議將更析公曰無庸也吾所受已多第令死者不替足矣何復累弟哉是舉也親知藉藉以為美譚家居昔小偷嘗一白之捕有禁囚認識所剜窻門手列數盜以報公碎而不顧曰老罕頭將無藉此以快讐覓利乎不可信也遂已之其謹厚慎事若此壬辰吉安君學成遊泮公遂以是秋罷省行曰吾有子可以竟吾志矣勉旃勉旃蓋嘗携居山中課蓺每仰屋嘆曰科第天也吾即

不偶無所恨獨恨負諸名公知己耳因悉數其人繼以淚下吉安君迄今猶時思之而感涕也公居恒以名文法帖自娛尤善古文詞詩賦歌行各窮其致書法出入顏蘇間求文乞書者户外之屨恒滿邑令洪含初公嘗請額五門南曰朱紫東曰鴻漸北曰拱秀西曰豐澤曰朝元今手澤猶新而公不可作矣公偃蹇諸生垂四十年謝世時甫六十一旦淹然於李松汀都諫座中即妻孥亦不及訣可駭痛也元配張孺人為張德馨公女婉婉和淑翁姑稱孝焉韶年艱子自苦而拮据家事未嘗言病及病即世吉安君僅九齡國揚三齡耳撫摩鞠育竟有成立則繼室黃孺人之力也國揚幼嘗夜號孺人令婢輩多方娛之且紿之曰而父出會文將歸懷菓餌餡汝矣此其意與毛裏豈異哉故吉安兄弟侍繼母如母贈公易室而無内顧憂丙午猶及見吉安君之成名也黃為麻城訓黃忍江公孫女　今上初元吉安君以浦江治行薦故未報滿而膺貤恩於是公得贈如子官而二母俱稱孺人云嗟乎以贈公之文行二毋之賢淑而試未薦年未及永眷未及禄豈非彼蒼之不可問

者哉吉安君郡邑著聲寵命幽賁是可慰公於九原矣墓負壬向丙銘曰

文工雕龍書則紙貴其生也勤其逝也蛻新寮古壤綸輝永畀二美偕爲德人之隧

叔祖眉山公暨配陳氏墓誌銘 甲午

公諱橋字宗達亦名宗達晩號眉山吾高祖素庵公之孫曾祖贈中大夫貴州左叅政安所公之子而吾祖別駕無峰公之弟也毋呂氏贈淑人吾蔡自贈公以上世耕讀有隱德居同安浯洲之平林至別駕公用經術顯

公少受舉子業數奇不甚得志於有司别駕公舉於鄉贈公曰是足大吾門矣爾仲其修先世稼穡之遺於是公始退而率僮指耕暇則坐沙中與父老談菽麥不知人世軒冕貴介何物也歲登則稍斥賣其餘有加釜焉曰吾貧不及施庶幾以此為若德云庚申之歲倭奴内訌時贈公柩在堂則夜焚香祝天願以早膳十年為祈賊平柩幸得完公卻朝餐者竟贈公葬宗族謂公為能孝公坦中惻怛口不挂人是非然鄉子弟為不善者戒不使公知也隣有鬬墻有鬩得公片言立解終公之世

常然中身後二子早喪幼者呱遺者弱又遭兵火之患拮据甚苦既家大人成進士始能以餘俸稍稍佐公朝夕而公之子若孫亦濟濟壯受室有孫於是時頗適而公老矣邑侯金公枝察公行誼以鄉飲大賓賓之公辭不獲乃一航海登堂龎眉鶴髮褒衣博帯望之若茹芝老然尋以年高恩授冠帯公笥之不再御丙戌滿八袠子姓宗戚奉觴上壽鄉里共榮之以為公宜享有此也獻臣狹提則出入公懷抱戊子冬將上公車謁公公卧床褥聞喜甚為强起張目視臣曰吾目夢夢者貌人如

霧幸及見孺子有立也己丑獻臣官南比部公以是年十一月卒距所生正德丁卯九月享年八十有三時家大人亦憲副貴竹而吾叔訃云公臨歿惓惓以汝父子為念痛哉痛哉獻臣曰以予觀眉山公何其悛悛篤行君子也夫天道福善若左劵然而公僅享有遐齡子孫亦僅僅醇謹世其家學而無大顯者耕而無大饒者豈人謀之未臧哉抑天不可問也我聞一歲樹穀十歲樹木百歲樹德公樹之矣永叔之表曰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公子孫其當之乎公配陳氏儉勤婉美生正德

戊辰卒嘉靖庚申享年五十三四子二女貴毅貴恒俱先公卒女一適陳業陳氏出女一未字卒貴和貴隨公侍梁氏出隨之生也同舉三隨為伯梁遂以亡繼陳氏陳之来叔祖母陳尚在二叔齓有撫摩恩故母之墓在陳坑城之原坐坤向艮公及陳氏梁氏季女為穴而四虛其一以侍陳氏葬以今甲午季冬二十二日貴毅娶呂生憲朱憲張貴恒娶呂無子子憲張貴和娶呂繼娶黄生獻範貴隨娶陳生獻節獻策一女孫曾孫三紹慶紹賡紹麻憲朱出曾孫女六玄孫一利賓獻臣謹涕泣

而銘之曰
陳坑之滸有海其沄陳坑之陽有山其雲有枕有潡有
耕有耘樂哉土若堂若斧是為隱君子眉山公之墳

明隱君周震吾暨配靜懿孺人黃氏墓誌銘

予甞考覽史傳至獨行隱逸如范冉陸續梁鴻龐公之
流而奇之彼其操尚殊絕一往不返皆其性分有所
至而未要之中行之軌然已足以激清風而垂不朽之
乃若不立異不炫名不越倫常庭闈宗族鄉黨之間而
悛悛質行雖鄒魯之儒莫或先之斯其事不畸於人而

其脩足侔乎天不亦中庸之蹈而君子之所貴歟嗚呼
此後世史家之所以傳孝友也況翁媼儷德尤為難耳
吾同有隱君子曰震吾周公其先八世源深公自吳杭
徙家同之錢塘鄉而人訛呼為前塲因謂前塲周五傳
至綽齋翁配王孺人實生公諱仕慶是令祠部君爾發
王父公娶莊江黃子顯公次女為靜懿黃孺人偕壽媲
美人稱德配公好讀春秋明大義是是非非截然無所
回護而坦衷朴貌不作崖異豁刻之行其於孝友蓋天
性云綽齋翁嗜酒不事家人產公與孺人併力營生不

畜私財綽齋翁以酒得奇疾瘡大如斗公晝夜侍湯藥
恒口為吮之既無可奈何則竭誠盡慎所以治喪事者
甚備而用不告窘其撫九歲幼弟一如母意禺足析箸
而次弟所闓田適當下流公遂慨然以己田易之未幾
竟付之波神無難色綽齋翁兄弟三人其季蚤歿而二
孤僅孩提仲者歿無子而仲母在也公為二稚子鈞券
簿稽疆畝既犂然具矣又為關其出入俾無得侵侔者
以故二從弟終身父事公曰微伯吾安得今日仲母在
者公率諸弟事之如母即時有所割以與其女若甥公

不問也公既自傷業儒未就每課諸子贍君輩必令籯
糧鼓篋與不得之身必得之子及祠部諸兄弟嶄然露
頭角公勸課有加居恒繞膝必次第問其所業祠部君
弱齡冠諸生舉鄉闈而後公喜可知也公鎮日抱膝趺
坐口不閱長短心不着恩怨親疏少長見者必以禮使
人望之意消即之氣下間有驁慠無禮自雄者亦不能
幾微有加於公也平生不知醫有所知者叩之必以應
或躬為省視不計單寒鄉細民故多德之中年後絕足
城邑既登大耋縣官欲以賓禮賔之竟不能得其一趾

黃孺人與公白首相莊其初来賔也事姑王孺人操作烹飪必躬必親卽綽齋翁性卞急有所需咄嗟立辦王孺人最愛季叔而仲叔方授室家政一埤孺人嫂叔妯娌間雍雍無間也凡震吾公之讓田同産延師脩脯之費與所以御族戚仁里閈者皆孺人調護拮据其間不給則脫簪珥佐之晩年程督諸婦織紝佐讀祠部早孤尤愛勉之使內外交謦故克有成震吾公卒時年八十有五戚里皆為盡哀孺人後一歲卒年八十有二袝震吾公之喪也孺人猶憑棺哭朝夕奠或時為謝粒其耄

而有禮何論擧案齊眉矣蔡子曰以予觀震吾公凜凜德讓刑于而家有獨行隱逸之致而要歸於孝友卽史傳所稱何以加𢦏夫天之道何知近名奇者陽之闇者合之公翁媪若此今丈夫子五孫十有六孫女七曾孫亦十有六曾孫女十有三玄孫女一振振未艾而祠部君起家進士為循令為望郎名位隆隆方升天之報善人者亦庶幾播而食之矣天道遠耶非耶公之子若孫将以天啓壬戌年五月二十五日卜塟於大美洲之陽負坤揖艮而祠部君手為狀以墓中之石屬予獻臣予辭不獲乃詮次而銘之曰

無懷乎葛天乎而大義炳炳立方乎擇地乎而為德宾
宾婦德曜夫侯光大耋偕老奕世彌昌赫赫 恩綸佇
畀幽宮謂予不信請質蒼穹

明隱君林葵洲曁配孺人彭氏墓誌銘

歲庚申林廷永君以選御史候 命都中海內傳其六逆五畫二反一順之疏而韙之而君頤念其大父葵洲公曁大母彭之未安厝也遂請假歸塟於是 光宗皇帝新嗣統被臺 命矣君歸卜地店頭庄之原負寅向

申形家曰吉将以明年天啓元正之十二日奉二柩窆焉君乃為狀而偕其仲父炳来請銘於蔡子獻臣蔡子訾延君師兒曹故詳其家世矧狀纚纚具也卽不文奚辭按林自梅溪公五傳而至解元海峰公啓以文學薦節累官國子監監丞歿祀鄉賢祠其次子為蓮山公磐補邑弟子員意有不可輙見之文辭所遺有花謂花竹謂竹等歌達官貴人間側目之竟終老於蓮花山下蓮山公初娶洪繼娶王擧景崖公又繼娶郭擧栢庭及葵洲公公諱牧字師讓侍御君大父也幼俊爽美丰儀弱

冠能文而厄於數奇乃輟舉子業會邑仁山彭公者素封僅一女愛憐之以歸公是為彭孺人孺人雖故富家女而荆布操作所以佐公孝養者備至尊嫜膳必手治敬進之不以付女奴蓮山公素厚善宋澔溪者每飯必召與俱蓮山公為加匕焉又欲嫁女而難其奩具孺人與公謀曰妾奩粗完足充小姑下陳其以煩尊嫜措据為公喜秉間白之蓮山公則大喜謂公曰若吾貸吾且若償公跽謝曰兒得徼宥罪乎父子無貸何償焉蓮山公益喜曰不意汝婦乃能如是當其時人以公為能子

而以孺人為賢婦其先意率此類也初蓮山公以舉子事望公繩武至是而夫婦能孝得父母懽乃不減向所期許者云即景崖公性剛而公婉事之栢庭公性柔而公莊事之昆弟怡怡無間也從兄寓泉公以訟事繫旁郡公捐貲居間無少吝嘗過族兄槐庭公怪其毀茶數碗而問故曰當午餐耳公為惻然時損餘糈餉焉又嘗寓雙畝別墅見一妊婦負薪者亟走如厠公曰嘻其產也孺人遣婢偵之果然已而為具雞酒婦得抱兒無恙以歸公內敦讓而外好施尤折節諸名士與共有無窶

人子侍以舉大者率為折券而孺人往往鬻衣飾贊之以故口不問生事而時寄情於花竹魚鳥圖書詩酒閒提學劉南郭公山人曾蘭塘輩相往來酬酢勿絕雖家計用是稍落不顧也公歿後冢子贈公乃舉侍御而孺人稱未亡人者垂三十載食指日繁而勤施如故一絲一粒必以分慎毖享祀一觴一豆必以腆性尤嚴飭家婦娰婦事無巨小必以諮即娌妯過從二婦必旁侍歲時伏臘族戚餽遺非孺人手分甘不以入庖盖二婦賢而孺人操家整整固然耳方侍御髫時孺人已奇愛之

然又後孺人十餘載始成進士故侍御既貴而傷孺人之不逮也夫邑東林故著姓貴者達者席厚貲者武徒而豪者足智多機分財多自予者故自不乏而公翁媪孝友恭讓禮士好施退然處於不競之地今其孫曾若此矣語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又曰福之興始于閨門孺人嘗言婦道得失關家隆替其婦賢當興其婦不賢當敗竟若左券然則林氏之興孺人已蚤計之矣其奇侍御君有以也蔡子曰予讀葵洲公狀而見人家得失之林焉是宜銘銘曰

省元之孫杜下之祖豐施嗇取亦莫予侮鴻光婉美有坎若斧世載其德永綏厥祜

少泉蘇公暨配李氏合葬墓誌銘 甲寅

同南之蘇世與予連墻而予幼未及識少泉公比長則習公之子君孫益奕世通家云公諱商霖字德說嘗有意眉山氏家學故號少泉蘇系出宋魏公頌之後入我明至老圃公惜公五世祖也曾祖守愚公存明由藍田徙家城南次于省翁公湑湑生毅齋公一清配劉氏海憲沂東公妹也實生公公蚤慧弱冠遊庠遂巡矩矱而

大義凜然既蚤失怙奉大父撫幼弟益發憤其所為業已而二弟皆有聲諸生間時海憲公按兩淮矣壽母劉詩曰三孺俱成立持以慰二親本公課二仲之力也公讀書好觀大意生平極慕伍行人諸葛丞相謂二人所處極難耳又曰凡人立志宜高中夜常將古人好事思量一翻心便軒豁止如堯舜禪受謾言聖人存心天下且看當日何等氣象一以天下與人一以匹夫受天下更有何物掛碍胷中念到此便覺灑然素履儉約一裘常餘十年而尺寸錙銖絕不經意嘗書扁自勗云長一家俾無得罪于卑幼淑寸地當能受福于鬼神其寄意遠矣公有子君仁君智能讀父書公訓之嚴而有方君仁屢試負駿聲公即謝諸生以老曰男兒屈首受書所貴拾青紫亢宗耳一敝儒冠無為也且不于其身于其子孫足矣邑博廉其名行用開讀例給冠帶然非公意也公性孝友祖父母父母之喪哀毀幾絕竭力襄事終其身諱日必號慟季弟訃自粵來走數千里歸其櫬仲弟謝世僅遺藐孫偶遘危疾公泣涕籲天願以己子代已幸無恙每持老圃守愚二公及先世積行請於督學

乞立傳邑誌至邑令王公京以聞於郡郡守朱公炳如為紀世行公請海憲公大書而鏤之邑人榮焉族祠燬公首事更新將屬纊遺囑諸子惟曰祠堂未了耳嗚呼此其至性加人一等矣公配孺人李氏賢孝自歸公為冢婦則祭祀賓客喪葬堂構諸費一切倚辦一縷一粒辛苦愛惜而雅好施予有求必應其處妯娌閨穆如也祖父母嘗憫外家王弗祀孺人曰婦在當無慮每述以語諸子輒泣下故王氏之祀於蘇五世未祧謚為慈勤不虛矣是可謂婉德乎公生正德己卯八月卒萬曆丙

子十月年五十八孺人生正德己卯三月卒萬曆己亥
十月年八十一公以庚寅八月十九日葬于南洋峒内
馬湖山之陽負庚酉揖甲卯令公子君智暨孫國翰等
將以甲寅十二月十八日奉孺人之柩啓窆合焉而以
狀來請銘予惟公子君仁所稱新谷公者先子畏友也
聞丙子之試公擬其文必捷而竟以不偶故鬱鬱抱疾
夫以公之達棄儒冠如敝屣而不能忘其子之遇不遇
何也無亦以累世積行後必有興者故操左券而責償
耳今翰已舉于鄉而薦現蘭華錚錚庠校蘇氏子孫之
興其在茲乎庶可慰公于地下矣銘曰

水積而淵魚龍之宮德積而豐賢俊攸鍾遥遥魏國奕
世其昌馬湖之麓雙璧所藏一先一後報公九京

太學生池三洲翁暨配李孺人墓誌銘

池氏之家中左自宗寶公始也宗寶生旻旻生贈吏部
文選司郎中春臺公春臺公子三人皆配封太安人葉
出伯新洲公仲奉常明洲公而叔則三洲翁諱洊沂字
士潔者也按狀翁生而資穎甫冠即偕奉常公及中丞
王玉沙公邑宰蔡㧡吾公結社而師事戶曹郎蕭見心
先生於漳開元寺共肄業焉比癸酉督學試公以第三
名入泮自是學益勤試輒高等然三入棘闈而皆不偶
時奉常公已洊歷銓郎顯重矣而翁不作貴介態不輟
經生業曰遇不遇命也旋辭泮宮而遊國學國學才藪
亦無敢白眼相覷咸藉藉謂必賢書中人故事上舍歷
事滿者輒授丞簿功曹及州郡倅而止公不待歷滿慨
然曰丈夫業屈首授書而不能揚名吐氣柰何折腰五
斗米而耶謁訶於長官大吏為遂倦遊而歸曰子弟可
教也吾不復逐隊數千人為科名計矣故延銓郎周愛

泉曰公孝廉李君懋觀明經葉君傅野輿為師友而朝夕
程督之癸卯子姪顯充華遂與諸公後先登賢書焉翁
素性愷爽不銖銖錐刀之末中歲以後花朝月夕時與
二三知友引觴命酌賡唱迭和為愉快也人有以是非
曲直質者得翁片言立解內外親屬來謁必詢其甘苦
或周其不給無少吝嗇意即家常租稅之入或後時或
苦訴祈免亦曲體而量給之無難色蓋年近九十耄矣
然精神王而筋力不衰中左人咸稱為地行仙云同諸
生以翁令德篤行書其生平上之學學上之邑邑上之

督學將以賓禮賓之然翁竟以起居拜揖之不便堅辭不赴於是邑令額其堂曰熙朝人瑞越歲九十有三王正幾望方庀春酒燕客盡懽詰朝呼僮進粥粥至不及啜而仙去矣翁前娶吳公女僅舉一女續娶兗山李公女即孝廉懋觀女兄也生丈夫子四女一性貞靜寡言咲其奉事大父母則鷄鳴起治具惟謹其總理家政則釜竈必親女紅必力不以勞頓而委之臧獲其輔佐夫君則勤儉之所羸餘悉以佐補闕道理之需堂搆婚嫁之不足其教育諸子則姑息不事課督必嚴而無負賢

父廣延師友之至意其拊畜諸孫曾則長者訓誨如子而幼者含飴以弄以故諸子若孫濟濟成立蓋翁媼之德教居多而彼蒼之錫類也孺人後翁一歲歿亦壽九十豈非媲德齊年而人世不可多得者哉蔡子曰奉嘗公吾婦翁也吾弱冠侍三洲翁五十年餘矣故知翁最詳慨今之為貴介者作氣勢圖富厚視翁之不驕不侈不競不貪何懸殊也翁之子顯兗舉而不壽其孫冀庠而不子咸用悼惜豈造物不可知耶語云天遠人邇今諸孫曾詵詵振振吾將觀池氏之天勝矣三洲翁生嘉靖壬寅年卒崇禎甲戌孺人生嘉靖丙午年卒崇禎乙亥男長顯兗庠生次顯兗癸卯舉人三顯漠庠生四顯胤即令以狀來乞銘者也女二孫男十一人孫女九曾孫十五人曾孫女十六婚娶名氏另詳于後墓在陽臺山之原坐午向子即翁用形家言預定者合窆以崇禎十二年四月初七日戌時予為銘銘曰

華封之祝伊誰有三翁媼偕老亦復多男雖辭千萬何言石甑慨彼書田秀而未實維天佑善百年靡忒子孫繩繩圖南奮翼

隱君蘇文所公暨配張孺人墓誌銘

吾同之蘇故號著姓自守愚公移居城南再傳為毅齋公娶憲副劉沂東公妹生德遇公諱商誥邑諸生也配黃氏是生文所公諱思義當公年十九而孤家惟寡母及二妹而公新娶張孺人邑紳張公文錄女孫也公幼讀書就童試而孺人以椎布操作佐之雖躬洴澼洸不言勞矣公性篤孝事父母惟恐拂其意母最愛二妹為捐奩治裝不少靳而孺人亦脫已奩以分與小姑里人稱之孺人舉丈夫子二長國華次國英皆弱冠遊庠負

後聲而公始罷舉子業而談詩一切門戶公私諸務不以紛二子俾得一意學曰庶其種而穫乎予嘗賞其文而期之曰文所公必封不久矣居平與從昆弟比屋而居同畔而田相得歡然也家近市時出坐肆閒閱諸熈穰来往者以為快人人多公長者盡愛敬公且德公即有侮者遜謝而已以故學校中高公行誼乃公滋益㧑損即邑令用賓禮賓之不赴也晚年尤躭為詩與封翁陳仰台諸君結社唱和亦時以詩投予蓋其中誠有以自得者哉乃二子皆未遇而無年公之晚況可知也然

諸孫曾輩猶藉公與孺人撫育而教誨之以竟有成立盖二老人嘗孤燈對泣而呼諸孫曰吾不幸而喪二子二孫今耄矣行且累若吾生不及長侍曾王父即死魂魄猶頤相依今卜旁近地以為異日計吾樂也其老不忘親若此越歲巳庚相繼考終公齡八十有六孺人少二焉予蔡與蘇比屋居者三世矣以文所公之醇謹謙讓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幼而勤學晚而稱詩庶幾儒者之蹈乎乃其骨肉間多所缺陷矣語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公不得之身不得之子將不得之於後乎今孫

曾輩振振濟矣吾且持是以券蘓氏之天公生嘉靖甲辰卒崇禎巳巳孺人生嘉靖丁未卒崇禎庚午子國華國英女二國華子五長鐘子一次世炳庠生子與三庠生次錡子二次鏷子一次錕子二國英子四長鋋子三次鑣次鈁次紹武庠生令庚午錡等將以十二月廿二日辰時合葬公孺人於後榭德遇公墳左坐乙向辛紹武以狀來請銘為之銘曰

大隱城市公其然乎作配鴻光奕葉詩書耕未食報積乃留餘惟和惟睦益培其基有皇豈夢既定何遲過者

必式徵此銘詩

邑文學鄉賓呂東浯暨配陳孺人墓誌銘

呂之先宋季有千二使者由南安朴鄉徙居浯洲之東累傳至原禧公原禧公生光驩光驩公生世祐世祐公生子二長曰讓次曰仁讓以明經貢于廷未授職而卒長子川嘗冠學使者試年十九遂領鄉薦仕終浙太平令仁號直庵以隱居行誼重鄉里則東浯公父也東浯公諱誠源字以漸自幼喜經書古文錚錚邑諸生間而天性篤至少年喪父終身孺慕事毋以孝聞與太平公

同堂相友愛胞聯不啻也太平公同父姪敏德無子而貧子蕩産公佐太平公嫂戴孺人直之於官謹復其半而後乃以公伯子鯉嗣太平公蓋嫂意云公為人質直坦夷居恒不設城府臨財不苟予取處家不為煦沫態其課子若孫則授程而訓督之其知交皆知名士故封戶部郎王公濟進士終養許公福皆以女女公子蓋交誼重而意氣孚也公初娶順正蔡氏繼娶陽翟陳公女是為貞肅陳孺人歸時不及事姑矣而嫂戴同居妯娌相得甚懽茹淡習勤能佐公所不足婢僕貧甚者不難

出餘貲振之其嚴課子亦如公而視前人女如已女尤為難耳浯東之地故多倭賊出沒至公徙金門所中而捐金數百築東堡以護近鄉逃寇者蓋非僅一家一時之計人尤賴之沿海漁民行公貲本者時以所獲遺主人翁公辭不受也迄今諱日猶醵金餽奠以志不忘公德晚年縣父母數以大賓賓之或赴或不赴可謂純德篤行翁媼媲美者矣順正蔡先葬浯之峰山今公仲子鯤孫一清等卜以崇禎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未時合葬公及貞肅于歸德里埔下後坂山負巽揖乾而以狀來請銘蔡子曰余曾祖母贈淑人呂氏及姪進士國光曾祖母皆太平公妹也其後世講朱陳故知東浯公家世為詳以公之積德累行宜昌厥後今老者龐眉鶴髮而孫曾華濟濟斌斌多文學秀也但未大顯者何豈彼蒼欲駿發之而先厚蓄之耶夫土積而岡阜崇焉水積而蛟龍生焉此自然之理也吾將持是以券兩家子弟矣乃為銘曰

昔何居海之東今何歸山之封考公旋樸弗斲作之合勤而淑脩之家慶乃餘書三世負人乎高其門駟馬來

後有過者式于斯

邑文學華野王公合葬墓誌銘

先君子曁伯父璦浯公有筆硯之友五人焉曰孝廉洪公于岐文學呂公滄海洪公見東周公震東曁王公華野是已王公諱三聘字允覺其居同安申明亭右而徙於學宮之傍今猶稱南亭王云公為廩生王公岑之孫歲貢封南京戶部主事愧予公濟之季子封雲南叅議思齋公三錫韶州守晉齋公三接之弟蘇松按察使贍明公道顯之叔母封安人葉氏公生而白皙丰神英毅

封戶部公課之嚴以故公弱冠即遊黌序有聲而與先
君子諸公相切劘既洪公與先君子先後卿會舉而封
叅議公則延紫溪蘇先生于師席訓子而公又得與紫
溪先生切劘如諸公當是時公自視一第可拾芥取然
數奇竟無所遇公素豪于酒慷慨然諾萬州守杜君鵬
南者邂逅杯酒間意合遂以女許公子而封叅議公及
吾伯父晚亦遊于酒人則挾公與俱盍獻臣嘗侍公坐
至夜分衆皆稍稍引去而公猶餘勇可賈社中人以是
伏公然公生平折節臯為恭謹其孝友好施蓋天性也

公幼時葉安人暱愛之甚至壯猶然及遭二喪哀毀如
禮倭亂後部州公寄櫬劉營公數數奔護無所避功叔
午溪公溺死公為扶屍視其含殮晚猶莅事封叅議公
寄趣桂菊陶然也省試至橫路遇漂屍輙捐貲瘞之其
陰所折券棄債周人之急者不可勝數學使者豐城徐
公所獎優行生令學官不得依故事于是邑傅吳君炳
思以公應多士稱為得人丁酉春予奔先君子之訃歸
見公兩眸神氣稍索而心訝之未幾而公亦不起矣公
配蘇氏司訓蘇桂孫女善操家嘗有所舉弗育故公置
二郭氏郭君範女予同年進士旭東公功妹也黽勉有
無不辭勞勸舉丈夫子四長道謙即締杜姻者年十九
未娶而殤初字吉甫刻勵苦讀其師陳君懋時傷之誄
曰宣伯言其善之聞于鄉也次道熑邑庠生次道烋次
道爔公生嘉靖庚子二月卒萬曆丁酉年五十八蘇生
庚子十月卒萬曆甲辰年六十五郭生嘉靖癸丑二月
卒萬曆癸卯年五十一某年某月某日諸子將奉公合
窆于長興里御史嶺之塋負巳向亥長殤附焉此公所
自置地為狀而請予言者爔也予通家子不得辭銘曰

生之年先公二沒之月公後四師友則同通塞豈異萬
壠埋玉二美從焉誰種誰食以利爾後人

劉長公肖沂暨配孺人歐陽氏墓誌銘

劉長公肖沂者諱夢龍字國禎封御史鐵山公諱恭之
孫御史沂東公諱存德之子配孺人歐陽氏都指揮昭
毅將軍深之女蔡子曰若長公所謂賢豪閒者非耶昔
六國豪公子藉有土御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用以抗
強秦而存宗國太史公傳而賢之漢萬石君恭謹無與
比子孫遵教以孝謹聞斯咫尺之義儒者之概矣乃史

列游俠又以其言信行果赴士之阨雖時扞文網其私義廉讓有足稱者夫儒與俠其道相反而相非然皆足自見於世而無之者非奇男子不可吾乃有以誌長公矣侍御公初娶葉恭人生長公及國望而繼恭人葉者至公幼毋之如已毋性機穎竊學年十二遂補邑諸生下帷發憤有聲庠校閒自謂一第可拾芥取逮戊己閒海賊橫發來攻城公手畫備禦策邑令譚公韙之又於城東捐貲築土堡爲犄角公部署既定益市牛酒勸勞之民依堡得全者衆矣侍御公備兵潮陽檄調閩卒應

募者未問貲第願得公子一諾蓋一日而集壯士數百人當是時長公豪舉聲藉甚及侍御公宦歸一切家政皆倚辦長公公上承父志尤竭力洗腆無數見不鮮撫諸弟教而育之故茂才國成憲副國夏南昌令國壯皆蚤歲以能文稱而卵翼國壯又自襁褓閒矣侍御公殁而公禍作猶日夜負土襄橋東葬事已析產甚均而挺身赴理冀紓諸弟之難雖茂才君竟以株及而二季無恙卒有成立者公力也其得禍之由則以洪司寇失江陵意而撫閩者下石逮之人謂令某預聞其事而公適

與令善故言者及公而家亦因以落矣然公伉義輕財終不以廢著故負償家子母縈難而諸弟嫉産佐之故緩急人樂爲用國夏既登朝公乃退而耕於野與田夫傖老課桑蘇教子弟鄉鄰有搆鬬者得公一言立解族屬子姓少有過舉公正言訓諭之亦無不斂心易慮者蓋公達識敢言往往中窾竅能令人心折氣平晚年益遂於挫銳解紛之術善摧剛爲柔非獨其智多也令公不作而鄉族脊脊多事乃始思公矣歐陽孺人年十六歸公婉而不妬惠而好施家難拮据傾橐裝千金無所吝南昌

君幼失怙依丘嫂如毋故劉氏宗爲闔儀其偕壽有以也公生嘉靖丁酉卒萬曆乙卯年七十九孺人生嘉靖巳亥卒今天啓乙丑年八十七公子尚禺暨孫宗召等卜以十二月廿二日合葬公于東山半嶺之猪毋穴而先期具行實又以南昌君之狀來請銘皆文而核予故按而次之然予習長公稔矣愧不能名長公孝友謙讓是儒設然諾取予是俠所謂賢豪閒者乎使公當戰國時平原信陵之風流詎足道哉而竟以巖穴老是在其後之人矣墓負乾向巽子孫婚娶詳左方銘曰

幼而負奇晚而挫銳久矣家督展也德慧儒俠交譏無
之而濟鴻光偕老以昌厥世

邑文學國成劉君曁配孺人黃氏墓誌銘

昔予序劉君國成遺集而有感於盧次仲徐文長之事葢不勝咨咨既焉今壬申冬若子仲縉等卜葬君而以所為狀來請銘予讀之葢詳君抱寃遯跡之苦及配黃孺人撑家茹荼之賢也嗚呼天何才之而何扼之豈天之所以才君者乃所以禍君歟抑所謂公冶非其罪者耶按國成諱夢騶別號應南侍御沂泉公中子伯國禎

仲國望而君與弟憲副國夏皆出母恭人韓氏韓京師人以國夏貴故贈又季則今憲副國壯者也君生六歲侍御公以內臺出守南康挾君母子官邸會公疾甚君哀號祈代江千坡先生來省疾見而大奇之則許妻以女後以中殞弗諧也越辛酉公入覲而母韓產歿君與國夏煢煢護持以歸路人為感動爲侍御公故高才碩學而君與國夏俱蚤慧蜚攢攻書尤嶄以古文詞創起濱海間年十四補邑諸生則已嶄然露頭角矣癸酉督學宋二山試君第二人丙子楚胡二溪復首拔君而國夏次之當是時二劉之名噪甚僉謂即首解額而郭青螺曾慕雲先後在閩俱暗中模索得君牘然竟臨登榜而落乃翁望君雋甚亟亦竟以是鬱鬱無聊即世矣杉邑貴人與侍御同舉者雖有小嫌而隙未開也會其姻家子與國禎以負債搆隙遂至蠻觸叩閽又不謂貴人者忽中奇禍葢以勘遼藩失江陵相指而撫閩者因而擠之遂逮死獄中人疑單詞或出邑令手而國禎與令歡迨江陵歿貴人子伏闕訟寃而詞併及君矣當是時家禍如焚逮者四出君岌岌不免虎口國禎諭以覆巢

之下寧有完卵尚與員各自為之不然誰為哭泰而復楚者乎而友人林奇石省元亦力慫恿君曰兄弟俱死無益也君遂不及訣家人以行昕暮荆棘中饑渴困踣漳有黃廷麟者義俠士也慕君名夜叩匿所與俱出猶恐不任魯朱家則治裝而致之東山薛氏然是時索君急則黃孺人及其母陳脫簪珥為道途資君乃由漳趨越行乞吳市而棲湖之雲祥觀謁侍御故人凌公雲翼及茅公坤曰吾同安劉沂東子也以家難故至此茅公進君問故君涕泣具道本末則止於家又讀所為文而

大奇之君因得與范公甫張益庵黃貞父翁于先諸名
士遊茅公又為君作訟寃書海內讀而悲之既羈棲二
載太宰張公瀚亦侍御故人乃勸君歸曰吾已為白於
金省吾陶雲谷二使君矣君倉皇歸時家計已落國禎
猶持一帳相示君焚不顧曰兄在乃問出入耶自是杜
門屏跡深念已以才名賈禍不敢與外事惟是求詩文
者不可槩卻既成則削其稿曰吾以是當治耳乙巳金
公撫閩與督學徐匡嶽談往事及君寃狀徐亦心知君
寃復其弟子員又或下石於徐海石按君竟奪之矣蓋

國禎知君之才足以雪恥故寧以身受禍而不辭君亦
知已之才奪非其罪故窮約以終老而不惜癸卯秋屬
纊前三日夢天帝召文士七人作卿雲護闕賦君居首
賞鈔八錠醒猶能誦其一二嗟乎君之才達於帝所而
不能脫時忌耶君弟國夏國壯俱先後成進士而君獨
坐累以布衣終亦命也夫孺人父為諸生黃和冲公毋
陳苦節止一女當君蒙難時脫簪珥以佐行即事平傾
蕩之後有所需或取諸外氏故君嘗謂陳毋有生我恩
歿為營塚設祭于家令子孫世祀勿絕也君素曠達而

孺人性毅而勤其操家儉而能斷故不為多難滅産即
國夏雖貴守赤城而所善范張諸君濟濟宦途君終不
為彈鋏遊令諸子皆饒文學而坤及諸孫葦尨錚錚庠
校間則父書毋訓之所貽者遠矣君于古文遠慕馬班
近則喜李于鱗文手為註釋行之平生所著天馬吏生
集二卷即已巳予所序也蔡子曰虎豹之災以皮國成
之褫以文夫士非文何由致身而君覆用媒禍彼蒼生
才固有不可測者哉君生嘉靖癸丑卒萬曆癸卯年五
十一孺人生嘉靖丙辰卒萬曆乙巳年五十子男四長

仲縉次季紘次季緩次坤府庠生女四長適黃廷麟子
庠生琮次適廷勇子庠生士誌皆行遯潼浦時深交締
結者次適貢生郭曦昌次適歐陽承南孫男七曾孫男
四墓在同禾下摇山之陽負甲向庚仲縉等卜以崇禎
五年仲冬二十日奉二柩合窆焉銘曰
東溪之産多俊聰生鞠則一命不同伯氏搆愆君株累
叔季通藉君終窮文章誤身非其罪茹荼撑家內助功
下摇之陽慶令居玉樓餘光奕世隆

王念齋暨配葉孺人墓誌銘

南亭王者吾同之名族念齋君諱道蒸字念甫王之儁也先世有隱德至君曾王父靜軒公廩於庠王父愧予公以明經封南京戶部主事父晉齋公嘉靖庚戌進士終粵韶州守以清白著聞祀於鄉母封安人貞勤葉氏舉丈夫子四君行二晉齋公時宦南都及捐館君纔六齡耳然君質負奇俊志紹箕裘甫成童從諸昆季延晉江蘇紫溪先生於梵天寺而稟業焉蘇先生亦奇之弱冠邑試第二周少參督學刮目君補邑弟子員君手錄六經子史朗誦不輟聲籍籍起藉林中拍肩把袂皆知

名士諸名士亦推君為前茅柰數奇再三躓於省試益發憤搆山房於西湖塘下帷其間毋城市逐逐為也暇時手植荔枝百株延師課揩垣二子清風朗月時泛舟於塘以諭適意君布衣蔬食每邑中往返皆徒步蓋晉齋公居官清白所貽祖業僅中人產時同祖兄聰明觀察已成進士而君毫不作貴介容性骯髒不能曲護人短亦無他腸人以是稱其直諒乙酉秋科試自三山歸途次染恙抵舍不數日卒配李氏為南民部質所公女曰嬪于王不苟言笑甘淡泊勤女紅諧妯娌大當姑葉安人意念齋君常呼為吾家德曜寡守後益拮据為兒曹衣食計慈嚴兩行終無姑息意曰爾父有志未就爾輩可不勉旃撫夫伯肖晉諸孫隕涕曰天胡不祚先大夫何歷世之多孤也其居念齋君及姑安人喪謝鉛華茹荼蓼蓋三年如一日諡為貞勤不虛矣念齋君生嘉靖壬子八月卒萬曆乙酉八月年三十四孺人生嘉靖甲寅七月卒萬曆庚子七月年四十七今崇禎丁丑十月十一日巳時君子庠生堦及垣將合葬二尊人於長興里第二溪敦山之原坐巳向亥而以狀來請銘蔡子

曰先觀察與晉齋公坦腹葉門而聰明為予表兄弟故予壬午歸自金陵三載間與念齋遊莫逆也居又連墻故知其家世內外最悉夫以君之才之學纔踰壯而齎志以歿余甚悼惜之且嘆彼蒼之報清白吏何遲也今茂才昆仲濟濟諸孫多英挺其成立可計日待矣銘烏得辭銘曰

父宦清白子學箕裘年僅踰壯志復未酬彼蒼佑善寧爽也不不於其身則於子孫敦山之原祖封為隣齊石同穴蘭玉森森

王日近曁配陳孺人墓誌銘

中表兄王公恒甫諱道照別號日近者予姑王門封恭人之子也王之先自光州固始遷吾同嘉禾山三徙居學宮右稱南亭王大父封南戶部主事愧予公濟父封雲南右叅議師齋公三錫師齋公二子長為蘇松兵備按察使瞻明公道顯恒甫其季也兄生而穎異負壯志與瞻明公奮勵切劘方角丱而先應憲肖無公奇之為求師於晉江得紫溪蘇先生焉授經課藝多所獨得年十九邑試為王含虛令公所識拔而督學麻城周公錄

取儒科第二人嗣是每試輙占高等人稱王氏二難予束髮從宦歸而兄虛書室共之執牛首盟之丙夜拈題不使閣筆即人情世態所開發良多蓋伯仲壎篪不啻也蘇先生嘗稱兄文筆敏妙宜膺前矛乃瞻明先登予嗣策名而兄年逾彊猶不得志于文闈然志愈銳文愈進而遽不祿命也夫兄為人英警明達事父毋得其懽心生平交友接物溫夷樂易至與閭里細人慰勞良苦然少見謬戾必直折不少徇其為人謀擘畫利害無不殫心力者故人皆愛而嚴之其論文識鑒尤精吾邑陳

憲副賓門林侍御樸所陳州刺白南俱從草莽舋序中物色之而以告予丁酉場畢閱許鍾斗試牘而卜其為李九我輩人四公後皆成名若券焉是冬哭吾姑哀毀逾禮未及朞而膂瘡發渴悞食瓜遂不可救臨化痛不及終事父而以令子晃屬予念之猶戚戚也配陳孺人為知州縈祖公女生故富貴家而孝舅姑任娌妯潔蘋蘩嚴臧獲兄力學而孺人勤家政以佐之兄義施而孺人無吝色故中年斷絃而不再議續曰吾王駁家法故如是斯德配也已蔡子曰恒甫季父晉齋公良二千石

也而兄瞻明為名侍御然恒甫益折節為恭謹不作纖毫貴介氣加人彼誠欲自致其身於青雲耳乃年未及壽而齎志以歿一子亦復不永天之報施其何如耶今孫驌子毋拮据家計駸駸起惟是多男子而能讀遺書庶幾哉克有定乎吾且以兄嫂之素卜矣公生嘉靖壬子九月卒萬曆戊戌七月享年四十七孺人生嘉靖甲寅九月卒萬曆甲午六月享年四十一男一晃太學生娶晉江潘生孫男騄孫女一繼娶卓生孫男驌孫女四孫騄娶黃生曾孫貴甫十歲殤次孫驌娶洪生曾孫洪

業曾孫女三驪卜地縣西新塘鋪之右塘尾山夏申揖
寅將以甲戌仲冬八日辰時合葬公孺人并殤姑尾娘
祔葬其左而委予以墓中之石獻臣情誼不容辭也爲
刷滌而誌且銘曰
賢不必貴仁不必壽天可問否不於其身若子則于其
孫曾廉人弗勝生不偕老令歸居奕世之後其昌乎

太學猶臺弟暨配貞勤周孺人墓誌銘

猶臺蔡君者獻臣同祖弟也君諱獻襄後改禺臣字體
謨別號猶臺縣邑諸生入太學吾蔡世居浯洲之平林

高祖素菴公生安所公安所公生鄉進士梧州府通判
無峰公二公皆贈貴州左叅政無峰公子四人而二爲
瓊浯公三爲予父應憲肖無公瓊浯公諱貴守邑弟子
員娶林氏實生體謨而余生先一月又各隻身如同胞
然即吾父母視之猶已出也君性資英朗舉動儀飭又
喜恬淡而厭紛囂未嘗以貴介世系而作氣勢於閭里
亦未嘗以華侈之習而徵逐於貨利瑣屑閒家人產惟
日與知已士結袖較藝把臂賡和時而花朝月夕豪吟
朗誦逌然有韻若匪朋狎友一切謝絕予諸生時置一
書室於東山而體謨亦置一書室于朝元門外閒得一
石剖之有樹焉余爲額之曰玉樹山房體謨搆摘星樓
其中竹樹參錯池沼交映同人以二山房一軒朗一幽
邃東西並稱勝焉時信卿姪亦總角好學爲延璞所林
侍御華國陳戶部二先生師之又延徵日陳君友之而
體謨亦與三君操觚論文已而璞所庚戌成進士華國
丙午薦鄉闈徵日君亦以辛未成進士人謂主人有知
人鑒云體謨在庠三十餘載邑侯含衫洪公最知之試
輒高等直指觀風閒列前矛而學使者亦嘗以行誼優

奬槪壯志弗酬乃遊太學蓋生平應閩闈者四應北闈
者二而數奇不偶然後喟然嘆曰人固無如命何且吾
縱不能得之身與子庶其得之諸孫乎於是閉門潛玩
凡古今文詞諸子雜書纂集抄詳曰吾以是遺子若孫
吾可老矣體謨素嚴取與而性好施凡友朋之貧不克
葬者及家計匱乏而求乞者無有靳也尋以足疾醫藥
罔效半在床褥者三年許言動不亂而神氣漸耗遂尔
化去壽僅六十三耳惟是獻臣筮仕南曹而瓊浯伯爲
携室入南未數日暴卒體謨悲不及訣而迎櫬於三山

以歸伯毋林享年九十而體諛又不能待以視歛含斯
終天之憾也歟君配貞勤周氏爲周山窪陽山公女秉
性直方貞靜自閑日勤女紅紡績不少休敬事翁姑得
其懽心又善理家政以其贏餘佐夫君棘闈往返之費
堂搆壇場之資其自奉則衣素食淡至覲賓享祀之需
則躬親釜竈未嘗厭苦其子信卿則幼鞠育長義方朝
課而暮考故信卿生平循循禮法罔敢軼越皆慈嚴力
也其拊諸孫則愛而勞御臧獲則嚴而恩弟夫君歿後
悲悼煩勞竟以目青風中而終年七十一矣余惟曾王父

毋及王父毋兩世積德渥矣吾父與瓊浯伯毛熏友愛
吾父爲德於官而吾伯爲德於鄉以余夫婦聞見視信
卿之狀二尊人者不啻焉譔弟子一人而諸孫濟濟有
六質敏而學勤斥翰巳露穎於黌宫豈非彼蒼將以昌
其後而大其報哉吾是知種德之不爽也蓮山阡亦譔
弟所預定蓋漳浦徐堪輿乾者其年餘九十其爲吾家
相地者三世矣信卿姪卜吉合窆二尊人而狀來徵誌
予爲之銘曰
居室之道語云造端譬如平地積而嶒岏維祖與伯厚
培其根内外嗣脩勤儉樹敦彼蒼佑善宜爾振振殖豈
長蕃以大其門

明故王敏直伯子敏冲叔子合葬墓誌銘

蘇松兵備湖廣按察使瞻明王公諱道顯者予姑蔡恭
人子也觀察配恭人黄氏舉丈夫子五長輅次國子生
軸次轍次邑諸生輳又次國子生軒而輅字鳴鑾生隆
慶乙巳九月初七日子時卒萬曆丙戌十一月二十六
日子時年十八觀察謚之曰敏直轍字鳴雷自號無憂
子生萬曆戊寅九月十五日酉時卒戊戌五月二十二

日丑時年二十一蔡子獻臣謚之曰敏冲嗚呼二子皆
王家千里駒而殤而折乎彼蒼者胡厚畀之而遽奪之
耶故觀察常語人曰吾不欲關兒輩讀書事蓋傷二子
之才而短也按狀王故同所稱南亭王始祖佐數傳至
德公德公四傳至靜軒公岑廩於庠岑生貢士封南京
户部主事公濟濟生封雲南布政司右叅議公三錫是
爲觀察公父觀察成進士時敏直年十五敏冲纔六年
耳予俱及其幼時岐嶷穎敏授之書輒能成誦其叅慧
同也敏直從觀察讀書石潯蘆嶺間延師教之嚴而敏

冲則從官之日多其詣力所造未知孰賢然每制舉義
幽沓磊落豪邁觀者嘖嘖嘆賞其高才能文章同也敏
直性孝友行尤醇謹少與觀察同起居每一別輒流涕
動人觀察謁選過家染病劇敏直焚香祈代扶侍備至
敏冲開朗不屑規規然聞長者譴訶即跪自責無一毫
護惜意其至性同也觀察初理台時病新愈未耐酬應
敏直即為代筆札之役及臬齊藩滇艱關萬里一切束
裝綜理敏直任之會滇中丞以疏草屬觀察敏冲輒為
具疏若老吏然又俱能約束僕從官邸整整其竭力承

德銑有才情同也二子既稱能文而俱以從官未及就
試翔伯尚長殤叔僅弱冠其為處囊之錐未露出匣之
劍同也敏直遘危疾于赤城適觀察奉檄他郡不及訣
而敏冲又倏然化去于楚郵空山寂寞其傷父母之心
同也嗚呼天可問乎乃予於敏冲尤有異焉其從官滇
也習為扶鑾而純陽仙師亟稱許生妆之門籍且授以
天清地濁八句真訣戊戌春仙師謂觀察生夙號還虛真
人謫七世矣當還太清及觀察奔毋恭入訃仙翁又謂
敏冲曰他日會我北山之顛期將至矣亦一勝事也他

人莫測惟敏冲若有契者歸途詩云遊子棲遲不忍歸
無奈南來落雁催愁多庾信腸欲斷恨極江淹魂已飛
遥遥馬首逐霞徑飄飄旅况窮烟霏回望故鄉雲路杳
黯然泣下淚沾衣五月九日夜宿便水夢與二三羽衣
談前世因果事醒賦四韻云羽衣夜來過翻手徒成憶
非無淩雲志自有冲天翼飄飄霞外舉矯矯雲端立四
頭荒烟斷空山不可極至辰陽馬底聞體中小劇比宿
界亭則依依於父母之膝若嬰孩狀晚就睡老僕聞其
屈指計日至廿二則曰是其時矣夜分秉燭肌肉漸冷

厥明長逝而左臉現黑子若星斗者七則廿二日也起
視其地空山數壁宛若吟中景始信其詩語不偶然也
且祖毋訃未聞時即語黃恭人云家中有事人將至矣
其預知類如此嗚呼世所謂神仙者果有之乎如敏冲
去來亦奇矣夫二子者以彼其才非所謂英特不群者
哉使天假之年必將拾芥一第而其所樹立必卓然有
大過人者乃皆秀而不實豈山川氣薄不能有之耶抑
蘭摧玉折如優曇鉢花空中起滅僅一刹那頃耶然使
仙翁還太清之言不誣猶堪為敏冲慰耳初蘇紫溪先

生以女許敏直而敏沖亦約婚予女皆未字故而翁不議嗣而議祀歲立田租二百石使軸轃軒三弟兄以暨子孫永永輪主之觀察即世軸等奉黄恭人命将以天啓元年八月之六日合葬二子于蓮山頭福塲背未面丑而會軸軒有南北雍之行故褏其事而以狀来請銘者轃也銘曰

畀之胡良奪之亟冥冥彼蒼誰能測彭祖殤子壽則一
伯叔相從居此室千祀椒漿永不忒

明隱君吳仁齋墓誌銘

萬曆庚戌吾友吳觀國大光葬其母勤慈孺人暨其弟覲光于鷄籠山之陽獻臣既為誌而銘之矣時尊人仁齋公無恙也越癸丑而公歿又越今天啓丁卯觀國偕其弟允光為光華卜以十二月二十七日奉公柩啓藏而合窆焉預為狀乞言於予曰吾父意也按吳之先世居烈嶼數傳有訓諸公其四子慎以貢起家仕至潯州府同知始僑居邑東潯州生蘊以正德丁卯舉鄉書蘊生潛復舉嘉靖戊子後更名德范令浙西安其孝德政聲載邑志衢乗中而東市之吳遂為邑望西安有子景唐別號南岡娶戶部三庭公姊林孺人是為公父母公生而西安公奇愛撫抱曰是兒必亢吾宗命名達一而預以本愚字焉南岡公故負才雋著聲邑庠而以哀毀西安公踰節無禄蚤世林孺人哀慟矢殉者數矣公年甫六齡出撫父柩入戀母側諸白衣冠來吊者哭泣拜稽一如成人禮客咸惻惻憐稱之焉曰吳氏有子自是母子煢煢相依而林孺人躬自訓課之坐立句讀一一稟承不敢少踰以嬉既除服為約姻于林即勤慈孺人為次崖先生孫女而安厝于鷄籠山者也先生念壻幼

孤則禮而致之家塾公垂髫登門而周旋舉止不失尺寸先生嘖嘖不置時與共讀較鈍敏焉弱冠婚成而舉觀國人為林孺人解顚而孺人則課督公有加戶部公亦子視之令與門下高弟相切劘於是公學日勤日益而遘羸疾幾殆且就養于外氏三載疾平歸而觀國亦巳角丱能文補邑諸生矣然公之志日益壯而自為學亦益勤凡五不得志于衛文者始擲去舉子業曰是有命也夫吾子勉之弑歲癸巳觀國試高等覲光遊泮公喜可知而良配不禄覲光亦繼殞矣公至性孝謹内行

純篤事林孺人或遇處怒多方勸解鬚頭鬢須白矣猶時向床前長跪忍飢耐寒盤餐之費日可一錢至祖父諱辰則不吝市醲擊鮮生平讀書課子杜門處錞逡逡然無凌厲之氣無矜飾之詞無媮衣美食之奉釁序高公行誼將舉大賓賓公猶辭讓未遑也乃行年僅六十有九孝篤而不獲奉壽母之終善積而未及覩諸子之成名九原能無遺憾乎抑雖然有觀國昆季在有濟濟諸孫在公之食報彼蒼其終有定矣公配林賢孝婉美享具前誌勤慈之謚不虛也公生嘉靖乙巳閏正月卒萬

曆癸丑六月丈夫子四大光娶呂生女三妾蔣生男直方耿坤六二之義而為之命名者允光娶呂生男三咼臣邑庠生台臣衮臣女二咼臣生孫男三逢清逢泰逢復覲光年十九未娶殤仁齋公以應分田租十石命允弟三人子孫輪祭有隳業失祀者與不孝同科為光娶楊生男三懋官丙官晉官女三鷄籠山在安民鋪石室內墓穴坤向艮右為勤慈而虛其左待公今合矣銘曰

瑟琴鼓脩短年居歸同穸後先廪廪德讓閔閔書田疇食餘慶操券問天

功伯蔡爾遠爾賓公暨配合葬墓誌銘

吾平林之蔡有伯諱貴毅字爾遠諱貴恒字爾賓者乃吾叔祖諱宗達號眉山公長次子而叔祖母陳之自出也眉山公祖為素庵公父為贈貴州左叅政安所公世有隱德即獻臣之高曾祖也長伯娶東倉呂敏德公女次伯娶林兜呂公女二伯皆早世自吾有知已不識其人而僅從吾母黃太淑人得侍二伯母二伯母友愛吾母若親妯娌而撫獻臣若嬰兒然長伯有子二曰憲朱憲張次伯無出而張兄嗣之時姑陳已先卒其貳亦陳

然叔祖常稱之曰吾二婦賢而孝已而次伯母告殂逮長伯母卒時年七十餘矣二伯母孀居皆勤儉持家而朱張二兄服習其教禔身理生整整無少跌越余通籍以後嘗謂二伯母以年以節於例宜得旌表而惜後人之莫能為意也即獻臣亦有責焉朱兄娶許氏子三曰紹慶紹光紹休張兄娶許氏側室陳氏子三曰紹廣紹度紹庶紹慶子王賓今孫寅紹光子盍賓孟賓紹休子鳳賓鳳賓子肇泰肇育二伯早世而二兄繼殞今紹慶紹度鳳賓等將合葬二伯二伯母于黃牯山坐午向子

兼丙壬是為崇禎丁丑五月十一日卯時而屬銘於獻臣敬為銘曰

兄弟好矣而年不逮妯娌節矣而旌不逮穀同室兮歸同穴天既定分綿瓜瓞

處士少桂蔡君墓誌銘

吾蔡世居浯洲之平林堂姪雋卿名紹英別號少桂者吾祖通判梧州累贈湖廣叅政無峯府君之曾孫也府君伯子近江公年少補邑諸生遠壯而不祿近江公一子為恪庵公子世卿次雋卿其祖母及母皆許氏云恪

庵公明恕豁達族人任焉先觀察肖兼府君自做秀才成進士備歷險夷相倚如左右手辛未謁補恪庵送至浦城別去而旅歿錦田以屍歸二雛長者八齡少者六齡此時景象忍言哉雋卿既蚤失怙賴二母育而教之而雋卿幼有至性出入起居惟命是從讀書務通大義不作書生呻吟雕鏤態也然時語及恪庵公輒飲泣自成童以逮冠婚後盡然其為人重厚質直無宛言無飾行處昆季則友而恭處女兄弟則奩送來往不作二觀處尊行則一出話一舉足恂恂無敢先人者處里隣則然諾必信升斗不斬無侮人人亦無侮者無欺人人亦無欺者至鄉閭族黨難平之事則解紛息爭有不之官府而取决於雋卿之一言者即恪庵當日所以人任焉不是過矣雋卿配洪氏鴻光唱隨勤儉媲德居平不襲紈綺不厭鮭菹優游海濵時課耕漁以故不別治生而家計視舊日益上奉七十老母下撫二孺子庶幾有志物之養義方之訓焉乃母氏無恙而雋卿以逾強之年遽爾病殂痛也生嘉靖丙寅十一月廿八日寅時卒萬曆辛亥六月二十日申時憶是年春仲雋卿過訪望洋

庵予携之登香山焉別未幾何而永隔矣越壬子予望洋詩云去年茲日醉香巖浮海携尊有阿咸風雨庵頭春寂寂電光石火淚沾衫迄今念之不能忍讀蓋文生於情者哉二子長會貞邑諸生娶呂氏生良胤次秩賔死於賊娶傅氏生弘胤景胤永胤會貞將以崇禎辛未二月廿二日葬乃父于湖東山之原去贈公墓里許負巳揖夾而虛其左予勉會貞以力學顯親而為之銘曰

乃祖乃父壯齡捐館立節立孤世垂彤管伊雋吉人下壽未竣胡積之厚胡饗之短仁者必後自古云然爾歸

爾居以務彼天

誥封淑人蔡母許氏合葬墓誌銘

誥封淑人許氏者吾兄雲南左布政使㳟吾蔡公守愚之配也以兄南儀制主事滿封安人又以四川參政恩按察使滿封俱淑人云許後浦著姓父大倫母盧氏生二女次為淑人初贈按察中溪公故與許公慊方伯兄三歲失怙客於許公所盧母親為櫛沐理蟣虱稍長許公督之讀輒成誦公曰孺子可教也遂女焉淑人于歸家故食貧躬緝紡不辭勞而又分身課耕時姑太淑

人老矣方伯兄負笈遊淑人黽勉朝夕得姑懽心及歲時歸省輒以女工佐伊吾篝燈丙夜相對也歲丙戌方伯聯成進士授南儀部迎太淑人養南曹故冷淑人計日具鮭菜間一肉調而進之太淑人安焉諸同舍及知交過從者淑人必躬治肴蒸即客不時至取咄嗟辦無爽壬辰太淑人遘危疾淑人手湯藥奉起居者累日夜及以喪歸而祭葬親賓之事整整焉方伯公除服補屯田司易㞐久之擢副蜀臬尋參藩政晉按察使右布政使則皆以淑人從故事部使者薪燭蔬茹或取給諸商

方伯兄悉為裁省而淑人以攻苦佐之既叱馭周歷上川南威茂建昌之間位高祿厚而淑人筦內政猶故儒家態弟閑防內外倍加嚴密方伯得十四年畢志於官而無內顧者淑人力也及總領滇雲而致其仕歸於田廬無所增飾淑人怡然曰君官休矣而吾操家乃伊始淑人素性嚴重寡言笑謹管鑰課耕問織米鹽絲縷醯醬之屬無不秩秩得所而歲時祀先務極誠敬有時鮮必以薦至周恤貧乏無論戚屬里巷無吝色焉臧獲稍有軼越立加誚讓然亦事過即已不藏怒也淑人丈夫

子五當入蜀時璣珩以諸生留試惟瓚琯玠從淑人晝令就傅夜則課讀尤愛憐少子玠稍長亦弗為姑息也蓋嘗勉諸子若孫曰源不積不厚不導不流不廣不長先世積矣汝父導之而輩其廣之扎戒諸婦曰汝今稍圖安少服勤亦知我茹荼視穡以濟學乎汝今用度漸侈亦知我惡衣菲食以佐廉乎汝今祭祀賓客接御家衆每多忽略亦知我之隨事點檢罔敢不虔乎汝曹識之又淑人從南曹歸也念許公盧母春秋高時遣女奴候問奉甘脆踰旬日必迎致之歿則經紀其喪而殯葬

以禮鄉黨僉曰孝孰女淑人自辛酉哭方伯亦以過瘁
不自支戊辰後諸子繼歿獨瓚在重以海寇為梗閒關
轉徙步履多艱越辛未竟以十一月二日即世距生嘉
靖甲寅享年七十有八獻臣曰淑人之事姑事父毋可
謂能孝佐方伯公仕學可謂能賢撫育五子可謂能教
貴壽多男而天折者四世界真缺陷乎瓚子載德諸孫
濟濟向學其嗣興盖未艾也瓚卜以崇禎癸酉其月某
日奉淑人柩合窆于湖南山之陽方伯穴之左而以狀
來請銘予為誌之而銘曰

勤佐學儉佐廉奉姑孝薦豆虔鞠爾子慈而嚴維德行
羡媲焉遐十載永千年昌厥後券彼天

明誥贈安人周室黃氏墓誌銘

黃安人者今禮部精膳司員外郎周長庵君配也其父
冠峰公同安之夏店城人其母洪別駕鳳明公女安人
年十一而孫十九而歸膳部若又八年而膳部舉于鄉
又十年而成進士令吳安人從再踰年以疾卒于官舍
盖年僅三十九云別駕公以明經為大師安人幼從毋
得通孝經大義及歸膳部則不逮事贈翁姑獨王舅震
東翁及王姑黃孺人在耳一切井臼織紝之勞安人必
親操之然所規勸膳部者惟以讀書成名為第一義故
膳部弱冠而業成文譽之力為多其事王翁姑也得一
甘則善藏而進之即黃孺人年高性嗇而安人所以事
之者尤曲得其懽膳部君有同祖之妹有同父之弟皆
幼失怙恃而安人亦弟妹畜之以畢婚娶即仲氏復不
祿而撫育其女猶女也其處妯娌族戚任而有禮御臧
獲嚴而有恩閨有爭是非相詬誶者一一能分別言之
不爽既舉二子能行立矣即使出就外傅不難扑責課

督之官舍中辰昏伊吾聲琅琅然也疾革之日為膳部
歷叙其先諱辰令執筆志之又叮嚀兒女以為人子焉
為人婦焉而附身附棺則遺言寧儉毋侈盖膳部君為
予道安人而泫然也曰自吾三年令吳而安人未嘗易
一珥市一縑居恒自傷為婦不逮事吾毋而夢中見焉
為述其衣服咲語呴呴相慰藉狀甚悉歲時伏臘之需
不陳薦不敢與兒女風雨晦冥輙跪拊二尊人柩下察
有所侵否雖妊身不避此非所謂至性可通神明者耶
今雖以吾淛考稱孺人以　今上覃恩稱安人然於妻

何及哉此吾所以久而益思蔡孥側室以主中饋而不更娶也蔡子曰夫士方窮約時得賢内助非細故也既黽勉交脩矣或不能及貴顯即貴顯矣或不能共福澤以安人之賢孝婦道毋訓種種備之而效鷄鳴於灯窓賁龍章於夜臺豈非命也哉然彤管足紀矣安人生萬曆甲戌六月十五日巳時卒壬子十月二十二日寅時男子四長禎槐次奕槐安人出三森槐四榮槐側室孫氏出女子四俱安人出膳部君将以天啓癸亥正月十五日葬安人於石皷山之陽負壬子揖丙午手狀而屬

予誌之銘曰

有鳥關關飛而比翼殷懃鷇子拮据成室雄既高翔雌也永隔念昔育鞠有涕沾臆百歲千秋與爾同穴

明封孺人陳室葉氏墓誌銘

予讀陳同凡公所為元配封孺人葉氏狀而嘆孺人之賢孝真可為閨範而惜其所享之薄也孺人父倉林肖石公為同邑佛嶺岡之葉毋文崎許氏孺人生隆慶戊辰五月廿八日年十九歸陳時翁贈　文林郎豪衢公姑贈孺人李氏咸年六十餘老矣同凡自弱冠即負笈及讀書脩公車之業又以學行為人延致不獲朝夕膝下一切侍養之役皆代任於孺人又丘嫂林氏執節撫孤偕孺人共脩婦道故得老翁姑懽心曰賢孝哉二婦也孺人歸十三載僅舉一女而胎三男皆弗育同凡既隻身而毋氏即世贈翁亟欲得孫命置二室董氏者孺人意無難也至丙午年孺人始舉長子名祈霖而妾董亦育有二子一女矣封翁之喜可知也同凡戊午舉鄉薦壬戌以公車掛乙榜署教蒙城孺人則携董妾及三子二女以從及乙丑舉南宮釋褐　命知吳縣又從豪

梁徙家入姑蘇未匝月而祈霖一疾不起孺人慟不欲生然猶以一女及妾所生子在稍稍用大義自抑越明年丙寅魏璫亂政忠良多逮繫而吳門周忠介順昌與焉吳民負義槩者無不欲為周忠介死而緹騎之難起矣時同凡以忠介一日之知畢力周旋凛凛焉不測是虞故盡遣孺人携家還同而獨留長子柩在署曰吾且與偕行耳幸　明旨僅褫罪五人而吳令供職如故丁卯冬復馳役迎眷而孺人所生女以婿歿孫幼苦留孺人第遣童妾携所生二子入吳越己巳六月朔孺人得

疾遂終正寢享年六十有二于嗟孺人豈非熟宦署之淡況而洞生卒之先幾者乎訃聞三日同凡即遣童氏毋子南奔喪衣皆密製且戒出境成服勿令吳人知也蔡子曰予聞同凡言吾內子偕伉儷者四十三載其奉侍翁姑與妯娌寡嫂林而撫貳室及子女者各計若干年然事父母能得其懽心友寡嫂猶女兄弟視二室若左右手而撫庶子女如同已出佐學則矢勤儉從宦則耐清苦凡養生送死歲時伏臘祭祀賓客訓兒女延師友課耕織者無不咸正罔缺可不謂德配哉乃終身食

貧衣縞而一子年不及婚臨終遠不及訣抑何備之人者備而徼於天者嗇也嗚呼痛矣男子三長祈霖孺人出年二十未娶而殀次祈楫祈梅二室出邑庠生祈楫娶李孫男三吳官朝官好官祈梅娶葉孫男一娘官同凡辛未請假攜嫡男柩歸葬后鄭山先贈公墓側矣茲買山苧溪之蕭厝為葉孺人卜宅擇以今丁丑七月二十六日寅時下窆坐辛亥向辛巳即同凡與童妾亦將百歲之後歸焉蔡子乃為之銘銘曰

以儒起家惟德作合懿哉孺人賢孝足法昊天不駿錫胤不卒樛木螽斯宜爾蟄蟄

吳母林氏暨男庠生覲光墓誌銘

獻臣有二十餘年文字之友吳君觀國手其母林孺人及其弟覲光之善狀而泣曰嗚呼吾母賢母也大光不子學未有立又未立子無以慰逝者于地下承家大人仁齋公命將以某月某日厝吾母于安民鋪鷄籠山之陽亡弟祔焉言未訖涕泗交頤又曰使亡弟在者必叅自致青雲不至作此寂寂也惟吾子哀而賜之銘孺人為西安令吳東崖公之孫婦邑諸生南岡公之婦而仁

齋公逵一之配仁齋六歲而孤獨與孺人姑林氏母子為命孺人年十七于歸婉娩善事姑得其懽心姑曰吾有婦矣猶女也仁齋公嘗嬰沉痾就養孺人家孺人朝夕扶侍進不敢以色見而退不解帶者若干月夜焚香祈以身代曰天乎無使吳氏再世孀也仁齋公疾良已而孺人竟不自言祈代事孺人有丈夫子四長即大光次允光次覲光次為光孺人佐仁齋公課督之嚴即有過不斬誚讓故大光覲光甫角丱而業成大光且數試諸生高等食餼矣家故不貧而以食指漸繁孺人益學

孝子為勤儉垢衣糲飯不厭隆冬操作至手為龜然好施其天性也毎見敝衣輙澣濯補綻而篋之以衣貧孀之寒者姑所厚善諸戚族里婦每過從必肅匕箸而進之其賢孝如此而年僅四十八死矣覲光幼即師事許子遜太史林有日孝廉二君大竒之其讀不窺戶外而體羸竟後孺人二年殤此吾友所以請銘而泣也憶在癸巳覲光新補諸生而孺人無祿余往吊聞其姑若夫哭之甚哀夫孺人之父鳳岡公大理丞次崖先生子也先生以理學氣節名一世家範濡染者素矣則孺人之賢

有自哉孺人生嘉靖丙午正月卒萬曆癸巳閏十一月覲光生萬曆丁丑正月卒乙未正月墓負坤抱艮虛中穴以俟覲光長殤另擇腴田歲入十石者俾兄弟之子孫輪祀焉仁齋公意也銘曰

積厚不壽慧蚤而殤彼蒼何悶昌後是常毋今茲藏其子焉依西安之冑勿替引之

清白堂稿卷十五

清白堂稿卷十六

明同安直心居士虛臺蔡獻臣著

禱祭文

癸丑秋南街禱雨文

伏以天佑下民歲書有年之慶時不假易忽遘恒暘之災欲拯孑遺須仗神力吾同蕞爾彈丸嬴馬歐脫可耕之地無幾生聚之黎日增即五穀時熟尚須餬口於粵東倘一稔不登何楚鼓腹於寧止幸三載之時若躋百室於嬉遊茲者亢旱為虐晚禾垂枯自杪夏以迄季秋

嘒星示警嗇夫馳而庶人走籲天靡聞指瘠可虞盜賊將熾夫皇穹之閔下土猶慈親之覆所生慈親無終棄之子有疾必呼皇穹無卒斬之民哀控斯獲惟時潛通於上下必藉乎格於神明虔修道場共殫善念懇請甚神其神凡茲南城之衆同切頂禮之誠大旱作霖實有賚於冥力易災為稔敢忘報於神休謹疏

癸丑秋豪神廟禱雨文

嗚呼同人之望雨三閱月矣肅霜届節晚禾多枯泉脉涸於重淵飛埃封于窨室剡此羸者同也地狹民稠三

時不害猶資粤粟一旦告侵山毛海藻其足食乎嗚呼禾之未秀而稿者無冀也已其一既後枯者猶可救也謹按縣志豪山之神朱紫陽先生禱焉而應真文忠公禱焉而應及我　明張令公遜禱焉而又應故土人稱是廟曰雨神感通之理今昔豈異意者有司未及討故實以修三公之政故神也屯其膏耳不然桔槔露禱之衆筋力竭矣而神能興雲雨以澤此一方民者將恝焉安受其燼乎必不爾也其退而稼穡力民代食歲一不稔將與嗷嗷之孑遺同槁然不暇自憂而憂同民謹以

芹誠為有衆請命今日不雨至明日明日不雨至又日神其再炳靈異不殊於舊志所稱則雨神之名于今為烈而廟貌于茲土者亦將起頹廢而拓新之如昔日也惟無誘之造物以為神羞無任逼切籲禱之至

豪山禱雨紀事　癸丑

歲癸丑夏霪稻有未斂而芽者人曰是必旱秋既自七月至八月不雨福興三郡禾焦泉枯魚鱉鮭鰙之屬盡矣署同者日催科敲扑是務徒晨昏詣朝元觀祈禱耳坊里士民亦各設壇以其境之神禱米價日踴錢日賤東溪之流不絕若綫民無如矣考邑志縣南三十里馬鞍山下有廟焉宋朱文公簿邑禱焉而應真文忠公泉遣官禱焉而應我　明成化間張令公遜禱焉而又應是豪山之神也廟制昔敞今圮會有孝廉欲奪之者土人乃相率建數楹焉予又嘗道豪嶺聞閩楓坑人言馬頭石嵌下有龍池凡請水者必於是王明叟所謂天將雨龍擊水聲如鍾磬者也乃以九月之六日具香果為文躬拜於廟以禱已乃陟馬山求所謂龍池者山陡絕用小兜輿由中崙登然兩人翼而扳躋者半之山間清

潭瀑沸沁人腸胃而石嵌小池則涸已久矣至絕頂疲甚渴不可得水余偃卧石上頋見海數環在衣帶間而風日微茫四盻不甚了了乃緣舊徑扶翼而下比至邑漏下二鼓矣而碧落頗作雲氣詰朝日乍陰乍明其夜遂以霡霂越三日乃止邑人大悦猶恨其未足也嗚呼旱潦歲所時有余雖不敢貪天之功其敢忘神之賜乎後之司民命者可以修三公故事矣且如張令公新廟之後其可以已乎執是日同陟者余弟體謨姪信卿及邵參戎之孫宗周并記之

庚午春豪山祈雨文

節彼豪山何嵯峨矣雲羃其上俾滂沱矣應祈如響芘民多矣維暮之春雨澤睽矣溥彼原隰如棲苴矣七日之祈我顙奢矣霡霂之來既既加矣雖然沾彼燥土能幾何矣盜賊頻仍民無家矣三日不雨將無禾矣夜戽晝槔民愁嗟矣叩 神謁 帝挽天河矣立霈甘霖足原寂矣尚饗

豪神謝雨文

惟春之暮原濕如炎惟日之霖東西均霑霡霂滂沱靈

功赫馬人悅于市農力于田其終相之雨暘罔愆以耘以耔奄觀有年惟 神應祈如桴鼓然欲奢操狹鑿此精禋

林次崖先生配祀朱祠告文代 癸丑

宣父衍派集成惟朱筮仕于同廟貌翼如王許從享呂丘與俱及門高第私淑名儒於惟先生崛起閩陬矯矯立朝矻矻著書紫陽遺緒闡蘊靡餘多方多士如瞽得扶推遡流源像設斯舉洋洋在左載豆及簋昔譬周室翌以四輔今猶有宋五星奎聚凡我末學式瞻儀刑讀書論世吐粗茹精庶幾朱學千載嶒嶸公神耿耿佑啓後生尚饗

赴常鎮任謁先府君崇德四知祠文 乙巳上九日

嗚呼府君既擢南曹戶而郤徽商油商之餽於姑蘇是以有茲祠獻臣從府君于崇齡方十而府君勤勞之狀卧不帖而食不時者亦畧悉其槩矣壬辰之冬獻臣以南銓告歸府君以黔藩入賀舟次于崇不期而會奔走邑人懽呼填溢以為庶幾播而食之矣府君騎箕九載學使者俞士民請祀之名宦而四知之祠貌加新罍加

飭皆崇父老子弟不期然而然者孰使之也朱邑臨歿曰後世子孫祭祀我不如桐鄉人嗚呼謂崇為府君之桐鄉非耶獻臣無似謬領吳郎泊舟祠下適是日為府君誕辰謹率在行二孫陳醑肅謁簡書敦逼旋當解維惟府君佑啓俾無忝 天子之新命尚饗

謁祀先府君四明平政祠文 丙辰

惟斯梁之再造也而歸侵地于官也為郡人百世利也自府君始也府君廟食于官祠也從郡人之請也其廟貌于茲也諒非府君意也亦非小子意也寄郡人之思

也小子視海而壯新鍊以維之也永府君之遺也歲乃新矣而一危以薦也知府君之神無不在也嗚呼往来之攘攘也江水之湯湯也府君之遺愛載與俱長也尚饗

謁祀先府君四明報恩新祠文　丁巳

維茲四明為府君桐鄉祠祀有年獻臣視海茲土實先靈馮依豈特并州而已茲獻臣謬領浙衛去明有日而府君之祠適成斯舉也實藉郡邑諸大夫之力與衿紳父老文武吏士之懽心此府君之德也非以小子故也

知府君之神亦必欣焉妥佑于斯以永芘是邦之人謹告尚饗

科試嘉興謁祀崇德四知祠　丁巳

府君綰綬檇李之滸朝夕拮据民獲寧宇四知勤銘爰有茲所嗣祀黌宫俎豆終古小子從遊年方十數五載過庭習誦訓詁壬秋宦轍此地攸聚士民觀者兩岸如堵巳冬謁辭自分永隔　聖明使過復叨浙役茲来校士再陳燔炙望外之喜幽明俱劇惟是材數暗中模索不明不公於何逃責尚祈默佑衡平鑑澈尚饗

科試四明謁祀先府君報恩祠文　戊午

獻臣拜違几筵越一歲所矣茲以定科之役復來四明芃芃多士府君當年樂育尚有存者不則亦樂育者之子若孫也獻臣宵旦靡寧公盡並矢即羅天之網不能畢收者亦付之無可奈何耳於赫先靈庶其鑒之惟是茲邦再來幸邀望外從茲以往重奉廟貌未卜何年依依此情不覺泫然悲喜之并集也尚饗

赴光禄任謁崇德四知祠文　癸亥

獻臣衛文檇李祇謁四知屈指于今倏歷七朞朝命再

臨毋氏趨之勉強就道重經禦兒府君廟貌五紀于茲徽人之厚崇人匪私自惟迂踈家食棲遲齒髮漸暮將毋為宜簿游肅謁能復幾時蘋藻舊黎桃李新枝子孫百世過者必咨英靈洋洋傾而樂之尚饗

南都同年會祭王鳳洲大司寇文　辛卯

瑯琊之裔婁江之濵扶輿清淑篤生哲人哲人惟公絕類離倫凌厲萬古輝映千春我相斯文雲露風靡唐宋以還頹瀾誰起我　明啓運淳龎何李迄公興嗣鷹揚虎眎上窺墳典下步風騷先秦西京錯落楮毫雌黃群

品旗鼓時髦一字斧凜片言衮褒著述孔富譬彼則海無聞不衰有見必釆貽代琬琰宏鉅魁壘後有作者疑信斯在世言文人弗可時施而公致位邦禁是司世言文人拓落鮮規而公歎歷三尺是持嗚呼當公登朝絕塵空冀京師貴人頗交爭致為罔聞者㝠搜遐寄九載一官恬淡明志暨公乞身帝眷斯隆貽書相臣苦詞訴衷謂且得請浅浅融融税駕攝山抗跡㝠鴻令之後生相時射利曰老成人夜行靡至流汗下風鳳凰梟鸞千仞覽輝險微矯避公之文章伯仲甫遷公之家世濟美豢賢一遘仙真逃空悟玄況茲有盡愚聖同然蘊等令子同升彤睞之辱木壞山頹百身何贖言念空谷其人如玉一𡵆告哀寫此醽醁嗚呼尚饗

南京九卿會祭王鳳洲文代 辛卯

嗚呼公之文足以輝映百代而遠接乎良史之傳公之孝足以昭劇九原而克蓋乎前人之愆公之出有三槐九棘之貴而海宇快覩其鳳騫公之歸有東山綠野之勝而蒼生觖望于龍蟠公之聲價如八斗之建萬斛之瞻而身享之者且數十年公之門閥如西京之韋江左之陸而貂珥四世而聯翩嗚呼世界缺陷造物忌完予觀人世孰能如公之得其全公壽有盡而所不朽者揭日月而昭宣早染世味晚悟一團百樂一苦悉付無何而況此脩短之必然獨公之子告蓋曰其專精神輔醫藥以需異日召而胡為乎奄忽而棄捐嗚呼是則九重之所為震悼而吾儕之所為永歎尚饗

辛卯祭胡寅賓知縣文代家大人

余令語溪於林泉得范棒溪於孝廉得呂心文及吾寅賓云三人皆高雅可重而君尤篤學好脩邑子挾策治經者爭師之是時君自謂一第可芥取而余亦謂君甲榜中人也余去崇十五年矣范呂二君相繼云亡而君亦齟齬一第然中間彼此通問之使不絕蓋庶幾君子之交者丙戌下春官乞署灤庠已丑晉龍巖令先是君以子茂材喪形神稍憊既之龍巖龍巖居閩山中君病益甚欝欝冀得徙未幾喪其内子而君亦不起矣死之日父垂白在堂二孫犵犵也嗚呼君有三冬文史之富而不克售于時有經術飭吏之猷而不克竟其施有蒼顏鶴髮之親而不克終其養有充宗讀書之子而不克

撫其成斯亦生人之不辰而朋遊之深悼矣雖然彭祖殤子孰短孰脩王侯匹夫孰通孰塞寅賓已矣垂白者尚強無恙也煢煢者岐嶷可教也代君之養立君之孤持君之身後有上弟舍在其能不負君可必也獨余父子念交誼感隙駒何能無山陽之痛式辦香束帛于以哭君且為君解

同鄉祭祠部蔡調吾公文　壬辰

嗟彼蒼之難問兮常與善而無親伊先生之卓犖兮胡中道而沉淪相世風之既馳兮士波流而茅靡縱快志

於一割兮遑刳心於名理偉英特之天挺兮魁多士於南宮肆綰綬於檇李兮娩仲卿之舒桐立柱下而簪筆兮飛風霜於白簡抗權貴以叩閽兮備謫居之偃蹇既妙選於留銓兮價南金以孔揚矯百折於一疏兮揭日月而爭光主爵載晉以文衡兮帝遲留而未庸固曰有所需而大用兮遽一疾而告凶嗚呼獵百家之玄圃兮絕孔聖之韋編探遺珠於象罔兮發秘藏於前賢進固效功於　明王兮退將潛脩於一室詎有志而未就兮使壯士拊心而若失毋垂白其在堂兮悵倚門之是非傷北門之窶貧兮恨蓼莪之永違嗚呼彭祖殤子疇短長兮跖蹻顏淵疇穢芳兮為吏則廉臣則直兮命雖未究名足式兮有子承家終必克兮先王之魂歸故國兮

祭大司寇陳我渡公文代家君作癸巳

嗚呼三秀之靈鍾為人傑逮于我公實司喉舌郡稱毗足邑推閥閱所欽公者匪以位尊公德則厚才也絕倫質行篤論薄俗可敦昔解公車文章魁壘製錦越西循良赫起持斧衣繡風霜萬里既晉中丞開府二京大展猷施矻矻干城入督留儲載貳冬卿大峪之役勞在社

稷帝嘉懋勳掌禁是陟烱烱法星光燭南國會失柄臣中以言官綸音勉留公也永嘆累疏乞歸里第盤桓溫陵之墟閉關屏迹衿佩冠紳式廬請益人望東山帝思安石胡期一老天不慭遺膏肓為祟砥柱竟隤國圖黃髮鄉喪矩規嗚呼年幾大耋仁猶弗壽位躋八座用猶未究百身可贖太平庶奏貴易父子孱在蔭苹惠況飲食教誨提扶訃聞怛悼薦此區區

會祭洪賔吾觀察使　甲午

嗚呼有生必死人道之常維公之死朝折棟樑家喪令

予鄉追法程於唯公乎三秀儲精早薦南宮遂剌專城仁心循政書名未央晉貳滇郡乃佩守章黔徼作鎮西南砥平秉憲三巴斧鉞在望壬夫脩郤讒口高張公乘其間稅駕故鄉弄雛舞斑閭里稱慶廟堂側席需以經營或勸公駕曰而無聲庶幾養志不易三旌胡期一疾遽中膏肓嗚呼年躋中壽年匪不長位陟總臬位匪不榮椿萱並茂其樂難量遺經有子詎羨滿籯所未瞑者親哭于堂所可解者白髮無恙鍾郘之業達人避盈如公所就焯矣崢嶸後生儀刑彌遠彌光於唯公乎情亦

可忘某等聞訃怛悼有涕承睫陳詞告哀羞此一觴嗚呼哀哉

祭同年傅太行驗封文　丙申

萬曆乙未之秋傅長孺吏部卒于京師年友南京吏部文選司郎中蔡獻臣謁補至杭聞訃大駭悼南北奔走水陸錯迕念欲一佽哭奠未之逮也明年春復入金陵八月長孺子叔韶過焉乃得具隻鷄絮酒授之以歸而告以文曰嗚呼長孺氣足以邁往才足以任重識足以趨世介足以絕俗蓋吾黨之英特而朝家之纓緌也乃遽止此耶已丑以來五六年間余惟長孺長孺惟余每相砥以名行相示以肺肝石城一餞黯然銷魂山中尺素淋漓手墨而長孺今安在耶長孺年甫彊神爽骨勁雙眸烱烱遇人傾倒不設涯岸中更有志於性命超悟之學既晉天官郎驟貴矣過里門蕭然儒素一切腆餽無所受雖家人詬誚不顧世有能卓卓自樹若此者乎是皆足不死乃受事未幾而死也痛哉嗚呼長孺有少婦日憂其病庸詎知其遺之栢舟也有老親貧無以為養庸詎知其遺之西河也有子叔韶方為之拮据而

有室庸詎知不能需其成立而佳婦復以産殞生凡長孺之所遺備生人之荼毒嗚呼天昭昭耶夢夢耶傾危狠愎狡獪不可方物之人不可勝數乃不死而死我長孺可詰耶不可詰耶余為祭長孺文輒悼甚不忍執筆聊寫其衷情若此嗚呼長孺有知其尚不忘相從於金陵之故事耶

祭同年黃居約侍御文　戊戌

於嗟居約胡界之特疇奪之遄伊予兄弟並起海上皇路聯翩三山歌鹿金臺題雁肝膽共憐余入留署兄出

李官宧轍各天室遠心邇鴻魚之問余後子先暨予告歸音驛都龐兄也常然徵書于粤簪筆柱下攬轡南天鍾阜玄湖余獲追隨再司其銓二三知已談必促膝聚必流連杯酒壺局間日不見如有失焉予貤名理兄表風稜太阿龍泉射隼埋輪白簡虹吐三尺石堅都城紛拏迎刄以劃萬口稱便惟余黔淺時披胷臆兄曰韋弦載集良朋努力千載遊神汗編脩予罔棄余亦心許遽訃以旋胡别未幾兄無夙疾一旦長捐嗚呼澄清之志方熾于硎未究其全鉛槧之業已遊其藩未鈎其玄豈

形之太勞進之太銳竟夭天年抑芳蘭易萎龍劍易缺脩短靡遷垂白在堂呱呱在抱彼蒼者天有令昆季黽勉立孤殀也終綿言念英風光明磊落凛凛生前忸彼蜍志人雖膚立厭厭重泉魂兮歸來陳些拾之不殄淚漣兄死者形不死者名造物匪慳吾儕未瞑耿耿寸心素車猶延嗚呼哀哉

祭王日近表兄文 戊戌

嗚呼自去冬徂今曾為時之幾何而哭吾姑矣哭鳴環矣又哭吾恒甫兄矣天乎何降災王氏之頻也姑春秋高鳴環遺世化去雖司命亦無如之何吾兄何以死哉兄少負奇禀與當世兄稱二難又得君禹蘇先生為之師多所指受蘇先生亟許兄一日千里顧竟不得志于場屋然每督學使者試則兄必据諸生高等暨陳嫂歿甫彊而堅守王駿之家法不再娶乃更以行誼重黌序間矣獻臣戴弁以來與兄聚首者十餘年制舉之役兄實執牛耳而盟之幸以兎正先鳴兄力也乃至人情世態之曲折亦自兄嫫之為多以故兩人遊若塤篪然兄為人警敏明達即與閭里細人交相慰藉勞苦無間尨

善為人造事擘畫利害無不既乃心力者然自當世兄貴而兄益折節為恭謹不作貴介容是皆足永年而竟一疾奄畢也痛哉痛哉嗚呼豈兄之春秋故及此乎豈凌雜米塩不無嬰薄其天和而自令中道夭乎豈調攝之失度而卒不可救藥乎造物者其皆不可問也兄易簀之際神氣如常余猶意其無恙乃兄亟呼予而屬之嗚鏘夫兄之子若女有祖父若伯父在必能教而撫之以有成立有所歸也余無能為役則惟勉嗚鏘以善嗇千金之軀無效亡羊之遊篤學好脩以圖顯揚如是而

已若夫脩短之數達人所齊蟪蛄也朝菌也冥靈也大椿也一也余不過為兄悲慟以益而翁與子之悲嗚呼

尚饗

祭蘇新郭秀才

嗚呼余於公之云亡而嘆士之振藻挾奇而不得志于時者可勝道哉又嘆人世生死無常迅速如石火電光之不少待也公負才故敏甚少年騰蹈黌序閒郡邑諸大夫俱器之又雅攻古文詞凡邑中有大制作必屬公具草戶外乞文之屨恒滿然竟困一莜不遷以老今年

公六十非有信宿之疾晨起肅衣冠謁客方坐談而卒發不可救藥嗚呼其可嘆且駭也哉公生平恭謹周慎每督學行部必以行高受上賞子茂材昆仲能讀父書功名可芥耴拓公未竟之蘊者蓋有待也其得疾也以奉母氏湯藥不解帶者累日夜今母氏八十無恙而公先死孝矣余兩人與公為再世交讀禮之暇靡數日不過從公亡矣疑義無所與質晤言無所與展而後痛可知也至公之溘焉朝露則不為痛每相語以為脩短隨化終期於盡若增公一紀而不疾而瞑則天之福人也

然安得盡從人願啟不復為人世留戀之悲而弟叔其所以嘆且駭於公者以哭公而歸之慰公公精靈不昧壯志猶存其遽能忘情於茲也耶

合祭林三庭戶部

嗚呼大造鼓鑄命實不猶慧蠢殊質貴賤異流厲醜施美殤短彭脩惟公之生童而稱神縱橫黌序脫穎絕塵束髮登朝河陽安仁行年七十而返其真人世缺陷公獨履絕雖然俗之所矜者峻秩膴仕而公斤斤郎署未獲竟其施俗之所矜者良田廣宅而公所以遺競爽之

子者惟使人稱之曰清白家風俗少得志則高視濶步無人乎五步之內而公恭謹和易無少長與鈞禮俗競刀錐居間漁獵惟力是視而公托志吟咏覃思止修雖守相恒繆相重而門可設羅由前則人之所羨慕於公者而有道者之所耴不在焉由后則人或欲以其才力駕公而公之所以為公者實在於此獻臣等兩家大人俱辱公交誼不淺而公不以其行輩之後引為忘年之遊折節懽謔乃兩生則逡循不敢進也今公亡矣老成漸彫儀刑日遠後生小子於誰則效而考問焉嗚呼哀

哉尚享

會與趙瀫陽首相文　辛丑

嗚呼荃宰之遇合也其有數存乎而非庸衆之所能窺初公數上公車而一當　先皇帝遂手拔而褒然於臚句之埒既通籍金閨騣顯重矣以公之清謹端亮而竟不免於江陵之一麾然能擠公以嶺表中公以考功法而不能奪公者輿望之歸暨公之起而相也元宰特薦天子特知而無俟借夢卜於廷推公相十年聲色不動而潛乎默維之功蓋不可以枚舉而周知比年乞休之

疏月或一再上而　明主之眷留不衰迹公之斷斷休休豈故厚自附麗而卒能相與以始終者不可不謂其遇之奇盖天之生公也降神必有所自而公之出也必將有所為上之用公也其晚合若驟而天下則猶以為遲公之求去也首丘之念朝紳能諒之而上則恐九齡風度之不可幾嗚呼東西之警既息而典禮之行有日使公覩此庶其可瞑而胡為奄旬日而不慭遺今公已矣其生前之榮遇與身後之卹謚盖九重之所以隆政本者而豈為一人之私惟是朝無私權門無私桃李縣宇無私德怨是則公之所以為公而彷彿乎古之實能容之其等同籍世講辱公之不鄙夷盖寢疾以來不得旅進而望其容輝慨典刑之長謝跪酹觴而侑以此辭嗚呼哀哉尚饗

會祭大宗伯林壁東姻翁文　辛丑

於惟哲人挺為國禎來也嶽降去則列星矧伊鈌陷五福是弁疇當此者實惟先生惟公之生世皇初載梁峰渟發淵懿魁壘嶽鷟振羽九苞其彩褎然鵷軒以需鵷出入金馬雄筆如椽金匱石室列傳編年每一語出

凌厲固遷司文章命蘇曾連翩士習頹波借公砥柱兩都辟雍賢駿之圃躍金在鎔裁木就矩人歸儒宗帝曰予輔爰貳南宫三禮是司寅清夙夜為明夔夷失權相意再考不移寧無速化不為韋脂乃陟秩宗尚書留署輿望攸屬何渠遠去庶幾召還表正朝著公意不可乞身累疏東山綠野垂二十齡秩秩德聲矯矯神明臨門羔雁式閭儀刑亦有賢胤奮跡明廷秉鑒留銓分藩於越伯也參軍童者茁㹅森森孫枝蘭玉吣蘚撫有三世為懽未歇何期地震遽喪老成望耋猶促三事詎盈烏

烏夜飛泣血屛營九重怛悼春耒失聲嗚呼華封之祝
未究公復元吉其旋人世孰擬公年不百公神不死乘
彼元化歸于無始其等臭味令子既之姻盟聞訃傷心
淚如泉迸瓣香束帛于以告誠煌煌備典慰公九京

鄉同年會奠鄧罔卿純吾老師文　辛丑

維歲在戊公以繡斧旬宣于閩威既旁暢惠亦滲漉譽
髦作人大比之役濟濟多士如陶在甄維師楊劉來典
厥事公參其論甲乙既署公曰美哉一變還淳既燕庶
嗚載色載笑提命諄諄公視諸子維手所植桃李則均

諸子師事等無有二十載公門食之飲之教之誨之情
誼彌敦繄公降生盱水姑山為世鳳麟柔嘉維則不茹
不吐侃侃誾誾司理星沙發硎芒刃吏斧民醇乃用循
良徵拜法從簪筆楓宸立朝一疏落隼高墉公論以伸
三方銜命矢志澄清攬轡埋輪粵癉既披單車入吳閔
儈用馴肆我八郡沐浴膏澤踰紀猶新四佐棘寺奏讞
平停犴無冤民周命伯冏女作大正良樂方甄元良未
建推明慈孝率僚叩閽中丞節鉞廷推屢屬帝簡方殷
累疏乞身有旨自中勉爾鱸蓴公請逾力晝繡在里召
命在門二豎為祟方期勿藥遽隕名臣年不及壽位不
酌德海宇酸辛惟公生平官評月旦既完且純闔既尸
祝鄉宜祭社以慰我人亦有喆嗣詩禮義方競爽彬彬
煌煌卹典　主恩始終幽室將窀知巳感恩執紼無從
寄爵一尊尚饗

禮部公祭大宗伯馮琢庵文　癸卯

嗚呼彼蒼無意於世耶何以生公而天授之奇彼蒼有
意於世耶何以奪公之速而不究其施謂公不遇耶何
以當盛年而邦禮是司謂公遇耶何以在　帝左右而

夔卜猶遲令人竊疑於荃宰遇合之際與天心之不可
知方公之讀書中秘也纔弱冠耳而公輔之望巳走八
埏而四馳及其銜楚與京也得士獨多而文章傳播為
藂林之師公之輟講席歸也奉貤典以逮親存而再召
再赴也世咸屬為阿閣之來儀當海宇之多故而望公
以轉旋者若不能以斯須然公雖未及相而所以進退
人材與綜敘典禮則無讓於啓事之山公與直清之伯
夷蓋公之才如湛盧吳鉤無窾郤而不可導批公之文
如敬輿子瞻能使人主一覽而默為之奪移公之識如

泰越人視五臟一叟端而即洞其歸公之量如探溟渤呑雲夢虛已以遊於世而不譴是非公之慎如執玉捧盈已病憊而慮周一張一弛之微公之心在天下國家維易簀而猶效古人之諫以尸公壽雖不永然不朽者已垂之無窮而不在於百年之大期其等辱公之教與公之知一朝長隔典刑莫追能不感慨而嘘唏尚饗

祭封少叅王師齋丈翁文　甲辰

嗚呼吾兩家蓋相待而大云自先姑之歸于公也篤生當世先為名御史名藩臬而公之家益大吾先子之皆

王父也總角丱耳孰為之矯輕警惰則實嚴事公而獻成立者公力也是吾家待公而大今吾姑吾父往矣獻臣自遊泮以迄于服官政亦荷公之教不淺兩世克有臣烏忍聞公之訃年踰大耋不為不壽馳恩兩被不為不榮筋力足以步趨遊酒人足以自老庭有蘭玉室有囷庾園有蔬沼有鮮所取於造物不為薄公明決而忠厚坦中而開誠自為秀才高等而人已敬而憚之遠為封君貴重矣而人乃益親而信之尸而祝之庶幾乎庚桑楚太丘長方其人者歟今公歿而州里誦義無窮闔

闔者無所望廬而返而後生無所愧畏是可以觀公矣公無憾也獻臣之謁補也適公八十操卮酒而送之郊癸卯孟夏公手書貽臣京師距公歿時五日耳一跌而瞑臨穴無從嗚呼痛哉公之孫鳴中南還乃得一些哭公雞肋羈人行且請休沐歸而憑柩一慟也

祭陸平泉大宗伯年九十七

嗚呼用世之與出世兩相觭也非至人其孰能一之用世者主於匡扶世道潤色皇猷亦男子之偉竪矣然而行乎憂患之途而立於風波之地其大樸不完出世者

一意屏紛絕慮嗇性養神亦物外之遐舉矣然而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於宇宙無所擔荷此其合一之難不在乎才而在乎養又不在乎人而在乎天蓋古張子房李長源趙閱道張子韶之流庶幾兼之於今則平泉先生其人也當其冠南宮魁大廷振藻詞林造士成均以至於正席宗伯國家大禮大義公實肩之則用世之業偉矣及其乞身喉舌養素丘園杜門掃軌樂道著書蘭玉侍側命使臨門世間經幾榮枯而公固不聞不見垂茲期頤脩然委蛻則出世之致超矣然當公在肅莊朝人

莫不望公為相而不能委蛇權貴一辭而退其居詞林亦請告之日強半出處若龍世莫能羈及家食餘三十年雖絕口塵事屏迹公門而高風名德使人望之意消聞之心省彼其維持名教孰與黃扉諸公多則用世出世之合而為一也蓋公之養定而天之畀公者厚二百多年以來一人而已獻臣附籍令子仰止高山受事澄江即荷先生書幣之辱庶幾一登其堂憲老乞言而不可得今公歸未浹月而獻臣即有雲間之行然蓋後矣乃自恨其當吾世而失公也豈不亦生平之憾歟辦香束帛聊哭吾私尚饗

祭少叅林光壁親翁文　戊申

嗚呼余之識君在癸巳余之從君在丙申余之姻君在庚子余之違君在丁未十五載間誼締秦晉氣結金蘭別未幾耳來有日也而君何以死即死矣而何以罹發于背嗚呼君遽止此乎將君之春秋故及此乎抑以南計之役憤激而及此乎謂春秋及之則君德厚而氣龐人皆卜其峻樹而遠綿者故不止此也謂有激而然則君養粹而識超矧公論大明賜環方新亦不必為赴湘吊屈之舉甚明也而君何以死何以罹發于背嗚呼君宗伯公子也門第故甲於漳而君束髮務遜遜為挹損約束僮指無世俗豪貴之態此其風味加人數等矣君起家名進士自理楚以至郎南銓藩兩浙即備兵西輔未數月乎不吐不茹不剛不柔御民吏悉忠愛接僚友披衷赤而氷蘗雅操二十年一日也人謂君精金良玉無纖毫疵纇而一旦為同官所中從考功法君即冲夷磊落何能無幾微不平意乎猶記南徐握別時杯酒慷慨依依不忍釋而豈知君竟以此長逝哉嗚呼乙巳司

南計者自謂刻核至矣而中有數人為衆所憐若君則善類首稱屈朝議亦首賜環而君竟齎志以歿彼讒人者寧無人非鬼責乎然與論若此則君之品益重君之不中壽無憾而後來考課者可以懼矣寄詞酹君聲淚俱盡萬里寸心惟君鑒之尚饗

祭王緱山　己酉

嗚呼伊昔江左大原之王風流儒雅熠燿芬芳群玉之府驪珠之藏　帝降香案言纘德馨鳳來丹穴鯨翻滄溟胸羅七曜筆徙萬靈當君弱齡首解京闈高文星懸

疑口猶蜚君不為阻貴我知希既甕公車擢登上第衆
喙盡喑和珍剖示君不為喜請歸省侍伊君文章繼洵
而軾伊君德器高明温克蒼生東望喬尹梓陟緑野之
里十載斑斕三公不易龍門誰攀一遘危疾良醫驚還
皇春元臣蒲輪來聘屢疏陳誠相依為命有詔偕行竹
寄大政知非之年箕尾忽乘而翁哭君曰送良朋世人
聞訃咸用拊膺嗚呼仙都久曠子舍寧留白雲茫茫瀛
海漻漻子喬方平與君為儔不朽者文所留者名瓊樹
瑤華絕世一呈俯仰今古淚雨為傾

祭雋卿姪孫文　辛亥

嗚呼雋卿巳矣善人萎矣天何奪之速耶爾年纔踰強
未可以去爾毋春秋高未可以去爾子未成立未可以
去起家未享其成為善未食其報未可以去此數者皆
未可以去而遽去何也爾之體貌重厚無佻浮態一宜
壽爾之性資沉篤無妄語無飾行二宜壽爾之仁心為
質雖俛仰拮据而為德于鄉鄉人亦德之三宜壽此數
者皆足以不死而竟夭死何也自吾伯吾兄以至於姪
三世矣吾伯年二十九吾兄年三十一而爾年僅四十
有六向者家難頻仍天未悔禍今天而既定矣猶若夢
夢何也嗚呼彼蒼終不可問矣然爾之遘疾身非有所
苦神非有所亂知命俟時一絕復蘇永訣遺言銖錙不
爽自非修善因而獲果報者胡能翛然不掛若此耶爾
之老毋有而兄在爾之二孤有而兄及我輩在爾婦善
操家必能事姑訓子以守爾之遺爾子頗純明必能讀
書奮跡以竟爾之志嗚呼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見以
為大則大見以為細則丘山亦毫末矣見以為無常則
無常見以為常則殤子亦彭祖矣雋卿雋卿去留之際

既不悲怛吾又何能為無益之悲以怛爾化臨沒之托
何忍相負脩牲尊酒爾其監之

祭李振日秀才文　壬子

憶歲在庚余讀同安賦而異之問知其為振日作也心
識之矣及振日挾藝及門雖未澤於雅然而其資邁矣
余曰此南山竹也已而振日之文月異歲殊雖未進於
化然而其致實矣其力宏矣余曰此圖南翼也今春仲
振日來告余曰吾夢戴帽茲試其列五乎吾厭之矣余
見其色若有憂爲寬之曰子文字佳何至是及拆卷而

妖夢是踐盖以中庸義用新說傷巧而背學矯枉過甚
別未兩月有言振日以唇疔殞者余驚焉余驚焉嗚呼
振日吾既其文矣吾既其貌矣其文沉厚有氣力其貌
魁偉而壯實意必發達而受用者而竟止此矣吾目不
可使矣夫丈夫而頂人儒冠進賢冠則當為人束縛顛
倒而不得自主要在胷中有一點浩然干霄薄雲超然
不受世之牢籠者此我大而物小之說也如振日者以
彼其才一試之不前安知其終不復前乎而遽抑鬱以
死則物大而我小惜乎未及以此理告之而平其磊砢

英銳之氣今何逮矣吾負振日矣辦香哭子解以此文
靈如有知庶其瞑目於地下嗚呼痛哉尚饗

祭同年劉隣蒼憲副 壬子

嗚呼人言老氏之術其精以治身其粗以行世盖藉其
專氣谷神者為引年之上藥而取其挫銳守雌者為涉
世之要訣兩者庶幾合而收之而以觀吾隣蒼兄殆弗
然乎兄盖純然儒者而妙合老氏之道抑胡其止於斯
也兄為侍御公子閥閱甲於同而兄發歲即退然下帷
不欲多上人其况味遠矣蠻觸之搆至鬬當宁其禍幾
於覆巢而兄獨晏然處不争之地規禍敗君揹掌使稍
露角距安得有今日乎其識見超矣既成進士雅不欲
競華膴之途即寒氊猶屈就之以至執法西曹慮囚右
廣所居以仁明見稱出守天台治平為天下最其操趣
卓矣虔憲及境遽圖乞身人皆怪其蚤而服其決主爵
者亦曰暫聽告以需異日用兄骨瘦而神王時寄之詩
君字以發其奇而善酒不酒善奕不奕其蓀齋周矣嗚
呼此皆兄所為暗合於老氏之道而吾謂其大用之器
遐算之徵也乃官不踰乎陳臬年未及於中壽豈老氏

之術亦有不驗者耶兄素知醫而竟以參耆自煎豈修
短之數自有造物而非人所能為耶嗚呼兄行業在朝
月旦在鄉户祝在赤城貿裘在諸子病憊之中與獻臣
語甚達無復去留身後之慮兹歸必無憾然吾儕則何
能無怛然於知己之云亡也瓣香束帛薄酹一樽潸焉
出涕音容若存嗚呼痛哉尚饗

祭蒙陰署教聄宇兄文 壬子

嗚呼吾兄家世樹惇至兄而始以制舉之業顯冠龍泮
登賢書可稱志士吾兄為人明粹温夷族戚内外罔不

油油得其懽可稱哲人其署教蒙庠也談經術重行誼蒙人士咸用依歸可稱明師然兄之文章宜唾手一第而竟不得志於公車兄之才學器識高可得國雍次不失百里何施不宜何遠不到而竟屈就一廣文以歿嗚呼天乎畀之良奪之亟不可問矣縹緲孤魂飄泊旅櫬萬里間關八口窶貧閒且見者傷心酸鼻矧其聯戚戚之誼篤怡怡之誨者乎雖然生者寄也貧者常也功名者時也惟立德可以不朽惟有子謂之不死兄年未及艾而素行可孚於人名未及成而二子雅負瑰奇然則

所為不朽與不死者固自在也奚論一時之喧寂修短為哉哭兄酹兄侑以此詞用慰冥漠無鮮令子之悲嗚呼痛哉尚饗

祭金壇王華岡太守文　癸丑

嗚呼人固有不同調而相知者乎非先生疇使予欷歔而不可禁乎先生壯氣勁節濶步高視意若空一世辦若倒九河而予局曲自守宜不足佐下風即備兵中吳意見議論亦時相左先生何以知之而信之之深也又何以知之信之而不惜一官以殉之也當御史之過聽而號詆予也方聞之於十日之外而先生之伸予而見詆於御史也已在於五日之內先生出予數年前手書以明予無他即予亦不憶為何語及先生之疏御史二十罪而伸予也又在予罷歸之後矣嗚呼此非有出於兩世交好之外者耶此非予之坦衷直腸有當於先生即予亦不知其然而然者耶此非所謂不同調而深相知者耶嗚呼鍾期既逝伯牙破絃鮑叔不逢仲父誰闡此在二子自有可知即鍾鮑亦徒知之云爾未有如先生之知予信予至捹一官以殉之而無悔也澄江歸來

屢奉音驛比年魚雁稍疎而先生已矣生非木石能無云亡之嘆知己之感乎奈何山川虧蔽而隻絮之無從也嗚呼文魁海內不為不遇仕宦再至二千石不為不達生平負義概著名迹不為不表表高尚勇退而譊邪卒無以加先生不為不完年踰古稀不為不壽先生可無憾也予亦何為先生憾哉尚饗

祭傅星波茂才文　甲寅

嗚呼神仙之事有耶無耶觀君之篤信與其去住之速可信耶不可信耶君中丞公之嫡孫也門閥故甲里中

少年負奇不可一世下帷發憤數占諸生高等此其意
氣已超然豪華閙遊之外矣一第何足道哉然君竟數
奇未得一遇而刳心於扶鸞者之說為真仙可立致與
二三同志搆一小樓亦時與仙真飲啗談謔其事甚奇
君故艱于子而仙真許以兩麟又語以懐妊必彌兩朞
已而如期舉一子今內子復有身矣其事尤奇乃學使
者揭案之後而君何遽去又何溘然於道路間乎嗚呼
神仙之事果無耶則獻臣嘗因曾生而致呂先生者其
鸞筆言皆秘而徵若是而信其必無不可也果有耶則

曾生僅能致呂先生於鸞其子乃能真致先生而與先
生飲啗談謔者又有郭王二三君即諸君鑿鑿言之而
人且疑之又因以疑曾生之子若是而信其必有不可
也第不知仙真之來曾授君秘訣否耶即君之修短窮
通亦曾託出以告阻君之行速君之歸而君不能從耶
抑彭殤椿槿夙生有定仙真雖知之而無如之何耶抑
君所遇者果有所接引於君而君且與之羽化步虛而
相從於紫清寥廓之表耶是皆不可知而恨不得起君
而問之者獻臣等友婿之情朝露之感辦香絜酒聊以

告衷意君方拍洪崖遊赤松而舉手謝時人也尚饗

海道祭沈蛟門相公文 丙辰

惟公與王文肅公文魁海內藻振詞林均負天下之大
手致位卿亞終養遺榮均負天下之大孅遭時遇 主
起家爰立均負天下之大望當青宮危疑之際一遹出
講一賛冊立均負天下之大功迨其末年一再召而被
阻一將去而叢言雖逃虛屏迹嘵嘵未已均負天下之
大謗嗚呼公明老易而其用頗近於黃老謂庇楚乎則
一覆一復楚之已事老成謀國者亦自有謂也謂將順

乎則苦心苦詞斡旋於寤寐中者累牘皆是也謂謀身
乎則在朝在里門巷清穆非有苞苴之闌阡陌之富也
謂命賢乎則中林之彥啓事中格自公之前後執政者
盡無如之何也而何人言之嘵嘵也嗚呼戊申以後言
路世態蓋難言之矣惟是妖書之蔓或少中持內計之
留不能割愛則蒙亦有惑焉公嘗謂吾遇大事無適與
謀者第據所記古人書以為籌畫又窺公之意不惟賢
士大夫無所接引即同鄉密戚亦復寥寥曰吾不欲累
人且自累也蓋其為相如此然天下賢豪士終鮮豫附

毋亦潔已遠嫌之心勝而翹材延英之效少乎嗚呼公異人也際大知遇而不驕運大旋轉而不言處大疑謗而不辯二氏之學深遠矣蓋不待今而所謂大手筆者琅琅然金石垂也蒙不敏竊疑黄老不足治天下欲順下風而質之而公已不可作矣茲出山來辯香束帛酹公質公靈如不昧當為聽然尚饗

寄祭王聽明廉憲表兄文

嗚呼予父自浯家于邑姑丈馬依郎舅姊弟相愛也予父與兄舅甥相愛也兄與予内外兄弟又相愛也兄自

童稚嶽嶽不凡予父已必其有大就即予未為諸生時兄亦刮目待予兩世相知也兄為人孤耿意不可一世而獨尊事予父而弟畜予相視莫逆自角丱至垂白無復纖毫可謂伐木之兄弟甥舅相終始也兄起家祥刑徵入為名御史以言邊事失貴人歡出僉齊臬遂參滇藩其後兩即家拜浙臬至於備兵吳門以疾而歸凡剔歷三十載所至皆著名迹即未開府無憾也兄春秋六十有七視君家韶州公不啻倍之視予父加七人生何常即未古稀亦無憾也予所傷者獨兄之病耳兄長身玉立素韁無恙内行淳謹絶無他耗乃一病五載遂至痿痹官既謝去壽亦長畢嗚呼痛哉兄既以疾謝客惟予得數見然不衣冠不見也客冬予辭之官兄為具章服而禮之因嘆兄生平兢兢榘矱不爽尺寸即病憊猶然以此卜其未艾而何倏爾化去也哉兄行誼在鄉事業在官手栽在朝其未竟之志未了之事在喆嗣予獨悲兄用世出世素有大志而竟以一疾付之不就也彼蒼乎可問哉泚筆陳詞泪與之俱乘風寄奠靈來鑒諸尚饗

寄奠鍾贊宇老師文 丁巳

嗚呼人之相知蓋有天焉惟師於予孰知其然戊子閩闈師實司衡拔自棄置俾之峥嶸質非荆山遇勝卞石自茲以來遂通朝籍北闕公車南都銓席侍師函丈聆師誨益去住參商餘二十霜音驛未杳手示琅琅清源陳臬大力雄風東縛横竪式遏兇鋒東土載寧家尸户祝擢憲纖輔勛名日懋何期讒言中之留犢林臯盤桓英雄氣短惟 帝念功召起留曹閩海重鎮再畀節旄予為閩喜浚喜其私忽覩邸報哲人騎箕特達知己招

魂何及經綸巨手欲竟遽戢鷄肋覊人鈌焉絜酒在三
之誼自顧巳負嗚呼年雖不百俾艾而耆宦雖未達三
躋憲司施為大都實茂聲英顯揚有子才藻學成世界
鈌陷所取非薄其不泯者奇偉磊落伊余小子嫘嫘安
倣酬恩無從酹詞儻怳嗚呼哀哉尚饗

祭池明洲岳翁太常文　戊午

惟辟理人其寄繄人惟辟官人其鑑繄人於惟岳翁超
類軼倫洪濟蜿蜒磅薄海濵挺生明哲實應昌辰書賢
發薦臨軒高掄製錦括蒼慈母神君遂簡　帝心乃躋

要津兩都握銓南宮衡文大計群吏藻鏡無塵載司選
事進退群倫清通簡要裴王並芬進陟奉常郊廟駿奔
言念高堂奉使里門駿望岧蔚槐棘繽紛青蠅肆點白
璧彌尊人儀東山公樂衡門著書課子垂老逾勤爰成
二美公車泮芹繼公之志咫尺青雲孫曽繞膝芝玉蘭
蓀眉壽大耋谷神綿綿百年不啻騎箕遽聞嗚呼痛哉
維予先子鄉舉同年氣誼之期遂結姻親小子侍公蓋
自御輪四十年来教誨敦温出山之日跋涉相存貽我
德音琅琅如新驚聞訃音對婦酸辛最公所履蓋履其

純仕為名鄉處稱達尊翁媪偕老册封靈椿樹人之德
其德難論多男之報其報靡垠會酒薦牲使甥薦樽興
以招之公魂不泯嗚呼痛哉尚饗

祭柯三槐轉運年兄文　己未

嗚呼惟公蚤而含穎壯而蜚英强而遇合晚而康寧既
魁于鄉鴈塔題名筮仕嬀署讞决稱平兩守大郡循良
着聲轉運之司軍國是經不磷不緇出納如衡解組歸
來屏跡市城課爾蘭玉樂吾釣耕鞁履葵扇高卧門庭
人擬羲黃士慕典刑大耋壽屆可期百齡何為一疾梁

木遽傾嗚呼淳風澌邈世態難平機械百出田舍互争
公畸于人而侔乎天自做秀才迄于宦成胷中不怒分
外靡營無責於人人無責焉居室之善同彼衛荆舉世
如公澆俗可春三命耄年令子慈孫彼蒼與善亦弗為
慳去來之際了然不驚吾儕哭公恐攖公寧卮酒瓣香
聊叙平生尚饗

祭同年潘鵬江方伯文　庚申

嗚呼吾兄弟兩榜之附驥者有幾兩榜中其負意氣稱
相知者有幾其傑然於榜中能為同籍光寵者有幾三

十年來其歿歷中外旦夕槐棘者有幾無論歿歷中外旦夕槐棘即存於世者有幾若吾士禹冠兩榜矣意氣矣傑然矣槐棘旦夕矣胡遽溘然也真耶夢耶嗚呼靈輀歸矣真矣士禹之為文布帛也菽粟也而有淵然蒼蔚之光士禹之為人温王也醇醪也而有發然擔當之勇士禹之為銓金莖也水鏡也而有皭然不淄之操士禹之為藩臬長甘雨也和風也而有百年必究之畫今嗣天子訪落衆正連茹節鉞之寄柱石之司孰當先士禹者而胡不須臾待也嗚呼哲人其萎乎吾黨其衰乎

蒼生其無祿乎天道其不可問乎若士禹所自樹則不九列而尊未六袠而壽其不朽於官於鄉者可必也矧喆嗣競爽能讀父書世界鈌陥達人大觀惟是尊酒隻鷄酹君旅次回視客夏登堂握手刺刺不忍去猶如昨日事而轉眼遂成隔世矣涕淚浪浪傷如之何

祭雲南右布政癸吾兄文 辛酉

嗚呼鬱蒼平林奕世彌昌惟令祖父學篤行方鍾慶于兄山川發祥幼則岐嶷長而昻藏羅胷今古落筆珪璋迹邁儕俗志覦先程弱齡就試輙冠諸生吾宗甲榜觀察先登兄也嶽嶽相望代興並仕儀曹禮樂修明雍容留都玉露金莖于吏白雲雁行頡頏牛首燕磯詩句酒鎗嗣徙屯部九載望郎秉節川南叱馭羊腸嘉眉邛雅澤滲威翔晉長其臬移憲建昌茲地孤懸苗夷錯疆既綏以仁厥武亦揚商民安堵道絶冦攘加擢右轄尋領湞方勞苦功高聲實崇宏有將貪功蠢茲用張兄靜以鎮竟底于平飄然倦遊海鷗狎盟無競于人為德于鄉考盤浯島絶足市城行年及耆方佇弓旌厥疾既瘳玉棺来迎嗚呼位崇未配道冲不盈淑人君子胡不百齡

後嗣競爽可卜峥嵘業藏名山士追典刑藐焉二弟夙藉陶成匪哭我私悼此蒼生一水如帶聞訃屏營尊酒隻鷄彷彿平生嗚呼痛哉尚饗

祭方伯王玄亭年兄文 辛酉

嗚呼闈乙丑舉者三十一人今幾何年獨五人在耳客秋去我濤士禹茲夏又喪而玄而二兄俱以粵藩豈于位夫方伯尊官也然未三事六十不稱短矣然僅下壽嗚呼兄何以死哉兄與士禹俱有爛然傳世之文有𣪍然必為之志有皭然不染之操有卓然經濟之才有挺

然不可屈撓之氣天下信其為正人君子而二兄又俱
以蒼生為責國是人才為念者不啻一路福星而已士
𤰈入粤僅年餘而兄代之不數月也嗚呼又何以死哉
兄郎度支時大婚珠寶費至不貲中使督促取盈而兄
不為動兄藩蜀而犍鐵喪師越巂鼓譟之後侃侃剝議
以此觸忌左其官而公論壯之兄官京師必過予過必
劇談兄走輪山必過予過必劇醉嗣後每別必手書寄
予寄必輸心總之發舒其憂時感事之見而不掛寒温
升沉於筆端舌端者兄有封翁耋年有令兄弟出處迭

侍則天性之榮且樂又吾輩所艷慕今靈椿無恙而兄
先化去吾知其不瞑也嗚呼又何以死哉雖然兄名跡
垂宇內文章藏名山未瞑之目有昆玉在未竟之緒有
賢嗣在而生平炯炯亭亭之氣槩蓋有不隨死而亡者
名位脩短曾何足云陳詞寄酹兄其鑒之尚饗

祭宮保總憲鄒南臯公文 乙丑

嗚呼南臯千古正學閒代賢豪綱常一疏日月為昭廷
杖戍遺給諫還 朝秉道嫉邪正氣干霄獨立百折截
司銓曹兩入留署身退名高潛心味道振鐸擁臯與
為蕃至性所饒海宇宗之雲慶鳳苞 光皇嗣位徵[illegible]
虞陶佐銓總憲千載一朝僉望治象允升黃姚何期讒
人有口如刀謂宋講學社稷以凋 冲聖易聽大行竟
韜天未平治千仞逍遥說騎箕尾甫返嵩高司馬不相
巫咸難招蒼生隕涕善類鬱陶某某髫年嚮往鵷鳩末
僚知予之深荷公之教不及面者三紀而遥公一出山
疏薦于朝宵人首叛肆口譏嘲呂防揚畏近出江臯伊
予薄植慚負甄陶勉堅末路敢忘久要公晚有子弱冠
譽髦隻絮寄將有涙如濤為天下哭并哭素交嗚呼哀

哉尚饗

祭林璞所侍御文 乙丑

嗚呼臣能極諫而不能得之於君君能用諫而不能得
之於臣不能得之於君者暫雖未用竟見施行則身退
而名益重不能得於臣者鑒之 明主奪之彼蒼則長
筭終屈於短馭噫此漢文所以前席而賈生所以賦鵩
也璞所公以名進士名司理簪筆柱下埋輪都亭奏會
當經撫不和之時遼左喪敗之後公侃侃功罪責成之
論不少假借即攬轡南畿而以法責闖撫以情動樞輔

者語尤切至然公竟坐此外遷及經畧正罪而言者追
訟諸言事功　上乃特詔起公柱下人謂公且旦夕三
事而何天之不假年也非所謂暫雖未用竟見施行者
耶非所謂鑒之　明主奪之彼蒼者耶嗚呼丈夫官爲
侍御亦榮矣精忠結於九重疏草傳於寓内聲名垂於
汗青如吾璞所亦竒男子矣予識公於草莽中約體誼
弟延之爲兒姪輩師及公銜　命陛辭而疏薦予於朝
兩人皆自詫爲知已比在告尊酒流連相得甚懽方有
王貢結彈之喜而公一疾長畢斯與賈生之遇漢文何

異哉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寧獨交遊私痛而已雖然公
諸子濟濟異資斤斤嚮學必能拾芥青紫以擴公未竟
之緒予常以此左券於公而今亦用此爲公慰公無憾
也辦香隻絮聊寫予哀尚饗

祭司馬總督蔡元履文　丙寅

坡公有言其生也有所自則其出也有所爲夫其出也
有所爲則其歿也必不朽嗚呼如吾敬夫是也敬夫超
軼之資邁往之志沉雄之識弘博之學有萬丈光鋩之
文章有百折必東之氣槩予閱人多矣如敬夫之資之
志之識之學之文章之氣槩者蓋絶無而僅有矣三路
喪師開鐵陷夷敬夫憤慷過予言曰使奴酋可質吾不
愛吾首時方急邊材予所心擬獨敬夫鄭衮之節快得
副臺主爵不爲不深知督撫之役賜劔專征　聖主不
爲不深知下車之日募簡令申俘馘萬計安賊不敢越
廣河咫蠢茲苗玀不爲不知公且畏公而渡河之師何
以潰也何以大功垂成而急不及待也何以勤事殞身
壓　明綸也何以孑然無血胤也何以悲傷之者衿紳
鄉閭無異詞也天也嗚呼敬夫盡瘁已矣古人所以傳

者不在壽不在富不在多男子不朽有三敬夫備焉予
與敬夫情同骨肉誼猶昆弟而判以酉春書以子秋于
今則長已矣痛哉昔襄陽太宰謬有同安二蔡之稱予
自惟才不如學不如毅然而必爲不如爲焉而不撓不
如今老矣名位不如獨年與子稍勝之以是愧敬夫敬
夫有文垂世有弟仁夫代兄爲子又能以已子爲兄之
子宗伯易名緹騎延世乃膚公所自有翊聰明正直之
人生爲名臣没爲明神委蛻曾何足云敬夫深於内典
亦可以瞑目矣辦香尊酒叙平生懽靈明不昧魄兮歸

來尚饗

邑紳會奠蔡元履揔督文　丙寅

滄浯之中太武挺峙公之家世實當其趾帝睠　皇家緩急疇倚維武降神聰明天啓下筆千言一涉能記發為文章浩無涯涘神駒騰踏瞬息千里弱齡聯綴遂魁多士筮仕鵷鳩三尺砥矢載司武庫郎望蔚起作屏三楚紉蘭襭芷湖北悍卒脫巾庚癸借公輯寧嚴師驕子恩如挾纊威則殊死大計廉能卓冠群吏會有不可掛冠如徙徵拜易水旋長晉藩兵戎錢穀振刷惟勤開府

鄖襄風猷四聞文綏武競民安覆盂水西跳梁苗玀雲屯圍我會郡戕我撫臣廷議首推簡畀　明綸仗鉞徂征總領諸軍光弼節制子儀拊循公也無之兵勢砏礉師干屢試一洗瘴氛馘功萬計奏于九閽大功垂成將星遽隕嗚呼公之文字大家並驅公之勳猷銅柱可鏤志大如賈生而才略不踈盡瘁如武侯而身歿無餘所慳者年所永傳者藏山之書所乏者嗣所不朽者凌煙之圖恩䘏在　朝廷哀傷在里閭吾儕交情一酹長吁尚饗

合祭師相葉臺翁文　丁卯

嗚呼我　明以相業名者多矣而再入中書如公者則指不數屈也吾閩前後居揆席者不乏矣而楊文敏後遭時遇　主則未有如公者也蓋出處占世道之治亂去來關氣運之盛衰豈偶然而已哉嗚呼公之文章馳騁軾遷公之事業伯仲韓富公之聰明含茹古今公之識度包容流品公之忠誠上結　主知而其平易近人信於黃童白叟杪公未五十而相相九年而歸歸六年而再相相又四年而歸今年方望老而遽已矣名位如

公亦何憾哉追公輔理所最苦心處如章奏之中格福藩之就封沈郭之異同人地之離合張趙之柔剛未嘗不委曲調停其間然有調之而得者亦有調之而不得者昔韓魏公不分善惡黑白其公公天下之心乎范文正公坐呂相貶及二公再出懽然相約戮力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其公之無可柰何者乎使公復入中書必有一段旋轉妙用而今虛矣嗚呼知公任公者顯皇也而不及相其終特起公者　貞皇也而不及效其始三世弼亮時事中變咼湖方升而騎箕以從公能

無憾乎今　嗣天子王矣即欲修求舊故事而九京不作亦海宇蒼生之所爲憾也獻臣登龍於未相之先廷拱識面於將歸之候而復心則以年家子弟拜公於病榻之前然公皆折節而延之開誠而詔之白頭傾蓋意誼懃惓鵠立飄鬚手神猶在所謂爲天下慟公而非以哭吾私者辦香東帛走一价於玉融山中公靈不昧其尚歆茲隻絮也耶尚饗

祭胡拱柱參政　戊辰

嗚呼公何爲而逝於建州也㦲知公必悔此行矣即吾

輩亦恨不能力阻公行矣雖然公志果而精銳自謂壯夫不如吾輩能阻之㦲且從慂之爲九曲遊耳嗚呼公古直人也今不可作矣予之識公自公車公之交予自謁選南城歸嗣是宦途參商升沉異路中間聚首無幾然而意氣之往来書尺之寄將固未嘗幾時間也公綰邑綬者再歷郎署者再領郡符者再以至于司鹺政參名藩所至皆有實績可紀在南城則調運累而民戴德在戶工則奔走營督省帑金以千萬計而素守貞道歷久愈孚雖年已逾耆而骯髒之氣不衰其家居則所識窮乏僕隸細人必以餘俸及之其事先則身任祖祠之役而置田以奉春秋祀其敦族恤窮則置義田以給不能婚葬者又拓漏澤以待貧不能歸者其析箸則諸子與弟共之無異同爲此其誼詎今人可有㦲嗚呼公今已矣公議論手采是是非非無所回互流俗紛競得公一言而解至於作氣勢横漁獵以取怨鄉閭者生平無一有子若弟效之亦無一有以故聞訃之日巷罷相杵豈虚也㦲余交公垂四十年知公最深將謚之曰古直先生以爲後進鵠公有當于余言否辦香薦牲酌以此

詞尚饗

祭長壻丁亨中文　戊辰

嗚呼亨中之約婚予長息也予未既其文而貌之曰秀而文必才士也遂采媒言許委命焉既而吾女果能修婦順警鷄鳴甚當姑莊太淑人意稱之曰賢而亨中肄業郡庠亦遂屢占高等爲温陵名士第恨吾女數奇命薄舉雄不育僅遺三女以歷亨中誨育而增聘名門今亨中再續得莊而舉丈夫子二一則五齡露頭角矣一則湯餅會纔旬月也蓋予甚爲亨中喜之適予忠背疽

亭中將過訪輪山予亟止焉而亭中復殤發左足其瘍
踰旬甚劇庸醫誤謂此熱風也投之凉劑遂不可起年
僅四十有五痛哉痛哉嗚呼亭中以前矛戰闈闥者屢
矣人曰且高掇矣而未掇也又以饒士試恩選者屢矣
人曰且拔雋矣而未拔也甚至明經一薦需次甚邇而
弗能待也此人之所以為亭中惜而亭中亦自以為遺
憾者也雖然亭中讀盡天下之書友盡青雲之彥其資
沉敏其度溫文其與人交無町畦無崖岓而人皆有意
乎其為人也即長兄司寇公友愛之甚然為吏部郎時

而亭中扃戶洗耳不與外事絕無求田問舍意及都卿
貳尊重矣而亭中為介弟溫溫然向日儒生也此豈風
塵中可有哉予益以是多亭中繼莊雖少而賢能撐持
後事二雛者必有成立而竟君未瞑之志斯固彼蒼之
可必者乎兒輩視亭中猶壎篪也而會子有毋喪苦塊
中勉為拭淚濡毫而慰君以此文尚饗

公祭陳對墀揭陽文 壬申

嗚呼儒釋之學人知其異而不知其同人知其作用之
異而不知其心性之同人知其入世之異而不知其出
世之同乃世之儒者儒釋者釋而真焉者寡矣間或依
傍形似而兩俱無當焉者多矣若對墀君吾異焉君資
性俊穎垂髫而冠髦士遊泮宮吾儕皆出其後時繩尺
綽約嗜學能文溫溫然儒也壯而歌鹿鳴上公車挾賈
董之學術思以獻策於漢廷罷歸桑梓與物無競依然
故儒也及強而謁選天官得名邑焉于越于楚于潮苞
苴不入慈惠一致迄今三封尸而祝之人曰儒而吏及
解組歸來為德于鄉時與吾儕同社飲酒道故而絕口
不道居官事人曰儒而隱嗚呼對墀則誠儒哉乃十餘

年来忽與高僧衲子結方外之緣時而講經時而茹蔬
時而薙其顛髮嫂氏歿而作蔬供不用葷血蓋居然瞿
曇家風也然猶時衣冠以謁縣令年来深居簡出即吾
儕過之第相視而笑不出一語又豫為袈裟以戒後事
臨化十日不粥不語須髮薙盡乃去令子重違其意斂
以深衣而加以僧服仍用蔬供如嫂氏事嗚呼君真儒
而釋者矣君年僅六十九意其神當在率陀天上路耶
吾儕宜舉公輓公奠以與君訣然君方快心上乘而吾
儕乃從而怛之恐哂為不達故止而奠惟作蔬供云尚

饗

祭少司空張玄中年兄文

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豈不信哉獻臣與兄同戊子舉盖三山輪山傾蓋晤面者數矣既十載而兄登第辛丑京師兄以覲入己酉樵李弟以讒歸一再握手相慰藉耳嗣是而兄以名郎出守吳興以名守擢憲楚甸又以卓異之政擢霍之猷特借邊徼雲中隴右臨鞏之間轍跡幾遍乃假節鉞撫全秦又晉貳司空由南而北而弟踽凉孤蹤橫被璫摧即闈閫不通者且二十載遠　今上

之初兄以法　祖入事入告而推轂及弟列於文心道韻練才潔守諸君子之林弟雖左辟不敢當然是者徒深知弟也比年以來予告歸里復得以吉凶相問訊而兄方負朝野望　明主行且旦夕特徵銓莞藉重以大竟名世之業何期年方逾艾而遽騎箕去耶痛矣痛矣雖然兄文章魁海內循卓遍歷名位都卿亞勳烈垂青史行誼式鄉閭又有弟佇登揆席有子能讀父書兄可無恨也即臣猥蒙謬知亦為世道安危而哭兄非為私也楮香牲帛聊以告哀兄靈不昧庶其鑒之

祭張輔吾中丞親翁文　癸酉

嗚呼方予宅憂而公舉于鄉及予郎儀曹而公登第先之以文章聯之以意氣重之以婚姻蓋四十年來所稱世好莫逆者矣豈偶也哉比予以勳卿推南奉常橫被璫摧而公由禮曹改勳丞由勳丞晉廷尉亦復橫被璫摧其涉世浮沉大畧相似然公雖退而經濟猷畧益藉藉推重朝紳間故　今上之初召復棘寺而開府雲中公單車臨邊甫一歲所而插酋俯首受我戎索罔敢跳梁即奴子至桀驁矣亦走乞撫賞於上谷而不敢窺大

同塞非聲威震疊其能然乎然公勞瘁成疾再告再留而竟坐不起矣嗚呼蔡清憲以總督而終於貴竹公以撫軍而終於雲中是皆　國家有用人豪吾同有數人物而不克大展宏施良可悼也是寧獨一身一家之不幸而邑里親知之私痛哉雖然公則何憾矣公起海濱而都烏府居鄉則恭敬桑梓筮仕則尸祝大江之右與黃臺之北在朝朝重在邊邊重　聖天子眷卹勞臣祭葬隆典已拜明賜行且旌功而贈爵論德而易名而公之子若孫若猶子公車雍泮青雲翿起顯揚未艾公無

憾也獻臣言念交誼而彌兒𠮟愛東床尊酒瘠牲聲悲涕殞公靈不昧格斯洋洋尚饗

祭鄭林槐亭　癸酉

嗚呼道卿挺英穎之奇資抱直方之正性其與獻臣交好也寧獨尋常通家而已哉蓋異姓而骨肉者也歲丙子先君分校浙闈實知道卿於弱冠時予年十四耳道卿過語溪官舍因得相識道卿雙眸炯炯突出先君大奇之嗣後道卿鼓篋金陵得晤予予從先君四明得晤道卿及丙戌道卿魁南宮選庶常尋出為侍御史侃侃

言天下事而予以己春上公車則主於道卿之署復得晤令子令侍御君亦猶予語溪時也自是而宦轍相左出處殊致然尺素時相往還道德氣誼愨愨如也道卿返家入閩而過先人之廬登先人之壠予返家入四明而醉公之堂簉予之闕又得與侍御君共造士而於諸公子為知己蓋別後一紀又半而尺素之往還不絕也嗚呼俯仰五十餘載間如吾兩人交誼者亦鮮矣客歲公壽予長歌有但願松筠結盟久閬風瑤圃歷仙岑之句今年公及耋予正擬以一言為祝而忽傳訃音予且駭且痛嗚呼真耶否耶公遂仙仙乎去耶雖然公弱而計偕壯而通籍讀書而中秘嚾徒而乞身其立朝也為名侍御為賢督學不為不達其詒子也長者踵公柱下次皆績學卓慧駿發可需不為不福其耆而耋也輿詩作字無異少年不為不遐最公一生心事天可知人可言無纖毫婞婀隱約之態有始終表裏一節之風則朝紳卿黨之所共信而後學之所儀刑卓乎完德粹履君子也文章又其餘耳雖年未登百用未及究然侍御君業顯而揚之亦何憾哉辦香一些聊叙平生閬風瑤圃

遥鑒我誠尚饗

祭大司徒林省庵年兄　甲戌

夫世風日替正須砥柱儒脉幾湮必藉闡明砥柱非規行矩步也闡明非口談筆勘也蓋皆有實焉而無之者鮮矣無此於達官貴人則又鮮矣何也達官貴人固無暇為此也是惟大司徒省庵兄乎獻臣知兄之文自乙酉始知兄之為人自戊子同舉始而稱異姓鼻弟相知愛者則自辛丑壬寅間官京師始也兄為學潛篤而操履清嚴當官縝密而議論淵淳蓋生平所得於理學者

深矣彼遠宗程朱近守薛蔡最警最要惟是一字不可輕出一錢不可輕入二語又經傳史冊前言往行會之於書無不是學筆之於紙無不是教李翼軒宗伯所謂理學之實正直潔廉之實者兄蓋無焉自南部院致政以来閉門謝客胸不掛出處口不掛田宅惟旦望之講堂晉諸黌髦士擴經問業無倦教無惰容大臣以八十存問為吾泉第一盛事而理學名臣之楔棹則自蔡文莊後始有兩也是砥柱閩明合而為一人者也獻臣與兄年誼意氣弟兄也而涵養體究父子也且自庚申以

後不晤面者已十五載而兄時披衷而誨之則如一日也今年春夏来方一牘在念而倐聞訃音嗚呼山頹木萎末學同痛况我同心者乎即欲再聆謦咳其可得耶雖然年壽有盡道德無窮矧如兄之子姪如兄之壽考如兄之名位如兄之　恩寵所謂得全全昌者雖未百年亦可以無憾矣辦香尊酒聊寫我衷尚饗

祭方伯慈谿袁文海公文　甲戌

嗚呼吾先君令語溪則得林槐廷侍御於場屋守四明則得袁文海方伯於泮宮以故二君子者獻臣俱獲託通家之好而文海則獲從衙齋中講業弟共筆硯者也當公丙戌登第時以文章受知馮文敏公聲稱藉藉而時寄書訊予青衿中己丑通籍五雲聚首而喜可知也然予筮仕入南旋復告歸中間宦轍浮沉彼此各天迨予起家四明而公以滇藩謝事數得晤對道生平及謬移浙學而公與令子侍御君操舟祖餞次君又獲以文字相賞拔斯真奕世通家者耶追遡已十八載而言念猶一日也書疏之往還與先嚴慈之戚公摛詞貢慰猶在也予涉世多忤棄置固宜以公之文名宦績表表粵

滇齊楚間　聖明固宜求舊以大竟建竪而世無能推轂公者即侍御君錚錚柱下亦復横罹世網公何能無慨然於中乎然公論未泯賜環有期而公諸子若孫種種高才力學其踵侍御而成公志固可必也山川虧蔽閨閫為鄰而槐廷子侍御書云公以壬冬仙遊蓋與槐廷先後數月耳然槐廷年已及耄而公僅七十有一痛哉嗚呼知已徂逝會語何從撫今追昔我心有忡一此寄奠五紀叙悰公靈不昧庶鑒遥衷尚饗

祭左司寇丁哲初親翁文　丙子

自予之戊秋附公驥也五十年年兄弟也自予女女公
之弟亭中而公之女為予學兒婦也四十年姻兄弟也
肝膽相照休戚相關盖居然異姓骨肉矣嗚呼公天下
之大用人也亦天下之得全人也穎敏原自性生文章
得之家學科弟捷拾地芥才猷蔚為國楨故司理楚浙
則為名祥刑入郎銓屬則為名吏部卿寺兩都則為名
九列晉貳司寇則逆黨之獄召問多稱　上意且宦途
稱重要者惟銓與憲而公柄六選署中丞臺則人才之
登進紀綱之振飭表表朝紳間矣會意有不可則再請

以歸而兩臺之頫薦卿貳之廷推往往必首公矣毋太
淑人賢公事毋孝即考功之郄趦趄不欲行竟得躬湯
藥視含殮矣公子六人為選士者一為任子者三即泮
宮濟濟皆青雲器矣數載東山凡地方有大利病當事
者必式閭問籌畫焉即鄉閭鼠雀之爭得公片言立解
又人人歸德公矣故公大用人也得全人也而留曹正
卿之推　旨猶有待令子才高器利而未及觀其成年
方望稀而一疾長畢此朝野之所以惜名碩思典刑也
雖然大臣歿後如公之名重青史而身膺全卹者寧有
幾哉即不百年可無憾矣獻臣父子猥辱深眷臨化三
日手書若面走哭何遲會若家變辦香束帛淚落如綫
尚饗

公奠大參洪春寰公祭文　丁丑

嗚呼尼父曰仁者壽書曰命靡常以我春寰公觀之信
矣駭矣公仁人也八袠加一郡紳稱最詎不謂壽公又
素強無恙人也耳目聰明手足輕蹻知公頌公者咸為
百歲不啻而旬日之間一疾長逝詎謂命可常乎嗚呼
公之心事天青日白公之操履規員矩方公之涉世小

心令儀公之當官守憲貞度愛人利物公之處鄉深居
簡出非公不至盖公自做秀才時第以課文受徒為事
迨彊而登科第歷郎署以至領郡三衢藩臬粵東江右
巴蜀閒為年躋三紀而宦有去思家無長物鄉無怨言
可不謂粹脩循行真君子哉此塵寰之高蹈後學之儀
刑方期長生久視以作我諸紳白眉柰何歸餘旬日地
隔廿里遂爾仙凡殊也吾儕何能無潸然耶嗚呼俯仰
數年閒郡紳有九十六之林震西有八十八之林省庵
乃吾同先達惟次崖公八十有四得公稱亞耳即池奉

常林衆知柯運長亦僅七十有九何壽命之不齊也可慨也然公雖未耄期而令子若孫濟濟衆多脩業績文克世厥家公之種德與彼蒼之報公蓋將昌後而未艾也若公之生平操履庠校自有公舉崇祀自有令典吾儕又何過為無益之悲以怛化矧情長些短聊寫我衷瓣香尊酒歆此一杯尚饗

祭陳佩韋秀才襟丈文　丙子

嗚呼吾同有六世紳衿者乎無有矧有父子五人而同時錚錚泮宮者乎無有哉則惟佩韋君之陳而君之父

若子者然也余與君坦腹於池明翁所稱婭兄弟者五十年矣君生平恂恂足不錯寸趾口無濫片言惟父子兄弟自相師友乃翁廸洲公貢明經而司訓乃弟式州君登賢書令楚粵而君獨以文行為諸生祭酒晚偕夫夫子四遊郡邑庠濟濟稱決科器也盖家學之淵源皆得之君而君猶孳孳不少衰阻諸子讀君亦讀諸子課藝君亦課藝諸子就省試君亦就省試甚且精勤有加焉曰吾獨為兒輩倡耶夫艾耆而首舉者世寧無人吾何遽焉不謂諸子方踴躍入闈而君以微恙馳歸竟溘闈中道不及訣也嗚呼績學如君壯志如君吾同有幾而今安在哉可痛也雖然有生同盡有命在天七十稀齡與耄期何殊道途造次與考終正寢何殊白首青衿與高魁峻秩何殊以君之銳志何分老壯以君之達觀何復怨尤今君已矣諸子而得舉也吾知君目可瞑而志尤未已倘諸子而阻場事也則君雖乘化而目猶未瞑嗚呼諸郎何以慰君惟併歸精神讀遺書課妙藝期兩榜同登以竟而翁未了之壯志而已嗚呼惟余知君惟余憐君瓣香尊酒君其鑒之尚饗

祭吏科給事陳伯武文

嗚呼吾浯蓋海中地也堪輿家言龍脉過海愈旺而鍾為人物愈奇故吾浯前輩以徳以學登科甲者匪少矣然名位壽考未有大顯聿耄者即逸所黃公亦僅五十一耳比以文章功業位少司馬者蔡元履也而年僅五十以文章魁海內入翰苑者許鍾斗也而年僅三十有七以名司理徵選為南北諫議者陳伯武也而茲夏復不禄于燕邸年僅五十有三嗚呼此數君子者詎非吾浯産耶伯武家世寒素而讀書邁迹盖鍾之太文山為

多其司理廣右也則闔省之官評吏治舉於公耶囊而
優優焉整整焉如鑑空如衡平及司諫兩都則尤留意
於人才民生兩載諫疏蓋十餘上而　聖明鑒之朝野
宜之僉曰是名諫議宜都諫垣當其宅憂而家居也不
作氣勢於鄉里不妄竿牘於有司日惟閉戶抄奏疏親
書史而已蓋恂恂君子人也使天假年則異日必繼元
履而都大位乃一疾長往而經紀身後事者維晉安黃
太史是藉固宜見且聞之者悼惜之也翔予逮躡老朽
而濫掛大疏之提綴者哉嗚呼公之當官為恪職為愛

人公之立朝為勿欺為敢言公之居鄉為飭躬為和衆
繼述志事者有諸令子在總理家政者有賢內助在即
不期頫而視三君子固有加矣公無憾也尊酒瓣香聊
寫我哀尚饗

祭體謨弟文　乙丑

嗚呼別駕公之孫三人五十年來惟予與汝予與汝生
同年幼同師長同學相親如同父予猥以疋缶先鳴而
吾弟留滯邑庠為諸生祭酒已乃鼓篋成均三赴京闈
而其志不挫最後予乃尼弟曰予衰歲幸竊一第令顛
毛種種猶然潦倒無成人生如寄何必科甲乃滿志哉
弟志雖壯如數奇何矣弟齗之弟性喜書到老繙閱益
勤起居几案皆古今異苑喜治生不妄用一錢至親知
情誼當周卹者則施予無所吝喜客每知已過從必極
歡盡醉乃已喜園居晚年尤甚疏樹花竹整整成行而
版築疏鑿猶時時不輟予得歸來方期與永結汗漫之
遊而弟以足瘡纏綿漸成隔症驟至不起能無慟哉嗚
呼百年亦旦暮也王侯亦巖穴也珠玉亦瓦礫也世界
鈌陷吾弟不稱天不患貧矣惟是高堂有八十餘齡之

壽母而未及奉其終繞膝有濟濟髫齔之諸孫而未及
撫其成所不瞑目者此耳然婦善持家子能述事自有
以慰汝眷念存亡予敢歧視一酹告弟當囅然而含笑
也嗚呼痛哉尚饗

亡兒謙光哀詞　丙子

哀哉謙兒胡然而遽止於此又胡然而不予謂司命者
實為之乎謂邑無良醫時當溽暑而炙之火而藥之參
以速其亡乎謂爾角丱時從宦燕邸而父不能約束或
不無誘慕以斲其生機乎謂拮据一室急借貸督工作

以多耗其心力乎抑謂先塋祖宅或有缺陷而使之然乎有一於此是爾父之責也雖然五十亦不稱夭矣方我之生爾年二十三使爾生子子復生孫則今已儼然祖而我亦儼然曾矣奈何彼蒼之爾靳也嗚呼我祖我父母累世之積德累仁而不獲延一孫枝乎爾爲子孝爲兄弟友待親友有禮處鄉里不作貴介容少壯應舉業雖未成而中歲以後結社稱詩種花養魚亦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生平臨財極嚴毋務苟得故遺嗣孫齡者僅一室一園及二三文房器用頗覺工緻蓋其情性

固然哉我與爾母亦耄既耄未卜在世尚幾何年而汝婦能撑爾家嗣孫以長繼長汝有成言孫婦亦通文義明婦順即爾之生鞠長育者不殊也嗚呼死生有命汝當順化吾亦吞聲爲善必報不於其身則於其後爾婦疏薦禪誦欲爾超登上界而父若母以牲醴飲食爾亦曰此吾儒之常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耳矣痛哉尚饗

冢孫思鞠二七祭文　已巳

嗚呼痛哉鞠孫胡爲而止於此耶汝生一日而母陳以死汝母之死也年十九而汝之死也年十八嗚呼痛哉汝母爲婦事翁姑孝相汝父慎歸吾家三年吾未嘗聞其聲甚賢之惜之猶謂汝母死而汝存則汝母存也汝外祖陳翁雖痛女夭猶謂有孫在則女不死也吾常謂無汝母而有汝也則猶有天也汝六齡從我浙學則能作書寄汝伯父十六遊泮即能終三場試人謂吾有孫年來學加篤文加進而世事亦通曉事長者無失禮交朋儕無濫言人咸稱之吾將以茲冬冠汝明年婚汝庶幾其爲大王父乎不謂汝卧疾六日而遂棄我去也嗚呼痛哉吾母愛汝撫汝將視其成乃吾母去秋逝而汝

今夏從乎吾父吾母奕世載德而不能延其家曾孫之一脉乎以汝母之賢孝既夭其身而復殤其嗣乎汝事繼母能孝而繼母之撫汝教而能慈人不閒言而竟使哭汝乎嗚呼將汝之司命故止此乎將我之德薄獲譴于天而不能終有汝乎將汝不善保嗇輕用其精神而自斲乎將汝父不善護視其子而使汝至此乎將醫家誤投參芪使汝關格不通而駢寃死乎嗚呼使脩短有司則已矣使吾與汝父及二三醫人之過吾能無慟乎哉汝臨化不亂聞平居亦不諱言死今死矣其無不之

其再來俱不可知也吾又何悲二七之旦翁媪具牲醴
而飮食汝汝其有知也耶無知也耶痛哉

哭仲朋孫二七文　丁丑

維令丁丑八月廿四日巳未爲吾齡孫見背二七之晨
汝祖毋命婢僕具牲醴庶羞以飮食之而祖虛翁哭告
之曰嗚呼痛哉仲朋遽止於此耶汝兄有則言念痛心
而汝復止於此耶剡汝嗣伯氏矣汝奄然逝則汝伯與
汝伯毋將誰望耶嗚呼　天鑒汝曾祖父毋仁心爲質
宜昌厥後而何多孫之遲遲耶何汝兄年僅總角而汝

僅弱冠而未子耶胡汝婦之賢孝琴瑟新諧而遽悲所
天耶當汝之嗣汝伯也汝毋忍而不能割也而詎意其
竟兩無着耶汝天資明穎新遊郡泮吾見其進也而詎
意其秀而不實耶汝心平氣和謙謙抑抑邑里人皆曰
懿哉公姓而彼蒼不仁胡奪之亟耶嗚呼豈吾也不德
而降罰於汝乎豈賦命有定如長短之不可斷續乎豈
汝不自徐嗇而蚤自斲其生機乎豈汝父教子不謹使
沉溺于非僻而不之頋乎豈世之倉扁視病不知其原
委而投劑不中其肯綮乎嗚呼痛哉已矣何嗟及矣惟
汝伯毋與汝婦相依爲命以俟汝兄弟多生男子以嗣
汝而并嗣汝伯之祀繩繩勿替則汝雖亡猶不亡也又
大冶鑄人生生死死死生生使汝精靈不昧或再鍾
英毓秀爲吾宗之子若孫則汝雖不永於今生而永於
再來是天之所以報汝曾祖父毋而吾之至願也嗚呼
痛哉汝其揮淚鑒之尚饗

祭清遠李太師毋文　庚寅

嗚呼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獻臣總角談秇束髮
隷學宮頗有聲及再試不售自信者且轉而爲疑而眼

青者幾變而爲白戊子之役復爲廣文先生所擯去吾
師拔之棄置之中而舉之賢書之右遂憑寵靈聯擬南
宮服官留署生我者父毋知我者吾師也則獻臣之事
太夫人猶太夫人猶太毋而太夫人之訃獻臣又烏能
以無悲嗚呼太夫人未可以死也而頋死哉太夫人多
行善相别駕翁所至有惠政冥冥中宜陰隲之使享有
遐筭一未可太夫人育吾師幼而負奇壯而射策其所
就必弘以遠副珈翟莽之榮方未艾太夫人未及覩厥
成二未可吾師爲邑敭識英風聲實懋著民蒙澤者莫

不舉首仰天祝太夫人萬年夫民之所願天必從之三
未可太夫人甫踰初壽又素强無恙望之咸以為期頋
人不啻也四未可別駕翁怡老于家旦夕望太夫人歸
以共白首乃溘然於數千里外而不及訣又不宜使別
駕翁及艾而有鼓盆之戚五未可嗚呼太夫人有五未
可以死者而顧死何邪雖然太夫人易簀時吾師方上
計京師跋涉南旋猶得視醫藥躬含歛無㦖我鞠我之
恨而司理廬陵劉公為獻臣言吾師宦橐若洗殯歛之
具道里之費幾非能給賴劉公為之請於上官微有所

助方得以喪歸于粵嗚呼此可以徵吾師之素又可以
必其所就之弘且遠則太夫人年不必五冎含歛不必
有財發不必與別駕翁訣而可以無憾於去留脩短之
際矣夫尚饗

祭伯毋許太安人文　壬辰

盖臣從父老談庚申倭夷事未甞不流涕也是時承平
久民不知兵吾族世居海上無城郭之限卒然有警相
與推封主事中溪公為長率先約束以與賊角賊徘徊
不敢進須臾聆其後則衆鳥獸散矣賊因併力封公封
公竟不免安人拮据兵火備甞荼毒者逾二十年卒能
收聚餘燼義方二子以克成立可不謂丈夫之槩立孫之
誼抑安人食貧而寬綽瑞詳不戚戚暨儀曹兄成進士
不沾沾族人以此益誦安人賢有大度云辛卯臣官比
曹婦遺肴輿迎安人安人至步履如少壯婦躬進酒脯
安人為舉一七箸比晋職方居舍相去數百武一日安
人翟茀過焉婦見其步履無恙而精采稍不逮私語憂
之而不謂其未踰月而遽隕也痛邪痛邪嗚呼安人雖
未及期頤而春秋七十有八高矣伯子雖不及視含歛

而儀曹兄必誠必信奔走南中搢紳之賻與奠以襄大
事備矣儀曹兄雖未及以三旌之祿養然六載金陵珍
品時鮮朝夕不絕不倍蓰家食時乎逕矣儀曹兄篤學
好脩安人雖未及竟所就然奏績承明貤恩之隆重冠
帔之輝煌實身被之侈矣安人常言曰自吾背吾夫未
甞一日忘吾死也所以隱忍人世者為二孫長者未室
幼未丱耳今子起家錚錚有聲諸孫競爽吾可以瞑目
下報死者斯其志豈靳久生者耶矧易簀之際非有所
苦氣息奄奄漸盡漸散盖大數之既終雖廬扁亦無如

之何矣夫何憾夫何憾瓣香束帛命婦饌酒脯而進之
靈如有知其尚為舉一匕箸也

禮寅會奠梅夫人徐氏文　辛丑

惟邦媛之賢姱兮譬朗月之宵光毓粹質於高門兮勗姆訓之柔良羌窈窕而好修兮紛内美其皇皇扈瓊玖以為佩兮紉蕙茝以為裳協令德於相攸兮矢交儆於雞鳴虔蘋蘩其必躬兮承婉娩於尊章葛覃服而無斁兮樛木纍而福將將丹穴之群雛兮伊子七之在桑羨夫子之洵美兮扶雲漢之天章驤蓺場而馳騖兮步天

衢而翱翔翊夷夔之禮樂兮職屬國之匡襄騰妙譽於簪裾兮占有相之内彰佇奏最於明廷兮宜象服之焜煌何百年之不淹兮忽一疾而遽亡號比翼之王雎兮衝飈激而參商幽蘭猗其華貔兮驟隕擇於秋霜素箏奏塤篪於伯仲兮耳程茀之芬芳嗟莊生之鼓盆兮束生芻以搒徨豈月盈則必食兮乃造物之固常抑形氣之本無兮今反而歸於芴芒惟夫君之方升與令子之岐嶷兮芳菲菲其未央續女誡於往編兮雖促而謂之長雲湛湛兮春草日奄奄兮扶桑奠椒醑兮桂漿靈姍姍兮洋洋尚饗

祭王表嫂陳氏文　癸巳

嗚呼嫂氏佐恒甫兄之學駿發可需矣而未及艾也嫂氏之子有新婦稱姑矣而嫂氏猶未離乎婦也嫂氏之女婉孌尹吉矣然長者未笄幼未齔也嫂氏之年纔四十也柰何溘然去此而死也葢吾從吾姑孺人及毋妻之閒詳嫂氏之徽音懿行未易更僕而其大要乃在莊重質直無疾步無譃語無刻核求多之心無忮求隱忍之行是皆壽者相而竟中道夭又以免身故謂天可問

乎然而嫂氏沒其姊姒哭之於室其翁姑哭之於堂其夫悼不自勝至欲守王駿之家法夫隣里姻戚閨房之媛無可稱述而白頭相守者豈少哉以方嫂氏孰賢孰否何短何脩不逴揺厲施耶瘠牲瓣香拭淚陳詞以慰幽冥無解其夫與子之悲嗚呼哀哉

祭姑端懿王恭人文

嗚呼獻臣哭吾父觀察公未一年耳何忍遽哭吾姑耶吾祖別駕公之子五人而愛吾姑特甚吾父於同胞素篤友于而愛女兄特甚吾姑於外家妯娌之情不薄而

而愛吾毋黃淑人特甚吾姑視兄弟之子猶子也而愛不肖臣特甚則姑之歿宜吾毋子之悲悼不自禁而涕恨怅然盈把也雖然姑之歿則何憾矣姑方髭而别駕公舉于鄉為官人父母故貴也笄而字朝議公為封公愧予之婦尊章又貴也既而吾父登進士第兄弟又貴也晚而侍御兄成進士歷名藩臬　天子貤恩朝議公及姑者再翟冠翠翹掩映豸繡則夫婦又俱貴也女兄之婿陳志國與不肖同通籍己丑則女又貴也姑生而淑慧受書師書屬對輒不凡長而通曉道理有偉男子

之識别駕公顧謂王毋洪淑人使吾男子如女足矣既歸而尊章曰吾家婦也順妯娌曰吾丘嫂也任婢僕曰吾主毋也惠里婦隣媪待以舉火者曰吾夫人也仁而族戚內外則總而稱之曰賢令姑春秋七十三矣與朝議公白首相莊無違言已病憊猶拮据蘋蘩不休故姑在床褥而朝議公若失左右手歿而語及必哽咽氣塞也雖姑之子若女其貴者以官轍離隔不無終天永訣之恨而恒甫兄及李氏妹旦夕扶持籲天祈代又孫茂才華濟濟在侍衬身衬棺必誠必信視吾父齒僅中壽獨子天涯者不啻倍之矣姑可無憾也然獻臣嫘嫘在疚見姑猶父而今已矣吾毋方仗姑過從以終餘年而今不可作矣獻臣有女許侍御兄之子冀及姑在以卵翼教誨之而今不逮矣寧無悲悼不自禁而涕恨恨然盈把也酋酒薄羞毋氏及婦昕手治者獻臣敬薦之靈而有知其尚能臨鑒飲食之耶嗚呼痛哉

祭親姆丁太孺人文　壬子

嗚呼獻臣自戊子附驥而知有太孺人自兩締姻好而益知太孺人之詳太孺人為少司徒莊公冢女王道思

先生之自出至性過人幼即讀書識義理先生磨其頂曰此女胡不男也是天下之賢女也既歸贈寶慶翁為梧州公冢婦太孺人即又善拮据家事事倚辦得尊章懽是天下之賢婦也贈公故為諸生有聲太孺人日夜攻苦佐讀贈公好施予太孺人又常指橐裒佐施是天下之賢內助也太孺人故舉丈夫子四口授章句幾能成誦而後遣出就傅諸子之嚴太孺人也嚴於贈公故亨文為世名人駸駸大用而亨中悚負利器傑然庠校間是天下之賢毋也盖予有愛女幸以棗栗事太孺人

太孺人濡沫之訓誨之者百方閨門內外整整穆穆纖悉僮指悉取決於太孺人諸子諸婦咸受成焉每歸與吾母及室人誦之未嘗不交伏太孺人之賢無兩也太孺人晚以贈公無祿仲叔蚤凋大痛之餘歸心白業蓋斷葷蔬食者積有歲年布金施槿者何日蔑有即臨化之際從容委順絕無恐怖善根之植因者果矣悼太孺人者猶以為年壽之未稀也食報之未竟也內則之不可復續也雖然稱賢婦人者至於女士美矣至於女丈夫極矣然不足為太孺人道使太孺人為男子則有士

君子之高行而又有大丈夫世出世間之超識矧亨中未就省試之役而亨文八載家居兩䟽請告即朝命再臨猶逡巡不欲赴蓋皆以太孺人晨昏之故幸而得奉湯藥承永訣雖不百年母子之間復何憾哉辨香告虔侑以此文蓋母氏及室人手治之而小子敬進之嗚呼哀哉尚饗

祭一嫂許孺人文 丙寅

嗚呼孺人之嬪于蔡也事姑及祖姑曲得其懽可稱孝矣生平無疾言無遽色無非無儀克勤克儉可稱賢矣子婦能養孫曾濟濟不為不福矣年踰大耋歸報地下不為不壽矣然獻臣所以難吾嫂者則不在此當吾兄之客死錦田年僅踰壯而嫂未三十也上託孀姑下遺藐諸天乎亦至酷矣乃吾嫂奉孀姑而襄大事則以婦代子育二姪而成之撫二女而嫁之則以母代父計八十四年之中其稱未亡人者直三之二而茹荼拮据有如一日至中身後子女婚嫁既畢乃始稱為王母而稍以家計聽子也斯亦人生之大痛而白璧之貞操矣謹按令甲吾嫂與吾伯母例俱宜 旌而子困布衣孫僅

青衿尚未能章顯于 朝致令兩世之孫貞鬱焉即獻臣亦有餘愧然以吾兄吾嫂之積善執節其後必有興者而吾伯母吾嫂之幽貞終不至湮沒而不彰也吾嫂亦可瞑目于九泉矣海波不靖尚阻哭臨薄奠椒漿侑以此詞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表嫂黃恭人文 丁卯

嗚呼方恭人歸當世兄也獻臣時五六歲以中表弟謁恭人曳裾鳴珮見焉歸為母氏述之吾母喜謂王氏有婦已而當世為諸生有聲恭人佐之讀甚勤其拮据為

家甚儉而待里媪有恩及當世成進士歷官途恭人從之台從之京師從之青從之滇又從之吳越間而所以佐之官者又甚肅其生平事翁姑甚謹吾先姑稱之曰賢而接内外娌妯昏戚也又甚綢繆其自結縭以至白首與當世兄相莊也無違言當世化去而恭人操家十餘年又甚整整今行年且耋矣而歸報當世可不謂備羡完福哉乃恭人則又有異焉恭人夫夫子五而其中子自號曰無憂子弱冠旅致意氣踪跡甚奇蓋若有羽衣接引之者于是恭人茹蔬誦經修金仙氏業二十餘

年一日也茲夏偶得疾尋愈然藥食希進曰吾志生仙界獻臣顧謂鳴玉鳴衡世寧有絕食屏藥能久延者然二子竟無以奪也嗚呼使仙真可學如恭人之堅決其不復墮落塵緣無疑矧生平備美如是吾母吾婦皆蒙恭人愛甚摯亦不敢以世俗去來之情過為恭人怛化也辦香尊酒授獻臣往奠而告以此文尚饗

祭陳恭人親姆文 戊辰

昔王家姑與余父最友愛姑有夫夫子二皆國器也而余父獨賞其長者曰必貴有女子二皆閨秀也而余父獨賞其長者曰必封即予少時與恭人以外姊弟相愛猶同生也其後恭人締姻邦伯公而邦伯公與予居恒修業試闈數奇子丑間遂聯掇而通金閨藉稱年弟弟于是予得尊恭人為年嫂及宦遊而予弱息既恭人子季和于是又以婚姻之故得尊恭人為親姆蓋恭人於是稱恭人而先君子言驗矣數年後予女入門恭人稱之曰蔡家女能婦夫豈女能則恭人之教也又數年而恭人篤愛予女曰蔡家女能孝夫豈女能則恭人之慈也恭人身兼四德行備諸美撫二子如鳲鳩焉撫一女

若掌珠焉撫兩婦若已出焉而親戚里閭之婦待恭人以舉火者呼輒應也戊辰之夏邦伯公方驅車入中州而恭人遽爾謝世則不無各天之悲然人亦安得長相聚乎今邦伯公 新命且膺而克鑾季和奮翮有日則親姆亦可無憾也顧念姻誼辦香瘠牲老母荆婦同此酸辛嗚呼痛哉尚饗

祭九十一壽慈儉林伯母文 甲戌

蓋洪範之五福壽居一焉而老氏三寶一曰慈二曰儉夫老氏之論慈儉也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殆為奇男

子言乎而非所語於善女人然婦人女子則慈儉尤其
切且要者今年夏吾伯母林春秋九十一以壽終宗人
問諡爲獻臣曰夫吾伯母之事姑孝矣友妯娌任矣其
操家政篤老不惓勤矣其爲德備美矣吾何以名之伯
母僅一子體謨子又一孫信卿而男女曾孫且濟濟焉
撫而育之以有成立是其慈也蚕作夜息樹種畜養家
計漸昌而伯母終身勞瘁未嘗輕收一婢輕費一錢是
其儉也諡之曰慈儉僉曰善哉嗚呼夭人之際其可知
不可知者耶吾伯璦浯公客歿金陵而伯母不及訣也

寡居者餘四十年而晚復哭子彼蒼之苦之也亦荼矣
伯母生平自拮据銖積寸累以遺子孫既大耊矣啓閉
吹爨人所不堪而安若固然其自爲苦也亦多矣雖然
吾家自祖母洪恭人以來不乏壽母至伯母而年既耄
豈非五福之一是天之所以福伯母也今孫及曾韋或
遊壁雍或采芹藻家餘粟帛人稱詩禮以亢宗而益大
之庶可冀乎又天之所以券伯母也此其理可知而其
事可待夫使伯母優慈儉之壽而後人食勇廣之報即
年不百而持此以見吾伯吾舅於地下亦奚憾哉犧牲
魯酒婦氏治具而獻臣敬進之伯母其欣然一顧也耶
尚饗

祭丁室亡女文　壬子

嗚呼痛哉一歲之中既喪吾婦復喪吾女婦猶有孫汝
乃無兒痛哉汝母首擧汝祖父祖母咸喜吾無女兄弟
及汝長四德悉備祖母曰孫女猶吾女也愛之甚既相
攸于汝家矣然道之云遠或歲一再歸或再歲一歸見
汝之孝于姑嫜而姑嫜愛之和于家室而家室宜之祖
母汝母則甚喜見佳壻之篤學好修而榮貴可卜又見

汝之知書識理而一言一動咸有軌則祖母汝母則又
喜惟是汝之僂身而未子也兩家盖深念之猶曰汝年
纔三十有待也庸詎知日者之猶擧女耶庸詎知汝之
遽止於此耶汝既以擧女不怡又免身未彌月而遭慈
姑之大變汝實力疾以視含斂躬哭奠故僂感屢發未
幾遂一寒而不可救嗚呼痛哉我旬日前視汝汝欲我
留我扮不以爲意及疾亟猶欲速我一來何期倍道馳
至而汝已不及訣乎祖母汝母則痛汝哭汝又悼汝之
天而無夾夫子也嗚呼天乎謂之何哉汝已矣無見期

矣然汝從慈姑于地下未爲無依汝有三女夫君必能
撫之教之如汝在時吾家亦必爲汝善視之決不令失
所也嗚呼天乎胡然而聚胡然而散胡然而不子胡然
而不延吾且吞聲汝亦瞑目痛哉痛哉尚饗

清白堂稿卷十六

清白堂稿卷十七

明同安直心居士虚臺蔡獻臣著

同安縣志萬曆壬子修

輿地志

同安之名肇晉太康而大啓於唐天成其在於今則紫
陽之所敎也列聖之所治也生齒殷盛人文浡發盖爲
望爲縣爲岩者兼有之夫其地廣博而饒洽其山竦秀
而開豁其海汪洋而無涯際泱泱乎大國之風也小史
可無紀乎志輿地第一

川

論曰兩溪會處有銅魚金車二石爲水口雄鎮故城與
橋名銅魚館名金車朱文公爲之題字刻石偉然觀也
今金車如故而碑沉於沙中銅魚已填爲廛舍矣此公
物勝蹟當日何從得之且何靳數廛之地不爲一邑還
舊觀乎舊識云銅魚水深朱紫成林故二石下流復築
雙溪壩以蓄水今沙日壅溪日淺而壩不可卒復其故
竟莫之講求何也

海道潮汐

論曰潮往來視月盈虛故海濵人云月上水長頭月落水分流又有以長半淌汐半竭六字指掌順推耆豈不信哉然晋惠潮平之候其同者猶三之一而以同安溪潮考之無一符者非以稍回遠之故耶夫海若一噓萬里皆平今一郡之中懸較若此何況乎東海西海南海北海相去不可爲量數者乎則蠡不能測矣總之土人舉其大凡非晷漏而定之者郡志所謂按刻爲正良有以也

規制志

令夫有家者必有垣墻堂室楔棹庖湢囷廩庠塾而後一家之制以備先王建國馭民何以異此余所列者城池街市坊署書院社學倉廩收恤之類其大者如縣學百執之居及其職事詳在官守茲不具志規制第二

街市

論曰吾觀於市而嘆庶矣哉往惟迫除而肩相摩趾相錯也今則終歲紛沓幾令人無着足處矣自稅璫出而三十六澚之民業包稅八十緡後復額外加增其半遂至上軼餉稅之額而下肆牙行之奸頃者李令君上牘按臺陸公毅然罷之其後乃獲以香資地稅議抵可謂約已裕民者矣雖蠲四十緡耳而商民之受惠寧啻十百哉

坊表

論曰余行通都大邑表厥宅里者衆矣豈必其人盡足不朽哉吾同達官非乏獨不競此一節猶爲近古至蘇魏公之丞相坊表自朱子千秋生色而楔棹蔑如斯爲闕典矣近世清風郤金銘恩之役吾猶有取焉

社學

論曰聞之漳州盖重社師社生云吾郡則蔑如也勿論其他即吾鄉平林一社長老無能名其址者況後生小子乎夫社學即古小學之遺其教必以朱子小學入門而四書本經尤必兼熟傳註令數者無一焉根本撥矣即使官盡爲置師何益哉加意作人者多擇明師謹申科條俾之各教其鄉隅而豪姓者不得以蒙師爲市雖庠塾闠闠可也

預備倉

論曰有備無患自古記之然吾見備之爲民害也其久

之時雖增其直民猶將益焉其出之時雖減其直而利乃不在窮民徒飽衙門之猾糶糴之奸耳吾嘗謂使犯杖有力者納穀於倉而稍寬其數則雖勞之而不怨矣若中人折工之產不可與領此

水利志

夫擊壤之民耕食鑿飲曰帝力於我何有哉後世良守令開龍首浚西湖爲百世利民皆尸而祝之此贏者同也水之爲利大矣或主祈禱或供灌溉或藉啓閉墾藝余故備列俾爲民興利者攷焉志水利第三

井泉潭湖

論曰夫坊市之井官所疏鑿以爲民利者其他絕境泉潭之勝大率出自天成或蠲痾表瑞或興雲致雨孰非山川靈氣所鍾而有裨我人者乎浯洲諸湖舊志不載亦併列焉

陂塘

論曰夫同之地山海居其十七可耕之田無幾耳故常病旱乾如志所稱以一陂一塘而灌數十頃之田則官之致力於民者盡矣令一旱焦土所爲陂若塘者安在哉夫水利有專官而儒者吏者率廢而不講民生安得不聽命于天也

埭田

論曰滄海桑田信哉同安人築隄障海以爲田又鑿水道引溪流以時啓閉而灌溉之於是向之斥鹵變爲膏腴矣然風潮不常山潦時漲或壞而入或闌而出歲脩補所費不貲甚哉水之爲利害也

官守志

按周禮維王建官分職率屬自六卿以逹于鄉縣封建

罷秦令之重也久矣吾同於宋爲中縣知縣事一縣丞主簿尉各一於元爲下縣逹魯花赤一縣尹一主簿尉各一儒學教諭一又有巡檢鹽場司令司丞管勾等官此前代不具論我　明建官備矣同今爲閩南壯縣民隱士風錢穀兵刑事緒紛然令而下幾無寧日矣吏茲土者其可忽諸志官守第四

儒學

論曰余觀吾同有學以來六七百年間所爲興革狀何可勝究也夫同自朱子簿邑道教漸涵人文蓋彬彬矣

我　明高皇帝以朱氏學治天下即五經四子皆宗朱氏說叛者有禁而同又其過化之地其興起正學宜居天下之先乃二百餘年来誦法孔氏出入不背所聞者固多有之然儒効亦未大著豈非豪傑之難哉今後生華柬性理綱目不讀甚至倂經書傳註不觀輕去朱說而新是從以媒青紫曰士固無用此耳平居徵逐言不及義其行益猥瑣不足道而學官升散課督之規亦久置不講　朝廷立官師建卧碑　勅督學之意謂何故有有司之脩學有士人之脩學又有學官之脩學嗚呼

有司之脩學十中或得一二焉學官之脩學百中或得一二焉士人之脩學者鮮矣

學租

論曰學租之設以贍貧士而以其餘爲課餼脩葺之需至便計也况取諸橋梁寺觀之餘良工心苦矣奸佃拖負無所不至司牧者何能無惻然然法無兩利既經議減後復何說之辭

二驛

論曰吾同郵傳自地方文武大吏外不過漳縉紳往来耳往時糧戶親當及夫保之弊編甿受累極矣今徵銀官贍此法終不可罷然上下相蒙應付冒濫遍天下盡然非特同苦之也憶鄉叅政燁在漳南不以脚力假人而二郵得大蘇息斯民勞逸之故在上者可以鏡矣

防圉志

夫兵以衛民民以給兵矧同爲山海要衝其於防圉尤所重今之名有餘而實不足者寨遊之兵是也其名實幾至俱亡者弓兵民兵是也平居徵餉猶苦不支萬一倭奴内訌則嘉靖末添編倍追之弊能無慮乎哉核實

素練先雨綢繆當事者幸甚留意焉志防圉第五

八巡司

論曰七巡司城洪武二十年江夏侯周德興經畧所創也弓兵司皆百名工食名皆七兩二錢而吾同額編三司餘俱仰給晉南其後減爲七十或五十惟苧溪司係正統元年添設不置城弓兵三十原編安溪嘉靖三十九年以兵興扣銀充餉各司止留十二名以備哨探盤結而外縣工食亦俱先後掣回吾同加編至四百名矣萬曆九年陳坑田浦高浦塔頭官兵裁革而苧溪歐建

白艚易令名其弓兵三百名全追工食九十五名充餉又扣二百五名四分之一充餉又裁減免編五兩四錢者一百二十六名今峰上存二十七名烈嶼官澳各存十九名白艚存十四名巡檢賃居邑邸而城多傾圮厮無棲身甚至司地佃給民閒城石幾化烏有矣據其弊雖悉裁猶可然 國初碁置防海詰奸之意然乎哉然手哉竊謂萬一有急額兵固難猝復復之亦無裨於用然城之可守者修之以俾民自爲守其高阜不得水者官移其石而建之大鄉落中亦備倭之一助也猶勝其

日割月偷以至於盡也

三守禦所

論曰 國初設三所七巡司備倭計至密也今司兵已裁充餉即所軍亦第名存其半糜倉粟耳卯捕城操相傾奪者未已也夫三所墩臺之設各有守軍及罪犯哨瞭者夜舉火晝舉烟使數百里之外得預知而爲之備今承平四十餘年高者谷矣又況軍器屯田有一足恃者乎

三軍儲食

論曰夫三倉之設爲軍食也自官攢因緣爲市名納穀而陰折銀既折銀復圖納穀而軍與民交病獨鼠輩利耳然二倉之役雖苦而舊制固然又烏可已惟嘉禾原派南安頃年偶以同民代輸計領銀幾何必均攤倍直乃克竣事夫南同之去嘉禾海道均耳置所者爲同亦爲南也南獨其一同益之三獨爲匪民誰能堪此日者李令君春開以仍舊請其談是非利害破的矣司民隱者何能無動念乎

浯嶼水寨

按浯嶼水寨原設於舊浯嶼山外不知何年建議與烽火南日一例改更徙在廈門說者謂浯嶼孤懸海中既少村落又無生理賊攻內地哨援不及不如退守廈門爲得計又或謂倭寇之入內地惟有二道一從大擔烈嶼而入一從金門嶼而入浯嶼居其外實爲捍蔽烈嶼金門之衝若以良將重兵固守之則賊不待入內地而已抑制矣此在當道者斟酌采擇以取其勝未敢懸執一議也如廈門防守官軍果能以湄洲深滬料羅大擔爲汛地絡繹巡警而於料羅澳及大擔嶼最切要處當

扼守之則又不論舊浯嶼與廈門矣

論曰隆慶初縣志云爾而與泉道駁之曰倭寇之來皆乘北風自福寧福州興化以達泉州而浯嶼爲泉州極東南一隅之地倭船北風順流而下兵船自南逆風而上遠至迎敵果計之得否乎廣賊之來皆乘南風自漳州玄鍾入界經銅山六鰲鎮海以至浯嶼若賊從浯與外東大洋北向直上以犯浯洲圍頭崇武等處又浯與之所不及顧矣故浯與兵船自興化湄洲而崇武永寧圍頭浯洲料羅分布哨至浯與與銅山兵會而銅山則

直至浯與屯劄是守倭寇上游廣賊猖獗則併力南守玄鍾是守廣賊上游夫昔之所爭者浯與廈門耳而今則石湖又去浯與不知其幾矣然畫地非不分明而將脆卒惰或泊内港或寄人家商民刼擄若罔聞知甚至以販倭船爲奇貨何言倭哉夫寇飄忽靡常刻舟於舊所從入者固爲拘攣之見第將士以船爲家時戒嚴于波浪要害之衝則弭盗之上策也

機兵

論曰城池戎兵所以爲衛也夫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卽民兵三百豈遽足資禦侮今抽其餉餉兵矣正得半耳奔走送迎之不給引弓執戈又誰問之天幸無事則已脫有緩急彼承票聽差者亦足使乎哉

典禮志

夫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通幽明和神人者也我 國家興制大備達諸郡邑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吾同之謂乎令以下誠致行之耳若民間冠婚喪祭頗準朱文公家禮雖文質時變無甚悖謬者不具論志典禮第六

城隍廟

論曰今獨城隍廟完好耳余嘗行視社稷僅存壇壝及齋房一室他垣屋無存者聞山川壇亦然當此民窮力詘之時脩之則費不貲不脩則非 國家所以嚴祀致神之意夫立神以爲民也司土者斟酌經費而次第脩舉焉可矣

里社鄉厲之祭

論曰余讀大同集有春祈秋賽祝文及攷我 明里社鄉厲之制聚民讀誓而後知 聖王燮陰陽治人神之

周也當其時雨暘時若衣食滋豐民用和睦神罔怨恫今鄉村社厲之祭闕如并壇壝不可考而淫祠賽會譁侈相競何哉

鄉飲酒禮

論曰鄉飲酒之禮所以養老崇德示勸懲也今民間之老見爲椎少文不可與縣官揖讓則以有爵有封者充之不則或別有所爲而舉故雖有季次原憲之賢舉未必及即及亦逡巡而不敢當賓席此豈虞庠之意也哉

賦役志

蓋孟子所論三征特其大者耳後世搜括析秋毫以天下用天下其勢然也往夫保庫子之役大爲民害及嘉靖兵興加派倍追民不堪命今力差法變而五十年來幸無兵革民得釋肩於一條鞭之中平居猶殫地竭廬以應至其搜之盡而用之虛有事復將更求者莫甚於兵吾不知其計之所出也志賦役第七

里老總保

國朝民差有正有雜里甲老人謂之正差均徭驛傳機兵總甲謂之雜差同安都隅爲圖者五十有三圖爲十甲甲以一戶丁米多者爲長而統甲首十戶十年之中每甲輪一人爲見年坊爲坊長里爲里長共得五十三人老人亦每圖一人焉里長之設原爲催徵錢糧勾攝公事及出辦上供物料然勾攝非其任矣出辦上供則舊入八分而今派條鞭上官約束亦無額外之擾惟十甲役週大造黃冊輪僉書手一人貼書二人則催徵大造豈非里甲本務哉 大明律載合設耆老須於本鄉年高有德衆所推服内選充教民榜文云民間婚姻田土鬬毆相爭一切小事須要經由本里老人里甲決斷

若係姦盜詐僞人命重事方許赴官陳告而戶部申明老人里甲合理詞訟條目即鬬毆爭占竊盜賭博私宰邪術里老亦得與聞蓋 聖人導民靡爭但能省一事不犯于有司則固無事乎以官治之也故諺曰和事老人今老人不由德舉半係罷閑吏卒及無良有過之人縣官一有差委即圖攢錢而里長亦多保家頂替及慣熟衙門者應役但得不侵收錢糧竣事下班足矣人情不古里甲固不能任決斷即決斷孰與之哉吾邑見在老人止十八名亦足以明其無所事事矣總甲保長原

亦周禮比閭族黨遺意要在警備非常非以為役也舊時責以送迎差使之事故民爭求免如報富戶糴倉穀馬而當是役者皆豪暴之徒或作氣生事於鄉里故弁走之任被賊連坐之法雖不必可行然里有賭盜窩家而不舉則總保亦不能無責也夫

漁課

論曰夫操舟於海豈與江河溪澗等哉風波頃刻人力無所施巧刴溪船乘潮又常以夜乎澳頭劉五店皆豎網柱以網魚者也而海道往来之衝也松柱之大以徑

尺計其長以數仞計舊惟張於曠遠之地故船不受害今則密布急流如列戟然潮漲則隱隱簇簇夜冥則不及見風急則不及避客船之掛且裂於柱者比比然而彼方攘臂搶索以為有焦頭爛額功其不幸而殞命者將問之水濱乎直指陸公嘗下令禁革且命操舟者得徑自砍拔去德意甚盛而恬不為動網日增多柱日增密以區區漁利而輕百十人之命為戲試問其祖若父徇者不以曠遠張網遂至無魚則亦何必截流竭澤而後為快乎噫彼漁民豈獨無人心者哉理而諭之法而繩之航海者庶其有瘳耳

賦役條鞭

論曰吾嘗怪吳賦役重而民苦富閩賦役輕而民苦貧何哉山海多而可耕之地少也兵興以後休養生息且五十年自一條鞭之法行而賦法較若畫一矣邑有神君核浮詭謹派編嚴火耗俾猾胥收頭不得上下其手豈非百姓世世世利哉

寺觀額餉

論曰以吾同山海餘地可耕者有幾而僧道田地至一

萬七百餘畝亦極侈矣聞之僞閩時悉以上田入寺而留陳相繼節度又多捨業增之其勢非變寺為民不可自前輩林次崖黃葵峰皆有此議然寺田地廣租輕率民間佃種自本折糧差外復抽兵餉至七百二十餘緡僧亦告病甚矣姑仍之可也

物產志

夫山川之孕毓其精為人其粗為物日用衣食於是乎取之然吾閩甌民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苴荼以為常食故其風厚今同俗不能無侈矣侈則偷偷

則生之者有限而用之者無節吾懼其竭也志物產第
八

貨屬

同之鹽產浯洲烈嶼及上都汪厝後倉五埭沿海地方宋元用煎法今用晒法度海濵爽塏地用小石密鋪堅築爲盤盤方丈許又度小潮不及之處方四五丈爲漏埕而坎其中爲漏池以菅茅襯底傍穴小井稍深竅其底通焉又鑿漏旁地深丈許爲木廚以貯海水及鹹泉之湧出者小潮時將埕中泥沙挑撥晒乾汲廚水澆之

俟再乾則聚而實之池仍汲廚水淋之滲入小井即成鹵水風和日煖取鹵水注盤晒之則成鹽矣泥沙淋過者挑起再晒再澆而别取晒乾泥沙聚池而注之井俱如前法倘遇大潮則平填小井以收鹵氣其鹵用剩者另於坵頭置井貯之以需大潮乍晴之用六盤之地一夫之力夏秋日烈可得鹽百餘斤春冬須三四日而池井搬運之工不與焉價廉時僅直米四升陰雨颶風則不可得故吾邑鹽賤而晒苦　國朝恤鹽丁而免其雜差以此

風俗志

傳曰上行下效謂之風衆心安定謂之俗夫同紫陽之遺民也聞諸長老風俗嘗朴茂矣邇來人以氣力僭侈相尚廉耻幾盡李令君嘗刻正俗編以挽之一歲中貞烈數見庶幾其有瘳乎而猶未也夫風俗之變如江河之下日夜流而不返子曰行已有耻可謂士矣故有耻則女子市民皆可爲士無耻則縉紳衿珮亦斗筲之人也可不惕哉志風俗第九

吾邑正嘉以前人皆讀五經綱目性理根本茂焉至督

學胡二溪來喜子書史漢而始知讀古文然五經綱目性理之學漸以疎矣今則經史古文胷中無一焉而讀程策程策又無一焉而讀時文甚至四書經但讀白文不涉註傳小試出論則茫然不知出處總之徒恃時文用事夫無根之學其華不榮斂也久矣

前輩皆嚴師而惇友今則師友猶故也而懶散凌夷嚴憚切磋之益渺矣即青衿之士聯朋作會竟日不能完二義甚至分題會課者輙大相褒奉全篇圈點極口揄揚稍有雌黄輙生嫌隙剝望其勸德業規過失乎此歟

人自欺者也非求益者也
同安風俗之靡者其一曰賭而賭之最靡者尤在於頭家賭者或積猾或稚子弟非必盡有見錢而頭家則為之打發索贏者而取償於輸者故其利盡歸頭家賭之具或以紙牌或以骨骰或以壓寶自胥吏貴介赤兵脚夫至儒冠亦不免焉近有一法不用頭家而要見錢聚五六人或十人日輪一人直會每人議攤場錢幾飲食錢幾輸贏皆當時見理其輸而不足攤場之額者次日湊足方許入會其不能補足者擯之必百方湊補乃已

此法行而賭者日趨於盡無出頭時誰為作俑者乎
其二曰侈蓋有衣服巾履之侈往時衣皆布素即學校亦然今則人着彭段紡絲無白布道袍者往時市肆紬段紗羅絕少今則蘇段潞紬杭貨福機行市無所不有者往時惟有方巾圓帽二種今則唐巾雲巾帽巾無人不用死楞或用緲紗辮幅甚至奴隸之華亦頂唐巾着朝履者往時富貴人家裏衣無不用布今則市井少年無不着紬羅短衫紬紗裙紬綾褲者蓋有首飾之侈舊惟金面銀裏今則有并裏用金者舊惟真珠假石今則不惟買珠於粵而且市石於滇沽玉瑙於燕者舊惟頭髻花簪鬢釵耳環之類今則珠箍垂簾有一頭箍而費七八十金競相效尤者蓋有飲食之侈物必珍貴具必鳳甌品必數十飲必丙夜甚至弱冠生朝演戲招賓祖父忌祭牌枚行酒者蓋有迎神賽會之侈每年坊隅庵院神佛必出像割香一番如正月望三月三十五廿三四月八八月望九月九十百成群旗隊金鼓每相爭競鬬毆訐訟者又借金珠首飾結為坊亭庠象胸背之類而一座粧捌四五稚子一日之費動數十金者又有大

使小使一紅一白以木雕為相扳之狀而崇奉尤多迎賽尤盛者竟不知其何神也蓋有紙張之侈往時拜刺或單或折紅拜柬紅手板用之官府已為創見今則尋常拜謁必用六幅親朋吉慶輒投紅刺者蓋有盤盒之侈夫婚姻嫁娶禮必用盒其他往來或六或八稍求精美非一金不可而餽者未必受即受亦不免狼藉用之且受者能無報乎彼此虛費無裨實用即不可已或裁用其半可也
其三曰投靠往時發科登第家中僕從僅取足用即門

義亦不過三五人而已今則父兄子弟人各鈞致不數十人不止甚至勢家親識鄉隅頭目稍習事曉衙門之人輒倚傍數人者或爲一事則靠一人曰非此不可自存活或靠一人則生一事曰彼固無如我何即靠人者之親戚亦復轉相假藉紛紛多事皆由此輩噫小人附炎固無足怪吾爲縉紳家懼耳

宋元之季同安在在俱有堡砦承平日久遺址僅存嘉隆間時有倭寇監司復檄民自築土堡或合三四鄉爲一或鄉各爲一或有力者聽其自築賊至則清野收堡

攻則掎角爲勢彼既無所抄掠將自去矣今承平四十餘年堡砦皆鞠爲茂草而民間亦不知兵倭奴時聞窺伺可慮也

嘉靖之倭亂人以爲自通倭始故自朱秋崖開府以来禁之甚嚴而呂宋諸夷之販則官爲之給引置榷亦開一面之網非得已也然向惟漳民爲盛而同之積善嘉禾隣於漳者亦時往今則自邑治以迄海濱傾貲借貸而販者比比其所挾則蘇杭之幣美好之需百物雜技無所不有甚至作優人以悦異類即一舟之中亦籠鷄數千頭而去皆前此未有也彼之銀錢日来而吾之用物幾盡矣且借過洋販淛之名而私通倭奴者若履平地焉守汛官兵啗其賂而衛送出海者聞亦有之噫商夷雖不可遽罷而海上勾倭之禁庸可弛乎

風俗論

論曰語云務華絶根椁腹果然同俗似之曾無三冬之貯而侈然足已而不學家之擔石而渾身飲食被服作富貴容此望之而可知者也乃其徒而靡偷而競吾猶不欲悉數之若武備弛而海禁疎誨盜怡堂尤瞿瞿爲

桑梓綢繆慮矣賢有司以德教濯磨以風猷振作庶幾乎紫陽之遺烈也哉

官師志

同之爲邑於今七百年矣朱夫子以大儒簿邑兼理教事其所施爲訓誨皆可爲百世法嗣是才具雖人人殊要以矩矱不悖紫陽者近是不然即有赫赫名奚貴哉自宋以來令丞簿尉咸列我　朝則併學職而録之名宦舊各有傳其餘去而見思者第紀其治行以俟他日夫民有心與口至愚而神蒞茲土者其毋愚之也志官

師第十

人物志

夫山川之精淳發爲人項天立地皆人也後世用人尤重科目故志科第養士必取於學校故志歲貢夫揚側陋書德行道藝者虞周法也故志薦辟積德累行而獲祥於子若孫豈偶然哉故志封贈任子例監亦通籍于朝者故志任子志例監文武並用長久之術故志武舉掾史雖係雜途然奔走效力所裨不淺亦顧自樹何如耳故志吏員科目瞥眼浮華君子論其世也世久論定

後事之師故志鄉賢列傳其有不階一命而卓然能以高節懺行自見與婦人女子善道守死者皆足不朽故志隱逸志忠孝節烈合之總爲人物志云志人物第十一

科第

論曰山川精英鍾爲人文吾同蕞爾邑二百五十年來登第者六十五人而一時在朝在野共得十八人可不謂地靈哉然美服人指高明神惡吾甚懼焉故立朝必有矯矯挺立之風猷居鄉必有恂恂不苟之操履然後其香可襲其羽爲儀方不負爲一大事出世不者愧科名矣夫此六十五人者姓名行誼其可掩乎思齊內省或姑舍是以俟後之君子

鄉榜

論曰吾同鄉榜至嘉靖戊子辛卯二科盛矣而辛卯七人皆湣產也海中撮土亦靈怪矣哉然七人者又俱厄於南宮所謂物忌太盛非耶

鄉科

論曰鄉科乃士人進身第一步顧或作氣勢於鄉里或

借居間爲生活以予所聞炎炎如庚午癸酉之際極矣盖一唱群和誰障狂瀾卒之登黃甲列顯仕者不在焉比來此風稍息然遂細小而忘遠大者豈其無之夫士尚志而大人之事備有志者宜何從哉

歲貢

論曰較諸弟子員於食餼者二十得一焉其數不勝也至登賢書則幾相埒何哉我 朝三途並用於明經不薄然待年而貢者恒多遲暮迂濶之態夫以規行萬趨之人而與驥競走不先失其故步乎故寧方爲皂毋員

爲卿斯不忝誦法孔子者矣選貢又當別論

辟舉

論曰辟舉之法使人先行後文自周漢皆用之矣國初首重是典故吾同得若干人其後科目寖貴而辟舉閒行今則寥寥絕響矣夫吏道積薪正雜交騖人情飾詐真僞難分欲復辟舉於今世疇任之哉然數歲一舉可也不然精擇其學行卓卓者以褒顯于朝而醇謹不任經營者則賓之於鄉可也是在柄世者

封贈

論曰夫居官而貤父祖廕子者豈非顯親揚名澤流子孫儒者之榮遇哉彼匹夫而以子貴膺封命亦不偶然矣然縉紳類知自檢而爲父若子者或借氣勢橫行閭里間能自恬淡振勵者未數數焉口碑具在錄之亦所以鏡也洪上林白父寃瀕死居官清介十年不調雖科目之賢者何加焉

例貢

論曰自國家開例以來吾同之以輸粟得雋者可數也夫膏粱之子見爲兩雍入棘易耳不知具不素豫不可以取捷豈獨閩闈難乎若其藉是以躋衣冠晉佐領則又在所自竪矣

武進士

論曰吾同人皆治經求舉及不得志于有司則棄而習弧矢談韜鈐故射患步不及格步及格則得雋易耳然三所皆右武地也中左多以經術登顯仕高埔則文武半之金門則武儁多而文捷未聞焉此豈山川之偏爲勝乎抑有待也

吏員出身

論曰同俗業儒不就則去而爲吏至其讀律也又甚攻苦故以部試起家者比比然當官而任椽史者徒以敏給營辦耳而椽史亦祇奔走承順以圖重糈兩造當前則商賄多寡爲勝負故曰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矣夫漢世公卿多起刀筆即我　明况鍾蔚能猶然慎無以刀筆自局也哉

宋名臣

論曰蘇魏公才節德量卓然古大臣風軌哉惟縣志外蘇紳而府志外劉逵此二公皆祀鄉賢而紳則閩志列

之名臣者也按蘇紳銳進好傾雖爲白璧之瑕然其博
學多智極言時事丰裁有足觀者劉逵及正之功偉矣
而宋史譏其無他才能以附蔡京躐進夫逵之請碎黨
碑寬邪籍在京未罷相時也故京黨怨之深無才附人
者固如是乎即如所論引用邪籍子弟及多取爲邪黨
學術者夫元祐黨人果邪乎子弟果宜禁錮乎此二事
可爲罪案則救焚拯溺之說非乎呂圭叔贊其孤忠而
林茂貞謂其翹然百代當不誣也余故表而出之

皇明名臣

論曰人言蓋棺之後論乃定耳我　明林茂貞先生經
學奏疏爲時名臣而銳志當世竟崎嶇五品以老歿二
十餘年矣王敬美提閩學始送祠祀焉近又有屢請而
不報者何也蓋知人之難矣以余所見如洪司寇之才
名而負大冤死李黄門之諫斥而不及賜環其他前輩
政事學行有聲者不乏或請而見格或尚未及請失豈
特在上人哉

隱逸傳

論曰吾邑隱君子當首釣磯先生蓋孤鶴橫空不可得
而樊龍云然已俎豆於紫陽之側矣余故不列若周命
申顏一孟二君經明行脩抑亦其次乎

忠義

論曰葉胡二公之死義善矣使世不乏若人何必南憂
倭北憂胡哉夫天下之難皆墨吏債帥釀成之幸而有
奮不顧身者又惜其不得一當偏裨之任發憤其所爲
雄而徒驅烏合市人而戰之以自香其俠骨也

孝子

論曰顏應祐之尋母與朱壽昌何異至張弘綱之責賊

脫父王肇禎之再蹈深淵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夫孝道
大矣詎一死可以塞責一善可以成名惟精誠之至者
稱焉聞舊郡志宋有蔡挺卿者自戕肢體以療親疾若
近時所舉劉寅春之侍疾廬墓蔡憲曾之善居喪樓鳴
鳳之封股羞父皆經核實給扁而蔡摟年俱弱冠耳余
私心重之未敢列之也

節烈

論曰今節烈旌表必由撫按即他所奏請必下按臺覆
核而按臺不得歲一報命即請僅五六人以余所聞知

窮鄉下邑抱幽貞而不耀者可勝數哉失在於視節太難而過持不必信之心然至烈婦女之泰山一擲則世俗驚詫差易　上聞夫人空自苦一生而博　朝廷三十金之楔綽司世風者何得過靳之令所列已旌未旌共若干人而烈女趙三娘陳大娘烈婦陳氏許氏皆相望浹歲中余所耳聞而目擊者豈非天植哉抑良有司之風化使然乎

廣善志

既志人物矣復有一善可紀而傳未及收者隆慶縣志

列之外傳夫府志亦有外焉蓋貴賤並列孅惡錯陳微顯闡幽作傳者其有深意乎茲所錄然乎哉君子取人有一節之善則進之惟恐其不聞於人也予之志實竊取乎是志廣善第十二

祥異志

論者曰天道在可知不可知之間其細者勿論夫小民何辜而天或大降饑饉以困苦流離之又時出颶風駭潮以漂覆之不能不令人致疑於造物也故余特紀之以告夫脩政脩救者預為備耳若一身之敬怠一家之善惡禍福徵應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天網不漏是在當人各各恐懼修省志祥異第十三

叢祠釋道志

夫釋老之官雖與吾儒分門別戶然我　明高皇帝天縱神聖不惟不禁絕其入而且於其教若有契焉泉南昔稱佛國惜乎為之徒者多為田地賦役所累而不能深明其旨猶未離俗耳刹宇不如兩都三吳之瓌麗然高山遠海怪石清泉或有過之志叢祠釋道第十四

宅墓志

廳容旋馬死欲速朽昔人以為美談然式廬表墓豈非賢者之流風遺烈哉余考覽舊志及我　明縉紳先生之藏而列之俾論世者憑而弔焉孤竹牛山千載一日矣志宅墓第十五

盜賊志

語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吾同邊海近倭　國初多置巡司寨所蓋慮之矣正統間沙尤雖云猖獗未有如庚辛荼毒之甚者也其時譚令維禺蓋有文武才略用間招叛以賊殺賊故賊常止於二三十里之外然山陬

海溢如官澚大鼚沈井後陳諸城寨難言之也夫時拊循繕民堡練鄉兵謹察其敢群者而斥去之未雨綢繆計無出此者矧今山海間時復蠢動見告矣不見其形願察其影志盜賊第十六

盜賊

論曰倭之來蓋漳泉人導之初猶附倭而張其後則漳泉間人自爲蠡賊耳余所叙官澚事爲詳蓋採洪受滄海紀遺而沈井後陳大鼚雀髻之陷其慘不下於官澚聞故老幾無能舉其先後者然後知紀載之不可少而

譚令君之練兵築堡用間招降居然一將略矣豈止得勝兵五十人哉然倭自勝國時互市不濫所欲則燔城郭掠居民往往爲海邊州郡之害我　太祖盖灼見而痛絕之著于　祖訓即嘉靖末之禍亦自安平月港互市起通倭之禁安得而不嚴也

徵文志

志徵文者何匪徵文也將以徵實也何也文非志之所重也矧士紳家著述甚富必人爲之裒是文選文編之靡也志何以稱焉孔子曰杞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余所收紫陽大同集亦必爲邑之學校建置山川人物而作可以考沿革備故實者不如是則不錄况其他卮詞無當者哉後之鏡古者將於是乎覽觀焉志徵文第十七

清白堂稿卷

〔明〕鄭二陽撰

鄭中丞公益樓集四卷

清康熙世德堂刻本

嵩陽耿逸菴先生鑒定

鄭中丞益樓集

世德堂藏板

益樓集序

嘗聞宇宙有三不朽曰立德立功立言是三者德爲上功次之言又次之然吾夫子則謂有德者必有言蓋德者吾心所得於天之理必平日涵養此理深厚渾全而後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辭之所至理亦至焉理之所至事亦至焉內之

不越身心性命之微而外
之有濟於天下國家之大
此吾儒之學所以體用一
原顯微無間行道有得於
心而究之豐功偉績垂不

朽於天壤仍於斯見之余
與鄭子公靜辛卯忝托同
譜闊別近三十年矣雖金
蘭契深而睽隔之感時形
夢寐辛未春命其家君過

嵩陽持
中丞先生益樓集屬余爲
序余於先生爲年家子夙
昔所景慕而不得見者見
公之言如見公焉歷夏徂

秋盛暑坐小齋中三復披
讀自其
太翁簡定先生即潛心理
道窺天人性命之奧公家
學淵源親承有素居恒以

聖賢爲標準以仁孝爲根基持已則玉壺冰心應事則青天白日故其發而爲言或疏通簡要或諄切詳勉或慈祥愷惻或雄偉奇

傑或幽深微窅或昌明博大或淋漓痛摯寫其忠君憂國之忱或慷慨激烈抒其拯溺亨屯之志一字一句無非從天地生物之心

流出殆所謂有德之言者非耶從古賢人君子雖遭遇有常變措施有難易而要之爲天地扶氣運爲國家培根本則一而已矣公

司李滇城則持法明允數斷决疑獄辨雪沉寃備兵維揚則未雨綢繆保固疆域超擢皖撫正值戎馬倥傯之時東南半壁賴以撐

持相視勦撫機宜安輯綏
定無虛日而講學課藝神
閒氣定如在事外昔范文
正公經畧西事人謂其胸
中無限甲兵而生平雅志

著述武緯文經後世論名
臣者必歸焉今公之建豎
不減文正而歸里以來脩
葺書屋縹緗萬卷孝友一
堂執經問業因材造就名

教樂地祇今猶可想見也
至於爲善二字存諸心者
必驗之行得於巳者必公
諸世遇地方有大利害卽
侃侃言之當事力爲興除

梓里沐恵無窮可見德藴
於內功施於外功以昭德
言以表功體用一原顯微
無間將古之所稱三不朽
者公殆兼而有之矣余問

學淺陋識見硜鄙愧未能
窺測萬一恐重違余年友
之意敬爲書之如此
康熙三十年辛未立秋後
一日嵩陽年家子耿介
拜手序於敬恕草堂

鄭中丞公益樓集目録

卷之一

奏疏
微臣叨蒙異恩
恭報入境到任
恭承賜扇
獻賊合革足虞
臣邑被冦最慘
微臣離任在先廬州失守在後

揭
鄢陵災荒揭
書鄢陵災荒揭後
序
沈艾陵先生集序
藜閣傳燈序
夢窩自録序
孟子警序
鄭超宗近藝序

梁歆光十三義弁言
周敏山詩序
𠎝音序
河雒兵紀序
李伯隆稿序
張子楚言序
郢子雁蕩詩序
白松樓詩序
孫子明解序
禮要序
易經裏言序
姜開先詩序
僧要序
生生集序
刻金鏡舌法序
仁壽堂傷寒方註方藥序
重訂張仲景活人書序
維揚得材録序

師律三畧序
省身日曆序
牛戒彙集序
鄢陵災荒備紀序
裕德彙編序
當官功過格序
引
孝經忠經合刻引
聖諭直解引
仁壽堂經驗良方引
書經驗良方後
題李平子易義
書三官經後
題雲外子卷
讀退思軒詩紀言
書韓侍御傳後
卷之二
紀

欽取召對紀
西山遊紀

紀事　條議

德安修城紀事
東巡紀事
題撫事備紀
烈豆紀事
孝昌五日釐革議
南工部筦庫條議

記　疏

鴻臚寺簿廳題名記
仁先院記
石塔寺重建石塔記
自得記
竹安園記
鄖陵平冦記
珥村祈雨記
沈丘縣重修儒學記
重修鄖陵縣儒學碑記
重修鄉賢祠記
水月庵記
重修福善庵記
建閘疏
募建儒學尊經閣疏

說

一政錄說
力行保甲說

酌徵房號說
拆毀鋪禁說
英霍諸山宜用土人說
舒六潛太九州縣收保說
六安賑荒說
刻桐城兵餉册說
城守醒玩說
書城守醒玩後
心如穀種說

貴五穀說
贈解老宅居說
義女說
分田睦族說
授產示勸說
卷之三
雜著
修江都儒學上梁文
率屬祈雨文

祈雨告城隍文
寧儉約
鄉黨共約
折簡約
訓誡族衆規約
兩次講義
暇齋偶拈
張觀察輿誦序
賀督學李素心序

賀何岳望運判序
賀王學博遷居序
壽高母王太夫人七袠序
賀王儀卿父母雙壽序
賀劉太守觀文暨王孺人雙壽序
二王公崇祀看語
覆看語
善守約題辭 揚州
倉斛銘 有序

題梁祉生春社圖
書贈太醫楊秀亭
揚州各鄉紳薦語
揚州孝子節婦薦語
三子夢覺偶識
四子名字箴 有序
揚州各屬爰書冊書後
甘露亭茶榜
施茶偈

跋置祀田契
幻住師說戒序
東瀚師講經序
祭范文正胡文定張文靖王心齋四先生文
祭理學王心齋先生文
祭僉院宋泰斗文
祭劉書閣茂才文
遥祭梁封公祖孫父子文
祭李母張太夫人文

少宰沈炎洲誄
憲副梁公傳
韓太公傳
東鹿丞梁公暨配楊孺人墓誌
太學生梁樂軒暨配劉孺人墓誌
詩附
舟行
雨次同薛更生過夏鎮僧院
河濱無名氏園閒步

聞鐘
題畫
古廟
河上願
鄭五若韻園
泛月
河干寺
湖漲志感
過蜀山湖

維揚署中送客歸里
遊焦山三詔洞有感
夜坐
同周敏山遊玻璃泉
重修石塔寺
封肝祠
露筋祠
閱鐵橋圖賦贈朱同人先生
寄懷軒湛源同學

九月四日同鹺使者遊平山堂
重九前二日同朱琢吾遊梅花嶺
蓮辦飲
春日過湖心寺
己卯重過王郎城客舍口占贈魏茂才
采石夜坐
中秋過青陽邑令邀遊九華不赴
夜過六安山田家空舍
宿松道中

宿懷寧西山民舍
秋日懷友
潛山聞鷄
顧鎮遠不盈見訪軍中
霍山道中讀家問
曉行
逐婦吟
晚宿東光
東平道中

漏舟夜雨
丙戌歸里留別廣陵諸相知
金斗道中接陳古公見懷詩賦酬
歸里誌感
木緜歌
種菜詩
寶牛歌
乞花行
張匏客自菟園徒步過訪

庚寅上元同諸友看烟火
哭劉伯宗
贈敬上人
題梁更生擁雪圖
邀郢子開士入城
郢公過訪
爲郢公刻詩
送郢公歸里
懷方爇庵給諫

同梁祉生劉文子過韓秋崖新居
喜袁茂林書至賦答
題朴廬
壽盛太翁茂卿八十
送不盈開士歸靈隱
癸巳新春讌集書帶草堂
附舊詩偶存三首

卷之四

書牘

上楊撫臺書
與淮司理袁特丘
鹽院賈道乾
江院胡東井
汝寧王司理
汝南道劉思石
大宗伯葉增城
河南按院高鶯磯
邑令劉氷壺
督監盧雙泉
户科徐鑾莪
鳳陽陳司理
潛山桐城太湖宿松望江五縣
督監盧雙泉暨安廬道湯谷靈
舒令陳士業
廬州王知府
監紀史
左營廖參將

廬州王太守
督師閣部楊文若
漕撫朱未孩暨應撫蕪關
督監盧雙泉
饒州司理廖孟符
監紀陳仲來
相國孔玉横公書
兵部主政胡赤城
安廬道湯谷靈

監紀陳仲來三札
左營廖叅將後營李叅將
淮關趙完璞
河南按院髙鶩磯
邑令劉氷壺
貴池劉伯宗
安廬道蔡香菌
監軍楊職方
應按徐心韋

大司馬陳方恒
監軍楊職方
池太道張廷掄
應撫黄又生應按徐心韋
安廬道蔡香菌
廖汪李孔諸將
廬司理何芝涵
左營廖叅將
六安朱州守

翰林胡吉雲
太僕卿房海客
大理評事孫新齋
南大司馬李懋明
相國何芝岳公書
黄梅縣何令
巢縣
應按徐心韋
淮撫朱未孩淮按張修其

僉院徐蓼莪
應按徐心韋
前院史道鄰
六安朱州守二札
潛山令柯瞿菴
南太僕馮鄴仙
江按詹月如
監軍楊職方
監軍楊職方

鳳督朱未孩
蘇副將
兵道蔡香菌
監紀陳仲來
桐紳公書
僉院孫魯山
太史倪鴻寶
分巡河南道趙念婁
邑令劉氷壺

大司馬陳方恒
吳鹿友張坦公徐蓼莪房海客諸公
六安州覃叅將霍山縣
大司馬陳方恒少司馬吳鹿友
鳳督朱未孩
南通政馮鄴仙
淮撫史道鄰
應按徐心韋
漕撫史道鄰

鳳督朱未孩
應按徐心韋
中軍孔叅將
應按徐心韋
兵道蔡香菌
桐紳左三山
學院徐心韋
道府州縣賑荒
中軍孔左營廖右營汪後營李

中軍孔叅將
舒紳胡吉雲
安慶楊太守
桐紳光含萬
吏部侍郎姜燕及
霍山諸生黃上襄
廬州趙别駕霍山姚令
督師丁竟䝉
安廬道蔡香菌

廬紳程畸人
大司馬陳方恒暨吳鹿友孫魯山
桐城鄉紳公書
淮海道張廷掄
楚撫宋鶴峯
大司寇劉景援諸公
武學教授萬浣湯
邑庠廣文蕭五雲
邑令劉公子穆生

大理評事孫新齋
兵科申天俞
户科廖孟符
應按鄭十師
江右曾升伯
監紀陳仲來
江右熊雪堂
潁州道張十洲
掌科方慕菴
監紀陳仲來
應按鄭十師暨范質公惠元孺沈炎洲
維揚紳士姚永言梁飲光姜開先諸公
鳳翔袁茂林

鄭中丞公益樓集卷之一

安陵鄭二陽潛菴甫著

男 蕃 芑 仝校輯

奏疏　揭　序　引

協理剿寇軍務巡撫安廬池太四府兼轄光固
等州縣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鄭二陽謹
奏為微臣叨蒙異
恩遵
旨星馳敬陳

陛辭眷戀并及覃恩均被事臣以監司小臣五載維
揚斤斤內慎雖殫極勞勩未有異績荷蒙
皇上召對平台破格超授命臣巡撫安慶等處臣撫
躬自凜感恩涕下念此時流氛未靖
聖慮方殷惟有矢心捐糜以圖報萬一至兵餉實數
剿撫機宜暨一切練兵撫民俱俟臣入境詳疏
上
請外惟是臣以微遠下吏得覲
天顏詢以兵餉計今所急無切於此而臣子之所以
效者亦無大於此加以
天語慇懃益知
聖明圖治務在稽實臣幼奉父訓誓志忠貞今獲覩
下齊之恩叨蒙拔用之典即遠道圖勉無異在
廷從此夙夜馳赴戀主之誠豈能自已謹陳
陛辭眷戀以見微臣此後之身心又增一番惕厲矣
抑臣附有請者臣恭逢
大典告成覃恩普被伏讀
詔旨內一欵品同而職銜不同者照見任改給臣原

任右參議四品蒙授今職亦係四品懇乞
聖明俯准給新銜誥命此亦聖治教孝而微臣獲徼
異數光榮死生者也謹此具奏奉
聖旨鄭二陽准改給新銜誥命

協理勦寇軍務廵撫安廬池太四府兼轄光固
等州縣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鄭二陽謹
奏爲恭報入境到任日期謹述見聞并陳鄙臆以
副
聖懷事臣以譾劣謬蒙
特恩
陛辭眷戀矢躬自厲銜炎冒雨策馬星馳于六月初
六日至廬州府爲臣入境之始初九日准前任
撫臣史可法差官齎到通字十三號符驗一道

牌旗八面副關防一顆臣因地方多事又聞流
氛漸東遂于初十日廬州到任料理兵務再詣
安慶駐劄衙門先是臣奉
命南征便道過豫會撫臣李仙風與臣[illegible]名銜共商
辦賊機宜亦惟曰互相犄角彼此策應首尾夾
擊勿蹱壑鄰之故智而已夫賊既曰流譬猶水
之下也下者受之爲之隄防何至有橫决衝突
之虞哉臣更思今日流賊皆昔日赤子蚩蚩之
氓何至犯顏逆行揭竿嘯聚良由時勢窮促謀

生不遂始挺而走險耳故治賊必先安民安民
必先察吏賊如癰腫也民猶元氣也欲决癰腫
必固元氣元氣充足然後决而不傷否則腠理
不密輒投瞑眩安能奏効刀圭間乎維昔漢法
帥臣多備于守令使長吏果饒盤根錯節之才
自有緩緝匡乂之略民生治安賊無難辦矣臣
因面諭諸守令曰吾奉
天子特簡與爾諸臣共治茲土惟求實效不課虛文
其有真心爲地方事治民安城守嚴備賊不敢

犯者臣得以破格薦拔如内貪外情矯飾虛名
考其功績漫無實用臣得以飛章糾劾況天下
事壞於積玩振玩以勞責勞以身臣謹身任其
勞與大小臣工矢心潔己共相奮勉以勦辦賊
之局使諸守令無負于地方即臣之無負于
陛下也謹因入境例報微陳梗槩仰慰
皇上注念封疆之至意至于剿事機務兵餉款要臣
受事後另疏詳陳謹此具奏奉
聖旨

協理勦寇軍務廵撫安廬池太四府兼轄光固
等州縣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鄭二陽謹
奏爲恭承
賜扇仰謝
天恩事崇禎十三年六月十七日准吏部咨爲欽奉
賜扇事内開崇禎十三年四月十六日該内臣傳出
欽賜各督撫金銀車扇三様總督八員每員三金三
銀三車廵撫三十員每員二金三銀三車傳出
到部咨送爲此合咨前去煩爲欽領施行計開
二金扇三銀扇三車扇等因備咨到臣該臣原
差齎本承差楊明紀齎捧
欽賜二金扇三銀扇三車扇臣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領訖竊念四氣爲調薰風自叶八柄在御
舞羽同揮意内稱開闔之宜體中認披拂之恵
臣惟以樸學誤蒙
聖知親承
平臺賜對之榮謬膺江北偏師之役雖連營暴露粗
分卿士之憂而

廣内高寒尚軫人間之熱敢不平宣五德均戰士之
寒溫丕廣
皇仁問蒼生之暑兩臣可勝瞻望
闕廷肅叩欣
謝之至謹具奏
聞奉
聖旨

協理勦寇軍務巡撫安廬池太四府兼轄光固
等州縣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鄭二陽謹
題為獻賊合革足虞剿事護
陵泣急因痛前事之非申明合勦之義仰乞
勅部亟議厚兵力專委任以圖掃蕩事竊惟我
皇上聰明神武遠年堯舜流寇騷動仰勤
宵旰數年于茲迄尚未能一鼓掃蕩用奏成功者
則以
皇上之睿謨未始不周而當事奉行未必盡如睿謨

之所及也夫
皇上於辦革賊一事蚤已洞矚千里之外既令合豫
楚淮皖之兵以合剿矣又
特臨遣勇衛督理監臣盧九德統黃宋二總鎮馬步
兵援勦矣又發總兵王紹禹應援矣又嘗用監
臣盧九德之請以平賊鎮臣左良玉兵合舉矣
已又
命督理監臣劉元斌以其兵來會矣使各師能信
皇上之布置遵

皇上之調遣則以諸援兵合臣標皖兵五千號稱數
萬尅期進師或軍其西或軍其北賊入而伏則
圍之突而逸則遏之饑則持之飽則亂之何賊
之不可辦然而年來行間之情實不盡符
廟算之指揮其病總繇於難視獻操而易視革左乃
至傾天下之物力以辦獻操甚且謂革左賊不
滿萬仍分辦革左之兵力以佐辦獻操究且并
成不結之局大家狃于零捷又復礙于情面竟
無能以真實情形輸寫於

皇上前者臣不才謬叨重任且荷蒙
皇上特達之知若不據實入
告豈不終以賊貽
君父憂臣罪滋大義之所不敢出也夫革左之狡横
不下於獻操善戰者不止數萬近日人人能言
之矣若夫豫兵則河南按臣高名衡已稔知不
可用而以有名無實明白奏
聞矣王紹禹舊轄督師久已留辦獻操矣楚兵曾無
一卒涉吾地矣淮兵皆有共事者去冬又取

旨撤回矣監臣盧九德所統黃宋二總鎮之兵近又
以淮撫護
陵之請挈而赴潁亳矣左鎮馬首甫東旋奉閣部檄
同辦獻矣監臣劉元斌亦以承天護
陵并且爲禦獻之舉矣是向來雖有合勦之名究之
并無合勦之實僅餘皖標一軍寥寥有限無可
爲合又易名勦重以監軍職方臣楊卓然貿貿
入山一旦欲輟勦而言撫猶幸臣日夕戒備從
不敢以未定之撫而弛協勦之防忽然監軍書

稱革㺯借口糧路不通將謀反側無何革㺯自
蘄州豕突而出宿懷桐潛之間一旦忽至幾欲
長驅而東而合勦之師并無一兵在皖者飛檄
疾呼僅有鎮臣黃得功以
禁旅六百次桐幸而操江臣楊𣄃且先發有水營
月光華協同紀玄照等兵扼之江干臣適駐防
皖城乃偃旗卧鼓夜發奇兵陸走碎石嶺水從
山口鎮掩其不備賊始驚擾不敢東突縣寨鎗
兵亦各報有俘馘臣謂未能殲此朝食復何敢
以零捷稱功况武昌道臣李乾德塘報獻謀合
革鑿鑿有據則爲今日之封疆計豈容仍踵前
事之失坐昧合勦之義而能迅掃逆氛成廓清
之功哉微臣竊思當日既以皖江爲
祖陵之門户陪京之上游特設撫軍何可使其兵不
盈萬而徒責之協勦且以勦餉計之豫撫歲三
十萬楚撫歲三十三萬六千即鄖撫亦歲十六
萬乃皖撫僅以十萬八千之餉餉五千之兵是
捉襟見肘而使之舞縶手足而期之効也今亦

無敢廣志奢願增兵增餉惟望以先後屢
旨酌發援勦之兵一一還之援勦責令督臣按籍核
實無虛冒無疲冗則兵不加多固亦畧可足用
矣至於
禁旅原辦革左者仍令全辦革左護
陵誠急而亦勿置皖疆爲迂圖獻闖固强而亦勿視
革左爲弱敵是必厚援兵集芻餉兵無中分權
無旁撓了當此股然後别圖他賊今日急着誠
莫有過此者不然終日言合勦而全無合勦之

實在
廟堂之上以爲各兵會勦革左方且按期以冀成功
而不知各兵或分以護
陵或分以辦獻見今實在與革左壁壘相當者僅有
皖兵五千餉寡兵单汛地遼濶以守則不足以
戰則不能即一人能殺百人一日能百里趨利
不待智者知其難矣雖復用少用奇時獲零捷
究竟何以圖掃蕩告成功哉向來辦寇情形具
確如此臣切受

皇上知遇辰夜兢惕黽勉圖報但昔勢至此奏效實
難不敢不據實以陳夫功必成於專圖而事恒
敗於旁分伏祈
勅部速議施行爲此具
題奏
聖旨

先生撫皖三載簡將練兵卒伍用命流冦屢經
大創凡七十餘戰斬獲俘馘不可勝計賊勢披
靡屢求招安先生堅撫局不終誓師振旅必欲
滅此朝食無何浮言忽起先生遂解組旅寄京
口數月間冦患披猖屬城淪陷皖疆遂不可支
使先生久專閫外時事寧詎至此豈非天哉計
三載所上封事以數萬言老成憂國字字石畫
讀此疏知當日台勦之役終成道旁之築非先
生孰肯剴切入告如此哉西江門人陳維恭謹
記

協理勦冦軍務巡撫安廬池太四府兼轄光固等州縣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鄭二陽謹

題爲臣邑被冦最慘懇乞

勑部速議整援亟

賜旌䘏事竊照天未厭亂中原被之乃有如闖曹兩賊之窮凶極狡至使疆吏坐困守土見譬如今日之甚者葢狡至不殺人不放火而開門迎降者恐後矣慘至屠城不遺噍類而登陴固守者寒心矣據督師丁啓睿與臣書云南陽告陷賊

談愈恣逆旗所指守令郊迎名城之化爲狼窟者已五六處矣臣讀之方切驚詫忽有河南撫臣高名衡差官到皖據稱闖曹兩賊自南陽來於十二月初九等日連破洧川許州長葛通許等縣鄢陵知縣劉振之典史杜邦舉以不投降書並磔於北關賊駐鄢陵五日燒縣六房縱放獄囚沿門洗擄拆毀房屋慘不可言等情臣聞之不勝痛哭竊思臣邑城池守具頗亦高堅足恃乃鬪其不攻自破令尉駢首寸臠從此尚有爲國家効死者哉撫臣所云中州一塊土總成賊世界矣事勢至此一方何足惜第如腹心潰爛天下安危何此時正未知汴城作何狀而民生塗炭則已甚矣惟乞

皇上諭催漕科臣於被兵被災州縣量爲寬恤若追呼以廹走險將來勦兵之費又且不貲不可不熟慮較畫也然則爲今日河南計者調發大兵以援之多方補助以整之腹心重地誠有義不容以刻緩者至于鄢陵縣知縣劉振之典史杜

邦舉抗義守節駡賊身死尤前此城陷諸臣所未有儻不從優旌䘏俾人知凜凜大節足與日月爭光則迎降者且揚揚得計而不復望以効死之誼矣爲此具

題奉

旨該部議奏隨經部覆奉

聖旨劉振之准贈太僕寺少卿廕一子入監讀書

原任協理勦冦軍務廵撫安廬池太四府兼轄
光固等州縣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今革職
提問鄭二陽謹
奏爲微臣離任在先廬州失守在後任事有司職
守有分謹詳陳眞實情節仰祈
聖鑒事竊惟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也逆冦狂逞歷
十餘年忝在臣子無能滅此朝食每念同讐臣
罪實甚惟是皖撫歲額餉十萬兵五千重以臣
之庸劣濫膺其任朝夕惴惴竭蹷三年不惟防

皖防廬兼且援楚援豫節經疏報按日可稽是
以人言旣及荷蒙
聖恩鑒臣危苦允令解任聽議臣感深涕零頂誦
皇上高厚永永無極豈意去任二十日後突有廬州
失守之事言官慮切地方乃至相與追論如兵
科申嘉言疏云安廬俱係舊撫臣鄭二陽所轄
近雖解任新撫臣徐世廕已將受事豈新舊交
委之際絕無戒備致有此失乎新撫一日未受
事卽舊撫一日未卸肩也可以一解任遂畢其

責乎伏乞
皇上嚴勅按臣詳察皖撫新舊係誰當任據實入
告卽立示處分臣從邸報伏讀凜凜正在具揭備察
旋准刑部咨刑科翁元益再疏論臣卸擔失守
致奉
嚴旨羈旅孤臣驚悸欲絕跟蹌就道輒値兵警顚仆
流離玆迺恭赴
廷訊固微臣穫見
天日之時也夫臣之解任非求斥非告病以被參也

且其交代日期及發兵豫防節節有據科臣風
聞言事或未具知不敢不據實爲
皇上陳之凡撫按入境交接
勅印則新者當權任事舊者謝事而歸此例也亦理
也今新撫臣以四月十五日入境十六日接受
勅印臣以四月十七日別按臣離安慶有新撫臣報
代疏可據廬州失守實以五月初七日是臣之
離地方在新撫臣受事之後廬城之失守更在
臣離任二十日之後則廬失之不係臣任此不

待臣辨較然明白者也然使臣交代而去若不
㢠念豫防先期發兵固亦無辭于疏玩之罪臣
於四月初八日據無爲州廬江縣具報援兵至
而賊遁城全旋商之按臣立檄皖將廖應登所
領川兵三千前往廬州協同防守即新撫臣廬
報疏亦云前撫非不慮此以三千兵往赴合勦
是臣去地方之日先設備而後去非敢不爲備
而漫然以去也至於廬州知府庸不稱職業經
會疏糾劾其道臣則吏部舍臣所舉而用守制

之蔡如蘅實以舊督師楊嗣昌特疏薦其曉暢
兵事也臣猶諄諄面申董誡令其嚴防客偵毋
或刻緩則臣之不敢懈弛玩寇尤更明矣軍機
變于呼吸轉盼即難臆揣古人一入營伍而壁
壘爲之生色況新撫臣到地方二十餘日自當
另布新令設奇制勝遠出于臣之上臣至庸愚
除先期遣兵嚴防外勢實難以去任之身保令
地方官仍遵舊令而且遥督兵將于已離地方
之後也況臣於十四年八月准兵部咨奉

聖旨鄭二陽扼潛太又准部咨奉
聖旨革左移營思逞獻曹勾合可虞該撫亟力防禦
勿使五營東走南渡即是上功臣恪遵
明旨躬率五千孤軍東西扼勦革左獻賊畢竟未越
皖城一步迄今鞏護
陵京弗以風鶴致驚
弓劒區區求逭於罪之不遑而寧敢言功乃今以新
撫臣受任後失事從而追論及臣且新撫臣已
以解任奉免究之

旨矣此臣之所以痛心泣血而冀
聖明之一鑒臣也因述
明旨并兵馬軍情字多逾格伏惟
聖慈矜宥爲此具奏奉
聖旨鄭二陽着靜聽處分不必瀆陳這奏內解任在
先失守在後事情該部院一併確擬具奏

鄖邑災荒揭

爲下邑災荒異常窮民死亡過半乞賜振䘏豁免繁差以保孑遺以安地方事竊自下民作慝仰干天怒年來災荒幾于亘古罕見所恃設誠拯救繫惟樂只君子是賴然而振災䘏苦仁人定有同心若地方患苦之狀倘不備列具聞在各上臺將以爲鄖實有年不惟不行振䘏或將諸項差徭胥委而屬之于鄖則災餘遺民其何以堪每與同事私嘗竊歎流賊所不至土賊補之土賊所不到凍餓補之凍餓所不盡疫

厲補之不知生民罪業如何深重乃至遭此阨運浩浩中原矯首彌望村鎮之丘墟廬舍之頹壞間有樹而盡皆無皮雖遺垣而半係燒毀瓦礫充斥蓬蒿載道此屬目而即見者無煩一一舉似但以道路梗塞市中物價百倍往昔不但謂之災荒直可謂之災異若非上臺大發惻隱之心宏展經綸之手日夜孳孳如拯溺如救焚專以賑災䘏苦爲事恐不能保殘黎而活之也况至或以煩難之差不斷委役即曰官實屬吏不敢逆命然而民力竭矣將如之何匪第民力之竭甚且一户之中有闔門俱死者并其民而無之豈能起白骨而驅之耶他差不具論即如草梢一宗乃修河捲埽之具每年藩司先發價銀飭徵草梢舁至河干莫非王民敢辭力役惟是鄖陵僻在汴城之南距黃河二百里邑不瀕河舟楫弗通夫以二百里之民舁草梢以治河揆之情理不亦難乎且當其始發纔數十金耳所需草梢無多爲力尚易乃因一豪右年利每年攢領數百金當日時和年豐科斂使費串通河蠹枝梧交納草梢不必盡到河干而銀則稔

潤私囊矣今則攢領之人已飽弛擔而每年頒發多金如故煢煢小民既苦歲比不登又不能交通猾蠹勢不得不遠舁草束于二百餘里之外盤剥之艱辛交納之刁難種種苦狀筆不能悉也鄖邑俗淳而民樸凜畏官府從不敢爲連名公辭之舉寧吞聲忍死以應之而已竊願俯鑒下情慨賜豁免每年不復再發草梢銀兩感且不朽即不然或得察照初年之例止發數十金亦感且不朽某薄宦四方久離家園未知此差年來如何第就里居時所目擊而心傷者畧

陳其槩至若別項差役非所應得統乞台慈勿或委役幸甚浩夫設法拯救多方振卹或蠲或賑揣在公祖父母栽成天地曲成萬物自有經濟之妙用某不肖惟與父老子弟屛息聽命渥沐如天之賜而已謹將市物價值附列于後用塵電覽

書鄢邑災荒揭後

慨自神宗末造邊疆骙難以來海内日尋干戈垂歷二紀不祥之器久而不戢凶危之兆徧滿世界重以催科之繁征繕之苦愁歎怨嗟之聲無間遐邇厲

氣蘊祟災荒疫癘一時並至莫慘于中州而庚辰辛巳之季爲甚幾于元次山所云天地化爲斧鑕日月化爲豺虎州里化爲禍邸草木化爲宗族矣近有自家園來者謂鄉里羣告災傷苦未盡悉其狀因讀鄭俠流民圖疏云以臣之愚深知陛下愛養民庶如赤子無一人以天下憂苦貨妻賣女父子不保遷移逃走困躓于藍縷折屋伐桑爭貨于市輸官糶粟皇皇不給之狀爲圖而獻臣謹以安上門日所見繪爲一圖百不一及已可咨嗟涕泣而况于千萬里之外哉偶誦此語不覺淚隨字落於是槩括鄢之災傷市值而僭爲之揭代鄉里士民布告當事亦畧倣于市司納物價之意庶幾地方水旱之情得以上聞則邀恩振除其患害而逭其夭殃俾斯民相與乂安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端于仁人君子有厚望矣

沈艾陵先生集序

道之在人猶日月在天江河之行於地也不可一日焉不明不行即不可一日焉不講唐虞三代學講於上而道行禹皐陶謨伊訓無逸諸篇皆當時君臣相與講道之書也嗣是孔曾思孟之於衰周周程張朱之於宋亦莫不相與講學於下而道明而人道賴以不毀至我高皇帝以堯舜之德建湯武之業心法九章鄉約六條其於斯道直揭日月行中天决江河經大地而重熙累洽其以理學名臣最著者則有河津

餘干之力行新會餘姚之超悟而嗣新會則有增城嗣增城則有艾陵先生余備兵維揚既新五賢祠宇已其曾孫應麟復手家集請序余因究觀而敬序焉艾陵之學其眞陳湛之學其即孔孟周程之學乎周子說太極圖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新會則曰吾學從靜中養出端倪大程子曰吾學雖有所受至天理二字則是自己體貼出來而增城專教人以觸處體驗天理若是則溯流窮源孰謂周程之學非孔孟而陳湛之學非周程者乎乃今觀

艾陵箋明道白沙二語暨自考諸語錄要其大旨以自然爲宗以無著爲至以致和爲用益信艾陵之學綦純而其爲增城高弟不虛也乃其曾孫仁心爲質動循天理則艾陵之家學爲有傳余嘉其請也而敬序之如此他如艾陵少壯力學八十不衰令永新丞國學諸懿行格言具詳其傳與集中兹不復贅焉

藜閣傳燈序

今天下文章之感有三視先正與時賢二則割裂規矩刓方就圓成弘以前歸之風氣視古文與今文二則弱骨自友高冠傲彩卽論表五策亦復寂寥空疏乃謂清言差勝以覆其拙究也視文章與政事二則有平日優談文章之業上表六籍下正人心而當官殊乏寸竪是果非文章之罪乎在乾之九二曰天下文明吾夫子大堯則天不過曰煥乎文章今天下治道未光有志之倫吹律知時審器見志以爲大業經

邦所令所好一或未協存憂積疑則又不得不以復古之功歸之選政而高者此是彼非甲者隨影逐響嗟乎生今之世後起之士求以蠲謝庸陋追進古學難矣忠孕先生宦績表著以其深誠遠識發爲鴻訓集秦漢唐宋大家暨昭代先正明文與後場可藏之名山懸之國門者彙爲一帙名藜閣傳燈終不忍以家乘秘之念舉子得此爲備卽以定趨向所在余獲受而卒觀因以服公之至明且斷也夫古今文之紛紜紕繆其事日繁苟游其塗繁好見美倘非至勇以

垂天之網下掩文徵卽目大如輪疑未知所裁而能以此見鬯公之於此何如哉公二子愚公質公愚公淹綜古昔兼通時務今且上春官將以甾經起家質公亦奕奕爲時俊推首然則公之立訓者亦既彰彰明效矣余嘗謂選政之濫無逾今日請以茲帙上呇明詔下厲來茲布之學宮爲晝一之書雖性命經濟其又何求焉

夢窩自録序

伊昔讀王鞠劬先生奏琉侃侃昌言抑何壯哉及余以備兵來海陵披眉宇冲穆澹遠望之令人意消因思古之至人持身經世未有不從學問得力者聖經之傳治平開端即言大學之道中庸之論位育亦必遡源于命性道教究之用人理財篤恭天下不過安慮中和之緒餘而知止之静極未發之獨體泊如也易大傳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有味哉其言乎廼世之不學無術者如無源水如未磨鏡驟源洶洶豈堪

利涉本體闇留何以四照嗚呼世道之未治平士林之少學人也茲讀夢窩自録片語居要不啻紅爐點雪於是而知先生之爲有道君子其得力於學問淵乎深矣天之必欲平治天下也出其緒餘舉而措之裕如矣

孟子警序

心嘗服膺孟子誠千古救時之豪傑哉無論其全部即王如施仁政一節用之衰世字字皆對症之良藥也今試橫襟而覽撫膺以思從古末季何莫非嚴刑厚歛朘民之膏血以供河上平逍遥孟子獨于析楊戈戟之林忽露甘雨和風之象譬之醫久病者人皆用切藥此獨主補劑誠以病久之人尫羸已極若復重加尅伐豈不坐致危殆法須單用參芪庶乎回元氣于無何有之鄉耳區區庸醫那堪解此揆厥所自

繄惟願學孔子于利善關頭了然洞晰確乎有見于善之一字乃一粒金丹是以扼定仁義兩言岩岩樹辯直續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而其所最稱斬關第一義則尤在不嗜殺人四字今讀鞠劬先生孟子警不覺爲之快絕聊抒一得願以相質

鄭超宗近藝序

此超宗繖山近業也超宗文名久著於時兼詩賦書繪以是名益著今夏偕其弟廷直將讀書繖山別余于邗上余曰往哉以超宗之才苟有以奮其智勇醇其氣志使機應于心外物來至而文至焉竊以是爲超宗進也今夫文帋業也憔悴攻苦悲愉喜怒寢食之道并志于其中慎其毫芒端其轉徙幽與性通而後以其渾灝之氣原本經術發爲制藝如是而不造其極不足以感當時名後世吾不信也故庖丁不知

相馬養叔不言善劒僚九秋奕不聞明師曠之音而精盧扁之術也言未幾超宗晨發繖山矣入山之明日屏絕嗜好日拈一藝以其材力慎思徐行周乎方圓協于今古他日語余曰某今知文場之害焉當去也知水之不盈不足以出其舊也知先民爾雅矯然龍驤儵然鴻逝之本乎性情非言詞也夫以獨稟之能加之以帋一之學使我之文爲石也玆結緑矣使我之文爲金也玆指南矣匪直此也工虞禮樂聖無兼能非不兼也不暇兼也昔有爲禮者見風雨雲霆山川草木蟻鬬蟲吟皆可習禮今天下多事天子求才超宗經世大業其所得于靜帋之分者何如哉若益奮其才畧使世覯業思文并此帙作雲罍犧罇金石鐘鼎之觀余抑于超宗望爲弗敢後也已

梁飲光十三義弁言

嘗嘆子輿竭一生學力纔成得一大丈夫終日岩岩自持凛若小失足便墮入妾婦路上因是而思鬚眉自負者正未可輕自標許若非磊磊落落饒具一副勁骨而又復飽沃之以道味歷嘗之以世情屹如湛如中有確不可抜者而徒謂鬚髯如戟丈夫哉不知蚤已巾幗其神矣邗上梁子飲光所稱血性男子也每與談議風生四座想其伸紙操觚掀髯自如旁若無人時大丈夫色氣奕奕應且於此迸露如許偶持

南闈擬義十三篇相示據案快讀覺十三義之外筆墨尚有餘光於是輙書所見而歸之

周敏山詩序

家人欵語良友夜話深山四絶忽聞人聲窮邊旅處經幾年所而得家報皆能令人於嚴霜雨雪中若裸體觸纊枯腸送酒其寒頓失何則溫厚和平喜怒不仄此性情之正而風人之旨也國朝詩道寖衰王李諸公起而振之草衣野服忽逢冠珮遂廓然而成大家然乾坤日月萬國九州腐腸敗胃流爲痼疾則有褒衣博帶而入酒肆者矣公安竟陵手挽江漢浣濯疵垢而肥癯濃淡之間衆志雖協一時懷才之士復

思王李諸子余謂詩以道志不必公安竟陵不必王李且不必六朝不必初盛作之者自發其約結讀之者共見其性情此禪家所謂不用如來祖師直行世尊頂上者也余友周敏山鄉守淮以撫字得罪越數年而復守淮當其守淮也不自知其得罪也及其得罪也不自意其復守淮也故其爲詩有出水芙蓉艷質白玉向日而笑者有長楸古栢荒老幽山悲風西至濤聲激烈者有山中姑婦燃膏夜談窓中喁喁者有野樵獨立小渡孤横歌聲互答如泣如訴者要之

溫厚和平自言其正故使人反覆詠歌而不能已已
抑余因是而有感也敏山兩守淮敏山不知此全乎
天者也唯天全者聲音色笑出於自然昔人云人不
靖節其人而欲靖節其詩不可復得洵然哉

傜音序

嘗思興觀羣怨事父事君詩之爲用何其大而總蔽
於思無邪之一言則詩之道嚴矣哉而世之論詩者
顧忽之爲流連風月之資乃至諢語市談胥可晋之
清廟明堂之上竊恐論世者求其人于誦讀之際正
未知如何位置余憒不知詩尤不知近代之詩乃玆
舟泊淮甸周敏山太守過從于湖心寺備詢近狀余
因出崇禎甲申詩草則三月十九日而後悲憤苦況
畧載其中敏山旋以所刻傜音一帙見示大抵皆粵

西之役途次諸作也余乃危坐披讀覺端人正士鬚
眉時時透露尺幅間且往返于蠻烟瘴雨并不離乎
忠君愛國之誠三復之令人心折於是而知詩信可
以興觀羣怨事父事君矣然何莫非從赤心白意一
片無邪腸中流出哉嗚呼立言之有關于世道也詩
顧可以忽乎哉

河雒兵紀序

嗜古之士每好山海經水經注拾遺記諸書謂其如草木之竹果中之橄欖有別味也雖不必其盡有名理然而言外指辨其爲名理莫大焉雖與國家之大事不相關涉然而意表雌黃其相關涉孰甚焉適于稱戈立矛之暇忽挑燈讀湯谷靈河雒兵紀不覺躍然起舞山川草木人物地理歷歷如指諸掌而紀中莊語婉語冷語諧謔語舉一切冤情兵法禪悅怪異往往絡繹迸露誠所謂以文人之雋筆逗經綸之緒

餘也自是而山海經水經注拾遺記共茲河雒兵紀并結大年于天壤矣或曰谷靈先生家學淵源正氣干霄固自有千秋不朽者在而此記固亦神龍之片鱗云

李伯隆稿序

昔庚申冬余初入楚望中無數君山七澤瀟湘遥連雲夢烟含波疊大地文章知郢中白雪歌所自起比在理署每于吏治餘暇輒好進諸生相與商榷舉子業惟楚有材一時名雋濟濟固自多人乃于澴喜得李子伯隆腹笥甚富而藻思飈發即尺幅間亦自有烟含波疊之趣且天性孝友篤學樂饑其淡寧之致頗自遠人因延之署中與兒輩共筆硯此規彼勸麗澤良多越四載余量移白下驪駒爰唱感慨係之迄

今十餘年矣恍一日也余之望李子者不減于望吾子而屢厄數奇將無深其用故堅其養則彼著正非無意耳甲戌余備兵海陵與兒子緬懷故舊何日不念綈袍而李子適至欣慰良不可支方欲久留益敦夙好不謂歲杪途迢會且歲試期逼李子匆匆別去余亦以視河之役遄趨眞州而寇警狎至矣數月來措餉募兵輯内捍外幸先聲震慴賊乃不敢忤視儀揚而楚熖未消轉念李子不置昨青鳥來自楚中李子試居前茅而兩慈幃竟以李子之歸得保無恙因

閱其所寄文若干首詳爲品定大約九宗秀色集于筆端澴水層波盪于腕際間有取奇取博不拘繩轍要亦瀟湘七澤之氣蕩之使然兩闈大物實懸以俟之勉旃勿忘淡寧之致李子自此其益遠矣

張子楚言序

聞之談天者曰上天下地恃惟罡風充塞其風氣小有罅漏則星爲之隕夫志士仁人剛大之氣所以撐持世宙亦復何異於是六安張子玉岑博學砥行表率諸生者垂二十年顧以數奇未即負青而上頭幘國難不憚跋涉奉當事勤王之檄糾合楚師冐暑往返凡七千餘里每當山迴溪轉可喜可愕之狀衝口信筆盡成韻語歸而晒我于江村草堂出以相示憑几細讀悲壯慷慨一往不可遏抑之氣眞可以充天

塞地向使人具玉岑此氣雖令三綱終古甞振而四維千秋不墜可也昔人謂顏魯公雖使不善書其楷墨固可珍也況擅鼇頭燕尾之妙耶吾于玉岑之楚言亦然

郢子雁蕩詩序

昔謝康樂癖於山水日從數百人搜奇剔隱靡所不至獨于東甌失一雁蕩豈非千古一大缺陷事廼者郢公過訪學如圃出一帙眎余則遊雁蕩詩也余焚香靜披大小龍湫之瀉自絕壁隨風颺空三十六峯之森然干霄峭峻險怪一旦儼然墮在几案間不覺鼓掌叫絕恨不起康樂見之應亦拱手遜不及謂此詩能爲雁蕩開生面足補千古缺陷又無言所謂初發芙蓉矣雖然郢公學道人固法門龍象也東坡偈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試舉郢公詩句回環細繹字裡行間何處非以廣長舌演清淨義耶如解不及此但以文人視郢公即于開元大曆詩人中首分一席知郢公固未首肯在

白松樓詩序

心嘗儀韓子智度偉男子也智度於書無所不讀居平落落自負與會所適輒奮臂獨行當年避亂江南偶逢知交不憚間關直走閩粵凡八年所音問斷絕東坡之在海外人皆相傳謂作古矣吾獨信爲不然無何果自海外歸來鬚髯如戟握手道故破涕爲懽一日手一編視余則白松樓詩也讀未竟篇疑爲杜少陵別集及見施仲芳評爲似少陵而不襲江雲花鳥之句不覺擊節知言哉昔蔡夢弼云少陵博極羣書周行萬里觀覽謳謠發爲歌詩奮乎國風雅頌不作之後遂爲詩學宗胡宗愈云少陵以詩鳴于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懽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于詩誦之可以知其世王荆公云子美詩緒密而思深有平淡簡易者有綺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閒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醞籍若貴介公子者凡諸所云皆草堂詩集之確評也吾以爲字字畫出智度人與詩之神敢即援以爲白松樓詩之確評云

孫子明解序

余嘗謂人間世惟兵與醫所係最重吉凶同患其效同存亡立決其機同必見垣一方知彼知己不容以毫髮假則又同是以君子卽終身無疾不可以一日不知藥王者卽偃重譯櫜弧矢猶兢兢不敢一日忘長子丈人之思若兵家之有孫子猶軒轅氏之靈樞素問不可不與參實究者也余昔司李德安公餘多暇盡發諸家孫子解一參伍之魏武固成其家言但詞義幽渺畸黯之士未易悟入遂用淺近語爲之闡

發上士誦之不失筌蹄中下誦之亦得因指見月不至以三軍之性命爲戲雖然言不盡意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季氏問冉子爾之軍旅得之性乎得之學乎冉云學之夫子乃夫子亦自云我戰則克至爲子路告者不過懼而好謀噫亦微矣而師彖有言以此毒天下蓋謂仁人用兵如以毒藥治病一試不再試者也因嘆古人不特以活人之藥活人甚且以殺人之藥活人識者誠通醫之說於兵而生民庶其大有造矣

禮要序

余幼時受易讀至履而泰然後安瞿然有悟禮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及見晦菴先生書又云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不覺茫然恨不獲起周官而問之乃茲代匱儀曹謂可專心掌故下上今古以觀會通之宜比詢之僅得志書一部凡六十卷繕寫有年苦于氷署無能修葺刪之役且當日編纂意主求備未免失之龐雜令人覽焉輒欲臥去會逢

新天子改元日屆夏至循例齋宿公署兀坐無事檢

笥中恰有許司馬公禮纂一書因合之部志摘其有切于日用者畧加刪次手録成帙遂僣題曰禮要同好王曼修氏過而見之犂然有當于心謂誠文公所云不可一日不講且習焉者也於是力謀壽之梓以行于世嗚呼年來僭竊成風幾不知禮敎爲何物方今聖人秉乾銳意觀文成化於此而篤尚本實用以仰襄辨定履祥之盛則有至德其人在予不敏竊願以此爲敦宗之始基云

易經裏言序

易不可以言解也言不盡易也而言亦未始不可解易也言之即易也然則善易者不言易也無易可言也亦惟善易者能言易也無言非易也通乎此則與言終日予欲無言或語或默同一竅妙也而王子僕夫之裏言于是可以言易矣蓋僕夫之尊大人觀濤先生所謂德行其人也不言而信家學淵源僕夫所言有先于言者也

姜開先詩序

每言詩道衰于唐或者爲之吐舌夫詩于人爲天籟是以田父婦人性情所至皆可登之聲歌其天全也漢魏近古猶不失三百遺風降及李唐縛于格律習爲帖括乃至以性情之真飾爲功名之餌筆墨之間有市心焉去詩之神奚啻萬里蘭秋多暇據梧讀姜開先詩忽覺三百不遠蓋其胷次瑩畠筆性森挺既能嚼咽須彌又復飛行虛空篇章絡繹具見至性盎溢若開先者始可與言詩已矣

僧要序

夫陰翊王化我高帝之論佛法足與天壤共不朽矣而末刼之學佛法者往往自壞其法强半皆乘急戒緩之流動多潰藩以出無惑乎光頭百姓之誚熾然見譏于當世今且有法於此設誠力行確乎不拔真實如水之寒如火之熱如飯之可以已饑而藥之可以療病無論誰氏之教又孰得而破壞之哉予固門外漢於佛法全未夢見在惟是淺味其旨權巧方便不過諄諄勸人爲善去惡而已果于王化指歸陰翊

而不相悖者曾因兒輩偶翻貝葉爰取諸法集罔分或教或宗但于其中修爲實修悟爲實悟一種樸誠不貳之致真如水之寒火之熱如已饑之飯而療病之藥者隨手摘錄先後凡成二書一曰檀特正傳一曰居士禪學每于靜中時一披省輙覺定水無底華臺不遠茲來皖城聞有顏若齡氏因先達質卿先生之子也風格高簡無忝徽音一日讀所造僧要分類排纂摭事嚴潔其竪義與予之二錄不甚相遠欣若故知之適逢也於是率爾泚筆直書膚見以弁其端

生生集序

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又曰生生之謂易予初受易讀此二語恍然悟天地間一生生世界也比于甲辰夏日偶過庖次正值治具張筵見烹殺雞鵝數十餘頭血毛淋漓于地上心竊傷之旋讀蘇東坡我哀籃中蛤閉口護殘汁之詩不覺惻然因拈之座右于時即興一念斷殺然而見地未透不能堅意必行迨庚申而後遂誓不殺生予内子助予持戒尤謹即爲蕃兒納婦自問名納采以至諸禮旣備吾兩

氏一切晏會相約槩取腥于市并未輕殺一生也自是遇有著論戒殺者無論長篇小詠輙錄而藏之于笥謀欲裒成一書未幾薄遊白下友人松江吏生薛正平氏一日手一册示我則戒僧澄遠所輯惻隱錄也戒殺放生諸詩文幾數萬言予之從前所錄畧載其中矣但所取過多不無龐雜且有過于玄幻者反易開人不必信之端予因發願爲之删訂苦冗不就緒今年讀禮倚廬旣無應酬之煩於是盡發笥中之藏合諸遠僧所輯洗心釐定本之以聖經王政證之以鴻儒碩論斟酌於正法權法之間首彙戒殺次彙放生遠僧云能不殺者必思放生惟放生者乃爲不殺旨哉言乎然但戒殺放生而不歸本於修行則一節之善亦不足以成圓滿聖功也是以以普願修行終焉即曰修行之事非復一端約畧所指躍如可從而已歷春涉秋凡五易稿而後成上中下凡三卷每當晨興丙夜焚香靜坐覺一種生生之機流溢於毫楮間因名之曰生生集爰授剞劂以廣其傳是役也以堅梨助梓者同邑伯安韓景愈也以雌黃訂譌者

江右攄赤王朝臣也而手自繕寫則蕃兒于阿母生日齋沐從事也

刻金鏡舌法序

予不知醫者也然而性喜醫藥悵惟緣慳未獲遇異人飲上池水耳癸酉㕧台之夏大疫肆虐僵尸病子相枕於道上一時楄樹幾貴於豆區竟未聞有出刀圭七輒能生死人也者昔人云民生衰季不死於老而死於病及因病設藥民又不死於病而死於醫藥悲哉言乎其奈臟腑之無語何偶抽架上金鏡舌法一書喜其指據精核適有一二危病見者相率學越人道去謂當蚤辨楄柎以待耳予弗忍其坐斃遂不

揣違衆按法投劑應手而愈捷如桴鼓因思活人書云傷寒看外症爲多未診先問最爲有準况按之圖經諸臟皆本于心經云心藏脉脉舍神而舌者心之官其舌本更兼脾腎肝三經如是則據舌以辨症豈不允爲有準之捷法哉比詢之坊刻并不見有此单本於是亟呼梓人力鋟之以廣其傳雖然舌法法也而非所以法浸假而溺井怨伯益失火怨燧人前賢固已慮之審矣易大傳不云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合刻張仲景傷寒方註方藥序

挾刀圭之技上與造化爭能者醫也而今天下獨於此道殊甚草草驅一世之聰明豪傑之士胥俛首攻八股之業而業醫者流槩多不得志於八股頭者然後勉且就此聊以爲救急之計於是刀圭之間往往半戕造化之能則傷寒一科爲尤甚蓋他病猶可緩爲治亦可衆爲治獨傷寒安危在刹那頃藥一誤投雖盧扁復出亦無能爲漢之張仲景先生有感於此乃以循吏現藥王身創製一百一十三方曲盡陰陽

虛實之變真可俟聖人而不惑者庚辛之間端居多暇讀李玄靖語云事關性命難用因循因於諸方潛心研究以一方爲之經以諸家之論說爲之緯而諸藥等分及炮製之法備悉具刻復取百十三方所用之藥攷之本草及諸註疏原始以立本變通以盡利毒一展卷見藥性之微妙立方之神巧儼若刀圭活人造化誠有不得專其能者乙亥夏日高平仲氏過我舟中偶言世風日下陰陽之患倍多於隆古而拯方術以救人者不啻千百不逮於古昔愍兹衆生何

以托命爰啟巾笥手著方註諸書出以相眎平仲躍然色喜仲景先生於茲重開生面矣請亟壽諸梓庶使挾刀圭之技者繇是有以以與造化爭能焉

重訂活人書序

夫粱肉養生藥石治病習為固然乃用之一不當藥石未必能活人而粱肉或至于殺人故惟能盡溫凉燥濕之性者然後能盡草木金石之性或病膚醫執方就證如鼓琴膠柱似矣獨傷寒一科傳經止在七日呼吸可按針芒少錯便關生死仲景婆心洞徹為之極深研幾以百一十三方曲盡其變若治律者必攷黃鐘治曆者必求千歲之日至雖巧智無求市奇不佞端居暇時值一二危證按仲景方投之無不立

起益信其窮微徹幽真可俟百世而不惑矣方註方藥既刻成更念朱奉議活人書實仲景之義疏為之訂其淆訛附以諸子緒論成其家言善讀之可以養親可以盡年乃仲景之療傷寒藥味止于八十一品者何也透得此機何難見垣一方哉玉峯李子偶借錄是書遂付之鐫人與余所定檀特正傳並為流通寧無所見而爾爾吾願與之共商世出世間之學相與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必有若水乳合者矣

維揚得材錄序

三代之隆丘甸皆兵而卿士皆將則豫教素而材不勝收也其法自苑苗獮狩之外載在學宮者鮮可攷見然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三曰五射四曰五馭教之六藝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魯頌泮宮之詩曰允文允武昭格烈祖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推而極于弓矢車徒以至于遠裔來服則學宮之設非徒偃武以修文蓋文事而武備兼焉漢選六郡良家子軍功多用超等小者郎大者侯卿

大夫於是干城之選不出于膠庠而隨陸見譏于絳灌唐太宗增創學舍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於是師儒之席並建于督府而僭貟奪氣于謝江此無他歧文武而二之也余昔司理邵子議與武學儲將材十餘年來浸以多事天子拊髀而思猛士至爲舉傳臚之典優武臣之體以寵異之迄無能樹戡定之績者御史臣言宜詔所在州縣立武學制如文士兵備使者以時較閱而進退之庶幾教習有素材勇蔚興章下大司馬議條具考額教習試法勸懲事宜

以聞上曰俞寧精毋濫務得真正材勇毋事虛飾云某竊不意言之十餘年前而見諸今日又不意備兵維揚身言之復身行之敢不益虔恪以從事廼彙集揚郡所取武生若干人三試之一如部臣條議凡得州縣衛人數一如額數因擇其文稍雅馴者輒加潤色授諸梓以式多士廼進諸生而正告之曰上所亟欲得者材勇也士所亟自辨者真偽也向者天下嘗輕武矣人盡羞言武而材勇無以自見今天下漸重武矣人盡侈言武而真材勇無以自見夫材勇何分

真偽哉天下之物實者出而愈有虛者用而易窮非實者真而虛者偽乎大器翕受而不盈小物踰量而輒溢非大者真而小者偽乎名行相副歷久不渝望實相乖入境多變非相副者真而相乖者偽乎世當太平材固靡所見長不材亦靡所見短日試於行陣而不材之難爲材也明矣欲碌碌以容身不得欲矯矯以飾貌不得至尊饑渴而求士徒空質以應此其患在無材士唯蔑可表異與庸衆同蟄伏耳以積輕思奮之身當破格決起之日苟非大器鮮克持滿焉

得毋恃其強武恣其僨張漸驕悍難馴乎裁之慮深豪杰之氣而縱之恐貽跋扈之憂此其患又在有材自文與武分途武之不能文猶文之不能武久矣一旦比於文士而冠兜鍪以章甫衣韎韐以縫掖想其一變而文士自爲也陶鎔鹵莽之粗質翻成文弱之萎形此其患更在有材而歸於無材若然者總之非眞材耳眞材可一日而得不可一日而成楩楠杞梓莫不生而知其美也保護之弗蚤培植之弗深企以勝棟梁必不幾矣貔虎熊羆莫不望而知其猛也豢

養之弗善調御之弗宜企以效爪牙必不幸矣揚雖一郡不憂乏材遠不能更僕數即明興而顧鎭遠豹變於開天蔣定西鷹揚於起義許用和精孫吳兵法喜讀儒書張圖南畫三邊形勢卒平鐇亂彼固皆揚產也或奮跡戎行或起家紈袴孰豫敎之而勛猷彪炳若是諸生之于今日儲以學較業以制科不啻保氏之養國子泮宮之育多士矣諸生勉之哉文武備兼庶所稱眞正材勇于以仰副聖天子拊髀至意則繼美前賢詎異人任哉諸生勉之哉

師律三畧序

師出以律爲萬世兵法之祖嘗繹律之一字以法律則制嚴于紀綱以樂律則味濟貫珠之中斬然不相凌奪則律之取義蘇可思矣夫以律矣而又必期于臧者何所謂智信仁勇嚴缺一不可以語于臧其庶幾乎皖故集有多兵強半得之烏合譬之如調鷹然法須縶鎖既嫺然後可獵而博兎不致而棄抑何禀哉其言乎於是取諸武經之欵要擇其精切有裨于戎事者彙爲三篇曰軍政曰選士而以馬政終焉題

曰師律三畧刻而頒之軍中亦喈曰此其大畧也神明而善用之歸于協律則願以質之丈人

刻省身日曆序

或云曾見司馬文正公日曆字畫端正心竊儀之日曆一法可學也又常奉行功過格於是置有日省錄數十年矣猶是逐日隨意登記耳及見東坡述子由言有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答曰子宜置一卷曆書日之所爲暮夜記之但不可記者是不可言即不可作也因憶司馬温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嗚呼先賢修身砥行抑何嚴哉適有寄示廣仁堂省身日曆者欣然有當于心輒倣其式畧加更定無論識字與不識字皆可奉行合之十業日省圖并錄成帙凡我同好請人置日曆一冊日之所爲夜必記之庶幾省懲悔過漸闖聖域乎昔胡文定見李文靖淡然無欲又能濟之以學喜曰若人者八九分地位人也邵康節見温公忠厚友悌恭儉正直若人者脚踏實地八九分人也夫如文靖温公纔得稱八九分人然則爲人亦曷容易言哉

牛戒彙集序

人生自勝七箸而後日啖諸禽獸肉盡一生計之不啻幾許生命無論因果輪廻一旦羣千百生命血肉淋漓環聚于前豈不大足警咤然則齒牙幾同刀砧而腸胃竟爲網罟矣因歎向使肉食之制不開安在蔬食不足以養人而必藉諸禽獸肉以延生耶至于食牛尤爲不宜夫耕田引重旣食其力矣而復屠砍烹割啖食其肉静中一思謂非人人中山狼耶邦上無事每延諸勝友蘭若晤語往往提唱生生兩字偶想申禁殺牛不如勸人勿食牛肉此爲爭上流法況食牛果報昭彰于人之耳目者不一而足第人人習見習聞恬不知警遂不知食牛之當戒而果報爲不爽也於是屬孝廉梁君土梁飲光裒集諸牛事而鄭超宗姜開先欣然讚助其成相與倩名手繪像精鋟以廣其傳凡皆眼前實事稍涉詭僻悉屏不載庶使閭閻男婦見像生信人人皆知牛肉之不當食也食牛者少則殺牛者希培植此段生生之氣日漸充滿天地間不但觳觫之牛得以並育不害而已

鄠邑災荒備紀序

鄠邑俗淳民朴載在邑乘余生也晚不及見隆萬以前事但覺三十年前尚有一種醇朴敦厚之氣邇來人情風俗殊不相侔曾憶亡友劉書閣于甲戌屬纊之際囑其子壻曰吾縣近日誣罔成風荒淫敗度大非美事不可不爲戒愼當時聞者咸以爲切中時弊浸尋日甚迄于辛巳冬遂有闖賊陷城之禍雖幸而不殺不焚然毀傷鹵掠之慘家餘破壁戶牖蕩然一時大姓望族匿踪于茅簷蓬蓽間雜諸廝養幸脫于難一切羅綺鉛華卸不敢御高堂大厦避不敢居旋且盡室他徙不憚播遷流離之苦嗚呼生何不幸遭此劫數也乃中庸論至誠之前知則曰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先儒亦有言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余不佞毎持此以告人或且鄙爲迂談繄今以觀果何如耶語云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易云震无咎者存乎悔循省禍亂返躬剋責勉强力善挽回天心竊願奉以爲今日救時之良劑也因彙刻鄠事諸文輙弁其端以識慨云

裕德彙編序

孔子傳易曰益德之裕也而益之所以興利亦惟曰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已吾人終日舉足動念非善則惡惟是昏昏悠忽未免恬不自覺若一猛然提醒足令通身汗流所以得善服膺過則不貳惟顏氏之子其庶幾乎而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即夫子自道且凛以爲吾憂者昔白樂天問佛法大意于鳥窠禪師鳥窠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鳥窠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禪師之機鋒峻矣哉是故易之六子靡不有益而獨取巽之風震之雷者何義蓋撓萬物者莫疾乎風動萬物者莫疾乎雷遷善改過義不容于姑息法須風飛雷厲交相助益庶不至有八十老人行不得之誚耳太微功過格信心之士久在受持雲棲行爲自知錄袁坤儀又有當官功過錄合之予司理德安時仁政大目彙而行之聊以備裕德之一助若謂此爲中下設法嗟乎若子者又敢不以中下自厲嚴哉

當官功過格序

從來聖賢君子常多敬畏即如堯兢兢舜業業文王緝熙敬止武王刀杖户席勤銘周公小心翼翼孔子曰三畏三戒曾子曰三省身戰戰兢兢臨淵履氷死而後已繇此以推人在中下品遜周孔終日之間若不時切省惕敬畏齋慄若朽索之馭六馬則波波切切顛倒塵勞其不日被黑風吹墮羅刹鬼國者幾希雞鳴孳孳爲舜爲蹠人禽關頭利與善之間而已是以袁坤儀先生觀于太微仙君功過格而又别有當

官功過格也坤儀之慈心何太切哉或曰胡以獨嚴于當官耶孟子不云乎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當官君子其慎圖之所謂登高而呼聲不加疾也而及者遠吾嘗學易矣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積之此功過格其慶殃之供案乎當官君子請人置一册奉之几上常目在之庶幾臨民行政不至任喜怒恣刑威敬慎一心錫福生民餘慶所及寧有限量也哉

孝經忠經合刻引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今孝經雖頒在學宮然以制科絀而不用坊刻往往苦無善本至馬季常之忠經則并刻本亦不多見于世不佞巾笥藏有一本乃鄭康成所註者夂思錄行謂可以鼓吹孝經天啓甲子春日過應城儒學見架上偶存孝經舊註一本喜無魯魚之譌因録而合刻之德安李署以廣其傳顧安所得孝經請如春秋故事俾學有專門忠經亦得比于孝經列之學宮亦未始非敎典擾民之一

助也刻成宜記歲月輒漫及之非敢僭爲之序云

聖諭直講引

昔人云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如我
太祖高皇帝聖諭二十四字直與虞廷十六字並著
天壤萬古爲昭者凡我臣子果能設誠致行字字見
諸實事則家有孝子人皆悌弟敦睦之風洽於閭里
孩提之童彬彬向化比屋可封奸宄不生眞所謂不
出家而成教於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
安在唐虞三代不可復見於今日哉向來諸家各有
講解笥中偶携一二本因稍爲刪訂大約敷衍聖意

務令明白易曉凡人聞之無不恍然悟瞿然顧化耳
所願民之父母幸勿以童而習之幾同莫不飲食鮮
能知味者憶昔讀孟子岩然自負乃其抗手言仁政
不過五畝雞二母彘幾株墻邊桑樹纔致得八口飽
煖不饑不寒便叱爲王道之始私心竊亦頗甚小之
及至謂秦楚以凍餒其民之故遂至於堅甲利兵竟
被仁者之民可以制梃撻却然後知黎民不飽不煖
關係世道不小每謂吾黨且莫競談治術但能從事
聖諭保諸百姓免得饑寒二字不至甘作非爲敢許

爲經綸第一好手不然試想世衰道微殺人盈城盈
野何莫不濫觴於作非爲三字故曰聖諭二十四字
直與虞廷十六字並著天壤萬古爲昭者也爰以藍
田呂氏鄉約解殿其後壽諸剞劂庶可家藏一帙云

刻仁壽堂經驗良方引

余生而善病毎病醫病道少遇有良方輙録而藏之兹于郡署無事披緗啟書篋計得録方四十有二或本經傳或傳而非眞彙訂可一帙因付諸梓以行於世正使秦越人見之將不免仰天而歎其以郄視文也然當今之世必求盡得越人之爲方而後可出以生死人則此方終無行世之日矣杯水除渴昔人不禁爲之則即此四十二方中但得四叅投症不可謂非熱惱時一滴甘露矧若欲福平康㝷疾無作則自

有不治已病治未病法即所稱五色診奇脉諸術猶未夢見變氣視由在斬斬之數方又何足以告咳嬰之兒

書經驗良方後

毎論今人不及古人非復一事即如醫何事也而可以漫然嘗試爲之因歎民生季世無論不得幸而無病不幸有病亦復不得安然於牀蓐之間則爲季世之民者不亦難乎攷之有周醫師列於天官疾瘍科分而治之歲終稽全失而制食焉十失四而下昇毋得業醫前哲有云欲爲醫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三者俱明然後可以語人之疾病不然則如無目夜遊無足登陟動致顛隕而欲愈疾者未之有也嗚呼欲爲醫者念之哉

題李平子易義

別昭陽李生平子三年所矣吳鹿友先生寓書云李生近益潛心程朱之學有志經世蓋黃叔度王彥方一流人也一日持所業易義請益于皖桐軍次竟席談不離通書西銘近思錄之指予則謂理學如薛文清公一派近于不爲之狷王文成公一派近于斐然之狂然欲主張世道究無流弊則寧以不爲爲狂瀾之砥柱所以程朱之學正今日救世之良劑也李生更端起謂己輯有程朱三夫子大儒奏議請予一言弁其端鋟以行世予逡巡謝不敏因爲點訂易義漫及以識一日之雅試歸以質之鹿友先生爲何如

書三官經後

余志學之年從先君子受讀脈望知其旨與中庸相通因攻苦小極夜夢黃冠授以刀圭末藥色黑如墨夢中服之覺來猶有槐花當歸之味然於道書并未究心嗣又夢登山麓拾一木片上書生從何起滅亦何歇八字于時亦未見梵典迨後涉獵楞嚴維摩諸經小有悟入遂歷數年所今年踰耳順每見中式老人七十八歲日喃喃誦三官經於是受而虔書一卷庶幾晨夕禮奉不負先君子手授脈望之初意云

題雲外子卷

逆在長安曾遇方士欲授以守中之法約七日閉關即可了手乃僕僕風塵竟不暇及因歎人生一世終年馳騖求七日靜坐不可得良亦苦矣石屋有語如何三萬六千日不放身心靜片時可謂痛棒熱喝哉今讀韓霖宇所贈雲外子言不覺憮然想于靜中冷眼覷碌碌輩真不啻蛣蜣之轉丸矣何時得七日靜坐相與參訂守中之妙耶

讀退思軒詩紀言

學如圃老人荷鋤灌園默察草木四時之氣因悟吳子所云曰和曰安之二言可以養生可以育物何也天地間惟一種冲融和氣萬物資之以生少參一毫沴厲物生之死也久矣然萬物之生也固各具一天然生意但勿擾而牿之則生機自達不見其長有時而茂安之至也子新韓子時從歸德來顧余于圃次輒爲舉似子新拊掌曰有是哉吾知柘之所以爲治矣小子往來柘境堂上堂下不聞追呼叫號之聲但

見百廢具興吏畏民懷農安于野商賈安于市子衿安于黌序之間心竊異之而今乃知既和且安之治象歟因出一編相示六義互美五音迭宣覽有冲融元氣拂拂逗紙際而且不凌競不欲急天然和雅不啻迦陵仙音子新曰此柘之令君白公所以爲治所以爲詩者老人不覺投鋤拱立草野之人但知曰和曰安可以養生可以育物不意學道君子遂通于治與詩如此使天下而皆令君其人不獨老人安于田里矣歸休乎韓子無落吾事

書韓侍御傳後

伊昔往來鄴下聞諸父老頌述前徽有韓司理入爲御史清惠之聲至今猶在臨淄河西間心竊儀之及晤盧龍韓子新鼎業然後知其爲姻祖西軒先生也一日出其家傳相示則予友管席之手撰者夫席之爲東溟公冢君東溟經學文章冠冕人倫席之世其家學平生不妄許可人今爲先生立傳亹亹讚歎不啻口出合之鄴郡諸父老所稱畧無異辭洵如所云爲有道作碑乃無媿色即此足以不朽先生矣況子

新人品學問奕奕向上而庭闈之中瑤環瑜珥肩接林立則異日用先生所未竟者正自有人韓氏之世德遠矣哉

鄭中丞公益樓集卷之二

安陵鄭二陽潛菴甫著　男　芑　蕃　仝校

紀　紀事　記　說

欽取召對紀

廼者寇亂交訌兵餉并困

至尊焦勞拊髀旁求先後

俞允吏兵二部請各舉所知堪任節鉞及禦侮之選

者臣二陽謬以庸劣猥荷廷臣推舉乃至章滿

公車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吏部一本為

邊報續至己真等事奉

聖旨鄭二陽徐人龍着行取來京候用時因道路多

梗十二月二十四日始獲聞

命隨設香案謝

恩即詳定署印官于次年正月二十四日始發揚州

或水或陸星夜遄行三月十九日進京二十一

日鴻臚寺報名二十二日見

朝二十七日昧爽

上命中官

召宣大總督陳新甲河南兵備等官陸文衡鄭二陽

光禄通政尚寶司各官施邦曜徐石麒李繼貞

趙志孟來平臺臣二陽肅衣冠趨右闕候各官

齊繇右掖門入至會極門直廬恭候亭午繇弘

政門入至內直廬肅立有頃

上御平臺中官傳三閣臣暨諸臣魚貫入班臺上西

向旋于殿門外同行一拜三叩頭禮畢三閣臣

面

恩諸臣次第面

恩

上曰朕知道了咫尺

帝座

天顏睟穆

玉音琅琅

上召陳新甲跪殿門外問禦邊始末訖次召施邦曜

徐石麒李繼貞同跪殿門外問練兵措餉如何

奏來三臣具以屯田鼓鑄水利諸欵條陳

上逐欵詰問訖次及趙志孟陸文衡臣二陽所問如
前臣二陽謹奏臣書生原不知兵但初到揚州
見其爲鹽漕重地知流寇必當垂涎各營設有
官兵向來相沿有虛冒包攬與老弱不堪者臣
刻意簡練有一額即求足一兵有一兵即練之
堪用是以五年防冦從不請一兵一餉
上曰此是地方上事爾說邊上如何練兵措餉陽對
大抵額設之兵原有額餉但求實練爲堪用之
兵則兵不虛冒餉自足用是覈兵即所以足餉

若兵不實練則兵有虛冒雖復措餉畢竟亦不
足供其所用
上曰如何練兵陽對以臣所見只用參遊而下官練
之
上曰如何練陽對如參遊選一千總一千總選十百
總責令按兵法教以坐作進退之法他有大功
名在前面還肯盡心用命
上曰如何措餉陽對措餉之法諸臣條陳具盡但所
貴在得其人如鼓鑄一法得其人則利歸公家

不得其人則利未必盡歸于公家
上曰近因各處灾異餉多不敷額如何陽對如于不
急之官裁汰幾員亦可省若干金錢他不具知
如揚州有一催餉主事夫餉不湊手亟宜行催
但主事威令未必盡行于州縣合無將此催餉
一事入在巡按御史勅中責令催完本省餉銀
方許回道管事御史威令既可行于州縣每年
亦可爲
國家省若干金錢

上曰催餉主事也是不皆差的同官又有奏者
上又霽顏特呼臣名曰鄭二陽再奏爾是奉
旨欽取爾來京有事奏來陽對據臣道路所見如殘
破州縣慶都欒城一帶亟宜下寬大之詔以收
拾人心
上曰已有旨着撫按查他灾傷陽對臣不知但據臣
所見亟宜固結人心使人人皆有感激恩賚之
意則衆心即可以成城至于目下亟宜將流寇
掃蕩庶乎專心并力以防邊此尤目前第一急

着也
上曰起來中官出殿外宣
旨
上傳賜閣臣等茶餅三閣臣同諸臣謝
恩各至東直廬中官頒賜酥餅光禄寺官捧茶遍飲
諸臣訖中官傳
旨各官回衙門辦事臣等謹承
旨而出

西山遊紀

京師西山王脉盤鬱之奥區也癸丑仲春棘闈後二
日同齊年梁子廸一詩僧載酒往遊初憩碧雲寺觀
玉泉有泉聲響日夜樹色榮春冬之句薄暮宿香山
來青軒軒前短墻作半月形蓋踞山之最勝一峯也
凭垣一眺樹色湖光撲翠送秀環山之勝坐收几席
間矣我朝聖駕凡數駐蹕今上御書四扁曰來青軒
曰望都亭曰鬱秀曰清雅與子廸肅禮拜瞻恭頌肅
皇獨翠之語益歎聖明鑒賞之精草野中人幸覩一
代風雅之盛因各浮一大白以識慶焉夜半酒醒起
步中庭松際微月水波徐風恍然身在無熱天上不
復知有人間塵煩少焉晨鐘震響山禽亂鳴遊客溪
僧交馳雜遝清淨場中竟是一有情世界隨意登臨
凌峯造極方謀歷盡溪山勝蹟而風伯肆威寒驢欲
僵率爾言旋山情水意尚在胷次迺年來拋書午夢
時有未盡遊覽之想庚申孟夏需次選人偶值冢宰
杜門旅寓無聊于是招侯德徵齊年重訂西山之約
以四月二日同山人楊懋修出平子門過一廢寺觀

浙兵兵爲奉調數千里來者蟣甲鶻面狼籍殿宇間顧瞻欷歔謂此景象殊非盛世所宜見次登隅北之方臺臺無屋以蘆箔爲假舍所以暫息遊人肆睇于高梁橋也西行十里許即李戚畹海淀名勝著稱一時周廻數百畝朱閣綠窗奇峯幽洞種種窮絕人工且滿引西陂活水普灌其下巨浸浩淼蘭舟蕩漾縱眸四望誠一大觀也其東堤長楊茂柳間羅立數十怪石嵌空玲瓏峯巒洞穴盡天劃神鏤之巧德徵于是效米顛爲下拜余因調懋修使爾家次公見此不

知何法攫以登車一笑而出各就肩輿折而北有米氏園閣其拓基差小而韻致故自楚楚余爲輿卒爭道迫而過之德徵偕懋修入焉窮其槩比憩前途備述奇勝驕我余謂審如所語耳根快絕何必勞我足力使目獨娛也二友嘿然又行四里許遥見蒼松參天雲蓋森森詢之則功德寺有制禁不得闌入徘徊松下坐挹清風已覺山色在眼塵胃欲滌矯首西望則玉泉瀲灧冷光浮動山坳小亭孤竪榜曰望湖並湖而南蘭若叠峙墻竇屋趾時時碧流湧出于垣畔得怪榆焉葉潤如杏莢大于錢懸亘水上如渴驥奔泉狀余謂懋修觀此胸中又添一種畫料矣出踰金山寺後峭壁層崖如拱揖如却立者上下華岩寺也佛域錯落僧舍皆依山搆宇極目遠視居然雲窓霧寮山岩之巔有石洞深廣可貯數十輩下巔行二里許屐齒尚在樹杪忽聞有聲如豹衆山皆響德徵笑曰庶其犬吠雲中乎環岩皆水也水石相激怒而嗌其凸則舟馬難施行人苦之一老中貴結屋水涯築長堤數里蜿蜒循勢檉柳匝列水流深處則橫以板

橋與德徵携手堤上嫩綠浮浮染人衣裾傾壺而飲不覺積然相與把袂飛度危橋直躋西峯絕頂謁純陽公像像在古洞中洞隘不及方丈山骨石乳隱磷嶔崎天然嵌成非復人力所設於是捫磴叫絕疑呂仙在焉返宿岩之中峯德徵懋修推窓對奕余則捉筆題詩于岩壁偶因清興到山阿山澗新醅引興多醉後凌空渾欲上青天搔首問如何會有人出玉泉法酒來佐我遊故次句及之德徵先就枕余偕懋修散行禪院晚鐘正發就而聽經堂上黯然杳無燈光

因呼寺僧諭以月晦燒燈用續佛光之旨歸則擁衣而寢清夢未續早見日光蕩隙乃呼德徵趣修起而盥櫛行次一石洞壁間班剝隱隱吹塵讀之則夏相桂洲李侯惟寅紀遊四詩也腰輿過湖上西來朝爽頓令皮骨都清度峪行未踰二堠見荷瓢頂笠扶衰携幼者趾相錯於途德徵問故余曰此放堂故事也都中梵宇夙有此舉每逢歲時徵會醵金多儲麥飯銅錢至日中使董之撞鐘伐鼓禮佛飯衆遠近喧闐人各賑足亦是佛法中一種功德因與觀其所為張

設者余謂德徵竺天教指故自有與儒宗相印處于此具見一班出行亂石中窄徑委折短步盤旋凡三里許始達平岡長松夾道凉颸侵人松盡塔出洞門宏敞則所稱臥佛寺也寺制深遠中有娑羅樹二章豐幹密葉大雄殿托蔭焉殿前後各供臥佛一石鏤一銅範法相莊嚴山人叩旨于司磬僧僧茫然罔對殊自河漢余拈二詩譯之娑羅深處古佛堂丈六金身橫石床借問浮生空逐逐何如高臥莫奔忙為憐凡夫渾如夢故假長眠作覺皇可奈夢深覺不得紅

塵踏遍自彷徨德徵賞其得理別作二偈各書一通于壁散步垣西尋流水源頭從深林中來邈不可極但見方潭北巨石岌嶪拾級而上聽水聲潺潺足供洗耳相與留憇片晌行數十武蒙茸草中紫光射出拾得紫芝一本大可踰掌曄曄浮潤地非商山將無四皓時來潛跡天固產此以療饑乎欲搆採芝篇不知輿夫樂趨其勝頃之已陟碧雲寺橋崇殿廣廡紺宇雕甍依然當年景色而遊女倩粉駢肩累蹟則今日之創見也余語德徵碧雲以水勝涓涓寒泉從山

根迸出一泓淵渟甘沁詩脾泉下作小池遶亭曲注亭前方塘半畝滙水其中蓄金鯽數百頭修篁曳烟古柳呈奇而右則有曲洞窈窱石戶嶙峋彼羽流化人往來藏眞于茲碧雲之勝觀止矣于是三人解衣盤礴于亭上手掬泉水烹新茗覺爽氣馥馥齒頰間既則命小奚負罌至前村貰野釀修泛觴已事倏見水勢乍漲流之有聲輒成小詩竹浪飜飜入坐凉觴流曲曲趁花香山靈似解遊人意故放泉聲助酒狂初出遊猶有霾風作厲是日則晴暉爽籟致愜人懷

蕪之香勦諸名勝雲起星懸纍纍欲墮簷前使人逸興遄飛擲盃而起越重嶺舍輿褰裳往穿詰曲磴道凡十八轉乃詣弘光寺寺據山之西北峯東瞻京師宮殿微茫如遠山黛色俯瞰碧雲則渺乎一培塿耳南折行有亭翼然儼在雲表問之僧曰沵憩亭也苦無磴道余曰鳥道崎嶇固自山行佳趣正嫌磴道多事與德徵山人把臂緣山脊行嶄崪斗甚小極則選石分坐數晷乃造其巔方亭四空短壁石凳發發飋風馮虛御冷矣於是手攬雜花向山僧問名德徵笑

謂遊山且復學詩乎何多識草木之名也趨而南由樵徑達寺之西偏看蝦蟆石寓來青軒後之僧院恰未過中品茶畢共奕數局余則起就樹陰下趺坐得詩一首而二人枰戰亦罷散步岩前月鉤初上松影微逗池中白魚如銀歷歷可數聽蟀中淙淙徐來往視之則數道玉泉自山巘流出相與披草坐泉間䠶水濯齒四顧寂寥人語不聞惟吾三人語聲與泉響互答耳歸則假禪床而卧曉起商歸路欲指山南僧以路嶮難之余與德徵曰登山攬勝所貴在嶮山不

嶮不如城市遊愈嶮遊興愈王矣叱馭而前三人衣短衫躡屩而進鼓勇爭先頃之至峯頂茶棚下望從者匍匐扳緣如猱升如蠏行眩悸不勝狀又有若喘月吳牛者牧童樵子見而異之咸相避去德徵慫修拊掌大笑山谷齊鳴余則為之戒雄談此距天不及尺五政恐呼吸驚帝座耳問茶僧覓西路得一中峯菴閴寂而深秀儘為静修勝地少談閣上留一短詩亂山藏古寺衆樹攢幽清可借片方地來訂蓮社盟南折行則大溝直下巨石林立想夏雨暴注時千尺

怒濤洶湃砰訇不知作如何雄觀也度溝而東僉云為晏公廟至則朱塈石壁扁曰道統門再進為正學門登堂環視四壁皆石龕石像丹髹金書懿行詳備則遡黃帝而下迨宋儒諸君子也瞻顧愕然山深地僻之區顧安所得此一泒道脉哉僧乃具述一武弁晏某捐貲創立者堂後有室三楹四壁亦石石上雕鏤采繪金碧輝映神韻生動則古之忠孝人也室後倚山作洞三區洞壁刊載胥古名賢慎修佳話噫奇哉西山一片地强半為梵王所有誰復知有吾儒面

孔况晏以武人頗能于羣衆供佛之域獨崇未委之斯文晏其矯矯有正志者乎相與瞻注移晷而去傍溝行在在琳宮碁置巨麗政足點綴景光如大海瀠瀁一二浮鷗容與涘次轉覺有少嘉致三人岸幘信步與至則小坐手談來逆無心勝負亦忘道遇一衲僧曰智軒者黃面臞顏畧似上人行徑方謂山中枉却千百髠流徒爲遊人給掃除殊無半士堪與談者揭來逢此白足相與入精舍則斗許大屋竹床石硯差强人意且出當代名哲如王公袁白朱公蘭嵎董

公玄宰汪公蒼衡吳公浮玉輩書帖焚香披翫頓喜山靈得此庶可不大落寞出之萬壽寺觀大鐘鐘之大十倍尋常內外楷鑄華嚴經一部靜夜一聲遠可聞蘆溝其寺則原因舊花塢而更之者寺後隙地尚存豆棚藥欄位置不減海淀而古栢壽藤則十伯過之南鄰爲延壽菴爽塏可以避暑蔴植菩提樹二株彷佛若墻下之柔而葉微多毛相傳結實一𣪍恰足百八珠之數菴前大河則高粱橋上流也扶河滑行柳風濯濯謂是山陰鏡中遊而城市漸近又恐紅塵

逼人回首西山如在天上乃倚樾嘯吹飄颻凡所遊履皆圖之絹素異日澄懷坐觀玆可當少文之卧遊也又與錢微謀著山志畧曰碧雲爲香山古寺語掌山政者西來一脉天子之氣實是焉鍾孰作聚始使刑餘之人徒知爲營自計而不顧斧斤日夜鑿劚斫傷王脉豈曰漢解奈之何其忽而置之耶若夫地氣之所屬水源之綿遠偉哉西山眞億萬世帝王無疆之業也是爲紀

德安修城紀事

泰昌初元十月之交予筮仕來李郃子入其境岡巒崒嵂谿流瀠洄儼然漢東一都會也既入城則見墉垣莽乎大哉而睥睨半圮門扉鈌焉至求所為號戒誰何之具則并一蘖之不設不覺瞿焉心惻掌固謂何弛備乃爾語不云乎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且今何時也而顧勇夫重閉之不如將無周漢二策在宋頓亡者今且復踵其故轍耶再四聶嚅時以新婦初入門未敢妄騰輔頰延及逾歲邊氛孔熾所在浸

浸伏莽有戒而予辱攝郡篆因請益熙丞龐公別駕郭公僉謂當務為急無先城守一事輒移檄守禦千戶所計丈數程土物分財用仍令劃分信地領其千夫百夫長及其軍丁之守即各於本地量備大石塊三萬餘枚其諸官兵但編其名姓設其飾器居平本業自便遇有緩急即當登城受法以通守政旋據詳稱查編守城官兵周遭雉堞共派四百七十六名石塊應備六千石其城垣上下崩壞四百三十二丈女墻摧隤四百八十二處約用甎灰各二萬三千八百有奇其鍵閉管鑰版幹畚臿之屬約用木植鐵石各五百有奇總計其費共需八十有三金徒庸餱糧具是例發修城額銀非府官所敢專擅因詳請兵憲朱公云王公設險至與天地並列良以城所以守地務守者地不危此先王之本務也是以補城郭戒門閭此即尋常無事時月令不輟于警矧惟茲時東西交訌則夫守不失險一而當十百而當千謂非賴此千丈之城則萬人之城也耶且也郃子于圖經為中絡介在襄郢申漢之間則楚豫之要害地也國家分千

戶所守禦其間念甚深矣所有城垣各門即未大至頹廢而一二壞墮委有陵頹之漸雖及今培修猶患非未雨之早計苟過此以往將不免後時之空憂矣既經所官詳勘估值酌有槩數合無申請俯賜准令如議動支修城綱銀委官督修庶靜能守其所固則動能成其所欲雖令與山川丘陵不可升之險永固無虞可矣兵憲今之哲夫也慨然報可爾乃慮事以授司徒又急加派重困民方殿屎義不忍以征繕起大衆多方汰省一切取厲取鍜救之度之民夫止用

七十二名遂於嘉平朔日經始郡丞則以入覲行矣屬安陸賀令專任護作予與別駕時行稽覈無煩督鼓再越月而告成事馮馮實實不崩不騫祁子而後今始有完城矣其劍增則城之四門按方色各樹大旗一題以金湯鞏固譏防諭牌十六座每門長鎗大刀鏜鈀各六柄燈籠二手旗二長牌一各歛以方架一四樓櫓顏之以扁南曰鳳凰呈祥北曰石柱擎天東曰三臺具瞻西曰君子垂芳義各象其山或川也夫春秋書城二十有五非時非義者書雖義與時必

書重民力也是役也于時于義是稱允協且所費取之額金畢厥工才起夫七十二名耳頗不戾於春秋之旨特以區區補修無敢仰煩大君子鴻裁聊爲識其顛末之槩如此嗚呼詩云公侯干城又曰衆心成城誠有成城之衆心而人人皆干城之選矣不然城非不高池非不深失道者有委之而去耳此王荆公記桂州新城而推其本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旨哉言乎嘉賴价人幸無俾城壞兵憲名化孚雲南安寧人郡丞名應賓四川瀘州人別駕名幹北直隸萬全人安陸令名大亨江西永新人予不佞河南鄢陵人也

東巡紀事

崇禎丁丑冦氛狂逞廹在舒廬窺犯儀揚之報一日數至而鮮藩失守海上有揚波之虞叨有地方之責者徵兵措餉不勝惴惴憂之而鹽場哭爾告變識者皆爲吐舌據泰州詳稱富安場鹽課司申報本場於六月初八日據竈户陳禀自古課從鹽供竈賴商補商竈交通裕國利民萬竈不幸近遭徽西二商詭計百端害我各場假託上臺引单不行餘鹽緊急借言無銀不買會同定計陡跌鹽價每鹽一桶各錐八分

實得七分要責者勒設預量後給米麥兼行低錢并搭今課折錢糧增加嚴徵我等萬竈何以封官養生又遭假商架揑虛詞酷追私債解院解司上差坐場竟無寧日萬竈困苦難以度活泥門四竄日不聊生夜無棲宿我等豈肯坐困待斃等情次日旋有竈丁上街搶食充饑各店舖登時閉門貿易不行老幼驚惶地方陡變備申到州據此該知州徐日升看得軍國以鹽務爲重場竈以鹽事爲天一日不煎鹽則一日無所營運一日不賣鹽則一日受其饑寒故鹽價

稍高則急公並以餬口鹽價太賤則受害更易生心况賤而有商通行貿易不絕猶可言也賤而無商可買閉門坐斃不可言也往歲每桶價銀二錢八分或三錢五分庶幾有生全之樂今每桶價銀八分則減三倍矣或七分則減四倍矣蹙蹙靡騁安保無不肖之心乃擁衆控陳聚人倡亂遂欲搶食充饑何物么麽肆此狂悖即張分司所申亦云前已見于安豐今又見于梁垛馬把總復有東臺竪旗之變内有起兵應逆之語朱巡檢又有富安搶食之文環泰州者止

十場傳民變者已四處是可不爲之寒心哉總之場中野竈原不知禮義一有所激最易生非如草堰場係國初張士誠稱王僣霸之地梁垛場係近日王虎子十王八寨之鄉以故不顧王章流爲習氣輕生若屁殺人如麻况其廹以饑寒又何責以理法倘或所在摇動必至莫可收拾卑職雖無鹽課之責成實有地方之千係謹具申懇上裁或嚴行隄備或曲賜寬舒如何稍蘇折價使商賈之通行如何稍禁追呼使鹽價之仍舊勿令挺而走險負固不服則安竈即所

以安民而足竈亦可以足國矣等因到道因思地方
異變法須蚤彌然非躬自巡行恐難綏定又慮各場
僻野從來上官所不到若不預行宣明所以安撫之
意正恐草野之人翻不免于驚駭因而牌委把總熊
長孺分給告示前往宣諭云惟茲萬竈莫非赤子煎
辦苦楚情實可憐比因一時鹽價偶賤遂致人情皇
皇本道的于七月初二日躬自臨場查問萬竈疾苦
相與悉心安撫務令赤子痛楚得以洞徹于父母惟
爾萬竈各宜安心靜聽仰體本道撫民恤竈之意且

一切騶從減省日用餱糧俱係自備毫不擾地方
各該場官勿得借端滋派即差官亦不得妄有需索
訪出重治不貸遂於至日駕一小舠僅足展卧具縣
河梁而東臺環聚而觀聽者數千人因進官吏生儒
商竈從容細語在竈言竈之苦在商言商之苦本道
謂爾商之與竈實相倚以為命者竈固以鹽為生若
不得商轉運則竈之生計何需商亦以鹽為業若不
得竈煎辦則商之本業何資是以在商宜知竈之苦
在竈亦宜知商之苦即曰徵貴徵賤亦自盈虛之恒

理然而通融接濟所貴不致於兩困而已次日於泰
東書院禮謁先師并四賢先生諸生進而講書三章
又恭設聖諭牌俾鄉約講聖諭六句權藉道化隨機
開示在諸生為四民之首在鄉約為一方之耆況王
心齋先生崛起竈丁為一代大儒惟茲十場實忠信
禮義之鄉物理之盈絀時勢之消長天理王法之昭
赫凜烈固所童而習之矣即有一二無知愚氓不妨
婉轉化誨務令各安生理不失為太平之良民可也
又聽各商竈據實陳告以宣欲達之下情一時人情

歡呼遂覺杌隉頓安又思大學之道貴于格物煎鹽
苦狀百聞不如一見輒冒暑走斥鹵泥淖中往所謂
城東之漁亭者乃各竈煎鹽之區但見無數竈丁携
老扶幼匍匐於荒草黑焦間蓬頭垢面非鬼非人手
執野草名曰鹽蒿取以充饑口絕五穀之味鶉衣百
結甚且赤身裸形號泣之聲慘動天地窮愁之態苦
踰楚囚旋問所為煎辦之具如灰亭如滷池如鐵鐅
如灰場按名躬閱備悉苦況又且鞠躬俯入燒鹽之
所曰竈房者立不片刻蒸汗如雨蓋其房形如覆盂

不可仰視兩鏾接竈大火熾然雖復盛暑酷烁不獲時刻暫離且辰刻進火午夜方成其間添滷者司火者管下皂角者凡用三人之力合此兩鏾所煎僅成鹽一桶纔博得色銀八分耳苦哉竈户眞覺流民之圖無以繪其狀矣然此猶有鹽可煎雖苦亦所甘心其他頹垣廢屋敗椽棄埣不一而足詢之則皆竈本枯絕相與襁負流亡他所矣因歎籌國經邊我國家財賦之源半需鹽筴而究其始基緊惟此竈丁是賴夫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踐其土而食其毛不知凡幾

豈知此煢煢竈丁實能出苦力以爲國家辦此數百萬之邊需哉然則竈丁之不可不亟議矜卹也不待智者而知之繇是歷梁垛而安豐而富安諸場禮祭王心齋先生又以三金式其廬沿河住泊備悉各竈之隱情具示乂安之德意所有運鹽小河關係諸場血脉經今數十年未修立即批行泰州分司勘估疏濬至于官吏苛索常例諸弊隨經批行運司將諸衙蠹究懲革示用釐弊孔以蘇竈困而各場極窮竈丁又行分司備造花名文册量捐微資人給百錢聊爲涓滴之潤自是各場帖然辟如病者呻吟在床但有一人過而相存即不必果爾分甘而一種慰藉殷[illegible]之誼自足令人色起而神傾矣嗚呼比一役也初聞洶洶之狀或有勸余不可輕身以往者比至場次第見諸父老灑道相迎香燭燦列於是而數子弟之于父母未有不戀戀相依者但在上人果能不媿父母二字天下不患不太平矣向使余不佞惑于浮言即不然而或憚暑熱輟此一行則萬竈之疾苦莫伸地方事殆不可知况甫旋而流冦突至一日而攻陷盱

眙六合蔣令死焉幸而諸場晏然得以一意辦賊賊騎雖徘徊于數十里外畢竟趑趄不敢前星夜遞發官兵追勦乃遂望風宵遁邪關一路帖然安堵此役之于地方未必無小補云

題撫事備紀

監軍職方楊卓然者督師楊閣部題委監楚豫淮皖之軍以部臣之體行事例不受督撫節制者職方舊爲太湖令自楚奉令而來即假館于太湖爲招安五營之舉不謀于衆单騎入山聮治勢營而爭勢營而革營而左衿營而老徊營既歷五營出詣蘄水晤督監劉公楚撫宋公面相商訂復聮五營返太湖晤督監盧公及不佞備述招安事遂繕疏入告因有五營分任之説蓋以革里眼賀一龍老徊徊馬光榮左衿

王張一清皆落營于楚之蘄州高溪寺一帶而南營爭勢王賀錦二隊治勢王劉希姚皆落營于皖之太湖縣白沙南陽一帶各秉其便輙以分屬之其所委安官在革左等營爲把總王玉琥同楚委監紀通判鄧起在爭治兩營爲条謀生員王弘度黄上襄都司金溥此三人與王琥皆監軍舊治之部民也故監軍任之不疑至于監軍疏云某自受事以來無事不商之撫督惟入營安撫一事未敢相商苟一移商無論軍機呼吸事難錯過且共事骨內誰肯以某監軍之身輕試虎穴者則撫事之緊可具知矣不佞職在協勦者也既有懲于撓壊撫局之覆轍又復切于撫局不終之烱鍳惟是外寛内嚴無日不進文武將吏而申諭之所期厲兵秣馬以須而已因彙諸疏書以爲撫事備紀云

烈豆紀事

煮菉豆中往往有煮之不爛者俗名烈豆亦名鐵豆其名甚佳夫以猛火沸湯之中諸豆盡皆糜爛而此獨堅挺如鐵完好自若毫不爲損眞可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焚者矣稱之曰烈宜哉癸酉蘭秋余方里居天中潘覽德氏扶我雀羅而來相與啗菜根食新豆湯偶言及此覽德避席曰回憶乙丙之季區區眞不翅一粒之在百沸湯也予曰快哉正幸有此粒許耳所以謂世道雖大壞極敝時定有不壞不敝處正賴

壽當耳目赫奕外自有一輩血性漢在未可云一片清明世界遂被當年之乘鶴軒而戴猴冠者一往糜爛壞盡行矣覽德珍重自玉庶令天下人自此勿復以皮相舉肥徒爲有識者竊笑其邾婁莫辨耳

右烈豆紀事一則漫錄投之覽德直俗中其秘藏之幸甚

孝昌五日釐革議

爲政總期於安民而安民莫先於除害蓋疾痛之切身廹欲求去比之企望分甘其爲情之緩急正自不同耳某濫役代庖孝感縣務匆匆傳舍彈指三日許耳地方利病即未能洞悉萬分一畧據耳目所及如遠餉弊孔莫可窮詰業經某清出一千一百八十四兩有奇抵補本年新餉見今開造簡明總单刻布曉諭外至於殷實答應流毒滋烈所有搜括公費銀兩官爲設置諸欵頗費勘覆已經另文請議猶有一二

隙竅之明稔爲地方疾首蹙額者輙敢不嶄煩聒聊爲指陳作革除積弊議弊有視爲平常而滋擾民間者則舖行之當革也凡市物公平置買在官之與在民一也何用舖行即用行給以官價已爲不法豈有百凡票取而全然不給價值也者將無以衣冠而行攫於市乎現今各行把臂搏顙瀝血控告情乞多幫幾十人甘心願賠而不辭吁嗟區區舖行數米削針所博幾何漸此不改民何以堪此項爲請自今以往徑當裁去凡官所需用務各現價平買少有姑違直

以計贓坐罪之法繩之庶空票不敢濫出而細民亦可更生矣弊有沿襲而不知其非者則衙役之當汰也白役次身冤禁森然不意此中猶復鴟張毫無顧忌據兩日來無論狀告聲冤事事衙蠹人人民害甚且昂首聽差問之非某役之次身則次身之幇丁一人掛名不知幾人奉差按查每年一名工食裁得七兩二錢耳以數人而環需此區區之糈則八口之家仰給何賴如此而謂不指差科剝小民以自潤政恐天下無此清白衙役耳縱虎豹於通衢任其擇人而

食何父母之能爲即曰該縣驛路衝繁額役有限間或不足備數然于星軺雜遝之時但一出資顧役未始不便且亦安見日日常有過客而必預蓄白役以待之耶此項爲請嚴行清汰凡係正額應役悉各給以年貌印牌懸帶腰間其餘白役次身盡數榜示革逐則衙門之梟獍既除而閭閻之鷄犬亦可稍寧矣弊有旁委而釀禍者則批辭之當慎也輓近化難知本即不能使民無訟亦於萬不得已之中酌爲聽斷聊以平其不平之鳴而已蓋聖人於易特設一訟卦

且原其始於天水而繼以衆起之師誠慎哉其難言之况瑣瑣佐領有何識力而可望以窒惕之吉且見金不有躬者又復比比而是向來憲禁不許問理詞訟即小事亦不當委乃見有軍徒重情亦且出之佐領招審者是何法紀即謂憐念小官不得不量爲周恤然而小民膏血豈是作輿佐領之資更復别爲誅心又安知非猫鼠同眠之弊哉此項爲請一切詞訟并不許批行問理即問理果公亦當坐以通同詐欺之罪如此則此地有錢者生無錢者死之謗庶其免

乎弊有濫行而無稽者則私票之當禁也聞之人呼衙役票包爲酒食囊誠以一票出而厭飫于焉取足耳此小民每以票差之煩簡卜閭里之休戚則當其硃票之時豈可不兢兢致慎耶曾見一里民出掌大一册私記打發公差之帳無月無日無不有公差下鄉殺鷄爲黍幾無寧晷傷哉民其無如矣此項爲請嚴禁佐貳不許擅用私票准如某前議每月責令自備空票數十張請用堂印仍置簿紀月終按數繳還查有濫用及價值不公者輕則誡諭重則申究其在

民間如見票無堂印即係私票亦莫應命則從前醵金打發之弊或亦可以省却如許矣弊有最大而爲民重苦者則區頭之當革也何名區頭自白雲六里撥充潞簹租課昔年皆中貴自行徵收後因校尉咆哮民不堪命於是詳議改從有司代爲徵解從民便也不知誰作釁始每里定一區頭聽其自徵自解官則付之不問其間科派幇貼之害不可勝述而王官無忌草野小民畏見其面是以所定區頭往往皆無賴子家無擔石之儲而委收數百金之租銀衣於斯

食於斯甚而花酒縱恣比及歲終中貴廹欲報滿稔知區頭無賴日日督趣有司而有司亦知區頭無賴區頭愈以無賴作魔詭情揑媳某里甲欠租不納致令有司無奈爲之急票追呼重勒再納則始終歸之小民受苦而已此項爲請仍如初議有司代徵所有區頭盡行裁革不惟臨時可免中官督趣之擾即小民亦不致有廹促重納之患矣之數議者誠皆畢畢無甚高論且亦寧敢謂扶盡民隱然因管窺偶及遂妄意可比芻蕘之語是以不憚僣爲布鬭焉

筦庫條議 南工部

職膺庫務踰月于茲斤斤自持一切成規俱照部志就中體察年來清補釐剔覺已極其澄徹管見所及猶有一二法應申飭者佇奉批示庶可昭畫一而定遵依謹列條議如左一爲天平之當較也庫中一出一入唯此天平是恃苟有絲毫或舛將所稱平之謂何且又何以仰質于天日也本庫天平法馬歷來較定畫一如市上所用毫無軒輊或左或右亦自可以通秤但從前相沿僅用一頭秤銀往往致有重輕之

疑職自接管以來責令左右互稱此歐陽郎中所目擊者今除法馬仍舊外另置天平盤架一具即請當堂眼同各司驗準用著畫一永便遵守一爲銀色之當定也完納國課王稅自宜足色整錠不知誰實作俑每百兩許帶二錠低銀濫觴不已遂至低碎任納但前此庫藏尚有數十餘萬可以隨便支給所收未必即爲所用且除蘆課二萬餘兩解京外餘則盡有放而無解夫放則原封即可給發間或銀水不足亦可斟酌搭散今則庫藏如洗又復咨解動至無算即

如前者黃爺將領解八千有奇傾錠滴珠費已如許近又稟索補秤銀七十餘兩矣目今傾解顏料一宗極力挑選細絲猶復傾折約近二百餘金尚自茫無着落凡此皆因納銀時狥情濫收之故向使一槩足色整錠安得滋累至于廼爾唯是沿習既久一旦議及釐正乃反駭爲刁難合無請示自今以後交納課稅一切務須足色其不及五十兩聽從小錠自便但自五十兩以上定要傾成大錠即刻銀匠姓名其上如有支用即將原錠給發不惟傾賠之費可省抑且

就中潛杜無數弊端矣一爲借支之當禁也凡錢糧但一清楚則無弊然出納唯按正項則自清是以作奸犯科者所利最在于混淆而其所以滋混之源惟是支放不按正項前牽後掣不便稽查則借支一法緊寔弊囮耳卷查前任葛郎中痛懲此弊不顧情面設法清扣業已銷過一萬一千八百七十兩册載尚有四千有奇甚則或有它故無從追問如郎主事借支俸薪一宗官已化爲烏有册猶虛列此數竊恩秋毫莫非公家額賦何得任意那移不啻泥沙擲之方今庫藏匱乏正額尚且不敷從何得有餘金堪以供此別孔所有從前借支合無請乞批行各司應開銷者開銷應扣補者扣補嗣後一切不許借支即有眞正工程浩費旦夕不得銷筭側須先支備辦者亦必本司據實說堂批允然後按數支給如有不奉堂批而本司自行支取甚且有私帖取用及或白頭領子一槩停閣盡不准行庶混淆之端不開而侵冐之弊可杜矣一爲逋負之當清也本庫入數之多止此課稅兩宗即令實數全完猶不敷用豈有虛報完數延

及數年尚不交納如京關稅銀一項眞是大可駭異蓋庫中舊規凡本人本日稅銀盡完即登總收簿即給印信庫收如本人本日稅銀完不及額雖欠兩許亦登寄收簿不得支用但前此本日所抽若干并無總单報庫一聽商保零星交納完欠多少本庫槩無從考今自賈主事刻意釐剔剏設總单一張每次輙有一单到庫或完或欠舉目燎然因與屯司葛郎中兜底清查設法稽核然後知報過關稅尚有天啓四年分迄今掛欠未完者夫此稅乃前官報完正數截

入考覈册中豈可任意拖欠以未完作已完且稅關法例須稅完然後可以過關豈有四年分商簰尚未過關之理夫商簰既已過關而此稅何以尚不完納此不問而知其爲歇保侵漁無疑矣方今庫藏寥寥百凡尚須搜括似此正項安可容其經久負欠除歷年撤數已經移會屯司外仍希嚴批速追照原抽正數完納并行根究積年不完有何情弊不唯公帑得收實用而稅弊亦可永杜矣

鴻臚寺主簿廳題名記 萬曆庚申

凡公廨之有題名也皆於風教重有關焉蓋國家衆建官師長吏統均黜陟銖黍無所貸假誠至嚴重矣轉瞬晷移莢易一切付之泯泯則文墨殿最之權實慮且盡惟是貞珉一片舉凡通籍于斯者率人勒名其上令後之觀者得以按名而尚論其人賢行具在法誠靡爽嘗試陰閱片石令人凜凜有顧名之思焉今鴻臚寺主簿廳題名舊無專鐫纔得附之宅碣餘方耳右丞李君玉華方其宰簿事也惻焉傷之謂大行令掌賓客之禮及諸侯歸義蠻裔莽乎鉅矣而傳聲贊導環上下以司其會俾班朝治軍蒞官禱祀種種協于中正不至爲立隆黜者繄非主簿烏能勝其任而愉快哉則簿廳之應有題名也計固不在諸廨後謀將選石竪之廳事會以遷秩去嗣是崑池葛君稷下與儒雅稱明于天地者來蒞厥司慨然力成之於是主簿廳今而後有題名矣余與玉華同梓里適當謁選次因屬予紀其事嗟乎二君之意吾深知之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懸則不可欺以輕重

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僞况侍儀司星懸帝垣典謁明禮實是焉託苟得有方之士而主之夙夜庸庸祇祇威威始肶成文而終之乎秋勢且日明辰行江河流而萬物昌焉在其不覩洋洋大化也者抑攷之宋史于鴻臚諸員獨不該備今雖設有多人而金華晝閑廷燎無光邊庭多難莫或來王憂天者至有漢官威儀之想禮以已亂之謂何則夫性守宮庭人域是域異日而雅化房皇于以仰佐聖天子樹道之極使四裔聞而帖服稽首邦其永乎于休是惟二君寅

直以清克修厥職之力焉夫豈區區綿蕝而無少補于治敎已哉用是以告趾美而來者其共勗旃以爲片石光

仁先院記

揚州一域爲天下治亂之候揚州安則天下候以無事顧郡之人流寓者十九流寓匪獨營富也其日謀一簞之饍思獲一宿爲安者亦爭逐熙攘遲鷄聲操擔以候于市不則牽纜于河幸而其壯且無病也十日困寒暑卧地遂致内傷藏絡外損肢體或年老衰落不能以力謀生而丐于人之門豈遂盡憂乏食死哉惟是暮無棲歸霜霰風雨時獨不得一椽以自蔽也夫揚州古稱繁華地而煢民至不得一椽以自蔽

徘徊霜露顧望呻吟與言及此能一日深居晏寢耶莊辛對楚王曰於人皆欲其樂壽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且今天下何時哉流氛蔽天賊殺不辜奸宄伺隙饑人皆瞋目語難若無以收䘏之令其展轉顚沛匪但爲民父母者心所不忍于地方亦多所不便揚州舊設有養濟院在北門外然所容納有限未能普濟多人吾今分東西南北爲宇擇四圂隙地稍爽塏者剏爲四院凡若干楹以佐養濟院之不及題爲仁先院若曰是吾君仁政之所先溉而余與郡守諸

君奉之以成者此四院中各立總領類造一册使人數可稽即在地方未必非綏靖之一事况乖和之感上應下徵化沴爲熙抑又何憂乎倘郡之賢大夫暨紳士商賈或能歲月間一於此爲饘粥以賑其饑藥餌以恤其病秋氣既深爲營置草薦以周其寒而又爲稽察總領毋以强暴苦病瘵毋以少壯虐老穉果能調衆無厲者歲有賞以類準心以時舉功是所望後之篤義者矣抑瘖聾跛躄扁蘧握遞者古之所養在官猶不敢曰已有以養之也推此而通窮合獨矜恤寡寠康富而緝强法立教行語云衆心安定謂之俗使天下候以無事以上報國家余與諸君子其庶幾乎

石塔寺重建石塔記

余治兵邢水之二年過石塔寺見垣殿荒落居人酒舍歌房侵據寺宇問石塔所在沓不可得檄郡守一稽其址土際得大悲石幢傍鐫侍院押衙充押司官銀青光禄大簡較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憲上柱國孫現天祐四年歲次丁卯四月丁未朔十六日壬戌建立秉充供養乾貞二年三月朔日建三門後重建及石蓮瓣俱鐫如來相好衆且伐土觀其基漸次土色殷黃有小金瓶僧取置掌中即貌木神墨倘忽如定知有舍利其中聞之郡守往觀則中鍳有聲者再或白予啓視余曰何啓爾因與喜施者新塔瘞舍利其下先是據此者夢神甲而前輒驚寤又一諸生數夢人語當還其地至是竟無病死按開成三年于慧照寺建石塔藏古佛舍利因改慧照爲石塔寺慧照舊爲業因顯慶禪院劉宋元嘉十七年爲高公寺唐先天元年爲安國寺乾元中爲木蘭院王播索食題詩處改石塔後僧請舊額更創于甘泉山亦名甘泉寺舊在西門外紹定中廢僧從故址重修嘉熙間移

創城内浮山觀之西寶祐間亦重修茲石幢所載天祐乾貞則志所未及新故興廢令人有俯仰之感我高皇帝曰佛法陰翊王化詩所謂是懼其廢者也後此者其慎念前人毋毀剥毋委置草薜中毋汚蔑爲行羅嗔其側以懸舊業然此塔因緣故生成不更毀坡公石塔寺戒衣銘云石塔得三昧初從戒定入是故常寶護登壇受戒衣今數百年後適三昧律師住此而石塔新三昧秉戒約衆此銘遂若爲石塔懸記異哉余既鎮維揚三昧幸不往西湖請仍拈坡公語

曰渡口船同依舊青山之色秋來兩過一新鐘鼓之音塔凡七級更爲建兩廡凡六楹費金錢如干助施者例得附名碑之陰

自得記

余代匱維揚四年於茲拙將勤補往往寢食靡寧屛然之軀飽受勞碌丁丑長夏諸鹽場以鹽價驟賤沙中沓沓多偶語不得已冒暑駕小舠爲臨場安竈之行濕熱交侵火毒熾發歸而冠氛迫在疆上晨夜治兵爲守禦計兼以賦性木僵弗能浮沉周容無端之誑詠環至而横加所謂諸痛痒瘡瘍皆屬于火者一旦突出始而手足腹窠纍纍無何蔓及遍體變成紅斑狀若癮疹痒發則十指作楚少選痒定而痛儼如

火炙毒水津津焦灼之狀難以名言因服消風散十餘劑乃右足之背忽腫不可以履地而兵事倥偬無能偷安但以膏藥遍貼之庶乎勉强力疾以手捉筆以足御韡猶可憑几視事延及八月之六日背毒遂生有膿一點墳起于膏肓穴上所云未老先白頭者亟服仙方活命飲六劑日下紫血數合外以追毒錠子敷焉幸而内消不至成患其毒散于周身隱隱如黍粒其痒倍劇于前小腹之左結成一癤紅紫腫痛不能俯仰又以千鎚膏拔其毒痛乃稍定既至十有

九日毒復鍾于屏翳之間類騎馬癰亟簡方書得製甘草膏法及煮甘草節水薰洗又敷以太乙膏數日并起坐亦廢案牘山積不敢輟廢俯伏于榻上忍痛勾當回想諸生攻苦時從未嘗此況味我生不辰行乎憂患之途今玆歷夏涉秋又重之以瘡毒四體困憊五內如焚諸相知憐而慰藉若惟恐余之或不自得也者余則笑而答之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正惟自乃可得耳舍自何從有得自若不得豈成爲自哉且將行將廢命也或使或尼天乎昔年筮仕邗于蚤

已執此二語爲自得之訣矣況歷中外幾二十年所遭風波患苦不知經幾危險靜中默體君子居易俟命何等穩當外此一切勞擾徒自枉亂心神耳究竟何益比于甚病危苦中益覺神氣洒然毫不作愁悶想庶可彷彿于自得之微旨乎

竹安園記

園之大不及半畝未有花木并無臺榭望之若無足所謂園者而中故有堂五楹顏曰冰玉積久不修行且頹矣皖署送監寢室而外别無治文書之所乃玆冠被大創兵事少暇於是量爲鳩工即其故而新之左右戒以版壁分二室焉一貯經史子集及竺乾柱下諸書一設木榻以遲徐孺子其人者堂之北偏瓦礫蟲蟲冒以蒿萊人謂堂後無地也沓而既具以鋤以徙得地丈許爲屋三楹中供關帝兩室翼如則親

朋適來者主之堂之前舊有西墻高觸簷牙堂終日黝如也一旦毀之延日入室不啻披雲霧而覩青天矣墻基遺地不堪旋馬因爲小廈東西各二以居掌記經人之流仍分數椽鑿一門東向則過庖廚入園之路也門之左畔地不踰肘茶鐺瓢甕備焉由門而入小折而北縛木爲垣有竹數竿長纔及肩森森挺秀幸不殘于斧斤亟置一朱欄護之一日退食之餘偶與客散步庭中竹影篩月欣然快也乃名其園曰竹安亦以園他無所有只此竹數個耳竹乎竹乎向

沒于荊棘之叢浸浸與腐草同盡矣而今且迎風而
笑籜龍欲舞日報平安誰曰不宜于時竹露盈盈輒
泚筆而爲之記

鄜陵平冤記

昔于唐書見黃巢傳賊殺人血流於路可涉也時民
栅山谷自保不得耕斗米錢三十千屑樹皮以食士
人或賣餅自業鄧許徐兗數十州人大饑倚死墻壍
賊俘以食日數千人乃辦列巨碓糜骨皮於臼並啖
之讀之字字刺心猶以爲出之文人筆端未必盡有
其事也又蘄州刺史裴渥爲賊求官約罷兵詔拜王
仙芝左神策軍押衙仙芝喜巢恨賞不及已恚曰降
獨得官五千衆且奈何丐我兵無留因擊仙芝傷首
仙芝憚衆怒即不受命於是而知辦賊者計出招安
難言之矣崇禎辛巳秋余治兵蓼城豫章夏子調御
自中州來余備詢梓里近事夏子曰不肖於去歲九
月詣鄜所過村疃僅餘灰燼間有枯樹盡皆無皮蓋
饑民屑以爲食矣城門處處晝閉於中砌一小門幾
同民間之单户車馬望之却步而訶譏之聲晝夜不
絕既入館則青青子衿胥化爲兜鍪几案間半[illegible]
矣午夜祁寒無不帶刀擐槊樓宿城上舉國皇皇若
有旦暮不能自存者詰其故則以累年旱蝗蕪之流

冠披猖土賊因而蜂起有渠魁曰徐完者扶溝人初
從舞陽賊楊四及四𡖖而完脫身走適歲大饑斗米
錢十千父子相食人肉雜犬牛肉鬻于市十月後劍
麥根以食厲禁不能止施家崗邰村舖賊衆數千遂
擁完爲首橫行於鄢陵扶溝通許尉氏之界而鄢實
獨當其害始猶宵夜擄掠漸且白晝刼殺道路爲梗
置郵中斷辛巳正月擾及尉氏關廂鄉兵剪焉當是
時合四縣兵力猶可爲竈上掃除之舉乃說者曰此
曹不過無賴子爲饑寒所廹苟且蟻附求活耳果有

仁明之長推心置腹則嗷嗷赤子有所託命完雖不
逞固無能爲於是三縣主剿而鄢獨主撫使其撫之
得當慮安危謀始終或散遣歸農或簡選入伍小人
革面安在非率土之民乃當日廹於結局聊從賊意
假以禦侮爲名遂安插于鄢之東關羣千百殺人賊
一旦環城閫而處誠有如仲長統所云饑狼守庖廚
餓虎牧牢豚者一時紳衿士民慮切身家牛酒金錢
之饋踵相接也意謂飽其所欲或可博彼歡心柔其
獷氣豈知豢養日厚賊志日驕廣招亡命多畜馬騾

戈戟耀日擁衆入城甚且密布黨與暗藏火器吏胥
卒徒皆其腹心午夜使酒奪門出入忽一日羣縛數
人指名土賊殺之于市市人面色如土莫敢誰何自
是而爭先從逆趨東關如鶩矣或悍僕積恨于主人
或逆子抗戾於其親把臂投充東向而趨徐營轉背
即肆咆哮於時爲父兄之與主人翁者無不屏息斂
氣恐其鋌而走險則身命爲虀粉矣斗大孤城雖有
同志數輩戮力誓守晝則陽爲修好餌賊銷釁夜則
瀝血枕戈默籲明神無如天不悔禍闖賊李自成旣

破雒陽旋犯汴城徐完通欵于闖因益畧諸村鎮大
肆兇威於是令君始發羽書潛告急于按君而按君
高公以守汴之役未遑恤此延及暮春通扶尉三縣
彌苦屠僇鄢亦困憊不支軍書日以十數上人心惴
惴安危在呼吸間蓋賊完向在鄉村雖甚播惡然距
縣尚遠自踞東關奸宄竄入城市雜處閭閻難於稽
查且賊計甚狡豫防請兵之謀分遣多賊投入汴之
總鎮營中鎮將一舉足皆得調知向使按君於此或
微露聲色即不然就便檄發汴鎮之兵則鄢之爲鄢

不復有今日矣幸而客按君幕中者爲尉氏文人善談兵飲恨于鄉兵挫衄並悉汴鎮營兵之狀與按君密訂方畧示之鎮靜給給劄銜賊乃徵逐醵賀叛謀少緩按君一日檄調磁州營李參戎建功保督後部韓參戎斗進之帷幄勞以幣酒授計嚴秘整旅而南時賊已偵知正在疑慮俄傳兩營取道洧川屯劄朱衢如將赴援南陽者賊遂弛不爲備朱衢距鄢三十里三月二十八日昧爽濟師洧濵日在扶桑已次鄢之西北郊李趨城之南韓繞城之北會兵于城東南

隅賊乃悉衆相拒刀鎗撞擊聲聞数里韓之猶子某驍雄冠諸軍躍馬衝鋒巷戰死焉兩參戎憤怒戰益力日向午賊始披靡圍聚一處兩參戎軍其屋前後擒斬數百人圍困至晡時李參戎橫捌墻頭手提火藥焚燒賊衆衆多焚死從亂屍內捉一魁然者示衆衆于城上譟呼眞賊完也但其鬚眉盡矣參戎縛之帳前究其罪狀載諸爰書然後正法梟示焉先是官兵來剿令君而下無一人知者前一日忽報大賊將至清查奸細悉驅賊渠于城外城門下鍵及兵賊交戰之際令君督諸丁壯于城中沿門緝捕審係賊黨一一出而戮之合之城外火焚箭傷並諸俘斬約二千有餘血流滿地市廛爲赭凌晨對壘下春罷兵不終日而奪億姓于虎吻奠城社于覆盂遡厥所由緊惟發蹤指示秘密而速既神鬼不測又疾雷不及掩耳是役也如療病然運鍼腸胃劈取癥瘕而心脾不動元氣無傷此眞神于用兵者矣賊渠有五就戮者四其一爲黑龍王以前期十日寇太康某寨邑令率鄉兵剿之賊衆大敗合是舉而餘孽幾盡矣不肖於

是竊念好生惡殺天之道也討逆撫順政之經也年來災荒驅迫彌望半是綠林即欲誅之不可勝誅則招安綏靖未始非救民水火之權法無如撫之不能終撫且肆惡焉則請兵致討豈得已哉夏子之告余者如此皖之去鄢千三百里烽火連天音息希傳畿荒土寇諸事未諳其詳是夕聞調御語拊案驚愕彈丸梓里二百餘年未有之異變乃于吾世親値之雖幸師武戡定禍亂廓清然其時亦危已哉因即所聞次列記之于以見招撫剿除凡皆爲民上者計安兆

姓之至意蓋撫之不悛而殘暴有加流毒四邑于法不得不剿非始仁而終忍也亦見狼子野心終難馴化刼運至此使此輩不饑餓流離散作孕殣而聚衆於刼以致王師征討築爲京觀當亦有定數也夫按君禹公名名衡山東沂水人辛未進士鄢陵令劉公名振之浙江慈谿人庚午經魁太康令梁公名以樟順天大興人庚辰進士客按君幕中者尉氏阮公名漢聞海內所稱太冲先生也夏子名大鼎調御其字也爲建昌夙儒

珥村祈雨記

嘗言天人一體有感必應况水旱之災關係一方生民苟辦誠心齋沐懇禱即或氣數偶値其愆而天心仁愛未有不應念立轉化沴爲祥者惟是雨暘各有所司祈禱有法庶可按期責效耳崇禎甲申大江以南自八月初旬一雨而後越五十日旱魃肆虐河底龜拆諺語有稻怕秋旱之忌禾既就槁麥難布種農家失望不勝皇皇兼以江北冦氛孔棘地方不逞之徒勢且洶洶蠢動余適以避地僑寓丹陽珥村老友

盛翁茂卿年七十有八齒隆德卲祭酒一方因相與商訂祈雨之舉專人于維揚善慶庵請仁王護國經大雲輪請雨經蓋請雨經乃佛在龍宮爲龍王說法囑行大慈風雨隨時利益萬物而護國經則言護佛果以護國者且其中所云大火大水大風等七難俱起正即此時之灾狀又云此經能鎮毒龍能令諸大龍王降注甘雨潤澤草木能遂人心名如意珠於是蠲吉孟冬朔日敦延淨僧于靈山廟如式布壇禮誦二經據攷經云太乙碧玉之府木郎皓靈神君居左

主祈雨瑞華東靈神君居右主祈雪時届冬矣并設供焉盛翁又特延茅山羽士建壇廟前虔持太乙木郎神呪仗劒步罡爇符告天因思唐時大旱敕選雒陽行僧千百人于天宫寺講仁王護國經以祈雨澤有二老人鬚眉皓白講僧曇林問所從來老人曰某伊雒二水龍也林曰講經祈雨二聖知之乎答曰安得不知然雨者須天符乃能致之居常何敢自施也林曰爲之柰何二老曰有修道人以章疏聞天因而滂沱某可力爲之林乃入奏發使嵩山召孫思邈飛

章其夕雨大降今日此舉僧道分壇于二老所云允自符合盛翁躬率子弟暨諸鄉耆焚香頂禮而法侶登壇之朝即期以十有四日可望甘霖果于月之十二日赫曦當空忽而陰雲驟合細雨霢霂夫以雨閲月枯旱乍獲微雨萬姓歡忻至十四十五兩日大雨如注繼之大雪繽紛六出稱瑞盛翁於是同諸大衆搏顙禮謝謂一時數百里間無不渥被諸天龍王之澤矣然實未始陳牲設醴拜答諸天神將也解壇後二三日羽士行矣靈山廟僧衆及附近居民每于晨夕見有兜鍪金甲如廟宇所塑天將之流者徙倚建壇之所盤桓不去相與告盛翁因又恭具牲醴禮拜辭謝然後寂無所見蓋佛法清淨惟貴齋素而道教則血祭諸天神將法必血食各有所宜未可偏廢者因并記之以見天人感應之理真如桴鼓則夫至誠未有不動者信矣

沈丘縣重修儒學記

昔鼂無咎沈丘學記曰民可以誠化而不可以文治吏功可以歲月致而不可以一朝成未嘗不三復斯語謂有合于至誠動物久道化成之旨不意數百年後令沈丘者學道愛人之稚化膾炙人口允非文法俗吏所可同日而語者一日王元甫學博介贄告余曰不腆沈丘學宮廢壞非一日矣頹垣敗屋茂草可掬自我劉侯下車以來首進諸生而敎之月有課歲時有殿最於是環視廟貌毅然重修鳩工庀材分局

程能殿廡堂垣次第更新先聖先賢今日而後妥神有所不但煥乎改觀抑且儼若在上在旁令人瞿瞿起敬畏之思修學之有關于人心如此是不可以無記載筆之役敢以煩下執事先是劉侯以試事過鄢顧我于衡門之下見其神觀淵澄廩廩有道君子也及讀其詩渢渢乎大雅之音且强半皆送諸生應試者甚至甫應童子試亦輒錫之篇什仁人之言藹如也當今之世輦上貴人肯下交青青子衿且以詞章往來忘分唱酬眞知己之爲其父母諸生皆其子弟敎之育之恨不人人悉玉于成庶幾號于人曰爲邑父母道固應爾嗚呼卽此一念拳拳作人向使夫子馮軾過此莞爾而笑當不在武城下又況重之以修學夫學宮一區乃國家育材之藪但曰修之人或可以勉强從事惟是實有一段性情貫徹于中則覺一堂一室無在非父母之精意注焉非學道之君子其孰能與於此爲沈丘之諸生者勉乎哉顧瞻宮墻肆睇堂奥勿問在學之內在學之外嘗將父母此段眞誠至意隨在體驗何處無儒學何學無諸生吾沈丘

何幸一旦邀靈夫子乃遂有劉侯其人綏帝降之歆定民命之衷俾吾沈人士日遊于有道之域而親炙君子之化無論異日成德達材不媿文學之選如湖南學者散之四方望而知爲湖州弟子卽使後來吏玆土者聞侯之風懔然于父母子弟之義踵芳趾美雍容作人一如今日則侯之祚臨沈丘明德遠矣劉侯名允謙字六吉壽州人丁亥進士王學博名鼎臣字元甫遂平縣人貢士

重修鄢陵縣儒學碑記

古聖人功在萬禩繄惟本天覺人創開學之一道天地所以不毁人類所以恒存特惟有此學耳隆古之代自家塾至於天子之都皆立有學人自毁齒至於視成未嘗去於學之中春誦夏絃秋冬羽籥大樂正造焉大胥小胥贊焉且王親視學命公卿大夫皆入學以興之曾論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合君子小人而僉化於學則誠如堯舜三代之盛匹夫匹婦皆有仁人君子之風天下何憂不治

而以語於簿書俗吏則懵不知務焉鄢陵儒學自兵燹後殿頹廡燼茂草可掬余從江南避難歸亟請于當事根本之地念之哉盍修無斁顧以搶攘初定弗遑從事順治戊子春關東烈齋孫侯來蒞玆土甫下車環眎惻然越明年政成歲和迺捐金庀材揆時度工進諸生計畫之於是殿廡門垣槩從更新捄者椓者引繩而削墨者雕青嵌綠而操丹鉛以進者殫力勤作侯聽政之暇輙不時過省諸生又復挾册而互稽之經始於己丑二月初十日落成於九月既望數

年瓦礫之場一旦化為富美之區中外殖殖跂翼翬飛大壯斯干曷以踰玆而學博蔭潭王君又走伻彰德府學備録從祀先賢先儒姓字按次置主恭奉東西廡肅肅如也嗚呼吾鄢今日乃復有學矣入斯學者無論筐篚六經笙簧五典即顧瞻宮墻周旋俎豆一俯一仰莫非是敎當不啻捧襟留紫氣之書摳衣敘青雲之袂語有之所貴乎儒者道學無所不包非徒呻吟呫嗶俛焉白首之為賢其舉先聖之事而力無不可為之為貴曾子不云乎未得君而臣可知者

孝子也未有職而能仕可知者修士也則夫有刀礲諸有玉錯諸方其伏環堵踞竈觚時胸懷神畧慎飾金履粥粥純純砥厲强學斧藻其德亦若斧藻其粢則已矣昔胡安定公弟子布在朝野醇厚和易亦惟曰經義治事分齋督課相與斆學之有素耳况道學鼻祖推本伊雒淵源吾鄉人七固且沐浴其間矣即吾鄢先達遠不具舉薛文清公一代眞儒理學節義輝映千古謂非自此藏修以往耶誰媲蛾子有為則是祁祁髦俊時邁淳德于以明天察民扶持元極匡

翊提挺庶幾號於人曰儒林之彥四海原泉豈不炳炳麟麟懿哉盛歟不然微獨倚孔子之墻絃鄭衛之聲法則麾之即如所謂頻頻之冀世於鵷斯徒令人指曰此求仕者之舍不免詬病以儒爲戲抑豈今日所以修學之故哉公孫丞相云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侯之茲舉可以風矣孫侯諱丕承號烈齋三韓人貢士

重修鄉賢祠記

鄢庠之有鄉賢祠舊矣自經兵亂蕩爲丘墟丙戌秋仲余始歸里門值丁祭屆期當事草草聊於露地爲壇舉行祭禮於時即發願重修而同人避地者尚未盡歸丁亥秋杪方醵金議修大亂甫定人鮮寧居有捐金如約者有捐纔及半者亦有未及捐者不得已權且搆屋三楹粗爲棲神之所而墻垣户牖尚猶缺然延至甲午余乃捐貲謀修幸而學宮尚有前修兩廡之餘材於是託劉生白兩廣文先生用諸木料再

鳩工補修創置高龕增添門樓一座周遭繚以崇墉一切黝堊丹雘畢具然後鄉賢祠之工始竣嗚呼鄉賢祠者古所謂鄉先生没而可祭於社者也夫曰没而可祭於社則其祭於社也豈易言哉試想當年公舉鄉賢時幾經駁議幾經詳覆上下輿論翕然僉同然後得允所請誠哉一字之褒榮於華衮矣是以一邑之中代不數人凡我鄉賢子孫念之哉吾先人修行一生蓋棺論定乃獲躋身黌序之間與諸聖賢位千百世而下猶得血食於其鄉然則此祠雖公家官

祠乎但公家事冗費煩安得顧慮及此惟我鄉賢子孫念先人得入此祠之難且重也當思古人春秋修廟之義則於此祠之修勿致或廢也其尚壓諸念哉

水月庵記

吾不知佛法如何但見世之自私者擁貲如山使其捐半席之贏金即可活一家之性命然而慳不能捨也乃釋家者流不惜軀命托鉢募化供養十方大衆粒米同餐滴水同飲夫如是即謂陰翊王化于以補仁政所不及其誰曰不宜然則水月庵之有裨益于地方寧獨非王政之一端歟庵址在大河以南四十里韓莊鎮之西固中牟境也西距邑治三十里東距汴郊四十里南距尉氏九十里岡阜紛岔寂無人居無論行者道此渴吻出火甚至梟獍之徒往往患起伏莽萬曆末造戒僧性平環睇心惻一旦發願赤脚修築鏟平岡阜手剪荆棘創建此庵佛殿僧寮庖湢庚圍之類言言井井迄今三十有二年荷瓢笠過者望庵投足樂有寧宇且也二六時中勤修净業鐘鼓不輟往來行旅坦然無復戒心汴牟尉氏之界實嘉賴之鼎革而後緇徒星散鐘板虛懸順治庚寅秋余修蘭盆道場敦延平公演放瑜珈燄口詢及庵狀平公喜次于面稱述庵中佛事不墜繁惟我年晉侯功

德如云捐俸金設義田贈之棹楔種種有相善事猶可指數獨其犖犖一念鄭重護持直視此庵與瞽爲地方一大事因緣殆不啻躬躋靈山面受佛祖囑累也者菩薩現宰官身我侯其人哉因求爲記永之貞珉老夫越在草野久作枯木觀然聞三異芳蹟復見于今日未始不神往年州兕聞平公歷述之語幾欲五體投地於是弗避不文敬次其語而授之晉侯名淑軾字長眉山西洪洞縣人丙戌進士平公則一時號爲澹如戒師也

重修福善庵記

鄒邑北關福善庵創始于明崇禎己卯歲于時余之舊居猶然敝廬也執友詒予曰豈有自己居處不修顧先創修此庵者當務爲急之謂何余笑而不答紏工自若也比落成敦延戒僧葆愚師等于維揚晨昏梵唄鐘磬之聲達于郊原十方佛子渡江北來者望福善庵爲中州一大招提暑月施茶冬巷薑湯修築關外大路作種種利益余曾著有福善庵善事恒規俾永永遵行無何而流寇之難作城郭既非人民凋謝余亦避地江南凡五年所丙戌秋仲返棹歸里榛莽彌望閭井丘墟此庵顧獨巋然嗚呼夫所謂智者安居烏在哉僦屋甫定長子蕃適有共城之行因命禮請貫恒老僧卓錫其間從瓦礫場中權支三脚鐺晉修供養余遂施義田一百八十七畝汴醫周肖南又施齋僧田百畝由是補修彌勒閣雕鏤香像供奉閣上又金裝觀音大士并龕楇幃幔重建東西禪堂僧寮茶舍并濬門前舊井往來行人咸取汲焉其四時施茶施湯諷經禮懺講楞嚴經傳授千佛大戒接

待十方雲水勉力諸善事雖不能盡如當年然大河以南稱浄域焉恒上人謂自住錫以來竭力修造無論諸善信布施不可勝紀即老僧衣鉢之資罄為支費余聞而嗟嘆久之佛祖發願特來五濁世界修行敎化正惟此世界人止知自利一念即至親骨肉往往因利之一字遂成仇隙况亂後捐貲為善尤今日所最難者余是以備述興廢之由畧紀重修之緊勤之貞珉以垂來禩或曰為祈福而修善則善念不免爲矣然不猶愈于鬭福而作惡如故乎雖然信施難消僧當聞之熟矣勉修浄業尋取向上一著是在僧自為之不然三餐供養徒作粥飯僧無怪乎先賢之誚為大養濟院也住此庵者念之哉

建閘疏 揚州

水利之關一方也豈不甚哉然必有其故跡可尋匪是不輕議建置秦郵之水繇長淮南下先是循城逆折潆洄迤曲鬱為人文一變而運道孔棘新河即開郵之水以是去不反顧而文運物力衰嗣是直指黃公以建閘上請閘建而復盛再變于辛未之秋洪水肆怒閘以廢毀日久遂履為衢道而郵亦再衰嗟乎水利之關一方也豈不甚哉此即無倡之者郵人士猶當力新之況當事之共急有若急其家者乎今與郵人士約先計其費幾何嗜義者宜念子孫長此毋惜目前以慳墮成則施以衆聚者也然事以義相激勉毋强為泒索也毋苟且圖就不可久堅也毋容蠹蠹致費者旁漏不實也聞閘舊設弔橋以便行人即以備非常又于河干别造小閘一門以分水勢此皆前人苦心營度所謂故跡可尋者若夫閘成而仍有文章如少游華老其人不徒以科第名一時或益深心性命經濟為當代偉人不甘以文士自命則在郵人士自勉之矣

募建儒學尊經閣疏

凡學宮皆制有尊經閣而鄢陵儒學獨闕焉按之形家言明倫堂後當建傑閣與城頭之奎樓相映則莫如尊經爲宜夫六經之文如日中天不必其尊而經固自有其尊也然而世道治亂之源則惟係經之尊與不尊耳經之爲言常也天下之可通行無弊者獨有是經常不易之道猶之日用可久但此布帛菽粟耳故曰君子中庸率此中庸之性不越子臣弟友夫婦飲食之常馴而至于篤恭天下平直達無聲臭之

天載反是則無忌憚之小人夫人至于無忌憚甘爲離經叛道之事繁實始于反厥庸常之一念察乎危矣孟子崛起于戰國之秋上接洙泗嫡派其功端在正人心三字其言曰君子反經而已經正斯無邪慝遡觀往代三光失序九有陸沉何莫非邪慝之氣階之爲厲惟反經而人心一歸于正舉世遂無邪慝之民道化翔洽倚歟休哉然則經之不可不尊也尊萬世致治之源也吾鄢名碩巨卿起家膠庠者項背相望獨于尊經之閣似若有待而興則後起者不得辭其責惟是事關大典義須公舉且也百圍之木千夫邪許而興之則翩其來集矣凡我同心惟力是視某雖不敏固不敢不從諸君子後也

一政録說

政體畫一庶杜紛棼之虞權不旁侵乃免越俎之譏一府之設有知府職在師帥任綦重矣所有貳倅諸員藉以協佐分理然而須秉成於知府一人不得紛毫旁有侵預寧惟政出於一弗致十羊九牧抑且治庖不問即自己之名節於焉攸關曾憶不佞代匱邗李時亦惟月奉知府凡送詞狀十餘件代爲問理仍具成案以聞月得紙價十二金耳即軍廳糧廳亦復斤斤奉令惟謹曾不敢私受一民禀私遣一差下縣

提人此不佞當日身親行之者揚州固所稱文獻之邦其法紀應自井井不紊風聞似多有不然者將無緣船政江防管河三廳奉有專設關防分署越在別所於體不無本管事務因而自行准理相沿成習不覺陋規化爲令甲於是各廳分受民詞甚而差人橫下州縣提拘人犯視爲本分應行事宜矣嗟哉廣陵止有此民令行紛棼其何以堪不佞叨飭此土敢與諸賢有司約政期畫一權勿中分除嚴行申飭外更勒此說再行誥誡務各盡洗從前陋規一惟票成於

知府并不得私受民間一禀一狀不得私差一役下州下縣即有奉到上司或知府送理緊要詞訟勢或不得不差人催提者廳票之上亦須請用府印鈐之至於船政江防管河各廳雖有關防可以獨行然亦非爲問理詞訟差追贖鍰而設也況各廳既無月報濟邊贓罰積穀備賑之例所擬罰鍰作何項公用行之習矣而不覺一經說破足令通身汗流所有准理本管事務亦須按月登報知府并不得私科罪贖除申飭外業即印給各州縣一政録一冊各廳分下責

令該州縣按日親手填註曾否奉到某廳爲某事拘提某人若干名或係府印鈐票或係各廳私記硃票如本日全無票拘即手註一無字按季循環呈閱倘若將有註無將私記註印鈐或容查出或被告發則該州縣即爲通同作弊一體揭參法難姑貸凡此絕非有所難於各廳也惟是政體不得不如是在不佞不過擬之法紀聊一申飭之耳所願諸賢有司相與一體遵行寧第維揚之民受賜實多即自己官箴亦復於此清超不尠矣如曰從來舊例具在何事一旦

更張甚或退有後言恣行無忌則不佞前亦不云乎本道生平惟知有天理王法四字而已天理做不得人情王法做不得人情三尺凜凜慎勿自貽後悔也

力行保甲鄉約說

從來致治之法舍保甲鄉約兩者别無良策即如一保十甲互相覺察果能使同甲中並無作歹之人則爲非惡流自無容身之處豈不大家可以安枕而臥耶至於聖諭六言括盡爲人之道但得老成鄉耆時時說向衆人誠能人人遵奉家有孝子人皆悌弟出作入息無詐無虞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是保甲鄉約二法乃致治之保元湯也第恐人以故套視之不肯實實舉行爲此不憚諄諭所貴爲

民父母者務辦一片誠求之心督率鄉約人等如保甲則須逐坊逐户挨門細查逐月更一總查稍有迹涉可疑之人即時驅之出境不得一日聊且容隱其中寺觀廟宇飯館客寓等處更須加意嚴行稽查于鄉約則按月分坊約講按季合約總講正印官仍須不時躬詣親講務須將孝弟仁義之理嘗嘗在人耳邊提撕警覺使人人皆知各安生理之是爲非作歹之不是遇有孝子悌弟節婦義士即與紀録獎賞以示激勸如有不孝不悌酗賭鼠竊之流始則以苦言

誠諭令其改行從善再果不悛輕則朴責懲治重則按律究擬總之或教或養費盡父母一片誠心務使人胥顧化民日遷善閭里之間盡成純良如此則太平盛治端不外此保甲鄉約二法可以坐致而有餘矣語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所致望于樂只君子

酌徵房號說

或曰房號徵銀不幾稅間架之故轍乎浸假而蔓及四野則皮骨僅存之孑遺其何以堪且此創舉也與額賦不同間架之多寡瓦草之懸殊茫難稽核若使里猾奸胥乘而滋蠹其中則利未必盡歸公家害且獨鍾於閭閻矣可奈何余俛首無能具答偶讀邸報見房號止稅在城之旨不覺躍然大哉王言旣曰止稅在城則城門以外即必不稅可知矣因歎聖天子愛民至意雖于軍興繁費之日不得不為聊且應急

之舉而一段軫卹民隱真不啻如保赤子也者凡為臣子可不曲體所以寓撫字於催科之際哉則揚州府城所徵房號銀止于新舊兩城其城門之外槩不得徵房號矣瓜洲雖有一城非州縣可比不過郡城一大鎮耳三十鹽場與鄉村市集相等均得不徵房號其在九州縣亦惟城內徵收城門外俱不徵矣除備行揭示外猶恐遠村僻壤或有未必稔知者勒為此說刊布廣傳一則使窮鄉百姓識朝廷軫卹民隱之至意一則使里猾奸胥不得滋蠹貽害于民間云

拆毀鋪禁說

清理獄禁屢奉明旨則聖人好生之念真可與天地大德並著者乃有以私設之牢禁凡數十倍於監獄又豈可一日姑容於堯舜之世哉則有如揚城五十三鋪及瓜洲十三鋪之鋪禁是也一揚城耳運司府縣既各設有曰監曰倉曰所曰驛囚禁之處不可不爲嚴且密矣而監倉所驛之外又有五十三鋪及瓜洲十三鋪之鋪禁是一郡城于制設之外又增此六十六處之監獄矣官此地者倘一念及有不瞿然色

變惻然動心者乎況監獄之中尚有官長法度而鋪禁則一惟市棍爲政無論衙官雜職濫行送禁即市豪奸胥亦敢揑稱收鋪其中或受讐家之賄買或洩自己之私憾凌虐逼索無所不至且鋪房僅僅半間許既無餘地可以轉身又無風窓可見天日諸犯鎮日夜擁擠蹲踞於數尺之間即大小便遺非須錢買不得出而自便風雪嚴寒既有冷如冰窖之苦暑溼蒸熱又有酷似火坑之患傷哉諸犯何不幸而遭此苦楚豈但不敢望比良民優游田里即望如監獄之諸犯委蛇圜牆之下亦不可得然則鋪禁若視爲輕而寧知其苦實百倍於監獄乎況既係應禁人犯則重者應送之各監輕者應送之各倉各所又何須分發于各鋪使以疑輕疑重之人犯而顧受此不明不白之黑痛哉時屆長夏熱審之舉又將特奉明旨在制設之監獄猶且加意清理不得濫禁無辜則各鋪之鋪禁更宜永革當亦仁人君子快有同心者也且鋪房之設不過爲更夫上宿巡邏之處耳於今惟有責令將各鋪房拆去前墻不安門扇但作一敞亭足

以爲諸更夫宿歇之所而已若瓜洲則并其鋪房盡行拆去可也至于應禁諸犯嚴諭承問官酌其情罪重輕分發各監倉所中不得仍前再發諸鋪如違官定參處其承行及鋪司從重究擬如是則揚城之與瓜洲一日而撤去六十六處活地獄矣除即遣官立行拆毀外仍勒石永禁著爲此說用告來者

英霍諸山宜用土人說

每繹圖練鄉兵之明旨固思土人之爲益甚大惟貴用土人者立法盡善鼓舞有方明示以用土人之利而勿滋害於土人則土人樂爲之用其益可全收矣或曰流賊肆毒十餘年所至煩大兵征討尚不能制其死命而顧欲收益土著之人是何異捧土以塞洪流而望搏虎于黃口之子哉曰是不然竊有見于地方之風俗人情矣賊來則望兵賊去則厭兵且兵來而賊已去兵去而賊又來所以殷殷圖練鄉兵者誠

有見於土人之必可用也若英霍六安諸處土人之用尤確乎其有可信者何也英六諸處屢被賊患土著之人幾與賊相習矣譬之從未見虎者始見而畏既則狎久則習熟膽壯思有所以制之此其可用一也英六諸處高山峻嶺深林密箐馬不能駐足人不能疾步鳥道羊腸曲徑岐路非生於斯長於斯必不能洞悉而熟諳者此其可用二也古人用兵往往云萬弩齊發則弩之一技誠爲軍中利器而英六諸山固多藥弩手誠能選而用之每處可得强弩千百即

足當勁兵數旅矣此其可用三也若夫土人天性朴野質耐勞苦饒有泐悍之氣未染澆漓之習鼓之以忠義則知奮誘之以利害則知懼較之市井猾兒迥不相侔此其可用四也且土人各有身家各有墳墓重土難遷死徙不出無事則本等生理自便有警則一呼立至不煩徵調又免安插誠所謂家自爲戰人自爲守者此其可用五也雖然此土人也非食餉之官兵亦非奪設之鄉兵浸假而不善用之至貽害于土人則土人寧死不肯出而爲所用矣即如出票差

拘至生弊竇此則當禁者一又如殺賊有所俘獲而官乃行查滋累此則當禁者二又如擅撥防衛遠差護送此則當禁者三是在守令開誠布公與諸士民鄉者虛心商酌聽其從公推舉就中公立頭目以爲領袖設立會所按期操練各結寨堡自相保聚如果奮勇殺賊所獲頭畜器仗當即給與本人能斬真賊一級官給賞銀三兩如有大獲全勝俘斬數多即爲據實申報應題敘者題敘應旌賞者旌賞隨時通變權宜鼓勵或酌給冠帶牛酒或量製火藥器械此又

在當事者鼓之舞之以盡神耳倘其中或有爭競亦惟付之各頭目從公處分而已苟能如是則土人之樂為用殆即土人之自相為用矣又豈但手足之捍頭顱子弟之衛父兄者哉故曰土人之益甚大惟在用土人者之得其道耳然則官兵遂不可用耶曰此特于官兵之外設此一着既可防禦于平時即或賊偶猝至而官兵遠未即來亦可聊且堵禦不至如入無人之境固所以濟官兵之不逮也萬一大敵壓境自是官兵撲剿然而深山窮谷必需鄉導前引擇地設伏虛虛實實藉張聲勢則土人仍可効一臂之用者猶之醫病然官兵固對症大劑之藥而土人則調理服食之佐劑也所謂並行不相悖合之則雙美者用是勒為此說以望之善用土人者

舒六潛太九州縣收保說

勦寇之役法須聯絡山寨堅壁清野豈不再四申嚴而有司但以故套視之比及賊到惟有緊閉城門一墻之隔置之膜外不惟恣其擄掠抑且飽資盜糧言念及此深為痛心今茲賊被大創遠遁境外兼且農事將畢正好乘時收保再此諄囑各長吏即將發到圖式務須親詣各寨遍觀形勢與集土人某寨有險可恃約有若干烟户某寨可與某寨相聯有警聲息相通某寨長或寨副為人忠正機警可倚為用應否酌行獎賞察照前發保民堡法備細遵行其所最要緊者先須將田間稻穀盡數搬運近州縣者運之州縣近寨者運之寨上并不得堆積庄屋致為流賊之資是在各長吏暫輟數日堂事遍歷各寨詳切告誡應整頓者為之整頓應調劑者為之調劑誠能如是舉行則寨寨相聯所在皆兵野無餘糧賊何所掠幸而保得境內寧靜足稱良吏當即飛章褒薦懋賞可膺倘不然仍復悠忽從事疆土蹂躪拘守孤城如職掌何飛參之例難以寬假也勒為此說用諄復焉

六安賑荒說

六安處恐大旱不佞去冬已早明言之矣夫以累年兵寇交困之餘雖復歲時豐稔猶虞剝盡之脂或不足以充續命之膏況值旱魃為虐田塍盡成龜拆此自歲運使然抑亦地方官不職之罪縱令痛自修省究亦何益於民日來急求救荒之策不過曰平糶曰賑粥而已在富者之好義固不憚出所藏以平糶然六之蓋藏有限豈能恃為不涸之源即開廠煮粥亦恐有遍食不及之慮叨長一方於此而不能設法振

救一方之生靈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幸而出六城以東漸及舒桐懷潛所在禾苗油油足稱有秋每於行次環顧四野不覺欣慶吾之封內猶幸有此半熟之區則六之赤子其不至為溝中之瘠乎惟有轉運移粟一法差可為源源不匱之用今當那借餉銀三千金分發舒桐買稻若干石聽便委官催車陸續運至六安交付州官貯之公所隨便平糶或備賑粥即以糶價仍復轉運一切車價人工之費即取給於平糶之值在六安自置一冊詳開某日收到某官運稻若干石凡糶價若干兩某日仍付某官訖在委官自置一冊詳開某日運至六安稻若干石某日收到糶價若干兩又買稻若干石續于某日運訖如此週而復始務令轉運不絕則金既生於舒桐而粟自生於六安庶可以人事補天工吾六之赤子其庶幾少遂生全之願乎不佞雖駐防太湖心則無刻不在六安萬目而思聊為此一得之見凡共事地方有民社之責者幸各備殫所懷權行方便拯救萬姓不佞且願拜在下風矣

刻桐城兵餉冊說

久處桐城為皖廬之要害亟為儲偫曰積穀曰協濟曰額課總會錢穀凡數千計正以備大兵不時之需也不意主藏者漫不經心任諸吏胥乾沒幾盡及于去冬劇賊踞桐餉路中斷署印官計無所出急商之士紳幸而士紳好義遂倡納糧濟餉之說雖屬一時權宜兵賴以飽城賴以全惟是向來拮据儲備費盡幾許心血且銖銖粒粒莫非孑遺之膏脂乃徒填奸胥之谿壑而臨時又復為沿門持鉢之舉念之豈不

令人憤懣欲絕尤恐奸胥乘機於此再恣乾沒則其弊愈不可言矣爰將儲偫諸欵并支用數目備列行縣張示通衢矣又恐未必家喻户曉也於是刻而布之庶幾預備者之苦心與措濟者之高義均藉以暴白於兵民而乾沒者無所借以復神其影射也

城守醒玩說

或曰逆賊向來不甚攻城何以城守之事言之如此其諄諄得無杞憂過計哉嗟嗟抑何短於料賊昧於覩時之若是耶夫賊之向來不攻城者且無深言彼時年歲豐收村墟富饒所過任意恣掠隨在飽欲而去是以置城不顧耳今則饑荒異嘗野無所掠矣百數十里之間往往人烟斷絕其勢必不得不涎及于城中然則城守之事得不諄諄言之哉雖然談城守于今日較之昔日倍難言矣何也當賊初發難之時

雖曰守城諸事未備然而人心警惕凛凛不敢即安所謂衆心可以成城數年以來守城事宜似乎漸次有具人心未免久則玩玩則疎矣乃賊計則愈久而愈狡如襄陽之破以假充解餉差官商城則以賣麥客人為內應也夫以積玩積疎之城守而當愈久愈狡之賊計安得不所向無前如商城之念七日薄暮圍城而念八日質明已破其墮名城猶掇之耳言念及此豈不大可寒心又況近日功令較昔倍嚴昔猶逮之西曹獄既具而後正法近如四川大竹三縣失

守并將印捕等官駢斬于督師軍前矣是以諄諄告誡直欲將地方二字看與性命二字相連所謂城存則存城亡則亡者繇是觀之嚴謹城守非守城也實守自己之性命也夫爲性命計則一切城守事宜又豈待言之諄諄而後萬分戒嚴哉戒嚴維何提起精神刻刻振厲無一事無一處無一念無不周到而詳備之已爾因慮人之玩視城守也爲此說以醒之

書城守醒玩說後

或云論城守于今昔不但此也當年物力猶厚足以

支給今則費用既繁而歲收又歉無論守財之人慳城難破卽素稱好義亦不勝皮骨僅存之嗟矣且也饑民流離未有甚于此時者凍餒所廹不恥爲盜正昔人所謂當作賊死不肯餓草根求活者而土著之家又或利其急需身錢往往收而蓄役之殆不啻引賊入室矣重以豪惡梗令多口爲政若非守土者覷定地方二字與性命相連豎起眉稜震刷精神大破情面如所稱門禁城禁詰奸保甲諸法一切以精明嚴毅行之正恐雖有高城深池而蟻穴潰隄不免爲

襄陽唯陽之續矣附此申囑以當大聲之呼

或又云何用饒舌請括以兩字曰嚴曰和行法貴嚴人情貴和不嚴則法弛不和則情乖去弛與乖法行而情調矣故惟嚴惟和足稱城守金科玉律云

心如穀種說

君子存仁之學惟力葆其固有之良勿自失其種之美焉則善矣何也五穀種之美者也心之本體淵淵浩浩蕩兮若春溫之在物渾兮若太和之欲流無内無外無人無我舉人世自私自利相殘相賊之意毫未萌芽于其間學者正須於此識取所謂人生而靜以上光景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藏心于淵美厥靈根不亶然乎是以程子謂心如穀種夫非有見于心之同然而云然哉夫種一也而惟穀之種則天良之

懿固與莠稗不同凡人抱此種者須以義理栽培之以學問灌溉之尋師取友兩澤相麗日夜擁護而扶翼之豈曰能助之長但勿相尋于牛山之斧斤日牧之牛羊有雨露以滋其長養有源泉以沃其萌蘗將見粒粒許生意貫天貫地握之不盈徑寸展之可彌六合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人之理即天地之理究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推之于義也禮也智且信也何在非心亦何在非此種之所苞孕而醞稿者哉然正無奈牿亡者甘心放之而不知求耳醫書有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可謂最善名狀夫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爲已何所不至若不屬已自與已不相干涉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將焉屬已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於此可以得仁之體其如放心者覩體之不求何則亦日見其枯槁而已雖然元善之長民之秉彝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正叔不云乎涵養須用敬進學則致知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勿忘勿助之間滿腔子都是惻隱之心則爲仁者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貴五穀說

食爲民之天繫惟五穀是賴語云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夫君王尚且貴之藐玆下民豈敢賤視五穀且自冦亂以來饑荒相仍暴骨如莽雖復粒米不啻珍寶即昨丙戌之春秋猶斗價五百錢親朋會集相與出秫餅以宴客轉盻秋成遂賤秫粟如糞土甚至抛擲以飼猪偶見持秫餅者輒掩口而笑之嗚呼饑饉慘況曾幾何時而人情暴殄乃可至於此乎太乙經云增長天帝讃天尊言時有閻浮中一國民尚奢淫

賤棄五穀諸神奏宜警示降之饑饉帝勅太子再行巡察遍城邑人皆奢殄無度至一聚落見童子撒米數粒于糞穢邊有一行人見而嘆之曰異哉太倉萬粒與一粒同云何棄撒從地取之吹塵而食太子復奏此國未宜降災尚有一人知敬五穀者夫一人知敬五穀能免通國饑饉之災豈有億千小民敢于賤視五穀寧不仰干天怒耶奉勸世人嘗念五百錢買斗秫爲救命之資何其苦難如此兇荒豈堪再受與思及此自然不敢輕心作孽矣况后稷大聖乃以稷爲號誠重之也即文廟春秋大祭供用白餅黑餅亦惟稷與蕎爲之耳天生五穀爲人養命之元天下至寶誠莫有貴于此者矣

贈解老宅居說

老親解中式㓜而讀書即兼讀律當萬曆壬辰中式年弱冠從先大夫僉判越嶲署中凡八年自鄢之成都五千餘里越嶲距成都又千五百里蓋蜀之西南盡境也當時天末薄宦不能携家余時方七歲先兄留事先恭人先大夫单騎之任萬里孤踪且其地夷漢雜處猓人玀玀漁人等凡九種碁錯溪峒間中式相從固曰以律法佐治實則以親戚相依者一日中式感瘴氣病篤先大夫爲治後事因檢其書笥得手

字一紙乃與阿父遺言謂在宦邸相待甚優偶感瘴毒不起毫無他故父親切勿別疑先大夫讀之謂中式少年老成具有本心即此一字必不容死無何病果痊八年相倚如同骨肉迨先大夫陞任麻哈州飄然賦歸去來中式又相從里居依違左右十有餘年暨余萬曆已未成進士司理德安洊至備兵維揚中式又咸從余凛凛奉公一如當年越嶲署中也小暇則危坐手録道家語調息服氣究心長生之學旁及醫卜陰陽之旨一一搜討緊得其微自中原寇亂之後相偕避難江左數年同舟歸里屈指又六年于茲余已六十有六中式則八十有二皤然兩翁相對回首六十年來先大夫先兄暨余以及蕃芑兩兒凡歷三世無不與中式爲骨肉好此亦交游中之最不易得者中式五十四時始生一子名化鯤今已成立從事筆墨之役生孫且週歲夫中式晚而生子猶及抱孫天倫樂事可謂克全矣父子凛凛奉公如同一轍鄉閭雖有薄田邑内并無尺土因將余宅之南畔街東宅基一區相贈聽鯤構屋數楹供奉中式優游逸

老其間異日子孫守之中式以行修德劭爲吾家三世所重因有此宅之贈亦以見余追念故人之雅不忍忘先大夫遠宦之情也

義女說

嘗思仁每生義義廼成仁仁與義實相輔而行者也曷言乎女而乃以義稱也亦猶行古之道也昔燕山竇氏捐金撫女究字賢豪非義乎推之餇雀哀蛇固此物此志也無意相遭凡可悲可喜可憐可咤之屬率爾任之即禽魚草木無分別想見者聞者一切悠悠行路輩亦生感嘆義之入人固深又何遺乎女耶慨自綠揚兵燹後里中女盡充軍實雖黃口兒十齡內外者僅千百之什一耳丙戌歲春仲會廣陵劉巡

司家有稚女不滿三尺眉額頗端正訊之巡司乃自兵營贖回者時巡司方坎壈予怵惕久之慮其且草莽委也因出十金貿質附駢枝而肉骨焉及問其姓氏止云姓李問其父母何許人家何業俱不識止云伊父頭上巾亦方樣母亦金珥銀鐲餘不識也問其歲若干乳何名止云喚眞兒年亦不識也無已因約潤城湯素君請乩仙令此女叩首壇下適仙人降詩云一番焚殺遍蕪城幾處黃昏是哭聲屈指十年燈月節聊將名字喚爲正又注云非眞字再問旋判云

此女十歲正月十三日生始知爲正字之訛也但不知生何時辰次日復請仙降乩云此女申時生阿父讀書未成賣酒麯生理是得兩仙而此女之庚年本末洞如矣夫子之遑遑禮仙而請必欲得此女之庚年本末者爲異日宜家見廟地庶乎其成禮耳然女孱弱甚因擇專母已女蓄之撫摩訓誨一切專母是視夫螟蛉有子寧男即子而女非子乎克終予志緊惟專母是賴若正女他年識本宗奉母訓無負予一段苦心則予之怵惕始暢然快矣母若女其交勗云

分田睦族說

昔讀堯典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恍然于君子務本本立道生之旨矣逮歲創有睦族大會悉心爲務本計于凡室家婚喪之需亦極詳盡行之數年嗣因區勉小草會事中輟載經寇變流離轉徙中間雖亦事有津助荒有賑濟究竟非長久之策茲幸世宙清平編氓復業吾鄭氏一族漸次仍還叚庄聚居與吾同曾祖者四門自長門加奇以至四門匡明猶得十二人兵燹殘生依然不失耕讀家風唯是家計蕩然毫無所謂恒產者因將吾已產每人分給腴田五十畝其一鳳亦吾近支自崇禎壬午徙居楊河郝看守墳墓洊經寇亂林守不移因即以塋畔地五十畝給焉嗚呼人給田五十畝固曰爲數不多然亦可稱恒產矣唯願吾弟姪孫子世世守此以耕以讀無失本業人有恒心世相親睦雖遠歷異代猶藹然一本雍穆之象幸甚至于牛王廟住持則世居叚庄爲吾族焚修守護者即以和尚墳畔地十一畝布施本廟永爲香火之資并此附識

余往讀范文正公義庄贍族之事竊竊慕之甲戌備兵維揚擬修舉其制乙亥而後寇亂中都歲歲治兵載荷殊恩秉鉞皖江身歷行陣日無暇晷解組之次喪亂相繼夙志缺然未獲如願此舉在荒殘之後僅及近族不能普濟有愧文正遠矣書此志憾

授産示勸説

易旅卦二爻得童僕貞象曰終無尤也朱子云得童僕之貞信則無欺而有賴旅之最吉者每誦至此未嘗不廢卷而歎夫人家之貴有童僕正唯其堪有賴耳所最患則莫如欺一欺則無所不至所以朱子謂童僕貞信不惟吉而且爲最吉也孔子曰終無尤夫童僕之始而無尤者有矣其能終于無尤者幾人哉况經亂離以來倍覺此輩之無良真不啻以敗篤操舟也竊幸吾家自先大夫至今兢兢耕讀垂訓左右

服役槩皆童而隨之并非通籍後投充者其間賢愚固自不等大抵寧失之拙與愚無敢滅裂家法肆欺自恣者即三數老僕各有室家但能衣食粗給耳如所謂積財殖産則未有也然既各有室家子女衣食之用不免浸廣若使終無恒産亦屬難事於是擇其服役最久歷試足賴者次第分授之産或城内市宅或鄉間田土多寡不一永爲恒業焉嗚呼旌勞示勸古今大義勗惟爾輩勉効貞信終始無欺永克有賴且以風厲後來而示之範人皆守貞豈不爲家道之最吉者哉

或曰授産老僕亦須勒之筆記耶予嘗讀山谷之文矣役者余成忠信不貳事鄙多年未嘗見其過蓋自少時至于今行年六十矣猶一日也嘗與僚友論其爲人雖古之學問士大夫木强而厚于德未能遠過也豈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乎吾貧不能脱其役與之同歸江湖之上作詩以誌愧云詩曰冊籍生涯無列鼎白頭忠信可專城自非車騎將軍勢愧使王尼常作兵夫涪翁

爲役者作詩則予今日授産老僕而筆之記其誰曰不宜

鄭中丞公益樓集卷之三

安陵鄭二陽潛菴甫著

雜著 詩附

修江都儒學上梁文

伏以龍雲晝聚煥聖築于霞標鳳日秋明肇玄宮之桂暁光凝邔水表正黌章盖有地之必興即在人之未墜鴻惟我至聖先師道兼虞構文陟周墀海嶽黄金借六籍爲棟梁人識百重之典河廷紫貝合多賢

作櫨栱學存雙碣之容惟吾揚爲東楚文物之區詎上序有西漸荒凋之象仰瞻聖宇旁集工材上規圜以穹窿將秉斗氣下矩折而繩直先奠虹基大卜無違嘉辰斯薦慶雕梁之方架奉以爲祥泱綺翼之斯飛過而必肅伏願聖靈有慰文運方新榮光之瑞昭回延喜之寶潤色家存忠孝佐聖人宮墻俎豆之輝士學明新備天子鐵鳳銅龍之制

率屬祈雨文

嗚呼惟神聽之慨自軍興以來賦役煩苦煢煢小民所仰爲續命之膏者緊惟三農是賴而今大旱不雨虔禱弗應或曰天心降割自是歲運大灾某等憂心如焚惟有引咎自責所云不職之罪固知非復一端然如省刑薄斂所稱仁政之大目者蚤已不能無愧則以加派催徵之嚴不免急于奉功令而緩于顧民生保無誅求之過甚耶獻扑之過重耶株連蔓延或且波及無辜而桁楊犴狴之間不無寃滞而多鬱憾

耶一絲一粒一騎一役未必盡歸公用往往以蒙溷滋厲階甚至覆巢蕩産或失于照督乃不知民之痛苦而不堪耶抑或狃于隅識度懸大公亦有威福自恣率爾暴逞或且以人之身家性命輕于一擲顧尚憒爾而不覺耶即曰爲人各有本末每每以天理王法相飭厲然而時勢之偶有所迫意見之偶有所偏安能盡必舉足之無咎也竊見邇來人情愁怨常覺哀怒之氣多而喜樂之氣寡夫匹婦含寃天尚爲之不雨况今公私人事未必在在協宜上下羣情〻多

悒悒愁鬱非觸天怒卽干天和又何怪乎大旱不雨耶聖訓許人悔過天心或亦赦罪日惟俯躬刻責一切痛自修省刑罰爲之悉停矣催科爲之姑緩矣獄禁爲之亟清矣徵逐宴會之事爲之罷廢矣擧一事動一念或幽或顯精白祓濯誓且直與神明相質對倘其或有隱慝微瑕傷天理而犯王法者人未及知神必知之寧可爲萬姓以殛一人勿或怒一人以累萬姓所願普行大慈早降甘霖庶乎五穀豐稔萬民甦生幸甚惟神廟食於此休戚實與共之愼勿安諸天數忍于坐視而不救也肅此合誠懇禱伏惟明神圖之

祈雨告城隍文 安慶

嗚呼上天好生萬物並育自海宇多事徵兵派餉哀此黎民終歲之計所切望者惟此農業爾乃今亢旱爲災水涸苗枯匪第室家之俯仰無資將並國家之租庸亦絀明神廟食於此獨能心安而恝然不一申救之耶唐之李陽氷爲縉雲縣令遭旱禱雨與城隍神約七日不雨卽焚其祠旣而大雨應時遂徙廟于西山以崇其祀今之布禱于神者不啻七日矣神顧乃漠然不應何耶爲時廹矣勢難久稽若但委之運數而悠忽以從事則縉雲縣令之約獨不可行于今日乎惟神其亟圖之

寧儉約

天下凡事一落套雖極美事亦復厭聽然畢竟不可以厭聽故而輟不復言相尋于江河之下無已時也如談寧儉于今日套極矣那堪重煩告誡雖然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吾知君子不成人之惡而已矣况今踰額加派敲骨吸髓而邵子薄郡山居田之半加餉又幾居正賦之半年來敫敫無如之狀直令人臨食不欲舉匕又豈敢謬以奢靡爲億姓先偶因同寅會食酌裁四款勸爲儉約非曰儉止此耳而即此

政足以成儉濫觴之漸無自我輩始雖謂寧儉之約即養廉之箴可也敢以質之持世君子則先進可從不佞願佐下風矣一戒長啓至敬無文文勝則史每謂文之有餘生于情之不足今約非初上任或陞遷大體尋常會飲并勿用長篇大啓庶幾剗却煩文漸以證之眞淳則此一戒誠去浮還雅之第一義也一戒看席食前方丈不過一飽而看席之設則并不堪下箸止自無復用處始而派取繼而攫拾兩番情事倍添席間一段惡况今約非初上任或陞遷公宴尋常止用單桌果籠其餅餤果盒之類盡期裁革寧謂不敢暴殄天物實則省却如許勞擾盤飧之間清致多矣若夫餚饌期于成禮便足政不必以狼籍相競也一戒演戲酒以合歡貴乎情洽乃入座即行演戲鑼鼓喧闐竟席而去主賓不及相交一言間有欲言則須大聲高呼不則付之藐藐已耳且也席間扮演俗戲歸來就卧枕邊尚餘嘈雜音則夫戲之設亦何益哉今約非初上任大體所拘不得用戲即或陞遷亦并不許演戲或但令細樂上食聊以見入門金作

示情之微意可耳一戒夜宴長夜之飲烱鑒昭然卜晝不卜夜千古以爲美談况今時事日非無論非縱情酒飲之時且一切倉庫門禁入夜倍宜謹密一行縱飲關防不便萬一疎虞悔將何及至于午夜嚴更諸役環伺苦楚情景又其小小者耳今約每有公席定期以正午登座薄暮即散斷勿繼之以火不惟節飲省費就中所黙防者微乎微乎凡我同好幸審思之

鄉黨共約 折柬約附

孔子曰奢則不遜傳咸云奢侈之害甚於天災聖賢明訓戒奢崇儉不一而足況自兵興以來物力匱詘日用不敷豈堪競侈即曰公祖父母歲不數會無敢簡褻而鄉黨雅集亟宜敦尚儉朴敢援古訓暨諸名賢成規訂約五欵非敢曰維持風俗誠以賓主嘉會無貴乎日相尋於侈惡也易曰二簋可用享詩曰陳饋八簋夫二簋用享猶云議損於時詘陳饋八簋則天子宴諸侯也朱晦庵註曰八簋器之盛也夫以帝

王極隆之典其額數亦止於此而今薦紳士庶轉欲駕其上猶以為不足何也玆擬尋常過從葷素六簋湯飯三進小具十二器并不設果或有時鮮止可一盤如特設大宴五果葷素十六簋湯飯四進小具止於十二器孔子於鄉黨惟酒無量不及亂耆英真率會約云酒巡無筭深淺自斟飲之必盡主人不勸客亦不辭逐巡無下酒時或作菜羹不禁李文定公居鄉雅約云酒席尚簡物薄情真今後每大會二人一席常會四人一席倘有客相留小坐出家中見有者一菜一腐不嫌於薄所謂客亦可來主亦可辦且會可常繼而俗不淫湎也高忠憲公同志約云往來用单帖隆重則用折柬真率會約云召客共用一柬客注可否於字下不別作柬會日蚤赴不待速同志約云乘興相訪道誼既洽不必拘拘答報

折簡約

李文定公云士之驕也則棄禮以相凌俗之靡也則縱情以自侈所訂居鄉雅約一欵親友往來通問并嘗會相邀只用单帖不用封套其縣學并遠來士客

大事酒席方用全柬向來同志君子相與奉約惟謹況當剝爛初復之際倍宜以儉素相先適呂明府雅意相約往來拜帖止用折簡惟大事禮单方用全帖即尋常小事亦止折簡雖一行上下接寫亦自不妨凡我同志亟宜奉行無論此時物力告詘一柬之費十倍往昔且於往來之間崇雅黜浮具見一皈樸素真誠之意尤好禮君子之所欣樂從者

訓誡族衆規約

鄭氏訓誡本族遵法爲善以全令名以保身家條約

竊念吾宗自始祖二公從洪洞來卜居段庄累世業農恪遵禮法著有家聲非一日矣即我先大夫創登仕籍雖在縉紳之林猶然朴素之守夏一葛冬一褐往來田野間纔一小僮控一骨髙馬耳遇者至不知爲官達公從未見以疾言厲色一加于人况乎暴横鄉黨陵虐族屬不惟事所未嘗有併亦意所未嘗萌此吾族大小之所親見而熟知者我今雖忝登制科

其謹守先人家法倍切于昔曰即家居浹歲閉戶課子日夜兢兢不敢于分外毫有踰越今且赴部選官便有數年在外誠恐族人衆多心志不齊或妄有干犯致生事端豈但隳祖先之賢聲且不免有碍于身家王法天理關係不淺謹列數條于後務期大家遵守如有違失願一二族長互相勸誡幸勿坐視其顛越乃見一家骨肉勿忽勿玩一曰明分義尊卑長幼名分昭然如以小加大以下抗上即在他人且不可况于本族更屬悖逆今後務各循序謙恭相安于分無恃强以凌弱無恃富以傲貧至于尊輩既爲一家之長自當誠心慈幼倘若欺壓挫折以致大小不安是又非所望于表率一家之意也一曰聯情好凡我族人在今日似有彼此遠近之殊究其初原從一祖一脉生來本是一體無别孟子云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在同鄉且如此况于一家骨肉之間乎今有人以自己手足毀傷自己肢體必然痛不可忍而顧于一祖所生之人自相殘害于心寧獨忍乎此後務相愛相敬無相凌虐即間有一二不曉事之人不妨互

相勸諭令歸和順無因一人而傷一家之情也一曰睦鄰里俗云千貫買產萬貫買鄰又云遠親不如近鄰可見鄰里交情最爲至重况我段庄多是本族其外姓止有潘解喬劉大都皆我家老親祖父世居於此雖曰異姓實與一家無異且四姓人亦不多倶是忠厚良善之流我族人若不以非理相加在彼斷不肯有乖忤于我者今後務各友愛如常倍加謙謹無令彼等有敢怒不敢言之苦庶不失聖諭所謂和睦鄉里之意也一曰安生理按聖諭云各安生理無作

非爲其敎人爲善之意至矣盡矣吾家祖宗累世農業從無分外妄爲者今後務各照舊本分種田守我世業如有子弟資質伶俐力量能讀書者延請師傅訓敎成人不然安分守己不失庄家門風何等自在安閑至于公門乃是非風波之地少有差錯輕則朴責問罪重則傾家敗產王法凛凛眞是可畏勸我族人幸勿舍却本業輕進衙門致有玷缺後悔不及敢干約後惓惓三致戒云右上四條不文不備畧舉其槩以示意耳且亦非好爲多口也蓋我族人之在今

日凡事未免藉口鄭鄉紳家萬一不檢生事招尤則鄉黨不曰某人之非即曰鄭鄉紳家所爲是平日藉名鄭鄉紳者我併不受其利而有事歸咎鄭鄉紳者我則偏受其累矣籌度再三不得已而草此數款以相告誠幸勿視爲不切之語而貿貿置之則彼此所全寔多矣

雨次講義

庚辰仲夏駐師六安率屬祈雨甘霖應禱諸生吳鳴鳳張嗣美時從同輩相謁因與言天人感通之義古者聖賢將中和位育直攬爲家常茶飯故易傳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中庸曰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蓋天地人乃稱三才天地無爲人有爲天地若不得人則天地之功用不免有時或窮而萬物不得其所矣故曰裁成曰輔相曰範圍曲成儼然天地

萬物之受成于人其間運用人妙先天後天之際不過以補以瀉而已試詳讀月令一書即一居處一旂章一衣服一飲食亦必按時酌用如今日祈雨一事積誠以感動之其本也而其法則宜閉陽宣陰如杜南門濬水渠之類而祈晴則閉陰宣陽蓋旱者陽淩陰而澇則陰凌陽也天下只此一理向使大事不應則小事亦不應豈有小事應捷如響而大事顛有不應之理中庸曰天地位焉是天地各一其位矣又曰君子素其位是又特爲人設此一位明乎天位于上

地位于下人位于其中易大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然中和致而天地位萬物育人或信得及試問中和從何處致起不過從喜怒哀樂下手即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且究至無聲無臭境界人或未必信及試思非中和無以成位育舍喜怒哀樂之發皆中節又從何處致中和至所云九經達德達道等項無非飾喜飾怒飾哀飾樂之具所貴發皆中節耳節之一字義固微妙發而皆中功夫更自細密

合而言之則喜也要中節怒也要中節哀也要中節樂也要中節四者合發無不共中其節者分而言之則喜之發皆要中節怒之發皆要中節哀之發皆要中節樂之發皆要中節四者分發無不各中其節者如是乃為發而皆中節果能發皆中節無論喜與樂足以致和雖哀與怒亦足以致和即如陣前奪回婦女僮稚得與父母夫子相見抱頭痛哭這一場哀發何等快暢又如梟斬真正流賊奸細人等人皆切齒痛恨這一舉怒發何等暢快使發不中節無論哀與怒不足致和雖喜與樂亦不足致和如古之好鶴而乃至乘軒帷婦人而笑鄰國使臣諸如此類豈不徒快一時之喜樂究且釀禍無窮生出多少愁慘故從喜怒哀樂致中和而成位育正如大醫王用藥只管調理脾胃臟腑安而四肢百骸自然康强此乃實理實事至平常亦至玄妙究而言之至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聖人只以中庸二字括之只是把作家常茶飯吾人本分事業耳正勿驚天動地看作希奇觀也諸生皆為之首肯

此吾師潛庵先生行軍六安講書之一則也先生生平讀書之外無他嗜好終年手不釋卷即戎馬倥偬羽檄絡繹咄嗟擘畫裕如也一段整以暇之致令人莫測其涯際每云譬之鏡然其光以應物而光之體固不動也或曰先生仁人也何以每戰必克夫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故仁人之兵若時雨降罔不說喜吾今于先生見之　門人陳維恭紀

暇齋偶拈

全本大學結脉在靜后能安一部中庸歸根于淡而不厭

六籍聖賢皆日月萬年忠孝即文章

學子路喜聞己過師神禹樂拜昌言

本正直忠厚以存心不敢得罪于名教不敢得罪于地方奉天理王法以從事所求上不負朝廷所求下不負所學

以青天白日心腸行甘雨和風事業

天性硜硜不作半點枉法事才具戔戔常存一片活人心

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窮神知化繇通乎禮樂

莫謂天下有難事只消兩句如之何休歎世上無好人怎禁三個必自反

正己克己敬修己一味反求諸己愛人恕人包容人總之自成其人　寡欲自事簡識理則無礙

有天知有地知暗室屋漏每嚴十目十手之指視主晝神主夜神舉足動念嘗凜在上在旁之照臨

張觀察輿誦序

夫惟仁聲貴入人之深是以輿誦徵仁聞之實矧茲中土溯自烈宗癸酉冬流氛渡河民苦不辰環數千里間但聞鼓鼙聲劍戟聲呻吟愁怨聲久矣不聞鼓腹擊壤謳吟歡呼之音矣幸兵憲存孺張公填撫禹鎮化荊棘成桑麻之盛銷兵氣爲日月之光農安于野婦寧于織商賈熙于市青青子衿絃誦雍容于東膠西序之間天青日霽鼓舞嬉遊歌者謠者或永言而或依永单辭片語聽天籟之自鳴老夫日坐右塾

扶杖側聽句不辭俚章不盡雅總之無非頌美公之德政意若曰幸大亂之後天錫福曜庇我孑遺還顧室家抃舞不勝自不靳情之所至而歌咏不已也搜諸往昔謂非所爲輿人之誦哉緣是彙錄成帙以備采風者之獻

賀督學李素心序

今夫聖賢治世施功於不見不聞之表而收效于無聲無臭之微其惟正人心之謂乎夫天下事變無常何莫不由心造按之僅一人一念若是其芒乎渺矣而放之六合之遠極之遂至莫可底止所以韓子謂孟子功不在禹下誠以當時邪說橫行不啻禽獸逼人也以昕今日何如哉自明失玉鏡用其螢獸八方鐵飛荆棘生塗而中州爲尤甚一時戈矛之氣尊于詩書黌序之間不免人有競心每見筆鋒之銛浸且

不讓尼父而豪興遄發無復知有王制竊歎唐以詩取士制爲律易世而後垂千百載凡學律詩者無敢軼于五十六字之外抑何嚴也今日制舉義固時王之制也乃敢縱意恣肆弁髦傳註即此一念敢于無父無君古所稱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豈若是其橫耶語不云乎植表挺挺下無曲影善聲之唱應無醜響所患提衡于上者不得其人耳一日雲間素翁李公奉勅來督兩河學政嚴立規條端正士習未踰期而文士翕然丕變即禮官校勘天下賢能書惟我中州直駕諸方而上之則公之學政槩可知已公固所稱雲間世冑也胸懷玉斗恪飭金履鐸聲一振多士響應良驥𠢌罡駕之思嫫母抱畏畫之恐大河南北絃誦之聲雍雍如也大中丞亟騰薦剡入告天子曰正人心以正風俗維學使者能意以吾輩大吏皆代天子分治者也然錢穀刑兵各有司存惟公則羣青青子衿日擁詩書禮樂與諸聖賢伍語有之芻我黃牛以耕則收所謂養賢以及萬民者緊公之任哉夫士實首四民文章關乎氣運士氣一正而民氣

自涔兵氣自消矣蓋功在不見不聞而化實神于無聲無臭田間老叟比且負暄化日相與扶杖欣欣歌太平矣

賀何望岳恩除運判序

僞扶相距幾數堠而咫耳絲蘿之好筆研之交蓋世世以之故雖隸兩地而彼此締結則甚昵曾憶癸丑之春與晴岳同對公車每當酒後耳熱輙嘆三十弱翰冗自賺老幾許英雄比及倖獲一遇壯心半冷勁骨全銷一切虛文無當實用政不知國家横糜無算廪餼而顧需此風雲月露之浮藻何哉士君子苟存心于經世利物鑿鑿具有成效眞能令天地間少此人不得則此人自不可少于天地間八股文字未有

之前古先英喆詎必由帖括而進耶安在其眞豪傑而必斤斤埋頭舉子業倘一日之遇不可倖獲則老死牖下賫恨長往者不幾珠淵而劍獄乎丈夫孤行一意之謂何晴岳爲之拊掌稱善庚申孟夏余適謁選人而其介弟望岳則以應詔命來京師輸鏹助餉恩除鹺大夫矣于其歸也三歎世好稱觴聲賀俾不佞司槖筆之役夫不佞之言烏足爲望岳重毋亦兩世蘭臭之雅其言質而不僞乎雖然鹺使五品貴矣初意雅不在此望岳家居見時事孔棘雅意請纓旣而有輸納明經之例謂是可以畢業太學不意持議者築舍其說比入都門輙復格前令不行望岳意怏怏謀且戒裝歸走辭其父執姚納言公公謂士患不得當于世耳况今世方脊脊骰骰腐儒正須束之高閣古所謂朝貿販而夕卿相者何人乎於是有鹺大夫之舉夫鹺政亦曷容易談哉古者天官鹽人掌鹽之政令而海王之國謹正其鹽筴賴以富强嗣後天子用兵四裔縣官大空往往指鹽爲國之大寶鬻牢盆釱趾之令凜凜也即刺史縣令不問治行獨以鹽

利多少升黜之甚且以事體重大須大臣充使則乾元雍熙時皆以宰相學士御史中丞奉命往莅厥司國朝以鹽課給邊糧餉而水旱凶荒亦時藉以賑民故天下筦榷之利莫如鹽而鹽法壞盡則文正閣學已早言之矣方今天下多事廟堂司計動切仰屋之嘆愚謂紹興末泰州海寧一監支鹽三十餘萬爲錢六七百萬緡則裁一州之數爾即國初兩淮課亦三百萬至與漕運米直等獨非今日之場地乎誠得杜承睿副使其人者吾且與之商鹽政矣如唐季之仙

芝元末之士誠固皆鹽徒而今瀕海無藉之流什伍爲羣沿江上下强買私鹽又伺間爲椎刼已跳身疾掉瞬息相失不可復迹失今不治恐生他變此今日鹺政之第一要務也望岳誠出家學之緒餘往以緶墜剔蠹濬源決流而彌其隱憂則所以仰荅聖天子寵錫之隆而有光于何氏書香之傳者豈其微乎益何氏之冠冕中州所從來矣其伯祖東村公登丁丑榜會議大禮廷杖幾死王父竹峯公用禮經魁河南庚子宦轍所到輒立祠肖像至今禋祀弗替伯見寰

公登丙戌榜官職方郎清峭有聲甞君中寰先生以癸未進士爲柱下史豸冠峩峩亭法觸邪行者屏息十罪一疏直奪權宦之魄而國本藉以底定持斧畿南時值潞藩之國威重彈壓地無驛騷再按東魯預發科塲關節隱弊疏入上輒嘉納權勢旋鐫秩罷免栢府清望於今猶自赫奕而丙午魁中州者則伯兄晴岳予之文字友也無論六榜賢儁蟬聯爲中原所推首即其家世濟美忠孝大法自有嫡傳况望岳天才穎竪績文演迤每試輒屈諸名流凡五入棘闈而竟以數奇報罷則其數十年攻苦𥳑蓄之富不問而可知由是行其所學鑿鑿具見成績會見璽書下責天下物宜民間利病惟諸運使得以周知今更互赴闕廷見詢問則卿相之業可以立致雖劉晏輩着言之矣大丈夫孤行一意爲天地間不可少之人不當如是乎行矣望岳吾敢以夙昔晴岳稱善者爲我世丈朂

賀王學博遷居序

嘗讀魯論里仁爲美章而知里居之義大矣陶靖節達人也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有心哉柴桑翁之卜居重求友也司馬溫公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遂居雒濱買園于尊賢坊以獨樂名毎與邵康節先生嘗遊曰光陝人先生衛人今同居雒即鄉人也有如道學之尊當以年德爲貴官職不足道也公一日著深衣自崇德

寺書局散步雒水堤上因過康節天津之居謁曰程秀才云及既見問故公曰司馬出自程伯休父故云相與大笑留詩而去富鄭公自汝州得請歸雒築第與康節先生相近謂康節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康節曰某冬夏不出春秋時間過親舊相招未必來不招或自至公謝客誡其子曰先生來必以時見康節一日過之贈以詩有珍重相知忽相訪醉和風雨夜深歸之句雒中傳爲勝事至今膾炙人口學博王元甫汝南名賢也司鐸鄢庠凡二年所今買宅一區遷居

其中藐兹鄢邑名德寥寥固無所謂司馬公富鄭公其人而元甫年德奕奕直可追踪康節先生乃一旦舍汝南而卜居於鄢將無柴桑翁所謂非爲卜其宅之說耶雖然鄢實不腆安所望雒之天津惟是元甫分訓以來道氣如蘭無論博士弟子員坐沐春風依依不忍捨即諸父老髦孺見者聞者無不人樂可親如就冬日不啻雒之當年家立安樂行窩歡迎吾家先生來也老夫不佞於是更請以君家之彥方祝之史稱彥方以義行見推于鄉里鄉人化之有爲非者

至不辭刑罰乞勿使王彥方知之故所居號爲君子鄉今元甫不鄙吾鄢欣然卜居於此自兹以往即不敢謂晨夕與樂雅多素心然過門相呼風雨夜歸會見義行所化洎濱之間行且鄉號君子則吾鄢幸甚辱拜元甫之貺不既渥歟

壽高母王太夫人七袠序

予同李德安時辱與應山楊先生交嘗語予曰梁谿高景逸先生今之明道考亭也予時則已心切嚮往慨然想見其爲人迨予丙寅年量移官留都則高先生以直節觸璫熖從容就義矣會同人王曼修自梁谿來譚先生事甚悉間出遺像見示予爲歛衽起拜曼修語予曰不獨高先生賢也公配封一品王夫人亦今之大家德曜也高先生亮節純忠嘉言碩行照耀青史天下後世能言之若夫人琬琰之美含暉於

閨閫中者則非周旋於其閭里不能悉也因言其炳炳者六事予受記焉先生學不謀身冲逸淡泊夫人曰得微道肥而身瘠乎務于寒饑痌瘝先意護之先生因得淬厲於濂洛若夫昧旦明星神明立警則床第道著於切磋而琴瑟聲諧于性命是夫人佐先生學者一先生自辛酉賜環以攬轡澄清爲已任夫人曰勉之毋以家爲也先生用是無內顧憂至入朝之後晉長臺憲手采傾動一時夫人則約束家幹絡緯蕭蕭筐篚不接于中庭聲聞不通于京國是夫人佐

先生忠者二先生聲氣徧海內於貧交故誼時時有所贈貽夫人悉索以供不能給則傾囊橐應之廼至寸珥不以加于首而尺綺不以被于躬則夫人佐先生義者三先生好行其德不使人知即東林同事諸賢未必幽微互亮獨夫人於雞鳴同夢之頃言言商搉事事玉成道有同於挽車而識更踰於疑橘是夫人佐先生德者四先生理學傳家引繩受墨事爲可法夫人則以縝密輔之內言不出於屏燕見必貞於度肅肅如也是夫人佐先生敎者五當先生蒙難時

夫人籲天求代不可得則徐徐奉遺命行之惟是緹騎在門不震不動提孤當户侃侃如也即臨敵罵長之義代夫留獄之節未足喻此是夫人佐先生難者六若其他徽音令問傳布人耳目者正復更僕未易數要之夫人于先生可不謂德配而兼益友乎哉明年春夫人壽躋七袠遠近之士跂望先生不可復見則爭願攬夫人之德輝大斗酌醴將不脛而走海內而曼修兄以先生獎知之雅兼與長君伯珍婚媾之好千里緘書囑予一言爲壽予惟疇昔願事先生今

以稱夫人觴而附先生通家士之末豈非所甚願也哉惟是蕪陋不文無足爲夫人光寵姑卬受記於曼修者稍爲詮次云爾

賀王儀卿父母雙壽序

余夙未習王儀卿而余同門王仁甫則公之里人也仁甫著聲晉陽有日矣已未之役幸同稱莊先生門人旅隨雁行倍切蘭臭每當花晨月夕各詢里中名勝仁甫逡逡謝不敏余謂西京古名域而浩州則其最上遊也仰稽往昔名賢輩出如郭林宗宋廷清狄漢臣之流芳躅匪邈音徽如旦至若文潞公之在當時髫結卉服之區拱手而叱爲異人是非所稱子里之賢豪者哉山川猶昨靈傑代鍾烏在其無隱君子

埋照于巉崿岭嶝之間足以掩映前喆也者仁甫則亟稱儀卿之尊人少城先生實祭酒一方云少城故離石鼎族也幼攻博士業天才茹發種學蓋代有三胞弟一補膠庠曩等兩成進士或備兵桃林或讀書中秘所在卓有令聞天子下璽書褒美貤寵世及暨先生教成之而先生顧蹇于遇屢以冠軍試棘闈數奇輙報罷人謂先生有兩介弟一子拜卿貳清華崇膴先生于茲可以休矣傲岸騁宕恣意所適而先生則逸然不屑也恂雅溫謹猶是偕偕儒生行年且杖

於國矣曰惟綏帶挾策咿唔長號輿來則庶羕南郭之與羣而禽魚丘壑之爲適耳且其爲人倜儻扶義重然諾不苟一介取予躬飾三族曾無寸楮尺劵以煩有司顧獨恃其闓君郭孺人力維家秉執管鍵身織紝以輔先生事姑育叔賑施鄉里費至其以刻厲昜先生于學更有桓少君之風焉於今子姓玉立而伉儷偕老齒德兼尊吾鄉視之殆不啻靈光巋然矣是不佞所聞于仁甫之鄉評具如此余嘗心儀之謂萬戶白彪崒嵂隱磷故應毓此賢碩惟是以珥冕簪

紱甲閭里他人處此方不蘄快于所欲騁而先生茲廼以恂謹特聞語有云火減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者謂非其人歟惜古所謂耇耇尚齒之典未即舉行倘國家倣漢已事部使者行郡訪有耆艾篤行彬彬德素之士如申公轅生並得徵詣公車天子臨幸學宮修袒割饋餚之禮于以覺悟人㡜訓整邦族舍先生其誰屬哉庚申夏需次選人儀卿公之僚友霍君瑞陽謀于先生七袠皇攬之辰釀金繪圖操幣酌斗爲先生夫婦壽亦曰雙壽並美天倫樂事于世殆未數數然也顧徵一言于不佞余以霍君梓里之雅又夙聞王先生懿行畧俻義不得以不文辭爰操弱翰薄奏小言或可藉以侑一斝耶

賀劉太守觀文暨王孺人雙壽序

董子云壽之爲言讐也孔子曰仁者壽今觀于觀文先生而益信聖賢之言有足徵也先生長余十有八歲余總角時秉筆研從先生遊先生清癯若不勝衣魁梧自雄者未免易視之而先生孱守惮惮靜穆之致固已具其遠神追牽絲從王適占逆閹之肅寧閹兇啖障天而先生睨若腐鼠寧甘同莞芎之棄不願與庖瓠共爨于霄直氣屹立如山一時正人君子翕然頌服峻聳聲名直與日月爭光擬且推轂大用先

生賦性恬退淡然止足乃于夔府二千石遂返初服擯影林泉芝蘭盈砌卧聽讀書怡養天和當年魁梧自雄者凋落無餘而先生與其閫君王孺人今且并登八袠矣里中姻戚僉謀酌斗相慶因問言于余夫人生夫婦偕老難矣况室無二色并登上壽且當亂離之後堂上雙白相對堂下琳瑯觸目此尤難之難者睠言執交中癯不勝衣如公者廼克享有三多若此殆董子所謂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亦讐于久而吾夫子所稱仁者壽先生固其人哉

二王公崇祀看語

學之一字開萬世治平之原是以學之淵源上自唐虞下迄文周千古此道千古此學也至尼山而大發其蘊唯吾孔子惓惓壓念向使人諱言學則道理之不明將邪正之莫辨又何怪乎亂賊接踵而禽獸横行耶然則學術之有關於世道是可一日不得其人以講明之哉自心齋王先生崛起吳陵傳心陽明遂爲一世之鴻儒用衍千古之學脉又且壎箎相宣後先濟美一菴王棟則以弟師其兄儼然明道伊川足

稱難兄難弟東厓王襞則以子繼其父足追西山仲默允矣是父是子理學性命萃于一家門内父子兄弟共成百代儒宗若令生逢春秋之世定當收入杏壇之間即祀兩廡固亦無忝今且采之輿論列次鄉賢之祠用光俎豆允協大典

覆看語

理學最爲嚴途崇祀尤稱重典正恐宗枝未必出于的泒學術未必本自淵源如心齋先生之得一菴王棟東厓王襞之二賢者一以弟師兄一以子紹父考

諸年譜既不致旁附冐贋按諸公評亦可稱年久論定葢事跡得之再覈卬幽闡者彰而學術出于一門則觀感者衆允宜延入宮墻用光崇祀鉅典

善守約題辭　揚州

孫子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吳子曰將之所慎者一曰約約者法令省而不煩於是彚集城守事宜合而題之曰善守約若夫李衛公所云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陳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則又自有藏于九地之下所謂兵家之勝不可先傳者在

倉斛銘有序

揚州北倉故有鐵斛斛至也司庾者倣其式而木之便出納也而口潤矣于至溢焉崇禎丙子長至日乃令更製十斛修其腹哨其匚尺尺寸寸恪如其至係之以銘永爲定式

一粒半粒民膏民脂公出公入神明鑒之

題梁社生春社圖

憶昔中原板蕩避難江南僑寓京口再遷感墊往來村社見豚柵雞棲風景依依社生輒詠唐句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不知如此景象吾鄉何日乃復覩也扼腕欷歔惆悵久之歸來暇日回思咏此句時忽踰八年今年夏社生游濩澤偶逢邗上吴長文談及中州景物及亂後旋歸之致因令作此圖歸來出以相示余覧之悲喜交集韓昌黎有云願爲同社人雞豚宴春秋老夫耄矣於是竊有同幸云

書贈太醫楊秀亭

秀亭楊君今之隱君子也世精于醫且雅承先志虔修叅同契秘旨年近古稀道心純一每于靜室談深丙夜覺先後天之奥津津有味一日言及星命爲簡前知録得掘井及泉四字於是相視而笑從此五十年有爲之功庶其有資深逢源之妙與

揚州鄉紳薦語

兵部侍郎魏應嘉

直言中病古學知兵揮丹筆以祥刑伏青蒲而薦疏葢無施而不可亦所至之皆聞晉秩中樞慮周常變投簪故里志一榮枯念斯臣豈可使之投閒倘賜環自可觀其載効

太常少卿趙時用

劉輔繇縣令爲諫臣丁鴻以太常上封事昔傳之史今見其人節則松筠削奪在逆璫之日品惟玉雪放

廢有讀書之娛允宜藉之經時豈忍聽其終野

巡撫張伯鯨

今之所憂者賊寇斯乃獨長于韜鈐考開府延鎮之時有斬馘敘功之跡想其平日必讀奇書覩彼臨戎已臻昔効況從前之治狀悉穆爾其惠風則此後之匡時竚翩然于新雨

尚寶卿范鳳翼

智有鑒衡骨多剛毅昔摧輈于逆焰可知其人今閉影于幽間益深所學問冥鴻之在野行或使之倘相

馬之求材用猶晚耳

尚寶卿黃正賓

職匪言官忠計國本蓋直者古之所貴而死者人之所難聞之重氣節則衆篤其誠禮幽潛即羣奮于義况當破格求才之日宜膺啓事入告之榮

叅議王相說

司李西江餉兵南服驄馬增晉山之峻牙旗開楚澤之深自期不愧于古人本若無情紳冕咸望有爲于今日詎堪久對溪山

叅政史啓元

會計既盈銓衡允當爲守則國惠宣擁旄則軍容壯楚江風濤猶念斯人邗水烟明有鍵其户夫有才者未必有德而足食者果能足兵此已俱宜需其大用

知府李化民

敏惟朝氣清有夜知治治鴛湖案牘尚傳其無滯人間棨社輿情已願其斯升

知縣王永吉

情深篤古願切匡時播兩邑之祥風元推鶴立問一方之鳳譽即俟鴻翔

揚州孝子節婦薦語

孝子沈逢時

古有賣卜言孝者而茲以身爲教亦有負圖游行者而茲負親之圖縞衣不易行道見以肅悲玄墓嘗哀栖烏爲之鳴感乃可謂終身孺子宜贈以負圖先生

孝子藍樸

起父病于瀕危復母明于既瞶呼天搶地本以至誠孟笋丁藤得之玄感宜膺特表爰慰鄉評

節婦成氏

琴瑟方五載而襁褓餘二孤塵滿鏡臺病忍未亡之骨苔生瓦甓饑鳴欲斷之腸加以煢獨之父相依紡績之功難效事父而行同孝子撫孤而教等嚴親旌以維風愜彼輿望

節婦孫氏

茹百千萬種之蘗荼守三十二年之氷雪撫茲黃口課殘卷以孤燈拚此白頭活餘生于斷杼允宜旌表以振貞風

節婦丁氏

有夫早亡無子可繼力紡績以支壓甑刲股肉以活衰姑明神亦避其誠行道皆感其事見蕈砧于地下乃可無慚存坊表于人間固應允愜

節婦李氏

青年守節縞帶甘貧其所難者尤在奉養寡姑撫育前子是有代夫俯仰之才而饒礪俗貞全之表者也家聲所藉國典允宜

節婦許氏

事夫十年遺孤週歲室無積鏹庭有孀姑此萬難措手之時乃獨礪矢心之操青燈破案誓死靡他白日華桓楊芳恐後

節婦趙氏

栢舟苦節氷蘗寒操痛傷伯道之兒惟獨子其殤矣慮餒若敖之鬼乃立孤以撫之況閨帷尤傳賑恤之仁豈鄉國可缺旌崇之典

三子夢覺偶識

鄢陵梁子祉生幼食牛肉不知戒天啓乙丑生十有四歲矣一夕夢有人捕捉越墻逃遁既被獲則縛而懸之梁上若隍廟捲廈然者一人持刀于旁磨諸石凜凜有聲謂且利其刃而殺之祉生自謂其實無罪謂何殺我持刀者云因汝好食牛肉罪固應爾祉生怵然發願自今以往誓不復食牛肉矣持刀者回嗔作喜乃持一冊示之狀如梵經摺子其紙色深青備記祉生每日所食牛肉歷歷數之合當減壽若干祉

生於是驚寤并戒闔家永不食牛杭州錢子謙之設帳于同宗某之家一夕夢其童師高姓者詢之云在冥中爲曹官因問兩人功名若何荅以不食牛肉即可登第錢子向亦不食牛惟于入試棘闈不免以牛脯少許充饑至是誓願并此禁之二子于甲子科同得雋謙之登乙丑榜某亦中庚辰榜云夫牛肉之不當食也非第禁其肉味正謂既食牛之力不忍更食其肉耳而世人往往昧之致煩明神夢中開導若三子者可謂從夢得覺矣崇禎庚辰八月廿四日行軍

夜宿冷水郵舍偶憶其語列次識之以戒大夢未覺者

四子名字箴有序

潁川地師劉通伯有四子長元洸字廣思仲元溶字敬思叔元濬字齊思季元濱字孝思其命名取字或因其病而藥之或因所長而成之潛庵鄭子聞而善之古人義方之訓其庶幾乎通伯廼請各系以箴揭之座右用佐成人之義云

洸廣思箴

含弘光大坤德惟廣汪汪千頃古人可仰小儒拘謹器嗤盆盎擴爾胷襟百聞朗朗

溶敬思箴

敬吉怠滅丹書琅然口咕戕口武銘惟虔聿求德聚直内無諐慎哉愼哉履薄臨淵

濬齊思箴

宣聖垂訓見賢思齊矧在後學敢忘取斯高山仰止有爲則足伸眉良會濯翼高梯

濱孝思箴

春氣澹澹惟孝瀰身火角光明孝親最神先意承志曾語書紳孝思惟則無忝先民

書各屬爰書冊後 揚州

招冊十二卷斷案三十有九祟禎乙亥九月初八日閱竟每閱一案焚香危坐不執己見不膠成案虛公叅究一字出入儼然神明在上因歎民生末世姦盜詐僞無所不有如得其情哀矜勿喜聖人之言凡司讞者所當佩服 泰州

丙子二月廿四日于泰署暇坐關帝前焚香靜閱海陵諸招卷爲念歲月已更而各犯解脫無日冤懟重障何由解釋若得囹圄虛空是亦仁人君子之一快

也 泰州

午夜焚香篝燈靜閱諸爰書惡態縱橫駢首就辟因歎諸犯抑何造業深重如是哉反覆推求訖難矜宥爲之憮然丁丑仲春望識于廣陵暇齋 江都

丁丑二月廿六日宜陵舟中閱眞州招冊凡六案耳于揚屬中可謂最少而罪大惡重法難曲宥因歎蚩蚩衆生顛倒于情識窩中頭出頭沒展轉罪堦徒負現身宰官無能隻手解網少開一面慚媿多矣 儀眞

斷案三十有五委曲矜疑纔得兩案耳諸犯方横逞之時在姦則惟恐其情結之不厚在盜則惟恐其贓刼之不多及其事犯王法凛凛則廹欲脫辟狡口餙辯恨不將前此惡狀一旦洗而空之嗚呼晚矣拚卷浩歎爲之悵然丁丑仲春念八日書此識旣 泰興

丁丑仲春十有二日于廣陵暇齋午夜焚香細閱諸爰書殺盜婬貪嗔癡種種兇惡令人且憾且憐其中夏八巫希魯兩案委有可矜之情夏八更自宜恤向來不免膠執成案得彭州守乎心拈出遂覺疑竇種種仁人哉 通州

午夜焚香靜披亟思解網乃十二案中僅一案可矜猶非確乎可矜者所謂自作孽不可活奈何甞丁丑三月三日 高郵

斗大一邑處囚凡一十八案且其兇横不可嚮邇更有出于情理之外者固海濵之獷悍性生哉亦縁風敎之訖及未洽耳吾夫子上失其道之語誠爲探本至言即哀矜勿喜猶是落第二義矣十屬冊竟閱因附書此丁丑季春四日潛庵 海門

甘露亭茶榜

潛菴居士既將天寧寺前酒樓撤而創建甘露亭東西凡四楹於是敦委戒僧四衆布施茗湯因爲茶榜

消忙邦上趂潤河邊十丈高堠三岐古路挽天池作水難燒獨足之鐺化山木爲茶不解衆生之渴問紫茸片片刼前何處尋來看白乳微微夏到儘堪會取此行頭陀好着烹雲之手莫欺他舌本無功諸上善者共尋煮雪之柴恰喜渠口門同味熱惱海中寒破我淸凉國内畫行誰烟花二十四橋簡點將來却許秉炎救暍葛藤千七百則珍藏得住不妨借兩添烘難將陸羽當茶博士看承且把趙州做老行脚供養果是雙肩直荷定敎一口全吞始知早莢驚雷正見同根帶露請七碗鈍漢就三條椽下加土泥洗水之功借半滴淸源向十字街頭收鹽醬煎茶之用

施茶偈

滴許具足全海味燥吻曰同甘露美從此打破熱惱相一口吸盡西江水

跋置祀田契

祖先往矣歲時追薦爲人子之至情年來冠患披倡流離京口他鄉違遠拜掃缺然每遇令節矯首家園神魂悽酸展轉思維特設權法置買稻田五畝九分納于維揚善慶庵常住與諸僧衆約每逢節候修舉醮事之日即爲鄭氏門中先靈各設齋供一分於是倣先賢禮例裝演大軸一幅備書三代以下靈位庶便懸掛展禮蓋古人祠堂或祀木主或祀小影程伊川朱晦菴以主司馬温公呂東萊以影主者神之棲也影者神之像也本朝劉文安公不用主不用影止用一軸大書三代考妣之靈此又是一見也且于藏之庵中甚爲妥便是以倣而行之用全其權法云

康熙甲辰冬不肖蕃至揚州假寓善慶庵除夕普設香供見

先公向製兩軸歲久浥損因如式更製係以爻言更加布袱護之乙巳秋瀕行諞傳勸令僧徒還俗庵衆驚散蕃因載此軸北歸壬子秋昔緣師南還仍託寄至善慶常住永爲供奉矣不肖蕃敬識

贈幻住師說戒講經序

金剛經以空爲宗無法不掃忽逗一語曰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能生信心意若謂不能戒則不知空法不能生信如來重戒之意了然甚明是知一切淨法必以戒爲址如人作舍先求築基堅固然後起架如畫山水先治光明素練然後着彩戒亦如是是故戒爲諸善法之首入淨國之正門若不持戒如惡露瞰物欲入齋壇無有是處然則爲僧而不知戒義可乎哉碧峯寺幻住大師爲三昧之高足得華山之正

宗乃以辛卯春別其道兄見月和尚杖錫而北應鄢人士之請爰于城北福善庵安立道場講經說戒凡三閱月每日凌晨先禮七佛寶懺然後登座講解楞嚴宣說戒義幻師義理爛熟音吐宏亮兼之懺儀肅然教規嚴整揮麈高談眞如象王回顧望之令人心折一時四衆傾聽五體投地因而洗心易念請衣受戒者凡若而人區區下邑遂稱勝事或曰戒壇之中云何單講楞嚴夫楞嚴開卷即由七徵八還而往乃至三無漏學四種律儀直究至奢摩他中微細魔事

何莫非攝心軌則謹潔無犯也者是說戒講楞嚴其義一也雖然持戒者戒心爲上昔達磨師事師子尊者尊者稱其解悟至傳法嗣祖則授婆舍斯多達磨喃之一日獨行渡水有女子浣露其足達默念曰此脛白皙尊者忽在前曰今日之心可授祖位乎達磨禮足懺悔淫戒之難淨如此諸戒爲可知矣或又曰何以大涅槃經云乘急戒緩嗚呼此際難言之矣昔佛與舍利弗同立有鷹逐鴿飛就舍利弗影中鷹不敢下鴿猶戰慄不已過佛影中遂不戰慄如世尊者

廼可謂戒殺之眞淨矣如此持戒則戒與乘又何別焉然則幻師今日之說戒又講楞嚴遂使中州僧衆而後乃今知有佛法續佛慧命可謂不負此番杖錫一行老夫耄矣竊幸快覩其事輒同大衆特拈瓣香而贈之言歸山試持以質之見月大師不知于眛師當年所印可于一堂之上者爲何如

贈東渤師講法華經序

鄢之乾明寺向燬于兵燹近小修葺漸次復舊迺延請東渤大師自河北來于順治庚寅下元日開期登座講演法華經晨鐘暮鼓規條清嚴每于講完恭同大衆跪念千聲佛號威儀肅雍迄辛卯上元禮懺七日告厥成事一期之內寂無閧諍人天歡喜又復杖錫而北諸善信不勝戴仰因謀製帳乞言以贈其行予不敏手寫法華經適裝潢成帙畧悉其義輒不避不文敢代執筆之役夫法華一經世尊最後之極談

也學者機有利鈍悟入不齊故前此靈山一會英杰之士猶費淘汰四十餘年至是以化緣時至將順機舉揚欲令一切皆得佛智慧故因以無量譬喻種種因緣種種言辭權設三乘至于四華六動開方便之門三變千踊表眞實之地直授羣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而後已如來說法四十餘年至法華而出世之本懷始暢今東公一日講演口代佛言是如來當年之本懷至今日而又復一番暢然矣或曰妙法難解法華始暢雖智如彌勒測佛知見未免騰疑何況上慢五千退席乎且此經自天台荊谿而後講白文者如兔渡河莫知淵底攻疏解者如藤引蔓靡識根蔕而以于白衣田更之徒不幾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乎雖然經云有能爲人說此經一句一偈者皆如來所使行如來事有能於此經聞一偈一句一念隨喜者我皆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以是觀之則深固幽遠之寶藏直下是吾人日用之茶飯特未之信何遠之有況東公具足清白梵行識關繫表悟超象先閱歷世變以來萬法平等精進無上法音一

宣口門如箕旁引曲喻貫穿百家擘肌析理妙證菩提所謂權實雙融本跡俱遣三乘圓會一佛乘九界咸歸一佛界直令聞者見者怳然靈山一會迄今未散眞是巨細漚沫咸宣海味草木藥性均沾澍施不惟導諸迷人登之彼岸抑且上報佛恩功德無量不然必待轉法華不爲法華轉者而後可與説法則靈山汲汲一片苦心有同繡七滯貨矣末世慧命不幾熄乎吾是以知東公此舉所謂如來所使行如來事也

東巡祭范文正胡文定張文靖王心齋四先生

文

於惟四賢毓秀山川功德理學媲美並妍萬竈瀕海胼胝蹠煎颶風鼓浪千頃淼然築堰樹防壘石甃甎百四十里崇墉蜿蜒洪濤既隔昏墊以蠲曰誰圖始文正開先胡公贊決張公竟竣功高平成億萬斯年惟我心齋孝本天性悟同九淵鼓吹聖緒脫訓詁筌樂學學樂歌韻翩翩良知獨覺孤詣高騫力正人心三賢齊肩美著東南後先相宜夙心式仰有懷拳拳

幸炙廟貌芳踪在前酌沚薦藻敢以告虔

祭理學王心齋先生文

理學家自宋以來朱陸異同之辯蓋不啻爭喙而鳴矣究之有功於守先待後者爲最上惟我明興迭有賢哲自姚江先生出掃除一切蹊徑特開簡易直截之旨誠爲理學宗盟而或亦有爭鳴之喙者蓋彼挈良知以攝鐸海內憑一念之獨覺爲聖賢證入之地其有氣稟雜揉與意見偏倚者靡不望而却步以其不事聞見直窺性始也噫姚江心印疇洞剖之令信者堅疑者釋則賴有公之羽翼在焉公居姚江之門

學以止善爲宗不墮氣稟不傍意見直以至善抉良知之秘藏而後知良無雜揉良無偏倚也姚江教人認取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聖人以下自須講習討論以開豁其心靈豈盡廢夫聞見獨其頓悟處不繇詮解不煩誦習所謂體虛致靜之學公固實有深得而即以大有功於姚江後世學者咸有所據以入道即爭鳴者亦無從復置其彈射矣余有志問學夙切仰止叨莅茲土實公故里高賢在望可祝而起公如儼存歆茲江芷

祭僉院宋泰斗文

嗚呼惟公神明潔修經術淵醇爲衆正之領袖作大道之元津識含今古學備天人名山之藏乃發其囷乃出其新六臣三能規時準倫若其純孝夙具大人孩孺方四齡耳哭母于墓繼母如母子躬則布血誠閶闔神冥魂痡余亦聞琅邪間有王休徵之風公異其遭也而至性則同升于明光資孝爲忠青鎖載筆有諫斯功乃終以諫窮聖明赫賁于野載起出分藩宣入總憲紀將使羣材就其成耩四裔奉其戎軌豈

意昊天不弔喪我國楨丘陵俄遷雲漢遐征雖然臯夔英爽云何或諼鳳毛峩峩復張于垣公所未竟者得嗣公竟之而公以永存又何慕夫琅霜紫瞀安期羨門某年譜未寒招些遠薦對官梅以夢昔悵遥罇之方奠嗚呼艾山雲隔邪濤水遲余既悲公之死也而且慨今之何時公其鑒之哉

祭李母張太夫人文

嗚呼天生哲人必儷之配間氣特鍾靈毓正內禮容在望方珠樹之翩翩德音孔昭比鸞音之噦噦於惟太君華胄淑英德補陰教言爲禮經儀重六珈之副祥分九帳之雲嬪我年翁內則著聞佐言鎖闥直道以伸擊豺狼於當道震髙譽於楓宸主張名教閱歷多春通誕令子蔚爲儒宗分曹總部冠冕人倫帝命來豫人師聿尊正士氣于茅靡披文星于荊榛溯伊雒之淵源振文運兮維新方幸士風丕變緊惟古道

照人競頌兮玉尺端方咸歌兮氷鑑琅琅胡婺星之不曜遽瓊枝之墮芳八秩空懸月横參而自冷蘭茁盈膝風拂帳以悲凉蔗食末而味半斧伐柯而則亡凡我紳衿奔訃皇皇驚失聲以相弔耿予懷其永傷豈止巷歌之弗作而春杵之無相亂曰有婉夫人壼彝足紀爲鼎臣偶爲文宗母相厥君子既振直聲廸厥令嗣蜚著芳馨寵命自天聿彰德懿生順且榮而孰與媲天不憖遺兮白日蒼黃悲風瑟瑟兮零露瀼瀼素車丹旐兮九京茫茫載歌薤露兮薦此一觴

遥祭梁封公祖孫父子文

敢昭告於誥封兵部尚書原任太常寺少卿壺嶺梁三公誥贈夫人韓氏暨長公兵部尚書大眗梁公誥贈夫人韓氏令孫生員長公伯飛次公伯方三公仲建五公仲馭六公叔燕以至闔家內外眷屬亡靈維崇禎辛巳季冬之望冠陷鄢陵邑人相率徙居避難我年世翁壺嶺先生乃于壬午孟夏挈家入汳汳時正急冠圍我翁春秋七十有四轉徙患難不勝悽苦聞以季秋長逝甫事含斂而黃河暴漲決潰汳城子

姓從而避亂者或餓不能起或起莫能具筏楫中外少長數百指胥陷洪濤慘哉翁之避禍而適罹于禍也天實為之謂之何哉他不具論如廼孫六人皆魁梧男子文采暉映竚望騫飛曾孫能勝衣者六七人一旦聚首而逝血祀斬焉慘哉囘憶長公大眗年兄之以勤王身殞也曾幾何時而家門不幸至于如此某既解皖江之組無家可歸與諸親友避地江南者聞翁慘變痛悼累日因以季冬二十九日于維揚善慶庵敦延僧衆禮懺施食用資超薦且捐資為公父子祖孫置祭祀稻田三畝入于本庵常住每逢歲時修建道場因而并舉追薦嗚呼運值艱危梓里蕩覆死者淪沒于波臣生者流離于江鄉生芻莫展酹奠無從敬設蔬供盟告靈魂詞曰中原喪亂禍變非常冠虐我鄢萬姓流亡企彼省會恃為金湯兩載賊圍屹然大梁競趨避患備極兵荒殍殣載路盈城慘傷翁家蘭玉相依同行臨難困阻侍養一堂高年疾病倏夢黃梁昊天不弔民弗克康河患奄至潰決堤防巍巍藩封倏變滄桑水行市上平城沒隍波濤洶沸

骸骨飄颻翁家眷屬音息渺茫維昔播遷胡不南翔或度河朔伊匪遠疆諸孫分布亦可致祥云何執見以汴為良聚溺鮫宮同嗟逝殤鄢如翁家赫奕煒煌福壽多男文藻冠裳豈耀鄉閭實壯廟廊年來天厄烽燧四方彈指降凶鄢迄于殃翁家慘酷似續不長追言誰昔倍切悽惶富貴軒霍石火電光夙因代懺用寫哀腸翁其鑒只歆此蘭漿

祭劉書閣茂才文

嗚呼長兄何一旦棄人間世爲碧落遊耶將同王喬赴天帝召乎如李長吉記天上玉樓乎抑與顏淵卜商地下爲修文郎乎嗚呼痛哉某與兄總髮友也襟帶之盟三十餘載往從孟心卓先生遊聯席問業者數年其後共文社若而年交處爲忘形已又與尊大人民部公爲忘年交兩世通家不啻孔北海之與李龍門也某當年總髮之交張麗陽王齋㦸暨兄而四四人者居則同几出則連騎食飲則交匕筯談笑論

難甲可乙否情無間然乃麗陽未五十而蚤世齋㦸今五十而猶然文學兄則五十而賦仙遊也嗚呼痛哉兄負不羈之才不得志于時稍旁涉禽遁星緯素問諸家三杯耳熱撫掌而談若懸河下注今復能聆此緒論乎兄逝在六月某以閏八月授任維揚僕子來始得兄遺書有老死牖下之語嗚呼此言竟成讖矣猶憶客秋礴橋雅集同人歡讌箕踞豪飲把酒賡詩曾幾何時遂爲往事興言及此不知淚簌簌下也吾兄生平嚴氣正性無少囘護與人輒盡其胸臆善則獎掖之非則斥止之當其意有欲伸情所難已慨慷直言弗以先達避弗以尊宿匿邑里服其剛正交遊稱爲畏友我懷伊人又不勝邦國殄瘁之痛矣兄有佳公子頭角未露而英氣已自勃勃異日跨竈必此子也每相過從呼而出見必以孤相託弟方詫爲蚤計寧知爲吾兄心事乎昔張堪與朱文季同學堪託妻子于文季堪死文季周卹其妻子夫以一言而不負其託今我與兄又不止一言也然兄自有尊公大人暨令弟在雖亦無煩弟事然兄言在耳朋輩共

聞此後少可效夫綿力當不貽兄泉下之憂嗚呼痛哉人世如夢窮通得失總屬空花遥酹清酒兄達人也且盡此卮

少宰沈炎洲誄 有序

不佞之與炎洲先生蓋異形而同心者三十年來功名患難相與共之乙酉初秋相遇于邗江先生携家自北泊舟福縁庵前不佞携家自南泊舟善慶庵前兩家眷屬聲息相聞于時閫君病篤不佞趣之解纜庶其早抵家園灑淚一别竟同墜雨不佞歸而息影林泉先生應亦杜門家食音問疎濶遂歷歲年迺者使乎過我方知閫君返舍六日而考終先生踰年猶生一子亡何亦復奄逝嗚呼聞訃之日已八年矣而一陌缺然同好之誼謂何南望雪涕敬製誄辭聊當歌哭辭曰

於惟我公岳瀆鍾靈珪璋介品金玉儀型爲國柱石爲世幹楨天挺丰標人荷帡幪補闕拾遺紕繆匡繩抗顔直諫朝野肅驚貴戚斂手豺虎潛踪有見必陳無思不公曰咈曰俞殿陛融融表率端人忠讜盈廷甲乙之際煬竈借叢公也退休綱維以崩聖哲嗣立杲日當空環玦互施宦籍一清起公田間錫之褒封嘉謨入奏薄海歡騰運值百六邊腹交訌籌兵籌餉

盡瘁鞠躬冠茶兩河洊及襄荊籓封淪墮陵寢烟蒙公徙江夏我撫皖封艱辛危苦事多相同上徵納言敦趣匆匆舟過皖江絮語挑燈時事艱難浩歎撫膺惟公知我肝鬲以傾納言既拜封事開通載簡少宰聿秉銓衡氷鑑朗徹妍媸分明帝欲用公屏署公名佇陟端揆旦夕登庸昊天不弔國祚永終我解皖組僑寓江東新撫受事冠陷廬城豪紳肆螫追論降充公持正論催抑權雄廬事昭雪促裝瀕行遭罹國難匿跡伍傭間關百罹乃抵廣陵孥屬播遷生計煢煢王師南下中原蕩平我謀歸里鼓棹方行始泊邗關幸與公逢握手爲歡相慶更生閫君寢疾祝公遄征公入里門閫君令終曰爲改歲公騎箕昇山川悠繆弔唁無從使者北來聞訃哀冲屈指八年墓木已拱與公石交相期股肱泰征未彙蹇難相秉公有哲嗣翩然振興以似以續後先炳炳景福純備生順歿寧我伏丘園教子課農永懷明德悽其咽哽誄辭遥奠椒醑薦馨公靈昭格鑒此鄙誠

憲副梁公傳

梁公諱策字對之號及泉弱冠中嘉靖乙卯鄉試登乙丑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清惠端謹聲譽藉甚大司農甚器重之會成都缺知府蜀人頌言得公爲重及蒞任廉明興學有文翁之風無何以親病請告歸色養雙親愉愉如也直指使舉地方人才前後薦章三上即家起補山東登州知府甫數月旋擢陜西憲副當是時公年未艾飄然投簪杜門訓子依依親墓間十餘年一日市人見其園中白鶴飛出東門移晷而

公逝矣公天性至孝雖登仕版奉事嚴親左右承歡晨夕不異比其歿也廬墓三年捧土築墳寒暑無間宗親憫其哀苦勸請乃歸春秋祭享必誠必敬且以家常屑麵類不潔躬自推曳以供粢盛是以梁孝子之傳載在焦太史獻徵録其行畧載之南工部志尤異數也至于敦義樂施邺族贍親創開義學特以舉火成名者若而人其自奉則布素終身好善循謹鄉黨頌服沈龍江相國誌其墓稱爲仁人君子有以也子可養太學生克承父訓備極養志兩弟早世撫其孀婦女姪織悉周至聲徹臺司旌以棹楔象賢世孝之贈貢相望也號樂軒公云

韓太公傳

韓公諱自重字威卿號荆璞鄢陵阮寨人父比泉翁晚乃舉公七歲從麻城劉生授春秋儕輩避席遜不及公天性至孝念父春秋高慮不能見子成名年十六請于父比入太學亡何父病請假歸侍湯藥及歿喪葬事皆公力辦不以累其伯兄人方稱公孝友兄顧惑於讒驟啓釁端謂父私昵幼子舉十餘年已析之產更張牴昂詬詈日數至宗親咸爲切齒公向泣曰羣小側目吾孤而觭齕之吾兄何忍爲此也分產

固在兄所欲有者有之吾寧敢以已析辭田宅錢穀惟兄之指何吝焉事伯兄彌恭饌必親奉轡必親執久之兄乃悟曰有弟若是彼讒者小人也吾滋媿矣未幾其兄死公哭之極哀且爲力佐其喪自是砥礪躬修篤志問學改遊南雍會丁母艱哀毀骨立時諸子漸已成立次第就外傳公奮然曰吾不克以功名慰吾親意者其在兒輩乎於是建書院求異書敦延孝秀督課諸子越數年諸子遂以春秋名家長子景愈中萬曆戊午鄉試五子法愈天啓丁卯戊辰聯舉

進士仲子紹愈崇禎癸酉再舉于鄉一時科第蟬聯昆季三立孫枝奕奕韓氏人文聲震中原公與劉太孺人色笑堂上爲善日益力振乏䘏孤施粟捐轄義所可爲不憚傾橐其伯兄諸子蕭條零落公亟力維護猶令保有敝廬不斷書香則公之篤于同氣不以嫌怨廢懿親槩可知矣公平易和藹從不以辭色加人即販夫菜傭見必肅拱其謙卑自牧類如此一日念幼入太學訖不竭選終非先人意天啓丙寅遁授上林苑監監丞歸拜墓下成先志也子法愈任堂邑

知縣以覃恩封公如其官公乃進諸子而告之昔者吾因家累不獲承爾祖志今爾七人已三致科名吾復身膺綸誥所邀於天不爲不厚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小子其識之乃勑絕家務于舍西闢園林疏泉種竹搆餐霞閣棲息其中選訂唐宋明詩數千首自號丘壑逸民良辰月夕親朋滿座嘯歌終日累舉鄉飲正賓不赴葢公生平孝父力學老而不倦尤喜陳白沙呂新吾兩先生書嘗萬曆壬子關中鷄山張公令吾鄢聚徒講學公每引證發明鷄山輙爲首肯

故立身教家一以忠孝爲本其所得於學問之力居多焉崇禎丙子冬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三里爲罷舂方公受恩封時費縣張相國在翰林當草制辭有孝友爲政名德可師產推同氣揮辭不吝千金橐散窶人感誦如出一口蓋實録也

贊曰鄒之城西有漆井村云兩井湛然實陳太丘之故里每往來游觀輒動景行之思既而城北阮寨有韓太公碩德懿行門庭之内羔鴈成羣不減太丘當年抑何盛歟雖然太丘膝繞三君不聞有兄弟之變而今太公身遭閲墻究底克諧則太公之孝友其賢太丘可謂獨當其難者矣

東鹿丞梁公暨元配楊孺人墓誌銘

東鹿丞梁公余之外舅也卒且十年所窴焉諸孤食貧不支余以王事驅馳四方每念公淺殯在庭未始不憂切於中乃兹先太宜人大事既襄然後收招魂魄爲公營窀穸相兆卜吉行將祖載即遠矣悵復弇陋無能具狀敦求大君子爲公志不朽而墓門之石又不可缺余迺不得以不文辭謹臆綜行畧而爲之誌公生而頎岸孝友奉事孀母六十餘年不冠不敢見有姊家貧無以自立公仰體母志給糈授衣終其身如一日生平伉直自負不解作詭語聞諸不義事輒怒形于色好急人之急片言相許殫力爲之雖已事㢢缺弗恤也伯兄憲副及臬公初捐館人或以其子之孤而少之公劃宜其家務而身扞蔽之門庭晏然訖不異憲副公時叔有擅素封者殁而遺孤大者毀齒小者在抱諸所宿憾眈眈相向視爲几上肉其媵手提兩孤月夜走叩公値公與族人聚談孤影在地凄楚悲凉公於是幡然動念奈何使吾梁氏有不恤之孤也人其謂我何抗身出而卵翼之内釁用弭

外侮弗至迄今堂搆無恙家計裕如維公之力也公十八歲補邑博士弟子員頴賦十倍疇行繞膝芝蘭興致翩翩負笈入胄監兩遊陪京歷覽龍興勝跡六朝佳麗貯之胸懷亡何風雨驟至蘭摧玉折形影自弔頹然無復問世志而伯兄適有登州之命廹請與俱因彊起同往登蓬萊閣觀海日時出緒論佐左魚之治歸來卜築邑南只樂邨作老農家風用消胸中塊壘比予旣摯鴈而家道中落公已絕意嗣息容有言者付之浩歎而已予謂吾翁乏嗣天道真爲無知

歲時過從婉語相勸年旣踰艾然後勉卜側室蘭芽笑茁夢前舅季相繼而生一日把鏡自照頭上烏巾下映白髭不覺失笑吾豈可以是頭角終老耶六十有八歲而後謁選東鹿丞二載已伏膏肓然猶力疾視事不以官卑自委東鹿深澤一時並缺邑宰臺司特檄兼攝之懸魚馴雉之風茂著兩邑及辛酉歲夙病益篤乃投牒乞休父老子弟攀留載道不忍令去抵里門之次日奄忽長逝嗚呼幸不卒于宦邸于道路人僉以爲公盛德之報云元配楊孺人于歸公家

結帨之日雪在牛目晨興視具井臼塵積孺人脫簪珥庀肉湆以供姑入而上食見姑髮且穿因輟已花勝易佳㡌以進時祖姑尚在堂喜形于色謂爾孀姑苦節今日獲有賢婦矣迨孺人先姑投衣時姑年已九十有二日夜號泣天乎何奪我孝婦之速也先是孺人嘗爲公置貳然苦羆兆罔諧自夢前生而孺人靦然色喜捧之掌上笑向公曰吾事已畢可以含笑歸九京矣未踰年旋以寒疾不起此語遂成讖矣孺人仁孝純謹事無巨細一軌于理閨門之內肅肅雍

雍是以埋玉之辰三黨宗親皆爲雪涕不第公之悲失良友也公諱範號洪泉里中尊之雖童孺婦女無不知洪老者公爲鄢之甲族代有顯人公父他山公諱玉以神童爲邑諸生長而嗜酒自放娶大司徒張公姪孫女實生公甫四齡而失怙張仰事孀姑俯育弱息㴉瀡之供殷殷從霜蘖中出歷六十有一年氷霜之操皎如也公生嘉靖庚戌卒天啓辛酉享年七十有二孺人生嘉靖戊申卒于萬曆辛亥享年六十有四孺人凡六舉子皆不育生女一即予內勅封安

人者側室王生子三夢前娶處士楊依女夢㮚娶諸生周吾纘女夢禎聘諸生王元佐孫女孫男二僑隆夢前出僑昌夢㮚出孺人于萬曆辛亥年十一月葬于城北祖塋之昭次今卜崇禎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舉公之柩而合葬焉是爲銘曰城北之阡鬱鬱牛眠君篤孝恭中閫賢同德交修福祚延仁者怡此壽百千

太學生梁樂軒暨元配劉孺人墓誌銘

君諱可養字克中爲陝西憲副梁及泉先生長子孺人劉爲君之元配及泉先生以孝子著稱載在獻徵錄海內矜式儼于竹素余從外舅洪泉公聞其先德甚詳洪泉于君爲從叔裁長君四歲嘗云舞勺之年猶及見君太母孫以上壽趺坐而逝異香達于戶外太母好西方聖人之教蚤年即斷葷茹素其事曾太母王則宿肉貳膳曲盡膏薌之節曾太母晚病目眚太母孀居食貧奉養二十年委曲周至曾太母以是

無失明苦歲時諸子若婦修家人禮穆穆淑淑身教暉詔孝慈式化所從來矣君天賦徇齊儀貌魁岸甫弱冠即與弟可勉可繼先後補邑博士弟子員琳瑯競爽君既鼓篋入胄監二弟相繼乘虬憲副公適亦倦遊修初服會君母宜人捐寢舍君入則破涕爲憲副公奉槃匜問所欲而敬進之出則孺子泣大事克襄慨然雪涕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何事冒念浮名致妨吾甘旨之供耶遂屏去經生業所居東偏有廢圃躬自誅茆藝石出心計能與花爲四時日奉

憲副公歡遊其中承顏頤志罔不當意憲副公尤樂施予振貧乏君則部署劃分予衣予食予錢穀藥餌予椑轄畧倣鄉里委積以賙民之囏阨暇則與詩人杜琛輩結社爲詩詩宗王維字規淳化憲副公時一瀏覽爲之頤解如是膝下者三十年憲副公乃以天年終君哀毁骨立頎乎其至醵金爵弔者幾傾膠庠此則里中剏有之盛事也臺司旌孝棹楔屢責君益欽骨折步兢兢奉先訓惟謹三黨五鄰環而依君爲外府矣時大札相尋罷夫羸老易子析骸官振廩不

給君出廦粟助之賑又復煮糜粥舁之諸寺觀斷簷頹廊之間計口授食日以爲常計所全活数百餘人比歲小稔則復印造經像施萬餘卷軸他若賙人之急濟人之困者孳孳靡懈若姻親若族子婚具釆學具贄未可更僕數而浙之高耀楚之張世美姑蘇之袁學禮或以文字交或以僦貸季之業交推衿送抱故人戀戀因而占籍于鄖君爲之居處資之生計相依爲樂土焉衆人皆曰君子槩類此迺其庭敎諸子則程督鉤挍凜凜如也謂汝王父獨子曾王父尚不

肯事姑息朝夕課其業甚莊况汝輩兄先弟後即不至爲百草憂春雨而璽之不緑則素絲不幾蠧于筐籠乎君有六丈夫子之龍之駿之鶴之麟之鯤之豸皆邑諸生也君刑于之化劉孺人慈孝之誼於此具徵之矣孺人數姙不育一日朝君舅覘其色小不懌退而亟徵之將無爲急欲抱孫耶於是爲君置副室若范若張若王賢淑比次蘭夢叶兆瑶環瑜珥焜燿階庭孺人撫之如已出諸子亦不知其異母也孺人天性娑嫕靜正與君頒白相對無燕婿容其處兩婺

娣和而有禮爲嫁其二女賫送豐厚問遺有加諸凡佐君宗廟之祭賓客之燕一切具有經紀居無私蓄榛椇棗栗之費非閨之君不行雅不欲雀鼠風雨之誚出自林第間也晚亦皈心釋典誦梵天名號動滿萬數諸子慮其勞而索氣長跽諫止之則曰吾自樂此不爲疲即正綿惙時口猶默誦不輟也計其殁蓋後君十有四年身操家秉中外井井諸子出有時遊有處反面稍愆于期輒坐中庭訶詰立過時乃見遣誠可謂以母道兼父道矣孺人贊襄夫子爲德于鄉

恩膏所沾無間遐邇至癸酉春有瞽者王天義率其子茂才家禎車馬僕從自襄陽來蒲服哭祭于君之墓下衆皆異之既卒哭乃自言曰往以戊子歲大祲天義同諸丐兒乞食市中雨雪凍餒君過而哀之收邮簷廈間三历寒暑恩勤如一予游藝襄樊幸有今日厚德未報而君與夫人已作古矣天義尉氏人先祭君而後及其私則其德之感人爲何如耶屬副公諱策登嘉靖乙丑進士配常氏封宜人實生君君殁于萬曆戊午七月享年六十有六下帷時讀子輿氏

樂有賢父兄之語欣然快之因自號爲樂軒云孺人殁于崇禎壬申二月享年七十有九子之龍娶太學生孫世英女俱先卒之麟娶諸生軒驥女繼吳猶龍女張出之駿娶太學生王之垣女繼王天慶女之鯤娶青州同知王東岱女范出之鶴娶諸生劉克稷女之豸娶慶陽同知路尚論女王出女四范出者一適諸生常潤民一適諸生路鳴鸞張出者適儒士劉崇隲王出者適兵科給事中常自裕子諸生啓徹男孫七珣聘御史梁克順子諸生廷拭女璞聘諸生白貴

女璇聘諸生王令德女駿出瑜聘儒士路鳴鑣女珄聘滎河知縣王會蕭子諸生運隆女珩聘諸生孫繪錦女玥聘孝廉蘇光燊女鶴出君于萬曆庚申三月葬于孝子岡祖塋之昭次今卜于崇禎六年十一月初八日將奉孺人之匶而祔葬焉先期駿等謁予稽顙而諗曰先子墓門之石迄今缺焉敢以煩執事顧予非能文或以恩在葭莩庶其言之信而有徵乎於是勉劾載筆而誌之乃爲銘曰盧龍形者孝子岡也峙馬鬣者孝子夫婦之封也岡胡爲其孝子名也孝子忽兮其若逢也天申命兮坤孕靈鬱佳氣葱葱兮宜而子孫繩繩兮

舟行

日麗波紋細風輕帆影閒燕飛故不定掠水弄潺湲

雨中同龔更生過夏鎮僧院

冒雨來僧舍移樽傍藥欄豆花紛湧翠榴子迥垂丹户闃蛛絲靜魚馴盆鳥寬會心輿正遠攜手去盤桓

河濱無名氏園閒步

誰家好事闢閒園高峙山巔俯水源深鎖空亭人不見雕欄階下野花繁

其二

流水門前石徑疎一叢木槿一叢樗屋邊隙地空如許爲砌盆池閒種魚

聞鐘

殘夢欲回尚未明朦朧簾影月初生瞥然耳底誰驚覺野寺疎鐘第一聲

題畫

興來腕底疑藏神水意山光筆筆新突兀插天欲斷際淩空橫掃披麻皴

古廟

古廟無人水自洄尋幽展齒破蒼苔瓜棚豆架斜侵徑好待清風伴月來

河上顧

選勝何人營竹塢畫廊曲傍水濱開藕花香起長堤外投老此中亦暢哉

鄭五若韻園

音清翠竹鳴羣玉韻古蒼松署木公地繞長河多勝槩知君避世又墻東

泛月

舴艋呼來泛月行沙邊鷗鷺不聞聲漫將燭影搖波上坐看清光萬里平

河干寺

古寺迥臨野水灣孤雲獨伴一僧閒秋光滿院禪房冷栢老庭前色欲斑

湖漲志感

洪濤拍岸響輕雷高柳垂垂接草萊一望平湖村舍少稻秔沒盡雁鴻哀

過蜀山湖

輕舟破浪快如何泗水魚山眼過怪底幽香來客坐碧湖十里漾新荷自京師之任揚州詩

維揚署中送客歸里兼寄諸子

君來三閱月我坐愧春風客爲公門人客路千山外離情此夕中深談忘夜永把酒聽鳴鴻同好如相訊行藏似轉蓬

遊焦山三詔洞有感

吾羨焦先生三詔弗肯起軒冕豈不榮泉石味自旨

逸猶養天和淡漠脫塵滓冷眼看世人癡癡者誰子鶩奔抗俗容靜言良可恥舐蜜刀之頭虎尾競所履石火欻爾過歸然江之沚矯首挹清風捫蘿此仰止

夜坐

吏散庭空獨掩關竹聲松籟似深山偶然策杖月明下人語不聞鶴夢閑

同周敏山遊玫瑰泉

不意風塵吏相逢山水間披榛訪古蹟俯檻看烟鬟峰峭連天碧波澄帶石灣茗酣深夜語抱膝故閒閒

其二

莫道秋光晚山容故未隤楓丹霜益翠菊秀露滋芰夙有登臨志慚無作賦才遠山凝暮靄逸興正徘徊

重修石塔寺

日余治兵事駐節邗水涯入寺問石塔歌樓與酒肆葷穢汙佛土故址渺無蹟寺爲居民侵占作酒肆舍利自猪欄槽下掘出潔除見基石金瓶誰所遺舍利宛在藏見者肅容儀靈物百千年尚是願所持石塔得三昧往讀坡公詩今茲石塔新乃值三昧師況復豎戒幢登壇厥毘尼天

地曠劫懸此塔猶中衰人命如飈遷念之生愍悲

其二

白石何磊磊本無有塔名甃石新古塔及此石塔成一切成壞法本從因緣生因緣一何有自性如春明此塔中則實外觀文藻瑩譬彼無僞者文章自精英維揚勝人物來此息紛營

封肝祠

朴樹灣頭風雨深孤懷如喜弔祠陰此肝臟有忠臣骨是地爭傳孝婦心半世蘋蘩留暮血百年俎豆振

商音憑誶化鐵題秋祭一洗人間漢上衿

露筋祠

松恃孤心竹恃紋乾坤無幕宿貞雲人遭白鳥誰更死我見朱顏此不羣自可爲筋存稷契（顓頊傳唐虞以稷爲筋力）何妨授命著英芬祇今天上猶然少莫遣黃姑隔水聞

閱鐵橋圖賦贈朱同人先生

蛟龍鼓浪鬬危川豈是憑虛螮蝀懸百道金繩爭補地千尋鐵軸莽驚天西羌靜鎖連雲棧東海長鐶下瀨船萬里輿圖皇路穩星軺馳驟羨昇仙

寄懷軒湛源同學

常憐老去故人少還憶髫年笑語時媿我蹉跎雙鬢短君今尋樂莫遲疑

九月四日同鹺使者遊平山堂因商救荒事

爲賦登高此共遊山光入座綠陰浮欣同離畔尋秋色漫倚晴欞豁醉眸因話民情憐隱痛更談時事見鴻猷清朝何幸逢明主片語回天勝有秋

重九前二日同朱琢吾遊梅花嶺約不用葷

風雨何瀟瀟偏向重陽妒獨茲慰霓望翻嘆來何暮繫誰偺恒賜木郎空呼籲野斷草色青河紛紅塵路瞥見舞商羊沛然溥甘澍煩襟一以清百里欣相晤爲厭肉食鄙白業貴茹素窓韭不煩剪園葵擷帶露把盞梅之嶺暢哉四美具憂天頻蹙首歡會良難遇

蓮瓣飲

坐愛綠荷大如輪烹來江水靜無塵閒將一瓣連香飲剩有餘芬迸齒齦

春日過湖心寺晤隱上人

巍然古寺水之濱一泒澄湖映綠筠浪息圓明空色相波恬淨徹洗天眞千帆競過窓前影半偈孤持定後因只爲塵緣多羈勒相將十地問迷津（以上邗江詩）

己卯重過王郎城客舍見壁間舊題口占贈魏茂汴

南北驅馳二十秋浮沉宦海似虛舟停驂偶爾重來此咲指賢東第一樓（賢東第一昔日公車時書也）

采石夜坐

夜半露華溥扁舟下急湍潮平月色靜磯峭風聲寒

遠樹含微靄幽香吹野蘭謫仙遺蹟杳漁火滿前灘

中秋過青陽邑令邀遊九華不赴

遮莫九峯路不賒挿天峭壁駐晴霞平生覽勝足幽興此日遥瞻衹自嗟供億紛紛煩赤子送迎僕僕罷官衙聊將圖誌作游覽領畧山光趣已奢

夜過六安山田家空舍

緊誰實司牧致野多乜屋斷烟數十里庭前餘草簇閒無雞犬聲撲簷但蝙蝠挿羽遞軍書徬徨映月讀走馬叩遠村乞火額猶顣午夜爇燭坐曠若發吾覆

東方漸以白黃粱尚未熟藉茅支短扉假牀兩足蹜匆匆戴星行霧氛塞原陸礙天鴉成陣爭攫食人肉嗟何不逢辰兩面淚蔌蔌或云民作慝厄運丁百六會當窮則變見心七日復矯首望蒼旻恭爲萬靈祝

宿松道中

十載兵荒不可支郊原晝角未停吹號天有子悲孤苦饁畝無人嘆仳離桑柘刋來爲柵砦牛羊殺盡供征師三秋漫望登場樂四月曾過未有絲

宿懷寧西山民舍

人去山空餘破村三間茅屋巋然存暫移禾架充八案無那坯墻鉄板門坐久蛩聲繞砌出月昏鵂影傍檐翻悲鳴戰馬渾難聽捲旆星馳日未暾

秋日懷友

一望丹楓綠水濱江干立馬去逡巡思君物外孤雲客好向清溪理釣綸

潛山聞雞　潛山屢被兵火炊烟斷絕夜聞雞聲人皆以爲太平景色

燒殘古驛傍山隈廢苑空餘烈火灰幭有荒雞鳴夜

半一聲喚起太平來

其二

野棠荒蔓人烟少終歲頻聞刁斗聲野老向人垂涕語幾年此地盜縱橫

顧鎮遠不盈見訪軍中喜而賦此

顧侯未來先以書荅書良苦侯門裾豺狼攫肉饜晝餔陰風黑雲充路隅侯也驅之無躊躕造次握手閒且都高言中理傾親疎小艇紼卧長年歔風吼江嗚書劒孤貂獬于人何有乎爲我一飯留須臾男兒要

畧着眉鬚

霍山道中讀家問及親知致祝諸書 時巳卯嘉平朔公誕日也

憐兒千里致霞觴書幣兼煩朋好將亦謂髙牙開大府豈知匹馬護巖疆弧懸天際光揺練矢傍老人直射狼拭目廓清寰宇靖共登壽域須如岡

曉行

鼙鼓征塵逐馬蹄故園芳草正萋萋何時會見欃槍落穩卧林皋聽午鷄 以上皖江詩

逐婦吟

憶昔結褵日蔦蘿附所宜蠶惟田家女癡暘理厥司井臼數十年勞碌不知疲睠言守中饋倏同路草萎清夜徒捫心行惻爲垂洟敢辭溝中斷矢惟石不移逝水終難返從一訖無虧留取貞骨在甘心稱婢發悲來無可語搏顙問天知

晚宿東光

長征愁日暮撲路棗花香婦子歸南畝牛羊下夕陽短垣餘古木野店聽鳴蜩幾幸一犁雨懽歌車滿穰

時方憂旱

東平道中

漫言驢背苦去去興偏長細雨滋花暈微風散柳香道傍脫粟飯樹下蒪羹湯率爾投鞭憩何如滯帝鄉

漏舟夜雨

夜飄來何驟小舸苦上漏綢繆迹未雨襆被瀉如霤舟子謹尋梔農夫忻易耨快心霓望足兀坐看天晝

以上甲申詩

丙戌歸里留別廣陵諸相知

邗濤清可濯塵纓去棹依遲涕淚傾滿載相思非世態允肩行李只離情柳因多折驚秋早鬢爲重凋媿暮榮別後好音頻悵望迢迢鱗羽恐難凴

金斗道上接陳古公見懷詩依韻賦酬

別來匝月未開顔門設雀羅鎭日關惟有素知明月在清光不改去猶還

其二

誰將好句破愁顔金斗遥通邗水關應笑巢盧何所有吟囊攜得白雲還 以上流寓詩

歸里誌感

爲憐桑梓苦兵戈八載風塵此日過閭巷新豐仍未改鬚眉南國已成皤舊時朋儕今存少亂後田園荒廢多何幸生還歸故土淸平猶得老漁蓑

木緜歌

鼓櫂歸時秋風淸飄飄葛衣舞風輕一朝靑女振寒威環睇家人肌粟生檢點囊中殊羞澁龍紋雙眷名墨欺兒睛家人笑揶忽如土涷可衣乎餒可羮欻爾門前剝啄響似雪木緜花滿篋殷勤四友歲寒誼擧室

被服氣崢嶸吁嗟乎近代人情薄秋雲揭來此擧足稱古之英悵惟天下號寒之徒不勝數安得木緜之高萬丈廣一牀

種菜詩 舊居數椽久成灰燼因僦屋城東南隅屋傍隙地畝許故菜圃也小人無能願學老圃躬自誅茅疏畦種菜聊佐盤飱

揣分安愚拙謀生學種菜相宜看地勢候氣占晴晦灌漑沃其根耔耘除厥穢盤桓一畝間菱蕎足相對

又

爲愛土膏潤每來帶月鋤分畦滋雨甲傍石長氷茹輕摘憐芳嫩薦新浥露餘惟知根可咀寧復歎無魚

寶牛歌 兵亂以來牛種幾絶農人相率聚徒而耕八人一犂日不三畝因知牛之有功于人甚大作寶牛歌以著勸

苦哉牛牛可憐牛但有功而無害人顧殺牛以責錢食牛之力又食肉人心何忍太不賢試看八人共一犂終日難犂三畝田八人一牛多寡相懸一牛代畊八人息肩牛何負人爲食之夭殺而食之其誰曰然

但知人苦知牛苦仁者用牛漫着鞭寶劍非寶牛可寶穩向田間背上眠

乞花行 生平拙守無敢妄干惟于花時不斷求索雖復雅道是亦乞也

靜觀古時行乞者嶔崎自好殊堪詫墦間之乞乞而穢鄰醯之乞乞而詐五柳先生口拙辭叩門乞食長聲價何如好語從人乞乞得名花植砌下參差位置任天然磊落孤幹凌冬夏風淸花氣上人衣素瓷傳茗向花瀉老來頻拭看花眼護持莫遣花神咤

張匏客自菀園徒步過訪

有客梁園來飄然似孤鶴身外無長物千里但蹻屩投鉢長林下對之意落落時與析疑義玄言啓秘鑰機心一以息神觀自綽約媿我猶多事栽花亦種藥何當共雲水相將游寥廓

庚寅上元同諸友看烟火

寧想干戈搶攘後乃逢燈燭輝煌時人生行樂只宜爾醉倒甕邊君莫辭

哭劉伯宗

昔余吏皖日君才吐白鳳卬須有贄言斯文相磨礲許君天下士州郡果津送送君以安車天顏爲君動君志躭烟霞歸抱隴頭甕但酬種菜詩吾亦還山洞詎意攝提期遂符龍蛇夢哀哉肝腸摧吾道失梁棟聞君謚文節輿情眞允衆阿歆克傳經君應無隱慟慟實惟故人更愧鈇賻賵東望丘山哭聊將衷悰𤤽

贈敬上人　天災流行居人多病邑鮮圭七殊切徬徨上人懽顏容納多方調劑病者得安潛菴老人旁觀讚歎因爲作偈

維下民作惡致天降之虐刀兵兼疫癘雨暘不時若人命脆難保如秋風捲籜瞻顧伊誰止煢煢莫所託黃面老瞿曇身爲衆歸墊慈悲先看病關心民之瘼功德無邊際大地盡成藥

題梁更生擁雪圖

天寒日暮雪霏霏高卧先生獨掩扉誰展六通化莖草布金匝地盡書幃

邀郢子開士入城

遥望城闉别一天幾番諮請悵遷延何如策杖來蕭

寺把臂談心大士前

郢公過訪

暮雨洗疎林茶烟裊樹杪有客自西來曠覽入荒小揮麈恣談鋒微言皆繫表止水與閑雲無複塵氛擾澹然忘所適識澄心亦稿起視空庭際星稀白露晶

爲郢公刻詩

雲起如烟靄水流任坎止況當結制日戒香媲蘭芷斗室若維摩柴几展圖史貝多自書偈妙辯詮微旨遲君消長夏新詞芬頰齒法寶落人間佇貴洛陽紙

送郢公歸里

正喜相逢日又憐送別時蘭馨無近遠金斷任參差
枯木君禪定法檀我偶窺臨岐無盡意黃菊綻東籬

懷方慕菴給諫

亭亭白嶽高峭舉競嵽嵲地眂饒靈異人多古賢哲
間氣鍾勁骨赤心徒飲血豈謂遘會艱霜蹄亦暫蹶
帝閽無由叩志士徒哽咽清望重嶙峋肝腸皎于雪
韶華等泡幻灰心飯白業揮別殊草草惆悵玄言絕
再讀歸舟篇如語精記剴君去若冥鴻我亦安巖穴

土木形骸頹闃寂人影滅引睇望霞標寸丹隱如結

同梁祉生劉文子過韓秋崖新居醉歸

人生具臭味惟草木亦然是以應求同海宇如比肩
況復闤闠內步趨忻後先世道江河下中流砥柱堅
猶昨倔僵在千秋意氣全大雅任已矣吾道自有權
肝膈聿已協蕙茝鬱相宣十年不御酒一夕鯨飲川
岸幘雙白眼逸興愈蹁躚攜手問明月素輝何娟娟

喜袁茂林書至賦答

誰意亂離後猶煩尺素通蘭馨浮楮際芝宇見辭中
君解畫前理（來札有讀易有悟之語）我甘未濟窮各天千里外
脈脈此心同

題朴廬　郗子貞復因厭世喧于城外二十里
得朴樹一株搆廬樹下讀書其中賦贈以識
嚮慕

舉世皆厭朴君乃名其廬荒崗聳孤峙老樹任扶踈
茆屋八九間焚香讀素書興來東皐上簑笠自荷鋤
俯仰環堵內靜觀樂何如為謝繁華子林深亦獨居

壽戚太翁茂卿八十　順伯之父隱君子也昔

時流寓主于其家亂後北歸為致祝焉

春風搖漾桃花根憶昔浮家入花村桑麻無異人間
世中有老人獨閉門鄭眞先代原高隱有子經濟李
長源衣冠瞻矚亦何偉手把周易欲忘言置書向我
嘆還笑侏儒但見滄田翻豈知往復箇中意只如老
少遞飛奔花信時時通海淜草亭處處看乾坤長嘯
人生莫自苦休從夢裡尋天姥十年勿用守潛龍一
日考旋欽履虎閒來臥可傲羲皇忙去樂不如農圃
轉眼而今八十辰彩衣春鮮足歌舞萊子衣光不及

鮮玩世何如經世賢慷慨成言稱季布倜儻輕金羨魯連聞風舉令神明爽那得高堂不駐年先生學易自朝暮缶鼓太和中韶濩安能再來烟塢間納履接杖相徤步爲問磻溪歲已逢何時投竿溪邊路

送不盈開士歸靈隱 師汝州人爲具德高足

秋風忽起送君歸握手臨行葉亂飛豈有世情牽别念聊因法會歎知希布衫喚破青州重毛絮吹翻佛界微況逢付囑眞檀特乳水合來嗣德微

癸巳新春讌集書帶草堂

世運不稱滅親戚篤有情況逢清平日肯負同春盟草堂敞書帶折簡招羣英三黨既懽聚時賢亦嚶鳴骨肉惟眞率縟節絕將迎春盤簇野蔬釃酒遞稱觥三盃耳熱後談鋒任縱橫閒論種花譜時說禾黍成坐少拘忌客頽然已忘形相期存古道神聽和且平

以上里居詩

附舊詩偶存三首　候選燕邸得家報漫賦二章

東風吹徹上林春遥憶庭柯此日新尺素忽傳千里信殷勤細數墨痕眞

其二

知我停雲引望難開書先報慈幃安小兒學語大兒舞次第説來一聚歡

寄呈伯子敦復

那堪兄弟少其奈别離何念我孤遊遠憐君獨抱疴時危驚羽檄世亂愼風波但願高堂健得天固已多

弘濟社規說

歲在戊寅兵荒交困蕃芑兩兒從諸親知因剏弘濟之舉或曰既云弘濟意專奬善將無有揀擇見耶潛道人曰四十二章經佛言飯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持五戒者一人且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聖訓彰彰不更較然乎方今菑害頻仍緊惟積穢滋薰誠得人知好善則福惪之氣充於兩間太平端可拭目俟矣是以弘濟之役不妨默寓激勸之用云

潛菴道人題於邗之種惪堂

編次菭樓詩始末

先公方少壯時與邑中諸君子結社爲詩曾刻孔膠社藁丙辰會試歸三上公車矣戒不爲詩已未捷南宮庚申謁選人同房德徵年伯遊西山所作諸詩紀中亦未盡載司李德安五年南京部曹四年皆未有作讀禮家居六年與大朐梁年伯酬和諸篇亂餘亦不復存甲戌秋自京師之任揚州偕薛更生先生並載南下刻有倡和詩嗣後題詠至戊寅爲邗江詩己卯塡撫安慶至壬午春爲皖江詩甲申孟夏與周元亮先生自京師歸江南爲崇禎甲申詩順治乙酉自盛塹徙居揚州爲流寓詩丙戌秋返棹家園至丙申暮春爲里居詩先公意興所及時有篇什隨手贈貽多不存稿不肖蕃芑遍年洛求及篋笥舊存僅得詩七十三首次列一卷尚多餘憾俟有續獲更當補入

男蕃敬書

鄭中丞公益樓集卷之四

安陵鄭二陽潛菴甫著

男蕃 芑 仝校輯

[library seals]

書牘

上楊撫臺書 揚州

頃聞寇氛甚劇亟欲往請台教無奈儀眞河工未成不免坐在河干督催工役所有城守防禦事宜晨夜發檄府州縣嚴行料理惟是所在城垣卑薄庚藏如洗現今急着惟有多儲米穀多備火器火藥及城上

防守器具耳竟無些毫堪動銀兩不得已權令所買遼米暫各運之城內而製器械買硝黃之費擬將各事故兵餉銀權且搜用尚未查有的數容再具詳以請所處宇下諸屬吏皆白面書生茫不知兵而此中偷安日久人習玩弛皇皇翹企惟有竚望台臺赫斯整旅按行部下庶乎文武將吏相與悚息鼓鈠稟受方畧奉以周旋抑且牙纛所指張皇軍容足令逆賊聞之膽寒蓋各賊雖爾不逞然偵得某處有備則皆趨而避之目下聞已渡河而南若趨西南則有鄖襄撫臺爲之捍禦趨西北則有總督各撫鎮爲之追剿即鄧玘左良玉之兵亦不過尾而隨其後耳窺其勢必趨而東南行倘歸亳不守則鳳泗何恃無論鳳泗潁壽實爲淮揚之藩籬且二陵在焉何等重地所有諸要害自宜各宿重兵于其間而千里曠莽徒有黃沙蔓草四望茫茫耳昨本道同徐叅政劉僉事與按臺午夜共語殊不勝惴惴慮之所恃綢繆桑土碩畫訏謨惟賴台臺區裁地方幸甚

此書上于甲戌嘉平月初時撫臺方杜門求去故

雖迫切言之畧不爲動又屬淮司李袁爲力請乃以上元後爲行期令賊後期而至豈不震怖反走哉嗟乎乙亥王正陵寢之變數萬生靈之衂有數存焉固不可挽矣鄭元勳識

與淮司理袁特丘 揚州

泗上晤語未及深談歸即有眞州勘河之役適接河臺手劄云聞流寇復至河南奸細被獲者俱稱垂涎淮揚不可不備云云讀之震悚此其患不第淮揚也蓋鳳泗壽潁實淮揚之藩籬且二陵在焉尤不可不爲綢户之防也敢告世丈敦請撫臺大開督府按行鳳潁之間嚴飭戒備張皇師旅庶乎聲靈赫濯足以寒奸賊之膽即廬舒潁壽諸要害處亦宜各宿重兵三二枝蓋諸寇雖爾不逞然偵得某處有備即趨而

避之矣不然寇今已渡河而南若趨西南則有鄖襄撫鎮爲之捍禦趨西北有總督并各撫鎮爲之追剿其勢必趨而東南行莽蕩千里無險可扼賊熖突及處處单虛萬一歸亳不守鳳潁何恃岌岌之狀念之令人不寒而慄惟世丈向撫臺急切圖之祖宗弓劍重地關係匪輕又不僅封疆兩字足罄憂危也不佞每謂當此多難之秋地方士民胥恃公祖父母以爲性命而諸有司所恃提掇于其上者則惟各上臺是賴況寇患已迫于鄰境窺犯又傳于奸謀未雨之謀正在此時極知世丈熱腸救世千斧不斬讜言慫慂撫臺赫斯整旅鳳潁堅其保障則淮揚得以戢寧矣

鹽院賈道乾安慶

邗江共事捐形迹脫浮套一以精神意氣相晤對眞所謂以朋友之誼而兼骨肉之好茫茫宦海鮮此交情一行分袂遂同墜雨在台臺偃息倚廬正可頤養天和不佞則謬以菲庸誤邀宸眷幸而逐隊散曹猶可優游藏拙今且畀之以草創不易爲之重地受事以來日夕飲氷即曰竭力不敢不竭惟是勦寇之役當事者全未得其要領事多掣肘權不歸一同舟之人不免飄搖之虞耳台臺冷眼靜觀應且洞破關鍵

不靳明教以示何如

江院胡東井

嘗謂江北此時之官遴選宜極嚴包容宜極恕蓋兵寇交棘之區使遴選不嚴濫用不肖是以一方之性命予賊也使包容不恕必欲吹毛苛索則既無官之樂又復無官之體奸頑愚民把持其間即一號一令亦不得展布其手足矣台意以爲何如

汝寧王司理

正因監紀缺人幸而特荷俞旨得以藉重老公祖聞之深爲色喜越三日即拜翰教歷溯門墻知爲杜退思之高足淵源有自益切忻慰夫寇固難勦也而勦寇者苦不得其要領即如三省合勦豈不虛有其名而豫兵之新三營何如哉雖曰朱蘇而後別更有人昨在舒城按視其營壘朽甲鈍戈如此軍旅足爲逆賊敵手乎監軍道發還二千于固始聲言駐防或亦不得已之亟思爾尚餘張承祖所領一千五百名留

之隨營是則所謂河南一省之兵也外此則淮兵四千皖兵三千耳寇之爲數若干爲勢若何兵之爲數若干爲勢若何老公祖久歷行間當亦洞悉其故矣且向來兵行數百里提衡茫無其人一任爲逗留爲虛冒爲騷擾種種情弊未易更僕數如是而望賊之一旦授首豈不猶望汪洋于眢井而冀蕃茂于石田乎今幸老公祖身荷監紀之任復有湯公祖總監三省之兵繇是而羣策畢舉共襄勦事何快如之

汝南道劉思石

省來翰知老公祖躬剿土冦所謂先靖內難而後禦外侮此理勢之當然者何至復有宅虞哉公論自在幸勿介介合剿之役督師來文云淮兵走羅田皖兵走麻城豫兵亦走羅田接應之語分路井然朱弁遇賊浪戰因致敗衂不知何以不拉淮兵而拉皖兵不爲救援讀塘報不勝驚愕拜大揭剖晰明確足令彼哉口塞矣

大宗伯葉增城

天下治平惟此紀綱名分界限截然是以世道清靜若使小加大卑犯尊甚之以頑嚚不肖而敢干陵轢高賢長者則冠履倒置黑白混淆又何怪賊之肆逆卞等哉讀台劄撫膺慨歎何意禮義之邦顧有此狂逞之事耶無論羊叔子不酖人可信之確然無疑者即曰或有纖毫未明亦當質之官長聽之公論豈得擅自霸占公然橫行若然則一切自爲政官府法度可以不設矣已批行司理想自執法如山也

河南按院高鸞磯

敝邑最苦之差名曰爛米銀又曰櫃頭銀因邑有小灘臨清德州三處買米差役額設米價四千八百兩天啓末年秋雨連綿米偶浥爛不經申請直委之里下攤賠每保一櫃有收役五人每人止派銀數錢耳繼而增至數兩相沿至今每人派至九十餘兩合二十六保計之共派九千餘金矣夫米果爛也自宜里下賠補然天果年年秋潦米果歲歲浥爛乎踵弊增加賠累無已民困已極實難久支且未有加徵錢糧

全不奉上行之理上臺不肯詢察士民莫敢訟言此害直將與鄢邑爲終始矣數年前署事郭糧廳刻立禁約石碑今在縣前試令刷貲呈覽即知此事積重難返無有窮極治某奉命南征道出梓里士民哀訴不忍坐視仰懇老公祖革除此弊遵照憲例官買吏解永不許僉派里甲更滋攤賠即求刻石永禁庶從前之積苦既蠲而向後之私派恒杜鄢民十萬户世食明德矣書已緘發忽念治某此舉原從梓里起見止求除私派苦累並無求多前人之意深恐異己簧

鼓別生枝節企開釁端治某坦白此衷可以質之天
日無愧者也

邑令劉氷壺

敝邑彈丸一城福曜蒞臨正堪卧理惟是邑中有一患苦差事承訛襲弊浸淫罔極治某昨謁家園士民泣訴因向上臺公祖力言之雖奉憲禁刻石然聞奉行猶未得當涣新猷而革宿蠹端惟老父母是望邑有解納漕米之役遍年私派幇貼至九千四百餘金不顧悖旨忍于虐民老父母聞之或亦不靳爲之齒錯耶雖然解米而謂毫無所費此不達政事不近人情之說然謂所費遂多至九千餘金恐天下亦無壞

法弊政至于如此其甚也爲今日計惟有詢之公論商之老成人確查自買米以至交納果否實費若干在官或可設處若干里甲應派若干明白正大較定畫一之法按畝攤派另置一匣貯之僉解之時當堂領給如此庶免年年加增無所底止也然而買米大弊在于以斛斗作市斗定價夫市斗大而斛斗小買之于市所用者市斗交納倉庾所用者斛斗大約市斗六斗可納斛斗一石此小灘不易之規也買役奸弊謬稱米價騰貴此就市斗言之也米或偶貴然于

市上買得六百石即可交納一千石則此四百石之價銀獨不可為騰貴之增添乎乃以市斗之價謬作斛斗恣意吞肥上欺官府下誑里民間或遣人往查通同作奸此宿弊所以難清也若曉然于市斗斛斗之別米價無虛冒其他使費亦了然易見矣事干閭邑大患輙此借為籲懇伏惟俯賜垂督幸甚

督監盧雙泉

既曰台剿正謂各路官兵剋期並進會成大圍令賊首尾不能相顧左右不能並支合衆力制彼之獨如是而後可以成功若猶是各路獨進在賊則今日與此路官兵交戰明日與彼路官兵交戰雖有合剿之名依舊是分剿耳兵力既分安得不单刀郭二弁何以不遵期會輕動迺爾耶前車既覆可為烱鑒台臺急須明示知會如黃林之兵從何路進宋廖之兵從何路進淮兵從何路進須令各至汛地去賊不遠然

後密訂吉期各路齊發庶乎一鼓成圍今宋廖之兵已駐劉英山之西蓮花坪日望黃劉之兵尚不知黃劉今在何處肅此啇官奉啓遥言督催俾各將吏知所遵依不至前後參差貽悮大舉也

户科徐蓼莪

禁旅恃馬多雄行監紀顏同知亦拒諫自恣深山客箐非騎戰之地萬一決裂不免代彼受過今日雖曰合剿然分路而進名雖爲合其實則各分耳鄙意衆兵各歸信地堅壁以待環四省成一大圍賊到某之信地某即自認撲殺其迹似分其實則合况以逸待勞以靜待動乃萬全之法無人敢向督師言之奈何

鳳陽陳司理

不佞初爲理官時即謂人家閨門之事不宜采入章疏無論門内私事不關政體亦以私事曖昧風聞不眞玷人名節辱人子孫彼時功令寬大每于采訪单欵寥寥點綴世風日下天威不測一切单欵法須極其斟酌務求至當蓋壞人功名所自取也破人身家未免過當然壞人身家猶可言也累人性命禍人子孫則不可言矣是則應從詳慎者門下新硎初試幸於此加意焉

潛山　桐城　太湖　宿松　望江

賊自九宮寨敗走盡竄入山各營大兵正在協力合剿惟是山深谷邃彼盤踞之路熟我初入之路生不得鄉導未可輕入法須于本地人加意遴選機警穩妥者數人懸示重賞令其設法偵探的確見賊眞在某處我兵應于某處分路而進仍用該縣印票知會附近諸寨如何策應且官兵入山須傍大寨處所庶可安頓營壘蓋兵以寨爲勢而寨亦得兵爲衛者此在各營亦自各有塘報偵探大抵營中皆西北及川

浙之人地里不諳語音不同恐其悞事且嶮礙要衝非久習山谷者不能詳悉惟有土著之人既知地里遠近又且人情熟習所以入山探賊莫善于用土人果其探報眞確憑爲鄉導將士有功馳報監軍先行犒賚重賞之下自有出力効用者除嚴飭諸將領外特此致囑各爲地方協力同心功當並敘也

督監盧雙泉　安廬道湯谷霽

舒城駐有官兵則廬鳳一路可保無虞惟是舒之山境甚遠正與潛山諸山相連據獲奸細供稱賊視官兵動靜以爲行止若然則我兵屯聚一處安知賊不又倏忽颺去耶每云賊之難剿正在流而不止飄忽馳驟我兵若與之俱馳豈不自疲其兵力耶合三省大勢觀之蘄羅駐有劉郭二弁光商駐有宋總鎮開順駐有李潁道可謂處處設防矣其在此地則桐城爲適中之所六舒之與潛太猶之左右翼也法須所

在宿兵本急而姑示之以緩若佯爲休息之意者佇觀賊勢如何然後亟起而圖之庶不至聚於此而疎於彼又不至有往來奔馳之苦台臺以爲何如軍機秘密不獲面悉特令中軍孔參將躬商方畧義在共濟必須呼吸相通然後可以成功也

舒令陳士業

愛慕之深不終其劬世自未欲平治于士業無與也事已至此到底要占地步萬勿以倉皇憤激遂至舉止失措詳文首截尚未了徹中段敘致殊自條暢此一篇文字關係一時之利害者小關係終身之人品者大四海同志且將拭目觀之豈可造次具辭若然則酉陽山房數萬卷其謂之何放出膽氣豎起脊梁很做一番庶不媿名士風流若所云調停勉留此萬萬不可從者門下曉人也慎勿毫有躊躇于其間總

之昌明一去即不爲此一官而官固未始不可爲也若濡染勉留則即欲爲此一官正恐此官遂不可爲矣此學問增長關頭在氣誼中爲斡旋之賴亦務努力焉耳

盧州王知府

聯絡山寨善用土人此乃制賊要着即如天堂乃賊所熟經之地自潛山柯令奉命聯絡親至山寨遍行曉諭某寨或險或易某寨可用與某寨相通申令其寨作何聲援作何期會所以賊徘徊境上究竟不敢長驅闖入此則聯絡山寨之明效大驗也誠使處處皆然則賊計將無所施亦乏窺犯之謀門下坐鎮龍舒正可督同印官極力舉行也

監紀史

山川險要惟土人知之賊往來必繇之路亦惟土人知之誠相其扼要之處設疑設伏即韓淮陰用兵設伏亦非處處實兵也但多作旗鼓銃砲委强幹明敏者率諸土人度其必來之所摇曳旌旗演放銃砲于深林密箐之中則無所不伏即無所不疑無所不疑即無所不懼然後以大隊官兵堂堂正正或剿或堵賊自無不披靡者惟詳計而力行之

左營廖將

士馬单虚援兵未集且堅壁固守瞬焉交冬合剿有期彼驕既盈我鋭方張然後可以相機而動目前要着惟有遠偵探堅壁壘防夜襲之三者當拳拳留意餉餽雖艱自當設法接濟年來何曾後時給發耶夫爲大將者若不耐心堅忍動于九天潛于九地率爾一擲豈能有成幸詳思之

盧州王太守

省來札寬爲派數以防不繼酌爲限數以濟緩急讀之擊節欣服事到眼前人皆如此區畫天下有何不可爲之事何不可成之功哉繇是同心共濟幸奏廓清則轉輸功髙固自有漢家之巳事在

督師閣部楊文若

仰仗威靈又有八兒河之捷惟是淮皖禁旅止有此兵無能一旦制其死命正在皇皇慮之忽奉台檄督兵東征捧檄歡忭文武將吏負弩灑道祇候天戈之東指也據報劉督監將次黃州盧督監自麻城往會揣且訂期爲進山合剿之舉蓋賊自入河被剿之後竄入舒霍山中出没飄忽明以牽制我兵幸而楊監軍來桐面商機宜因諳太湖聯絡山寨夫殺賊要着莫過於此而太湖爲要地況監軍以舊父母而號召

子弟知當其應如響矣且所領筭兵果皆驍勇之士但云餉金不敷不免有短袖難舞之慮皖餉無多兼之逋負雖欲權那些許正恐涓涘無濟于用也大兵且晚雲集敢懇俯示方畧庶共恪遵進止畫一同心協力用慰聖天子救民水火之至意端在此舉矣

漕撫朱未孩　應撫黃又生　兼關抽分薛

閣部飛檄督統大兵東征措辦糧餉法須多多爲善儆衙門額餉之外既無絲毫錢穀即寥寥州縣額賦有限功令森嚴久已起解兼之年來供給禁旅本色折色刻不容緩眞所謂臣力竭矣仰屋踟躕計無復之因思逆孽流毒江北遭焚掠之慘江南有供億之艱念切同讐當有同心敢告台臺慨那二萬金差解廬州府庫以備不時之需協力共濟庶足以資給餉騰或未必支用仍有原額解還倘其支用即當咨部

開銷似亦甚便計也

督監盧雙泉

據稱楚撫備糧數萬石舟運而前自是宋公誼切同讐籌畫周到然皖之不及楚也請以所轄較之楚轄十五府一百二十五州縣而皖轄則安廬池太四府二十三州縣耳是皖屬未當楚轄之零數江北安廬兩府六安霍山舒城桐城英山潛山太湖宿松八處年年被冦年年供兵或經臨或駐防懷寧無爲合肥廬江巢縣望江六處則年年協濟或折色或本色江南池太兩府貴池青陽建德銅陵石埭東流當塗蕪

湖繁昌九處年年協濟折色所有禁旅糧芻槩皆取足于二十三州縣册載歷歷可察從未敢有虧欠竊思流冦乃天下之共患非安廬池太四府之患也縱不敢望竭天下之物力以制之然江北江南爲陵京門户則江南江北之物力豈不當共竭以佐蕩平者敢懇台臺通盤打算請于江南江北兩撫公告之以大義申之以同仇協力共濟方可成功且廬州乃淮撫所轄安池太乃應撫所轄在皖撫不過權借以開封耳一切會計錢糧固自兩撫公操之也

相國孔玉橫公書

馳驅戎馬不及具申候悃伏承翰札恍侍塵談鄙性硜硜從不敢爲刻薄事惟是察吏安民則亦不敢毫有徇狥況濫派里甲屢奉嚴旨忽見池州理官申詳宛令指稱修衙科派里役甚之衙官末員亦復横肆無忌不覺爲之駭指抑且據稱應教官之稟帖建德縣之藍標印票每畝加派之印示鑿鑿可據因思如此悖旨之事既經府官發覺昭然列諸詳文若不據以入告不惟涉于朋比欺君長屬員横派之志萬一

别有風聞則撫綏地方之謂何而隱忍不爲糾察耶是以從實具聞既承台諭是在諸老先生俯諭問官善爲結斷要與原疏無剌謬可也虛舟飄瓦總付無心又何敢别有深求于其間哉

饒州司理廖孟符

調繁之舉自是選擇而使但爲地頗難殊覺棘手然而邗江何嘗不棘手也素位而行愼勿以絲毫有意處之天下事壞于多添意見不免遂露圭角曾論子絕四易傳戒憧憧如不佞之于分宜其得失爲何如也若夫地方士大夫之賢者須披誠締交即或有別調亦必善以處之同寅和衷尤宜廑念閒時將一部易經字字研味自有得力處也

監紀陳仲來

雪已霽矣屋內却作雨聲床榻几座之間時而滴瀝時而瀉注盛以銅磁盆盎則宮商相宣也因持一卷臥而靜聽興來輒和以咿唔數聲亦是衙齋中別一清況說向高賢將無兩腋栩栩生風耶時漏下三鼓侍兒擁鼻爐畔鼾聲如雷不覺獨笑於是投筆而睡

兵部主政胡赤城

國家承平日久置武備于不言一旦寇盜橫滋不免草草應急用兵二十餘年至今茫無頭緒寇實多而橫兵實寡而弱重以歲時不登饑民既易于爲盜催科嚴迫又復驅之使從賊賊日見其增兵日見其少當事者仰怵天威從無敢以眞實情形一一入告者惟據捷獲臚列博主上之歡心全不思此局何時得結在廟堂之上亦但以在所報捷或可旦夕廓清豈知賊氛彌劇民生彌促會見盜賊漸多于百姓矣台臺冒饒甲兵義切纓冠出緒餘以相示何如

安廬道湯谷靈

廖將欲乘賊之驕及我之銳一痛創之數年之戰合兵法者此謀其最也蓋廬巢東下指擬便在儀揚無地可以扼險無兵爲之捍禦坐見其取耳此舉所謂中其所甚忌而攻其所必救者救內則外自紓且無論得志與否吾固已預操其勝而陰制其命矣

監紀陳仲來

幕中無事偶讀杜元凱傳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撫卷躍然庶幾今日之謂乎向來雖有合剿虛名何曾爲合剿之舉且兵力單弱不足分布今禁旅既扼剿于商固而楚之鄖劉兩將提兵五千駐防麻城淮兵四千駐防羅田覃李二將駐防于九公麻埠誠所謂四面合圍矣度賊之勢必竄英太山中當亟督皖兵迫追而前即羅田淮兵亦可調之協力並剿賊計既窮惟有弭耳乞降耳千惟且留霍城與湯兵道贊助勝算勿遠言旋也

監紀陳仲來

名之一字與祿位壽并列必大德而後得之無媿不佞涼德無似誤膺浮名往往動多齟齬則無德而名未免有所損折耳正思痛自抑歛所云畏過實之名如畏虎也又敢爲近名之舉哉卦數一册仍納之笥中待講明再索看耳

左營廖參將　後營李參將

我兵大捷佇俟入告從優敘録且聞各兵恪守紀律至持銀以買別營所獲之糧兼將奪獲男婦給票發回數百里間皆知皖兵之强皖將之賢矣所有功賞統俟凱旋躬親犒賚今寄度歲之儀聊充椒盤之需朔風凛冽冒寒遠征念我三軍共此投醪勉旃貴將益圖奮勵早奏膚功

監紀陳

霍山黄生備述山中情形儘有耳目所未見聞者不可不與一深談也身肩重任聞見欲廣一以洞悉物情一以揆度事機惟是秀才家氣識不肯低眉貴人正當以客禮遇之細細詢訪就中事宜亦足備軍前一解至所云不忍殲赤子以報功仁人之言哉即此一語足以上格穹蒼矣

淮關趙完璞

前拜一函乃台大呈詳漕撫文稿裁革諸弊允稱仁人之用心吾輩在天地間凡事到手即辦一片赤心爲民物求生全爲大造布德化則一命無異于三公否則當面錯過眞不啻入寶山而空回矣邪上近事想已洞悉繇此觀之則鄙語所云年來學得拳龍手管取邪關水不波彼淺夷人那許解此張直指君子人也洵稱許仲嘉之衣鉢比因剿寇之舉當事者以怨戾相加怡然受之然後知易之謙卦乃有利用侵伐之事而益之告禹滿招損謙受益旨哉言乎夫力護養癰之撫局歷兩年所一旦以勝氣從事且推擔衆人以爲卸過之地正恐神明未可以終罔也

河南按院高鷺磯

敝邑米差致煩老公祖嘉意區畫蠲除夙弊刻石永禁恰爾今歲災荒異嘗讀劉明府時事艱危一揭敘述旱蝗情景可謂字字血淚矣大河南北如此則小灘臨清亦復可知秋成失望米價自是騰貴萬一各州縣糴買者多即高價亦不可得豈不上悮軍糈下累民生易大傳云窮則變變則通時勢至此正變通之際民命休戚地方安危繫惟兩臺公祖是賴若將危苦情狀據實入告聖天子洞悉民艱斷無不俞允者或求解折色或改解小麥是在老公祖鴻慈軫念慨爲具題豈惟鄙人士共戴恩波即兩河孑遺亦且感沐仁恩矣

邑令劉氷壺

頃接高公祖手札云河南漕米已爲具題力請改折幸而邀奉俞旨准以麥解軍前矣治某又思大軍駐劄遠近不一若不早事懇請分撥地方倘其檄令遠解則盤剝之艱更自可慮隨又馳函往請求其批解許州襄城較爲省便正恐此牘到日大兵又復他移大抵許州爲兵馬必由之路收貯州庾用備不時之需亦無不可者治某雖遠宦皖江馳驅行陣然軍事少暇輒思梓里旱蝗民不聊生危苦如此正煩經畫古來聖賢多從難處着手方見經濟别利器者必于盤根錯節或亦即此時乎老父母其尚加之意焉

貴池劉伯宗

每思周公在當時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即子推之在荊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古人好賢如此世道安得不治乎今人既遠不及古而堂上堂下所與朝夕者僅有數十吏胥爾經年累月目不接賢士之容耳不聞正人之語向所剩竊八股頭腐爛套語一戴紗帽後久已銷耗殆盡名爲縉紳衣冠實是平人肚子憑胸臆爲所欲爲究且忩卹小民號爲赤子敲朴追呼博得盈篋滿載以之暮夜交歡苟合取容一旦蹴居津要又不啻虎而翼矣昔人云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溷濁之氣上感于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每誦此語俯仰時事未始不投卷而起欲灑泣世之淚也近因監軍率爾入山獨定招安之議安揷善後正費商量而中原土寇數十萬蔓及蒙泗之間陵監岌岌因請禁旅及皖兵前往救援又聞獻賊東奔至當陽矣顧瞻方域處處

棘手兼以異常饑荒亘古罕見有世道之責者若不虛心研求如所稱致中和以位天地育萬物善人爲邦以勝殘去殺省刑薄斂以修孝弟忠信等語實實見諸施行庶乎盡厥人事方可挽回天運如仍悠悠忽忽專用大承氣湯正恐災變日起雖有善者亦無如何矣

安廬道蔡香菌

一日兩讀來劄具悉綢繆至計廬舒其幸有長城乎至云無一處無一事無一人不令人愁思欲絕可謂洞徹此中情形矣廬固不可以無兵然猶有廬陽一營但果將得其人而士紳軍民不以軍務爲通賂狥情之具俾得設誠料理猶可恃以無恐況又有郡縣各官分汛劃守較之昔年草草全無一兵捍圉者今固易爲力也六雖有禁旅然客兵耳非可久恃者且光固距六近而距廬遠頃報賊有窺犯霍六之語是

今日之防六霍正所以爲廬子之藩屏也語不云乎禦之于堂奧不若禦之于門庭舒令未脫學究氣且權不能以獨操所幸李參將矯矯可當一面耳至桐則難言之大聲疾呼舌敝穎禿其如冥頑不醒何業調池陽營兵三百前來協防然此皖屬也不佞當身任之廬屬一面專以藉重門下或廬或六或霍舒但隨時勢緩急任便駐防所期犄角應援地方安堵正不必遠相咨請致或稽遲有悞軍機也王弁楊弁已批行矣何煩如許筆舌耶

監軍楊職方

招撫之舉昔人所難若幸而就緒則兵不血刃地方安堵可云勞苦功高矣據塘報賀劉兩營按兵不動委有受撫之意果其如此即當約束大衆靜聽安插先將被擄之人立行解散束身悔過無二無疑方成撫局況台臺挺身入營兩次宣諭可謂至誠洞達天日爲昭矣乃必擁衆不散依然號召亡命貪買馬騾此其意將與昔之賫劍買犢者不大相逕庭乎目前急務切須禁其搶擄禁其破寨不然一面講招安一

面肆刼掠安知非假借招安明以牽制我師而暗乃挑發精賊掩其不備也且煌煌聖旨果聽招安即是良民彼又何所顧畏不敢出營一步而必求台臺入營受撫在彼何其怯而智在台臺何其勇而愚耶事機雖有可圖爲謀不得不周觳城之獻賊兩年鷙伏其潰决竟何如耶一誤豈堪再誤法須明白告誡一言而决不得似叛似服介在兩可徒牽我兵致誤大事也

應按徐心葦

每奉台敎迴環披玩楮穿墨渝不能釋手夫撫局危局亦難局也豈容率爾粗莽者攙授于其間譬之如豢野雀羣數人執香餌飼之猶迴翔未即定一人起而驚之則倉皇逝矣又譬之不肖子弟馳騖于花酒裘馬塲中一旦束而登之學堂雖有明師在前而耳目眩瞀神思飄蕩不待見獵有喜心矣況以數十萬虎狼之徒殺人放火二十餘年忽焉令其循規蹈矩範我馳驅即使太公武侯在今日恐亦無能收效如

此之速也爭世治世兩營之在太湖者駕馭調劑頗費苦心又有王黃兩參謀極力開導稍就縶鈴惟是在蘄之三營則不能制而又激之誠有如台諭者雖監軍駐彼調停似有頭緒然安插措處更自不易此局尚未知究竟如何爾總督已屬朱未翁猶非督師之代其旨在三月初七日尚未聞督師之變耳若二月二十七日之旨則令人莫知所措矣

大司馬陳方恒

監軍楊職方之意本欲彌禍而不意其釀禍如此本以救民水火不免有益深益熱之憾迺其最不可為者録用地棍勾引賊黨手持印牌往來山寨城市不惟所需物事採買不缺且其中地勢之險易備禦之堅瑕處處熟悉而所在不逞之徒又樂為之効用繇是賊盡巧扮為民而民且半化為賊矣兼以合勦之兵一時分馳援勦乃以四省所不能勝之賊嵩委於皖標一旅不待智者而知衆寡之不敵矣用是具懇

謀國諸公共商大計若崇忌諱而隨因循憚取裁以陷憂辱所不敢也

監軍楊職方

不佞之急于進勦猶台臺之廹于入山也不佞猶止限于皖兵耳台臺則監四省之兵者今日大舉自宜合四省勦兵盡聽一人指麾庶可合衆力以操必勝之着如僅帶標兵而控制一寨則四省官兵聽誰調度兩督理公又復共誰商榷耶即曰檄行各營某兵繇某路進矣仍須嚴切申諭所到遵依果于某日某兵繇某路進則某兵庶可于某路策應不然台檄雖驗豫楚之兵亦如淮兵未必剋期而進不幾令進者

有孤軍之慮耶疆場事重安危所關願深思而詳籌焉

池太道張廷掄

池府新聞咄咄怪事紘急則絕主者不無過于操切然一鬨而散挾衆惡以把持自此以往官長可以不行法鼠弊可以置不問矣仍委署而嚴究其元兇此不易之定法也

應撫黃又生　應按徐心韋

手教言言肝鬲感鏤無既幸而監軍一疏侃侃直言非旁人可參一語然諸疏下筆之際誠如台諭之有天監也即安插布置亦惟監軍所又入山宣諭矣桐城一事本因激以成悞其激也差弁已立收監禁行將正法矣其悞也餉司雖被拏閧畢竟為同寅之誼不欲苛求似此儘易了當大家歸于兩忘地方亦省多事乃楊令怵于糾衆毆部之罪遂聽兇蠹狡謀架言糾衆毆部為借糧加米之故明欲以借漕二字相傾且悻悻求去夫借漕以供禁旅非私借為他用也旋借旋還又未悞兌運之期其借也以鐵斛借即以鐵斛還桐之漕米顆粒不致有虧向使不借漕而糧料不繼則照閣部定例印官立斬于軍前矣且餉乏而兵或譁則地方當作何如光景數日來費却幾許權宜遂銷無限隱憂乃不以為德而返以為口實乎當此兵荒交困之地人皆借題弛擔而去既避難而又博名高抑何其巧而險若此哉弟意為部差起釁初不欲具疏事已至此不可收拾僭擬一稿敬奉台覽幸惟明以教我各處協濟還漕之米三千六百餘石俱抵樅陽桐令諭糧官不收弟已檄彭推官監收矣陰小傾險廼爾咄咄怪事哉

安廬道蔡香菌

皖廬境土延袤千里賊處處可犯我處處當備剿兵固急守兵亦難刻緩昔年爲守爲剿無一兵可以應手今則守兵剿兵犁然有備矣如廬府之廬陽營廬江之廬江營舒城之龍舒營六安之六安營桐城之桐標營太湖之龍山營望江之大雷營安慶之安慶營巢無英霍亦各有兵此皆所謂守兵也左營前營後營右營前鋒營此則所謂剿兵也向因六安重地見其人勇悍可用因委川將覃世勳簡練淡歲爲制

火器衣甲量議加糧餉使之以守而兼戰然六爲扼要之衝守禦急切此營亦不能遠出只可調赴舒霍而已

廖　汪　李　孔諸將

適閱伍營頗見精整且以數千兵馬屯劄一處而田間禾苗并未踐踏一莖即此具見官兵之有紀律也夫官兵既有紀律自不患不能殺賊矣

廬司理何芝涵

均之屬城豈置廬子于不顧耶苐皖兵止有此數且剿兵守兵各有司存剿兵之不能居而守猶之守兵之不能出而戰門下久理此中固已悉之熟矣廖兵三千乃奉旨出疆合剿之兵且招撫各營錯居于蘄州太湖之間法須宿重兵以鎮之古云受降如受敵原非以剿兵爲太湖守也李叅將之在舒亦以舒爲廬六要害權留此營以張聲勢一聞有警即當奉調而往亦非以李將爲舒守也汪遊擊一營初因鳳陽

告急則遄趨定遠旋因廬六告急又遄廻廬舒喘息未定江上告急又星馳來皖是其秣馬以須祇候調發者此剿兵之責也若夫城守則自有各處之守兵在兒廬有廬陽一營又有一衛官軍誠能操練得宜自足爲嬰城之需蔡兵道新猷初布門下歷練已久一切整頓營伍極力檢閱應自金湯可恃矣皖城逼近賊營不佞以一身當一面亦止安慶營五百餘兵耳汪遊擊始自舒城調來然亦介馬聽令未敢遂以皖爲定居也兵道初至地方百凡自相商搉幸惟詳

切具告今日何等時勢共濟之誼義不容緩也防六之說亦以𤞤賊廹在光商則六霍勢實震鄰是防六正所以為廬計也且軍機倏忽難定廬舒六霍總宜照料是在本道與門下隨時相機以應之不佞遠在數百里外固不能遙度而為膠柱觀也邸報斷傳倘有所聞幸為馳示

左營廖叅將

貴將所領剿兵也非守兵也向以兩營受撫故駐兵太湖明以剿防撫實以撫備剿也今撫既不成惟有進剿一着昨報兩營俱已復叛今聞賀營又尚未起幸即商之監軍明白聲問如果真心受撫何不解甲自來投誠倘不受撫即當發兵進剿豈有非剿非撫乃以剿兵專為守城之理者賊今出没于三祖寺石牌一帶右營兵单未可深入而貴將又以全營多兵株守一城無論非法即反之寸心恐亦不能自安且

監軍現在同城一切正可面商道路多梗百餘里外遂至隔斷貴將試細籌之

六安朱州守

許久未見一札今閱來詳知有二監之苦夫官皖廬者今日而始言病晚矣然今日而尚得從容卧病抑又幸矣况欲一旦賦歸去來奈何為此非分妄想耶誠使此地此時而得賦歸去不佞蚤已拂衣于閒閒十畝間矣勉旃門下加意調攝力疾視事慎勿毫有他念究竟不能歸休徒添一場煩惱耳

翰林胡吉雲

皖兵少而將多俸支班役徒糜兵餉今並三將領之廖將領前左兩營駐防太湖汪將領右營駐防皖郡李將領後營前鋒駐防舒城此皖兵分防之槩也禁旅亦分兩支黃總鎮所領者駐舒宋總鎮所領者駐桐向亦慮兩邑苦不能支環顧屬邑竟無可以徙鎮之所六霍荒旱異常而無廬諸處去山頗遠倉卒有警遽難調集萬目籌思實亦無可如何者且主兵自主兵客兵自客兵無論治主兵者不得節制客兵即如客兵之在禁旅黃總鎮乃劉督監之兵宋總鎮乃盧督監之兵因而餉司亦各分焉時主政司盧兵田主政司劉兵所謂各有司存者桐城近事乃田餉司差官爲黃鎮催餉以討馬毆辱桐令而時餉司乃橫受池魚之殃若非懷印踰墻幾至虀粉于毒手之下桐令不爲分析竟歸罪于時主政冐昧通詳牽誣借漕張皇其事事關部差且楊令亦由人提掇者正須斟酌處之爾

太僕卿房海客

四相同朝廼貴卿一時之盛拯溺亨屯佐聖明而扶泰運端在此日蓋綸扉之職修則匡定之猷遠海宇從此其幸有起色乎弟謬膺大任一切苦不必言即小疏屢請求厚兵力專委任大畧可想見之矣五營受撫則監軍挾閣部以爲重又有舊楚撫余二機之覆轍是以同事兩撫拱手聽之今撫既不終亦監軍仔之就中顛末彙刻成帙期與天下共見之爾

大理評事孫新齋

馮介汾王存拙皆一時名流久係人望誠爲維揚福曜我輩以身從王在朝在野皆有本分事所當做者世丈里居無事正宜砥志學問如國朝掌故及名臣奏議遴選成帙昕夕披覽可以廣資經濟亦是靜中實際功夫維揚繁麗之地徵逐讌會溺人志意今乾坤何等時萬目艱難正需猷畧願世丈敏德績學爲氣誼中第一流人是則不佞所顒望者

南大司馬李懋明

勦寇之役仰仗鴻庇幸而八戰八捷惟是兵單餉寡無能立靖逆氛撫躬悚仄夙夜惴惴當事者向有疏奏謂革左諸賊不過零股蹂今以觀賊勢之横何如耶奉旨三省合勦僅亦虛有其名豫兵有名無實此直指公祖明以入告者楚兵從未見賊郭刁兩將纔一交鋒伎倆已盡年來實在陣前殺賊止淮兵皖兵與禁旅耳賊衆瀰漫數百里合勦以來豈不斬馘無筭其如誅之不可勝誅何重以今歲災荒饑民嘯聚

不知又添却幾許賊黨矣至皖撫皖兵之難則有不可名言者皖撫既叨稱協理勦冦矣所設額兵五千員名其中仍有中軍旗鼓旗牌巡捕等官占役五百實在堪戰者僅四千五百名耳使此四千五百堪用以戰猶可獨當一校而地方防禦悉於此取給焉自廬六而舒霍而桐潛而英太而宿望延袤千有餘里今以三千兵出疆合勦以千餘隨地扼防左支右梧雖幸地方安堵然而驅技已窮矣且衙門創設額餉之外四府二十三州縣并無皖撫絲毫錢糧可以動支兼以天性硜硜恪奉天理王法四字從不敢借軍需以恣攫取且取之之法不過曰詞訟曰訪犯夫詞訟則終年行間誰來軍前赴訴至訪犯則目擊波累之害心竊傷之因而絕口不言此事舍此則見有以買馬製器科派諸大吏者大吏派之有司有司取之百姓吁嗟百姓何辜當此皮骨僅存之時長民者不能生民顧反浚民之生以資戾乎稍有人心計固不出於此是以勦兵五千每年需餉十一萬七千而部撥之數尚欠數千金卽縱陽摧稻一項多寡不齊大

抵纔及其半其不足者則極力那湊勉强支撑而已此外地方之一粒一毫從未敢過而問焉竊歎當今之世無論王道之經綸卓不可及雖復富强之學術亦且束手無策每當冦警咨至徵兵措餉既爲守禦之防又爲折衝之計此際荼苦撫膺自惜爾引睇石城恃惟心照

相國何芝岳公書

詰戎之事自昔爲難在今日尤爲棘手而今日之桐城則更有難言者向使諸老先生安居珂里標榜一方百凡身親見之以光明俊偉之心爲中正持平之議調劑主持于其間庶幾上下有所禀成既不至以挾私快把持又不至以吠聲滋載鬼無論小民幸免于厭兵之患即任事者一段苦心亦得以見白于大人長者今則有殊不然者一方之仁賢既飄然爲避地之舉終年不歸父母之邦夫豈盡爲避寇哉此中

固亦有難言者矣士大夫如此則地方官又爲可知帳房儲糈之諭敢不拜在下風帳房營中俱有製者但時或可用時或不可用非但南北廣畝水田燥濕之異宜且未可以行間之權法盡繩之于久駐之防兵蓋皖標諸兵固以戰而兼守者當其聞警出戰奉令即行固不敢以晷刻淹如遇無警則或半年或數月不免分地汛守此營房與帳房兩有不便惟在局中者深知之耳蓋以徵調不時之兵而欲議造營房爲久駐之計則舒六潛太霍桐宿望懷英之間處處

防守則處處皆造營房不但錢糧不敷且安得所在而皆爲之創造營房耶營房既難修造孤城又須扼防欲責令當駐于帳房之下上漏下濕坐卧俱難揆之于情于勢能乎不能乎若夫兵之所至止宿郭外勿令入城行之非一日矣至云地方官預積薪米食物買之于民而賣之于兵皆以官爲政兵與民勿相貿易善哉言乎誠使此法果行豈但民所欣願即官兵感恩有踰投醪然正難得此官耳即如禁旅經過明旨煌煌不許閉門罷市而貴邑何如也米豆芻秣

半取給于鄰封之協濟而邑令猶且家諭户曉凜凜以首領不保爲辭而究竟之通市爲何如耶若非共事者多方措備則邑令且有不可知之虞矣仁人長者越在留都亦知任事者之危苦乃爾乎至于兵之所過秋毫不敢有犯又不第掠牛種踐田禾之有厲禁也然禁但能及于主兵耳若客兵倏合剿倏協防往來交錯則非禁之所能及也如河南新三營之兵呼庚于敝鄉者三四發矣至舒城三日即立檄之回商城固始并未至桐一步不知諸生何所見而遂執

以爲口實及行之縣學從公嚴核竟以子虛亡是公不能昧血心囝天日具報則所謂善盜者不能盜田尺寸而已至若食之爲民天而農之恐至失時也台臺試問自去夏以來曾有一兵蹂及貴邑四野之間有一坵之田栽種失時否仰惟諸老先生或心膂乎王家或股肱乎帝室觸邪彈事則松蒼雪後簪筆侍從則梅動風前其爲高山之仰景行之行何啻饑之于食渴之于飲况辱明教下及敢不披臆以對語無倫眘伏惟鑒亮

黃梅縣何令

閱視鄉兵殊極精悍誠足爲一方保障土人原自可用况楚風慓勁尤與別處不同果能練成勁旅又何難于折衝禦侮哉不佞用土人說門下試細讀之以爲何如皖上止有剿兵而無守兵每有寇警爲守爲戰兩俱棘手新設大小三十二營星羅碁布幾如古之所謂連珠營者營制初定尚未精整仵須嚴加練習可成大江南北一重鎮矣

巢縣

通糴固奉明旨而南批或多假借既經處分俾妥正可聽其自便惟是民禁二字萬萬不可爲訓或通或閉其權宜歸之於上若曰惟民所爲是敎之以亂矣

應按徐心葦

世路安得有平而無陂境遇豈能盡甘而不苦惟是苦可受也乃至苦不爲人所知且詰責焉則此苦不可言矣向來皖將皖兵幾比茹荼啞子今得大疏爲之剖發即在廟堂之上無不洞悉皖疆危苦之狀矣賊自薄劍之後今已離太離潛猶出沒于懷桐舒之界皖標各營時有俘馘然不能扼吭擣虛則衆寡之勢懸也屬已飛約軍容使迎頭撲剿庶成夾擊之功正恐天兵無助不免有孤注之慮耳日夜腐心而籌

激厲將士仍是以我皖兵權巧設法以少擊衆務以鵰剿撲彼鴟張計不能坐待客兵徒爲束手自困之道也聞闖賊已度蒲坂而西獻賊則驚伏于隨棗山中新督師駐節潼關正在徵師合剿即鳳督公亦在壽州調揚州各營官兵并調州縣鄉兵合之萬七千衆云且不日爲進剿之舉矣吳昆池顧株岩葉大木張天如張受先趙二瞻一時修文地下抑何鬼伯之不仁也宿邑亟需人眼前不見一可用者不知江南長丈曾有收之夾袋者否

淮撫朱未孩　淮按張修其

福藩襄藩繼陷而後中州之光山光州商息汝寶郟容八州縣相率失守蕪之督師仙馭遺兵叛卒所在肆掠千里無烟豺狼嘯市自畿輔以南大江以北蓋無地非賊無地不災今招安之舉又復蠢動在楚革左三營借口于糧路不通移營就食皖之爭治兩營猶自恭順如初然彼三營多而强此兩營寡而弱大勢已動豈能保無變志縱使終無變志能保其不爲彼衆挾之而去耶在監軍猶冀倖于不可知之天此

事機瞭然不待再計而決者則合剿之計自不容緩惟是賊衆而我不能衆賊分而我不能不分寥寥皖師今又分五百員名往佐護陵之役現今扼險防守與賊營相當者僅有四千餘兵不足當賊二十分之一訂師期而厚集兵力某惟屬櫜鞬以候指麾爾

僉院徐蓼莪

邸報斷傳四閱月昨徐心老自句容移札云台臺已爲其堂翁某爲之欣喜不寐正人嚮用太平可拭目俟矣辦寇一事弟于十日內三奉部咨初奉有駐防廬州之旨再奉有酌籌撫局之旨茲又奉會同盧督監各發勁兵合剿之旨東西南北自當惟命之從然未能分身肆應也皖兵僅此三營太湖與賊雜處故宿前左兩營三千兵以鎮之此不可稍寬寸步者後營右營兵各近千分防懷桐舒六英霍不足當賊一面而禁旅之辦革左者改而辦獻曹于楚淮兵又辦礦土二寇于鳳淮兵歸淮豫楚兵各還自救即賊可虛弦下其爲張弮之人亦寡矣况獻賊鴟張我西則慮與革合闖賊虎視我北亦慮與革合江南羣盜招誘潛渡又慮與革合而監軍猶未出山革徊之衆啓釁糧路又慮其與賀劉二營合賊益合而兵益分敵日增而竄日臧疆圉危苦時切憂悸馬革雖甘何益于事乎台翁切社稷之憂者尚其有以教之

應按徐心韋

拜手教至欲減年以祈雨不覺爲之五體投地聖明視民如傷豈知有仁人君子不憚損己利民如是哉撫局不終賊勢披猖幸而皖兵勉自奮厲次第報捷則向來不敢以撫而弛剿之備庶其暴白于中外乎惟是旱蝗踵至殊爲隱憂誠有如台慮所及者史道老已晉漕撫則朱未老專以鳳督辦賊矣惠元孺沈炎洲聯翩嚮用其君子道長之漸乎

前院史道鄰

欣聞新命喜而不寐肅言聲賀具在別函夫賊之撫不足恃也楚淮豫共之而蔓及皖封首鍾其害則惟皖兵獨當其鋒幸而仰仗台庇次第報捷不惟仰紓當宁之懷抑且深慰同仇之願前此未嘗以撫而弛剿之防亦可自幸無過矣正俟鳳督公訂期大舉以我憤心乘彼驕氣殄滅庶其有日惟是可慮者楚之兵力恐不能如禁旅淮皖之齊一若秉瑕西奔又費一番籌算矣

六安朱州守

賊氛之劇七日連破兩州縣密邇六安萬分戒嚴所不必詳切矣然六安人情和厚猶是地方之福爲今日計惟有將吏軍民協力誓守端可保無它虞况向來剪諸土寇除却腹心之患矣正以前土寇之故亦恐餘黨蓄恨乘機伺發尤不可不加意防備者致語潘吳張何諸生桑梓爲重捐嫌釋疑同心共濟爲祝

六安朱州守

連捕奸細伐賊狡謀其地方之幸哉六多佳士儘堪

共語然亦須嚴其界限勿或濫交大抵親君子遠小人修齊治平不越此兩言耳遠餉新茶瀹以江水頓覺有味如蘭矣

潛山令柯瞿菴

每見潛山塘報即未啓封而懸懸此衷爲之小舒知安身得所不至有飄摇之患也前因門下棲泊野塘湖勛當移舟山口鎮然危地不可以久居畢竟更過山口鎮以近郡城爲妥耳

南太僕馮鄴仙

行軍桐城忽見老年臺業膺廷簡李緝翁儼然冢宰一時正人聯翩嚮用不覺抃躍欲狂聖主焦勞時事益棘封疆之吏聽命于中樞中樞又稟成于政府內外之情迫隔胥壞用舍之際各惟所私畧大節而苛索小疵棄廉隅而崇獎奔競一二乃心王室者非不氷兢自矢而結納無術不能展布四體昂首伸眉以期厎績此疆事所以難言也茲幸衆正盈廷解絃更張庶幾有望肅耑材官馳賀實賀朝廷之得正人也

江按詹月如

海內繹騷尚以留都爲樂土賴台翁與張二老主持綏定雖復歲歉穀貴而拯救有方賑卹維殷處其地者皆恃之以獲安旻昭每來皖署娓娓稱述台翁眞清與慈惠者敏妙之手可以補天鴻猷亮節安攘是賴匪獨我同人依藉光照也弟以皖標孤旅當三省要衝驅馳行陣從無安枕餉寡甚矣而寡餉亦復不至爲之奈何今邊腹交棘志士飲憤秦督死戰宣雲告急天下事未知措手念之可爲頭白者此也

監軍楊職方

部覆薦疏已加台臺僉憲銜仍管理監軍未知部劄到否鳳督公將為訂期進兵之舉桐潛一帶山口甚多如太湖之龍山宮是亦賊之出入慣經者台臺即督標兵并龍山營用奇設伏堵禦此路勿令奔逸是即合勦之首功也

監軍楊職方

大丈夫當自為真王耳且以入而之才何難一道之任不佞蓋幸其言之用也建官則應事俸薪銜從公費隨之崇卑盡爾豈有司屬而供億不具者已立行安慶府察報況督相遺令錢糧取之餉部是又不獨為皖一方責矣鳳督公移咨皖兵從潛太入太則台臺當之顧此役多所未均事既相屬不能不俯而聽命止有盡其在我而已

鳳督朱未孩

台檄甫到立即轉發雖復屨及窒皇劍及寢門猶恐非逐寇如追逃之義惟是寇氛飄忽轉瞬易向且老營在彼而游騎在此即如廖營之抵桐也在訂期之前三日正擬同汪李兩弁徑走黃石畈搗其中堅方抱孤旅之虞旋聞淮兵已遇賊于龍河寨今三營冒險深入直向曉天庶其與京淮之兵聲息相應用佐夾擊之役矣但前承劄諭敝標從潛太進分派之揭已于十九日差官馳示備察案牘并未奉有十九日台示不知差官為誰將無途次有失耶乞賜行察幸甚

蘇副將

水吼嶺之師亦一時權法大兵盡萃于六霍山中不得不設防此路已面囑張都司但委一的當官統領火器手謹聽調度用疑設伏防得此路無事當從優題敘與戰功等應支糧餉即令開數來給所貴持重勿躁進耳

兵道蔡香箘

鳳督會剿師期以十九日差官來皖迄今未到此中去役以二十八日還者始知皖兵從潛太入初猶以爲禁楚淮皖分四面而入及讀來劄云勇衛進霍山走烏沙九井淮兵進舒亦走烏沙九井并禁淮爲一面而皖以五千衆獨當一面且賊之所在用力倍艱師旅進剿宜計萬全竊意門下在彼朝夕進見自宜從長咨稟意有未愜據理請之雖至扞格不妨俟其霽解徐理前說期於事之可行而後止如此不寤不

佞尚不能數百里外起而與爭未如此其亟而謂不佞不與力爭可乎況盧六一路付之皖兵明旨實然然廟廊之上豈無有知賊之寢處於安慶郊闕者不佞數月於此只做得陵京門户根本上游八個字題目心銳而枯神傷而瘁試與門下易地以處恐其幸安慶之全必有溢于盧六之全也今舒有督師霍有督監抗之于前六有固始之重兵以議其後肥廬無巢去賊稍遠兼廬有廬陽營六有六安營兩營之兵皆以守兼戰即戰或不足以之攖城自守不宜裕耶

必分皖兵五千人半廬半皖始謂之兒戲謂之一擲耳同舟之中橫分胡越無論非不佞素心隔體不親自蹙敗道凜凜此衷鬼神見鑒此一役也終是門下宜爭而不爭不宜委而委也

監紀陳仲來

出門即遇淫雨將無為道體之苦耶夜來聽雨聲滴瀝展轉遂不成寐今聞廖兵已取道曉天則汪李兩將自當追之而前惟是所云分派之揭十九日帋官馳請至今未到不無令人致疑蘄壽春距皖六百餘里師期既訂于二十日何以十九日乃發派汎之揭耶即使星夜馳遞亦須三日而後到况今日未到豈非有意以相誤耶若非二十八日差官賫到回牘內有云貴標從潛太進正搗其中堅之語則皖兵竟不

知從何路進山矣軍機何等重大寧當如此用心耶至于桐之掛車河懷之高河鋪哨撥與賊騎時時相接即時時是進剿之事皖兵非敢一刻稽延又不待言矣黃總鎮擒獲賊細明有先取安慶之語然則安慶而可無所以為鎮守之計耶至池陽營乃鄉兵亦堪調為殺賊之用耶無論江南之兵向來未曾經戰且一調之間不惟桐城無以為守正恐斷送此數百人耳此段情節門下亦不可不備知也疏稿附覽題知之體正無須看語耳

桐紳公書

讀劄敎良深感戢羅弁之事其顛末委折不得不細陳之昔與杜將共語每以中軍不得力為憾詢其所以則云耽情女色不肯効力耳及問其堪代者則以譚廷選對迨閱兵于演武場中一更一代之間兵士皆與羅而非譚因知羅為得士卒之心者仍復委之中軍刻印銷印惟義所在耳鷄籠之役主將捐軀則中軍而下無復生理此閣部約法也又思統領川兵非得士心者不可而譚廷選恰有騎馬以逃之事於

是將譚正法而委羅以領軍所謂屈法以全有用之人也若遽補營將不惟於閣部約法相戾亦恐無以服諸弁之心權令以中軍領其事而以廖將兼攝之庶乎名相渾融免人指斥又所謂權宜以用有用之人也近有自桐來者稱羅弁整頓營伍壘壁可觀私心甚喜費幾許苦心果能不負所委矣目前須刻意奮勉委曲効用幸而有功從優題敘即可立地奮飛此不佞始終委婉曲全有用之人成就有用之人之深思也高明以為何如

僉院孫魯山

乃兹合數營入山攀藤附葛直趨數百里斬馘俘獲横屍遍野此從來未有之大創以山險非戰地不能久駐師旅然賊已膽落鼠竄我兵一扼之于太湖再扼之于潛霍而禁旅又復力戰截斷此股狂氛庶可漸圖掃蕩惟是兵家之事難以尅期責效從此不怠緩不掣肘但責事求可功求成而已蓋赊之太易操之太急此今日言事者之大病即廟堂之上苦無以賊真實情形明白言之者天下事至此矣而猶朦蔽

欺飾暫爲處堂之燕拘牽文網將來不知何所抵止言之可爲太息爾

答太史倪鴻寶

古之治一邑者尚有父事兄事若而人况撫臨一方命將出師而顧塊然獨處曾不能倣古徵辟尊禮名賢庶幾聞所未聞乃以寡昧欲樹駿流鴻于不可爲而爲之時多見其不知量也弟自慙匪材然以虛受人竊嘗奉教于君子矣整襟危坐莊誦手翰經時之石畫嘔心之藺言敬拜下風謹用鏤衷弗但書紳

分巡河南道趙念蓼

當乙亥丙子之際寇犯中都維揚勢如累卵一時共事者老公祖與顏霽明及治某三人晨夕劼劬幸獲底定未幾而分任二衛源邯鄲皖江其地則異其危苦則一也日見霽明擢守河間而老公祖乃膺汝雒簡命乍聞新綸可仞抃躍惟是出之戎馬之場授以剿禦之任名位愈崇擔荷愈重此治某年來所身親而熟嘗者然河汝重地邀有大君子填綏其間遐邇旄孺不知如何欣欣色喜也烽燧載塗行人中斷偶

有郟縣主簿之便肅布慶私若剿寇之事主簿應能言之矣

邑令劉冰壺

日聞救荒禦寇備極苦心近復剪滅徐賊即高公祖亦稱爲大快心事士民荷除暴乂安之德與高厚共不朽矣此在仁人濟時總爲地方起見何所容私于其間讀大揭具悉顛末已移書直指公應自了了無疑矣敝邑米差一事幸而得如方伯公祖之議殊爲省便也

大司馬陳方恒

奉到咨文讀貴部看議并所奉聖旨某誠不意危疆之苦竟獲天鑒隱微之慮幸荷廷揚豈惟區區之身踴躍殞竭凡有事戎行者咸知日在天上無不獻其情形心在人中不能欺以耳目感激思奮真有動于不容已者曾不以某之不敢言功而隳其闘志也此自聖明于合愛之中獨勤疎遠之恤于所親之下更篤艱危之憐庶同仇者有所恃以自致異己者無所借以求疵蓋朝廷之是非明則物論自清中樞之功

罪當則人心爭奮仁覆天下此其具矣

吴鹿友　張坦公　徐蓼莪　房海客

孫新齋　柯瞿菴　黃位兩

代匱皖江三易歲華裹糧坐甲日無寧晷恨惟無能滅賊頗敢妄自言功惟是謬思邊關防秋每歲輙有一敘乃茲馳驅戎馬凡三年所即不肖不敢妄想而同事將吏豈不有灰心之歎忽奉明旨極力防禦勿令逆賊東走南渡即是上功天語所被歡動三軍而後乃今裹糧坐甲之苦衷幸有以仰邀日月之照矣合剿之師惟拱手聽命于鳳督據諸諜者胥云賊且

躭躭楚豫計將兎脫則彼中之防想自嚴備倘或決藩而入剿局又費籌畫矣

六安州　覃叅將　霍山縣　張國平

近日賊計甚狡往往乘夜突襲法須于城外多設遊兵伏路遠探庶可防其薄城不然城外無兵夜巡則黑夜閴寂賊或徑抵城下而城上之人猶尚未知耳至于風雪之夜尤宜加謹焉

大司馬陳方恒　少司馬吳鹿友

正在繕發小疏忽承台教娓娓數百言迴環穆誦仰見老先生慮周危版何嘗進疎遠于几席爲之計安全而去危殆也自五營大賊胥蔓于皖境識者無不爲皖寒心不肖獨以一身當之仰仗台庇幸保無虞七月二十四日鳳督移鎮至舒其始舉手加額荷皇上威靈中樞勝算孝陵此一重門限陪都此一鎮上游臣之心計已告竭矣今日託重恃力庶其有專任乎今皖之文武將吏進止機宜一惟總督是聽據塘

報所在斬獲自是兵威赫濯然而賊勢實則未熾也誠使各官兵嚴防各汎剪其打糧之賊斷却糧路賊或匪久自當窘促是固制賊之遲着却亦穩着也不然但務合勦之名豈不時有俘馘正恐捷獲自捷獲賊勢究自如故耳蓋賊勢浩大可以計破難以力勝且其衆寡勞逸之數兵之視賊無不一一相反而天災流行又似黠有以助賊爲虐者邇來逃死饑民往往奔趨賊營樂爲効用我之一舉動一號令賊皆得而詗知豈不令人憤懣欲絕當今之世天下之人才物力兵勢大畧可見揣在老先生自有帷幄之勝籌也榀監軍之用極體台臺深意仍自備有一着果得一二大勝仗就中尚可取事也

鳳督朱未孩

從塘報諗台駕已發龍舒汎防孔棘弗獲躬聆方畧北望節旄悵恧無已今據來咨合剿又一局勢矣兵機介于呼吸真難遥度闖東奚而革西迎莫測所嚮以陵視之其間緩急先後在握筭十全者自有一定之畫而儆標遵派以桐潛太爲汎刻下即又遵令分後營一枝防舒矣惟是咨中餘兵陸續北發一語未卜所指何兵總之廖李汪三將所統五千衆孰當扼防孰當援護會何地期何日惟候指麾而奔走之無

敢畧刻稽也某近奉明旨分布官兵于安慶扼防亦惟飾厲諸鄉兵以張聲勢而已

南通政馮鄴仙

災荒迭至邊腹交訌望切救火不遑朝夕而玄黄之戰横起士林正不知二十八宿何所指名江南諸君將無一網打盡耶虞山太倉近狀何似惟是韓城已矣禍談其小衰耶端看陽羨出山相業爲何如耳辦賊之事弟惟聽鳳督公爲政庶得逭于苛求即厚幸矣闖操大賊胥趨陳州一帶革左蔓向光固諸山獻賊聞在應山之間河南袁賊假行仁義歸者如流時事已如此矣廟堂爲天下根本拯溺救焚當慮遠圖

否則政本摇奪中外何所稟承雖復勞人草草捐竭踵頂以語于管職則可矣如救寧之計何

淮撫史道鄰

寇氛披昌軏軏儀揚回首并州不勝皝皝拜手敎知已移鎮邗關鹽漕重地庶其安若覆盂乎夫揚之地方之人情之物力猶可爲也老親翁出韓范之緒餘爲安攘之勝筭則邗水湛湛豈顧問哉皖疆兵单餉寡又復重以奇荒大疫市鮮斣米户有殣人奈何塘報附奉台覧即知逆賊近日情形矣

應按徐心章

政府之疏有二十八人合謀傾陷之說若如所云將無大傷元氣損國家和平之福耶弟愚不解運數但覺天灾流行一似有意助賊爲亂者方今天時苦旱既不能播種及其雨而苗生又被蝗虫食盡中外繹騷師旅既不能已徵兵派餉催科又難刻緩民生此時困厄極矣尚賴廟堂爲根本之計培養和平扶植正類同心協力共圖治安否則厲氣日滋才賢摧抑究且有盜賊而無百姓有荒土而無人民矣

漕撫史道鄰

太湖漕事難結昨見趙崇德所奉嚴旨深爲盧令危也入山合剿再報擒獲頭目息甲以圖更舉若夫賊之有五營也因招安具疏大司馬乃知賊營有五初但以爲革左耳聞其移營竟不受撫廟堂之上頗甚憂之是以奉有極力扼堵勿使東走南渡之旨讀之愧感無地孤旅支撑三年此其槩固已爲聖明所洞鑒矣

鳳督朱未孩

霍山爲賊出入之門戶前此台疏云分布始定以舒爲皖六之中師旅既陳則以霍爲楚豫皖之中所謂居環中以應無窮台見聯于聚米矣茲于十七日奉到速赴原汛之檄又云淮兵同禁旅已于初六日南發按程會兵各兵應已次第前抵舒六而皖標一旅奉檄最遲即刻飛檄分調速赴乃會兵也非擅自撤防也蓋皖標止此三營汪將在霍猶之廖將在舒李將之在桐也舍此三營不調則無兵可以赴汛矣詳

繹台檄未有某地防兵不可輕撤之語但云視賊所向以爲會兵之所彼時據報賊已東奔舒桐蔓及巢廬界上則各兵之赴舒桐正所謂視賊所向亦未嘗膠守潛太爲汛也既而大小關一戰恰合會兵之所方幸區區孤旅庶逭後至之罰本爲奉令豈曰漫不相商哉且赴汛之檄發于十一月初六日奉到以本月十七日于時賊正東奔是以會剿之兵胥聚于舒桐之境今賊復圖進山霍正首當其衝又是今日一番情形也大兵雲集汪將一旅敢不星馳奉命嘗即

檄行仍蹂桐而赴霍矣總之皖標將吏稟承方略幸而今茲之役賊未有從潛太逸者使其果從此逸亦秉皖兵盡銳舒桐示之以虛耳不肖之肘見而踵決者亦備獻孤懸之狀應荷台翁之垂念也至若輔車相倚之情于調汪將時仍留胡際周兵五百于霍用資防守亦可想其毋敢有貳矣

應按徐心葦

直指帶銜監軍原非從事軍中也鳳督前題監紀疏云監紀不主調度不列行伍故不以功罪為功罪而以功罪之虛實為其功罪者層累而上直指監軍為可知已直指而監軍事將責之戰耶欲加之罪借此為辭恐無以謝有識而齊衆口也同奸如鹿友海容諸君子宜已熟悉心行豈弟言能為輕重乎若據所見所聞似無足致非貳也鄭十老已代兵事與共得燥濕不爽為相濟耳罪犯槩豁犴獄為之一空吉祥善事也即播此義於嗜殺世界助為化理矣

中軍孔參將

師克在和自古記之然所謂和者非但一營自為和而已本營則主將與兵士和同事則此營與彼營和在本營則將士如父子在同事則彼此如兄弟如此不但大家同心可以協力取事抑且一團和氣即可致祥中軍為各營領袖百凡調劑安頓幸慎圖之

應按徐心韋

自昔紅旗催戰名將勁兵一鼓斷送此爲國家虛弱之始厥後䜟南一戰精鋭殲焉年來總督督師之所斷送復不可勝數[illegible]材兵力寧有幾何豈堪如此折損耶環觀海內誰實大將誰實精兵而顧欲操不必勝之着僥倖于萬一哉自今以往當寬其文法虛心講求兵須練然後可戰謀先定然後可勝事關封疆何等重大遥制遠馭令疆吏手足無措天下事尚可爲耶犒師之惠三軍飽德然而伯夷之薇何堪更分

實不勝顏之甲矣

兵道蔡香菌

正奉總督檄發皖標兵士扼防潛太忽讀來劄不勝愕然夫各兵分汛扼防督公既明以入告矣已經派汛之兵誰敢擅言移動耶且總督咨文但云分兵同鳳未云盡撤各汛之兵況舒霍乃總督所分汛地督公雖行當自有一番布置惟門下其速察而亟請之蓋合剿之役總督爲政撫道并聽其調度者幸勿稽延致有遺悔也

桐紳左三山

沈炎州納言過皖上勉留信宿挑燈絮語追憶熹廟甲乙間相與共患難之以邀藉天幸所不至并羅法網者在鼻季則有台翁在同官則有納言在宦遊則有弟某止吾三人幸有今日台翁與納言固稱巋然碩果弟亦爲霜餘小草台翁筮仕閩海垂蔭一方且表章伯紀全集使忠義頓開生面即納言亦復息影深谷不失憂違之義惟弟則三年馬上手口卒瘏燕以坐鎭皖城更饒茹蘗之苦納言語次細詢年來動

定深以爲遊處之間頗有合于微婉之宜而不知者乃至訛言煩興夫當年炙手可熱之時尚不肯苟圖功名以援性命今宦業垂成顧肯輕擲生平耶炳炳此衷天日爲昭諸君子自當鑒之意內亮之形表耳若夫剿事之難言屢奉明旨楚豫鳳皖合剿革狍諸賊秦保二督并剿闖曹督師則專辦獻賊而以禁旅分佐其間此向來分剿之槩也今且以四省重兵及禁旅所不能剿之革狍傾天下物力所不能剿之獻賊胥舉而委之于鳳楚皖三督撫乃鳳督楚撫各有

事于護陵僅餘皖兵一旅與獻革大賊相持于桐舒山中而合剿之兵疾呼不應正不知所稱合剿之義何居台翁念切桑梓尚出緒餘以教我乎

學院徐心韋

聞市亏者過養氏之門徘徊五日長跽三日以為不經其鑒不定也台翁懸氷鏡以衡士士豈必皆國才然抱牘趨臺下希一日之遇則無不盱目引領凡以台翁今之養氏也頃歲荒大疫士損十三以內外艱不試者十一貧不能具路資卷册之費抱膝困守者十二以此皖屬生童視往歲僅三倍之一為可愍念愚意荒殘之後培植士類亦是收拾人心一大機用敢乞不靳破格以收在台翁于校閱中以多勞行其德而士子即以此滿其生平通國之感豈繄諸士弟深知台翁為國取士之心輒為代告

道府州縣賑荒

賑荒之舉所謂盡人事以補天道之不及雖今歲災荒異常更覺束手無策正惟值玆異災倍須加意賑救豈忍狃于無策坐視其死而不救耶非但爲民父母義不忍于赤子之死然使其甘心就死已不忍言若不甘心就死更將有不可言者矣敢告仁人君子幸合常變籌之則極力賑荒謂爲賑災卹患可也謂爲弭盜安民亦可也無但諉之曰在公家則倉無餘粟庫無贏金在民間則去歲賑人之人今歲即爲求

賑之人且無論祖制預備倉在應有儲蓄即如保民四事每季報册儲之一欵登報纍纍此之爲數豈盡子虛敢于欺上臺以欺聖明耶况如所稱聲色之欲繁縟之儀果盡減乎抑或未也少割一味之甘便足救一家之命畧省無益之文即可造無量之福且凡事尚須躊躇獨此事不容須臾少待凡事猶煩斟酌獨此事當爲竭盡之施所期設誠致行或獨力或勸募或傾槖而倒囷或積少以成多立達有方恩施無既補造物之缺陷實惟此舉也

中軍孔　左營廖　右營汪　後營李

潛山舟中閱塘報知在相機搜剿甚有思算兵既出征此心無刻不爲懸念但要同心鼓鋭奉令殺賊不必慮乏糧餉雖曰外解不至自然設法那給如今年額餉時已秋半纔解到八千餘兩前此月餉何曾不按期給發耶即各官各兵家口在皖者自當一一照管內顧之憂人人有同情也

中軍孔叅將

我兵奉總督令發回桐城防剿誠爲萬全之策惟是賊尚出没霍舒之間正恐一時飛調若候支領糧餉未免稽遲今特湊發餉銀煤炒頓貯各營待總督牌調立刻分給兵衆以爲入山之資一面遵令啓行一面飛足具報另解糧餉接濟庶不至有後至之慮也賊計叵測遠偵探堅營壘又不待言之諄諄矣

舒紳胡吉雲

秦督之殁保督之奔而三總戎無恙如故薊督薊撫之陷而七總戎還鎮如故猶得謂操之不已蹙哉然謂法之能行固亦未也若夫革左之殺剿師散矣皖兵三營分信泒守賊安得不交發互至如風雨耶廖之宜舒舒之安廖弟蓋擬其必然而亟調以為舒也謂衆之悅之如是所全多矣前道湯憲副已有請邮之疏緣道詳遲遲豈有所重難其事耶荒政作粥弟屢行郡縣近復著有小說鐫布化導國之賢者先之

其誰敢後嚴考其成庶免畫餅之誚勸募有緒謹當奉以餙行滿地干戈日有告矣此行似或可緩少需椒頌為太公獻歲而後發不為濡滯也何如

安慶楊太守

以皖地之餉餉皖地之兵所謂額餉也向因皖餉逋額是以借支别項非無額而特借亦非額外多借者今以原逋之數補還所借之數非甚苦難事其間或有在崇禎十年以前者謂已經蠲免今改以十一年以來補之如是則借者不至空落而逋者還所應完于法未之或戾也向使主藏者肯極力嚴催一年必完一年之額又何至多此借還之紛擾哉且那借以濟一時之急保得地方安堵亦大家相共之事非一

人自利事也如謂借者不當以逋者補額則逋者可終聽其逋而公家額賦遂付之不問耶重煩年兄將所屬額餉備悉察明連年共欠若千則知那借之苦是誰貽之恐逋者固無所逃罪而聽其逋而不催者亦難辭責矣轉盼殘臘月餉共需萬餘金而年終又有豫支新正餉銀之例即所存萬五千金尚苦不敷如欲頓還借欵則各營索餉當何以應之通融接濟從公起見此同事之誼幸無謂官兵在地方止治兵者之事而與守土者漠不相關也

桐紳光含萬

比因冦氛披猖皖標兵將盡奉鳳督檄調分防于舒霍桐之間今又檄令赴汎潛太仵候會師是以郡城单虛不佞僅以一身當一面日與直指公攢眉相商不能爲無米之炊茹荼景况台臺已目覩而飫聞之矣承諭羅弁謹識在心俟有營缺即當委用若前營則久歸併左營矣以川兵三千足當一面具疏題明奉旨允行不便遽爾更張改委羅弁當亦台臺之所鑒亮者况三營奉檄防汎即一兵一馬俱請令而後行所有鳳督咨勅附録奉覽蓋不佞在其調度之中者飛叅之諭凜凜如是又何敢臨敵易將也

崇禎辛巳初冬含萬爲四川縣令行取上京維舟皖江爲前營中軍羅九武求陞補前營將官許謝五百金　先公以前營歸併左營已具疏題明矣婉驛相告含萬既爲關請立索其二百金用之更求即與委補先公據實回復大觸其怒舟過蕪湖南京揚州淮安逢人輒道此行入台省必然報之既授刑科遂叅人疏叅先公疏三上壬午正月奉旨解任四月既望離地方五月廬州失守又簇其同官糾叅鳳督而于疏後三行中波及舊撫因奉嚴旨逮訊于時中原淪喪無家可歸旅寄京口橫遭此難雖時命不猶固有天數然推原禍本實由此事胎之宦海風濤如是哉蕃謹記

吏部侍郎姜燕及

聖人求舊聲氣之感加親吾道向亨風雲之色倍壯老年翁澡素西江輯維北闕其時其數殆將出晉公而相司馬矣弟某倥偬戎行企懷有日天禍廬子皖公兩國炊歯爨骨殍子不遺兵交于境上勤宵旰前此乞糴江天賴劉徐二公盟尋五命汎舟之役自雍及絳各子其民以來未有之盛也今仰給波餘慹惟馮婦誠趑趄却步絕望于不可知之僅事或告之曰此姜少宰朱掌科爲其父母邦計一年之蓄者未可情語也弟躍起曰吾生矣夫少宰於吾兄弟皖則其兄之子也兄之子而豈鄰之子乎掌科宗矦天下一家皖則其衆子也衆子而非己之子乎趣裝行矣且先之以小疏乞命于式玉式金弟惟齋沐投誠爲饑軍西望懇禱而已兩臺藩司雖有蕪棫仍丏鼎呂爲重不勝拳切

霍山諸生黃上襄

聯絡山寨自是制賊要着法須于各寨簡立寨長隊長查壯勇若干登紀于册示之約束敎以忠義居平防守本寨遇警即策應官兵協力殺賊或犒以牛酒花幣或旌以扁額劄付有功之時一體題叙如此則各寨士民既幸保全有資亦寢通賊邪謀無事各自爲農有事所在皆兵不費糧餉不煩征調庶乎處處可行若一加挑選僉之爲兵居則食餉出則荷戈是依舊募兵而非聯絡山寨矣且英霍舒六桐潛宿太

在在有寨在在皆可聯絡家自爲守人自爲戰豈茀制賊之法實亦衛民之道也其與霍令勉力行之

廬州趙別駕　霍山姚令

聞調汪將之兵進城協守具見門下老成長慮亦徵霍之士民通達而有公道所謂捍外乃可衛内者此就兵力與賊勢相當而言也今以數百兵而欲抗數萬之賊能乎不能乎古來名將如李牧之禦狄亦惟有收保一法况古今人遠不相及乎兵既入城霍固可恃以無恐惟當措辦糧芻共圖繕守而已

督師丁竟棠

獻逆匪茹躑躅襄鄧間幾於自無堅壘矣年翁迅掃而窮逐之僅以敗鱗殘甲竄匿鼠穴乃革左亦以不得志于舒霍合謀狂逞走巢走廬未有定嚮勢若無所不擬然迄不能有所攻取者以我師之議其後也今據各報老營固不盡伏霍山也呼吸萬態必俟面承方畧葢儀揚一路大有可慮握深筭者想已圖之萬全其則謹檄監軍以守土之兵同効馳驅用支半壁爾惟是前此合剿一局信地每至遊移期會復多

愆爽分咎便私成功無日敢附布之伏惟崇照而垂察焉

安廬道蔡香菌

環皖四五十里烽火相望以地則陵京上游以兵則寥寥守兵不佞徒以一身虛張聲勢晝則設防險要夜則發砰汎守匝月于茲未敢解嚴所尤苦者府縣各官全不應手鄉紳士民痛瘝不關時勢之艱危人心之渙散至今日而極矣廖汪李三營晉聚于桐之郊開桐城危如纍卵若非廖汪兩將衝敵前來則桐遂不可知矣幸而師武臣力保得城池無恙而鳳督猶以汪兵在霍不可輕撤爲辭前奉來檄速赴原汎

仍視賊所向以爲會兵之所并未有某地防兵不可輕撤之語且皖兵止此三營若不調汪兵又將何兵赴汎以此詰責眞覺方圓不能並畫矣頃接盧督監書賊勢重大從來所不經見官兵齊心併力亦從來所未有死戰八日賊始遁去若非台臺張犄角于安慶桐城則弟輩安能舍此顧彼哉戰兵首推貴標而廖將破陣殺賊勇敢獨先其下官兵亦皆用命倘人皆如此賊何難平弟深爲台臺得人慶也據此已稔知皖兵之槩矣惟是衆寡不敵豈能制賊死命耶軍糈一事令人棘手雖兩府額賦盡行題留猶恐未足充用爲之奈何至巢霍署官即如詳行一面詳請一面徑自行委可也吾輩肝膈相映一切事宜行之在門下其視在不佞無兩也嘉平五日而後凡六次函記或因路阻未即盡達耶

盧紳程畸人

方今盜賊狂逞雖爲世道之患然未若玄黃顛倒賢不肖混淆之爲甚也易傳曰天地閉賢人隱子輿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若是乎賢者有益于人國乃忍令有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之嗟乎伏讀大刻不禁搔首浩歎欲作天問之續矣雖然鐵漢芳名千載不朽不佞每謂彼其之子能壞人之官不能壞人之品如天必欲平治天下則濟世名賢豈容久淹外吏耶今天子勵精圖治渴于求賢必得社稷之臣庶臻敉寧

之福然而難言之矣不佞謬叨重寄黽勉詰戎事權旁操兵餉匱絀皖標一旅力遏狂氛爲戰爲守雖亦時有斬獲地方幸保無恙惟是疆域寥廓防汛者此兵禦寇者此兵兵不能專用以戰將皆中人之材非若古之名將善能以少擊衆遷延迄今難奏廓清此則夙夜疚心者也貴郡有眷眷之形極擬单騎按治躬登君子之堂冠氛猶在界上徒深瞻溯恃惟心亮爾

大司馬陳方恒　吳鹿友　孫魯山

青齊路梗邸報久斷長安消息杳然無聞此中寇患胥萃於皖廬境内尤獨鍾于桐城桐之距舒纔百二十里鳳督竟以護陵同壽春皖之將士防桐者垂及三月枕戈以待日望禁旅鳳兵遄來應援庶可合力共剿不知久已先後啓行矣於是皖之精銳盡爲桐用戮力拒防賊尚未敢長驅而東雖皖城岌岌亦不獲分一兵一馬之力則桐與懷之情形可想見矣饑民易于爲盜催科迫之從賊賊以合而日見其增兵

以分而日見其寡皖師一旅爲戰爲守何啻掬杯水以沃車薪且近日中州開門迎降所在見告此風一倡人無固志時勢至此廟堂勝算當如之何不肖治兵無狀敢曰勞何獨我惟慮剿局茫茫蕩平無日爾

桐城鄉紳公書

仁賢所居羣盜相戒不入其境不佞何力之有焉然而皖兵精銳盡此矣以如干衆當二十倍於我之賊幸而獲全固非力之所及使其不力桐之爲桐將有不可知者此不佞晨夜籌思目不下睫左圖右方以營之而靡有懈之可擊也禁旅撤以防邉鳳督還壽護陵孤掌難鳴應援不至雖枊下季之隴謝文靖之宅猶且不保岌岌之狀聞之腐心前已累書乞援于鳳督公又以諸公之指走急足依其庭而請焉庶不

復秦越視之也更得一公牘上之或可邀靈濟師乎倘以道路中梗煩付塘兵遞來再帋飛足往懇之何如駐防日久兵餉應之詢之來使具稱諸公相率輸餉軍賴以飽事平當具疏上聞此中亦多方儲備顧豺狼蔽塗恐適以賫寇糧也桐庾儲備頗厚費盡兩年苦心忽以匱竭告軍需何等關係而顧聽奸蠹乾沒如此豈無猶有可問者乎

淮海道張廷掄

方今域中有大可憂者三無可奈何者一一曰亂一曰兵一曰漕而總無奈天時之不若何不意吾輩適當其阨也夫兵寇之患未易縷悉而江北爲甚江北又莫甚于皖封紲指代匱行且三年無夜不閧塘報無日不發檄文因自竊笑三年來少却幾許黑甜費却幾許燈油職任如此敢不竭力勉圖惟是危巢飄風之狀短袖難舞之情心血爲枯形神都瘁又非楮先生所能罄其百一矣據聞昨歲漕艘尚未抵通而

新漕茫無頭緒宅不及知如皖廬兩府及河南一省往往邨疃丘墟逃亡踵接又從何處措辦漕糈耶則治漕之與治寇其苦難正無差等然而此中遺愛之思固與江水并永矣越在異地猶幸同舟也

楚撫宋鶴峯

從來局內之事惟局內人知之蓋切身痛癢隔膚則漠然耳即如辦賊以來賊本多而横兵實寡而弱累年苦戰豈不屢有俘馘然何曾損賊之毫末耶其恒以為言而說者謂其過甚今且開門迎降竟至知有賊而不知有官即或知有官而官又無如賊何聖明在上羣策畢舉世界淪壞一旦至于如此至若合剿革左之役更難言之始則合數省之兵重之以禁旅極力會剿尚未能制其死命今且逆獻合營而督撫

之兵又各歸務所急以日減之兵力當日增之賊勢欲賊之不蔓而狂逞豈可得乎自嘉平之初舒城大小關連戰捷獲後賊屢經大創乃相聚于舒桐山中防其東犯為廬鳳憂乃悉皖師之全控扼于桐疆相持兩月糧路中阻將士嗷嗷幸保孤城廬鳳晏然初以孔監軍所統一旅當為合剿之師慮恐後時因借檄調嗣奉來咨德安黃州在在可虞業即飛檄仍令駐防蘄黃境上庶奉老公祖緩急之需也塘報久斷汝南光景近復何似倘有確報便中郵示

大司寇劉景援諸公

寇氛之劇剿事之不易某每痛切為言而當事者聽之漠漠因借括之兩言視之甚易操之太急此剿務受病之大槩也然不意其禍乃偏鍾于吾鄉據塘報中原西南皆成賊窟惟東偏半壁賊尚未到然開門迎降者即不殺人放火閉門相拒者輒不免屠城之慘從此郊迎歸順恬不為異即官欲閉門自守而門且不得閉矣中原為天下腹心開封又中原腹心闔賊耽耽窺犯為謀甚狡雖幸固守無恙然屬邑丘墟

則開封亦塊然孤城倘一旦淪陷天下事尚忍言哉賊之精强不但止于衆多而已刼數省之物力聚兵民之鷙猛又乘此饑荒流離之際所向披靡何怪乎中原之前無堅城後無勁壘也據報所掠城邑少壯皆驅之往攻開封蓋攻之不力則立即梟斬攻之而為砲石所斃又皆吾之赤子民生此時奚啻草菅環視閭左足當泣下廟堂之上若不洞悉于安危利害之勢集思廣益力求必勝之策如仍尋常視之但操一切法以相繩雖復取諸司兵者時時置之于法究

竟何補于艱危何濟于國事且如再不審量催督一
戰聊且塞責萬一并此現在官兵付之一擲不知又
從何處立地獲有多兵耶夫兵力之不敵而但責以
殺賊譬猶百斛之舟委以千斛之載雖令操舟者極
天下長年之選而欲舟之飛鷁不覆此必不得之數
也側聞開封以南汝潁而北蓬蒿塞路百里無烟間
有破村殘莊則皆土賊占據以鹵掠爲生涯以人肉
充餱糧更可憂者殘破州邑處處馬騾牛隻盡爲大

賊所有農器車乘又爲土賊焚燒目今農事方興村
無半椽家鮮牲畜雖有一二孑遺眼看荒田却用何
法耕種農事一廢民不聊生誠恐大賊之患在肢體
土賊之患傷心脾矣老親翁冒饒甲兵慮切梓里朝
夕文陛之間仰體聖天子求治苦心舉中原兵荒盜
賊之狀據實上達知自有仁人之言在翹首北望仰
惟垂照

武學教授萬浣陽

秋風漸厲征人未還每于星燦月明之夜单騎走陡
壁深林間澗聲如雷村哭無烟竊笑五十五歲老人
肩荷重任而甘受此不可受之苦爰是深悔虚名之
誤人矣戎馬場中忽枉手畢披讀扇頭佳什及山水
妙致頓覺穆如清風洗却兜鍪塵土氣益我一快諸
疏侃侃則依稀陸宣公手未矣畫益入徵水曹無事

爲我作小册十二幅各綴以詩羽書少閒焚香靜披
儼若握塵共敘時也詩帖子二幅皖撫之近狀爾爾
舒刻一帙畧見輿誦之槩不至得罪于地方爲知己
羞爾

邑庠廣文蕭五雲

古聖有功于世道開天劈出一學字所以闢草昧而文明提醒萬世人心不至墮落禽獸之域者緊惟此一字是賴是以黌宮一片地乃育才致治源頭誠使敷教得人道化自然翔洽人文自然彬郁如魯論所稱君子小人并皆學道則天下不問而知爲有道之世矣世風日下大道不明視學官同弁髦而學官亦以弁髦自待無論誠正修齊精微之學問何如即升堂讀書之聲爲之絕響明倫堂上幾且鞠爲茂草曾

是閨門無淑慎之良女乃欲出而于歸有宜家之賢婦哉每謂欲求天下治平須自尊師明道以爲權輿鄢固中州下邑士風頗自醇雅曾憶萬曆癸卯不佞以童子入學先大夫負劍攜之拜于堂下秩如也彼時草野人士視鄉紳子弟以爲表率而鄉紳子弟曾不敢以貴介之色加于師長按日升書習禮課藝循循然無敢隕越既而叨冒一第登拜學師從不敢僭坐中堂儼然師長之臨于其上也薄遊南北二十餘年正不知里中近狀何似大抵聖人之道待其人而後行今日鄢庠之有先生即士風轉移之一會端本澄源正人心以正風俗所願拭目以觀道化之成矣不佞欲于倫堂後創建尊經閣貯六經子史廣厲後學因于元旦手撰一疏敬請明敎台札因土寇作梗踰三月而至皖茲函則付撫臺差弁正未知何日達記曹也

邑令劉公子穆生

不腆鄢邑邀靈尊公老父母允稱愷悌君子乃中土不造禍及仁賢一旦忽罹此變天道其夢夢哉正月念日獲接來札猶是仲冬所發者開函披讀字字爲之隕泣來人在城變以前未悉慘烈之事不佞義激于衷廹欲上聞僅據撫臺差官所報特爲具疏題請優卹憤鬱塡胷未能詳盡卽此不投降書不開城門兩事凜凜大節足與日月爭光矣然而尊公爲勾章名宿文章氣誼著稱海內鄞仙諸君子久爲推轂遭

罹艱危以身殉城昔爲名士今爲忠臣千載而後仰止義烈當不在文文山下者疏稿一通試向八筵一細讀之何如至於應得卹典揣在當事及諸先達自有主持之者憑楮悽結

大理評事孫新齋

今天下三十九督撫惟皖撫從未遣人入都與要路送一候敬實以皖兵五千皆戰兵也十萬八千之餉尚不足以資飽騰何敢輕言那借取悅當事爲一身之功名忽封疆之大計臣心如水此神人共鑒者兼之日在行間經年不准詞訟又從未拿一訪犯何處得有餘貲作修好之用耶況衙門創設與地方全無干涉卽軍餉亦多派别撫所屬往往催解不前三年以來每月之餉祇有預借并無拖欠毫釐者多方撙

節加意撫卹方得兵士歸心樂於用命如張獻忠等四家大賊盤踞桐城山中鳳兵同壽護陵楚兵從未來皖自去臘以至今春僅有皖兵駐防且戰且守賊騎瀰漫糧路中斷兵士枕戈而寢並日而食然卒保全孤城無有變志而訛言謠詠不以爲功此勞人任士所爲腐心疾首上控無從者也不佞到任至今奔馳六安霍山舒城桐城潛山太湖宿松望江之間祁寒溽暑不敢寧居其在六安舒城桐城太湖駐防督勦動經數月此尤地方萬耳萬目所共覩者惟於十

四年冬奉旨分泒汎地皖撫扼防潛太又奉旨於安慶布置防賊東突南渡以固陵京上游煌煌天語內外具知所以暫駐皖城以一身獨當一面每有疏奏明以告之聖上矣而忌者謂不出皖城一步天日在上照臨下土所自懸者皖撫貧而寡援爾其他非所知也

兵科申天俞

辦冦三年冦氛未靖雖使自計無所逭責蓋履薄臨深莫能喻其惴惴矣軍旅之事素所未嫻加以兵单餉寡柄匪已操根本之重跂其前汎防之責逮其後嚴霜宵征暑雨戒途匪戴星而出則三商而寢取自媮逸從所未敢忽荷聖恩允放歸田既不至以僨轅終滋罪戾又且蚤使地方得所付託弛負息肩感恩不朽所苦道路梗阻邸抄不全百計尋索纔得旨意半幅似無料理候代四字於例即可徑行惟慮皖江

重地上游所關不敢不勉且暫留但皖兵孤旅僅當一面勢不能代鳳楚兩公兼勝其任也恃惟凤雅鑒玆悃衷

戶科廖孟符

不怨不尤反求諸己不佞生平自盟如是是以人言雖及并不與置一辯惟是漕科李天棟所叅悞漕一節其顛末則不可不明也皖撫初設從應撫割安慶池州太平三府從淮撫割廬州一府合而成一皖撫所轄以便剿賊至于錢糧會計在安池太者仍屬之應撫在廬州者仍屬之淮撫而皖撫并不得過而問焉即戶部錢糧咨文亦從不行之皖撫前此史道老撫皖時曾因漕欠被叅具疏題明已經奉旨漕事并

不與皖撫干涉矣乃茲漕科公初入境聞移一手本不知發于何時浮沉何地詢又差官賷到催漕手本當即移覆且將史道老具疏奉旨緣繇詳備相告仍云從來督撫在地方遵奉勅諭行事凡勅諭不載者不敢越俎也同復如此詳確而仍以悞漕相糾雖蒙聖鑒洞察部覆昭明然于不佞已爲無妄之災矣若含山縣非皖撫所轄潛山縣城修方半久無居民其縣令在野寺被害前已明載疏中至于桐城典史領鄉兵殺賊已據桐令桐紳詳呈兩次具疏薦敘乃謂

遭怒細責盡掩其功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者敢於此并一說明以其地與事確有可據也他則靜以聽之並不爲安置一辯

應按鄭十師

頃聞新命滿擬躬奉鞭弭償我萬户侯封猥以付託不效弗獲終侍明教因慮上游重地冦氛正劇不得不勉留料理竭駑鈍之餘力爲已去之周防惟是向來合剿之役皖實聽令于當事者葢自督師與秦保二督鳳督鼎足辦冦督師雖曰獨尊實專辦獻賊秦保二督專辦闖曹鳳督則專辦革左而楚豫皖并受鳳督之節制一切調度惟命者比且督師有事于河南乃以逆獻革左胥委之鳳楚皖三督撫矣使此三

督撫合剿之兵依期并進尚恐未能制賊死命况鳳兵楚兵呼之不應豈皖兵能獨勝其任耶且皖屬之在諸撫所稱附庸三年來曰與楚豫諸兵齊驅并角已自多寡强弱之不倫今且以無數勍賊付之皖兵而合剿之師杳無一至是何異責杯水以救車薪之火也况合剿云者張四面之網乃可成獲禽之效若但委諸一路不知于合剿之義何居恭諗星駕已即霜臺號令于焉一新仰傾威靈嚴飭諸將則先聲所至足令逆賊膽落矣佇俟解組傾倒鄙悰

江右曾升伯 流寓京口

三年役役付之逝波緊然返耳臺効之文粗足援以自謝部科覆議更若代爲相明即昨得代鼓櫂東行父老之擁袂牽裾不我遽舍要爲暴于萬衆矣子罕之棄甲未易鄭僑之欲殺已嗣人心亦未始無公道也江右自吾氣類買山廬嶽實出宿心况中原板蕩十口無歸于焉卜鄰適彼樂土升伯無指我安棲處乎吉州諸老尤屬素交祈各爲我道意金焦北固非擇而處不得已也

監紀陳仲來

無數鬱懷亟欲披宣昔人云欲說事都忘相看心自知二語可謂曲盡其致想仲來臨書情况應同之也適讀王文公與友書云古人論天下之兵以爲猶人之血脉不及則枯聚則疽不覺凜凜味疽之一言則多兵之聚誠亦不可不深長慮之耶

江右熊雪堂

每與衆香旻昭談數雪堂居士淸通簡要安得歲時親承風旨如置身晉唐間也四海偶同一日葛藟相縈豈能蚤自引遠況人爲太公卮酒稱壽抑又有辭且奉命典非所得望而拒也明主可以理奪數爲仲來言之累不異人意矣當事見雪堂重名相忌嫉爲宰相耳乃遂緣此㴋滁遂取旨御太公歸台臺于忠孝不一假人可謂獨有千載矣某付託不效顧不敢言去陳道長眞自相知不但度德量才于綢繆至計

抑何其明而熟也至部科覆議則令人讀之汗顏所不敢當夫慈心亮節豈所施于負謗之朽夫哉撫皖以來無他罪戾一語庶奉此言以謝山獨元章顧質子瞻于雪堂意云何中原㒹鍾冠患無家可歸將兩子自隨稅屋京口有似勸翼更復繞枝邀天無罪猶將箋注醫方喜看國手奏功且暮耳

潁州道張十洲

時事孔棘聖天子俯從廷議慨焉求舊如壽春方孩未先生者弓旌之典亟宜首及迺以全城之役俞令察覆誠重之也孩老冠冕羣倫領袖衆正即微捍圉之功固自義先推轂況其當年全城之舉迄今人能言之然而全城一節實不足以槩孩老生平也舉者之意不過借全城以引其端由是而表章其學術人品爲今日第一流將于小處見大此其本指也揣在老親翁慧識靈筆自有繪月繪光之妙偶于白門讀

兩道長疏揭喜其畧具孩老梗槩足以補言全城者所不及輒奉台覽庶幾採以覆詳則以文字寫緇衣之好佇見仁賢登用世道泰復也

掌科方慕庵

台翁果遂鼓櫂而南耶聖主渴于求賢環召在旦晚間何又多此往返耶或以羈滯數月一旦順流揚帆聆故園之在目覺天地之頓寬樂而忘憂眞可拋却頭上進賢從容自適怡情林壑耶惟是世宙至此僾悠處堂治平無策天下蒼生爲可深念正恐東山之上未許久稽仁賢也弟叨辱聲氣所謂草木之有臭味區區痴腸已久在洞鑒中無論甘鷗鳥之忘機抑且願槁木以同腐恐不知者猶相索于冥冥之表旅

寄蕭蕭浮生似葉則亦付之彼蒼爾

監紀陳仲來

潤城外甘露寺前一帶古木森聳不減蘇米時恨無三十六峯硯山易得一片地結菴其中徘徊北固徒作臨江之羡而已

應按鄭十師　范質公　惠元孺　沈炎洲

弟以追論卸擔疎防致奉嚴旨冠氛未靖臣罪何辭惟是弟之去皖在四月十七日其交送勅印在本月十五日廬州無爲相繼失守在五月初七初八凡此報代日期皆在上前鑿鑿可據者然使弟因候代而地方告急不發兵應援亦無辭于弛卸之罪弟自正月聞命候代二月桐城圍解三月無爲廬江告急發兵救援四月初旬無爲廬江具報賊遁城全旋接廬州急報因思皖兵止此五千今廬州告急勢不得不

分兵應援第安慶爲上游重地于法未可空虛即以李汪兩營駐防練潭總鋪之間而以廖兵三千星赴廬州援剿廬平兩地有備於是立檄廖將自白兎河進發計程十六日可抵廬府弟于十七日始離安慶徐竹老廬報疏中亦云前撫臣非不慮此以三千兵往赴合剿是弟即于瀕行時亦未敢一刻疎防也至于向後地方之事則非已去之人所能照料譬之付尺布而責以縫裳責之者是也然黠婦已下堂越里矣倘有裂襞毀裳者又將執黠婦而咎之耶若謂舒

城失守在四月初旬此乃士民激變叛將以致失事若此叛將爲皖之兵將則皖撫亦無所辭罪此叛將固鳳督之兵也蓋軍機莫重于分汛去秋鳳督題明以皖撫駐安慶扼防潛太部咨明旨煌煌在案又奉旨鳳督暫駐壽州環應廬舒之間一力擔承即自舒入霍直搗營壘云云是廬舒乃鳳督所分之汛地因而委鳳將孔廷訓防守舒城耳今不察叛將激變之蹤不問是誰任將之過而但欲委罪于撫屬然則奉旨分汛之謂何且鳳督既派有兵將防舒矣皖撫豈

能又增設一兵以豫防彼兵將之變耶至含山非皖撫所屬巢縣則縣治瀕湖家艤一舟賊未至而空城登舟胥避焦湖中矣且監軍蔡僉事屢檄鳳將楊振宗發兵應援輒以七月無餉爲辭抗不應命現有刻揭存據凡此皆事理明白曉然易見者不知何以置分汛而責撫屬舍現任而苛已去追論深求之不已耶伏惟不靳九鼎持公道而扶孤踪幸甚

維揚紳士姚永言梁飲光姜開先諸公

觀風俗之厚薄於此卜世道之興衰焉當此殺運方張之時戈矛劍戟觸目皆是但得人心不發殺機即是一方瑞氣足令三光呈祥九有席蔭况又敦行古道倡先義舉念去國之孤臣擢代僵之奇冤乃至欲合千百大衆醵金爲贈用助斧資共成直道而行之勝事如此高誼求之古昔亦不多得此自貴鄉惇厚之雅道播之海內足以起敝維風不但爲一時曠典而已不肖深娩凉德萬不敢當又聞置册于鈔關門

及三關若不免益復張皇其事正恐異己者將摋以爲口實又增孤臣一重罪案矣每自循省向以薄福之人代匱維揚雖五年殫厥癡心實分毫無益于地方乃承諸君子不我督過謬得浮名以致福過災生年來橫遭多口固皆毫無風影烱烱此衷可質天日然亦何莫非無始來業報之所致也方丸意懺悔之不遑又敢辱此非嘗義舉哉肅此三薰敬布謝辭更乞轉告我各屬父老俾知不肖心領高誼足矣千惟垂亮感矢無旣

鳳翔袁茂林里居

閏夏五日獨坐學如圃忽有自共城來者致老公祖手畢并易研佳籌再拜開函因歎老公祖洵樂天知命之君子哉來人立索報函倉卒披閱數則發前人所未發此必傳之業也但謂爻辭非周公所作此前人所疑畢竟未穩且卦辭爻辭迥然不同卦辭體方而語顯爻辭語幻而局活嘗思孔子言周公之才之美凡人文章皆有局陣有首尾獨爻辭無腔無板眞如游龍驚鴻之妙漆園吏學爻辭而彷彿其似者妄

意將詩經豳風諸篇與爻辭輯爲一冊讀之亦足以發文人之覆老公祖以爲何如悵在各天無緣縮地西望台端徒切軫結易研且留從容細閱俟點定畢徑付梓人公之海內也

編次益樓集始末

先公登萬曆己未制科庚申冬筮仕德安府推官政事餘暇辰夜讀書鄧潛谷函史及名臣奏議多所論列識之簡端見刑罰失中著仁政大目憫武功不競著孫子明辯又以方域多事中外恬然著李邴十議數千言皆戡定大計書不復存其原序猶見楊忠烈集中天啓乙丑行取考選以德安司理爲黨人嫉忌授南京工部屯田司主事兩年起部倖仕隱爲丁卯轉南禮部儀

制司郎中綜覈部志著禮要一編崇禎戊辰秋調南吏部文選司郎中丁

祖母周太宜人艱大事既襄杜門深處取函史奏議向所評隲者而衡斷之旁涉岐黃著史取生生集益樓燈課傷寒方註方藥諸書甲戌春入補禮部主客司郎中秋七月轉揚州兵備道僉事當是時流寇已渡河肆掠中原初謁漕撫楊公祝其函爲戒備既又上書懇請公方以疾求去乙亥王正冠焚

鳳陵居和含而東公治兵揚州外禦强冦內除奸
宄興文學清吏治定塲竈之變五年冦烽三犯
境上而揚屹然安堵戊寅嘉平
聖書下徵己卯春
陛見特恩超授安慶巡撫右僉都御史著師律三
畧及救荒事宜撫屬創設餉寡兵單以戰以守
疆域寧謐獲戾于桐紳簇其同官疏糾解任壬
午四月卸事兵譁于皖廬舒無巢相繼失守曲
護現任追論舊撫以是洩私憤焉于時中土喪

亂流寓京口癸未秋入都甲申春廬事昭雪奕
遇京師之變艱難百羅旋歸舟陽之盛墪乙酉
夏
王師渡江徙居揚州順治丙戌秋返棹歸里脩葺荒
殘建置書屋立社課藝裒集文史若眼學録若
益樓髯事若讀書偶得若驪氷集若文家黍珠
若古文鈔若韓文鈔若古詩選若唐詩選若五
代史鈔秩然盈箧里居十載丙申季春偶示微
恙遽爾捐館公自持身以及涖事惟本至誠動

物雖更禍患始終無少懈癸亥甲子而後感世
事寖乖殺運滋張特提好善兩字諄復著訓謂
維挽殺運惟當努力行善人心回則天意轉矣
公生平著述不肖蕃芑次第校集在南部以及
德安者厄于兵火僅存十之一揚州文稿賴有
刻冊亂後從紳士搜討幸以少存皖江奏議十
卷書牘八十餘冊簡帙繁重録載端委與其要
畧見當日之時世焉詩篇散軼所存無幾敬附
雜著後凡疏揭序記文詩書牘爲集四卷綸誥

勅諭志傳別爲一卷名家乘總稱益樓集焉嗟
夫涉歷世變既舊籍之鮮存重以不肖才識庸
顓復罕得其樞要雖次勒成編而闕失弘多敬
述始末以誌歲月云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春三月朔吉男蕃沐手敬
書

〔明〕詹軫光撰

問石先生語語二卷

明崇禎汪本静刻本

亭問石先生語語

昔廣成子服食空同之上千二百歲而形不衰軒轅聞其風不難詘萬乘而造訪之所言服食之道無佗異能不過收視返聽抱一處和取天地之精以自澤如是焉而已吾鄉問石詹先生蓋澹漠無欲寬然長者跡其生平所履蹈所著述大率原本性學默契廣成之微不欲以此自暴尤博達今故世維國幹卓有擔荷嘗貳守饒又貳守寶慶尋守廣西平樂府後先多異政致勤

聖天子璽書慰勞舉循良卓異者再亡何以伉直迕央曹謬爲所中先生遂夷然不屑挂冠而歸卜築高貴山之巔有一丘一壑自謂綜焉之致日手一編上下數千百年擇其超然蟬脫會心特遠者彙成篇冊目曰清隱山書其易高貴爲清隱蓋從澹園焦先生指也其書如干卷章章具在佗如所著薊門自門自講

會講諸編種種靈奇類無不表
表著人心目間者至其痛遼左
之失宋慨肉食之寡謀特著平
遼八議如馬伏波趙營平儼然
樹一壁壘當事者目之無不心
折令盡竟其所學安知清隱一

山不爲謝傅東山乎先生願未
矢弗諼精心七笈調和五炁秀
眉台背色睟神王春秋雖八十
高不欲從俗爲觴祝避地聽松
蘭若依依孺慕惓懷所生有覩
平昔倍爲悲痛焉者日諷誦華
嚴八十一卷爲著逃禪臘語已
還予舍復著壁几稗語無非方
袍齋食莊誦華嚴至意合而題
日語語則其隱淚了脫無障無
礙槃可知也于廣成服食之道
夫何殊焉予喜吾弟本靜推先

卿尊重之意爲板行因綴是語
偉哉先生蓋不必來空同之駕
其所自貴固已遠矣

通家眷晚生汪元兆頓首書

語語題辭

予性不適俗老而逾僻今夏五既望年躋八十在俗則有稱觴祝賀之禮予深心竊不自安先期逃之聽松菴持誦華嚴以資兩尊人冥福百有八日圓懺而歸歸則屛處一室置竹几明窗之下隱而坐仰而噓鄉人罕有見予面者當在

聽松禪誦之暇時有宣說亦時有撰述以未盡除文字性相也題曰逃禪賸語比夫悟言一室之內意所偶到淋漓滿几旨遠而不取辭文玄適而昭若發覆每下愈況斯之謂也題曰墅几稗語稗語語語也賸語亦語也雅有之于時語語語語之非一語明已遂摘其句義合而題之曰語語噫語曷貴哉佛戒綺語而有其眞實語夫眞實者稱性之譚綺者無義味之話今語語具在試取讀之將以爲稱性乎抑以爲無義味乎當必有辨之者昔崇禎辛未重九日三尼居士漫書

可師問石詹先生有日矣邇者一再

過從請益先生手近所著賸語稗語相示可盥誦之既卒業不禁瞿然曰語語無賸語無所語則賸語亦無稗語有所語則稗賸語從諷誦華嚴出而曰逃禪轉法華不爲法華轉深于禪者也稗語從拈弄話頭出而曰墅几借鼻準之蠅翼博郢人之風斤妙

于至者也牘與稗爲二語與語爲一而督論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此豈語之判然上下哉亦顧夫領之者之當其可耳未當其可雖上亦下何也泥于語也茍當其可雖下亦上何也觧于語也語之時義大矣哉詩不云乎于時語語學者通于語之時也即語上語下適然中觧其于吾師有不翅旦莫遇之者矣

及門曾時可書于耳山別墅

逃禪牘語

三尼居士詹軫光著

三尼朋壽册引

崇禎辛未歳夏五既望人咸謂予八十初度予時寓聽松菴持誦華嚴唯欲了華嚴八十卷而不知持華嚴者之爲八十壽也乃華嚴有如來壽量品言此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刹一劫於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刹爲一日一夜如是次第乃至過百萬阿僧祇世界最後世界一劫于勝蓮華世界賢勝佛刹爲一日一夜則此世界八十年特釋迦佛刹一劫中刹那頃耳刹其劫復無量也至如混元老子初出母胎便稱八十又一髮眉盡白久之西度函關留道德五千文而去莫知所終即云西域化胡非其終也降青羊肆再會尹喜非其終也赧王時復出散關飛昇崑崙抑亦非其終也殆後天地而無終者與昔

吾尼父則自謂不知老之將至又謂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言不知老者知不老也言夕死可者可不死也曾聞道而尚有朝夕乎哉所以謂年而但紀七十者蓋日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噫此三聖人之壽也予壽也予所繇題稱三尼居士也而長公余子知之遂爲題三尼房壽其宗人主伯氏嘗從予遊稱三尼弟子醫徧叩里中大雅諸君留者序者歌者五七言者輯以成

冊寄贈於予長公則云知此丈夫定不老尤如人是自如如予餘則云願言歷盡阿僧劫大千世界總無垠予壽則云先生當世有道者請住人間千百年此三詩即三尼眞贊也殆坡仙所謂言有大而非誇者是與予乃頂禮拜教并宣數語汗其簡端

自壽帖

老禿翁今屆八十里中稱爲高年長者捫心自媿道德無聞名實未就庸庸碌碌雖耄耋期頤何益况先君子八十之年不肖貳守饒郡時而賫上臺乞假稱觴而上臺以署篆弗允既數月先君子弃不肖逝矣每一念至憭不欲生今我生之年正未獲稱觴先君子之年也劬勞感憤寧直當倍悲痛已哉若乃覥顏自壽張宴高會甚者繪圖侈頌徵歌命優以爲愉快安乎不安乎所以當六十而逃之南海當七十而逃之靈

谷今則扶老而逃之聽松菴矣惟與諸父昆弟親故知交鑒予衷赤毋言祝賀錫類之感寧有既也

示孫師儉

我自壽帖汝已省覽至期不必自來亦不必著人來徒令我悲痛無益也尚憶六十南海七十靈谷何曾納汝一拜進汝一觴于心反覺自安何以故未能事父而求諸子此先聖人之所訶

也我且何顏見先君子冥漠之中特此諭汝萬
勿我違

生日懺文

某三界庸愚一乘趨向願大而力弗隨信堅而
解尚淺虛躭歲月懶生耄耋之年循省身心媿
甚積集之過四恩未報疇易了盡人間十善缺
修尤難頓超法位正愁天上無不忠不孝神仙
翊生西方有惡識惡行佛子如理觀察起念與

煩念同迷作正思惟有爲共無爲俱幻雖知道
無言說而音聲文句一一潛根亦悟性等虛空
而我人生壽種種取損業以覺非覺地何緣世
出世間懺徃咎悔來愆不離當下見多佛聞妙
法只這剎那總悲智行以兼修由戒定慧而證
入到來爲彼岸但莫隨流過去即前身庸知浩
劫塵界轉作淨界衆生度盡無生謹疏

聽松菴頌

宇宙由來有此山此山忽幻聽松菴菴是恒偉
上人造猶標傳鉢師名號初入林中荆棘區虬
枝鱗幹松千株削治修平歲月計坦然成此袈
娑地次第建立淨業場圓通大閣居左方右藏
五部大法寶喫茶去處亦殊好爰有一滴谷更
幽便欲卓錫涓涓流鑿石如斛給香積餘澤還
收灌園利周遭竹樹互參差時花珍果間錯之
迢遞層巒當境住如幡如蓋莊嚴具芙蓉山色

雨花天石耳興雲覆大千如來神變不可測釋
子淨信堅固力行門無盡志欲圓祖衣說戒博
山禪中有沙彌發大願刺血寫經千百卷一字
一血可數量流通功德難稱揚受持誦念轉更
勝天龍加護佛共證我亦樂法扣精盧華嚴讀
罷自如如一時雷電雨交作長風攪樹震林薄
恒僧從定起就聽聊與分別諸音聲風不入松
風不擊松不吟風松亦寂二相和合入耳邊須

史變滅虛空前了知相依無相現汝師眞松䖏

牆見

聽松菴額聯

淨業堂　圓通閣

但向自心修淨土　二十五圓通耳根最勝

何須示化往西方　三大千世界悲度無邊

喫茶去在聽松布偏　菩提路

松翻𡽪浪山皆響　竹靄逢初地

茶沸輕煙客欲留　松陰覆上方

寓聽松菴持誦華嚴適霽虛上人過訪止

人善醫予亦示疾遂賦三絕贈之

老來何事日皇皇聞法皈依到上方翻徧華嚴

無一字强支病骨問醫王

其二

我觀上士菩提心伽陁功行亦浮沉但使衆生

無病惱雪山藥草自成林

其三

雙林當日暢宗風嫡派于今利濟同示疾護諸

不二法空無訓對默然中霽虛師贊共其法侶則翠林也兼通宗教一時禪和推之

復文學姪本修

五詩可以壽我我淡心具見自壽帖中匪誑也

况復東西南北人非有方所過現未來身亦無

劫數一切世諦置之在此日誦華嚴誦罷偶

作聽松菴頌一首并帖錄往試披讀可與浮漚

棲谷時景况同年而語否此復

與無朽上人

吾方外交於上人最厚上人於吾同年且同月

今各八十老矣唯是出家學佛者未有悟門在

俗行禪者纔覓徑路不知臘月三十日去此寧

幾時也無朽無朽于意云何方寓聽松菴持誦

華嚴約經完特荷寶菴繙閱大小彌陀與上人

祝無量壽也但不必當生之日耳

與禮迦傳霽虛

霽虛禪師乃專門藥師耶唯是慈悲心切利濟功圓亦菩薩行門之一也生來此已數日咫尺實菴未遑瞻禮以禁步持誦華嚴之故亮亮適有微恙欲請師過我一胗視之不識肯飛錫否特此問

又

正擬扶筇造訪以陰晴未定跋涉爲艱欲行且止意殊怏怏上人知我其毋以筋骨爲禮可乎尚期經完歸去取道禮迦一話別也

與凌雲塔僧

眼前好境遊不盡方外高人訪不盡况時已溽暑路復崎嶇老人筋力實難堪此而夾論懇懇似必欲以煮茗爲恭者嘻既領瓠子之惠又何用伊蒲之供特此辭謝并免專詞

再復本修

我生暑月而姪以詩箋松蘿茗惠寄引彼凉颸淸我肌骨恍如羲皇上訪問蓬萊寧知身世歷幾春秋哉更何用道重宮從誅名高俗任疏之句寬懷抱也讀遍華嚴幾無一字不日策杖歸來坐三尼齋與信衲諸人共說無生話耳

復余主伯

賤生何足比數乃辱洋洋大雅之什乎賢乞言

諸君贈言皆不佞所媿謝而弗敢承者也賢試讀自壽帖而知忝所生者是眞實語讀朋壽引而知悟無生者是眞實解則古德所云不壞世間相而談實相斯亦足睹已本靜爲刻牘語敬奉覽并奉贈言諸君教之幸各轉致吾主伯孔門原憲也近復有炊臼之戚窮苦若此而册尾一序一律誦之歌聲出金石矣非學力能乎哉何時趨步過我一訂千秋之業不悉

與汪泉若

僕本二老客而兩次主於泉若今直作泉若客其可乎八十老人不樂家食逃去聽松菴與二三比丘談經說偈為出世緣此近日行脚㲉當忽耳雲窩雁塢之勝翩然欲往倘可挂瓢便當棲遲數月計費米二升茗七椀園蔬小摘儘足了一日也似此禪客亦自易為主人但不識於泉若意謂何耳陶彭澤羞為五斗折腰而寧抝

言辭於鄉里新知之門風流千古誰則嗣音一笑

復吳振岐

歸來聽松菴又兩閱月矣塵世之紛囂但有杜門寸心之答報暉知淨土茹素亦足惜福戒殺正欲刹生此老人晚近㲉當所安與老人共談說者而翁且饒以多儀見貺豈所謂人間禮數非爲我輩設者歟嫌於鄉之不恭也赧焉登嘉且感且謝尚憶客歲詣宅見翁所起層樓籤軸滿架圖書盈几洞心駭目知非積金積倉者之所宜有也何時焚香啜茗一縱觀之不悉

附本修姪小啓

憶尊伯六十有南海之遊七十有靈谷之遊今丁八十又有聽松之遊耶穩知天錫難老德望清高不屑屑以世法自處而世法中一切禮數亦非所以處尊伯也其翩然遊于方之外也宜

哉宜哉連月寄跡菴中不知二三頭陀亦有堪當一棒一喝者不彼方人士亦有知高賢棲止其地時載酒問奇者不尊伯近日亦大看著作不諒參念禪誦之暇當又看寸心懸浩劫但向古先生非前未生非今已生之句與遊南海靈谷時並傳不朽矣日望紫氣無任神馳

又

來教捧誦再四自壽一帖因生以念所生見尊

伯終身孺慕雖耄期不衰堪與大孝並稱聽松一頌古雅靈變不可思議至風不入松風不聲松不吟風松亦寂等句又直是如來現身說法矣謹佩教謝謝

逃禪賸語畢

聖几秤語

三尼居士詹聲光著

三尼指歸

我以忠孝爲根基酬恩未得我以聖賢爲伴侶願學未能我以朋友爲性命參訪殆遍我以學問爲血脉繼絕者誰 右歸儒

我以自性爲彌陀隨處淨土我以曠劫爲壽量究竟無生我以過去爲前身了不可得我以到來爲彼岸一切遠離 右歸佛

我以太虛爲遊行返於無極我以眞息爲呼吸合於自然我以坎離爲交媾守其中扃我以子午爲時候塞其外牖 右歸玄

第一義解

學之一字乃論語開卷第一義然但言學而不言所學者何事至弟子章言學文則曰入孝出弟威重章言固學則曰主忠信是孝弟忠信學

之事也子夏章言謂之學而曰賢賢信友事親事君非孝弟忠信之謂乎居食章言好學而曰敏事慎言事即孝弟忠信之事言即孝弟忠信之言也不求安飽就正有道則其日孜孜者耳有子章雖不言學而曰其爲人也孝弟夫學所以學爲人也人者仁也孝弟非爲仁之本與至夫子勉人於學而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蓋言忠信本來乃學之

主腦而實心實事庸德庸言總之孝弟焉盡之孝弟者塞天地橫四海通神明亘古今聖聖相傳之學脉也故孟子云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睦而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此堯之孝弟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底豫而天下化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舜之孝弟也孝弟有不盡堯舜之道者哉孔孟有不以堯舜爲學者哉但吾儒言孝弟自一本父母言若釋氏普度衆生其言六道輪廻遞爲父母則所謂度衆生者亦爲度父母與此其義又廣而其理益微矣

論語首言學而即揭孝弟爲人謂夫不如是其人必好犯上而作亂矣是孝弟所以止亂也孟子首言仁義而曰仁未有遺其親義未有後其君者謂夫不如是上下必交征於利而國危矣是仁義所以救危也大學首言明明德於天下

而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謂夫本亂則末從之庶人且不治於天子矣是修身所以治其本也中庸首言愼獨致中和而即引仲尼之言曰小人反中庸謂夫君子時中小人則借之爲無忌憚矣是愼獨所以防無忌憚也夫使邪士託逕行不軌於中庸庶人亂治化不澄其原本仁義之理銷亡孝弟之風澌滅世道人心將莫知其所底矣是以聖賢孜孜於

學有以也、

孔顏發憤

天地之大德日生聖人之爲人曰憤憤、機即生機所謂樂也此憤一發生機嘐然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生萬化於一身生往古來今於一息諸凡人世幻境如食如憂如老直忘焉而已矣不知焉而已矣是故當其學則假年數當其思則廢寢食當其樂則枕疏水而雲富貴茲孔子所

稗語　四

爲孔子也殆庶幾者其顏子乎所以孔子往往稱之亦足以發發憤也不改其樂有所樂而不改也蓋嘗自名狀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夫高堅無窮前後無所欲罷欲從俱不可得顏子發憤之境有若此者先儒云顏苦孔之卓又云顏子沒而聖學不傳噫非不傳也蓋亦未有發憤如其人者哉

紀夢

辛未八月八日夢偕友人經一處所指云此中似有群輩講學語未畢忽覺山洪先生曳杖出予禮之白云先生元希無恙先生曰我自通關以來聲息甚微索紙筆大書數十言言皆至到已而別予乃召集諸友謂之曰試與若輩參禪遂唱云米在何處一友向堂角頭尋索予哂之

稗語　五

復唱云米在何處一友向廚房處去予笑云失之愈遠又復唱云米在何處一友起對只云米在廚內元來現在這裡予喝一喝云這裡那有遂覺

九月十七日夢獨行至一處所日薄晚雨濛濛然有衆僧撥泥運塊平治道路予方艱步中一僧背負而趨乃偏語僧衆云正好念佛不妨工也顧視背負僧乃始茂顏貌甚皙驚曰得非親

世音菩薩乎借自然前去是官亭大路汝自知之予恍覺歎曰尚在黑闇泥塗中乎先菩薩度吾厄也

十八日夢李滄濱先生携予於其堂中忻然曰此吾舊廬也自幼侍吾祖同居止予曰別此幾何年矣先生曰已七年所堂有大厨二間其一空無所有其一稍有書籍予曰先生已腹笥之具五色錫爲一代文章宗匠也遂覺嘻先生嘗稱許

世廟時於七才子裒然首稱予生也晩恨未挾睹其人讀滄濱集肆萶慕恍何圖夢寐見之契晝日接也豈匪匪撰述亦足升作者之堂而入其室乎

潘尚寶雲松予執友也没後時常見夢壬申二月初三日夢與初登甲第予口占八句令代書之書成而覺僅識其末聯云向來結就庭堦畔兩樹奇花一樣開

儆抑箴有序

予蓋讀詩而知衛武之不倦於學與吾孔子之三致意於衛武焉夙興淇澳雅則賓筵而抑戒則爾女小子於其既耄之年也竊艶慕之願學之因揭諸坐隅曰儆抑而爲之箴箴曰

睿叟何汲汲矣輒有刪詩欽哉衛武公風雅三著俾善諫吾無有切磋實娓之多又三爵後少莊譏

壯頻復茲抑戒故丁寧溫恭維德基顧遂天弗尚屋漏神格思圭玷無童角易言愆於儀拘予鑒暮成既耄懈未知於乎予小子皇皇睿聖師

九龍杖銘

龍本飛天澤及八埏我用乘之或躍在淵今者扶衰耄耋之年杖朝杖國變化僊僊

擬古二首有序

鄉無善俗婦人無禮於其舅姑家室不

寧似績如線君子憂之而作是詩也
天不可問人又何尤相彼鴟鴞飛鳴未休既取
我子併我綢繆心之憂矣誰適與謀
亂匪天降禍由人作相彼晨鷄為家之索其雄
既萎其雌方攫心之憂矣不可救藥

印可編引

自吾師東鏡先生沒誰吾印可沒今四十餘年
所吾誰印可蓋遂覽區宇近矚鄉國肴鶩然藏

其狂言之意不謂晚而得之吾族子本修也本
修業治儒而津津道古好以帖括證可者十之
四五本修退而求諸理既以古文辭證可者十
之二三本修退而求諸氣既又以有韻之文證
可者十之五六本修退而求諸志久乃怡然解
渙然釋庶幾得吾言并得吾心矣昔在仲尼之
門惟顏氏子可與終日語日不違如愚曰無言
不說說者以言印愚者以心印夫言非心外物
也而言豈心哉悟乎此其尚察之無隱之衷述
之行生之表以默識吾所印可於東鏡先生者
乃可耳釋氏亦云善悟者如印印空不善悟者
如印印泥夫印一也而空之與泥霄壤矣本修
勉之

山靈謝客議

宇內名山無論五岳凡擅一丘一壑之奇者俱
皆靈氣所鍾神明所宅離塵絕俗之士往往棲

真於此積歲累紀以致道成靈變闢為福地爾
乃劖奇削險鞭石累土而結搆之樓閣相望金
碧輝煌稗僧外道之所住止葷血酒食之所滓
穢竹肉粉黛之所點染烏紗皂隸馬跡車塵之
所蠛辱而遊士又以其不足比數之名墨客又
以其不盡雅馴之句所在題徧靈氣之屑越盡
矣神明有不吐弃之者乎然終是名勝之區彪
極薄於太清呼吸通乎帝座縣崖峭壁幽洞邃

谷當必有人跡罕到宇宙所秘者試覓一蒲團
地趺坐其間使風伯掃除雨師灑淨抉銀河以
洗之留白雲以封之今而後山靈如在可號召
作訶護也

禪林舊話并序

予嘗訪睿門僧於黃山慈光寺尋舊盟
也譚禪之暇因叩得其始初出家之緣
激於予衷而詶答之今十有餘年睿門

已示寂而予亦八十老矣追憶當日莫
逆之談將無禪林一段嘉話乎遂次第
之以識按睿門法名惟岆睿門其道號也俗姓吳陜之鄠縣人初錫雲亭

黃山僧睿門對予說我生來窮苦下流卑賤事
無所不爲嘗做乞丐入城沿街覓食忽逢縣官
大轎出皂隸訶避無處躲只得跪伏街頭候過
去間知往見太府我那時思量還是個人我亦
是個人懸爲窮乞跪他何不丟却游蕩也學他
讀書做官去又思他往見太府也要跪拜太府
見守巡撫按也要跪拜守巡撫按進京見尚書
閣老也要跪拜饒他做到尚書閣老見皇帝也
要跪拜皇帝儼然至尊有時郊天鞠躬對越獨
是天高高在上無有向下跪拜之理但聞西方
教典說四聖六凡天還在六凡裡若在凡裡往
見西聖奐定長跪合掌頂禮了站立一處所以
佛號世尊只受凡夫跪拜斷不去跪拜凡夫我

今必要做佛方纔銷得街頭跪拜這一口氣因
此投師出家不惜身命東走西闖心心要造禪
林要請經藏要化國王后妃爲檀樾以振佛祖
家風作闍黎榜樣當初總只一個彊氣不肯落
下於人念頭耳今沙彌等皆說我好剛任性氣
我不好剛任性氣那肯斷然出家幹這苦行難
行之事說到此所贈畫張目背欲裂矣予憮然
曰噫有是哉據我欲得作佛與睿門一般我欲

得作佛底緣故與會門不一般我兄宣抹總衆生作爲惡業積有罪過朝廷設置多官治之教之安之攘之德意甚盛柰何有等做官的勦圖一家飽煖。不管百姓肥瘠。郡縣競於䏢削。監察名爲激揚。銓曹澄叙幾何。中書一群伴食上精明則赦過不暇。上寬假則相倚爲奸。文臣愛錢。武臣怕死。朋黨釀爲邪黨。清流亦是濁流。如此我何屑屑做他只得要做天公赫赫在上昭罡

臨下作善底必降之祥作不善底必降之殃令下土之人明知報應不差毫釐亦不俟旋踵庶幾改心滌慮易惡致中成個清平世界乃又有說無道之天者夢夢然蕩蕩然板板然福不於善而相淫也此豈果未定耶抑或終不濕耶如此我亦不願做他所以央意要學做佛何以故佛法平等無分別故佛法慈悲會教度故地獄劇苦急拔濟之天堂正樂還警覺之一切欲界色界無色界都盧入於神通大光明藏而我始稱觀自在菩薩也於會門意云何會門唯唯令飯堂住火板響衆僧齊赴會門曰好去念供。且截斷葛藤。

老慳會約

昔司馬溫公居洛與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爲眞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果實食品皆不得過五蘇子瞻在黃州嘗自書云東坡居士自今以

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肴有佳客勝會則三之可減不可增有召我者以是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者止不往一日安分以養福二日寬胃以養氣三日省費以養財此二公非居貧也非時當匱乏也而儉於會客乃爾夫亦謂情眞不在多品。意洽無事靡麗。而淡薄可常。煩費難繼也。我今用二公之意稍增損之肴止於四草蔬三米麵之類一二酒數行不勝者聽一切觴政勿

閉也區區既耄之年杜門却掃謝絕外交然而父兄宗族時有召集婚姻親故不無造請式飲式食可少哉爰是量肴無醴奢儉定爲恒久之約身則茹素至雜坐姑不忌肉邊之菜身則戒殺雖肅客亦不設鮮割之牲所謂養福養財養氣三者或庶幾焉而眞率不是過已往予友畢中丞與予言吾輩處世本劫其思消彌殺運自應以戒殺爲第一義諦嘗聞釋典云諸世間胎

禪語　十四

卵濕化四生隨力强弱遞相吞食是等則以殺貪爲本死死生生互相吞啖無有了期故惡業莫憯於殺而善因必起於生生生一念可爲萬劫常樂之福本若念念相續功德不可思議矣

噫大哉言乎願與世間素心人共味之

聖人不以身爲盛衰而以天下爲盛衰故其歎吾衰也而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聖人不以子爲絕續而以道脉爲絕續故其慟顏子也而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嘗問學於覺山先生曰陽明良知與甘泉體認天理孰得先生曰人生禀氣於父母父氣靈通藉母氣以收攝之然而得母氣爲多曰世學多於知上弄精魄先生曰神發知矣曰畢竟如何是學先生曰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予領此三言知先生之學之有原本也

何有之有不離諸有無知之知不離自知

禪語　十五

聰明不遠於前時道德有負於初心昔人所歎良非虛語

無與虛不如常（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忍與讓不如忘和與安不如遲藏

我亦常提話頭看一二三字戶訣其一曰喫提此字山河大地一時粉碎其二曰摩訶提此字十方三世無處頓放其三曰只這箇提此字天宮地獄刻作砥平若夫徑路修行旨不西方公

案、
大地蒲團、到處無非趺坐、寸心蓮界、舉念即是、
阿彌、
兩手把大地山河搓圓揑扁撒開去另立世界、
一棒將千古聖賢打死救活請出來共坐道場、
聱誰說此大話咄會有個微笑、
本靜語予邋遢教人常說上守頭、下守毬怕不
叩破帝王頭、予醒其旨因憶往昔遇邋遢海陽
稗語、 十六
市上、邋至瀆芥窨叩之、邋遢指其胞中曰、這箇
要洗了又洗、予曰、得非守中之說乎、以若所指
證今所聞、本靜之言、方知邋遢非獨苦行頭陀
也、蓋亦有玄旨焉、遂掇其語參合之、爲修眞者
秘要云、上守頭、下守毬、洗了又洗守胞中、
我輩須具轟聰聵將一切世情看破方有趨向、
須堅硬脊梁將千古倫常擔荷方有實際、又須
辨寬肚皮將賢愚善不善等鎔之、若炊鐵辨之
若白黑、用之若權度、然後可從容展布、斡旋宇
宙內事也、
識量要同天地、天地是生意流行、躬修務比聖
賢、聖賢是眞心作用、
天下有無其理之事、必以理御之則膠、所以權
爲貴、君子有不必然之防、待其然畜之則亂、所
以豫爲貴、
天地生財有數、貧者居多、所以聖賢教人處貧
稗語、 十七
朝廷設官亦有數、賤者居多、所以聖賢教人處
賤、蓋貧賤士人之常、而富貴則其儻來寄者也、
營營苟苟何爲乎、
人須慧福雙修、修慧是聖賢路上、然不務修福
雖聖賢而窮、修福是富貴場中、然不務修慧雖
富貴而癡、我是以自識前因蓋修慧而未修福
者也、何怨尤之有、
福不必至而至、君子弗徼也、禍不期免而免、君

子弗召也故曰毋爲福先毋爲禍始
門無應童嬰無欲清我於世何如邪無隔宿交
無周身人於我又何如孔子云君子固窮小人
窮斯濫矣
獨立不懼遯世無悶非曰能之權勢不趨盛名
不赴竊自揣焉
清品已成非爲名也窮骨已定非逃富也
興衰理亂付之世是非毀譽付之人智愚賢不

肖付之不可知之後來問家惟指白雲愛氣常
呼緑醑逸情遠性其誰喻之
吾於世甚澹於情甚泊貧賤之交意氣茍洽親
也無失其爲親隆炎之勢道義不存故也寧失
其爲故
賤性疎懶耳不喜聞紛囂之言目不慣睹搆鬬
之事况年丁八十精力耗竭酬應爲煩興適則
緩步溪邊意勌則退處僻室優游淡漠庶養天

和此里中父老所共聞且見者一切無其理之
事與不得其理之事近則約所可爲拂解遠則
公庭自有明斷各務簡緣省事毋致聒憒足以
親舊之雅也
大凡人家無不欲兒女子好者欲好政須豫教
教女子要養就一副藜藿腸口腹既淡必不至
厭家常而務芬奢教兒子要養就一副錦綉腸
孝友忠信詩書禮樂皆錦綉具也

祖父所有貲產應是子孫承受然非孝子順孫
恐亦消受不得子孫一生享用應是祖父蔭庇
然非賢父令祖卽欲藉庇不能
善惡報應之說予竊疑之語云天網恢恢疎而
不漏蓋言善惡必報但爭遲蚤耳夫報善來遲
已不足堅人好修之念况報惡來遲又何足警
人作慝之心乎彼爲惡之人無日不逞胸臆無
事不設機械利之所在惟便身圖理之所無罔

恤人非欺謾忒甚傷害良多上蒼監察乃其身
殃絕之亷足示懲若云報在子孫子孫何辜〻
苟彼爲惡者亦未或顧其後也似非上蒼福善
禍淫之意疎耶漏耶其殆不可知耶

逆者有言金帛貲產世人覩爲已有不知水火
盗賊常處一焉何以故盈虛損益乃天之道天
冥冥耳而假手于掠盛使者掠盛使者又假手
于水火盗賊苟知取而不知足知聚而不知散

稗語　二十

究不免意外之虞莫測之變是徒爲盗賊積水
火籍也予湥然之近又遥聞豪家富室往往被
此其禍酷烈致足畏也

觀俗俚句

人人各有俱生神善惡輙告上帝
家家但念高堂佛報應蚤註冥司
遇事不討便宜天自補報
平生只守本分人亦恐饒

認作病須痴須儘自受用
無爲强攢强攢到底喫虧
不愉途過雨具盤纏任脚跟走徧
莫欺天遠雷鳴霹靂便頭上施爲

題燕居

愧師尚父之釣渭見日披雲
效富鄭公之書屏守戸防意
此二公八十時事用爲聯句揭之

稗語　廿一

憤樂不知老至　後樂先憂微斯人誰與
富貴於我浮雲　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

題高齋

禮俗漫爲青白眼
淮海曾分上下牀
按掠盛使者乃泰山神君七十二使司中之一使耳其說本之道家盛作剩與此不同存意之
昔釋尊指布髮掩泥處云宜梵刹以報地恩也
三禪寺觀音進文殊智普賢行

堊几稗語畢

後序

在世作出世世語不易得出世世作入世語尤不易得夫世海也身舟也浮海者蒼茫弄影莫知所極操舟得柁則無天淵不可爲安流矣今以操舟得柁之身儋眡人世擧心横尸人也而看不出于非人者邪語而默默而語蓋有歷千萬變而未始離吾宗者問石詹先生之有語語也予不慧幸得而卒業矣然諦觀其所發端所究竟率從道德性命

後序　一

引人以入而于生老病死毁譽識讚徃徃拔人以出是出固出入亦出也何所分别而作出入解乎先生曰西方無惡識惡行佛子天上無不忠不孝神仙又曰我輩須具毒眼睛將一切世情看破方有趨向須竪硬脊梁將千古倫常擔荷方有實際又須辦寛肚皮將賢愚善不善等鎔之若鑪錘辨之若黑白别之若權度然後可從容展布幹旋宇宙內事也其語語雖畧爾爾

後序　二

爲引拔人乎爲非引拔人乎爲入世乎爲出世乎夫托身一世之中雖甚神聖豪杰不能不入游心于世之外即畢田乞兒不能不出余固曰出固出也入亦出也先生春秋今八十壽矣而

孺慕轉切忠愛彌勤且曰予只欲了華嚴八十一卷李知誦華嚴者之爲八十壽也嘻先生寸衷了達如此夫非如所稱可不老可不死者與予邑知故已競爲先生祝之歌之圖之先生復

自爲引之題之此非先生之好爲言言而語語也尸居龍見淵默雷聲語語之出先生蓋有不得而容焉也者先生于吾先卿爲執友規勸鍼砭匪朝伊夕吾弟本静業持先生語語合鍥行

世寧惟世出世法藉手少有所窺夫亦見先卿之于先生其爲世講有如是焉爾

通家晚學汪元泰敬書

語語後語

昔東坡謂范文正公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東坡之所謂此者蓋指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而言之也范文正公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是以

弄翰戲語率然而作而亦必歸於此耳噫嘻一弄翰戲語而亦必歸於此即范文正公之所爲翰爲語者可思也知此說者可與讀問石先生逃禪臏語要凡稗語二書焉先生生平凡立身行已卓然以古人自命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宛然當今之范文正公而二語所著

一則悟無生以念所生一則本位學而翼聖學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與不啻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又不啻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乃先生猶兼兼名之曰臏曰稗一似乎弄翰戲語率然而作云爾孰知其弄翰戲語率然而作之必

歸於此也哉然則有得乎必歸於此之說者即謂先生之臏語一先生有餘不敢盡之意可也語語仁義禮樂語語忠信孝弟也即謂先生之稗語一先生禮失而求諸野之意可也語語仁義禮樂語語忠信孝弟也不然臏語中所云正慾天上無不忠不孝神僊刱生西方有

惡識惡行佛子釋語中所云我以忠孝爲根基酬恩未得我以聖賢爲伴侶願學未能若此等句者其指將安歸乎則先生之所爲語者不又大可思乎余妄見當世操觚之士非不文釆爛然試一究其語之所歸不過闖殘膏賸馥之華已耳後稗官野史之說已耳其爲賸爲

釋非先生所謂賸所謂稗也其去此也益遠矣安得語語必歸於此如先生其人者而俾余日領其謦欬也哉旹重光協洽陽月之望族子紹治拜手書